

笑傲江湖 世纪新修版 2002

v1.0.1 beta

cddwx525<cddwx525@163.com> 排版

2022 年 12 月 4 日

此作品来自互联网，由精品电子书（www.jpdzs.com）人工整理校对【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金庸作品集”新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作人来写。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甚麽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

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甚麽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创造故事，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麽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的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像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像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甚麽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白鹤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

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法国菜、意大利菜等等派别，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份，也不必一笔抹杀。甚麽东西都恰如其份，也就是了。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〇〇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区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好在现已停止出版，出版者正式道歉，纠纷已告结束。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徵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徵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甚麽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甚麽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连天”不能对“神侠”，“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徵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著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

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跟著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或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而每个不同读者、他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我不能说那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自以为是，瞧不起原作者和广大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甚麽，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

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相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份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〇〇二年四月 于香港

目录

“金庸作品集”新序	iii
一 灭门	1
二 聆秘	23
三 救难	43
四 坐斗	63
五 治伤	83
六 洗手	111
七 授谱	127
八 面壁	149
九 邀客	173
十 传剑	193
十一 聚气	213
十二 围攻	233
十三 学琴	259
十四 论杯	283
十五 灌药	301
十六 注血	317
十七 倾心	333

十八 联手	363
十九 打赌	383
二十 探狱	403
二十一 囚居	421
二十二 脱困	437
二十三 伏击	453
二十四 蒙冤	479
二十五 闻讯	503
二十六 围寺	521
二十七 三战	547
二十八 积雪	571
二十九 掌门	585
三十 密议	605
三十一 绣花	627
三十二 并派	645
三十三 比剑	667
三十四 夺帅	687
三十五 复仇	699
三十六 伤逝	731
三十七 迫娶	753
三十八 聚歼	775
三十九 拒盟	799
四十 曲谐	817

目录
后记

xi
837

一 灭门

和风熏柳，花香醉人，正是南国春光烂漫季节。

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直通西门。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杆顶飘扬青旗。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神态威猛的雄狮，旗子随风招展，显得雄狮更加威武灵动。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左首旗上绣着“福威镖局”四个黑字，银钩铁划，刚劲非凡。

大宅朱漆大门，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门顶匾额写着“福威镖局”四个金漆大字，下面横书“总号”两个小字。进门处两排长凳，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个个腰板笔挺，显出一股英悍之气。

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那八名汉子一齐站起，抢出大门。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骑马来，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马鞍脚镫都是烂银打就，鞍上一个锦衣少年，约莫十八九岁年纪，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腰悬宝剑，背负长弓，泼喇喇纵马疾驰。身后跟随四骑，骑者一色青布短衣。

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少镖头又打猎去啦！”那少年哈哈一笑，马鞭在空中啪的一响，虚击声下，胯下白马昂首长嘶，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一名汉子叫道：“史镖头，今儿再抬口野猪回来，大伙儿好饱餐一顿。”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的，可先别灌饱了黄汤。”众人大笑声中，五骑马早去得远了。

五骑马出了城门，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夹，白马四蹄翻腾，直抢出去，片刻间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他纵马上了山坡，放起猎鹰，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他取下背上长弓，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弯弓搭箭，刷的一声响，一头黄兔应声而倒，待要再射时，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郑镖头纵马赶到，笑道：“少镖头，好箭法！”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少镖头，快来，这里有野鸡！”

林平之纵马过去，只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林平之刷的一箭，那野鸡对正了他头顶飞来，这一箭竟没射中。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劲力到处，波的一声响，将那野鸡打了下来，五色羽毛四散飞舞。五人齐声大笑。史镖头道：“少镖头这一鞭，别说野鸡，便大兀鹰也打下来了！”

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史、郑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陈七凑少镖头的兴，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自己纵有良机，也不下手。打了两个多时辰，林平之又射了两只兔子、两只雉鸡，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之类的大兽，兴犹未尽，说道：“咱们到前

边山里再找找去。”

史镖头心想：“这一进山，非到天色全黑不可，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便道：“天快晚了，山里尖石多，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赶明儿咱们起个早，再去打大野猪。”这匹大宛名驹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觅来，两年前他十七岁生日时送给他的。

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道：“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决不会踏到尖石，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好，大伙儿都回去吧，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

五人大笑声中，兜转马头。林平之纵马疾驰，却不沿原路回去，转而向北，疾驰一阵，这才尽兴，勒马缓缓而行。只见前面路旁挑出一个酒招子。郑镖头道：“少镖头，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新鲜兔肉、野鸡肉，正好炒了下酒。”林平之笑道：“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喝酒才要紧。若不请你喝上个够，明儿便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一勒马，飘身下了马背，缓步走向酒肆。

若在往日，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当真箭法如神，当世少有！”这么奉承一番。但此刻来到店前，酒店中却静悄悄的，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头束双鬟，插着两支荆钗，正在料理酒水，脸儿向里，也不转过身来。郑镖头叫道：“老蔡呢，怎么不出来牵马？”白二、陈七拉开长凳，挥衣袖拂去灰尘，请林平之坐了。史郑二位镖头在下首相陪，两个趟子手另坐一桌。

内堂里咳嗽声响，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来，说道：“客官请坐，喝酒么？”说的是北方口音。郑镖头道：“不喝酒，难道还喝茶？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老蔡哪里去啦？怎么，这酒店换了老板么？”那老人道：“是，是，宛儿，打三斤竹叶青。不瞒众位客官说，小老儿姓萨，原是本地人氏，自幼在外做生意，儿子媳妇都死了，心想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才带了孙女儿回故乡来。哪知道离家四十多年，家乡的亲戚朋友全不在了。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三十两银子卖了给小老儿。唉，总算回到故乡啦，听着人人说家乡话，心里就说不出的受用，惭愧得紧，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啦。”

那青衣少女低头托着一只木盘，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将三壶酒放在桌上，又低着头走了开去，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

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肤色却黑黝黝的甚是粗糙，脸上似有不少痘瘢，容貌甚丑，想是她初做这卖酒勾当，举止生硬，当下也不在意。

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一只黄兔，交给萨老头道：“洗剥干净了，去炒两大盆。”萨老头道：“是，是！爷们要下酒，先用些牛肉、蚕豆、花生。”宛儿也不等爷爷吩咐，便将牛肉、蚕豆之类端上桌来。郑镖头道：“这位林公子，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少年英雄，行侠仗义，挥金如土。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啦。”萨老头道：“是，是！多谢，多谢！”提了野鸡、黄兔去了。

郑镖头在林平之、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端起酒杯，仰脖子一口喝干，伸舌头舐了舐嘴唇，说道：“酒店换了主儿，酒味倒没变。”又斟了一杯酒，正待再喝，忽听得马蹄声响，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

两匹马来得好快，倏忽间到了酒店外，只听一人道：“这里有酒店，喝两碗去！”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氏，转头张去，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将坐骑系在店前的大榕树下，走进店来，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便即大刺刺地坐下。

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一身青袍，似是斯文打扮，却光着两条腿，脚下赤足，穿着无耳麻鞋。史镖头知道川人大都如此装束，头上所缠白布，乃当年诸葛亮逝世，川人为他戴孝，武侯遗爱甚深，是以千年之下，白布仍不去首。林平之却不免希奇，心想：“这两人文不文、武不武的，模样儿可透着古怪。”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拿酒来！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硬是把马也累坏了。”

宛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低声问：“要什么酒？”声音虽低，却清脆动听。那年轻汉子一怔，突然伸出右手，托向宛儿的下颏，笑道：“可惜，可惜！”宛儿吃了一惊，急忙退后。另一名汉子笑道：“余兄弟，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一张脸蛋嘛，却是钉鞋踏烂泥，翻转石榴皮，格老子好一张大麻皮。”那姓余的哈哈大笑。

林平之气往上冲，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说道：“什么东西！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

那姓余的年轻汉子笑道：“贾老二，人家在骂街哪，你猜这兔儿爷是在骂谁？”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眉清目秀，甚是俊美，平日只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地瞧上一眼，势必一个耳光打了过去，此刻听这汉子叫他“兔儿爷”，哪里还忍耐得住？提起桌上的一把锡酒壶，兜头摔将过去。那姓余汉子一避，锡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酒水溅了一地。史镖头和郑镖头站起身来，抢到那二人身旁。

那姓余的笑道：“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倒真勾引得人，要打架可还不成！”郑镖头喝道：“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你天大胆子，到太岁头上动土？”这“土”字刚出口，左手一拳已向他脸上猛击过去。那姓余汉子左手上翻，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回力一拖，郑镖头站立不定，身子向板桌急冲。那姓余汉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顿，撞在郑镖头的后颈。喀喇喇一声，郑镖头撞垮板桌，连人带桌地摔倒。

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算不得是好手，却也不是脓包脚色，史镖头见他竟让这一招之间便即撞倒，足见对方颇有来头，问道：“尊驾是谁？既是武林同道，难道就不将福威镖局瞧在眼里么？”那姓余汉子冷笑道：“福威镖局？从来没听说过！那是干什么的？”

林平之纵身而上，喝道：“专打狗崽子的！”左掌击出，不等招术使老，右掌已从左掌底下穿出，正是祖传“翻天掌”中的一招“云里乾坤”。那姓余的道：“小花旦倒还有两下子。”挥掌格开，右手来抓林平之的肩头。林平之右肩微沉，左手挥拳击出。那姓余的侧头避开，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张开，拳开变掌，直击变成横扫，一招“雾里看花”，啪的一声，打了他个耳光。姓余的大怒，飞脚向林平之踢来。林平之冲向右侧，还脚踢出。

这时史镖头也已和那姓贾的动上了手，白二将郑镖头扶起。郑镖头破口大骂，上前夹击那姓余的。林平之道：“帮史镖头，这狗贼我料理得了。”郑镖头知他要强好胜，不愿旁人相助，顺手拾起地下的一条板桌断腿，向那姓贾的头上打去。

两个趟子手奔到门外，一个从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长剑，一个提了一杆猎叉，指

着那姓余的大骂。镖局中的趟子手武艺平庸，但喊惯了镖号，个个嗓子洪亮。他二人骂的是福州土话，那两个四川人一句也不懂，但知总不会是好话。

林平之将父亲亲传的“翻天掌”一招一式使将出来，只斗得十余招，便骄气渐挫，惊觉对方手底下甚是硬朗。那人手上拆解，口中仍在不三不四：“小兄弟，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准是个大姑娘乔装改扮的。你这脸蛋儿又红又白，给我香个面孔，格老子咱们不打了，好不好？”

林平之心下愈怒，斜眼瞧史、郑二名镖师时，见他二人双斗那姓贾的，仍然落了下风。郑镖头鼻子上给重重打了一拳，鼻血直流，衣襟上满是鲜血。林平之出掌更快，蓦然间啪的一声响，又打了那姓余的一个耳光，这一下出手甚重，那姓余的大怒，喝道：“不识好歹的龟儿子，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跟你逗着玩儿，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拳法一变，蓦然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地打来。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

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宫直进，记起父亲所传的“卸”字诀，当即伸左手挡格，将他拳力卸开，不料这姓余的膂力甚强，这一卸竟没卸开，砰的一拳，正中胸口。林平之身子一晃，领口已让他左手抓住。那人臂力一沉，将林平之的上身揪得弯了下去，跟着右臂使招“铁门槛”，横架在他后颈，狂笑说道：“龟儿子，你磕三个头，叫我三声好叔叔，这才放你！”

史郑二镖师大惊，便欲撇下对手抢过来相救，但那姓贾的拳脚齐施，不容他二人走开。趟子手白二提起猎叉，向那姓余的后心戳来，叫道：“还不放手？你到底有几个脑……”那姓余的左足反踢，将猎叉踢得震出数丈，右足连环反踢，将白二踢得连打七八个滚，半天爬不起来。陈七破口大骂：“乌龟王八蛋，他妈的小杂种，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骂一句，退一步，连骂八九句，退开了八九步。

那姓余的笑道：“大姑娘，你磕不磕头！”臂上加劲，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越压越低，额头几欲触及地面。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始终差了数寸，没法打到，只觉颈骨奇痛，似欲折断，眼前金星乱冒，耳中嗡嗡之声大作。他双手乱抓乱打，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情急之下，更不思索，随手一拔，使劲向前送去，插入了那姓余汉子的小腹。

那姓余汉子大叫一声，松开双手，退后两步，脸上现出恐怖之极的神色，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直没至柄。他脸朝西方，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闪闪发光。他张开了口想要说话，却说不出，伸手想去拔那匕首，却又不敢。

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要从口腔中跳了出来，急退数步。那姓贾的和史郑二镖头住手不斗，惊愕异常地瞧着那姓余汉子。

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右手抓住了匕首柄，用力一拔，匕首离腹，登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旁观数人大声惊呼。那姓余汉子叫道：“贾……贾……跟爹爹说……给……给我报……”右手向后一挥，掷出匕首。那姓贾的叫道：“余兄弟，余兄弟。”急步抢过去。那姓余的扑地俯跌，身子抽搐了几下，就此不动了。

史镖头低声道：“抄家伙！”奔到马旁，取了兵刃在手。他江湖阅历丰富，眼见闹出了人命，那姓贾的非拚命不可。

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半晌，抢过去拾起匕首，奔到马旁，跃上马背，不及解缰，

匕首一挥，便割断了缰绳，双腿力夹，纵马向北疾驰而去。

陈七走过去在那姓余的尸身上踢了一脚，踢得尸身翻了起来，只见伤口中鲜血兀自汨汨流个不住，说道：“你得罪咱们少镖头，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那才叫活该！”

林平之从没杀过人，这时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颤声道：“史……史镖头，那……那怎么办？我本来……本来没想杀他。”

史镖头心下寻思：“福威镖局三代走镖，江湖上斗殴杀人，事所难免，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且这等凶殴斗杀必是在山高林密之处，杀了人后就地一埋，就此了事，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福威镖局一状？然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又近城郊，人命关天，非同小可，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就算总督、巡按的公子杀了人，可也不能轻易了结。”皱眉道：“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这里邻近大道，莫让人见了。”好在其时天色向晚，道上并无别人。白二、陈七将尸身抬入店中。史镖头低声道：“少镖头，身边有银子没有？”林平之忙道：“有，有，有！”将怀中带着的二十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

史镖头伸手接过，走进酒店，放在桌上，向萨老头道：“萨老头，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迫于无奈，这才杀了他。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倘若闹了出来，谁都脱不了干系。这些银子你先使着，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再慢慢儿想法子遮掩。”萨老头道：“是！是！是！”郑镖头道：“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杀几个绿林盗贼，当真稀松平常。这两只川耗子，鬼头鬼脑的，我瞧不是江洋大盗，便是采花大贼，多半是到福州府来做案的。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才把这大盗料理了，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本可到官府领赏，只是少镖头怕麻烦，不图这个虚名。老头儿，你这张嘴可得紧些，漏了口风出来，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你开酒店是假的，做眼线是真。听你口音，半点也不像本地人。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早不来，你一开酒店便来，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萨老头连声答应。

史镖头带着白二、陈七，将尸首埋入酒店后面的菜园，又将店门前的血迹用锄头锄得干干净净，覆到了土下。郑镖头向萨老头道：“十天之内，我们要是没听到消息走漏，再送五十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本。你若乱嚼舌根，哼哼，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再杀你一老一少，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的土底再添两具死尸。”萨老头道：“多谢，多谢！不敢说，不敢说！”

待得料理妥当，天已全黑。林平之心中略宽，忐忑不安地回到镖局子中。一进大厅，只见父亲坐在太师椅中，正自闭目沉思，林平之神色不定，叫道：“爹！”

林震南面色甚愉，问道：“去打猎了？打到了野猪没有？”林平之道：“没有。”林震南举起手中烟袋，突然向他肩头击下，笑喝：“还招！”林平之知道父亲常出其不意地考校自己功夫，如在平日，见他使出这招“辟邪剑法”第二十六招的“流星飞堕”，便会应以第四十六招“花开见佛”，但此刻他心神不定，只道小酒店中杀人之事已给父亲知悉，是以用烟袋责打自己，竟不敢避，叫道：“爹！”

林震南的烟袋杆将要击上儿子肩头，在离他衣衫三寸处硬生生地凝招不下，问道：“怎么啦？江湖上如遇到了劲敌，应变竟也这等迟钝，你这条肩膀还在么？”话中

虽含责怪之意，脸上却仍带着笑容。

林平之道：“是！”左肩一沉，滴溜溜一个转身，绕到了父亲背后，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鸡毛帚，便向父亲背心刺去，正是那招“花开见佛”。

林震南点头笑道：“这才是了。”反手以烟袋格开，还了一招“江上弄笛”。林平之打起精神，以一招“紫气东来”拆解。父子俩拆到五十余招后，林震南烟袋疾出，在儿子左乳下轻轻一点，林平之招架不及，只觉右臂一酸，鸡毛帚脱手落地。

林震南笑道：“很好，很好，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长进，今儿又拆多了四招！”回身坐入椅中，在烟袋中装上了烟丝，说道：“平儿，好教你得知，咱们镖局子今儿得到了一个喜讯。”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替父亲点着了纸媒，道：“爹又接到一笔大生意？”林震南摇头笑道：“只要咱们镖局子底子硬，大生意怕不上门？怕的倒是大生意来到门前，咱们没本事接。”他长长地喷了口烟，说道：“刚才张镖头从湖南送了信来，说道川西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已收了咱们送去的礼物。”

林平之听到“川西”和“余观主”几个字，心中突地一跳，道：“收了咱们的礼物？”

林震南道：“镖局子的事，我向来不大跟你说，你也不明白。不过你年纪渐渐大了，爹爹挑着的这副重担子，终究要移到你肩上，此后也得多理会些局子里的事才是。孩子，咱们三代走镖，一来仗着你曾祖父当年闯下的威名，二来靠着咱们家传的玩艺儿不算含糊，才有今日的局面，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江湖上提到‘福威镖局’四字，谁都要翘起大拇指，说一声：‘好福气！好威风！’江湖上的事，名头占了两成，功夫占了两成，余下的六成，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你想，福威镖局的镖车行走十省，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厮杀较量，哪有这许多性命去拚？就算每一趟都打胜仗，常言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镖师若有伤亡，单是给家属抚恤金，所收的镖银便不够使，咱们的家当还有什么剩的？所以嘛，咱们吃镖行饭的，第一须得人头熟，手面宽，这‘交情’二字，倒比真刀真枪的功夫还要紧些。”

林平之应道：“是！”若在往日，听得父亲说镖局的重担终究要移上他肩头，必定十分兴奋，和父亲谈论不休，此刻心中却似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只想着“川西”和“余观主”那几个字。

林震南又喷了一口烟，说道：“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自是胜不过你曾祖父，也未必及得上你爷爷，然而这份经营镖局子的本事，却可说是强爷胜祖了。从福建往南到广东，往北到浙江、江苏，这四省的基业，是你曾祖父闯出来的。山东、河北、两湖、江西和广西六省的天下，却是你爹爹手里创的。那有什么秘诀？说穿了，也不过是‘多交朋友，少结冤家’八个字而已。福威，福威，‘福’字在上，‘威’字在下，那是说福气比威风要紧。福气便从‘多交朋友，少结冤家’这八个字而来，倘若改作了‘威福’，那可就变成作威作福了。哈哈，哈哈！”

林平之陪着父亲干笑了几声，但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

林震南并未发觉儿子怔忡不安，又道：“古人说道：既得陇，复望蜀。你爹爹却是既得鄂，复望蜀。咱们一路镖自福建向西走，从江西、湖南，到了湖北，那便止步啦，可为何不溯江而西，再上四川呢？四川是天府之国，那可富庶得很哪。咱们走通了

四川这一路，北上陕西，南下云贵，生意少说也得再多做三成。只不过四川省是卧虎藏龙之地，高人着实不少，福威镖局的镖车要去四川，非得跟青城、峨眉两派打上交道不可。我打从三年前，每年春秋两节，总是备了厚礼，专程派人送去青城派的松风观、峨眉派的金顶寺，可是这两派的掌门人从来不收。峨眉派的金光上人，还肯接见我派去的镖头，谢上几句，请吃一餐素斋，然后将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松风观的余观主哪，可就厉害了，咱们送礼的镖头只上到半山，就给挡了驾，说道余观主闭门坐关，不见外客，观中百物俱备，不收礼物。咱们的镖头别说见不到余观主，连松风观的大门是朝南朝北也说不上来。每一次派去送礼的镖头总是气呼呼地回来，说道若不是我严加嘱咐，不论对方如何无礼，咱们可必须恭敬，他们受了这肚子闷气，还不妈天娘地、什么难听的话也骂出来？只怕大架也早打过好几场了。”

说到这里，他十分得意，站起身来，说道：“哪知道这一次，余观主居然收了咱们的礼物，还说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建来回拜……”林平之道：“是四个？不是两个？”林震南道：“是啊，四名弟子！你想余观主这等隆重其事，福威镖局可不是脸上光彩之极？刚才我已派出快马去通知江西、湖南、湖北各处分局，对这四位青城派的上宾，可得好好接待。”

林平之忽道：“爹，四川人说话，是不是总是叫别人‘龟儿子’，自称‘老子’？”林震南笑道：“四川粗人才这么说话。普天下哪里没粗人？这些人嘴里自然就不干不净。你听听咱们局子里趟子手赌钱之时，说的话可还好听得了？你为什么问这话？”林平之道：“没什么。”林震南道：“那四位青城弟子来到这里之时，你可得和他们多亲近亲近，学些名家弟子的风范，结交上这四位朋友，日后可是受用不尽。”

爷儿俩说了一会子话，林平之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将杀了人之事告知爹爹，终于心想还是先跟娘说了，再跟爹爹说。

吃过晚饭，林震南一家三口在后厅闲话，林震南跟夫人商量，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日，该打点礼物送去了，可是要让洛阳金刀王家瞧得上眼的东西，可还真不容易找。

说到这里，忽听得厅外人声喧哗，跟着几个人脚步急促，奔了进来。林震南眉头一皱，说道：“没点规矩！”只见奔进来的是三个趟子手，为首一人气急败坏地道：“总……总镖头……”林震南喝道：“什么事大惊小怪？”趟子手陈七道：“白……白二死了。”林震南吃了一惊，问道：“是谁杀的？你们赌钱打架，是不是？”心下好生着恼：“这些在江湖上闯惯了的汉子可真难以管束，动不动就出刀子，拔拳头，这里府城之地，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烦。”

陈七道：“不是的，不是的。刚才小李上茅厕，见到白二躺在茅厕旁的菜园里，身上没一点伤痕，全身却已冰冷，可不知是怎么死的。怕是生了什么急病。”林震南呼了口气，心下登时宽了，道：“我去瞧瞧。”当即走向菜园。林平之跟在后面。

到得菜园中，只见七八名镖师和趟子手围成一团。众人见到总镖头来到，都让开了来。林震南看白二的尸身，见他衣裳已让人解开，身上并无血迹，问站在旁边的祝镖头道：“没伤痕？”祝镖头道：“我仔细查过了，全身一点伤痕也没有，看来也不是中毒。”林震南点头道：“通知账房董先生，叫他给白二料理丧事，给白二家送一百两银子去。”

一名趟子手因病死亡，林震南也不如何放在心上，转身回到大厅，向儿子道：“白二今天没跟你去打猎吗？”林平之道：“去的，回来时还好端端的，不知怎的突然生了急病。”林震南道：“嗯，世上的好事坏事，往往都是突如其来。我总想要打开四川这条路子，只怕还得用上十年功夫，哪料得到余观主忽然心血来潮，收了我的礼不算，还派了四名弟子，千里迢迢地来回拜。”

林平之道：“爹，青城派虽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福威镖局和爹爹的威名，在江湖上可也不弱。咱们年年去四川送礼，余观主派人到咱们这里，那也不过是礼尚往来。”

林震南笑道：“你知道什么？四川省的青城、峨眉两派，立派数百年，门下英才济济，着实了不起，虽赶不上少林、武当，可是跟嵩山、泰山、衡山、华山、恒山这五岳剑派，已算得上并驾齐驱。你曾祖远图公创下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当年威震江湖，当真说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传到你祖父手里，威名就不及远图公了。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咱林家三代都是一线单传，连师兄弟也没一个。咱爷儿俩，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势众了。”

林平之道：“咱们十省镖局中一众英雄好汉聚在一起，难道还敌不过什么少林、武当、峨眉、青城和五岳剑派么？”

林震南笑道：“孩子，你这句话跟爹爹说说，自然不要紧，倘若在外面一说，传进了旁人耳中，立时便惹上麻烦。咱们十处镖局，八十四位镖头各有各的玩艺儿，聚在一起，自然不会输给了人。可是打胜了人家，又有什么好处？常言道和气生财，咱们吃镖行饭，更加要让人家一步。自己矮着一截，让人家去称雄逞强，咱们又少不了什么。”

忽听得有人惊呼：“啊哟，郑镖头又死了！”

林震南父子同时一惊。林平之从椅中直跳起来，颤声道：“是他们来报……”这“仇”字没说出口，便即缩住。其时林震南已迎到厅口，没留心儿子的话，只见趟子手陈七气急败坏地奔进来，叫道：“总……总镖头，不好了！郑镖头……郑镖头又给那四川恶鬼索了……讨了命去啦。”林震南脸一沉，喝道：“什么四川恶鬼，胡说八道。”

陈七道：“是，是！那四川恶鬼……这川娃子活着已这般强凶霸道，死了自然更加厉害……”他遇到总镖头怒目而视的严峻脸色，不敢再说下去，只是向林平之瞧去，脸上一副哀恳害怕的神气。林震南道：“你说郑镖头死了？尸首在哪里？怎么死的？”

这时又有几名镖师、趟子手奔进厅来。一名镖师皱眉道：“郑兄弟死在马厩里，便跟白二一模一样，身上也是没半点伤痕，七孔既不流血，脸上也没什么青紫浮肿，莫非……莫非刚才随少镖头出去打猎，真的撞了邪，冲……冲撞了什么邪神恶鬼。”

林震南哼了一声，道：“我一生在江湖上闯荡，可从来没见过什么鬼。咱们瞧瞧去。”说着拔步出厅，走向马厩。只见郑镖头躺在地下，双手抓住一个马鞍，显是他正在卸鞍，突然之间便即倒毙，绝无与人争斗厮打的迹象。

这时天色已黑，林震南叫人提了灯笼在旁照着，亲手解开郑镖头的衣裤，前前后后仔细察看，连他周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果然没半点伤痕，手指骨也没断折一根。林震南素来不信鬼神，白二忽然暴毙，那也罢了，但郑镖头又是一模一样地死去，这其中便大有蹊跷，若是黑死病之类的瘟疫，怎地全身浑没黑斑红点？心想此事多半与

儿子今日出猎途中所遇有关，转身问林平之：“今儿随你去打猎的，除了郑镖头和白二外，还有史镖头和他？”说着向陈七一指。林平之点了头，林震南道：“你们两个随我来。”吩咐一名趟子手：“请史镖头到东厢房说话。”

三人到得东厢房，林震南问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平之当下便将如何打猎回来在小酒店中喝酒；如何两个四川人戏侮卖酒少女，因而言语冲突；又如何动起手来，那汉子揪住自己头颈，要自己磕头；如何在惊慌气恼之中，拔出靴筒中的匕首，杀了那个汉子；又如何将他埋在菜园之中，给了银两，命那卖酒的老儿不可泄漏风声等情，一一照实说了。

林震南越听越知事情不对，但与人斗殴，杀了个异乡人，也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他不动声色地听儿子说完了，沉吟道：“这两个汉子没说是哪个门派，或者是哪个帮会的？”林平之道：“没有！”林震南问：“他们言语举止之中，有什么特异之处？”林平之道：“也不见有什么古怪，那姓余的汉子……”一言未毕，林震南接口问道：“你杀的那汉子姓余？”林平之道：“是！我听得另外那人叫他余兄弟，可不知是人未余，还是人则俞。外乡口音，却也听不准。”林震南摇摇头，自言自语：“不会，不会这样巧法。余观主说要派人来，哪有这么快就到了福州府，又不是身上长了翅膀。”

林平之一凛，问道：“爹，你说这两人会青城派的？”林震南不答，伸手比划，问道：“你用‘翻天掌’这一式打他，他怎么拆解？”林平之道：“他没能拆得了，给我重重打了个耳光。”林震南一笑，连说：“很好！很好！很好！”厢房中本来一片肃然惊惶之气，林震南这么一笑，林平之忍不住也笑了笑，登时大为宽心。

林震南又问：“你用这一式打他，他又怎么还击？”仍是一面说，一面比划。林平之道：“当时孩儿气恼头上，也记不清楚，似乎这么一来，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林震南颜色更和，道：“好，这一招原该如此打！他连这一招也拆架不开，决不会是名满天下的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的子侄。”他连说“很好”，倒不是称赞儿子的拳脚不错，而是大为放心，四川一省，姓余的不知有多少，这姓余的汉子为儿子所杀，武艺自然不高，跟青城派扯不上什么干系。他伸出右手中指，在桌面上不住敲击，又问：“他又怎地揪住了你脑袋？”林平之伸手比划，怎生给他揪住了动弹不得。

陈七胆子大了些，插嘴道：“白二用钢叉去搠那家伙，给他反脚踢去钢叉，又踢了个筋斗。”林震南心头一震，问道：“他反脚将白二踢倒，又踢去了他手中钢叉？那……那是怎生踢法的？”陈七道：“好像是如此这般。”双手揪住椅背，右足反脚一踢，身子一跳，左足又反脚一踢。这两踢姿式拙劣，像是马匹反脚踢人一般。

林平之见他踢得难看，忍不住好笑，说道：“爹，你瞧……”却见父亲脸上大有惊恐之色，便停了口。林震南道：“这两下反踢，有些像青城派的绝技‘无影幻腿’，孩儿，到底他这两腿是怎样踢的？”林平之道：“那时候我给他揪住了头，看不见他反踢。”

林震南道：“是了，要问史镖头才行。”走出房门，叫道：“来人哪！史镖头呢？怎么请了他这许久还不见人？”两名趟子手闻声赶来，说道到处找史镖头不到。

林震南在花厅中踱来踱去，心下沉吟：“这两脚反踢倘若真是‘无影幻腿’，那么这汉子纵使不是余观主的子侄，跟青城派总也有些干系。那到底是什么人？非得亲自

去瞧一瞧不可。”说道：“请崔镖头、季镖头来！”

崔、季两个镖师向来办事稳妥，老成持重，是林震南的亲信。他二人见郑镖头暴毙，史镖头又人影不见，早就等在厅外，听候差遣，一听林震南这么说，当即走进厅来。

林震南道：“咱们去办一件事，崔季二位，孩儿和陈七跟我来。”

五人骑了马出城，一行向北。林平之纵马在前领路。

不多时，五乘马来到小酒店前，见店门已然关上。林平之上前敲门，叫道：“萨老头，萨老头，开门。”敲了好一会，店中竟没半点声息。崔镖头望着林震南，双手作个撞门的姿势。林震南点了点头，崔镖头双掌拍出，喀喇一声，门闩折断，两扇门板向后张开，随即又自行合上，再向后张开，如此前后摇晃，发出吱吱声响。

崔镖头一撞开门，便拉林平之闪在一旁，见屋中并无动静，晃亮火折，走进屋去，点着了桌上的油灯，又点了两盏灯笼。几个人里里外外地走了一遍，不见有人，屋中的被褥、箱笼等一干杂物却均未搬走。

林震南点头道：“老头儿怕事，这里杀伤了人命，尸体又埋在他菜园子里，他怕受到牵连，就此一走了之。”走到菜园里，指着倚在墙边的一把锄头，说道：“陈七，把死尸掘出来瞧瞧。”陈七早认定是恶鬼作祟，只锄得两下，手足俱软，直欲瘫痪在地。

季镖头道：“有个屁用？亏你是吃镖行饭的！”一手接过锄头，将灯笼交在他手里，举锄扒开泥土，锄不多久，便露出死尸身上的衣服，又扒了几下，将锄头伸到尸身下，用力一挑，挑起死尸。陈七转过了头，不敢观看，却听得四人齐声惊呼，陈七一惊之下，失手抛下灯笼，烛火熄灭，菜园中登时一片漆黑。

林平之颤声道：“咱们明明埋的是那四川人，怎地……怎地……”林震南道：“快点灯笼！”他一直镇定，此刻语音中也有了惊惶之意。崔镖头晃火折点亮灯笼，林震南弯腰察看死尸，过了半晌，道：“身上也没伤痕，一模一样的死法。”陈七鼓起勇气，向死尸瞧了一眼，尖声大叫：“史镖头，史镖头！”

地下掘出来的竟是史镖头的尸身，那四川汉子的尸首却已不知去向。

林震南道：“这姓萨的老头定有古怪。”抢过灯笼，奔进屋中察看，从灶下的酒坛、铁镬，直到厅房中的桌椅都细细查了一遍，不见有异。崔季二镖头和林平之也分别查看。突然听得林平之叫道：“咦！爹爹，你来看。”

林震南循声过去，见儿子站在那少女房中，手中拿着一块绿色帕子。林平之道：“爹，一个贫家女子，怎会有这种东西？”林震南接过手来，一股淡淡幽香立时传入鼻中，那帕子甚是软滑，沉甸甸的，显是上等丝缎，再一细看，见帕子边缘以绿丝线围了三道边，一角上绣着一枝小小的红色珊瑚枝，绣工甚为精致。

林震南问：“这帕子哪里找出来的？”林平之道：“掉在床底下的角落里，多半是他们匆匆离去，收拾东西时没瞧见。”林震南提着灯笼俯身又到床底照着，不见别物，沉吟道：“你说那卖酒的姑娘相貌甚丑，衣衫质料想来不会华贵，但是不是穿得十分整洁？”林平之道：“当时我没留心，但不见得污秽，倘若很脏，她来斟酒之时我定会觉得。”

林震南向崔镖头道：“老崔，你以为怎样？”崔镖头道：“我看史镖头、郑镖头与

白二之死，定和这一老一少二人有关，说不定还是他们下的毒手。”季镖头道：“那两个四川人多半跟他们是一路，否则他们干吗要将他尸身搬走？”

林平之道：“那姓余的明明动手动脚，侮辱那个姑娘，否则我也不会骂他，他们不会是一路的。”崔镖头道：“少镖头有所不知，江湖上人心险恶，他们常布下了圈套等人去钻。两个人假装打架，引得第三者过来劝架，那两个正在打架的突然合力对付劝架之人，那是常常有的。”季镖头道：“总镖头，你瞧怎样？”林震南道：“这卖酒的老头和那姑娘，定是冲着咱们而来，只不知跟那两个四川汉子是不是一路。”林平之道：“爹爹，你说松风观余观主派了四个人来，他们……他们不是一起四个人吗？”

这一言提醒了林震南，他呆了一呆，沉吟道：“福威镖局对青城派礼数有加，从来没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们。余观主派人来寻我晦气，那为了什么？”

四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半晌都说不出话来。隔了良久，林震南才道：“把史镖头的尸身先移到屋中再说。这件事回到局中之后，谁也别提，免得惊动官府，多生事端。哼，姓林的对人客气，不愿开罪朋友，却也不是任打不还手的懦夫。”季镖头大声道：“总镖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伙儿奋力上前，总不能损了咱们镖局的威名。”林震南点头道：“是！多谢了！”

五人纵马回城，将到镖局，远远望见大门外火把照耀，聚集多人。林震南心中一动，催马上前。好几人说道：“总镖头回来啦！”林震南纵身下马，只见妻子林夫人铁青着脸，道：“你瞧！哼，人家这么欺上门来啦。”

只见地下横着两段旗杆、两面锦旗，正是镖局子门前的大旗，连着半截旗杆，给人弄倒在地。旗杆断截处甚是平整，显是以宝刀利剑一下子就即砍断。

林夫人身边未带兵刃，从丈夫腰间抽出长剑，嗤嗤两声响，将两面锦旗沿着旗杆割了下来，搓成一团，拿着进了大门。林震南吩咐：“崔镖头，把这两根半截旗杆索性都砍了！哼，要挑了福威镖局，可没这么容易！”崔镖头道：“是！”季镖头骂道：“他妈的，狗贼就是没种，乘着总镖头不在家，上门来偷偷摸摸地干这等下三滥勾当。”林震南向儿子招招手，两人回进局去，季镖头兀自在“狗强盗，臭杂种”地破口大骂。

父子两人来到东厢房中，见林夫人已将两面锦旗平铺在两张桌上，一面旗上所绣的那头黄狮双眼为人剜去，露出了两个空洞，另一面旗上“福威镖局”四字之中，那个“威”字也已给剜去。林震南便涵养再好，也已难以再忍，啪的一声，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喀喇一声响，那张花梨木八仙桌的桌腿震断了一条。

林平之颤声道：“爹，都……都是我不好，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来！”林震南高声道：“咱们姓林的杀了人便杀了，又怎么样？这种人倘若撞在你爹爹手里，一般的也是杀了。”林夫人问道：“杀了什么人？”林震南道：“平儿，说给你母亲知道。”

林平之于是将日间如何杀了那四川汉子、史镖头又如何死在那小酒店中等情一一说了。白二和郑镖头暴毙之事，林夫人早已知道，听说史镖头又离奇毙命，林夫人不惊反怒，拍案而起，说道：“大哥，福威镖局岂能让人这等上门欺辱？咱们邀集人手，上四川跟青城派评评这个理去。连我爹爹、我哥哥和兄弟都请了去。”林夫人自幼是一股霹雳火爆的脾气，做闺女之时，动不动便拔刀伤人，她洛阳金刀门艺高势大，谁都瞧在她父亲金刀无敌王元霸的脸上让她三分。她现下儿子这么大了，当年火性仍然

不减。

林震南道：“对头是谁，眼下还拿不准，未必便是青城派。我看他们不会只砍倒两根旗杆，杀了两名镖师，就此了事……”林夫人插口道：“他们还待怎样？”林震南向儿子瞧了一眼，林夫人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心头怦怦而跳，登时脸上变色。

林平之道：“这件事是孩儿做出来的，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孩儿也……也不害怕。”他口中说不怕，其实不得不怕，话声发颤，泄漏了内心的惶惧之情。

林夫人道：“哼，他们要想动你一根寒毛，除非先将你娘杀了。林家福威镖局这杆镖旗立了三代，可从未折过半点威风。”转头向林震南道：“这口气倘若出不了，咱们也不用做人啦。”林震南点了点头，道：“我去派人到城里城外各处查察，看有何面生的江湖道，再加派人手，在镖局子内外巡查。你陪着平儿在这里等我，别让他出去乱走。”林夫人道：“是了，我理会得。”他夫妇心下明白，敌人下一步便会向儿子下手，敌暗我明，林平之只须踏出福威镖局一步，立时便能有杀身之祸。

林震南来到大厅，邀集镖师，分派各人探查守卫。众镖师早已得讯，福威镖局的旗杆给人砍倒，那是给每个人打上个老大耳光，人人敌忾同仇，早已劲装结束，携带兵刃，一得总镖头吩咐，便即出发。

林震南见局中上下齐心，合力抗敌，稍觉宽怀，回入内堂，向儿子道：“平儿，你母亲这几日身子不大舒服，又有大敌到来，你这几晚便睡在咱们房外的榻上，保护母亲。”林夫人笑道：“嘿，我要他……”话说得一半，猛地省悟，丈夫要儿子保护自己，实则是夫妇俩就近保护儿子，这宝贝儿子心高气傲，要他依附于父母庇护之下，说不定他心怀不忿，自行出去向敌人挑战，那便危险之极，当即改口道：“正是，平儿，妈妈这几日发风湿，手足酸软，你爹爹照顾全局，不能整天陪我，若有敌人侵入内堂，妈妈只怕抵挡不住。”林平之道：“我陪着妈妈就是。”

当晚林平之睡在父母房外榻上。林震南夫妇打开了房门，将兵刃放在枕边，连衣服鞋袜都不脱下，只身上盖一张薄被，只待一有警兆，立即跃起迎敌。

这一晚却太平无事。第二日天刚亮，有人在窗外低声叫道：“少镖头，少镖头！”林平之半夜没好睡，黎明时分睡得正熟，一时未醒。林震南道：“什么事？”外面那人道：“少镖头的马……那匹马死啦。”这匹白马林平之十分喜爱，负责照看的马夫一见马死，慌不迭来禀报。林平之朦朦胧胧中听到了，翻身坐起，忙道：“我去瞧瞧。”林震南知事有蹊跷，一起快步走向马厩，只见那匹白马横卧在地，早已气绝，身上却也没半点伤痕。

林震南问道：“夜里没听到马叫？有什么响动？”那马夫道：“没有。”林震南拉着儿子的手道：“不用可惜，爹爹叫人另行去设法买一匹骏马给你。”林平之抚摸马尸，怔怔地掉下泪来。

突然间趟子手陈七急奔过来，气急败坏地道：“总……总镖头不好……不好啦！那些镖头……镖头们，都给恶鬼讨了命去啦。”林震南和林平之齐声惊问：“什么？”

陈七只是道：“死了，都死了！”林平之怒道：“什么都死了？”伸手抓住他的胸口，摇晃了几下。陈七道：“少……少镖头……死了。”林震南听他说“少镖头死了”，这不祥之言入耳，说不出的厌闷烦恶，但若由此斥骂，更着形迹。只听得外面人声嘈

杂，有的说：“总镖头呢？快禀报他老人家。”有的说：“这恶鬼如此厉害，那……那怎么办？”

林震南大声道：“我在这里，什么事？”两名镖师、三名趟子手闻声奔来。为首一名镖师道：“总镖头，咱们派出去的众兄弟，一个也没回来。”林震南先前听得人声，料到又有人暴毙，但昨晚派出去查访的镖师和趟子手共有二十二人之多，岂有全军覆没之理，忙问：“有人死了么？多半他们还在打听，没来得及回来。”那镖师摇头道：“已发现了十七具尸体……”林震南和林平之齐声惊道：“十七具尸体？”那镖师一脸惊恐之色，道：“正是，一十七具，其中有富镖头、钱镖头、施镖头。尸首停在大厅上。”林震南更不打话，快步来到大厅，只见厅上原来摆着的桌子椅子都已挪开，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十七具尸首。

饶是林震南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陡然间见到这等情景，双手也禁不住剧烈发抖，膝盖酸软，几乎站不直身子，问道：“为……为……为……”喉头干枯，发不出声音。

只听得厅外有人道：“唉，高镖头为人向来忠厚，想不到也给恶鬼索了命去。”只见四五名附近街坊，用门板抬了一具尸首进来。为首的一名中年人说道：“小人今天打开门板，见到这人死在街上，认得是贵局的高镖头，想是发了瘟疫，中了邪，特地送来。”林震南拱手道：“多谢，多谢。”向一名趟子手道：“这几位高邻，每位送三两银子，你到账房去支来。”这几名街坊见到满厅尸首，不敢多留，领了银子谢了自去。

过不多时，又有人送了三名镖师的尸首，林震南核点人数，昨晚派出去二十二人，眼下已有二十一具尸首，只有褚镖师的尸首尚未发现，然而料想那也是转眼间之事。

他回到东厢房中，喝了杯热茶，心乱如麻，始终定不下神来，走出大门，见两根旗杆已齐根截去，心下更是烦恼，直到此刻，敌人已下手杀了镖局中二十余人，却始终没露面，亦未正式叫阵，表明身分。他回过头来，向着大门上那块书着“福威镖局”四字的金字招牌凝望半晌，心想：“福威镖局在江湖上扬威数十年，想不到今日要败在我手里。”

忽听得街上马蹄声响，一匹马缓缓行来，马背上横卧着一人。林震南心中料到了三分，纵身过去，果见马背上横卧着一具死尸，正是褚镖头，自是在途中被人杀了，将尸首放在马上，这马识得归途，自行回来。

林震南长叹一声，眼泪滚滚而下，落在褚镖头身上，抱着他的尸身，走进厅去，说道：“褚贤弟，我若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只可惜……只可惜，唉，你去得太快，没来得及说出仇人的姓名。”这褚镖头在镖局子中亦无过人之处，和林震南并无特别交情，只是林震南心情激荡之下，忍不住落泪，这些眼泪之中，其实气愤犹多于伤痛。

只见林夫人站在厅口，左手抱着金刀，右手指着天井，大声斥骂：“下三滥的狗强盗，就只会偷偷摸摸地暗箭伤人，倘若真是英雄好汉，就光明正大地到福威镖局来，明刀明枪地决一死战。这般鬼鬼祟祟地干这等鼠窃勾当，武林中有谁瞧得起你？”林震南低声道：“娘子，瞧见了什么动静？”一面将褚镖头的尸身放在地下。

林夫人大声道：“就是没见到动静呀！这些狗贼，就怕了我林家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右手握住金刀刀柄，在空中虚削一圈，喝道：“也怕了老娘手中这口金刀！”忽

听得屋角上有人嘿嘿冷笑，嗤的一声，一件暗器激射而下，当的一声，正打在金刀的刀背上。林夫人手臂一麻，拿捏不住，金刀脱手，余势不衰，那刀直滚到天井中去。

林震南一声轻叱，青光闪动，已拔剑在手，双足力点，上了屋顶，一招“扫荡群魔”，剑点如飞花般散了开来，疾向敌人发射暗器之处刺到。他受了极大闷气，始终未见到敌人一面，这一招竭尽平生之力，丝毫没留余地，哪知这一剑却刺了个空，屋角边空荡荡的，哪里有半个人影？他矮身跃到了东厢屋顶，仍不见敌人踪迹。

林夫人和林平之手提兵刃，上来接应。林夫人暴跳如雷，大叫：“狗崽子，有种的便出来决个死战，偷偷摸摸的，是哪一门不要脸的狗杂种？”向丈夫连问：“狗崽子逃去了？是怎么样的家伙？”林震南摇了摇头，低声道：“别惊动了旁人。”三个人又在屋顶寻览了一遍，这才跃入天井。林震南低声问道：“是什么暗器打了你的金刀？”林夫人骂道：“这狗崽子！不知道！”三人在天井中一找，不见有何暗器，只见桂花树下有无数极细的砖粒，散了一地，显而易见，敌人是用一小块砖头打落了林夫人手中的金刀。

林夫人本在满口“狗崽子，臭杂种”地乱骂，见到这些细碎的砖粒，气恼之情不由得转而为恐惧，呆了半晌，一言不发地走进厢房，待丈夫和儿子跟着进来，便即掩上了房门，低声道：“敌人武功甚是了得，咱们不是敌手，那便如何……如何……”

林震南道：“向朋友求救！武林之中，患难相助，那也是寻常之事。”林夫人道：“咱们交情深厚的朋友固然不少，但武功高过咱夫妻的却没几个。比咱俩还差一点的，邀来了也没用处。”林震南道：“话是不错，但人众主意多，邀些朋友来商量商量，也是好的。”林夫人道：“也罢，你说该邀哪些人？”林震南道：“就近的先邀，咱们先把杭州、南昌、广州三处镖局中的好手调来，再把闽、浙、粤、赣四省的武林同道邀上些。”

林夫人皱眉道：“这么事急求救，江湖上传了开去，实是大大堕了福威镖局的名头。”林震南忽道：“娘子，你今年三十九岁罢？”林夫人啐道：“呸！这当儿还来问我的年纪？我属虎，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林震南道：“我发帖子出去，便说是给你做四十岁的大生日……”林夫人道：“为什么好端端给我添上一岁年纪？我还老得不够快么？”林震南摇头道：“你几时老了？头上白发也还没一根。我说给你做生日，那么请些至亲好友，谁也不会起疑。等到客人来了，咱们只拣相好的暗中一说，那便跟镖局子的名头无损。”林夫人侧头想了一会，道：“好吧，且由得你。那你送什么礼物给我？”林震南在她耳边低声道：“送一份大礼，明年咱们再生个大胖儿子！”

林夫人呸的一声，脸上一红，啐道：“老没正经的，这当儿还有心情说这些话。”林震南哈哈一笑，走向账房，命人写帖子去邀请朋友，其实他忧心忡忡，说几句笑话，不过意在消减妻子心中的惊惧而已，心下暗忖：“远水难救近火，多半便在今晚，镖局中又会有事发生，等到所邀的朋友们到来，不知世上还有没有福威镖局？”

他走到账房门前，只见两名男仆脸上神色十分惊恐，颤声道：“总……总……镖头……这……这不好了。”林震南道：“怎么啦？”一名男仆道：“刚才账房先生叫林福去买棺材，他……他……出门刚走到东小街转角，就倒在地上死了。”林震南道：“有这等事？他人呢？”那男仆道：“便倒在街上。”林震南道：“去把他尸首抬来。”心想：“光天化日之下，敌人竟在闹市杀人，当真胆大妄为之极。”那两名男仆道：“是

……是……”却不动身。林震南道：“怎么了？”一名男仆道：“请总镖头去看……看……”

林震南情知又出了古怪，哼的一声，走向大门，只见门口三名镖师、五名趟子手望着门外，脸色灰白，极是惊惶。林震南道：“怎么了？”不等旁人回答，已知就里，只见大门外青石板上，淋漓滴的鲜血写着六个大字：“出门十步者死”。离门约莫十步之处，画着一条宽约寸许的血线。

林震南问道：“什么时候写的，难道没人瞧见么？”一名镖师道：“刚才林福死在东小街上，大家拥了去看，门前没人，就不知谁写了，开这玩笑！”林震南提高嗓子，朗声说道：“姓林的活得不耐烦了，倒要看看怎地出门十步者死！”大踏步走出门去。

两名镖师同时叫道：“总镖头！”林震南将手一挥，径自迈步跨过了血线，瞧那血字血线，兀自未干，伸足将六个血字擦得一片模糊，这才回进大门，向三名镖师道：“这是吓人的玩意儿，怕他什么？三位兄弟，便请去棺材铺走一趟，再到西城天宁寺，去请班和尚来作几日法事，超度亡灵，驱除瘟疫。”

三名镖师眼见总镖头跨过血线，安然无事，当下答应了，整一整身上兵刃，并肩走出门去。林震南望着他们过了血线，转过街角，又待了一会，这才进内。

他走进账房，向账房黄先生道：“黄夫子，请你写几张贴子，是给夫人做寿的，邀请亲友们来喝杯寿酒。”黄先生道：“是，不知是哪一天？”忽听得脚步声急，一人奔将进来，林震南探头出去，听得砰的一声，有人摔倒在地。林震南循声抢过去，见是适才奉命去棺材铺三名镖头中的狄镖头，身子尚在扭动。林震南伸手扶起，忙问：“狄兄弟，怎么了？”狄镖头道：“他们死了，我……我逃了回来。”林震南道：“敌人什么样子？”狄镖头道：“不……不知……不知……”一阵痉挛，便即气绝。

片刻之间，镖局中人人俱已得讯。林夫人和林平之都从内堂出来，只听得每个人口中低声说的都是“出门十步者死”这六个字。林震南道：“我去把那两位镖师的尸首背回来。”账房黄先生道：“总……总镖头……去不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谁去背回尸首，赏三十两银子。”他说了三遍，却无一人做声。林夫人突然叫道：“咦，平儿呢？平儿，平儿！”最后一声已叫得甚是惶急。众人跟着都呼喊起来：“少镖头，少镖头！”

忽听得林平之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我在这里。”众人大喜，奔到门口，只见林平之高高的身形正从街角转将出来，双肩各负一具尸身，正是死在街上的那两名镖师。林震南和林夫人双双抢出，手中各挺兵刃，过了血线，护着林平之回来。

众镖师和趟子手齐声喝彩：“少镖头少年英雄，胆识过人！”

林震南和林夫人心下也十分得意。林夫人埋怨道：“孩子，做事便这么莽撞！这两位镖头虽是好朋友，然而总是死了，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险。”

林平之笑了笑，心下说不出的难过：“都为了我一时忍不住气，杀了一人，以致这许多人为我而死。我若再贪生怕死，何以为人？”

忽听得后堂有人呼唤起来：“华师傅怎地好端端的也死了？”

林震南喝问：“怎么啦？”局中的管事脸色惨白，畏畏缩缩地过来，说道：“总镖头，华师傅从后门出去买菜，却死在十步之外。后门口也有这……这六个血字。”那

华师傅是镖局中的厨子，烹饪功夫着实不差，几味冬瓜盅、佛跳墙、糟鱼、肉皮馄饨，驰誉福州，是林震南结交达官富商的本钱之一。林震南心头一震，寻思：“他只是寻常一名厨子，并非镖师、趟子手。江湖道的规矩，劫镖之时，车夫、轿夫、骡夫、挑夫，一概不杀。敌人下手却如此狠辣，竟是要灭我福威镖局的满门么？”向众人道：“大家休得惊慌。哼，这些狗强盗，就只会趁人不防下手。你们大家都亲眼见到的，刚才少镖头和我夫妇明明走出了大门十步之外，那些狗强盗又敢怎样？”

众人唯唯称是却也无一人敢再出门一步。林震南和林夫人愁眉相对，束手无策。

当晚林震南安排了众镖师守夜，哪知自己仗剑巡查之时，见十多名镖师竟自团团坐在厅上，没一人在外把守。众镖师见到总镖头，都讪讪地站起身来，却仍无一人移动脚步。林震南心想敌人实在太强，局中已死了这样多人，自己始终一筹莫展，也怪不得众人胆怯，当下安慰了几句，命人送酒菜来，陪着众镖师在厅上喝酒。众人心头烦恼，谁也不多说话，只喝闷酒，过不多时，便已醉倒了数人。

次日午后，忽听得马蹄声响，有几骑马从镖局中奔了出去。林震南一查，原来是五名镖师耐不住这局面，不告而别。他摇头叹道：“大难来时各自飞。姓林的无力照顾众位兄弟，大家要去便去吧。”余下众镖师有的七张八嘴，指斥那五人太没义气；有几人却默不作声，只是叹气，暗自盘算：“我怎么不走？”

傍晚时分，五匹马又驮了五具尸首回来。这五名镖师意欲逃离险地，反先送了性命。

林平之悲愤难当，提着长剑冲出门去，站在那条血线的三步之外，朗声说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那姓余的四川人，是我林平之杀的，可跟旁人毫不相干。要报仇，尽管冲着林平之来好了，千刀万剐，死而无怨，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杀害良善，算是什么英雄好汉？我林平之在这里，有本事尽管来杀！不敢现身便是无胆匪类，是乌龟王八羔子！”他越叫越大声，解开衣襟，袒露了胸膛，拍胸叫道：“堂堂男儿，死便死了，有种的便一刀砍过来，为什么连见我一面也不敢？没胆子的狗崽子，贼畜生！”

他红了双眼，拍胸大叫，街上行人远远瞧着，又有谁敢走近镖局观看。

林震南夫妇听到儿子叫声，双双抢到门外。他二人这几日来心中也憋得狠了，满腔子的恼恨，真连肚子也要气炸，听得林平之如此向敌人叫阵，也即大声喝骂。

众镖师面面相觑，都佩服他三人胆气，均想：“总镖头英雄了得，夫人是女中丈夫，那也罢了。少镖头生得大姑娘似的，居然这般天不怕、地不怕地向敌人喝骂。”

林震南等三人骂了半天，四下里始终鸦雀无声。林平之叫道：“什么出门十步者死，我偏偏再多走几步，瞧你们又怎么奈何我？”说道向外跨了几步，横剑而立，傲视四方。

林夫人道：“好啦，狗强盗欺善怕恶，便是不敢惹我孩儿。”拉着林平之的手，回进大门。林平之兀自气得全身发抖，回入卧室之后再忍耐不住，伏在榻上，放声大哭。林震南抚着他头，说道：“孩儿，你胆子不小，不愧是我林家的好男儿，敌人就是不敢露面，咱们又有什么法子？你且睡一阵。”

林平之哭了一会，迷迷糊糊的便睡着了。吃过晚饭后，听得父亲和母亲低声说话，却是局中有几名镖师异想天开，要从后园中挖地道出去，通过十步之外的血线逃生，

否则困在镖局子中，早晚送了性命。林夫人冷笑道：“他们要挖地道，且由得他们。只怕……只怕……哼！”林震南父子都明白她话中之意，那是说只怕便跟那五名骑马逃命的镖师一般，徒然提早送了性命。林震南沉吟道：“我去瞧瞧，倘若这是条生路，让大伙儿去了也好。”他出去一会，回进房来，说道：“这些人只嘴里说得热闹，可是谁也不敢真的动手挖掘。”当晚三人一早便睡了。镖局中人人都是打着听天由命的念头，也没人巡查守夜。

林平之睡到中夜，忽觉有人轻拍自己肩头，他一跃而起，伸手去抽枕底长剑，却听母亲的声音说道：“平儿，是我。你爹出去了半天没回来，咱们找找他去。”林平之吃了一惊：“爹到哪里去了？”林夫人道：“不知道！”

二人手提兵刃，走出房来，先到大厅外一张，只见厅中灯烛明亮，十几名镖师正在掷骰子赌博。大家提心吊胆地过了数日，都觉反正无能为力，索性将生死置之度外。林夫人打个手势，转身便去，母子俩到处找寻，始终不见林震南的踪影，二人心中越来越惊，却不敢声张，局中人心惶惶之际，一闻总镖头失踪，势必乱得不可收拾。两人寻到后进，林平之忽听得左首兵器间发出喀的一声轻响，窗格上又有灯光透出。他纵身过去，伸指戳破窗纸，往里一望，喜呼：“爹爹，原来你在这里。”

林震南本来弯着腰，脸朝里壁，闻声回过头来。林平之见到父亲脸上神情恐怖之极，心中一震，本来满脸喜色登时僵住了，张大了嘴，发不出声音。

林夫人推开室门，闯了进去，只见满地是血，三张并列的长凳上卧着一人，全身赤裸，胸膛肚腹均已剖开，看这死尸之脸，认得是霍镖头，他日间和四名镖头一起乘马逃去，却被马匹驮了尸体回来。林平之也走进了兵器间，反手带上房门。林震南从死人胸膛中拿起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心，说道：“一颗心给震成了八九片，果然是……果然是……”林夫人接口道：“果然是青城派的‘摧心掌’！”林震南点了点头，默然不语。

林平之这才明白，父亲原来是在剖尸查验被害各人的死因。

林震南放回人心，将死尸裹入油布，抛在墙角，洗了手上血迹，和妻儿回入卧房，说道：“对头确是青城派的高手。娘子，你说该怎么办？”

林平之气愤愤地道：“此事由孩儿身上而起，孩儿明天再出去叫阵，和他决一死战。倘若不敌，给他杀死也就是了。”林震南摇头道：“此人一掌便将人心震成八九块，死者身体之外却不留半点伤痕，此人武功之高，就在青城派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要杀你，早就杀了。我瞧敌人用心阴狠，决不肯爽爽快快地将咱一家三口杀了。”林平之道：“他要怎样？”林震南道：“这狗贼是猫捉老鼠，要玩弄个够，将老鼠吓得心胆俱裂，自行吓死，他方快心意。”林平之怒道：“哼，这狗贼竟将咱们福威镖局视若无物。”

林震南道：“他确是将福威镖局视若无物。”林平之道：“说不定他是怕了爹爹的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否则为什么始终不敢明剑明枪地交手，只是趁人不备，暗中害人？”林震南摇头道：“平儿，爹爹的辟邪剑法用以对付黑道中的盗贼，那是绰绰有余，但此人的摧心掌功夫，实远远胜过了你爹爹。我……我向不服人，可是见了霍镖头的那颗心，却是……唉！”林平之见父亲神情颓丧，和平时大异，不敢再说什么。

林夫人道：“既然对头厉害，大丈夫能屈能伸，咱们便暂且避他一避。”林震南点头道：“我也这么想。”林夫人道：“咱们连夜动身去洛阳，好在已知敌人来历，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林震南道：“不错！岳父交友遍天下，定能给咱们拿个主意。收拾些细软，这便动身。”林平之道：“咱们一走，丢下镖局中这许多人没人理会，那可如何是好？”林震南道：“敌人跟他们无冤无仇，咱们一走，镖局中的众人反而太平无事了。”

林平之心道：“爹爹这话有理，敌人害死镖局中这许多人，其实只是为了我一人。我脱身一走，敌人决不会再跟这些不相干的镖师、趟子手为难。”当下回到自己房中收拾。心想说不定敌人一把火便将镖局烧个精光，看着一件件衣饰玩物，只觉这样舍不得，那件丢不下，竟打了老大两个包裹，兀自觉得留下东西太多，左手又取过案上一只玉马，右手卷了张豹皮，那是从他亲手打死的花豹身上剥下来的，背负包裹，来到父母房中。

林夫人见了不禁好笑，说道：“咱们是逃难，可不是搬家，带这许多劳什子干吗？”林震南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心想：“我们虽是武学世家，但儿子自小养尊处优，除了学过一些武功之外，跟寻常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也没什么分别，今日猝逢大难，仓皇应变，却也难怪得他。”不由得爱怜之心，油然而生，说道：“你外公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不必携带太多物件。咱们只须多带些黄金银两，值钱的珠宝也带一些。此去到江西、湖南、湖北都有分局，还怕路上讨饭么？包裹越轻越好，身上轻一两，动手时便灵便一分。”林平之无奈，只得将包裹放下。

林夫人道：“咱们骑马从大门光明正大地冲出去，还是从后门悄悄溜出去？”

林震南坐在太师椅上，闭起双目，将旱烟管抽得呼呼直响，过了半天，才睁开眼来，说道：“平儿，你去通知局中上下人等，大家收拾收拾，天明时一齐离去。叫账房给大家分发银两。待瘟疫过后，大家再回来。”林平之应道：“是！”心下好生奇怪，怎地父亲忽然又改变了主意。林夫人道：“你说要大家一哄而散？这镖局子谁来照看？”林震南道：“不用看了，这座闹鬼的凶宅，谁敢进来送死？再说，咱三人一走，余下各人难道不走？”当下林平之出房传讯，局中登时四下里都乱了起来。

林震南待儿子出房，才道：“娘子，咱父子换上趟子手的衣服，你就扮作个仆妇，天明时一百多人一哄而散，敌人武功再高，也不过一两个人，他又去追谁好？”林夫人拍掌赞道：“此计极高。”便去取了两套趟子手的污秽衣衫，待林平之回来，给他父子俩换上，自己也换了套青布衣裳，头上包了块蓝花布帕，除了肤色太过白皙，宛然便是个粗作仆妇。林平之只觉身上的衣衫臭不可当，心中老大不愿意，却也无可奈何。

黎明时分，林震南吩咐打开大门，向众人说道：“今年我时运不利，局中疫鬼为患，大伙儿只好避一避。众位兄弟倘若仍愿干保镖这一行的，请到杭州府、南昌府去投咱们的浙江分局、江西分局，那边刘镖头、易镖头自不会怠慢了各位。咱们走吧！”当下一百余人在院子中纷纷上马，拥出大门。

林震南将大门上了锁，一声呼叱，十余骑马冲过血线，人多胆壮，大家已不如何害怕，都觉早一刻离开镖局，便多一分安全。蹄声杂沓，齐向北门奔去，众人大都无甚打算，见旁人向北，便也纵马跟去。

林震南在街角边打个手势，叫夫人和儿子留了下来，低声道：“让他们向北，咱们却向南行。”王夫人道：“去洛阳啊，怎地往南？”林震南道：“敌人料想咱们必去洛阳，定在北门外拦截，咱们却偏偏向南，兜个大圈子再转而向北，叫狗贼拦一个空。”

林平之道：“爹！”林震南道：“怎么？”林平之道：“孩儿还是想出北门，这狗贼害死了咱们这许多人，不跟他拚个你死我活，这口恶气如何咽得下去？”林夫人道：“这番大仇，自然是要报的，但凭你这点儿本领，抵挡得了人家的摧心掌么？”林平之气忿忿地道：“最多也不过像霍镖头那样，给他一掌碎了心脏，也就是啦。”

林震南脸色铁青，道：“我林家三代，倘若都似你这般逞那匹夫之勇，福威镖局不用等人来挑，早就自己垮啦。”

林平之不敢再说，随着父母径向南行，出城后折向西南，过闽江后，到了南屿。

这大半日奔驰，可说马不停蹄，直到过午，才到路旁一家小饭铺打尖。

林震南吩咐卖饭的汉子有什么菜肴，将就着弄来下饭，越快越好。那汉子答应着去了。可是过了半天全无动静。林震南急着赶路，叫道：“店家，你给快些！”叫了两声，无人答应。林夫人也叫：“店家，店家……”仍没应声。

林夫人霍地站起，急忙打开包裹，取出金刀，倒提在手，奔向后堂，只见那卖饭的汉子摔在地下，门槛上斜卧着一个妇人，是那汉子的妻子。林夫人探那汉子鼻息，已无呼吸，手指碰到他嘴唇，尚觉温暖。

这时林震南父子也已抽出长剑，绕着饭铺转了一圈。这家小饭铺独家孤店，靠山而筑，附近是一片松林，并无邻家。三人站在店前，远眺四方，不见半点异状。

林震南横剑身前，朗声说道：“青城派的朋友，林某在此领死，便请现身相见。”叫了几声，只听得山谷回声：“现身相见，现身相见！”余音袅袅，此外更无声息。三人明知大敌窥伺在侧，此处便是他们择定的下手之处，心下虽是惴惴，但知立即便有了断，反而定下神来。林平之大声叫道：“我林平之就在这里，你们来杀我啊！臭贼，狗崽子，我料你就是不敢现身！鬼鬼祟祟的，正是江湖上下三滥毛贼的勾当！”

突然之间，松林中发出一声清朗的长笑，林平之眼睛一花，已见身前多了一人。他不及细看，长剑挺出，便是一招“直捣黄龙”，向那人胸口疾刺。那人侧身避开。林平之横剑疾削，那人嘿的一声冷笑，绕到林平之左侧。林平之左手反拍一掌，回剑刺去。

林震南和林夫人各提兵刃，本已抢上，然见儿子连出数招，剑法井井有条，此番乍逢强敌，竟丝毫不乱，当即都退后两步，见敌人一身青衫，腰间悬剑，一张长脸，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情。

林平之蓄愤已久，将辟邪剑法使将开来，横削直击，全是奋不顾身的拚命打法。那人空着双手，只是闪避，并不还招，待林平之刺出二十余招剑，这才冷笑道：“辟邪剑法，不过如此！”伸指一弹，铮的一声响，林平之只觉虎口剧痛，长剑落地。那人飞起一腿，将林平之踢得连翻几个筋斗。

林震南夫妇并肩一立，遮住了儿子。林震南道：“阁下尊姓大名？可是青城派的么？”那人冷笑道：“凭你福威镖局的这点儿玩艺，还不配问我姓名。不过今日是为报仇而来，须得让你知道，不错，老子是青城派的。”

林震南剑尖指地，左手搭在右手手背，说道：“在下对松风观余观主好生敬重，每年派遣镖头前赴青城，向来不敢缺了礼数，今年余观主还遣派了四位弟子要到福州来。却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那青年抬头向天，嘿嘿冷笑，隔了半天才道：“不错，我师父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州来，我便是其中之一。”林震南道：“那好得很啊，不知阁下高姓大名？”那青年似是不屑置答，又哼了一声，这才说道：“我姓于，叫于人豪。”林震南点了点头，道：“‘英雄豪杰，青城四秀’，原来阁下是松风观四大弟子之一，无怪摧心掌的造诣如此高明。杀人不见血，佩服！佩服！于英雄远道来访，林某未曾迎迓，好生失礼。”

于人豪冷冷地道：“那摧心掌吗，嘿嘿……你没曾迎接，你这位武艺高强的贤公子，却迎接过了，连我师父的爱子都杀了，也已不算怎么失礼。”

林震南一听，一阵寒意从背脊上直透下来，本想儿子误杀之人若是青城派的寻常弟子，那么挽出武林中大有面子之人出来调解说项，向对方道歉赔罪，或许尚有转圜余地，原来此人竟是松风观观主余沧海的亲生爱子，那么除了一拚死活之外，便无第二条路好走了。他长剑一摆，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好笑，于少侠说笑话了。”于人豪白眼一翻，傲然道：“我说什么笑话？”林震南道：“久仰余观主武术通神，家教谨严，江湖上无不敬佩。但犬子误杀之人，却是个在酒肆之中调戏良家少女的无赖，既为犬子所杀，武功平庸也就可想而知。似这等人，岂能是余观主的公子，却不是于少侠说笑么？”

于人豪脸一沉，一时无言可答。忽然松林中有人说道：“常言道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在那小酒店之中，林少镖头率领了福威镖局二十四个镖头，突然向我余师弟围攻……”他一面说，一面走了出来，此人小头小脑，手中摇着一柄折扇，接着说道：“倘若明刀明枪的动手，那也罢了，福威镖局纵然人多，老实说那也无用。可是林少镖头既在我余师弟的酒中下了毒，又放了一十七种喂毒暗器，嘿嘿，这龟儿子硬是这么狠毒。我们一番好意前来拜访，可料不到人家会突施暗算哪。”

林震南道：“阁下尊姓大名？”那人道：“不敢，区区在下方人智。”

林平之拾起了长剑，怒气勃勃地站在一旁，只待父亲交待过几句场面话，便要扑上去再斗，听得这方人智一派胡言，当即怒喝：“放你的屁！我跟他无冤无仇，从来没见过面，根本便不知他是青城派的，害他干什么？”

方人智晃头晃脑地说道：“放屁，放屁！好臭，好臭！你既跟我余师弟无冤无仇，为什么在小酒店外又埋伏了三十余名镖头、趟子手？我余师弟见你调戏良家少女，路见不平，将你打倒，教训你一番，饶了你性命，可是你不但不感恩图报，为什么反而命那些狗镖头向我余师弟群起而攻？”林平之气得肺都要炸了，大声叫道：“原来青城派都是些颠倒是非的泼皮无赖！”方人智笑嘻嘻地道：“龟儿子，你骂人！”林平之怒道：“我骂你便怎样？”方人智点头道：“你骂好了，不相干，没关系。”

林平之一愕，他这两句话倒大出自己意料之外，突然之间，只听得呼的一声，有人扑向身前。林平之左掌急挥，待要出击，终于慢了一步，啪的一响，右颊上已重重吃了个耳光，眼前金星乱冒，几欲晕去。方人智迅捷之极地打了一掌，退回原地，伸手抚摸自己右颊，怒道：“小子，怎么你动手打人？好痛，好痛，哈哈！”

林夫人见儿子受辱，刷的一刀，便向方人智砍去，一招“野火烧天”，出招既稳且劲，方人智一闪身，刀锋从他右臂之侧砍下，相距不过四寸。方人智吃了一惊，骂道：“好婆娘。”不敢再行轻敌，从腰间拔出长剑，待林夫人第二刀又再砍到，挺剑还击。

林震南长剑一挺，说道：“青城派要挑了福威镖局，那是容易之极，但武林之中，是非自有公论。于少侠请！”于人豪一按剑鞘，呛啷一声，长剑出鞘，道：“林总镖头请。”

林震南心想：“久闻他青城派松风剑法刚劲轻灵，兼而有之，说什么如松之劲，如风之轻。我只有占得先机，方有取胜之望。”当下更不客气，剑尖一点，长剑横挥过去，正是辟邪剑法中的一招“群邪辟易”。于人豪见他这一招来势甚凶，闪身避开。林震南一招未曾使老，第二招“钟馗抉目”，剑尖直刺对方双目，于人豪提足后跃。林震南第三剑跟着又已刺到，于人豪举剑挡格，当的一响，两人手臂都是一震。

林震南心道：“还道你青城派如何了得，却也不过如此。凭你这点功夫，难道便打得那么厉害的摧心掌？那决无可能，多半他另有大援在后。”想到此处，心中不禁一凛。于人豪长剑圈转，倏地刺出，银星点点，剑尖连刺七个方位。林震南还招也是极快，奋力抢攻。两人忽进忽退，二十余招间竟难分上下。

那边林夫人和方人智相斗却接连遇险，一柄金刀挡不住对方迅速之极的剑招。

林平之见母亲大落下风，忙提剑奔向方人智，举剑往他头顶劈落。方人智斜身闪开，林平之势如疯汉，又即扑上，突然间脚下下一个踉跄，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登时跌倒，只听得一人说道：“躺下吧！”一只脚重重踏在他身上，跟着背上有件尖利之物刺到。他眼中瞧出来的只是地下尘土，但听得母亲尖声大叫：“别杀他，别杀他！”又听得方人智喝道：“你也躺下。”

原来正当林平之母子双斗方人智之时，一人从背后掩来，举脚横扫，将林平之绊着，跟着拔出匕首，指住了他后心。林夫人本已不敌，心慌意乱之下，更加刀法松散，被方人智回肘撞出，登时摔倒。方人智抢将上去，点了二人穴道。那绊倒林平之的，便是在福州城外小酒店中与两名镖头动手的姓贾汉子。

林震南见妻子和儿子都为敌人制住，心下惊惶，刷刷刷急攻数剑。于人豪一声长笑，连出数招，尽数抢了先机。林震南心下大骇：“此人怎地知道我的辟邪剑法？”于人豪笑道：“我的辟邪剑法怎么样？”林震南道：“你……你……你怎么会使辟邪剑……”

方人智笑道：“你这辟邪剑法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使！”长剑晃动，“群邪辟易”、“钟馗抉目”、“飞燕穿柳”，接连三招，正都是辟邪剑法。

霎时之间，林震南似乎见到了天下最可怖的情景，万万料想不到，自己的家传绝学辟邪剑法，对方竟然也都会使，就在这茫然失措之际，斗志全消。于人豪喝道：“着！”林震南右膝中剑，膝盖酸软，右腿跪倒。他立即跃起，于人豪长剑上挑，已指住他胸口。只听贾人达大声喝彩：“于师弟，好一招‘流星赶月’！”

这一招“流星赶月”，也正是辟邪剑法中的一招。

林震南长叹一声，抛下长剑，说道：“你……你……会使辟邪剑法……给咱们一

个爽快的吧！”背心上一麻，已给方人智用剑柄撞了穴道，听他说道：“哼，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先人板板，姓林的龟儿、龟婆、龟孙子，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见我师父吧。”

贾人达左手抓住林平之的背心，一把提起，左右开弓，重重打了他两个耳光，骂道：“兔崽子，从今天起，老子每天打你十八顿，一路打到四川青城山上，打得你一张花旦脸变成大花面！”林平之狂怒之下，一口唾沫向他吐了过去。两人相距不过尺许，贾人达竟不及避开，啪的一声，正中他鼻梁。贾人达怒极，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摔，举脚便向他背心上猛踢。方人智笑道：“够了，够！踢死了他，师父面前怎么交代？这小子大姑娘般的，可经不起你的三拳两脚。”

贾人达武艺平庸，人品猥琐，师父固对他素来不喜，同门师兄弟也谁都瞧他不起，听方人智这么说，倒也不敢再踢，只得在林平之身上连连吐涎，以泄怒火。

方于二人将林震南一家三口提入饭店，抛在地下。方人智道：“咱们吃一餐饭再走，贾师弟，劳你驾去煮饭吧。”贾人达道：“好。”于人豪道：“方师哥，可得防这三个家伙逃了。这老的武功还过得去，你得想个计较。”方人智笑道：“那容易！吃过饭后，把三人手筋都挑断了，用绳子穿在他三个龟儿的琵琶骨里，串做一串螃蟹，包你逃不了。”

林平之破口大骂：“有种的就赶快把老爷三人杀了，使这些鬼门道，那是下三滥的行径！”方人智笑嘻嘻地道：“你这小杂种再骂一句，我便去找些牛粪狗屎来，塞在你嘴里。”这句话倒真有效，林平之虽气得几欲昏去，却登时闭口，再也不敢骂一句了。

方人智笑道：“于师弟，师父教了咱们这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咱哥儿俩果然使得似模似样，林镖头一见，登时便魂飞魄散，全身酸软。林镖头，我猜你这时候一定在想：他青城派怎么会使我林家的辟邪剑法。是不是啊？”

林震南这时心中的确在想：“他青城派怎么会使我林家的辟邪剑法？”

二 聆秘

林平之只想挣扎起身，扑上去和方人智、于人豪一拚，但后心遭点了几处穴道，下半身全然不能动弹，心想手筋如给挑断，又再穿了琵琶骨，从此成为废人，不如就此死了干净。突然之间，后面灶间里传来“啊啊”两下长声惨呼，却是贾人达的声音。

方人智和于人豪同时跳起，手挺长剑，冲向后进。大门口人影一闪，一人悄没声地蹿了进来，一把抓住林平之的后领，提了起来。林平之“啊”的一声低呼，见这人满脸凹凸凸凸的尽是痘瘢，正是因她而起祸的那卖酒丑女。

那丑女抓着他向门外拖去，到得大树下系马之处，左手又抓住他后腰，双手提着他放上一匹马的马背。林平之正诧异间，见那丑女手中已多了一柄长剑，随即白光闪动，那丑女挥剑割断马缰，又在马臀上轻轻一剑。那马吃痛，一声悲嘶，放开四蹄，狂奔入林。

林平之大叫：“妈，爹！”心中记挂着父母，不肯就此独自逃生，双手在马背上拚命一撑，滚下马来，几个打滚，摔入了长草之中。那马却毫不停留，远远奔驰而去。林平之拉住灌木上的树枝，想要站起，双足却没半分力气，只撑起尺许，便即摔倒，跟着又觉腰间臀上同时剧痛，却是摔下马背时撞到了林中的树根、石块。

只听得几声呼叱，脚步声响，有人追了过来，林平之忙伏入草丛之中。但听得兵刃交加声大作，有几人激烈相斗，林平之悄悄伸头，从草丛空隙中向前瞧去，只见相斗双方一边是青城派的于人豪与方人智，另一边便是那丑女，还有一个男子，却用黑布蒙住了脸，头发花白，是个老者。林平之一怔之间，便知是那丑女的祖父、那姓萨的老头，寻思：“我先前只道这两人也是青城派的，哪知这姑娘却来救我。唉，早知她武功了得，我又何必强自出头，去打什么抱不平，没来由的惹上这场大祸。”又想：“他们斗得正紧，我这就去相救爹爹、妈妈。”可是背心上穴道未解，说什么也动弹不得。

方人智连声喝问：“你……你到底是谁？怎地会使我青城派剑法？”那老者不答，蓦地里白光闪动，方人智手中长剑脱手飞起。方人智急忙后跃，于人豪抢上挡住。那蒙面老者急出数招。于人豪叫道：“你……你……”语音显得甚是惊惶，突然铮的一声，长剑又给绞得脱手。那丑女抢上一步，挺剑疾刺。那蒙面老者挥剑挡住，叫道：“别伤他性命！”那丑女道：“他们好不狠毒，杀了这许多人。”那老者道：“咱们走罢！”那丑女有些迟疑。那老者道：“别忘了师父的吩咐。”那丑女点点头，说道：“便宜了他们。”纵身穿林而去。那蒙面老者跟在她身后，顷刻间便奔得远了。

方于二人惊魂稍定，分别拾起自己长剑。于人豪道：“当真邪门！怎地这家伙会使咱们的剑法？”方人智道：“他也只会几招，不过……不过这招‘鸿飞冥冥’，可真

使得……唉！”于人豪道：“他们把这姓林的小子救去了……”方人智道：“啊哟，可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林震南夫妇！”于人豪道：“是！”两人转身飞步奔回。

过了一会，马蹄声缓缓响起，两乘马走入林中，方人智与于人豪分别牵了一匹。马背上缚着的赫然是林震南和林夫人。林平之张口欲叫“妈！爹！”幸好立时硬生生地缩住，心知这时倘若发出半点声音，非但枉自送了性命，也失却了相救父母的机会。

离开两匹马数丈，一跛一拐地走着一人，却是贾人达。他头上缠的白布上满是鲜血，口中不住咒骂：“格老子，入你的先人板板，你龟儿救了那兔儿爷去，这两只老兔儿总救不去了罢？老子每天在两只老兔儿身上割一刀，咱们挨到青城山，瞧他们还有几条性命……”

方人智大声道：“贾师弟，这对姓林的夫妇，是师父他老人家千叮万嘱要拿到手的，他们要是有了三长两短，瞧师父剥你几层皮下来？”贾人达哼了一声，不敢再做声了。

林平之耳听得青城派三人掳劫了父母而去，心下反而稍感宽慰：“他们拿了我爹妈去青城山，这一路上又不敢太难为我爹妈。从福建到四川青城山，万里迢迢，我说什么也得想法子救爹妈出来。”又想：“到了分局子里，派人赶去洛阳给外公送信。”

他在草丛中躺着静静不动，蚊蚋来叮，也无法理会，过了好几个时辰，天色已黑，背上遭封的穴道终于解开，这才挣扎着爬起，慢慢回到饭铺之前，寻思：“我须得易容改装，叫两个恶人当面见到我也认不出来，否则一下子便给杀了，哪里还救得到爹妈？”走入饭店主人房中，打火点燃了油灯，想找一套衣服，岂知山乡穷人穷得出奇，连一套替换的衣衫也无。只见饭铺主人夫妇的尸首兀自躺在地下，心道：“说不得，只好换上死人的衣服。”除下死人衣衫，拿在手中，但觉秽臭冲鼻，心想该当洗上一洗，再行换上，转念又想：“我如为了贪图一时清洁，耽误得一时半刻，错过良机，以致救不得爹爹妈妈，岂不成为千古大恨？”咬牙将全身衣衫脱得清光，穿上了死人衣衫。

点了一根火把，四下里一照，见自己和父亲的长剑、母亲的金刀，都抛在地下。他拾起父亲长剑，包上一块破布，插在背后衣内，走出店门，只听得山涧中青蛙格格之声隐隐传来，突然间感到一阵凄凉，忍不住便要放声大哭。他举手掷出，火把在黑影中划了一道红弧，嗤的一声，跌入了池塘，登时熄灭，四周又是一片黑暗。

他心道：“林平之啊林平之，你若不小心，稍不耐，再落入青城派恶贼手中，便如这火把跌入臭水池塘中一般。”举袖擦了擦眼睛，衣袖碰到脸上，臭气直冲，几欲呕吐，大声道：“这一点臭气也耐不了，枉自称为男子汉大丈夫了。”当下拔足而行。

走不了几步，腰间又剧痛起来，他咬紧牙关，反走得更快了。在山岭间七高八低地乱走，也不知父母是否由此道而去。行到黎明，太阳光迎面照来，耀眼生花，林平之心中一凛：“那两个恶贼押了爹爹妈妈去青城山，四川在福建之西，我怎么反而东行？”急忙转身，背着日光疾走，寻思：“爹妈已去了大半日，我又背道行了半夜，和他们离得更加远了，须得去买一匹坐骑才好，只不知要多少银子。”一摸口袋，不由得连声价叫苦，此番出来，金银珠宝都放在马鞍旁的皮囊中，林震南和林夫人身边都有银两，他身上却一两银子也无。他急上加急，顿足叫道：“那便如何是好？那便如何是好？”呆了一阵，心想：“搭救父母要紧，总不成便饿死了。”迈步向岭下走去。

到得午间，腹中已饿得咕咕直叫，见路旁几株龙眼树上生满了青色的龙眼，虽然未熟，也可充饥。走到树下，伸手便要去摘，随即心想：“这些龙眼是有主之物，不告而取，便是做贼。林家三代干的是保护身家财产的行当，一直和绿林盗贼作对，我怎么能做盗贼勾当？倘若给人见到，当着我爹爹之面骂我一声小贼，叫我爹爹如何做人？福威镖局的招牌从此再也竖不起来了。”他幼稟庭训，知大盗都由小贼变来，而小贼最初窃物，往往也不过一瓜一果之微，由小而多，终于积重难返，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想到此处，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立下念头：“终有一日，爹爹和我要重振福威镖局的声威，大丈夫须当立定脚跟做人，宁做乞儿，不做盗贼。”

迈开大步，向前急行，再不向道旁的龙眼树多瞧一眼。行出数里，来到一个小村，他走向一家人家，嗫嗫嚅嚅地乞讨食物。他一生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哪里曾向旁人乞求过什么？只说得三句话，已涨红了脸。

那农家的农妇刚和丈夫怄气，给汉子打了一顿，满肚子正没好气，听得林平之乞食，便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提起扫帚，喝道：“你这小贼，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老娘不见了一只母鸡，定是你偷去吃了，还想来偷鸡摸狗。老娘便有米饭，也不施舍给你这下流胚子。你偷了我家的鸡，害得我家那天杀的大发脾气，揍得老娘周身都是乌青……”

那农妇骂一句，林平之退一步。那农妇骂得兴起，提起扫帚向林平之脸上拍来。林平之大怒，斜身一闪，举掌便欲向她击去，陡然动念：“我求食不遂，却去殴打这乡下蠢妇，岂不笑话？”硬生生将这一掌收转，岂知用力大了，收掌不易，一个踉跄，左脚端上了一堆牛粪，脚下一滑，仰天便倒。那农妇哈哈大笑，骂道：“小毛贼，叫你跌个好的！”一扫帚拍在他头上，再在他身上吐了口唾涎，这才转身回屋。

林平之受此羞辱，愤懑难言，挣扎着爬起，背上手上都是牛粪。正狼狈间，那农妇从屋中出来，拿着四枝煮熟的玉米棒子，交在他手里，笑骂：“小鬼头，这就吃吧！老天爷生了你这样一张俊脸蛋，比人家新媳妇还要好看，偏就是不学好，好吃懒做，有个屁用？”林平之大怒，便要将玉米棒子摔出。那农妇笑道：“好，你摔，你摔！你有种不怕饿死，就把玉米棒子摔掉，饿死你这小贼。”林平之心想：“要救爹爹妈妈，报此大仇，重振福威镖局，今后须得百忍千忍，再艰难耻辱的事，也当咬紧牙关，狠狠忍住。给这乡下女人羞辱一番，又算得什么？”便道：“多谢你了！”张口便往玉米棒子咬去。那农妇笑道：“我料你不肯摔。”转身走开，自言自语：“这小鬼饿得这样厉害，我那只鸡看来不是他偷的。唉，我家这天杀的，能有他一半好脾气，也就好了。”

林平之一路乞食，有时则在山野间采摘野果充饥，好在这一年福建省年岁甚熟，五谷丰登，民间颇有余粮，他虽然将脸孔涂得污秽，但面目俊秀，言语文雅，得人好感，求食倒也不难。沿路打听父母的音讯，却哪里有半点消息。

行得八九日后，已到了江西境内，他问明途径，径赴南昌，心想南昌有镖局的分局，该当有些消息，至不济也可取些盘缠，讨匹快马。

到得南昌城内，一问福威镖局，那行人说道：“福威镖局？你问来干吗？镖局子早烧成了一片白地，连累左邻右舍数十家人都让烧得精光。”林平之心中暗叫一声苦，来到镖局的所在，果见整条街都是焦木赤砖，遍地瓦砾。他悄立半晌，心道：“那自

是青城派的恶贼们干的。此仇不报，枉自为人。”在南昌更不耽搁，即日西行。

不一日来到湖南省会长沙，他料想长沙分局也必给青城派的人烧了。岂知问起福威镖局出了什么事，几个行人都茫然不知。林平之大喜，问明了所在，大踏步向镖局走去。

来到镖局门口，只见这湖南分局虽不及福州总局的威风，却也是朱漆大门，门畔蹲着两只石狮，好生堂皇，林平之向门内一望，不见有人，心下踌躇：“我如此褴褛狼狈地来到分局，岂不叫局中的镖头们看小了？”

抬起头来，只见门首那块“福威镖局湘局”的金字招牌竟然倒转着悬挂，他好生奇怪：“分局的镖头们怎地如此粗心大意，连招牌也会倒挂？”转头去看旗杆上的旗子时，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左首旗杆上悬着一对烂草鞋，右首旗杆挂着的竟是一条女子花裤，撕得破破烂烂的，却兀自在迎风招展。

正错愕间，只听得脚步声响，局里走出一人，喝道：“龟儿子在这里探头探脑的，想偷什么东西？”林平之听他口音便和方人智、贾人达等一伙人相似，乃是川人，不敢向他瞧去，便即走开，突然屁股上一痛，已让人踢了一脚。林平之大怒，回身便欲相斗，但心念电转：“这里的镖局定是给青城派占了，我正可从此打探爹爹妈妈的讯息，怎地沉不住气？”当即假装不会武功，扑身摔倒，半天爬不起来。那人哈哈大笑，又骂了几声“龟儿子”。

林平之慢慢挣扎着起来，到小巷中讨了碗冷饭吃了，寻思：“敌人便在身畔，可千万大意不得。”更在地下找些煤灰，将一张脸涂得漆黑，在墙角落里抱头而睡。

等到二更时分，他取出长剑，插在腰间，绕到镖局后门，侧耳听得墙内并无声息，这才跃上墙头，见墙内是个果园，轻轻跃下，挨着墙边一步步掩将过去。四下里黑沉沉的，既无灯火，又无人声。林平之心中怦怦大跳，摸壁而行，唯恐脚下踏着柴草砖石，发出声音，走过了两个院子，见东边厢房窗中透出灯光，走近几步，便听到有人说话。他极缓极缓地踏步，弓身走到窗下，屏住呼吸，一寸一寸地蹲低，靠墙而坐。

刚坐到地下，便听得一人说道：“咱们明天一早，便将这龟儿子镖局一把火烧了，免得留在这儿现眼。”另一人道：“不行！不能烧。皮师哥他们在南昌一把火烧了龟儿子镖局，听说连累邻居的房子也烧了几十间，于咱们青城派侠义道的名头可不大好听。这一件事多半要受师父责罚。”林平之暗骂：“果然是青城派干的好事，还自称侠义道呢！好不要脸。”只听先前那人道：“是，这可烧不得！那就好端端给他留着么？”另一人笑道：“吉师弟，你想想，咱们倒挂了这狗贼的镖局招牌，又给他旗杆上挂一条女人烂裤，福威镖局的名字在江湖上可整个毁啦。这条烂裤挂得越久越好，又何必一把火给他烧了？”那姓吉的笑道：“申师哥说得是。嘿嘿，这条烂裤，真叫他福威镖局倒足了霉，三百年也不得翻身。”

两人笑了一阵，那姓吉的道：“咱们明日去衡山给刘正风道喜，得带些什么礼物才好？礼物要是小了，青城派脸上可不大好看。”

那姓申的笑道：“礼物我早备下了，你放心，包你不丢青城派的脸。说不定刘正风这次金盆洗手的席上，咱们的礼物还要大出风头呢。”那姓吉的喜道：“那是什么礼物？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那姓申的笑了几声，甚是得意，说道：“咱们借花献佛，

可不用自己掏腰包。你瞧瞧，这份礼够不够光彩。”只听得房中簌簌有声，当是在打开什么包裹。那姓吉的一声惊呼，叫道：“了不起！申师哥神通广大，哪里去弄来这么贵重的东西？”

林平之真想探眼到窗缝中去瞧瞧，到底是什么礼物，但想一伸头，窗上便有黑影，给敌人发现了可大事不妙，只得强自克制。只听那姓申的笑道：“咱们占这福威镖局，难道是白占的？这一对玉马，我本来想孝敬师父的，眼下说不得，只好便宜了刘正风这老儿了。”林平之又是一阵气恼：“原来他抢了我镖局中的珍宝，自己去做人情，那不是盗贼的行径么？长沙分局自己哪有什么珍宝，自然是给人家保的镖了。这对玉马必定价值不菲，倘若要不回来，还不是要爹爹设法张罗着去赔偿东主。”

那姓申的又笑道：“这里四包东西，一包孝敬众位师娘，一包分众位师兄弟，一包是你的，一包是我的。你拣一包吧！”那姓吉的道：“那是什么？”过得片刻，突然“哗”的一声惊呼，道：“都是金银珠宝，咱们这可发了大财啦。龟儿子这福威镖局，入他个先人板板，搜刮得可真不少。师哥，你从哪里找出来的？我里里外外找了十几遍，差点儿给他地皮一块块撬开来，也只找到一百多两碎银子，你怎地不动声色，格老子把宝藏搜了出来？”那姓申的甚是得意，笑道：“镖局中的金银珠宝，岂能随随便便放在寻常地方？这几天我瞧你开抽屉，劈箱子，拆墙壁，忙得不亦乐乎，早料到是瞎忙，只不过说了你也不信，反正也忙不坏你这小子。”

那姓吉的道：“佩服，佩服！申师哥，你从哪里找出来的？”那姓申的道：“你倒想想，这镖局子中有一样东西很不合道理，那是什么？”姓吉的道：“不合道理？我瞧这龟儿子镖局不合道理的东西多得很。他妈的功夫稀松平常，却在门口旗杆之上，高高扯起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狮子。”那姓申的笑道：“大狮子给换上条烂裤子，那就挺合道理了。你再想想，这镖局子里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那姓吉的一拍大腿，说道：“这些湖南驴子干的邪门事儿太多。你想这姓张的镖头是这里一局之主，他睡觉的房间隔壁屋里，却去放上一口死人棺材，岂不活该倒霉，哈哈！”姓申的笑道：“你得动动脑筋啊。他为什么在隔壁房里放口棺材？难道棺材里的死人是他老婆儿子，他舍不得吗？恐怕不见得。是不是在棺材里收藏了什么要紧东西，以便掩人耳目……”

那姓吉的“啊”的一声，跳了起来，叫道：“对，对！这些金银珠宝，便就藏在棺材之中？妙极，妙极，他妈的，先人板板，走镖的龟儿子花样真多。”又道：“申师哥，这两包一般多少，我怎能跟你平分？你该多要些才是。”只听得叮当簌簌声响，想是他从一包金银珠宝之中抓了些，放入另一包中。那姓申的也不推辞，只笑了几声。那姓吉的道：“申师哥，我去打盆水来，咱们洗脚，这便睡了。”说着打了个呵欠，推门出来。

林平之缩在窗下，一动也不敢动，斜眼见那姓吉的汉子身材矮矮胖胖，多半便是那日间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的。

过了一会，这姓吉的端了一盆热水进房，说道：“申师哥，师父这次派了咱们师兄弟几十人出来，看来还是咱二人所得最多，托了你的福，连我脸上也有光彩。蒋师哥他们去挑广州分局，马师哥他们去挑杭州分局，他们莽莽撞撞的，就算见到了棺材，也想不到其中藏有金银财物。”那姓申的笑道：“方师哥、于师弟、贾人达他们挑了

福州总局，掳获想必比咱哥儿俩更多，只是将师娘宝贝儿子的一条性命送在福州，说来还是过大于功。”那姓吉的道：“攻打福威镖局总局，是师父亲自押阵的，方师哥、于师弟他们不过做先行官。余师弟丧命，师父多半也不会怎么责怪方师哥他们照料不周。咱们这次大举出动，大伙儿在总局和各省分局一起动手，想不到林家的玩艺儿徒有虚名，单凭方师哥他们三个先锋，就将林震南夫妻捉了来。这一次，可连师父也走了眼啦。哈哈！”

林平之只听得额头冷汗涔涔而下，寻思：“原来青城派早就深谋远虑，同时攻我总局和各省分局。倒不是因我杀了那姓余的而起祸。我即使不杀这姓余的恶徒，他们一样要对我镖局下手。余沧海还亲自到了福州，怪不得那摧心掌如此厉害。但不知我镖局什么地方得罪了青城派，他们竟下手这等狠毒？”一时自咎之情虽然略减，气愤之意却更直涌上来，若不是自知武功不及对方，真欲破窗而入，刃此二獠。但听得房内水响，两人正自洗脚。

又听那姓申的道：“倒不是师父走眼，当年福威镖局威震东南，似乎确有真实本事，辟邪剑法在武林中得享大名，不能全靠骗人。多半后代子孙不肖，没学到祖宗的玩艺儿。”林平之黑暗中面红过耳，大感惭愧。那姓申的又道：“咱们下山之前，师父跟我们拆解辟邪剑法，虽然几个月内难以学得周全，但我看这套剑法确是潜力不小，只不易发挥罢了。吉师弟，你领悟到了多少？”那姓吉的笑道：“我听师父说，连林震南自己也没能领悟到剑法要旨，那我也懒得多用心思啦。申师哥，师父传下号令，命本门弟子回到衡山聚齐，那么方师哥他们要押着林震南夫妇到衡山了。不知那辟邪剑法的传人是怎样一副德性。”

林平之听到父母健在，却给人押解去衡山，心头大震之下，既感欢喜，又觉难受。

那姓申的笑道：“再过几天，你就见到了，不妨向他领教领教辟邪剑法的功夫。”

突然咯的一声，窗格推开。林平之吃了一惊，只道被他们发现了行迹，待要奔逃，突然间豁喇一声，一盆热水兜头泼下，他险些惊呼出声，跟着眼前一黑，房内熄了灯火。

林平之惊魂未定，只觉一条条水流从脸上淋下，臭烘烘的，才知是姓吉的将洗脚水从窗中泼将出来，淋了他一身。对方虽非故意，自己受辱却也不小，但想既探知了父母的消息，别说是洗脚水，便是尿水粪水，淋得一身又有何妨？此刻万籁俱寂，倘若就此走开，只怕给二人知觉，且待他们睡熟了再说。当下仍靠在窗下的墙上不动，过了好一会，听得房中鼾声响起，这才慢慢站起。

一回头，猛见一个长长的影子映在窗上，一晃一晃地抖动，他惕然心惊，急忙矮身，见窗格兀自摆动，原来那姓吉的倒了洗脚水后没将窗格闩上。林平之心想：“报仇雪恨，正是良机！”右手拔出腰间长剑，左手轻轻拉起窗格，轻跨入房，放下窗格。月光从窗纸中透将进来，只见两边床上各睡着一人。一人朝里而卧，头发微秃，另一人仰天睡着，颊下生着一丛如乱茅草般的短须。床前的桌上放着五个包裹，两柄长剑。

林平之提起长剑，心想：“一剑一个，犹如探囊取物一般。”正要向那仰天睡着的汉子颈中砍去，心下又想：“我此刻偷偷摸摸地杀此二人，岂是英雄好汉的行径？他日我练成了家传武功，再来诛灭青城群贼，方是大丈夫所为。”当下慢慢将五个包裹

提去放在靠窗桌上，轻轻推开窗格，跨了出来，将长剑插在腰里，取过包裹，将三个负在背上缚好，双手各提一个，一步步走向后院，生恐发出声响，惊醒了二人。

他打开后门，走出镖局，辨明方向，来到南门。其时城门未开，走到城墙边的一个土丘之后，倚着土丘养神，唯恐青城派二人知觉，追赶前来，心中不住怦怦而跳。直等到天亮开城，他一出城门，立时发足疾奔，一口气奔了十数里，这才心下大定，自离福州城以来，直至此刻，胸怀方得一畅。见前面道旁有家小面店，进店去买碗面吃，他仍不敢多有耽搁，吃完面后，伸手到包裹中去取银两会钞，摸到一小锭银子付帐。店家将店中所有铜钱拿出来做找头，兀自不足。林平之一路上低声下气，受人欺辱，这时候将手一摆，大声道：“都收下吧，不用找了！”终于回复了大少爷、少镖头的豪阔气概。

又行三十余里后，来到一个大镇，林平之到客店中开了间上房，闭门关窗，打开五个包裹，见四个包裹中都是黄金白银、珠宝首饰，第五个小包中是只锦缎盒子，装着一对五寸来高的羊脂玉马，心想：“我镖局一间长沙分局，便存有这许多财宝，也难怪青城派要生觊觎之心。”当下将一些碎银两取出放在身边，将五个包裹并作一包，负在背上，到市上买了两匹好马，两匹马替换乘坐，每日只睡两三个时辰，连日连夜地赶路。

不一日到了衡山，一进城，便见街上来来去去的甚多江湖汉子，林平之只怕撞到方人智等人，低下了头，径去投店。哪知连问了数家，都已住满了。店小二道：“再过两天，便是刘大爷金盆洗手的好日子，小店住满了贺客，你家到别处问问吧！”

林平之只得往僻静的街道上找去，又找了三处客店，才寻得一间小房，寻思：“我虽然涂污了脸，但方人智那厮甚是机灵，只怕还是给他认了出来。”到药店中买了三张膏药，贴在脸上，把双眉拉得垂了下来，又将左边嘴角拉得翻了上去，露出半副牙齿，在镜中一照，但见这副尊容说不出的猥琐，自己也觉可憎之极；又将那装满金银珠宝的大包裹贴肉缚好，再在外面罩上布衫，微微弯腰，登时变成了一个背脊隆起的驼子，心想：“我这么一副怪模样，便爹妈见了也认我不出，那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吃了一碗排骨大面，便到街上闲荡，心想最好能撞到父母，否则只须探听到青城派的一些讯息，也大有裨益。走了半日，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他在街边买了个洪油斗笠，戴在头上，眼见天边黑沉沉的，殊无停雨之象，转过一条街，见一间茶馆中坐满了人，便进去找了个座头。茶博士泡了壶茶，端上一碟南瓜子、一碟蚕豆。

他喝了杯茶，咬着瓜子解闷，忽听有人说道：“驼子，大伙儿坐坐行不行？”那人也不等林平之回答，大刺刺便坐将下来，跟着又有两人打横坐下。

林平之初时浑没想到那人是对自己说话，一怔之下，才想到“驼子”乃是自己，忙陪笑道：“行，行！请坐，请坐！”只见这三人都身穿黑衣，腰间挂着兵刃。

这三条汉子自顾自地喝茶聊天，再也没去理会林平之。一个年轻汉子道：“这次刘三爷金盆洗手，场面当真不小，离正日还有两天，衡山城里就已挤满了贺客。”另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汉子道：“那自然啦。衡山派本身已有多大的威名，再加五岳剑派联手，声势浩大，哪一个不想跟他们结交结交？再说，刘正风刘三爷武功了得，三十六手‘回风落雁剑’，号称衡山派第二把高手，只比掌门人莫大先生稍逊一筹。平时

早有人想跟他套交情了。只是他一不做寿，二不娶媳，三不嫁女，没什么交情好套。这一次金盆洗手的大喜事，武林群豪自然闻风而集。我看明后天两日，衡山城中还有得热闹呢。”

另一个花白胡子道：“若说都是来跟刘正风套交情，那倒不见得，咱哥儿三个就并非为此而来，是不是？刘正风金盆洗手，那是说从今而后再也不出拳动剑，决不过问武林中的是非恩怨，江湖上算是没了这号人物。他既立誓决不使剑，他那三十六路‘回风落雁剑’的剑招再高，又有什么用处？一个会家子金盆洗手，便跟常人无异，再强的高手也如废人了。旁人跟他套交情，又图他个什么？”那年轻人道：“刘三爷今后虽不再出拳使剑，但他总是衡山派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交上了刘三爷，便是交上了衡山派，也就是交上了五岳剑派哪！”那花白胡子冷笑道：“结交五岳剑派，你配么？”

那瞎子道：“彭大哥，话可不是这么说。人在江湖多一个朋友不多，少一个冤家不少。五岳剑派虽然武艺高，声势大，人家可也没将江湖上的朋友瞧低了。他们倘真骄傲自大，不将旁人放在眼里，怎么衡山城中又有这许多贺客呢？”

那姓彭的花白胡子哼了一声，不再说话，过了一会，才轻声道：“多半是趋炎附势之徒，老子瞧着心头有气。”

林平之只盼这三人不停谈下去，或许能听到些青城派的讯息，哪知这三人话不投机，各自喝茶，却不再说话了。

忽听得背后有人低声说道：“王二叔，听说衡山派这位刘三爷还只五十来岁，正当武功鼎盛的时候，为什么忽然要金盆洗手？那不是辜负了这副好身手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武林中人金盆洗手，原因很多。倘若是黑道上的大盗，一生作的孽多，洗手之后，这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算是从此不干了，那一来是改过迁善，给儿孙们留个好名声；二来地方上如有大案发生，也好洗脱了自己嫌疑。刘三爷家财富厚，衡山刘家已发了几代，这一节当然跟他没干系。”另一人道：“是啊，那是全不相干。”

那王二叔道：“学武的人，一辈子动刀动枪，不免杀伤人命，多结冤家。一个人临到老来，想到江湖上仇家众多，不免有点儿寝食不安，像刘三爷这般广邀宾客，扬言天下，说道从今而后再也不动刀剑了，那意思是说，他的仇家不必担心他再去报复，却也盼他们别再来找他麻烦。”那年轻人道：“王二叔，我瞧这样干很是吃亏。”那王二叔道：“为什么吃亏？”那年轻人道：“刘三爷固然是不去找人家了，人家却随时可来找他。如果有人要害他性命，刘三爷不动刀动剑，岂不是任人宰割，没法还手吗？”那王二叔笑道：“后生家当真没见识。人家真要杀你，又哪有不还手的？再说，像衡山派那样的声势，刘三爷那样高的武功，他不去找人家麻烦，别人早已拜神还愿、上上大吉了，哪里有人吃了狮子心、豹子胆，敢去找他老人家的麻烦？就算刘三爷他自己不动手，刘门弟子众多，又有哪一个是好惹的？你这可真叫做杞人忧天了。”

坐在林平之对面的花白胡子自言自语：“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之上更有能人。又有谁敢自称天下无敌？”他说的声音甚低，后面二人没听见。

只听那王二叔又道：“还有些开镖局子的，要是赚得够了，急流勇退，趁早收业，金盆洗手，不再在刀头上找这卖命钱，也算得是聪明见机之举。”这几句话钻入林平

之耳中，当真惊心动魄，心想：“我爹爹倘若早几年便急流勇退，金盆洗手，却又如何？”

只听那花白胡子又在自言自语：“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可是当局者迷，这‘急流勇退’四个字，却又谈何容易？”那瞎子道：“是啊，因此这几天我老听人家说：‘刘三爷的声名正当如日中天，突然急流勇退，委实了不起，令人好生钦佩’。”

突然间左首桌上有个身穿绸衫的中年汉子说道：“兄弟日前在武汉三镇，听得武林中的同道说起，刘三爷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那瞎子转身道：“武汉的朋友们却怎样说，这位朋友可否见告？”那人笑了笑，说道：“这种话在武汉说说不打紧，到得衡山城中，就不能随便乱说了。”另一个矮胖子粗声粗气地道：“这件事知道的人着实不少，你又何必装得莫测高深？大家都在说，刘三爷只因为武功太高，人缘太好，这才不得不金盆洗手。”

他说话声音很大，茶馆中登时有许多眼光都射向他的脸上。好几个人齐声问道：“为什么武功太高，人缘太好，便须退出武林，这岂不奇怪？”

那矮胖汉子得意洋洋地道：“不知内情的人自然觉得奇怪，知道了却毫不希奇了。”有人便问：“那是什么内情？”那矮胖子只是微笑不语。隔着几张桌子的一个瘦子冷冷地道：“你们多问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信口胡吹。”那矮胖汉子受激不过，大声道：“谁说我不知道？刘三爷金盆洗手，那是为了顾全大局，免得衡山派中发生门户之争。”

好几人七嘴八舌地道：“什么顾全大局？”“什么门户之争？”“难道他们师兄弟之间有意见么？”

那矮胖子道：“外边的人虽说刘三爷是衡山派的第二把高手，可是衡山派自己，上上下下却都知道，刘三爷在这三十六路‘回风落雁剑’上的造诣，早已高出掌门人莫大先生很多。莫大先生一剑能刺落三头大雁，刘三爷一剑却能刺落五头。刘三爷门下的弟子，个个又胜过莫大先生门下的。眼下形势已越来越不对，再过得几年，莫大先生的声势一定会给刘三爷压了下去，听说双方在暗中已冲突过好几次。刘三爷家大业大，不愿跟师兄争这虚名，因此要金盆洗手，以后便安安稳稳做他的富家翁了。”

好几人点头道：“原来如此。刘三爷深明大义，很难得啊。”又有人道：“那莫大先生可就不对了，他逼得刘三爷退出武林，岂不是削弱了自己衡山派的声势？”那身穿绸衫的中年汉子冷笑道：“天下事情，哪有面面都顾得周全的？我只要坐稳掌门人的位子，本派声势增强也好，削弱也好，那是管他娘的了。”

那矮胖子喝了几口茶，将茶壶盖敲得当当直响，叫道：“冲茶，冲茶！”又道：“所以哪，这明明是衡山派中的大事，各门各派中都有贺客到来，可是衡山派自己……”

他说到这里，忽然间门口咿咿呀呀地响起了胡琴之声，有人唱道：“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嗓门拉得长长的，声音甚是苍凉。众人一齐转头望去，只见一张板桌旁坐了个身材瘦长的老者，脸色枯槁，披一件青布长衫，洗得青中泛白，形状落拓，显是个唱戏讨钱的。那矮胖子喝道：“鬼叫一般，嘈些什么？打断了老子的话头。”那老者立时放低了琴声，口中仍哼着：“金沙灘……双龙会……一战败了……”

有人问道：“这位朋友，刚才你说各门各派都有贺客到来，衡山派自己却又怎样？”那矮胖子道：“刘三爷的弟子们，当然在衡山城中到处迎客招呼。但除了刘三爷的亲传弟子之外，你们在城中可遇着了衡山派的其他弟子没有？”众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道：“是啊，怎么一个也不见？这岂非太不给刘三爷面子吗？”

那矮胖子向那身穿绸衫的汉子笑道：“所以哪，我说你胆小怕事，不敢提衡山派中的门户之争，其实有什么相干？衡山派的人压根儿不会来，又有谁听见了？”

忽然间胡琴之声渐响，调门一转，那老者唱道：“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一个年轻人喝道：“别在这里惹厌了，拿钱去吧！”手一扬，一串铜钱飞将过去，啪的一声，不偏不倚地正落在那老者面前，手法甚准。那老者道了声谢，收起铜钱。

那矮胖子赞道：“原来老弟是暗器名家，这一手可帅得很哪！”那年轻人笑了笑，道：“不算得什么？这位大哥，照你说来，莫大先生当然不会来了！”那矮胖子道：“他怎么会来？莫大先生和刘三爷师兄弟俩势成水火，一见面便要拔剑动手。刘三爷既然让了一步，他也该心满意足了。”

那卖唱老者忽然站起，慢慢走到他身前，侧头瞧了他半晌。那矮胖子怒道：“老头子干什么？”那老者摇头道：“你胡说八道！”转身走开。矮胖子大怒，伸手正要往他后心抓去，忽然眼前青光一闪，一柄细细的长剑晃向桌上，叮叮叮地响了几下。

那矮胖子大吃一惊，纵身后跃，生怕长剑刺到他身上，却见那老者缓缓将长剑从胡琴底部插入，剑身尽没。原来这柄剑藏在胡琴之中，剑刃通入胡琴的把手，从外表看来，谁也不知这把残旧的胡琴内竟会藏有兵刃。那老者又摇了摇头，说道：“你胡说八道！”缓缓走出茶馆。众人目送他背影在雨中消失，苍凉的胡琴声隐隐约约传来。

忽然有人“啊”的一声惊呼，叫道：“你们看，你们看！”众人顺着他手指所指之处瞧去，只见那矮胖子桌上放着的七只茶杯，每一只都给削去了半寸来高的一圈。七个瓷圈跌在茶杯之旁，茶杯却一只也没倾倒。

茶馆中的几十个人都围了拢来，纷纷议论。有人道：“这人是谁？剑法如此厉害？”有人道：“一剑削断七只茶杯，茶杯却一只不倒，当真神乎其技。”有人向那矮胖子道：“幸亏那位老先生剑下留情，否则老兄的头颈，也和这七只茶杯一模一样了。”又有人道：“这老先生当然是位成名的高手，又怎能跟常人一般见识？”

那矮胖子瞧着七只半截茶杯，只怔怔发呆，脸上已没半点血色，对旁人的言语一句也没听进耳中。那身穿绸衫的中年人道：“是么？我早劝你少说几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眼前衡山城中卧虎藏龙，不知有多少高人到了。这位老先生，定是莫大先生的好朋友，他听得你背后议论莫大先生，自然要教训教训你了。”

那花白胡子忽然冷冷地道：“什么莫大先生的好朋友？他自己就是衡山派掌门、‘潇湘夜雨’莫大先生！”

众人又都一惊，齐问：“什么？他……他便是莫大先生？你怎么知道？”

那花白胡子道：“我自然知道。莫大先生爱拉胡琴，一曲《潇湘夜雨》，听得人眼泪也会掉下来。‘琴中藏剑，剑发琴音’这八字，是他老先生武功的写照。各位既到衡山城来，怎会不知？这位兄台刚才说什么刘三爷一剑能刺五头大雁，莫大先生却只能刺得三头。他便一剑削断七只茶杯给你瞧瞧。茶杯都能削断，刺雁又有何难？因此

他要骂你胡说八道了。”

那矮胖子兀自惊魂未定，垂头不敢作答。那穿绸衫的汉子会了茶钱，拉了他便走。

茶馆中众人见到“潇湘夜雨”莫大先生显露了这一手惊世骇俗的神功，无不心寒，均想适才那矮子称赞刘正风而对莫大先生颇有微词，自己不免随声附和，说不定便此惹祸上身，各人纷纷会了茶钱离去，顷刻之间，一座闹哄哄的茶馆登时冷冷清清。除了林平之外，便只角落里两个人伏在桌上打盹。

林平之瞧着七只半截茶杯和从茶杯上削下来的七个瓷圈，寻思：“这老人模样猥琐，似乎伸一根手指便能将他推倒，哪知他长剑一晃，便削断了七只茶杯。我若不出福州，焉知世上竟有这等人物？我在福威镖局中坐井观天，只道江湖上再厉害的好手，至多也不过和我爹爹在伯仲之间。唉！我若能拜得此人为师，苦练武功，或者尚能报得大仇，否则是终身无望了。”又想：“我何不去寻找这位莫大先生，苦苦哀恳，求他救我父母，收我为弟子？”刚站起身来，突然又想：“他是衡山派的掌门人，五岳剑派和青城派互通声气，他怎肯为我一个毫不相干之人去得罪朋友？”言念及此，复又颓然坐倒。

忽听得一个清脆娇嫩的声音说道：“二师哥，这雨老是不停，溅得我衣裳快湿透了，在这里喝杯茶去。”

林平之心中一凛，认得便是救了他性命的那卖酒丑女的声音，急忙低头。只听另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好罢，喝杯热茶暖暖肚。”两个人走进茶馆，坐在林平之斜对面的一个座头。林平之斜眼瞧去，果见那卖酒少女一身青衣，背向着自己，打横坐着的是那自称姓萨、冒充少女祖父的老者，心道：“原来他二人是师兄妹，却乔装祖孙，到福州城来有所图谋。却不知他们又为什么要救我？说不定他们知道我爹娘的下落。”

茶博士收拾了桌上的残杯，泡上茶来。那老者一眼见到旁边桌上的七只半截茶杯，不禁“咦”的一声低呼，道：“小师妹，你瞧！”那少女也十分惊奇，道：“这一手功夫好了得，是谁削断了七只茶杯？”

那老者低声道：“小师妹，我考你一考，一剑七出，砍金断玉，这七只茶杯，是谁削断的？”那少女微嗔道：“我又没瞧见，怎知是谁削……”突然拍手笑道：“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三十六路回风落雁剑，第十七招‘一剑落九雁’，这是刘正风刘三爷的杰作。”那老者笑着摇头道：“只怕刘三爷的剑法还不到这造诣，你只猜中了一半。”那少女伸出食指，指着他笑道：“你别说下去，我知道了。这……这……这是‘潇湘夜雨’莫大先生！”

突然间七八个声音一齐响起，有的拍手，有的轰笑，都道：“师妹好眼力。”

林平之吃了一惊：“哪里来了这许多人？”斜眼瞧去，只见本来伏在桌上打瞌睡的两人已站了起来，另有四人从茶馆内堂走出来，有的是脚夫打扮，有个手拿算盘，是个做买卖的模样，更有个肩头蹲着头小猴儿，似是要猴儿戏的。

那少女笑道：“哈，一批下三滥的原来都躲在这里，倒吓了我一大跳！大师哥呢？”那耍猴儿的笑道：“怎么一见面就骂我们是下三滥的？”那少女笑道：“偷偷躲起来吓人，怎么不是江湖上下三滥的勾当？大师哥怎地不跟你们在一起？”

那耍猴儿的笑道：“别的不问，就只问大师哥。见了面还没说得两三句话，就连

问两三句大师哥？怎么又不问问你六师哥？”那少女顿足道：“呸！你这猴儿好端端地在这儿，又没死，又没烂，多问你干吗？”那耍猴儿的笑道：“大师哥又没死，又没烂，你却又问他干吗？”那少女嗔道：“我不跟你说了。四师哥，只有你是好人，大师哥呢？”那脚夫打扮的人还未回答，已有几个人齐声笑道：“只有四师哥是好人，我们都是坏人了。老四，偏不跟她说。”那少女道：“希罕吗？不说就不说。你们不说，我和二师哥在路上遇见一连串希奇古怪的事儿，也别想我告诉你们半句。”

那脚夫打扮的人一直没跟他说笑，似是个淳朴木讷之人，这时才道：“我们昨儿跟大师哥在衡阳分手，他叫我们先来。这会儿多半他酒也醒了，就会赶来。”那少女微微皱眉，道：“又喝醉了？”那脚夫打扮的人道：“是。”那手拿算盘的道：“这一回可喝得好痛快，从早晨喝到中午，又从中午喝到傍晚，少说也喝了二三十斤好酒！”那少女道：“这岂不喝坏了身子？你怎不劝劝他？”那拿算盘的人伸了伸舌头，道：“大师哥肯听人劝，真是太阳从西边出啦。除非小师妹劝他，他或许还这么少喝一斤半斤。”众人都笑了起来。

那少女道：“为什么又大喝起来？遇到了什么高兴事么？”那拿算盘的道：“这可得问大师哥自己了。他多半知道到得衡山城，就可和小师妹见面，一开心，便大喝特喝起来。”那少女道：“胡说八道！”但言下显然颇为欢喜。

林平之听着他们师兄妹说笑，寻思：“听他们话中说来，这姑娘对他大师兄似乎颇有情意。然而这二师哥已这样老，大师哥当然更加老了，这姑娘不过十六七岁，怎么去爱上个糟老头儿？”转念一想，登时明白：“啊，是了。这姑娘满脸麻皮，相貌实在太过难看，谁也瞧她不上，因此只好去爱上一个老年丧偶的酒鬼。”

只听那少女又问：“大师哥昨天一早便喝酒了？”

那耍猴儿的道：“不跟你说个一清二楚，反正你也不放过我们。昨儿一早，我们七个人正要动身，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那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还捉了一头小猴儿，喏，就是这家伙了。’说着指指肩头上的猴儿。这猴儿的后腿被一根麻绳缚着，系住在他手臂上，不住地摸头搔腮，挤眉弄眼，神情甚是滑稽。”

那少女瞧瞧那猴儿，笑道：“六师哥，难怪你外号叫作六猴儿，你和这只小东西，真个是一对兄弟。”

那六猴儿板起了脸，一本正经地道：“我们不是亲兄弟，是师兄弟。这小东西是我的师哥，我是老二。”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那少女笑道：“好啊，你敢绕了弯子骂大师哥，瞧我不告你一状，他不踢你几个筋斗才怪！”又问：“怎么你兄弟又到了你手里？”六猴儿道：“我兄弟？你说这小畜生吗？唉，说来话长，头痛头痛！”那少女笑道：“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定是大师哥把这猴儿要了来，叫你照管，盼这小东西也酿一葫芦酒给他喝。”六猴儿道：“果真是一……”他似乎本想说“一屁弹中”，但只说了个“一”字，随即忍住，转口道：“是，

是，你猜得对。”

那少女微笑道：“大师哥就爱搞这些古里古怪的玩意儿。猴儿在山里才会做酒，给人家捉住了，又怎肯去采果子酿酒？你放它去采果子，它怎不跑了？”她顿了一顿，笑道：“否则的话，怎么又不见咱们的六猴儿酿酒呢？”

六猴儿板起脸道：“师妹，你不敬师兄，没上没下地乱说。”那少女笑道：“啊唷，这当儿摆起师兄架子来啦。六师兄，你还是没说到正题，大师哥又怎地从早到晚喝个不停。”

六猴儿道：“是了，当时大师哥也不嫌脏，就向那叫化子讨酒喝，啊唷，这叫化子身上污垢足足有三寸厚，烂衫上白虱钻进钻出，眼泪鼻涕，满脸都是，多半葫芦中也有不少浓痰鼻涕……”那少女掩口皱眉，道：“别说啦，叫人听得恶心。”六猴儿道：“你恶心，大师哥才不恶心呢，那化子说：三葫芦猴儿酒，喝得只剩下这大半葫芦，决不肯给人的。大师哥拿出一两银子来，说一两银子喝一口。”那少女又好气，又好笑，啐道：“馋嘴鬼。”

那六猴儿道：“那化子这才答允了，接过银子，说道：‘只许一口，多喝可不成！’大师哥道：‘说好一口，自然是一口！’他把葫芦凑到嘴上，张口便喝。哪知他这一口好长，只听得骨嘟骨嘟直响，一口气可就把大半葫芦酒都喝干了。原来大师哥使出师父所授的气功来，竟不换气，犹似乌龙取水，把大半葫芦酒喝得滴酒不剩。”

众人听到这里，一齐哈哈大笑。

那六猴儿又道：“小师妹，昨天你如在衡阳，亲眼见到大师兄喝酒的这一路功夫，那真非叫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可。他‘神凝丹田，息游紫府，身若凌虚而超华岳，气如冲霄而撼北辰’，这门气功当真使得出神入化，奥妙无穷。”那少女笑得直打跌，骂道：“瞧你这贫嘴鬼，把大师哥形容得这般缺德。哼，你取笑咱们气功的口诀，可小心些！”

六猴儿笑道：“我这可不是瞎说。这里六位师兄师弟，大家都瞧见的。大师哥是不是使气功喝那猴儿酒？”旁边的几人都点头道：“小师妹，那确是真的。”

那少女叹了口气，道：“这功夫可有多难，大家都不会，偏他一个人会，却拿去骗叫化子的酒喝。”语气中似颇有憾，却也不无赞誉之意。

六猴儿道：“大师哥喝得葫芦底朝天，那化子自然不依，拉住他衣衫直嚷，说道明明只许喝一口，怎地将大半葫芦酒都喝干了。大师哥笑道：‘我确实只喝一口，你瞧我透过气没有？不换气，就是一口。咱们又没说是一大口，一小口。其实我还只喝了半口，一口也没喝足。一口一两银子，半口只值五钱。还我五钱银子来！’”

那少女笑道：“喝了人家的酒，还赖人家钱？”六猴儿道：“那叫化急得要哭了。大师哥道：‘老兄，瞧你这么着急，定是个好酒的君子！来来来，我做东道，请你喝个大醉。’便拉着他上了街旁的酒楼，两人你一碗我一碗地喝个不停。我们等到中午，他二人还在喝。大师哥向那化子要了猴儿，交给我照看。等到午后，那叫化醉倒在地，爬不起来了，大师哥自个儿还在自斟自饮，不过说话的舌头也大了，叫我们先来衡山，他随后便来。”

那少女道：“原来这样。”她沉吟半晌，道：“那叫化子是丐帮中的么？”那脚夫模

样的人摇头道：“不是，他不会武功，背上也没口袋。”

那少女向外面望了一会，见雨兀自淅沥不停，自言自语：“倘若昨儿跟大伙一起来了，今日便不用冒雨赶路。”

六猴儿道：“小师妹，你说你和二师哥在道上遇到许多希奇古怪的事儿，这好跟咱们说了吧。”那少女道：“你急什么，待会见到大师哥再说不迟，免得我又多说一遍。你们约好在哪里相会的？”六猴儿道：“没约好，衡山城又没多大，自然撞得到。好，你骗了我说大师哥喝猴儿酒的事，自己的事却又不说了。”

那少女似乎有些心神不属，道：“二师哥，请你跟六师哥他们说，好不好？”她向林平之的背影瞧了一眼，又道：“这里耳目众多，咱们先找客店，慢慢再说吧。”

另一个身材高高的人一直没说话，此刻说道：“衡山城里大大小小店栈都住满了贺客，咱们又不愿去打搅刘府，待会儿会到大师兄，大伙儿到城外寺庙祠堂歇足吧。二师哥，你说怎样？”此时大师兄未至，这老者自成了众同门的首领，他点头说道：“好！咱们就在这里等吧。”

六猴儿最是心急，低声道：“这驼子多半是个颠子，坐在这里半天了，动也不动，理他作甚？二师哥，你和小师妹到福州去，探到了什么？福威镖局给青城派铲了，那么林家真的没真实武功？”

林平之听他们忽然说到自己镖局，更加凝神倾听。

那老者说道：“我和小师妹在长沙见到师父，师父他老人家叫我们到衡山城来，跟大师哥和众位师弟相会。福州的事，且不忙说。莫大先生为什么忽然在这里使这招‘一剑落九雁’？你们都瞧见了，是不是？”六猴儿道：“是啊。”抢着将众人如何议论刘正风金盆洗手、莫大先生如何忽然出现、惊走众人的情形一一说了。

那老者“嗯”了一声，隔了半晌，才道：“江湖上都说莫大先生跟刘三爷不和，这次刘三爷金盆洗手，莫大先生却又如此行踪诡秘，真叫人猜想不透其中缘由。”那手拿算盘的人道：“二师哥，听说泰山派掌门人天门真人亲身驾到，已到了刘府。”那老者道：“天门真人亲身驾到？刘三爷好大的面子啊。天门真人既在刘府歇足，要是衡山派莫刘师兄弟当真内讧，刘三爷有天门真人这样一位硬手撑腰，莫大先生就未必能讨得了好去。”

那少女道：“二师哥，那么青城派余观主却又帮谁？”

林平之听到“青城派余观主”六个字，胸口重重一震，便似被人当胸猛力捶了一拳。

六猴儿等纷纷道：“余观主也来了？”“请得动他下青城可真不容易。”“这衡山城中可热闹啦，高手云集，只怕要有一场龙争虎斗。”“小师妹，你听谁说余观主也来了？”

那少女道：“又用得着听谁说，我亲眼见到他来着。”六猴儿道：“你见到余观主了？在衡山城？”那少女道：“不但在衡山城见到，在福建见到了，在江西也见到了。”

那手拿算盘的人道：“余观主干吗去福建？小师妹，你一定不知道的了。”

那少女道：“五师哥，你不用激我。我本来要说，你一激，我偏偏不说了。”六猴儿道：“这是青城派的事，就算给旁人听去了也不打紧。二师哥，余观主到福建去干什么？你们怎么见到他的？”

那老者道：“大师哥还没来，雨又不停，左右无事，让我从头说起吧。大家知道了前因后果，日后遇上了青城派的人，也好心中有个底。去年腊月里，大师哥在汉中打了青城派的侯人英、洪人雄……”

六猴儿突然“嘿”的一声，笑了出来。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什么好笑？”六猴儿笑笑道：“我笑这两个家伙妄自尊大，什么人英、人雄的，居然给江湖上叫做什么‘英雄豪杰，青城四秀’，反不如我老实实在地叫做‘陆大有’，什么事也没有。”那少女道：“怎么会什么事也没有？你倘若不姓陆，不叫陆大有，在同门中恰好又排行第六，外号怎么会叫做六猴儿呢？”陆大有笑道：“好，打从今儿起，我改名为‘陆大无’。”

另一人道：“你别打断二师哥的话。”陆大有道：“不打破就不打破！”却“嘿”了一声，又笑了出来。那少女皱眉道：“又有什么好笑，你就爱捣乱！”

陆大有笑道：“我想起侯人英、洪人雄两个家伙给大师哥踢得连跌七八个筋斗，还不知踢他们的人是谁，更不知好端端的为什么挨打。原来大师哥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字就生气，一面喝酒，一面大声叫道：‘狗熊野猪，青城四兽。’这侯洪二人自然大怒，上前动手，却给大师哥从酒楼上直踢了下来，哈哈！”

林平之只听得心怀大畅，对这个“大师哥”突然大生好感，他虽和侯人英、洪人雄素不相识，但这二人是方人智、于人豪的师兄弟，给这位“大师哥”踢得滚下酒楼，狼狈可知，正是代他出了一口恶气。

那老者道：“大师哥打了侯洪二人，当时他们不知道大师哥是谁，事后自然查了出来。于是余观主写了封信给师父，措词倒很客气，说道自己管教弟子不严，得罪了贵派高足，特此驰书道歉什么的。”陆大有道：“这姓余的也当真奸猾得紧，他写信来道歉，其实还不是向师父告状？害得大师哥在大门外跪了一日一夜，众师兄弟一致求情，师父才饶了他。”那少女道：“什么饶了他，还不是打了三十下棍子？”陆大有道：“我陪着大师哥，也挨了十下。嘿嘿，不过瞧着侯人英、洪人雄那两个小子滚下楼去的狼狈相，挨十下棍子也值得，哈哈，哈哈！”

那高个子道：“瞧你这副德性，一点也没悔改之心，这十棍算是白打了。”陆大有道：“我怎么悔改啊，大师哥要踢人下楼，我还有本事阻得住他么？”那高个子道：“但你从旁劝几句也是好的。师父说得一点不错：‘陆大有嘛，从旁劝解是决计不会的，多半还是推波助澜地起哄，打十棍！’哈哈，哈哈！”旁人跟着笑了起来。

陆大有道：“这一次师父可真冤枉了我。你想大师哥出脚可有多快，这两位大英雄分从左右抢上，大师哥举起酒碗，骨嘟嘟地只喝酒。我叫道：‘大师哥，小心！’却听得啪啪两响，跟着呼呼两声，两位大英雄从楼梯上披星戴月、马不停蹄，扑通、扑通地一股劲儿往下滚。我只想看得仔细些，也好学一学大师哥这一脚‘豹尾脚’的绝招，可是我看也来不及看，哪里还来得及学？推波助澜，更加不消提了。”

那高个子道：“六猴儿，我问你，大师哥叫嚷‘狗熊野猪，青城四兽’之时，你有没有跟着叫，你跟我老实说。”陆大有嘻嘻一笑，道：“大师哥既然叫开了，咱们做师弟的，岂有不随声附和、以壮声势之理？难道你叫我反去帮青城派来骂大师哥么？”那高个子笑道：“这么看，师父他老人家就一点也没冤枉了你。”

林平之心道：“这六猴儿倒也是个好人，不知他们是哪一派的？”

那老者道：“师父他老人家训诫大师哥的话，大家须得牢记心中。师父说道：江湖上学武之人的外号甚多，个个都是过甚其辞，什么‘威震天南’，又是什么‘追风侠’、‘草上飞’等等，你又怎管得了这许多？人家要叫‘英雄豪杰’，你尽管让他叫。他的所作所为倘若确是英雄豪杰行径，咱们对他钦佩结交还来不及，怎能稍起仇视之心？但如他不是英雄豪杰，武林中自有公论，人人齿冷，咱们又何必理会？”众人听了，都点头称是。陆大有低声道：“倒是我这‘六猴儿’的外号好，包管没人听了生气。”

那老者微笑道：“大师哥将侯人英、洪人雄踢下楼去之事，青城派视为奇耻大辱，自然绝口不提，连本派弟子也少有人知道。师父谆谆告诫，不许咱们风声外泄，以免惹起不和。从今而后，咱们也别谈论了，提防给人家听了去，传扬开来。”

陆大有道：“其实青城派的功夫嘛，我瞧也不过是徒有虚名，得罪了他们，老实说也不怎么打紧……”

他一言未毕，那老者喝道：“六师弟，你别再胡说八道，小心我回去禀告师父，又打你十棍。大师哥以一招‘豹尾脚’将人家踢下楼去，一来趁人不备，二来大师哥是我派出类拔萃的人物，非旁人可及。你有没有本事将人家踢下楼去？”

陆大有伸了伸舌头，摇手道：“你别拿我跟大师哥比。”

那老者脸色郑重，说道：“青城派掌门余观主，实是当今武林中的奇才怪杰，谁要小觑了他，那就非倒霉不可。小师妹，你是见过余观主的，你觉得他怎样？”

那少女道：“余观主吗？他出手毒辣得很。我……我见了他很害怕，以后我……我再也不愿见他了。”语音微微发颤，似乎犹有余悸。陆大有道：“那余观主出手毒辣？你见到他杀了人吗？”那少女身子缩了缩，不答他的问话。

那老者道：“那天师父收了余观主的信，大怒之下，重重责打大师哥和六师弟，次日写了封信，命我送上青城山去……”

几名弟子都叫了起来：“原来那日你匆匆离山，是上青城去了？”那老者道：“是啊，当日师父命我不可向众位兄弟说起，以免旁生枝节。”陆大有问道：“那有什么枝节可生？师父只是做事把细而已。师父他老人家吩咐下来的事，自然大有道理，又有谁能不服了？”

那高个子道：“你知道什么？二师兄倘若对你说了，你定会向大师哥多嘴。大师哥虽然不敢违抗师命，但想些刁钻古怪的事来再去跟青城派捣蛋，却也大有可能。”

那老者道：“三弟说得是。大师哥江湖上的朋友多，他真要干什么事，也不一定要自己出手。师父跟我说，信中都是向余观主道歉的话，说顽徒胡闹，十分痛恨，本该逐出师门，只是这么一来，江湖上都道贵我两派由此生了嫌隙，反为不美，现下已将两名顽徒……”说到这里，向陆大有瞟了一眼。

陆大有大有愠色，悻悻地道：“我也是顽徒了！”那少女道：“拿你跟大师哥并列，难道辱没了你？”陆大有登时大为高兴，叫道：“对！对！拿酒来，拿酒来！”

但茶馆中卖茶不卖酒，茶博士奔将过来，说道：“哈你家，哈小店只有洞庭春、水仙、龙井、祁门、普洱、铁观音。哈你家，不卖酒，哈你家。”衡阳、衡山一带之人，

说话开头往往带个“哈”字，这茶博士尤其厉害。“你家”是“你老人家”的简略，乃是尊称。

陆大有道：“哈你家，哈你贵店不卖酒，哈我就喝茶不喝酒便了，哈你家。”那茶博士道：“是！是！哈你家。”在几把茶壶中冲满了滚水。

那老者又道：“师父信中说，现下已将两名顽徒重重责打，原当命其亲上青城，负荆请罪，只是两名顽徒挨打后受伤甚重，难以行走，特命二弟子劳德诺前来领责。此番事端全由顽徒引起，务望余观主看在青城、华山两派素来交好份上，勿予介怀，日后相见，亲自再向余观主谢罪。”

林平之心道：“原来你叫劳德诺。你们是华山派，五岳剑派之一。”想到信中说“两派素来交好”，不禁栗栗心惊：“这劳德诺和丑姑娘见过我两次，可别给他们认了出来。”

只听劳德诺又道：“我到得青城，那侯人英倒还罢了，那洪人雄却心怀不忿，几番出言讥嘲，伸手要和我较量……”

陆大有道：“他妈的，青城派的家伙这么恶！二师哥，较量就较量，怕他什么了？料这姓洪的也不是你的对手。”劳德诺道：“师父命我上青城山去道歉谢罪，可不是惹是生非去的。当下我隐忍不发，在青城山待了六日，直到第七日上，才由余观主接见。”陆大有道：“哼！好大的架子！二师哥，这六日六夜的日子，恐怕不大好过。”

劳德诺道：“青城弟子的冷嘲热讽，自然受了不少。好在我心中知道，师父所以派我去干这件事，不是因我武功上有什么过人之长，只是我年纪大，比起众位师弟来沉得住气，我越能忍耐，越能完成师命。他们可没料到，将我在青城山松风观中多留六日，于他们却没什么好处。我住在松风观里，一直没能见到余观主，自是十分无聊，第三日上，一早便起身散步，暗中做些吐纳功夫，以免将功课搁下荒疏了。我信步走到松风观后练武场旁，只见青城派有几十名弟子正在练把式。武林中观看旁人练功，乃是大忌，我自然不便多看，当即掉头回房。但便这么一瞥之间，已引起了我老大疑心。这几十名弟子人人使剑，显而易见，是在练一路相同的剑法，各人都是新学乍练，因此出招之际都颇生硬，至于是什么剑招，这么匆匆一瞥也瞧不清楚。我回房之后，越想越奇怪。青城派成名已久，许多弟子都是已入门一二十年，何况群弟子入门有先有后，怎么数十人同时起始学一路剑法？尤其练剑的数十人中，有号称‘青城四秀’的侯人英、洪人雄、于人豪和罗人杰四人在内。众位师弟，你们要是见到这种情景，那便如何推测？”

那手拿算盘的人说道：“青城派或许是新得了一本剑法秘笈，又或许是余观主新创一路剑法，因此上传授给众弟子。”

劳德诺道：“那时我也这么想，但仔细一想，却又觉不对。以余观主在剑法上的造诣修为，倘若新创剑招，这些剑招自是非同寻常。如是新得剑法秘笈遗篇，那么其中所传剑法一定甚高，否则他也决计瞧不上眼，要弟子练习，岂不练坏了本门剑法？既是高明的招数，那么寻常弟子就没法领悟，他多半是选择三四名武功最高的弟子来传授指点，决无四十余人同时传授之理。这倒似是教拳的武师开场子骗钱，哪里是名门正派的大宗师行径？第二天早上，我又自观前转到观后，经过练武场旁，见他们仍

在练剑。我不敢停步，晃眼间一瞥，记住了两招，想回来请师父指点。那时余观主仍然没接见我，我不免猜测青城派对我华山派大有仇视之心，他们新练剑招，说不定是为了对付我派之用，那就不得不防备一二。”

那高个子道：“二师哥，他们会不会在练一个新排的剑阵？”

劳德诺道：“那当然也大有可能。只是当时我见到他们都是作对儿拆解，攻的守的，使的都是一般招数，颇不像是练剑阵。到得第三天早上，我又散步经过练武场时，却见场上静悄悄的，竟一个人也没有了。我知他们是故意避我，心中只有疑虑更甚。我这样信步走过，远远望上一眼，又能瞧得见什么隐秘？看来他们果是为了对付本派而在练一门厉害剑法，否则何必对我如此顾忌？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思前想后，一直无法入睡，忽听得远处传来隐隐的兵刃撞击之声。我吃了一惊，难道观中来了强敌？我第一个念头便想：莫非大师哥受了师父责备，心中有气，杀进松风观来啦？他一个人寡不敌众，我说什么也得出去相助。这次上青城山，我没携带兵刃，仓促间无处找剑，只得赤手空拳地前往……”

陆大有突然赞道：“了不起！二师哥，你好胆色啊！叫我就敢赤手空拳地去迎战青城派掌门、松风观观主余沧海！”

劳德诺怒道：“六猴儿你说什么死话？我又不是说赤手空拳去迎战余观主，只是我担心大师哥遇险，明知危难，也只得挺身而出。难道你叫我躲在被窝里做缩头乌龟么？”

众师弟一听，都笑了起来。陆大有扮个鬼脸，笑道：“我是佩服你、称赞你啊，你又何必发脾气？”劳德诺道：“谢谢了，这等称赞，听着不见得怎么受用。”几名师弟齐声道：“二师哥快说下去，别理六猴儿打岔。”

劳德诺续道：“当下我悄悄起来，循声寻去，但听得兵刃撞击声越来越密，我心中跳得越厉害，暗想：咱二人身处龙潭虎穴，大师哥武功高明，或许还能全身而退，我这可糟了。耳听得兵刃撞击声是从后殿传出，后殿窗子灯火明亮，我矮着身子，悄悄走近，从窗缝中向内一张，这才透了口大气，险些儿失笑。原来我疑心生暗鬼，这几日余观主始终没理我，我胡思乱想，总是往坏事上去想。这哪里是大师哥寻仇生事来了？只见殿中有两对人在比剑，一对是侯人英和洪人雄，另一对是方人智和于人豪。”

陆大有道：“嘿！青城派的弟子好用功啊，晚间也不闲着，这叫做临阵磨枪，又叫作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劳德诺白了他一眼，微微一笑，续道：“只见后殿正中，坐着一个身穿青色道袍的矮小道人，约莫五十来岁年纪，脸孔瘦削，瞧他这副模样，最多不过七八十斤重。武林中都说青城掌门是个矮小道人，但若非亲见，怎知他竟是这般矮法，又怎能相信他便是名满天下的余观主？四周站满了数十名弟子，都目不转睛地瞧着四名弟子拆剑。我看得几招，便知这四人所拆的，正是这几天来他们所学的新招。”

“我知当时处境十分危险，若被青城派发觉了，不但我自身定会受重大羞辱，而传扬了出去，于本派声名也大有妨碍。大师哥一脚将位列‘青城四秀’之首的侯人英、洪人雄踢下楼去，师父他老人家虽责打大师哥，说他不守门规，惹是生非，得罪了朋友，但在师父心中，恐怕也是欢喜的。毕竟大师哥替本派争光，什么青城四秀，可挡

不了本派大弟子的一脚。但如我偷窥人家隐秘，给人家拿获，这可比偷人钱财还更不堪，回到山来，师父一气之下，多半便会将我逐出门墙。

“但眼见人家斗得热闹，此事说不定和我派大有干系，我又怎肯掉头不顾？我心中只说：‘只看几招，立时便走。’可是看了几招，又是几招。眼见这四人所使的剑法甚为希奇古怪，我生平可从来没见过，但说这些剑招有什么大威力，却又不像。我只是奇怪：‘这剑法并不见得有什么惊人之处，青城派干么要日以继夜地加紧修习？难道这路剑法，竟然便是我华山派剑法的克星么？看来也不见得。’又看得几招，实在不敢再看下去了，乘着那四人斗得正紧，当即悄悄回房。等到他四人剑招一停，止了声息，那便无法脱身了。以余观主这等高强的武功，我在殿外只须跨出一步，只怕立时便给他发觉。

“那天晚上，剑击声虽不绝传来，我却不敢再去看了。其实，我若早知他们是在余观主面前练剑，说什么也不敢去偷看，那也是阴错阳差，刚好撞上而已。六师弟恭维我有胆色，这可受之有愧。那天晚上你要是见到我吓得面无人色的那副德行，不骂二师哥是天下第一胆小鬼，我已多谢你啦。”

陆大有道：“不敢，不敢！二师哥你最多是天下第二。不过如果换了我，倒也不怕给余观主发觉。那时我吓得全身僵硬，大气不透，寸步难移，早就跟僵尸没什么分别。余观主本领再高，也决不会知道长窗之外，有我陆大有这么一号英雄僵尸。”众人尽皆绝倒。

劳德诺续道：“后来余观主终于接见我了。他言语说得很客气，说师父重责大师哥，未免太过见外了。华山、青城两派素来交好，弟子们一时闹着玩，就如小孩子打架一般，大人何必当真？当晚设筵请了我。次日清晨我向他告辞，余观主还一直送到松风观大门口。我是小辈，辞别时自须跪下磕头。我左膝一跪，余观主右手轻轻一托，就将我托了起来。他这股劲力当真了不起，我只觉全身虚飘飘的，半点力气也使不出来，他若要将我摔出十余丈外，或者将我连翻七八个筋斗，当时我是连半点反抗余地也没有。他微微一笑，问道：‘你大师哥比你入师门早了几年？你是带艺投师的，是不是？’我当时给他这么一托，一口气换不过来，隔了好半天才答：‘是，弟子是带艺投师的。弟子拜入华山派时，大师哥已在恩师门下十二年了！’余观主又笑了笑，说道：‘多十二年，嗯，多十二年！’”

那少女问道：“他说‘多十二年’，那是什么意思？”劳德诺道：“他当时脸上神气挺古怪，依我猜想，当是说我武功平平，大师哥就算比我多练了十二年功夫，也未必能好得了多少。”那少女嗯了一声，不再言语。

劳德诺续道：“我回到山上，向师父呈上余观主的回书。那封信写得礼貌周到，十分谦下，师父看后很高兴，问起松风观中的情状。我将青城群弟子夤夜练剑的事说了，师父命我照式试演。我只记得七八式，当即演了出来。师父一看之后，便道：‘这是福威镖局林家的辟邪剑法！’”

林平之听到这句话，忍不住身子一颤。

三 救难

劳德诺又道：“当时我问师父：‘林家这辟邪剑法威力很大么？青城派为什么这样用心修习？’师父不答，闭眼沉思半晌，才道：‘德诺，你入我门之前，已在江湖上闯荡多年，可曾听得武林之中，对福威镖局总镖头林震南的武功，如何评论？’我道：‘武林中朋友们说，林震南手面阔，交朋友够义气，大家都买他的账，不去动他的镖。至于手底下真实功夫怎样，我不大清楚。’师父道：‘是了！福威镖局这些年来兴旺发达，倒是江湖上朋友给面子的居多。你可曾听说，余观主的师父长青子少年之时，曾栽在林远图的辟邪剑下？’我道：‘林……林远图？是林震南的父亲？’师父道：‘不，林远图是林震南的祖父，福威镖局是他一手创办的。当年林远图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开创镖局，当真是打遍黑道无敌手。其时白道上英雄见他太过威风，也有去找他比试武艺的，长青子便因此而在他辟邪剑法下输了几招。’我道：‘如此说来，辟邪剑法果然是厉害得很了？’师父道：‘长青子输招之事，双方都守口如瓶，因此武林中都不知道。长青子前辈和你师祖是好朋友，曾对你师祖说起过，他自认这是他毕生的奇耻大辱，但自忖敌不过林远图，此仇终于难报。你师祖曾和他拆解辟邪剑法，想助他找出这剑法中的破绽，然而这七十二路剑法看似平平无奇，中间却藏有许多旁人猜测不透的奥妙，突然之间会变得迅速无比，如鬼似魅，令人难防。两人钻研了数月，一直没破解的把握。那时我刚入师门，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在旁斟茶侍候，看得熟了，你一试演，便知道这是辟邪剑法。唉，岁月如流，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林平之自被青城派弟子打得毫无招架之功，对家传武功早已信心全失，只盼另投明师，再报此仇，此刻听得劳德诺说起自己曾祖林远图的威风，不由得精神大振，心道：“原来我家的辟邪剑法果然非同小可，当年青城派和华山派的首脑人物尚且敌不过。然则爹爹怎么又斗不过青城派的后生小子？多半是爹爹没学到这剑法的奥妙厉害之处。”

只听劳德诺道：“我问师父：‘长青子前辈后来报了此仇没有？’师父道：‘比武输招，其实也算不得是什么仇怨。何况那时候林远图早已成名多年，是武林中众所钦服的前辈英雄，长青子却是个刚出道的小道士。后生小子输在前辈手下，又算得了什么？你师祖劝解了他一番，此事也就不再提了。后来长青子在三十六岁上便即逝世，说不定心中放不开此事，以此郁郁而终。事隔数十年，余沧海忽然率领群弟子一起练那辟邪剑法，那是什么缘故？德诺，你想那是什么缘故？’

“我说：‘瞧着松风观中众人练剑情形，人人神色郑重，难道余观主是要大举去找福威镖局的晦气，以报上代之仇？’师父点头道：‘我也这么想。长青子胸襟极狭，自

视又高，输在林远图剑底这件事，一定令他耿耿于怀，多半临死时对余沧海有什么遗命。林远图比长青子先死，余沧海要报师仇，只有去找林远图的儿子林仲雄，但不知如何，直挨到今日才动手。余沧海城府甚深，谋定后动，这一次青城派与福威镖局可要有一场大斗了。’

“我问师父：‘你老人家看来，这场争斗谁胜谁败？’师父笑道：‘余沧海的武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诣已在长青子之上。林震南的功夫外人虽不知底细，却多半及不上乃祖。一进一退，再加上青城派在暗而福威镖局在明，还没动上手，福威镖局已输了七成。倘若林震南事先得知讯息，邀得洛阳金刀王元霸相助，那么还可斗上一斗。德诺，你想不想去瞧瞧热闹？’我自是欣然奉命。师父便教了我几招青城派的得意剑法，以作防身之用。”

陆大有道：“咦，师父怎地会使青城派剑法？啊，是了，当年长青子跟咱们祖师爷拆招，要用青城派剑法对付辟邪剑法，师父在旁边都见到了。”

劳德诺道：“六师弟，师父他老人家武功的来历，咱们做弟子的不必多加推测。师父又命我不可和众同门说起，以免泄露了风声。但小师妹毕竟机灵，却给她探知讯息，缠着师父许她和我同行。我二人乔扮改装，假作在福州城外卖酒，每日到福威镖局去察看动静。别的没看到，就看到林震南教他儿子林平之练剑。小师妹瞧得直摇头，跟我说：‘这哪里是辟邪剑法了？这是邪辟剑法，邪魔一到，这位林公子便得辟易远避。’”

在华山群弟子哄笑声中，林平之满脸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寻思：“原来他二人早就到我局中来窥看多次，我们却毫不知觉，也真算得无能。”

劳德诺续道：“我二人在福州城外耽不了几天，青城派的弟子们就陆续到了。最先来的是方人智和于人豪二人。他二人每天到镖局中踹盘子，我和小师妹怕撞见他们，就没再去。那一日也是真巧，这位林公子居然到我和师妹开设的大宝号来光顾，小师妹只好送酒给他们喝了。当时我们还担心是给他瞧破了，故意上门来点穿的，但跟他一搭上口，才知他全然蒙在鼓里。这纨绔弟子什么都不懂，跟白痴也差不了什么。便在那时，青城派中两个最不成话的余人彦和贾人达，也到我们大宝号来光顾……”

陆大有鼓掌道：“二师哥，你和小师妹开设的大宝号，当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你们在福建可发了大财哪！”

那少女笑道：“那还用说么？二师哥早成了大财主，我托他大老板的福，可也捞了不少油水。”众人尽皆大笑。

劳德诺笑道：“别瞧那林少镖头武功稀松平常，给咱们小师妹做徒儿也还不配，倒是挺有骨气。余沧海那不成材的小儿子余人彦瞎了眼睛，向小师妹动手动脚，口出调笑之言，那林公子居然伸手来抱打不平……”

林平之又惭愧，又愤怒，寻思：“原来青城派处心积虑，向我镖局动手，是为了报上代败剑之辱。来到福州的其实远不止方人智等四人。我杀不杀余人彦，可说毫不相干。”他心绪烦扰，劳德诺述说他如何杀死余人彦，就没怎么听进耳去，但听得劳德诺一面说，众人一面笑，显是讥笑他武功甚低，所使招数全不成话。

只听劳德诺又道：“当天晚上，我和小师妹又上福威镖局去察看，只见余观主率领了侯人英、洪人雄等十多个大弟子都已到了。我们怕给青城派的人发觉，站得远远

地瞧热闹，眼见他们将局中的镖头和趟子手一个个杀了，镖局派出去求援的众镖头，也都给他们治死了，一具具尸首送了回来，下的手可也真狠毒。当时我想，青城派上代长青子和林远图比剑而败，余观主要报此仇，只须去跟林震南父子比剑，胜了他们，也就是了，却何以下手如此狠毒？那定是为了给余人彦报仇。可是他们偏偏放过了林震南夫妻和林平之三人不杀，只是将他们逼出镖局。林家三口和镖局人众前脚出了镖局，余观主后脚就进去，大模大样地往大厅正中太师椅上一坐，这福威镖局算是叫他青城派给占啦。”

陆大有道：“他青城派想接手开镖局了，余沧海要做总镖头！”众人都哈哈一笑。

劳德诺道：“林家三口乔装改扮，青城派早就瞧在眼里，方人智、于人豪、贾人达三人奉命追踪擒拿。小师妹定要跟着去瞧热闹，于是我们两个又跟在方人智他们后面。到了福州城南山里的一家小饭铺中，方人智、于人豪、贾人达三个露脸出来，将林家三口都擒住了。小师妹说：‘林公子所以杀余人彦，是由我身上而起，咱们可不能见死不救。’我极力劝阻，说道咱们一出手，必定伤了青城、华山两家和气，何况余观主便在福州，我二人别要闹个灰头土脸。”

陆大有道：“二师哥上了几岁年纪，做事自然把细稳重，那岂不扫了小师妹的兴致？”

劳德诺笑道：“小师妹兴致勃勃，二师哥便要扫她的兴，可也扫不掉。当下小师妹先到灶间中去，将那贾人达打得头破血流，哇哇大叫，引开了方于二人，她又绕到前面去救了林公子，放他逃生。”

陆大有拍手道：“妙极，妙极！我知道啦，小师妹可不是为了救那姓林的小子。她心中却另有一番用意。很好，很好！”那少女道：“我另有什么用意？你又来胡说八道。”陆大有道：“我为了青城派而挨师父的棍子，小师妹心中气不过，因此去揍青城派的人，为我报仇出气，多谢啦……”说着站起身来，向那少女深深一揖。那少女噗哧一笑，还了一礼，笑道：“六猴儿师哥不用多礼。”

那手拿算盘的人笑道：“小师妹揍青城弟子确是为人出气。是不是为你，那可大有研究。挨师父棍子的，不见得只你六猴儿一个。”劳德诺笑道：“这一次六师弟说得对了，小师妹揍那贾人达，的的确确净是为了给六师弟出气，日后师父问起来，她也是这么说。”陆大有连连摇手，说道：“这……这个人情我可不敢领，别拉在我身上，叫我再挨十下八下棍子。”

那高个儿问道：“那方人智和于人豪没追来吗？”

那少女道：“怎么没追？可是二师哥学过青城派的剑法，只一招‘鸿飞冥冥’，便将他二人的长剑绞得飞上了天。只可惜二师哥当时用黑布蒙上了脸，方于二人到这时也不知是败在我华山派手下。”

劳德诺道：“不知道最好，否则可又有老大一场风波。倘若只凭真实功夫，我也未必斗得过方于二人，只是我突然使出青城派剑法，攻的又是他们剑法中的破绽，他哥儿俩大吃一惊，就这么着，咱们又占了一次上风。”

众弟子纷纷议论，都说大师哥知道了这回事后，定然十分高兴。

其时雨声如洒豆一般，越下越大。只见一副馄饨担从雨中挑来，到得茶馆屋檐下，

歇下来躲雨。卖馄饨的老人笃笃笃敲着竹片，锅中水气热腾腾地上冒。

华山群弟子早就饿了，见到馄饨担，都脸现喜色。陆大有叫道：“喂，给咱们煮九碗馄饨，另加鸡蛋。”那老人应道：“是！是！”揭开锅盖，将馄饨抛入热汤中，过不多时，便煮好了五碗，热烘烘地端了上来。

陆大有倒很守规矩，第一碗先给二师兄劳德诺，第二碗给三师兄梁发，以下依次奉给四师兄施戴子、五师兄高根明，第五碗本该他自己吃的，他端起放在那少女面前，说道：“小师妹，你先吃。”那少女一直和他说笑，叫他六猴儿，但见他端过馄饨，却站了起来，说道：“多谢师哥。”

林平之在旁偷眼相瞧，心想多半他们师门规矩甚严，平时虽可说笑，却不能废了长幼的规矩。劳德诺等都吃了起来，那少女却等陆大有及其他几个师兄都有了馄饨，这才同吃。

梁发问道：“二师哥，你刚才说到余观主占了福威镖局，后来怎样？”

劳德诺道：“小师妹救了林少镖头后，本想暗中掇着方人智他们，俟机再将林震南夫妇救出。我劝她说：余人彦当日对你无礼，林少镖头仗义出手，你感他的情，救他一命，已足以报答。青城派与福威镖局是上代结下的怨仇，咱们又何必插手？小师妹依了。当下咱二人又回到福州城，只见十余名青城弟子在福威镖局前前后后严密把守。

“这可就奇了。镖局中众人早就一哄而散，连林震南夫妇也走了，青城派还忌惮什么？我和小师妹好奇心起，便想去察看。我们想青城弟子守得如此把细，夜里进去可不太容易，傍晚时分，便在他们换班吃饭之时，闪进菜园子躲了起来。

“后来出来偷瞧，只见许多青城弟子到处翻箱倒篋，钻墙挖壁，几乎将偌大一座福威镖局从头至尾都翻了个身。镖局中自有不少来不及携去的金银财宝，但这些人找到后随手放在一旁，并不怎样重视。我当时便想：他们是在找寻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

三四个华山弟子齐声道：“辟邪剑法的剑谱！”

劳德诺道：“不错，我和小师妹也这么想。瞧这模样，显然他们占了福威镖局之后，便即大抄而特抄。眼见他们忙得满头大汗，摆明了是劳而无功。”

陆大有问道：“后来他们抄到了没有？”劳德诺道：“我和小师妹都想看个水落石出，但青城派这些人东找西抄，连茅厕也不放过，我和小师妹实在无处可躲，只好溜走了。”

五弟子高根明道：“二师哥，这次余沧海亲自出马，你看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作？”

劳德诺道：“余观主的师父曾败在林远图的辟邪剑下，到底林震南是不肖子孙，还是强爷胜祖，外人不知虚实。余观主如果单派几名弟子来找回这个樑子，未免过于托大，他亲自出马，事先又督率众弟子练剑，有备而发，倒也不算小题大作。不过我瞧他神情，此番来到福州，报仇倒是次要，主旨却是在得那部剑谱。”

四弟子施戴子道：“二师哥，你在松风观中见到他们齐练辟邪剑法，这路剑法既然已会使了，又何必再去找寻这剑法的剑谱？说不定是找别的东西。”

劳德诺摇头道：“不会。以余观主这等高人，除了武功秘诀之外，世上更有什么

是他志在必得之物？后来在江西玉山，我和小师妹又见到他们一次。听到余观主在查问从浙江、广东各地赶来报讯的弟子，问他们有没有找到那东西，神色焦虑，看来大家都没找到。”

施戴子仍是不解，搔头道：“他们明明会使这路剑法，又去找这剑谱作什么？真是奇哉怪也！”劳德诺道：“四弟你倒想想，林远图当年既能打败长青子，剑法自是极高明了的了。可是长青子当时记在心中而传下来的辟邪剑法固然平平无奇，而余观主今日亲眼目睹，林氏父子的武功更殊不足道。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了。”施戴子问道：“什么不对头？”劳德诺道：“那自然是林家的辟邪剑法之中，另有一套诀窍，剑法招式虽然不过如此，威力却极强大，这套诀窍，林震南就没学到。”

施戴子想了一会，点头道：“原来如此。不过剑法口诀，都是师父亲口传授的。林远图死了几十年啦，便找到他的棺材，翻出他死尸来，也没用了。”

劳德诺道：“本派的剑诀是师徒口传，不落文字，别家别派的武功却未必都这样。”

施戴子道：“二师哥，我还是不明白。倘若在从前，他们要找辟邪剑法的秘诀是有道理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胜过辟邪剑法，自须明白其中的诀窍所在。可是眼下青城派将林震南夫妇都已捉了去，福威镖局总局分局，也一古脑儿给他们挑得一千二净，还有什么仇没报？就算辟邪剑法之中真有秘诀，他们找了来又干什么？”

劳德诺道：“四弟，青城派的武功，比之咱们五岳剑派怎么样？”施戴子道：“我不知道。”过了一会，又道：“恐怕不及罢？”劳德诺道：“是了，恐怕有所不及。你想，余观主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岂不想在武林中扬眉吐气，出人头地？要是林家的确另有秘诀，能将招数平平的辟邪剑法变得威力奇大，那么将这秘诀用在青城剑法之上，却又如何？”

施戴子呆了半晌，突然伸掌在桌上大力一拍，站起身来，叫道：“这才明白了！原来余沧海要使得青城剑法天下无敌！”

便在此时，只听得街上脚步声响，有一群人奔来，落足轻捷，显是武林中人。众人转头向街外望去，只见急雨之中有十余人迅速过来。

这些人身上都披了油布雨衣，奔近之时，看清楚原来是一群尼姑。当先的老尼姑身材甚高，在茶馆前一站，大声喝道：“令狐冲，出来！”

劳德诺等一见此人，都认得这老尼姑道号定逸，是恒山白云庵庵主，恒山派掌门定闲师太的师妹，不但在恒山派中威名甚盛，武林中也是谁都忌惮她三分，当即站起，一齐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劳德诺朗声说道：“参见师叔。”

定逸师太眼光在众人脸上掠过，粗声粗气地叫道：“令狐冲躲到哪里去啦？快给我滚出来。”声音比男子汉还粗豪几分。

劳德诺道：“启禀师叔，令狐师兄不在这儿。弟子等一直在此相候，他尚未到来。”

林平之寻思：“原来他们说了半天的大师哥名叫令狐冲。此人也真多事，不知怎地，却又得罪这老尼姑了。”

定逸目光在茶馆中一扫，目光射到那少女脸上时，说道：“你是灵珊么？怎地装扮成这副怪相吓人？”那少女笑道：“有恶人要跟我为难，只好装扮了避他一避。”

定逸哼了一声，说道：“你华山派的门规越来越松了，你爹爹老是纵容弟子，在

外面胡闹，此间事情一了，我亲自上华山来评这个理。”灵珊急道：“师叔，你可千万别去。大师哥最近挨了爹爹三十下棍子，打得他路也走不动。你去跟爹爹一说，他又得挨六十棍，那不打死了他么？”定逸道：“这畜生打死得愈早愈好。灵珊，你也来当面跟我撒谎！什么令狐冲路也走不动？他走不动路，怎地会将我的小徒儿掳了去？”

她此言一出，华山群弟子尽皆失色。灵珊急得几乎哭了出来，忙道：“师叔，不会的！大师哥再胆大妄为，也决计不敢冒犯贵派的师姊。定是有人造谣，在师叔面前挑拨。”

定逸大声道：“你还要赖？仪光，泰山派的人跟你说什么来？”

一个中年尼姑走上一步，说道：“泰山派的师兄们说，天松道长在衡阳城中，亲眼见到令狐冲师兄，和仪琳师妹一起在一家酒楼上饮酒。那酒楼叫做什么回雁楼。仪琳师妹显然是受了令狐冲师兄的挟持，不敢不饮，神情……神情甚是苦恼。跟他二人在一起饮酒的，还有那个……那个……无恶不作的田……田伯光。”

定逸早已知道此事，此刻第二次听到，仍一般的暴怒，伸掌在桌上重重拍落，两只馄饨碗跳将起来，呛啷啷数声，在地下跌得粉碎。

华山群弟子个个神色十分尴尬。灵珊只急得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颤声道：“他们定是撒谎，又不然……又不然，是天松师叔看错了人。”

定逸大声道：“泰山派天松道人是什么人，怎会看错了人？又怎会胡说八道？令狐冲这畜生，居然去跟田伯光这等恶徒为伍，堕落得还成什么样子？你们师父就算护犊不理，我可不能轻饶。这万里独行田伯光贻害江湖，老尼非为天下除此大害不可。只是我得到讯息赶去时，田伯光和令狐冲却已挟制了仪琳去啦！我……我……到处找他们不到……”她说到后来，声音已甚为嘶哑，连连顿足，叹道：“唉，仪琳这孩子，仪琳这孩子！”

华山派众弟子心头怦怦乱跳，均想：“大师哥拉了恒山派门下的尼姑到酒楼饮酒，败坏出家人的清誉，已然大违门规，再和田伯光这等人交结，那更是糟之透顶了。”隔了良久，劳德诺才道：“师叔，只怕令狐师兄和田伯光也只是邂逅相遇，并无交结。令狐师兄这几日喝得醺醺大醉，神智迷糊，醉人干事，作不得准……”定逸怒道：“酒醉三分醒，这么大一个人，连是非好歹也不分么？”劳德诺道：“是，是！只不知令狐师兄到了何处，师侄等急盼找到他，责以大义，先来向师叔磕头谢罪，再行禀告我师父，重重责罚。”

定逸怒道：“我来替你们管师兄的吗？”突然伸手，抓住了灵珊的手腕。灵珊腕上便如套上一个铁箍，“啊”的一声，惊叫出来，颤声道：“师……师叔！”

定逸喝道：“你们华山派掳了我仪琳去，我也掳你们华山派一个女弟子作抵。你们把我仪琳放出来还我，我便也放了灵珊！”一转身，拉了她便走。灵珊只觉上半身一片酸麻，身不由主，跌跌撞撞地跟着她走到街上。

劳德诺和梁发同时抢上，拦在定逸师太面前。劳德诺躬身道：“师叔，我大师兄得罪了师叔，难怪师叔生气。不过这件事的确跟小师妹无关，还请师叔高抬贵手。”

定逸喝道：“好，我就高抬贵手！”右臂抬起，横掠了出去。

劳德诺和梁发只觉一股极强的劲风逼将过来，气为之闭，身不由主地向后直飞了

出去。劳德诺背脊撞在茶馆对面一家店铺的门板之上，喀喇一声，将门板撞断了两块。梁发却向那馄饨担飞了过去。

眼见他势将把馄饨担撞翻，锅中滚水溅得满身都是，非受重伤不可。那卖馄饨的老人伸出左手，在梁发背上一托，梁发登时平平稳稳地站定。

定逸师太回过头来，向那卖馄饨的老人瞪了一眼，说道：“原来是你！”那老人笑道：“不错，是我！师太的脾气也忒大了些。”定逸道：“你管得着么？”

便在此时，街头有两个人张着油纸雨伞，提着灯笼，快步奔来，叫道：“这位是恒山派的神尼么？”

定逸道：“不敢，恒山定逸在此。尊驾是谁？”

那二人奔到临近，只见他们手中所提灯笼上都写着“刘府”两个红字。当先一人道：“晚辈奉敝业师之命，邀请定逸师伯和众位师姊，同到敝处奉斋。晚辈未得众位来到衡山的讯息，不曾出城远迎，恕罪，恕罪！”说着便躬身行礼。

定逸道：“不须多礼。两位是刘三爷的弟子吗？”那人道：“是。晚辈向大年，这是我师弟米为义，向师伯请安。”说着和米为义二人又恭恭敬敬地行礼。定逸见向米二人执礼甚恭，脸色登和，说道：“好，我们正要到府上拜访刘三爷。”

向大年向着梁发等道：“这几位是？”梁发道：“在下华山派梁发。”向大年欢然道：“原来是华山派梁三哥，久慕英名，请各位同到敝舍。我师父嘱咐我们到处迎接各路英雄好汉，实因来的人多，简慢之极，得罪了朋友。各位请吧。”

劳德诺走将过来，说道：“我们本想会齐大师哥后，同来向刘三师叔请安道贺。”向大年道：“这位想必是劳二哥了。我师父常日称道华山派岳师伯座下众位师兄英雄了得，令狐师兄更是杰出的英才。令狐师兄既然未到，众位先去也是一样。”劳德诺心想：“小师妹给定逸师叔拉了去，看样子是不肯放的了，我们只有陪她一起去。”便道：“打扰了。”向大年道：“众位劳步来到衡山，那是给我们脸上贴金，怎么还说这些客气话？请！请！”

定逸指着那卖馄饨的人道：“这一位你也请么？”

向大年朝那老人瞧了一会，突然有悟，躬身道：“原来雁荡山何师伯到了，真是失礼，请，请何师伯驾临敝舍。”他猜到这卖馄饨的老人是浙南雁荡山高手何三七。此人自幼以卖馄饨为生，学成武功后，仍是挑着副馄饨担游行江湖，这副馄饨担可是他的标记。他虽一身武功，但自甘淡泊，以小本生意过活，武林中人说起来都好生相敬。天下市巷中卖馄饨的何止千万，但既卖馄饨而又是武林高人，那自是非何三七不可了。

何三七哈哈一笑，说道：“正要打扰。”将桌上的馄饨碗收拾了。劳德诺道：“晚辈有眼不识泰山，何前辈莫怪。”何三七笑道：“不怪，不怪。你们来光顾我馄饨，是我衣食父母，何怪之有？八碗馄饨，十文钱一碗，一共八十文。”说着伸出了左掌。

劳德诺好生尴尬，不知何三七是否开玩笑。定逸道：“吃了馄饨就给钱啊，何三七又没说请客。”何三七笑道：“是啊，小本生意，现银交易，至亲好友，赊欠免问。”劳德诺道：“是，是！”却也不敢多给，数了八十文铜钱，双手恭恭敬敬地奉上。何三七收了，转身向定逸伸出手来，说道：“你打碎了我两只馄饨碗、两只调羹，一共十

四文，赔来。”定逸一笑，道：“小气鬼，连出家人也要讹诈。仪光，赔了给他。”仪光数了十四文，也是双手奉上。何三七接过，丢入馄饨担旁直竖的竹筒之中，挑起担子，道：“去罢！”

向大年向茶博士道：“这里的茶钱，回头再算，都记在刘三爷账上。”那茶博士笑道：“哈，是刘三爷的客人，哈，我们请也请不到，哈，你家还算什么茶钱？”

向大年将带来的雨伞分给众宾，当先领路。定逸拉着那华山派的少女灵珊，和何三七并肩而行。恒山派和华山派群弟子跟在后面。

林平之心想：“我就远远地跟着，且看是否能混进刘正风家里。”眼见众人转过了街角，便即起身走到街角，见众人向北行去，于是在大雨下挨着屋檐下走去。过了三条长街，只见左首一座大宅，门口点着四盏大灯笼，十余人手执火把，有的张着雨伞，正忙着迎客。定逸、何三七等一行人进去后，又有好多宾客从长街两头过来。

林平之大着胆子，走到门口。这时正有两批江湖豪客由刘门弟子迎着进门，林平之一言不发地跟了进去。迎宾的只道他也是贺客，笑脸迎人，道：“请进，奉茶。”

踏进大厅，只听得人声喧哗，二百余人分坐各处，分别谈笑。林平之心中一定，寻思：“这里这么多人，谁也不会来留心我，只须找到青城派的那些恶徒，便能查知我爹爹妈妈的所在了。”在厅角暗处一张小桌旁坐下，不久便有家丁送上清茶、面点、热毛巾。

他放眼打量，见恒山群尼围坐在左侧一桌，华山群弟子围坐在其旁另一桌，那少女灵珊也坐在那里，看来定逸已放开了她。但定逸和何三七却不在其内。林平之一桌一桌瞧过去，突然间心中一震，胸口热血上涌，只见方人智、于人豪二人和一群人围坐在两张桌旁，显然都是青城派弟子，但他父亲和母亲却不在其间，不知给他们囚在何处。

林平之又悲又怒，又甚担心，深恐父母已遭了毒手，只想坐到附近的座位去，偷听他们说话，但转念又想，好容易混到了这里，倘若稍有轻举妄动，给方人智他们瞧出了破绽，不但全功尽弃，且有杀身之祸。

正在这时，忽然门口一阵骚动，几名青衣汉子抬着两块门板，匆匆进来。门板上卧着两人，身上盖着白布，布上都是鲜血。厅上众人一见，都抢近去看。听得有人说道：“是泰山派的！”“泰山派的天松道人受了重伤，还有一个是谁？”“是泰山掌门天门道人的弟子，姓迟的，死了吗？”“死了，你看这一刀从前胸砍到后背，那还不死？”

众人喧扰声中，一死一伤二人都抬去了后厅，便有许多人跟着进去。厅上众人纷纷议论：“天松道人是泰山派好手，有谁这样大胆，竟将他砍得重伤？”“能将天松道人砍伤，自然是武功比他更高的好手。艺高人胆大，便没什么希奇！”

大厅上众人议论纷纷之中，向大年匆匆出来，走到华山群弟子围坐的席上，向劳德诺道：“劳师兄，我师父有请。”劳德诺应道：“是！”站起身来，随着他走向内室，穿过一条长廊，来到一座花厅。

只见上首五张太师椅并列，四张倒是空的，只靠东一张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红脸道人，劳德诺知道这五张太师椅是为五岳剑派的五位掌门人而设，嵩山、恒山、华山、衡山四剑派掌门人还没到，那红脸道人是泰山派的掌门天门道人。两旁坐着十九

位武林前辈，恒山派定逸师太、青城派余沧海，浙南雁荡山何三七都在其内。下首主位坐着个身穿酱色茧绸袍子、矮矮胖胖、犹如财主模样的中年人，正是主人刘正风。劳德诺先向主人刘正风行礼，再向天门道人拜倒，说道：“华山弟子劳德诺，叩见天门师伯。”

那天门道人满脸煞气，似乎心中郁积着极大的愤怒要爆炸出来，左手在太师椅的靠手上重重一拍，喝道：“令狐冲呢？”他这句话声音极响，当真便如半空中打了个霹雳。

大厅上众人远远听到他这声暴喝，尽皆耸然动容。

那少女灵珊惊道：“三师哥，他们又在找大师哥啦。”梁发点了点头，并不说话，过了一会，低声道：“大家定些！大厅上各路英雄毕集，别让人小觑了我华山派。”

林平之心想：“他们又在找令狐冲啦。这个令狐老儿，闯下的乱子也真不少。”

劳德诺给天门道人这一声大喝震得耳中嗡嗡作响，在地下跪了片刻，才站起来，说道：“启禀师伯，令狐师兄和晚辈一行人在衡阳分手，约定在衡山城相会，同到刘师叔府上来道贺。他今天如不能到，明日定会来了。”

天门道人怒道：“他还敢来？他还敢来？令狐冲是你华山派的掌门大弟子，总算是名门正派的人物。他居然去跟那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采花大盗田伯光混在一起，到底干什么了？”

劳德诺道：“据弟子所知，大师哥和田伯光素不相识。大师哥平日就爱喝上三杯，多半不知对方便是田伯光，无意间跟他凑在一起喝酒了。”

天门道人一顿足，站起身来，怒道：“你还在胡说八道，给令狐冲这狗崽子强辩。天松师弟，你……你说给他听，你怎么受的伤？令狐冲识不识得田伯光？”

两块门板停在西首地下，一块板上躺的是具死尸，另一块上卧着个长须道人，脸色惨白，胡须上染满了鲜血，低声道：“今儿早上……我……我和迟师侄在衡阳……回雁……回雁楼头，见到令狐冲……还有田伯光和一个小尼姑……”说到这里，已喘不过气来。

刘正风道：“天松道兄，你不用再复述了，我将你刚才说过的话，跟他说便了。”转头向劳德诺道：“劳贤侄，你和令狐贤侄众位同门远道光临向我道贺，我对岳师兄和诸位贤侄的盛情感激之至。只不知令狐贤侄如何跟田伯光那厮结识上了，咱们得查明真相，倘若真是令狐贤侄的不是，咱们五岳剑派本是一家，自当好好劝他一番才是……”

天门道人怒道：“什么好好劝他！清理门户，取其首级！”

刘正风道：“岳师兄向来门规极严。在江湖上华山派向来是一等一的声誉，只是这次令狐贤侄却也太过分了些。”

天门道人怒道：“你还称他‘贤侄’？贤，贤，贤，贤他个屁！”他一句话出口，便觉在定逸师太这女尼之前吐言不雅，未免有失自己一派大宗师的身分，但说也说了，已无法收回，“波”的一声，怒气冲冲地重重嘘了口气，坐入椅中。

劳德诺道：“刘师叔，此事到底真相如何，还请师叔赐告。”

刘正风道：“适才天松道兄说道：今日大清早，他和天门道兄的弟子迟百城贤侄

上衡阳回雁楼喝酒，上得酒楼，便见到三个人坐在楼上大吃大喝。这三个人，便是淫贼田伯光、令狐师侄，以及定逸师太的高足仪琳小师父。这三个人天松道兄本来都不认得，只是从服色上得知一个是华山派弟子，一个是恒山派弟子。定逸师太莫恼，仪琳师侄为人强迫，身不由主，那是显而易见的。天松道兄说，另外一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华服男子，也不知此人是谁，后来听令狐师侄说道：‘田兄，你虽轻功独步天下，但要是交上了倒霉的华盖运，轻功再高，却也逃不了。’他既姓田，又说轻功独步天下，自必是万里独行田伯光了。天松道兄嫉恶如仇，他见这三个人同桌共饮，自是心头火起。”

劳德诺应道：“是！”心想：“回雁楼头，三人共饮，一个是恶名昭彰的淫贼，一个是出家的小尼姑，另一个却是我华山派大弟子，确是不伦不类之至。”

刘正风道：“他接着听那田伯光道：‘我田伯光独往独来，横行天下，哪里能顾忌得这么多？这小尼姑嘛，反正咱们见也见到了，且让她在这里陪着便是……’”

刘正风说到这里，劳德诺向他瞧了一眼，又瞧瞧天松道人，脸上露出怀疑之色。刘正风登时会意，说道：“天松道兄重伤之余，自没说得这般清楚连贯，我给他补上一些，但大意不错。天松道兄，是不是？”天松道：“正……正是，不错，不……不错！”

刘正风道：“当时迟百城贤侄便忍耐不住，拍桌骂道：‘你是淫贼田伯光么？武林中人人都要杀你而甘心，你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拔出兵刃，上前动手，不幸竟给田伯光杀了。少年英雄命丧奸人之手，实在可惜。天松道兄随即上前，他侠义为怀，杀贼心切，斗了数百回合后，一不留神，竟给田伯光使卑鄙手段，在他胸口砍了一刀。其后令狐师侄却仍和田伯光那淫贼一起坐着喝酒，未免有失我五岳剑派结盟的义气。天门道兄所以着恼，便是为此。”

天门道人怒道：“什么五岳结盟的义气，哼，哼！咱们学武之人，这是非之际总得清楚明白，和这样一个淫贼……这样一个淫贼……”气得脸如赭血，似乎一丛长须中每一根都要竖将起来。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师父，弟子有事启禀。”天门道人听得是徒儿声音，便道：“进来！什么事？”

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走进厅来，先向主人刘正风行了一礼，又向其余众前辈行礼，然后转向天门道人说道：“师父，天柏师叔传了讯来，他率领本门弟子在衡阳搜寻田伯光、令狐冲两个淫贼，尚未见到踪迹……”

劳德诺听他居然将自己大师哥也归入“淫贼”之列，大感脸上无光，但大师哥确是和田伯光混在一起，又有什么法子？

只听那泰山派弟子续道：“但在衡阳城外，却发现了一具尸体，小腹上插着一柄长剑，那口剑是令狐冲那淫贼的……”天门道人急问：“死者是谁？”那人的眼光转向余沧海，说道：“是余师叔门下的一位师兄，当时我们都不识得，这尸首搬到了衡山城之后，才有人识得，原来是罗人杰师兄……”

余沧海“啊”的一声，站了起来，惊道：“是人杰？尸首呢？”

只听得门外有人接口道：“在这里。”余沧海极沉得住气，虽乍闻噩耗，死者又是本门“英雄豪杰”四大弟子之一的罗人杰，却仍不动声色，说道：“烦劳贤侄，将尸首抬进来。”门外有人应道：“是！”两个人抬着一块门板，走了进来。那两人一个是衡山派弟子，一个是青城派弟子。

只见门板上那尸体的腹部插着一柄利剑。这剑自死者小腹插入，斜刺而上。一柄三尺长剑，留在体外的只余数寸，剑尖已插到了死者咽喉，这等自下而上的狠辣招数，武林中倒还真少见。余沧海喃喃地道：“令狐冲，哼，令狐冲，你……你好辣手。”

那泰山派弟子说道：“天柏师叔派人说道，他还在搜查两名淫贼，最好这里的师伯、师叔们有一两位前去相助。”定逸和余沧海齐声道：“我去！”

便在此时，门外传进来一个娇嫩的声音，叫道：“师父，我回来啦！”

定逸脸色陡变，喝道：“是仪琳？快给我滚进来！”

众人目光一齐望向门口，要瞧瞧这个公然与两个万恶淫贼在酒楼上饮酒的小尼姑，到底是怎么一个人物。

门帘掀处，众人眼睛陡然一亮，一个小尼姑悄步走进花厅，但见她清秀绝俗，容色照人，实是一个绝丽的美人。她还只十六七岁年纪，身形婀娜，虽裹在一袭宽大缁衣之中，仍掩不住窈窕娉婷之态。她走到定逸身前，盈盈倒拜，叫道：“师父……”两字一出口，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定逸沉着脸道：“你做……你做的好事？怎地回来了？”

仪琳哭道：“师父，弟子这一次……这一次，险些儿不能再见着你老人家了。”她说话的声音十分娇媚，两只纤纤小手抓住了定逸的衣袖，白得犹如透明一般。人人心中不禁都想：“这样一个美女，怎么去做了尼姑？”

余沧海只向她瞥了一眼，便不再看，一直凝视着罗人杰尸体上的那柄利剑，见剑柄上飘着青色丝穗，近剑柄处的锋刃之上，刻着“华山令狐冲”五个小字。他目光转处，见劳德诺腰间佩剑一模一样，也是飘着青色丝穗，突然间欺身近前，左手疾伸，向他双目插了过去，指风凌厉，刹那间指尖已触到他眼皮。

劳德诺大惊，急使一招“举火撩天”，高举双手去格。余沧海一声冷笑，左手转了个极小的圈子，已将他双手抓在掌中，跟着右手伸出，刷的一声，拔出了他腰间长剑。劳德诺双手入于彼掌，一挣之下，对方屹然不动，长剑的剑尖却已对准了自己胸口，惊呼：“不……不关我事！”

余沧海看那剑刃，见上面刻着“华山劳德诺”五字，字体大小，与另一柄剑上的全然相同。他手腕一沉，将剑尖指着劳德诺的小腹，阴森森地道：“这一剑斜刺而上，是贵派华山剑法的什么招数？”

劳德诺额头冷汗涔涔而下，颤声道：“我……我们华山剑法没……没这一招。”

余沧海寻思：“致人杰于死这一招，长剑自小腹刺入，剑尖直至咽喉，难道令狐冲俯下身去，自下而上地反刺？他杀人之后，又为什么不拔出长剑，故意留下证据？莫非有意向青城派挑衅？”忽听得仪琳说道：“余师伯，令狐师兄这一招，多半不是华山剑法。”

余沧海转过身来，脸上犹似罩了一层寒霜，向定逸师太道：“师太，你倒听听令高徒的说话，她叫这恶贼作什么？”

定逸怒道：“我没耳朵么？要你提醒。”她听得仪琳叫令狐冲为“令狐师兄”，心头早已有气，余沧海只须迟得片刻说这句话，她已然开口大声申斥，但偏偏他抢先说了，言语又这等无礼，她便反而转过来回护徒儿，说道：“她顺口这么叫，又有什么

干系？我五岳剑派结义为盟，五派门下，都是师兄弟、师姊妹，有什么希奇了？”

余沧海笑道：“好，好！”丹田中内息上涌，左手内力外吐，将劳德诺推了出去，砰的一声，重重撞在墙上，屋顶灰泥登时簌簌而落，喝道：“你这家伙难道是好东西了？一路上鬼鬼祟祟地窥探于我，存的是什么心？”

劳德诺给他这么一推一撞，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翻了转来，伸手在墙上强行支撑，只觉双膝酸软得犹如灌满了黑醋一般，只想坐倒在地，勉力强行撑住，听得余沧海这么说，暗暗叫苦：“原来我和小师妹暗中察看他们行迹，早就给这老奸巨猾的矮道士发觉了。”

定逸道：“仪琳，跟我来，你怎地失手给他们擒住，清清楚楚地给师父说。”说着拉了她手，向厅外走去。众人心中都甚明白，这样美貌无比的一个小尼姑，落入了田伯光这采花淫贼手中，哪里还能保得清白？其中经过情由，自不便在旁人之前吐露，定逸师太是要将她带到无人之处，再行详细查问。

突然间青影一晃，余沧海闪到门前，挡住了去路，说道：“此事涉及两条人命，便请仪琳小师父在此间说。”他顿了一顿，又道：“迟百城贤侄是五岳剑派中人。五派门下，大家都是师兄弟，给令狐冲杀了，泰山派或许不怎么介意。我这徒儿罗人杰，可没资格跟令狐冲兄弟相称。”

定逸性格刚猛，平日连大师姊定静、掌门师姊定闲，也都容让她三分，如何肯让余沧海这般挡住去路，出言讥刺？听了这几句话后，两条淡淡的柳眉登即向上竖起。

刘正风素知定逸师太脾气暴躁，见她双眉这么一竖，料想便要动手。她和余沧海都是当今武林中一流高手，两人一交上手，事情可更闹得大了，急忙抢步上前，一揖到地，说道：“两位大驾光临刘某舍下，都是在下的贵客，千万冲着我这小小面子，别伤了和气。都是刘某招呼不周，请两位莫怪。”说着连连作揖。

定逸师太哈的一声笑，说道：“刘三爷说话倒也好笑，我自生牛鼻子的气，跟你有什么相干？他不许我走，我偏要走。他若不拦着我的路，要我留着，倒也可以。”

余沧海对定逸原也有几分忌惮，和她交手，并无胜算，而且她师姊定闲虽为人随和，武功之高，却是众所周知，今日就算胜了定逸，她掌门师姊决不能撇下不管，何况恒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五岳剑派，同荣共辱，这一得罪了恒山派，不免后患无穷，当即也哈哈一笑，说道：“贫道只盼仪琳小师父向大伙儿言明真相。余沧海是什么人，岂敢阻拦恒山派白云庵主的道路？”说着身形一晃，归位入座。

定逸师太道：“你知道就好。”拉着仪琳的手，也回归己座，问道：“那一天跟你失散后，到底后来事情怎样？”她生怕仪琳年幼无知，将贻羞师门之事也都说了出来，忙加上一句：“只拣要紧的说，没相干的就不用罗唆。”

仪琳应道：“是！弟子没做什么有违师训之事，只是田伯光这坏人，这坏人……他……他……他……”定逸点头道：“是了，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定当杀田伯光和令狐冲那两个恶贼，给你出气……”

仪琳睁着清亮明澈的双眼，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令狐师兄？他……他……”突然垂下泪来，呜咽道：“他……他已经死了！”

众人听了，都是一惊。天门道人听说令狐冲已死，怒气登时消灭，大声问道：“他

怎么死的，是谁杀死他的？”

仪琳道：“就是这……这个青城派的……的坏人。”伸手指着罗人杰的尸体。

余沧海不禁得意，心道：“原来令狐冲这恶棍竟是给人杰杀的。如此说来，他二人是拚了个同归于尽。好，人杰这孩子，我早知他有种，果然没堕了我青城派的威名。”他瞪视仪琳，冷笑道：“你五岳剑派的都是好人，我青城派的便是坏人了？”

仪琳垂泪道：“我……我不知道，我不是说你余师伯，我只是说他。”说着又向罗人杰的尸身一指。

定逸向余沧海道：“你恶狠狠地吓唬孩子做什么？仪琳，不用怕，这人怎么坏法，你都说出来好了。师父在这里，有谁敢为难你？”说着向余沧海白了一眼。

余沧海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小师父，你敢奉观音菩萨之名，立一个誓吗？”他怕仪琳受了师父的指使，将罗人杰的行为说得十分不堪，自己这弟子既已和令狐冲同归于尽，死无对证，便只有听仪琳一面之辞了。

仪琳道：“我对师父决计不敢撒谎。”跟着向外跪倒，双手合十，垂眉说道：“弟子仪琳，向师父和众位师伯叔禀告，决不敢有半句不尽不实的言语。观世音菩萨神通广大，垂怜鉴察。”

众人听她说得诚恳，又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都对她心生好感。一个黑须书生一直在旁静听，一言不发，此时插口说道：“小师父既这般立誓，自是谁也信得过的。”定逸道：“牛鼻子听见了吗？闻先生都这般说，还有什么假的？”她知这黑须书生姓闻，人人都叫他闻先生，叫什么名字，她却不知，只知他是陕南人，一对判官笔出神入化，是点穴打穴的高手。

众人目光都射向仪琳脸上，但见她秀色照人，恰似明珠美玉，纯净无瑕，连余沧海也想：“看来这小尼姑不会说谎。”花厅上寂静无声，只候仪琳开口说话。

只听她说道：“昨日下午，我随了师父和众师姊去衡阳，行到中途，下起雨来，下岭之时，我脚底一滑，伸手在山壁上扶了一下，手上弄得满是泥泞青苔。到得岭下，我去山溪里洗手。突然之间，溪水中在我的影子之旁，多了个男子的影子。我吃了一惊，急忙站起，背心上一痛，已给他点中了穴道。我害怕得很，要呼叫师父来救我，但已叫不出声来。那人将我身子提起，走了几丈，放入一个山洞。我心里害怕之极，偏偏动不了，又叫不出声。过了好一会，听得三位师姊分在三个地方叫我：‘仪琳，仪琳，你在哪里？’那人只是笑，低声道：‘她们倘若找到这里，我一起都捉了！’三位师姊到处找寻，又走回了头。

“隔了好一会，那人听得我三位师姊已去远了，便拍开了我的穴道。我当即向山洞外逃走，哪知这人的身法比我快得多，我急步外冲，没想到他早已挡在山洞口，我一头撞在他胸口。他哈哈大笑，说道：‘你还逃得了么？’我急忙后跃，抽出长剑，便想向他刺去，但想这人也没伤害我，出家人慈悲为本，何苦伤他性命？我佛门中杀生是第一大戒，因此这一剑就没刺出。我说：‘你拦住我干什么？你再不让开，我这剑就要……刺伤你了。’

“那人只是笑，说道：‘小师父，你良心倒好。你舍不得杀我，是不是？’我说：‘我跟你无怨无仇，何必杀你？’那人道：‘那很好啊，那么坐下来谈谈。’我说：‘师父

师妹在找我呢，再说，师父不许我随便跟陌生男人说话。’那人道：‘你说都说了，多说几句，少说几句，又有什么分别？’我说：‘快让开罢，你知不知道我师父是很厉害的？她老人家见到你这样无礼，说不定把你两条腿也打断了。’他说：‘你要打断我两条腿，我就让你打。你师父嘛，她这样老，我可没胃口。’……”

定逸喝道：“胡闹！这些疯话，你也记在心里。”

众人无不忍俊不禁，只是碍着定逸师太，谁也不敢露出半点笑容，人人苦苦忍住。

仪琳道：“他是这样说的啊。”定逸道：“好啦，这些疯话，无关紧要，不用提了，你只说怎么撞到华山派的令狐冲。”

仪琳道：“是。那个人又说了许多话，只不让我出去，说我……我生得好看，要我陪他睡觉……”定逸喝道：“住嘴！小孩子家口没遮拦，这些话也说得的？”仪琳道：“是他说的，我可没答应啊，也没陪他睡觉……”定逸喝声更响：“住口！”

便在此时，抬着罗人杰尸身进来的那名青城派弟子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哈的一声笑了出来。定逸大怒，抓起几上茶碗，一扬手，一碗热茶便向他泼了过去，这一泼之中，使上了恒山派嫡传内力，既迅且准，那弟子不及闪避，一碗热茶都泼在脸上，只痛得哇哇大叫。

余沧海怒道：“你的弟子说得，我的弟子便笑不得？好不横蛮！”

定逸师太斜眼道：“恒山定逸横蛮了几十年啦，你今日才知？”说着提起那只空茶碗，便欲向余沧海掷去。余沧海正眼也不向她瞧，反而转过了身子。定逸师太见他一番有恃无恐的模样，又素知青城派掌门人武功了得，倒也不敢造次，缓缓放下茶碗，向仪琳道：“说下去！那些没要紧的话，别再罗唆。”

仪琳道：“是了，师父。我要从山洞中出来，那人却一定拦着不放。眼看天色黑了，我心里焦急得很，提剑便向他刺去。师父，弟子不敢犯杀戒，不是真的要杀他，不过想吓他一下。我使的是一招‘金针渡劫’，不料他左手伸了过来，抓向我……我身上，我吃了一惊，向旁闪避，手里的长剑便给他夺了去。那人武功好厉害，右手拿着剑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剑尖，只轻轻一扳，卡的一声，便将我这柄剑扳断了一寸来长的一截。”定逸道：“扳断了一寸来长的一截？”仪琳道：“是！”

定逸和天门道人对望一眼，均想：“那田伯光若将长剑从中折断，自也毫不希奇，但以二指之力，扳断一柄纯钢剑寸许一截，指力当真非同小可。”天门道人一伸手，从一名弟子腰间拔出一柄长剑，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剑尖，轻轻一扳，卜的一声，扳断了寸许长的一截，问道：“是这样么？”仪琳道：“是。原来师伯也会！”天门道人哼的一声，将断剑还入弟子剑鞘，左手在几上一拍，一段寸许来长的断剑头平平嵌入了几面。

仪琳喜道：“师伯这一手好功夫，我猜那恶人田伯光一定不会了。”突然间神色黯然，垂下眼皮，轻轻叹息了一声，说道：“唉，可惜师伯那时没在，否则令狐师兄也不会身受重伤了。”天门道人道：“什么身受重伤？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么？”仪琳道：“是啊，令狐师兄因为身受重伤，才会给青城派那恶人罗人杰害死。”

余沧海听她称田伯光为“恶人”，称自己的弟子也是“恶人”，竟将青城门下与那臭名昭彰的淫贼相提并论，不禁又哼了一声。

众人见仪琳一双妙目之中泪水滚来滚去，眼见便要哭出声来，容色又可怜，又可爱，一时谁也不敢去问她。天门道人、刘正风、闻先生、何三七一千长辈，都不自禁地心生爱怜，倘若她不是出家的尼姑，好几个人都想伸手去拍拍她背脊、摸摸她头顶地加以慰抚了。

仪琳伸衣袖拭了拭眼泪，哽咽道：“那恶人田伯光只是逼我，伸手扯我衣裳。我反掌打他，两只手又都让他捉住了。我大声叫嚷，又骂了他几句。师父，弟子不是胆敢犯戒，口出粗言，不过这人真太也无礼。就在这时候，洞外忽然有人笑了起来，哈哈，笑三声，停一停，又笑三声。田伯光厉声问道：‘是谁？’外面那人又哈哈地连笑了三次。田伯光骂道：‘识相的便给我滚得远远的。田大爷发作起来，你可没命啦！’那人又哈哈地笑了三声。田伯光不去理他，又来扯我衣裳，山洞外那人又笑了起来。那人一笑，田伯光就发怒，我真盼那人快来救我。可是那人知道田伯光厉害，不敢进洞，只在山洞外笑个不停。

田伯光就破口骂人，点了我穴道，呼的一声，蹿了出去，但那人早就躲了起来。田伯光找了一会找不到，又回进洞来，刚走到我身边，那人便在山洞外哈哈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有趣，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定逸师太横了她一眼，斥道：“自己正在生死关头，亏你还笑得出？”

仪琳脸上微微一红，道：“是，弟子也想不该笑的，不过当时不知怎的，竟然便笑了。田伯光伏下身子，悄悄走到洞口，只待他再笑，便冲了出去。可是洞外那人机警得很，却也不发出半点声息，田伯光一步步地往外移，我想那人倘若给他抓住，可就糟了，眼见田伯光正要冲出去，我便叫了起来：‘小心，他出来啦！’那人在远处哈哈地笑了三声，说道：‘多谢你，不过他追不上我。他轻身功夫不行。’”

众人均想，田伯光号称“万里独行”，轻身功夫之了得，江湖上素来大大有名，那人居然说他“轻身功夫不行”，自是故意要激怒于他。

仪琳续道：“田伯光这恶人突然回身，在我脸上重重扭了一把，我痛得大叫，他便蹿了出去，叫道：‘狗贼，你我来比比轻身功夫！’哪知道这一下他可上了当。原来那人早就躲在山洞旁边，田伯光一冲出，他便溜了进来，低声道：‘别怕，我来救你。他点了你哪里的穴道？’我说：‘是右肩和背心，好像是“肩贞”、“大椎”！你是哪一位？’他说：‘解了穴道再说。’便伸手替我在肩贞与大椎两穴推宫过血。

“多半我说的穴位不对，那人虽用力推拿，始终解不开，耳听得田伯光呼啸连连，又追回来了。我说：‘你快逃，他一回来，可要杀你了。’他说：‘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师妹有难，岂能不救？’”

定逸问道：“他也是五岳剑派的？”

仪琳道：“师父，他就是令狐冲令狐师兄啊。”

定逸和天门道人、余沧海、何三七、闻先生、刘正风等都“哦”了一声。劳德诺吁了口长气。众人中有些本已料到这人或许便是令狐冲，但总要等仪琳亲口说出，方能确定。

仪琳道：“耳听得田伯光啸声渐近，令狐师兄道：‘得罪！’将我抱起，溜出山洞，躲在草丛里。刚刚躲好，田伯光便奔进山洞，他找不到我，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

骂了许多难听的话，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他提了我那柄断剑，在草丛中乱砍，幸好这天晚上下雨，星月无光，他瞧不见我们，但他料想我们逃不远，一定躲在附近，因此不停手地砍削。有一次险得不得了，一剑从我头顶掠过，只差得几寸。他砍了一会，嘴里不住咒骂，说了很多粗话，我也记不得。他挥剑砍削，一路找了过去。

“忽然之间，有些热烘烘的水点一滴滴地落在脸上，同时我闻到一阵阵血腥气。我吃了一惊，低声问：‘你受了伤么？’令狐师兄伸手按住我嘴，过了好一会，听得田伯光砍草之声越去越远，他才低声道：‘不碍事。’放开了手。可是流在我脸上的热血越来越多。我说：‘你伤得很厉害，须得止血才好。我有“天香断续胶”。’他道：‘别出声，一动就给那厮发觉了！’伸手按住了自己伤口。过了一会，田伯光又奔了回来，叫道：‘哈哈，原来在这里，我瞧见啦。站起身来！’我听得田伯光说已瞧见了我们，心中只是叫苦，便想站起，只是腿上动弹不得……”

定逸师太道：“你上了当啦，田伯光骗你们的，他可没瞧见你。”仪琳道：“是啊。师父，当时你又不在那里，怎么知道？”定逸道：“那有什么难猜？他真的瞧见了你们，过来一剑将令狐冲砍死便是，又何必大叫大嚷？可见令狐冲这小子也没见识。”

仪琳摇头道：“不，令狐师兄也猜到了的。他一伸手便按住了我嘴，怕我惊吓出声。田伯光叫嚷了一会，不听到声音，又去砍草找寻。令狐师兄待他去远，低声道：‘师妹，咱们若能再挨得半个时辰，你被封的穴道上气血渐畅，我就可以给你解开。但田伯光那厮一定转头又来，这一次恐怕再难避过。咱们索性冒险，进山洞躲一躲。’”

仪琳说到这里，闻先生、何三七、刘正风三人不约而同地都击了一下手掌。闻先生道：“好，有胆，有识！”

仪琳道：“我听说再要进山洞去，很是害怕，但那时我对令狐师兄已很钦佩，他既这么说，总是不错的，便道：‘好！’他又抱起我蹿进山洞，将我放落。我说：‘我衣袋里有天香断续胶，是治伤的灵药，请你……请你取出来敷上伤口。’他道：‘现在拿不大方便，等你手足能动之后再给我吧。’他拔剑割下了一幅衣袖，缚在左肩。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为了保护我，躲在草丛中之时，田伯光一剑砍上他肩头，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哼，黑暗中田伯光竟没发觉。我心里难过，不明白取药有什么不方便……”

定逸哼了一声，道：“如此说来，令狐冲倒是个正人君子了。”

仪琳睁大了一双明亮的妙目，露出诧异神色，说道：“令狐师兄自然是一等一的好人。他跟我素不相识，居然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前来救我。”

余沧海冷冷地道：“你跟他虽素不相识，他可多半早就见过你的面了，否则焉有这等好心？”言下之意自是说，令狐冲为了她异乎寻常的美貌，这才如此地奋不顾身。

仪琳道：“不，他说从没见过我。令狐师兄决不会对我撒谎，他决计不会！”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果决，声音虽仍温柔，却大有斩钉截铁之意。众人为她一股纯洁的坚信之意所动，无不深信。

余沧海心想：“令狐冲这厮大胆狂妄，如此天不怕、地不怕地胡作非为，既非为了美色，那么定是故意去和田伯光斗上一斗，好在武林中大出风头。”

仪琳续道：“令狐师兄扎好自己伤口后，又在我肩头和背心的穴道上给我推宫过血。过不多时，便听得洞外刷刷刷的声响越来越近，田伯光挥剑在草丛中乱砍，走到

了山洞门口。我的心怦怦大跳，只听他走进洞来，坐在地上，一声不响。我屏住了呼吸，连气也不敢透一口。突然之间，我肩头一阵剧痛，我出其不意，禁不住低呼了一声。这一下可就糟了，田伯光哈哈大笑，大踏步向我走来。令狐师兄蹲在一旁，仍是不动。田伯光笑着说：‘小绵羊，原来还是躲在山洞里。’伸手来抓我，只听得嗤的一声响，他给令狐师兄刺中了一剑。

“田伯光一惊，断剑脱手落地。可惜令狐师兄这一剑没刺中他要害，田伯光向后急跃，拔出了腰间佩刀，便向令狐师兄砍去，当的一声响，刀剑相交，两个人便动起手来。他们谁也瞧不见谁，铮铮铮地拆了几招，两个人便都向后跃开。我只听到他二人的呼吸之声，心中怕得要命。”

天门道人插口问道：“令狐冲跟他斗了多少回合？”

仪琳道：“弟子当时吓得糊涂了，实在不知他二人斗了多久。只听得田伯光笑道：‘啊哈，你是华山派的！华山剑法，非我敌手。你叫什么名字？’令狐师兄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华山派也好，恒山派也好，都是你这淫贼的对头……’他话未说完，田伯光已攻了上去，原来他要引令狐师兄说话，好得知他处身的所在。两人交手数合。令狐师兄‘啊’的一声叫，又受了伤。田伯光笑道：‘我早说华山剑法不是我对手，便是你师父岳老儿亲来，也斗我不过。’令狐师兄却不再睬他。

“先前我肩头一阵剧痛，原来是肩上的穴道解了，这时背心的穴道又痛了几下，我支撑着慢慢爬起，伸手想去摸地下那柄断剑。令狐师兄听到了声音，喜道：‘你穴道解开了，快走，快走。’我说：‘华山派的师兄，我和你一起跟这恶人拚了！’他说：‘你快走！我们二人联手，也打他不过。’田伯光笑道：‘你知道就好！何必枉自送了性命？喂，我倒佩服你是条英雄好汉，你叫什么名字？’令狐师兄道：‘你问我尊姓大名，本来说给你知，却也不妨。但你如此无礼询问，老子睬也不来睬你。’师父，你说好笑不好笑？令狐师兄又不是他爹爹，却自称是他‘老子’。”

定逸哼了一声，道：“这是市井中的粗口俗语，又不是真的‘老子’！”

仪琳道：“啊，原来如此。令狐师兄道：‘师妹，你快到衡山城去，咱们许多朋友都在那边，谅这恶贼不敢上衡山城找你。’我道：‘我如出去，他杀死了你怎么办？’令狐师兄道：‘他杀不了我的！我缠住他，你还不快走！啊哟！’乒乒两声，两人刀剑相交，令狐师兄又受了一处伤，他心中急了，叫道：‘你不再走，我可要开口骂你啦！’这时我已摸到了地下的断剑，叫道：‘咱们两人打他一个。’田伯光笑道：‘再好没有！田伯光只身单刀，会斗华山、恒山两派。’

“令狐师兄真的骂起我来，叫道：‘不懂事的小尼姑，你简直糊涂透顶，还不快逃！你不再走，下次见到你，我打你老大的耳括子！’田伯光笑道：‘这小尼姑舍不得我，她不肯走！’令狐师兄急了，叫道：‘你到底走不走？’我说：‘不走！’令狐师兄道：‘你不再走，我可要骂你师父啦！定静这老尼姑是个老糊涂，教了你这小糊涂出来。’我说：‘定静师伯不是我师父。’他说：‘好，那么我就骂定闲师太！’我说：‘定闲师伯也不是我师父。’他道：‘呸！你仍然不走！我骂定逸这老糊涂……’”

定逸脸色一沉，模样十分难看。

仪琳忙道：“师父，你别生气，令狐师兄是为我好，并不是真的要骂你。我说：‘我

自己糊涂，可不是师父教的！’突然之间，田伯光欺向我身边，伸指向我点来。我在黑暗中挥剑乱砍，才将他逼退。

“令狐师兄叫道：‘我还有许多难听的话，要骂你师父啦，你怕不怕？’我说：‘你别骂，咱们一起逃吧！’令狐师兄道：‘你站在我旁边，碍手碍脚，我最厉害的华山剑法使不出来，你一出去，我便将这恶人杀了。’田伯光哈哈大笑，道：‘你对这小尼姑倒是多情多义，只可惜她连你姓名也不知道。’我想这恶人这句话倒是不错，便道：‘华山派的师兄，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去衡山跟师父说，说是你救了我性命。’令狐师兄道：‘快走，快走！怎地这等罗唆？老夫姓劳，名叫劳德诺！’”

劳德诺听到这里，不由得一怔：“怎么大师哥冒我的名？”

闻先生点头道：“这令狐冲为善而不居其名，原是咱们侠义道的本色。”

定逸师太向劳德诺望了一眼，自言自语：“这令狐冲好生无礼，胆敢骂我，哼，多半他怕我事后追究，便将罪名推在别人头上。”向劳德诺瞪眼道：“喂，在那山洞中骂我老糊涂的，就是你了，是不是？”劳德诺忙躬身道：“不，不！弟子不敢。”

刘正风微笑道：“定逸师太，令狐冲冒他师弟劳德诺之名，是有道理的。这位劳贤侄带艺投师，辈份虽低，年纪却已不小，胡子也这么大了，足可做得仪琳师侄的祖父。”

定逸登时恍然，才知令狐冲是为了顾全仪琳。其时山洞中一团漆黑，互不见面，仪琳脱身之后，说起救她的是华山派劳德诺，此人是这么一个干瘪老头子，旁人自无闲言闲语，这不但保全了仪琳的清白声名，也保全了恒山派的威名，言念及此，不由得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点头道：“很好，这小子想得周到。仪琳，后来怎样？”

仪琳道：“那时我仍然不肯走，我说：‘劳师兄，你为救我而涉险，我岂能遇难先遁？师父如知我如此没同道义气，定然将我杀了。师父平日时时教导，我们恒山派虽都是女流之辈，在这侠义份上可不能输给了男子汉。’”

定逸拍掌叫道：“好，好，说得是！咱们学武之人，要是不顾江湖义气，生不如死，不论男女，都是一样。”

众人见她这几句话时神情豪迈，均道：“这老尼姑的气概，倒也真不减须眉。”

仪琳续道：“可是令狐师兄却大骂起来，说道：‘混账王八蛋的小尼姑，你在这里罗哩罗唆，叫我施展不出华山派天下无敌的剑法来，我这条老命，注定是要送在田伯光手中了。原来你和田伯光串通了，故意来陷害我。我劳德诺今天倒霉，出门遇见尼姑，而且是个绝子绝孙、绝他妈十八代子孙的混账小尼姑，害得老子空有一身无坚不摧、威力奇大的绝妙剑法，却怕凌厉剑风带到这小尼姑身上，伤了她性命，以致不能使将出来。罢了，罢了，田伯光，你一刀砍死我罢，我老人家活了七八十岁，也算够了，今日认命罢啦！’”

众人听得仪琳口齿伶俐，以清脆柔软之音，转述令狐冲这番粗俗无赖之言，无不为之莞尔。

只听她又道：“我听他这么说，虽知他骂我是假，但想我武艺低微，帮不了他忙，在山洞中的确碍手碍脚，令得他施展不出他精妙的华山剑法来……”

定逸哼了一声道：“这小子胡吹大气！他华山剑法也不过如此，怎能说是天下无

故?”

仪琳道：“师父，他是吓唬吓唬田伯光，好叫他知难而退啊。我听他越骂越凶，只得说道：‘劳师兄，我去了！我感激不尽，后会有期。’他骂道：‘滚你妈的臭鸭蛋，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一见尼姑，逢赌必输，我老头子以前从来没见过你，以后也永远不见你。老子生平最爱赌钱，再见你干什么？’”

定逸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厉声道：“这小子好不混蛋！那时你还不走？”

仪琳道：“我怕惹他生气，只得走了，一出山洞，就听得洞里乒乒乓乓、兵刃相交之声大作。我想倘若那恶人田伯光胜了，他又会来捉我，若是那位‘劳师兄’胜了，他出洞来见到了我，只怕害得他‘逢赌必输’，于是我咬了咬牙，提气疾奔，想追上你老人家，请你去帮着收拾田伯光那恶人。”

定逸“嗯”的一声，点了点头。

仪琳突然问道：“师父，令狐师兄后来不幸丧命，是不是因为……因为见到了我，这才运气不好？”

定逸怒道：“什么‘一见尼姑，逢赌必输’，全是胡说八道的鬼话，怎信得的？这里这许多人，都见到了我们师徒啦，难道他们一个个都会运气不好？”

众人听了都脸露微笑，却谁都不敢笑出声来。

仪琳道：“是。我奔到天明时，已望见了衡阳城，心中略定，寻思多半可以在衡阳见到师父，哪知就在此时，田伯光又追了上来。我一见到他，脚也软了，奔不几步，便给他抓住了。我想他既追到这里，那位华山派的劳师兄定在山洞中给他害死了，心中说不出的难受。田伯光见道上行人很多，倒也不敢对我无礼，只说：‘你乖乖地跟着我，我便不对你动手动脚。如果倔强不听话，我即刻把你衣服剥个精光，叫路上这许多人都笑话你。’我吓得不敢反抗，只有跟着他进城。”

“来到那家酒楼回雁楼前，他说：‘小师父，你有沉鱼……沉鱼落雁之容。这家回雁楼就是为你开的。咱们上去喝个大醉，大家快活快活吧。’我说：‘出家人不用荤酒，这是我白云庵的规矩。’他说：‘你白云庵的规矩多着呢，当真守得这么多？待会我还要叫你大大地破戒。什么清规戒律，都是骗人的。你师父……你师父……’”她说到这里，偷眼瞧了定逸一眼，不敢再说下去。

定逸道：“这恶人的胡说，不必提他，你只说后来怎样？”仪琳道：“是。后来我说：‘你瞎三话四，我师父从来不躲了起来，偷偷地喝酒吃狗肉。’”

众人一听，忍不住都笑。仪琳虽不转述田伯光的言语，但从这句答话之中，谁都知道田伯光定是诬指定逸“躲了起来，偷偷地喝酒吃狗肉”。

定逸将脸一沉，心道：“这孩子便是实心眼儿，说话不知避忌。”

仪琳续道：“这恶人伸手抓住我衣襟，说道：‘你不上楼去陪我喝酒，我就扯烂你衣服。’我没法子，只好跟他上去。这恶人叫了些酒菜，他也真坏，我说吃素，他偏偏叫的都是牛肉、猪肉、鸡鸭、鱼虾这些荤菜。他说我如不吃，他要撕烂我衣服。师父，我说什么也不肯吃，佛门戒食荤肉，弟子决不能犯戒。这坏人要撕烂我衣服，虽然不好，却不是弟子的过错。”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走上酒楼来，腰悬长剑，脸色苍白，满身都是血迹，便往我

们那张桌旁一坐，一言不发，端起我面前碗中的酒，一口喝干了。他自己斟了一碗酒，举碗向田伯光道：‘请!’向我道：‘请!’又喝干了。我一听到他的声音，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他便是在洞中救我的那位‘劳师兄’。谢天谢地，他没给田伯光害死，只是身上到处是血，他为了救我，受伤可着实不轻。

“田伯光向他上上下下地打量，说道：‘是你!’他说：‘是我!’田伯光向他大拇指一竖，赞道：‘好汉子!’他也向田伯光大拇指一竖，赞道：‘好刀法!’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同喝了碗酒。我很是奇怪，他二人昨晚还打得这么厉害，怎么此刻忽然变了朋友?这人没死，我很欢喜;然而他是田伯光这恶人的朋友，弟子又担心起来啦。

“田伯光道：‘你不是劳德诺!劳德诺是个糟老头子，哪有你这么年轻潇洒?’我偷偷瞧这人，他不过二十来岁年纪，原来昨晚他说‘我老人家活了七八十岁’什么的，都是骗田伯光的。那人一笑，说道：‘我不是劳德诺。’田伯光一拍桌子，说道：‘是了，你是华山令狐冲，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

“令狐师兄这时便承认了，笑道：‘岂敢!令狐冲是你手下败将，见笑得紧。’田伯光道：‘不打不相识，咱们便交个朋友如何?令狐兄既看中了这个美貌小尼姑，在下让给你便是。重色轻友，岂是我辈所为?’”

定逸脸色发青，只道：“这恶贼该死之极，该死之极!”

仪琳泫然欲涕，说道：“师父，令狐师兄忽然骂起我来啦。他说：‘这小尼姑脸上全无血色，整日价只吃青菜豆腐，相貌决计好不了。田兄，我生平一见尼姑就生气，恨不得杀尽天下的尼姑!’田伯光笑问：‘那又为什么?’”

“令狐师兄道：‘不瞒田兄说，小弟生平有个嗜好，那是爱赌如命，只要瞧见了骨牌骰子，连自己姓什么也忘记了。可是只要一见尼姑，这一天就不用赌啦，赌什么输什么，当真屡试不爽。不但是我一人，华山派的师兄师弟们个个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华山派弟子，见到恒山派的师伯、师叔、师姊、师妹们，脸上虽然恭恭敬敬，心中却无不大叫倒霉!’”

定逸大怒，反过手掌，啪的一声，清脆清脆地打了劳德诺一个耳括子。她出手又快又重，劳德诺不及闪避，只觉头脑一阵晕眩，险些便欲摔倒。

四 坐斗

刘正风笑道：“师太怎地没来由生这气？令狐师侄为了要救令高足，这才跟田伯光这般胡说八道，花言巧语，你怎地信以为真了？”定逸一怔，道：“你说他是为了救仪琳？”刘正风道：“我是这么猜想。仪琳师侄，你说是不是？”

仪琳低头道：“令狐师兄是好人，就是……就是说话太过粗俗无礼。师父生气，我不敢往下说了！”定逸喝道：“你说出来！一字不漏地说出来。我要知道他到底安的是好心，还是歹意。这家伙倘若是个无赖汉子，便算死了，我也要跟岳老儿算账。”仪琳嗫嚅了几句，不敢往下说。定逸道：“说啊，不许为他忌讳，是好是歹，难道咱们还分辨不出？”

仪琳道：“是！令狐师兄又道：‘田兄，咱们学武之人，一生都在刀尖上讨生活，虽然武艺高强的占便宜，但归根结底，终究是在碰运气，你说是不是？遇到武功差不多的对手，生死存亡，便讲运道了。别说这小尼姑瘦得小鸡也似的，提起来没三两重，就算真是天仙下凡，我令狐冲正眼也不瞧她。一个人毕竟性命要紧，重色轻友固然不对，重色轻生，那更是大傻瓜一个。这小尼姑啊，万万碰她不得。’

“田伯光笑道：‘令狐兄，我只道你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子，怎么一提到尼姑，便偏有这许多忌讳？’令狐师兄道：‘嘿，我一生见了尼姑之后，倒的霉实在太多，可不由得我不信。你想，昨天晚上我还是好端端的，连这小尼姑的面也没见到，只不过听到了她说话的声音，就给你在身上砍了三刀，险些儿丧了性命。这不算倒霉，什么才是倒霉？’田伯光哈哈大笑，道：‘这倒说得是。’

“令狐师兄道：‘田兄，我不跟尼姑说话，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喝酒便喝个痛快，你叫这小尼姑滚蛋吧！我良言劝你，你只消碰她一碰，你就交上了华盖运，以后在江湖上到处都碰钉子，除非你自己出家去做和尚。这天下三毒，你怎不远而避之？’

“田伯光问道：‘什么是天下三毒？’令狐师兄脸上现出诧异之色，说道：‘田兄多在江湖上行走，见识广博，怎么连天下三毒都不知道？常言道得好：“尼姑砒霜青竹蛇，有胆无胆莫碰他！”这尼姑是一毒，砒霜又是一毒，青竹蛇又是一毒。天下三毒之中，又以尼姑居首。咱们五岳剑派中的男弟子们，那是常常挂在口上说的。’

定逸大怒，伸手在茶几上重重一拍，破口骂道：“放他娘的狗臭……”到得最后关头，这个“屁”字终于忍住了不说。劳德诺吃过她的苦头，本来就远远地避在一旁，见她满脸涨得通红，又退开一步。

刘正风叹道：“令狐师侄虽是一番好意，但如此信口开河，也未免过分了些。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跟田伯光这等大恶徒打交道，若非说得像煞有介事，可也真不易骗

得他相信。”

仪琳问道：“刘师叔，你说那些言语，都是令狐师兄故意捏造出来骗那姓田的？”

刘正风道：“自然是了。五岳剑派之中，哪有这等既无聊、又无礼的说话？再过一日，便是刘某金盆洗手的大日子，我说什么也要图个吉利，倘若大伙儿对贵派真有什么顾忌，刘某怎肯恭恭敬敬地邀请定逸师太和众位贤侄光临舍下？”

定逸听了这几句话，脸色略和，哼了一声，骂道：“令狐冲这小子一张臭嘴，不知是哪个缺德之人调教出来的。”言下之意，自是将令狐冲的师父华山掌门也给骂上了。

刘正风道：“师太不须着恼，田伯光那厮，武功是很厉害的。令狐师侄斗他不过，眼见仪琳贤侄身处极大危难，只好编造些言语出来，盼能骗得这恶贼放过了她。想那田伯光走遍天下，见多识广，岂能轻易受骗？世俗之人无知，对出家的师太们有些偏见，也是实情，令狐师侄便乘机而下说词了。咱们身在江湖，行事说话，有时免不了要从权。令狐师侄若不是看重恒山派，华山派自岳先生而下，若不都是心中敬重佩服三位老师太，他又怎肯如此尽心竭力地相救贵派弟子？”

定逸点了点头，道：“多承刘三爷美言。”转头向仪琳道：“田伯光就因此而放了你？”

仪琳摇头道：“没有。令狐师兄又说：‘田兄，你虽轻功独步天下，但要是交上了倒霉的华盖运，轻功再高，也逃不了。’田伯光一时好似拿不定主意，向我瞧了两眼，摇头说道：‘我田伯光独往独来，横行天下，哪里能顾忌得这么多？这小尼姑嘛，反正咱们见也见到了，且让她在这里陪着便是。’

“就在这时，邻桌上有个青年男子突然拔出长剑，抢到田伯光面前，喝道：‘你……你就是田伯光吗？’田伯光道：‘怎样？’那年轻人道：‘杀了你这淫贼！武林中人人都要杀你而甘心，你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挺剑向田伯光刺去。看他剑招，是泰山派的剑法，就是这一位师兄。”说着手指躺在门板上的那具尸身。

天门道人点头道：“迟百城这孩子，很好，很好！”

仪琳继续道：“田伯光身子一晃，手中已多了一柄单刀，笑道：‘坐下，坐下！喝酒，喝酒！’将单刀还入刀鞘。那位泰山派的师兄，却不知如何胸口已中了他一刀，鲜血直冒，他眼睛瞪着田伯光，身子摇晃了几下，倒向楼板。”

她目光转向天松道人，说道：“这位泰山派的师伯，纵身抢到田伯光面前，连声猛喝，出剑疾攻，这位师伯的剑招自是十分了得，但田伯光仍不站起身，坐在椅中，拔刀招架。这位师伯攻了二三十剑，田伯光挡了二三十招，一直坐着，没站起身来。”

天门道人黑着脸，眼光瞧向躺在门板上的师弟，问道：“师弟，这恶贼的武功当真如此了得？”天松道人一声长叹，缓缓转开了头。

仪琳续道：“那时候令狐师兄便拔剑向田伯光疾刺。田伯光回刀挡开，站起身来。”

定逸道：“这可不对了。天松道长接连刺他二三十剑，他都不用起身，令狐冲只刺他一剑，田伯光便须站起来。令狐冲的武功又怎能高得过天松道长？”

仪琳道：“那田伯光是有道理的。他说：‘令狐兄，我当你是朋友，你出兵刃攻我，我如仍然坐着不动，那就是瞧你不起。我武功虽比你高，心中却敬你为人，因此不论胜败，都须起身招架。对付这牛……牛鼻……却又不同。’令狐师兄哼了一声，道：‘承

你青眼，令狐冲脸上贴金。’嗤嗤嗤向他连攻三剑。师父，这三剑去势凌厉得很，剑光将田伯光的上盘尽数笼罩住了……”

定逸点头道：“这是岳老儿的得意之作，叫什么‘太岳三青峰’，据说是第二剑比第一剑的劲道狠，第三剑又胜过了第二剑。那田伯光如何拆解？”

仪琳道：“田伯光接一招，退一步，连退三步，喝彩道：‘好剑法！’转头向天松师伯道：‘牛鼻子，你为什么不上来夹攻？’令狐师兄一出剑，天松师伯便即退开，站在一旁。天松师伯冷冷地道：‘我是泰山派的正人君子，岂肯与淫邪之人联手？’我忍不住了，说道：‘你莫冤枉了这位令狐师兄，他是好人！’天松师伯冷笑道：‘他是好人？嘿嘿，他是和田伯光同流合污的大大好人！’突然之间，天松师伯‘啊’的一声大叫，双手按住了胸口，脸上神色十分古怪。田伯光还刀入鞘，说道：‘坐下，坐下！喝酒，喝酒。’

“我见天松师伯双手指缝中不绝地渗出鲜血。不知田伯光使了什么奇妙的刀法，我全没见到他伸臂挥手，天松师伯胸口已然中刀，这一刀当真快极。我吓得只叫：‘别……别杀他！’田伯光笑道：‘小美人说不杀，我就不杀！’天松师伯按住胸口，冲下了楼梯。

“令狐师兄起身想追下去相救。田伯光拉住他，说道：‘令狐兄，这牛鼻子骄傲得紧，宁死不会要你相帮，何苦自讨没趣？’令狐师兄苦笑着摇头，喝了两碗酒。师父，那时我想，咱们佛门五大戒，第五戒酒，令狐师兄虽不是佛门弟子，可是喝酒这么喝个不停，终究不好。不过弟子自然不敢跟他说话，怕他骂我‘一见尼姑’什么的。”

定逸道：“令狐冲这些疯话，以后不可再提。”仪琳道：“是。”定逸道：“以后怎样？”

仪琳道：“田伯光说：‘这牛鼻子武功不错，我这一刀砍得不算慢，他竟能及时缩了三寸，这一刀没砍死他。泰山派的玩艺倒还有两下子。令狐兄，这牛鼻子不死，今后你麻烦可就多了。刚才我存心要杀了他，免你后患，可惜这刀砍他不死。’

“令狐师兄笑道：‘我一生之中，麻烦天天都有，管他娘的，喝酒，喝酒。田兄，你这一刀如砍向我胸口，我武功不及天松师伯，那便避不了。’田伯光笑道：‘刚才我出刀之时，确是手下留了情，那是报答你昨晚在山洞中不杀我的情谊。’我听了好生奇怪，如此说来，昨晚山洞中两人相斗，倒还是令狐师兄占了上风，饶了他性命。”

众人听到这里，脸上都现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均觉令狐冲不该和这万恶淫贼拉交情。

仪琳续道：“令狐师兄道：‘昨晚山洞之中，在下已尽全力，艺不如人，如何敢说剑下留情？’田伯光哈哈一笑，说道：‘当时你和这小尼姑躲在山洞之中，这小尼姑发出声息，被我查觉，可是你却屏住呼吸，我万万料不到另外有人窥伺在侧。我拉住了这小尼姑，立时便要破了她的清规戒律。你只消等得片刻，待我魂飞天外、心无旁骛之时，一剑刺出，定可取了我的性命。令狐兄，你又不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其间的轻重关节，岂有不知？我知你是堂堂丈夫，不愿施此暗算，因此那一剑嘛，嘿嘿，只是在我肩头轻轻这么一刺。’

“令狐师兄道：‘我如多待得片刻，这小尼姑岂非受了你的污辱？我跟你说，我

虽然见了尼姑便生气，但恒山派总是五岳剑派之一。你欺到我们头上来，那可容你不得。’田伯光笑道：‘话虽如此，然而你这一剑若再向前送得三四寸，我一条胳膊就此废了，干吗你这一剑刺中我后，却又缩回？’令狐师兄道：‘我是华山弟子，岂能暗箭伤人？你先在我肩头砍一刀，我便在你肩头还了一剑，大家扯个直，再来交手，堂堂正正，谁也不占谁的便宜。’田伯光哈哈大笑，道：‘好，我交了你这个朋友，来来来，喝一碗。’

“令狐师兄道：‘武功我不如你，酒量却是你不如我。’田伯光道：‘酒量不如你吗？那也未见得，咱们便来比上一比，来，大家先喝十大碗再说。’令狐师兄皱眉道：‘田兄，我只道你也是个不占人便宜的好汉，这才跟你赌酒，哪知大谬不然，令我好生失望。’

“田伯光斜眼看他，问道：‘我又如何占你便宜了？’令狐师兄道：‘你明知我讨厌尼姑，一见尼姑便周身不舒服，胃口大倒，如何还能跟你赌酒？’田伯光又大笑起来，说道：‘令狐兄，我知你千方百计，只是要救这小尼姑，可是我田伯光爱色如命，既看上了这千娇百媚的小尼姑，说什么也不放她走。你要我放她，唯有一个条件。’令狐师兄道：‘好，你说出来吧，上刀山，下油锅，我令狐冲认命了，皱一皱眉头，不算好汉。’

“田伯光笑嘻嘻地斟满了两碗酒，道：‘你喝了这碗酒，我跟你讲。’令狐师兄端起酒碗，一口喝干，道：‘干！’田伯光也喝了那碗酒，笑道：‘令狐兄，在下既当你是朋友，就当按照江湖上的规矩，朋友妻，不可戏。你若答应娶这小尼姑……小尼姑……’”

她说到这里，双颊晕红如火，目光下垂，声音越说越小，到后来已细不可闻。

定逸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胡说八道，越说越下流了。后来怎样？”

仪琳细声道：“那田伯光口出胡言，笑嘻嘻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答应娶她……娶她为妻，我即刻放她，还向她作揖赔罪，除此之外，万万不能。’

“令狐师兄呸的一声，道：‘你要我倒是一世霉么？此事再也休提。’田伯光那厮又胡说了一大篇，说什么留起头发，就不是尼姑，还有许多叫人说不出的疯话，我掩住耳朵，不去听他。令狐师兄道：‘住嘴！你再开这等无聊玩笑，令狐冲当场给你气死，哪还有性命来跟你拚酒？你不放她，咱们便来决一死战。’田伯光笑道：‘讲打，你是打我不过的！’令狐师兄道：‘站着打，我不是你对手。坐着打，你便不是我对手。’”

众人先前听仪琳述说，田伯光坐在椅上一直没站起身，却挡住了泰山派好手天松道人二三十招凌厉的攻势，则他善于坐斗，可想而知，令狐冲说“站着打，我不是你对手；坐着打，你不是我对手”这句话，自是为了故意激恼他而说。何三七点头道：“遇上了这等恶徒淫贼，先将他激得暴跳如雷，然后趁机下手，倒也不失为一条妙计。”

仪琳续道：“田伯光听了，也不生气，只笑嘻嘻地道：‘令狐兄，田伯光佩服的，是你的豪气胆识，可不是你的武功。’令狐师兄道：‘令狐冲佩服你的，乃是你站着打的快刀，却不是坐着打的刀法。’田伯光道：‘你这个可知道了，我少年之时，腿上得过寒疾，有两年时光我坐着练习刀法，坐着打正是我拿手好戏。适才我和那泰山派的牛……牛……道人拆招，倒不是轻视于他，只是我坐着使刀使得惯了，也就懒得站

将起来。令狐兄，这一门功夫你是不如我的。’令狐师兄道：‘田兄，你这个可不知道了。你不过少年之时为了腿患寒疾，坐着练了两年刀法，时候再多，也不过两年。我别的功夫不如你，这坐着使剑，却比你强。我天天坐着练剑。’”

众人听到这里，目光都向劳德诺瞧去，均想：“可不知华山派武功之中，有没这样一项坐着练剑的法门？”劳德诺摇头道：“大师哥骗他的，敝派没这一门功夫。”

仪琳道：“田伯光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当真有这回事？在下这可是孤陋寡闻了，倒想见识见识华山派的坐……坐……什么剑法啊？’令狐师兄笑道：‘这些剑法不是我恩师所授，是我自己创出来的。’田伯光一听，登时脸色一变，道：‘原来如此，令狐兄人才，令人好生佩服。’”

众人均知田伯光何以动容。武学之中，要新创一路拳法剑法，当真谈何容易，若非武功既高，又有过人的才智学识，决难别开蹊径，另创新招。像华山派这等开山立派数百年的名门大派，武功的一招一式无不经过千锤百炼，要将其中一招稍加变易，也已极难，何况另创一路剑法？劳德诺心想：“原来大师哥暗中创了一套剑法，怎地不跟师父说？”

只听仪琳续道：“当时令狐师兄嘻嘻一笑，说道：‘这路剑法臭气冲天。有什么值得佩服之处？’田伯光大感诧异，问道：‘怎地臭气冲天？’我也是好生奇怪，剑法最多是不高明，哪会有什么臭气？令狐师兄道：‘不瞒田兄说，我每天早晨出恭，坐在茅厕之中，到处苍蝇飞来飞去，好生讨厌，于是我便提起剑来击刺苍蝇。初时刺之不中，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出剑便刺到苍蝇，渐渐意与神会，从这些击刺苍蝇的剑招之中，悟出一套剑法来。使这套剑法之时，一直坐着出恭，岂不是臭气有点难闻么？’

“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便笑了出来，这位令狐师兄真是滑稽，天下哪有这样练剑的。田伯光听了，却脸色铁青，怒道：‘令狐兄，我当你是个朋友，你出此言，未免欺人太甚，你当我田伯光是茅厕中的苍蝇，是不是？好，我便领教领教你这路……你这路……’”

众人听到这话都暗暗点头，均知高手比武，倘若心意浮躁，可说已先自输了三成，令狐冲这些言语显然意在激怒对方，现下田伯光终于发怒，那是第一步已中计了。

定逸道：“很好！后来怎样？”

仪琳道：“令狐师兄笑嘻嘻地道：‘在下练这路剑法，不过是为了好玩，绝无与人争胜拚斗之意。田兄千万不可误会，小弟决不敢将你当做是茅厕里的苍蝇。’我忍不住又笑了一声。田伯光更加恼怒，抽出单刀，放在桌上，说道：‘好，咱们便大家坐着，比上一比。’我见到他眼中露出凶光，很是害怕，他显然已动杀机，要将令狐师兄杀了。

“令狐师兄笑道：‘坐着使刀使剑，你没我功夫深，你是比不过我的。令狐冲今日新交了田兄这个朋友，又何必伤了两家和气？再说，令狐冲堂堂丈夫，不肯在自己最擅胜场的功夫上占朋友便宜。’田伯光道：‘这是田伯光自甘情愿，不能说是你占了我便宜。’令狐师兄道：‘如此说来，田兄一定要比？’田伯光道：‘一定要比！’令狐师兄道：‘一定要坐着比！’田伯光道：‘对了，一定要坐着比！’令狐师兄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得订下一个规条，胜败未决之时，哪一个先站了起来，便算输。’田伯光

道：‘不错！胜败未决之时，哪一个先站起身，便算输了。’

“令狐师兄又问：‘输了的便怎样？’田伯光道：‘你说如何便如何？’令狐师兄道：‘待我想一想。有了，第一，比输之人，今后见到这个小尼姑，不得再有任何无礼的言语行动，一见到她，便得上前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说道：“小师父，弟子田伯光拜见。”’田伯光道：‘呸！你怎知定是我输？要是你输呢？’令狐师兄道：‘我也一样，是谁输了，谁便得改投恒山派门下，做定逸老师太的徒孙，做这小尼姑的徒弟。’师父，你想令狐师兄说得滑稽不滑稽？他二人比武，怎地输了要改投恒山派门下？我又怎能收他们做徒弟？”

她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一直愁容不展，此刻微现笑靥，更增秀色。

定逸道：“这些江湖上的粗鲁汉子，什么话都说得出，你又怎地当真了？这令狐冲存心是在激怒田伯光。”她说到这里，抬起头来，微闭双目，思索令狐冲用什么法子能够取胜，倘若他比武败了，又如何自食其言？想了一会，知道自己的智力跟这些无赖流氓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不必徒伤脑筋，便问：“那田伯光却又怎样回答？”

仪琳道：“田伯光见令狐师兄说得这般有恃无恐，脸现迟疑之色，我料他有些担心了，大概在想：莫非令狐冲坐着使剑，真有过人之长？令狐师兄又激他：‘倘若你决意不肯改投恒山派门下，咱们也不用比了。’田伯光怒道：‘胡说八道！好，就是这样，输了的拜这小尼姑为师！’我道：‘我可不能收你们做徒弟，我功夫不配，再说，我师父也不许。我恒山派不论出家人、在家人，个个都是女子，怎能够……怎能够……’”

“令狐师兄将手一挥，说道：‘我和田兄商量定的，你不收也得收，哪由得你做主？’他转头向田伯光道：‘第二，输了之人，就得举刀一挥，自己做了太监。’师父，不知道什么是举刀一挥，自己做了太监？”

她这么一问，众人都笑了起来。定逸也忍不住好笑，严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说道：“那些流氓的粗话，好孩子，你不懂就不用问，没什么好事。”

仪琳道：“噢，原来是粗话。我本来想有皇帝就有太监，没什么了不起。田伯光听了这话后，斜眼向着令狐师兄问道：‘令狐兄，你当真有必胜的把握？’令狐师兄道：‘这个自然！站着打，我令狐冲在普天下武林之中，排名第八十九；坐着打，排名第二！’田伯光甚是好奇，问道：‘你第二？第一是谁？’令狐师兄道：‘那是魔教教主东方不败！’”

众人听她提到“魔教教主东方不败”八字，脸色都为之一变。

仪琳察觉到众人神色突然间大变，既感诧异，又有些害怕，深恐自己说错了话，问道：“师父，这话不对么？”定逸道：“你别提这人的名字。田伯光却怎么说？”

仪琳道：“田伯光点点头，道：‘你说东方教主第一，我没异言，可是阁下自居排名第二，未免有些自吹自擂。难道你还胜得过尊师岳先生？’令狐师兄道：‘我是说坐着打啊。站着打，我师父排名第八，我是八十九，跟他老人家可差得远了。’田伯光点头道：‘原来如此！那么站着打，我排名第几？这又是谁排的？’令狐师兄道：‘这是一个大秘密，田兄，我跟你言语投机，说便跟你说了，可千万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定要惹起武林中老大大一场风波。三个月之前，我五岳剑派五位掌门师尊在华山聚会，谈论

当今武林名手的高下。五位师尊一时高兴，便将普天下众高手排了一排。田兄，不瞒你说，五位尊师对你的人品骂得一钱不值，说到你的武功，大家认为还真不含糊，站着打，天下可以排到第十四。”

天门道人和定逸师太齐声道：“令狐冲胡说八道，哪有此事？”

仪琳道：“原来令狐师兄是骗他的。田伯光也有些将信将疑，但道：‘五岳剑派掌门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高人。居然将田伯光排名第十四，那是过奖了。令狐兄，你是否当着五位掌门人之面，施展你那套臭不可闻的茅厕剑法，否则他们何以许你天下第二？’

“令狐师兄笑道：‘这套茅厕剑法吗？当众施展太过不雅，如何敢在五位尊师面前献丑？这路剑法姿势难看，可是十分厉害。令狐冲和一些旁门左道的高手谈论，大家认为除了东方教主之外，天下无人能敌。不过，田兄，话又得说回来，我这路剑法虽然了得，除了出恭时击刺苍蝇之外，却没实用。你想想，当真与人动手比武，又有谁肯大家坐着不动？就算我和你约好了非坐着比不可，等到你一输，你自然老羞成怒，站起身来，你站着打的天下第十四，轻而易举，便能将我这坐着打的天下第二一刀杀了。因此嘛，你站着打天下第十四是真的，我这坐着打天下第二却是徒有虚名，毫不足道。’

“田伯光冷哼一声，说道：‘令狐兄，你这张嘴当真会说。你又怎知我坐着打一定会输给你，又怎知我会老羞成怒，站起身来杀你？’

“令狐师兄道：‘你如答允输了之后不来杀我，那么做太……太监之约，也可不算，免得你绝子绝孙，没了后代。好吧，废话少说，这就动手！’他手一掀，将桌子连酒壶、酒碗都掀得飞了出去，两个人就面对面地坐着，一个手中提了把刀，一个手中拿了柄剑。

“令狐师兄道：‘进招吧！是谁先站起身来，屁股离开了椅子，谁就输了。’田伯光道：‘好，瞧是谁先站起身来！’他二人刚要动手，田伯光向我瞧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说道：‘令狐兄，我服了你啦。原来你暗中伏下人手，今日存心来跟田伯光为难，我和你坐着相斗，谁都不许离开椅子，别说你的帮手一拥而出，单是这小尼姑在我背后动手动脚，说不定便逼得我站起身来。’

“令狐师兄也是哈哈大笑，说道：‘只叫有人插手相助，便算是令狐冲输了。小尼姑，你盼我打胜呢，还是打败？’我道：‘自然盼你打胜。你坐着打，天下第二，决不能输了给他。’令狐师兄道：‘好，那么你请吧！走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这么一个光头小尼姑站在我眼前，令狐冲不用打便输了。’他不等田伯光出言阻止，刷的一剑，便向他刺去。

“田伯光挥刀挡开，笑道：‘佩服，佩服！好一条救小尼姑脱身的妙计。令狐兄，你当真是多……多情种子。只是这一场凶险，冒得忒也大了些。’我那时才明白，原来令狐师兄一再说谁先站起谁输，是要我有机会逃走。田伯光身子不能离椅，自然没法来捉我了。”

众人听到这里，对令狐冲这番苦心都不禁赞叹。他武功不及田伯光，除此之外，确无良策可让仪琳脱身。

定逸道：“什么‘多情种子’等等，都是粗话，以后嘴里千万不可提及，连心里也不许想。”仪琳垂目低眉，道：“是，原来那也是粗话，弟子知道了。”定逸道：“那你就该立即走路啊，倘若田伯光将令狐冲杀了，你便又难逃毒手。”

仪琳道：“是。令狐师兄一再催促，我只得向他拜了拜，说道：‘多谢令狐师兄救命之恩。华山派的大恩大德，仪琳终身不忘。’转身下楼，刚走到楼梯口，只听得田伯光喝道：‘中！’我一回头，两点鲜血飞了过来，溅上我的衣衫，原来令狐师兄肩头中了一刀。

“田伯光笑道：‘怎么样？你这坐着打天下第二的剑法，我看也是稀松平常！’令狐师兄道：‘这小尼姑还不走，我怎打得过你？那是我命中注定要倒大霉。’我想令狐师兄讨厌尼姑，我留着不去，只怕真的害了他性命，只得急速下楼。一到酒楼之下，但听楼上刀剑之声相交不绝，田伯光又大喝一声：‘中！’

“我大吃一惊，料想令狐师兄又给他砍中了一刀，但不敢再上楼去观看，于是从楼旁攀援而上，到了酒楼屋顶，伏在瓦上，从窗子里向内张望，只见令狐师兄仍是持剑狠斗，身上溅满了鲜血，田伯光却一处也没受伤。

“又斗了一阵，田伯光又喝一声：‘中！’一刀砍在令狐师兄的左臂，收刀笑道：‘令狐兄，我这一招是刀下留情！’令狐师兄笑道：‘我自然知道，你落手稍重，我这条臂膀便给你砍下来啦！’师父，在这当口，他居然还笑得出来。田伯光道：‘你还打不打？’令狐师兄道：‘当然打啊！我又没站起身来。’田伯光道：‘我劝你认输，站了起来罢。咱们说过的话不算数，你不用拜那小尼姑为师啦。’令狐师兄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过的话，岂有不算数的？’田伯光道：‘天下硬汉子我见过多了，令狐兄这等人物，田伯光今日第一次见到。好！咱们不分胜败，两家罢手如何？’

“令狐师兄笑嘻嘻地瞧着他，并不说话，身上各处伤口中的鲜血不断滴向楼板，嗒嗒地做声。田伯光抛下单刀，正要站起，突然想到一站起身便算输了，身子只这么一晃，便又坐实，总算没离开椅子。令狐师兄笑道：‘田兄，你可机灵得很啊！’”

众人听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唉”的一声，为令狐冲可惜。

仪琳继续说道：“田伯光拾起单刀，说道：‘我要使快刀了，再迟得片刻，那小尼姑便要逃得不知去向，追她不上了。’我听他说还要追我，只吓得浑身发抖，又担心令狐师兄遭了他毒手，不知如何是好。忽地想起，令狐师兄所以拚命和他缠斗，只是为了救我，唯有我去自刎在他二人面前，方能使令狐师兄不死。当下我拔出腰间断剑，正要踊身跃入酒楼，突然间只见令狐师兄身子一晃，连人带椅倒下地来，又见他双手撑地，慢慢爬了开去，那只椅子压在他身上。他受伤甚重，一时挣扎着站不起来。

“田伯光甚是得意，笑道：‘坐着打天下第二，爬着打天下第几？’说着站起身来。

“令狐师兄也是哈哈一笑，说道：‘你输了！’田伯光笑道：‘你输得如此狼狈，还说是我输了？’令狐师兄伏在地下，问道：‘咱们先前怎么说来？’田伯光道：‘咱们约定坐着打，是谁先站起身来，屁股离了椅子……便……便……便……’他连说了三个‘便’字，再也说不下去，左手指着令狐师兄。原来这时他才醒悟已上了当。他已经站起，令狐师兄可兀自未曾起立，屁股也没离开椅子，模样虽然狼狈，依着约定的言语，却算是胜了。”

众人听到这里，忍不住拍手大笑，连声叫好。

只余沧海哼了一声，道：“这无赖小子，跟田伯光这淫贼去耍流氓手段，岂不丢了名门正派的脸面？”定逸怒道：“什么流氓手段？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可没见你青城派中有这等见义勇为的少年英侠？”她听仪琳述说令狐冲奋不顾身，保全了恒山派的颜面，心下着实感激，先前怨怪令狐冲之意，早就丢到了九霄云外。余沧海又哼了一声，道：“好一个爬在地下的少年英侠！”定逸厉声道：“你青城派……”

刘正风怕他二人又起冲突，忙打断话头，问仪琳道：“贤侄，田伯光认不认输？”

仪琳道：“田伯光怔怔地站着，一时拿不定主意。令狐师兄叫道：‘恒山派的小师妹，你下来吧，恭喜你新收了一位高足啊！’原来我在屋顶窥探，他早就知道了。田伯光这人虽恶，说过了的话倒不抵赖，那时他本可上前一刀将令狐师兄杀了，回头再来对付我，但他却大声叫道：‘小尼姑，我跟你讲，下次你再敢见我，我一刀便将你杀了。’我本来就不愿收这恶人做徒弟，他这么说，我正求之不得。田伯光说了这句话，将单刀往刀鞘里一插，大踏步下了酒楼。我这才跳进楼去，扶起令狐师兄，取出天香断续胶给他敷上伤口，我一数，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竟有十三处之多……”

余沧海忽然插口道：“定逸师太，恭喜恭喜！”定逸瞪眼道：“恭什么喜？”余沧海道：“恭喜你新收了一位武功卓绝、天下扬名的好徒孙！”定逸大怒，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天门道人道：“余观主，这可是你的不对了。咱们玄门清修之士，岂可开这等无聊玩笑？”余沧海转过了头，只作没听见。

仪琳续道：“我替令狐师兄敷完了药，扶他坐上椅子。令狐师兄不住喘气，说道：‘劳你驾，给斟一碗酒。’我斟了一碗酒递给他。忽然楼梯上脚步声响，上来了两人，一个就是他。”伸指指着抬罗人杰尸身进来的那青城派弟子，又道：“另一个便是那恶人罗人杰。他们二人看看我，看看令狐师兄，眼光又转过来看我，神色间甚是无礼。”

众人均想，罗人杰他们乍然见到令狐冲满身鲜血，和一个美貌尼姑坐在酒楼之上，而那个尼姑又斟酒给他喝，自然会觉得大大不以为然，神色无礼，那也不足为奇了。

仪琳续道：“令狐师兄向罗人杰瞧了一眼，问道：‘师妹，你可知青城派最擅长的是什么功夫？’我道：‘不知道，听说青城派高明的功夫多得很。’令狐师兄道：‘不错，青城派高明的功夫很多，但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嘿嘿，免伤和气，不说也罢。’说着向罗人杰又瞪了一眼。罗人杰抢将过来，喝道：‘最高明的是什么？你倒说说看？’令狐师兄笑道：‘我本来不想说，你一定要我说，是不是？那是一招“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罗人杰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胡说八道，什么叫做“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从来没听说过！’

“令狐师兄笑道：‘这是贵派的看家招式，你怎地会没听说过？你转过身来，我演给你瞧。’罗人杰骂了几句，出拳便向令狐师兄打去。令狐师兄站起来想避，但实在失血过多，半点力气也没有了，身子一晃，便即坐倒，给他这一拳打在鼻上，鲜血长流。

“罗人杰第二拳又待再打，我忙伸掌格开，道：‘不能打！他身受重伤，你没瞧见么？你欺负受伤之人，算是什么英雄好汉？’罗人杰骂道：‘小尼姑见小贼生得潇洒，

动了凡心啦！快让开。你不让开，连你也打了。’我说：‘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师父余观主去。’他说：‘哈哈，你不守清规，破了淫戒，天下人个个打得。’师父，他这可不是冤枉人吗？他左手向我一探，我伸手格时，没料到 he 这一下是虚招，突然间他右手伸出，在我左颊上捏了一把，还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连出三掌，却都给他避开了。

“令狐师兄道：‘师妹，你别动手，我运一运气，那就成了。’我转头瞧他，只见他脸上半点血色也没有。就在那时，罗人杰奔将过去，握拳又要打他。令狐师兄左掌一带，将他带得身子转了半个圈子，跟着飞出一腿，踢中了他的……他的后臀。这一腿又快又准，巧妙之极。那罗人杰站立不定，直滚下楼去。

“令狐师兄低声道：‘师妹，这就是他青城派最高明的招数，叫做“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屁股向后，是专门给人踢的，平沙落……落……雁，你瞧像不像？’我本想笑，可是见他脸色愈来愈差，很是担心，劝道：‘你歇一歇，别说话。’我见他伤口又流出血来，显然刚才踢这一脚太过用力，又将伤口弄破了。

“那罗人杰跌下楼后立即又奔了上来，手中已多了一柄剑，喝道：‘你是华山令狐冲，是不是？’令狐师兄笑道：‘贵派高手向我施展这招“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的，阁下已是第三人，无怪……无怪……’说着不住咳嗽。我怕罗人杰害他，抽出剑来，在旁守护。罗人杰向他师弟道：‘黎师弟，你对付这小尼姑。’这姓黎的恶人应了一声，抽出长剑，向我攻来，我只得出剑招架。

“只见罗人杰一剑又一剑向令狐师兄刺去，令狐师兄勉力举剑招架，形势甚是危急。又打几招，令狐师兄的长剑跌了下来。罗人杰长剑刺出，抵在他胸前，笑道：‘你叫我三声青城派的爷爷，我便饶了你性命。’令狐师兄笑道：‘好，我叫，我叫！我叫了之后，你传不传我贵派那招屁股向后平沙……’他这句话没说完，罗人杰这恶人长剑往前一送，便刺入了令狐师兄胸口，这恶人当真毒辣……”

她说到这里，晶莹的泪水从面颊上滚滚流下，哽咽着继续道：“我……我……我见到这等情状，扑过去阻挡，但那罗人杰的利剑，已刺……刺进了令狐师兄的胸膛。”

一时之间，花厅上静寂无声。

余沧海只觉射向自己脸上的许多眼光之中，都充满着鄙夷和愤恨之意，说道：“你这番言语，不尽不实。你说罗人杰已杀了令狐冲，怎地罗人杰又会死在他剑下？”

仪琳道：“令狐师兄中了那剑后，却笑了笑，向我低声道：‘小师妹，我……我有个大秘密，说给你听。那福……福威镖局的辟邪……辟邪剑谱，是在……是在……’他声音越说越低，我再也听不见什么，只见他嘴唇在动……”

余沧海听她提到福威镖局的辟邪剑谱，登时心头大震，不由自主的神色十分紧张，问道：“在什么……”他本想问“在什么地方”，但随即想起，这句话万万不能当众相询，当即缩住，但心中扑通扑通地乱跳，只盼仪琳年幼无知，当场便说了出来，否则事后定逸师太一加详询，知道了其中的重大关连，便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与闻机密了。

只听仪琳续道：“罗人杰对那什么剑谱，好像十分关心，走将过来，俯低身子，要听令狐大哥说那剑谱是在什么地方，突然之间，令狐师兄抓起掉在楼板上的那口剑，一抬手，刺入了罗人杰的小腹。这恶人仰天跌倒，手足抽搐了几下，再也爬不起来。

原来……原来……师父……令狐师兄是故意骗他走近，好杀他报仇。”

她述说完了这段往事，精神再也支持不住，身子晃了几晃，晕了过去。定逸师太伸出手臂，揽住了她腰，向余沧海怒目而视。

众人默然不语，想象回雁楼头那场惊心动魄的格斗。在天门道人、刘正风、闻先生、何三七等高手眼中，令狐冲、罗人杰等人的武功自然都没什么了不起，但这场斗杀如此变幻惨酷，却是江湖上罕见罕闻的凄厉场面，而从仪琳这样一个秀美纯洁的妙龄女尼口中说来，显然并无半点夸大虚妄之处。

刘正风问那姓黎的青城派弟子：“黎世兄，当时你也在场，这件事是亲眼目睹的？”

那姓黎的青城弟子不答，眼望余沧海。众人见了他神色，均知当时实情确是如此。否则仪琳只消有一句半句假话，他自必出言反驳。

余沧海目光转向劳德诺，脸色铁青，冷冷地问道：“劳贤侄，我青城派到底在什么事上得罪了贵派，以致令师兄一再无端生事，向我青城派弟子挑衅？”劳德诺摇头道：“弟子不知。那是令狐师哥和贵派罗兄私人间的争斗，和青城、华山两派的交情绝不相干。”余沧海冷笑道：“好一个绝不相干！你倒推得干干净净……”

话犹未尽，忽听得豁喇一声，西首纸窗为人撞开，飞进一个人来。厅上众人都是高手，应变奇速，分向两旁一让，各出拳掌护身，还未看清进来的人是谁，豁喇一响，又飞进一个人来。这两人摔在地下，俯伏不动，但见两人都身穿青色长袍，是青城派弟子的服色打扮，袍上臀部之处，清清楚楚的各印着一个泥水的脚印。只听得窗外一个苍老粗豪的声音朗声道：“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哈哈，哈哈！”

余沧海身子一晃，双掌劈出，跟着身随掌势，蹿出窗外，左手在窗格上一按，已借势上了屋顶，左足站在屋檐，眼观四方，但见夜色沉沉，雨丝如幕，更无一个人影，心念一动：“此人决不能在这瞬息之间，便即逸去无踪，定然伏在左近。”知道此人大是劲敌，伸手拔出长剑，展开身形，在刘府四周迅捷异常地游走了一周。

其时只天门道人自重身分，仍坐在原座不动，定逸师太、何三七、闻先生、刘正风、劳德诺等都已跃上了屋顶，眼见一个身材矮小的道人提剑疾行，黑暗中剑光幻作了一道白光，在刘府数十间屋舍外绕行一圈，对余沧海轻身功夫之高，都暗暗佩服。

余沧海奔行虽快，但刘府四周屋角、树木、草丛各处，没一处能逃过他眼光，不见有任何异状，当即又跃回花厅，只见两名弟子仍伏在地下，屁股上那两个清清楚楚的脚印，便似化成了江湖上千万人的耻笑，正在讥嘲青城派丢尽了颜面。

余沧海伸手将一人翻过身来，见是弟子申人俊，另一个不必翻身，从他后脑已可见到一部胡子，自是与申人俊焦孟不离的吉人通了。他伸手在申人俊肋下的穴道上拍了两下，问道：“着了谁的道儿？”申人俊张口欲语，却发不出半点声息。

余沧海吃了一惊，适才他这么两拍，只因大批高手在侧，故意显得似乎轻描淡写，浑不着力，其实已运上了青城派的上乘内力，但申人俊被封的穴道居然没法解开。只得潜运功力，将内力自申人俊背心“灵台穴”中源源输入。

过了好一会，申人俊才结结巴巴地叫道：“师……师父。”余沧海不答，又输了一阵内力。申人俊道：“弟……弟子没见到对手是谁。”余沧海道：“他在哪里下的手？”申人俊道：“弟子和吉师弟两个同到外边解手，弟子只觉后心一麻，便着了这龟儿子

的道儿。”余沧海脸一沉，道：“人家是武林高手，不可胡言谩骂。”申人俊道：“是。”

余沧海一时想不透对方来历，见天门道人脸色木然，对此事似是全不关心，寻思：“他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人杰杀了令狐冲，看来连天门这厮也将我怪上了。”突然想起：“下手之人只怕尚在大厅。”向申人俊招了招手，快步走进厅中。

厅上众人正纷纷议论，兀自在猜测一名泰山派弟子、一名青城派弟子死于非命，是谁下的毒手，突然见到余沧海进来，有的认得他是青城派掌门，不认得他的，见这人身高不逾五尺，却自有一股武学宗匠的气度，形貌举止，不怒自威，登时都静了下来。

余沧海的眼光逐一向众人脸上扫去。厅上众人都是武林中第二辈的人物，他虽所识者不多，但一看各人的服色打扮，十之八九便已知属于何门何派，料想任何门派的第二代弟子之中，决无内力如此深厚的好手，此人若在厅上，必然与众不同。他一个一个地看去，突然之间，两道锋锐如刀的目光停在一个人身上。

这人形容丑陋之极，脸上肌肉扭曲，又贴了几块膏药，背脊高高隆起，是个驼子。

余沧海陡然忆起一人，不由得一惊：“莫非是他？听说这‘塞北明驼’木高峰素在塞外出没，极少涉足中原，又跟五岳剑派没什么交情，怎会来参与刘正风的金盆洗手之会？但若不是他，武林中又哪有第二个相貌如此丑陋的驼子？”

大厅上众人的目光也随着余沧海而射向那驼子，好几个熟知武林情事的年长之人都惊噫出声。刘正风抢上前去一揖，说道：“不知尊驾光临，有失礼数，当真得罪了。”

其实这驼子，却哪里是什么武林异人了？便是福威镖局少镖头林平之。他深恐为人认出，一直低头兜身，缩在厅角，若非余沧海逐一认人，谁也不会注意到他。这时众人目光突然齐集，林平之登时大为窘迫，忙站起向刘正风还礼，连说：“不敢！”

刘正风知道木高峰是塞北人士，但眼前此人说的却是南方口音，年岁相差甚远，不由得起疑，但素知木高峰行事神出鬼没，不可以常理测度，仍恭恭敬敬地道：“在下刘正风，不敢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林平之从未想到有人会来询问自己姓名，啜嚅了几句，一时不答。刘正风道：“阁下跟木大侠……”林平之灵机一动：“我姓‘林’，拆了开来，不妨只用一半，便冒充姓‘木’好了。”随口道：“在下姓木。”

刘正风道：“木先生光临衡山，刘某当真是脸上贴金。不知阁下跟‘塞北明驼’木大侠如何称呼？”他看林平之年岁甚轻，同时脸上那些膏药，显是在故意掩饰本来面貌，决不是那成名已数十年的“塞北明驼”木高峰。

林平之从未听到过“塞北明驼木大侠”的名字，但听得刘正风语气之中对那姓木之人甚为尊敬，而余沧海在旁侧目而视，神情不善，自己但须稍露行迹，只怕立时便会毙于他掌下，此刻情势紧迫，只好随口敷衍搪塞，说道：“塞北明驼木大侠吗？那是……那是在下的长辈。”他想那人既有“大侠”之称，当然可以说是“长辈”。

余沧海眼见厅上更无别个异样之人，料想弟子申人俊和吉人通二人受辱，定是此人下的手，当即冷冷地道：“青城派和塞北木先生素无瓜葛，不知什么地方开罪了阁下？”

林平之和这矮小人面对面地站着，想起这些日子来家破人散，父母被擒，迄今

不知生死，全是因这矮小道人而起，虽知他武功高过自己百倍，但胸口热血上涌，忍不住便要拔出兵刃向他刺去。然而这些日来多历忧患，已非复当日福州府那个斗鸡走马的纨绔少年，当下强抑怒火，说道：“青城派好事多为，木大侠路见不平，自要伸手。他老人家古道热肠，生平行侠仗义，最爱锄强扶弱，又何必管你开罪不开罪于他？”

刘正风一听，不由得暗暗好笑，塞北明驼木高峰武功虽高，人品却颇低下，这“木大侠”三字，只是自己随口叫上一声，其实以木高峰为人，别说“大侠”两字够不上，连跟一个“侠”字也毫不相干。此人趋炎附势，不顾信义，只是他武功高强，为人机警，若跟他结下了仇，却防不胜防，武林中人对他的忌惮畏惧则有之，却无人真的对他有什么尊敬。刘正风听林平之这么说，更信他是木高峰的子侄，生怕余沧海出手伤了他，当即笑道：“余观主，木兄，两位既来到舍下，都是在下的贵客，便请瞧着刘某的薄面，大家喝杯和气酒，来人哪，酒来！”家丁们轰声答应，斟上酒来。

余沧海对面前这年轻驼子虽不放在眼里，然而想到江湖上传说木高峰的种种阴毒无赖事迹，倒也不敢贸然破脸，见刘府家丁斟上酒家，却不出手去接，要看对方如何行动。

林平之又恨又怕，但毕竟愤慨之情占了上风，寻思：“说不定此刻我爹妈已遭这矮道人的毒手，我宁可给你一掌毙于当场，也决不能跟你共饮。”目光中尽是怒火，瞪视余沧海，也不伸手去取酒杯。

余沧海见他对自己满是敌意，怒气上冲，一伸手，便施展擒拿法抓住他手腕，说道：“好！好！好！冲着刘三爷的金面，谁也不能在刘府上无礼。木兄弟，咱们亲近亲近。”

林平之用力一挣，没能挣脱，听得他最后一个“近”字一出口，只觉手腕上一阵剧痛，腕骨格格作响，似乎立即便会给他捏得粉碎。余沧海凝力不发，要逼迫林平之讨饶。哪知林平之对他心怀深仇大恨，腕上虽痛入骨髓，却哼也没哼一声。

刘正风站在一旁，眼见他额头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渗将出来，但脸上神色傲然，丝毫不屈，对这青年人的硬气倒也有些佩服，说道：“余观主！”正想打圆场和解，忽听得一个尖锐的声音说道：“余观主，怎地兴致这么好，欺侮起木高峰的孙子来着？”

众人一齐转头，只见厅口站着个肥肥胖胖的驼子，这人脸上生满了白瘢，却又东一块西一块的都是黑记，再加上一个高高隆起的驼背，委实古怪丑陋之极。厅上众人大都没见过木高峰的庐山真面，这时听他自报姓名，又见到这副怪相，无不耸然动容。

这驼子身材臃肿，行动却敏捷绝伦，众人只眼睛一花，见这驼子已欺到了林平之身边，在他肩头拍了拍，说道：“好孙子，乖孙儿，你给爷爷大吹大擂，说什么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爷爷听在耳里，可受用得很哪！”说着又在他肩头拍了一下。

他第一次拍肩，林平之只感全身剧震，余沧海手臂上也是一热，险些便放开了手，但随即又运功力，牢牢抓住。木高峰一拍没将余沧海的五指震脱，一面跟林平之说话，一面潜运内力，第二下拍在他肩头之时，已使上了十成功力。林平之眼前一黑，喉头发甜，一口鲜血涌到了嘴里。他强自忍住，骨嘟一声，将鲜血吞入了腹中。

余沧海虎口欲裂，再也捏不住，只得放开了手，退了一步，心道：“这驼子心狠

手辣，果然名不虚传，他为了震脱我手指，居然宁可让他孙子身受内伤。”

林平之勉力哈哈一笑，向余沧海道：“余观主，你青城派的武功太也稀松平常，比之这位塞北明驼木大侠，那可差得远了，我瞧你不如改投木大侠门下，请他点拨几招，也可……也可……有点儿进……进益……”他身受内伤，说这番话时心情激荡，只觉五脏便如倒了转来，终于支撑着说完，身子已摇摇欲坠。

余沧海道：“好，你叫我改投木先生的门下，学一些本事，余沧海正求之不得。你自己是木先生门下，本事一定挺高的了，在下倒要领教领教。”指明向林平之挑战，却要木高峰袖手旁观，不得参与。

木高峰向后退了两步，笑道：“小孙子，只怕你修为尚浅，不是青城派掌门的对手，一上去就给他毙了。爷爷难得生了你这样一个又驼又俊的好孙子，可舍不得你给人杀了。你不如跪下向爷爷磕头，请爷爷代你出手如何？”

林平之向余沧海瞧了一眼，心想：“我若贸然上前跟这姓余的动手，他怒火大炽之下，只怕当真一招之间就将我杀了。命既不存，又谈什么报父母之仇？可是我林平之堂堂男子，岂能平白无端的去叫这驼子作爷爷？我自己受他羞辱不要紧，连累爹爹也受此奇耻大辱，终身抬不起头来，我若向他一跪，那明摆是托庇于‘塞北明驼’宇下，再也不能自立了。”一时心神不定，全身微微发抖，伸左手扶在桌上。

余沧海道：“我瞧你就是没种！要叫人代你出手，磕几个头，又打什么紧？”他已瞧出林平之和木高峰之间的关系有些特异，显然木高峰并非真是他爷爷，否则为什么林平之只称他“前辈”，始终没叫过一声“爷爷”？木高峰也不会在这当口叫自己的孙儿磕头。他以言语相激，要林平之沉不住气而亲自出手，那便大有回旋余地。

林平之心念电转，想起这些日来福威镖局受到青城派的种种欺压，一幕幕耻辱在脑海中纷至沓来地流过，寻思：“只须我日后真能扬眉吐气，今日受一些折辱又有何妨？”当即转身，屈膝向木高峰跪倒，连连磕头，说道：“爷爷，这余沧海滥杀无辜，抢劫财物，武林中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主持公道，为江湖上除此大害。”

木高峰和余沧海都大出意料之外，这年轻驼子适才为余沧海抓住，以内力相逼，始终强忍不屈，可见颇有骨气，哪知他竟肯磕头哀求，何况是在这大庭广众之间。群豪都道这年轻驼子便是木高峰的孙子，便算不是真的亲生孙儿，也是徒孙、侄孙之类。只木高峰才知此人与自己绝无半分瓜葛，而余沧海虽瞧出其中大有破绽，却也猜测不到两者真正关系，只知林平之这声“爷爷”叫得甚为勉强，多半是为了贪生怕死而发。

木高峰哈哈大笑，说道：“好孙儿，乖孙儿，怎么？咱们真的要玩玩吗？”他口中在称赞林平之，但脸孔正对着余沧海，那两句“好孙儿，乖孙儿”，便似叫他一般。

余沧海更是愤怒，但知今日这一战，不但关系到一己的生死存亡，更与青城一派的兴衰荣辱大有关连，当下暗自凝神戒备，淡淡一笑，说道：“木先生有意在众位朋友之前炫耀绝世神技，令咱们大开眼界，贫道只有舍命陪君子了。”适才木高峰这两下拍肩震手，余沧海已知他内力深厚，兼且十分霸道，一旦正面相攻，定如雷霆疾发、排山倒海般地扑来，寻思：“素闻这驼子十分自负，他一时胜我不得，便会心浮气躁地抢攻，我在最初一百招之中只守不攻，先立于不败之地，到得一百招后，当能找到他的破绽。”

木高峰见这矮小道人身材便如孩童一般，提在手里只怕还不到八十斤，然而站在当地，犹如渊停岳峙，自有一派大宗师的气度，显然内功修为颇深，心想：“这小道士果然有些鬼门道，青城派历代名手辈出，这牛鼻子为其掌门，决非泛泛之辈，驼子今日不可阴沟里翻船，一世英名，付于流水。”

便在二人蓄势待发之际，突然间呼的一声响，两个人从后飞了出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下，直挺挺地俯伏不动。这两人身穿青袍，臀部处各有一个脚印。只听得一个女童的清脆声音叫道：“这是青城派的看家本领，‘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

余沧海大怒，一转头，不等看清是谁说话，循声辨向，晃身飞跃过去，只见一个绿衫女童站在席边，一伸手便抓住了她手臂。那女童大叫一声“妈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余沧海吃了一惊，本来听她口出侮辱之言，狂怒之下，不及细思，认定青城派两名弟子又着了道儿，定是与她有关，这一抓手指上使力甚重，待得听她哭叫，才想此人不过是一个小小女孩，如何可以下重手对待，当着天下英雄之前，岂不是大失青城掌门的身分？急忙放手。岂知那小姑娘越哭越响，叫道：“你抓断了我骨头，妈呀，我手臂断啦！呜呜，好痛，好痛！呜呜！”

这青城派掌门身经百战，应付过无数大风大浪，可是如此尴尬场面却从来没遇到过，眼见千百道目光都射向自己，而目光中均有责难甚至鄙视之色，不由得脸上发烧，手足无措，低声道：“别哭，别哭，手臂没断，不会断的。”那女童哭道：“已经断了，你欺侮人，大人打小孩，好不要脸，哎唷好痛啊，呜呜呜，呜呜呜呜！”

众人见这女童约莫十三四岁年纪，穿一身翠绿衣衫，皮肤雪白，一张脸蛋清秀可爱，无不对她生出同情之意。几个粗鲁之人已喝了起来：“揍这牛鼻子！”“打死这矮道士！”

余沧海狼狈之极，心知犯了众怒，不敢反唇相讥，低声道：“小妹妹，别哭！对不起。我瞧瞧你的手臂，看伤了没有？”说着便欲去捋她衣袖。那女童叫道：“不，不，别碰我。妈妈，妈妈，这矮道士打断了我手臂。”

余沧海正感无法可施，人丛中走出一名青袍汉子，正是青城派中最机灵的方人智。他向那女童道：“小姑娘装假，我师父的手连你衣袖也没碰到，怎会打断了你的手臂？”那女童大叫：“妈妈，又有人来打我了！”

定逸师太在旁早已看得大怒，抢步上前，伸掌便向方人智脸上拍去，喝道：“大欺小，不要脸。”方人智伸臂欲挡，定逸右手疾探，抓住了他手掌，左手手臂一靠，压向他上臂和小臂之间相交的手肘关节，这一下只叫压实了，方人智手臂立断。余沧海回手一指，点向定逸后心。定逸只得放开方人智，反手拍出。余沧海不欲和她相斗，说声：“得罪了！”跃开两步。

定逸握住那小姑娘的手，柔声道：“好孩子，哪里痛？给我瞧瞧，我给你治治。”一摸她的手臂，并未断折，先放了心，拉起她的衣袖，只见一条雪白粉嫩的圆臂之上，清清楚楚地留下四条乌青的手指印。定逸大怒，向方人智喝道：“小子撒谎！你师父没碰到她手臂，那么这四个指印是谁捏的？”

那小姑娘道：“是乌龟捏的，是乌龟捏的。”一面说，一面指着余沧海的背心。

突然之间，群雄轰然大笑，有的笑得口中茶水都喷了出来，有的笑弯了腰，大厅中尽是哄笑之声。

余沧海不知众人笑些什么，心想这小姑娘骂自己是乌龟，不过是孩子家受了委屈，随口詈骂，又有什么好笑了？只是人人对自己发笑，却也不禁狼狈。方人智纵身而前，抢到余沧海背后，从他衣服上揭下一张纸来，随手一团。余沧海接了过来，展开一看，却见纸上画着一只大乌龟，自是那女童贴在自己背后的。余沧海羞愤之下，心中一凛：“这只乌龟当然是早就绘好了的。别人要在我背心上做什么手脚，决无可能，定是那女童大哭大叫，趁我心慌意乱之际，便即贴上，如此说来，暗中定是有大人指使。”转眼向刘正风瞧了一眼，心想：“这女孩自是刘家的人，原来刘正风暗中在给我捣鬼。”

刘正风给他这么瞧了一眼，立时明白，知他怪上了自己，当即走上一步，向那女童道：“小妹妹，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爹爹妈妈呢？”这两句问话，一来是向余沧海表白，二来自己确也起疑，要知道这小姑娘是何人带来。

那女童道：“我爹爹妈妈有事走开了，叫我乖乖地坐着别动，说一会儿便有把戏瞧，有两个人会飞出去躺着不动，说是青城派的看家本领，叫什么‘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果然好看！”说着拍起手来。她脸上晶莹的泪珠兀自未曾拭去，这时却笑得甚是灿烂。

众人一见，不由得都乐了，明知那是阴损青城派的，眼见那两名青城派弟子兀自躺着不动，屁股朝天，屁股上清清楚楚的各有一个脚印，大暴青城派之丑。

余沧海伸手到一名弟子身上拍了拍，发觉二人都给点了穴道，正与先前申人俊、吉人通二人所受一般无异，若要运内力解穴，殊非一时之功，不但木高峰在旁虎视眈眈，而且暗中还伏着大对头，这时可不能为了替弟子解穴而耗损内力，当即低声向方人智道：“先抬了下去。”方人智向几名同门一招手，几个青城派弟子奔了出来，将两个同门抬了出厅。

那女童忽然大声道：“青城派的人真多！一个人平沙落雁，有两个人抬！两个人平沙落雁，有四个人抬！三个人……”

余沧海铁青着脸，向那女童道：“你爹爹姓什么？刚才这几句话，是你爹爹教的么？”他想这女童这两句话甚是阴损，若不是大人所教，她小小年纪，决计说不出来，又想：“什么‘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是令狐冲这小子胡诌出来的，多半华山派不忿令狐冲为人杰所杀，向我青城派找场子来啦。点穴之人武功甚高，难道……难道……难道通是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在暗中捣鬼？”想到岳不群在暗算自己，不但这人甚是了得，而且他五岳剑派联盟，今日要是一齐动手，青城派非一败涂地不可。言念及此，不由得神色大变。

那女童不回答他的问话，笑着叫道：“二一得二，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二四得八，二五得十……”不住口地背起九九乘法表来。余沧海道：“我问你啊！”声音甚是严厉。那女童嘴一扁，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将脸藏在定逸师太的怀里。

定逸轻轻拍她背心，安慰她道：“别怕，别怕！乖孩子，别怕。”转头向余沧海道：“你这么凶霸霸吓唬孩子干吗？”

余沧海哼了一声，心想：“五岳剑派今日一齐跟我青城派干上了，可得小心在意。”

那女童从定逸怀中伸头出来，笑道：“老师太，二二得四，青城派两个人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四个人抬，二三得六，三个人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就六个人抬，二四得八……”没再说下去，已格格地笑了起来。

众人觉得这小姑娘动不动便哭，哭了之后随即破涕为笑，如此忽哭忽笑，本来是七八岁孩童的事，这小姑娘看模样已有十三四岁，身材还生得甚高，何况每一句话都在阴损余沧海，显然不是天真烂漫的孩童之言，绝无可疑，定是暗中有人指使。

余沧海大声道：“大丈夫行为光明磊落，哪一位朋友跟贫道过不去的，尽可现身，这般鬼鬼祟祟地藏头露尾，指使一个小孩子来说些无聊言语，算是哪一门子英雄好汉？”

他身子虽矮，这几句话发自丹田，中气充沛，入耳嗡嗡作响。群豪听了，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一改先前轻视的神态。他说完话后，大厅中一片静寂，无人答话。

隔了好一会，那女童忽道：“老师太，他问是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他青城派是不是英雄好汉？”定逸是恒山派的前辈人物，虽对青城派不满，不愿公然诋毁整个门派，当下含糊其辞地答道：“青城派……青城派上代，是有许多英雄好汉的。”那女童又问：“那么现今呢？还有没有一两个英雄好汉剩下来？”定逸将嘴向余沧海一努，道：“你问这位青城派的掌门道长吧！”

那女童道：“青城派掌门道长，倘使人家受了重伤，动弹不得，却有人上去欺侮他。你说那个乘人之危的家伙，是不是英雄好汉？”

余沧海心头怦地一跳，寻思：“果然是华山派的！”

先前在花厅中曾听仪琳述说罗人杰刺杀令狐冲经过之人，也尽皆一凛：“莫非这小姑娘和华山派有关？”劳德诺却想：“这小姑娘说这番话，明明是为大师哥抱不平来着。她却是谁？”他为了怕小师妹伤心，匆忙之间，尚未将大师兄的死讯告知同门。

仪琳全身发抖，心中对那小姑娘感激无比。这一句话，她早就想向余沧海责问，只是她生性温和仁善，又素来敬上，余沧海说什么总是前辈，这句话便问不出口，此刻那小姑娘代自己说出了心头的言语，忍不住胸口一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余沧海低沉着声音问道：“这一句话，是谁教你问的？”

那女童道：“青城派有一个罗人杰，是道长的弟子吧？他见人家受了重伤，那受伤的又是个大大好人，为了相救旁人而受伤，这罗人杰不去救他，反而上去刺他一剑。你说这罗人杰是不是英雄好汉？这是不是道长教他的青城派侠义道本事？”这几句话虽出于一个小姑娘之口，但她说得干脆利落，大有咄咄逼人之意。

余沧海无言可答，又厉声道：“到底是谁指使你来问我？你父亲是华山派的是不是？”

那女童转过了身子，向定逸道：“老师太，他答不出我的问话，老羞成怒，便凶霸霸地吓我，是不是想打我呀？他这么吓唬小姑娘，算不算光明磊落的大丈夫？算不算英雄好汉？”定逸叹了口气，道：“这个我可就说不上来了。”

众人愈听愈奇，这小姑娘先前那些话，多半是大人先前教定了的，但刚才这几句问话，明明是抓住了余沧海的话柄而发问，讽刺之意十分辛辣，显是她随机应变，出

于己口，瞧不出她小小年纪，竟这般厉害。

仪琳泪眼模糊之中，看到了这小姑娘苗条的背影，心念一动：“这个小妹妹我曾经见过的，是在哪里见过的呢？”侧头一想，登时记起：“是了，昨日回雁楼头，她也在那里。”脑海之中，昨天的情景逐步自朦胧而清晰起来。

昨日早晨，她被田伯光威逼上楼，酒楼上本有七八张桌旁坐满了酒客，后来泰山派的二人上前挑战，田伯光砍死了一人，众酒客吓得一哄而散，酒保也不敢再上来送菜斟酒。可是在临街的一角之中，一张小桌旁坐着个身材高大之人，是个和尚，另一张小桌旁坐着二人，直到令狐冲被杀，自己抱着他尸体下楼，那和尚和那二人始终没离开。当时她心中惊惶已极，诸种事端纷至沓来，哪有心绪去留神那高大和尚和另外两人，此刻见到那女童的背影，与脑海中残留的影子一加印证，便清清楚楚地记得，昨日坐在小桌旁的二人之中，其中之一就是这小姑娘。她背向自己，因此只记得她的背影，昨日她穿的是淡黄衫子，此刻穿的却是绿衫，若不是她此刻背转身子，说什么也记不起来。

可是另外一人是谁呢？她只记得那是个男人，那是确定无疑的，是老是少，什么打扮，却什么都记不得了。还有，记得当时见到那和尚模样之人端起碗来喝酒，在田伯光给令狐冲骗得承认落败之时，那大和尚曾哈哈大笑。这小姑娘当时也笑了的，她清脆的笑声，这时在耳边似乎又响了起来，对，是她，正是她！

那个和尚是谁？怎么和尚会喝酒？

仪琳的心神全部沉浸在昨日的情景之中，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令狐冲的笑脸：他在临死之际，怎样诱骗罗人杰过来，怎样挺剑刺入敌人小腹。她抱着令狐冲的尸体跌跌撞撞地下楼，心中一片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糊里糊涂地出了城门，糊里糊涂地在道上乱走，只觉手中所抱的尸体渐渐冷了下去，她一点不觉得沉重，也不知悲哀，更不知要将这尸体抱到什么地方。突然之间，她来到了一个荷塘之旁，荷花开得十分鲜艳华美，她胸口似给一个大锤撞了一下，再也支持不住，连着令狐冲的尸体一齐摔倒，就此晕去……

等到慢慢醒转，只觉日光耀眼，她急忙伸手去抱尸体，却抱了个空。她一惊跃起，只见仍是在那荷塘之旁，荷花仍一般的鲜艳华美，可是令狐冲的尸身却不见了。她十分惊惶，绕着荷塘奔了几圈，尸体到了何处，找不到半点端倪。回顾自己身上衣衫血渍斑斑，显然并不是梦，险些儿又再晕去，定了定神，四下里又寻了一遍，这具尸体竟如生了翅膀般飞得无影无踪。荷塘中塘水甚浅，她走下去掏了一遍，哪有什么踪迹？

这样，她到了衡山城，问到了刘府，找到了师父，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思索：“令狐师兄的尸身哪里去了？有人路过搬了去么？给野兽拖了去么？”想到他为了相救自己而丧命，自己却连他的尸身也不能照顾周全，如真是给野兽拖去吃了，自己实在不想活了。其实，就算令狐冲的尸身好端端的完整无缺，她也不想活了。

忽然之间，她心底深处隐隐冒出来一个念头，那是她一直不敢去想的。这念头在过去一天中曾出现过几次，她立即强行压下，心中只想：“我怎地如此不定心？怎会这般地胡思乱想？当真荒谬绝伦！不，决没这回子事。”

可是这时候，这念头她再也压不住了，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心中：“当我抱着令狐

师兄的尸身之时，我心中十分平静安定，甚至有一点儿欢喜，倒似乎是在打坐做功课一般，心中什么也不想，我似乎只盼一辈子抱着他的身子，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道上随意行走，永远无止无休。我说什么也要将他的尸身找回来，那是为了什么？是不忍他的尸身给野兽吃了么？不！不是的。我要抱着他的尸身在道上乱走，在荷塘边静静地待着。我为什么晕去？真是该死！我不该这么想，师父不许，菩萨也不容，这是魔念，我不该着了魔。可是，可是令狐师兄的尸身呢？”

她心头一片混乱，一时似乎见到了令狐冲嘴角边的微笑，那样满不在乎的微笑，一时又见到他大骂“倒霉的小尼姑”时那副鄙夷不屑的脸色。

她胸口剧痛起来，像是刀子在剜割一般……

余沧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劳德诺，这个小女孩是你们华山派的，是不是？”劳德诺道：“不是，这个小妹妹弟子今日也还是初见，她不是敝派的。”余沧海道：“好，你不肯认，也就算了。”突然间手一扬，青光闪动，一柄飞锥向仪琳射了过去，喝道：“小师父，你瞧这是什么？”

仪琳正在呆呆出神，没想到余沧海竟会向自己发射暗器，心中突然感到一阵快意：“他杀了我最好，我本就不想活了，杀了我最好！”心中更没半分逃生之念，眼见那飞锥缓缓飞来，好几个人齐声警告：“小心暗器！”不知为了什么，她反而觉得说不出的平安喜悦，只觉活在这世上苦得很，难以忍受的寂寞凄凉，这飞锥要杀了自己，正求之不得。

定逸将那女童轻轻一推，飞身而前，挡在仪琳身前，别瞧她老态龙钟，这一下飞跃可快得出奇，那飞锥去势虽缓，终究是一件暗器，定逸后发先至，居然能及时伸手去接。

眼见定逸师太一伸手便可将锥接住，岂知那铁锥飞至她身前约莫两尺之处，陡地下沉，啪的一声，掉在地下。定逸伸手接了个空，那是在人前输了一招，不由得脸上微微一红，却又不能就此发作。便在此时，只见余沧海又是手一扬，将一个纸团向那女童脸上掷了过去。这纸团便是绘着乌龟的那张纸搓成的。

定逸心念一动：“牛鼻子发这飞锥，原来是要将我引开，并非有意去伤仪琳。”眼见这小小纸团去势劲急，比之适才的那柄飞锥势道还更凌厉，其中所含内力着实不小，掷在那小姑娘脸上，非叫她受伤不可，其时定逸站在仪琳的身畔，这一下变起仓促，已不及过去救援，只叫得一个“你”字，只见那女童矮身坐地，哭叫：“妈妈，妈妈，人家要打死我啦！”

她这一缩甚是迅捷，及时避开纸团，明明身有武功，却是这般撒赖。众人都觉好笑。余沧海却也觉得不便再行相逼，满腹疑团，难以索解。

定逸师太见余沧海神色尴尬，暗暗好笑，心想青城派出的丑已着实不小，不愿再和他多所纠缠，向仪琳道：“仪琳，这小妹妹的爹娘不知到哪里去了，你陪她找找去，免得没人照顾，给人家欺侮。”

仪琳应道：“是！”走过去拉住了那女童的手。那女童向她笑了笑，一同走出厅去。余沧海冷笑一声，不再理会，转头去瞧木高峰。

五 治伤

仪琳和那女童到了厅外，问道：“姑娘，你贵姓，叫什么名字？”那女童嘻嘻一笑，说道：“我复姓令狐，单名一个冲字。”仪琳心头怦地一跳，脸色沉了下来，道：“我好好问你，你怎地跟我开玩笑？”那女童笑道：“怎么开你玩笑了？难道只有你朋友叫得令狐冲，我便叫不得？”仪琳叹了口气，心中一酸，忍不住眼泪又掉了下来，道：“这位令狐师兄于我有救命大恩，终于为我而死，我……我不配做他朋友。”

刚说到这里，只见两个佝偻着背脊的人，匆匆从厅外廊上走过，正是塞北明驼木高峰和林平之。那女童嘻嘻一笑，说道：“天下真有这般巧，有这么个丑得怕人的老驼子，又有这么个小驼子。”仪琳听她取笑旁人，心下甚烦，说道：“姑娘，你自己去找你爹爹妈妈，好不好？我头痛得很，身子不舒服。”

那女童笑道：“头痛不舒服，都是假的，我知道，你听我冒充令狐冲的名头，心里便不痛快。好姊姊，你师父叫你陪我的，怎能撇下我便不管了？要是我给坏人欺侮了，你师父非怪责你不可。”仪琳道：“你本事比我大得多，心眼儿又灵巧，连余观主那样天下闻名的大人物，也都栽在你手下。你不去欺侮人家，人家已经谢天谢地啦，谁又敢来欺侮你？”那女童格格而笑，拉着仪琳的手道：“你可在损我啦。刚才若不是你师父护着我，这牛鼻子早就打到我了。姊姊，我姓曲，名叫非烟。我爷爷叫我非非，你也叫我非非好啦。”

仪琳听她说了真实姓名，心意顿和，只是奇怪她何以知道自己牵记着令狐冲，以致拿他名字来开玩笑？多半自己在花厅中向师父等述说之时，这精灵古怪的小姑娘躲在窗外偷听去了，说道：“好，曲姑娘，咱们去找你爹爹妈妈去罢，你猜他们到了哪里去啦？”

曲非烟道：“我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你要找，自己找去，我可不去。”仪琳奇道：“怎地你自己不去？”曲非烟道：“我年纪这么小，怎肯便去？你却不同，你伤心难过，恨不得早早去了才是。”仪琳心下一凛，道：“你说你爹爹妈妈……”曲非烟道：“我爹爹妈妈早就给人害死啦。你要找他们，便得到阴世去。”仪琳心感不快，说道：“你爹爹妈妈既已去世，怎可拿这事来开玩笑？我不陪你啦。”

曲非烟抓住了她左手，央求道：“好姊姊，我一个儿孤苦伶仃的，没人陪我玩儿，你就陪我一会儿。”

仪琳听她说得可怜，便道：“好吧，我就陪你一会儿，可是你不许再说无聊的笑话。我是出家人，你叫我姊姊，也不大对。”曲非烟笑道：“有些话你以为无聊，我却以为有聊得紧，这是各人想法不同。你比我年纪大，我就叫你姊姊，有什么对不对的？”

难道我还叫你妹子吗？仪琳姊姊，你不如不做尼姑了，好不好？”

仪琳不禁愕然，退了一步。曲非烟也顺势放脱了她手，笑道：“做尼姑有什么好？鱼虾鸡鸭不能吃，牛肉、羊肉也不能吃。姊姊，你生得这般美貌，剃了光头便大大减色，倘若留起一头乌油油的长发，那才叫好看呢。”仪琳听她说得天真，笑道：“我身入空门，四大皆空，哪里还管他皮囊色相的美恶。”

曲非烟侧过了头，仔细端详仪琳的脸，其时雨势稍歇，乌云推开，淡淡的月光从云中斜射下来，在她脸上朦朦胧胧地铺了一层银光，更增秀丽之气。曲非烟叹了口气，幽幽地道：“姊姊，你真美，怪不得人家这么想念你呢。”仪琳脸色一红，嗔道：“你说什么？你开玩笑，我可要去了。”曲非烟笑道：“好啦，我不说了。姊姊，你给我些天香断续胶，我要去救一个人。”仪琳奇道：“你去救谁？”曲非烟笑道：“这个人要紧得很，这会儿可不能跟你说。”仪琳道：“你要伤药去救人性命，本该给你，只是师父曾有严训，这天香断续胶调制不易，倘若受伤的是坏人，却不能救他。”

曲非烟道：“姊姊，如果有人无礼，用难听的话骂你师父和你恒山派，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仪琳道：“这人骂我师父，骂我恒山派，自然是坏人了，怎还好得了？”曲非烟笑道：“这可奇了。有一个人张口闭口地说，见了尼姑就倒大霉，逢赌必输。如果这样的大坏人受了伤……”

仪琳不等她说完，已脸色变了，回头便走。曲非烟晃身拦在她身前，张开了双手，只是笑，却不让她过去。

仪琳突然心念一动：“昨日回雁楼头，她和另一个男人一直坐着。直到令狐师兄死于非命，我抱着他尸首奔下酒家，似乎她还在那里。这一切经过，她早瞧在眼里了，也不用偷听我的说话。她会不会一直跟在我后面呢？”想要问她一句话，却涨红了脸，说不出口。

曲非烟道：“姊姊，我知道你想问我：‘令狐师兄的尸首到哪里去啦？’是不是？”仪琳道：“正是，姑娘若能见告，我……我……实在感激不尽。”

曲非烟道：“我不知道，但有一个人知道。这人身受重伤，性命危在顷刻。姊姊若能用天香断续胶救活了他生命，他便能将令狐师兄尸首的所在跟你说。”仪琳道：“你自己真的不知？”曲非烟道：“我曲非烟如果得悉令狐冲死尸的所在，叫我明天就死在余沧海手里，让他长剑在身上刺十七八个窟窿。”仪琳忙道：“我信了，不用发誓。那人是谁？”

曲非烟道：“这个人哪，救不救在你。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善地。”

为了寻到令狐冲的尸首，便刀山剑林，也去闯了，管他什么善地不善地，仪琳点头道：“咱们这就去罢。”

两人走到大门口，见门外兀自下雨，门旁放着数十柄油纸雨伞。仪琳和曲非烟各取了一柄，出门向东北角上行去。其时已是深夜，街上行人稀少，两人走过，深巷中便有一两只狗儿吠了起来。仪琳见曲非烟一路走向偏僻狭窄的小街中，心中只挂念着令狐冲尸身的所在，也不去理会她带着自己走向何处。

行了好一会，曲非烟闪身进了一条窄窄的弄堂，左边一家门首挑着一盏小红灯笼。曲非烟走过去敲了三下门。有人从院子中走出来，开门探头出来。曲非烟在那人

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又塞了一件物事在他手中。那人道：“是，是，小姐请进。”

曲非烟回头招了招手。仪琳跟着她进门。那人脸上露出诧异之极的神色，抢在领头领路，过了一个天井，掀开东厢房的门帘，说道：“小姐，师父，这边请坐。”门帘开处，扑鼻一股脂粉香气。

仪琳进门后，见房中放着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绣花的锦被和枕头。湘绣驰名天下，大红锦被上绣的是一对戏水鸳鸯，颜色灿烂，栩栩欲活。仪琳自幼在白云庵中出家，盖的是青布粗被，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被褥，只看了一眼，便转过了头。只见几上点着一根红烛，红烛旁是一面明镜，一只梳妆箱子。床前地下两对绣花拖鞋，一对男的，一对女的，并排而置。仪琳心中突地一跳，抬起头来，眼前出现了一张秀丽清雅的脸蛋，娇羞腼腆，又带着三分尴尬，三分诧异，正是自己映在镜中的容颜。

背后脚步声响，一个仆妇走了进来，笑眯眯地奉上香茶。这仆妇衣衫甚窄，妖妖娆娆的甚是风骚。仪琳越来越害怕，低声问曲非烟：“这是什么地方？”曲非烟笑了笑，俯身在那仆妇耳边说了一句话，那仆妇应道：“是。”伸手抿住了嘴，嘻的一笑，扭扭捏捏地走了出去。仪琳心想：“这女人装模作样的，必定不是好人。”又问曲非烟：“你带我来干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曲非烟微笑道：“这地方在衡山城大大有名，叫做群玉院。”仪琳又问：“什么群玉院？”曲非烟道：“群玉院是衡山城首屈一指的大妓院。”

仪琳听到“妓院”二字，心中怦地一跳，几欲晕去。她见了这屋中的摆设排场，早就隐隐感到不妙，却万万想不到竟是一所妓院。她虽不十分明白妓院到底是什么所在，却听同门俗家师姊说过，妓女是天下最淫贱的女子，任何男人只须有钱，便能叫妓女相陪。曲非烟带了自己到妓院中来，却不是要自己做妓女么？心中一急，险些便哭了出来。

便在这时，忽听得隔壁房中有个男子声音哈哈大笑，笑声甚是熟悉，正是那恶人“万里独行”田伯光。仪琳双腿酸软，腾的一声，坐倒椅上，脸上已全无血色。

曲非烟一惊，抢过去看她，问道：“怎么啦？”仪琳低声道：“是那田……田伯光！”曲非烟嘻地一声笑，说道：“不错，我也认得他的笑声，他是你的乖徒儿田伯光。”

田伯光在隔房大声道：“是谁在提老子的名字？”

曲非烟道：“喂！田伯光，你师父在这里，快快过来磕头！”田伯光怒道：“什么师父？小娘皮胡说八道，我撕烂你臭嘴。”曲非烟道：“你在衡山回雁酒楼，不是拜了恒山派的仪琳小师太为师吗？她就在这里，快过来！”

田伯光道：“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咦，你……你怎知道？你是谁？我杀了你！”声音中颇有惊恐之意。

曲非烟笑道：“你来向师父磕了头再说。”仪琳忙道：“不，不！你别叫他过来！”

田伯光“啊”的一声惊呼，跟着啪的一声，显是从床上跳到了地下。一个女子声音道：“大爷，你干什么？”

曲非烟叫道：“田伯光，你别逃走！你师父找你算账来啦。”田伯光骂道：“什么师父徒儿，老子上了令狐冲这小子的当！这小尼姑过来一步，老子立刻杀了她。”仪琳颤声道：“是！我不过来，你也别过来。”曲非烟道：“田伯光，你在江湖上也算是

一号人物，怎地说了话竟不算数？拜了师父不认账？快过来，向你师父磕头。”田伯光哼了一声不答。

仪琳道：“我不要他磕头，也不要见他，他……他不是我的徒弟。”田伯光忙道：“是啊！这位小师父根本就不要见我。”曲非烟道：“好，算你的。我跟你说，我们适才来时，有两个小贼鬼鬼祟祟地跟着我们，你快去给打发了。我和你师父在这里休息，你就在外看守着，谁也不许进来打扰我们。你做好了这件事，你拜恒山派小师父为师的事，我以后就绝口不提。否则的话，我宣扬得普天下人人都知。”

田伯光突然提声喝道：“小贼，好大胆子。”只听得窗格子砰的一声，屋顶上呛啾啾两声响，两件兵刃掉在瓦上。跟着有人长声惨呼，又听得脚步声响，一人飞快地逃走了。

窗格子又是砰的一响，田伯光已跃回房中，说道：“杀了一个，是青城派的小贼，另一个逃走了。”曲非烟道：“你真没用，怎地让他逃了？”

田伯光道：“那个人我不能杀，是……是恒山派的女尼。”曲非烟笑道：“原来是你师伯，那自然不能杀。”仪琳却大吃一惊，低声道：“是我师姊？那怎么好？”

田伯光问道：“小姑娘，你是谁？”曲非烟笑道：“你不用问。你乖乖地不说话，你师父永远不会来找你算账。”田伯光果然就此更不做声。

仪琳道：“曲姑娘，咱们快走吧！”曲非烟道：“那个受伤之人，还没见到呢。你不是有话要跟他说吗？你要是怕师父见怪，立刻回去，却也不妨。”仪琳沉吟道：“反正已经来了，咱们……咱们便瞧瞧那人去。”曲非烟一笑，走到床边，伸手在东边墙上一推，一扇门轻轻开了，原来墙上装有暗门。曲非烟招招手，走了进去。

仪琳只觉这妓院更显诡秘，幸好田伯光是在西边房内，心想跟他离得越远越好，当下大着胆子跟进。里面又是一房，却无灯火，借着从暗门中透进来的烛光，见到这房甚小，也有一张床，帐子低垂，依稀似乎睡得有人。仪琳走到门边，便不敢再进去。

曲非烟道：“姊姊，你用天香断续胶给他治伤吧！”仪琳迟疑道：“他……他当真知道令狐师兄尸首的所在？”曲非烟道：“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我可说不上来。”仪琳急道：“你刚才说他知道的。”曲非烟笑道：“我又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过了的话却不算数，可不可以？你如想一试，不妨便给他治伤。否则的话，你即刻掉头便走，谁也不会来拦你。”

仪琳心想：“无论如何要找到令狐师兄的尸首，就算只有一线机会，也不能放过了。”便道：“好，我给他治伤。”回到外房去拿了烛台，走到内房床前，揭开帐子，只见一人仰天而卧，脸上覆了一块绿色锦帕，一呼一吸，锦帕便微微颤动。仪琳见不到他脸，心下稍安，回头问道：“他什么地方受了伤？”

曲非烟道：“在胸口，伤口很深，差一点儿便伤到了心脏。”

仪琳轻轻揭开盖在那人身上的薄被，见那人袒裸着胸膛，是个男子，胸口正中一个大伤口，血流已止，但伤口甚深，显甚凶险。仪琳定了定神，心道：“无论如何，我得救活他的性命。”将手中烛台交给曲非烟拿着，从怀中取出装有天香断续胶的木盒子，打开盒盖，放在床头几上，伸手在那人创口四周轻轻按了按。曲非烟低声道：“止血的穴道早点过了，否则怎能活得到这时候？”

仪琳点点头，发觉那人伤口四处穴道早闭，且点得十分巧妙，远非自己所能，于是缓缓抽出塞在他伤口中的棉花，棉花一取出，鲜血便即急涌。仪琳在师门曾学过救伤的本事，左手按住伤口，右手便将天香断续胶涂到伤口之上，再将棉花塞入。这天香断续胶是恒山派治伤圣药，一涂上伤口，过不多时血便止了。仪琳听那人呼吸急促，不知他是否能活，忍不住便道：“这位英雄，贫尼有一事请教，还望英雄不吝赐教。”

突然之间，曲非烟身子一侧，烛台倾斜，烛火登时熄灭，室中一片漆黑。曲非烟叫了声“啊哟”，道：“蜡烛熄了。”

仪琳伸手不见五指，心下甚慌，寻思：“这等地方，岂是出家人来得的？我及早问明令狐师兄尸身的所在，立时便得离去。”颤声问道：“这位英雄，你现下痛得好些了吗？”那人哼了一声，并不回答。

曲非烟道：“他在发烧，你摸摸他额头，烧得好生厉害。”仪琳还未回答，右手已让曲非烟捉住，按到了那人额上。本来遮在他面上的锦帕已给曲非烟拿开，仪琳只觉触手处犹如火炭，不由得心生恻隐，道：“我还有内服伤药，须得给他服下才好。曲姑娘，请你点亮了蜡烛。”曲非烟道：“好，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火来点蜡烛。”仪琳听她说要离开，心中急了，忙拉住她袖子道：“不，不，你别去，留了我一个儿在这里，那怎么办？”曲非烟低低笑了一声，道：“你把内服的伤药摸出来吧。”

仪琳从怀中摸出一个瓷瓶，打开瓶塞，倒了三粒药丸出来，托在掌中，道：“伤药取出来啦。你给他吃吧。”曲非烟道：“黑暗中别把伤药掉了，人命关天，可不是玩的。姊姊，你不敢留在这里，那么我在这里待着，你出去点火。”仪琳听得要她独自在妓院中乱闯，更加不敢，忙道：“不，不！我不去。”曲非烟道：“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你把伤药塞在他嘴里，喂他喝几口茶，不就得了？黑暗之中，他又见不到你是谁，怕什么啊？喏，这是茶杯，小心接着，别倒翻了。”

仪琳慢慢伸出手去，接过了茶杯，踌躇了一会，心想：“师父常道，出家人慈悲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算此人不知道令狐师兄尸首的所在，既命在顷刻，我也当救他。”于是缓缓伸出右手，手背先碰到那人额头，翻过手掌，将三粒内服治伤的“白云熊胆丸”塞在那人嘴里。那人张口含了，待仪琳将茶杯送到口边时喝了几口，含含糊糊的似是说了声“多谢”。

仪琳道：“这位英雄，你身受重伤，本当安静休息，只是我有一件急事请问。令狐冲令狐侠士为人所害，他尸首……”那人道：“你……你问令狐冲……”仪琳道：“正是！阁下可知这位令狐冲英雄的遗体落在何处？”那人迷迷糊糊地道：“什……什么遗体？”

仪琳道：“是啊，阁下可知令狐冲令狐侠士的遗体落于何方？”那人含糊说了几个字，但声音极低，全然听不出来。仪琳又问了一遍，将耳朵凑近那人的脸孔，只听得那人呼吸甚促，要想说什么话，却始终说不出来。

仪琳突然想起：“本门的天香断续胶和白云熊胆丸效验甚佳，药性却也极猛，尤其服了白云熊胆丸后往往要昏晕半日，那正是疗伤的要紧关头，我如何在这时逼问于他？”她轻轻叹了口气，从帐子中钻头出来，扶着床前一张椅子，便即坐倒，低声道：“待他好一些后再问。”曲非烟道：“姊姊，这人性命无碍么？”仪琳道：“但愿他

能痊愈才好，只是他胸前伤口实在太深。曲姑娘，这一位……是谁？”

曲非烟并不答复，过了一会，说道：“我爷爷说，你什么事情都看不开，是不能做尼姑的。”仪琳奇道：“你爷爷认得我？他……他老人家怎知道我什么事情都看不开？”曲非烟道：“昨日在回雁楼头，我爷爷带着我，看你们和田伯光打架。”仪琳“啊”了一声，问道：“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爷爷？”曲非烟笑道：“是啊，你那个令狐师兄，一张嘴巴也真会说，他说他坐着打天下第二，那时我爷爷真的有些相信，还以为他真有一套什么出恭时练的剑法，还以为田伯光斗不过他呢，嘻嘻！”黑暗之中，仪琳瞧不见她的脸，但想象起来，定然满脸笑容。曲非烟愈是笑得欢畅，仪琳心头却愈酸楚。

曲非烟续道：“后来田伯光逃走了，爷爷说这小子没出息，既然答应输了拜你为师，就应当磕头拜师啊，怎地可以混赖？”仪琳道：“令狐师兄为了救我，不过使个巧计，却也不是真的赢了他。”曲非烟道：“姊姊，你良心真好，田伯光这小子如此欺侮你，你还给他说好话。令狐师兄给人刺死后，你抱着他的尸身乱走。我爷爷说：‘这小尼姑是个多情种子，这一下只怕要发疯，咱们跟着瞧瞧。’于是我们二人跟在你后面，见你抱着这个死人，一直不舍得放下。我爷爷说：‘非非，你瞧这小尼姑多么伤心，令狐冲这小子倘若不死，小尼姑非还俗嫁给他做老婆不可。’”仪琳羞得满脸通红，黑暗中只觉耳根子和脖子都在发烧。

曲非烟道：“姊姊，我爷爷的话对不对？”仪琳道：“是我害死了人家。我真盼死的是我，而不是他。倘若菩萨慈悲，能叫我死了，去换得令狐师兄还阳，我……我……我便堕入十八重地狱，万劫不能超生，我也心甘情愿。”这几句话说得诚恳之极。

便在这时，床上那人忽然轻轻呻吟。仪琳喜道：“他……他醒转了，曲姑娘，请你问他，可好些了没有？”曲非烟道：“为什么要我去问！你自己没生嘴巴！”

仪琳微一迟疑，走到床前，隔着帐子问道：“这位英雄，你可……”一句话没说完，只听那人又呻吟了几声。仪琳寻思：“他此刻痛苦难当，我怎可烦扰他？”悄立片刻，听得那人呼吸逐渐均匀，显是药力发作，又已入睡。

曲非烟低声道：“姊姊，你为什么愿意为令狐冲而死，你当真这么喜欢他？”仪琳道：“不，不！曲姑娘，我是出家人，你再说这等亵渎佛祖的话。令狐师兄和我素不相识，却为了救我而死。我……我只觉万分的对他不起。”曲非烟道：“要是他能活转来，你什么事都肯为他做？”仪琳道：“不错，我便为他死一千次，也毫无怨言。”

曲非烟突然提高声音，笑道：“令狐大哥，你听着，仪琳姊姊亲口说了……”仪琳怒道：“你开什么玩笑？”曲非烟继续大声道：“她说，只要你没死，她什么事都肯答应你。”仪琳听她语气不似开玩笑，头脑中一阵晕眩，心头怦怦乱跳，只道：“你……你……”

只听得咯咯两声，眼前一亮，曲非烟已打着了火，点燃蜡烛，揭开帐子，笑着向仪琳招了招手。仪琳慢慢走近，蓦地里眼前金星飞舞，向后便倒。曲非烟伸手在她背后一托，令她不至摔倒，笑道：“我早知你会大吃一惊，你看他是谁？”仪琳道：“他……他……”声音微弱，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

床上那人虽双目紧闭，但长方脸蛋，剑眉薄唇，正便是昨日回雁楼头的令狐冲。

仪琳伸手紧紧抓住了曲非烟的手臂，颤声道：“他……他没死？”曲非烟笑道：“他

现下还没有死，但如你的伤药无效，便要死了。”仪琳急道：“不会死的，他一定不会死的。他……他没死！”惊喜逾恒，突然哭了起来。曲非烟奇道：“咦，怎么他没有死，你却反而哭了？”仪琳再也支持不住，伏在床前，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说道：“我好欢喜。曲姑娘，真是多谢你啦。原来，原来是你救了……救了令狐师兄。”

曲非烟道：“是你自己救的，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又没天香断续胶。”

仪琳突然省悟，慢慢站起，拉住曲非烟的手，道：“是你爷爷救的，是你爷爷救的。”

忽然之间，外边高处有人叫道：“仪琳，仪琳！”却是定逸师太的声音。

仪琳吃了一惊，待要答应。曲非烟吐气吹熄手中蜡烛，左掌翻转，按住了仪琳的嘴，在她耳边低声道：“这是什么地方？别答应。”一霎时仪琳六神无主，她身在妓院之中，处境尴尬之极，但听到师父呼唤而不答应，却是一生中从所未有。

只听得定逸又大声叫道：“田伯光，快给我滚出来！你把仪琳放出来。”

只听得西首房中田伯光哈哈大笑，笑了一阵，才道：“这位是恒山派白云庵前辈定逸师太么？晚辈本当出来拜见，只是身边有几个俏佳人相陪，未免失礼，这就两免了。哈哈，哈哈！”跟着有四五个女子一齐吃吃而笑，声音甚是淫荡，自是妓院中的妓女，有的还嗲声叫道：“好相公，别理她，再亲我一下，嘻嘻，嘻嘻。”几个妓女淫声荡语，越说越响，显是受了田伯光的吩咐，意在气走定逸。

定逸大怒，喝道：“田伯光，你不再滚出来，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田伯光笑道：“我不滚出来，你要将我碎尸万段。我滚了出来，你也要将我碎尸万段。那还是不滚出来吧！定逸师太，这种地方，你出家人是来不得的，还是及早请回的为妙。令高徒不在这里，她是一位戒律精严的小师父，怎会到这里来？你老人家到这种地方来找徒儿，岂不奇哉怪也？”

定逸怒叫：“放火，放火，把这狗窝子烧了，瞧他出不出来？”田伯光笑道：“定逸师太，这地方是衡山城著名的所在，叫作‘群玉院’。你把它放火烧了不打紧，有分教：江湖上众口喧传，都道湖南省的烟花之地‘群玉院’，给恒山派白云庵定逸师太一把火烧了。人家一定要问：‘定逸师太是位年高德劭的老师太，怎地到这种地方去呀？’别人便道：‘她是找徒弟去了！’人家又问：‘恒山派的弟子怎会到群玉院去？’这么你一句，我一句，于贵派的声誉可大大不妙。我跟你讲，万里独行田伯光天不怕，地不怕，天下就怕令高足一人，一见到她，我远而避之还来不及，怎么还敢去惹她？”

定逸心想这话倒也不错，但弟子回报，明明见到仪琳走入了这屋子，这弟子又为田伯光所伤，岂有假的？只气得五窍生烟，将屋瓦踹得一块块粉碎，一时却无计可施。

突然对面屋上一个冷冷的声音道：“田伯光，我弟子彭人骐，可是你害死的？”却是青城掌门余沧海到了。

田伯光道：“失敬，失敬！连青城派掌门也大驾光临，衡山群玉院从此名闻天下，生意滔滔，再也应接不暇了。有一个小子是我杀的，剑法平庸，有些像是青城派招数，至于是不是叫什么彭人骐，也没工夫去问他。”

只听得嗖的一声响，余沧海已穿入房中，跟着乒乒乓乓，兵刃相交声密如联珠，余沧海和田伯光已在房中交起手来。

定逸师太站在屋顶，听着二人兵刃撞击之声，心下暗暗佩服：“田伯光那厮果然有点儿真功夫，这几下快刀快剑，竟跟青城掌门斗了个势均力敌。”

蓦然间砰的一声巨响，兵刃相交声登时止歇。

仪琳握着曲非烟的手，掌心中都是冷汗，不知田余二人相斗到底谁胜谁败，按理说，田伯光数次欺辱于她，该当盼望他给余沧海打败才是，但她竟是盼望余沧海为田伯光所败，最好余沧海快快离去，师父也快快离去，让令狐冲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养伤。他此刻正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倘若见到余沧海冲进房来，一惊之下，创口再裂，那就非死不可。

却听得田伯光的声音在远处响起，叫道：“余观主，房中地方太小，手脚施展不开，咱们到旷地之上大战三四百回合，瞧瞧到底是谁厉害。要是你打胜，这个千娇百媚的小粉头玉宝儿便让给你，假如你输了，这玉宝儿可是我的。”

余沧海气得几乎胸膛也要炸了开来，这淫贼这番话，竟说自己和他相斗乃是争风吃醋，为了争夺“群玉院”中一个妓女，叫做什么玉宝儿的。适才在房中相斗，顷刻间拆了五十余招，田伯光刀法精奇，攻守俱有法度，余沧海自忖对方武功实不在自己之下，就算再斗三四百招，可也并无必胜把握。

一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仪琳似乎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之声，凑头过去，在曲非烟耳边轻轻问道：“他……他们会不会进来？”其实曲非烟的年纪比她轻着好几岁，但当这情急之际，仪琳一切全没了主意。曲非烟并不回答，伸手按住了她嘴。

忽听得刘正风的声音说道：“余观主，田伯光这厮做恶多端，日后必无好死，咱们要收拾他，也不用忙在一时。这间妓院藏垢纳污，兄弟早就有心将之捣了，这事待兄弟来办。大年，为义，大伙进去搜搜，一个人也不许走了。”刘门弟子向大年和米为义齐声答应。接着听得定逸师太急促传令，吩咐众弟子四周上下团团围住。

仪琳心中惶急，只听得刘门众弟子大声呼叱，一间间房查将过来。刘正风和余沧海在旁监督，向大年和米为义诸人将妓院中龟头和鸨儿打得杀猪价叫。青城派群弟子将妓院中的家俬用具、茶杯酒壶，乒乒乓乓地打得落花流水。

耳听得刘正风诸人转眼便将过来，仪琳急得几欲晕去，心想：“师父前来救我，我却不出声答应，在妓院之中，和令狐师兄深夜同处一室。虽然他身受重伤，但衡山派、青城派这许多男人一拥而进，我便有一百张嘴巴也分说不了。如此连累恒山派的清名，我……我如何对得起师父和众位师姊？”伸手拔出佩剑，便往颈中挥去。

曲非烟听得长剑出鞘之声，已然料到，左手一翻，黑暗中抓住了她手腕，喝声道：“使不得！我和你冲出去。”

忽听得悉悉有声，令狐冲在床上坐了起来，低声道：“点亮了蜡烛！”曲非烟道：“干什么？”令狐冲道：“我叫你点亮了蜡烛！”声音中颇含威严。曲非烟便不再问，取火刀火石打着了火，点燃了蜡烛。

烛光之下，仪琳见到令狐冲脸色白得犹如死人，忍不住低声惊呼。

令狐冲指着床头自己的那件大氅，道：“给我披在……在身上。”仪琳全身发抖，俯身取了过来，披在他身上。令狐冲拉过大氅前襟，掩住了胸前的血迹和伤口，说道：“你们两人，都睡在床上。”曲非烟嘻嘻一笑，道：“好玩，好玩！”拉着仪琳，钻

入了被窝。

这时外边诸人都已见到了这间房中的烛火，纷纷叫道：“到那边去搜。”蜂拥而来。令狐冲提一口气，抢过去掩上了门，横上门闩，回身走到床前，揭开帐子，道：“都钻进被窝去！”

仪琳道：“你……你别动，小心伤口。”令狐冲伸出左手，将她的头推入被窝中，右手却将曲非烟的一头长发拉了出来，散在枕头之上。只这么一推一拉，自知伤口的鲜血又在不绝外流，双膝一软，坐在床沿之上。

这时房门上已有人擂鼓般敲打，有人叫道：“狗娘养的，开门！”跟着砰的一声，有人将房门踢开，三四个人同时抢将进来。

当先一人正是青城派弟子洪人雄。他一见令狐冲，大吃一惊，叫道：“令狐……是令狐冲……”急退了两步。向大年和米为义不识得令狐冲，但均知他已为罗人杰所杀，听洪人雄叫出他的名字，都心头一震，不约而同地后退。各人睁大了双眼，瞪视着他。

令狐冲慢慢站起，道：“你们……这许多人……”洪人雄道：“令狐……令狐冲，原来……原来你没死？”令狐冲冷冷地道：“哪有这般容易便死？”

余沧海越众而前，叫道：“你便是令狐冲了？好，好！”令狐冲向他瞧了一眼，并不回答。余沧海道：“你在这妓院里，干什么来着？”令狐冲哈哈一笑，道：“这叫做明知故问。在妓院之中，还干什么来着？”余沧海冷冷地道：“素闻华山派门规甚严，你是华山派掌门大弟子，‘君子剑’岳先生的嫡派传人，却偷偷来嫖妓宿娼，好笑啊好笑！”令狐冲道：“华山派门规如何，是我华山派的事，用不着旁人来瞎操心。”

余沧海见多识广，见他脸无血色，身子还在发抖，显是身受重伤模样，莫非其中有诈？心念一转之际，寻思：“恒山派那小尼姑说这厮已为人杰所杀，其实并未毙命，显是那小尼姑撒谎骗人。听她说来，令狐师兄长，令狐师兄短，叫得脉脉含情，说不定他二人已结下了私情。有人见到那小尼姑来到这妓院之中，此刻却又影踪全无，多半便是给这厮藏了起来。哼，他五岳剑派自负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瞧我青城派不起，我要是将那小尼姑揪出来，不但羞辱了华山、恒山两派，连整个五岳剑派也面目无光，叫他们从此不能在江湖上夸口说嘴。”目光四转，不见房中更有别人，心想：“看来那小尼姑便藏在床上。”向洪人雄道：“人雄，揭开帐子，咱们瞧瞧床上有什么好把戏。”

洪人雄道：“是！”上前两步，他吃过令狐冲的苦头，情不自禁地向他望了一眼，一时不敢再跨步上前。令狐冲道：“你活得不耐烦了？”洪人雄一窒，但有师父撑腰，也不如何惧他，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

令狐冲向余沧海道：“你要干什么？”余沧海道：“恒山派走失了一名女弟子，有人见到她是在这座妓院中，咱们要查查。”令狐冲道：“五岳剑派之事，也劳你青城派来多管闲事？”余沧海道：“今日之事，非查明白不可。人雄，动手！”洪人雄应道：“是！”长剑伸出，挑开了帐子。

仪琳和曲非烟互相搂抱，躲在被窝之中，将令狐冲和余沧海的对话，一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心头只是叫苦，全身瑟瑟发抖，听得洪人雄挑开帐子，更吓得魂飞天外。

帐子一开，众人目光都射到床上，只见一条绣着双鸳鸯的大红锦被之中裹得有

人，枕头上舞着长长的万缕青丝，锦被不住颤动，显然被中人十分害怕。

余沧海一见到枕上的长发，好生失望，显然被中之人并非那光头小尼姑了，原来令狐冲这厮果然是在宿娼。

令狐冲冷冷地道：“余观主，你虽是出家人，但听说青城派道士不禁婚娶，你大老婆、小老婆着实不少。你既这般好色如命，想瞧妓院中光身赤裸的女子，干吗不爽爽快地揭开被窝，瞧上几眼？何必借口什么找寻恒山派的女弟子？”

余沧海喝道：“放你的狗屁！”右掌呼的一声劈出，令狐冲侧身一闪，避开了掌风，重伤之下，转动不灵，余沧海这一掌又劈得凌厉，还是给他掌风边缘扫中了，站立不定，一跤倒在床上。他用力支撑，又即站起，一张嘴，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摇晃两下，又喷出一口鲜血。

余沧海欲待再行出手，忽听得窗外有人叫道：“以大欺小，好不要脸！”这叫声尾声未绝，余沧海已右掌转回，劈向窗格，身随掌势，到了窗外。房内烛光照映出来，只见一个丑脸驼子正欲往墙角边逃去。余沧海喝道：“站住了！”

那驼子正是林平之所扮。他在刘正风府中与余沧海朝相之后，乘着曲非烟出现，余沧海全神注视到那女童身上，便即悄悄溜出。

他躲在墙角边，一时打不定主意，实不知如何，才能救得爹娘，沉吟半晌，心道：“我假装驼子，大厅中人人都已见到了，再遇上青城派的人，非死不可。是不是该当回复本来面目？”回思适才给余沧海抓住，全身登时酸软，更无半分挣扎之力，怎地世上竟有如此武功高强之人？心头思潮起伏，只呆呆出神。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有人在他驼背上轻轻一拍。林平之大吃一惊，急忙转身，眼前一人背脊高耸，正是那正牌驼子“塞北明驼”木高峰，听他笑道：“假驼子，干吗你要冒充是我徒子徒孙？”

林平之情知此人性子凶暴，武功又极高，稍一对答不善，便是杀身之祸，但适才在大厅中向他磕过头，又说他行侠仗义，并未得罪于他，只须继续如此说，谅来也不惹他生气，便道：“晚辈曾听许多人言道：‘塞北明驼’木大侠英名卓著，最喜急人之难，扶危解困。晚辈一直好生仰慕，是以不知不觉地便扮成木大侠的模样，万望恕罪。”

木高峰哈哈一笑，说道：“什么急人之难，扶危解困？当真胡说八道。”他明知林平之在撒谎，但这些话总是听来甚为入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个人的门下？”

林平之道：“晚辈其实姓林，无意之间冒认了前辈的姓氏。”木高峰冷笑道：“什么无意之间？你只是想拿你爷爷的名头来招摇撞骗。余沧海是青城掌门，伸一根手指头也立时将你毙了。你这小子居然敢冲撞于他，胆子当真不小。”林平之一听到余沧海的名称，胸口热血上涌，大声道：“晚辈但叫有一口气在，定须手刃了这奸贼。”

木高峰奇道：“余沧海跟你有什么怨仇？”林平之略一迟疑，寻思：“凭我一己之力，难以救得爹爹妈妈，索性再拜他一拜，求他援手。”当即双膝跪倒，磕头道：“晚辈父母落入这奸贼之手，恳求前辈仗义相救。”木高峰皱起眉头，连连摇头，说道：“没好处之事，木驼子向来不做。你爹爹是谁？救了他于我有什么得益？”

正说到这里，忽听门边有人压低了声音说话，语气紧急，说道：“快禀报师父，在

群玉院妓院中，青城派又有一人给人杀了，恒山派有人受了伤逃回来。”

木高峰低声道：“你的事慢慢再说，眼前有一场热闹好看，你想开眼界便跟我同去。”林平之心想：“只须陪在他身边，便有机会求他。”当即道：“是，是。老前辈去哪里，晚辈自当追随。”木高峰道：“咱们把话说在头里，木驼子不论什么事，总须对自己有好处才干。你若想单凭几顶高帽子，便叫你爷爷去惹麻烦上身，这种话少提为妙。”

林平之唯唯否否，含糊答应。忽听得木高峰道：“他们去了，跟着我来。”只觉右腕一紧，已让他抓住，跟着腾身而起，犹似足不点地般在衡山街上奔驰。

到得群玉院外，木高峰和他挨在一株树后，窥看院中众人动静。余沧海和田伯光交手、刘正风等率人搜查、令狐冲挺身而出等情，他二人都一一听在耳里。待得余沧海又欲击打令狐冲，林平之再也忍耐不住，将“以大欺小，好不要脸”这八个字叫了出来。

林平之叫声出口，自知鲁莽，转身便欲躲藏，哪知余沧海来得快极，一声“站住了！”力随声至，掌力已将林平之全身笼住，只须一发，便能震得他五脏碎裂，骨骼齐折，待见到他形貌，一时含力不发，冷笑道：“原来是你！”眼光向林平之身后丈许之外的木高峰射去，说道：“木驼子，你几次三番指使小辈来和我为难，是何用意？”

木高峰哈哈一笑，道：“这人自认是我小辈，木驼子却没认他。他自姓林，我自姓木，这小子跟我有何干系？余观主，木驼子不是怕你，只是犯不着做冤大头，给一个无名小辈做挡箭牌。要是做做挡箭牌有什么好处，金银财宝滚滚来，木驼子权衡轻重，这算盘打得响，做便做了。可是眼前这场全无进益的蚀本买卖，却决计不做。”

余沧海一听，心中一喜，便道：“此人既跟木兄并无干系，乃冒充招摇之徒，贫道不必再顾你的颜面了。”积蓄在掌心中的力道正欲发出，忽听窗内有人说道：“以大欺小，好不要脸！”余沧海回过头来，见一人凭窗而立，正是令狐冲。

余沧海怒气更增，但“以大欺小，好不要脸”这八个字，却正是说中了要害，眼前这二人显然武功远不如己，若欲杀却，原只一举手之劳，但“以大欺小”那四个字，却无论如何是逃不过的，既是“以大欺小”，那下面“好不要脸”四字便也顺理成章的了。但若如此轻易饶了二人，这口气如何便咽得下去？他冷笑一声，向令狐冲道：“你的事，以后我找你师父算账。”回头向林平之道：“小子，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

林平之怒叫：“狗贼，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此刻还来问我？”

余沧海心下奇怪：“我几时识得你这丑八怪了？什么害得你家破人亡，这话却从哪里说起？”但四下里耳目众多，不欲细问，回头向洪人雄道：“人雄，先宰了这小子，再擒下了令狐冲。”是青城派弟子出手，便说不上“以大欺小”。洪人雄应道：“是！”拔剑上前。

林平之伸手去拔佩剑，甫一提手，洪人雄的长剑寒光森然，已直指到了胸前。林平之叫道：“余沧海，我林平之……”余沧海一惊，左掌急速拍出，掌风到处，洪人雄的长剑给震得一偏，从林平之右臂外掠过。余沧海道：“你说什么？”林平之道：“我林平之做了厉鬼，也会找你索命。”余沧海道：“你……你是福威镖局的林平之？”

林平之既已知无法隐瞒，索性堂堂正正地死个痛快，双手撕下脸上膏药，朗声

道：“不错，我便是福州福威镖局的林平之。你儿子调戏良家姑娘，是我杀的。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爹爹妈妈，你……你……你将他们关在哪里？”

青城派一举挑了福威镖局之事，江湖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长青子早年败在林远图剑下，武林中并不周知，人人都说青城派志在劫夺林家辟邪剑法的剑谱。令狐冲正因听了这传闻，才在回雁楼头以此引得罗人杰俯身过来，挺剑杀却。木高峰也已得知讯息，此刻听得眼前这假驼子是“福威镖局的林平之”，而眼见余沧海一听到他自报姓名，便忙不迭地将洪人雄长剑格开，神情紧张，看来确是想着落在这年轻人身上得到辟邪剑谱。

其时余沧海左臂长出，手指已抓住林平之的右腕，手臂一缩，便要将他拉过去。木高峰喝道：“且慢！”飞身而出，伸手抓住了林平之的左腕，向后一拉。

林平之双臂分别为两股大力前后拉扯，全身骨骼登时格格作响，痛得几欲晕去。

余沧海知道自己若再使力，非将林平之登时拉死不可，当即右手长剑递出，向木高峰刺去，喝道：“木兄，撒手！”

木高峰左手一挥，当的一声响，格开长剑，手中已多了一柄青光闪闪的弯刀。

余沧海展开剑法，嗤嗤声响不绝，片刻间向木高峰连刺了八九剑，说道：“木兄，你我无冤无仇，何必为这小子伤了两家和气？”左手仍抓住林平之右腕不放。

木高峰挥动弯刀，将来剑一一格开，说道：“适才大庭广众之间，这小子已向磕过了头，叫了我‘爷爷’，这是众目所见、众耳所闻之事。在下和余观主虽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你将一个叫我爷爷之人捉去杀了，未免太不给我脸面。做爷爷的不能庇护孙子，以后还有谁肯再叫我爷爷？”两人一面说话，兵刃相交声叮当不绝，越打越快。

余沧海怒道：“木兄，此人杀了我的亲生儿子，杀子之仇，岂可不报？”木高峰哈哈一笑，道：“好，冲着余观主的金面，就替你报仇便了。来来来，你向前拉，我向后拉，一二三！咱们将这小子拉为两片！”他说完这句话后，又叫：“一，二，三！”这“三”字一出口，掌上力道加强，林平之全身骨骼格格之声更响。

余沧海一惊，报仇并不急在一时，剑谱尚未得手，却决不能便伤了林平之性命，当即松手。林平之立时便给木高峰拉了过去。

木高峰哈哈一笑，说道：“多谢，多谢！余观主当真够朋友，够交情，冲着木驼子的脸面，连杀子大仇也肯放过了。江湖上如此重义之人，还真的没第二位！”余沧海冷冷地道：“木兄知道了就好。这一次在下相让一步，以后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木高峰笑嘻嘻地道：“那也未必。说不定余观主义薄云天，第二次又再容让呢。”

余沧海哼了一声，左手一挥，道：“咱们走！”率领本门弟子，便即退走。

这时定逸师太急于找寻仪琳，早已与恒山派群尼向西搜了下去。刘正风率领众弟子向东南方搜去。青城派一走，群玉院外便只剩下木高峰和林平之二人。

木高峰笑嘻嘻地道：“你非但不是驼子，原来还是个长得挺俊的小子。小子，你也不用叫我爷爷。驼子挺喜欢你，收你做了徒弟如何？”

林平之适才被二人各以上乘内力拉扯，全身疼痛难当，兀自没喘过气来，听木高峰这么说，心想：“这驼子的武功高出我爹爹十倍，余沧海对他也颇为忌惮，我要复

仇雪恨，拜他为师便有指望。可是他眼见那青城弟子使剑杀我，本来毫不理会，一听到我的来历，便即出手和余沧海争夺。此刻要收我为弟子，显是不怀好意。”

木高峰见他神色犹豫，又道：“塞北明驼的武功声望，你是知道了的。迄今为止，我还没收过一个弟子。你拜我为师，为师的把一身武功倾囊相授，那时别说青城派的小子们决不是你对手，假以时日，要打败余沧海亦有何难？小子，怎么你还不磕头拜师？”

他越说得热切，林平之越起疑：“他如当真爱惜我，怎地刚才抓住我手，用力拉扯，全无丝毫顾忌？余沧海这恶贼得知我是他的杀子大仇之后，反而不想就此拉死我了，自然是为了辟邪剑谱。五岳剑派中尽多武功高强的正直之士，我欲求明师，该找那些前辈高人。这驼子心肠毒辣，武功再高，我也决不拜他为师。”

木高峰见他仍然迟疑，怒气渐增，但仍笑嘻嘻道：“怎么？你嫌驼子的武功太低，不配做你师父么？”

林平之见木高峰霎时间满面乌云，神情狰狞可怖，但怒色一现即隐，立时又显得和蔼可亲，情知处境危险，若不拜他为师，说不定他怒气发作，立时便将自己杀了，当即道：“木大侠，你肯收晚辈为徒，晚辈求之不得。只是晚辈学的是家传武功，倘若另投明师，须得家父允可，这一来是家法，二来也是武林中的规矩。”

木高峰点了点头，道：“这话倒也有理。不过你这一点玩艺儿，压根儿说不上是什么功夫，你爹爹想来武功也是有限。我老人家今日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要收你为徒，以后我未必再有此兴致了。机缘可遇不可求，你这小子瞧来似乎机伶，怎地如此糊涂？这样吧，你先磕头拜师。然后我去跟你爹爹说，谅他也不敢不允。”

林平之心念一动，说道：“木大侠，晚辈的父母落在青城派手中，生死不明，求木大侠去救了出来。那时晚辈感恩图报，木大侠有什么嘱咐，自当遵从。”

木高峰怒道：“什么？你向我讨价还价？你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我非收你为徒不可？你居然来向我要挟，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即想到余沧海肯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步，不将杀子大仇人撕开两片，自是另有重大图谋，像余沧海这样的人，哪会轻易上当？多半江湖上传言不错，他林家那辟邪剑谱确实非同小可，只要收了这小子为徒，这部武学宝笈迟早便能得到手，说道：“快磕头，三个头磕下去，你便是我徒弟了。徒弟的父母，做师父的焉有不关心之理？余沧海捉了我徒弟的父母，我去向他要人，名正言顺，他怎敢不放？”

林平之救父母心切，心想：“爹爹妈妈落在奸人手中，度日如年，说什么也得尽快将他们救了出来。我一时委屈，拜他为师，只须他救出我爹妈，天大的难事也担当了。”当即屈膝跪倒，便要磕头。木高峰怕他反悔，伸手往他头顶按落，揪将下去。

林平之本想磕头，但给他这么使力一揪，心中反感陡生，自然而然地头颈一硬，不让他按下去。木高峰怒道：“嘿，你不磕头吗？”手上加了一分劲道。林平之本来心高气傲，做惯了少镖头，平生只有受人奉承，从未遇过屈辱，此番为了搭救父母，已然决意磕头，但木高峰这么伸手一揪，弄巧反拙，激发了他的倔强本性，大声道：“你答允救我父母，我便答允拜你为师，此刻要我磕头，却万万不能。”

木高峰道：“万万不能？咱们瞧瞧，果真是万万不能？”手上又加了一分劲力。林

平之腰板力挺，想站起身来，但头顶便如有千斤大石压住了，却哪里站得起来？他双手撑地，用力挣扎，木高峰手上劲力又加了一分。林平之只听得自己颈中骨头格格作响。木高峰哈哈大笑，道：“你磕不磕头？我手上再加一分劲道，你的头颈便折断了。”

林平之的头给他一寸一寸地按落，离地面已不过半尺，奋力叫道：“我不磕头，偏不磕头！”木高峰道：“瞧你磕不磕头？”手一沉，林平之的额头又给他按低了两寸。

便在此时，林平之忽觉背心上微微一热，一股柔和的力道传入体内，头顶的压力陡然间轻了，双手在地下一撑，便即站起。

这一下固然大出林平之意料之外，而木高峰更大吃一惊，适才冲开他手上劲道的这股内力，似乎是武林中盛称的华山派“紫霞功”，听说这门内功初发时若有若无，绵如云霞，然而蓄劲极韧，到后来更铺天盖地，势不可当，“紫霞”二字由此而来。

木高峰惊诧之下，手掌又迅即按上林平之头顶，掌心刚碰到林平之头顶，他顶门上又是一股柔韧的内力升起，两者一震，木高峰手臂发麻，胸口也隐隐作痛。他退后两步，哈哈一笑，说道：“是华山派的岳兄吗？怎地悄悄躲在墙角边，开驼子玩笑？”

墙角后一人纵声大笑，一个青衫书生踱了出来，轻袍缓带，右手摇着折扇，神情潇洒，笑道：“木兄，多年不见，丰采如昔，可喜可贺。”

木高峰眼见此入果然便是华山派掌门“君子剑”岳不群，心中向来对他颇为忌惮，此刻自己正在出手欺压一个武功平平的小辈，恰好给他撞见，且出手相救，不由得有些尴尬，当即笑嘻嘻地道：“岳兄，你越来越年轻了，驼子真想拜你为师，学一学这门‘采阴补阳’之术。”岳不群“呸”的一声，笑道：“驼子越来越无聊。故人见面，不叙契阔，却来胡说八道。小弟又懂什么这种邪门功夫了？”木高峰笑道：“你说不会采补功夫，谁也不信，怎地你快六十岁了，忽然返老还童，瞧起来倒像是驼子的孙儿一般。”

林平之当木高峰的手一松，便已跳开几步，眼见这书生颀下五柳长须，面如冠玉，一脸正气，心中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知道适才是他出手相救，听得木高峰叫他为“华山派的岳兄”，心念一动：“这位神仙般的人物，莫非便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只是他瞧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年纪不像。那劳德诺是他弟子，可比他老得多了。”待听木高峰赞他驻颜有术，登时想起：曾听母亲说过，武林中高手内功练到深处，不但能长寿不老，简直真能返老还童，这位岳先生多半有此功夫，不禁更是钦佩。

岳不群微微一笑，说道：“木兄一见面便不说好话。木兄，这少年是个孝子，又是颇具侠气，原堪造就，怪不得木兄喜爱。他今日种种祸患，全因当日在福州仗义相救小女灵珊而起，小弟实在不能袖手不理，还望木兄瞧着小弟薄面，高抬贵手。”

木高峰脸上现出诧异神情，道：“什么？凭这小子这一点儿微末道行，居然能去救灵珊侄女？只怕这话要倒过来说，是灵珊贤侄女慧眼识玉郎……”

岳不群知这驼子粗俗下流，接下去定然没好话，便截住他话头，说道：“江湖上同道有难，谁都该当出手相援，粉身碎骨是救，一言相劝也是救，倒也不在乎武艺的高低。木兄，你如决意收他为徒，不妨让这少年禀明了父母，再来投入贵派门下，岂不两全其美？”

木高峰眼见岳不群插手，今日之事已难如愿，便摇了摇头，道：“驼子一时兴起，

要收他为徒，此刻却已意兴索然，这小子便再磕我一万个头，我也不收了。”说着左腿忽起，啪的一声，将林平之踢了个筋斗，摔出数丈。这一下却也大出岳不群的意料之外，全没想到他抬腿便踢，事先竟没半点征兆，浑不及出手阻拦。好在林平之摔出后立即跃起，似乎并未受伤。

岳不群道：“木兄，怎地跟孩子们一般见识？我说你倒是返老还童了。”木高峰笑道：“岳兄放心，驼子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得罪了这位……你这位……哈哈……我也不知道是你这位什么，再见，再见，真想不到华山派如此赫赫威名，对这《辟邪剑谱》却也会眼红。”一面说，一面拱手退开。

岳不群抢上一步，大声道：“木兄，你说什么话来？”突然之间，脸上满布紫气，只是那紫气一现即隐，顷刻间又回复了白净面皮。

木高峰见到他脸上紫气，心中打了个突，寻思：“果然是华山派的‘紫霞功’！岳不群这厮剑法高明，又练成了这神奇内功，驼子倒得罪他不得。”当下嘻嘻一笑，说道：“我也不知《辟邪剑谱》是什么东西，只是见青城余沧海不顾性命地想抢夺，随口胡诌几句，岳兄不必介意。”说着掉转身子，扬长而去。

岳不群瞧着他的背影在黑暗中隐没，叹了口气，自言自语：“武林中似他这等功夫，那也是很难得了，可就偏生自甘……”下面“下流”两字，忍住了不说，却摇了摇头。

突然间林平之奔将过来，双膝一屈，跪倒在地，不住磕头，说道：“求师父收录门墙，弟子恪遵教诲，严守门规，决不敢有丝毫违背师命。”

岳不群微微一笑，说道：“我若收了你为徒，不免给木驼子背后说嘴，说我跟他抢夺徒弟。”林平之磕头道：“弟子一见师父，说不出的钦佩仰慕，那是弟子诚心诚意地求恳。”说着连连磕头。岳不群笑道：“好吧，我收你不难，只是你还没禀明父母呢，也不知他们是否允可。”林平之道：“弟子得蒙恩收录，家父家母欢喜都还来不及，决无不允之理。家父家母为青城派众恶贼所擒，尚请师父援手相救。”岳不群点了点头，道：“起来吧！好，咱们这就去找你父母。”回头叫道：“德诺、阿发、珊儿，大家出来！”

只见墙角后走出一群人来，正是华山派的群弟子。原来这些人早就到了，岳不群命他们躲在墙后，直到木高峰离去，这才现身，以免人多难堪，令他下不了台。劳德诺等都欢然道贺：“恭喜师父新收弟子。”岳不群笑道：“平之，这几位师哥，在那小茶馆中，你早就都见过了，你向众师哥见礼。”

老者是二师兄劳德诺，身形魁梧的汉子是三师兄梁发，脚夫模样的是四师兄施戴子，手中总是拿着个算盘的是五师兄高根明，六师兄六猴儿陆大有，那是谁都一见就不会忘记的人物，此外七师兄陶钧、八师兄英白罗是两个年轻弟子。林平之一一拜见了。

忽然岳不群身后一声娇笑，一个清脆的声音道：“爹爹，我算是师姊，还是师妹？”

林平之一怔，认得说话的是当日那个卖酒少女、华山门下人人叫她做“小师妹”的，原来她竟是师父的女儿。只见岳不群的青袍后面探出半边雪白的脸蛋，一只圆圆的左眼骨溜溜地转了几转，打量了他一眼，又缩回岳不群身后。林平之心道：“那卖酒少女容貌丑陋，满脸都是麻皮，怎地变了这幅模样？”她乍一探头，便即缩回，又在

夜晚，月色朦胧，无法看得清楚，但这少女容颜俏丽，却是绝无可疑。又想：“她说她乔装改扮，到福州城外卖酒，定逸师太又说她装成一副怪模怪样。那么她的丑样，自然是故意装成的了。”

岳不群笑道：“这里个个人入门比你迟，却都叫你小师妹。你这师妹命是坐定了的，那自然也是小师妹了。”那少女笑道：“不行，从今以后，我可得做师姊了。爹爹，林师弟叫我师姊，以后你再收一百个弟子、两百个弟子，也都得叫我师姊了。”

她一面说，一面笑，从岳不群背后转了出来，蒙蒙月光下，林平之依稀见到一张秀丽的瓜子脸蛋，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射向他脸。林平之深深一揖，说道：“岳师姊，小弟今日方蒙恩师垂怜收录门下。先入门者为大，小弟自然是师弟。”

岳灵珊大喜，转头向父亲道：“爹，是他自愿叫我师姊的，可不是我强逼他。”岳不群笑道：“人家刚入我门下，你就说到‘强逼’两字。他之道我门下个个似你一般，以大压小，岂不吓坏了他？”说得众弟子都笑了起来。

岳灵珊道：“爹，大师哥躲在这地方养伤，又给余沧海那臭道士打了一掌，只怕十分凶险，快去瞧瞧他。”岳不群双眉微蹙，摇了摇头，道：“戴子、根明，你二人去把大师哥抬出来。”施戴子和高根明齐声应诺，从窗口跃入房中，但随即听到他二人说道：“师父，大师哥不在这里，房里没人。”跟着窗中透出火光，他二人已点燃了蜡烛。

岳不群眉头皱得更加紧了，他不愿身入妓院这等污秽之地，向劳德诺道：“你进去瞧瞧。”劳德诺道：“是！”走向窗口。

岳灵珊道：“我也去瞧瞧。”岳不群反手抓住她手臂，道：“胡闹！这种地方你去不得。”岳灵珊急得几乎要哭出声来，道：“可是……可是大师哥身受重伤……只怕他有性命危险。”岳不群低声道：“不用担心，他敷了恒山派的‘天香断续胶’，死不了。”岳灵珊又惊又喜，道：“爹，你……你怎知道？”岳不群道：“低声，别多嘴！”

令狐冲重伤之余，再给余沧海掌风带到，创口剧痛，又呕了几口血，但神智清楚，耳听得木高峰和余沧海争执，众人逐一退去，又听得师父到来。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便只怕师父，一听到师父和木高峰说话，便想自己这番胡闹到了家，不知师父会如何责罚，一时忘了创口剧痛，转身向床，悄声道：“大事不好，我师父来了，咱们快逃。”立时扶着墙壁，走出房去。

曲非烟拉着仪琳，悄悄从被窝中钻出，跟了出去，只见令狐冲摇摇晃晃，站立不定，两人忙抢上扶住。令狐冲咬着牙齿，穿过了一条走廊，心想师父耳目何等灵敏，只要一出去，立时便给他知觉，眼见右首是间大房，当即走了进去，道：“将……将门窗关上。”曲非烟依言带上了门，又将窗子关了。令狐冲再也支持不住，斜躺床上，喘气不止。

三个人不作一声，过了良久，才听得岳不群的声音远远说道：“他不在这里了，咱们走吧！”令狐冲吁了口气，心下大宽。

又过一会，忽听得有人蹑手蹑脚地在院子中走来，低声叫道：“大师哥，大师哥。”却是陆大有。令狐冲心道：“毕竟还是六猴儿跟我最好。”正想答应，忽觉床帐簌簌抖动，却是仪琳听到有人寻来，害怕起来。令狐冲心想：“我这一答应，累了这位小师父的清誉。”当下便不做声，耳听得陆大有从窗外走过，一路“大师哥，大师哥”地

呼叫，渐渐远去，再没声息。

曲非烟忽道：“喂，令狐冲，你会死么？”令狐冲道：“我怎么能死？我如死了，大损恒山派的令誉，太对不住人家了。”曲非烟奇道：“为什么？”令狐冲道：“恒山派的治伤灵药，给我既外敷，又内服，倘若仍然治不好，令狐冲岂非大大的对不住……对不住这位恒山派的师妹？”曲非烟笑道：“对，你要是死了，太也对不住人家了。”

仪琳见他伤得如此厉害，兀自在说笑话，既佩服他的胆气，又稍为宽心，道：“令狐师兄，那余观主又打了你一掌，我再瞧瞧你伤口。”令狐冲支撑着要坐起身来。曲非烟道：“不用客气啦，你这就躺着吧。”令狐冲全身乏力，实在坐不起身，只得躺在床上。

曲非烟点亮了蜡烛。仪琳见令狐冲衣襟都是鲜血，当下顾不得嫌疑，轻轻揭开他长袍，取过脸盆架上挂着的一块洗脸手巾，替他抹净了伤口上的血迹，将怀中所藏的天香断续胶尽数抹在他伤口上。令狐冲笑道：“这么珍贵的灵药，浪费在我身上，未免可惜。”

仪琳道：“令狐师兄为我受此重伤，别说区区药物，就是……就是……”说到这里，只觉难以措词，嗫嚅一会，续道：“连我师父她老人家，也赞你是见义勇为的少年英侠，因此和余观主吵了起来呢。”令狐冲笑道：“赞倒不用了，师太她老人家只要不骂我，已经谢天谢地啦。”仪琳道：“我师父怎……怎会骂你？令狐师兄，你只须静养十二个时辰，伤口不再破裂，那便无碍了。”又取出三粒白云熊胆丸，喂着他服了。

曲非烟忽道：“姊姊，你在这里陪着他，提防坏人又来加害。爷爷等着我呢，我这可要去啦。”仪琳急道：“不！你不能走。我一个人怎能耽在这里？”曲非烟笑道：“令狐冲不好端端在这里么？你又不是一个人。”说着转身便走。仪琳大急，纵身上前，一把抓住她左臂，情急之下，使上了恒山派擒拿手法，牢牢抓住她臂膀，道：“你别走！”曲非烟笑道：“哎哟，动武吗？”仪琳脸一红，放开了手，央求道：“好姑娘，请你陪我。”曲非烟笑道：“好，好！我陪着你便是。令狐冲又不是坏人，你干什么这般怕他？”

仪琳稍稍放心，道：“对不起，曲姑娘，我抓痛了你没有？”曲非烟道：“我倒不痛。令狐冲却好像痛得很厉害。”仪琳一惊，撩开帐子看时，只见令狐冲双目紧闭，已自沉沉睡去。她伸手探他鼻息，觉得呼吸匀净，正感宽慰，忽听得曲非烟格格地一笑，窗格声响。仪琳急忙转过身，只见她已从窗中跳了出去。

仪琳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走到床前，说道：“令狐师兄，令狐师兄，她……她走了。”但其时药力正在发作，令狐冲昏昏迷迷的，并不答话。仪琳全身发抖，说不出的害怕，过了好一会，才过去将窗格拉上，心想：“我快快走吧，令狐师兄倘若醒转，跟我说话，那怎么办？”转念又想：“他受伤如此厉害，此刻便是一个小童过来，随手便能制他死命，我岂能不加照护，自行离去？”黑夜之中，只听到远处深巷中偶然传来几下犬吠之声，此外一片静寂，妓院中诸人早已逃之夭夭，似乎这世界上除了帐中的令狐冲外，更无旁人。

她坐在椅上，一动也不敢动，过了良久，四处鸡啼声起，天将黎明。仪琳又着急起来：“天一亮，便有人来了，那怎么办？”

她自幼出家，一生全在定逸师太照料之下，全无处世应变的经历，此刻除了焦急

之外，想不出半点法子。正慌乱间，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三四人从巷中过来，四下俱寂之中，脚步声特别清晰。这几人来到群玉院门前，便停住了，只听一人说道：“你二人搜东边，我二人搜西边，倘若见到令狐冲，要拿活的。他身受重伤，抗拒不了。”

仪琳初时听到人声，惊惶万分，待听到那人说要来擒拿令狐冲，心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说什么也要保得令狐师兄周全，决不能让他落入坏人手里。”这主意一打定，惊恐之情立去，登时头脑清醒了起来，抢到床边，拉起垫在褥子上的被单，裹住令狐冲身子，抱了起来，吹灭烛火，轻轻推开房门，溜了出去。

这时也不辨东西南北，只是朝着人声来处的相反方向快步而行，片刻间穿过一片菜圃，来到后门。只见门户半掩，原来群玉院中诸人匆匆逃去，打开了后门便没关上。她横抱着令狐冲走出后门，从小巷中奔了出去。不一会便到了城墙边，暗忖：“须得出城才好，衡山城中令狐师兄的仇人太多。”沿着城墙疾行，到得城门口时，天已破晓，城门已开，便急蹿而出。

一口气奔出七八里，只是往荒山中急钻，到后来再无路径，到了一处山坳之中，四下无人。她心神略定，低头看看令狐冲时，只见他已经醒转，脸露笑容，正注视着自己。

她突然见到令狐冲的笑容，心中一慌，双手发颤，失手便将他身子掉落。她“啊哟”一声，急使一招“敬捧宝经”，俯身伸臂，将他托住，总算这一招使得甚快，没将他摔着，但自己下盘不稳，一个踉跄，向前抢了几步这才站住，说道：“对不住，你伤口痛吗？”

令狐冲微笑道：“还好！你歇一歇吧！”

仪琳适才为了逃避青城群弟子的追拿，一心一意只想如何才能使令狐冲不致遭到对方毒手，全没念及自己的疲累，此刻一定下来，只觉全身四肢都欲散了开来一般，勉力将令狐冲轻轻放上草地，再也站立不定，一跤坐倒，喘气不止。

令狐冲微笑道：“你只顾急奔，却忘了调匀气息，那是学武……学武之人的大忌，这样挺容易……容易受伤。”仪琳脸上微微一红，说道：“多谢令狐师兄指点。师父本来也教过我，一时心急便忘了。”顿了一顿，问道：“你伤口痛得怎样？”令狐冲道：“已不怎么痛，略略有些麻痒。”仪琳大喜，道：“好啦，好啦，伤口麻痒是痊愈之象，想不到竟好得这么快。”

令狐冲见她喜悦无限，心下也有些感动，笑道：“那是贵派灵药之功。”忽然间叹了口气，恨恨地道：“只可惜我身受重伤，致受鼠辈之侮，适才倘若落入了青城派那几个小子手中，死倒不打紧，只怕还得饱受一顿折辱。”

仪琳道：“原来你都听见了？”想起自己抱着他奔驰了这么久，也不知他从何时起便睁着眼睛在瞧自己，不由得脸如飞霞。

令狐冲不知她忽然害羞，只道她奔跑过久，耗力太多，说道：“师妹，你打坐片刻，以贵派本门心法，调匀内息，免得受了内伤。”

仪琳道：“是。”当即盘膝而坐，以师授心法运动内息，但心意烦躁，始终无法宁静，过不片刻，便睁眼向令狐冲瞧一眼，看他伤势有何变化，又看他是否在瞧自己，看到第四眼时，恰好和令狐冲的目光相接。她吓了一跳，急忙闭眼，令狐冲却哈哈大笑

笑。

仪琳双颊晕红，忸怩道：“为……为什么笑？”令狐冲道：“没什么。你年纪小，坐功还浅，一时定不下神来，就不必勉强。定逸师伯一定教过你，练功时过分勇猛精进，会有大碍，这等调匀内息，更须心平气和才是。”他休息片刻，又道：“你放心，我元气已在渐渐恢复，青城派那些小子们再追来，咱们不用怕他，叫他们再摔一个……摔一个屁股向后……向后……”仪琳微笑道：“摔一个青城派的平沙落雁式。”令狐冲笑道：“不错，妙极！什么屁股向后，说起来不雅，咱们就称之为‘青城派的平沙……落雁式’！”说到最后几个字，已有些喘不过气来。

仪琳道：“你别多说话，再好好儿睡一忽吧。”

令狐冲道：“我师父也到了衡山城。我恨不得立时起身，到刘师叔家瞧瞧热闹去。”

仪琳见他口唇发焦，眼眶干枯，知他失血不少，须得多喝水才是，便道：“我去找些水给你喝。一定口干了，是不是？”令狐冲道：“我见来路之上，左首田里有许多西瓜。你去摘几个来吧。”仪琳道：“好。”站起身来，一摸身边，却一文也无，道：“令狐师兄，你身边有钱没有？”令狐冲道：“做什么？”仪琳道：“去买西瓜呀！”令狐冲笑道：“买什么？顺手摘来便是。左近又无人家，种西瓜的人一定住得很远，却向谁买去？”仪琳嗫嚅道：“不予而取，那是偷……偷盗了，这是五戒中的第二戒，那是不可的。倘若没钱，向他们化缘，讨一个西瓜，想来他们也肯的。”令狐冲有些不耐烦了，道：“你这小……”他本想骂她“小尼姑好糊涂”，但想到她刚才出力相救，说到这“小”字便即停口。

仪琳见他脸色不快，不敢再说，依言向左首寻去。走出二里有余，果见数亩瓜田，累累地生满了西瓜，树巅蝉声鸣响，四下里却一个人影也无，寻思：“令狐师兄要吃西瓜。可是这西瓜是有主之物，我怎可随便偷人家的？”快步又走出里许，站到一个高岗之上，四下眺望，始终不见有人，连农舍茅屋也不见一间，只得又退了回来，站在瓜田之中，踟蹰半晌，伸手待去摘瓜，又缩了回来，想起师父谆谆告诫的戒律，决不可偷盗他人之物，欲待退去，脑海中又出现了令狐冲唇干舌燥的脸容，咬一咬牙，双手合十，暗暗祝祷：“菩萨垂鉴，弟子非敢有意偷盗，实因令狐师兄……令狐师兄要吃西瓜。”转念一想，又觉“令狐师兄要吃西瓜”这八个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由，心下焦急，眼泪已夺眶而出，双手捧住一个西瓜，向上一提，瓜蒂便即断了，心道：“人家救你性命，你便为他堕入地狱，永受轮回之苦，却又如何？一人做事一身当，是我仪琳犯了戒律，这与令狐师兄无干。”捧起西瓜，回到令狐冲身边。

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听仪琳说要向人化缘讨西瓜，只道这个尼姑年轻不懂事，浑没想到她为了采摘这个西瓜，心头有许多交战，受了这样多委屈，见她摘了西瓜回来，心头一喜，赞道：“好师妹，乖乖的小姑娘。”

仪琳蓦地听到他这么称呼自己，心头一震，险些将西瓜摔落，忙抄起衣襟兜住。令狐冲笑道：“干吗这等慌张？你偷西瓜，有人要捉你么？”仪琳脸上又是一红，道：“不，没人捉我。”缓缓坐了下来。

其时天色新晴，太阳从东方升起，令狐冲和她所坐之处是在山阴，日光照射不到，满山树木为雨水洗得一片青翠，山中清新之气扑面而来。

仪琳定了定神，拔出腰间断剑，见到剑头断折之处，心想：“田伯光这恶人武功如此了得，当日若不是令狐师兄舍命相救，我此刻怎能太太平平地仍坐在这里？”一瞥眼见令狐冲双目深陷，脸上没半点血色，自忖：“为了他，我便再犯多大恶业，也始终无悔，偷一只西瓜，却又如何？”言念及此，犯戒后心中的不安登时尽去，用衣襟将断剑抹拭干净，便将西瓜剖了开来，一股清香透出。

令狐冲嗅了几下，叫道：“好瓜！”又道：“师妹，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今年元宵，我们师兄妹相聚饮酒，灵珊师妹出了个灯谜，说是：‘左边一只小狗，右边一个傻瓜’，打一个字。那时坐在她左边的，是我六师弟陆大有，便是昨晚进屋来寻找我的那个师弟。我是坐在她右首。”仪琳微笑道：“她出这个谜儿，是取笑你和这位陆师兄了。”令狐冲道：“不错，这个谜儿倒不难猜，便是我令狐冲的这个‘狐’字。她说是个老笑话，从书上看来的。只难得刚好六师弟坐在她左首，我坐在她右首。也真凑巧，此刻在我身旁，又是这边一只小狗，这边一只大瓜。”说着指指西瓜，又指指她，脸露微笑。

仪琳微笑道：“好啊，你绕弯儿骂我小狗。”将西瓜剖成一片一片，剔去瓜子，递了一片给他。令狐冲接过咬了一口，只觉满口香甜，几口便吃完了。仪琳见他吃得欢畅，心下甚喜，又见他仰卧着吃瓜，襟前汁水淋漓，便将第二片西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递在他手里，一口一块，汁水便不再流到衣上。见他吃了几块，每次伸手来接，总不免引臂牵动伤口，心下不忍，便将一小块一小块西瓜喂在他口里。

令狐冲吃了小半只西瓜，才想起仪琳却一口未吃，说道：“你自己也吃些。”仪琳道：“等你吃够了我再吃。”令狐冲道：“我够了，你吃吧！”

仪琳早觉得口渴，又喂了令狐冲几块，才将一小块西瓜放入自己口中，眼见令狐冲目不转睛地瞧着自己，害羞起来，转过身子，将背脊向着他。

令狐冲忽然赞道：“啊，真好看！”语气之中，充满了激赏之意。仪琳大羞，心想他怎么忽然赞我好看，登时便想站起身来逃走，可是一时却又拿不定主意，只觉全身发烧，羞得连头颈中也红了。

只听得令狐冲又道：“你瞧，多美！见到了么？”仪琳微微侧身，见他伸手指着西首，顺着他手指望去，只见远处一道彩虹，从树后伸了出来，七彩变幻，艳丽无方，这才知他说“真好看”，乃是指这彩虹而言，适才是自己会错了意，不由得又是一阵羞惭。只是这时的羞惭中微含失望，和先前又是忸怩、又是暗喜的心情却颇有不同了。

令狐冲道：“你仔细听，听见了吗？”仪琳侧耳细听，但听得彩虹处隐隐传来有流水之声，说道：“好像是瀑布。”

令狐冲道：“正是，连下了几日雨，山中一定到处是瀑布，咱们过去瞧瞧。”仪琳道：“你……你还是安安静静地多躺一会儿。”令狐冲道：“这地方都是光秃秃的乱石，没有一点风景好看，还是去看瀑布的好。”

仪琳不忍拂他之意，便扶着他站起，突然之间，脸上又是一阵红晕掠过，心想：“我曾抱过他两次，第一次当他已经死了，第二次是危急之际逃命。这时他虽然身受重伤，但神智清醒，我怎么能再抱他？他一意要到瀑布那边去，莫非……莫非要我……”

正犹豫间，却见令狐冲已拾了一根断枝，撑在地下，慢慢向前走去，原来自己又会错了意。

仪琳忙抢了过去，伸手扶住令狐冲的臂膀，心下自责：“我怎么了？令狐冲师兄明明是个正人君子，今日我怎地心猿意马，老是往歪路上想。总是我单独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心下处处提防，其实他和田伯光虽然同是男子，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可相提并论？”

令狐冲步履虽然不稳，却尽自支撑得住。走了一会，见到一块大石，仪琳扶着他过去，坐下休息，道：“这里也不错啊，你一定要过去看瀑布么？”令狐冲笑道：“你说这里好，我就陪你在这里瞧一会。”仪琳道：“好吧。那边风景好，你瞧着心里欢喜，伤口也好得快些。”令狐冲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两人缓缓转过了个山坳，便听得轰轰的水声，又行了一段路，水声愈响，穿过一片松林后，只见一条白龙也似的瀑布，从山壁上倾泻下来。令狐冲喜道：“我华山的玉女峰侧也有一道瀑布，比这还大，形状倒差不多。灵珊师妹常和我到瀑布旁练剑。她有时顽皮起来，还钻进瀑布中去呢。”

仪琳听他第二次提到“灵珊师妹”，突然醒悟：“他重伤之下，一定要到瀑布旁来，不见得真是为了观赏风景，却是在想念他的灵珊师妹。”不知如何，心头猛地一痛，便如给人重重一击一般。只听令狐冲又道：“有一次在瀑布旁练剑，她失足滑倒，险些摔入下面的深潭之中，幸好我一把拉住了她，那一次可真危险。”

仪琳淡淡问道：“你有很多师妹么？”令狐冲道：“我华山派共有七个女弟子，灵珊师妹是师父的女儿，我们都管她叫小师妹。其余六个都是师母收的弟子。”仪琳道：“嗯，原来她是岳师伯的小姐。她……她……她和你很谈得来吧？”令狐冲慢慢坐了下来，道：“我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十五年前蒙恩师和师母收录门下，那时小师妹还只三岁，我比她大得多，常抱了她出去采野果、捉兔子。我和她是从一块儿长大的。师父师母没儿子，待我犹似亲生儿子一般，小师妹便等如是我的妹子。”仪琳应了一声：“嗯。”过了一会，道：“我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自幼便蒙恩师收留，从小就出了家。”

令狐冲道：“可惜，可惜！”仪琳转头向着他，目光中露出疑问神色。令狐冲道：“你如不是已在定逸师伯门下，我就可求师母收你为弟子，我们师兄弟姊妹人数很多，二十几个人，大家很热闹的。功课一做完，各人结伴游玩，师父师母也不怎么管。你见到我小师妹，一定喜欢她，会和她做好朋友的。”仪琳道：“可惜我没这好福气。不过我在白云庵里，师父、师姊们都待我很好，我……我……我也很快活。”令狐冲道：“是，是，我说错了。定逸师伯剑法通神，我师父师母说到各家各派的剑法时，对你师父她老人家是很佩服的。恒山派哪里不及我华山派了？”

仪琳道：“令狐师兄，那日你对田伯光说，站着打，田伯光是天下第十四，岳师伯是第八，那么我师父是天下第几？”令狐冲笑了起来，道：“我是骗骗田伯光的，哪里有这回事了？武功的强弱，每日都有变化，有的人长进了，有的人年老力衰退步了，哪里真能排天下第几？”仪琳道：“原来如此。”令狐冲笑道：“倘若真要排名，我师父如是天下第八，那你师父是天下第六罢。”仪琳奇道：“难道我师父胜过了你师父？”令狐冲道：“我师娘曾说，恒山派的师伯虽是女流，剑法只怕还胜过我师父。”仪琳很是欢喜，道：“下次我跟师父说。”令狐冲道：“田伯光这家伙武功是高的，但说是天

下第十四，却也不见得。我故意把他排名排得高些，引他开心。”

仪琳道：“原来你是骗他的。”望着瀑布出了会神，问道：“你常常骗人么？”令狐冲嘻嘻一笑，道：“那得看情形，不会是‘常常’吧！有些人可以骗，有些人不能骗。师父师母问起什么事，我自然不敢相欺。”

仪琳“嗯”了一声，道：“那么你同门的师兄弟、师姊妹呢？”她本想问：“你骗不骗你的灵珊师妹？”但不知如何，竟不敢如此直截了当地相询。令狐冲笑道：“那要看是谁，又得瞧是什么事。我们师兄弟们常闹着玩，说话不骗人，又有什么好玩？”仪琳终于问道：“连灵珊姊姊，你也骗她么？”

令狐冲未曾想过这件事，皱了皱眉头，沉吟半晌，想起这一生之中，从未在什么大事上骗过她，便道：“若是要紧事，那决不会骗她。玩的时候，哄哄她，说些笑话，自然是有的。”

仪琳在白云庵中，师父不苟言笑，戒律严峻，众师妹个个冷口冷面的，虽然大家互相爱护关顾，但极少有人说什么笑话，闹着玩之事更难得之极。定静、定闲两位师伯门下倒有不少年轻活泼的俗家女弟子，但也极少和出家的同门说笑。她整个童年便在冷静寂寞之中度过，除了打坐练武之外，便是敲木鱼念经，这时听到令狐冲说及华山派众同门的热闹处，不由得悠然神往，寻思：“我若能跟着他到华山去玩玩，岂不有趣。”但随即想起：“这一次出庵，遇到这样的大风波，看来回庵之后，师父再也不许我出门了。什么到华山去玩玩，那岂不是痴心妄想？”又想：“就算到了华山，他整日价陪着他的师妹，我什么人也不识，又有谁来陪我玩？”心中忽然一阵凄凉，眼眶一红，险些掉下泪来。

令狐冲却全没留神，瞧着瀑布，说道：“我和小师妹正在钻研一套剑法，借着瀑布水力的激荡，施展剑招。师妹，你可知那有什么用？”仪琳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她声音已有些哽咽，令狐冲仍没觉察到，继续道：“咱们和人动手，对方倘若内功深厚，兵刃和拳掌中往往附有厉害内力，无形有质，能将我们的长剑荡了开去。我和小师妹在瀑布中练剑，就当水力中的冲激是敌人内力，不但要将敌人的内力挡开，还得借力打力，引对方的内力去打他自己。”

仪琳见他说得兴高采烈，问道：“你们练成了没有？”令狐冲摇头道：“没有，没有！自创一套剑法，谈何容易？再说，我们也创不出什么剑招，只不过想法子将师父所传的本门剑法，在瀑布中击刺而已。就算有些新花样，那也是闹着玩的，临敌时没半点用处。否则的话，我又怎会给田伯光这厮打得全无还手之力？”他顿了一顿，伸手缓缓比划了一下，喜道：“我又想到了一招，等得伤好后，回去可和小师妹试试。”

仪琳轻轻地道：“你们这套剑法，叫什么名字？”令狐冲笑道：“我本来说，这不能另立名目。但小师妹一定要给取个名字，她说叫做‘冲灵剑法’，因为那是我和她两个一起试出来的。”

仪琳轻轻地道：“冲灵剑法，冲灵剑法。嗯，这剑法中有你的名字，也有她的名字，将来传到后世，人人都知道是你们……你们两位合创的。”令狐冲笑道：“我小师妹小孩儿脾气，才这么说的，凭我们这一点儿本领火候，哪有资格自创什么剑法？你可千万不能跟旁人讲，要是给人知道了，岂不笑掉了他们的大牙？”

仪琳道：“是，我决不会对旁人说。”她停了一会，微笑道：“你自创剑法的事，人家早知道了。”令狐冲吃了一惊，问道：“是么？是灵珊师妹跟人说的？”仪琳笑了笑，道：“是你自己跟田伯光说的。你不是说自创了一套坐着刺苍蝇的剑法么？”令狐冲大笑，说道：“我对他胡说八道，亏你都记在心里。”

令狐冲这么放声一笑，牵动伤口，眉头皱了起来。仪琳道：“啊哟，都是我不好，累得你伤口吃痛。快别说话了，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

令狐冲闭上了眼睛，但只过得一会，便又睁了开来，道：“我只道这里风景好，但到得瀑布旁边，反而瞧不见那彩虹了。”仪琳道：“瀑布有瀑布的好看，彩虹有彩虹的好看。”令狐冲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一个人千辛万苦地去寻求一件物事，等得到了手，也不过如此，而本来拿在手中的物事，却反而抛掉了。”仪琳微笑道：“令狐师兄，你这几句话，隐隐含有禅机，只可惜我修为太浅，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倘若师父听了，定有一番解释。”令狐冲叹了口气，道：“什么禅机不禅机，我懂得什么？唉，好倦！”慢慢闭上了眼睛，渐渐呼吸低沉，入了梦乡。

仪琳守在他身旁，折了一根带叶的树枝，轻轻拂动，替他赶开蚊蝇小虫，坐了一个多时辰，自己也有些倦了，迷迷糊糊地合上眼想睡，忽然心想：“待会他醒来，一定肚饿，这里没什么吃的，我再去采几个西瓜，既能解渴，也可以充饥。”于是快步奔向西瓜田，又摘了两个西瓜来。她生怕离开片刻，有人或是野兽来侵犯令狐冲，急急匆匆地赶回，见他兀自安安稳稳地睡着，这才放心，轻轻坐在他身边。

令狐冲睁开眼来，微笑道：“我以为你回去了。”仪琳奇道：“我回去？”令狐冲道：“你师父、师妹们不是在找你么？她们一定挂念得很。”仪琳一直没想到这事，听他这么一说，登时焦急起来，又想：“明儿见到师父，不知他老人家会不会责怪？”

令狐冲道：“师妹，多谢你陪了我半天，我的命已给你救活啦，你还是早些回去吧。”仪琳摇头道：“不，荒山野岭，你自个儿耽在这里，没人服侍照料，那怎么行？”令狐冲道：“你到得衡山城刘师叔家里，悄悄跟我的师弟们一说，他们就会过来照料我。”

仪琳心中一酸，暗想：“原来他是要他的小师妹相陪，只盼我越快去叫她来越好。”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儿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

令狐冲见她忽然流泪，大为奇怪，问道：“你……你……为什么哭了？怕回去给师父责骂么？”仪琳摇了摇头。令狐冲又道：“啊，是了，你怕路上又撞到田伯光。不用怕，从今而后，他见了你便逃，再也不敢见你的面了。”仪琳又摇了摇头，泪珠儿落得更多了。

令狐冲见她哭得更厉害了，心下大惑不解，说道：“好，好，是我说错了话，我跟你赔不是啦。小师妹，你别生气。”

仪琳听他言语温柔，心下稍慰，但转念又想：“他说这几句话，这般的低声下气，显然是平时向他小师妹赔不是惯了的，这时候却顺口说了出来。”突然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顿足道：“我又不是你的小师妹，你……你……你心中便是记着你那个小师妹。”这句话一出口，立时想起，自己是出家人，怎可跟他说这等言语，未免大是忘形，不由得满脸红晕，忙转过了头。

令狐冲见她忽然脸红，而泪水未绝，便如瀑布旁溅满了水珠的小红花一般，娇艳之色，难描难画，心道：“原来她竟生得这般好看，似乎比灵珊妹子更美呢。唉，她是出家人，我怎可拿她来跟小师妹比美，令狐冲，你这人真无聊……”怔了一怔，柔声道：“你年纪比我小得多，咱们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大家都是师兄弟姊妹，你自然也是我的小师妹啦。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跟我说，好不好？”

仪琳道：“你也没得罪我。我知道了，你要我快快离开，免得瞧在眼中生气，连累你倒霉。你说过的，一见尼姑，逢赌……”说到这里，又哭了起来。

令狐冲不禁好笑，心想：“原来她要跟我算回雁楼头这笔账，那确是非赔罪不可。”便道：“令狐冲当真该死，口不择言。那日在回雁楼头胡说八道，可得罪了贵派全体上下啦，该打，该打！”提起手来，啪啪两声，便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仪琳急忙转身，说道：“别……别打……我……不是怪你。我……我只怕连累了你。”

令狐冲道：“该打之至！”啪的一声，又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仪琳急道：“我不生气了，令狐师兄，你……你别打了。”令狐冲道：“你说过不生气了？”仪琳摇了摇头。令狐冲道：“你笑也不笑，那不是还在生气么？”

仪琳勉强笑了一笑，但突然之间，也不知为什么伤心难过，悲从中来，再也忍耐不住，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忙又转过了身子。

令狐冲见她哭泣不止，当即长叹一声。仪琳慢慢止住了哭泣，幽幽地道：“你……你又为什么叹气？”

令狐冲心下暗笑：“毕竟她是个小姑娘，也上了我这个当。”他自幼和岳灵珊相伴，岳灵珊时时使小性子，生了气不理他，千哄万哄，总是哄不好，不论跟她说什么，她都不瞅不睬，令狐冲便装模作样，引起她的好奇，反过来相问。仪琳一生从未和人闹过别扭，自是一试便灵，落入了他的圈套。令狐冲又长叹一声，转过了头不语。

仪琳问道：“令狐师兄，你生气了么？刚才是我得罪你，你……你别放在心上。”令狐冲道：“没有，你没得罪我。”仪琳见他仍然面色忧愁，哪知他肚里正在大觉好笑，这副脸色是假装的，着急起来，道：“我害得你自己打了自己，我……我打还了赔你。”说着提起手来，啪的一声，在自己右颊上打了一掌。第二掌待要再打，令狐冲急忙仰身坐起，伸手抓住了她手腕，但这么一用力，伤口剧痛，忍不住轻哼了一声。仪琳急道：“啊哟！快……快躺下，别弄痛了伤口。”扶着他慢慢卧倒，一面自怨自艾：“唉，我真是蠢，什么事情总做得不对，令狐师兄，你……你痛得厉害么？”

令狐冲的伤处痛得倒也真厉害，若在平时，他决不承认，这时心生一计：“只有如此如此，方能逗她破涕为笑。”便皱起眉头，大哼了几声。仪琳甚是惶急，道：“但愿不……不再流血才好。”伸手摸他额头，幸喜没有发烧，过了一会，轻声问道：“痛得好些了么？”令狐冲道：“还是很痛。”

仪琳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令狐冲叹道：“唉，好痛！六……六师弟在这里就好了。”仪琳道：“怎么？他有止痛药吗？”令狐冲道：“是啊，他一张嘴巴就是止痛药。以前我也受过伤，痛得十分厉害。六师弟最会说笑话，我听得高兴，就忘了伤处的疼痛。他要是在这里就好了，哎唷……怎么这样痛……这样痛……哎唷，哎唷！”

仪琳为难之极，定逸师太门下，人人板起了脸诵经念佛、坐功练剑，白云庵中只怕一个月里也难得听到一两句笑声，要她说个笑话，那真是要命了，心想：“那位陆大有师兄不在这里，令狐师兄要听笑话，只有我说给他听了，可是……可是……我一个笑话也不知道。”突然之间，灵机一动，想起一件事来，说道：“令狐师兄，笑话我是不会说，不过我在藏经阁中看到过一本经书，倒是很有趣的，叫做《百喻经》，你看过没有？”

令狐冲摇头道：“没有，我什么书都不读，更加不读佛经。”仪琳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我真傻，问这等蠢话。你又不是佛门弟子，自然不会读经书。”顿了一顿，继续说道：“那部《百喻经》，是天竺国一位高僧伽斯那作的，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令狐冲忙道：“好啊，我最爱听有趣的故事，你说几个给我听。”

仪琳微微一笑，那《百喻经》中的无数故事，一个个在她脑海中流过，便道：“好，我说那个‘以犁打破头喻’。从前，有一个秃子，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他是天生的秃头。这秃子和一个种田人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那种田人手中正拿着一张耕田的犁，便举起犁来，打那秃子，打得他头顶破损流血。可是那秃子只默然忍受，并不避开，反而发笑。旁人见了奇怪，问他为什么不避，反而发笑。那秃子笑道：‘这种田人是个傻子，见我头上无毛，以为是块石头，于是用犁来撞石头。我如逃避，岂不是叫他变得聪明了？’”

她说到这里，令狐冲大笑起来，赞道：“好故事！这秃子当真聪明得紧，就算要给人打死，那也是无论如何不能避开的。”

仪琳见他笑得欢畅，心下甚喜，说道：“我再说个‘医与王女药，令率长大喻’。从前，有一个国王，生了个公主。这国王很性急，见婴儿幼小，盼她快些长大，便叫了御医来，要他配一服灵药给公主吃，令她立即长大。御医奏道：‘灵药是有的，不过搜配各种药材，再加炼制，很费功夫，现下我把公主请到家中，同时加紧制药，请陛下不可催逼。’国王道：‘很好，我不催你就是。’御医便抱了公主回家，每天向国王禀报，灵药正在采集制炼。过了十二年，御医禀道：‘灵药制炼已就，今日已给公主服下。’于是带领公主来到国王面前。国王见当年的小小婴儿已长成为亭亭玉立的少女，心中大喜，称赞御医医道精良，一服灵药，果然能令我女快高长大，命左右赏赐金银珠宝，不计其数。”

令狐冲又是哈哈大笑，说道：“你说这国王性子急，其实一点也不性急，他不是等了十二年吗？要是我做那御医哪，只须一天功夫，便将那婴儿公主变成个十七八岁、亭亭玉立、美丽非凡的妙龄公主。”

仪琳睁大了眼睛，问道：“你用什么法子？”令狐冲微笑道：“外搽天香断续胶，内服白云熊胆丸。”仪琳笑道：“那是治疗金创之伤的药物，怎能令人快高长大？”令狐冲道：“治不治得金创，我也不理，只须你肯挺身帮忙便是了。”仪琳笑道：“要我帮忙？”令狐冲道：“不错，我把婴儿公主抱回家后，请四个裁缝……”仪琳更是奇怪，问道：“请四个裁缝干什么？”

令狐冲道：“赶制新衣服啊。我要他们度了你的身材，连夜赶制公主衣服一袭。第二日早晨，你穿了起来，头戴玲珑凤冠，身穿百花锦衣，足登金绣珠履，这般仪态万

方、娉娉婷婷地走到金銮殿上，三呼万岁，躬身下拜，叫道：‘父王在上，孩儿服了御医令狐冲的灵丹妙药之后，一夜之间，便长得这般高大了。’那国王见到这样一位美丽可爱的公主，心花怒放，哪里还来问你真假。我这御医令狐冲，自是重重有赏了。”

仪琳不住口地格格嘻笑，直听他说完，已笑得弯下了腰，伸不直身子，过了一会，才道：“你果然比那《百喻经》中的御医聪明得多，只可惜我……我这么丑怪，半点也不像公主。”令狐冲道：“倘若你丑怪，天下便没美丽的人了。古往今来，公主成千成万，却哪有一个似你这般好看？”仪琳听他直言称赞自己，芳心窃喜，笑道：“这成千成万的公主，你都见过了？”令狐冲道：“这个自然，我在梦中一个个都见过。”仪琳笑道：“你这人，怎么做梦老是梦见公主！”令狐冲嘻嘻一笑，道：“日有所思……”但随即想起，仪琳是个天真无邪的妙龄女尼，陪着自己说笑，已犯她师门戒律，怎可再跟她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言念及此，脸色登时一肃，假意打个呵欠。

仪琳道：“啊，令狐师兄，你倦了，闭上眼睡一会儿。”令狐冲道：“好，你的笑话真灵，我伤口果然不痛了。”他要仪琳说笑话，本是要哄得她破涕为笑，此刻见她言笑晏晏，原意已遂，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仪琳坐在他身旁，又在轻轻摇动树枝，赶开蝇蚋。只听得远处山溪中传来一阵阵蛙鸣，犹如催眠的乐曲一般，仪琳到这时实在倦得很了，只觉眼皮沉重，再也睁不开来，终于也迷迷糊糊地入了睡乡。

睡梦之中，似乎自己穿了公主的华服，走进一座辉煌的宫殿，旁边一个英俊青年携着自己的手，依稀便是令狐冲，跟着足底生云，两个人轻飘飘地飞上半空，说不出的甜美欢畅。忽然间一个老尼横眉怒目，仗剑赶来，却是师父。仪琳吃了一惊，只听得师父喝道：“小畜生，你不守清规戒律，居然大胆去做公主，又跟这浪子在一起厮混！”一把抓住她手臂，用力拉扯。霎时之间，眼前一片漆黑，令狐冲不见了，师父也不见了，自己在黑沉沉的乌云中不住往下翻跌。仪琳吓得大叫：“令狐师兄，令狐师兄！”只觉全身酸软，手足无法动弹，半分挣扎不得。

叫了几声，一惊而醒，却是一梦，只见令狐冲睁大了双眼，正瞧着自己。

仪琳晕红了双颊，忸怩道：“我……我……”令狐冲道：“你做了梦么？”仪琳脸上又是一红，道：“也不知是不是？”一瞥眼间，见令狐冲脸上神色十分古怪，似在强忍痛楚，忙道：“你……你伤口痛得厉害么？”见令狐冲道：“还好！”但声音发颤，过得片刻，额头黄豆大的汗珠一粒粒地渗了出来，疼痛之剧，不问可知。

仪琳甚是惶急，只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从怀中取出块布帕，为他抹去额上汗珠，小指碰到他额头时，犹似火炭。她曾听师父说过，一人受了刀剑之伤后，倘若发烧，情势十分凶险，情急之下，不由自主地念起经来：“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她念的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初时声音发颤，念了一会，心神逐渐宁定。令狐冲听仪琳语音清脆，越念越冲和安静，显是对经文的神通充满了信心，只听她继续念道：“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持刀杖，寻段段坏，而得

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凭断坏，即得解脱……”

令狐冲越听越好笑，终于“嘿”的一声笑了出来。仪琳奇道：“什……什么好笑？”令狐冲道：“早知如此，又何必学什么武功，如有恶人仇人要来杀我害我，我……我只须口称观世音菩萨之名，恶人的刀杖断成一段一段，岂不是平安……平安大吉。”

仪琳正色道：“令狐师兄，你休得亵渎了菩萨，心念不诚，念经便无用处。”她继续轻声念道：“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蟒蛇及蜈蚣，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遍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令狐冲听她念得虔诚，声音虽低，却显是全心全意地在向观世音菩萨求救，似乎整个心灵都在向菩萨呼喊哀恳，要菩萨显大神通，解脱自己的苦难，好像在说：“观世音菩萨，求求你免除令狐师兄身上痛楚，把他的痛楚都移到我身上。我变成畜生也好，身入地狱也好，只求菩萨解脱令狐师兄的灾难……”到得后来，令狐冲已听不到经文的意义，只听到一句句祈求祷告的声音，是这么恳挚，这么热切。不知不觉，令狐冲眼中充满了眼泪，他自幼没了父母，师父师母虽待他恩重，毕竟他太过顽劣，总是责打多而慈爱少；师兄弟姊妹间，人人以他是大师兄，一向尊敬，不敢拂逆；灵珊师妹虽和他交好，但从来没有对他如此关怀过；只有这个恒山派的仪琳师妹，竟这般宁愿把世间千万种苦难都放到自己身上，只是要他平安喜乐。

令狐冲不由得胸口热血上涌，眼中望出来，这小尼姑似乎全身隐隐发出圣洁的光辉。

仪琳诵经的声音越来越柔和，在她眼前，似乎真有一个手持杨枝、遍洒甘露、救苦救难的白衣大士，每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都是在向菩萨为令狐冲虔诚祈求。

令狐冲心中既感激，又安慰，在那温柔虔诚的念佛声中入了睡乡。

六 洗手

岳不群收录林平之于门墙后，休息了一天，第二日率领众弟子径往刘府拜会。刘正风得到讯息，又惊又喜，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君子剑”华山掌门居然亲身驾到，忙迎了出来，没口子地道谢。岳不群甚是谦和，满脸笑容地致贺，和刘正风携手走进大门。天门道人、定逸师太、余沧海、闻先生、何三七等也都降阶相迎。

余沧海心怀鬼胎，寻思：“华山掌门亲自到此，谅那刘正风也没这般大的面子，必是为我而来。他五岳剑派虽人多势众，我青城派可也不是好惹的，岳不群倘若口出不逊之言，我先问他令狐冲嫖妓宿娼，是什么行径。当真说翻了脸，也只好动手。”哪知岳不群见到他时，一般地深深一揖，说道：“余观主，多年不见，神清气旺，好了不起！”余沧海作揖还礼，说道：“岳先生，你好。岳先生神功了得，可越来越年轻了。”

各人寒暄得几句，刘府中又有各路宾客陆续到来。这天是刘正风“金盆洗手”的正日，到得巳时二刻，刘正风便返入内堂，由门下弟子招待客人。

将近午时，五六百位远客流水般涌到。丐帮副帮主张金鳌，郑州六合门夏老拳师率领了三个女婿，川鄂三峡神女峰铁姥姥，东海海砂帮帮主潘吼，曲江二友神刀白克、神笔卢西思等人先后到来。这些人有的互相熟识，有的只慕名而从没见过面，一时大厅上招呼引见，喧声大作。

天门道人和定逸师太分别在厢房中休息，不去和众人招呼，均想：“今日来客之中，有的固然在江湖上颇有名声地位，有的却显是不三不四之辈。刘正风是衡山派高手，怎地这般不知自重，如此滥交，岂不堕了我五岳剑派的名头？”岳不群名字虽叫作“不群”，却十分喜爱朋友，来宾中许多藉藉无名、或是名声不甚清白之徒，只要过来和他说话，岳不群一样跟他们有说有笑，丝毫不摆华山派掌门、高人一等的架子。

刘府的众弟子指挥厨伙仆役，里里外外摆设了二百来席。刘正风的亲戚、门客、账房，和刘门弟子向大年、米为义等恭请众宾入席。依照武林中的地位声望，以及班辈年纪，泰山派掌门天门道人该坐首席，只是五岳剑派结盟，天门道人和岳不群、定逸师太等有一半是主人身份，不便上坐，一众前辈名宿便群相退让，谁也不肯坐首席。

忽听得门外砰砰两声铙响，跟着鼓乐之声大作，又有鸣锣喝道的声音，显是什么官府来到门外。群雄一怔之下，只见刘正风穿着崭新熟罗长袍，匆匆从内堂奔出。群雄欢声道贺。刘正风略一拱手，便走向门外，过了一会，见他恭恭敬敬地陪着一个身穿公服的官员进来。群雄都感奇怪：“难道这官儿也是个武林高手？”眼见他虽衣履皇然，但双眼昏昏然，一脸酒色之气，显非身具武功。岳不群等人则想：“刘正风是衡山城大绅士，平时免不了要结交官府，今日是他大喜的好日子，地方上的官员来敷衍

一番，那也不足为奇。”

却见那官员昂然直入，居中一站，身后的衙役右腿跪下，双手高举过顶，呈上一只用黄缎覆盖的托盘，盘中放着一个卷轴。那官员躬着身子，接过了卷轴，朗声道：“圣旨到，刘正风听旨。”

群雄一听，都吃了一惊：“刘正风金盆洗手，封剑归隐，那是江湖上的事情，与朝廷有什么相干？怎么皇帝下起圣旨来？难道刘正风有逆谋大举，给朝廷发觉了，那可是杀头抄家诛九族的大罪啊。”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节，登时便都站起，沉不住气的便去抓身上兵刃，料想这官员既来宣旨，刘府前后左右一定已密布官兵，一场大厮杀已难避免，自己和刘正风交好，决不能袖手不理，再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己既来刘府赴会，自是逆党中人，纵欲置身事外，又岂可得？只待刘正风变色喝骂，众人白刃交加，顷刻间便要将那官员斩为肉酱。

哪知刘正风竟是镇定如恒，双膝一屈，便跪了下来，向那官员连磕了三个头，朗声道：“微臣刘正风听旨，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雄一见，无不愕然。

那官员展开卷轴，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湖南省巡抚奏知，衡山县庶民刘正风，急公好义，功在桑梓，弓马娴熟，才堪大用，着实授参将之职，今后报效朝廷，不负朕望，钦此。”

刘正风又磕头道：“微臣刘正风谢恩，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站起身来，向那官员弯腰道：“多谢张大人栽培提拔。”那官员捻须微笑，说道：“恭喜，恭喜，刘将军，此后你我一殿为臣，却又何必客气？”刘正风道：“小将本是一介草莽匹夫，今日蒙朝廷授官，固是皇上恩泽广被，令小将光宗耀祖，却也是当道恩相、巡抚周大人和张大人的逾格栽培。”那官员笑道：“哪里，哪里。”刘正风转头向他妹夫方千驹道：“方贤弟，奉敬张大人的礼物呢？”方千驹道：“早就预备在这里了。”转身取过一只圆盘，盘中是个锦袱包裹。

刘正风托过圆盘，笑道：“些些微礼，不成敬意，请张大人赏脸晒纳。”那张大人笑道：“自己兄弟，刘将军却又这般多礼。”使个眼色，身旁的差役便接了过去。那差役接过盘子时，双臂向下一沉，显然盘中之物分量着实不轻，并非白银而是黄金。那张大人眉花眼笑，道：“小弟公务在身，不克久留，来来来，斟三杯酒，恭贺刘将军今日封官授职，不久又再升官晋爵，皇上恩泽，绵绵加被。”早有左右斟过酒来。张大人连尽三杯，拱拱手，转身出门。刘正风满脸笑容，直送到大门外。只听鸣锣喝道之声响起，刘府又放礼铙相送。

这一幕大出群雄意料之外，人人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各人脸色又尴尬，又诧异。

来到刘府的一众宾客虽然并非黑道中人，也不是犯上作乱之徒，但在武林中各具名望，均是自视甚高的人物，对官府向来不瞧在眼中，此刻见刘正风趋炎附势，给皇帝封个“参将”那样芝麻绿豆的小小武官，便感激涕零，做出种种肉麻的神态来，更且公然行贿，心中都瞧他不起，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年纪较大的来宾均想：“看这情形，他这顶官帽定是用金银买来的，不知他花了多少黄金白银，才买得巡抚的保举。刘正风向来为人正派，怎地临到老来，利禄熏心，竟不择手段地买个官

来过瘾?”

刘正风走到群雄身前，满脸堆欢，揖请各人就座。无人肯坐首席，居中那张太师椅便任其空着。左首是年寿最高的六合门夏老拳师，右首是丐帮副帮主张金鳌。张金鳌本人虽无惊人艺业，但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丐帮帮主解风武功及名望均高，人人都敬他三分。

群雄纷纷坐定，仆役上来献菜斟酒。米为义端出一张茶几，上面铺了锦缎。向大年双手捧着一只金光灿烂、径长尺半的黄金盆子，放上茶几，盆中已盛满了清水。只听得门外砰砰砰放了三声铙，跟着砰啪、砰啪地连放了八响大爆竹。在后厅、花厅坐席的一众后辈子弟，都拥到大厅来瞧热闹。

刘正风笑嘻嘻地走到厅中，抱拳团团一揖。群雄都站起还礼。

刘正风朗声说道：“众位前辈英雄，众位好朋友，众位年轻朋友。各位远道光临，刘正风当真脸上贴金，感激不尽。兄弟今日金盆洗手，从此不过问江湖上的事，各位想必已知其中原因。兄弟已受朝廷恩典，做一个小小官儿。常言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江湖上行事讲究义气；国家公事，却须奉公守法，以报君恩。这两者如有冲突，叫刘正风不免为难。从今以后，刘正风退出武林，也不算是衡山派的弟子了。我门下弟子如愿意改投别门别派，各任自便。刘某邀请各位到此，乃是请众位好朋友做个见证。以后各位来到衡山城，自然仍是刘某人的好朋友，不过武林中的种种恩怨是非，刘某却恕不过问、也不参预了。”说着又抱拳团团为揖。

群雄早料到他有这一番说话，均想：“他一心只想做官，人各有志，也勉强不来。反正他也没得罪我，从此武林中算没了这号人物便是。”有的则想：“此举实在有损衡山派的光彩，想必衡山掌门莫大先生十分恼怒，是以竟没到来。”更有人想：“五岳剑派近年来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生得人钦仰，刘正风却做出这等事来。人家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却未免齿冷。”也有人幸灾乐祸，寻思：“说什么五岳剑派是侠义门派，一遇到升官发财，还不是巴巴地向官员磕头？还提什么‘侠义’二字？”

群雄各怀心事，一时之间，大厅上鸦雀无声。本来在这情景之下，各人应纷纷向刘正风道贺，恭维他什么“福寿全归”、“急流勇退”、“大智大勇”等等才是，可是一千余人济济一堂，竟谁也不开口说话。

刘正风转身向外，朗声说道：“弟子刘正风蒙恩师收录门下，授以武艺，未能张大衡山派门楣，甚是惭愧。好在本门有莫师哥主持，刘正风庸庸碌碌，多刘某一入不多，少刘某一入不少。从今而后，刘某人金盆洗手，专心仕宦，却也决计不用师传武艺，以求升官进爵，至于江湖上的恩怨是非，门派争执，刘正风更加决不过问。若违是言，有如此剑。”右手一翻，从袍底抽出长剑，双手一扳，啪的一声，将剑锋扳得断成两截。他折断长剑，顺手将两截断剑挥落，嗤嗤两声轻响，断剑插入了青砖。

群雄一见，皆尽骇异，自这两截断剑插入青砖的声音中听来，这口剑显是砍金断玉的利器，以手劲折断一口寻常钢剑，以刘正风这等人物自毫不希奇，但如此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折断一口宝剑，则手指上功夫之纯，实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的造诣。瞧他养尊处优，便似是一位面团团的富家翁模样，真料不到武功如此了得。闻先生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可惜！”也不知他是可惜这口宝剑，还是可惜刘正风这样一位高

手，竟甘心去投靠官府。

刘正风脸露微笑，卷起了衣袖，伸出双手，便要放入金盆，忽听得大门外有人厉声喝道：“且住！”

刘正风微微一惊，双手便不入水，侧身抬头，要看喝止自己的竟是何人。只见大门口走进四个身穿黄衫的汉子，这四人一进门，分往两边一站，又有一名身材甚高的黄衫汉子从四人之间昂首直入。这人手中高举一面五色锦旗，旗上缀满珍珠宝石，一展动处，发出灿烂宝光。许多人认得这面旗子的，心中都是一凛：“五岳剑派盟主的令旗到了！”

那人走到刘正风身前，举旗说道：“刘师叔，奉五岳剑派左盟主旗令：刘师叔金盆洗手大事，请暂行押后。”刘正风躬身说道：“但不知盟主此令，是何用意？”那汉子道：“弟子奉命行事，实不知盟主的意旨，请刘师叔恕罪。”

刘正风微笑道：“不必客气。贤侄是千丈松史贤侄吧？”他脸上虽露笑容，但语音已微微发颤，显然这件事来得十分突兀，以他如此多历阵仗之人，也不免大为震动。

那汉子正是嵩山派门下的弟子千丈松史登达，他听得刘正风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外号，心中不免得意，微微躬身，道：“弟子史登达拜见刘师叔。”他抢上几步，又向天门道人、岳不群、定逸师太等人行礼，道：“嵩山门下弟子，拜见众位师伯、师叔。”其余四名黄衣汉子同时躬身行礼。

定逸师太甚为欢喜，一面欠身还礼，说道：“你师父出来阻止这件事，那再好也没有了。我说呢，咱们学武之人，侠义为重，在江湖上逍遥自在，去做什么劳什子的官儿？只是我见刘贤弟一切早已安排妥当，决不肯听老尼姑的劝，也不想多费一番唇舌了。”

刘正风脸色郑重，说道：“当年我五岳剑派结盟，约定攻守相助，维护武林中的正气，遇上跟五派有关之事，大伙儿须得听盟主号令。这面五色令旗是我五派所共制，见令旗如见盟主，原是不错。不过在下今日金盆洗手，是刘某的私事，既没违背武林的道义规矩，更与五岳剑派并不相干，那便不受盟主旗令约束。请史贤侄转告尊师，刘某不奉旗令，请左师兄恕罪。”说着走向金盆。

史登达身子一晃，抢着拦在金盆之前，右手高举锦旗，说道：“刘师叔，我师父千叮万嘱，务请师叔暂缓金盆洗手。我师父言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大家情若兄弟。我师父传此旗令，既是顾全五岳剑派的情谊，亦为了维护武林中的正气，同时也是为刘师叔的好。”

刘正风道：“我这可不明白了。刘某金盆洗手喜筵的请柬，早已恭恭敬敬地派人送上嵩山，另有长函禀告左师兄。左师兄倘若真有这番好意，何以事先不加劝止？直道此刻才发旗令拦阻，那不是明着要刘某在天下英雄之前出尔反尔，叫江湖上好汉耻笑于我？”

史登达道：“我师父嘱咐弟子，言道刘师叔是衡山派铁铮铮的好汉子，义薄云天，武林中同道向来对刘师叔甚为敬仰，我师父心下也十分钦佩，要弟子万万不可有丝毫失礼，否则严惩不贷。刘师叔大名播于江湖，这一节却不必过虑。”

刘正风微微一笑，道：“这是左盟主过奖了，刘某焉有这等声望？”

定逸师太见二人僵持不决，忍不住又插口道：“刘贤弟，这事便搁一搁又有何妨。今日在这里的，个个都是好朋友，又会有谁来笑话于你？就算有一二不知好歹之徒，妄肆讥评，纵然刘贤弟不和他计较，贫尼就先放他不过。”说着眼光在各人脸上一扫，大有挑战之意，要看谁有这么大胆，来得罪她五岳剑派中的同道。

刘正风点头道：“既然定逸师太也这么说，在下金盆洗手之事，延至明日午时再行。请各位好朋友谁都不要走，在衡山多盘桓一日，待在下向嵩山派的众位贤侄详加讨教。”

便在此时，忽听得后堂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喂，你这是干什么？我爱跟谁在一起玩儿，你管得着么？”群雄一怔，听她口音便是早一日和余沧海大抬其杠的少女曲非烟。

又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道：“你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许乱动乱说，过得一会，我自然放你走。”曲非烟道：“咦，这倒奇了，这是你的家吗？我喜欢跟刘家姊姊到后园子去，为什么你拦着不许？”那人道：“好吧！你要去，自己去好了，请刘姑娘在这里耽一会儿。”曲非烟道：“刘姊姊说见到你便讨厌，你快给我走得远远的。刘姊姊又不认得你，谁要你在这一里缠七缠八。”只听得另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妹妹，咱们去吧，别理他。”那男子道：“刘姑娘，请你在这里稍待片刻。”

刘正风愈听愈气，寻思：“哪一个大胆狂徒到我家来撒野，竟然敢向我菁儿无礼？”

刘门二弟子米为义闻声赶到后堂，只见师妹和曲非烟手携着手，站在天井之中，一个黄衫青年张开双手，拦住了她二人。米为义一见那人服色，认得是嵩山派的弟子，不禁心中有气，咳嗽一声，大声道：“这位师兄是嵩山派门下吧，怎不到厅上坐地？”

那人傲然道：“不用了。奉盟主号令，要看住刘家的眷属，不许走脱了一人。”

这几句话声音并不甚响，但说得骄矜异常，大厅上群雄人人听见，无不为之变色。

刘正风大怒，向史登达道：“这是从何说起？”史登达道：“万师弟，出来吧，说话小心些。刘师叔已答应不洗手了。”后堂那汉子应道：“是！那就再好不过。”说着从后堂转了来，向刘正风微一躬身，道：“嵩山门下弟子王大平，参见刘师叔。”

刘正风气得身子微微发抖，朗声说道：“嵩山派来了多少弟子，大家一齐现身吧！”

他一言甫毕，猛听得屋顶上、大门外、厅角落、后院中，前后左右，数十人齐声应道：“是，嵩山派弟子参见刘师叔！”几十人的声音同时叫了出来，声既响亮，又是出其不意，群雄都吃了一惊。但见屋顶上站着十余人，一色的身穿黄衫。大厅中诸人却各样打扮都有，显是早就混了进来，暗中监视着刘正风，在一千余人之中，谁都没发觉。

定逸师太第一个沉不住气，大声道：“这……这是什么意思？太欺侮人了！”

史登达道：“定逸师伯恕罪。我师父传下号令，说什么也得劝阻刘师叔，不可让他金盆洗手，深恐刘师叔不服号令，因此上多有得罪。”

便在此时，后堂又走出十几个人来，却是刘正风的夫人，他的两个幼子，以及刘门的七名弟子，每一人背后都有一名嵩山弟子，手中都持匕首，抵住了刘夫人等人后心。

刘正风朗声道：“众位朋友，非是刘某一意孤行，今日左师兄竟然如此相胁，刘

某若为威力所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左师兄不许刘某金盆洗手，嘿嘿，刘某头可断，志不可屈。”说着上前一步，双手便往金盆中伸去。

史登达叫道：“且慢！”令旗一展，拦在他身前。刘正风左手疾探，两根手指往他眼中插去。史登达双臂向上挡格，刘正风左手缩回，右手两根手指又插向他双眼。史登达无可招架，只得后退。刘正风两招将他逼开，双手又伸向金盆。只听得背后风声飒然，有两人扑将上来，刘正风更不回头，左腿反弹而出，砰的一声，将一名嵩山弟子远远踢了出去，右手辨声抓出，抓住另一名嵩山弟子的胸口，顺势提起，向史登达掷去。他左腿反踢，右手反抓，便如背后生了眼睛一般，部位既准，动作又快得出奇，确是内家高手，大非寻常。

嵩山群弟子一怔之下，一时没人再敢上来。站在他儿子身后的嵩山弟子叫道：“刘师叔，你不住手，我可要杀你公子了。”

刘正风回过头来，向儿子望了一眼，冷冷地道：“天下英雄在此，你胆敢动我儿一根寒毛，你数十名嵩山弟子尽皆身为肉泥。”此言倒非虚声恫吓，这嵩山弟子倘若当真伤了他幼子，定会激起公愤，群起而攻，嵩山弟子那就难逃公道。他一回身，双手又向金盆伸去。

眼见这一次再也没人能加阻止，突然银光闪动，一件细微的暗器破空而至。刘正风退后两步，只听得叮的一声轻响，那暗器打在金盆边缘。金盆倾倒，掉下地来，呛啷啷一声响，盆子翻转，盆底向天，满盆清水都泼在地下。

同时黄影晃动，屋顶上跃下一人，右足一起，往金盆底踹落，一只金盆登时变成平平的一片。这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瘦削异常，上唇留了两撇鼠须，拱手说道：“刘师兄，奉盟主号令，你不可金盆洗手！”

刘正风识得此人是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的第四师弟费彬，一套大嵩阳手武林中赫赫有名，瞧情形嵩山派今日前来对付自己的，不仅第二代弟子而已。金盆既已为他踹烂，金盆洗手之举已不可行，眼前之事是尽力一战，还是暂且忍辱？霎时间心念电转：“嵩山派虽执五岳盟旗，但如此咄咄逼人，难道这里千余位英雄好汉，谁都不挺身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当下拱手还礼，说道：“费师兄驾到，如何不来喝一杯水酒，却躲在屋顶，受那日晒之苦？嵩山派多半另外尚有高手到来，一齐都请现身吧。单是对付刘某，费师兄一人已绰绰有余，若要对付这里许多英雄豪杰，嵩山派只怕尚嫌不足。”

费彬微微一笑，说道：“刘师兄何须出言挑拨离间？就算单是和刘师兄一人为敌，在下也抵挡不了适才刘师兄这一手‘小落雁式’。嵩山派决不敢和衡山派有什么过不去，决不敢得罪了此间哪一位英雄，甚至连刘师兄也不敢得罪了，只是为了武林中千百万同道的身家性命，前来相求刘师兄不可金盆洗手。”

此言一出，厅上群雄尽皆愕然，均想：“刘正风是否金盆洗手，怎么会和武林中千百万同道的身家性命相关？”

果然听得刘正风接口道：“费师兄此言，未免太也抬举小弟了。刘某只是衡山派中一介庸手，儿女俱幼，门下也只收了这么八九个不成材的弟子，委实无足轻重之至。刘某一举一动，怎能涉及武林中千百万同道的身家性命？”

定逸师太又插口道：“是啊。刘贤弟金盆洗手，去做那芝麻绿豆官儿，老实说，贫

尼也大大的不以为然，可是人各有志，他爱升官发财，只要不害百姓，不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旁人也不能强加阻止啊。我瞧刘贤弟也没这么大的本领，居然能害到许多武林同道。”

费彬道：“定逸师太，你是佛门中有道之士，自然不明白旁人的鬼蜮伎俩。这件大阴谋倘若得逞，不但要害死武林中不计其数的同道，而且普天下善良百姓都会大受毒害。各位请想一想，衡山派刘三爷是江湖上名头响亮的英雄豪杰，岂肯自甘堕落，去受那些肮脏狗官的齷齪气？刘三爷家财万贯，哪里还贪图升官发财？这中间自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群雄均想：“这话倒也有理，我早在怀疑，以刘正风的为人，去做这么一个小小武官，实在太过不伦不类。”

刘正风不怒反笑，说道：“费师兄，你要血口喷人，也要看说得像不像。嵩山派别的师兄们，便请一起现身吧！”

只听得屋顶上东边西边同时各有一人应道：“好！”黄影晃动，两个人已站到了厅口，这轻身功夫，便和刚才费彬跃下时一模一样。站在东首的是个胖子，身材魁伟，定逸师太等认得他是嵩山派掌门人的二师弟托塔手丁勉，西首那人却极高极瘦，是嵩山派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仙鹤手陆柏。这二人同时拱了拱手，道：“刘三爷请，众位英雄请。”

丁勉、陆柏二人在武林中都是大有威名，群雄都站起身来还礼，眼见嵩山派的好手陆续到来，各人心中都隐隐觉得，今日之事不易善罢，只怕刘正风非吃大亏不可。

定逸师太气忿忿地道：“刘贤弟，你不用担心，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别瞧人家人多势众，难道咱们泰山派、华山派、恒山派的朋友，都是来睁眼吃饭不管事的不成？”

刘正风苦笑道：“定逸师太，这件事说起来当真好生惭愧，本来是我衡山派内里的门户之事，却劳得诸位好朋友操心。刘某此刻心中已清清楚楚，想必是我莫师哥到嵩山派左盟主那里告了我一状，说了我种种不是，以致嵩山派的诸位师兄来大加问罪，好好好，是刘某对莫师哥失了礼数，由我向莫师哥认错赔罪便是。”

费彬的目光在大厅上自东而西的扫射一周，他眼睛眯成一线，但精光灿然，显得内功深厚，说道：“此事怎地跟莫大先生有关了？莫大先生请出来，大家说个明白。”他说了这几句话后，大厅中寂静无声，过了半晌，却不见“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现身。

刘正风苦笑道：“我师兄弟不和，武林朋友众所周知，那也不须相瞒。小弟仗着先人遗荫，家中较为宽裕。我莫师哥却家境贫寒。本来朋友都有通财之谊，何况是师兄弟？但莫师哥由此见嫌，绝足不上小弟之门，我师兄弟已有数年没来往、不见面，莫师哥今日自是不会光临了。在下心中所不服者，是左盟主只听了莫师哥的一面之辞，便派了这么多位师兄来对付小弟，连刘某的老妻子女，也都成为阶下之囚，那……那未免是小题大做了。”

费彬向史登达道：“举起令旗。”史登达道：“是！”高举令旗，往费彬身旁一站。费彬森然说道：“刘师兄，今日之事，跟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没半分干系，你不须牵扯到他身上。左盟主吩咐了下来，要我们向你查明；刘师兄和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暗中

有什么勾结？设下了什么阴谋，来对付我五岳剑派以及武林中一众正派同道？”

此言一出，群雄登时耸然动容，不少人都惊噫一声。魔教和白道中的英侠势不两立，双方结仇已逾百年，缠斗不休，互有胜败。这厅上千余人中，少说也有半数曾身受魔教之害，有的父兄遭戮，有的师长受戕，一提到魔教，谁都切齿痛恨。五岳剑派所以结盟，最大的原因便是为了对付魔教。魔教人多势众，武功高强，名门正派虽各有绝艺，却往往不敌，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更有“当世第一高手”之称，他名字叫做“不败”，果真是艺成以来，从未败过一次，实是非同小可。群雄听得费彬指责刘正风与魔教勾结，此事确与各人身家性命有关，本来对刘正风同情之心立时消失。

刘正风道：“在下一生之中，从未见过魔教教主东方不败一面，所谓勾结，所谓阴谋，却是从何说起？”

费彬侧头瞧着三师兄陆柏，等他说话。陆柏细声细语地道：“刘师兄，这话恐怕有些不尽不实了。魔教中有一位护法长老，名字叫作曲洋的，不知刘师兄是否相识？”

刘正风本来十分镇定，但听到他提起“曲洋”二字，登时变色，口唇紧闭，并不答话。

那胖子丁勉自进厅后从未出过一句声，这时突然厉声问道：“你识不识得曲洋？”他话声洪亮之极，这七个字吐出口来，人人耳中嗡嗡作响。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材本已魁梧奇伟，在各人眼中看来，似乎更突然高了尺许，显得威猛无比。

刘正风仍不置答，数千道眼光都集中在他脸上。各人都觉刘正风答与不答，都是一样，他既然答不出来，便等于默认了。过了良久，刘正风点头道：“不错！曲洋曲大哥，我不但识得，而且是我生平唯一知己，最要好的朋友。”

霎时之间，大厅中嘈杂一片，群雄纷纷议论。刘正风这几句话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各人猜到他若非抵赖不认，也不过承认和这曲洋曾有一面之缘，万没想到他竟然会说这魔教长老是他的知交朋友。

费彬脸上现出微笑，道：“你自己承认，那是再好也没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刘正风，左盟主定下两条路，凭你抉择。”

刘正风宛如没听到费彬的说话，神色木然，缓缓坐下，右手提起酒壶，斟了一杯，举杯就唇，慢慢喝了下去。群雄见他绸衫衣袖笔直下垂，不起半分波动，足见他定力奇高，在这紧急关头居然仍能丝毫不动声色，那是胆色与武功两者俱臻上乘，方克如此，两者缺一不可，各人无不暗暗佩服。

费彬朗声说道：“左盟主言道：刘正风乃衡山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时误交匪人，入了歧途，倘若能深自悔悟，我辈均是侠义道中的好朋友，岂可不与人为善，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左盟主吩咐兄弟转告刘师兄：你若选择这条路，限你一个月之内，杀了魔教长老曲洋，提头来见，那么过往一概不究，今后大家仍是好朋友、好兄弟。”

群雄均想：正邪不两立，魔教的旁门左道之士，和侠义道人物一见面就拚你死我活，左盟主要刘正风杀了曲洋自明心迹，那也不算是过分的要求。

刘正风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凄凉的笑容，说道：“曲大哥和我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他和我十余次联床夜话，偶然涉及门户宗派的异见，他总是深自叹息，认为双方如此争斗，殊属无谓。我和曲大哥相交，只研讨音律。他是七弦琴的高手，我喜欢吹箫，

二人相见，大多时候总是琴箫相和，武功一道，从来不谈。”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续道：“各位或者并不相信，然当今之世，刘正风以为抚琴奏乐，无人及得上曲大哥，而按孔吹箫，在下也不作第二人想。曲大哥虽是魔教中人，但自他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行高洁，大有光风霁月的襟怀。刘正风不但对他钦佩，抑且仰慕。刘某虽是一介鄙夫，却决计不肯加害这位君子。”

群雄越听越奇，万料不到他和曲洋相交，竟然由于音乐，欲待不信，又见他说得十分诚恳，实无半分作伪之态，均想江湖上奇行特立之士甚多，自来声色迷人，刘正风耽于音乐，也非异事。知道衡山派底细的人又想：衡山派历代高手都喜音乐，当今掌门人莫大先生外号“潇湘夜雨”，一把胡琴不离手，有“琴中藏剑，剑发琴音”八字外号，刘正风由吹箫而和曲洋相结交，自也大有可能。

费彬道：“你与曲魔头由音律而结交，此事左盟主早已查得清清楚楚。左盟主言道：魔教包藏祸心，知我五岳剑派近年来好生兴旺，魔教难以对抗，便千方百计地想从中破坏，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或动以财帛，或诱以美色。刘师兄素来操守谨严，那便设法投你所好，派曲洋来从音律入手。刘师兄，你须得清醒些，魔教过去害死过咱们多少人，怎地你受了人家鬼蜮伎俩的迷惑，竟然毫不醒悟？”

定逸师太道：“是啊，费师弟此言不错。魔教的可怕，倒不在武功阴毒，还在种种诡计令人防不胜防。刘师弟，你是正人君子，上了卑鄙小人的当，那有什么关系？你尽快把曲洋这魔头一剑杀了，干净爽快之极。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千万不可受魔教奸人的挑拨，伤了同道的义气。”天门道人点头道：“刘师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所共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你只须杀了那姓曲的魔头，侠义道中人，谁都会翘起大拇指，说一声‘衡山派刘正风果然是个善恶分明的好汉子。’我们做你朋友的，也都面上有光。”

刘正风并不置答，目光射到岳不群脸上，道：“岳师兄，你是位明辨是非的君子，这里许多位武林高人都逼我出卖朋友，你却怎么说？”

岳不群道：“刘贤弟，倘若真是朋友，我辈武林中人，就为朋友两肋插刀，也不会皱一皱眉头。但魔教中那姓曲的，显然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设法来投你所好，那是最最阴毒的敌人。他旨在害得刘贤弟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包藏祸心之毒，不可言喻。这种人倘若也算是朋友，岂不是污辱了‘朋友’二字？古人大义灭亲，亲尚可灭，何况这种算不得朋友的大魔头、大奸贼？”

群雄听他侃侃而谈，都喝起彩来，纷纷说道：“岳先生这话说得再也明白不过。对朋友自然要讲义气，对敌人却是诛恶务尽，哪有什么义气好讲？”

刘正风叹了口气，待人声稍静，缓缓说道：“在下与曲大哥结交之初，早就料到有今日之事。最近默察情势，猜想过不多时，我五岳剑派和魔教便有一场大火拚。一边是同盟的师兄弟，一边是知交好友，刘某无法相助哪一边，因此才出此下策，今日金盆洗手，想要遍告天下同道，刘某从此退出武林，再也不与闻江湖上的恩怨仇杀，只盼置身事外，免受牵连。去捐了这个芝麻绿豆大的武官来做做，原是自污，以求掩人耳目。哪想到左盟主神通广大，刘某这一步棋，毕竟瞒不过他。”

群雄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心中均道：“原来他金盆洗手，暗中含有这等深意，我

本来说嘛，这样一位衡山派高手，怎么会甘心去做这等芝麻绿豆小官。”刘正风一加解释，人人都发觉自己果然早有先见之明。

费彬和丁勉、陆柏三人对视一眼，均感得意：“若不是左师兄识破了你的奸计，及时拦阻，便给你得逞了。”

刘正风续道：“魔教和我侠义道百余年来争斗仇杀，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之不尽。刘某只盼退出这腥风血雨的斗殴，从此归老林泉，吹箫课子，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自忖这份心愿，并不违犯本门门规和五岳剑派的盟约。”

费彬冷笑道：“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危难之际，临阵脱逃，岂不是便任由魔教横行江湖，为害人间？你要置身事外，那姓曲的魔头却又如何不置身事外？”

刘正风微微一笑，道：“曲大哥早已当着我的面，向他魔教祖师爷立下重誓，今后不论魔教和白道如何争斗，他一定置身事外，决不插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费彬冷笑道：“好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倘若我们白道中人去犯了他呢？”

刘正风道：“曲大哥言道：他当尽力忍让，决不与人争强斗胜，而且竭力弥缝双方的误会嫌隙。曲大哥今日早晨还派人来跟我说，华山派弟子令狐冲为人所伤，命在垂危，是他出手给救活了的。”

此言一出，群雄又群相耸动，尤其华山派、恒山派以及青城派诸人，更交头接耳地议论了起来。华山派的岳灵珊忍不住问道：“刘师叔，我大师哥在哪里？真的是……是那位姓曲的……姓曲的前辈救了他性命么？”

刘正风道：“曲大哥既这般说，自非虚假。日后见到令狐贤侄，你可亲自问他。”

费彬冷笑道：“那有什么奇怪？魔教中人拉拢离间，什么手段不会用？他能千方百计地来拉拢你，自然也会千方百计地去拉拢华山派弟子。说不定令狐冲也会由此感激，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咱们五岳剑派之中，又多一个叛徒了。”转头向岳不群道：“岳师兄，小弟这话只是打个比方，请勿见怪。”岳不群微微一笑，说道：“不怪！”

刘正风双眉一轩，昂然问道：“费师兄，你说又多一个叛徒，这个‘又’字，是什么用意？”费彬冷笑道：“哑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又何必言明。”刘正风道：“哼，你直指刘某是本派叛徒了。刘某结交朋友，乃是私事，旁人却也管不着。刘正风不敢欺师灭祖，背叛衡山派本门，‘叛徒’二字，原封奉还。”他本来恂恂有礼，便如一个财主乡绅，有些小小的富贵之气，又有些土气，但这时突然显出勃勃英气，与先前大不相同。群雄眼见他处境十分不利，却仍与费彬针锋相对地论辩，丝毫不让，都不禁佩服他的胆量。

费彬道：“如此说来，刘师兄第一条路是不肯走的了，决计不愿诛妖灭邪，杀那大魔头曲洋了？”

刘正风道：“左盟主若有号令，费师兄不妨就此动手，杀了刘某全家！”

费彬道：“你不须有恃无恐，只道天下的英雄好汉在你家里作客，我五岳剑派便有所顾忌，不能清理门户。”伸手向史登达一招，说道：“过来！”史登达应道：“是！”走上三步。费彬从他手中接过五色令旗，高高举起，说道：“刘正风听着：左盟主有令，你若不应允在一月之内杀了曲洋，则五岳剑派只好立时清理门户，以免后患，斩草除根，决不容情。你再想想吧！”

刘正风惨然一笑，道：“刘某结交朋友，贵在肝胆相照，岂能杀害朋友，以求自保？左盟主既不肯见谅，刘正风势孤力单，又怎与左盟主相抗？你嵩山派早就布置好一切，只怕连刘某的棺材也给买好了，要动手便即动手，又等何时？”

费彬将令旗一展，朗声道：“泰山派天门师兄，华山派岳师兄，恒山派定逸师太，衡山派诸位师兄师侄，左盟主有言吩咐：自来正邪不两立，魔教和我五岳剑派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刘正风结交匪人，归附仇敌。凡我五岳同门，出手共诛之。接令者请站到左首。”

天门道人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到左首，更不向刘正风瞧上一眼。天门道人的师父当年命丧魔教一名女长老之手，是以他对魔教恨之入骨。他一走到左首，门下众弟子都跟了过去。

岳不群起身说道：“刘贤弟，你只须点一点头，岳不群负责为你料理曲洋如何？你说大丈夫不能对不起朋友，难道天下便只曲洋一人才是你朋友，我们五岳剑派和这里许多英雄好汉，便都不是你朋友了？这里千余位武林同道，一听到你要金盆洗手，都千里迢迢地赶来，满腔诚意地向你祝贺，总算够交情了吧？难道你全家老幼的性命，五岳剑派师友的恩谊，这里千百位同道的交情，一并加将起来，还及不上曲洋一人？”

刘正风缓缓摇了摇头，说道：“岳师兄，你是读书人，当知道大丈夫有所不为。你此番良言相劝，刘某甚为感激。人家逼我害曲洋，此事万万不能。正如倘若是有人逼我杀害你岳师兄，或是要我加害这里任何哪一位好朋友，刘某纵然全家遭难，却也决计不会点一点头。曲大哥是我至交好友，那不错，但岳师兄又何尝不是刘某的好友？曲大哥倘若有一句提到，要暗害五岳剑派中刘某哪一位朋友，刘某便鄙视他的为人，再也不当他是朋友了。”他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群雄不由得为之动容，武林中义气为重，刘正风这般顾全与曲洋的交情，这些江湖汉子虽不以为然，却禁不住暗自赞叹。

岳不群摇头道：“刘贤弟，你这话可不对了。刘贤弟顾全朋友义气，原本令人佩服，却未免不分正邪，不问是非。魔教作恶多端，残害江湖上的正人君子、无辜百姓。刘贤弟只因一时琴箫投缘，便将全副身家性命都交了给他，可将‘义气’二字误解了。”

刘正风淡淡一笑，说道：“岳师兄，你不喜音律，不明白小弟的意思。言语文字可以撒谎作伪，琴箫之音却是心声，万万装不得假。小弟和曲大哥相交，以琴箫唱和，心意互通。小弟愿意以全副身家性命担保，曲大哥是魔教中人，却没半点分毫魔教的邪恶之气。”

岳不群长叹一声，走到了天门道人身侧。劳德诺、岳灵珊、陆大有等众弟子也都随着过去。

定逸师太望着刘正风，问道：“从今而后，我叫你刘贤弟，还是刘正风？”刘正风脸露苦笑，道：“刘正风命在顷刻，师太以后也不会再叫我了。”定逸师太合十念道：“阿弥陀佛！”缓缓走到岳不群之侧，说道：“魔深孽重，罪过，罪过。”座下弟子也都跟了过去。

费彬道：“这是刘正风一人之事，跟旁人并不相干。衡山派的众弟子只要不甘附逆，都站到左首去。”

大厅中寂静片刻，一名年轻汉子说道：“刘师伯，弟子们得罪了。”便有三十余名

衡山派弟子走到恒山派群尼身侧，这些都是刘正风的师侄辈，并非刘正风的弟子。衡山派第一代的人物都没到来。

费彬又道：“刘门亲传弟子，也都站到左首去。”

向大年朗声道：“我们受师门重恩，义不相负，刘门弟子，和恩师同生共死。”

刘正风热泪盈眶，道：“好，好，大年！你说这番话，已很对得起师父了。你们都过去吧。师父自己结交朋友，跟你们可没干系。”

米为义刷的一声，拔出长剑，说道：“刘门一系，自非五岳剑派之敌，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哪一个要害我恩师，先杀了姓米的。”说着便在刘正风身前一站，挡住了他。

丁勉左手一扬，嗤的一声轻响，一丝银光电射而出。刘正风一惊，伸手在米为义右膀上一推，内力到处，米为义向左撞出，那银光便向刘正风胸口射来。向大年护师心切，纵身而上，只听他大叫一声，那银针正好射中心脏，立时气绝身亡。

刘正风左手将他尸体抄起，探了探他鼻息，回头向丁勉道：“丁老二，是你嵩山派先杀了我弟子！”丁勉森然道：“不错，是我们先动手，却又怎样？”

刘正风提起向大年的尸身，运力便要向丁勉掷去。丁勉见他运劲的姿式，素知衡山派的内功大有独到之处，刘正风是衡山派中的一等高手，这一掷之势非同小可，当即暗提内力，准备接过尸身，立即再向他反掷回去。哪知刘正风提起尸身，明明是要向前掷出，突然间身子往斜里蹿出，双手微举，却将向大年的尸身送到费彬胸前。这一下来得好快，费彬出其不意，只得双掌竖立，运劲挡住尸身，便在此时，双肋之下一麻，已给刘正风点了穴道。

刘正风一招得手，左手抢过他手中令旗，右手拔剑，横架在他咽喉，左肘连撞，封了他背心三处穴道，任由向大年的尸身落在地下。这几下兔起鹘落，变化快极，待得费彬受制，五岳令旗遭夺，众人这才省悟，刘正风所使的正是衡山派绝技，叫做“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众人久闻其名，这一次算是大开眼界。

岳不群当年曾听师父说过，这一套“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乃衡山派上代一位高手所创。这位高手以走江湖变戏法卖艺为生。那走江湖变戏法，仗的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幻人耳目。到得晚年，他武功愈高，变戏法的技能也是日增，竟然将内家功夫使用到戏法之中，街头观众一见，无不称赏，后来更是一变，反将变戏法的本领渗入了武功，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这位高手生性滑稽，当时创下这套武功游戏自娱，不料传到后世，竟成为衡山派的三大绝技之一。只是这套功夫变化虽然极奇，但临敌之际，却也并无太大用处，高手过招，人人严加戒备，全身门户无不守备綦谨，这些幻人耳目的花招多半使用不上，因此衡山派对这套功夫也并不如何着重，如见徒弟是飞扬佻脱之人，便不传授，以免他专务虚幻，于扎正根基的踏实功夫反而欠缺了。

刘正风一向深沉寡言，在师父手上学了这套功夫，平生从未一用，此刻临急而使，一击奏功，竟将嵩山派中这个大名鼎鼎、真实功夫决不在他之下的“大嵩阳手”费彬制服。他左手举着五岳剑派的盟旗，右手长剑架在费彬咽喉之中，沉声道：“丁师兄、陆师兄，刘某斗胆夺了五岳令旗，也不敢向两位要胁，只是向两位求情。”

丁勉与陆伯对望了一眼，均想：“费师弟受了他暗算，只好且听他有何话说。”丁

勉道：“求什么情？”刘正风道：“求两位转告左盟主，准许刘某全家归隐，从此不参预武林中的任何事务。刘某与曲洋曲大哥从此不再相见，与众位师兄朋友，也……也就此分手。刘某携带家人弟子，远走高飞，隐居海外，有生之日，绝足不履中原一寸土地。”

丁勉微一踌躇，道：“此事我和陆师弟可做不得主，须得归告左师哥，请他示下。”

刘正风道：“这里泰山、华山两派掌门在此，恒山派有定逸师太，也可代她掌门师姊作主，此外，众位英雄好汉，俱可做个见证。”他眼光向众人脸上扫过，沉声道：“刘某向众位朋友求这个情，让我顾全朋友义气，也得保家人弟子的周全。”

定逸师太外刚内和，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却极慈祥，首先道：“如此甚好，也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丁师兄、陆师兄，咱们答应了刘贤弟吧。他既不再跟魔教中人结交，又远离中原，等如世上没了这人，又何必定要多造杀业？”天门道人点头道：“这样也好，岳贤弟，你以为如何？”岳不群道：“刘贤弟言出如山，他既这般说，大家都是信得过的。来来来，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刘贤弟，你放了费贤弟，大伙儿喝一杯解和酒，明儿一早，你带了家人子弟，便离开衡山城吧！”

陆柏却道：“泰山、华山两派掌门都这么说，定逸师太更竭力为刘正风开脱，我们又怎敢违抗众意？但费师弟刻下遭受刘正风的暗算，我们倘若就此答允，江湖上势必人人言道，嵩山派是受了刘正风的胁持，不得不低头服输，如此传扬开去，嵩山派脸面何存？”

定逸师太道：“刘贤弟是在向嵩山派求情，又不是威胁逼迫，要说‘低头服输’，低头服输的是刘正风，不是嵩山派。何况你们又已杀了一名刘门弟子。”

陆柏哼了一声，说道：“狄修，预备着。”嵩山派弟子狄修应道：“是！”手中短剑轻送，抵进刘正风长子背心的肌肉。陆柏道：“刘正风，你要求情，便跟我们上嵩山去见左盟主，亲口向他求情。我们奉命差遣，可做不得主。你即刻把令旗交还，放了我费师弟。”

刘正风惨然一笑，向儿子道：“孩儿，你怕不怕死？”刘公子道：“孩儿听爹爹的话，孩儿不怕！”刘正风道：“好孩子！”陆柏喝道：“杀了！”狄修短剑往前一送，自刘公子的背心直刺入他心窝，短剑跟着拔出。刘公子俯身倒地，背心创口中鲜血泉涌。

刘夫人大叫一声，扑向儿子尸身。陆柏又喝道：“杀了！”狄修手起剑落，又是一剑刺入刘夫人背心。

定逸师太大怒，呼的一掌，向狄修击了过去，骂道：“禽兽！”丁勉抢上前来，也击出一掌。双掌相交，定逸师太退了三步，胸口一甜，一口鲜血涌到了嘴中，她要强好胜，硬生生将这口血咽入腹中。丁勉微微一笑，道：“承让！”

定逸师太原本不以掌力见长，何况适才这一掌击向狄修，以长攻幼，本就未使全力，也不拟这一掌击死了他，不料丁勉突然出手，他那一掌却是凝聚了十成功力。双掌陡然相交，定逸师太欲待再催内力，已然不及，丁勉的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压到，定逸师太受伤呕血，大怒之下，第二掌待再击出，一运力间，只觉丹田中痛如刀割，心知受伤已然不轻，眼前无法与抗，一挥手，怒道：“咱们走！”大踏步向门外走去，门下群尼都跟了出去。

陆柏喝道：“再杀！”两名嵩山弟子推出短剑，又杀了两名刘门弟子。陆柏道：“刘门弟子听着，若要活命，此刻跪地求饶，指斥刘正风之非，便可免死。”

刘正风的女儿刘菁怒骂：“奸贼，你嵩山派比魔教奸恶万倍！”陆柏喝道：“杀了！”万登平提起长剑，一剑劈下，从刘菁右肩直劈至腰。史登达等嵩山弟子一剑一个，将早已点了穴道制住的刘门亲传弟子都杀了。

大厅上群雄虽然都是毕生在刀枪头上打滚之辈，见到这等屠杀惨状，也不禁心惊肉跳。有些前辈英雄本想出言阻止，但嵩山派动手实在太快，稍一犹豫之际，厅上已然尸横遍地。各人又想：自来正邪不两立，嵩山派此举并非出于对刘正风的私怨，而是为了对付魔教，虽然出手未免残忍，却也未可厚非。再者，其时嵩山派已控制全局，连恒山派的定逸师太亦已铩羽而去，眼见天门道人、岳不群等高手都不做声，这是他五岳剑派之事，旁人倘若多管闲事，强行出头，势不免惹下杀身之祸，自以明哲保身的为是。

杀到这时，刘门徒弟子女已只剩下刘正风最心爱的十五岁幼子刘芹。陆柏向史登达道：“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地受苦。”史登达道：“是！”转向刘芹，问道：“你求不求饶？”

刘芹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刘正风道：“好孩子，你哥哥姊姊何等硬气，死就死了，怕什么？”刘芹颤声道：“可是……爹，他们要……要割我鼻子，挖……挖我眼睛……”刘正风哈哈一笑，道：“到这地步，难道你还想他们放过咱们么？”刘芹道：“爹爹，你……你就答允杀了曲……曲伯伯……”刘正风大怒，喝道：“放屁！小畜生，你说什么？”

史登达举起长剑，剑尖在刘芹鼻子前晃来晃去，道：“小子，你再不跪下求饶，我一剑削下来了。一……二……”他那“三”字还没说出口，刘芹身子颤抖，跪倒在地，哀求道：“别……别杀我……我……”陆柏笑道：“很好，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刘芹双眼望着父亲，目光中尽是哀求之意。

刘正风一直甚是镇定，虽见妻子儿女死在他的眼前，脸上肌肉亦毫不牵动，这时却愤怒难以遏制，大声喝道：“小畜生，你对得起你娘么？”

刘芹眼见母亲、哥哥、姊姊的尸身躺在血泊之中，又见史登达的长剑不断在脸前晃来晃去，已吓得心胆俱裂，向陆柏道：“求求你饶了我，饶了……饶了我爹爹。”陆柏道：“你爹爹勾结魔教中的恶人，你说对不对？”刘芹低声道：“不……不对！”陆柏道：“这样的人，该不该杀？”刘芹低下了头，不敢答话。陆柏道：“这小子不说话，一剑把他杀了。”

史登达道：“是！”知道陆柏这句话意在恫吓，举起了剑，作势砍下。

刘芹忙道：“该……该杀！”陆柏道：“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性命。”刘芹跪在地下，吓得双腿都软了，竟站不起身。

群雄瞧着这等模样，忍不住为他羞惭，有的转过了头，不去看他。

刘正风长叹一声，道：“姓陆的，是你赢了！”左手一挥，将五岳令旗向他掷去，左足一抬，把费彬踢开，朗声道：“刘某自求了断，也不须多伤人命了。”右手横过长剑，便往自己颈中刎去。

便在这时，檐头突然掠下一个黑衣人影，行动如风，伸臂抓住了刘正风的左腕，喝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走！”右手向后舞了一个圈子，拉着刘正风向外急奔。

刘正风惊道：“曲大哥……你……”

群雄听他叫出“曲大哥”三字，知这黑衣人便是魔教长老曲洋，尽皆心头一惊。

曲洋叫道：“不用多说！”足下加劲，只奔得三步，丁勉、陆柏二人四掌齐出，分向他二人后心拍来。曲洋向刘正风喝道：“快走！”出掌在刘正风背上一推，同时运劲于背，硬生生受了丁勉、陆柏两大高手的并力一击。砰的一声响，曲洋身子向外飞出去，跟着一口鲜血急喷而出，回手连挥，一丛黑针如雨般散出。

丁勉叫道：“黑血神针，快避！”忙向旁闪开。群雄见到这丛黑针，久闻魔教黑血神针的威名，无不惊心，你退我闪，乱成一团，只听得“哎唷！”“不好！”十余人齐声叫嚷。厅上人众密集，黑血神针又多又快，毕竟还是有不少人中了毒针。

混乱之中，曲洋与刘正风已逃得远了。

七 授谱

令狐冲所受剑伤及掌力震伤虽重，但得恒山派治伤圣药天香断续胶外敷、白云熊胆丸内服，兼之他年轻力壮，内功又已有相当火候，在瀑布旁睡了一天一晚后，创口已然愈合。这一天一晚中只以西瓜为食。令狐冲求仪琳捉鱼射兔，她却说什么也不肯，说道令狐冲得能死里逃生，全凭观世音菩萨保佑，最好吃一两年长素，向观世音菩萨感恩，要她破戒杀生，那是万万不可。令狐冲笑她迂腐无聊，可也没法勉强，只索罢了。

这日傍晚，两人背倚石壁，望着草丛间流萤飞来飞去，点点星火，煞是好看。

令狐冲道：“前年夏天，我曾捉了几千只萤火虫，装在十几只纱囊之中，挂在房里，当真有趣。”仪琳心想，凭他的性子，决不会去缝制十几只纱囊，问道：“你小师妹叫你捉的，是不是？”令狐冲笑道：“你真聪明，一猜就好准，怎知是小师妹叫我捉的？”仪琳微笑道：“你性子这么急，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会有这般好耐心，去捉几千只萤火虫来玩。”又问：“后来怎样？”令狐冲笑道：“师妹拿来挂在她帐子里，说满床晶光闪烁，像是睡在天上云端里，一睁眼，前后左右都是星星。”仪琳道：“你小师妹真会玩，偏你这个师哥也真肯凑趣，她就是要你去捉天上的星星，只怕你也肯。”

令狐冲笑道：“捉萤火虫，原是为捉天上的星星而起。那天晚上我跟她一起乘凉，看到天上星星灿烂，小师妹忽然叹了口气，说道：‘可惜过一会儿，便要去睡了，我真想睡在露天，半夜里醒来，见到满天星星都在向我眨眼，那多有趣。但妈妈一定不会答允。’我就说：‘咱们捉些萤火虫来，放在你蚊帐里，不就像星星一样吗？’”

仪琳轻轻道：“原来还是你想的主意。”

令狐冲微微一笑，说道：“小师妹说：‘萤火虫飞来飞去，扑在脸上身上，那可讨厌死了。有了，我去缝些纱布袋儿，把萤火虫装在里面。’就这么，她缝袋子，我捉飞萤，忙了整整一天一晚，可惜只看得一晚，第二晚萤火虫全都死了。”

仪琳身子一震，颤声道：“几千只萤火虫，都给害死了？你们……你们怎地如此……”

令狐冲笑道：“你说我们残忍得很，是不是？唉，你是佛门子弟，良心特别好。其实萤火虫儿一到天冷，还是会都冻死的，只不过早死几天，那又有什么干系？”

仪琳隔了半晌，才幽幽地道：“其实世上每个人也都这样，有的人早死，有的人迟死，或早或迟，终归要死。无常，苦，我佛说人人都不免生老病死之苦。但大彻大悟，解脱轮回，却又谈何容易？”令狐冲道：“是啊，因此你又何必念念不忘那些清规戒律，什么不可杀生，不可偷盗。菩萨要是每一件事都管，可真忙坏了他。”

仪琳侧过了头，不知说什么好，便在此时，左首山侧天空中一个流星疾掠而过，在天空划成了一道长长的火光。仪琳道：“仪净师姊说，有人看到流星，如果在衣带上打一个结，同时心中许一个愿，只要在流星隐没之前先打好结，又许完愿，那么这个心愿便能得偿。你说是不是真的？”

令狐冲笑道：“我不知道。咱们不妨试试，只不过恐怕手脚没这么快。”说着拈起了衣带，道：“你也预备啊，慢得一忽儿，便来不及了。”

仪琳拈起了衣带，怔怔望着天边。夏夜流星甚多，片刻间便有一颗流星划过长空，但流星一瞬即逝，仪琳的手指只一动，流星便已隐没。她轻轻“啊”了一声，又再等待。第二颗流星自西至东，拖曳甚长，仪琳动作敏捷，竟尔打了个结。

令狐冲喜道：“好，好！你打成了！观世音菩萨保佑，一定叫你得偿所愿。”仪琳叹了口气，道：“我只顾着打结，心中却什么也没想。”令狐冲笑道：“那你快些先想好了吧，在心中先默念几遍，免得到时顾住了打结，却忘了许愿。”

仪琳拈着衣带，心想：“我许什么愿好？我许什么愿好？”向令狐冲望了一眼，突然晕红双颊，忙转开了头。

这时天上连续划过了几颗流星，令狐冲大呼小叫，不住地道：“又是一颗，咦，这颗好长，你打了结没有？这次又来不及吗？”

仪琳心乱如麻，内心深处，隐隐有一个渴求的愿望，可是这愿望自己想也不敢想，更不用说向观世音菩萨祈求了，一颗心怦怦乱跳，只觉说不出的害怕，却又是说不出的喜悦。只听令狐冲又问：“想好了心愿没有？”仪琳心底轻轻地说：“我要许什么愿？我要许什么愿？”眼见一颗颗流星从天边划过，她仰起了头瞧看，竟是痴了。

令狐冲笑道：“你不说，我便猜上一猜。”仪琳急道：“不，不，你不许说。”令狐冲笑道：“那有什么打紧？我猜三次，且看猜不猜得中。”仪琳站起身来，道：“你再说，我可要走了。”令狐冲哈哈大笑，道：“好，我不说。就算你心里想做恒山派掌门，那也没什么可害臊的。”仪琳一怔，心道：“他……他猜我想做恒山派掌门？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又怎做得来掌门人？”

忽听得远处传来铮铮几声，似乎有人弹琴。令狐冲和仪琳对望了一眼，都大感奇怪：“怎地这荒山野岭之中有人弹琴？”琴声不断传来，甚是优雅，过得片刻，有几下柔和的箫声夹入琴韵之中。七弦琴的琴音和平中正，夹着清幽的洞箫，更是动人，琴韵箫声似在一问一答，同时渐渐移近。令狐冲凑身过去，在仪琳耳边低声道：“这音乐来得古怪，只怕于我们不利，不论有什么事，你千万别出声。”仪琳点了点头，只听琴音渐渐高亢，箫声却慢慢低沉下去，但箫声低而不断，有如游丝随风飘荡，却连绵不绝，更增回肠荡气之意。

只见山石后转出三个人影，其时月亮为一片浮云遮住了，夜色朦胧，依稀可见三人二高一矮，高的是两个男子，矮的是个女子。两个男子缓步走到一块大岩石旁，坐了下来，一个抚琴，一个吹箫，那女子站在抚琴者的身侧。令狐冲缩身石壁之后，不敢再看，生恐给那三人发见。只听琴箫悠扬，甚是和谐。令狐冲心道：“瀑布便在旁边，但流水轰轰，竟然掩不住柔和的琴箫之音，看来抚琴吹箫的二人内功着实不浅。嗯，是了，他们所以到这里吹奏，正是为了这里有瀑布声响，那么跟我们是不相干的。”便

放宽了心。

忽听瑶琴中突然发出铮铮之音，似有杀伐之意，但箫声仍温雅婉转。过了一会，琴声也转柔和，两音忽高忽低，蓦地里琴韵箫声陡变，便如有七八具瑶琴、七八支洞箫同时在奏乐一般。琴箫之声虽极尽繁复变幻，每个声音却又抑扬顿挫，悦耳动心。令狐冲只听得血脉贲张，忍不住便要站起身来，又听了一会，琴箫之声忽然又变，箫声变成了主调，七弦琴只叮叮当地伴奏，但箫声却愈来愈高。令狐冲心中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酸楚，侧头看仪琳时，只见她泪水正涔涔而下。突然间铮的一声急响，琴音立止，箫声也即住了。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唯见明月当空，树影在地。

只听一人缓缓说道：“刘贤弟，你我今日毕命于此，那也是大数使然，只愚兄未能及早出手，累得你家眷弟子尽数殉难，愚兄心下实是不安。”另一个道：“你我肝胆相照，还说这些话干吗……”

仪琳听到他的口音，心念一动，在令狐冲耳边低声道：“是刘正风师叔。”他二人于刘正风府中所发生大事，绝无半点知闻，忽见刘正风在这旷野中出现，另一人又说什么“你我今日毕命于此”，什么“家眷弟子尽数殉难”，自都惊讶不已。

只听刘正风续道：“人生莫不有死，得一知己，死亦无憾。”另一人道：“刘贤弟，听你箫中之意，却犹有遗恨，莫不是为了令郎临危之际，贪生怕死，羞辱了你的令名？”刘正风长叹一声，道：“曲大哥猜得不错，芹儿这孩子我平日太过溺爱，少了教诲，没想到竟是个没半点气节的软骨头。”曲洋道：“有气节也好，没气节也好，百年之后，均归黄土，又有什么分别？愚兄早已伏在屋顶，本该及早出手，只是料想贤弟不愿为我之故，与五岳剑派的故人伤了和气，又想到愚兄曾为贤弟立下重誓，决不伤害侠义道中人士，是以迟迟不发，又谁知嵩山派为五岳盟主，下手竟如此毒辣。”

刘正风半晌不语，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他们以常情忖度，料定你我结交，必将大不利于五岳剑派与侠义道。唉，他们不懂，须也怪他们不得。曲大哥，你是大椎穴受伤，震动了心脉？”曲洋道：“正是，嵩山派内功果然厉害，没料到背上挺受了这一击，内力所及，居然将你的心脉也震断了。早知贤弟也仍不免，那一丛黑血神针倒也不必再发了，多伤无辜，于事无补。幸好针上并没喂毒。”

令狐冲听得“黑血神针”四字，心头一震：“难道他竟是魔教中的高手？刘师叔又怎会跟他结交？”

刘正风轻轻一笑，说道：“但你我却也因此而得再合奏一曲，从今而后，世上再无此琴箫之音了。”曲洋一声长叹，说道：“昔日嵇康临刑，抚琴一曲，叹息《广陵散》从此绝响。嘿嘿，《广陵散》纵然精妙，又怎及得上咱们这一曲《笑傲江湖》？只是当年嵇康的心情，却也和你我一般。”刘正风笑道：“曲大哥刚才还甚达观，却又如何执着起来？你我今晚合奏，将这一曲《笑傲江湖》发挥得淋漓尽致。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

曲洋轻轻拍掌道：“贤弟说得不错。”过得一会，却又叹了口气。刘正风道：“大哥却又为何叹息？啊，是了，定然是放心不下非非。”

仪琳心念一动：“非非，就是那个非非？”果然听得曲非烟的声音说道：“爷爷，

你和刘公公慢慢养好了伤，咱们去将嵩山派的恶徒一个个斩尽杀绝，为刘婆婆他们报仇！”

猛听得山壁后传来一声长笑。笑声未绝，山壁后蹿出一个黑影，青光闪动，一人站在曲洋与刘正风身前，手持长剑，正是嵩山派的大嵩阳手费彬，嘿嘿一声冷笑，说道：“女娃子好大的口气，将嵩山派赶尽杀绝，世上可有这等称心如意之事？”

刘正风站起身来，说道：“费彬，你已杀我全家，刘某中了你两位师兄的掌力，也已命在顷刻，你还想干什么？”

费彬哈哈一笑，傲然道：“这女娃子说要赶尽杀绝，在下便是来赶尽杀绝啊！女娃子，你先过来领死吧！”

仪琳在令狐冲耳边道：“你是非非和她爷爷救的，咱们怎生想个法子，也救他们一救才好？”令狐冲不等她出口，早已在盘算如何设法解围，以报答他祖孙的救命之德，但一来对方是嵩山派高手，自己纵在未受重伤之时，也远不是他对手，二来此刻已知曲洋是魔教中人，华山派一向与魔教为敌，如何可以反助对头？心中好生委决不下。

只听刘正风道：“姓费的，你也算是名门正派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曲洋和刘正风今日落在你手中，要杀要剐，死而无怨，你去欺侮一个女娃娃，那算是什么英雄好汉？非非，你快走！”曲非烟道：“我陪爷爷和刘公公死在一块，决不独生。”刘正风道：“快走，快走！我们大人的事，跟你孩子有什么相干？”

曲非烟道：“我不走！”刷刷两声，从腰间拔出两柄短剑，抢过去挡在刘正风身前，叫道：“费彬，先前刘公公饶了你不杀，你反而来恩将仇报，你要不要脸？”

费彬阴森森地道：“你这女娃娃说过要将我们嵩山派赶尽杀绝，你这可不是来赶尽杀绝了么？难道姓费的袖手任你宰割，还是掉头逃走？”

刘正风拉住曲非烟的手臂，急道：“快走，快走！”但他受了嵩山派内力剧震，心脉已断，再加适才演奏了这一曲《笑傲江湖》，心力交瘁，手上已无内劲。曲非烟轻轻一挣，挣脱了刘正风的手，便在此时，眼前青光闪动，费彬的长剑刺到面前。

曲非烟左手短剑一挡，右手剑跟着递出。费彬嘿的一声笑，长剑圈转，啪的一声，击在她右手短剑上。曲非烟右臂酸麻，虎口剧痛，右手短剑登时脱手。费彬长剑斜晃反挑，啪的一声响，曲非烟左手短剑又给震脱，飞出数丈之外。费彬的长剑已指住她咽喉，向曲洋笑道：“曲长老，我先把你孙女的左眼刺瞎，再割去她鼻子，再割了她两只耳朵……”

曲非烟大叫一声，向前纵跃，往长剑上撞去。费彬长剑疾缩，左手食指点出，曲非烟翻身栽倒。费彬哈哈大笑，说道：“邪魔外道，作恶多端，便要死却也没这么容易，还是先将你的左眼刺瞎了再说。”提起长剑，便要往曲非烟左眼刺落。

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且住！”费彬大吃一惊，急速转身，挥剑护身。他不知令狐冲和仪琳早就隐伏在山石之后，一动不动，否则以他功夫，决不致有人欺近而竟不察觉。月光下只见一个青年汉子双手叉腰而立。

费彬喝问：“你是谁？”令狐冲道：“小侄华山派令狐冲，参见费师叔。”说着躬身行礼，身子一晃一晃，站立不定。费彬点头道：“罢了！原来是岳师兄的大弟子，你在

这里干什么？”令狐冲道：“小侄为青城派弟子所伤，在此养伤，有幸拜见费师叔。”

费彬哼了一声，道：“你来得正好。这女娃子是魔教中的邪魔外道，该当诛灭，倘若由我出手，未免显得以大欺小，你把她杀了吧。”说着伸手向曲非烟指了指。

令狐冲摇了摇头，说道：“这女娃娃的祖父和衡山派刘师叔结交，攀算起来，她比我还矮着一辈，小侄如杀了她，江湖上也道华山派以大压小，传扬出去，名声甚是不雅。再说，这位曲前辈和刘师叔都已身负重伤，在他们面前欺侮他们的小辈，决非英雄好汉行径，这种事情，我华山派是决计不会做的。尚请费师叔见谅。”言下之意甚是明白，华山派所不屑做之事，嵩山派倘若做了，那么显然嵩山派是大大不及华山派了。

费彬双眉扬起，目露凶光，厉声道：“原来你和魔教妖人也在暗中勾结。是了，适才刘正风言道，这姓曲的妖人曾为你治伤，救了你性命，没想到你堂堂华山弟子，这么快也投了魔教。”手中长剑颤动，剑锋上冷光闪动，似是挺剑便欲向令狐冲刺去。

刘正风道：“令狐贤侄，你跟此事毫不相干，不必来赶这淌浑水，快快离去，免得将来让你师父为难。”

令狐冲哈哈一笑，说道：“刘师叔，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

曲洋叹道：“这种事情，我们日月教也是不做的。令狐兄弟，你自己请便吧，嵩山派爱干这种事，且由他干便了。”

令狐冲笑道：“我才不走呢。大嵩阳手费大侠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是嵩山派中数一数二的英雄好汉，他不过说几句吓吓女娃儿，哪能当真做这等不要脸之事。费师叔决不是那样的人。”说着双手抱胸，背脊靠上一株松树的树干。

费彬杀机陡起，狞笑道：“你以为用言语僵住我，便能逼我饶了这三个妖人？嘿嘿，当真痴心梦想。你既已投了魔教，费某杀三人是杀，杀四人也是杀。”说着踏上了一步。

令狐冲见到他狞恶的神情，不禁吃惊，暗自盘算解围之策，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说道：“费师叔，你连我也要杀了灭口，是不是？”

费彬道：“你聪明得紧，这句话一点不错。”说着又向前逼近一步。

突然之间，山石后又转出一个妙龄女尼，说道：“费师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眼下只有做坏事之心，真正的坏事还没做，悬崖勒马，犹未为晚。”这人正是仪琳。令狐冲嘱她躲在山石之后，千万不可让人瞧见了，但她眼见令狐冲处境危殆，不及多想，还想以一片良言劝得费彬罢手。

费彬却也吃了一惊，说道：“你是恒山派的，是不是？怎么鬼鬼祟祟躲在这里？”

仪琳脸上一红，嗫嚅道：“我……我……”

曲非烟给点中穴道，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口中却叫了出来：“仪琳姊姊，我早猜到你和令狐大哥在一起。你果然医好了他的伤，只可惜……只可惜咱们都要死了。”

仪琳摇头道：“不会的，费师叔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英雄豪杰，怎会真的伤害身受重伤之人和你这样的小姑娘？”曲非烟嘿嘿冷笑，道：“他真是大英雄、大豪杰么？”

仪琳道：“嵩山派是五岳剑派的盟主，江湖上侠义道的领袖，不论做什么事，自当顾及侠义之道。”

她几句话出自一片诚意，在费彬耳中听来，却全成了讥嘲之言，寻思：“一不做，二不休，今日但叫走漏了一个活口，费某从此声名受污，虽然杀的是魔教妖人，但诛戮伤俘，非英雄豪杰之所为，势必让人瞧得低了。”长剑一挺，指着仪琳道：“你既非身受重伤，也不是动弹不得的小姑娘，我总杀得你了吧？”

仪琳大吃一惊，退了几步，颤声道：“我……我……我？你为什么杀我？”

费彬道：“你和魔教妖人勾勾搭搭，姊妹相称，也已成了妖人一路，自然容你不得。”说着踏上了一步，挺剑要向仪琳刺去。

令狐冲急忙抢过，拦在仪琳身前，叫道：“师妹快走，去请你师父来救命。”他自知远水难救近火，所以要仪琳去讨救兵，只不过支使她开去，逃得性命。

费彬长剑晃动，剑尖向令狐冲右侧刺到。令狐冲斜身急避。费彬刷刷刷连环三剑，攻得他险象环生。仪琳大急，忙抽出腰间断剑，向费彬肩头刺去，叫道：“令狐师兄，你身上有伤，快快退下。”

费彬哈哈一笑，道：“小尼姑动了凡心啦，见到英俊少年，自己命也不要了。”挥剑直斩，当的一声响，双剑相交，仪琳手中断剑登时脱手而飞。费彬长剑挑起，指向她心口。费彬眼见要杀的有五人之多，虽个个无甚抵抗之力，但夜长梦多，只须走脱了一个，便有无穷后患，是以出手便下杀招。

令狐冲和身扑上，左手双指插向费彬眼珠。费彬双足急点，向后跃开，长剑拖回时乘势一带，在令狐冲左臂上划了长长一道口子。

令狐冲拚命扑击，救得仪琳的危难，却也已喘不过气来，身子摇摇欲坠。仪琳抢上去扶住，哽咽道：“让他把咱们一起杀了！”令狐冲喘息道：“你……你快走……”

曲非烟笑道：“傻子，到现在还不明白人家的心意，她要陪你一块儿死……”一句话没说完，费彬长剑送出，刺入了她心窝。

曲洋、刘正风、令狐冲、仪琳齐声惊呼。

费彬脸露狞笑，向着令狐冲和仪琳缓缓踏上一步，跟着又踏前了一步，剑尖上鲜血一滴滴地滴落。

令狐冲脑中一片混乱：“他……他竟将这小姑娘杀了，好不狠毒！我这也就要死了。仪琳师妹为什么要陪我一块死？我虽救过她，但她也救了我，已补报了欠我之情。我跟她以前素不相识，不过同是五岳剑派的师兄妹，虽有江湖上的道义，却用不着以性命相陪啊。没想到恒山派门下弟子，竟如此顾全武林义气，定逸师太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嘿，是这个仪琳师妹陪着我一起死，却不是我那灵珊小师妹。她……她这时候在干什么？”眼见费彬狞笑的脸渐渐逼近，令狐冲微微一笑，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忽然间耳中传入几下幽幽的胡琴声，琴声凄凉，似是叹息，又似哭泣，跟着琴声颤抖，发出瑟瑟瑟断续之音，犹如一滴滴小雨落在树叶上。令狐冲大为诧异，睁开眼来。

费彬心头一震：“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到了。”但听胡琴声越来越凄苦，莫大先生却始终不从树后出来。费彬叫道：“莫大先生，怎不现身相见？”

琴声突然止歇，松树后一个瘦瘦的人影走了出来。令狐冲久闻“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之名，但从未见过他面，这时月光之下，只见他骨瘦如柴，双肩拱起，真如一个时时刻刻便会倒毙的痨病鬼，没想到大名满江湖的衡山派掌门，竟是这样一个形容猥琐之人。莫大先生左手握着胡琴，双手向费彬拱了拱，说道：“费师兄，左盟主好。”

费彬见他并无恶意，又素知他和刘正风不睦，便道：“多谢莫大先生，俺师哥好。贵派的刘正风和魔教妖人结交，意欲不利我五岳剑派。莫大先生，你说该当如何处置？”

莫大先生慢吞吞地向刘正风走近两步，森然道：“该杀！”这“杀”字刚出口，寒光陡闪，手中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长剑，猛地反刺，直指费彬胸口。这一下出招快极，抑且如梦如幻，正是“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中的绝招。费彬在刘府曾着了刘正风这门武功的道儿，此刻再度中计，大骇之下，急向后退，嗤的一声，胸口已给利剑割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衣衫尽裂，胸口肌肉也给割伤了，受伤虽不重，却已惊怒交集，锐气大失。

费彬立即还剑相刺，但莫大先生一剑既占先机，后着绵绵而至，一柄薄剑犹如灵蛇，颤动不绝，在费彬的剑光中穿来插去，只逼得费彬连连倒退，半句喝骂也叫不出口。

曲洋、刘正风、令狐冲三人眼见莫大先生剑招变幻，犹如鬼魅，无不心惊神眩。刘正风和他同门学艺，做了数十年师兄弟，却也万料不到师兄的剑术竟一精至斯。

一点点鲜血从两柄长剑间溅了出来，费彬腾挪闪跃，竭力招架，始终脱不出莫大先生的剑光笼罩，鲜血渐渐在二人身周溅成了一个红圈。猛听得费彬长声惨呼，高跃而起。莫大先生退后两步，将长剑插入胡琴，转身便走，一曲“潇湘夜雨”在松树后响起，渐渐远去。

费彬跃起后便即摔倒，胸口一道血箭如涌泉般向上喷出，适才激战，他运起了嵩山派内力，胸口中剑后内力未消，将鲜血逼得从伤口中急喷而出，既诡异，又可怖。

仪琳扶着令狐冲的手臂，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低声问道：“你没受伤吧？”

曲洋叹道：“刘贤弟，你曾说你师兄弟不和，没想到他在你临危之际，出手相救。”刘正风道：“我师哥行为古怪，叫人好生难解。我和他不睦，决不是为了什么贫富之见，只是说什么也性子不投。”曲洋摇了摇头，说道：“他剑法如此之精。但所奏胡琴一味凄苦，引人下泪，未免太也俗气，脱不了市井味儿。”刘正风道：“是啊，师哥奏琴往而不复，曲调又是尽量往哀伤的路上走。好诗好词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好曲子何尝不是如此？我一听到他的胡琴，就想避而远之。”

令狐冲心想：“这二人爱音乐入了魔，在这生死关头，还在研讨什么哀而不伤，什么风雅俗气。幸亏莫大师伯及时赶到，救了我们性命。”

只听刘正风又道：“但说到剑法武功，我却万万不及了。平日我对他颇失恭敬，此时想来，委实好生惭愧。”曲洋点头道：“衡山掌门，果然名不虚传。”转头向令狐冲道：“小兄弟，你挺身要救我孙女，英风侠骨，当真难得。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能答允么？”

令狐冲道：“可惜曲姑娘还是给费彬害了！前辈但有所命，自当遵从。”

曲洋向刘正风望了一眼，说道：“我和刘贤弟醉心音律，以数年之功，创制了一曲《笑傲江湖》，自信此曲之奇，千古所未有。今后纵然世上再有曲洋，不见得又有刘正风，有刘正风，不见得又有曲洋。就算又有曲洋、刘正风一般的人物，二人又未必生于同时，相遇结交。要两个既精音律，又精内功之人，志趣相投，修为相若，一同创制此曲，实是千难万难了。此曲绝响，我和刘贤弟在九泉之下，不免时发浩叹。”他说到这里，从怀中摸出一本册子来，说道：“这是《笑傲江湖曲》的琴谱箫谱，请小兄弟念着我二人一番心血，将这琴谱箫谱携至世上，觅得传人。”

刘正风道：“这《笑傲江湖曲》倘能流传于世，我和曲大哥死也瞑目了。”

令狐冲躬身从曲洋手中接过曲谱，放入怀中，说道：“二位放心，晚辈自当尽力。”他先前听说曲洋有事相求，只道是十分艰难危险之事，更担心去办理此事，只怕要违犯门规，得罪正派中的同道，但在当时情势之下却又不便不允，哪知只不过是要他找两个人来学琴学箫，登时大为宽慰，轻轻吁了口气。

刘正风道：“令狐贤侄，这曲子不但是我二人毕生心血之所寄，还关联到一位古人。这《笑傲江湖曲》中间的一大段琴曲，是曲大哥依据晋人嵇康的《广陵散》而改编的。”

曲洋对此事甚是得意，微笑道：“自来相传，嵇康死后，《广陵散》从此绝响，你可猜得到我却又何处得来？”

令狐冲寻思：“音律之道，我一窍不通，何况你二人行事大大的与众不同，我又怎猜得到。”便道：“尚请前辈赐告。”

曲洋笑道：“嵇康这个人，是很有点意思的，史书上说他‘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这性子很对我的脾胃。钟会当时做大官，慕名去拜访他，嵇康自顾自打铁，不予理睬。钟会讨了个没趣，只得离去。嵇康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这家伙，也算得是个聪明才智之士了，就可惜胸襟太小，为了这件事心中生气，向司马昭说嵇康的坏话，司马昭便把嵇康杀了。嵇康临刑时抚琴一曲，的确很有气度，但他说‘《广陵散》从此绝矣’，这句话却未免把后世之人都看得小了。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他是西晋时人，此曲就算西晋之后失传，难道在西晋之前也没有了吗？”

令狐冲不解，问道：“西晋之前？”曲洋道：“是啊！我对他这句话挺不服气，便去发掘西汉、东汉两朝皇帝和大臣的坟墓，一连掘二十九座古墓，终于在蔡邕的墓中觅到了《广陵散》的曲谱。”说罢呵呵大笑，甚是得意。

令狐冲心下骇异：“这位前辈为了一首琴曲，竟致去连掘二十九座古墓。”

只见曲洋续道：“小兄弟，你是正教中的名门大弟子，我本来不该托你，只是事在危急，迫不得已地牵累于你，莫怪，莫怪。这《广陵散》琴曲，说的是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全曲甚长，我们这曲《笑傲江湖》，只引了他曲中最精妙的一段。刘兄弟所加箫声那一段，谱的正是聂政之姊收葬弟尸的情景。聂政、荆轲这些人，慷慨重义，是我等的先辈，我托你传下此曲，也是为了看重你的侠义心肠。”令狐冲躬身道：“不敢当！”曲洋笑容收敛，神色黯然，转头向刘正风道：“兄弟，咱们这就可以去了。”刘正风道：“是！”伸出手来，两人双手相握，齐声长笑，内力运处，逆断内息主脉，二

人闭目而逝。

令狐冲吃了一惊，叫道：“前辈、刘师叔。”伸手去探二人鼻息，已无呼吸。

仪琳惊道：“他们……他们都死了？”令狐冲点点头，说道：“师妹，咱们赶快将四个人的尸首埋了，免得再有人寻来，另生枝节。费彬为莫大先生所杀之事，千万不可泄漏半点风声。”他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道：“此事倘若泄漏了出去，莫大先生自然知道是咱们两人说出去的，祸患那可不小。”仪琳道：“是。如师父问起，我说不说？”令狐冲道：“跟谁都不能说。你一说，莫大先生来跟你师父斗剑，岂不糟糕？”仪琳想到适才所见莫大先生的剑法，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忙道：“我不说。”

令狐冲慢慢俯身，拾起费彬的长剑，一剑又一剑地在费彬的尸体上戳了十七八个窟窿。仪琳心中不忍，说道：“令狐师兄，他人人都死了，何必还这般恨他，糟蹋他的尸身？”令狐冲道：“莫大先生的剑刃又窄又薄，行家一看到费师叔的伤口，便知是谁下的手。我不是糟蹋他尸身，是将他身上每一个伤口都捅得乱七八糟，叫谁也看不出线索来。”

仪琳叹了口气，心想：“江湖上偏有这许多机心，真……真是难得很了。”见令狐冲抛下长剑，拾起石块，往费彬的尸身上抛去，忙道：“你别动，坐下来休息，我来。”拾起石块，轻轻放在费彬尸身上，倒似死尸尚有知觉，生怕压痛了他一般。

她执拾石块，将刘正风等四具尸体都掩盖了，向着曲非烟的石坟道：“小妹子，你倘若不是为了我，也不会遭此危难。但盼你升天受福，来世转为男身，多积功德福报，终于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令狐冲倚石而坐，想到曲非烟于自己有救命之恩，小小年纪，竟无辜丧命，心下也甚伤感。他素不信佛，但忍不住跟着仪琳念了几句“南无阿弥陀佛”。

歇了一会，令狐冲伤口疼痛稍减，从怀中取出《笑傲江湖》曲谱，翻了开来，只见全书满是古古怪怪的奇字，竟一字不识。他所识文字本就有限，不知七弦琴的琴谱本来都是奇形怪字，还道谱中文字古奥艰深，自己没读过，随手将册子往怀中一揣，仰起头来，吁了口长气，心想：“刘师叔结交朋友，将全副身家性命都为朋友而送了，虽结交的是魔教中长老，但两人肝胆义烈，都不愧为铁铮铮的好汉子，委实令人钦佩。刘师叔今天金盆洗手，要退出武林，却不知如何竟和嵩山派结下了冤仇，当真奇怪。”

正想到此处，忽见西北角上青光闪了几闪，剑路纵横，一眼看去甚是熟悉，似是本门高手和人斗剑，他心中一凛，道：“小师妹，你在这里等我片刻，我过去一会儿便回来。”仪琳兀自在堆砌石坟，没看到那青光，还道他是要解手，便点了点头。

令狐冲撑着树枝，走了十几步，拾起费彬的长剑插在腰间，向着青光之处走去。走了一会，已隐隐听到兵刃撞击之声，密如联珠，斗得甚是紧迫，寻思：“莫非是师父在和人动手？居然斗得这么久，显然对方也是高手了。”

他伏低了身子，慢慢移近，耳听得兵刃相交声相距不远，当即躲在一株大树之后，向外张望，月光下只见一个儒生手执长剑，端立当地，正是师父岳不群，一个矮道人绕着他快速无伦地旋转，手中长剑疾刺，每绕一个圈子，便刺出十余剑，正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

令狐冲陡然间见到师父和人动手，对手又是青城派掌门，不由得大是兴奋，但见

师父气度闲雅，余沧海每一剑刺到，他总是随手一格，余沧海转到他身后，他并不跟着转身，只是挥剑护住后心。余沧海出剑越来越快，岳不群却只守不攻。令狐冲心下佩服：“师父在武林中人称‘君子剑’，果然蕴藉儒雅，与人动手过招也是毫无霸气。”又看了一会，再想：“师父所以不动火气，只因他不但风度高，更由于武功甚高之故。”

岳不群极少和人动手，令狐冲往常见到他出手，只是和师母过招，向门人弟子示范，那只是假打，此番真斗自是大不相同；又见余沧海每剑之出，都发出极响的嗤嗤之声，足见剑力强劲。令狐冲心下暗惊：“我一直瞧不起青城派，哪知这矮道士竟如此了得，就算我没受伤，也决不是他对手，下次撞到，倒须小心在意，还是尽早远而避之的为妙。”

又瞧了一阵，只见余沧海愈转愈快，似乎化作一圈青影，绕着岳不群转动，双剑相交声实在太快，上一声和下一声已连成一片，再不是叮叮当当，而是化成了连绵的长声。令狐冲道：“倘若这几十剑都是向我身上招呼，只怕我一剑也挡不掉，全身要给他刺上几十个透明窟窿了。这矮道士比之田伯光，似乎又要高出半筹。”眼见师父仍不转攻势，不由得暗暗担忧：“这矮道士的剑法当真了得，师父可别一个疏神，败在他剑下。”猛听得铮的一声巨响，余沧海如一枝箭般向后平飞丈余，随即站定，不知何时已将长剑入鞘。令狐冲吃了一惊，看师父时，见他长剑也已入鞘，一声不响地稳站当地。这一下变故来得太快，令狐冲竟没瞧出谁胜谁败，不知有否哪一人受了内伤。

二人凝立半晌，余沧海冷哼一声，道：“好，后会有期！”身形飘动，便向右侧奔去。岳不群大声道：“余观主慢走！那林震南夫妇怎么样了？”说着身形一晃，追了下去，余音未了，两人身影皆已杳然。

令狐冲从两人语意之中，已知师父胜过了余沧海，心中暗喜，他重伤之余，这番劳顿，甚感吃力，心忖：“师父追赶余沧海去了。他两人展开轻功，在这片刻之间，早已在数里之外！”他撑着树枝，想走回去和仪琳会合，突然间左首树林中传出一下长声惨呼，声音凄厉。令狐冲吃了一惊，向树林走了几步，见树隙中隐隐现出一堵黄墙，似是一座庙宇。他担心是同门师妹和青城派弟子争斗受伤，快步向那黄墙处行去。

离庙尚有数丈，只听得庙中一个苍老而尖锐的声音说道：“那辟邪剑谱此刻在哪里？你只须老老实实地跟我说了，我便给你诛灭青城派全派，为你夫妇报仇。”令狐冲在群玉院床上，隔窗曾听到过这人说话，知道是塞北明驼木高峰，寻思：“师父正在找寻林震南夫妇的下落，原来这两人却落入了木高峰手中。”

只听一个男子声音说道：“我不知有什么辟邪剑谱。我林家的辟邪剑法世代相传，都是口授，并无剑谱。”令狐冲心道：“说这话的，自必是林师弟的父亲，福威镖局总镖师林震南。”又听他说道：“前辈肯为在下报仇，自是感激不尽。青城派余沧海多行不义，日后必无好报，就算不为前辈所诛，也必死于另一位英雄好汉的刀剑之下。”

木高峰道：“如此说来，你是不肯说的了。‘塞北明驼’的名头，或许你也听说过。”林震南道：“木前辈威震江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木高峰道：“很好，很好！威震江湖，倒也不见得，但姓木的下手狠辣，从来不发善心，想来你也听到过。”林震南道：“木前辈意欲对林某用强，此事早在预料之中。莫说我林家并无辟邪剑谱，就

算真的有，不论别人如何威胁利诱，那也决计不说。林某自遭青城派擒获，无日不受酷刑，林某武功虽低，几根硬骨头却还是有的。”木高峰道：“是了，是了！”

令狐冲在庙外听着，寻思：“什么‘是了，是了’？嗯，是了，原来如此。”

果然听得木高峰续道：“你自夸有硬骨头，熬得住酷刑，不论青城派的矮鬼牛鼻子如何逼迫于你，你总是坚不吐露。倘若你林家根本就无辟邪剑谱，那么你不吐露，只不过是无可吐露，谈不上硬骨头不硬骨头。是了，你辟邪剑谱是有的，就是说什么也不肯交出来。”过了半晌，叹道：“我瞧你实在蠢得厉害。林总镖头，你为什么死也不肯交出剑谱？这剑谱于你半分好处也没有。依我看啊，这剑谱上所记的剑法多半平庸之极，否则你为什么连青城派的几名弟子也斗不过？这等武功，不提也罢。”

林震南道：“是啊，木前辈说得不错，别说我没辟邪剑谱，就算真的有，这等稀松平常的三脚猫剑法，连自己身家性命也保不住，木前辈又怎会瞧在眼里？”

木高峰笑道：“我只不过好奇，那矮鬼牛鼻子如此兴师动众，苦苦逼你，料来其中必有古怪之处。说不定那剑谱中所记的剑法倒是高的，只因你资质鲁钝，领悟不到，这才辱没了你林家祖上的英名。你快拿出来，给我老人家看上一看，指出你林家辟邪剑法的妙处，叫天下英雄尽皆知晓，岂不是于你林家的声名大有益处？”林震南道：“木前辈的好意，在下只有心领了。你不妨在我全身搜搜，且看是否有那辟邪剑谱。”木高峰道：“那倒不用。你遭青城派擒获，已有多日，只怕他们在你身上没搜过十遍，也搜过八遍。林总镖头，我觉得你愚蠢得紧，你明不明白？”林震南道：“在下确是愚蠢得紧，不劳前辈指点，在下早有自知之明。”木高峰道：“不对，你没明白。或许林夫人能够明白，也未可知。爱子之心，慈母往往胜过严父。”

林夫人尖声道：“你说什么？那跟我平儿又有什么干系？平儿怎么了？他……他在哪里？”木高峰道：“林平之这小子聪明伶俐，老夫一见就很喜欢，这孩子倒也识趣，知道老夫功夫厉害，便拜在老夫门下了。”林震南道：“原来我孩子拜了木前辈为师，那真是他的造化。我夫妇遭受酷刑，身受重伤，性命已在顷刻之间，盼木前辈将我孩儿唤来，和我夫妇见上一面。”木高峰道：“你要孩子送终，那也是人之常情，此事不难。”林夫人道：“平儿在哪儿？木前辈，求求你，快将我孩子叫来，大恩大德，永不敢忘。”木高峰道：“好，这我就去叫，只是木高峰素来不受人差遣，我去叫你儿子来，那是易如反掌，你们却须先将辟邪剑谱的所在，老老实实地跟我说。”

林震南叹道：“木前辈当真不信，那也无法。我夫妇命如悬丝，只盼和儿子再见一面，眼见已难如愿。如真有什么辟邪剑谱，你就算不问，在下也会求前辈转告我孩儿。”

木高峰道：“是啊，我说你愚蠢，就是为此。你心脉已断，我不用在你身上加一根小指头儿，你也活不上一时三刻了。你死也不肯说剑谱的所在，那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要保全林家的祖传功夫。可是你死了之后，林家只剩下林平之一个孩儿，倘若连他也死了，世上徒有剑谱，却无林家的子孙去练剑，这剑谱留在世上，对你林家又有什么用处？”

林夫人惊道：“我孩儿……我孩儿安好吧？”木高峰道：“此刻自然是安好无恙。你们将剑谱的所在说了出来，我取到之后，保证交给你的孩儿，他看不明白，我还可从

旁指点，免得像林总镖头一样，钻研了一世辟邪剑法，临到老来，还是莫名其妙，一窍不通。那不是比之将你孩儿一掌劈死为高么？”跟着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显是他一掌将庙中一件大物劈得垮了下来。

林夫人惊问：“你怎……怎么要将我孩儿一掌劈死？”木高峰哈哈一笑，道：“林平之是我徒儿，我要他活，他便活着，要他死，他便死了。我喜欢什么时候将他一掌劈死，便提掌劈将过去。”喀喇、喀喇几声响，他又以掌力击垮了什么东西。

林震南道：“娘子，不用多说了。咱们孩儿不会是在他手中，否则的话，他怎地不将他带来，在咱们面前威迫？”

木高峰哈哈大笑，道：“我说你蠢，你果然蠢得厉害。‘塞北明驼’要杀你儿子，有什么难？就算此刻他不在我手中，我如决意去找他来杀，难道还办不到？”

林夫人低声道：“相公，倘若他真要找我们儿子晦气……”木高峰接口道：“是啊，你们说了出来，即使你夫妇性命难保，留下了林平之这孩子一脉香烟，岂不是好？”

林震南哈哈一笑，说道：“夫人，倘若我们将辟邪剑谱的所在说了给他听，这驼子第一件事，便是去取剑谱；第二件事，便是杀咱们的孩儿。倘若我们不说，这驼子要得剑谱，非保护平儿性命周全不可，平儿一日不说，这驼子便一日不敢伤他，此中关窍，不可不知。”

林夫人道：“不错！驼子，你快把我们夫妇杀了吧。”

令狐冲听到此处，心想木高峰已然大怒，再不设法将他引开，林震南夫妇性命难保，当即朗声道：“木前辈，华山派弟子令狐冲奉业师之命，恭请木前辈移驾，有事相商。”

木高峰狂怒之下，举起了手掌，正要往林震南头顶击落，突然听得令狐冲在庙外朗声说话，不禁吃了一惊。他生平极少让人，但对华山掌门岳不群却颇为忌惮，尤其在“群玉院”外亲身领略过岳不群“紫霞神功”的厉害。他向林震南夫妇威逼，这种事情自为名门正派所不齿，岳不群师徒多半已在庙外窃听多时，心道：“岳不群叫我出去有什么事情相商？还不是明着好言相劝，实则是冷嘲热讽，损我一番。好汉不吃眼前亏，及早溜开的为是。”当即说道：“木某另有要事，不克奉陪。便请拜上尊师，何时有暇，请到塞北来玩玩，木某人扫榻恭候。”说着双足一登，从殿中蹿到天井，左足在地下轻轻一点，已上了屋顶，跟着落于庙后，唯恐给岳不群拦住质问，一溜烟般走了。

令狐冲听得他走远，心下大喜，寻思：“这驼子原来对我师父如此怕得要死。他倘若真的不走，要向我动粗，倒也凶险得紧。”当下撑着树枝，走进土地庙中，殿中黑沉沉的并无灯烛，但见一男一女两个人影，半坐半卧地倚傍在一起，当即躬身说道：“小侄是华山派门下令狐冲，现与平之师弟已有同门之谊，拜上林伯父、林伯母。”

林震南喜道：“少侠多礼，太不敢当。老朽夫妇身受重伤，难以还礼，还请恕罪。我那孩儿，确是拜在华山派岳大侠的门下了吗？”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语音已然发颤。岳不群的名气在武林中比余沧海要响得多。林震南为了巴结余沧海，每年派人送礼，但岳不群等五岳剑派的掌门人，林震南自知不配结交，连礼也不敢送，眼见木高峰凶神恶煞一般，但一听到华山派的名头，立即逃之夭夭，自己儿子居然有幸拜入华山派门

中，实是不胜之喜。

令狐冲道：“正是。那驼子木高峰想强收令郎为徒，令郎执意不允，那驼子正欲加害，我师父恰好经过，出手救了。令郎苦苦相求，要投入我门，师父见他意诚，又为可造之材，便答允了。适才我师父和余沧海斗剑，将他打得服输逃跑，我师父追了下去，要查问伯父、伯母的所在。想不到两位竟在这里。”

林震南道：“但愿……但愿平儿即刻到来才好，迟了……迟了可来不及啦。”

令狐冲见他说话出气多而入气少，显是命在顷刻，说道：“林伯父，你且莫说话。我师父和余沧海算了账后，便会前来找你，他老人家必有医治你的法子。”

林震南苦笑了一下，闭上了双目，过了一会，低声道：“令狐贤弟，我……我……是不成的了。平儿得在华山派门下，我委实大喜过望，求……求你日后多……多加指点照料。”令狐冲道：“伯父放心，我们同门学艺，便如亲兄弟一般，小侄自当照顾林师弟。”林夫人插口道：“令狐少侠的大恩大德，我夫妇便死在九泉之下，也必时时刻刻记得。”令狐冲道：“请两位凝神静养，不可说话。”

林震南呼吸急促，断断续续地道：“请……请你告诉我孩子，福州向阳巷老宅地窖中的物事，是……我林家祖传之物，须得……须得好好保管，但……但他曾祖远图公留有遗训，凡我子孙，千万不得翻看，否则有无穷祸患，要……要他好好记住了。”令狐冲点头道：“好，这几句话我传到便是。”林震南道：“多……多……多……”一个“谢”字始终没说出口，已然气绝。他先前苦苦支撑，只盼能见到儿子，说出心中这句要紧言语，此刻得令狐冲应允传话，又知儿子得了极佳的归宿，大喜之下，更无牵挂，便即撒手而逝。

林夫人道：“令狐少侠，盼你叫我孩儿不可忘了父母的深仇。”侧头向庙中柱子的石阶上用力撞去。她本已受伤不轻，这么一撞，便亦毙命。

令狐冲叹了口气，心想：“余沧海和木高峰逼他吐露辟邪剑谱的所在，他宁死不说，到此刻自知大限已到，才不得不托我转言。但他终于怕我去取了他林家的剑谱，说什么‘千万不得翻看，否则有无穷祸患’。嘿嘿，你当令狐冲是什么人了，会来觊觎你林家的剑谱？当真以小人之心……”此时疲累已极，当下靠柱坐地，闭目养神。

过了良久，只听庙外岳不群的声音说道：“咱们到庙里瞧瞧。”令狐冲叫道：“师父，师父！”岳不群喜道：“是冲儿吗？”令狐冲道：“是！”扶着柱子慢慢站起身来。

这时天将黎明，只见岳不群率同七弟子陶钧、八弟子英白罗走进庙中岳不群见到林氏夫妇的尸身，皱眉道：“是林总镖头夫妇？”令狐冲道：“是！”当下将木高峰如何逼迫、自己如何以师父之名将他吓走、林氏夫妇如何不支逝世等情一一说了，将林震南最后的遗言也悄声禀告了师父。

岳不群沉吟道：“嗯，余沧海一番徒劳，作下的罪孽也真不小。”令狐冲道：“师父，余矮子向你赔了罪么？”岳不群道：“余观主脚程快极，我追了好久，没能追上，反越离越远。他青城派的轻功，确是胜我华山一筹。”令狐冲笑道：“余矮子的剑法，可比师父差得远了，斗到后来，他只好三十六着。他青城派屁股向后、逃之夭夭的功夫，原比别派为高。”岳不群脸一沉，责道：“冲儿，你就是口齿轻薄，说话没点正经，怎能作众师弟、师妹的表率？”令狐冲转过了头，向陶钧和英白罗伸了伸舌头，应

道：“是！”陶英二人见师父在旁，想笑又不敢笑。

岳不群道：“你答应便答应，怎地要伸一伸舌头，岂不是其意不诚？”令狐冲应道：“是！”他自幼由岳不群抚养长大，情若父子，虽对师父敬畏，却也并不如何拘谨，笑问：“师父，你怎知我伸了伸舌头？”岳不群哼了一声，说道：“你耳下肌肉牵动，不是伸舌头是什么？你无法无天，这一次可吃了大亏啦！伤势可好了些吗？”令狐冲道：“是，好得多了。”又道：“吃一次亏，学一次乖！”

岳不群哼了一声，道：“你早已乖成精了，还不够乖？”从怀中取出一个火箭炮来，走到天井之中，晃火折点燃了药引，向上掷出。

火箭炮冲天飞上，砰的一声响，爆上半天，幻成一把银白色的长剑，在半空中停留了好一会，这才缓缓落下，下降十余丈后，化为满天流星。这是华山掌门召集门人的信号火箭。

过不到一顿饭时分，便听得远处有脚步声响，向着土地庙奔来不久，高根明在庙外叫道：“师父，你老人家在这里么？”岳不群道：“我在庙里。”高根明奔进庙来，躬身叫道：“师父！”见到令狐冲在旁，喜道：“大师哥，你身子安好？听到你受了重伤，大伙儿可真担心得紧。”令狐冲微笑道：“总算命大，这一次没死。”

说话之间，隐隐又听到了远处脚步之声，这次来的是劳德诺和陆大有。陆大有一见令狐冲，也不及先叫师父，冲上去就一把抱住，大叫大嚷，喜悦无限。跟着三弟子梁发和四弟子施戴子先后进庙。又过了一盏茶功夫，岳不群之女岳灵珊、以及方入门的林平之一同到来。

林平之见到父母的尸身，扑上前去，伏在尸身上放声大哭。众同门无不惨然。

岳灵珊见到令狐冲无恙，本是惊喜不胜，但见林平之如此伤痛，却也不便即向令狐冲说什么欢喜的话，走近身去，轻轻一握他的右手，低声道：“你……你没事么？”令狐冲道：“没事！”

这几日来，岳灵珊为大师哥担足了心事，此刻乍然相逢，数日来积蓄的激动再也难以抑制，突然拉住他衣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令狐冲轻拍她肩头，低声道：“小师妹，怎么啦？有谁欺侮你了，我去给你出气！”岳灵珊不答，就只哭泣，哭了一会，心中舒畅，拉起令狐冲的衣袖来擦了擦眼泪，道：“你没死，你没死！”令狐冲摇头道：“我没死！”岳灵珊道：“听说你又给青城派那余沧海打了一掌，这人的摧心掌杀人不见血，我亲眼见他杀过不少人，只吓得我……吓得我……”想起这几日中柔肠百结、心神煎熬之苦，忍不住眼泪簌簌流下。

令狐冲微笑道：“幸亏他那一掌没打中我。刚才师父打得余沧海没命价飞奔，那才叫好看呢，就可惜你没瞧见。”

岳不群道：“这件事大家可别跟外人提起。”令狐冲等众弟子齐声答应。

岳灵珊泪眼模糊地瞧着令狐冲，见他容颜憔悴，更没半点血色，心下甚为怜惜，说道：“大师哥，你这次……你这次受伤可真不轻，回山后可须得好好将养才是。”

岳不群见林平之兀自伏在父母尸身上哀哀痛哭，说道：“平儿，别哭了，料理你父母的后事要紧。”林平之站起身来，应道：“是！”眼见母亲头脸满是鲜血，忍不住眼泪又簌簌而下，哽咽道：“爹爹、妈妈去世，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我，也不知……”

也不知他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令狐冲道：“林师弟，令尊令堂去世之时，我是在这里。他二位老人家要我好好照料你，那是该做的事，倒也不须多嘱。令尊另外有两句话，要我向你转告。”

林平之躬身道：“大师哥……我爹爹、妈妈去世之时，有你相伴，不致身旁连一个人也没有，小弟……小弟实在感激不尽。”

令狐冲道：“令尊令堂为青城派的恶徒狂加酷刑，逼问辟邪剑谱的所在，两位老人家绝不稍屈，以致给震断了心脉。后来那木高峰又逼迫他二位老人家。木高峰本是无行小人，那也罢了。余沧海枉为一派宗师，这等行为卑污，实为天下英雄所不齿。”

林平之咬牙切齿地道：“此仇不报，林平之禽兽不如！”挺拳重重击在柱子之上。他武功平庸，但因心中愤激，这一拳打得甚是有力，只震得梁上灰尘四散落下。

岳灵珊道：“林师弟，此事可说由我身上起祸，你将来报仇，做师妹的决不会袖手。”林平之躬身道：“多谢师妹。”

岳不群叹了口气，说道：“我华山派向来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跟魔教是死对头之外，与武林中各门各派均无嫌隙。但自今而后，青城派……青城派……唉，既已身涉江湖，要想事事都不得罪人，那可谈何容易？”

劳德诺道：“林师弟，这桩祸事，倒不是由于你打抱不平而杀了余沧海的儿子，全因余沧海觊觎你林家的家传辟邪剑谱而起。当年青城派掌门长青子败在林师弟曾祖远图公的辟邪剑法之下，那时就已种下祸根了。”

岳不群道：“不错，武林中争强好胜，向来难免，一听到有什么武林秘笈，也不理会真是假，便都拼了命地去抢夺。其实，以余观主、塞北明驼那样武功高强的好手，原不必更去贪图你林家的剑谱。”林平之道：“师父，弟子家里实在没什么辟邪剑谱。这七十二路辟邪剑法，我爹爹手传口授，要弟子用心记忆，倘若真有什么剑谱，我爹爹就算不向外人吐露，却决无向弟子守秘之理。”岳不群点头道：“我原不信另有什么辟邪剑谱，否则的话，余沧海就不是你爹爹的对手，这件事再明白也没有了。”

令狐冲道：“林师弟，令尊的遗言说道：福州向阳巷……”

岳不群摆手道：“这是平儿令尊的遗言，你单独告知平儿便了，旁人不必知晓。”令狐冲应道：“是。”岳不群道：“德诺、根明，你二人到衡山城中去买两具棺木来。”

收殓林震南夫妇后，雇了人夫将棺木抬到水边，一行人乘了一艘大船，向北进发。到得豫西，改行陆道。令狐冲躺在大车之中养伤，伤势日渐痊愈。

不一日到了华山玉女峰下。山高峰险，林震南夫妇的棺木暂厝在峰侧的小庙之中，再行择日安葬。高明根和陆大有先行上峰报讯，华山派其余二十多名弟子都迎下峰来，拜见师父。林平之见这些弟子年纪大的已过三旬，年幼的不过十五六岁，其中有六名女弟子，一见到岳灵珊，便都咕咕咯咯地说笑不休。劳德诺为林平之一一引见。华山派规矩以入门先后为序，因此就算是年纪最幼的舒奇，林平之也得称他一声师兄。只劳德诺年纪实在太老，入门虽然较迟，若叫舒奇等十几岁的孩子做师兄，毕竟不称，岳不群便派了他做二师兄；岳灵珊是岳不群的女儿，没法列入先后之序，也只好按年纪称呼，比她大的叫她师妹。她本来比林平之小着一二岁，但一定争着要做师妹，岳不群既不阻止，林平之便以“师妹”相称。

五岳之中，华山形势最为险峭，好在各人均有武功，倘若换作常人，便上山也难。林平之跟在众师兄师姊之后，也攀了大半天，这才上峰。但见山势险峻，树木清幽，鸟鸣嚶嚶，流水淙淙，一处平地上，四五座粉墙大屋依着山坡或高或低地构筑。

一个中年美妇缓步走近，岳灵珊飞奔着过去，扑入她怀中，叫道：“妈，我又多了个师弟。”一面笑，一面伸手指着林平之。

林平之早听师兄们说过，师娘岳夫人宁中则和师父本是同门师兄妹，剑术之精不在师父之下，忙上前叩头，说道：“弟子林平之叩见师娘。”

岳夫人笑吟吟地道：“很好！起来，起来。”向岳不群笑道：“你下山一次，若不搜罗几件宝贝回来，一定不过瘾。这一次衡山大会，我猜想你至少要收三四个弟子，怎么只收一个？”岳不群笑道：“你常说兵贵精不贵多，你瞧这一个怎么样？”岳夫人笑道：“就是生得太俊了，不像是练武的胚子。不如跟着你念四书五经，将来去考秀才、中状元吧。”林平之脸上一红，心想：“师娘见我生得文弱，便有轻视之意。我非努力用功不可，决不能赶不上众位师兄，叫人瞧不起。”岳不群笑道：“那也好啊。华山派中出了个状元郎，倒是千古佳话。”

岳夫人向令狐冲瞪了一眼，说道：“又跟人打架受伤了，是不是？怎地脸色这样难看？伤得重不重？”令狐冲微笑道：“已经好得多了，这一次倘若不是命大，险些儿便见不着师娘了。”岳夫人又瞪了他一眼，道：“好叫你得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输得服气么？”令狐冲道：“田伯光那厮的快刀，冲儿抵挡不了，正要请师娘指点。”

岳夫人听他说是伤在田伯光手下，登时脸有喜色，点头道：“原来是跟田伯光这恶贼打架，那好得很啊，我还道你又去惹是生非地闯祸呢。他的快刀怎么样？咱们好好琢磨一下，下次跟他再打过。”一路上途中，令狐冲曾数次向师父请问破解田伯光快刀的法门，岳不群始终不说，要他回华山向师娘讨教，果然岳夫人一听之下，便即兴高采烈。

一行人走进岳不群所居的“有所不为轩”中，互道别来种种遭遇。六个女弟子听岳灵珊述说在福州与衡山所见，大感艳羨。陆大有则向众师弟大吹大师哥如何力斗田伯光，如何手刃罗人杰，加油添酱，倒似田伯光为大师哥打败、而不是大师哥给他打得一败涂地一般。众人吃过点心，喝了茶，岳夫人便要令狐冲比划田伯光的刀法，又问他如何拆解。

令狐冲笑道：“田伯光这厮的刀法当真了得，当时弟子只瞧得眼花缭乱，拚命抵挡也不成，哪里还说得上拆解？”

岳夫人道：“你这小子既然抵挡不了，那必定是要无赖、使诡计，混蒙了过去。”令狐冲自幼是她抚养长大，他的性格本领，岂有不知？

令狐冲脸上一红，微笑道：“那时在山洞内相斗，恒山派那位师妹已经走了，弟子心无牵挂，便跟田伯光这厮全力相拚。哪知斗不多久，他便使出快刀刀法来。弟子只挡了两招，心中便暗暗叫苦：‘此番性命休矣！’当即哈哈大笑。田伯光收刀不发，问道：‘有什么好笑！你挡得了我这“飞沙走石”十三式刀法么？’弟子笑道：‘原来大名鼎鼎的田伯光，竟然是我华山派的弃徒，料想不到，当真料想不到！是了，定是你操守恶劣，给本派逐出了门墙。’田伯光道：‘什么华山派弃徒，胡说八道。田某武功另

成一家，跟你华山派有个屁相干？’弟子笑道：‘你这路刀法，共有一十三式，是不是？什么“飞沙走石”，自己胡乱安上个好听名称。我便曾经见师父和师娘拆解过。那是我师娘在绣花时触机想出来的，我华山有座玉女峰，你听说过没有？’田伯光道：‘华山有玉女峰，谁不知道，那又怎样？’我说：‘我师娘创的剑法，叫做“玉女金针十三剑”，其中一招“穿针引线”，一招“天衣无缝”，一招“夜绣鸳鸯”。’弟子一面说，一面屈指计数，继续说道：‘是了，你刚才那两招刀法，是从我师娘所创的第八招“织女穿梭”中化出来的。你这样雄赳赳的一个大汉，却学我师娘娇怯怯的模样，好似那如花如玉的天上织女，坐在布机旁织布，玉手纤纤，将梭子从这边掷过去，又从那边掷过来，千娇百媚，岂不令人好笑……’他一番话没说完，岳灵珊和一众女弟子都已格格地笑了起来。

岳不群莞尔而笑，斥道：“胡闹，胡闹！”岳夫人“呸”了一声，道：“你要乱嚼舌根，什么不好说，却把你师娘给拉扯上了？当真该打。”

令狐冲笑道：“师娘你不知道，那田伯光甚为自负，听得弟子将他比作女子，又把他这套神奇的刀法说成是师娘所创，他非辩个明白不可，决不会当时便将弟子杀了。果然他将那套刀法慢慢地一招招使了出来，使一招，问一句：‘这是你师娘创的么？’弟子故作神秘，沉吟不语，心中暗记他的刀法，待他一十三式使完，才道：‘你这套刀法，和我师娘所创虽然小异，大致相同。你如何从华山派偷师学得，可真奇怪得很了。’田伯光怒道：‘你挡不了我这套刀法，便花言巧语，拖延时刻，想瞧明白我这套刀法的招式，我岂有不知？你说华山派也有这套刀法，那便施展出来，好令田某开开眼界。’

“弟子说道：‘敝派使剑不使刀，再说，我师娘这套“玉女金针剑”只传女弟子，不传男弟子。咱们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却来使这等姐儿腔的剑法，岂不令武林中的朋友耻笑？’田伯光更加恼怒，说道：‘耻笑也罢，不耻笑也罢，今日定要你承认，华山派其实并没这样一套武功。劳兄，田某佩服你是个好汉，才没使快刀杀了你，你不该如此信口开河，戏侮于我。’”

岳灵珊插口道：“这等无耻恶贼，谁希罕他来佩服了？戏弄他一番，原是活该。”令狐冲道：“但瞧他当时情景，我若不将这套杜撰的‘玉女金针剑’试演一番，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只得依着他的刀法，胡乱加上些扭扭捏捏的花招，演了出来。”岳灵珊笑道：“你这些扭扭捏捏的花招，可使得像不像？”令狐冲笑道：“平时瞧你使剑使得多了，又怎能不像？”岳灵珊道：“啊，你笑人家使剑扭扭捏捏，我三天不睬你。”

岳夫人一直沉吟不语，这时才道：“珊儿，你将佩剑给大师哥。”岳灵珊拔出长剑，倒转了剑把，交给令狐冲，笑道：“妈要瞧你扭扭捏捏使剑的那副鬼模样。”岳夫人道：“冲儿，别理珊儿胡闹，当时你是怎生使来？”

令狐冲知道师娘要看的是田伯光的刀法，当下接过长剑，向师父、师娘躬身行礼，说道：“师父、师娘，弟子试演田伯光的刀招。”岳不群点了点头。

陆大有向林平之道：“林师弟，咱们门中规矩，小辈在尊长面前使拳动剑，须得先行请示。”林平之道：“是。多谢六师哥指点。”

只见令狐冲脸露微笑，懒洋洋地打个呵欠，双手软软地提起，似乎要伸个懒腰，

突然间右腕陡振，接连劈出三剑，当真快似闪电，嗤嗤有声。众弟子都吃了一惊，几名女弟子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令狐冲长剑使了开来，恍似杂乱无章，但在岳不群与岳夫人眼中，数十招尽皆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每一劈刺、每一砍削，无不既狠且准。倏忽之间，令狐冲收剑而立，向师父、师娘躬身行礼。

岳灵珊微感失望，道：“这样快？”岳夫人点头道：“须得这样快才好。这一十三式快刀，每式有三四招变化，在这顷刻之间便使了四十几招，当真是世间少有的快刀。”令狐冲道：“田伯光那厮使出之时，比弟子还快得多了。”岳夫人和岳不群对望了一眼，心下均有惊叹之意。

岳灵珊道：“大师哥，怎地你一点也没扭扭捏捏？”令狐冲笑道：“这些日来，我时时想着这套快刀，使出时自是迅速了些。当日在荒山之中向田伯光试演，却没这般敏捷，而且既要故意与他的刀法似是而非，又得加上许多装模作样的女人姿态，那是更加慢了。”岳灵珊笑道：“你怎生搔首弄姿？快演给我瞧瞧！”

岳夫人侧过身来，从一名女弟子腰间拔出一柄长剑，向令狐冲道：“使快刀！”令狐冲道：“是！”嗤的一声，长剑绕过了岳夫人的身子，剑锋向她后腰勾了转来。岳灵珊惊呼：“妈，小心！”岳夫人弹身纵出，更不理睬令狐冲从后削来的一剑，手中长剑径取令狐冲胸口，也是快捷绝伦。岳灵珊又是惊呼：“大师哥，小心！”令狐冲也不挡架，反劈一剑，说道：“师娘，他还要快得多。”岳夫人刷刷刷连刺三剑，令狐冲同时还了三剑。两人以快打快，尽是进手招数，并无一招挡架防身。瞬息之间，师徒俩已拆了二十余招。

林平之只瞧得目瞪口呆，心道：“大师哥说话行事疯疯癫癫，武功却恁地了得，我以后须得片刻也不松懈地练功，才不致给人小看了。”

便在此时，岳夫人嗤的一剑，剑尖已指住了令狐冲咽喉。令狐冲无法闪避，说道：“他挡得住。”岳夫人道：“好！”手中长剑抖动，数招之后，又指住了令狐冲的心口。令狐冲仍道：“他挡得住。”意思说我虽挡不住，但田伯光的刀法快得多，这两招都能挡住。

二人越斗越快，令狐冲到得后来，已无暇再说“他挡得住”，每逢给岳夫人一剑制住，只摇头示意，表明这一剑仍不能制得田伯光的死命。岳夫人长剑使得兴发，突然间一声清啸，剑锋闪烁不定，围着令狐冲身围疾刺，银光飞舞，众人看得眼都花了。猛地她一剑挺出，直刺令狐冲心口，当真是捷如闪电，势若奔雷。令狐冲大吃一惊，叫道：“师娘！”其时长剑剑尖已刺破他衣衫。岳夫人右手向前疾送，长剑护手已碰到令狐冲的胸膛，眼见这一剑是在他身上对穿而过，直没至柄。

岳灵珊惊呼：“娘！”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一片片寸来长的断剑掉在令狐冲脚边。岳夫人哈哈一笑，缩回手来，只见她手中的长剑已只剩下一个剑柄。

岳不群笑道：“师妹，你内力精进如此，却连我也瞒过了。”他夫妇是同门结缡，年轻时叫惯了，成婚后仍是师兄妹相称。岳夫人笑道：“大师兄过奖，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令狐冲瞧着地下一截截断剑，心下骇然，才知师娘这一剑刺出时使足了全力，否则内力不到，出剑难以如此迅捷，但剑尖一碰到肌肤，立即把这一股浑厚的内力缩了

转来，将直劲化为横劲，剧震之下，登时将一柄长剑震得寸寸断折，这中间内劲的运用之巧，实已臻于化境，叹服之余，说道：“田伯光刀法再快，也决计逃不过师娘这一剑。”

林平之见他一身衣衫前后左右都是窟窿，全是给岳夫人长剑刺破了的，心想：“世间竟有如此高明的剑术，我只须学得几成，便能报得父母之仇。”又想：“青城派和木高峰都贪图得到我家的辟邪剑谱，其实我家的辟邪剑法和师娘的剑法相比，相去天差地远！”

岳夫人甚是得意，道：“冲儿，你既说这一剑能制得田伯光的死命，你好好用功，我便传了你。”令狐冲道：“多谢师娘。”

岳灵珊道：“妈，我也要学。”岳夫人摇了摇头，道：“你内功还不到火候，这一剑是学不来的。”岳灵珊呶起了小嘴，心中老大不愿意，说道：“大师哥的内功比我也好不了多少，怎么他能学，我便不能学？”岳夫人微笑不语。岳灵珊拉住父亲衣袖，道：“爹，你传我一门破解这一剑的功夫，免得大师哥学会这一剑后尽来欺侮我。”岳不群摇头笑道：“你娘这一剑叫做‘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天下无敌，我怎有破解的法门？”

岳夫人笑道：“你胡诌什么？给我顶高帽戴不打紧，要是传了出去，可给武林同道笑掉了牙齿。”岳夫人这一剑乃临时触机而创出，其中包含了华山派内功、剑法的绝诣，又加上她自己的巧心慧思，确是厉害无比，但临时创制，自无什么名目。岳不群本想给取个名字叫作“岳夫人无敌剑”，但转念一想，夫人心高气傲，即是成婚之后，仍喜欢武林同道叫她作“宁女侠”，不喜欢叫她作“岳夫人”，要知“宁女侠”三字是恭维她自身的本领作为，“岳夫人”三字却不免有依傍一个大名鼎鼎的丈夫之嫌。她口中嗔怪丈夫胡说，心里对“无双无对，宁氏一剑”这八个字却着实喜欢，暗赞丈夫毕竟是读书人，给自己这一剑取了这么个好听名称，当真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岳灵珊道：“爹，你几时也来创几招‘无比无敌，岳家十剑’，传给女儿，好和大师哥比拚比拚。”岳不群摇头笑道：“不成，爹爹不及你妈聪明，创不出什么新招！”岳灵珊将嘴凑到父亲耳边，低声道：“你不是创不出，你是怕老婆，不敢创！”岳不群哈哈大笑，伸手在她脸颊上轻轻一扭，笑道：“胡说八道。”

岳夫人道：“珊儿，别尽缠住爹胡闹了。德诺，你去安排香烛，让林师弟参拜本派列代祖师的灵位。”劳德诺应道：“是！”

片刻间安排已毕，岳不群引着众人来到后堂。林平之见梁间一块匾上写着“以气御剑”四个大字，堂上布置肃穆，两壁悬着一柄柄长剑，剑鞘黝黑，剑穗陈旧，料想是华山派前代各宗师的佩剑，寻思：“华山派今日在武林中这么大的声誉，不知道曾有多少奸邪恶贼，丧生在这些前代宗师的长剑之下。”

岳不群在香案前跪下磕了四个头，祷祝道：“弟子岳不群，今日收录福州林平之为徒，愿列代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叫林平之用功向学，洁身自爱，恪守本派门规，不让堕了华山派的声誉。”林平之听师父这么说，忙恭恭敬敬跟着跪下。

岳不群站起身来，森然道：“林平之，你今日入我华山派门下，须得恪守门规，若

有违反，按情节轻重处罚，罪大恶极者立斩不赦。本派立足武林数百年，武功上虽然也能和别派互争雄长，但一时的强弱胜败，殊不足道。真正要紧的是，本派弟子人人爱惜师门令誉，这一节你须好好记住了。”林平之道：“是，弟子谨记师父教训。”

岳不群道：“令狐冲，背诵本派门规，好叫林平之得知。”

令狐冲道：“是。林师弟，你听好了。本派首戒欺师灭祖，不敬尊长。二戒恃强欺弱，擅伤无辜。三戒奸淫好色，调戏妇女。四戒同门嫉妒，自相残杀。五戒见利忘义，偷窃财物。六戒骄傲自大，得罪同道。七戒滥交匪类，勾结妖邪。这是华山七戒，本门弟子，一体遵行。”林平之道：“是，小弟谨记大师哥所揭示的华山七戒，努力遵行，不敢违犯。”

岳不群微笑道：“好了，就是这许多。本派不像别派那样，有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你只须好好遵行这七戒，时时记得仁义为先，做个正人君子，师父师娘就欢喜得很了。”

林平之道：“是！”又向师父师娘叩头，向众师兄师姊跪拜行礼。

岳不群道：“平儿，咱们先给你父母安葬了，让你尽了人子的心事，这才传授本门的基本功夫。”林平之热泪盈眶，拜倒在地，道：“多谢师父、师娘。”岳不群伸手扶起，温言道：“本门之中，大家亲如家人，不论哪一个有事，人人都是休戚相关，此后不须多礼。”

他转过头来，向令狐冲上上下下地打量，过了好一会才道：“冲儿，你这次下山，犯了华山七戒的多少戒条？”

令狐冲心中一惊，知道师父平时对众弟子十分亲和慈爱，但若哪一个犯了门规，却是严责不贷，当即在香案前跪下，道：“弟子知罪了，弟子不听师父、师娘的教诲，犯了第六戒骄傲自大，得罪同道的戒条，在衡山回雁楼上，杀了青城派的罗人杰。”岳不群哼了一声，脸色甚是严峻。

岳灵珊道：“爹，那是罗人杰来欺侮大师哥的。当时大师哥和田伯光恶斗之后，身受重伤，罗人杰乘人之危，大师哥岂能束手待毙？”岳不群道：“不要你多管闲事，这件事还是由当日冲儿足踢两名青城弟子而起。若无以前的嫌隙，那罗人杰好端端的，又怎会来乘冲儿之危？”岳灵珊道：“大师哥足踢青城弟子，你已打了他三十棍，责罚过了，前账已清，不能再算。大师哥身受重伤，不能再挨棍子了。”

岳不群向女儿瞪了一眼，厉声道：“此刻是论究本门戒律，你是华山弟子，休得胡乱插嘴。”岳灵珊极少见父亲对自己如此疾言厉色，心中大受委屈，眼眶一红，便要哭了出来。若在平时，岳不群纵然不理，岳夫人也要温言慰抚，但此时岳不群是以掌门人身分，究理门户戒律，岳夫人也不便理睬女儿，只当作没瞧见。

岳不群向令狐冲道：“罗人杰乘你之危，大加折辱，你宁死不屈，原是男子汉大丈夫义所当为，那也罢了。可是你怎地出言对恒山派无礼，说什么‘一见尼姑，逢赌必输’？又说连我也怕见尼姑？”岳灵珊噗哧一声笑，叫道：“爹！”岳不群向她摇了摇手，却也不再峻色相对了。

令狐冲说道：“弟子当时只想要恒山派的那个师妹及早离去。弟子自知不是田伯光的对手，没法相救恒山派那个师妹，可是她顾念同道义气，不肯先退，弟子只得

胡说八道一番，这种言语听在恒山派的师伯、师叔们耳中，确是极为无礼。”岳不群道：“你要仪琳师侄离去，用意虽然不错，可是什么话不好说，偏偏要口出伤人之言？总是平素太过轻浮。这一件事，五岳剑派中已然人人皆知，旁人背后定然说你不是正人君子，责我管教无方。”令狐冲道：“是，弟子知罪。”

岳不群又道：“你在群玉院中养伤，还可说迫于无奈，但你将仪琳师侄和魔教中那个小魔女藏在被窝里，对青城派余观主说道是衡山的烟花女子，此事冒着多大危险？倘若事情败露，我华山派声名扫地，还在其次，累得恒山派数百年清誉毁于一旦，咱们又怎对得住人家？”令狐冲背上出了一阵冷汗，颤声道：“这件事弟子事后想起，也是捏着偌大一把冷汗。原来师父早知道了。”岳不群道：“魔教的曲洋将你送至群玉院养伤，我是事后方知，但你命那两个小女孩钻入被窝之时，我已在窗外。”令狐冲道：“幸好师父知道弟子并非无行的浪子。”岳不群森然道：“倘若你真在妓院中宿娼，我早已取下你项上人头，焉能容你活到今日？”令狐冲道：“是！”

岳不群脸色愈来愈严峻，隔了半晌，才道：“你明知那姓曲的少女是魔教中人，何不一剑将她杀了？虽说他祖父于你有救命之恩，然而这明明是魔教中人沽恩市义、挑拨我五岳剑派的手段，你又不是傻子，怎会不知？人家救你性命，其实内里伏有一个极大阴谋。刘正风何等精明能干，却也不免着了道儿，到头来闹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魔教这等阴险毒辣的手段，是你亲眼所见。可是咱们从衡山来到华山，一路之上，我没听到你说过一句谴责魔教的言语。冲儿，我瞧人家救了你一命之后，你于正邪忠奸之分这一点上，已十分糊涂了。此事关涉到你以后安身立命的大关节，我华山第七戒，所戒者便是在此，这中间可半分含糊不得。”

令狐冲回想那日荒山之夜，倾听曲洋和刘正风琴箫合奏，若说曲洋是包藏祸心，故意陷害刘正风，那是万万不像。

岳不群见他脸色犹豫，显然对自己的话并未深信，又问：“冲儿，此事关系到我华山一派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你一生的安危成败，你不可对我有丝毫隐瞒。我只问你，今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嫉恶如仇，格杀无赦？”

令狐冲怔怔地瞧着师父，心中一个念头不住盘旋：“日后我若见到魔教中人，是不是不问是非，拔剑便杀？倘若曲老前辈和曲非烟这小姑娘没死，我是不是见了便杀？”他自己实在不知道，师父这个问题当真无法回答。

岳不群注视他良久，见他始终不答，长叹一声，说道：“这时就算勉强要你回答，也是无用。你此番下山，大损我派声誉，但你勇救恒山派的仪琳师侄，算是一件功劳，将功折罪，罚你面壁一年，将这件事从头至尾地好好想一想。”令狐冲躬身道：“是，弟子恭领责罚。”

岳灵珊道：“面壁一年？那么这一年之中，每天面壁几个时辰？”岳不群道：“什么几个时辰？每日自朝至晚，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便得面壁思过。”岳灵珊急道：“那怎么成？岂不是将人闷也闷死了？难道连大小便也不许？”岳夫人喝道：“女孩儿家，说话没半点斯文！”岳不群道：“面壁一年，有什么希罕？当年你祖师犯过，便曾在这玉女峰上面壁三年零六个月，不曾下峰一步。”

岳灵珊伸了伸舌头，道：“那么面壁一年，还算是轻的了？其实大师哥说‘一见尼

姑，逢赌必输’，全是出于救人的好心，又不是故意骂人！”岳不群道：“正因为出于好心，这才罚他面壁一年，要是出于歹意，我不打掉他满口牙齿、割了他的舌头才怪。”

岳夫人道：“珊儿不要罗唆爹爹啦。大师哥在玉女峰上面壁思过，你可别去跟他聊天说话，否则爹爹成全他的一番美意，可全叫你给毁了。”岳灵珊道：“罚大师哥在玉女峰上坐牢，还说是成全哪！不许我去跟他聊天，那么大师哥寂寞之时，有谁给他说话解闷？这一年之中，谁陪我练剑？”岳夫人道：“你跟他聊天，他还面什么壁、思什么过？这山上多少师兄师妹，谁都可和你切磋剑术。”岳灵珊侧头想了一会，又问：“那么大师哥吃什么呢？一年不下峰，岂不饿死了他？”岳夫人道：“你不用担心，自会有人送饭菜给他。”

八 面壁

当日傍晚，令狐冲拜别了师父、师娘，与众师弟、师妹作别，携了一柄长剑，自行到玉女峰绝顶的一个危崖之上。

危崖上有个山洞，是华山派历代弟子犯规后囚禁受罚之所。崖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更没一株树木，除一个山洞之外，一无所有。华山本来草木清华，景色极幽，这危崖却是例外，自来相传是玉女发钗上的一颗珍珠。当年华山派的祖师以此危崖为惩罚弟子之所，主要便因此处无草无木，无虫无鸟，受罚的弟子在面壁思过之时，不致为外物所扰，心有旁骛。

令狐冲进得山洞，见地下有块光溜溜的大石，心想：“数百年来，我华山派不知道有多少前辈曾在这里坐过，以致这块大石竟坐得这等滑溜。令狐冲是今日华山派第一捣蛋鬼，这块大石我不来坐，由谁来坐？师父直到今日才派我来坐石头，对我可算是宽待之极了。”伸手拍了拍大石，说道：“石头啊石头，你寂寞了多年，今日令狐冲又来跟你相伴了。”

坐上大石，双眼离石壁不过尺许，只见石壁左侧刻着“风清扬”三个大字，是以利器所刻，笔划苍劲，深有半寸，寻思：“这位风清扬是谁？多半是本派的一位前辈，曾受罚在这里面壁的。啊，是了，师父是‘不’字辈，我祖师爷是‘清’字辈，这位风前辈是我的太师伯或是太师叔。这三字刻得这么劲力非凡，他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师父、师娘怎地从来没提到过？想必这位前辈早不在人世了。”闭目行了大半个时辰坐功，站起来松散半晌，又回入石洞，面壁寻思：“我日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不问是非，拔剑便将他们杀了？难道魔教之中当真便没一个好人？但若他是好人，为什么又入魔教？就算一时误入歧途，也当立即抽身退出才是，既不退出，便是甘心和妖邪为伍、祸害世人了。”

霎时之间，脑海中涌现许多情景，都是平时听师父、师娘以及江湖上前辈所说魔教中人如何行凶害人的恶事：江西于老拳师一家二十三口遭魔教擒住了，活活地钉在大树之上，连三岁孩儿也是不免，于老拳师的两个儿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济南府龙凤刀掌门人赵登魁娶儿媳妇，宾客满堂之际，魔教中人闯将进来，将新婚夫妇的首级双双割下，放在筵前，说是贺礼；汉阳郝老英雄做七十大寿，各路好汉齐来祝寿，不料寿堂下给魔教埋了炸药，点燃药引，突然爆炸，英雄好汉炸死炸伤不计其数，泰山派的纪师叔便在这一役中断送了一条膀子，这是纪师叔亲口所言，自然绝无虚假。想到这里，又想起两年前在郑州大路上遇到嵩山派的孙师叔，他双手双足齐遭截断，两眼也给挖出，不住大叫：“魔教害我，定要报仇，魔教害我，定要报仇！”那时嵩山

派已有人到来接应，但孙师叔伤得这么重，如何又能再治？令狐冲想到他脸上那两个眼孔，两个窟窿中不住淌出鲜血，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心想：“魔教中人如此作恶多端，曲洋祖孙出手救我，定然不安好心。师父问我，日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格杀不论，那还有什么犹豫的？当然是拔剑便杀。”

想通了这一节，心情登时十分舒畅，一声长啸，倒纵出洞，在半空轻轻巧巧一个转身，向前纵出，落下地来，站定脚步，这才睁眼，只见双足刚好踏在危崖边上，与崖缘相距只不过两尺，适才纵起时倘若用力稍大，落下时超前两尺，那便堕入万丈深谷，化为肉泥了。他这一闭目转身，原是事先算好了的，既已打定了主意，见到魔教中人出手便杀，心中更无烦恼，便来行险玩上一玩。

他正想：“我胆子毕竟还不够大，至少该得再踏前一尺，那才好玩。”忽听得身后有人拍手笑道：“大师哥，好得很啊！”正是岳灵珊的声音。令狐冲大喜，转过身来，只见岳灵珊手中提着一只饭篮，笑吟吟地道：“大师哥，我给你送饭来啦。”放下饭篮，走进石洞，转身坐在大石上，说道：“你这下闭目转身，十分好玩，我也来试试。”

令狐冲心想玩这游戏可危险万分，自己来玩也是随时准拟赔上一条性命，岳灵珊武功远不及自己，力量稍一拿捏不准，那可糟了，但见她兴致甚高，也不便阻止，当即站在峰边。

岳灵珊一心要赛过大师哥，心中默念力道部位，双足一点，身子纵起，也在半空这么轻轻巧巧一个转身，跟着向前蹿出。她只盼比令狐冲落得更近峰边，蹿出时运力便大了些，身子落下之时，突然害怕起来，睁眼一看，只见眼前便是深不见底的深谷，吓得大叫起来。令狐冲一伸手，拉住她左臂。岳灵珊落下地来，只见双足距崖边约有一尺，确是比令狐冲更前了些，她惊魂略定，笑道：“大师哥，我比你落得更远。”

令狐冲见她已骇得脸上全无血色，在她背上轻轻拍了拍，笑道：“这玩意下次可不能再玩了，师父、师娘知道了，非大骂不可，只怕要罚我多面壁一年。”

岳灵珊定了定神，退后两步，笑道：“那我也得受罚，咱两个就在这儿一同面壁，岂不好玩？天天可以比赛谁跳得更远。”

令狐冲道：“咱们天天一同在这儿面壁？”向石洞瞧了一眼，不由得心头一荡：“我若得和小师妹在这里日夕不离地共居一年，岂不是连神仙也不如我快活？唉，哪有此事！”说道：“就怕师父叫你在正气轩中面壁，一步也不许离开，那么咱们就一年不能见面了。”

岳灵珊道：“那不公平，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玩，却将我关在正气轩中？”但想父母决不会让自己日夜在这崖上陪伴大师哥，便转过话头道：“大师哥，妈妈本来派六猴儿每天给你送饭，我对六猴儿说：‘六师哥，每天在思过崖间爬上爬下，虽然你是猴儿，毕竟也很辛苦，不如让我来代劳吧，可是你谢我什么？’六猴儿说：‘师娘派给我做的功夫，我可不敢偷懒。再说，大师哥待我最好，给他送一年饭，每天见上他一次，我心中才喜欢呢，有什么辛苦？’大师哥，你说六猴儿坏不坏？”

令狐冲笑道：“他说的倒也是实话。”

岳灵珊道：“六猴儿还说：‘平时我想向大师哥多讨教几手功夫，你一来到，便过来将我赶开，不许我跟大师哥多说话。’大师哥，几时有这样的事啊？六猴儿当真胡

说八道。他又说：‘今后这一年之中，可只有我能上思过崖去见大师哥，你却见不到他了。’我发起脾气来，他却不理我，后来……后来……”

令狐冲道：“后来你拔剑吓他？”岳灵珊摇头道：“不是，后来我气得哭了，六猴儿才过来央求我，让我送饭来给你。”令狐冲瞧着她的小脸，见她双目微微肿起，果然是哭过来的，不禁甚是感动，暗想：“她待我如此，我便为她死上百次千次，也所甘愿。”

岳灵珊打开饭篮，取出两碟菜肴，又将两副碗筷取出，放在大石之上。令狐冲道：“两副碗筷？”岳灵珊笑道：“我陪你一块吃，你瞧，这是什么？”从饭篮底下取出一个小小的酒葫芦来。令狐冲嗜酒如命，一见有酒，站起来向岳灵珊深深一揖，道：“多谢你了！我正在发愁，只怕这一年之中没酒喝呢。”岳灵珊拔开葫芦塞子，将葫芦送到令狐冲手中，笑道：“便是不能多喝，我每日只能偷这么一小葫芦给你，再多只怕给娘知觉了。”

令狐冲慢慢将一小葫芦酒喝干了，这才吃饭。华山派规矩，门人在思过崖上面壁之时戒荤茹素，因此厨房中给令狐冲所煮的只是一大碗青菜、一大碗豆腐。岳灵珊想到自己是和大师哥共经患难，却也吃得津津有味。两人吃过饭后，岳灵珊又和令狐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半个时辰，眼见天色已黑，这才收拾碗筷下山。

自此每日黄昏，岳灵珊送饭上崖，两人共膳。次日中午令狐冲便吃昨日剩下的饭菜。

令狐冲虽在危崖独居，倒也不感寂寞，一早起来，便打坐练功，温习师授的气功剑法，更默思田伯光的快刀刀法，以及师娘所创的那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这“宁氏一剑”虽只一剑，却蕴蓄了华山派气功和剑法的绝诣。令狐冲自知修为尚未到这境界，如勉强学步，只有弄巧成拙，是以每日里加紧用功。这么一来，他虽受罚面壁思过，其实壁既未面，过亦不思，除了傍晚和岳灵珊聊天说话以外，每日心无旁骛，只是练功。

如此过了两个多月，华山顶上一日冷似一日。又过了些日子，岳夫人为令狐冲新缝一套棉衣，命陆大有送上峰来给他，这天一早北风怒号，到得午间，便下起雪来。

令狐冲见天上积云如铅，这场雪势必不小，心想：“山道险峻，这雪下到傍晚，地下便十分滑溜，小师妹不该再送饭来了。”可是没法向下边传讯，甚是焦虑，只盼师父、师娘得知情由，出言阻止，寻思：“小师妹每日代六师弟给我送饭，师父、师娘岂有不知，只是不加理会而已。今日若再上崖，一个失足，便有性命之忧，料想师娘定然不许她上崖。”眼巴巴等到黄昏，每过片刻便向崖下张望，眼见天色渐黑，岳灵珊果然不来了。令狐冲心下宽慰：“到得天明，六师弟定会送饭来，只求小师妹不要冒险。”正要入洞安睡，忽听得上崖的山路上脚步簌簌声响，岳灵珊在大声呼叫：“大师哥，大师哥……”

令狐冲又惊又喜，抢到崖边，鹅毛般大雪飘扬之下，只见岳灵珊一步一滑地走上崖来。令狐冲以师命所限，不敢下崖一步，只伸长了手去接她，直到岳灵珊的左手碰到他右手，令狐冲抓住她手，将她凌空提上崖来。暮色朦胧中只见她全身是雪，连头发也都白了，左额上却撞破了老大一块，像个小鸡蛋般高高肿起，鲜血兀自在流。令

狐冲道：“你……你……”岳灵珊小嘴一扁，似欲哭泣，道：“摔了一跤，将你的饭篮掉到山谷里去啦，你……你今晚可要挨饿了。”

令狐冲又是感激，又是怜惜，提起衣袖在她伤口上轻轻按了数下，柔声道：“小师妹，山道这样滑溜，你实在不该上来。”岳灵珊道：“我挂念你没饭吃，再说……再说，我要见你。”令狐冲道：“倘若你因此掉下了山谷，叫我怎对得起师父、师娘？”岳灵珊微笑道：“瞧你急成这副样子！我可不是好端端的么？就可惜我不中用，快到崖边时，却把饭篮和葫芦都摔掉了。”令狐冲道：“只求你平安，我便十天不吃饭也不打紧。”岳灵珊道：“上峰上到一半时，地下滑得不得了，我提气纵跃了几下，居然跃上了五株松旁的那个陡坡，那时我真怕掉到了下面谷中。”

令狐冲道：“小师妹，你答允我，以后你千万不可为我冒险，倘若你掉了下去，我一定非陪着你跳下去不可。”

岳灵珊双目中流露出喜悦无限的光芒，道：“大师哥，其实你不用着急，我为你送饭而失足，是自己不小心，你又何必心中不安？”

令狐冲缓缓摇头，说道：“不是为了心中不安。倘若送饭的是六师弟，他因此而掉入谷中送了性命，我会不会也跳下谷去陪他？”说着仍缓缓摇头，说道：“我当尽力奉养他父母，照料他家人，却不会因此而跳崖殉友。”岳灵珊低声道：“但如是我死了，你便不想活了？”令狐冲道：“正是。小师妹，那不是为了你给我送饭，如果你是给旁人送饭，因而遇到凶险，我也决计不能活了。”

岳灵珊紧紧握住他双手，心中柔情无限，低低叫了声“大师哥”。令狐冲想张臂将她搂入怀中，却是不敢。两人四目交投，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动也不动，大雪继续飘下，逐渐，逐渐，似乎将两人堆成了两个雪人。

过了良久，令狐冲才道：“今晚你自己一个人可不能下去。师父、师娘知道你上来么？最好能派人来接你下去。”岳灵珊道：“爹爹今早突然收到嵩山派左盟主来信，说有要紧事商议，已和妈妈赶下山去啦。”令狐冲道：“那么有人知道你上崖来没有？”岳灵珊笑道：“没有，没有。二师哥、三师哥、四师哥和六猴儿四个人跟了爹爹妈妈去嵩山，没人知道我上崖来会你。否则的话，六猴儿定要跟我争着送饭，那可麻烦啦。啊！是了，林平之这小子见我上来的，但我吩咐了他，不许多嘴多舌，否则明儿我就揍他。”令狐冲笑道：“唉呀，师姊的威风好大。”岳灵珊笑道：“这个自然，不摆摆架子，岂不枉了？不像是你，个个都叫你大师哥，那就没什么稀罕。”

两人笑了一阵。令狐冲道：“那你今晚是不能回去的了，只好在石洞里躲一晚，明天一早下去。”当下携了她手，走入洞中。

石洞窄小，两人仅可容身，已无多大转动余地。两人相对而坐，东拉西扯地谈到深夜，岳灵珊说话越来越含糊，终于合眼睡去。

令狐冲怕她着凉，解下身上棉衣，盖在她身上。洞外雪光映射进来，朦朦胧胧地看到她的小脸，令狐冲心中默念：“小师妹待我如此情重，我便为她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支颐沉思，自忖从小没了父母，全蒙师父师母抚养长大，对待自己犹如亲生长子一般，自己是华山派的掌门大弟子，入门固然最早，武功亦非同辈师弟所能及，他日势必要承受师父衣钵，执掌华山一派，而小师妹更待我如此，师门厚恩，实所难

报，只是自己天性跳荡不羁，不守规矩，时时惹得师父师母生气，有负他二位的期望，此后须得痛改前非才是，否则不但对不起师父师母，连小师妹也对不起了。

他望着岳灵珊微微飞动的秀发，正自出神，忽听得她轻轻叫了一声：“姓林的小子，你不听话！过来，我揍你！”令狐冲一怔，见她双目兀自紧闭了，侧个身，又即呼吸匀净，知道她刚才是说梦话，不禁好笑，心想：“她一做师姊，神气得了不得，这些日子中，林师弟定然给她呼来喝去，受饱了气。她在梦中也不忘骂人。”

令狐冲守护在她身旁，直到天明，始终不曾入睡。岳灵珊前一晚劳累得很了，睡到辰牌时分，这才醒来，见令狐冲正微笑着注视自己，当下打了个呵欠，报以一笑，道：“你一早便醒了。”令狐冲没说一晚没睡，笑道：“你做了个什么梦？林师弟挨了你打么？”

岳灵珊侧头想了片刻，笑道：“你听到我说梦话了，是不是？林平之这小子倔得紧，便是不听我的话，嘻嘻，我白天骂他，睡着了也骂他。”令狐冲笑道：“他怎么得罪你了？”岳灵珊笑道：“我梦见叫他陪我去瀑布中练剑，他推三阻四的不肯去，我骗他走到瀑布旁，一把将他推了下去。”令狐冲笑道：“唉唷，那可使得不得，这可不闹出人命来吗？”岳灵珊笑道：“这是做梦，又不是真的，你担心什么？还怕我真的杀了这小子么？”令狐冲笑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里定然真的想杀了林师弟，想啊想的，晚上便做起梦来。”

岳灵珊小嘴一扁，道：“这小子不中用得很，一套入门剑法练了三个月，还是没半点样子，偏生用功得紧，日练夜练，叫人瞧得生气。我要杀他，用得着想吗？提起剑来，手一挥就杀了。”说着右手横着一掠，作势使出一招华山剑法。令狐冲笑道：“‘白云出岫’，姓林的人头落地！”岳灵珊格格娇笑，说道：“我要是真的使这招‘白云出岫’，可真非叫他人头落地不可。”

令狐冲笑道：“你做师姊的，师弟剑法不行，你该点拨点拨他才是，怎么动不动挥剑便杀？以后师父再收弟子，都是你的师弟。师父收一百个弟子，给你几天之中杀了九十九个，那怎么办？”岳灵珊扶住石壁，笑得花枝招展，说道：“你说得真对，我可只杀九十九个，非留下一个不可。要是都杀光了，谁来叫我师姊啊？”令狐冲笑道：“你要是杀了九十九个师弟，第一百个也逃之夭夭了，你还是做不成师姊。”岳灵珊笑道：“那时我就逼你叫我师姊。”令狐冲笑道：“叫师姊不打紧，不过你杀我不杀？”岳灵珊笑道：“听话就不杀，不听话就杀。”令狐冲笑道：“小师姊，求你剑下留情。”

令狐冲见大雪已止，生怕师弟师妹们发觉不见了岳灵珊，若有风言蜚语，那可大大对不起小师妹了，说笑了一阵，便催她下崖。岳灵珊兀自恋恋不舍，道：“我要在这里多玩一会儿，爹爹妈妈都不在家，闷也闷死了。”令狐冲道：“乖师妹，这几日我又想出了几招冲灵剑法，等我下崖之后，陪你到瀑布中去练剑。”说了好一会，才哄得她下崖。

当日黄昏，高根明送饭上来，说道岳灵珊受了风寒，发烧不退，卧病在床，却挂记着大师哥，命他送饭之时，最要紧别忘了带酒。令狐冲吃了一惊，极是担心，知她昨晚摔了那一跤，受了惊吓，恨不得奔下崖去探望她病势。他虽饿了两天一晚，但拿起碗来，竟然喉咙哽住了，难以下咽。高根明知道大师哥和小师妹两情爱悦，一听到

她有病，便焦虑万分，劝道：“大师哥却也不须太过担心，昨日天下大雪，小师妹定是贪着玩雪，以致受了些凉。咱们都是修习内功之人，一点小小风寒，碍得了什么，服一两剂药，那便好了。”

岂知岳灵珊这场病却生了十几天，直到岳不群夫妇回山，以内功为她驱除风寒，这才渐渐痊愈，到得她又再上崖，却是二十余日之后了。

两人隔了这么久见面，均是悲喜交集。岳灵珊凝望他脸，惊道：“大师哥，你也生了病吗？怎地瘦得这般厉害？”令狐冲摇摇头，道：“我没生病，我……我……”岳灵珊陡地醒悟，突然哭了出来，道：“你……你是记挂着我，以致瘦成这个样子。大师哥，我现下全好啦。”令狐冲握着她手，低声道：“这些日来，我日日夜夜望着这条路，就只盼着这一刻的时光，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

岳灵珊道：“我却时时见到你的。”令狐冲奇道：“你时时见到我？”岳灵珊道：“是啊，我生病之时，一合眼，便见到你了。那一日发烧发得最厉害，妈说我老说呓语，尽是跟你说话。大师哥，妈知道了那天晚上我来陪你的事。”

令狐冲脸一红，心下有些惊惶，问道：“师娘有没生气？”岳灵珊道：“妈没生气，不过……不过……”说到这里，突然双颊飞红，不说下去了，令狐冲道：“不过怎样？”岳灵珊道：“我不说。”令狐冲见她神态忸怩，心中一荡，忙镇定心神，道：“小师妹，你大病刚好了一点儿，不该这么早便上崖来。我知道你身子渐渐安好了，五师弟、六师弟给我送饭的时候，每天都说给我听的。”岳灵珊道：“那你为什么还这样瘦？”令狐冲笑了笑，道：“你病一好，我即刻便胖了。”

岳灵珊道：“你跟我说实话，这些日子中到底你每餐吃几碗饭？六猴儿说你只喝酒，不吃饭，劝你也不听，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自己保重？”说到这里，眼眶儿又红了。

令狐冲道：“胡说，你莫只听他。不论说什么事，六猴儿都爱加上三分虚头，我哪里只喝酒不吃饭了？”说到这里，一阵寒风吹来，岳灵珊机伶伶地打了个寒战。其实正当严寒，危崖四面受风，并无树木遮掩，华山之巔本已十分寒冷，这崖上更加冷得厉害。令狐冲心中怜惜，伸臂便想将她搂在怀里，但随即想到师父师娘，便即缩回手臂，说道：“小师妹，你身子还没大好，这时候千万不能再着凉了，快快下崖去吧，等哪一日出大太阳，你又十分健壮了，再来瞧我。”岳灵珊道：“我不冷。这几天不是刮风，便是下雪，要等大太阳，才不知等到几时呢。”令狐冲急道：“你再生病，那怎么办？我……我……”

岳灵珊见他形容憔悴，心想：“我倘若真的再病，他也非病倒不可。在这危崖之上，没人服侍，那不是要了他命吗？”只得道：“好，那么我去了。你千万保重，少喝些酒，每餐吃三大碗饭。我去跟爹爹说，你身子不好，该得补一补才是，不能老吃素。”

令狐冲微笑道：“我可不敢犯戒吃荤。我见到你病好了，心里欢喜，过不了三天，马上便会胖起来。好妹子，你下崖去吧。”

岳灵珊目光中含情脉脉，双颊晕红，低声道：“你叫我什么？”令狐冲颇感不好意思，道：“我冲口而出，小师妹，你别见怪。”岳灵珊道：“我怎会见怪？我喜欢你这样叫。”令狐冲心口一热，只想张臂将她搂在怀里，但随即心想：“她这等待我，我当敬

她重她，岂可冒渎了她？”忙转过了头，柔声道：“你下崖时一步步地慢慢走，累了便歇一会，可别像平时那样，一口气奔下崖去。”岳灵珊道：“是！”慢慢转过身子，走到崖边。

令狐冲听到她脚步声渐远，回过头来，见岳灵珊站在崖下数丈之处，怔怔地正瞧着她。两人这般四目交投，凝视良久。令狐冲道：“你慢慢走，这该去了。”岳灵珊道：“是！”这才真的转身下崖。

这一天中，令狐冲感到了生平从未经历过的欢喜，坐在石上，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突然间纵声长啸，山谷鸣响，这啸声中似乎在叫喊：“我好欢喜，我好欢喜！”

第二日天又下雪，岳灵珊果然没再来。令狐冲从陆大有口中得知她复原甚快，一天比一天壮健，不胜之喜。

过了二十余日，岳灵珊提了一篮粽子上崖，向令狐冲脸上凝视了一会，微笑道：“你没骗我，果真胖得多了。”令狐冲见她脸颊上隐隐透出血色，也笑道：“你也大好啦，见到你这样，我真开心。”

岳灵珊道：“我天天吵着要来给你送饭，可是妈说什么也不许，又说天气冷，又说湿气重，倒好似一上思过崖来，便会送了性命一般。我说大师哥日日夜夜都在崖上，又不见他生病。妈说大师哥内功高强，我怎能和他相比。妈背后赞你呢，你高兴不高兴？”令狐冲笑着点了点头，道：“我常想念师父、师娘，两位老人家都好吧？只盼能早点见到他两位一面。”

岳灵珊道：“昨儿我帮妈裹了一日粽子，心里想，我要拿几只粽子来给你吃就好啦。哪知道今日妈没等我开口，便说：‘这篮粽子，你拿去给冲儿吃。’当真意想不到。”

令狐冲喉头一酸，心想：“师娘待我真好。”岳灵珊道：“粽子刚煮好，还是热的，我剥两只给你吃。”提着粽子走进石洞，解开粽绳，剥开了粽箬。

令狐冲闻到一阵清香，见岳灵珊将剥开了的粽子递过来，便接过咬了一口。粽子虽是素馅，但草菇、香菌、腐衣、莲子、豆瓣等物混在一起，滋味鲜美。岳灵珊道：“这草菇，小林子和我前日一起去采来的……”令狐冲问：“小林子？”岳灵珊笑了笑，道：“啊，是林师弟，最近我一直叫他小林子。前天他来跟我说，东边山坡的松树下有草菇，陪我一起去采了半天，却只采了小半篮儿。虽然不多，滋味却好，是不是？”令狐冲道：“当真鲜得紧，我险些连舌头也吞了下去。小师妹，你不再骂林师弟了吗？”

岳灵珊道：“为什么不骂？他不听话便骂。只是近来他乖了些，我便少骂他几句。他练剑用功，有进步时，我也夸奖他几句：‘喏，喏，小林子，这一招使得还不错，比昨天好得多了，就是还不够快，再练，再练。’嘻嘻！”

令狐冲道：“你在教他练剑么？”岳灵珊道：“嗯！他说的福建话，师兄师姊们都听不大懂，我去过福州，懂得他话，爹爹就叫我闲时指点他。大师哥，我不能上崖来瞧你，闷得紧，反正没事，便教他几招。小林子倒也不笨，学得很快。”令狐冲笑道：“原来师姊兼做了师父，他自然不敢不听你的话了。”岳灵珊道：“当真听话，却也不见得。昨天我叫他陪我去捉山鸡，他便不肯，说那两招‘白虹贯日’和‘天绅倒悬’还没学好，要加紧练练。”

令狐冲微感诧异，道：“他上华山来还只几个月，便练到‘白虹贯日’和‘天绅倒

悬’了？小师妹，本派剑法须得按部就班，可不能躁进。”

岳灵珊道：“你别担心，我才不会乱教他呢。小林子要强好胜得很，日也练，夜也练，要跟他闲谈一会，他总是说不了三句，便问到剑法上来。旁人要练三个月的剑法，他只半个月便学会了。我拉他陪我玩儿，他总是不肯爽爽快快地陪我。”

令狐冲默然不语，突然之间，心中涌现了一股说不出的烦扰，一只粽子只吃了两口，手中拿着半截粽子，只感一片茫然。

岳灵珊拉了拉他的衣袖，笑道：“大师哥，你把舌头吞下肚去了吗？怎地不说话了？”令狐冲一怔，将半截粽子送到口中，粽子清香鲜美，但粘在嘴里，竟没法下咽。岳灵珊指住了他，格格娇笑，道：“吃得这般性急，粘住了牙齿。”令狐冲脸现苦笑，努力把粽子吞下咽喉，心想：“我恁地傻！小师妹爱玩，我又不能下崖，她便拉林师弟作伴，那也寻常得很，我竟这等小气，为此介意！”言念及此，登时心平气和，笑道：“这只粽子定是你裹的，裹得也真粘，可将我的牙齿和舌头都粘在一起啦。”岳灵珊哈哈大笑，隔了一会，说道：“可怜的大师哥，在这崖上坐牢，馋成了这副样子。”

这次她过了十余日才又上崖，酒饭之外又有一只小小竹篮，盛着半篮松子、栗子。

令狐冲早盼得头颈也长了，这十几日中，向送饭来的陆大有问起小师妹，陆大有神色总有些古怪，说话不大自然。令狐冲心下起疑，却又问不出半点端倪，问得急了，陆大有便道：“小师妹身子很好，每日里练剑用功得很，想是师父不许她上崖来，免得打扰了大师哥的功课。”他日等夜想，陡然见岳灵珊，如何不喜？只见她神采奕奕，比生病之前更显得娇艳婀娜，心中不禁涌起一个念头：“她身子早已大好了，怎地隔了这许多日子才上崖来？难道是师父、师娘不许？”

岳灵珊见到令狐冲眼光中困惑的眼神，脸上突然一红，道：“大师哥，这么多天没来看你，你怪我不怪？”令狐冲道：“我怎会怪你？定是师父、师娘不许你上崖来，是不是？”岳灵珊道：“是啊，妈教了我一套新剑法，说这路剑法变化繁复，我倘若上崖来跟你聊天，便分心了。”令狐冲道：“什么剑法？”岳灵珊道：“你倒猜猜？”令狐冲道：“‘养吾剑’？”岳灵珊道：“不是。”令狐冲道：“‘希夷剑’？”岳灵珊摇头道：“再猜？”令狐冲道：“难道是‘淑女剑’？”岳灵珊伸了伸舌头，道：“这是妈的拿手本领，我可没资格练‘淑女剑’。跟你说了吧，是‘玉女剑十九式’！”言下甚是得意。

令狐冲微感吃惊，喜道：“你起始练‘玉女剑十九式’了？嗯，那的确是十分繁复的剑法。”言下登时释然，这套“玉女剑”虽只一十九式，但每一式都变化繁复，倘若记不清楚，连一式也不易使全。他曾听师父说：“这玉女剑十九式主旨在于变幻奇妙，跟本派着重以气驭剑的法门颇有不同。女弟子膂力较弱，遇上劲敌之时，可凭此剑法以巧胜拙，但男弟子便不必学了。”因此令狐冲也没学过。凭岳灵珊此时的功力，似乎还不该练此剑法。当日令狐冲和岳灵珊以及其他几个师兄妹同看师父、师娘拆解这套剑法，师父连使各家各派的不同剑法进攻，师娘始终以这“玉女剑十九式”招架，一十九式玉女剑，居然跟十余门剑法的数百招高明剑招斗了个旗鼓相当。当时众弟子瞧得神驰目眩，大为惊叹，岳灵珊便央着母亲要学。岳夫人道：“你年纪还小，一来功力不够，二来这套剑法太过伤脑劳神，总得到了二十岁再学。再说，这剑法专为克制别派剑招之用，如单是由本门师兄妹跟你拆招，练来练去，变成专门克制华山剑法

了。冲儿的杂学很多，记得许多外家剑法，等他将来跟你拆招习练吧。”这件事过去已近两年，此后一直没提起，不料师娘竟教了她。

令狐冲道：“难得师父有这般好兴致，每日跟你拆招。”这套剑法重在随机应变，决不可拘泥于招式，一上手练便得拆招。华山派中，只岳不群和令狐冲博识别家剑法，岳灵珊要练“玉女剑十九式”，势须由岳不群亲自出马，每天跟她喂招。

岳灵珊脸上又微微一红，忸怩道：“爹才没功夫呢，是小林子每天跟我喂招。”令狐冲奇道：“林师弟？他懂得许多别家剑法？”岳灵珊笑道：“他只懂得一门他家传的辟邪剑法。爹说，这辟邪剑法威力虽不强，但变招奇幻，大有可以借镜之处，我练‘玉女剑十九式’，不妨由对抗辟邪剑法起始。”令狐冲点头道：“原来如此。”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不高兴吗？”令狐冲道：“没有！我怎会不高兴？你修习本门的一套上乘剑法，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不高兴了？”岳灵珊道：“可是我见你脸上神气，明明很不高兴。”令狐冲强颜一笑，道：“你练到第几式了？”

岳灵珊不答，过了好一会，说道：“是了，本来娘说过叫你帮我喂招的，现今要小林子喂招，因此你不愿意了，是不是？可是，大师哥，你在崖上一时不能下来，我又心急着想早些练剑，因此不能等你了。”令狐冲哈哈大笑，道：“你又来说孩子话了。同门师兄妹，谁给你喂招都是一样。”他顿了一顿，笑道：“我知道你宁可要林师弟给你喂招，不愿要我陪你。”岳灵珊脸上又是一红，道：“胡说八道！小林子的本领和你相比，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要他喂招有什么好？”

令狐冲心想：“林师弟入门才几个月，就算他当真绝顶聪明，能有多大气候？”说道：“要他喂招自然大有好处。你每一招都杀得他没法还手，岂不快活得很？”

岳灵珊格格娇笑，说道：“凭他的三脚猫辟邪剑法，还想还手吗？”

令狐冲素知小师妹甚为要强好胜，料想她跟林平之拆招，这套新练的剑法自然使来得心应手，招招都占上风，此人武功低微，确是最好的对手，当下郁闷之情立去，笑道：“那么让我来给你过几招，瞧瞧你的‘玉女剑十九式’练得怎样了。”岳灵珊大喜，笑道：“好极了，我今天……今天上崖来就是想……”含羞一笑，拔出了长剑。令狐冲道：“你今天上崖来，便是要将新学的剑法试给我看，好，出手吧！”岳灵珊笑道：“大师哥，你剑法一直强过我，可是等我练成了这路‘玉女剑十九式’，就不会受你欺侮了。”令狐冲道：“我几时欺侮过你了？当真冤枉好人。”岳灵珊长剑一立，道：“你还不拔剑？”

令狐冲笑道：“且不忙！”左手摆个剑诀，右掌迭地蹿出，说道：“这是青城派的松风剑法，这一招叫做‘松涛如雷’！”以掌作剑，向岳灵珊肩头刺了过去。

岳灵珊斜身退步，挥剑往他手掌上格去，叫道：“小心了！”令狐冲笑道：“不用客气，我挡不住时自会拔剑。”岳灵珊嗔道：“你竟敢用空手斗我的‘玉女剑十九式’？”令狐冲笑道：“现下你还没练成。练成之后，我空手便不能了。”

岳灵珊这些日子中苦练“玉女剑十九式”，自觉剑术大进，纵与江湖上一流高手相比，也已不输于人，是以十几日不上崖，便是要不泄露了风声，好得一鸣惊人，让令狐冲大为佩服，不料他竟不加重视，只以一双肉掌来接自己的“玉女剑十九式”，当下脸孔一板，说道：“我剑下如伤了你，你可莫怪，也不能跟爹爹妈妈说。”

令狐冲笑道：“这个自然，你尽力施展好了，如剑底留情，便显不出真本领了。”说着左掌突然呼的一声劈了出去，喝道：“小心了！”

岳灵珊吃了一惊，叫道：“怎……怎么？你左手也是剑？”

令狐冲刚才这一掌若劈得实了，岳灵珊肩头已然受伤，他回力不发，笑道：“青城派有些人使双剑。”

岳灵珊道：“对！我曾见到有些青城弟子佩带双剑，这可忘了。看招！”回了一剑。

令狐冲见她这一剑来势飘忽，似是“玉女剑”的上乘招数，赞道：“这一剑很好，就是还不够快。”岳灵珊道：“还不够快？再快，可割下你的膀子啦。”令狐冲笑道：“你倒割割看。”右手成剑，削向她左臂。

岳灵珊心下着恼，运剑如风，将这数日来所练的“玉女剑十九式”一式式使出来。这一十九式剑法，她记到的还只九式，而这九式之中真正能用的不过六式，但单是这六式剑法，已颇具威力，剑锋所指之处，确让令狐冲不能过分逼近。令狐冲绕着她身子游斗，每逢向前抢攻，总给她以凌厉的剑招逼了出来，有一次向后急跃，背心竟在一块凸出的山石上重重撞了一下。岳灵珊甚是得意，笑道：“还不拔剑？”

令狐冲笑道：“再等一会儿。”引着她将“玉女剑”一招招地使将出来，又斗片刻，眼见她翻来覆去，所能使的只是六式，心下已经了然，突然间一个踏步上前，右掌劈出，喝道：“松风剑的煞手，小心了。”掌势颇为沉重。岳灵珊见他手掌向自己头顶劈到，忙举剑上撩。这一招正在令狐冲的意中，左手疾伸而前，中指弹出，当的一声，弹中长剑的剑身。岳灵珊虎口剧痛，把握不定，长剑脱手飞出，滴溜溜地向山谷中直坠下去。

岳灵珊脸色苍白，呆呆地瞪着令狐冲，一言不发，上颚牙齿紧紧咬住下唇。

令狐冲叫声“啊哟！”忙冲到崖边，那剑早已落入了下面千丈深谷。无影无踪。突然之间，只见山崖边青影一闪，似是一片衣角，令狐冲定神看时，再也见不到什么，一颗心怦怦而跳，暗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跟小师妹比剑过招，不知已有过几千百次，我向来让她，从没一次如今日的出手不留情。我做事可越来越荒唐了。”

岳灵珊转头向山谷瞧了一眼，叫道：“这把剑，这把剑！”令狐冲又是一惊，知道小师妹的长剑是一口断金削铁的利器，叫做“碧水剑”，三年前师父在浙江龙泉得来，小师妹一见之下爱不释手，向师父连求数次，师父始终不给，直至今年她十八岁生日，师父才给了她当生日礼物，这一下堕入了深谷，再也难以取回，今次当真是铸成大错了。

岳灵珊左足在地下蹬了两下，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转身便走。令狐冲叫道：“小师妹！”岳灵珊更不理睬，奔下崖去。令狐冲追到崖边，伸手待要拉她手臂，手指刚碰到她衣袖，又自缩回，眼见她头也不回地去了。

令狐冲闷闷不乐，寻思：“我往时对她什么事都尽量容让，怎地今日一指便弹去了她的宝剑？难道师娘传了她‘玉女剑十九式’，我便起了妒忌的念头么？不，不会，决无此事。‘玉女剑十九式’本是华山派女弟子的功夫，何况小师妹学的本领越好，我只有越高兴。唉，总是独个儿在崖上过得久了，脾气暴躁。只盼她明日又再上崖来，我好好给她赔不是，最好再来比剑，我让她施展高招，在我手臂上划上一剑。只要出

血多了，她就会不好意思，不生我的气了。”

这一晚说什么也睡不着，盘膝坐在大石上练了一会气功，只觉心神难以宁定，便不敢勉强练功。月光斜照进洞，射在石壁之上。令狐冲见到壁上“风清扬”三个大字，伸出手指，顺着石壁上凹入的字迹，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

突然之间，眼前微暗，一个影子遮住了石壁，令狐冲一惊之下，顺手抢起身畔长剑，不及拔剑出鞘，反手便即向身后刺出，剑到中途，陡地喜叫：“小师妹！”硬生生凝力不发，转过身来，却见洞口丈许之外站着一个男子，身形瘦长，穿一袭青袍。

这人身背月光，脸上蒙了块青布，只露出一双眼睛，瞧身形显是从来没见过的。令狐冲喝道：“阁下是谁？”随即纵出石洞，拔出了长剑。

那人不答，伸出右手，向右前方连劈两下，竟然便是岳灵珊日间所使“玉女剑十九式”中的两招。令狐冲大奇，敌意登时消了大半，问道：“阁下是本派前辈吗？”

突然之间，一股疾风直扑而至，径袭脸面，令狐冲不及思索，挥剑削出，便在此时，左肩头微微一痛，已给那人手掌击中，只是那人似乎未运内劲。令狐冲骇异之极，忙向左滑开几步。那人却不追击，以掌作剑，顷刻之间，将“玉女十九剑”中那六式的数十招一气呵成地使了出来，这数十招便如一招，手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每一招都是岳灵珊日间曾跟令狐冲拆过的，令狐冲这时在月光下瞧得清清楚楚，可是怎么能将数十招剑法使得犹如一招相似？一时开了大口，全身犹如僵了一般。

那人长袖一拂，转身走入崖后。

令狐冲隔了半晌，大叫：“前辈！前辈！”追向崖后，但见遍地清光，哪里有人？

令狐冲倒抽了一口凉气，寻思：“他是谁？似他这般使‘玉女十九剑’，别说我万万弹不了他手中长剑，他每一招都能把我手掌削了下来。不，岂仅削我手掌而已，要刺我哪里便刺哪里，要斩我哪里便哪里。在这六式‘玉女十九剑’之下，令狐冲唯有听由宰割的份儿。原来这套剑法竟有偌大威力。”转念又想：“那显然不是在于剑招的威力，而是他使剑的法子。这等使剑，不论如何平庸的招式，我都对付不了。这人是谁？怎么会在华山之上？”

思索良久，不得丝毫端倪，但想师父、师娘必会知道这人来历，明日小师妹上崖来，要她去转问师父、师娘便是。

可是第二日岳灵珊并没上崖，第三日、第四日仍没上来。直过了十八天，她才和陆大有一同上崖。令狐冲盼望了十八天、十八晚才见到她，有满腔言语要说，偏偏陆大有在旁，没法出口。

吃过饭后，陆大有明白令狐冲的心意，说道：“大师哥、小师妹，你们多日不见了，在这里多谈一会，我把饭篮子先提下去。”岳灵珊笑道：“六猴儿，你想逃么？一块儿来一块儿去。”说着站了起来。令狐冲道：“小师妹，我有话跟你说。”岳灵珊道：“好吧，大师哥有话说，六猴儿你也站着，听大师哥教训。”令狐冲摇头道：“我不是教训。你那口‘碧水剑’……”岳灵珊抢着道：“我跟妈说过了，说是练‘玉女剑十九式’时，一个不小心，脱手将剑掉入了山谷，再也找不到了。我哭了一场，妈非但没骂我，反而安慰我，说下次再设法找一口好剑给我。这件事早过去了，又提他作甚？”说着双手一伸，笑了一笑。

她愈是不当一回事，令狐冲愈是不安，说道：“我受罚期满，下崖之后，定到江湖上去寻一口好剑来还你。”岳灵珊微笑道：“自己师兄妹，老是记着一口剑干吗？何况那剑确是我自己失手掉下山谷的，那只怨我学艺不精，又怪得谁来？大家‘蛋几宁施，个必踢米’罢了！”说着格格地笑了起来。令狐冲一怔，问道：“你说什么？”岳灵珊笑道：“啊，你不知道，这是小林子常说的‘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他口齿不正，我便这般学着取笑他，哈哈，‘蛋几宁施，个必踢米’！”

令狐冲微微苦笑，突然想起：“那日小师妹使‘玉女剑十九式’，我为什么要用青城派的松风剑法跟她对拆。莫非我心中存了对付林师弟的辟邪剑法之心？他林家福威镖局家破人亡，全伤在青城派手中，我是故意地讥刺于他？我何以这等刻薄小气？”转念又想：“那日在衡山群玉院中，我险些便命丧在余沧海的掌力之下，全凭林师弟不顾自身安危，喝一声‘以大欺小，好不要脸’，余沧海这才留掌不发。说起来林师弟实可说于我有救命之恩。”言念及此，不由得好生惭愧，吁了一口气，说道：“林师弟资质聪明，又肯用功，这几个月来得小师妹指点剑法，想必进境十分迅速。可惜这一年中我不能下崖，否则他有恩于我，我该当好好助他练剑才是。”

岳灵珊秀眉一轩，道：“小林子怎地有恩于你了？我可从来不曾听他说起过。”

令狐冲道：“他自己自然不会说。”于是将当日情景详细说了。

岳灵珊出了会神，道：“怪不得爹爹赞他为人有侠气，因此在‘塞北明驼’的手底下救了他出来。我瞧他傻乎乎的，原来他对你也曾挺身而出，这么大喝一声。”说到这里，禁不住嗤的一声笑，道：“凭他这一点儿本领，居然救过华山派的大师兄，曾为华山掌门的女儿出头而杀了青城掌门的爱子，单就这两件事，已足以在武林中轰传一时了。只是谁也料想不到，这样一位爱打抱不平的大侠，嘿嘿，林平之林大侠，武功却如此稀松平常。”

令狐冲道：“武功是可以练的，侠义之气却是与生俱来，人品高下，由此而分。”岳灵珊微笑道：“我听爹爹和妈妈谈到小林子时，也这么说。大师哥，除了侠气，还有一样气，你和小林子也不相上下。”令狐冲道：“什么还有一样气？脾气么？”岳灵珊笑道：“是傲气，你两个都骄傲得紧。”

陆大有突然插口道：“大师哥是一众师兄妹的首领，有点傲气是应该的。那姓林的是什么东西，凭他也配在华山耍他那一份傲气？”语气中竟对林平之充满了敌意。令狐冲一愕，问道：“六猴儿，林师弟什么时候得罪你了？”陆大有气愤愤地道：“他没得罪我，只是师兄弟们大伙儿瞧不惯他那副德性。”

岳灵珊道：“六师哥怎么啦？你老是跟小林子过不去。人家是师弟，你做师哥的该当包涵点儿才是。”陆大有哼了一声，道：“他安分守己，那就罢了，否则我姓陆的第一个便容他不得。”岳灵珊道：“他到底怎么不安分守己了？”陆大有道：“他……他……他……”说了三个“他”字便不说下去了。岳灵珊道：“到底什么事啊？这么吞吞吐吐。”陆大有道：“但愿六猴儿走了眼，看错了事。”岳灵珊脸上微微一红，就不再问。陆大有嚷着要走，岳灵珊便也和他一同下崖。

令狐冲站在崖边，怔怔地瞧着他二人背影，直至二人转过山坳。突然之间，山坳后面飘上来岳灵珊清亮的歌声，曲调甚是轻快流畅。令狐冲和她自幼一块儿长大，曾

无数次听她唱歌，这首曲子可从来没听说过。岳灵珊过去所唱都是陕西小曲，尾音吐得长长的，在山谷间悠然摇曳，这一曲却犹似珠转水溅，字字清圆。令狐冲倾听歌词，依稀只听到：“姊妹，上山采茶去”几个字，但她发音古怪，十分之八九只闻其音，不辨其义，心想：“小师妹几时学了这首新歌，好听得啊，下次上崖来请她从头唱一遍。”

突然之间，胸口忽如受了铁锤的重重一击，猛地省悟：“这是福建山歌，是林师弟教她的！”

这一晚心思如潮，令狐冲再也没法入睡，耳边便是响着岳灵珊那轻快活泼、语音难辨的山歌声。几番自怨自责：“令狐冲啊令狐冲，你往日何等潇洒自在，今日只为了一首曲子，心中却如此的摆脱不开，枉自为男子汉大丈夫了。”

尽管自知不该，岳灵珊那福建山歌的音调却总是在耳边缭绕不去。他心头痛楚，提起长剑，向着石壁乱砍乱削，但觉丹田中一股内力涌将上来，挺剑刺出，运力姿势，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嚓的一声，长剑竟尔插入石壁之中，直没至柄。

令狐冲吃了一惊，自忖就算这几个月中功力再进步得快，也决不可能一剑刺入石壁，直没至柄，那要何等精纯浑厚的内力贯注于剑刃之上，才能使剑刃入石，如刺朽木，纵然是师父、师娘，也未必有此能耐。他呆了一呆，向外一拉，拔出剑刃，手上登时感到，那石壁其实只薄薄的一层，隔得两三寸便是空处，石壁彼端竟是空洞。

他好奇心起，提剑又是一刺，啪的一声，一口长剑断为两截，原来这一次内劲不足，连两三寸的石板也没法穿透。他骂了一句，到石洞外拾起一块斗大石头，运力向石壁上砸去，石头相击，石壁后隐隐有回声传来，显然其后有很大的空旷之处。他运力再砸，突然间砰的一声响，石头穿过石壁，落在彼端地下，但听得砰砰之声不绝，石头不住滚落。

他发现石壁后别有洞天，霎时间便将满腔烦恼抛在九霄云外，又去拾了石头再砸，砸不到几下，石壁上破了一个洞孔，脑袋已可从洞中伸入。他将石壁上的洞孔再砸得大些，点了个火把，钻将进去，只见里面是一条窄窄的孔道，低头看时，突然间全身出了一阵冷汗，只见便在自己足旁，伏着一具骷髅。

这情景实在太过出于意料之外，他定了定神，寻思：“难道这是前人的坟墓？但这具骸骨怎地不仰天躺卧，却如此俯伏？瞧这模样，这窄窄的孔道也不是墓道。”俯身看那骷髅，见他身上衣着已腐朽成为尘土，露出皑皑白骨，骷髅身旁放着两柄大斧，在火把照耀下兀自灿然生光。

他提起一柄斧头，入手沉重，无虞四十来斤，举斧往身旁石壁砍去，嚓的一声，登时落下一大块石头。他又是一怔：“这斧头如此锋利，大非寻常，定是一位武林前辈的兵器。”又见石壁上斧头砍过处十分光滑，犹如刀切豆腐一般，旁边也都是利斧砍过的一片片切痕，微一凝思，不由得呆了，举火把一路向下走去，满洞都是斧削的痕迹，心下惊骇无已：“原来这条孔道竟是这人用利斧砍出来的。是了，他遭人囚禁在山腹之中，于是用利斧砍山，意图破山而出，可是功亏一篑，离出洞只不过数寸，就此灰心，力尽而死。这人命运不济，一至于此。”走了十余丈，孔道仍未到尽头，又

想：“这人开凿了如此的山道，毅力之坚，武功之强，当真千古罕有。”不由得对他好生钦佩。

又走几步，只见地下又有两具骷髅，一具倚壁而坐，一具蜷成一团，令狐冲寻思：“原来给囚在山腹中的，不止一人。”又想：“此处是我华山派根本重地，外人不易到来，难道这些骷髅，都是我华山派犯了门规的前辈，给囚死在此地的么？”

再行数丈，顺着甬道转而向左，眼前出现了个极大的石洞，足可容得千人之众，洞中又有七具骸骨，或坐或卧，身旁均有兵刃。一对铁牌，一对判官笔，一根铁棍，一根铜棒，一具似是雷震挡，另一件则是生满狼牙的三尖两刃刀，更有一件兵刃似刀非刀、似剑非剑，从来没见过。令狐冲寻思：“使这些外门兵刃和那利斧之人，决不是本门弟子。”不远处地下抛着十来柄长剑，他走过去俯身拾起一柄，见那剑较常剑为短，剑身却阔了一倍，入手沉重，心道：“这是泰山派的用剑。”其余长剑，有的轻而柔软，是恒山派的兵刃；有的剑身弯曲，是衡山派所用三种长剑之一；有的剑刃不开锋，只剑尖极为尖利，知是嵩山派中某些前辈喜用的兵刃；另有三柄剑，长短轻重正是本门的常规用剑。他越来越奇：“这里抛满了五岳剑派的兵刃，那是什么缘故？”

举起火把往山洞四壁察看，只见右首山壁离地数丈处突出一块大石，似是个平台，大石之下石壁上刻着十六个大字：“五岳剑派，无耻下流，比武不胜，暗算害人。”每四字一行，一共四行，每个字都有尺许见方，深入山石，是用极锋利的兵刃刻入，深达数寸。十六个字棱角四射，大有剑拔弩张之态。又见十六个大字之旁更刻了无数小字，都是些“卑鄙无赖”、“可耻已极”、“无能”、“懦弱”等等诅咒字眼，满壁尽是骂人的语句。令狐冲甚是气恼，心想：“原来这些人是给我五岳剑派擒住了囚禁在此，满腔气愤，无可发泄，便在石壁上刻些骂人的话，这等行径才卑鄙无耻。”又想：“却不知这些是什么人？既与五岳剑派为敌，自不是什么好人了。”

举起火把更往石壁上照看时，只见一行字刻着道：“范松赵鹤破恒山剑法于此。”这一行之旁是无数人形，每两个人形一组，一个使剑而另一个使斧，粗略一计，少说也有五六百个人形，显然是使斧的人形在破解使剑人形的剑法。

在这些人形之旁，赫然出现一行字迹：“张乘风张乘云尽破华山剑法。”令狐冲勃然大怒，心道：“无耻鼠辈，大胆狂妄已极。华山剑法精微奥妙，天下能挡得住的已屈指可数，有谁胆敢说得上一个‘破’字？更有谁胆敢说是‘尽破’？”回手拾起泰山派的那柄重剑，运力往这行字上砍去，当的一声，火花四溅，那个“尽”字给他砍去了一角，但便从这一砍之中，察觉石质甚是坚硬，要在这石壁上绘图写字，虽有利器，却也十分不易。

一凝神间，看到那行字旁一个图形，使剑人形虽只草草数笔，线条甚为简陋，但从姿形之中可以明白看出，那正是本门基本剑法的一招“有凤来仪”，剑势飞舞而出，轻盈灵动。与之对拆人形手中持着一条直线形的兵刃，不知是棒棍还是枪矛，但见这件兵刃之端直指对方剑尖，姿式异常笨拙。令狐冲嘿嘿一声冷笑，寻思：“本门这招‘有凤来仪’，内藏五个后着，岂是这一招笨招所能破解？”

但再看那图中那人的身形，笨拙之中却含着有余不尽、绵绵无绝之意。“有凤来仪”这一招尽管有五个后着，可是那人这一条棒棍之中，隐隐似乎含有六七种后着，

大可对付得了“有凤来仪”的诸般后着。

令狐冲凝视着这个寥寥数笔的人形，不胜骇异，寻思：“本门这一招‘有凤来仪’招数本极寻常，但后着却威力极大，敌手知机的便挡格闪避，倘若犯难破拆，非吃大亏不可，可是对方这一棍，委实便能破了我们这招‘有凤来仪’，这……这……这……”渐渐地自惊奇转为钦佩，内心深处，更不禁大有惶恐之情。

他呆呆凝视这两个人形，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之间，右手上觉得一阵剧烈疼痛，却是火把燃到尽头，烧到了手上。他甩手抛开火把，心想：“火把一烧完，洞中便黑漆一团。”忙奔到前洞，拿了十几根用以烧火取暖的松柴，奔回后洞，在即将烧尽的火把上点着了，仍瞧着这两个人形，心想：“这使棍的如功力和本门剑手相若，那么本门剑手便有受伤之虞；如对方功力稍高，则两招相逢，本门剑手立时便得送命。我们这招‘有凤来仪’……确确实实是给人家破了，不管用了！”

他侧头再看第二组图形时，见使剑的所使是本门一招‘苍松迎客’，登时精神一振，这一招他当年足足花了一个月时光才练得纯熟，已成为他临敌时的绝招之一。他兴奋之中微感惶恐，只怕这一招又为人所破，看那使棍的人形时，却见他手中共有五条棍子，分击使剑人形下盘五个部位。他登时一怔：“怎地有五条棍子？”但一看使棍人形的姿式，便即明白：“这不是五条棍子，是他在一刹那间连续击出五棍，分取对方下盘五处。可见他快我也快，他未必来得及连出五棍。这招‘苍松迎客’毕竟破解不了。”正自得意，忽然一呆，终于想到：“他不是连出五棍，而是在这五棍的方位中任击一棍，我却如何躲避？”

他拾起一柄本门的长剑，使出“苍松迎客”那一招来，再细看石壁上图形，想象对方一棍击来，倘若知道他定从何处攻出，自有对付之方，但他那一棍可以从五个方位中任何一个方位击至，那时自己长剑已刺在外门，势必不及收回，除非这一剑先行将他刺死，否则自己下盘必遭击中，但对方既属高手，岂能期望一剑定能制彼死命？眼见敌人沉肩滑步的姿式，定能在间不容发的情势下避过自己这一剑，这一剑既给避过，反击之来，自己可就避不过了。这么一来，华山派的绝招“苍松迎客”岂不又给人破了？

令狐冲回想过去三次曾以这一招“苍松迎客”取胜，倘若对方见过这石壁上的图形，知道以此反击，则对方不论使棍使枪、使棒使矛，如此还手，自己非死即伤，只怕今日世上早已没有令狐冲这个人了。他越想越心惊，额头冷汗涔涔而下，自言自语：“不会的，不会的！要是‘苍松迎客’真有此法可以破解，师父怎会不知？怎能不向我警告？”但他对这一招的精要诀窍确实所知甚稔，眼见使棍人形这五棍之来，凌厉已极，虽只石壁上短短的五条线，每一线却都似重重打在他腿骨、胫骨上一般。突然之间，大腿一阵抽痛，不自禁地坐倒在地。

慢慢起身，再看下去，石壁上所刻剑招皆是本门绝招，而对方均是以巧妙绝伦、狠辣之极的招数破去，令狐冲越看越心惊，待看到一招“无边落木”时，见对方棍棒的还招软弱无力，纯系守势，不由得吁了口长气，心道：“这一招你毕竟破不了啦。”

记得去年腊月，师父见大雪飞舞，兴致甚高，聚集了一众弟子讲论剑法，最后施展了这招“无边落木”出来，但见他一剑快似一剑，每一剑都闪中了半空中飘下来的

一朵雪花，连师娘都鼓掌喝彩，说道：“师哥，这一招我可服你了，华山派确该由你做掌门人。”师父笑道：“执掌华山一派门户，凭德不凭力，未必一招剑法使得纯熟些，便能做掌门人了。”师娘笑道：“羞不着？你哪一门德行比我高了？”师父笑了笑，便不再说。师娘极少服人，常爱和师父争胜，连她都服，则这招“无边落木”的厉害可想而知。后来师父讲解，这一招的名字取自一句唐诗，就叫做“无边落木”什么的，师父当时念过，可不记得了，好像是说千百棵树木上的叶子纷纷飘落，这招剑法也要如此四面八方的都照顾到。

再看那使棍人形，但见他缩成一团，姿式极不雅观，一副招架无方的挨打神态，令狐冲正觉好笑，突然之间，脸上笑容僵硬了起来，背上一阵冰凉，寒毛直竖。他目不转睛地凝视那人手中所持棍棒，越看越觉得这棍棒所处方位委实巧妙到了极处。“无边落木”这一招中刺来的九剑、十剑、十一剑、十二剑……每一剑势必都刺在这棍棒之上，这棍棒骤看之下似是极拙，却乃极巧，形似奇弱，实则至强，当真到了“以静制动，以拙御巧”的极诣。

霎时之间，他对本派武功信心全失，只觉纵然学到了如师父一般炉火纯青的剑术，遇到这使棍棒之人，那也是缚手缚脚，绝无抗御的余地，那么这门剑术学下去更有何用？难道华山派剑术当真如此不堪一击？眼见洞中这些骸骨腐朽已久，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何以五岳剑派至今仍称雄江湖，没听说那一派剑法真的能为人所破？但若说壁上这些图形不过纸上谈兵，却又不然，嵩山等派剑法是否为人所破，他虽不知，但他娴熟华山剑法，深知倘若陡然间遇上对方这等高明之极的招数，定非一败涂地不可。

他便如给人点中了穴道，呆呆站着不动，脑海之中，一个个念头却层出不穷地闪过，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听得有人在大叫：“大师哥，大师哥，你在哪里？”

令狐冲一惊，急从石洞中转身而出，急速穿过窄道，钻过洞口，回入自己的山洞，只听得陆大有正向着崖外呼叫。令狐冲从洞中纵出，转到后崖一块大石之后，盘膝坐好，叫道：“我在这里打坐。六师弟，有什么事？”

陆大有循声过来，喜道：“大师哥在这里啊！我给你送饭来啦。”令狐冲从黎明起始凝视石壁上的招数，心有专注，不知时刻之过，此时竟然已是午后。他居住的山洞是静居思过之处，陆大有不敢擅入，那山洞甚浅，一瞧不见令狐冲在内，便到崖边寻找。

令狐冲见他右颊上敷了一大片草药，血水从青绿的草药糊中渗将出来，显是受了不轻的创伤。忙问：“咦！你脸上怎么了？”陆大有道：“今早练剑不小心，回剑时划了一下，真蠢！”令狐冲见他神色间气愤多于惭愧，料想必有别情，便道：“六师弟，到底是怎生受的伤，难道你连我也瞒么？”

陆大有气愤愤地道：“大师哥，不是我敢瞒你，只是怕你生气，因此不说。”令狐冲问：“是给谁刺伤的？”心下奇怪，本门师兄弟素来和睦，从没打架相斗之事，难道是山上来了外敌？陆大有道：“今早我和林师弟练剑，他刚学会了那招‘有风来仪’，我一个不小心，给他划伤了脸。”令狐冲道：“师兄弟们过招，偶有失手，平常得很，那也不用生气。林师弟初学乍练，收发不能自如，须怪不得他。只是你未免太大意了。”

这招‘有凤来仪’威力不小，该当小心应付才是。”陆大有道：“是啊，可是我怎料到这……这姓林的入门没几个月，便练成了‘有凤来仪’？我是拜师后第五年上，师父才要你传我这一招的。”

令狐冲微微一怔，心想林师弟入门数月，便学成这招“有凤来仪”，进境确是太过快速，若非天纵聪明而有过人之能，那便根基不稳，这等以求速成，于他日后练功反而大有妨碍，不知师父何以这般快地传他。

陆大有又道：“当时我乍见之下，吃了一惊，便给他划伤了。小师妹还在旁拍手叫好，说道：‘六猴儿，你连我的徒弟也打不过，以后还敢在我面前逞英雄么？’那姓林的小子自知不合，过来给我包扎伤口，却给我踢了个筋斗。小师妹怒道：‘六猴儿，人家好心给你包扎，你怎地打不过人家，便恼羞成怒了？’大师哥，原来是小师妹偷偷传给他的。”

刹那之间，令狐冲心头感到一阵强烈的酸苦，这招“有凤来仪”甚是难练，五个后着变化繁复，又有种种诀窍，小师妹教会林师弟这招剑法，定是花了无数心机、不少功夫，这些日子中她不上崖来，原来整日便和林师弟在一起。岳灵珊生性好动，极不耐烦做细磨功夫，为了要强好胜，自己学剑尚有耐心，要她教人，却极难望其能悉心指点，现下居然将这招变化繁复的“有凤来仪”教会了林平之，则对这师弟的关心爱护可想而知。他过了好一阵，心头较为平静，才淡淡地道：“你怎地去和林师弟练剑了？”

陆大有道：“昨日我和你说了那几句话，小师妹听了很不乐意，下峰时一路跟我唠叨，今日一早便拉我去跟林师弟拆招。我毫无戒心，拆招便拆招。哪知小师妹暗中教了姓林的小子好几手绝招。我出其不意，中了他暗算。”

令狐冲越听越明白，定是这些日子中岳灵珊和林平之甚为亲热，陆大有和自己交好，看不过眼，不住地冷言讥刺，甚至向林平之辱骂生事，也不出奇，便道：“你骂过林师弟好几次了，是不是？”

陆大有气愤愤地道：“这卑鄙无耻的小白脸，我不骂他骂谁？他见到我怕得很，我骂了他，从来不敢回嘴，一见到我，转头便即避开，没想到……没想到这小子竟这般阴毒。哼！凭他能有多大气候，若不是师妹背后撑腰，这小子能伤得了我？”

令狐冲心头涌上一股难以形容的苦涩滋味，随即想起后洞石壁上那招专破“有凤来仪”的绝招，从地下拾起一根树枝，随手摆了个姿式，便想将这一招传给陆大有，但转念一想：“六师弟对那姓林的小子恼恨已极，此招既出，定然令他重伤，师父师娘追究起来，我们二人定受重责，这事万万不可。”便道：“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以后别再上当，也就是了。自己师兄弟，过招时的小小胜败，也不必在乎。”

陆大有道：“是。可是大师哥，我能不在乎，你……你也能不在乎吗？”

令狐冲知他说的是岳灵珊之事，心头感到一阵剧烈痛楚，脸上肌肉也扭曲了起来。

陆大有一言既出，便知这句话大伤师哥之心，忙道：“我……我说错了。”令狐冲握住他手，缓缓地道：“你没说错。我怎能不在乎？不过……不过……”隔了半晌，道：“六师弟，这件事咱们此后再也别提。”陆大有道：“是！大师哥，那招‘有凤来

仪’，你教过我的。我一时不留神，才着了那小子的道儿。我一定好好去练，用心去练，要叫这小子知道，到底大师哥教的强，还是小师妹教的强。”

令狐冲惨然一笑，说道：“那招‘有凤来仪’，嘿嘿，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陆大有见他神情落寞，只道小师妹冷淡了他，以致他心灰意懒，当下也不敢再说什么，陪着他吃过了酒饭，收拾了自去。

令狐冲闭目养了会神，点了个松明火把，又到后洞去看石壁上的剑招。初时总是想着岳灵珊如何传授林平之剑术，说什么也不能凝神细看石壁上的图形，壁上寥寥数笔勾勒成的人形，似乎一个个都幻化为岳灵珊和林平之，一个在教，一个在学，神态亲密。他眼前晃来晃去，都是林平之那俊美的相貌，不由得叹了口气，心想：“林师弟相貌比我俊美十倍，年纪又比我小得多，只比小师妹大一两岁，两人自然容易说得来。”

突然之间，瞥见石壁上图形中使剑之人刺出一剑，运劲姿式，剑招去路，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令狐冲大吃一惊，心道：“师娘这招明明是她临时自创的，怎地石壁上早就刻下了？这可奇怪之极了。”

仔细再看图形，才发觉石壁上这一剑和岳夫人所创的剑招之间，实有颇大不同，石壁上的剑招更加浑厚有力，更为朴实无华，显然出于男子之手，一剑之出，真正便只一剑，不似岳夫人那一剑暗藏无数后着，只因更为单纯，也就更为凌厉。令狐冲暗暗点头：“师娘所创这一剑，原来暗合前人剑意。其实也并不奇怪，两者都是从华山剑法的基本道理中变化出来的，只消两人的功力和悟性相差不远，自然会有大同小异的创制。”又想：“如此说来，这石壁上的种种剑招，有许多是连师父和师娘都不知道了。难道师父于本门的高深剑法竟没学全么？”但见对手那一棍也是径自直点，以棍端对准剑尖，一剑一棍，联成了一条直线。

令狐冲看到这一条直线，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不好了！”手中火把落地，洞中登时全黑。他心中出现了极强的惧意，只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棍一剑既针锋相对，棍硬剑柔，双方均以全力点出，则长剑非从中折断不可。这一招双方的后劲都绵绵不绝，棍棒不但会乘势直点过去，而且剑上后劲还会反击自身，委实无法可解。

跟着脑海中又闪过了一个念头：“当真无法可解？却也不见得。兵刃既断，对方棍棒疾点过来，这当儿还可抛去断剑，身子向前疾扑，便能消解了棍上之势。可是像师父、师娘这等有身分的剑术名家，能使这等姿式么？那自然是宁死不辱的了。唉，一败涂地！一败涂地！”

悄立良久，取火刀火石打着了火，点起火把，向石壁再看下去，只见壁上所刻剑招愈出愈奇，越来越精，最后数十招直是变幻难测，奥秘无方，但不论剑招如何厉害，对方的棍棒必有更加厉害的克制之法。华山派剑法图形尽处，刻着使剑者抛弃长剑，俯首屈膝，跪在使棍者的面前。令狐冲胸中愤怒早已尽消，只余一片沮丧之情，虽觉使棍者此图形未免骄傲刻薄，但华山派剑法为其尽破，再也没法与之争雄，却也是千真万确，绝无可疑。

这一晚间，他在后洞来来回回地不知绕了几千百个圈子，他一生之中，从未受过

这般巨大的打击，心中只想：“华山派名列五岳剑派，是武林中享誉已久的名门大派，岂知本派武功竟如此不堪一击。石壁上的剑招，至少有百余招是连师父、师娘也不知道的，但即使练成了本门的最高剑法，连师父也远远不及，却又有何用？只要对方知晓了破解之法，本门的最强高手还是要弃剑投降。倘若不肯服输，便只有自杀了。”

徘徊来去，焦虑苦恼，这时火把早已熄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点燃火把，看着那跪地投降的人形，愈想愈气恼，提起剑来，便要往石壁上削去，剑尖将要及壁，突然动念：“大丈夫光明磊落，输便是输，赢便是赢，我华山派技不如人，有什么话可说？”抛下长剑，长叹了一口气。

再去看石壁上的其余图形时，只见嵩山、衡山、泰山、恒山四派的剑招，也全让对手破尽破绝，其势无可挽救，最后也均跪地投降。令狐冲在师门日久，见闻广博，于嵩山等派的剑招虽不能明其精深之处，但大致要义却都听人说过，眼见石壁上所刻四派剑招，没一招不是十分高明凌厉之作，但每一招终是为对方所破。

他惊骇之余，心中充满了疑窦：“范松、赵鹤、张乘风、张乘云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怎地花下如许心思，在石壁上刻下破我五岳剑派的剑招之法，他们自己在武林中却默默无闻？而我五岳剑派居然又得享大名至今？”

心底隐隐觉得，五岳剑法今日在江湖上扬威立万，实不免颇有点欺世盗名，至少也是侥幸之极。五家剑派中数千名师长弟子，所以得能立足于武林，全仗这石壁上的图形未得泄漏于外，心中忽又生念：“我何不提起大斧，将石壁上的图形砍得干干净净，不在世上留下丝毫痕迹？那么五岳剑派的令名便可得保了。只当我从未发现过这个后洞，那便是了。”

他转身去提起大斧，回到石壁之前，但看到壁上种种奇妙招数，这一斧始终砍不下去，沉吟良久，终于大声说道：“这等卑鄙无耻的行径，岂是令狐冲所为？”

突然之间，又想起那位青袍蒙面客来：“这人剑术如此高明，多半和这洞里的图形大有关联。这人是谁？这人是谁？”

回到前洞想了半日，又到后洞去察看壁上图形，这等忽前忽后，也不知走了多少次，眼见天色向晚，忽听得脚步声响，岳灵珊提了饭篮上来。令狐冲大喜，急忙迎到崖边，叫道：“小师妹！”声音也发颤了。

岳灵珊不应，上得崖来，将饭篮往大石上重重一放，一眼也不向他瞧，转身便行。令狐冲大急，叫道：“小师妹，小师妹，你怎么了？”岳灵珊哼了一声，右足一点，纵身便即下崖，任由令狐冲一再叫唤，她始终不应一声，也始终不回头瞧他一眼。令狐冲心情激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打开饭篮，但见一篮白饭、两碗素菜，却没了那一小葫芦酒。他痴痴地瞧着，不由得呆了。

他几次三番想要吃饭，但只吃得一口，便觉口中干涩，食不下咽，终于停箸不食，寻思：“小师妹倘若恼了我，何以亲自送饭来给我？倘若不恼我，何以一句话不说，眼角也不向我瞧一眼？难道是六师弟病了，以致要她送饭来？可是六师弟不送，五师弟、七师弟、八师弟他们都能送饭，为什么小师妹却要自己上来？”思潮起伏，推测岳灵珊的心情，却把后洞石壁的武功置之脑后了。

次日傍晚，岳灵珊又送饭来，仍一眼也不向他瞧，一句话也不向他说，下崖之时，

却大声唱起福建山歌来。令狐冲更加心如刀割，寻思：“原来她是故意气我来着。”

第三日傍晚，岳灵珊又这般将饭篮在石上重重一放，转身便走，令狐冲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小师妹，留步，我有话跟你说。”岳灵珊转过身来，道：“有话请说。”令狐冲见她脸上犹如罩了一层严霜，竟没半点笑意，喃喃地道：“你……你……你……”岳灵珊道：“我怎样？”令狐冲道：“我……我……”他平时潇洒倜傥，口齿伶俐，但这时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岳灵珊道：“你没话说，我可要走了。”转身便行。

令狐冲大急，心想她这一去，要到明晚再来，今日不将话问明白了，这一晚心情煎熬，如何能挨得过去？何况瞧她这等神情，说不定明晚便不再来，甚至一个月不来也不出奇，情急之下，伸手便拉住她左手袖子。岳灵珊怒道：“放手！”用力一挣，嗤的一声，登时将那衣袖扯了下来，露出雪白的大半条手膀。

岳灵珊又羞又急，只觉一条裸露的手膀无处安放，她虽是学武之人，于小节不如寻常闺女般拘谨，但突然间裸露了这一大段臂膀，却也狼狈不堪，叫道：“你……大胆！”令狐冲忙道：“小师妹，对……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岳灵珊将右手袖子翻起，罩在左膀之上，厉声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令狐冲道：“我便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当真是我得罪了你，小师妹，你……你……拔剑在我身上刺十七八个窟窿，我……我也死而无怨。”

岳灵珊冷笑道：“你是大师兄，我们怎敢得罪你啊？还说什么刺十七八个窟窿呢，我们是你师弟妹，你不加打骂，大伙儿已谢天谢地啦。”令狐冲道：“我苦苦思索，当真想不明白，不知哪里得罪了师妹。”岳灵珊气虎虎地道：“你不明白！你叫六猴儿在爹爹、妈妈面前告状，你就明白得很了。”令狐冲大奇，道：“我叫六师弟向师父、师娘告状了？告……告你么？”岳灵珊道：“你明知爹爹妈妈疼我，告我也没用，偏生这么鬼聪明，去告了……告了……哼哼，还装腔作势，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令狐冲心念一动，登时雪亮，却愈增酸苦，道：“六师弟和林师弟比剑受伤，师父师娘知道了，因而责罚了林师弟，是不是？”心想：“只因师父师娘责罚了林师弟，你便如此生我的气。”

岳灵珊道：“师兄弟比剑，一个失手，又不是故意伤人，爹爹却偏袒六猴儿，狠狠骂了小林子一顿，又说小林子功力未到，不该学‘有风来仪’这等招数，不许我再教他练剑。好了，是你赢啦！可是……可是……我……我再也不来理你，永远永远不睬你！”这“永远永远不睬你”七字，原是平时她和令狐冲闹着玩时常说的言语，但以前说时，眼波流转，口角含笑，哪有半分“不睬你”之意？这一次却神色严峻，语气中也充满了当真割绝的决心。

令狐冲踏上一步，道：“小师妹，我……”他本想说：“我确实没叫六师弟去向师父师娘告状。”但转念又想：“我问心无愧，并没做过此事，何必为此向你哀恳乞怜？”说了一个“我”字，便没接口说下去。

岳灵珊道：“你怎样？”

令狐冲摇头道：“我不怎么样！我只是想，就算师父师娘不许你教林师弟练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又何必恼我到这等田地？”

岳灵珊脸上一红，道：“我便是恼你，我便是恼你！你心中尽打坏主意，以为我

不教林师弟练剑，便能每天来陪你了。哼，我永远永远不睬你。”右足重重一蹬，下崖去了。

这一次令狐冲不敢再伸手拉扯，满腹气苦，耳听得崖下又响起了她清脆的福建山歌。走到崖边，向下望去，只见她苗条的背影正在山坳边转过，依稀见到她左膀拢在右袖之中，不禁担心：“我扯破了她的衣袖，她如去告知师父师娘，他二位老人家还道我对小师妹轻薄无礼，那……那……那便如何是好？这件事传了出去，连一众师弟师妹也都要瞧我不起了。我令狐冲还能做人么？”随即心想：“我又不是真的对她轻薄。人家爱怎么想，我管得着么？”

但想到她只是为了不得对林平之教剑，竟如此恼恨自己，实不禁心中大为酸楚，初时还可自己宽慰譬解：“小师妹年轻好动，我既在崖上思过，没人陪她说话解闷，她便找上了年纪和她相若的林师弟做个伴儿，其实又岂有他意？”但随即又想：“我和她一同长大，情谊何等深重？林师弟到华山来还不过几个月，可是亲疏厚薄之际，竟能这般不同。”言念及此，却又气苦。

这一晚，他从洞中走到崖边，又从崖边走到洞中，来来去去，不知走了几千百次，次日又是如此，心中只是想着岳灵珊，对后洞石壁上的图形，以及那晚突然出现的青袍人，尽皆置之脑后了。

到得傍晚，却是陆大有送饭上崖。他将饭菜放在石上，盛好了饭，说道：“大师哥，用饭。”令狐冲嗯了一声，拿起碗筷扒了两口，实是食不下咽，向崖下望了一眼，缓缓放下了饭碗。陆大有道：“大师哥，你脸色不好，身子不舒服么？”令狐冲摇头道：“没什么。”陆大有道：“这草菇是我昨天去给你采的，你试试味道看。”令狐冲不忍拂他之意，挟了两只草菇来吃了，道：“很好。”其实草菇滋味虽鲜，他何尝感到了半分甜美之味？

陆大有笑嘻嘻地道：“大师哥，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师父师娘打从前两天起，不许小林子跟小师妹学剑啦。”令狐冲冷冷地道：“你斗剑斗不过林师弟，便向师父师娘哭诉去了，是不是？”陆大有跳了起来，道：“谁说我斗他不过了？我……我是为……”说到这里，立时住口。

令狐冲早已明白，虽然林平之凭着一招“有风来仪”出其不意地伤了陆大有，但毕竟陆大有入门日久，林平之无论如何不是他对手。他所以向师父师娘告状，实则是为了自己。令狐冲突然心想：“原来一众师弟师妹，心中都在可怜我，都知小师妹从此不跟我好了。只因六师弟和我交厚，这才设法帮我挽回。哼哼，大丈夫岂受人怜？”

突然之间，他怒发如狂，拿起饭碗菜碗，一只只地都投入了深谷之中，叫道：“谁要你多事？谁要你多事？”

陆大有大吃一惊，他对大师哥素来敬重佩服，不料竟激得他如此恼怒，心下甚是慌乱，不住倒退，只道：“大师哥，大……师哥。”令狐冲将饭菜尽数抛落深谷，余怒未息，随手拾起一块块石头，不住投入深谷之中。陆大有道：“大师哥，是我不好，你……打我好了。”

令狐冲手中正举起一块石头，听他这般说，转过身来，厉声道：“你有什么不好？”陆大有吓得又退了一步，嗫嚅道：“我……我……我不知道！”令狐冲一声长叹，将手

中石头远远投了出去，走过去拉住陆大有双手，温言道：“六师弟，对不起，是我自己心中发闷，可跟你毫不相干。”

陆大有松了口气，道：“我下去再给你送饭来。”令狐冲摇头道：“不，不用了，我不想吃。”陆大有见大石上昨日饭篮中的饭菜兀自完整不动，不由得脸有忧色，说道：“大师哥，你昨天也没吃饭？”令狐冲强笑一声，道：“你不用管，这几天我胃口不好。”

陆大有不敢多说，次日还不到未牌时分，便即提饭上崖，心想：“今日弄到了一大壶好酒，又煮了两味好菜，无论如何要劝大师哥多吃几碗饭。”上得崖来，却见令狐冲睡在洞中石上，神色甚憔悴。他心中微惊，说道：“大师哥，你瞧这是什么？”提起酒葫芦晃了几晃，拔开葫芦上的塞子，登时满洞都是酒香。

令狐冲当即接过，一口气喝了半壶，赞道：“这酒可不坏啊。”陆大有甚是高兴，道：“我给你装饭。”令狐冲道：“不，这几天不想吃饭。”陆大有道：“只吃一碗吧。”说着给他满满装了一碗。令狐冲见他一番好心，只得道：“好，我喝完了酒再吃饭。”

可是这一碗饭，令狐冲毕竟没吃。次日陆大有再送饭上来时，见这碗饭仍满满地放在石上，令狐冲却躺在地上睡着了。陆大有见他双颊潮红，伸手摸他额头，触手火烫，竟是在发高烧，不禁担心，低声道：“大师哥，你病了么？”令狐冲道：“酒，酒，给我酒！”陆大有虽带了酒来，却不敢给他，倒了一碗清水送到他嘴边。令狐冲坐起身来，将一大碗水喝干了，叫道：“好酒，好酒！”仰天重重睡倒，兀自喃喃地叫道：“好酒，好酒！”

陆大有见他病势不轻，甚是忧急，偏生师父师娘这日一早又有事下山去了，当即飞奔下崖，去告知了劳德诺等众师兄。岳不群虽有严训，除了每日一次送饭外，不许门人上崖和令狐冲相见，眼下他既有病，上去探病，谅亦不算犯规。但众门人仍不敢一同上崖，商量了大伙儿分日上崖探病，先由劳德诺和梁发两人上去。

陆大有又去告知岳灵珊，她余愤兀自未息，冷冷地道：“大师哥内功精湛，怎会有病？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令狐冲这场病来势着实凶猛，接连四日四晚昏睡不醒。陆大有向岳灵珊苦苦哀求，请她上崖探视，差点便要跪在她面前。岳灵珊才知不假，也着急起来，和陆大有同上崖去，只见令狐冲双颊深陷，蓬蓬的胡子生得满脸，浑不似平时潇洒倜傥的模样。岳灵珊心下歉仄，走到他身边，柔声道：“大师哥，我来探望你啦，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

令狐冲神色漠然，睁大了眼睛向她瞧着，眼光中流露出迷茫之色，似乎并不相识。岳灵珊道：“大师哥，是我啊。你怎么不睬我？”令狐冲仍呆呆地瞪视，过了良久，闭眼睡着了，直至陆大有和岳灵珊离去，他始终没再醒来。

这场病直生了一个多月，这才渐渐痊愈。这一个多月中，岳灵珊曾来探视了三次。第二次上令狐冲神志已复，见到她时十分欣喜。第三次她再来探病时，令狐冲已可坐起身来，吃了几块她带来的点心。

但自这次探病之后，她却又绝足不来。令狐冲自能起身行走之后，每日之中，倒有大半天是在崖边等待这小师妹的情影，可是每次见到的，若非空山寂寂，便是陆大

有佝偻着身子快步上崖的形相。

九 邀客

这日傍晚，令狐冲又在崖上凝目眺望，却见两个人形迅速异常地走上崖来，前面一人衣裙飘飘，是个女子。他见这二人轻身功夫甚高，在危崖峭壁之间行走如履平地，凝目看时，竟是师父和师娘。他大喜之下，纵声高呼：“师父、师娘！”片刻之间，岳不群和岳夫人双双纵上崖来，岳夫人手中提着饭篮。依照华山派历来相传门规，弟子受罚在思过崖上面壁思过，同门师兄弟除了送饭，不得上崖与之交谈，即是受罚者的徒弟，也不得上崖叩见师父。哪知岳不群夫妇居然亲自上崖，令狐冲不胜之喜，抢上拜倒，抱住了岳不群的双腿，叫道：“师父、师娘，可想煞我了。”

岳不群眉头微皱，他素知这个大弟子率性任情，不善律己，那正是修习华山派上乘武功的大忌。夫妇俩上崖之前早已问过病因，众弟子虽未明言，但从各人言语之中，已推测到此病是因岳灵珊而起，待得叫女儿来细问，听她言词吞吐闪烁，神色忸怩尴尬，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时眼见他真情流露，显然在思过崖上住了半年，自律功夫丝毫也没长进，心下颇为不怪，哼了一声。

岳夫人伸手扶起令狐冲，见他容色憔悴，大非往时神采飞扬的情状，不禁心生怜惜，柔声道：“冲儿，你师父和我刚从关外回来，听到你生了一场大病，现下可大好了吧？”

令狐冲胸口一热，眼泪险些夺眶而出，说道：“已全好了。师父、师娘两位老人家一路辛苦，你们今日刚回，却便上来……上来看我。”说到这里，心情激动，说话哽咽，转过头去擦了擦眼泪。

岳夫人从饭篮中取出一碗参汤，道：“这是关外野山人参熬的参汤，于身子大有补益，快喝了吧。”令狐冲想起师父、师娘万里迢迢地从关外回来，携来的人参第一个便给自己服食，心下感激，端起碗时右手微颤，竟将参汤泼了少许出来。岳夫人伸手过去，要将参汤接过来喂他。令狐冲忙大口将参汤喝完了，道：“多谢师父、师娘。”

岳不群伸指过去，搭他脉搏，只觉弦滑振速，以内功修为而论，比之以前反而大大退步了，心中更加不快，淡淡地道：“病是好了！”过了片刻，又道：“冲儿，你在思过崖上这几个月，到底在干什么？怎地内功非但没长进，反而后退了？”令狐冲俯首道：“是，师父、师娘恕罪。”岳夫人微笑道：“冲儿生了一场大病，现下还没全好，内力自然不如从前。难道你盼他越生病，功夫越强么？”

岳不群摇了摇头，说道：“我查考他的不是身子强弱，而是内力修为，这跟生不生病无关。本门气功与别派不同，只须勤加修习，纵在睡梦中也能不断进步。何况冲儿修炼本门气功已逾十年，若非身受外伤，本就不该生病，总之……总之是七情六欲

不善控制之故。”

岳夫人知丈夫所说不错，向令狐冲道：“冲儿，你师父向来谆谆告诫，要你用功练气练剑，罚你在思过崖上独修，其实也并非真的责罚，只盼你不受外事所扰，在这一年之内，不论气功和剑术都有突飞猛进，不料……不料……唉……”

令狐冲大是惶恐，低头道：“弟子知错了，今日起便当好好用功。”

岳不群道：“武林之中，变故日多。我和你师娘近年来四处奔波，眼见所伏祸胎难以消解，来日必有大难，心下实是不安。”他顿了一顿，又道：“你是本门大弟子，我和你师娘对你期望甚殷，盼你他日能为我们分任艰巨，抵挡祸患，光大华山一派。但你牵缠于儿女私情，不求上进，荒废武功，可令我们失望得很了。”

令狐冲见师父脸上忧色甚深，更加愧惧交集，当即拜伏于地，说道：“弟子……弟子该死，辜负了师父、师娘的期望。”

岳不群伸手扶他起来，微笑道：“你既已知错，那便是了。半月之后，再来考校你的剑法。”说着转身便行。令狐冲叫道：“师父，有一件事……”想要禀告后洞石壁上图形和那青袍人之事。岳不群挥一挥手，下崖去了。

岳夫人低声道：“这半月务须用功，熟习剑法。此事与你将来一生大有关联，千万不可轻忽。”令狐冲道：“是，师娘……”又待再说石崖剑招和青袍人之事，岳夫人笑着向岳不群背影指了指，摇一摇手，转身下崖，快步追上了丈夫。

令狐冲自忖：“为什么师娘说练剑一事与我将来一生大有关联，千万不可轻忽？又为什么师娘要等师父先走，这才暗中叮嘱我？莫非……莫非……”登时想到了一件事，一颗心怦怦乱跳，双颊发烧，再也不敢细想下去，内心深处，浮上了一个指望：“莫非师父师娘知道我是为小师妹生病，竟肯将小师妹许配给我？只是我必须好好用功，不论气功、剑术，都须能承受师父的衣钵。师父不便明言，师娘当我是亲儿子一般，却暗中叮嘱我，否则的话，还有什么事能与我将来一生大有关联？”

想到此处，登时精神大振，提起剑来，将师父所授剑法中最艰深的几套练了一遍，可是后洞石壁上的图形已深印脑海，不论使到哪一招，心中自然而然地浮起了种种破解之法，使到中途，凝剑不发，寻思：“后洞石壁上这些图形，这次没来得及跟师父师娘说，半个月后他二位再上崖来，细观之后，必能解破我的种种疑窦。”

岳夫人这番话虽令他精神大振，可是这半个月中修习气功、剑术，却无多大进步，整日里胡思乱想：“师父师娘如将小师妹许配于我，不知她自己是否愿意？要是我真能和她结为夫妇，不知她对林师弟是否能够忘情？其实，林师弟不过初入师门，向她讨教剑法，平时陪她说话解闷而已，两人又不是真有情意，怎及得我和小师妹一同长大，十余年来朝夕共处的情谊？那日我险些遭余沧海一掌击毙，全蒙林师弟出言解救，这件事我可终身不能忘记，日后自当善待于他。他若遇危难，我纵然舍却性命，也当挺身相救。”

半个月晃眼即过，这日午后，岳不群夫妇又连袂上崖，同来的还有施戴子、陆大有与岳灵珊三人。令狐冲见到小师妹也一起上来，在口称“师父、师娘”之时，声音也发颤了。

岳夫人见他精神健旺，气色比之半个月前大不相同，含笑点了点头，道：“珊儿，

你给大师哥装饭，让他先吃得饱饱的，再来练剑。”岳灵珊应道：“是。”将饭篮提进石洞，放在大石上，取出碗筷，满满装了一碗白米饭，笑道：“大师哥，请用饭吧！”

令狐冲道：“多……多谢。”岳灵珊笑道：“怎么？你还在发冷发热？怎地说起话来声音打颤？”令狐冲道：“没……没什么。”心道：“倘若此后朝朝暮暮，我吃饭时你能常在身畔，这一生令狐冲更无他求。”这时哪里有心吃饭，三扒二拨，便将一碗饭吃完。岳灵珊道：“我再给你添饭。”令狐冲道：“多谢，不用了。师父、师娘在外边等着。”

走出洞来，只见岳不群夫妇并肩坐在石上。令狐冲走上前去，躬身行礼，想要说什么，却觉得什么话都说来不妥。陆大有向他眨了眨眼睛，脸上大有喜色。令狐冲心想：“六师弟定是得到了讯息，在代我欢喜呢。”

岳不群的目光在他脸上转来转去，过了好一刻才道：“根明昨天从长安来，说道田伯光在长安做了好几件大案。”令狐冲一怔，道：“田伯光到了长安？干的多半不是好事了。”岳不群道：“那还用说？他在长安城一夜之间连盗七家大户，这也罢了，却在每家墙上写上九个大字：‘万里独行田伯光借用’。”

令狐冲“啊”的一声，怒道：“长安城便在华山近旁，他留下这九个大字，明明是要咱们华山派的好看。师父，咱们……”岳不群道：“怎么？”令狐冲道：“只是师父、师娘身分尊贵，不值得叫这恶贼来污了宝剑。弟子功夫却还不够，不是这恶贼的对手，何况弟子是有罪之身，不能下崖去找这恶贼，却让他在华山脚下如此横行，当真可恼可恨。”

岳不群道：“倘若你真有把握诛了这恶贼，我自可准你下崖，将功赎罪。你将师娘所授那一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练来瞧瞧。这半年之中，想来也已领略到了七八成，请师娘再加指点，未始便真的斗不过那姓田的恶贼。”

令狐冲一怔，心想：“师娘这一剑可没传我啊。”但一转念间，已然明白：“那日师娘试演此剑，虽然没正式传我，但凭着我对本门功夫的造诣修为，自该明白剑招中的要旨。师父估计我在这半年之中，琢磨修习，该当学得差不多了。”

他心中翻来覆去地说着：“无双无对，宁氏一剑！无双无对，宁氏一剑！”额头上不自禁渗出汗珠。他初上崖时，确是时时想着这一剑的精妙之处，也曾一再试演，但自从见到后洞石壁上的图形，发觉华山派的任何剑招都能为人所破，那一招“宁氏一剑”更败得惨不可言，自不免对这招剑法失了信心，一句话几次到了口边，却又缩回：“这一招并不管用，会给人家破去的。”但当着施戴子和陆大有之面，可不便指摘师娘这招十分自负的剑法。

岳不群见他神色有异，说道：“这一招你没练成么？那也不打紧，这招剑法是我华山派武功的极诣，你气功火候未足，原也练不到家，假以时日，自可慢慢补足。”

岳夫人笑道：“冲儿，还不叩谢师父？你师父答允传你‘紫霞功’的心法了。”

令狐冲心中一凛，道：“是！多谢师父。”便要跪倒。

岳不群伸手阻住，笑道：“紫霞功是本门最高的气功心法，我所以不加轻传，倒不是有所吝惜，只因一练此功之后，必须心无杂念，勇猛精进，中途不可有丝毫耽搁，否则于练武功者实有大害，往往会走火入魔。冲儿，我要先瞧瞧你近半年来功夫进境

如何，再决定是否传你这紫霞功的口诀。”

施戴子、陆大有、岳灵珊三人听得大师哥将得传“紫霞功”，都露出了艳羡之色。他三人均知“紫霞功”威力极大，自来有“华山九功，第一紫霞”的说法，他们虽知本门中武功之强，无人及得上令狐冲项背，日后必是他承受师门衣钵，接掌华山派门户，但料不到师父这么快便将本门的第一神功传他。陆大有道：“大师哥用功得很，我每日送饭上来，见到他不是打坐练气，便是勤练剑法。”岳灵珊横了他一眼，偷偷扮个鬼脸，心道：“你这六猴儿当面撒谎，只是想帮大师哥。”

岳夫人笑道：“冲儿，出剑吧！咱师徒三人去斗田伯光。临时抱佛脚，上阵磨枪，比不磨总要好些。”令狐冲奇道：“师娘，你说咱们三人去斗田伯光？”岳夫人笑道：“你明着向他挑战，我和你师父暗中帮你。不论是谁杀了他，都说是你杀的，免得武林同道说我和你师父失了身分。”岳灵珊拍手笑道：“那好极了。既有爹爹妈妈暗中相帮，女儿也敢向他挑战，杀了这坏人后，说是女儿杀的，岂不是好？”

岳夫人笑道：“你眼红了，想来捡这现成便宜，是不是？你大师哥出生入死，曾和田伯光这厮前后相斗数百招，深知对方虚实，凭你这点功夫，哪里能够？再说，你好好一个女孩儿家，连嘴里也别提这恶贼的名字，更不要说跟他见面动手了。”突然间嗤的一声响，一剑刺到了令狐冲胸口。

她正对着女儿笑吟吟地说话，岂知刹那之间，已从腰间拔出长剑，直刺令狐冲的要害。令狐冲应变也是奇速，立即拔剑挡开，当的一声响，双剑相交，令狐冲左足向后退了一步。岳夫人刷刷刷刷刷刷，连刺六剑，当当当当当，响了六声，令狐冲一一架开。岳夫人喝道：“还招！”剑法陡变，举剑直砍，快劈快削，却不是华山派的剑法。令狐冲当即明白，师娘是在施展田伯光的快刀，以便自己从中领悟到破解之法，诛杀强敌。

眼见岳夫人出招越来越快，上一招与下一招之间已无连接的踪迹可寻，岳灵珊向父亲道：“爹，妈这些招数，快是快得很了，只不过还是剑法，不是刀法。只怕田伯光的快刀不会是这样子的。”

岳不群微微一笑，道：“田伯光武功了得，要用他的刀法出招，谈何容易？你娘也不是真的模仿他刀法，只是将这个‘快’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要除田伯光，要点不在如何破他刀法，而在设法克制他刀招的迅速。你瞧，好！‘有凤来仪’！”他见令狐冲左肩微沉，左手剑诀斜引，右肘一缩，跟着便是一招“有凤来仪”，这一招用在此刻，实是恰到好处，心头一喜，便大声叫了出来。

不料这“仪”字刚出口，令狐冲这一剑却刺得歪斜无力，不能穿破岳夫人的剑网而前。岳不群轻轻叹了口气，心道：“这一招可使糟了。”岳夫人手下毫不留情，嗤嗤嗤三剑，只逼得令狐冲手忙脚乱。

岳不群见令狐冲出招慌张，不成章法，随手抵御之际，十招之中倒有两三招不是本门剑术，不由得脸色越来越难看，只是令狐冲的剑法虽杂乱无章，却还是把岳夫人凌厉的攻势挡住了。他退到山壁之前，已无退路，渐渐展开反击，忽然间得个机会，使出一招“苍松迎客”，剑花点点，向岳夫人眉间鬓边滚动闪击。

岳夫人当的一剑格开，急挽剑花护身，她知这招“苍松迎客”含有好几个厉害后

着，令狐冲对这招习练有素，虽不会真的刺伤了自己，但也着实不易抵挡，是以转攻为守，凝神以待，不料令狐冲长剑斜击，来势既缓，劲道又弱，竟绝无威胁之力。岳夫人叱道：“用心出招，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呼呼呼连劈三剑，眼见令狐冲跳跃避开，叫道：“这招‘苍松迎客’成什么样子？一场大病，生得将剑法全都还给了师父？”令狐冲道：“是。”脸现愧色，还了两剑。

施戴子和陆大有见师父的神色越来越不善，心下均有惴惴之意，忽听得风声猎猎，岳夫人满场游走，一身青衫化成了一片青影，剑光闪烁，再也分不出剑招。令狐冲脑中却混乱一片，种种念头此去彼来：“我若使‘野马奔驰’，对方有以棍横挡的精妙招法可破，我若使那招斜击，却非身受重伤不可。”他每想到本门的一招剑法，不自禁地便立即想到石壁上破解这一招的法门，先前他使“有凤来仪”和“苍松迎客”都半途而废，没使得到家，便因想到了这两招的破法之故，心生惧意，自然而然地缩剑回守。

岳夫人使出快剑，原是想引他用那“无双无对，宁氏一剑”来破敌建功，可是令狐冲随手拆解，非但心神不属，简直是一副胆战心惊、魂不附体的模样。她素知这徒儿胆气极壮，自小便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目下这等拆招，却是从所未见，不由得大是恼怒，叫道：“还不使那一剑？”

令狐冲道：“是！”提剑直刺，运劲之法，出剑招式，宛然正便是岳夫人所创那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岳夫人叫道：“好！”知道这一招凌厉绝伦，不敢正撄其锋，斜身闪开，回剑疾挑，令狐冲心中却是在想：“这一招不成的，没有用，一败涂地。”突然间手腕剧震，长剑脱手飞起。令狐冲大吃一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岳夫人随即挺剑直出，剑势如虹，嗤嗤之声大作，正是她那一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此招之出，比之那日初创时威力又大了许多，她自创成此招后，心下甚是得意，每日里潜心思索，如何发招更快，如何内劲更强，务求一击必中，敌人难以抵挡。她见令狐冲使这一招自己的得意之作，初发时形貌甚似，剑至中途，实质竟然大异，当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将一招威力奇强的绝招，使得猥猥崽崽，拖泥带水，十足脓包模样。她一怒之下，便将这一招使了出来。她虽绝无伤害徒儿之意，但这一招威力实在太强，剑刃未到，剑力已将令狐冲全身笼罩住了。

岳不群眼见令狐冲已无法闪避，无可挡架，更加难以反击，当日岳夫人长剑甫触令狐冲之身，便以内力震断己剑，此刻这一剑的劲力却尽数集于剑尖，实是使得性发，收手不住，暗叫一声：“不好！”忙从女儿身边抽出长剑，踏前一步，岳夫人的长剑只要再向前递得半尺，他便要抢上出剑挡格。他师兄妹功夫相差不远，岳不群虽然稍胜，但岳夫人既占先机，是否真能挡开，也殊无把握，只盼令狐冲所受创伤较轻而已。

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令狐冲顺手摸到腰间剑鞘，身子一矮，沉腰坐腿，将剑鞘对准了岳夫人的来剑。这一招式，正是后洞石壁图形中所绘，使棍者将棍棒对准对方来剑，棍剑联成一线，双方内力相对，长剑非断不可。令狐冲长剑受震脱手，跟着便见师娘势若雷霆地攻将过来，他心中本已混乱之极，脑海中来来去去的尽是石壁上的种种招数，岳夫人这一剑他无可抗御，为了救命，自然而然地便使出石壁上那一招来。来剑既快，他拆解亦速，这中间实无片刻思索余地，又哪有余暇去找棍棒？

随手摸到腰间剑鞘，便将剑鞘对准岳夫人长剑，联成一线。别说他随手摸到的是剑鞘，即令是一块泥巴、一根稻草，他也会使出这个姿式来，将之对准长剑，联成一线。

此招一出，臂上内劲自然形成，但听得嚓的一声响，岳夫人的长剑直插入剑鞘之中。原来令狐冲惊慌之际，来不及倒转剑鞘，一握住剑鞘，便和来剑相对，不料对准来剑的乃是剑鞘之口，没能震断岳夫人的长剑，那剑却插入了鞘中。

岳夫人大吃一惊，虎口剧痛，长剑脱手，竟给令狐冲用剑鞘夺去。令狐冲这一招中含了好几个后着，其时已然管不住自己，自然而然地剑鞘挺出，点向岳夫人咽喉，而指向她喉头要害的，正是岳夫人所使长剑的剑柄。

岳不群又惊又怒，长剑挥出，击在令狐冲的剑鞘之上。这一下他使上了“紫霞功”，令狐冲只觉全身一热，腾腾腾连退三步，一跤坐倒。那剑鞘连着鞘中长剑，都断成了三四截，掉在地下，便在此时，白光一闪，空中那柄长剑落将下来，插在土中，直没至柄。施戴子、陆大有、岳灵珊三人只瞧得目为之眩，尽皆呆了。岳不群抢到令狐冲面前，伸出右掌，啪啪连声，接连打了他两个耳光，怒声喝道：“小畜生，干什么来着？”

令狐冲头晕脑涨，身子晃了晃，跪倒在地，道：“师父、师娘，弟子该死。”岳不群恼怒已极，喝道：“这半年之中，你在思过崖上思什么过？练什么功？”令狐冲道：“弟……弟子没……没练什么功？”岳不群厉声又问：“你对付师娘这一招，却是如何胡思乱想而来的？”令狐冲嗫嚅道：“弟子……弟子想也没想，眼见危急，随手……随手便使了出来。”岳不群叹道：“我料到你只是想也没想，随手使出，正因如此，我才这等恼怒。你可知自己已经走上了邪路，眼见使会难以自拔么？”令狐冲俯首道：“请师父指点。”

岳夫人过了良久，这才心神宁定，只见令狐冲给丈夫击打之后，双颊高高肿起，全成青紫之色，怜惜之情油然而生，说道：“你起来吧！这中间的关键所在，你本来不知。”转头向丈夫道：“师哥，冲儿资质太过聪明，这半年中不见到咱二人，自行练功，以致走上了邪路。如今迷途未远，及时纠正，也尚未晚。”岳不群点点头，向令狐冲道：“起来。”

令狐冲站起身来，瞧着地下断成了三截的长剑和剑鞘，心头迷茫一片，不知何以师父和师娘都说自己练功走上了邪路。

岳不群向施戴子等人招了招手，道：“你们都过来。”施戴子、陆大有、岳灵珊三人齐声应道：“是。”走到他身前。

岳不群在石上坐下，缓缓地道：“二十五年之前，本门功夫本来分为正邪两途。”令狐冲等都大为奇怪，均想：“华山派武功便是华山派武功了，怎地又有正邪之分？怎么以前从来不曾听师父说起过。”岳灵珊道：“爹爹，咱们所练的，当然都是正宗功夫了。”岳不群道：“这个自然，难道明知是旁门左道功夫，还会去练？只不过左道的一支，却自认是正宗，说咱们一支才是左道。但日子一久，正邪自辨，旁门左道的一支终于烟消云散，二十五年来，不复存在于这世上了。”岳灵珊道：“怪不得我从来没听说过。爹爹，这旁门左道的一支既已消灭，那也不用理会了。”

岳不群道：“你知道什么？所谓旁门左道，也并非真的邪魔外道，那还是本门功

夫，只是练功的着重点不同。我传授你们功夫，最先教什么？”说着眼光盯在令狐冲脸上。

令狐冲道：“最先传授运气的口诀，从练气功开始。”岳不群道：“是啊。华山一派功夫，要点是在一个‘气’字，气功一成，不论使拳脚也好，动刀剑也好，便都无往而不利，这是本门练功正途。可是本门前辈之中另有一派人物，却认为本门武功要点在‘剑’，剑术一成，纵然内功平平，也能克敌致胜。正邪之间的分歧，主要便在于此。”

岳灵珊道：“爹爹，女儿有句话说，你可不能着恼。”岳不群道：“什么话？”岳灵珊道：“我想本门武功，气功固然要紧，剑术可也不能轻视。单是气功厉害，倘若剑术练不到家，也显不出本门功夫的威风。”岳不群哼了一声，道：“谁说剑术不要紧了？要点在于主从不同。到底是气功为主。”岳灵珊道：“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岳不群怒道：“单是这句话，便已近魔道。两者都为主，那便是说两者都不是主。所谓‘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什么是目，务须分得清清楚楚。当年本门正邪之辨，曾闹得天覆地翻。你这句话如在三十年前说了出来，只怕过不了半天，便已身首异处了。”

岳灵珊伸了伸舌头，道：“说错一句话，便要叫人身首异处，哪有这么强凶霸道的？”岳不群道：“我在少年之时，本门气剑两宗之争胜败未决。你这句话如果在当时公然说了出来，气宗固然要杀你，剑宗也要杀你。你说气功与剑术两者并重，不分轩轻，气宗自然认为你抬高了剑宗的身分，剑宗则说你混淆纲目，一般的大逆不道。”岳灵珊道：“谁对谁错，那有什么好争的？一加比试，岂不是非立判！”

岳不群叹了口气，缓缓地道：“五十多年前，咱们气宗是少数，剑宗中的师伯、师叔占了大多数。再者，剑宗功夫易于速成，见效极快。大家都练十年，定是剑宗占上风；各练二十年，那是各擅胜场，难分上下；要到二十年之后，练气宗功夫的才渐渐地越来越强；到得三十年时，练剑宗功夫的便再也不能望气宗之项背了。然而要到二十余年之后，才真正分出高下，这二十余年中双方争斗之烈，可想而知。”

岳灵珊道：“到得后来，剑宗一支认错服输，是不是？”

岳不群摇头不语，过了半晌，才道：“他们死硬到底，始终不肯服输，虽然在玉女峰上大比剑时一败涂地，却大多数……大多数横剑自尽。剩下不死的则悄然归隐，再也不在武林中露面了。”

令狐冲、岳灵珊等都“啊”的一声，轻轻惊呼。岳灵珊道：“大家是同门师兄弟，比剑胜败，打什么紧！又何必如此看不开？”

岳不群道：“武学要旨的根本，那也不是师兄弟比剑的小事。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说到人材之盛，武功之高，原以本派居首，只以本派内争激烈，玉女峰上大比剑，死了二十几位前辈高手，剑宗固然大败，气宗的高手却也损折不少，这才将盟主之席给嵩山派夺了去。推寻祸首，实是由于气剑之争而起。”令狐冲等都连连点头。

岳不群道：“本派不当五岳剑派的盟主，那也罢了；华山派威名受损，那也罢了；最关重大的，是派中师兄弟内讧，自相残杀。同门师兄弟本来亲如骨肉，结果你杀我，我杀你，惨酷不堪。今日回思当年华山上人人自危的情景，兀自心有余悸。”说着眼

光转向岳夫人。

岳夫人脸上肌肉微微一动，想是回忆起本派高手相互屠戮的往事，不自禁地害怕。

岳不群缓缓解开衣衫，袒裸胸膛。岳灵珊惊呼一声：“啊哟，爹爹，你……你……”只见他胸口横过一条两尺来长的伤疤。自左肩斜伸右胸，伤疤虽愈合已久，仍作淡红之色，想见当年受伤极重，只怕差一点便送了性命。令狐冲和岳灵珊都是自幼伴着岳不群长大，但直到今日，才知他身上有这样一条大伤疤。岳不群掩上衣襟，扣上钮扣，说道：“当日玉女峰大比剑，我给本门师叔斩上了一剑，昏晕在地。他只道我已经死了，没再加理会。倘若他随手补上一剑，嘿嘿！”

岳灵珊笑道：“爹爹固然没有了，今日我岳灵珊更加不知道在哪里。”

岳不群笑了笑，脸色随即十分郑重，说道：“这是本门的大机密，谁也不许泄漏出去。别派人士，虽然都知华山派在一日之间伤折了二十余位高手，但谁也不知真正的原因。我们只说是猝遇瘟疫侵袭，决不能将这件贻羞门户的大事让旁人知晓。其中的前因后果，今日所以不得不告知你们，实因此事关涉太大。冲儿倘若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不出三年，那便是‘剑重于气’的局面，委实危险万分，不但毁了你自已，毁了当年无数前辈用性命换来的本门正宗武学，连华山派也给你毁了。”

令狐冲只听得全身冷汗，俯首道：“弟子犯了大错，请师父、师娘重重责罚。”岳不群喟然道：“本来嘛，你原是无心之过，不知者不罪。但想当年剑宗的诸位师伯、师叔们，也都是存着一番好心，要以绝顶武学光大本门，只不过一经误入歧途，陷溺既深，到后来便难以自拔了。今日我若不给你当头棒喝，以你的资质性子，极易走上剑宗那条抄近路、求速成的邪途。”令狐冲应道：“是！”

岳夫人道：“冲儿，你适才用剑鞘夺我长剑这一招，是怎生想出来的？”令狐冲惭愧无地，道：“弟子只求挡过师娘这凌厉之极的一击，没想到……没想到……”

岳夫人道：“这就是了。气宗与剑宗的高下，此刻你已必然明白。你这一招固然巧妙，但一碰到你师父的上乘气功，再巧的招数也无能为力。当年玉女峰上大比剑，剑宗的高手招式变幻，层出不穷，但你师祖凭着练得了紫霞功，以拙胜巧，以静制动，尽败剑宗的十余位高手，奠定本门正宗武学千载不拔的根基。今日师父的教诲，大家须得深思体会。本门功夫以气为体，以剑为用；气是主，剑为从；气是纲，剑是目。练气倘若不成，剑术再强，总归无用。”令狐冲、施戴子、陆大有、岳灵珊一齐躬身受教。

岳不群道：“冲儿，我本想今日传你紫霞功的入门口诀，然后带你下山，去杀了田伯光那恶贼，这件事眼下可得搁一搁了。这两个月中，你好好修习我以前传你的练气功夫，将那些旁门左道、古灵精怪的剑法尽数忘记，待我再行考核，瞧你是否真有进益。”说到这里，突然声色俱厉地道：“倘若你执迷不悟，继续走剑宗的邪路，嘿嘿，重则取你性命，轻则废去你全身武功，逐出门墙，那时再来苦苦哀求，却是晚了。可莫怪我事先没跟你说明白！”

令狐冲额头冷汗涔涔而下，说道：“是，弟子决计不敢。”

岳不群转向女儿道：“珊儿，你和大有二人，也都是性急鬼，我教训你大师哥这番话，你二人也当记住了。”陆大有道：“是。”岳灵珊道：“我和六师哥虽然性急，却

没大师哥这般聪明，自己创不出剑招，爹爹尽可放心。”岳不群哼了一声，道：“自己创不出剑招？你和冲儿不是创了一套冲灵剑法么？”

令狐冲和岳灵珊都是满脸通红。令狐冲道：“弟子胡闹。”岳灵珊笑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和大师哥闹着玩的。爹爹怎么也知道了呢？”岳不群道：“我门下弟子要自创剑法，自立门户，做掌门人的倘若懵然不知，岂不糊涂。”岳灵珊拉着父亲袖子，笑道：“爹爹，你还在取笑人家！”令狐冲见师父的语气神色之中绝无丝毫说笑之意，不禁心中又是一凛。

岳不群站起身来，说道：“本门功夫练到深处，飞花摘叶，俱能伤人。旁人只道华山派以剑术见长，那未免小觑咱们了。”说着左手衣袖一卷，劲力到处，陆大有腰间的长剑从鞘中跃出。岳不群右手袖子跟着拂出，掠上剑身，喀喇一声响，长剑断为两截。令狐冲等无不骇然。岳夫人瞧着丈夫的眼光之中，尽是倾慕敬佩之意。

岳不群道：“走吧！”与夫人首先下崖，岳灵珊、施戴子等跟随其后。

令狐冲瞧着地下的两柄断剑，心中又惊又喜，寻思：“原来本门武学如此厉害，任何一招剑法在师父手底下施展出来，又有谁能破解得了？”又想：“后洞石壁上刻了种种图形，注明五岳剑法的绝招尽数可破。但五岳剑派却得享大名至今，始终巍然存于武林，原来各剑派都有上乘内功为根基，剑招上倘若附以浑厚内力，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破去了。这道理本也寻常，只是我想得钻入了牛角尖，竟尔忽略了，其实同是一招‘有凤来仪’，在林师弟剑下使出来，又或是在师父剑下使出来，岂能一概而论？石壁上使棍之人能破林师弟的‘有凤来仪’，却破不了师父的‘有凤来仪’。”

想通了这一节，数月来的烦恼一扫而空，虽然今日师父未以“紫霞功”相授，更没有出言将岳灵珊许配，他却绝无沮丧之意，反因对本门武功回复信心而大为欣慰，想到这半月来痴心妄想，以为师父、师娘要将女儿许配于己，不由得面红耳赤，暗自惭愧。

次日傍晚，陆大有送饭上崖，说道：“大师哥，师父、师娘今日一早上陕北去啦。”令狐冲微感诧异，道：“上陕北？怎地不去长安？”陆大有道：“田伯光那厮在延安府又做了几件案子，原来这恶贼不在长安啦。”

令狐冲“哦”了一声，心想师父、师娘出马，田伯光定然伏诛；内心深处，却不禁微感惋惜，觉得田伯光好淫贪色，为祸世间，自是死有余辜，但此人武功可也真高，与自己两度交手，磊落豪迈，不失男儿汉的本色，只可惜专做坏事，成为武林公敌。

此后两日之中，令狐冲练习气功，别说不再去看石壁上的图形，连心中每一忆及，也立即将那念头逐走，避之唯恐不速，常想：“幸好师父及时喝阻，我才不致误入歧途，成为本门罪人，当真凶险之极。”

这日傍晚，吃过饭后，打坐了一个多更次，忽听得远远有人走上崖来，脚步迅捷，来人武功着实不低，他心中一凛：“这人不是本门中人，他上崖来干什么？莫非是那蒙面青袍人吗？”忙奔入后洞，拾起一柄本门的长剑，悬在腰间，再回到前洞。

片刻之间，那人已然上崖，大声道：“令狐兄，故人来访。”声音熟悉，竟然便是“万里独行”田伯光，令狐冲一惊，心想：“师父、师娘正下山追杀你，你却如此大胆，上华山来干什么？”走到洞口，笑道：“田兄远道过访，当真意想不到。”

只见田伯光肩头挑着副担子，放下担子，从两只竹箩中各取出一只大坛子，笑道：“听说令狐兄在华山顶上坐牢，嘴里一定淡出鸟来，小弟在长安谪仙酒楼的地窖之中，取得两坛一百三十年的陈酒，来和令狐兄喝个痛快。”

令狐冲走近几步，月光下只见两只极大的酒坛之上，果然贴着“谪仙酒楼”的金字红纸招牌，招纸和坛上箍箍均已陈旧，确非近物，忍不住一喜，笑道：“将这一百斤酒挑上华山绝顶，这份人情可大得很啦！来来来，咱们便来喝酒。”从洞中取出两只大碗。田伯光将坛上的泥封开了，一阵酒香直透出来，醇美绝伦。酒未沾唇，令狐冲已有醺醺之意。

田伯光提起酒坛倒了一碗，道：“你尝尝，怎么样？”令狐冲举碗喝了一大口，大声赞道：“真好酒也！”将一碗酒喝干，大拇指一翘，道：“天下名酒，世所罕有！”

田伯光笑道：“我曾听人言道，天下名酒，北为汾酒，南为绍酒。最好的汾酒不在山西而在长安，而长安醇酒，又以当年李太白时时去喝得大醉的‘谪仙楼’为第一。当今之世，除了这两大坛酒之外，再也没第三坛了。”令狐冲奇道：“难道‘谪仙楼’的地窖之中，便只剩下这两坛了？”田伯光笑道：“我取了这两坛酒后，见地窖中尚有二百余坛，心想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凡夫俗子，只须腰中有钱，便能上‘谪仙楼’去喝到这样的美酒，又如何能显得华山派令狐大侠的矫矫不群、与众不同？因此上乒乒乓乓，稀里哗啦，地窖中酒香四溢，酒涨及腰。”

令狐冲又吃惊，又好笑，道：“田兄竟把二百余坛美酒都打了个稀巴烂？”田伯光哈哈大笑，道：“天下只此两坛，这份礼才有点贵重啊，哈哈，哈哈！”令狐冲道：“多谢，多谢！”又喝了一碗，说道：“其实田兄将这两大坛酒从长安城挑上华山，何等辛苦麻烦，别说是天下名酿，纵是两坛清水，令狐冲也挺见你的情。”

田伯光竖起右手拇指，大声道：“大丈夫，好汉子！”令狐冲问道：“田兄如何称赞小弟？”田伯光道：“田某是个无恶不作的淫贼，曾将你砍得重伤，又在华山脚边犯案累累，华山派上下无不想杀之而后快。今日担得酒来，令狐兄却坦然而饮，竟不怕酒中下了毒，也只有如此胸襟的大丈夫，才配喝这天下名酒。”

令狐冲道：“取笑了。小弟与田兄交手两次，深知田兄品行十分不端，但暗中害人之事却不屑为。再说，你武功比我高得多，要取我性命，拔刀相砍便是，有何难处？”

田伯光哈哈大笑，说道：“令狐兄说得甚是。但你可知道这两大坛酒，却不是径从长安挑上华山的。我挑了这一百斤美酒，到陕北去做了两件案子，又到陕东去做两件案子，这才上华山来。”令狐冲一惊，心道：“却是为何？”略一凝思，便已明白，道：“原来田兄不断犯案，故意引开我师父、师娘，以便来见小弟，使的是个调虎离山之计。田兄如此不嫌烦劳，不知有何见教。”田伯光笑道：“令狐兄且请猜上一猜。”

令狐冲道：“不猜！”斟了一大碗酒，说道：“田兄，你来华山是客，荒山无物奉敬，借花献佛，你喝一碗天下第一美酒。”田伯光道：“多谢。”将一碗酒喝干了。令狐冲陪了一碗。两人举着空碗一照，哈哈一笑，一齐放下碗来。令狐冲突然右腿飞出，砰砰两声，将两大坛酒都踢入了深谷，隔了良久，谷底才传上来两下闷响。

田伯光惊道：“令狐兄踢去酒坛，却为什么？”令狐冲道：“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田伯光，你作恶多端，滥伤无辜，武林之中，人人切齿。令狐冲敬你落落大方，不算

是卑鄙猥亵之徒，才跟你喝了三大碗酒。见面之谊，至此而尽。别说两大坛美酒，便是将普天下珍宝都堆在我面前，难道便能买得令狐冲做你朋友吗？”刷的一声，拔出长剑，叫道：“田伯光，在下今日再领教你快刀高招。”

田伯光却不拔刀，摇头微笑，说道：“令狐兄，贵派剑术是极高的，只是你年纪还轻，火候未到，此刻要动刀动剑，毕竟还不是田某对手。”

令狐冲略一沉吟，点了点头，道：“此言不错，令狐冲十年之内，没法杀得了田兄。”啪的一声，将长剑还入剑鞘。

田伯光哈哈大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令狐冲道：“令狐冲不过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卒，田兄不辞辛劳地来到华山，想来不是为了取我颈上人头。你我是敌非友，田兄有何所命，在下一概不允。”田伯光笑道：“你还没听到我的说话，便先拒却了。”

令狐冲道：“正是。不论你叫我做什么事，我都决不照办。可是我又打不过你，在下脚底抹油，这可要逃了。”说着身形一晃，转到了崖后。他知这人号称“万里独行”，脚下奇快，他刀法固然了得，武林中胜过他的毕竟也为数不少，但他十数年来作恶多端，侠义道几次纠集人手，大举围捕，始终没能伤到他一根寒毛，便因他为人机警、轻功绝佳之故。是以令狐冲这一发足奔跑，立时使出全力。

不料他转得快，田伯光比他更快，令狐冲只奔出数丈，便见田伯光已拦在面前。令狐冲立即转身，想要从前崖跃落，只奔了十余步，田伯光又已追上，在他面前伸手一拦，哈哈大笑。令狐冲退了三步，叫道：“逃不了，只好打。我可要叫帮手了，田兄莫怪。”

田伯光笑道：“尊师岳先生倘若到来，只好轮到田某脚底抹油。可是岳先生与岳夫人此刻尚在陕东五百里外，来不及赶回相救。令狐兄的师弟、师妹人数虽多，叫上崖来，却仍不是田某敌手，男的枉自送了性命，女的……嘿嘿，嘿嘿。”这几下“嘿嘿”之声，笑得大是不怀好意。

令狐冲心中一惊，暗道：“思过崖离华山总堂甚远，我就算纵声大呼，师弟师妹们也没法听见。这人是出名的采花淫贼，倘若小师妹给他见到……啊哟，好险！刚才我幸亏没能逃走，否则田伯光必到华山总堂去找我，小师妹定然会给他撞见。小师妹这等花容月貌，落入了这万恶淫贼眼中，我……我可万死莫赎了。”眼珠一转，已打定了主意：“眼下只有跟他敷衍，拖延时光，既难力敌，便当智取，只须拖到师父、师娘回山，便平安无事了。”说道：“好吧，令狐冲打是打你不过，逃又逃不掉，叫不到帮手……”双手一摊，作个无可奈何之状，意思是说你要如何便如何，我只有听天由命了。

田伯光笑道：“令狐兄，你千万别会错了意，只道田某要跟你为难，其实此事于你有大大好处，将来你定会重重谢我。”

令狐冲摇手道：“你恶事多为，声名狼藉，不论这件事对我有多大好处，令狐冲洁身自爱，决不跟你同流合污。”

田伯光笑道：“田某是声名狼藉的采花大盗，令狐兄却是武林中第一正人君子岳先生的得意弟子，自不能跟我同流合污。只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令狐冲道：“什么叫做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田伯光笑道：“在衡阳回雁楼头，令狐兄和田某曾有同

桌共饮之谊。”令狐冲道：“令狐冲向来好酒如命，一起喝几杯酒，何足道哉？”田伯光道：“在衡山群玉院中，令狐兄和田某曾有同院共嫖之雅。”令狐冲呸的一声，道：“其时令狐冲身受重伤，为人所救，暂在群玉院中养伤，怎说得上一个‘嫖’字？”田伯光笑道：“可是便在那群玉院中，令狐兄却和两位如花似玉的少女，曾有同被共眠之乐。”

令狐冲心中一震，大声道：“田伯光，你口中放干净些！令狐冲声名清白，那两位姑娘更加冰清玉洁。你这般口出污言秽语，我要不客气了。”

田伯光笑道：“你今日对我不客气有什么用？你要维护华山的清白令名，当时对那两位姑娘就该客气尊重些，却为什么当着青城派、衡山派、恒山派众英雄之前，和这两个小姑娘大被同眠，上下其手，无所不为？哈哈，哈哈！”

令狐冲大怒，呼的一声，出拳向他猛击过去。

田伯光笑着避开，说道：“这件事你要赖也赖不掉啦，当日你若不是在床上被中，对这两个小姑娘大肆轻薄，为什么她们今日会对你苦害相思？”

令狐冲心想：“这人是个无耻之徒，什么话也说得出口，跟他这般莫名其妙地缠下去，不知他将有多少难听的话说出来，那日在衡阳回雁楼头，他中了我的诡计，这是他生平的奇耻大辱，唯有以此塞他之口。”当下不怒反笑，说道：“我道田兄千里迢迢地到华山干什么来着，却原来是奉了你师父仪琳小尼姑之命，送两坛美酒给我，以报答我代她收了这样一个乖徒弟，哈哈，哈哈！”

田伯光脸上一红，随即宁定，正色道：“这两坛酒是田某自己的一番心意，但田某来到华山，倒确与仪琳小师父有关。”

令狐冲笑道：“师父便是师父，怎还有什么大师父、小师父之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难道你想不认账么？仪琳师妹是恒山派的名门高弟，你拜上了这样一位师父，真是你的造化，哈哈！”

田伯光大怒，手按刀柄，便欲拔刀，但随即忍住，冷冷地道：“令狐兄，你手上的功夫不行，嘴头的功夫倒很厉害。”令狐冲笑道：“刀剑拳脚既不是田兄对手，只好在嘴头上找点儿便宜。”田伯光道：“嘴头上轻薄，田伯光甘拜下风。令狐兄，这便跟我走吧。”

令狐冲道：“不去！杀了我也不去！”

田伯光道：“你可知我要你到哪里去？”

令狐冲道：“不知道！上天也好，入地也好，田伯光到哪里，令狐冲总之不去。”

田伯光缓缓摇头，道：“我是来请令狐兄去见一见仪琳小师父。”

令狐冲大吃一惊，道：“仪琳师妹又落入你这恶贼之手么？你忤逆犯上，胆敢对自己师父无礼！”田伯光怒道：“田某师尊另有其人，已于多年之前归天，此后休得再将仪琳小师父牵扯在一起。”他神色渐和，又道：“仪琳小师父日思夜想，便是牵挂着令狐兄，在下当你是朋友，从此不敢对她再有半分失敬，这一节你倒可放心。咱们走吧！”

令狐冲道：“不去！一千个不去，一万个不去！”

田伯光微微一笑，却不作声。令狐冲道：“你笑什么？你武功胜过我，便想开硬

弓，将我擒下山去吗？”田伯光道：“田某对令狐兄并无敌意，原不想得罪你，只是既乘兴而来，便不想败兴而归。”令狐冲道：“田伯光，你刀法甚高，要杀我伤我，确然不难，可是令狐冲可杀不可辱，最多性命送在你手，要想擒我下山，却万万不能。”

田伯光侧头向他斜睨，说道：“我受人之托，请你去和仪琳小师父一见，实无他意，你又何必拚命？”令狐冲道：“我不愿做的事，别说是你，便是师父、师娘、五岳盟主、皇帝老子，谁也没法勉强。总之是不去，一万个不去，十万个不去。”田伯光道：“你既如此固执，田某只好得罪了。”刷的一声，拔刀在手。

令狐冲怒道：“你存着拿我之心，早已得罪我了。这华山思过崖，便是今日令狐冲毕命之所。”说着一声清啸，拔剑在手。

田伯光退了一步，眉头微皱，说道：“令狐兄，你我无怨无仇，何必性命相搏？咱们不妨再打一个赌。”令狐冲心中一喜：“要打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我倘若输了，还可强词夺理地抵赖。”口中却道：“打什么赌？我赢了固然不去，输了也是不去。”田伯光微笑道：“华山派的掌门大弟子，对田伯光的快刀刀法怕得这等厉害，连三十招也不敢接。”令狐冲怒道：“怕你什么？大不了给你一刀杀了。”

田伯光道：“令狐兄，非是我小觑了你，只怕我这快刀，你三十招也接不下。只须你挡得住我快刀三十招，田某拍拍屁股，立即走路，再也不敢向你罗唆。但若田某侥幸在三十招内胜了你，你只好跟我下山，去和仪琳小师父会上一会。”

令狐冲心念电转，将田伯光的刀法想了一遍，暗忖：“自从和他两番相斗之后，将他刀法的种种凌厉杀着，早已想过无数遍，又曾请教过师父、师娘。我只求自保，难道连三十招也挡不住？”喝道：“好，便接你三十招！”刷的一剑，向他攻去。这一出手便是本门剑法的杀着“有凤来仪”，剑刃颤动，嗡嗡有声，登时将田伯光的上盘尽数笼罩在剑光之下。

田伯光赞道：“好剑法！”挥刀格开，退了一步。令狐冲叫道：“一招了！”跟着一招“苍松迎客”，又攻了过去。田伯光又赞道：“好剑法！”知道这一招之中，暗藏着甚多，不敢挥刀相格，斜身滑步，闪了开去。这一下避让其实并非一招，但令狐冲喝道：“两招！”手下毫不停留，又攻了一招。

他连攻五招，田伯光或格或避，始终没反击，令狐冲却已数到了“五”字。待得他第六招长剑自下而上地反挑，田伯光大喝一声，举刀硬劈，刀剑相撞，令狐冲手中长剑登时沉了下去。田伯光喝道：“第六招、第七招、第八招、第九招、第十招！”口中数一招，手上砍一刀，连数五招，钢刀砍了五下，招数竟然并无变化，每一招都是当头硬劈。

这几刀一刀重似一刀，到得第六刀再下来时，令狐冲只觉全身都为对方刀上劲力所胁，连气也喘不过来，奋力举剑硬架，铮的一声巨响，刀剑相交，手臂麻酸，长剑落下地来。田伯光又是一刀砍落，令狐冲双眼一闭，不再理会。

田伯光哈哈一笑，问道：“第几招？”令狐冲睁开眼来，说道：“你刀法固然比我高，膂力内劲，也都远胜于我，令狐冲不是你对手。”田伯光笑道：“这就走吧！”

令狐冲摇头道：“不去！”田伯光脸色一沉，道：“令狐兄，田某敬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言而有信，三十招内令狐兄既然输了，怎么又来反悔？”令狐冲道：“我本来

不信你能在三十招内胜我，现下是我输了，可是我并没说输招之后便跟你去。我说过没有？”田伯光心想这句话原是自己说的，令狐冲倒确没说过，当下将刀一摆，冷笑道：“你姓名中有个‘狐’，果然名副其实。你没说过便怎样？”令狐冲道：“适才在下输招，是输在力不如你，心中不服，待我休息片刻，咱们再比过。”

田伯光道：“好吧，要你输得口服心服。”坐在石上，双手叉腰，笑嘻嘻地瞧着他。

令狐冲寻思：“这恶贼定要我随他下山，不知有何奸计，说什么去见仪琳师妹，定非实情。他又不是仪琳师妹的真徒弟，何况仪琳师妹一见他便吓得魂不附体，又怎会和他去打什么交道？只是我眼下给他缠上了，却如何脱身才是？”想到适才他向自己连砍这六刀，刀法平平，势道却沉猛无比，实不知该当如何拆解。

突然间心念一动：“那日荒山之夜，莫大先生杀了大嵩阳手费彬，衡山剑法灵动难测，以此对敌田伯光，定然不输于他。后洞石壁之上，刻得有衡山剑法的种种绝招，我去学得三四十招，便可和田伯光拚上一拚了。”又想：“衡山剑法精妙无比，顷刻间岂能学会，终究是我的胡思乱想。”

田伯光见他脸色瞬息间忽愁忽喜，忽又闷闷不乐，笑道：“令狐兄，破解我这刀法的诡计，可想出来了么？”

令狐冲听他将“诡计”二字说得特别响亮，不由得气往上冲，大声道：“要破你刀法，又何必使用诡计？你在这里罗哩罗唆，吵闹不堪，令我心乱意烦，难以凝神思索，我要到山洞里好好想上一想，你可别来滋扰。”田伯光笑道：“你去苦苦思索便是，我不来吵你。”令狐冲听他将“苦苦”二字又说得特别响亮，低低骂了一声，走进山洞。

令狐冲点燃蜡烛，钻入后洞，径到刻着衡山派剑法的石壁前去观看，但见一路路剑法变幻无方，若非亲眼所见，真不信世间有如此奇变横生的剑招，心想：“片刻之间要真的学会什么剑法，决无可能，我只拣几种最为稀奇古怪的变化，记在心中，出去跟他乱打乱斗，说不定可以攻他一个措手不及。”当下边看边记，虽见每一招衡山派剑法均为敌方所破，但想田伯光决不知此种破法，此点不必顾虑。

他一面记忆，一面手中比划，学得二十余招变化后，已花了大半个时辰，只听得田伯光的声音在洞外来：“令狐兄，你再不出来，我可要冲进来了。”令狐冲提剑跃出，叫道：“好，我再接你三十招！”

田伯光笑道：“这一次令狐兄若再败了，那便如何？”令狐冲道：“那也不是第一次败了。多败一次，又有何妨？”说这句话时，手中长剑已如狂风骤雨般连攻七招。这七招都是他从后洞石壁上新学来的，果是极尽变幻之能事。

田伯光没料到他的华山派剑法中有这般变化，倒给他闹了个手足无措，连连倒退，到得第十招上，心下暗暗惊奇，呼啸一声，挥刀反击。他刀上势道雄浑，令狐冲剑法中的变化便不易施展，到得第十九招上，两人刀剑一交，令狐冲长剑又遭震飞。

令狐冲跃开两步，叫道：“田兄只是力大，并非在刀法上胜我。这一次仍输得不服，待我去再想三十招剑法出来，跟你重新较量。”田伯光笑道：“令师此刻尚在五百里外，正在到处找寻田某的踪迹，十天半月之内未必能回华山。令狐兄施这推搪之计，只怕无用。”令狐冲道：“要靠我师父来收拾你，那又算什么英雄好汉？我大病初愈，力气不足，给你占了便宜，单比招数，难道连你三十招也挡不住？”田伯光笑道：“是

刀法胜你也好，是膂力胜你也好，输便是输，赢便是赢，口舌上争胜，又有何用？”令狐冲道：“好！你等着我，是男儿汉大丈夫，可别越想越怕，就此逃走下山，你轻功太高，令狐冲可追不上！”田伯光哈哈大笑，退了两步，坐在石上。

令狐冲回入后洞，寻思：“田伯光伤过泰山派的天松道长、斗过恒山派的仪琳师妹，适才我又以衡山派剑法和他相斗，但嵩山派的武功他未必知晓。”寻到嵩山派剑法的图形，学了十余招，心道：“衡山派的绝招刚才还有十来招没使，我给他夹在嵩山派剑法之中，再突然使几招本门剑招，说不定便能搞得他头晕眼花。”不等田伯光相呼，便出洞相斗。

他剑招忽而嵩山，忽而衡山，中间又将华山派的几下绝招使了出来。田伯光连叫：“古怪，古怪！”但拆到二十二招时，终究还是将刀架在令狐冲颈中，逼得他弃剑认输。

令狐冲道：“第一次我只能接你五招，动脑筋想了一会，便接得你十八招，再想一会，已接得你二十一招。田兄，你怕不怕？”田伯光笑道：“我怕什么？”令狐冲道：“我不断潜心思索，再想几次，便能接得你三十招了。又多想几次，便能反败为胜了，那时我就算不杀你，你岂非糟糕之极？”田伯光道：“田某浪荡江湖，生平所遇对手之中，以令狐兄最为聪明多智，只可惜武功和田某还差着一大截，就算你进步神速，要想在几个时辰之中便能胜过田某，天下决无此理！”

令狐冲道：“令狐冲浪荡江湖，生平所遇对手之中，以田兄最为胆大妄为，眼见得令狐冲越战越强，居然并不逃走，难得啊难得。田兄，少陪了，我再进去想想。”

田伯光笑道：“请便。”

令狐冲慢慢走入洞中，他嘴上跟田伯光胡说八道，似乎满不在乎，心中其实越来越担忧：“这恶徒来到华山，决不存好心。他明知师父、师娘正在追杀他，又怎有闲情来跟我拆招比武？将我制住之后，纵然不想杀我，也该点了我穴道，令我动弹不得，却何以一次又一次地放我？到底是何用意？”

料想田伯光来到华山，实有个恐怖之极的阴谋，但到底是什么阴谋，却全无端倪可寻，寻思：“倘若是耍绊住了我，好让旁人收拾我一众师弟、师妹，又何不直截了当地杀我？那岂不干脆容易得多？”思索半晌，一跃而起，心想：“今日之事，看来我华山派是遇上了极大危难。师父、师娘不在山上，令狐冲是本门之长，这副重担是我一个人挑了。不管田伯光有何图谋，我须当竭尽心智，和他缠斗到底，只要有机可乘，便即一剑将他杀了。”心念已决，又去观看石壁上的图形，这一次却只拣最狠辣的杀着用心记忆。

待得步出山洞，天色已明，令狐冲已存了杀人之念，脸上却笑嘻嘻的，说道：“田兄，你驾临华山，小弟没尽地主之谊，当真万分过意不去。这场比武之后，不论谁输谁赢，小弟当请田兄尝一尝本山的土酿名产。”田伯光笑道：“多谢了！”令狐冲道：“他日又在山下相逢，你我却是决生死的拚斗，不能再如今日这般，客客气气地数着招数赌赛了。”田伯光道：“像令狐兄这般朋友，杀了实在可惜。只是我如不杀你，你武功进展神速，他日剑法比我为强之时，你却不肯饶我这采花大盗了。”令狐冲道：“正是，如今日这般切磋武功，实是机会难得。田兄，小弟进招了，请你多多指教。”田伯光

笑道：“不敢，令狐兄请！”

令狐冲笑道：“小弟越想越觉不是田兄的对手。”一言未毕，挺剑刺了过去，剑尖将到田伯光身前三尺之处，蓦地里斜向左侧，猛然回刺。田伯光举刀挡格。令狐冲不等剑锋碰到刀刃，忽地从他下阴挑了上去。这一招阴狠毒辣，凌厉之极。田伯光吃了一惊，纵身急跃。令狐冲乘势直进，刷刷刷三剑，每一剑都是竭尽平生之力，攻向田伯光的要害。田伯光失了先机，登处劣势，挥刀东挡西格，只听得嗤的一声响，令狐冲长剑从他右腿之侧刺过，将他裤管刺穿一孔，剑势奇急，与他腿肉相去不及一寸。

田伯光右手砰的一拳，将令狐冲打了个筋斗，怒道：“你招招要取我性命，这是切磋武功的打法么？”令狐冲跃起身来，笑道：“反正不论我如何尽力施为，终究伤不了田兄的一根寒毛。你左手拳的劲道可真不小啊。”田伯光笑道：“得罪了。”令狐冲笑嘻嘻地走上前去，说道：“似乎已打断了我两根肋骨。”越走越近，突然间剑交左手，反手刺出。

这一剑当真匪夷所思，却是恒山派的一招杀着。田伯光大惊之下，剑尖离他小腹已不到数寸，百忙中一个打滚避过。令狐冲居高临下，连刺四剑，只攻得田伯光狼狈不堪，眼见再攻数招，便可将他一剑钉在地下，不料田伯光突然飞起左足，踢上他手腕，跟着鸳鸯连环，右足又已踢出，正中他小腹。令狐冲长剑脱手，向后仰跌出去。

田伯光挺身跃起，扑上前去，将刀刃架上他咽喉，冷笑道：“好狠辣的剑法！田某险些命送你手，这一次服了吗？”令狐冲笑道：“当然不服。咱们说好比剑，你却连使拳脚。又出拳，又出腿，这招数如何算法？”

田伯光放开了刀，冷笑道：“便是将拳脚合并计算，也没足三十之数。”令狐冲站起身来，怒道：“你在三十招内打败了我，算你武功高强，那又怎样？你要杀便杀，何以耻笑于我？你要笑便笑，却何以要冷笑？”田伯光退了一步，说道：“令狐兄责备得对，是田某错了。”一抱拳，说道：“田某这里诚意谢过，请令狐兄恕罪。”

令狐冲一怔，万没想到他大胜之余，反肯赔罪，当下抱拳还礼，道：“不敢！”寻思：“礼下于人，必有所图。他对我如此敬重，不知有何用意？”苦思不得，索性便开门见山地相询，说道：“田兄，令狐冲心中有一事不明，不知田兄是否肯直言相告？”田伯光道：“田伯光事无不可对人言。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之事，旁人要隐瞒抵赖，田伯光做便做了，何赖之有？”令狐冲道：“如此说来，田兄倒是个光明磊落的好汉子。”田伯光道：“‘好汉子’三字，可不敢当，总算得还是个言行如一的真小人。”

令狐冲道：“嘿嘿，江湖之上，如田兄这等人物，倒也罕有。请问田兄，你深谋远虑，将我师父远远引开，然后来到华山，一意要我随你同去，到底要我去哪里？有何图谋？”田伯光道：“田某早对令狐兄说过，是请你去和仪琳小师父一见，以慰她相思之苦。”令狐冲摇头道：“此事太过怪诞离奇，令狐冲又非三岁小儿，岂能相信？”

田伯光怒道：“田某敬你是英雄好汉，你却当我是下三滥的无耻之徒。我说的话你如何不信？难道我说的不是人话，却是大放狗屁么？田某若有虚言，连猪狗也不如。”

令狐冲见他说得十分真诚，实不由得不信，不禁大奇，问道：“田兄拜那小师父为师之事，只是一句戏言，原当不得真，却何以为了她，千里迢迢地来邀我下山？”田伯光神色颇为尴尬，道：“其中当然另有别情。凭她这点微末本事，怎能做得我师父？”

令狐冲心念一动，暗忖：“莫非田伯光对仪琳师妹动了真情，一番欲念，竟尔化成了爱意么？”说道：“田兄是否对仪琳小师太一见倾心，心甘情愿地听她指使？”田伯光摇头道：“你不要胡思乱想，哪有此事？”令狐冲道：“到底其中有何别情，还盼田兄见告。”

田伯光道：“这是田伯光倒霉之极的事，你何必苦苦追问？总而言之，田伯光要是请不动你下山，一个月之后，便会死得惨不堪言。”

令狐冲一惊，脸上却不动声色，道：“天下哪有此事？”

田伯光捋起衣襟，袒露胸膛，指着双乳之下的两枚钱大红点，说道：“田伯光给人在这里点了死穴，又下了剧毒，被迫来邀你去见那小师父。倘若请你不到，这两块红点在一个月后便腐烂化脓，逐渐蔓延，从此无药可治，终于全身都化为烂肉，要到三年六个月后，这才烂死。”他神色严峻，说道：“令狐兄，田某跟你实说，不是盼你垂怜，乃是要你知道，不管你如何坚决拒却，我是非请你去不可的。你当真不去，田伯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平日便已无恶不作，在这生死关头，更有什么顾忌？”

令狐冲寻思：“看来此事非假，我只须设法能不随他下山，一个月后他身上毒发，这个为祸世间的恶贼便除去了，倒不须我亲手杀他。”当下笑吟吟道：“不知是哪一位高手如此恶作剧，给田兄出了这样一个难题？田兄身上所中的却又不知是何种毒药？不管是如何厉害的毒药，也总有解救的法门。”田伯光气愤愤地道：“点穴下毒之人，那也不必提了。要解此死穴奇毒，除了下手之人，天下只怕唯有‘杀人名医’平一指一人，可是他又怎肯给我解救？”令狐冲微笑道：“田兄善言相求，或是以刀相迫，他未必不肯解。”田伯光道：“你别尽说风凉话，总而言之，我真要是请你不动，田某固然活不成，你也难以平安大吉。”令狐冲道：“这个自然，但田兄只须打得我口服心服，令狐冲念你如此武功得来不易，随你下山走一趟，也未始不可。田兄稍待，我可又要进洞去想想了。”

他走进山洞，心想：“那日我曾和他数度交手，未必每一次都拆不上三十招，怎地这一次反而退步了，说什么也接不到他三十招？”沉吟片刻，已得其理：“是了，那日我为了救仪琳师妹，跟他性命相扑，管他拆的是三十招，还是四十招。眼下我口中不断数着一招、两招、三招，心中想着的只是如何接满三十招，这般分心，剑法上自不免大打折扣。令狐冲啊令狐冲，你怎如此糊涂？”想明白了这一节，精神一振，又去钻研石壁上的武功。

这一次看的却是泰山派剑法。泰山剑招以厚重沉稳见长，一时三刻，无论如何学不到其精髓所在，而其规矩谨严的剑路也非他性之所喜。看了一会，正要走开，一瞥眼间见到图形中以短枪破解泰山剑法的招数，却十分轻逸灵动。他越看越着迷，不由得沉浸其中，忘了时刻已过，直到田伯光等得实在不耐烦，呼他出去，两人这才又动手相斗。

这一次令狐冲学得乖了，再也不去数招，一上手便剑光霍霍，向田伯光急攻。田伯光见他剑招层出不穷，每进洞去思索一会，出来时便大有新意，却也不敢怠慢。两人以快打快，瞬息之间，已拆了不知若干招。突然间田伯光踏进一步，伸手快如闪电，已扣住了令狐冲的手腕，扭转他手臂，将剑尖指向他咽喉，只须再使力一送，长剑便

在他喉头一穿而过，喝道：“你输了！”

令狐冲手腕奇痛，口中却道：“是你输了！”田伯光道：“怎地是我输了？”令狐冲道：“这是第三十二招。”田伯光道：“三十二招？”令狐冲道：“正是第三十二招！”田伯光道：“你口中又没数。”令狐冲道：“我口中不数，心中却数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第三十二招。”其实他心中又何尝数了？三十二招云云，只是信口胡吹。

田伯光放开他手腕，说道：“不对！你第一剑这么攻来，我便如此反击，你如此招架，我又这样砍出，那是第二招。”他一刀一式，将适才相斗的招式从头至尾地复演一遍，数到伸手抓到令狐冲的手腕时，却只二十八招。令狐冲见他记性如此了得，两人拆招这么快捷，他却每一招每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次序丝毫不乱，实是武林中罕见的奇才，不由得好生佩服，大拇指一翘，说道：“田兄记性惊人，原来是小弟数错了，我再去想过。”

田伯光道：“且慢！这山洞中到底有什么古怪，我要进去看看。洞里是不是藏得有什么武学秘笈？为什么你进洞一次，出来后便多了许多古怪招式？”说着便走向山洞。

令狐冲吃了一惊，心想：“倘若给他见到石壁上的图形，那可大大不妥。”脸上却露出喜色，随即又将喜色隐去，假装出一副十分担忧的神情，双手伸开拦住，说道：“这洞中所藏，是敝派武学秘本，田兄非我华山派弟子，可不能入内观看。”

田伯光见他脸上喜色一现即隐，其后的忧色显得甚是夸张，多半是假装出来的，心念一动：“他听到我要进山洞去，为什么当即喜动颜色？其后又假装忧愁，显是要掩饰内心真情，只盼我闯进洞去。山洞之中，必有对我大大不利的物事，多半是什么机关陷阱，或是他养驯了的毒蛇怪兽，我可不上这个当。”说道：“原来洞内有贵派武学秘笈，田某倒不便进去观看了。”令狐冲摇了摇头，显得颇为失望。

此后令狐冲进洞数次，又学了许多奇异招式，不但有五岳剑派各派绝招，而破解五派剑法的种种怪招也学了不少，只仓促之际难以融会贯通，现炒现卖，高明有限，始终没法挡得住田伯光快刀的三十招。田伯光见他进洞去思索一会，出来后便怪招纷呈，精彩百出，虽无大用，克制不了自己，但招式之妙，平生从所未睹，实令人叹为观止，心中固然越来越不解，却也亟盼和他斗得越久越好，俾得多见识一些匪夷所思的剑法。

眼见天色过午，田伯光又一次将令狐冲制住后，蓦地想起：“这一次他所使剑招，似乎大部分是嵩山派的，莫非山洞之中，竟有五岳剑派的高手聚集？他每次进洞，便有高手传他若干招式，叫他出来和我相斗。啊哟，幸亏我没贸然闯进洞去，否则怎斗得过五岳剑派的一众高手？”他心有所思，随口问道：“他们怎么不出来？”令狐冲道：“谁不出来？”田伯光道：“洞中教你剑法的那些前辈高手。”

令狐冲一怔，已明其意，哈哈一笑，说道：“这些前辈，不……不愿与田兄动手。”

田伯光大怒，大声道：“哼，这些人沽名钓誉，自负清高，不屑和我淫贼田伯光过招。你叫他们出来，只消是单打独斗，他名气再大，也未必便是田伯光的对手。”

令狐冲摇摇头，笑道：“田兄倘若有兴，不妨进洞向这十一位前辈领教领教。他们对田兄的刀法，言下倒也颇为看重呢。”他知田伯光在江湖上作恶多端，树敌极众，平素行事向来十分谨慎小心，他既猜想洞内有各派高手，那便说什么也不会激得他闯

进洞去，他不说不说十位高手，偏偏说个十一位的畸零数字，更显得实有其事。

果然田伯光哼了一声，道：“什么前辈高手？只怕都是些浪得虚名之徒，否则怎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传你种种招式，始终连田某的三十招也挡不过？”他自负轻功了得，心想就算那十一个高手一拥而出，我虽然斗不过，逃总逃得掉，何况既是五岳剑派的前辈高手，他们自重身分，决不会联手对付自己。

令狐冲正色道：“那是由于令狐冲资质愚鲁，内力肤浅，学不到这些前辈武功的精要。田兄嘴里可得小心些，莫要惹怒了他们。任是哪一位前辈出手，田兄不等一月后毒发，转眼便会在这思过崖上身首异处了。”田伯光道：“你倒说说看，洞中到底是哪几位前辈。”令狐冲神色诡秘，道：“这几位前辈归隐已久，早已不与闻外事，他们在这里聚集，更和田兄毫不相干。别说这几位老人家名号不能外泄，就是说了出来，田兄也不会知道。不说也罢，不说也罢！”田伯光见他脸色古怪，显是在极力掩饰，说道：“嵩山、泰山、衡山、恒山四派之中，或许还有些武功不凡的前辈高人，可是贵派之中，却没什么耆宿留下来。那是武林中众所周知之事。令狐兄信口开河，难令人信。”

令狐冲道：“不错，华山派中，确无前辈高人留存至今。当年敝派不幸为瘟疫侵袭，上一辈的高手凋零殆尽，华山派元气大伤，否则的话，也决不能让田兄单枪匹马地闯上山来，打得我华山派全无招架之力。田兄之言甚是，山洞之中，的确并无敝派高手。”

田伯光既然认定他是在欺骗自己，他说东，当然是西，他说华山派并无前辈高手留存，那么一定是有，思索半晌，猛然间想起一事，一拍大腿，叫道：“啊！我想起来了！原来是风清扬风老前辈！”

令狐冲登时想起石壁上所刻的那“风清扬”三个大字，忍不住一声惊噫，这一次倒非作假，心想这位风前辈难道此时还没死？不管怎样，连忙摇手，道：“田兄不可乱说。风……风……”他想“风清扬”的名字中有个“清”字，那是比师父“不”字辈高了一辈的人物，接着道：“风太师叔归隐多年，早不知去向，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尚在人世，怎么会到华山来？田兄不信，最好自己到洞中去看看，那便真相大白了。”

田伯光越见他力邀自己进洞，越不肯上当，心想：“他如此惊慌，果然我所料不错。听说华山派前辈当年一夕之间尽数暴毙，只有风清扬一人其时不在山上，逃过了这场劫难，原来尚在人世，但说什么也该有七八十岁了，武功再高，终究精力已衰，一个糟老头子，我怕他个屁？”说道：“令狐兄，咱们已斗了一日一晚，再斗下去，你终究是斗我不过的，虽有你风太师叔不断指点，终归无用。你还是乖乖地随我下山去吧。”

令狐冲正要答话，忽听得身后有人冷冷地道：“倘若我真指点几招，难道还收拾不下你这小子？”

十 传剑

令狐冲大吃一惊，回过头来，见山洞口站着一个人白须青袍老者，神气抑郁，脸如金纸。令狐冲心道：“这老先生莫非便是那晚的蒙面青袍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怎地站在我身后，我竟没半点知觉？”心下惊疑不定，只听田伯光颤声道：“你……你便是风老先生？”

那老者叹了口气，说道：“难得世上居然还有人知道风某的名字。”

令狐冲心念电转：“本派中还有一位前辈，我可从来没听师父、师娘说过，倘若他是顺着田伯光之言随口冒充，我如上前参拜，岂不令天下好汉耻笑？再说，事情哪里真有这么巧法？田伯光提到风清扬，便真有一个风清扬出来。”

那老者摇头叹道：“令狐冲你这小子，实在也太不成器！我来教你。你先使一招‘白虹贯日’，跟着便使‘有凤来仪’，再使一招‘金雁横空’，接下来使‘截手式’……”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了三十招招式。

那三十招招式令狐冲都曾学过，但出剑和脚步方位，却无论如何连不在一起。那老者道：“你迟疑什么？嗯，三十招一气呵成，凭你眼下修为，的确有些不易，你倒先试演一遍看。”他嗓音低沉，神情萧索，似含有无限伤心，但语气之中自有一股威严。令狐冲心想：“便依言一试，却也无妨。”当即使一招“白虹贯日”，剑尖朝天，第二招“有凤来仪”便接不下去，不由得一呆。

那老者道：“唉，蠢才，蠢才！无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拘泥不化，不知变通。剑术之道，讲究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你使完那招‘白虹贯日’，剑尖向上，难道不会顺势拖下来吗？剑招中虽没这等姿式，难道你不会别出心裁，随手配合么？”

这一言登时将令狐冲提醒，他长剑一勒，自然而然地便使出“有凤来仪”，不等剑招变老，已转“金雁横空”。长剑在头顶划过，一勾一挑，轻轻巧巧地变为“截手式”，转折之际，天衣无缝，心下甚是舒畅。当下依着那老者所说，一招一式地使将下去，使到“钟鼓齐鸣”收剑，堪堪正是三十招，突然之间，只感到说不出的欢喜。

那老者脸色间却无嘉许之意，说道：“对是对了，可惜斧凿痕迹太重，也太笨拙。不过和高手过招固然不成，对付眼前这小子，只怕也将就了。上去试试吧！”

令狐冲虽尚不信他便是自己太师叔，但此人是武学高手，却绝无可疑，当即长剑下垂，深深躬身为礼，说道：“多谢指点。”转身向田伯光道：“田兄请！”

田伯光道：“我已见你使了这三十招，再跟你过招，还打个什么？”令狐冲道：“田兄不愿动手，那也很好，这就请便。在下要向这位老前辈多多请教，无暇陪伴田兄了。”田伯光大声道：“那是什么话？你不随我下山，田某一条性命难道便白白送在你

手里？”转面向那老者道：“风老前辈，田伯光是后生小子，不配跟你老人家过招，你若出手，未免有失身分。”那老者点点头，叹了口气，慢慢走到大石之前，坐了下来。

田伯光大为宽慰，喝道：“看刀！”挥刀向令狐冲砍了过来。

令狐冲侧身闪避，长剑还刺，使的便是适才那老者所说的第四招“截手式”。他一剑既出，后着源源倾泻，剑法轻灵，所用招式有些是那老者提到过的，有些却在那老者所说的三十招之外。他既领悟了“行云流水，任意所之”这八字精义，剑术登时大进，翻翻滚滚地和田伯光拆了一百余招。突然间田伯光一声大喝，举刀直劈，令狐冲眼见难以闪避，一抖手，长剑指向他胸膛。田伯光回刀削剑，当的一声，刀剑相交，他不等令狐冲抽剑，放脱单刀，纵身而上，双手扼住了他喉头。令狐冲登时为之窒息，长剑也即脱手。

田伯光喝道：“你不随我下山，老子扼死你。”他本来和令狐冲称兄道弟，言语甚是客气，但这番百余招的剧斗一过，打得性发，牢牢扼住他喉头后，居然自称起“老子”来。

令狐冲满脸紫涨，摇了摇头。田伯光咬牙道：“一百招也好，二百招也好，老子赢了，便要你跟我下山。他妈的三十招之约，老子不理了。”令狐冲想要哈哈一笑，可是给他十指扼住了喉头，无论如何笑不出声。

忽听那老者道：“蠢才！手指便是剑。那招‘金玉满堂’，定要用剑才能使吗？”

令狐冲脑海中如电光一闪，右手五指疾刺，正是一招“金玉满堂”，中指和食指戳在田伯光胸口“膻中穴”上。田伯光闷哼一声，委顿在地，抓住令狐冲喉头的手指登时松了。

令狐冲没想到自己随手这么一戳，竟将这个名动江湖的“万里独行”田伯光轻易地便点倒在地。他伸手摸摸自己给田伯光扼得十分疼痛的喉头，只见这快刀高手蜷缩在地，不住轻轻抽搐，双眼翻白，已晕了过去，不由得又惊又喜，霎时之间，对那老者钦佩到了极点，抢到他身前，拜伏在地，叫道：“太师叔，请恕徒孙先前无礼。”说着连连磕头。

那老者淡淡一笑，说道：“你再不疑心我是招摇撞骗了么？”令狐冲磕头道：“万万不敢！徒孙有幸，得能拜见本门前辈风太师叔，实为万千之喜。”

那老者风清扬道：“你起来。”令狐冲又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这才站起，眼见那老者满面病容，神色憔悴，道：“太师叔，你肚子饿么？徒孙洞里藏得有些干粮。”说着便欲去取。风清扬摇头道：“不用！”眯着眼向太阳望了望，轻声道：“日头好暖和啊，可有好久没晒太阳了。”令狐冲好生奇怪，却不敢问。

风清扬向缩在地下的田伯光瞧了一眼，说道：“他给你戳中了膻中穴，凭他功力，一个时辰后便会醒转，那时仍会跟你死缠。你再将他打败，他便只好乖乖地下山去了。你制服他后，须得逼他发下毒誓，关于我的事决不可泄漏一字半句。”令狐冲道：“徒孙适才取胜，不过是出其不意，侥幸得手，剑法上毕竟不是他敌手，要制服他……制服他……”

风清扬摇摇头，说道：“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我本不想传你武功。但我当年……当年……曾立下重誓，有生之年，决不再与人当真动手。那晚试你剑法，不过让你知

道，华山派‘玉女十九剑’倘若使得对了，又怎能让人弹去手中长剑？我若不假手于你，难以逼得这田伯光立誓守秘，你跟我来。”说着走进山洞，钻过了孔穴，来到后洞。令狐冲跟了进去。

风清扬指着石壁说道：“壁上这些华山派剑法的图形，你大都已经看过记熟，只是使将出来，却全不是那一回事。唉！”说着摇了摇头。令狐冲寻思：“我在这里观看图形，原来太师叔早已瞧在眼里。想来每次我都瞧得出神，以致全然没发觉洞中另有旁人，倘若……倘若太师叔是敌人……嘿嘿，倘若他是敌人，我就算发觉了，也难道能逃得性命？”

只听风清扬续道：“岳不群那小子，当真狗屁不通。你本是块大好的材料，却给他教得变成了蠢牛木马。”令狐冲听得他辱及恩师，心下气恼，当即昂然道：“太师叔，我不要你教了，我出去逼田伯光立誓不可泄漏太师叔之事就是。”

风清扬一怔，已明其理，淡淡地道：“他要是不肯呢？你这就杀了他？”令狐冲踌躇不答，心想田伯光数次得胜，始终不杀自己，自己又怎能一占上风，便即杀他？风清扬道：“你怪我骂你师父，好吧，以后我不提他便是，他叫我师叔，我称他一声‘小子’，总称得吧？”令狐冲道：“太师叔不骂我恩师，徒孙自当恭聆教诲。”风清扬微微一笑，道：“倒是我来求你学艺了。”令狐冲躬身道：“徒孙不敢，请太师叔恕罪。”

风清扬指着石壁上华山派剑法的图形，说道：“这些招数，确是本派剑法的绝招，其中泰半已经失传，连岳……岳……嘿嘿……连你师父也不知道。只是招数虽妙，一招招地分开来使，终究能给旁人破了……”

令狐冲听到这里，心中一动，隐隐想到了一层剑术的至理，不由得脸现狂喜之色。风清扬道：“你明白了什么？说给我听听。”令狐冲道：“太师叔是不是说，要是各招浑成连绵，敌人便没法可破？”

风清扬点了点头，甚是欢喜，说道：“我原说你资质不错，果然悟性极高。这些魔教长老……”一面说，一面指着石壁上使棍棒的人形。令狐冲道：“这是魔教中的长老？”风清扬道：“你不知道么？这十具骸骨，便是魔教十长老了。”说着手指地下一具骸骨。令狐冲奇道：“怎么这魔教十长老都死在这里？”风清扬道：“再过一个时辰，田伯光便醒转了，你尽问这些陈年旧事，还有时刻学武功么？”令狐冲道：“是，是，请太师叔指点。”

风清扬叹了口气，说道：“这些魔教长老，也确都是了不起的聪明才智之士，竟将五岳剑派中的高招破得如此干净彻底。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世上最厉害的招数，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阴谋诡计、机关陷阱。倘若落入了别人巧妙安排的陷阱，凭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数，那也全然用不着了……”说着抬起了头，眼光茫然，显是想起了无数旧事。

令狐冲见他说得甚是苦涩，神情间更有莫大愤慨，便不敢接口，心想：“莫非我五岳剑派果然是‘比武不胜，暗算害人’？风太师叔虽是五岳剑派中人，却对这些卑鄙手段似乎颇不以为然。但对付魔教人物，使些阴谋诡计，似乎也不能说不对。”

风清扬又道：“单以武学而论，这些魔教长老们也不能说真正已窥上乘武学之门。他们不懂得，招数是死的，发招之人却是活的。死招数破得再妙，遇上了活招数，免

不了缚手缚脚，只有任人屠戮。这个‘活’字，你要牢牢记住了。学招时要活学，使招时要活使。倘若拘泥不化，便练熟了几千万手绝招，遇上了真正高手，终究还是给人家破得干干净净。”

令狐冲大喜，他生性飞扬跳脱，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说到了他心坎里去，连称：“是，是！须得活学活使。”

风清扬道：“五岳剑派中各有无数蠢才，以为将师父传下来的剑招学得精熟，自然而然便成高手，哼哼，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人家诗句，做几首打油诗是可以的，但若不能自出机杼，能成大诗人么？”他这番话，自然是连岳不群也骂在其中了，但令狐冲一来觉得这话十分有理，二来他并未直提岳不群的名字，也就没加抗辩。

风清扬道：“活学活使，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出手无招，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你说‘各招浑成连绵，敌人便没法可破’，这句话还只说对了一小半。不是‘浑成’，而是根本无招。你的剑招使得再浑成，只要有迹可寻，敌人便有隙可乘。但如你根本并无招式，敌人如何来破你的招式？”

令狐冲一颗心怦怦乱跳，手心发热，喃喃地道：“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陡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

风清扬道：“要切肉，总得有肉可切；要斩柴，总得有柴可斩；敌人要破你剑招，你须得有剑招给人家来破才成。一个从未学过武功的常人，拿了剑乱挥乱舞，你见闻再博，也猜不到他下一剑要刺向哪里，砍向何处。就算是剑术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只因并无招式，‘破招’二字，便谈不上了。只是不曾学过武功之人，虽无招式，却会给人轻而易举地打倒。真正上乘的剑术，则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他拾起地下的一根死人腿骨，随手以一端对着令狐冲，道：“你如何破我这一招？”

令狐冲不知他这一下是什么招式，一怔之下，便道：“这不是招式，因此破解不得。”风清扬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了。学武之人使兵刃，动拳脚，总是有招式的，你只须知道破法，一出手便能破招制敌。”

令狐冲道：“要是敌人也没招式呢？”风清扬道：“那么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二人打到如何便如何，说不定是你高些，说不定是他高些。”叹了口气，说道：“当今之世，这等高手是难找得很了，只要能侥幸遇上一两位，那是你毕生的运气，我一生之中，也只遇上过三位。”令狐冲问道：“是哪三位？”

风清扬向他凝视片刻，微微一笑，道：“岳不群的弟子之中，居然有如此多管闲事、不肯专心学剑的小子，好极，妙极！”令狐冲脸上一红，忙躬身道：“弟子知错了。”风清扬微笑道：“没有错，没有错！你这小子心思活泼，很对我的脾胃。只是现下时候不多了，你将这华山派的三四十招融合贯通，设想如何一气呵成，然后全部将它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招也不可留在心中。待会便以什么招数也没有的华山剑法，去跟田伯光打。”

令狐冲又惊又喜，应道：“是！”凝神观看石壁上的图形。

过去数月之中，他早已将石壁上的本门剑法记得甚熟，这时也不必再花时间学

招，只须将许多毫不连贯的剑招设法串成一起就是。风清扬道：“一切须当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止乎其不得，倘若串不在一起，也就罢了，总之不可有半点勉强。”令狐冲应了，只须顺乎自然，那便容易得紧，串得巧妙也罢，笨拙也罢，那三四十招华山派的绝招，片刻间便联成了一片，不过要融成一体，其间全无起迄转折的刻画痕迹可寻，可就十分为难了。他提起长剑左削右劈，心中半点也不去想石壁图形中的剑招，像也好，不像也好，只随意挥洒，有时使到顺溜处，亦不禁暗暗得意。

他从师练剑十余年，每一次练习，总是全心全意地打醒精神，不敢有丝毫怠忽。岳不群师徒极严，众弟子练拳使剑，举手提足间只要稍离了尺寸法度，他便立加纠正，每一个招式总要练得十全十美，没半点错误，方能得到他点头认可。令狐冲是开山门的大弟子，又生来要强好胜，为了博得师父、师娘赞许，练习招式时加倍地严于自律。不料风清扬教剑全然相反，要他越随便越好，这正投其所好，使剑时心中畅美难言，只觉比之痛饮数十年的美酒还要回味无穷。

正使得如痴如醉之时，忽听得田伯光在外叫道：“令狐兄，请你出来，咱们再比。”

令狐冲一惊，收剑而立，向风清扬道：“太师叔，我这乱挥乱削的剑法，能挡得住他的快刀么？”风清扬摇头道：“挡不住，还差得远呢！”令狐冲惊道：“挡不住？”风清扬道：“要挡，自然挡不住，可是你何必要挡？”

令狐冲一听，登时省悟，心下大喜：“不错，他为了求我下山，不敢杀我。不管他使什么刀招，我不必理会，只管自行进攻便了。”当即仗剑出洞。

只见田伯光横刀而立，叫道：“令狐兄，你得风老前辈指点诀窍之后，果然剑法大进，不过适才给你点倒，乃一时疏忽，田某心中不服，咱们再来比过。”令狐冲道：“好！”挺剑歪歪斜斜地刺去，剑身摇摇晃晃，没半分劲力。

田伯光大奇，说道：“你这是什么剑招？”眼见令狐冲长剑刺到，正要挥刀挡格，却见令狐冲突然间右手后缩，向空处随手刺了一剑，跟着剑柄疾收，似乎要撞上他自己胸膛，跟着手腕立即反抖，这一撞便撞向右侧空处。田伯光更加奇怪，向他轻轻试劈一刀。令狐冲不避不让，剑尖一挑，斜刺对方小腹。田伯光叫道：“古怪！”回刀反挡。

两人拆得数招，令狐冲将石壁上数十招华山剑法使了出来，只攻不守，便如自顾自练剑一般。田伯光给他逼得手忙脚乱，叫道：“我这一刀你如再不挡，砍下了你的臂膀，可别怪我！”令狐冲笑道：“可没这么容易。”刷刷刷三剑，全是从稀奇古怪的方位刺削而至。田伯光仗着眼明手快，一一挡过，正待反击，令狐冲忽将长剑向天空抛了上去。田伯光仰头看剑，砰的一声，鼻上已重重吃了一拳，登时鼻血长流。

田伯光一惊之间，令狐冲以手作剑，疾刺而出，又戳中了他的膻中穴。田伯光身子慢慢软倒，脸上露出十分惊奇、又十分愤怒的神色。

令狐冲回过身来，风清扬招呼他走入洞中，道：“你又多了一个半时辰练剑，他这次受创较重，醒过来时没第一次快。只不过下次再斗，说不定他会拚命，未必肯再容让，须得小心在意。你去练练衡山派的剑法。”

令狐冲得风清扬指点后，剑法中有招如无招，存招式之意，而无招式之形，衡山派的绝招本已变化莫测，似鬼似魅，这一来更无丝毫迹象可寻。田伯光醒转后，斗得

七八十招，又让他打倒。

眼见天色已晚，陆大有送饭上崖，令狐冲将点倒了的田伯光放在岩石之后，风清扬则在后洞不出。令狐冲道：“这几日我胃口大好，六师弟明日多送些饭菜上来。”陆大有见大师哥神采飞扬，与数月来郁郁寡欢的情形大不相同，心下甚喜，又见他上身衣衫都汗湿了，只道他在苦练剑法，说道：“好，明儿我提一大篮饭上来。”

陆大有下崖后，令狐冲解开田伯光穴道，邀他和风清扬及自己一同进食。风清扬只吃小半碗饭便饱了。田伯光愤愤不平，食不下咽，一面扒饭，一面骂人，突然间左手使劲太大，啪的一声，竟将一只瓦碗捏成十余块，碗片饭粒，跌得身上地下都是。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田兄何必跟一只饭碗过不去？”

田伯光怒道：“他妈的，我是跟你过不去。只因为我不想杀你，咱们比武，你这小子只攻不守，这才占尽了便宜，你自己说，这公道不公道？倘若我不让你哪，三十招之内硬砍下了你脑袋。哼！哼！他妈的那小尼……小尼……”他显是想骂仪琳那小尼姑，但不知怎的，话到口边，没再往下骂了，站起身来，拔刀在手，叫道：“令狐冲，有种的再来斗过。”

令狐冲道：“好！”挺剑而上。

令狐冲又施故技，对田伯光的快刀并不拆解，自行以巧招相刺。不料田伯光这次出手甚狠，拆得二十余招后，刷刷两刀，一刀砍中令狐冲大腿，一刀在他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但毕竟还是刀下留情，所伤不重。令狐冲又惊又痛，剑法散乱，数招后便给田伯光踢倒。

田伯光将刀架在他喉头，喝道：“还打不打？打一次便在你身上砍几刀，纵然不杀你，也要你肢体不全，流干了血。”令狐冲笑道：“自然再打！就算令狐冲斗你不过，难道我风太师叔袖手不理，任你横行？”田伯光道：“他是前辈高人，不会跟我动手。”说着收起单刀，心下毕竟也甚惴惴，生怕将令狐冲砍伤了，风清扬一怒出手，看来这人虽老得很了，糟却半点不糟，神气内敛，眸子中英华隐隐，显然内功着实了得，剑术之高更不用说了，他也不必挥剑杀人，只须将自己逐下华山，那便糟糕之极了。

令狐冲撕下衣襟，裹好了两处创伤，走进洞中，摇头苦笑，说道：“太师叔，这家伙改变策略，当真砍杀啦！如果给他砍中了右臂，使不得剑，这可就难以胜他了。”风清扬道：“好在天色已晚，你约他明晨再斗。今晚你不要睡，咱们穷一晚之力，我教你三招剑法。”令狐冲道：“三招？”心想只三招剑法，何必花一晚时光来教。

风清扬道：“我瞧你人倒挺聪明的，也不知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倘若真的聪明，那么这一个晚上，或许能将这三招剑法学会了。要是资质不佳，悟心平常，那么……那么……明天早晨你也不用再跟他打了，自己认输，乖乖地跟他下山去吧！”

令狐冲听太师叔如此说，料想这三招剑法非比寻常，定然十分难学，不由得激发了要强好胜之心，昂然道：“太师叔，徒孙要是不能在一晚间学会这三招，宁可给他一刀杀了，决不投降屈服，随他下山。”

风清扬笑了笑，道：“那也很好。”抬起了头，沉思半晌，道：“一晚之间学会三招，未免强人所难，第二招暂且用不着，咱们只学第一招和第三招。不过……不过……第三招中的许多变化，是从第二招而来，好，咱们把有关的变化都略去，且看是

否管用。”自言自语，沉吟一会，却又摇头。

令狐冲见他如此顾虑多端，不由得心痒难搔，一门武功越是难学，自然威力越强，只听风清扬又喃喃地道：“第一招中的三百六十种变化如果忘记了一变，第三招便会使得不对，这倒有些为难了。”

令狐冲听得单是第一招便有三百六十种变化，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风清扬屈起手指，数道：“归妹趋无妄，无妄趋同人，同人趋大有。甲转丙，丙转庚，庚转癸。子丑之交，辰巳之交，午未之交。风雷是一变，山泽是一变，水火是一变。乾坤相激，震兑相激，离巽相激。三增而成五，五增而成九……”越数越是忧色重重，叹道：“冲儿，当年我学这一招，花了三个月时光，要你在一晚之间学会两招，那是开玩笑，你想：‘归妹趋无妄……’”说到这里，便住了口，显是神思不属，过了一会，问道：“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令狐冲道：“太师叔刚才说的是归妹趋无妄，无妄趋同人，同人趋大有。”风清扬双眉一轩，道：“你记性倒不错，后来怎样？”令狐冲道：“太师叔说道：‘甲转丙，丙转庚，庚转癸……’”一路背诵下去，竟然背了一小半，后面的便记不得了。

风清扬大奇，问道：“这独孤九剑的总诀，你曾学过的？”令狐冲道：“徒孙没学过，不知这叫做‘独孤九剑’。”风清扬问道：“你没学过，怎么会背？”令狐冲道：“我刚才听得太师叔这么念过。”

风清扬满脸喜色，一拍大腿，道：“这就有法子。一晚之间虽然学不全，然而可以硬记，第一招不用学，第三招只学小半招好了。你记着，归妹趋无妄，无妄趋同人，同人趋大有……”一路念将下去，足足念了三百余字，才道：“你试背一遍。”令狐冲早就在全神记忆，当下依言背诵，只错了十来个字。风清扬纠正了，令狐冲第二次再背，只错了七个字，第三次便没再错。

风清扬甚是高兴，道：“很好，很好！”又传了三百余字口诀，待令狐冲记熟后，又传三百余字。那“独孤九剑”的总诀足足有三千余字，而且内容不相连贯，饶是令狐冲记性特佳，却也不免记得了后面，忘记了前面，直花了一个多时辰，经风清扬一再提点，这才记得一字不错。风清扬要他从头至尾连背三遍，见他确已全部记住，说道：“这总诀是独孤九剑的根本关键，你此刻虽记住了，只是为求速成，全凭硬记，不明其中道理，日后甚易忘记。从今天起，须得朝夕念诵。”令狐冲应道：“是！”

风清扬道：“九剑的第一招‘总诀式’，有种种变化，用以体演这篇总诀，现下且不忙学。第二招是‘破剑式’，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门各派剑法，现下也不忙学。第三招‘破刀式’，用以破解单刀、双刀、柳叶刀、鬼头刀、大砍刀、斩马刀种种刀法。田伯光使的是单刀中的快刀法，今晚只学专门对付他刀法的这一部分。”

令狐冲听得独孤九剑的第二招可破天下各门各派剑法，第三招可破种种刀法，惊喜交集，说道：“这九剑如此神妙，徒孙直是闻所未闻。”兴奋之下，说话声音也颤抖了。

风清扬道：“独孤九剑的剑法你师父没见识过，这剑法的名称，他倒听见过的。只不过他不肯跟你们提起罢了。”令狐冲大感奇怪，问道：“却是为何？”风清扬不答他此问，说道：“这第三招‘破刀式’讲究以轻御重，以快制慢。田伯光那厮的快刀是快

得很了，你却要比他更快。以你这等少年，和他比快，原也可以，只是或输或赢，并无必胜把握。至于我这等糟老头子，却也要比他快，唯一的法子便是比他先出招。你料到他要出什么招，却抢在他头里。敌人手还没提起，你长剑已指向他要害，他再快也没你快。”

令狐冲连连点头，道：“是，是！想来这是教人如何料敌机先。”

风清扬拍手赞道：“对，对！孺子可教。‘料敌机先’这四个字，正是这剑法的精要所在，任何人一招之出，必定有若干征兆。他下一刀要砍向你的左臂，眼光定会瞧向你左臂，如果这时他的单刀正在右下方，自然会提起刀来，划个半圆，自上而下地斜向下砍。”于是将这第三剑中克破快刀的种种变化，一项项详加剖析。令狐冲只听得心旷神怡，便如一个乡下少年忽地置身于皇宫内院，目之所接，耳之所闻，莫不新奇万端，而又莫不华丽辉煌。

这第三招变化繁复之极，令狐冲于一时之间，所能领会的也只十之二三，其余的便都硬记在心。一个教得起劲，一个学得用心，竟不知时刻之过，猛听得田伯光在洞外大叫：“令狐兄，天光啦，睡醒了没有？”

令狐冲一呆，低声道：“啊哟，天亮啦。”风清扬叹道：“只可惜时刻太过迫促，但你学得极快，已远过我的指望。这就出去跟他打吧！”

令狐冲道：“是。”闭上眼睛，将这一晚所学大要，默默存想了一遍，突然睁开眼来，道：“太师叔，徒孙尚有一事未明，何以这种种变化，尽是进手招数，只攻不守？”

风清扬道：“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招招都是进攻，攻敌之不得不守，自己当然不用守了。创制这套剑法的独孤求败前辈，名字叫做‘求败’，他老人家毕生想求一败而不可得，这剑法施展出来，天下无敌，又何必守？如有人攻得他老人家回剑自守，他老人家真要心花怒放，喜不自胜了。”

令狐冲喃喃地道：“独孤求败，独孤求败。”想象当年这位前辈仗剑江湖，无敌于天下，连找一个对手来逼得他回守一招都不可得，委实令人可惊可佩。

只听田伯光又在呼喝：“快出来，让我再砍你两刀。”令狐冲叫道：“我来也！”

风清扬皱眉道：“此刻出去和他接战，有一事大是凶险，他如上来一刀便将你右臂或右腕砍伤，那只有任他宰割，更无反抗之力了。这件事可真叫我担心。”

令狐冲意气风发，昂然道：“徒孙尽力而为！无论如何，决不能辜负了太师叔这一晚尽心教导。”提剑出洞，立时装出一副萎靡之状，打了个呵欠，又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说道：“田兄起得好早，昨晚没好睡吗？”心中却在盘算：“我只须挨过眼前这个难关，再学几个时辰，便永远不怕他了。”

田伯光一举单刀，说道：“令狐兄，在下确实无意伤你，但你太也固执，说什么也不肯随我下山。这般斗将下去，逼得我要砍你十刀廿刀，令得你遍体鳞伤，岂不是十分对你不住？”令狐冲心念一动，说道：“倒也不须砍上十刀廿刀，你只须一刀将我右臂砍断，要不然砍伤了我右手，叫我使不得剑。那时候你要杀要擒，岂不是悉随随便？”田伯光摇头道：“我只不过要你服输，何必伤你右手右臂？”令狐冲心中大喜，脸上却装作深有忧色，说道：“只怕你口中虽这么说，输得急了，到头来还是什么野蛮的毒招都使将出来。”田伯光道：“你不用以言语激我。田伯光一来跟你无怨无仇，二

来敬你是条有骨气的汉子，三来真的伤你重了，只怕旁人要跟我为难。出招吧！”

令狐冲道：“好！田兄请。”田伯光虚晃一刀，第二刀跟着斜劈而出，刀光映日，势道甚为猛恶。令狐冲待要使用“独孤九剑”中第三剑的变式予以破解，哪知田伯光的刀法实在太快，甫欲出剑，对方刀法已转，终于慢了一步。他心中焦急，暗叫：“糟糕，糟糕！新学的剑法竟然完全用不上，太师叔一定在骂我蠢才。”再拆数招，额头汗水已涔涔而下。

岂知自田伯光眼中看出来，却见他剑法凌厉之极，每一招都是自己刀法的克星，心下也吃惊不小，寻思：“他这几下剑法，明明已可将我毙了，却为什么故意慢了一步？是了，他是手下留情，要叫我知难而退。可是我虽然‘知难’，苦在不能‘而退’，非硬挺到底不可。”他心中这么想，单刀劈出时劲力便不敢使足。两人互相忌惮，均小心翼翼地拆解。

又斗一会，田伯光刀法渐快，令狐冲应用独孤氏第三剑的变式也渐趋纯熟，刀剑光芒闪烁，交手越来越快。蓦地里田伯光大喝一声，右足飞起，踹中令狐冲小腹。令狐冲身子向后跌出，心念电转：“我只须再有一日一夜的时刻，明日此时定能制他。”当即摔剑脱手，双目紧闭，凝住呼吸，假作晕死之状。

田伯光见他晕去，吃了一惊，但深知他狡谲多智，不敢俯身去看，生怕他暴起袭击，败中求胜，当下横刀身前，走近几步，叫道：“令狐兄，怎么了？”叫了几声，才见令狐冲悠悠醒转，气息微弱，颤声道：“咱们……咱们再打过。”支撑着要站起身来，左腿一软，又摔倒在地。田伯光道：“你是不行的了，不如休息一日，明儿随我下山去吧。”

令狐冲不置可否，伸手撑地，意欲站起，口中不住喘气。

田伯光更无怀疑，踏上一步，抓住他右臂，扶了他起来，但踏上这一步时若有意，若无意地踏住了令狐冲落在地下的长剑，右手执刀护身，左手又正抓在令狐冲右臂的穴道之上，叫他没法行使诡计。令狐冲全身重量都挂在他的左手之上，显得全然虚弱无力，口中却兀自怒骂：“谁要你讨好？他奶奶的。”一跛一拐，回入洞中。

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令狐冲一怔，道：“正人君子？”一时答不出话来。

风清扬双目炯炯，瞪视着令狐冲，森然问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那便怎样？”令狐冲道：“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朗声道：“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可是平素师父谆谆叮嘱，宁可性命不要，也决计不可违犯门规，不守武林规矩，以致败了华山派清誉，太师叔这番话是不能公然附和的；何况“假冒为善的伪君子”云云，似乎是在讥刺他师父那“君子剑”的外号，当下只微微一笑，并不接口。

风清扬伸出干枯的手指抚摸令狐冲头发，微笑道：“岳不群门下，居然有你这等人才，这小子眼光是有的，倒也不是全无可取。”他所说的“这小子”，自然是指岳不群了。

他拍拍令狐冲的肩膀，说道：“小娃子很合我心意，来来来，咱们把独孤大侠的第一剑和第三剑再练上一些。”当下又将独孤氏的第一剑择要讲述，待令狐冲领悟后，再将第三剑中的有关变化，连讲带比，细加指点。后洞中所遗长剑甚多，两人都以华山派的长剑比划演试。令狐冲用心记忆，每逢不明，便即询问。这一日时候充裕，学剑时不如前晚之迫促，一剑一式均能阐演周详。晚饭之后，令狐冲睡了两个时辰，又再学招。

次日清晨，田伯光只道他早一日受伤不轻，竟然并不出声索战。令狐冲乐得在后洞继续学剑，到得午未未初，独孤式第三剑的种种变化已尽数学全。风清扬道：“今日倘若仍然打他不过，也不要紧。再学一日一晚，无论如何，明日必胜。”

令狐冲应了，倒提本派前辈所遗下的一柄长剑，缓步走出洞来，见田伯光在崖边眺望，假作惊异之色，说道：“咦，田兄，怎么你还不走？”田伯光道：“在下恭候大驾。昨日得罪，今日好得多了吧？”令狐冲道：“也不见得，腿上给田兄所砍的这一刀，痛得甚是厉害。”田伯光笑道：“当日在衡阳相斗，令狐兄伤势可比今日重得多了，却也不曾出过半句示弱之言。我深知你诡计多端，你这般装腔作势，故意示弱，想攻我一个出其不意，在下可不会上当。”

令狐冲笑道：“你这当已经上了，此刻就算醒觉，也来不及啦！田兄，看招！”剑随声出，直刺其胸。田伯光举刀急挡，却挡了个空。令狐冲第二剑又已刺了过来。田伯光赞道：“好快！”横刀封架。令狐冲第三剑、第四剑又已刺出，口中说道：“还有快的。”第五剑、第六剑跟着刺出，攻势既发，竟一剑连着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浑成一体，连绵不绝，当真学到了这独孤剑法的精要，“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每一剑全是攻招。

十余剑一过，田伯光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招架才是，令狐冲刺一剑，他便退一步，刺得十余剑，他已退到了崖边。令狐冲攻势丝毫不缓，刷刷刷刷，连刺四剑，全是指向他要害之处。田伯光奋力挡开了两剑，第三剑无论如何挡不开了，左足后退，却踏了个空。他知道身后是万丈深谷，这一跌下去势必粉身碎骨，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力一刀砍向地下，借势稳住身子。令狐冲的第四剑已指在他咽喉之上。田伯光脸色苍白，令狐冲也一言不发，剑尖始终不离他咽喉。过了良久，田伯光怒道：“要杀便杀，婆婆妈妈作甚？”

令狐冲右手一缩，向后纵开数步，道：“田兄一时疏忽，给小弟占了机先，不足为凭，咱们再打过。”田伯光哼了一声，舞动单刀，犹似狂风骤雨般攻将过来，叫道：“这次由我先攻，可不能让你占便宜了。”

令狐冲眼见他钢刀猛劈而至，长剑斜挑，径刺他小腹，自己上身一侧，已避开了他的刀锋。田伯光见他这一剑来得峻急，疾回单刀，往他剑上砸去，自恃力大，只须刀剑相交，准能将他长剑砸飞。令狐冲只一剑便抢到了先着，第二剑、第三剑源源不绝地发出，每一剑都是既狠且准，剑尖始终不离对手要害。田伯光挡架不及，只得又

再倒退，十余招过去，竟重蹈覆辙，又退到了崖边。令狐冲长剑削下，逼得他提刀护住下盘，左手伸出，五指虚抓，正好抢到空隙，五指指尖离他胸口膻中穴已不到两寸，凝指不发。田伯光曾两次给他以手指点中膻中穴，这一次若再点中，身子委倒时不再是晕在地下，却要跌入深谷之中了，眼见他手指虚凝，显是有意容让。两人僵持半晌，令狐冲又再向后跃开。

田伯光坐在石上，闭目养了会神，突然间一声大吼，舞刀抢攻，一口钢刀直上直下，势道威猛之极。这一次他看准了方位，背心向山，心想纵然再给你逼得倒退，也是退入山洞之中，说什么也要决一死战。

令狐冲此刻于单刀刀招的种种变化，已尽数了然于胸，待他钢刀砍至，侧身向右，长剑便向他左肩削去。田伯光回刀相格，令狐冲的长剑早已收而刺他左腰。田伯光左臂与左腰相去不到一尺，但这一回刀，守中带攻，含有反击之意，力道甚劲，钢刀直荡了出去，急切间已不及收刀护腰，只得向右让了半步。令狐冲长剑起处，刺向他左颊。田伯光举刀挡架，剑尖忽地已指向左腿。田伯光无法再挡，再向右踏出一步。令狐冲一剑连着一剑，尽是攻他左侧，逼得他一步一步地向右退让，十余步一跨，已将他逼向右边石崖的尽头。

该处一块大石壁阻住了退路，田伯光背心靠住岩石，舞起七八个刀花，再也不理令狐冲长剑如何来攻，耳中只听得嗤嗤声响，左手衣袖、左边衣衫、左足裤管已让长剑接连划中了六剑。这六剑均是只破衣衫，不伤皮肉，但田伯光心中雪亮，这六剑的每一剑都能叫自己断臂折足，破肚开膛，到这地步，霎时间只觉万念俱灰，哇的一声，张嘴喷出一大口鲜血。

令狐冲接连三次将他逼到了生死边缘，数日之前，此人武功还远胜于己，此刻竟是生杀之权操于己手，而且胜来轻易，大是行有余力，脸上不动声色，心下却已大喜若狂，待见他大败之后口喷鲜血，不由得歉疚之情油然而生，说道：“田兄，胜败乃是常事，何必如此？小弟也曾败在你手下多次！”

田伯光抛下单刀，摇头道：“风老前辈剑术如神，当世无人能敌，在下永远不是你的对手了。”令狐冲拾起单刀，双手递过，说道：“田兄说得不错，小弟侥幸得胜，全凭风太师叔的指点。风太师叔想请田兄答应一件事。”田伯光不接单刀，惨然道：“田某命悬你手，有什么好说的。”令狐冲道：“风太师叔隐居已久，不预世事，不喜俗人烦扰。田兄下山之后，请勿对人提起他老人家的事，在下感激不尽。”

田伯光冷冷地道：“你只须这么一剑刺将过来，杀人灭口，岂不干脆？”令狐冲退后两步，还剑入鞘，说道：“当日田兄武艺远胜于我之时，倘若一刀将我杀了，焉有今日之事？在下请田兄不向旁人泄露我风太师叔的行踪，乃是相求，不敢有丝毫胁迫之意。”田伯光道：“好，我答允了。”令狐冲深深一揖，道：“多谢田兄。”

田伯光道：“我奉命前来请你下山。这件事田某干不了，可是事情没完。讲打，我这一生是打你不过的了，却未必便此罢休。田某性命攸关，只好烂缠到底，你可别怪我不是好汉子的行径。令狐兄，再见了。”说着一抱拳，转身便行。

令狐冲想到他身中剧毒，此番下山，不久便毒发身亡，和他恶斗数日，不知不觉间已对他生出亲近之意，一时冲动，脱口便想叫将出来：“我随你下山便了。”但随即

想起，自己受罚在崖上思过，不奉师命，决不能下崖一步，何况此人是个作恶多端的采花大盗，这一随他下山，变成了和他同流合污，将来身败名裂，祸患无穷，话到口边，终于缩住。

眼见他下崖而去，当即回入山洞，向风清扬拜伏在地，说道：“太师叔不但救了徒孙性命，又传了徒孙上乘剑术，此恩此德，永难报答。”

风清扬微笑道：“上乘剑术，上乘剑术，嘿嘿，还差得远呢。”他微笑之中，大有寂寞凄凉的味道。令狐冲道：“徒孙斗胆，求恳太师叔将独孤九剑的剑法尽数传授。”风清扬道：“你要学独孤九剑，将来不会懊悔么？”

令狐冲一怔，心想将来怎么会懊悔？一转念间，心道：“是了，这独孤九剑并非本门剑法，太师叔是说只怕师父知道之后会见责于我。但师父本来不禁我涉猎别派剑法，曾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再者，我从石壁的图形之中，已学了不少恒山、衡山、泰山、嵩山各派的剑法，连魔教十长老的武功也已学了不少。这独孤九剑如此神妙，实是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绝世妙技，我得蒙本门前辈指点传授，正是莫大的机缘。”当即拜道：“这是徒孙的毕生幸事，将来只有感激，决无懊悔。”

风清扬道：“好，我便传你。这独孤九剑我若不传你，过得几年，世上便永远没这套剑法了。”说时脸露微笑，显是深以为喜，说完之后，神色却转凄凉，沉思半晌，这才说道：“田伯光决不会就此甘心，但纵然再来，也必在十天半月之后。你武功已胜于他，阴谋诡计又胜于他，永远不必怕他了。咱们时候大为充裕，须得从头学起，扎好根基。”于是将独孤九剑第一剑的“总诀式”依着口诀次序，一句句地解释，再传以种种附于口诀的变化。

令狐冲先前硬记口诀，全然未能明白其中含意，这时得风清扬从容指点，每一刻都领悟到若干上乘武学的道理，每一刻都学到几项奇巧奥妙的变化，不由得欢喜赞叹，情难自己。

一老一少，便在这思过崖上传习独孤九剑的精妙剑法，自“总诀式”、“破剑式”、“破刀式”以至“破枪式”、“破鞭式”、“破索式”、“破掌式”、“破箭式”而学到了第九剑“破气式”。那“破枪式”包括破解长枪，大戟、蛇矛、齐眉棍、狼牙棒、白蜡杆、禅杖、方便铲种种长兵刃之法。“破鞭式”破的是钢鞭、铁铜、点穴槌、拐子、蛾眉刺、匕首、板斧、铁牌、八角槌、铁椎等等短兵刃。“破索式”破的是长索、软鞭、三节棍、链子枪、铁链、渔网、流星飞锤等等软兵刃。虽只一剑一式，却变化无穷，学到后来，前后式融会贯通，更是威力大增。

最后这三剑更加难学。“破掌式”破的是拳脚指掌上的功夫，对方既敢以空手来斗自己利剑，武功上自有极高造诣，手中有无兵器，相差已是极微。天下的拳法、腿法、指法、掌法繁复无比，这一剑“破掌式”，将长拳短打、擒拿点穴、鹰爪虎爪、铁沙神掌，诸般拳脚功夫尽数包括内在。“破箭式”这个“箭”字，则总罗诸般暗器，练这一剑时，须得先学听风辨器之术，不但要能以一柄长剑击开敌人发射来的种种暗器，还须借力反打，以敌人射来的暗器反射伤敌。

至于第九剑“破气式”，风清扬只传以口诀和修习之法，说道：“此式是为对付身具上乘内功的敌手而用，神而明之，存乎一心。独孤前辈当年挟此剑横行天下，欲求

一败而不可得，那是他老人家已将这套剑法使得出神入化之故。同是一门华山剑法，同是一招，使出来时威力强弱大不相同，这独孤九剑自也一般。你纵然学得了剑法，倘若使出时剑法不纯，毕竟还是敌不了当世高手。此刻你已得到了门径，要想多胜少败，再苦练二十年，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较长短了。”

令狐冲越学得多，越觉这九剑之中变化无穷，不知要有多少时日，方能探索到其中全部奥秘，听太师叔要自己苦练二十年，丝毫不觉惊异，再拜受教，说道：“徒孙倘能在二十年之中，通解独孤老前辈当年创制这九剑的遗意，领会太师叔所授的心法，那是大喜过望了。”

风清扬道：“你倒也不可妄自菲薄。独孤大侠是绝顶聪明之人，学他的剑法，要旨在一个‘悟’字，决不在死记硬记。等到通晓了这九剑的剑意，则无所施而不可，便是将全部变化尽数忘记，也不相干，临敌之际，更是忘记得越干净彻底，越不受原来剑法的拘束。你资质甚好，正是学练这套剑法的材料。何况当今之世，真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嘿嘿，只怕也未必。以后自己好好用功，我可要去了。”

令狐冲大吃一惊，颤声道：“太师叔，你……你上哪里去？”风清扬道：“我本在这后山居住，已住了数十年，日前一时心喜，出洞来授了你这套剑法，只是盼望独孤前辈的绝世武功不遭灭绝而已。怎么还不回去？”令狐冲喜道：“原来太师叔便在后山居住，那再好没有了。徒孙正可朝夕侍奉，以解太师叔的寂寞。”

风清扬厉声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见华山派门中之人，连你也非例外。”见令狐冲神色惶恐，便语气转和，说道：“冲儿，我跟你既有缘，亦复投机。我暮年得有你这个佳子弟传我剑法，实是大畅老怀。你如心中有我这样一个太师叔，今后别来见我，以至令我为难。”令狐冲心中酸楚，道：“太师叔，那为什么？”风清扬摇摇头，说道：“你见到我的事，连对你师父也不可说起。”令狐冲含泪道：“是，自当遵从太师叔吩咐。”

风清扬轻轻抚摸他头，说道：“好孩子，好孩子！”转身下崖。令狐冲跟到崖边，眼望他瘦削的背影飘飘下崖，在后山隐没，不由得悲从中来，俯首坠泪。

令狐冲和风清扬相处十余日，虽听他所谈论指教的只是剑法，但于他议论风范，不但钦仰敬佩，更觉亲近之极，说不出的投机。风清扬是高了他两辈的太师叔，可是令狐冲内心，却隐隐然有一份平辈知己、相见恨晚的交谊，比之恩师岳不群，似乎反而亲切得多，心想：“太师叔年轻时，只怕性子和我不差，也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任性行事的性格。他教我剑法时，总是说‘人使剑法，不是剑法使人’，总说‘人是活的，剑法是死的，活人不可给死剑法所拘’。这道理千真万确，却为何师父从来不说？”

他微一沉吟，便想：“这道理师父岂有不知？他知我性子太过随便，跟我一说了这道理，只怕我得其所哉，乱来一气，练剑时便不能循规蹈矩。等到我将来剑术有了小成，师父自会给我详加解释。师弟师妹们武功不够火候，自然更加不能明白这上乘剑理，跟他们说了也是白说。”又想：“太师叔的剑术自己出神入化，只可惜他老人家从来没显一下身手，令我大开眼界。比之师父，太师叔的剑法当然又高一筹了。”

回想风清扬脸带病容，寻思：“这十几天中，他有时轻声叹息，显然有什么重大

的伤心事，不知为了什么？”叹了口气，提了长剑，出洞便练了起来。

练了一会，顺手使出一剑，竟是本门剑法的“有凤来仪”。他一呆之下，摇头苦笑，自言自语：“错了！”跟着又练，过不多时，顺手一剑，又是“有凤来仪”，不禁发恼，寻思：“我只因本门剑法练得纯熟，在心中已印得根深蒂固，使剑时稍一滑溜，便将练熟了的本门剑招夹了进去，却不是独孤剑法了。”突然间心念一闪，心道：“太师叔叫我使剑时须当心无所滞，顺其自然，那么使本门剑法，有何不可？甚至便将衡山、泰山诸派剑法、魔教十长老的武功夹在其中，又有何不可？倘若硬要划分，某种剑法可使，某种剑法不可使，那便是有所拘泥了。”

此后便即任意发招，倘若顺手，便将本门剑法以及石壁上种种招数掺杂其中，顿觉乐趣无穷。但五岳剑派的剑法固然各不相同，魔教十长老更似出自六七个不同门派，要将这许多不同路子的武学融为一体，几乎绝无可能。他练了良久，始终没法融合，忽想：“融不成一起，那又如何？又何必强求？”

当下再也不去分辨是什么招式，一经想到，便随心所欲地混入独孤九剑之中，但使来使去，总是那一招“有凤来仪”使得最多。又使一阵，随手一剑，又是一招“有凤来仪”，心念一动：“要是小师妹见到我将这招‘有凤来仪’如此使法，不知会说什么？”

他凝剑不动，脸上现出温柔的微笑。这些日子来全心全意地练剑，便在睡梦之中，想到的也只是独孤九剑的种种变化，这时蓦地里想起岳灵珊，不由得相思之情难以自己。跟着又想：“不知她是否暗中又在偷偷教林师弟学剑？师父命令虽严，小师妹却向来大胆，恃着师娘宠爱，说不定又在教剑了。就算不教剑，朝夕相见，两人必定越来越好。”渐渐的，脸上微笑转成了苦笑，再到后来，连一丝笑意也没有了。

他心意沮丧，慢慢收剑，忽听得陆大有声音叫道：“大师哥，大师哥！”叫声甚为惶急。令狐冲一惊：“啊哟不好！田伯光那厮败退下山，说道心有不甘，要烂缠到底，莫非他打我不过，竟把小师妹掳劫了去，向我挟持？”急忙抢到崖边，只见陆大有提着饭篮，气急败坏地奔上来，叫道：“大……大师哥……大……师哥，大……事不妙。”

令狐冲更加焦急，忙问：“怎么？小师妹怎么了？”陆大有纵上崖来，将饭篮在大石上一放，道：“小师妹？小师妹没事啊。糟糕，我瞧事情不对。”令狐冲听得岳灵珊无事，已放了一大半心，问道：“什么事情不对？”陆大有气喘喘地道：“师父、师娘回来啦。”令狐冲心中一喜，斥道：“呸！师父、师娘回山来了，那不是好得很么？怎么叫做事情不对？胡说八道！”

陆大有道：“不，不，你不知道。师父、师娘一回来，刚坐定还没几个时辰，就有好几个人拜山，嵩山、衡山、泰山三派中，都有人在内。”令狐冲道：“咱们五岳剑派联盟，嵩山派他们有人来见师父，那也平常得紧哪。”陆大有道：“不，不……你不知道，还有三个人跟他们一起上来，说是咱们华山派的，师父却不叫他们师兄、师弟。”

令狐冲微感诧异，道：“有这等事？那三个人怎生模样？”

陆大有道：“一个人焦黄面皮，说是姓封，叫什么封不平。还有一个是个道人，另一个则是矮子，都叫‘不’什么的，倒真是‘不’字辈的人。”

令狐冲点头道：“或许是本门叛徒，早就给清出了门户的。”

陆大有道：“是啊！大师哥料得不错。师父一见到他们，就很不高兴，说道：‘封兄，你们三位早已跟华山派没有瓜葛，又上华山来作甚？’那封不平道：‘华山是你岳师兄买下来的？就不许旁人上山？是皇帝老子封给你的？’师父哼了一声，说道：‘各位要上华山游玩，当然听便，可是岳不群却不是你师兄了，“岳师兄”三字，原封奉还。’那封不平道：‘当年你师父行使阴谋诡计，霸占了华山一派，这笔旧账，今日可得算算。你不要我叫“岳师兄”，哼哼，算账之后，你便跪在地下哀求我再叫一声，也难求得动我呢。’”

令狐冲“哦”了一声，心想：“师父可真遇上了麻烦。”

陆大有又道：“咱们做弟子的听得都十分生气，小师妹第一个便喝骂起来，不料师娘这次却脾气忒也温和，竟不许小师妹出声。师父显然没将这三人放在心上，淡淡地道：‘你要算账？算什么账？要怎样算法？’那封不平大声道：‘你气宗篡夺华山派掌门之位，已二十多年啦，到今天还做不够？应该让位了吧？’师父笑道：‘各位大动阵仗地来到华山，却原来想夺在下这掌门之位。那有什么稀罕？封兄如自忖能当这掌门，在下自当奉让。’那封不平道：‘当年你师父凭着阴谋诡计，篡夺了本派掌门之位，现下我已禀明五岳盟主左盟主，奉得旗令，来执掌华山一派。’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支小旗，展将开来，果然便是五岳旗令。”

令狐冲怒道：“左盟主管得未免太宽了，咱们华山派本门之事，可用不着他来管闲事。他有什么资格能废立华山派的掌门？”

陆大有道：“是啊，师娘当时也就这么说。可是嵩山派那姓陆的老头仙鹤手陆柏，就是在衡山刘师叔府上见过的那老家伙，却极力给那封不平撑腰，说道华山派掌门该当由那姓封的来当，和师娘争执不休。泰山派、衡山派那两个人，说来气人，也都和封不平做一伙儿。他们三派联群结党，来跟华山派为难来啦。就只恒山派没人参与。大……大师哥，我瞧着情形不对，赶紧来给你报讯。”

令狐冲叫道：“师门有难，咱们做弟子的只叫有一口气在，说什么也要给师父卖命。六师弟，走！”陆大有道：“对！师父见你是为他出力，一定不会怪你擅自下崖。”令狐冲飞奔下崖，说道：“师父就算见怪，也不打紧。师父是彬彬君子，不喜和人争执，说不定真的将掌门人之位让给了旁人，那岂不糟糕……”说着展开轻功疾奔。

令狐冲正奔之间，忽听得对面山道上有人叫道：“令狐冲，令狐冲，你在哪儿？”令狐冲道：“是谁叫我？”跟着几个声音齐声问道：“你是令狐冲？”令狐冲道：“不错！”

突然间两个人影一晃，挡在路心。山道狭窄险陡，一边更下临万丈深谷，这二人突如其来地在这山道上现身，突兀无比，令狐冲奔得正急，险些撞在二人身上，急忙止步，和那二人相去已不过尺许。只见这二人脸上尽是凹凸凹凸，又满是皱纹，甚为可怖，一惊之下，转身向后纵开丈余，喝问：“是谁？”

却见背后也是两张极其丑陋的脸孔，也是凹凸凹凸，满是皱纹，这两张脸和他相距更不到半尺，两人的鼻子几乎要碰到他鼻子，令狐冲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向旁踏出一步，只见山道临谷处又站着二人，这二人的相貌与先前四人颇为相似。陡然间同时遇上这六个怪人，令狐冲心中怦怦大跳，一时手足无措。

在这霎息之间，令狐冲已给这六个怪人挤在不到三尺见方的一小块山道之中，前面二人的呼吸直喷到他脸上，而后颈热呼呼的，显是后面二人的呼吸。他忙伸手去拔剑，手指刚碰到剑柄，六个怪人各自跨上半步，往中间一挤，登时将他挤得丝毫没法动弹。只听得陆大有在身后大叫：“喂，喂，你们干什么？”

饶是令狐冲机变百出，在这刹那之间，也不由得吓得没了主意。这六人如鬼如魅，似妖似怪，容颜固然可怖，行动更是诡异。令狐冲双臂向外力振，要想推开身前二人，但两条手臂给那二人挤住，却哪里推得出去？他心念电闪：“定是封不平他们一伙的恶徒。”蓦地里全身一紧，几乎气也喘不过来，四个怪人加紧挤拢，只挤得他骨骼格格有声。令狐冲不敢与面前怪人眼睁睁地相对，忙闭住了双眼，只听得有个尖锐的声音说道：“令狐冲，我们带你去见小尼姑。”

令狐冲心道：“啊哟，原来是田伯光这厮的一伙。”叫道：“你们不放开我，我便拔剑自杀！令狐冲宁死……”突觉双臂已遭两只手掌牢牢握住，两只手掌直似铁钳。令狐冲空自学了独孤九剑，却半点施展不出，心中只是叫苦。

只听得又一人道：“乖乖小尼姑要见你，听话些，你也是乖孩子。”又一人道：“死了不好，你如自杀，我整得你死去活来。”另一人道：“他死都死了，你还整得他死去活来干吗？”又一人道：“你要吓他，便不可说给他听。给他一听见，便吓不倒了。”先一人道：“我偏要吓，你又待怎样？”另一人道：“我说还是劝他听话的好。”先一人道：“我说要吓，便是要吓。”另一人道：“我喜欢劝。”两人竟尔互相争执不休。

令狐冲又惊又恼，听他二人这般瞎吵，心想：“这六个怪人武功虽高，却似乎蠢得厉害。”当即叫道：“吓也没用，劝也没用，你们不放我，我可要自己咬断舌头自杀了。”

突觉脸颊上一痛，已给人伸手捏住了双颊。只听另一个声音道：“这小子倔强得紧，咬断了舌头，不会说话，小尼姑可不喜欢。”又有一人道：“咬断舌头便死了，岂但不会说话而已！”另一人道：“未必便死。不信你倒咬咬看。”先一人道：“我说要死，因此不咬，你倒咬咬看。”另一人道：“我为什么要咬自己舌头？有了，叫他来咬。”

只听得陆大有“啊”的一声大叫，显是给那些怪人捉住了，只听一人喝道：“你咬断自己舌头来试试看，死还是不死？快咬，快咬！”陆大有叫道：“我不咬，咬了一定要死。”一人道：“不错，咬断舌头定然要死，连他也这么说。”另一人道：“他又没死，这话作不得准。”另一人道：“他没咬断舌头，自然不死。一咬，便死！”

令狐冲运劲双臂，猛力一挣，手腕登时疼痛入骨，却哪里挣得动分毫？猛然间情急智生，大叫一声，假装晕了过去。六个怪人齐声惊呼，捏住令狐冲脸颊的人立时松手。一人道：“这人吓死啦！”又一人道：“吓不死的，哪会如此没用。”另一人道：“就算是死了，也不是吓死的。”先一人道：“那么是怎生死的？”

陆大有只道大师哥真的给他们弄死了，放声大哭。

一个怪人道：“我说是吓死的。”另一人道：“你抓得太重，是抓死的。”又一人道：“到底是怎生死的？”令狐冲大声道：“我自闭经脉，自杀死的！”

六怪听他突然说话，都吓了一跳，随即齐声大笑，都道：“原来没死，他是装死。”令狐冲道：“我不是装死，我死过之后，又活转来了。”一怪道：“你真会自闭经脉？”

这功夫可难练得紧，你教教我。”另一怪道：“这自闭经脉之法高深得很，这小子不会的，他是骗你。”令狐冲道：“你说我不会？我倘若不会，刚才又怎会自闭经脉而死？”那怪人搔了搔头，道：“这个……这个……可有点儿奇了。”

令狐冲见这六怪武功虽然甚高，头脑果然鲁钝之至，便道：“你们再不放开我，我可又要自闭经脉啦，这一次死了之后，可就活不转了。”抓住他手腕的二怪登时松手，齐道：“你死不得，你要死了，大大的不妙。”令狐冲道：“要我不死也可以，你们让开路，我有要事去办。”挡在他身前的二怪同时摇头，一齐摇向左，又一齐摇向右，齐声道：“不行，不行。你得跟我去见小尼姑。”

令狐冲睁眼提气，身子纵起，便欲从二怪头顶飞跃而过，不料二怪跟着跃高，动作快得出奇，两个身子便如一堵飞墙，挡在他身前。令狐冲和二怪身子一撞，便又掉下。他身在半空之时，已伸手握住剑柄，手臂向外一掠，便欲抽剑，突然间肩头一重，在他身后的二怪各伸一掌，分按他双肩，他长剑只离鞘一尺，便抽不出来。按在他肩头的两只手掌上各有数百斤力道，他身子登时矮了下去，别说拔剑，连站立也已有所不能。

二怪将他按倒后，齐声笑道：“抬了他走！”站在他身前的二怪各伸一手，抓住他足踝，便将他抬了起来。

陆大有叫道：“喂，喂！你们干什么？”一怪道：“这人叽哩咕噜，杀了他！”举掌便要往他头顶拍落。令狐冲大叫：“杀不得，杀不得！”那怪人道：“好，听你这小子的，不杀便不杀，点了他的哑穴。”竟不转身，反手一指，嗤的一声响，已点了陆大有哑穴。陆大有正在大叫，但那“啊”的一声突然从中断绝，恰如有人拿一把剪刀将他的叫声剪断了一般，身子跟着缩成一团。令狐冲见他这点穴手法认穴之准，劲力之强，生平实所罕见，不由得大为钦佩，喝彩道：“好功夫！”

那怪人大为得意，笑道：“那有什么希奇，我还有许多好功夫呢，这就试演几种给你瞧瞧。”若在平时，令狐冲原欲大开眼界，只是此刻挂念师父的安危，心下大为焦虑，叫道：“我不要看！”那怪人怒道：“你为什么不看？我偏要你看。”纵身跃起，从令狐冲和抓着他的四名怪人头顶飞越而过，身子从半空横过时平掠而前，有如轻燕，姿式美妙已极。令狐冲不由得脱口又赞：“好啊！”那怪人轻轻落地，微尘不起，转过身来时，一张长长的马脸上满是笑容，道：“这不算什么，还有更好的呢。”此人年纪少说也有四五十岁，但性子恰似孩童一般，得人称赞一句，便欲卖弄不休，武功之高明深厚，与性格之幼稚浅薄，恰是两个极端。

令狐冲心想：“师父、师娘正受困于大敌，对手有嵩山、泰山诸派好手相助，我便赶了去，那也无济于事，何不骗这几个怪人前去，以解师父、师娘之危？”当即摇头道：“你们这点功夫，到这里来卖弄，那可差得远了。”那人道：“什么差得远？你不是给我们捉住了吗？”令狐冲道：“我是华山派的无名小卒，要捉住我还不容易？眼前山上聚集了嵩山、泰山、衡山、华山各派好手，你们又岂敢去招惹？”那人道：“要招惹便去招惹，有甚不敢？他们在哪里？”另一人道：“我们打赌赢了小尼姑，小尼姑就叫我们来抓令狐冲，可没叫我去惹什么嵩山、泰山派的好手。赢一场，只做一件事，做得多了，太不上算。这就走吧。”

令狐冲心下宽慰：“原来他们是仪琳小师妹差来的？那么倒不是我对头。看来他们是打赌输了，不得不过来抓我，却要强好胜，自称赢了一场。”当下笑道：“对了，那个嵩山派的好手说道，他最瞧不起那六个橘子皮的马脸老怪，一见到便要伸手将他们一个个像捏蚂蚁般捏死了。只可惜那六个老怪一听到他声音，便即远远逃去，说什么也找他们不到。”

六怪一听，立时气得哇哇大叫，抬着令狐冲的四怪将他身子放下，你一言我一语地道：“这人在哪里？快带我们去，跟他们较量较量。”“什么嵩山派、泰山派，桃谷六仙还真不将他们放在眼里。”“这人活得不耐烦了，胆敢要将桃谷六仙像捏蚂蚁般捏死？”

令狐冲道：“你们自称桃谷六仙，他口口声声的却说桃谷六鬼，有时又说桃谷六小子。六仙哪，我劝你们还是远而避之的为妙，这人武功厉害得很，你们打他不过的。”

一怪大叫：“不行，不行！这就去打个明白。”另一怪道：“我瞧情形不妙，这嵩山派的高手既口出大言，必有惊人艺业。他叫我们桃谷六小子，定是我们的前辈，想来一定斗他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快回去吧。”另一人道：“六弟最是胆小，打都没打，怎知斗他不过？”那胆小怪人道：“倘若当真给他像捏蚂蚁般捏死了，岂不倒霉？打过之后，已经给他捏死，又怎生逃法？”

令狐冲暗暗好笑，说道：“是啊，要逃就得赶快，倘若给他得知讯息，追将过来，你们就逃不掉了。”

那胆小怪人一听，飞身便奔，一晃之间便没了踪影。令狐冲吃了一惊，心想：“这人轻身功夫竟如此了得。”却听一怪道：“六弟怕事，让他逃走好了，咱们却要去斗斗那嵩山派的高手。”其余四怪都道：“去，去！桃谷六仙天下无敌，怕他何来？”

一个怪人在令狐冲肩上轻轻一拍，说道：“快带我们去，且看他怎生将我们像捏蚂蚁般捏死了。”令狐冲道：“带你们去是可以的，但我令狐冲堂堂男子，决不受人胁迫。我不过听那嵩山派的高手对你们六位大肆嘲讽，心怀不平，又见到你们六位武功高强，心下好生佩服，这才有意仗义带你们去找他们算账。倘若你们仗着人多势众，硬要我做这做那，令狐冲死就死了，决不依从。”

五个怪人同时拍手，叫道：“很好，你挺有骨气，又有眼光，看得出我们六兄弟武功高强，我兄弟们也很佩服。”

令狐冲道：“既然如此，我便带你们去，只是见到他之时，不可胡乱说话，胡乱行事，免得武林中英雄好汉耻笑桃谷六仙浅薄幼稚，不明世务。一切须听我吩咐，否则的话，你们大大丢我的脸，大伙儿都面上无光了。”他这几句话原只意存试探，不料五怪听了之后，没口子的答应，齐声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咱们决不能让人家再说桃谷六仙浅薄幼稚，不明世务。”看来“浅薄幼稚，不明世务”这八字评语，桃谷六仙早就听过许多遍，心下深以为耻，令狐冲这话正打中了他们心坎。

令狐冲点头道：“好，各位请跟我来。”当下快步顺着山道走去，五怪随后跟去。

行不到数里，只见那胆小怪人在山岩后探头探脑地张望，令狐冲心想此人须加激励，便道：“嵩山派那老儿的武功比你差得远了，不用怕他。咱们大伙儿去找他算账，你也一起去吧。”那人大喜，道：“好，我也去。”但随即又问：“你说那老儿的武功和

我差得远，到底是我高得多，还是他高得多？”此人既然胆小，便十分的谨慎小心。令狐冲笑道：“当然是你高得多。刚才你脱身飞奔，轻功高明之极，那嵩山派的老儿无论如何追不上。”那人大为高兴，走到他身旁，不过兀自不放心，问道：“倘若他当真追上了我，那便如何？”令狐冲道：“我和你寸步不离，他如胆敢追上了你，哼哼！”手拉长剑剑柄，出鞘半尺，啪的一声，又推入了鞘中，道：“我便一剑将他杀了。”那人大喜，叫道：“妙极，妙极！你说过的话可不能不算数。”令狐冲道：“这个自然。不过他如追不上，我便不杀他了。”那人笑道：“是啊，他追不上，便由得他去。”

令狐冲暗暗好笑，心想：“你一发足奔逃，要想追上你可真不容易。”又想：“这六个怪人生性纯朴，不是坏人，倒可交交。”说道：“在下久闻六位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不知六位尊姓大名。”

六个怪人哪想得到此言甚是不通，一听到他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个个便心花怒放。那人道：“我是大哥，叫做桃根仙。”另一人道：“我是二哥，叫做桃干仙。”又一人道：“我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哥，叫做桃枝仙。”指着一怪人道：“他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哥，叫做桃叶仙。”令狐冲奇道：“你们谁是三哥四哥，怎么连自己也不知道？”

桃枝仙道：“不是我二人不知道，是我爹爹妈妈忘了。”桃叶仙插口道：“你爹娘生你之时，如忘了生过你，你当时一个小娃娃，怎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你这个人？”令狐冲忍笑点头，说道：“很是，很是，幸亏我爹娘记得生过我这个人。”桃叶仙道：“可不是吗？”令狐冲问道：“怎地是你们爹妈忘了？”桃叶仙道：“爹爹妈妈生我们两兄弟之时，是记得谁大谁小的，过得几年便忘记了，因此也不知到底谁是老三，谁是老四。”指着桃枝仙道：“他定要争到老三，我不叫他三哥，他便要和我打架，只好让他。”令狐冲笑道：“原来你们是两兄弟。”桃枝仙道：“是啊，我们是六兄弟。”

令狐冲心想：“有这样的糊涂父母，难怪生了这样糊涂的六个儿子来。”向其余二人道：“这两位却又怎生称呼？”胆小怪人道：“我来说，我是六弟，叫做桃实仙。我五哥叫桃花仙。”令狐冲忍不住哑然失笑，心想：“桃花仙相貌这般丑陋，和‘桃花’二字无论如何不相称。”桃花仙见他脸有笑容，喜道：“六兄弟之中，以我的名字最好听，谁都及不上我。”令狐冲笑道：“桃花仙三字，当真好听，但桃根、桃干、桃枝、桃叶、桃实，五个名字也都好听得紧。妙极，妙极！要是我也有这样美丽动听的名字，我可要欢喜死了。”

桃谷六仙无不心花怒放，手舞足蹈，只觉此人实是天下第一好人。

令狐冲笑道：“咱们这便去吧。请哪一位桃兄去解开我师弟的穴道。你们的点穴手段太高，简直神妙无比，我是说什么也解不开的。”

桃谷六仙又各得一顶高帽，立时涌将过去，争先恐后地给陆大有解开了穴道。

从思过崖到华山派的正气堂，山道有十一里之遥，除了陆大有外，余人脚程均快，片刻间便到。

一到正气堂外，便见劳德诺、梁发、施戴子、岳灵珊、林平之等数十名师弟、师妹都站在堂外，忧形于色，各人见到大师哥到来，都是大为欣慰。

劳德诺迎了上来，悄声道：“大师哥，师父和师娘在里面见客。”

令狐冲回头向桃谷六仙打个手势，叫他们站着不可作声，低声道：“这六位是我

朋友，不必理会。我想去瞧瞧。”走到客厅的窗缝中向内张望。本来岳不群、岳夫人见客，弟子决不会在外窥探，但此刻本门遇上重大危难，众弟子对令狐冲此举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十一 聚气

令狐冲向厅内瞧去，只见宾位上首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右手执着五岳剑派令旗，料来是嵩山派的仙鹤手陆柏。他下首坐着一个中年道人，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从服色瞧来，分别属于泰山、衡山两派，更下首又坐着三人，都是五六十岁年纪，腰间所佩长剑均是华山派的兵刃，第一人满脸戾气，一张黄焦焦的面皮，想必是陆大有所说的那个封不平。师父和师娘坐在主位相陪。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

只听那衡山派的老者说道：“岳兄，贵派门户之事，我们外人本来不便插嘴。只是我五岳剑派结盟联手，共荣共辱，要是有一派处事不当，为江湖同道所笑，其余四派共蒙其羞。适才岳夫人说道，我嵩山、泰山、衡山三派不该多管闲事，这句话未免不对了。”这老者一双眼睛黄澄澄的，倒似生了黄疸病一般。

令狐冲心下稍宽：“原来他们仍在争执这件事，师父并未屈服让位。”

岳夫人道：“鲁师兄这么说，那是咬定我华山派处事不当，连累贵派的名声了？”

衡山派这姓鲁的老者微微冷笑，说道：“素闻华山派宁女侠是太上掌门，往日在下也还不信，今日一见，才知果然名不虚传。”岳夫人怒道：“鲁师兄来到华山是客，今日我可不便得罪。只不过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想不到却会这般胡言乱语，下次见到莫大先生，倒要向他请教。”那姓鲁老者冷笑道：“只因在下是客，岳夫人才不能得罪，倘若这里不是华山，岳夫人便要挥剑斩我的人头了，是也不是？”岳夫人道：“这却不敢，我华山派怎敢来理会贵派门户之事？贵派高手和魔教勾结，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不用敝派插手。”

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双双死于衡山城外，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杀。她提及此事，一来揭衡山派的疮疤，二来讥刺这姓鲁老者不念本门师兄弟遭杀之仇，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来跟自己夫妇为难。那姓鲁老者脸色大变，厉声道：“古往今来，哪一派中没不肖弟子？我们今日来到华山，正是为了主持公道，相助封大哥清理门户中的奸邪之辈。”

岳夫人手按剑柄，森然道：“谁是奸邪之辈？拙夫岳不群外号人称‘君子剑’，阁下的外号叫做什么？”

那姓鲁老者脸上一红，一双黄澄澄的眼睛对着岳夫人怒目而视，却不答话。

这老者虽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与莫大先生、刘正风同辈，在江湖上却无多大名气，令狐冲不知他来历，回头问劳德诺道：“这人是谁？匪号叫做什么？”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拜入华山派之前在江湖上历练已久，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轶事。劳德诺果然知道，低声道：“这老儿叫鲁正荣，正式外号叫作‘金眼雕’。但他多嘴多舌，惹

人讨厌，武林中人背后都管他叫‘金眼乌鸦’。”令狐冲微微一笑，心想：“这不雅的外号虽然没人敢当面相称，但日子久了，总会传入他耳里，师娘问他外号，他自然明白指的决不会是‘金眼雕’而是‘金眼乌鸦’。”

只听得鲁正荣大声道：“哼，什么‘君子剑’？‘君子’二字之上，只怕得再加上一个‘伪’字。”令狐冲听他如此当面侮辱师父，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叫道：“瞎眼乌鸦，有种的给我滚出来！”

岳不群早听得门外令狐冲和劳德诺的对答，心道：“怎地冲儿下峰来了？”当即斥道：“冲儿，不得无礼。鲁师伯远来是客，你怎可没上没下地乱说？”

鲁正荣气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闹的事，他是听人说过，当即骂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这个在这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华山派门下果然人才济济。”令狐冲笑道：“不错，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结识的婊子姓鲁，是你家的女人！”

岳不群怒喝：“你……你还在胡说八道！”令狐冲听得师父动怒，不敢再说，但厅上陆柏和封不平等已忍不住脸露微笑。

鲁正荣倏地转身，左足一抬，砰的一声，将一扇长窗踢得飞了出去。他不认得令狐冲，指着华山派群弟子喝道：“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华山群弟子默然不语。鲁正荣又骂：“他妈的，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令狐冲笑道：“刚才是你自己在说话，我怎知是什么畜生？”鲁正荣怒不可遏，大吼一声，便向令狐冲扑去。

令狐冲见他来势凶猛，向后跃开，突然间人影一闪，厅堂中飘出一个人来，银光闪烁，铮铮有声，已和鲁正荣斗在一起，正是岳夫人。她出厅、拔剑、挡架、还击，一气呵成，姿势又复美妙之极，虽然极快，旁人瞧在眼中却不见其快，但见其美。

岳不群道：“大家是自己人，有话不妨慢慢地说，何必动手？”缓步走到厅外，顺手从劳德诺腰边抽出长剑，一递一翻，将鲁正荣和岳夫人两柄长剑压住。鲁正荣运劲于臂，向上力抬，不料竟然纹丝不动，脸上一红，又再运气。

岳不群笑道：“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便如自家人一般，鲁师兄不必和小孩子们一般见识。”回过头来，向令狐冲斥道：“你胡说八道，还不快向鲁师伯赔礼？”

令狐冲听了师父吩咐，只得上前躬身行礼，说道：“鲁师伯，弟子瞎了眼，不知轻重，便如臭乌鸦般哑哑乱叫，污蔑了武林高人的声誉，当真连畜生也不如。你老人家别生气，我可不是骂你。臭乌鸦乱叫乱噪，是畜生叫嚷，咱们只当他是放屁！”他臭乌鸦长、臭乌鸦短地说个不休，谁都知他又是在骂鲁正荣，旁人还可忍住，岳灵珊已啞的一声，笑了出来。

岳不群感到鲁正荣接连运了三次劲，微微一笑，收起长剑，交还给劳德诺。鲁正荣剑上压力陡然消失，手臂向上急举，只听得当当两声响，两截断剑掉在地上，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剩下了半截断剑。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拚，这时运劲正猛，半截断剑向上疾挑，险些劈中了自己额角，幸好他膂力甚强，这才及时收住，但已闹得手忙脚乱，面红耳赤。

他嘶声怒喝：“你……你……两个打一个！”但随即想到，岳夫人的长剑也给岳不群以内力压断，眼见陆柏、封不平等人都已出厅观斗，人人都看得出来，岳不群只是

劝架，请二人罢手，却无偏袒。妻子的长剑为丈夫压断并无干系，鲁正荣这一下却无论如何受不了。他又叫：“你……你……”右足重重一顿，握着半截断剑，头也不回地急冲下山。

岳不群压断二人长剑之时，便已见到站在令狐冲身后的桃谷六仙，觉得这六人形相非常，心感诧异，拱手道：“六位光临华山，未曾远迎，还望恕罪。”桃谷六仙瞪眼瞧着他，既不还礼，也不说话。令狐冲道：“这位是我师父，华山派掌门岳先生……”

他一句话没说完，封不平插口道：“是你师父，那是不错，是不是华山派掌门，却要走着瞧了。岳师兄，你露的这手紫霞神功可帅的很啊，可是单凭这手气功，却未必便能执掌华山门户。谁不知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剑派剑派，自然是以剑为主。你一味练气，那是走入魔道，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了。”

岳不群道：“封兄此言未免太过。五岳剑派都使剑，那固然不错，可是不论哪一门、哪一派，都讲究‘以气驭剑’之道。剑术是外学，气功是内学，须得内外兼修，武功方克得有小成。以封兄所言，倘若只是勤练剑术，遇上了内家高手，便不免相形见绌。”

封不平冷笑道：“那也不见得。天下最佳之事，莫如九流三教、医卜星相、四书五经、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事事皆精，刀法也好，枪法也好，无一不是出人头地。可是世人寿命有限，哪能容得你每一门都去练上一练？一个人专练剑法，尚且难精，又怎能分心去练别的功夫？我不是说练气不好，只不过咱们华山派的正宗武学乃是剑术。你要涉猎旁门左道的功夫，有何不可，去练魔教的‘吸星大法’，旁人也还管你不着，何况练气？但寻常人贪多务得，练坏了门道，不过是自作自受，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这般走上了歪路，那可是贻祸子弟，流毒无穷。”

令狐冲心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风太师叔只教我练剑，他……他多半是剑宗的。我跟他老人家学剑，这……这可错了吗？”霎时间毛骨悚然，背上满是冷汗。

岳不群微笑道：“‘贻祸子弟，流毒无穷’，却也不见得。”

封不平身旁那个矮子突然大声道：“为什么不见得？你教了这么一大批没个屁用的弟子出来，还不是‘贻祸子弟，流毒无穷’？封师兄说你所练的功夫是旁门左道，不配做华山派掌门，这话一点儿不错，你到底是自动退位呢？还是吃硬不吃软，要叫人拉下位来？”

这时陆大有已赶到厅外，见大师哥瞧着那矮子，脸有疑问之色，便低声道：“先前听他们跟师父对答，这矮子名叫成不忧。”

岳不群道：“成兄，你们‘剑宗’一支，二十五年前早已离开本门，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何以今日又来生事？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不妨自立门户，在武林中扬眉吐气，将华山派压了下来，岳某自也佩服。今日这等啰唆不清，除了徒伤和气，更有何益？”

成不忧大声道：“岳师兄，在下跟你无怨无仇，原本不必伤这和气。只是你霸占华山派掌门之位，却教众弟子练气不练剑，以致我华山派声名日衰，你终究卸不了罪责。成某既是华山弟子，终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再说，当年‘气宗’排挤‘剑宗’，所使的手段实在不明不白，殊不光明正大，我‘剑宗’弟子没一个服气。我们

已隐忍了二十五年，今日该得好好算一算这笔账了。”

岳不群道：“本门气宗剑宗之争，由来已久。当日两宗玉女峰上比剑，胜败既决，是非亦分。事隔二十五年，三位再来旧事重提，复有何益？”

成不忧道：“当日比剑胜败如何，又有谁见来？我们三个都是‘剑宗’弟子，就一个也没见着。总而言之，你这掌门之位得来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否则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的首领，怎么他老人家也会颁下令旗，要你让位？”岳不群摇头道：“我想其中必有蹊跷。左盟主向来见事极明，依情依理，决不会突然颁下令旗，要华山派更易掌门。”成不忧指着五岳剑派的令旗道：“难道这令旗是假的？”岳不群道：“令旗是不假，只不过令旗是哑巴，不会说话。”

陆柏一直旁观不语，这时终于插口：“岳师兄说五岳令旗是哑巴，难道陆某也是哑巴不成？”岳不群道：“不敢，兹事体大，在下当面谒左盟主后，再定行止。”陆柏阴森森地道：“如此说来，岳师兄毕竟是信不过陆某的言语了？”岳不群道：“不敢！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他老人家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辞，便传下号令，总也得听听在下的言语才是。再说，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盟主，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至于泰山、恒山、衡山、华山四派自身的门户之事，自有本派掌门人作主。”

成不忧道：“哪有这么许多啰唆的？说来说去，你这掌门人之位是不肯让的了，是也不是？”他说了“不肯让的了”这五个字后，刷的一声，已拔剑在手，待说那“是”字时便刺出一剑，说“也”字时刺出一剑，说“不”字时刺出一剑，说到最后一个“是”字时又刺出一剑，“是也不是”四个字一口气说出，便已连刺了四剑。

这四剑出招固然捷迅绝伦，四剑连刺更是四下凄厉之极的不同招式，极尽变幻之能事。第一剑穿过岳不群左肩上衣衫，第二剑穿过他右肩衣衫，第三剑刺他左肋之旁的衣衫，第四剑刺他右肋旁衣衫。四剑均是前后一通而过，在他衣衫上刺了八个窟窿，剑刃都是从岳不群身旁贴肉掠过，相去不过半寸，却没伤到他丝毫肌肤，这四剑招式之妙、出手之快、拿捏之准、势道之劲，无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风范。华山群弟子除令狐冲外尽皆失色，均想：“这四剑都是本派剑法，却从来没见过师父用过。‘剑宗’高手，果然不凡。”

但陆柏、封不平等却对岳不群更加佩服。眼见成不忧连刺四剑，每一剑都是狠招杀着，剑剑能致岳不群的死命，但岳不群始终脸露微笑，坦然而受，这养气功夫却尤非常人所能。成不忧等人来到华山，摆明了要夺掌门之位，岳不群人再厚道，也不能不防对方暴起伤人，可是他不避不让，漫不在乎地受了四剑，自是胸有成竹，只须成不忧一有加害之意，他便有克制之道。在这间不容发的瞬息之间，他竟能随时出手护身克敌，则武功远比成不忧为高，自可想而知。他虽未出手，但慑人之威，与出手致胜已殊无二致。

令狐冲见成不忧所刺这四剑，正是后洞石壁所刻华山派剑法中的一招招式，他将之一化为四，略加变化，似乎四招截然不同，其实也只一招，心想：“剑宗的招式再奇，终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图形的范围。”

岳夫人道：“成兄，拙夫瞧着各位远来是客，一再容让。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剑，再不知趣，华山派再尊敬客人，总也有个止境。”

成不忧道：“什么远来是客，一再容让？岳夫人，你只须破得我这四招剑法，成某立即乖乖下山，再也不敢上玉女峰一步。”他虽自负剑法了得，然见岳不群如此不动声色，倒也不敢向他挑战，心想岳夫人在华山派中虽也名声不小，终究是女流之辈，适才见到自己这四剑便有骇然色变之态，只须激得她出手，定能将她制住，那时岳不群或者心有所忌，就此屈服，或者章法大乱，便易为封不平所乘了，说着长剑一立，大声道：“宁女侠乃华山气宗高手，天下知闻。剑宗成不忧今日领教宁女侠的气功。”他这么说，竟揭明了要重作华山剑气二宗的比拚。

岳夫人虽见成不忧这四剑招式精妙，自己并无必胜把握，但他这等咄咄逼人，如何能就此忍让？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

令狐冲抢着道：“师娘，剑宗练功的法门误入歧途，岂是本门正宗武学之可比？先让弟子和他斗斗，倘若弟子的气功没练得到家，再请师娘来打发他不迟。”他不等岳夫人允可，已纵身拦在她身前，手中却握着一柄顺手在墙边捡起来的破扫帚。他将扫帚一晃一晃，向成不忧道：“成师傅，你已不是本门中人，什么师伯师叔的称呼，只好免了。你如迷途知返，要重投本门，也不知我师父肯不肯收你。就算我师父肯收，本门规矩，先入师门为大，你也得叫我一声师兄了，请请！”倒转了扫帚柄，向他一指。

成不忧大怒，喝道：“臭小子，胡说八道！你只须挡得住我适才这四剑，成不忧拜你为师。”令狐冲摇头道：“我可不收你这个徒弟……”一句话没说完，成不忧已叫道：“拔剑领死！”令狐冲道：“真气所至，草木皆是利剑。对付成兄这几招不成气候的招数，又何必用剑？”成不忧道：“好，是你狂妄自大，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

岳不群和岳夫人情知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一柄扫帚管得甚用？以空手挡他利剑，凶险殊甚，当下齐声喝道：“冲儿退开！”

但见白光闪处，成不忧已挺剑向令狐冲刺出，果然便是适才曾向岳不群刺过的那一招。他不变招式，一来这几招正是他生平绝学，二来有言在先，三来自己旧招重使，显得是让对方有所准备，双方各有所利，扯了个直，并非单是自己在兵刃上占了便宜。

令狐冲向他挑战之时，早已成竹在胸，想好了拆招之法，后洞石壁上所刻图形，均是以奇门兵刃破剑，自己倘若使剑，此刻独孤九剑尚未练成，并无必胜之方，这柄破扫帚却正好当做雷震挡，眼见成不忧长剑刺来，破扫帚便往他脸上扫了过去。

令狐冲这一下却也甘冒极大凶险，雷震挡乃精钢所铸，扫上了不死也必受伤，如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挡，这一扫妙到颠毫，对方自须回剑自救，但这把破扫帚却又有什么胁敌之力？他内力平常，什么“真气所至，草木皆是利剑”云云，全是信口胡吹，这一扫帚便扫在成不忧脸上，最多也不过划出几条血丝，有甚大碍？可是成不忧这一剑，却在他身上穿膛而过了。只是他料想对手乃前辈名宿，决不愿自己这柄沾满了鸡粪泥尘的破扫帚在他脸面扫上一下，纵然一剑将自己杀了，也难雪破帚扫脸之耻。

果然众人惊呼声中，成不忧偏脸闪开，回剑去斩扫帚。

令狐冲破帚一捺，避开了这剑。成不忧给他一招之间即逼得回剑自救，不由得脸上一热，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扫帚这一扫，其实是魔教十余位高手长老，不知花了多少时光，共同苦思琢磨，才创出来克制他这一招的妙着，实是呕心沥血、千锤百练的力作，还道令狐冲乱打误撞，竟破解了自己这一招。他恼怒之下，第二剑又已刺出，这

一剑可并非按着原来次序，却是本来刺向岳不群腋下的第四剑。

令狐冲一侧身，帚交左手，似是闪避他这一剑，那破帚却如闪电般疾穿而出，指向成不忧前胸。帚长剑短，帚虽后发，却是先至，成不忧的长剑尚未圈转，扫帚上的几根竹丝已然戳到了他胸口。令狐冲叫道：“着！”嗤的一声响，长剑已将破帚的帚头斩落。但旁观众高手人人看得明白，这一招成不忧已然输了，倘若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而是钢铁所铸的雷震挡、九齿钉耙、月牙铲之类武器，成不忧胸口已受重伤。

对方若是一流高手，成不忧只好撒剑认输，不能再行缠斗，但令狐冲明明只是个二代弟子，自己败在他一柄破扫帚下，颜面何存？当下刷刷刷连刺三剑，尽是华山派的绝招，三招之中，倒有两招是后洞石壁上所刻。另一招令狐冲虽未见过，但他自从学了独孤九剑的“破剑式”后，于天下诸种剑招的破法，心中都已有了些头绪，闪身避开对方一剑，跟着便以石壁上棍棒破剑之法，以扫帚柄当做棍棒，一棍将成不忧的长剑击歪，跟着挺棍向他剑尖撞了过去。

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铁棍铁棒，则棍坚剑柔，长剑为双方劲力所撞，立即折断，使剑者更无解救之道。不料他在危急中顺手使出，没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以竹棍遇利剑，并非势如破竹，而是势乃破竹，嚓的一声响，长剑插进了帚棍，直没至剑柄。

令狐冲念头转得奇快，右手顺势一掌横击帚柄，那扫帚挟着长剑，斜刺里飞了出去。

成不忧又羞又怒，左掌疾翻，喀的一声，正击在令狐冲胸口。他是数十年的修为，令狐冲不过熟悉剑招变化，拳脚功夫如何是他对手，身子立即翻倒，口中鲜血狂喷。

突然间人影闪动，成不忧双手双脚给人提了起来，只听他一声惨呼，满地鲜血内脏，一个人竟给拉成了四块，两只手两只脚分持在四个形貌奇丑的怪人手里，正是桃谷四仙将他活生生地分尸四片。

这一下变起俄顷，众人都吓得呆了。岳灵珊见到这血肉模糊的惨状，眼前一黑，登时晕倒。饶是岳不群、陆柏等皆是武林中见多识广的大高手，却也都骇然失措。

便在桃谷四仙撕裂成不忧的同时，桃花仙与桃实仙已抢起躺在地上的令狐冲，一个抱身，一个抬脚，迅捷异常地向山下奔去。岳不群和封不平双剑齐出，向桃干仙和桃叶仙二人背心刺去。桃根仙和桃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铁棒，铮铮两响，同时格开。桃谷四仙展开轻功，头也不回地去了。

瞬息之间，六怪和令狐冲均已不见踪影。

陆柏和岳不群、封不平等人人面面相觑，眼见这六个怪人去得如此快速，再也追赶不上，各人瞧着满地鲜血和成不忧分成四块的肢体，既觉惊惧，又感惭愧。

隔了良久，陆柏摇了摇头，封不平也摇了摇头。

令狐冲遭成不忧一掌打得重伤，随即被桃谷二仙抬着下山，过不多时，便已昏晕过去，醒转来时，眼前只见两张马脸、两对眼睛凝视着自己，脸上充满着关切之情。

桃花仙见令狐冲睁开眼睛，喜道：“醒啦，醒啦，这小子死不了啦。”桃实仙道：“当然死不了，给人轻轻地打上一掌，怎么会死？”桃花仙道：“你倒说得稀松平常，这一掌

打在你身上，自然伤不了你，但打在这小子身上，或许便打死了他。”桃实仙道：“他明明没死，你怎么说打死了他？”桃花仙道：“我不是说一定死，我是说：或许会死。”桃实仙道：“他既活转，就不能再说‘或许会死’了。”桃花仙道：“我说都说了，你待怎样？”桃实仙道：“那就证明你眼光不对，也可说你根本没有眼光。”桃花仙道：“你既有眼光，知道他决计死不了，刚才又为什么唉声叹气，满脸愁容？”桃实仙道：“第一，我刚才唉声叹气，不是担心他死，是怕小尼姑为他担心。第二，咱们打赌赢了小尼姑，说好要到华山来请令狐冲去见她，现下请了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令狐冲去，只怕小尼姑不答应。”桃花仙道：“你既知他一定不会死，就可告诉小尼姑不用担心，小尼姑既然不担心，你又担心些什么？”桃实仙道：“第一，我叫小尼姑不担心，她未必就听我话，就算她听了我的话，假装不担心，其实还是在担心。第二，这小子虽然死不了，伤势可着实不轻，说不定难好，我自然也有点担心。”

令狐冲听他兄弟二人辩个不停，虽然听着可笑，但显然他二人对自己的生死实深关切，不禁感激，又听他二人口口声声说到“小尼姑为自己担心”，想必那“小尼姑”便是恒山派的仪琳小师妹了，当下微笑道：“两位放心，令狐冲死不了。”

桃实仙大喜，对桃花仙道：“你听，他自己说死不了，你刚才还说或许会死。”桃花仙道：“我说那句话之时，他还没开口说话。”桃实仙道：“他既睁开了眼睛，当然就会开口说话，谁都料想得到。”

令狐冲心想二人这么争辩下去，不知几时方休，笑道：“我本来是要死的，不过听见两位盼望我不死，我想桃谷六仙何等的声威，江湖上何等……何等的……咳咳……大名望，你们要我不死，我怎敢再死？”

桃花仙、桃实仙二人一听，登时大喜，齐声道：“对，对！这人的话十分有理！咱们跟大哥他们说去。”二人奔了出去。

令狐冲这时只觉自己是睡在一张板床之上，头顶帐子陈旧破烂，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轻轻转头，便觉胸口剧痛难当，只得躺着不动。

过不多时，桃根仙等四人也都走进房来。六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休，有的自夸功劳，有的称赞令狐冲不死的好，更有人说当时救人要紧，无暇去跟嵩山派那老狗算账，否则将他也是拉成四块，瞧他身子变成四块之后，还能不能将桃谷六仙像捏蚂蚁般捏死。

令狐冲强提精神，对他们大赞了几句，随即又晕了过去。

迷迷糊糊之中，但觉胸口烦恶，全身气血倒转，说不出的难受，过了良久，神智渐复，只觉身子似乎在一只大火炉中烧烤，忍不住呻吟出声，听得有人喝道：“别做声。”

令狐冲睁开眼来，见桌上一灯如豆，自己全身赤裸，躺在地下，双手双脚分别给桃谷四仙抓住，另有二人，一个伸掌按住他小腹，一个伸掌按在他脑门的“百会穴”上。令狐冲骇异之下，但觉有一股热气从左足足心向上游去，经左腿、小腹、胸口、右臂，而至右手掌心，另有一股热气则从左手掌心向下游去，经左臂、胸口、心腹、右腿，而至右足足心。两股热气交互盘旋，只蒸得他大汗淋漓，炙热难当。

他知桃谷六仙正在以上乘内功为自己疗伤，心中感激，暗暗运起师父所授的华山

派内功心法，以便加上一份力道，不料一股内息刚从丹田中升起，小腹间便突然剧痛，恰如一柄利刃插进了肚中，登时哇的一声，鲜血狂喷。

桃谷六仙齐声惊呼：“不好了！”桃叶仙反手一掌，击在令狐冲头上，立时将他打晕。

此后令狐冲一直在昏迷之中，身子一时冷，一时热，那两股热气也不断在四肢百骸间来回游走，有时更有数股热气相互冲突激荡，越发的难当难熬。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头脑间突然清凉了一阵，只听得桃谷六仙正自激辩，他睁开眼来，听桃干仙说道：“你们瞧，他大汗停了，眼睛也睁开了，是不是我的法子才是真行？我这股真气从中渎而至风市、环跳，在他渊液之间来回，必能治好他的内伤。”桃根仙道：“你还在胡吹大气呢，前日倘若不用我的法子，以真气游走他足厥阴肝经诸经脉，这小子早死定了，哪里还轮得你今日在他渊液之间来回？”桃枝仙道：“不错，不过大哥的法子纵然将他内伤治好了，他双足不能行走，总是美中不足，还是我的法子好。这小子的内伤属于心包络，须得以真气通他肾络三焦。”桃根仙怒道：“你又没钻进过他身子，怎知他的内伤一定属于心包络？当真胡说八道！”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休。

桃叶仙忽道：“这般以真气在他渊液间来回，我看不大妥当，还是先治他的足少阴肾经为是。”也不等旁人是否同意，立即伸手按住令狐冲左膝的阴谷穴，一股热气从穴道中透了进去。桃干仙大怒，喝道：“嘿！你又来跟我捣蛋啦。咱们便试一试，到底谁说得对。”当即催动内力，加强真气。

令狐冲又想作呕，又想吐血，心里连珠价只是叫苦：“糟了，糟了！这六人一片好心，要救我性命，但六兄弟意见不同，各凭己法医治，我令狐冲这次可真倒足大霉了。”他想出声抗辩，叫六仙住手，苦在开口不得。

只听桃根仙道：“他胸口中掌，受了内伤，自然当以治他手太阴肺经为主。我用真气贯注他中府、尺泽、孔最、列缺、太渊、少商诸穴，最是对症。”桃干仙道：“大哥，别的事情我佩服你，这以真气疗伤的本领，却是你不及我了。这小子全身发高烧，乃阳气太旺的实证，须得从他手阳明大肠经入手。我决意通他商阳、合谷、手三里、曲池、迎香诸处穴道。”桃枝仙摇头道：“错了，错了，错之极矣！”桃干仙怒道：“你知道什么？为什么说我错之极矣？”桃根仙却十分高兴，笑道：“究竟三弟医理明白，知道是我对，二弟错了。”桃叶仙道：“二哥固然错了，大哥却也没对。你们瞧，这小子双眼发直，口唇颤动，偏偏不想说话……”（令狐冲心中暗骂：“我怎地不想说话？给你们用真气内力在我身上乱通乱钻，我怎还说得出话来？”）桃叶仙续道：“……那自然是头脑发昏，心智糊涂，须得治他足阳明胃经。”（令狐冲暗骂：“你才头脑发昏，心智糊涂！”）桃叶仙一声甫毕，令狐冲便觉眼眶下凹陷处的四白穴上一痛，口角旁的地仓穴上一酸，跟着脸颊上大迎、颊车，以及头上头维、下关诸穴一阵剧痛，又是一阵酸痒，只搅得他脸上肌肉不住跳动，自是桃叶仙在治他的足阳明胃经。

桃实仙道：“你整来整去，他还是不会说话，我看倒不是他脑子有病，只怕乃舌头发强，这是里寒上虚的病症，我用内力来治他的隐白、太白、公孙、商丘、地机诸处穴道，只不过……只不过……倘若治不好，你们可不要怪我。”桃干仙道：“治不好，

人家性命也给你送了，怎可不怪你？”桃实仙道：“但如放手不治，你明知他是舌头发强，不治他足太阴脾经，岂非见死不救？”桃枝仙道：“倘若治错了，可糟糕得很了。”

桃花仙道：“治错了糟糕，治不好也糟糕。咱们治了这许多时候始终治不好，我料得他定是害了心病，须得从手少阴心经着手。可见少海、通理、神门、少冲四个穴道，乃关窍之所在。”桃实仙道：“昨天你说该当治他足少阳胆经，今天却又说手少阴心经了。少阳是阳气初盛，少阴是阴气甫生，一阴一阳，二者截然相反，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桃花仙道：“由阴生阳，此乃一物之两面，乃一分为二之意。太极生两仪，两仪复合而为太极，可见有时一分为二，有时合二为一，少阳少阴，互为表里，不能一概而论者也。”

令狐冲暗暗叫苦：“你在这里强辞夺理，胡说八道，却是将我的性命来当儿戏。”

桃根仙道：“试来试去，总是不行，我是决心一意孤行的了。”桃干仙、桃枝仙等五人齐声道：“怎么一意孤行？”桃根仙道：“这显然是一门奇症，既是奇症，便须从经外奇穴入手。我要以凌虚点穴之法，点他印堂、金律、玉液、鱼腰、百劳和十二井穴。”桃干仙等齐道：“大哥，这个使不得，那可太过凶险。”

只听得桃根仙大喝：“什么使不得？再不动手，这小子性命不保。”令狐冲便觉印堂、金律等诸处穴道之中，便似有一把把利刀戳了进去，痛不可当，到后来已全然分辨不出是何处穴道中剧痛。他张嘴大叫，却呼唤不出半点声音。便在此时，一道热气从足太阴脾经诸处穴道中急剧流转，跟着少阴心经的诸处穴道中也出现热气，两股真气相互激荡。过不多时，又有三道热气分从不同经络的各穴道中透入。

令狐冲内心气苦，身上更难熬无比，此前桃谷六仙在他身上胡乱医治，他昏迷中懵然不知，那也罢了，此刻苦在神智清醒，于六人的胡闹却全然无能为力。只觉六道真气在自己体内乱冲乱撞，肝、胆、肾、肺、心、脾、胃、大肠、小肠、膀胱、心包、三焦、五脏六腑，到处成了六兄弟真力激荡之所、内功比拚之场。令狐冲怒极，心中大喝：“我此次若得不死，日后定将你这六个狗贼碎尸万段！”他内心深处自知桃谷六仙纯是一片好意，而且这般以真气助他疗伤，实是大耗内力，若不是有与众不同的交情，轻易决不施为，可是此刻经历如汤如沸、如煎如烤的折磨，痛楚难当，倘若他能张口做声，天下最恶毒的言语也都骂出来了。

桃谷六仙一面各运真气、各凭己意为令狐冲疗伤，一面兀自争执不休，却不知这些时日之中，早已将令狐冲体内经脉搅得乱七八糟，全然不成模样。令狐冲自幼研习华山派上乘内功，修为虽不深湛，所学却是名门正宗的内家功夫，根基扎得极厚，幸亏尚有这一点儿底子，才得苟延残喘，没给桃谷六仙的胡搅乱治立时送了性命。

桃谷六仙运气多时，但见令狐冲心跳微弱，呼吸越来越沉，转眼便要气绝身亡，都不禁担心，桃实仙道：“我不干啦，再干下去，弄死了他，这小子变成冤鬼，老是缠着我，可不吓死了我？”手掌便从令狐冲的穴道上移开。桃根仙怒道：“要是这小子死了，第一个就怪你。他变成冤鬼，阴魂不散，总之是缠住了你。”桃实仙大叫一声，越窗而走。

桃干仙、桃枝仙诸人次第缩手，有的皱眉，有的摇头，均不知如何是好。

桃叶仙道：“看来这小子不行啦，那怎么办？”桃干仙道：“你们去对小尼姑说，他

给那个矮家伙拍了一掌，抵受不住，因此死了。咱们为他报仇，已将那矮家伙撕成了四块。”桃根仙道：“说不说咱们以真气为他医伤之事？”桃干仙道：“这个万万说不得！”桃根仙道：“但如小尼姑又问，咱们为什么不设法给他治伤，那便如何？”桃干仙道：“那咱们只好说，医是医过了，只不过医不好。”桃根仙道：“小尼姑岂不要怪桃谷六仙全无屁用，还不如六条狗子。”桃干仙大怒，喝道：“小尼姑骂咱们是六条狗子，太也无理！”桃根仙道：“小尼姑又没骂，是我说的。”桃干仙怒道：“她既没骂，你怎么知道？”桃根仙道：“她说不定会骂的。”桃干仙道：“也说不定会不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么？”桃根仙道：“这小子一死，小尼姑大大生气，多半要骂。”桃干仙道：“我说小尼姑一定放声大哭，却不会骂。”桃根仙道：“小尼姑挺可爱的，我宁可她骂咱们是六条狗子，不愿见她放声大哭。”

桃干仙道：“她也未必会骂咱们是六条狗子。”桃根仙问：“那骂什么？”桃干仙道：“咱们六兄弟像狗子么！我看一点也不像。说不定骂咱们是六条猫儿。”桃叶仙插嘴：“为什么？难道咱们像猫儿么？”桃花仙加入战团：“骂人的话，又不必像。咱们六兄弟是人，小尼姑要是说咱们六个是人，就不是骂了。”桃枝仙道：“她如骂我们六个都是蠢人、坏人，那还是骂。”桃花仙道：“这总比六条狗子好。”桃枝仙道：“如果那六条狗子是聪明狗、能干狗、威风狗、英雄好汉狗、武林中的六大高狗呢？到底是人好还是狗好？”

令狐冲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听得他们如此争执不休，忍不住好笑，不知如何，一股真气上冲，忽然竟能出声：“六条狗子也比你们好得多！”

桃谷五仙尽皆一愣，还未说话，却听得桃实仙在窗外问道：“为什么六条狗子也比我们好？”桃谷五仙齐声问道：“是啊，为什么六条狗子也比我们好？”

令狐冲只想破口大骂，却实在半点力气也无，断断续续道：“你……你们送我……送我回华山去，只……只有我师父能救……救我性命……”桃根仙道：“什么？只有你师父能救你性命？难道桃谷六仙便救你不得？”令狐冲点了点头，张大了口，再也说不出话来。

桃叶仙怒道：“岂有此理？你师父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比我们桃谷六仙还要厉害？”桃花仙道：“哼，叫他师父来跟我们比拚比拚！”桃干仙道：“咱们四人抓住他师父的两只手、两只脚，喀的一声，撕成他四块。”

桃实仙跳进房来，说道：“连华山上所有男男女女，一个个都撕成了四块。”桃花仙道：“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猪羊鸡鸭、乌龟鱼虾，一只只都抓住四肢，撕成四块。”

桃枝仙道：“鱼虾有什么四肢？怎么抓住四肢？”桃花仙一愣，道：“抓其头尾，上下鱼鳍，不就成了？”桃枝仙道：“鱼头就不是鱼的四肢。”桃花仙道：“那有什么干系？不是四肢就不是四肢。”桃枝仙道：“当然大有干系，既然不是四肢，那就证明你第一句话说错了。”桃花仙明知给他抓住了痛脚，兀自强辩：“什么我第一句话说错了。”桃花仙道：“你说，‘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猪羊鸡鸭、乌龟鱼虾，一只只都抓住四肢，撕成四块。’你没说过吗？”桃花仙道：“我说过的。可是这句话，却不是我的第一句话。今天我已说过几千几百句话，怎么你说我这句话是第一句话？如果从我出娘胎算起，我不知说过几万万句了，这更加不是第一句话。”桃枝仙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桃干仙道：“你说乌龟？”桃花仙道：“不错，乌龟有前腿后腿，自然有四肢。”桃干仙道：“但咱们分抓乌龟的前腿后腿，四下一拉，怎么能将之撕成四块？”桃花仙道：“为什么不能？乌龟有什么本事，能挡得住咱们四兄弟的一撕？”桃干仙道：“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那是容易，可是它那张硬壳呢？你怎么能抓住乌龟的四肢，连它硬壳也撕成四块？倘若不撕硬壳，那就成为五块，不是四块。”桃花仙道：“硬壳是一张，不是一块，你说五块，那就错了。”桃枝仙道：“乌龟壳背上共有十三块格子，说四块是错，说五块也错。”

桃干仙道：“我说的是撕成五块，又不是说乌龟背上的格子共有五块。你怎地如此缠夹不清？”桃根仙道：“你只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却没撕及乌龟的硬壳，只能说‘撕成四块，再加一张撕不开的硬壳’，所以你说‘撕成五块’云云，大有语病。不但大有语病，而且根本错了。”桃叶仙道：“大哥，你这可又不对了。大有语病，就不是根本错了。根本错了，就不是大有语病。这两者截然不同，岂可混为一谈？”

令狐冲听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辩，若不是自己生死悬于一线，当真要大笑一场，这些人言行可笑已极，自己却越听越烦恼。但转念一想，这一下居然与这六个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怪人相遇，也算是难得之奇，造化弄人，竟有这等滑稽之作，而自己躬逢其盛，人生于世，也算不枉了，真当浮一大白。言念及此，不禁豪兴大发，叫道：“我……我要喝酒！”

桃谷六仙一听，立时脸现喜色，都道：“好极，好极！他要喝酒，那就死不了。”

令狐冲呻吟道：“死得了也……也好……死……死不了也好。总之先……先喝……喝个痛快再说。”

桃枝仙道：“是，是！我去打酒来。”过不多时，便提了一大壶进房。

令狐冲闻到酒香，精神大振，道：“你喂我喝。”桃枝仙将酒壶嘴插在他口中，慢慢将酒倒入。令狐冲将一壶酒喝得干干净净，脑子更加机灵了，说道：“我师父……平常说：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的是桃……桃……桃……”桃谷六仙心痒难搔，齐问：“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的是桃什么？”令狐冲道：“是……是桃……桃……桃……”六仙齐声道：“桃谷六仙！”令狐冲道：“正是。我师父又说，他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几杯酒，交个朋友，再请他六位……六位大……大……”桃谷六仙齐声道：“六位大英雄！”令狐冲道：“是啊，再请他六位大英雄在众弟子之前大显身手，施展……施展绝技……”

桃谷六仙你一言，我一语：“那便如何？”“你师父怎知我们本事高强？”“华山派掌门是个大大的好人哪，咱们可不能动华山的一草一木。”“那个自然，谁要动了华山的一草一木，决不能和他干休。”“我们很愿意跟你师父交个朋友，这就上华山去吧！”

令狐冲当即接口：“对，这就上华山去吧！”

桃谷六仙立即抬起令狐冲动身。走了半天，桃根仙突然叫道：“啊哟，不对！小尼姑要咱们带这小子去见她，怎么带他去华山？不带这小子去见小尼姑，咱们岂不是又……又……又那个赢了一场？连赢两场，不大好意思吧？”桃干仙道：“这一次大哥说对了，咱们还是带他去见了小尼姑，再上华山，免得又多赢一场。”六人转过身来，又向南行。

令狐冲大急，问道：“小尼姑要见的是活人呢，还是死人？”

桃根仙道：“当然要见活小子，不要见死小子。”令狐冲道：“你们不送我上华山，我立即自绝经脉，再也不活了。”桃实仙喜道：“好啊，自绝经脉的高深内功如何练法，正要请教。”桃干仙道：“你一练成这功夫，自己登时就死了，那有什么练头？”令狐冲气喘吁吁地道：“那也是有用的，若是为人……为人胁迫，生不如死，苦恼不堪，还不如自绝经脉来得……来得痛快。”

桃谷六仙一齐脸色大变，道：“小尼姑要见你，决无恶意。咱们也不是胁迫于你。”令狐冲叹道：“六位虽是一片好心，但我不禀明师父，得到他老人家的允可，那是宁死也不从命。再说，我师父、师娘一直想见见六位……六位……当世……当世……无敌的……大……大……大……大……”桃谷六仙齐声道：“大英雄！”令狐冲点了点头。

桃根仙道：“好！咱们送你回华山一趟便是。”

几个时辰之后，一行七人又上了华山。

华山弟子见到七人，飞奔回去报知岳不群。岳氏夫妇听说这六个怪人掳了令狐冲后去而复回，不禁一惊，当即率领群弟子迎了出来。桃谷六仙来得好快，岳氏夫妇刚出正气堂，便见这六人已从青石路上走来。其中二人抬着一个担架，令狐冲躺在担架上。

岳夫人忙抢过去察看，只见令狐冲双颊深陷，脸色蜡黄，伸手搭他脉搏，更觉脉象散乱，性命便在呼吸之间，惊叫：“冲儿，冲儿！”令狐冲睁开眼来，低声道：“师……师……师娘！”岳夫人眼泪盈眶，道：“冲儿，师娘与你报仇。”刷的一声，长剑出鞘，便欲向抬着担架的桃花仙刺去。

岳不群叫道：“且慢。”拱手向桃谷六仙说道：“六位大驾光临华山，不曾远迎，还乞恕罪。不知六位尊姓大名，是何门派。”

桃谷六仙一听，登时大为气恼，又大为失望。他们听了令狐冲的言语，只道岳不群真的对他六兄弟十分仰慕，哪知他一出口便询问姓名，显然对桃谷六仙一无所知。桃根仙道：“听说你对我们六兄弟十分钦仰，难道并无其事？如此孤陋寡闻，太也岂有此理！”桃干仙道：“你曾说天下大英雄中，最厉害的便是桃谷六仙。啊哈，是了！定是你久仰桃谷六仙大名，如雷贯耳，却不知我们便是桃谷六仙，倒也怪不得。”桃枝仙道：“二哥，他说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几杯酒，交个朋友。此刻咱六兄弟上得山来，他却既不显得欢天喜地，又不像想请咱们喝酒，原来是徒闻六仙之名，却不识六仙之面。哈哈！好笑啊好笑！”

岳不群只听得莫名其妙，冷冷地道：“各位自称桃谷六仙，岳某凡夫俗子，没敢和六位仙人结交。”

桃谷六仙登时脸现喜色。桃枝仙道：“那也无所谓。我们六仙和你徒弟是朋友，跟你交个朋友那也不妨。”桃实仙道：“你武功虽然低微，我们也不会看不起你，你放心好啦。”桃花仙道：“你武艺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好了，我们自会点拨于你。”

岳不群淡淡一笑，说道：“这个多谢了。”

桃干仙道：“多谢是不必的。我们桃谷六仙既然当你是朋友，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桃实仙道：“我这就施展几手，让你们华山派上下，大家一齐大开眼界如

何?”

岳夫人自不知这六人天真烂漫，不明世务，这些话纯是一片好意，但听他们言语放肆，早就愤怒之极，这时再也忍耐不住，长剑一起，剑尖指向桃实仙胸口，叱道：“好，我来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桃实仙笑道：“桃谷六仙跟人动手，极少使用兵刃，你既说仰慕我们的武功，此节如何不知?”

岳夫人只道他这句话又是辱人之言，道：“我便是不知!”长剑陡地刺出。

这一剑出手既快，剑上气势亦凌厉无比。桃实仙对她没半分敌意，全没料到她说刺便刺，剑尖在瞬息之间已刺到了他胸口，他如要抵御，以他武功，原也来得及，只是他胆子实在太小，霎时间目瞪口呆，只吓得动弹不得，噗的一声，长剑透胸而入。

桃枝仙急抢而上，一掌击在岳夫人肩头。岳夫人身子一晃，退后两步，脱手松剑，那长剑插在桃实仙胸中，兀自摇晃。桃根仙等五人齐声大呼。桃枝仙抱起桃实仙，急忙退开。余下四仙倏地抢上，迅速无伦地抓住了岳夫人双手双足，提了起来。

岳不群知道这四人跟着便是往四下一分，将岳夫人的身子撕成四块，饶是他临事镇定，当此情景之下，长剑向桃根仙和桃叶仙分刺之时，手腕竟也发颤。

令狐冲身在担架，眼见师娘处境凶险无比，急跃而起，大叫：“不得伤我师娘，否则我便自绝经脉!”这两句话一叫出，口中鲜血狂喷，立时晕去。

桃根仙避开了岳不群的一剑，叫道：“小子要自绝经脉，这可使不得，饶了婆娘!”四仙放下岳夫人，牵挂着桃实仙的性命，追赶桃枝仙和桃实仙而去。

岳不群和岳灵珊同时赶到岳夫人身边，待要伸手相扶，岳夫人已一跃而起，惊怒交集之下，脸上更没半点血色，身子不住发颤。岳不群低声道：“师妹不须恼怒，咱们定当报仇。这六人大是劲敌，幸好你已杀了其中一人。”

岳夫人想起当日成不忧给这桃谷六仙分尸的情景，一颗心反跳得更加厉害了，颤声道：“这……这……这……”身子发抖，竟尔说不出话来。

岳不群知妻子受惊着实不小，对女儿道：“珊儿，你陪妈妈进房去休息。”再去看令狐冲时，只见他脸上胸前全是鲜血，呼吸低微，已是出气多、入气少，眼见难活了。

岳不群伸手按住他后心灵台穴，欲以深厚内力为他续命，甫一运气，突觉他体内几股诡奇之极的内力反击出来，险些将自己手掌震开，不禁大为骇异，随即又发觉，这几股古怪内力在令狐冲体内竟也自行互相撞击，冲突不休。

再伸掌按到令狐冲胸口膻中穴上，掌心又剧烈一震，竟带得胸口隐隐生疼，这一下岳不群惊骇更甚，但觉令狐冲体内这几股真气逆冲斜行，显是旁门中十分高明的内功。每一股真气虽较自己的紫霞神功略逊，但只须两股合而为一，或是分进合击，自己便抵挡不住，再仔细辨认，察觉他体内真气共分六道，每一道都甚为怪诞。岳不群不敢多按，撤掌寻思：“这真气共分六道，自是那六个怪人注入冲儿体内的了。这六怪用心险恶，竟将各人内力分注六道经脉，要冲儿吃尽苦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皱眉摇了摇头，命高根明和陆大有将令狐冲抬入内室，自去探视妻子。

岳夫人受惊不小，坐在床沿握住女儿之手，兀自脸色惨白，怔忡不安，一见岳不群，便问：“冲儿怎样?伤势有碍吗?”岳不群将他体内有六道旁门真气互斗的情形说了。岳夫人道：“须得将这六道旁门真气一一化去才是，只不知还来得及吗?”岳不群

抬头沉吟，过了良久，道：“师妹，你说这六怪如此折磨冲儿，是什么用意？”

岳夫人道：“想是他们要冲儿屈膝认输，又或是逼问我派的什么机密。冲儿当然宁死不屈，这六个丑八怪便以酷刑相加。”岳不群点头道：“照说该是如此。可是我派并没什么机密，这六怪和咱夫妇也素不相识。他们擒了冲儿而去，又再回来，为了什么？”岳夫人道：“只怕是……”随即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自圆其说，摇头道：“不对的。”

夫妇俩相视不语，各自皱起眉头思索。

岳灵珊插嘴道：“我派虽没隐秘，但华山武功天下知名。这六个怪人擒住了大师哥，或许是逼问我派气功和剑法的精要。”岳不群道：“此节我也曾想过，但冲儿内力修为，并不高明，这六怪内功甚深，一试便知。至于外功，六怪武功的路子和华山剑法没丝毫共通之处，更不会由此而大费周章地来加逼问。再说，若要逼问，就该远离华山，慢慢施刑相迫，为什么又带他回山？”岳夫人听他语气越来越肯定，和他多年夫妇，知他已解开疑团，便问：“那到底是什么缘故？”

岳不群脸色郑重，缓缓地道：“借冲儿之伤，耗我内力。”

岳夫人跳起身来，说道：“不错！你为了要救冲儿之命，势必以内力替他化去这六道真气，待得大功将成之际，这六个丑八怪突然现身，以逸待劳，便能致咱们的死命。”顿了一顿，又道：“幸好现下只剩五怪了。师哥，适才他们明明已将我擒住，何以听得冲儿一喝，便又放了我？”想到先前的险事，兀自心有余悸，不由得语音发颤。

岳不群道：“我便是由这件事而想到的。你杀了他们一人，那是何等的深仇大恨？但他们竟怕冲儿自绝经脉，便即放你。你想，若不是其中含有重大图谋，这六怪又何碍于冲儿的一条性命？”

岳夫人喃喃地道：“阴险之极！毒辣之极！”寻思：“这四个怪物撕裂成不忧，下手之狠，武林中罕见罕闻，这两天想起来便心中怦怦乱跳。他们这么一扰，封不平要夺掌门之位的事是搁下了，随同陆柏等扫兴下山，这六怪倒为华山派暂时挡去了一桩麻烦，哪想到他们又上华山来生事挑衅。师哥所料，必是如此。”说道：“你不能以内力给冲儿疗伤。我内力虽远不如你，但盼能暂且助他保住性命。”说着便走向房门。

岳不群叫道：“师妹！”岳夫人回过头来。岳不群摇头道：“不行的，没用。这六怪的旁门真气甚是了得。”岳夫人道：“只有你的紫霞功才能消解，是不是？那怎么办？”岳不群道：“眼下只有见一步，行一步，先给冲儿吊住一口气再说，那也不用耗费多少内力。”

三人走进令狐冲躺卧的房中。岳夫人见他气若游丝，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伸手欲去搭他脉搏。岳不群伸出手去，握住了岳夫人的手掌，摇了摇头，再放开她手，以双掌抵住令狐冲双掌掌心，将内力缓缓送将过去。内力与令狐冲体内的真气一碰，岳不群全身剧震，脸上紫气大盛，退开了一步。

令狐冲忽然开口说话：“林……林师弟呢？”岳灵珊奇道：“你找小林子干吗？”令狐冲双目仍然紧闭，道：“他父亲……临死之时，有句话要我转……转告他。我……我一直没时间跟他说……我是不成的了，快……快找他来。”岳灵珊眼中泪水滚来滚去，掩面奔出。

华山派群弟子都守在门外。林平之一听岳灵珊传言，当即进房走到令狐冲榻前，说道：“大师哥，你保重身子。”令狐冲道：“是……是林师弟么？”林平之道：“正是小弟。”令狐冲道：“令……令尊逝世之时，我在他……他身边，要我跟……跟你说……说……”说别这里，声息渐微。各人屏住呼吸，房中更无半点声音。过了好一会，令狐冲缓过一口气来，说道：“他说福州向阳……向阳巷……老宅……老宅中的物事，要……要你好好的看。不过……不过千万不可翻……翻看，否则……否则祸患无穷……”

林平之奇道：“向阳巷老宅？那边早就没人住了，没什么要紧物事的。爹叫我不可翻看什么东西？”

令狐冲道：“我不知道。你爹爹……就是这么两句话……这么两句话……要我转告你，别的话没有了……他们就……就死了……”声音又低了下去。

四人等了半晌，令狐冲始终不再说话。岳不群叹了口气，向林平之和岳灵珊道：“你们陪着大师哥，他伤势倘若有变，立即来跟我说。”林岳二人答应了。

岳不群夫妇回入自己房中，想起令狐冲伤势难治，都心下黯然。过了一会，岳夫人两道泪水，从脸颊上缓缓流下。

岳不群道：“你不用难过。冲儿之仇，咱们非报不可。”岳夫人道：“这六怪既伏下了这条毒计，定然去而复来，咱们倘若硬拚，未必便输……”岳不群摇头道：“‘未必便输’四字，谈何容易？以我夫妇敌他三人，最多不过打个平手，敌他四人，多半要输。他五人齐上……”说着缓缓摇头。

岳夫人本来也知自己夫妇并非这五怪敌手，但知丈夫近年来练成紫霞神功后功力大进，总还存着个侥幸之心，这时听他如此说，登时大为焦急，道：“那……那怎么办？难道咱们便束手待毙不成？”岳不群道：“你可别丧气，大丈夫能屈能伸，胜负之数，并非决于一时，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岳夫人道：“你说咱们逃走？”

岳不群道：“不是逃走，是暂时避上一避。敌众我寡，咱夫妇只有二人，如何敌得过他们五人联手？何况你已杀了一怪，咱们其实已占上风，暂且避开，并不堕了华山派的威名。再说，只要咱们谁也不说，外人也未必知道此事。”

岳夫人哽咽道：“我虽杀了一怪，但冲儿性命难保，也只……也只扯了个直。冲儿……”顿了一顿，说道：“就依你的话，咱们带了冲儿一同走，慢慢设法替他治伤。”

岳不群沉吟不语。岳夫人急道：“你说不能带了冲儿一齐走？”岳不群道：“冲儿伤势极重，带了他趲程急行，不到半个时辰便送了他性命。”岳夫人道：“那……那怎么办？当真没法子救他了么？”岳不群叹道：“唉，那日我已决意传他紫霞神功，岂知他竟会胡思乱想，误入剑宗的魔道。当时他如习了这部秘笈，就算只练得一二页，此刻也已能自行调气疗伤，不致为这六道旁门真气所困了。”

岳夫人立即站起，道：“事不宜迟，你立即去将紫霞神功传他，就算他在重伤之下，无法全然领悟，总也胜于不练。要不然，将《紫霞秘笈》留给他，让他照书修习。”

岳不群拉住她手，柔声道：“师妹，我爱惜冲儿，和你毫无分别。可是你想，他此刻伤得这般厉害，又怎能听我传授口诀和练功的法门？我如将《紫霞秘笈》交了给他，让他神智稍清时照书自练，这五个怪物转眼便找上山来，冲儿无力自卫，咱华山

派这部镇山之宝的内功秘笈，岂不一转手便落入五怪手中？这些旁门左道之徒，得了我派的正宗内功心法，如虎添翼，为祸天下，再也不可复制，我岳不群可真成为千古罪人了。”

岳夫人心想丈夫之言甚是有理，不禁怔怔地又流下泪来。

岳不群道：“这五个怪物行事飘忽，人所难测，事不宜迟，咱们立即动身。”

岳夫人道：“咱们难道将冲儿留在这里，任由这五个怪人折磨？我留下保护他。”此言一出，立知那是一时冲动的寻常妇人之见，与自己“华山女侠”的身份殊不相称，自己留下，徒然多送一人性命，又怎保护得了令狐冲？何况自己倘若留下，丈夫与女儿又怎肯自行下山？又着急，又伤心，不禁泪如泉涌。

岳不群摇了摇头，长叹一声，翻开枕头，取出一只扁扁的铁盒，打开铁盒盖，取出一本锦面册子，将册子往怀中一揣，推门而出。

只见岳灵珊便就在门外，说道：“爹爹，大师哥似乎……似乎不成了。”岳不群惊道：“怎么？”岳灵珊道：“他口中胡言乱语，神智越来越不清了。”岳不群问道：“他胡言乱语些什么？”岳灵珊脸上一红，说道：“我也不明白他胡言乱语些什么？”

原来令狐冲体内受桃谷六仙六道真气的交攻煎逼，迷迷糊糊中见岳灵珊站在眼前，冲口而出地便道：“小师妹，我……我想得你好苦！你是不是爱上了林师弟，再也不理我了？”岳灵珊万不料他竟会当着林平之的面问出这句话来，不由得双颊飞红，忸怩之极，只听令狐冲又道：“小师妹，我和你自幼一块儿长大，一同游玩，一同练剑，我……我实在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恼了我，要打我骂我，便是……便是用剑在我身上刺几个窟窿，我也没半句怨言。只是你对我别这么冷淡，不理睬我……”这一番话，几个月来在他心中不知已翻来覆去地想了多少遍，若在神智清醒之时，纵然只和岳灵珊一人独处，也决计不敢说出口。此时全无自制之力，尽数吐露了心底言语。

林平之甚是尴尬，低声道：“我出去一会儿。”

岳灵珊道：“不，不！你在这里瞧着大师哥。”夺门而出，奔到父母房外，正听到父母谈论以“紫霞神功”疗伤之事，不敢冲进去打断了父母话头，便候在门外。

岳不群道：“你传我号令，大家在正气堂上聚集。”岳灵珊应道：“是，大师哥呢？谁照料他？”岳不群道：“你叫大有照料。”岳灵珊应了，即去传令。

片刻之间，华山群弟子都已在正气堂上按序站立。

岳不群在居中的交椅上坐下，岳夫人坐在侧位。岳不群一瞥，见群弟子除令狐冲、陆大有二人外，均已到齐，便道：“我派上代前辈之中，有些人练功时误入歧途，一味勤练剑法，忽略了气功。殊不知天下上乘武功，无不以气功为根基，倘若气功练不到家，剑法再精，终究不能登峰造极。可叹这些前辈们执迷不悟，自行其是，居然自成一宗，称为华山剑宗，而指我正宗功夫为华山气宗。气宗和剑宗之争，迁延数十年，大大阻挠了我派的发扬光大，实堪浩叹。”他说到这里，长长叹了口气。

岳夫人心道：“那五个怪人转眼便到，你却在这里慢条斯理地述说旧事。”向丈夫横了一眼，却不敢插嘴，顺眼又向厅上“正气堂”三字匾额瞧了一眼，心想：“我当年初入华山派练剑，这堂上的匾额是‘剑气冲霄’四个大字。现下改作了‘正气堂’，

原来那块匾可不知给丢到哪里去了。唉，那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小丫头，如今……”

岳不群道：“但正邪是非，最终必然分明。二十五年前，剑宗一败涂地，退出了华山一派，由你们师祖执掌门户，再传到为师手里。不料前数日竟有本派的弃徒封不平、成不忧等人，不知使了什么手段，竟骗信了五岳剑派的盟主左盟主，手持令旗，来夺华山掌门之位。为师接任我派掌门多年，俗务纷纭，五派聚会，更是口舌甚多，早想退位让贤，以便静下心来，精研我派上乘气功心法，有人肯代我之劳，原也求之不得。”说到这里，顿了一顿。

高根明道：“师父，剑宗封不平这些弃徒早已入了魔道，跟魔教教徒不相上下。他们便要再入我门，也必万万不许，怎能任由他们痴心妄想地来接掌本派门户？”劳德诺、梁发、施戴子等都道：“决不容这些大胆狂徒的阴谋得逞。”

岳不群见众弟子群情激昂，微微一笑，道：“我做不做掌门，小事一件。只是剑宗的左道之士倘若统率了我派，华山一派数百年来博大精纯的武学毁于一旦，咱们死后有何面目去见本派的列代先辈？而华山派的名头，从此也将在江湖上为人所不齿了。”

劳德诺等齐道：“是啊，是啊！那怎么成？”

岳不群道：“单是封不平等这几个剑宗弃徒，那也殊不足虑，但他们既请到了五岳剑派的令旗，又勾结了嵩山、泰山、衡山各派的人物，倒也不可小觑了。因此上……”他目光向众弟子一扫，说道：“咱们即日动身，上嵩山去见左盟主，和他评一评理。”

众弟子都是一凛。嵩山派乃五岳剑派之首，嵩山掌门左冷禅更是当今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武功固出神入化，为人尤富智计，机变百出，江湖上一提到“左盟主”三字，无不惕然。武林中说到评理，可并非单是“评”一“评”就算了事，一言不合，往往继之以动武。众弟子均想：“师父武功虽高，未必是左盟主对手，何况嵩山派左盟主的师弟共有十余人，武林中号称‘嵩山十三太保’，大嵩阳手费彬虽然失踪，也还剩下一十二人。这一十二人，无一不是武功卓绝的高手，决非华山派的第二代弟子所能对敌。咱们贸然上嵩山去生事，岂非太也鲁莽？”群弟子虽这么想，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

岳夫人一听丈夫之言，立即暗暗叫好，心想：“师哥此计大妙，咱们为了逃避桃谷五怪，舍却华山根本之地而远走他方，江湖上日后必知此事，咱华山派颜面何存？但若上嵩山评理，旁人得知，反钦佩咱们的胆识了。左盟主并非蛮不讲理之人，上得嵩山，未必便须拚死，尽有回旋余地。”当即说道：“正是，封不平他们持了五岳剑派的令旗，上华山来罗唳，焉知这令旗不是偷来的盗来的？就算令旗真是左盟主所颁，咱们华山派自身门户之事，他嵩山派也管不着。嵩山派虽人多势众，左盟主武功盖世，咱们华山派却也宁死不屈。哪一个胆小怕死，就留在这里好了。”

群弟子谁肯自承胆小怕死，都道：“师父师娘有命，弟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岳夫人道：“如此甚好，事不宜迟，大伙儿收拾收拾，半个时辰之内，立即下山。”

当下她又去探视令狐冲，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心下甚为悲痛，但桃谷五怪随时都会重来，决不能为了令狐冲一人而令华山一派尽数覆灭，当即命陆大有将令狐冲移入后进小舍之中，好生照料，说道：“大有，我们为了本派百年大计，要上嵩山去向左盟主评理，此行大是凶险，只盼在你师父主持之下，得以伸张正义，平安而

归，冲儿伤势甚重，你好生照看，若有外敌来侵，你们尽量忍辱避让，不必枉自送了性命。”陆大有含泪答应。

陆大有在山口送了师父、师娘和一众师兄弟下山，凄凄惶惶地回到令狐冲躺卧的小舍，偌大一个华山绝顶，此刻只剩下一个昏昏沉沉的大师哥，孤零零的一个自己，眼见暮色渐深，不由得心生惊惧。

他到厨下去煮了一锅粥，盛了一碗，扶起令狐冲来喝了两口。喝到第三口时，令狐冲将粥喷了出来，白粥变成了粉红之色，却是连腹中鲜血也喷出来了。陆大有甚是惶恐，扶着他重行睡倒，放下粥碗，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天空便只发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但听得远处传来几下猫头鹰的夜啼，心下恐惧更甚。

忽听得上山的路上，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陆大有忙吹熄灯火，拔出长剑，守在令狐冲床头。脚步声渐近，竟是直奔这小舍而来，陆大有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脖子中跳将出来，暗道：“敌人竟知大师哥在此疗伤，那可糟糕之极，我怎生护得大师哥周全？”

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低声叫道：“六猴儿，你在屋里吗？”竟是岳灵珊的口音。

陆大有大喜，忙道：“是小师妹么？我……我在这里。”忙晃火折点亮了油灯，兴奋之下，竟将灯盏中的灯油泼了一手。

岳灵珊推门进来，道：“大师哥怎么了？”陆大有道：“又吐了好多血。”

岳灵珊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令狐冲的额头，只觉着手火烫，皱眉问道：“怎么又吐血了？”令狐冲突然说道：“小……小师妹，是你？”岳灵珊道：“是，大师哥，你身上觉得怎样？”令狐冲道：“也……也没……怎么样。”

岳灵珊从怀内取出一个布包，低声道：“大师哥，这是《紫霞秘笈》，爹爹说道……”令狐冲道：“《紫霞秘笈》？”岳灵珊道：“正是，爹爹说，你身上中了旁门高手的内功，须得以本派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来予以化解。六猴儿，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大师哥听，你自己可不许练，否则给爹爹知道了，哼哼，你自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陆大有大喜，忙道：“我是什么胚子，怎敢偷练本门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小师妹尽管放心好啦。恩师为了救大师哥之命，不惜破例以秘笈相授，大师哥这可有了救了。”岳灵珊低声道：“这事你对谁也不许说。这部秘笈，我是从爹爹那里偷出来的。”陆大有惊道：“你偷师父……师父的内功秘笈？他老人家发觉了那怎么办？”岳灵珊道：“什么怎么办？难道还能将我杀了？至多不过骂我几场，打我一顿。倘若由此救了大师哥，爹爹妈妈一定欢喜，什么也不计较了。”陆大有道：“是，是！眼前是救命要紧。”

令狐冲忽道：“小师妹，你带回去，还……还给师父。”

岳灵珊奇道：“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偷到秘笈，黑夜里几十里山道赶了回来，你为什么不要？这又不是偷学功夫，这是救命啊。”陆大有也道：“是啊，大师哥，你也不用练全，练到把六怪的邪气化除了，便将秘笈缴还给师父，那时师父多半便会将秘笈传你。你是我派掌门大弟子，这部《紫霞秘笈》不传你，又传谁了？只不过是迟早之分，打什么紧？”

令狐冲道：“我……我宁死不违师命。师父说过的，我不能……不能学练这紫霞神功。小……小师妹……”一口气接不上来，又晕了过去。

岳灵珊探他鼻下，虽然呼吸微弱，仍有气息，叹了口气，向陆大有道：“我赶着回去，要是天光时回不到庙里，爹爹妈妈可要急死了。你劝劝大师哥，要他无论如何得听我的话，修习这部《紫霞秘笈》。别……别辜负了我……”说到这里，脸上一红，道：“我这一夜奔波的辛苦。”

陆大有道：“我一定劝他。小师妹，师父他们住在哪里？”岳灵珊道：“我们今晚在白马庙住。”陆大有道：“嗯，白马庙离这儿是三十里的山道，小师妹，这来回六十里的黑夜奔波，大师哥永不会忘记。”岳灵珊眼眶一红，哽咽道：“我只盼他能复元，那就好了。这件事他记不记得，有什么相干？”说着双手捧了《紫霞秘笈》，放在令狐冲床头，向他凝视片刻，奔了出去。

又隔了一个多时辰，令狐冲这才醒转，眼没睁开，便叫：“小……师妹，小师妹。”陆大有道：“小师妹已经走了。”令狐冲大叫：“走了？”突然坐起，一把抓住了陆大有胸口。陆大有吓了一跳，道：“是，小师妹下山去了，她说，要是不能在天光之前回去，怕师父师娘担心，大师哥，你躺下歇歇。”令狐冲对他的话听而不闻，说道：“她……她走了，她和林师弟一起去了？”陆大有道：“她是和师父师娘在一起。”

令狐冲双眼发直，脸上肌肉抽搐。陆大有低声道：“大师哥，小师妹对你关心得很，半夜三更从白马庙回山来，她一个小姑娘家，来回奔波六十里，对你这番情意可重得紧哪。她临去时千叮万嘱，要你无论如何，须得修习这部《紫霞秘笈》，别辜负了她……她对你的一番心意。”令狐冲道：“她这样说了？”陆大有道：“是啊，难道我还敢向你说谎？”

令狐冲再也支持不住，仰后便倒，砰的一声，后脑重重撞在炕上，却也不觉疼痛。

陆大有又吓了一跳，道：“大师哥，我读给你听。”拿起那部《紫霞秘笈》，翻开第一页来，读道：“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唯常人不善培养，反以性伐气。武夫之患，在性暴、性骄、性酷、性贼。暴则神扰而气乱，骄则真离而气浮，酷则仁丧而气失，贼则心狠而气促。此四事者，皆为截气之刀锯……”

令狐冲道：“你在读些什么？”陆大有道：“那是《紫霞秘笈》的第一章。下面写着……”他继续读道：“舍尔四性，返诸柔善，制汝暴酷，养汝正气，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据而行之，当有小成。”

令狐冲怒道：“这是我派不传之秘，你胡乱诵读，大犯门规，快快收起。”陆大有道：“大师哥，大丈夫事急之际，须当从权，岂可拘泥小节？眼前咱们是救命要紧。我再读给你听。”他接着读下去，便是上乘气功练法的详情，如何“鸣天鼓，饮玉浆”，又如何“荡华池，叩金梁”。令狐冲大声喝道：“住口！”

陆大有一呆，抬起头来，道：“大师哥，你……你怎么了？什么地方不舒服？”令狐冲怒道：“我听着你读师父的……内功秘笈，周身都不舒服。你要叫我成为一个……不忠不义之徒，是不是？”陆大有愕然道：“不，不，那怎么会不忠不义？”令狐冲道：“这部《紫霞秘笈》，当日师父曾携到思过崖上，想要传我，但发觉我练功的路子固然不合，资质……资质也不对，这才改变了主意……主意……”说到这里，气喘吁吁，很是辛苦。陆大有道：“这一次却是为了救命，又不是偷练武功，那……那是全然不同的。”令狐冲道：“咱们做弟子的，是自己性命要紧，还是师父的旨意要紧？”陆

陆大有道：“师父师娘要你活着，那是最最要紧的事了，何况……何况，小师妹黑夜奔波，这一番情意，你如何可以辜负了？”

令狐冲胸口一酸，泪水便欲夺眶而出，说道：“正因为是她……是她拿来给我的……我令狐冲堂堂丈夫，岂受人怜？”他这一句话一出口，不由得全身一震，心道：“我令狐冲向来不是拘泥不化之人，为了救命，练一练师门内功又打什么紧？原来我不肯练这紫霞神功，是为了跟小师妹赌气，原来我内心深处，是在怨恨小师妹和林师弟相好，对我冷淡。令狐冲啊令狐冲，你如何这等小气？”但想到岳灵珊一到天明，便和林平之会合，远去嵩山，一路上并肩而行，途中不知将说多少言语，不知将唱多少山歌，胸中酸楚，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陆大有道：“大师哥，你这可是想左了，小师妹和你自幼一起长大，你们……你们便如是亲兄妹一般。”令狐冲心道：“我便不要和她如亲兄妹一般。”只是这句话难以出口，却让陆大有续道：“我再读下去，你慢慢听着，一时记不住，我便多读几遍。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令狐冲厉声道：“不许读！”

陆大有道：“是，是，大师哥，为了盼你迅速痊愈，今日小弟只好不听你的话了。违背师令的罪责，全由我一人承当。你说什么也不肯听，我陆大有却偏偏说什么也要读。这部《紫霞秘笈》，你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秘笈上所录的心法，你一个字也没瞧过，你有什么罪过？你是卧病在床，这叫做身不由主，是我陆大有强迫你练的。天下武功，以练气为正。浩然正气，原为天授……”跟着便滔滔不绝地读了下去。

令狐冲待要不听，可是一个字一个字钻入耳来。他突然大声呻吟。陆大有惊问：“大师哥，觉得怎样？”令狐冲道：“你将我……我枕头……枕头垫一垫高。”

陆大有道：“是。”伸出双手去垫他枕头。令狐冲一指倏出，凝聚力气，正戳在他胸口的膻中穴上。陆大有哼也没哼一声，便软软地垂在炕上。

令狐冲苦笑道：“六师弟，这可对不住你了。你且在炕上躺几个时辰，穴……穴道自解。”他慢慢挣扎着起床，向那部《紫霞秘笈》凝神瞧了半晌，叹了一口气，走到门边，提起倚在门角的门闩，当做拐杖，支撑着走了出去。

陆大有大急，叫道：“大……大……到……到……到……哪……哪……去……”本来膻中穴当真给人点中了，说一个字也是不能，但令狐冲气力微弱，手指这一戳只能令陆大有手足麻软，并没叫他全身瘫痪。

令狐冲回过头来，说道：“六师弟，令狐冲要离开这部《紫霞秘笈》越远越好，别让旁人见到我的尸身横在秘笈之旁，说我偷练神功，未成而死……别让林师弟瞧我不起……”说到这里，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

他不敢再稍有耽搁，只怕从此气力衰败，再也无法离去，撑着门闩，喘几口气，再向前行，凭着一股强悍之气，终于慢慢远去。

十二 围攻

令狐冲挨得十余丈，便拄门喘息一会，奋力挨了小半个时辰，已行了半里有余，只觉眼前金星乱冒，天旋地转，便欲摔倒，忽听得前面草丛中有人大声呻吟。令狐冲一凛，问道：“谁？”那人大声道：“是令狐冲兄么？我是田伯光。哎唷！哎唷！”显是身上剧烈疼痛。令狐冲惊道：“田……田兄，你……怎么了？”田伯光道：“我快死啦！令狐兄，请你做做好事，哎唷……哎唷……快将我杀了。”他说话时夹杂着大声呼痛，但语音仍十分洪亮。

令狐冲道：“你……你……受了伤么？”双膝一软，便即摔倒，滚在路旁。

田伯光惊道：“你也受了伤么？哎唷，哎唷，是谁害你的？”令狐冲道：“一言难尽。田……兄，却又是谁伤了你？”田伯光道：“唉，不知道！”令狐冲道：“怎么不知道？”田伯光道：“我正在道上行走，忽然之间，两只手两只脚被人抓住，凌空提了起来，我也瞧不见是谁有这样的神通……”令狐冲笑道：“原来又是桃谷六仙……啊哟，田兄，你不是跟他们作一路么？”田伯光道：“什么作一路？”令狐冲道：“你来邀我去见仪……仪琳小师妹，他……他们也来邀我去见……她……”说着喘气不已。

田伯光从草丛中爬了出来，摇头骂道：“他妈的，当然不是一路。他们上华山来找我一个人，问我这人在哪里。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他们已抓住了我，该他们问我，不应该我问他们。如是我抓住了他们，那就该我问他们，不是他们问我。他们……哎唷……他们说，我倘若有本事，不妨将他们抓了起来，那……那就可以问他们了。”

令狐冲哈哈大笑，笑得两声，气息不畅，便笑不下去了。田伯光道：“我身子凌空，脸朝地下，便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将他们抓起啊，真他奶奶的胡说八道。”令狐冲问道：“后来怎样？”田伯光道：“我说：‘我又不想问你们，是你们自己在问我。快放我下来。’其中一人说：‘既将你抓了起来，如不将你撕成四块，岂不损了我六位大英雄的威名？’另一人道：‘撕成四块之后，他还会说话不会？’”他骂了几句，喘了一会气。

令狐冲道：“这六人强词夺理，缠夹不清，田兄也不必……不必再说了。”

田伯光道：“哼，他奶奶的。一人道：‘撕成了四块之人，当然不会说话。咱六兄弟撕成四块之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几时听到过撕开之后，又会说话？’又一人道：‘撕成了四块之人所以不说话，因为我们不去问他。倘若有事问他，谅他也不敢不答。’另一人道：‘他既已给撕成四块，还怕什么？还有什么敢不敢的？难道还怕咱们将他撕成八块？’先前一人道：‘撕成八块，这门功夫非同小可，咱们以前是会的，后来大家都忘了。’”田伯光断断续续说来，亏他重伤之下，居然还能将这些胡说八道

的话记得清清楚楚。

令狐冲叹道：“这六位仁兄，当真世间罕见，我……我也是给他们害苦了。”田伯光惊道：“原来令狐兄也是伤在他们手下？”令狐冲叹道：“谁说不是呢！”

田伯光道：“我身子凌空吊着，不瞒你说，可真害怕。我大声道：‘要是将我撕成四块，我是一定不会说话的了，就算口中会说，我心里气恼，也决计不说。’一人道：‘将你撕成四块之后，你的嘴巴在一块上，心又在另一块上，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说，又怎能连在一起？’我当下也给他们来个乱七八糟，叫道：‘有事快问，再拉住我不放，我可要大放毒气了。’一人问道：‘什么大放毒气？’我说：‘我的屁臭不可当，闻到之后，三天三晚吃不下饭，还得将三天之前吃的饭尽数呕将出来。警告在先，莫谓言之不预也！’”

令狐冲笑道：“这几句话，只怕有点道理。”

田伯光道：“是啊，那四人一听，不约而同地大叫一声，将我重重往地下一摔，跳了开去。我跃将起来，只见六个古怪之极的家伙各自伸手掩鼻，显是怕了我的屁臭不可当。令狐兄，你说这六个人叫什么桃谷六仙？”

令狐冲道：“正是。唉，可惜我没田兄聪明，当时没施这臭屁……之计，将他们吓退。田兄这路空屁计，不输于当年……当年诸葛亮吓退司马懿的空城计。”

田伯光干笑两声，骂了两句“他奶奶的”，说道：“我知道这六个家伙不好惹，偏生兵刃又丢在你那思过崖上了，当下脚底抹油，便想溜开，不料这六人手掩鼻子，像一堵墙似地排成一排，挡在我面前，嘿嘿，可谁也不敢站在我身后。我一见冲不过去，立即转身，哪知这六人犹似鬼魅，也不知怎的，竟已转将过来，挡在我身前。我连转几次，闪避不开，当即一步一步后退，终于碰到了山壁。这六个怪物高兴得紧，呵呵大笑，又问：‘他在哪里？这人在哪里？’

“我问：‘你们要找谁？’六个人齐声道：‘我们围住了你，你无路逃走，必须回答我们的话。’其中一人道：‘若是你围住了我们，叫我们无路逃走，那就由你来问我们，我们只好乖乖地回答了。’另一人道：‘他只有一个人，怎能围得住我们六人？’先前那人道：‘假如他本领高强，以一胜六呢？’另一人道：‘那也只是胜过我们，而不是围住我们。’先一人道：‘但如将我们堵在一个山洞之中，守住洞门，不让我们出来，那不是围住了我们吗？’另一人道：‘那是堵住，不是围住。’先一人道：‘但如他张开双臂，将我们一齐抱住，岂不是围了？’另一人道：‘第一，世上没如此长臂之人；第二，就算世上真有，至少眼前此人就没如此长臂；第三，就算他将我们六人一把抱住，那也是抱住，不是围住。’先一人愁眉苦脸，无可辩驳，却偏又不肯认输，呆了半晌，突然大笑，说道：‘有了，他如大放臭屁，叫我们不敢奔逃，以屁围之，难道不是围？’其余四人一齐拍手，笑道：‘对啦，这小子有法子将我们围住。’

“我灵机一动，撒腿便奔，叫道：‘我……我要围你们啦。’料想他们怕我臭屁，不会再追，哪知这六个怪物出手快极，我没奔得两步，已给他们揪住，立即将我按着坐在一块大石之上，牢牢按住，令我就算真的放屁，臭屁也不致外泄。”

令狐冲哈哈大笑，但笑得几声，便觉胸口热血翻涌，再也笑不下去了。

田伯光续道：“这六怪按住我后，一人问道：‘屁从何出？’另一人道：‘屁从肠出，

自然属于阳明大肠经，点他商阳、合谷、曲池、迎香诸穴。’他说了这话，随手便点了我这四处穴道，出手之快、认穴之准，田某生平少见，当真令人好生佩服。他点穴之后，六个怪物都吁了口长气，如释重负，都道：‘这臭……臭……臭屁虫再也放不出臭屁了。’那点穴之人又问：‘喂，那人究竟在哪里？你如不说，我永远不给你解穴，叫你有屁难放，胀不可当。’我心里想，这六个怪物武功如此高强，来到华山，自不会是我找寻泛泛之辈。令狐兄，尊师岳先生夫妇其时不在山上，就算已经回山，自是在正气堂中居住，一找便着。我思来想去，六怪所要找寻的，定是你太师叔风老前辈了。”

令狐冲心中一震，忙问：“你说了没有？”田伯光大是不悦，悻悻道：“呸，你当我是谁人了？田某既已答允过你，决不泄漏风老前辈的行踪，难道我堂堂男儿，说话如同放屁吗？”令狐冲道：“是，是，小弟失言，田兄莫怪。”田伯光道：“你如再瞧我不起，咱们一刀两断，从今而后，谁也别当谁是朋友。”令狐冲默然，心想：“你是武林中众所不齿的采花淫贼，谁又将你当朋友了？只是你数次可以杀我而没下手，总算我欠了你的情。”

黑暗之中，田伯光瞧不见他脸色，只道他已然默诺，续道：“那六怪不住问我，我大声道：‘我知道这人的所在，可就偏偏不说；这华山山岭连绵，峰峦洞谷，不计其数，我倘若不说，你们一辈子也休想找得到他。’那六怪大怒，对我痛加折磨，我从此就给他们来个不理不睬。令狐兄，这六怪的武功怪异非常，你快去禀告风老前辈，他老人家剑法虽高，却也须得提防才是。”

田伯光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六怪对我痛加折磨”，令狐冲却知道这“痛加折磨”四字之中，不知包括了多少毒辣苦刑，多少难以形容的煎熬。六怪对自己是一番好意的治伤，自己此刻尚自身受其酷，他们逼迫田伯光说话，则手段之厉害可想而知，心下好生过意不去，说道：“你宁死不泄漏我风太师叔的行藏，真乃天下信人。不过……不过这桃谷六仙要找的是我，不是我风太师叔。”田伯光全身一震，道：“要找你？他们找你干什么？”

令狐冲道：“他们和你一般，也是受了仪琳小师妹之托，来找我去见……见她。”

田伯光张大了口，说不出话来，不绝发出“嗒嗒”之声。

过了好一会，田伯光才道：“早知这六个怪人找的是你，我实该立即说与他们知晓，这六怪将你请了去，我跟随其后，也不致剧毒发作，葬身于华山了。咦，你既落入六怪手中，他们怎地没将你抬了去见那小师太？”令狐冲叹了口气，道：“总之一言难尽。田兄，你说会剧毒发作，葬身于华山？”田伯光道：“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给人点了死穴，下了剧毒，命我一月之内将你请去，和那小师太相会，便给我解穴解毒。眼下我请你请不动，打又打不过，还给六个怪物整治得遍体鳞伤，屈指算来，离毒发之期也不过十天了。”

令狐冲问道：“仪琳小师妹在哪里？从此处去，不知有几日之程？”田伯光道：“你肯去了？”令狐冲道：“你曾数次饶我不杀，虽然你行为不端，令狐冲却也不能眼睁睁地瞧着你为我毒发而死。当日你恃强相逼，我自是宁折不屈，但此刻情势却又大不相同了。”田伯光道：“小师太在山西，唉……倘若咱二人身子安健，骑上快马，六七天功夫也赶到了。这时候两个都伤成这等模样，那还有什么好说？”

令狐冲道：“反正我在山上也是等死，便陪你走一遭。也说不定老天爷保佑，咱们在山下雇到轻车快马，十天之间便抵达山西呢。”田伯光笑道：“田某生平作孽多端，不知已害死了多少好人，老天爷为什么要保佑我？除非老天爷当真瞎了眼睛。”令狐冲道：“老天爷瞎眼之事……嘿嘿，那……那也是有的。反正左右是死，试试那也不妨。”

田伯光拍手道：“不错，我死在道上和死在华山之上，又有什么分别？下山去找些吃的，最是要紧，我给干搁在这里，每日只捡生栗子吃，嘴里可真淡出鸟来了。你能不能起身？我来扶你。”

他口说“我来扶你”，自己却挣扎不起。令狐冲要伸手相扶，臂上又哪有半点力气？二人挣扎了好半天，始终无用，突然之间，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田伯光道：“田某纵横江湖，生平无一知己，与令狐兄一齐死在这里，倒也开心。”

令狐冲笑道：“日后我师父见到我二人尸身，定道我二人一番恶斗，同归于尽。谁也料想不到，我二人临死之前，居然还曾称兄道弟一番。”

田伯光伸出手去，说道：“令狐兄，咱们握一握手再死。”

令狐冲不禁迟疑，田伯光此言，明是要与自己结成生死之交，但他是个声名狼藉的采花大盗，自己是名门高徒，如何可以和他结交？当日在思过崖上数次胜他而不杀，还可说是报他数度不杀之德，到今日再和他一起厮混，未免太也说不过去，言念及此，一只右手伸了一半，便伸不过去。

田伯光还道他受伤实在太重，连手臂也难以动弹，大声道：“令狐兄，田伯光交上了你这个朋友。你倘若伤重先死，田某决不独活。”

令狐冲听他说得诚挚，心中一凛，寻思：“这人倒很够朋友。”当即伸出手去，握住他右手，笑道：“田兄，你我二人相伴，死得倒不寂寞。”

他这句话刚出口，忽听得身后阴恻恻的一声冷笑，跟着有人说道：“华山派气宗首徒，堕落成这步田地，竟去跟江湖下三滥的淫贼结交。”

田伯光喝问：“是谁？”令狐冲心中暗暗叫苦：“我伤重难治，死了也不打紧，却连累师父的清誉，当真糟糕之极了。”

黑暗之中，只见朦朦胧胧的一个人影，站在身前，那人手执长剑，光芒微闪，只听他冷笑道：“令狐冲，你此刻尚可反悔，拿这把剑去，将这姓田的淫贼杀了，便没人能责你和他结交。”噗的一声，将长剑插入地下。

令狐冲见这剑剑身阔大，是嵩山派的用剑，问道：“尊驾是嵩山派哪一位？”那人道：“你眼力倒好，我是嵩山派狄修。”令狐冲道：“原来是狄师兄，一向少会。不知尊驾来到敝山，有何贵干？”狄修道：“掌门师伯命我到华山巡查，要看华山派的弟子们，是否果如外间传言这般不堪，嘿嘿，想不到一上华山，便听到你和这淫贼相交的肺腑之言。”

田伯光骂道：“狗贼，你嵩山派有什么好东西了？自己不加检点，却来多管闲事。”狄修提起足来，砰的一声，在田伯光头上重重踢了一脚，喝道：“你死到临头，嘴里还在不干不净！”田伯光却兀自“狗贼、臭贼、直娘贼”地骂个不休。

狄修若要取他性命，自是易如探囊取物，只是他要先行折辱令狐冲一番，冷笑

道：“令狐冲，你和他臭味相投，是决计不杀他的了？”令狐冲大怒，朗声道：“我杀不杀他，关你什么事？你有种便一剑把令狐冲杀了，要是没种，给我乖乖地夹着尾巴，滚下华山去吧。”狄修道：“你决计不肯杀他，决计当这淫贼是朋友了？”令狐冲道：“不管我跟谁交朋友，总之好过跟你交朋友。”

田伯光大声喝彩：“说得好，说得妙！”

狄修道：“你想激怒了我，让我一剑把你二人杀了，天下可没这般便宜事。我要将你二人剥得赤条条地绑在一起，然后点了你二人哑穴，拿到江湖上示众，说道一个大胡子，一个小白脸，正在行那苟且之事，被我手到擒来。哈哈，你华山派岳不群假仁假义，装出一副道学先生的模样来唬人，从今而后，他还敢自称‘君子剑’么？”

令狐冲一听，登时气得晕了过去。田伯光骂道：“直娘贼……”狄修一脚踢中他腰间穴道，嘿嘿一笑，伸手便来解令狐冲的衣衫。

忽然身后一个娇嫩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喂，这位大哥，你在这里干什么？”狄修一惊，回过头来，微光朦胧中只见一个女子身影，便道：“你又在这里干什么？”

田伯光听到那女子声音正是仪琳，大喜叫道：“小……小师父，你来了，这可好啦。这直娘贼要……要害你的令狐师兄。”他本来想说：“直娘贼要害我”，但随即转念，这一个“我”，在仪琳心中毫无份量，当即改成了“你的令狐师兄”。

仪琳听得躺在地下的那人竟然是令狐冲，如何不急，忙纵身上前，叫道：“令狐师兄，是你吗？”

狄修见她全神贯注，对自己半点也不防备，左臂一屈，食指便往她肋下点去。手指正要碰到她衣衫，突然间后领陡紧，身子已让人提起，离地数尺，狄修大骇，右肘向后撞去，却撞了个空，跟着左足后踢，又踢了个空。他更加惊骇，双手反过去擒拿，便在此时，咽喉已被一只大手扼住，登时呼吸为艰，全身再没半点力气。

令狐冲悠悠转醒，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在焦急呼唤：“令狐师兄，令狐师兄！”依稀似是仪琳的声音。他睁开眼来，星光朦胧之下，眼前是一张雪白秀丽的瓜子脸，却不是仪琳是谁？

只听得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琳儿，这病鬼便是令狐冲么？”令狐冲循声向上瞧去，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一个极肥胖、极高大的和尚，铁塔也似地站在当地。这和尚身高少说也有七尺，左手平伸，将狄修凌空提起。狄修四肢软垂，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仪琳道：“爹，他……他便是令狐冲师兄，可不是病夫。”她说话之时，双目仍凝视着令狐冲，眼光中流露出爱怜横溢的神情，似欲伸手去抚摸他面颊，却又不敢。

令狐冲大奇，心道：“你是个小尼姑，怎地叫这大和尚做爹？和尚有女儿，已骇人听闻，女儿是个小尼姑，更奇上加奇了。”

那胖大和尚呵呵笑道：“你日思夜想，挂念着这个令狐冲，我只道是个怎生高大了得的英雄好汉，却原来是躺在地下装死、受人欺侮不能还手的小脓包。这病夫，我可不要他做女婿。咱们别理他，这就走吧。”

仪琳又羞又急，嗔道：“谁日思夜想了？你……你就是胡说八道。你要走，你自己走好了。你不要……不要……”下面这“不要他做女婿”这几字，终究出不了口。

令狐冲听他既骂自己是“病夫”，又骂“脓包”，大是恼怒，说道：“你走就走，谁要你理了？”田伯光急叫：“走不得，走不得！”令狐冲道：“为什么走不得！”田伯光道：“我的死穴要他来解，剧毒的解药也在他身上，他如一走，我岂不呜呼哀哉？”令狐冲道：“怕什么？我说过陪你一起死，你毒发身亡，我立即自刎便是。”

那胖大和尚哈哈大笑，声震山谷，说道：“很好，很好，很好！原来这小子倒是个挺有骨气的好汉子。琳儿，他很对我胃口。不过，有一件事咱们还得问个明白，他喝酒不喝？”

仪琳还未回答，令狐冲已大喊道：“当然喝，为什么不喝？老子朝也喝，晚也喝，睡梦中也喝。你见了我喝酒的德性，包管气死了你这戒荤、戒酒、戒杀、戒撒谎的大和尚！”

那胖大和尚呵呵大笑，说道：“琳儿，你跟他说，爹爹的法名叫做什么。”

仪琳微笑道：“令狐师兄，我爹爹法名‘不戒’。他老人家虽身在佛门，但佛门种种清规戒律，一概不守，因此法名叫做‘不戒’。你别见笑，他老人家喝酒吃荤，杀人偷钱，什么事都干，而且还……还生了……生了个我。”说到这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令狐冲哈哈大笑，朗声道：“这样的和尚，才叫人……才叫人瞧着痛快。”说着想挣扎站起，总是力有未逮。仪琳忙伸手扶他起身。

令狐冲笑道：“老伯，你既然什么都干，何不索性还俗，还做和尚干什么？”不戒道：“这个你就知道了。我正因为什么都干，这才做和尚的。我就像你这样，爱上了一个美貌尼姑……”仪琳插口道：“爹，你又来随口乱说了。”说这句话时，满脸通红，幸好黑夜之中，旁人瞧不清楚。不戒道：“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做就做了，人家笑话也好，诅骂也好，我不戒和尚堂堂男子，又怕得谁来？”

令狐冲和田伯光齐声喝彩，道：“正是！”

不戒听得二人称赞，大为高兴，继续说：“我爱上的那个美貌尼姑，便是她妈妈了。”

令狐冲心道：“原来仪琳小师妹的爹爹是和尚，妈妈是尼姑。”

不戒继续道：“那时候我是个杀猪屠夫，爱上了她妈妈，她妈妈睬也不睬我，我无计可施，只好去做和尚。当时我心里想，尼姑和尚是一家人，尼姑不爱屠夫，多半会爱和尚。”

仪琳啐道：“爹爹，你一张嘴便是没遮拦，年纪这样大了，说话却还是像孩子一般。”

不戒道：“难道我的话不对？不过我当时没想到，做了和尚，可不能跟女人相好啦，连尼姑也不行，要跟她妈妈相好，反而更加难了，于是不想做和尚啦。不料我师父偏说我有什么慧根，是真正的佛门子弟，不许我还俗。她妈妈也糊里糊涂地被我真情感动，就这么生了个小尼姑出来。冲儿，你今日方便啦，要同我女儿小尼姑相好，不必做和尚。”

令狐冲大是尴尬，心想：“仪琳师妹其时为田伯光所困，我路见不平，拔剑相助。她是恒山派清修的女尼，如何能和俗人有甚情缘瓜葛？她遣了田伯光和桃谷六仙来邀

我相见，只怕是生了误会。我务须尽快避开，若损及华山、恒山两派的清誉，我虽死了，师父师娘也仍会怪责，灵珊小师妹会瞧我不起。”

仪琳甚为忸怩不安，说道：“爹爹，令狐师兄早就……早就有了意中人，如何会将旁人放在眼里，你……你……今后再也别提这事，没的叫人笑话。”

不戒怒道：“这小子另有意中人？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右臂一探，一只蒲扇般的大手往令狐冲胸口抓去。令狐冲站也站不稳，如何能避，给他一把抓住，提了起来。不戒和尚左手抓住狄修后颈，右手抓住令狐冲胸口，双臂平伸，便如挑担般挑着两人。

令狐冲本就动弹不得，给他提在半空，便如是一只破布袋般，软软垂下。

仪琳急叫：“爹爹，快放令狐师兄下来，你不放，我可要生气啦。”

不戒一听女儿说到“生气”两字，登时怕得什么似的，立即放下令狐冲，口中兀自喃喃：“他又中意哪一个美貌小尼姑了？真正岂有此理！”他自己爱上了美貌尼姑，便道世间除了美貌尼姑之外，别无可爱之人。

仪琳道：“令狐师兄的意中人，是他的师妹岳小姐。”

不戒大吼一声，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响，喝道：“什么姓岳的姑娘？他妈的，不是美貌小尼姑吗？那有什么可爱了？下次给我见到，一把捏死了这臭丫头。”

令狐冲心道：“这不戒和尚是个鲁莽匹夫，跟那桃谷六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怕他说得出，做得到，真要伤害小师妹，那便如何是好？”

仪琳心中焦急，说道：“爹爹，令狐师兄受了重伤，你快设法给他治好了。另外的事，慢慢再说不迟。”

不戒对女儿之言奉命唯谨，道：“治伤就治伤，那有什么难处？”随手将狄修向后一抛，大声问令狐冲：“你受了什么伤？”狄修早给他闭了穴道，闷声不响地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令狐冲道：“我给人胸口打了一掌，那倒不要紧……”不戒道：“胸口中掌，定是震伤了任脉……”令狐冲道：“我给桃谷……”不戒道：“任脉之中，并没什么桃谷。你华山派内功不精，不明其理。人身诸穴中虽有合谷穴，但那属于手阳明大肠经，在拇指与食指的交界处，跟任脉全无干系。好，我给你治任脉之伤。”令狐冲道：“不，不，那桃谷六……”不戒道：“什么桃谷六、桃谷七？全身诸穴，只有手三里、足三里、阴陵泉、丝空竹，哪里有桃谷六、桃谷七了？你不可胡言乱语。”随手点了他的哑穴，说道：“我以精纯内功，通你任脉的承浆、天突、膻中、鸠尾、巨阙、中脘、气海、石门、关元、中极诸穴，包你力到伤愈，休息七八日，立时变成个鲜龙活跳的小伙子。”

不戒伸出两只蒲扇般的大手，右手按在他下颚承浆穴上，左手按在他小腹中极穴上，两股真气，从两处穴道中透了进去，突然之间，这两股真气和桃谷六仙所留下的六道真气一碰，双手险遭震开。不戒大吃一惊，大声叫了出来。仪琳忙问：“爹，怎么样？”不戒道：“他身体内有几道古怪真气，一、二、三、四，共有四道，不对，又有一道，一共是五道，这五道真气……啊哈又多了一道。他妈的，居然有六道之多！我这两道真气，就跟你他妈的六道真气斗上一斗！看看到底是谁厉害。只怕还有，哈哈，这可热闹之极了！好玩，好玩！再来好了，哼，没有了，是不是？只有六道，我不戒和尚他奶奶的又怕你这六只狗贼何来？”

他双手紧紧按住令狐冲的两处穴道，自己头上渐渐冒出白气，初时还大呼小叫，到后来内劲越运越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其实天色渐明，但见他头顶白气愈来愈浓，直如一团浓雾，将他一个大脑袋围在其中。

过了良久良久，不戒双手一起，哈哈大笑，突然间笑声中绝，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仪琳大惊，叫道：“爹爹，爹爹。”忙抢过去将他扶起，但不戒身子实在太重，只扶起一半，两人又一起坐倒。不戒全身衣裤都已为大汗湿透，口中不住喘气，颤声道：“我……我……他妈的……我……我……他妈的……”

仪琳听他骂出声来，这才稍稍放心，问道：“爹，怎么啦？你累得很么？”不戒骂道：“他奶奶的，这小子身体内有六道狗贼的真气，想跟老子……老子斗法。他奶奶的，老子催动真气，将这六道邪门怪气都给压了下去，嘿嘿，你放心，这小子死不了。”仪琳芳心大慰，回过脸去，果见令狐冲慢慢站起身来。

田伯光笑道：“大和尚的真气当真厉害，便这么片刻之间，就治愈了令狐兄的重伤。”

不戒听他一赞，甚是喜欢，道：“你这小子作恶多端，本想一把捏死了你，总算你找到了令狐冲这小子，有点儿功劳，饶你一命，乖乖地给我滚吧。”

田伯光大怒，骂道：“什么叫做乖乖地给我滚？他妈的狗和尚，你说的是人话不是？你说一个月之内给你找到令狐冲，便给我解开死穴，再给解药解毒，这时候却又来赖了。你不给解穴解毒，便是猪狗不如的下三滥臭和尚。”

田伯光如此狠骂，不戒倒也并不恼怒，笑道：“瞧你这臭小子，怕死怕成这等模样，生怕我不戒大师说话不算数，不给解药。他妈的混小子，解药给你。”说着伸手入怀，去取解药，但适才使力过度，一只手不住颤抖，将瓷瓶拿在手中，几次又掉在身上。仪琳伸手过去拿起，拔去瓶塞。不戒道：“给他三粒，服一粒后隔三天再服一粒，再隔六天后服第三粒，有效无效，到时方知。这九天中你若给人杀了，可不干大和尚的事。”

田伯光从仪琳手中取过解药，说道：“大和尚，你逼我服毒，现下又给解药，我不骂你已算客气了，谢是不谢的。我身上的死穴呢？”不戒哈哈大笑，说道：“我点你的穴道，七天之后早就自行解开了。大和尚如当真点了你死穴，你这小子还能活到今日？”

田伯光早就察知身上穴道已解，听了不戒这几句话，登时大为宽慰，又笑又骂：“他奶奶的，臭和尚骗人。”转头向令狐冲道：“令狐兄，你和小师太一定有些言语要说，我去了，咱们后会有期。”说着一拱手，转身走向下山的大路。

令狐冲道：“田兄且慢。”田伯光道：“怎么？”令狐冲道：“田兄，令狐冲数次承你手下留情，交了你这朋友，有一件事我可要良言相劝。你若不改，咱们这朋友可做不长。”

田伯光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劝我从此不可再干奸淫良家妇女的勾当。好，田某听你的话，天下荡妇淫娃，所在多有，田某贪花好色，出钱也能买到，不必定要去逼迫良家妇女，伤人性命。哈哈，令狐兄，衡山群玉院中的风光，不是妙得紧么？”

令狐冲和仪琳听他提到衡山群玉院，都不禁脸上一红。田伯光哈哈大笑，迈步又行，脚下一软，一个筋斗，骨碌碌地滚出老远。他挣扎着坐起，取出一粒解药吞入腹中，霎时间腹痛如绞，坐在地下，一时动弹不得。他知这是解治剧毒的应有之象，倒也并不惊恐，反因解药有效而暗喜。

适才不戒和尚将两道强劲之极的真气注入令狐冲体内，压制了桃谷六仙的六道真气，令狐冲只觉胸口烦恶尽去，脚下劲力暗生，甚是欢喜，走上前去，向不戒恭恭敬敬地一揖，说道：“多谢大师，救了晚辈一命。”

不戒笑嘻嘻地道：“谢倒不用，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你是我女婿，我是你丈人老头，又谢什么？”

仪琳满脸通红，道：“爹，你……你又来胡说了。”不戒奇道：“咦！为什么胡说？你日思夜想地记挂着他，难道不是想嫁给他做老婆？就算嫁不成，难道不想跟他生个美貌的小尼姑？”仪琳啐道：“老没正经，谁又……谁又……”

便在此时，只听得山道上脚步声响，两人并肩上山，正是岳不群和岳灵珊父女。令狐冲一见又惊又喜，忙迎将上去，叫道：“师父，小师妹，你们又回来啦！师娘呢？”

岳不群突见令狐冲精神健旺，浑不似昨日奄奄一息的模样，甚是欢喜，一时无暇寻问，向不戒和尚一拱手，问道：“这位大师上下如何称呼？光临敝处，有何见教？”

不戒道：“我叫做不戒和尚，光临敝处，是找我女婿来啦。”说着向令狐冲一指。他是屠夫出身，不懂文诌诌的客套，岳不群谦称“光临敝处”，他也照样说“光临敝处”。

岳不群不明他底细，又听他说什么“找女婿来啦”，只道有意戏侮自己，心中恼怒，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地道：“大师说笑了。”见仪琳上来行礼，说道：“仪琳师侄，不须多礼。你来华山，是奉了师尊之命么？”仪琳脸上微微一红，道：“不是。我……我……”

岳不群不再理她，转向田伯光，意存询问。田伯光拱手道：“岳先生，在下田伯光！”岳不群怒道：“田伯光，哼！你好大胆子！”田伯光道：“我跟你徒弟令狐冲很说得来，挑了两担酒上山，跟他喝个痛快，那也用不着多大胆子。”岳不群脸色愈益严峻，道：“酒呢？”田伯光道：“早在思过崖上跟他喝得干干净净了。”

岳不群转向令狐冲，问道：“此言不虚？”令狐冲道：“师父，此中原委，说来话长，待徒儿慢慢禀告。”岳不群道：“田伯光来到华山，已有几日？”令狐冲道：“约莫有半个月。”岳不群道：“这半个月中，他一直便在华山之上？”令狐冲道：“是。”岳不群厉声道：“何以不向我禀明？”令狐冲道：“那时师父师娘不在山上。”岳不群道：“我和师娘到哪里去了？”令狐冲道：“到长安附近，去追杀田君。”

岳不群哼了一声，说道：“田君，哼，田君！你既知此人积恶如山，怎地不拔剑杀他？就算斗他不过，也当给他杀了，何以贪生怕死，反和他结交？”

田伯光坐在地下，始终无法挣扎起身，插嘴道：“是我不想杀他，他又有什么法子？难道他斗我不过，便拔剑自杀？”

岳不群道：“在我面前，也有你说话的余地？”向令狐冲道：“去将他杀了！”

岳灵珊忍不住插口道：“爹，大师哥身受重伤，怎能与人争斗？”

岳不群道：“难道人家便没伤？你担什么心，明摆着我在这里，岂能容这恶贼伤我门下弟子？”他素知令狐冲狡谲多智，生平嫉恶如仇，不久之前又曾在田伯光刀下受伤，若说竟去和这大淫贼结交为友，那是决计不会，料想他是斗力不胜，便欲斗智，眼见田伯光身受重伤，多半便是这个大弟子下的手，因此虽听说令狐冲和这淫贼结交，倒也并不真怒，只是命他过去将之杀了，既为江湖上除一大害，也成孺子之名。料得田伯光重伤之余，纵然能与令狐冲相抗，却抵挡不住自己的一剑。

不料令狐冲却道：“师父，这位田兄已答允弟子，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做污辱良家妇女的勾当。弟子知他言而有信，不如……”

岳不群厉声道：“你……你怎知他言而有信？跟这等罪该万死的恶贼，也讲什么言而有信，言而无信？他这把刀下，曾伤过多少无辜人命？这种人不杀，我辈学武，所为何来？珊儿，将佩剑交给大师哥。”岳灵珊应道：“是！”拔出长剑，将剑柄向令狐冲递去。

令狐冲好生为难，他从来不敢违背师命，但先前临死时和田伯光这么一握手，已算结交为友，何况他确已答应改过迁善，这人过去为非作歹，说过了的话却必定算数，此时杀他，未免不义。他从岳灵珊手中接过剑来，转身摇摇晃晃地向田伯光走去，走出十几步，假装重伤之余突然间两腿无力，左膝一曲，身子向前直扑出去，噗的一声，长剑插入了自己左边的小腿。

这一下谁也意料不到，不禁都惊呼出声。仪琳和岳灵珊同时向他奔去。仪琳只跨出一步，便即停住，心想自己是佛门弟子，如何可以当众向一个青年男子这等情切关心？岳灵珊却奔到了令狐冲身旁，叫道：“大师哥，你怎么了？”令狐冲闭目不答。岳灵珊握住剑柄，拔起长剑，创口中鲜血直喷。她随手从怀中取出本门金创药，敷在令狐冲腿上创口，一抬头，猛见仪琳俏脸全无血色，满脸是关注已极的神气。岳灵珊心头一震：“这小尼姑对大师哥竟这等关怀！”她提剑站起，道：“爹，让女儿去杀了这恶贼。”

岳不群道：“你杀此恶贼，没的坏了自己名头。将剑给我！”田伯光淫贼之名，天下皆知，将来江湖传言，都说田伯光死于岳家小姐之手，定有不肖之徒加油添酱，说什么强奸行暴之类的言语。岳灵珊听父亲这般说，当即将剑柄递了过去。

岳不群却不接剑，右手一拂，裹住了长剑。不戒和尚见状，叫道：“使不得！”除下两只鞋子在手。但见岳不群袖力挥出，一柄长剑向着十余丈外的田伯光激飞过去。不戒已然料到，双手力掷，两只鞋子分从左右激飞而出。

剑重鞋轻，长剑又先挥出，但说也奇怪，不戒的两只僧鞋竟后发先至，更兜了转来，抢在头里，分从左右勾住了剑柄，硬生生拖转长剑，又飞出数丈，这才力尽，插在地下。两只僧鞋兀自挂在剑柄之上，随着剑身摇晃不已。

不戒叫道：“糟糕，糟糕！琳儿，爹爹今日为女婿治伤，大耗内力，这把长剑竟飞了一半便掉将下来。本来该当飞到女婿的师父面前两尺之处落下，吓他一大跳，唉！你和尚爹爹这一回丢脸之极，难为情死了。”

仪琳见岳不群脸色不善，低声道：“爹，别说啦。”快步过去，在剑柄上取下两只僧鞋，拔起长剑，心下踌躇，知道令狐冲之意是不欲刺杀田伯光，倘若将剑交还给岳

灵珊，她又去向田伯光下手，岂不是伤了令狐冲之心？

岳不群以袖功挥出长剑，满拟将田伯光一剑穿心而过，万不料不戒和尚这两只僧鞋上竟有如许力道，而劲力又巧妙异常。这和尚大叫大嚷，对小尼姑自称爹爹，叫令狐冲为女婿，胡言乱语，显是个疯僧，但武功可当真了得。他还说适才给令狐冲治伤，大耗内力，若非如此，岂不更加厉害？虽然自己适才这衣袖这一拂之中未使上紫霞神功，否则未必便输于和尚，但名家高手，一击不中，怎能再试？他双手一拱，说道：“佩服，佩服。大师既一意回护这个恶贼，在下今日倒不便下手了。大师意欲如何？”

仪琳听他说今日不会再杀田伯光，当即双手横捧长剑，走到岳灵珊身前，微微躬身，道：“姊姊，你……”岳灵珊哼的一声，抓住剑柄，眼睛瞧也不瞧，顺手嚓的一声，便即还剑入鞘，手法干净利落之极。

不戒和尚呵呵大笑，道：“好姑娘，这一下手法可帅得很哪。”转头向令狐冲道：“小女婿儿，这就走吧。你师妹俊得很，你跟她在一块儿，我可不大放心。”

令狐冲道：“大师爱开玩笑，只是这等言语有损恒山、华山两派令誉，还请住口。”不戒愕然道：“什么？好容易找到你，救活了你性命，你又不肯娶我女儿了？”令狐冲正色道：“大师相救之德，令狐冲终身不敢或忘。仪琳师妹恒山派门规精严，大师再说这等无聊笑话，定闲、定逸两位师太脸上须不好看。”不戒搔头道：“琳儿，你……你……你这个女婿儿到底是怎么搞的？这……这不是莫名其妙么？”

仪琳双手掩面，叫道：“爹，别说啦，别说啦！他自是他，我自是我，有……有……有什么干系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向山下疾奔而去。

不戒和尚更加摸不着头脑，呆了一会，道：“奇怪，奇怪！见不到他时，拚命要见。见到他时，却又不不要见了。就跟她妈妈一模一样，小尼姑的心事，当真猜想不透。”眼见女儿越奔越远，当即追了下去。

田伯光支撑着站起，向令狐冲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转过身来，踉跄下山。

岳不群待田伯光远去，才道：“冲儿，你对这恶贼倒挺有义气啊，宁可自刺一剑，也不肯杀他。”令狐冲脸有惭色，知道师父目光锐利，适才自己这番做作瞒不过他，只得低头道：“师父亲行止虽十分不端，但一来他已答应改过迁善，二来他曾数次将弟子制住，却始终留情不杀。”岳不群冷笑道：“跟这种狼心狗肺的贼子也讲道义，你一生之中，苦头有得吃了。”

他对这个大弟子一向钟爱，见他居然重伤不死，心下早已十分欢喜，刚才他假装跌倒，自刺其腿，明知是诈，只是此人从小便十分狡狴，岳不群知之已稔，也不深究，再加令狐冲对不戒和尚这番言语应付得体，颇洽己意，田伯光这桩公案，暂且便搁下了，伸手说道：“书呢？”

令狐冲见师父和师妹去而复返，便知盗书事发，师父回山追索，此事正求之不得，说道：“在六师弟那里。小师妹为救弟子性命，一番好意，师父请勿怪责。但未奉师父之命，弟子便有天大胆子，也不敢伸手碰那秘笈一碰，秘笈上所录神功，更是只字不敢入眼。”

岳不群脸色登和，微笑道：“原当如此。我也不是不肯传你，只是本门面临大事，时机紧迫，无暇从容指点，但若任你自习，只怕误入歧途，反有不测之祸。”顿了一

顿，续道：“那不戒和尚疯疯癫癫，内功倒甚高明，是他给你化解了身体内的六道邪气么？现下觉得怎样？”令狐冲道：“弟子体内烦恶尽消，种种炙热冰冷之苦也已除去了，不过周身没半点力气。”岳不群道：“重伤初愈，自是乏力。不戒大师的救命之恩，咱们该当图报才是。”令狐冲应道：“是。”

岳不群回上华山，一直担心遇上桃谷六仙，此刻不见他们踪迹，心下稍定，但也不愿多所逗留，道：“咱们会齐大有，一起去嵩山吧。冲儿，你能不能长途跋涉？”令狐冲大喜，连声道：“能，能，能！”

师徒三人来到正气堂旁的小舍外。岳灵珊快步在前，推门进内，突然间“啊”的一声尖叫出来，声音充满了惊怖。

岳不群和令狐冲同时抢上，向内望时，只见陆大有直挺挺地躺在地下不动。令狐冲笑道：“师妹勿惊，是我点倒他的。”岳灵珊道：“倒吓了我一跳，干吗点倒了六猴儿？”令狐冲道：“他也是一番好意，见我不肯观看秘笈，便念诵秘笈上的经文给我听，我阻止不住，只好点倒了他，他怎么……”

突然之间，岳不群“咦”的一声，俯身一探陆大有鼻息，又搭了搭他脉搏，惊道：“他怎么……怎么会死了？冲儿，你点了他什么穴道？”

令狐冲听说陆大有竟然死了，这一下吓得魂飞天外，身子晃了几晃，险些晕去，颤声道：“我……我……”伸手去摸陆大有脸颊，触手冰冷，已然死去多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叫道：“六……六师弟，你真死了？”岳不群道：“书呢？”令狐冲泪眼模糊地瞧出来，不见了那部《紫霞秘笈》，也道：“书呢？”忙伸手到陆大有尸身的怀里一搜，并无踪影，说道：“弟子点倒他时，记得见到那秘笈翻开了摊在桌上，怎么会不见了？”

岳灵珊在炕上、桌旁、门角、椅底，到处找寻，却哪里有《紫霞秘笈》的踪迹？

这是华山派内功的无上典籍，突然失踪，岳不群如何不急？他细查陆大有尸身，并无一处致命的伤痕，再在小舍前后与屋顶踏勘一遍，也无外人到过的丝毫踪迹，寻思：“既无外人来过，那决不是桃谷六仙或不戒和尚取去的了。”厉声问道：“冲儿，你到底点的是什么穴道？”

令狐冲双膝一曲，跪在师父面前，道：“弟子生怕重伤之余，手上无力，是以点的是膻中要穴，没想到……没想到竟然失手害死了六师弟。”一探手，拔出陆大有腰间的长剑，便往自己颈中刎去。

岳不群伸指弹出，长剑远远飞开，说道：“便是要死，也得先找到了《紫霞秘笈》。你到底把秘笈藏到哪里去了？”

令狐冲心下一片冰凉，心想：“师父竟然疑心我藏起了《紫霞秘笈》。”呆了一呆，说道：“师父，这秘笈定是为人盗去，弟子说什么也要追寻回来，一页不缺，归还师父。”

岳不群心乱如麻，说道：“要是给人抄录了，或是背熟了，纵然一页不缺地得回原书，本门的上乘武功，也从此不再是独得之秘了。”他顿了一顿，温言说道：“冲儿，倘若是你取去的，你交了出来，师父不责备你便是。”

令狐冲呆呆地瞧着陆大有尸身，大声道：“师父，弟子今日立下重誓，世上若有

人偷窥了师父的《紫霞秘笈》，有十个弟子便杀他十个，有一百个便杀他一百个。师父如仍疑心是弟子偷了，请师父举掌打死便是。”

岳不群摇头道：“你起来！你既说不是，自然不是了。你和大有向来交好，当然不是故意杀他。那么这部秘笈，到底是谁偷了去呢？”眼望窗外，呆呆出神。

岳灵珊垂泪道：“爹，都是女儿不好，我……我自作聪明，偷了爹爹的秘笈，盼望治好大师哥的内伤，哪知道大师哥决意不看，反而害了六师哥性命。女儿……女儿说什么也要去找回秘笈。”

岳不群道：“咱们四下再找一遍。”这一次三人将小舍中每一处都细细找过了，秘笈固然不见，也没发现半点可疑的线索。岳不群对女儿道：“此事不可声张，除了我跟你娘说明之外，向谁也不能提及。咱们葬了大有，这就下山去吧。”

令狐冲见到陆大有尸体的脸孔，忍不住又悲从中来，寻思：“同门诸师弟之中，六师弟对我情谊最深，哪知我一个失手，竟会将他点毙。这件事实在万万料想不到，就算我毫没受伤，这样一指也绝不会送了他性命，莫非因我体内有了桃谷六仙的邪门真气，指力便即异乎寻常么？就算如此，那《紫霞秘笈》却何以又会不翼而飞？这中间的蹊跷，当真猜想不透。师父对我起疑，辩白也是无用，说什么也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那时再行自刎以谢六师弟便了。”他拭了眼泪，找把锄头，挖坑埋葬陆大有尸体，直累得全身大汗，气喘不已，还是岳灵珊在旁相助，才安葬完毕。

三人来到白马庙，岳夫人见令狐冲性命无碍，随伴前来，自不胜之喜。岳不群悄悄告知陆大有身亡、《紫霞秘笈》失踪的讯息，岳夫人又凄然下泪。《紫霞秘笈》失踪虽是大事，但在她想来，丈夫早已熟习，是否保有秘笈，已殊不相干。可是陆大有在华山派门下已久，为人随和，一旦惨亡，自是伤心难过。众弟子不明缘由，但见师父、师娘、大师哥和小师妹四人都神色郁郁，谁也不敢大声谈笑。

当下岳不群命劳德诺雇了两辆大车，一辆由岳夫人和岳灵珊乘坐，另一辆由令狐冲躺卧其中养伤，一行向东，朝嵩山进发。

这日行至韦林镇，天已将黑，镇上只一家客店，已住了不少客人，华山派一行有女眷，借宿不便。岳不群道：“咱们再赶一程路，到前面镇上再说。”哪知行不到三里路，岳夫人所乘的大车脱了车轴，没法再走。岳夫人和岳灵珊只得从车中出来步行。

施戴子指着东北角道：“师父，那边树林中有座庙宇，咱们过去借宿可好？”岳夫人道：“就是女眷不便。”岳不群道：“戴子，你过去问一声，倘若庙中和尚不肯，那就罢了，不必强求。”施戴子应了，飞奔而去。不多时便奔了回来，远远叫道：“师父，是座破庙，没有和尚。”众人大喜。陶钧、英白罗、舒奇等年幼弟子当先奔去。

岳不群、岳夫人等到得庙外时，只见东方天边乌云一层层地堆将上来，霎时间天色便已昏黑。岳夫人道：“幸好这里有座破庙，要不然途中非遇大雨不可。”走进大殿，见殿上供的是一座青面神像，身披树叶，手持枯草，是尝百草的神农氏药王菩萨。

岳不群率领众弟子向神像行了礼，还没打开铺盖，电光连闪，半空中忽喇喇地打了个霹雳，跟着黄豆大的雨点洒将下来，只打得瓦上刷刷直响。

那破庙到处漏水，众人铺盖也不打开了，各寻干燥之地而坐。梁发、高根明和三名女弟子自去做饭。岳夫人道：“今年春雷响得好早，只怕年成不好。”

令狐冲在殿角中倚着钟架而坐，望着檐头雨水倾倒下来，宛似一张水帘，心想：“倘若六师弟健在，大家有说有笑，那就开心得多了。”心中不禁悲伤。

这一路上他极少和岳灵珊说话，有时见她和林平之在一起，更加避得远远的，心中常想：“小师妹拚着给师父责骂，盗了《紫霞秘笈》来给我治伤，足见对我情义深厚。我只盼她一生快乐。我决意找到秘笈之后，便自刎以谢六师弟，岂可再去招惹于她？她和林师弟正是一对璧人，但愿她将我忘得干干净净，我死之后，她眼泪也不流一滴。”心中虽这么想，可是每当见到她和林平之并肩同行、娓娓而谈之际，胸中总是酸楚难当。

这时药王庙外大雨倾盆，眼见岳灵珊在殿上走来走去，帮着烧水做饭，她目光每次和林平之相对，两人脸上都露出一丝微笑。这情景他二人只道旁人全没注意，可是每一次微笑，从没逃过令狐冲的眼去。他二人相对一笑，令狐冲心中便一阵难受，想要转过了头不看，但每逢岳灵珊走过，他的眼光总又情不自禁地向她跟了过去。

用过晚饭后，各人分别睡卧。那雨一阵大，一阵小，始终不止。令狐冲既烦乱，又伤心，一时难以入睡，听得大殿上鼻息声此起彼落，各人均已沉沉睡去。

突然东南方传来一片马蹄声，约有十余骑，沿着大道驰来。令狐冲一凛：“黑夜之中，怎地有人冒雨奔驰？难道是冲着我们来么？”他坐起身来，只听岳不群低声喝道：“大家别做声。”过不多时，那十余骑在庙外奔了过去。这时华山派诸人已全都醒转，各人手按剑柄防敌，听得马蹄声越过庙外，渐渐远去，各人松了口气，正欲重行卧倒，却听得马蹄声又兜了转来。十余骑马来到庙外，一齐停住。

只听得一个清亮的声音叫道：“华山派岳先生在庙里么？咱们有事请教。”

令狐冲是本门大弟子，向来由他出面应付外人，当即走到门边，打开庙门，说道：“夤夜之际，哪一路朋友过访？”望眼过去，但见庙外一字排开十五骑人马，有六七人手中提着孔明灯，齐往令狐冲脸上照来。

黑暗之中六七盏灯同时迎面照来，不免耀眼生花，此举极是无理，只这么一照，已显得来人充满了敌意。令狐冲睁大了眼，却见来人个个头上戴了黑布罩子，只露出一对眼睛，心中一动：“这些人若不是跟我们相识，便是怕给我们记得了相貌。”只听左首一人说道：“请岳不群岳先生出见。”

令狐冲道：“阁下何人？请示知尊姓大名，以便向敝派师长禀报。”那人道：“我们是何人，你也不必多问。你去跟你师父说，听说华山派得到了福威镖局的《辟邪剑谱》，要想借来一观。”令狐冲气往上冲，说道：“华山派自有本门武功，要别人的剑谱何用？别说我们没得到，就算得到了，阁下如此无理强索，还将华山派放在眼里么？”

那人哈哈大笑，其余十四人也都跟着大笑，笑声从旷野中远远传了开去，声音洪亮，显然每一个人都内功不弱。令狐冲暗暗吃惊：“今晚又遇上了劲敌，这一十五个人看来人人都是好手，却不知是什么来头？”

众人大笑声中，一人朗声说道：“听说福威镖局姓林的那小子，已投入了华山派门下。素仰华山派君子剑岳先生剑术神通，独步武林，对那《辟邪剑谱》自是不值一顾。我们是江湖上无名小卒，斗胆请岳先生赐借一观。”那十四人的笑声呵呵不绝，但这一人的说话仍清晰洪亮，未为嘈杂之声所掩，足见此人内功比之余人又胜了一筹。

令狐冲道：“阁下到底是谁？你……”这几个字却连自己也没法听见，心中一惊，随即住口，暗忖：“难道我十多年来所练内功，竟一点也没剩下？”他自下华山之后，曾数度按照本门心法修习内功，但稍一运气，体内便杂息奔腾，无法调御，越要控制，越是气闷难当，若不立停内息，登时便会晕去。练了数次，均是如此，便向师父请教，但岳不群只冷冷地瞧了他一眼，并不置答。令狐冲当时即想：“师父定然疑心我吞没《紫霞秘笈》，私自修习。那也不必辩白。反正我已命不久长，又去练这内功作甚？”此后便不再练。不料此刻提气说话，竟给对方的笑声压住了，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

却听得岳不群清亮的声音从庙中传出：“各位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怎地自谦是无名小卒？岳某素来不打诳语，林家《辟邪剑谱》不在我们这里。”他说这几句话时运上了紫霞神功，夹在庙外十余人的大笑声中，庙里庙外，众人仍皆听得清清楚楚，他说得轻描淡写，跟平时谈话殊无分别，比之那人力运中气地大声说话，显得远为自然。

只听得另一人粗声说道：“你自称不在你这里，却到哪里去了？”岳不群道：“阁下凭什么问这句话？”那人道：“天下之事，天下人管得。”岳不群冷笑一声，并不答话。那人大声道：“姓岳的，你到底交不交出来？可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交出来，咱们只好动粗，要进来搜了。”

岳夫人低声道：“女弟子们站在一块，背靠着背，男弟子们，拔剑！”刷刷刷声响，众人都拔出了长剑。

令狐冲站在门口，手按剑柄，还未拔剑，已有两人一跃下马，向他冲来。令狐冲身子一侧，待要拔剑，只听一人喝道：“滚开！”抬腿将他踢了个筋斗，远远摔了出去。

令狐冲直飞出数丈之外，跌入灌木丛中。他头脑中一片混乱，心道：“他这一踢力道也不如何厉害，怎地我下盘竟轻飘飘的没半点力气？”挣扎着待要坐起，突然胸腹间热血翻涌，七八道真气盘旋来去，在体内相互冲突碰撞，令他便要移动一根手指也是不能。

令狐冲大惊，张嘴大叫，却叫不出半点声息，这情景便如着了魔魇，脑子甚是清醒，可就丝毫动弹不得。耳听得兵器撞碰之声铮铮不绝，师父、师娘、二师弟等人已冲到庙外，和七八个蒙面人斗在一起，另有几个蒙面人却已闯进了庙内，一阵阵叱喝之声从庙门中传出来，还夹着几下女子的呼叱声音。

这时雨势又已转大，几盏孔明灯抛在地下，发出淡淡黄光，映着剑光闪烁，人影乱晃。

过不多时，只听得庙中传出一声女子的惨呼，令狐冲更是焦急，敌人都是男子，这声女子惨呼，自是师妹之中有人受了伤，眼见师父舞动长剑，以一敌四，师娘则在和两个敌人缠斗。他知师父师娘剑术极精，虽以少敌多，谅必不致落败。二师弟劳德诺大声叱喝，也是以一挡二，他的两个敌人均使单刀，从兵器撞碰声中听来，显是臂力沉雄，时候一长，劳德诺势难抵挡。

眼见己方三人对抗八名敌人，形势已甚险恶，庙内情景只怕更加凶险。师弟师妹人数虽众，却无一好手，耳听得惨呼之声连连，多半已有几人遭了毒手。他越焦急，越使不出半分力气，不住暗暗祷祝：“老天爷保佑，让我有半个时辰恢复力道，令狐

冲只须进得庙中，自当力护小师妹周全，我便给敌人碎尸万段，身遭无比酷刑，也是心甘情愿。”

他强自挣扎，又运内息，陡然间六道真气一齐冲向胸口，跟着又有两道真气自上而下，将六道真气压了下去，登时全身空荡荡的，似乎五脏六腑全都不知去向，肌肤血液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头登时一片冰冷，暗叫：“罢了，罢了！原来如此。”

这时他方才明白，桃谷六仙竟以真气替他疗伤，六道真气分从不同经脉中注入，内伤固然并未治好，而这六道真气却停留在他体内，郁积难宣。偏又遇上了内功甚高而性子急躁的不戒和尚，强行以两道真气将桃谷六仙的真气压了下去，一时之间，似乎他内伤已愈，实则是他体内更多了两道真气，相互均衡抵制，使得他旧习内功半点也不留存，竟然成了废人。他胸口一酸，心想：“我遭此不测，等于是废去了我全身武功，今日师门有难，我竟出不了半分力气。令狐冲身为华山派大弟子，眼睁睁地躺在地下，听凭师父、师娘受人欺辱，师弟、师妹为人宰割，当真枉自为人了。好，我去和小师妹死在一块。”

他知道只稍稍一运气，牵动体内八道真气，全身便没法动弹，当下气沉丹田，丝毫不运内息，果然便能移动四肢，当下慢慢站起，缓缓抽出长剑，一步一步走进庙中。

一进庙门，扑鼻便闻到一阵血腥气，神坛上亮着两盏孔明灯，但见梁发、施戴子、高根明诸师弟正自和敌人浴血苦战，几名师弟、师妹躺在地下，不知死活。岳灵珊和林平之正并肩和一个蒙面敌人相斗。

岳灵珊长发披散，林平之左手持剑，显然右手已为敌人所伤。那蒙面人手持一根短枪，枪法矫夭灵活，林平之连使三招“苍松迎客”，才挡住了他攻势，苦在所学剑法有限，只见敌人短枪一起，枪上红缨抖开，耀眼生花，噗的一声，林平之右肩中枪。岳灵珊急刺两剑，逼得敌人退开一步，叫道：“小林子，快去裹伤。”林平之道：“不要紧！”刺出一剑，脚步已然踉跄。那蒙面人一声长笑，横过枪柄，啪的一声响，打在岳灵珊腰间。岳灵珊右手撒剑，痛得蹲下身去。

令狐冲大惊，当即持剑抢上，提气挺剑刺出，剑尖只递出一尺，内息上涌，右臂登时软软地垂了下来。那蒙面人眼见剑到，本待侧身闪躲，然后还他一枪，哪知他这一剑刺不到一尺，手臂即便垂下。那蒙面人微感诧异，一时不加细想，左腿横扫，将令狐冲从庙门中踢了出去。

砰的一声，令狐冲摔入了庙外的水潭。大雨兀自滂沱，他口中、眼中、鼻中、耳中全是泥浆，一时没法动弹，但见劳德诺已被人点倒，本来和他对战的两敌已分别去围攻岳不群夫妇。过不多时，庙中又拥出两个敌人，变成岳不群独斗七人，岳夫人力抗三敌的局面。

只听得岳夫人和一个敌人齐声呼叱，两人腿上同时受伤。那敌人退了下去，岳夫人眼前虽少了一敌，但腿上给狠狠砍了一刀，受伤着实不轻，又拆得几招，肩头被敌人刀背击中，委顿在地。两个蒙面人哈哈大笑，在她背心上点了几处穴道。

这时庙中群弟子相继受伤，一一被人制服。来攻之敌显是另有图谋，只将华山群弟子打倒擒获，或点其穴道，却不伤性命。

十五人团团围在岳不群四周，八名好手分站八方，与岳不群对战，余下七人手中

各执孔明灯，将灯火射向岳不群双眼。华山派掌门内功虽深，剑术虽精，但对战的八人均属好手，七道灯光迎面直射，更令他难以睁眼。他知今日华山派已然一败涂地，不免在这药王庙中全军覆没，但仍挥剑守住门户，气力悠长，剑法精严，灯火射到之时，他便垂目向下，八个敌人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

一名蒙面人高声叫道：“岳不群，你投不投降？”岳不群朗声道：“岳某宁死不辱，要杀便杀。”那人道：“你不投降，我先斩下你夫人的右臂！”说着提起一柄厚背薄刃的鬼头刀，在孔明灯照射之下，刀刃上发出幽幽蓝光，刀锋对住了岳夫人肩头。

岳不群微一迟疑：“难道听凭师妹断去一臂？”但随即心想：“倘若弃剑投降，一般地受他们欺凌羞辱，我华山派数百年令名，岂可在手中葬送？”突然间吸一口气，脸上紫气大盛，挥剑向左首的汉子劈去。那汉子举刀挡格，岂知岳不群这一剑伴随着紫霞神功，力道强劲，那刀竟然被长剑逼回，一刀一剑，同时砍上他右臂，将他右臂砍下了两截，鲜血四溅。那人大叫一声，摔倒在地。

岳不群一招得手，嗤的一剑，又插入了另一名敌人左腿，那人破口大骂，退了下去。和他对战的少了二人，但情势并不稍缓，蓦地里噗的一声，背心中了一记链子锤，连攻三剑，才驱开敌人，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众敌齐声欢呼：“岳老儿受了伤，累也累死了他！”和他对战的六人眼见胜算在握，放开了圈子，这一来，岳不群更无可乘之机。

蒙面敌人一共一十五人，其中三人为岳不群夫妇所伤，只一个遭斩断手臂的伤得极重，其余二人伤腿，并无大碍，手中提着孔明灯，不住口地向岳不群嘲骂。

岳不群听他们口音南北皆有，武功更杂，显然并非一个门派，但趋退之余，相互间又默契甚深，并非临时聚集，到底是什么来历？委实猜想不透，最奇的是，这一十五人无一是弱者，以自己在江湖上见闻之博，不该一十五名武功好手竟连一个也认不出来，但偏偏便摸不着半点头脑。他拿得定这些人从未和自己交过手，绝无仇冤，难道真是为了《辟邪剑谱》，才如此大举来和华山派为难？

他心中思忖，手上却丝毫不懈，紫霞神功施展出来，剑尖末端隐隐发出光芒，十余招后又有一名敌人肩头中剑，手中钢鞭跌落在地。圈外另一名蒙面人抢了过来，替了他出去，这人手持锯齿刀，兵刃沉重，刀头有一弯钩，不住去锁拿岳不群手中长剑。岳不群内力充沛，精神愈战愈长，突然间左手反掌，打中一人胸口，喀喇一声响，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人双手所持的镔铁怀杖登时震落在地。

不料这人勇悍绝伦，肋骨一断，奇痛彻心，反激起了狂怒，着地滚进，张开双臂便抱住了岳不群左腿。岳不群一惊，挥剑往他背心劈落，旁边两柄单刀同时伸过来格开。岳不群长剑未能砍落，右脚便往他头上踢去。那人是个擒拿好手，左臂长出，连他右腿也抱住了，跟着滚转。岳不群武功再强，也已没法站定，登时摔倒。顷刻之间，单刀、短枪、链子锤、长剑，诸般兵刃同时对准了他头脸喉胸诸处要害。

岳不群一声叹息，松手撤剑，闭目待死，只觉腰间、肋下、喉头、左乳各处，都给人以重手点了穴道，跟着两个蒙面人拉着他站起。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君子剑岳先生武功卓绝，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合十五人之力对付你一人，还闹得四五人受伤，这才将你擒住，嘿嘿，佩服，佩服！老朽跟你

单打独斗，那是斗不过你的了。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有十五人，你们却有二十余人，比较起来，还是你华山派人多势众。我们今晚以少胜多，打垮了华山派，这一仗也算胜得不易，是不是？”其余蒙面人都道：“是啊，胜来着实不易。”那老者道：“岳先生，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今晚冒昧得罪，只不过想借那《辟邪剑谱》一观。这剑谱嘛，本来也不是你华山派的，你千方百计地将福威镖局的林家少年收入门下，自然是在图谋这部剑谱了。这件事太也不够光明正大，武林同道听了，人人愤怒。老朽好言相劝，你还是献了出来吧！”

岳不群大怒，说道：“岳某既落入你手，要杀便杀，说这些废话做甚？岳不群为人如何，江湖上众皆知闻，你杀岳某容易，想要坏我名誉，却是做梦！”

一名蒙面人哈哈大笑，大声道：“坏你名誉不容易么？你的夫人、女儿和几个女弟子都相貌不错，我们不如大伙儿分了，当做了小老婆！哈哈，这一下，你岳先生在武林中可就大名鼎鼎了。”其余蒙面人都跟着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淫猥之意。

岳不群只气得全身发抖。只见几名蒙面人将一众男女弟子从庙中推了出来。众弟子都给点中了穴道，有的满脸鲜血，有的一到庙外便即跌倒，显是腿脚受伤。

那蒙面老者说道：“岳先生，我们的来历，或许你已经猜到了三分，我们并不是武林中什么白道上的英雄好汉，没什么事做不出来。众兄弟有的好色成性，倘若得罪了尊夫人和令爱，于你面上可不大光彩。”

岳不群叫道：“罢了，罢了！阁下既然不信，尽管在我们身上搜索便是，且看有什么《辟邪剑谱》！”

一名蒙面人笑道：“我劝你还是自己献出来的好。一个个搜将起来，搜到你老婆、闺女身上，未必有什么好看。”

林平之大声叫道：“一切祸事，都是由我林平之身上而起。我跟你们说，我福建林家，压根儿便没什么《辟邪剑谱》，信与不信，全由你们了。”说着从地下拾起一根被震落的镔铁怀杖，猛力往自己额头击落。只是他双臂已被点了穴道，出手无力，嗒的一声，怀杖虽击在头上，只擦损了一些油皮，连鲜血也无。但他此举用意，旁人都十分明白，他意欲牺牲一己性命，表明并没什么剑谱落在华山派手中。

那蒙面老者笑道：“林公子，你倒挺够义气。我们跟你死了的爹爹有交情，岳不群害死你爹爹，吞没你家传的《辟邪剑谱》，我们今天是打抱不平来啦。你师父徒有君子之名，却无君子之实，不如你改投在我门下，包你学成一身纵横江湖的好功夫。”

林平之叫道：“我爹娘是给青城派余沧海与木高峰害死的，跟我师父有什么相干？我是堂堂华山派门徒，岂能临到危难便贪生怕死？”

梁发叫道：“说得好！我华山派……”一个蒙面人喝道：“你华山派便怎样？”横挥一刀，将梁发的脑袋砍了下来，鲜血直喷。华山群弟子中，八九个人齐声惊呼。

岳不群脑海中种种念头此起彼落，却始终想不出这些人是什么来头，听那老者的话，多半是黑道上的强人，或是什么为非作歹的帮会匪首，可是秦晋川豫一带白道黑道上的成名人物，自己就算不识，也必早有所闻，绝无哪一个帮会、山寨拥有如此众多的好手。那人一刀便砍了梁发的脑袋，下手之狠，实所罕见。江湖上动武争斗，杀伤人命原属常事，但既已将对方擒住，绝少这般随手一刀，便斩人首级。

那人一刀砍死梁发后，纵声狂笑，走到岳夫人身前，将那柄染满鲜血的钢刀在半空中虚劈几刀，在岳夫人头顶掠过，相距不到半尺。岳灵珊尖声叫唤：“别……别伤我妈！”便晕了过去。岳夫人却是女中豪杰，毫不畏惧，心想他若将我一刀杀了，免受其辱，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昂首骂道：“脓包贼，有种便将我杀了。”

便在此时，东北角上马蹄声响，数十骑马奔驰而来。蒙面老者叫道：“什么人？过去瞧瞧！”两名蒙面人应道：“是！”上马迎了上去。却听得蹄声渐近，跟着乒乒乓乓几下兵刃碰撞，有人叫道：“啊哟！”显是来人和那两名蒙面人交上了手，有人受伤。

岳不群夫妇和华山群弟子知是来了救星，无不大喜，模模糊糊的灯光之下，只见三四十骑马沿着大道，溅水冲泥，急奔而至，顷刻间在庙外勒马，团团站定。马上一人叫道：“是华山派的朋友。咦！这不是岳兄么？”

岳不群往那说话之人脸上瞧去，不由得大是尴尬，原来此人便是数日前持了五岳令旗、来到华山绝顶的嵩山派第二太保仙鹤手陆柏。他右首一人高大魁伟，认得是嵩山派大太保托塔手丁勉。站在他左首的，赫然是华山派弃徒剑宗的封不平。那日来到华山的泰山派和衡山派的好手也均在内，只是比之其时上山的更多了不少人。孔明灯的黯淡光芒之下，影影绰绰，一时也认不得那许多。只听陆柏道：“岳兄，那天你不接左盟主的令旗，左盟主甚是不快，特令我丁师哥、汤师弟奉了令旗，再上华山奉访。不料深夜之中，竟会在这里相见，可当真料不到了。”岳不群默默不答。

那蒙面老者抱拳说道：“原来是嵩山派丁二侠、陆三侠、汤七侠三位到了。当真幸会，幸会。”嵩山派第六太保汤英鹞道：“不敢，阁下尊姓大名，如何不肯以真面目相示？”蒙面老者道：“我们众兄弟都是黑道上的无名小卒，几个难听之极的匪号说将出来，没的污了各位武林高人的耳朵。冲着各位的金面，大伙儿对岳夫人和岳小姐是不敢无礼的了，只是有一件事，却要请各位主持武林公道。”

汤英鹞道：“是什么事，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

那老者道：“这位岳不群先生，有个外号叫作君子剑，听说平日说话，向来满口仁义道德，最讲究武林规矩，可是最近的行为却有点儿大大的不对头了。福州福威镖局给人挑了，总镖头林震南夫妇给人害了，各位想必早已知闻。”

汤英鹞道：“是啊，听说那是四川青城派干的。”那老者连连摇头，道：“江湖上虽这般传言，实情却未必如此。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人人都知道，福威镖局林家有一部祖传的《辟邪剑谱》，载有精微奥妙的剑法，练得之后，可以天下无敌。林震南夫妇所以被害，便因有人对这部《辟邪剑谱》眼红之故。”汤英鹞道：“那又怎样？”

那老者道：“林震南夫妇到底是给谁害死的，外人不知详情。咱们只听说，这位君子剑暗使诡计，骗得林震南的儿子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华山派门下，那部剑谱，自然也带入了华山派门中。大伙儿一推敲，都说岳不群工于心计，强夺不成，便使巧取之计。想那姓林的小子有多大的年纪？能有多大见识？投入华山派门中之后，还不是让那老狐狸玩弄于掌股之上，乖乖地将《辟邪剑谱》双手献上。”

汤英鹞道：“那恐怕不见得吧。华山派剑法精妙，岳先生的紫霞神功更独步武林，乃是最神奇的一门内功，如何会去贪图别派的剑法？”

那老者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汤老英雄这是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了。岳

不群有什么精妙剑法？他华山派气剑两宗分家之后，气宗霸占华山，只讲究练气，剑法平庸幼稚之极。江湖上震于‘华山派’三字的虚名，还道他们真有本领，其实呢，嘿嘿，嘿嘿……”他冷笑了几声，继道：“按理说，岳不群既是华山派掌门，剑术自必不差，可是众位亲眼目睹，眼下他是为我们几个无名小卒所擒。我们一不使毒药，二不用暗器，三不是以多胜少，乃是凭着真实本领，硬打硬拚，将华山派众师徒收拾了下来。华山派气宗的武功如何，那也可想而知了。岳不群当然有自知之明，他是急欲得到《辟邪剑谱》之后，精研剑法，以免徒负虚名，一到要紧关头，就露乖出丑。”

汤英鹞点头说：“这几句话倒也在理。”

那老者又道：“我们这些黑道上的无名小卒，说到功夫，在众位名家眼中看来，原是不值一笑，对那《辟邪剑谱》也不敢起什么贪心。不过以往十几年中，承蒙福威镖局的林总镖头瞧得起，每年都赠送厚礼，他的镖车经过我们山下，众兄弟冲着他面子，谁也不去动他一动。这次听说林总镖头为了这部剑谱，闹得家破人亡，大伙儿不由得动了公愤，因此上要 and 岳不群算一算这个账。”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环顾马上众人，说道：“今晚驾到的，个个都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英雄好汉，更有与华山结盟的五岳剑派高手在内，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置，听凭众位吩咐，在下无有不遵。”

汤英鹞道：“这位兄台很够朋友，我们领了这份交情。丁师哥、陆师哥，你们瞧这件事怎么办？”

丁勉道：“华山派掌门人之位，依左盟主说，该当由封先生执掌，岳不群今日又做出这等无耻卑鄙的事来，便由封先生自行清理门户吧！”

马上众人齐声说道：“丁二侠断得再明白也没有了。华山派之事，该由华山派掌门人自行处理，也免得江湖上朋友说咱们多管闲事。”

封不平跃下马来，向众人团团一揖，说道：“众位给在下这个面子，当真感激不尽。岳不群窃居敝派掌门之位，搞得天怒人怨，江湖上声名扫地，今日更做出杀人之父、夺人剑谱、勒逼收徒种种无法无天的事来。在下无德无能，本来不配执掌华山派门户，只是念着敝派列祖列宗创业艰难，实不忍华山一派在岳不群这不肖门徒手中灰飞烟灭，只得勉为其难，还盼众位朋友今后时时指点督促。”说着又是抱拳作个四方揖。

这时马上乘客中已有七八人点起火把，霖雨未歇，但已成为丝丝小雨。火把上光芒射到封不平脸上，显得神色得意非凡。他继续说道：“岳不群罪大恶极，无可宽赦，须当执行门规，立即处死！丛师弟，你为本派清理门户，将叛徒岳不群夫妇杀了。”

一名五十来岁的汉子应道：“是！”拔出长剑，走到岳不群身前，狞笑道：“姓岳的，你败坏本派，今日当有此报。”

岳不群叹了口气，道：“好，好！你剑宗为了争夺掌门之位，居然设下这条毒计。丛不弃，你今日杀我，日后在阴世有何面目去见华山派的列祖列宗？”

丛不弃哈哈一笑，道：“你自己干下了这许多罪行，我若不杀你，你势必死于外人之手，那反而不美了。”封不平喝道：“丛师弟，多说无益，杀！”

丛不弃道：“是！”提起长剑，手肘一缩，火把上红光照到剑刃之上，忽红忽碧。

岳夫人叫道：“且慢！那《辟邪剑谱》到底是在何处？捉贼捉赃，你们如此含血喷

人，如何能令人心服？”

丛不弃道：“好一个捉贼捉赃！”向岳夫人走上两步，笑嘻嘻地道：“那部《辟邪剑谱》，多半便藏在你身上，我可要搜上一搜了，也免得你说我们含血喷人。”当年同门学剑之时，丛不弃便已觊觎师妹宁中则的美色，此时得到机会，伸出左手，便要往岳夫人怀中摸去。

岳夫人腿上受伤，又给点中了两处穴道，眼看丛不弃一只骨节棱棱的大手往自己身上摸来，若给他手指碰到了肌肤，实是奇耻大辱，大叫一声：“嵩山派丁师兄！”

丁勉没料到她突然会呼叫自己，问道：“怎样？”岳夫人道：“令师兄左盟主是五岳剑派盟主，为武林表率，我华山派也托庇于左盟主旗下，你却任由这等无耻小人来辱我妇道人家，那是什么规矩？”丁勉道：“这个？”沉吟不语。

岳夫人又道：“那恶贼一派胡言，说什么并非以多胜少。这两个华山派的叛徒，倘若单打独斗能胜过我丈夫，咱们将掌门之位双手奉让，死而无怨，否则须难塞武林中千万英雄好汉的悠悠之口。”说到这里，突然呸的一声，一口唾沫向丛不弃脸上吐去。

丛不弃和她相距甚近，这一下又来得突然，竟不及避让，正中在双目之间，大骂：“你奶奶的！”

岳夫人怒道：“你剑宗叛徒，武功低劣之极，不用我丈夫出手，便是我一个女流之辈，若不是给人暗算点了穴道，要杀你也易如反掌。”

丁勉道：“好！”双腿一夹，胯下黑马向前迈步，绕到岳夫人身后。倒转马鞭，向前俯身戳出，鞭柄戳中了岳夫人背上三处穴道。她只觉全身一震，受点的两处穴道登时解了。

岳夫人四肢一得自由，知道丁勉是要自己与丛不弃比武，眼前这一战不但攸关一家三口的生死，也将决定华山一派的盛衰兴亡，自己如能将丛不弃打败，虽然未必化险为夷，至少是个转机，自己倘若落败，那就连话也没得说了。当即从地下拾起自己先前被击落的长剑，横剑当胸，立个门户，便在此时，左腿一软，险些跪倒。她腿上受伤着实不轻，稍一用力，便难支持。

丛不弃哈哈大笑，叫道：“你又说是妇道人家，又假装腿上受伤，那还比什么剑？就算胜了你，也没什么光彩！”岳夫人不愿跟他多说一句，叱道：“看剑！”刷刷刷三剑，疾刺而出，剑刃上带着内力，嗤嗤有声，这三剑一剑快似一剑，全是指向对方的要害。丛不弃退了两步，叫道：“好！”岳夫人本可乘势逼近，但她不敢移动腿脚，站着不动。丛不弃提剑又上，反击过去，铮铮铮三声，火光飞迸，这三剑攻得甚是狠辣。岳夫人一一挡开，第三剑随即转守为攻，疾刺敌人小腹。

岳不群站在一旁，眼见妻子腿伤之余，力抗强敌，丛不弃剑招精妙，灵动变化，显是远在妻子之上。二人拆到十余招后，岳夫人下盘呆滞，华山气宗本来擅于内力克敌，但她受伤后气息不匀，剑法上渐渐为丛不弃所制。岳不群心中大急，见妻子剑招越使越快，更加担忧：“他剑宗所长者剑法，你却以剑招与他相拆，以己之短，抗敌之长，非输不可。”

这中间的关窍，岳夫人又何尝不知，只是她腿上伤势不轻，而且中刀之后，不久便给点中穴道，始终没能缓出手来裹伤，此刻兀自流血不止，这时全仗着一股精神支

持，剑招上虽丝毫不懈，劲力却已迅速减弱。十余招一过，丛不弃已察觉到对方弱点，心中大喜，当下并不急切求胜，只严密守住门户。

令狐冲眼睁睁瞧着两人相斗，见丛不弃剑路纵横，纯是使招不使力的打法，与师父所授全然不同，心道：“怪不得本门分为气宗、剑宗，两宗武功所尚，果然完全相反。”他慢慢支撑着站起，伸手摸到地下一柄长剑，心想：“今日我派一败涂地，但师娘和师妹清白的名声决不能为奸人所污，看来师娘非此人之敌，待会我先杀了师娘、师妹，然后自刎，以全华山派的名声。”

只见岳夫人剑法渐乱，突然之间长剑急转，呼的一声刺出，正是她那招“无双无对，宁氏一剑”。这一剑势道凌厉，虽然在重伤之余，刺出时仍虎虎有威。

丛不弃吃了一惊，向后急纵，侥幸躲开。岳夫人若双腿完好，乘势追击，敌人必难幸免，此刻却脸上全无血色，以剑拄地，喘息不已。

丛不弃笑道：“怎么？岳夫人，你力气打完啦，可肯给我搜一搜么？”说着左掌箕张，一步步逼近，岳夫人待要提剑而刺，但右臂便如有千斤之重，说什么也提不起来。

令狐冲叫道：“且慢！”迈步走到岳夫人身前，叫道：“师娘！”便欲出剑将她刺死，以保她清白。

岳夫人目光中露出喜色，点头道：“好孩子！”再也站立不住，一跤坐倒在泥泞之中。丛不弃喝道：“滚开！”挺剑向令狐冲咽喉挑去。

令狐冲眼见剑到，自知手上无半分力气，倘若伸剑相格，立时会给他将长剑击飞，当下更不思索，提剑也向他喉头刺去，那是个同归于尽的打法，这一剑出招并不迅捷，但部位却妙到巅毫，正是“独孤九剑”中“破剑式”的绝招。

丛不弃大吃一惊，万不料这个满身泥污的少年突然会使出这么一招，情急之下，着地打了个滚，直滚出丈许之外，才得避过，却已惊险万分。

旁观众人见他狼狈不堪，跃起身来时，头上、脸上、手上、身上，全是泥水淋漓，有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但稍加思索，都觉除了这么一滚之外，实无其他妙法可拆解此招。

丛不弃听到笑声，羞怒更甚，连人带剑，向令狐冲直扑过去。

令狐冲已打定了主意：“我不可运动丝毫内息，只以太师叔所授的剑法与他拆招。”那“独孤九剑”他本未练熟，原不敢贸然以之抗御强敌，但当此生死系于一线之际，脑筋突然清明异常，“破剑式”中种种繁复神奇的拆法，霎时间尽皆清清楚楚地涌现。眼见丛不弃势如疯虎地拚扑而前，早已看出他招式中的破绽，剑尖斜挑，指向他小腹。

丛不弃这般扑将过去，对方如不趋避，便须以兵刃挡架，因此自己小腹虽是空门，却不必守御。岂知令狐冲不避不格，只是剑尖斜指，候他自己将小腹撞到剑上去。丛不弃身子跃起，双足尚未着地，已然看到自己陷入险境，忙挥剑往令狐冲长剑上斩去。令狐冲早料到此着，右臂轻提，长剑提起了两尺，剑尖一抬，指向丛不弃胸前。

丛不弃这一剑斩出，原盼与令狐冲长剑相交，便能借势跃避，万不料对方突然会在这要紧关头转剑上指，他一剑斩空，身子在半空中无可回旋，口中哇哇大叫，便向令狐冲剑尖上直撞过去。封不平纵身而起，伸手往丛不弃背心抓去，终于迟了一步，但听得噗的一声响，剑尖从丛不弃肩胛一穿而过。

封不平一抓不中，拔剑已斩向令狐冲后颈。按照剑理，令狐冲须得向后急跃，再趁机还招。但他体内真气杂沓，内息混乱，半分内劲也没法运使，绝难后跃相避，无可奈何之中，长剑从丛不弃肩头抽出，便又使出“独孤九剑”中的招式，反剑刺出，指向封不平的肚脐。这一招似乎又是同归于尽的拚命打法，但他的反手剑部位奇特，这一剑先刺入敌人肚脐，敌人的兵器才刺到他身上，相距虽不过瞬息之间，这中间毕竟有了先后之差。

封不平见自己这一剑敌人已绝难挡架，哪知这少年随手反剑，竟会刺向自己小腹，凶险之极，立即后退，吸一口气，登时连环七剑，一剑快似一剑，如风如雷般攻上。

令狐冲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想，只是风清扬所指点的种种剑法，有时脑中一闪，想到了后洞石壁上的剑招，也即顺手使出，挥洒如意，与封不平片刻间便拆了七十余招，两人长剑始终没相碰一下，攻击守御，全是精微奥妙之极的剑法。旁观众人瞧得目为之眩，无不暗暗喝彩，各人都听到令狐冲喘息沉重，显然力气不支，但剑上的神妙招数始终层出不穷，变幻无方。封不平每逢招数上没法抵挡，便以长剑硬砍硬劈，情知对方不会与自己斗力而以剑挡剑，这么一来，便得解脱窘境。

旁观诸人中眼见封不平的打法迹近无赖，有的忍不住心中不满。泰山派的一个道士说道：“气宗的徒儿剑法高，剑宗的师叔内力强，这到底怎么搞的？华山派的气宗、剑宗，这可不是颠倒来玩了么？”

封不平脸上一红，一柄长剑更使得犹如疾风骤雨一般。他是当今华山派剑宗第一高手，剑术确是了得。令狐冲无力移动身子，勉强支撑，方能站立，失却了不少可胜的良机，而初使“独孤九剑”，便即遭逢大敌，不免心有怯意，剑法又不纯熟，是以两人酣斗良久，一时仍胜败难分。

再拆三十余招后，令狐冲发觉自己倘若随手乱使一剑，对方往往难以抵挡，手忙脚乱；但如在剑招中用上了本门华山派剑法，或是后洞石壁上所刻的嵩山、衡山、泰山等派剑法，封不平却乘势反击，将自己剑招破去。有一次封不平长剑连划三个弧形，险些将自己右臂齐肩斩落，委实凶险之极。危急之中，风清扬的一句话突然在脑海中响起：“你剑上无招，敌人便没法可破，无招胜有招，乃剑法之极诣。”

其实他与封不平拚斗已逾二百招，对“独孤九剑”中的精妙招式领悟越来越多，不论封不平以如何凌厉狠辣剑法攻来，总是一眼便看到他招式中的破绽所在，随手出剑，便迫得他非回剑自保不可。再斗一会，信心渐增，待得想到风清扬所说“以无招破有招”的要诀，轻吁一口长气，斜斜刺出一剑，这一剑不属于任何招式，甚至也不是独孤九剑中“破剑式”的剑法，出剑全然无力，但剑尖歪斜，连自己也不知指向何方。

封不平一呆，心想：“这是什么招式？”一时不知如何拆解才好，只得舞剑护住了上盘。令狐冲出剑原无定法，见对方护住上盘，剑尖轻颤，便刺向他腰间。封不平料不到他变招如此奇特，大惊之下，向后跃开三步。令狐冲无力跟他纵跃，适才斗了良久，虽不曾动用半分真气内息，但提剑劈刺，毕竟颇耗力气，不由得左手抚胸，喘息不已。

封不平见他并不追击，如何肯就此罢手？随即纵上，刷刷刷刷四剑，向令狐冲胸、腹、腰、肩四处连刺。令狐冲手腕一抖，挺剑向他左眼刺去。封不平惊叫一声，又向后跃开了三步。

泰山派那道人又道：“奇怪，奇怪！这人的剑法，当真令人好生佩服。”旁观众人均有同感，都知他所佩服的“这人的剑法”，自不是封不平的剑法，必是令狐冲的剑法。

封不平听在耳里，心道：“我以剑宗之长，图入掌华山一派，倘若在剑法上竟输了给气宗的一个徒儿，做华山派掌门的雄图固然从此成为泡影，势必又将入山隐居，再也没脸在江湖上行走了。”言念及此，暗叫：“到这地步，我再能隐藏什么？”仰天一声清啸，斜行而前，长剑横削直击，迅捷无比，未到五六招，剑势中已发出隐隐风声。他出剑越来越快，风声也是渐响。这套“狂风快剑”，是封不平在中条山隐居十五年而创制出来的得意剑法，剑招一剑快似一剑，所激起的风声也越来越强。他胸怀大志，不但要执掌华山一派，还想成了华山派掌门人之后，更进而为五岳剑派盟主，所凭持的便是这套一百零八式“狂风快剑”。这项看家本领本不愿贸然显露，一显之后，便露了底，此后再和一流高手相斗，对方先已有备，便难收出奇制胜之效。但此刻势成骑虎，若不将令狐冲打败，便即颜面无存，实逼处此，也只好施展了。

这套“狂风快剑”果然威力奇大，剑锋上所发出的一股劲气渐渐扩展，旁观众人只觉寒气逼人，脸上、手上给疾风刮得隐隐生疼，不由自主地后退，围在相斗两人身周的圈子渐渐扩大，竟有四五丈方圆。

此刻纵是嵩山、泰山、衡山诸派高手，以及岳不群夫妇，对封不平也已不敢再稍存轻视之心，均觉他剑法不但招数精奇，且剑上气势凌厉，并非徒以剑招取胜，此人在江湖上无藉藉之名，不料剑法竟如此了得。

马上众人所持火把的火头为剑气逼得向外飘扬，剑上所发的风声尚有渐渐增大之势。

在旁观众人的眼中看来，令狐冲便似是百丈洪涛中的一叶小舟，狂风怒号，骇浪如山，一个又一个的滔天白浪向小舟扑去，小舟随波上下，却始终未让波涛吞没。

封不平攻得越急，令狐冲越领略到风清扬所指点的剑学精义，每斗一刻，便多了几分体会。他于剑法上种种招数明白得越透彻，自信越强，当下并不急于求胜，只凝神观看对方剑招中的种种变化。

“狂风快剑”委实快极，一百零八招片刻间便已使完，封不平见始终奈何对方不得，心下焦躁，连声怒喝，长剑斜劈直斫，猛攻过去，非要对方出剑挡架不可。令狐冲眼见他势如拚命，倒也有些胆怯，不敢再行缠斗，长剑抖动，嗤嗤嗤嗤四声轻响，封不平左臂、右臂、左腿、右腿上各已中剑，当的一声，长剑落地。令狐冲手上无力，这四剑刺得甚轻。

封不平霎时间脸色苍白，说道：“罢了，罢了！”回身向丁勉、陆柏、汤英鹗三人拱手道：“嵩山派三位师兄，请你们拜上左盟主，说在下对他老人家的盛意感激不尽。只是……只是技不如人，无颜……无颜……”又一拱手，向外疾走，奔出十余步后，突然站定，叫道：“那位少年，你剑法好生了得，在下拜服。但这等剑法，谅来岳不群

也不如你。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剑法是哪一位高人所授？也好叫封不平输得心服。”

令狐冲道：“在下令狐冲，是恩师岳先生座下大弟子。承蒙前辈相让，侥幸胜得一招半式，何足道哉！”

封不平一声长叹，声音中充满了凄凉落魄的滋味，缓步走入了黑暗之中。丛不弃右手按住肩胛伤口，跟随其后。

丁勉、陆柏和汤英鹗三人对望了一眼，均想：“以剑法而论，自己多半及不上封不平，当然更非令狐冲之敌，倘若一拥而上，乱剑分尸，立即便可将他杀了。但此刻各派好手在场，说什么也不能干这等事。”三人心意相同，都点了点头。丁勉朗声道：“令狐冲贤侄，你剑法高明，叫人大开眼界，后会有期！”

汤英鹗道：“大伙儿这就走吧！”左手一挥，勒转了马头，双腿一夹，纵马直驰而去，其余各人也都跟随其后，片刻间均已奔入黑暗之中，但听得蹄声渐远渐轻。药王庙外除了华山派众人，便是那些蒙面客了。

那蒙面老者干笑了两声，说道：“令狐少侠，你剑术高明，大家都是佩服的。岳不群的功夫和你差得太远，照理说，早就该由你来当华山派掌门人才是。”他顿了一顿，续道：“今晚见识了阁下的精妙剑法，原当知难而退，只是我们得罪了贵派，日后祸患无穷，今日须得斩草除根，欺侮你身上有伤，只好以多为胜了。”说着一声呼啸，其余十四名蒙面人团团围了上来。

当丁勉等一行人离去时，火把随手抛在地下，一时未熄，但只照得各人下盘明亮，腰围以上便瞧不清楚，十五个蒙面客的兵刃闪闪生光，一步步向令狐冲逼近。

令狐冲适才酣斗封不平，虽未耗内力，亦已全身大汗淋漓。他所以得能胜过这华山派剑宗高手，全仗学过独孤九剑，在招数上着着占了先机。但这十五个蒙面客所持的是诸般不同兵刃，所使的是诸般不同招数，同时攻来，如何能一一拆解？他内力全无，便想直纵三尺，横纵半丈，也已无能为力，怎能在这十五名好手的分进合击之下突围而出？

他长叹一声，眼光向岳灵珊望去，知道这是临死时最后一眼，只盼能从岳灵珊的神色中得到一些慰藉，果见她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眼光中流露出十分焦虑关切之情。令狐冲心中一喜，火光中却见她一只纤纤素手垂在身边，竟是和一只男子的手相握，一瞥眼间，那男子正是林平之。令狐冲胸口一酸，更无斗志，当下便想抛下长剑，听由宰割。

那一十五名蒙面客惮于他适才恶斗封不平的威势，谁也不敢抢先发难，半步半步地慢慢逼近。

令狐冲缓缓转身，只见这一十五人三十只眼睛在面幕洞孔中炯炯生光，便如是一对对猛兽的眼睛，充满了凶恶残忍之意。突然之间，他心中如电光石火般闪过了一个念头：“独孤九剑第八剑‘破箭式’专破暗器。任凭敌人千箭万弩射将过来，或是数十人以各种各样暗器同时攒射，只须使出这一招，便能将千百件暗器同时击落。”

只听得那蒙面老者道：“大伙儿齐上，乱刀分尸！”

令狐冲更无余暇再想，长剑倏出，使出“独孤九剑”的“破箭式”，剑尖颤动，向十五人的眼睛点去。

只听得“啊!”“哎唷!”“啊哟!”惨呼声不绝,跟着叮当、呛啷、乒乓,诸般兵刃纷纷堕地。十五名蒙面客的三十只眼睛,在一瞬之间全让令狐冲以迅捷绝伦的手法尽数刺中。

独孤九剑“破箭式”那一招击打千百件暗器,千点万点,本有先后之别,但出剑实在太快,便如同时发出一般。这路剑招须得每刺皆中,只稍疏漏了一刺,敌人的暗器便射中了自己。令狐冲这一式本未练熟,但刺人缓缓移近的眼珠,毕竟远较击打纷飞急射的暗器为易,刺出三十剑,三十剑便刺中了三十只眼睛。

他一刺之后,立即从人丛中冲出,左手扶住了门框,脸色惨白,身子摇晃,跟着“当”的一声响,手中长剑落地。

但见那十五名蒙面客各以双手按住眼睛,手指缝中不住渗出鲜血。有的蹲在地下,有的大声号叫,更有的在泥泞中滚来滚去。

十五名蒙面客眼前突然漆黑,双眼疼痛难当,惊骇之下,只知按住眼睛大声呼号,若能稍一镇定,继续群起而攻,令狐冲非给十五人的兵刃斩成肉酱不可。但任他武功再高,蓦然间双目被人刺瞎,又如何镇定得下来?又怎能继续向敌人进攻?这一十五人便似没头苍蝇一般,乱闯乱走,不知如何是好。

令狐冲在千钧一发之际,居然一击成功,大喜过望,但看到这十五人的惨状,却不禁又感害怕,又惻然生悯。

岳不群惊喜交集,大声喝道:“冲儿,将他们挑断了脚筋,慢慢拷问。”

令狐冲应道:“是……是……”俯身捡拾长剑,哪知适才使这一招时牵动了内力,全身便只颤抖,说什么也没法抓起长剑,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那蒙面老者叫道:“大伙儿右手拾起兵刃,左手拉住同伴腰带,跟着我去!”

十四名蒙面客正自手足无措,听得那老者的呼喝,一齐俯身在地下摸索,不论碰到什么兵刃,便随手拾起,也有人摸到两件而有人一件也摸不到的,各人左手牵住同伴的腰带,连成一串,跟着那老者,七高八低,在雨中践踏泥泞而去。

华山派众人除岳夫人和令狐冲外,个个给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岳夫人双腿受伤,难以移步。令狐冲又全身脱力,软瘫在地。众人眼睁睁瞧着这一十五名蒙面客明明已全无还手之力,却没法将之留住。

十三 学琴

一片寂静中，惟闻众男女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岳不群忽然冷冷地道：“令狐冲令狐大侠，你还不解开我的穴道，当真要大伙儿向你哀求不成？”

令狐冲大吃一惊，颤声道：“师父，你……你怎地跟弟子说笑？我……我立即给师父解穴。”挣扎着爬起，摇摇晃晃地走到岳不群身前，问道：“师……师父，解什么穴？”

岳不群恼怒之极，想起先前令狐冲在华山上装腔作势地自刺一剑，说什么也不肯杀田伯光，眼下自又是老戏重演，既放走那十五名蒙面客，又故意拖延，不即为自己解穴，怕自己去追杀那些蒙面恶徒，怒道：“不用你费心了！”继续暗运紫霞神功，冲荡被封的诸处穴道。他自给敌人点了穴道后，一直以强劲内力冲击不休，只是点他穴道之人所使劲力着实厉害，而受点的又是“玉枕”、“膻中”、“巨椎”、“肩贞”、“志堂”等几处要紧大穴，经脉运行在这几处要穴中受阻，紫霞神功威力大减，一时竟冲解不开。

令狐冲只想尽快为师父解穴，却半点力道也使不出来，数次勉力想提起手臂，总是眼前金星乱舞，耳中嗡嗡作响，差一点便即晕去，只得躺在岳不群身畔，静候他自解穴道。

岳夫人伏在地下，适才气恼中岔了真气，全身脱力，竟抬不起手来按住腿上伤口。

眼见天色微明，雨也渐渐住了，各人面目慢慢由朦胧变为清楚。岳不群头顶白雾弥漫，脸上紫气大盛，忽然一声长啸，全身穴道尽解。他一跃而起，双手或拍或打，或点或捏，顷刻间将各人被封的穴道全解开了，然后以内力输入岳夫人体内，助她顺气。岳灵珊忙给母亲包扎腿伤。

众弟子回思昨晚死里逃生的情景，当真恍如隔世。施戴子、高根明等看到梁发身首异处的惨状，都潸然落泪，几名女弟子更放声大哭。众人均道：“幸亏大师哥击败了这批恶徒，否则委实不堪设想。”高根明见令狐冲兀自躺在泥泞之中，过去将他扶起。

岳不群淡淡地道：“冲儿，那十五个蒙面人是什么来历？”令狐冲道：“弟子……弟子不知。”岳不群道：“你识得他们吗？交情如何？”令狐冲骇然道：“弟子在此以前，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人。”岳不群道：“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命你留他们下来仔细查问，你却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令狐冲道：“弟子……弟子……实在全身乏力，半点力气也没有了，此刻……此刻……”说着身子摇晃，显然单是站立也颇艰难。

岳不群哼的一声，道：“你做的好戏！”令狐冲额头汗水涔涔而下，双膝一曲，跪倒在地，说道：“弟子自幼孤苦，承蒙师父师娘大恩大德，收留抚养，看待弟子便如

亲生儿子一般。弟子虽不肖，也决不敢违背师父意旨，有意欺骗师父师娘。”岳不群道：“你不敢欺骗我和你师娘？那你这些剑法，哼哼，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真是梦中神人所授，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不成？”令狐冲叩头道：“请师父恕罪，传授剑法这位前辈曾要弟子答应，无论如何不可向人吐露剑法的来历，即是对师父、师娘，也不得禀告。”

岳不群冷笑道：“这个自然，你武功到了这地步，怎么还会将师父、师娘瞧在眼里？我们华山派这点点儿微末功力，如何能当你神剑之一击？那个蒙面老者不说过么？华山派掌门一席，早该由你接掌才是。”

令狐冲不敢答话，只是磕头，心中思潮起伏：“我若不吐露风太师叔传授剑法的经过，师父师娘终究不能见谅。但男儿汉须当言而有信，田伯光一个采花淫贼，在身受桃谷六仙种种折磨之时，尚且决不泄漏风太师叔的行踪。令狐冲受人大恩，决不能有负于他。我对师父师娘之心，天日可表，暂受一时委屈，又算得什么？”说道：“师父、师娘，不是弟子胆敢违抗师命，实是有难言的苦衷。日后弟子去求恳这位前辈，请他准许弟子向师父、师娘禀明经过，那时自然不敢有丝毫隐瞒。”

岳不群道：“好，你起来吧！”令狐冲又叩两个头，待要站起，双膝一软，又即跪倒。林平之正在他身畔，伸手将他拉起。

岳不群冷笑道：“你剑法高明，做戏的本事更加高明。”令狐冲不敢回答，心想：“师父待我恩重如山，今日错怪了我，日后终究会水落石出。此事太也蹊跷，那也难怪他老人家心中生疑。”他虽受委屈，倒无丝毫怨怼之意。

岳夫人温言道：“昨晚若不是凭了冲儿的神妙剑法，华山派全军覆没，固然不用说了，我们娘儿们只怕还难免惨受凌辱。不管传授冲儿剑法那位前辈是谁，咱们所受恩德，总之实在不浅。至于那一十五个恶徒的来历，日后总能打听得出。冲儿怎么跟他们会有交情？他们不是要将冲儿乱刀分尸、冲儿又都刺瞎了他们眼睛么？”

岳不群抬起了头呆呆出神，于岳夫人这番话似乎一句也没听进去。

众弟子有的生火做饭，有的就地掘坑，掩埋了梁发的尸首。用过早饭后，各人从行李中取出干衣，换了身上湿衣。大家眼望岳不群，听他示下，均想：“是不是还要到嵩山去跟左盟主评理？封不平既败于大师哥剑底，该没脸来争这华山派掌门人之位了。”

岳不群向岳夫人道：“师妹，你说咱们到哪里去？”岳夫人道：“嵩山是不必去了。但既然出来了，也不必急急地就回华山。”她害怕桃谷六仙，不敢便即回山。岳不群道：“左右无事，四下走走那也不错，也好让弟子们增长些阅历见闻。”

岳灵珊大喜，拍手道：“好极，爹爹……”但随即想到梁发师哥刚死，登时便如此欢喜，实是不合，只拍了一下手，便即停住。岳不群微笑道：“提到游山玩水，你最高兴了。爹爹索性顺你的性，珊儿，你说咱们到哪里去玩的好？”说着眼瞧林平之。

岳灵珊道：“爹爹，既然说玩，那就得玩个痛快，走得越远越好。咱们大家到小林子家里玩儿去。我跟二师哥去过福州，只可惜那次扮了个丑丫头，不想在外面多走动，什么也没见到。福建龙眼又大又甜，又有福橘、榕树、水仙花……”

岳夫人摇摇头，说道：“从这里到福建，万里迢迢，咱们哪有这许多盘缠？莫不

成华山派变了丐帮，一路乞食讨饭。”

林平之道：“师父、师娘，咱们没几天便入河南省境，弟子外婆家是在洛阳。”岳夫人道：“嗯，你外祖父金刀无敌王元霸是洛阳人。”林平之道：“弟子父母双亡，很想去拜见外公、外婆，禀告详情。师父、师娘和众位师哥、师姊如肯赏光，到弟子外祖家盘桓数日，我外公、外婆必定大感荣宠。然后咱们再慢慢游山玩水，到福建舍下去走走。弟子在长沙分局中，从青城派手里夺回了不少金银珠宝，盘缠一节……倒不必挂怀。”

岳夫人自从刺了桃实仙一剑之后，每日里只担心给桃谷四仙抓住四肢，登时全身麻木，无法动弹，更想到成不忧给撕成四块、遍地脏腑的惨状，当真心胆俱裂，已不知做了多少恶梦。她见丈夫注目林平之后，林平之便邀请众人赴闽，心想逃难自然逃得越远越好，自己和丈夫生平从未去过南方，到福建一带走走倒也不错，便笑道：“师哥，小林子管吃管住，咱们去不去吃他的白食啊？”

岳不群微笑道：“平之的外公金刀无敌王老爷子威震中原，我一直好生相敬，只是缘慳一面。福建泉州是南少林所在之地，自来便多武林高手。咱们便到洛阳、福建走一遭，如能结交到几位说得来的朋友，也就不虚此行了。”

众弟子听得师父答应去福建游玩，无不兴高采烈。林平之和岳灵珊相视而笑，心花怒放。

这中间只令狐冲一人黯然神伤，寻思：“师父、师娘什么地方都不去，偏偏先要去洛阳会见林师弟的外祖父，再万里迢迢地去福建作客，不言而喻，自是要将小师妹许配给他了。到洛阳是去见他家长辈，说定亲事；到了福建，多半便在他林家完婚。我是个没爹没娘、无亲无戚的孤儿，怎能和他分局遍天下的福威镖局相比？林师弟去洛阳叩见外公、外婆，我跟了去却又算什么？”见众师弟、师妹个个笑逐颜开，将梁发惨死一事丢到了九霄云外，更是不愉，寻思：“今晚投宿之后，我不如黑夜里一个人悄悄走了。难道我竟能随着大家，吃林师弟的饭，使林师弟的钱？再强颜欢笑，恭贺他和小师妹举案齐眉，白头偕老？”

众人启程后，令狐冲跟随在后，神困力乏，越走越慢，和众人相距也越来越远。行到中午时分，他坐在路边一块石上喘气，却见劳德诺快步回来，道：“大师哥，你身子怎样？走得很累吧？我等等你。”令狐冲道：“好，有劳你了。”劳德诺道：“师娘已在前边镇上雇了辆大车，这就来接你。”令狐冲心中感到一阵暖意：“师父虽然对我起疑，师母仍待我极好。”过不多时，一辆大车由骡子拉着驰来。令狐冲上了大车，劳德诺在一旁相陪。

这日晚上，投店住宿，劳德诺便和他同房。如此一连两日，劳德诺竟跟他寸步不离。令狐冲见他顾念同门义气，照料自己有病之身，颇为感激，心想：“劳师弟是带艺投师，年纪比我大得多，平时跟我话也不多说几句，想不到我此番遭难，他竟如此尽心待我，当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别的师弟们见师父对我神色不善，便不敢来跟我多说话。唉，倘若六师弟尚在，那便大大不同了。”

第三日晚上，他正在炕上合眼养神，忽听得小师弟舒奇在房门口轻声说话：“二师哥，师父问你，今日大师哥有什么异动？”劳德诺嘘的一声，低声道：“别做声，出

去!”只听了这两句话，令狐冲心下已一片冰凉，才知师父对自己的疑忌实是非同小可，竟然派了劳德诺在暗中监视自己。

只听得舒奇蹑手蹑脚地走了开去。劳德诺来到炕前，察看他是否真的睡着。令狐冲心下大怒，登时便欲跳起身来，直斥其非，但转念一想：“此事跟他有什么相干？他是奉师命办事，身不由己。”当下强忍怒气，假装睡熟。劳德诺轻步出房。

令狐冲知他必是去向师父禀报自己动静，暗自冷笑：“我又没做丝毫亏心事，你们就有十个、一百个对我日夜监视，令狐冲光明磊落，又有何惧？”胸中愤激，牵动了内息，只感气血翻涌，极是难受，伏在枕上只大声喘息，隔了好半天，这才渐渐平静。坐起身来，披衣穿鞋，心道：“师父既已不当我弟子看待，便似防贼一般提防，我留在华山派中还有什么意味，不如一走了之。将来师父明白我也罢，不明白也罢，一切由他去吧。”

便在此时，忽听得窗外有人低声说道：“伏着别动！”另一人低声道：“好像大师哥起身下地。”这二人说话声音极低，但这时夜阑人静，令狐冲耳音又好，竟听得清清楚楚，认出是两名年轻师弟，显是伏在院子中，防备自己逃走。令狐冲双手抓拳，只捏得骨节格格直响，心道：“我此刻一走，反显得做贼心虚。好！我偏不走，任凭你们如何对付我便了。”突然大叫：“店小二，店小二，拿酒来。”

叫了好一会，店小二才答应了送上酒来。令狐冲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次日早晨由劳德诺扶入大车，还兀自叫道：“拿酒来，我还要喝！”

数日后，华山派众人到了洛阳，在一家大客店投宿了。林平之单身到外祖父家去。岳不群等众人都换了干净衣衫。

令狐冲自那日药王庙外夜战后，所穿那件泥泞长衫始终没换，这日仍是满身污秽，醉眼乜斜。岳灵珊拿了一件长袍，走到他身前，道：“大师哥，你换上这件袍子，好不好？”令狐冲道：“师父的袍子，干吗给我穿？”岳灵珊道：“待会小林子请咱们到他家去，你换上爹爹的袍子吧。”令狐冲道：“到他家去，非穿漂亮衣服不可吗？”说着向她上下打量。

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翠绸缎子薄皮袄，下面是浅绿缎裙，脸上薄施脂粉，一头青丝梳得油光乌亮，鬓边插着一朵珠花，令狐冲记得往日只过年之时她才如此刻意打扮，心中一酸，待要说几句负气话，又想：“男子汉大丈夫，何以如此小气？”便忍住不说。

岳灵珊给他锐利的目光看得忸怩不安，说道：“你不爱着，那也不用换了。”令狐冲道：“我不惯穿新衣，还是别换了吧！”岳灵珊不再跟他多说，拿着长袍出房。

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岳大掌门远到光临，在下未曾远迎，可当真失礼之极哪！”

岳不群知是金刀无敌王元霸亲自来客店相会，和夫人对视一笑，心下甚喜，当即双双迎了出去。

只见那王元霸已有七十来岁，满面红光，颔下一丛长长的白须飘在胸前，精神矍铄，左手呛啷啷地转着两枚鹅蛋大小的金胆。武林中人手玩铁胆，甚是寻常，但均是镗铁或纯钢所铸，王元霸手中所握的却是两枚黄澄澄的金胆，比之铁胆固重了一倍有余，而且大显华贵之气。他一见岳不群，便哈哈大笑，说道：“幸会，幸会！岳大掌

门名满武林，小老儿十多年来无日不在思念，今日来到洛阳，当真是中州武林的大喜事。”说着握住了岳不群的右手连连摇晃，欢喜之情，甚是真诚。

岳不群笑道：“在下夫妇带了徒儿出外游历访友，以增见闻，第一位要拜访的，便是中州大侠、金刀无敌王老爷子。咱们这几十个不速之客，可来得鲁莽了。”

王元霸大声道：“‘金刀无敌’这四个字，在岳大掌门面前谁也不许提。谁要提到了，那不是捧我，而是损我王元霸来着。岳先生，你收容我的外孙，恩同再造，咱们华山派和金刀门从此便是一家，哥儿俩再也休分彼此。来来来，大家到我家去，不住他一年半载的，谁也不许离开洛阳一步。岳大掌门，我老儿亲自给你背行李去。”

岳不群忙道：“这个可不敢当。”

王元霸回头向身后两个儿子道：“伯奋、仲强，快向岳师叔、岳师母叩头。”王伯奋、王仲强齐声答应，屈膝下拜。岳不群夫妇忙跪下还礼，说道：“咱们平辈相称，‘师叔’二字，如何克当？就从平之身上算来，咱们也是平辈。”王伯奋、王仲强二人在鄂豫一带武林中名头甚响，对岳不群虽素来佩服，但向他叩头终究不愿，只是父命不可违，勉强跪倒，见岳不群夫妇叩头还礼，心下甚喜。四人交拜了站起。

岳不群看二人时，见兄弟俩都身材甚高，只王仲强要肥胖得多。两人太阳穴高高鼓起，手上筋骨突出，显然内外功造诣都甚了得。岳不群向众弟子道：“大家过来拜见王老爷子和二位师叔。金刀门武功威震中原，咱们华山派的上代祖师，向来对金刀门便极推崇。今后大家得王老爷子和二位师叔指点，一定大有进益。”

众弟子齐声应道：“是！”登时在客店的大堂中跪满了一地。

王元霸笑道：“不敢当，不敢当！”王伯奋、王仲强各还了半礼。

林平之站在一旁，将华山群弟子一一向外公通名。王元霸手面豪阔，早就备下每人一份四十两银子的见面礼，由王氏兄弟逐一分派。

林平之引见到岳灵珊时，王元霸笑嘻嘻地向岳不群道：“岳老弟，你这位令爱真是一表人才，可对了婆家没有啊？”岳不群笑道：“女孩儿年纪还小，再说，咱们学武功的人家，大姑娘家整日价也是动刀抡剑，什么女红烹饪可都不会，又有谁家要她这样的野丫头？”

王元霸笑道：“老弟说得太谦了，将门虎女，寻常人家的子弟自是不敢高攀的了。不过女孩儿家，学些闺门之事也是好的。”说到这里，声音放低了，颇为喟然。岳不群知他是想起了在湖南逝世的女儿，当即收起笑容，应道：“是！”

王元霸为人爽朗，丧女之痛随即克制，哈哈一笑，说道：“令爱这么才貌双全，要找一位少年英雄来配对儿，可还真不容易。”

劳德诺到店房中扶了令狐冲出来。令狐冲脚步踉跄，见了王元霸与王氏兄弟也不叩头，只深深作揖，说道：“弟子令狐冲，拜见王老爷子、两位师叔。”

岳不群皱眉道：“怎么不磕头？”王元霸早听得外孙禀告，知令狐冲身上有伤，笑道：“令狐贤侄身子不适，不用多礼了。岳老弟，你华山派内功向称五岳剑派中第一，酒量必定惊人，来，我和你喝十大碗去。”说着挽了岳不群的手，走出客店。

岳夫人、王伯奋、王仲强以及华山众弟子在后相随。

一出店门，外边车辆坐骑早已预备妥当。女眷坐车，男客乘马，车辆帷幄华丽，

牲口鞍辔鲜明。自林平之去报讯到王元霸客店迎宾，还不到一个时辰，仓促之间，车马便已齐备，单此一节，便知金刀王家在洛阳的声势。

到得王家，但见房舍高大，朱红漆的大门，门上两个大铜环，擦得晶光雪亮，八名壮汉垂手在大门外侍候。一进大门，见梁上悬着一块黑漆大匾，写着“见义勇为”四个金字，下面落款是河南省的巡抚某人。

这一晚王元霸大排筵席，宴请岳不群师徒，不但广请洛阳武林中知名之士相陪，宾客之中还有不少的士绅名流、富商大贾。

令狐冲是华山派大弟子，远来男宾之中，除岳不群外便以他居长。众人见他衣衫褴褛，神情萎靡，均暗暗纳罕。但武林中独特异行之士甚多，丐帮的首领高手便个个穿得破破烂烂，众宾客心想此人既是华山派首徒，自非寻常，都对他甚为客气。

令狐冲坐在第二席上，由王伯奋做主人相陪。酒过三巡，王伯奋见他神情冷漠，问他三句，往往只答一句，显是对自己老大瞧不在眼里，又想起先前在客店之中，这人对自己父子连头也不曾磕一个，四十两银子的见面礼倒是老实不客气地收了，不由得暗暗生气，谈到武功上头，便旁敲侧击，提了几个疑难向他请教考问。

令狐冲唯唯否否，全不置答。他倒不是对王伯奋有何恶感，只是见王家如此豪奢，自己一个穷小子和之相比，当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林平之一到外公家，便即换上蜀锦长袍，他本来相貌俊美，这一穿戴，越发显得富贵郁雅，丰神如玉。令狐冲一见之下，更不由得自惭形秽，寻思：“莫说小师妹在山上时便已和他相好，就算她始终对我如昔，跟了我这穷光蛋，一世又有什么出息？”他一颗心来来回回，尽是在岳灵珊身上缠绕，不论王伯奋跟他说什么话，自然都听而不闻了。

王伯奋在中州一带武林之中，人人对他趋奉唯恐不及，这一晚却连碰了令狐冲这年轻人几个钉子，依着他平时心性，早就要发作，只是一来念着死去了的姊姊，二来见父亲对华山派甚是尊重，当下强抑怒气，接连向令狐冲敬酒。令狐冲酒到杯干，不知不觉已喝了四十来杯。他本来酒量甚宏，便是百杯以上也不会醉，但此时内力已失，大大打了个折扣，兼之酒入愁肠，加倍易醉，喝到四十余杯时已大有醺醺之意。王伯奋心想：“你这小子太也不通人情世故，我外甥是你师弟，你就该当称我一声师叔或是世叔。你一声不叫，那也罢了，对我竟不理不睬。你当我王伯奋是什么人？好，今日灌醉了你，叫你在众人之前大大地出个丑。”

眼见令狐冲醉眼惺忪，酒意已有八分了，王伯奋笑道：“令狐老弟华山首徒，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武功高，酒量也高。来人哪，换上大碗，给令狐少爷倒酒。”

王家家人轰声答应，上来倒酒。令狐冲一生之中，人家给他斟酒，那可从未拒却过，当下酒到碗干，又喝了五六大碗，酒气涌将上来，将身前的杯筷都拂到了地下。

同席的人都道：“令狐少侠醉了。喝杯热茶醒醒酒。”王伯奋笑道：“人家华山派掌门弟子，哪有这么容易醉的？令狐老弟，干了！”又跟他斟满了一碗酒。

令狐冲道：“哪……哪里醉了？干了！”举起酒碗，咕嘟咕嘟地喝下，倒有半碗酒倒在衣襟之上，突然间身子一晃，张嘴大呕，腹中酒菜淋漓漓地吐满了一桌。酒汁残菜，四散熏人。同席之人一齐惊避，王伯奋却不住冷笑。令狐冲这么一呕，大厅上数百对眼光都向他射来。

岳不群夫妇皱起了眉头，心想：“这孩子便是上不得台盘，在这许多贵宾之前出丑。”

劳德诺和林平之同时抢过来扶住令狐冲。林平之道：“大师哥，我扶你歇歇去！”令狐冲道：“我……我没醉，我还要喝酒，拿酒来。”林平之道：“是，是，快拿酒来。”令狐冲醉眼斜睨，道：“你……你……小林子，怎地不去陪小师妹？拉着我干吗？多事！”劳德诺低声道：“大师哥，咱们歇歇去，这里人多，别乱说话！”令狐冲怒道：“我乱说什么了？师父派你来监视我、看牢我，你……你找到了什么凭据？就算没有，也好造假些去讨好师父啊！”劳德诺生怕他醉后更加口不择言，和林平之二人左右扶持，硬生生将他架入后进厢房中休息。

岳不群听到他说“师父派你来监视我，你找到了什么凭据”这句话，饶是他修养极好，也忍不住变色。王元霸笑道：“岳老弟，后生家酒醉后胡言乱语，理他作甚？来来来，喝酒！”岳不群强笑道：“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倒叫王老爷子见笑了。”

筵席散后，岳不群嘱咐劳德诺此后不可跟随令狐冲，只暗中留神便是。

当晚王元霸叫来两子，关上了书房门，与岳不群夫妇谈论福威镖局给青城派挑散、女儿女婿为余沧海及木高峰害死、今后如何报仇雪恨之事。岳不群慨然直言，青城派人多势众，五岳剑派内部又有纷争，此刻起衅，未必能占上风，日后如须出一份力，华山派上下义不容辞。王元霸父子和林平之齐向岳不群夫妇道谢，两家直说到深夜方散。

令狐冲这一醉，直到次日午后才醒，昨晚自己说过些什么，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只觉头痛欲裂，见自己独睡一房，卧具甚是精洁。他踱出房来，众师弟一个也不见，一问下人，原来是在后面讲武厅上，和金刀门王家的子侄、弟子切磋武艺。令狐冲心道：“我跟他们混在一块干什么？不如到外面逛逛去。”当即扬长出门。

洛阳是数朝都城，规模宏伟，市肆却不甚繁华。令狐冲识字不多，于古代史事所知有限，见到洛阳城内种种名胜古迹，茫然不明来历，看得毫无兴味。信步走进一条小巷，见七八名无赖正在一家小酒店中赌骰子。他挤身进去，摸出王元霸昨日所给的见面礼封包，取出银子，便和他们呼么喝六地赌了起来。到得傍晚，在这家小酒店中喝得醺醺而归。

一连数日，他便和这群无赖赌钱喝酒，头几日手气不错，赢了几两，第四日上却一败涂地，四十几两银子输得干干净净。那些无赖便不许他再赌。令狐冲怒火上冲，只管叫酒喝，喝得几壶，店小二道：“小伙子，你输光了钱，这酒账怎么还？”令狐冲道：“欠一欠，明日来还。”店小二摇头道：“小店本小利薄，至亲好友，概不赊欠！”令狐冲大怒，喝道：“你欺侮小爷没钱么？”店小二笑道：“不管你是小爷、老爷，有钱便卖，无钱不赊。”

令狐冲回顾自身，衣衫褴褛，原不似是个有钱人模样，除了腰间一口长剑，更无他物，当即解下剑来，往桌上一抛，说道：“给我去当铺里当了。”

一名无赖还想赢他的钱，忙道：“好！我给你去当。”捧剑而去。

店小二便又端了两壶酒上来。令狐冲喝干了一壶，那无赖已拿了几块碎银子回来，道：“一共当了三两四钱银子。”将银子和当票都塞了给他。令狐冲一掂银子，连

三两也不到，当下也不多说，又和众无赖赌了起来。赌到傍晚，连喝酒带输，二两余银子又不知去向。

令狐冲向身旁一名无赖陈歪嘴道：“借三两银子来，赢了加倍还你。”陈歪嘴笑道：“输了呢？”令狐冲道：“输了？明天还你。”陈歪嘴道：“谅你这小子家里也没银子，输了拿什么来还？卖老婆么？卖妹子么？”令狐冲大怒，反手便是一记耳光，这时酒意早有了八九分，顺手便将他身前的几两银子都抢了过来。陈歪嘴叫道：“反了，反了！这小子是强盗。”众无赖本是一伙，一拥而上，七八个拳头齐往令狐冲身上招呼。

令狐冲手中无剑，又力气全失，给几名无赖按在地下，拳打足踢，片刻间便给打得鼻青目肿。忽听得马蹄声响，有几骑马经过身旁，马上有人喝道：“闪开，闪开！”挥起马鞭，将众无赖赶散。令狐冲俯伏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一个女子声音突然叫道：“咦，这不是大师哥么？”正是岳灵珊。另一人道：“我瞧瞧去！”却是林平之。他翻身下马，扳过令狐冲的身子，惊道：“大师哥，你怎么啦？”令狐冲摇了摇头，苦笑道：“喝醉啦！赌输啦！”林平之忙将他抱起，扶上马背。

除了林平之、岳灵珊二人外，另有四骑马，马上骑的是王伯奋的两个女儿和王仲强的两个儿子，是林平之的表兄姊妹。他六人一早便出来在洛阳各处寺观中游玩，直到此刻才尽兴而归，哪料到竟在这小巷之中见令狐冲给人打得如此狼狈。那四人都大为讶异：“他华山派位列五岳剑派，爷爷平日提起，好生赞扬，前数日和他们众弟子切磋武功，也确各有不凡功夫。这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怎地连几个流氓地痞也打不过？”眼见他给打得鼻孔流血，又不是假的，这可真奇了。

令狐冲回到王元霸府中，将养了数日，这才渐渐康复。岳不群夫妇听说他跟无赖赌博，输了钱打架，甚是气恼，也不来看他。

到第五日上，王仲强的小儿子王家驹兴冲冲地走进房来，说道：“令狐大哥，我今日给你出了一口恶气。那日打你的七个无赖，我都已找了来，狠狠地给抽了一顿鞭子。”

令狐冲对这件事其实并不介怀，淡淡地道：“那也不必了。那日是我喝醉了酒，本来是又不是。”

王家驹道：“那怎么成？你是我家的客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我金刀王家的客人，怎能在洛阳城中叫人打了不找回场子？这口气倘若不出，人家还能把我金刀王家瞧在眼里么？”

令狐冲内心深处，对“金刀王家”本就颇有反感，又听他左一个“金刀王家”，右一个“金刀王家”，倒似“金刀王家”乃武林权势熏天的豪门一般，忍不住脱口而出：“对付几个流氓混混，原用得着金刀王家。”他话一出口，已然后悔，正想致歉，王家驹脸色已沉了下来，道：“令狐兄，你这是什么话？那日若不是我和哥哥赶散了这七个流氓混混，你今日的性命还在么？”令狐冲淡淡一笑，道：“是啊！原要多谢两位的救命之恩。”

王家驹听他语气，知他说的乃是反话，更加有气，大声道：“你是华山派掌门大弟子，连洛阳城中几个流氓混混也对付不了，嘿嘿，旁人不知，岂不是要说你浪得虚名？”

令狐冲百无聊赖，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说道：“我本就连虚名也没有，‘浪得虚名’四字，却也谈不上了。”

便在这时，房门外有人说道：“兄弟，你跟令狐兄在说什么？”门帷一掀，走进一个人来，却是王仲强的长子王家骏。

王家驹气愤愤地道：“哥哥，我好意为他出气，将那七个痞子找齐了，每个人都狠狠给抽了一顿鞭子，不料这位令狐大侠却怪我多事呢。”王家骏道：“兄弟，你有所不知，适才我听得岳师妹说道，这位令狐兄真人不露相，那日在陕西药王庙前，以一柄长剑，只一招便刺瞎了一十五位一流高手的双眼，当真是剑术如神，天下罕有，哈哈！”他这一笑神气间颇为轻浮，显然对岳灵珊之言全然不信。王家驹跟着也哈哈一笑，说道：“想来那一十五位一流高手，比之咱们洛阳城中的流氓，武艺却还差了这么老大一截，哈哈，哈哈！”

令狐冲也不动怒，嘻嘻一笑，坐在椅上抱住了右膝，轻轻摇晃。

王家骏这一次奉了伯父和父亲之命，前来盘问令狐冲。王伯奋、仲强兄弟本来叫他善言套问，不可得罪了客人，但他见令狐冲神情傲慢，全不将自己兄弟瞧在眼里，渐渐地气往上冲，说道：“令狐兄，小弟有一事请教。”声音说得甚响。令狐冲道：“不敢。”王家骏道：“听平之表弟言道，我姑丈姑母逝世之时，就只令狐兄一人在他二位身畔送终。”令狐冲道：“正是。”王家骏道：“我姑丈姑母的遗言，是令狐兄带给了我平之表弟？”令狐冲道：“不错。”王家骏道：“那么我姑丈的《辟邪剑谱》呢？”

令狐冲一听，霍地站起，大声道：“你说什么？”

王家骏防他暴起动手，退了一步，道：“我姑丈有一部《辟邪剑谱》，托你交给平之表弟，怎地你至今仍未交出？”令狐冲听他信口诬蔑，只气得全身发抖，颤声道：“谁……谁说有一部《辟……辟邪剑谱》，托……托……托我交给林师弟？”王家骏笑道：“倘若并无其事，你又何必作贼心虚，说起话来也胆战心惊？”令狐冲强抑怒气，说道：“两位王兄，令狐冲在府上是客，你说这等话，是令祖、令尊之意，还是两位自己的意思？”

王家骏道：“我不过随口问问，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跟我爷爷、爹爹可全不相干。不过福州林家的辟邪剑法威震天下，武林中众所知闻，林姑丈突然之间逝世，他随身珍藏的《辟邪剑谱》又不知去向，我们既是至亲，自不免要查问查问。”

令狐冲道：“是小林子叫你问的，是不是？他自己为什么不来问我？”

王家驹嘿嘿地笑了三声，说道：“平之表弟是你师弟，他又怎敢开口问你？”令狐冲冷笑道：“既有你洛阳金刀王家撑腰，嘿嘿，你们现下可以一起逼问我啦。那么去叫林平之来吧。”王家骏道：“阁下是我家客人，‘逼问’二字，可担当不起。我兄弟不过心怀好奇，这么问上一句，令狐兄肯答固然甚好，不肯答呢，我们自也无法可施。”

令狐冲点头道：“我不肯答！你们无法可施，这就请吧！”

王氏兄弟面面相觑，没料到 he 干净爽快，一句话就将门封住了。

王家骏咳嗽一声，另找话头，说道：“令狐兄，你一剑刺瞎了一十五位高手的双眼，这手剑招如此神奇，多半是从《辟邪剑谱》中学来的吧！”

令狐冲大吃一惊，全身出了一阵冷汗，双手忍不住发颤，登时心下一片雪亮：“师

父、师娘和众师弟、师妹不感激我救了他们性命，反而人人大有疑忌之意，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他们都认定我吞没了林震南的《辟邪剑谱》。他们既从来没见过独孤九剑，我又不肯泄露风太师叔传剑的秘密，眼见我在思过崖上住了数月，突然之间剑术大进，连剑宗封不平那样的高手都敌我不过，若不是从《辟邪剑谱》中学到了奇妙高招，这剑法又从何处学来？风太师叔传剑之事太过突兀，没人能料想得到，而林震南夫妇逝世之时又只我一人在侧，人人自然都会猜想，那部武林高手大生觊觎之心的《辟邪剑谱》，必定是落入了我手中。旁人这般猜想，并不希奇。但师父师母抚养我长大，师妹和我情若兄妹，我令狐冲是何等样人，居然也信我不过？嘿嘿，可真将人瞧得小了！”思念及此，脸上自然而然露出了愤慨不平之意。

王家驹甚为得意，微笑道：“我这句话猜对了，是不是？那《辟邪剑谱》呢？我们也不想瞧你的，只是物归原主，你将剑谱还了给林家表弟，也就是啦。”令狐冲摇头道：“我从来没见过什么《辟邪剑谱》。林总镖头夫妇曾先后为青城派和塞北明驼木高峰所擒，他身上倘若有什么剑谱，旁人早已搜了出来。”王家驹道：“照啊，那《辟邪剑谱》何等宝贵，我姑丈姑母怎会随身携带？自然是藏在一个万分隐秘的所在。他们临死之时，这才请你转告平之表弟，哪知道……哪知道……嘿嘿！”王家驹道：“哪知道你悄悄去找了出来，就此吞没！”

令狐冲越听越怒，本来不愿多辩，但此事关联太过重大，不能蒙此污名，说道：“林总镖头要是真有这么一部神妙剑谱，他自己该当无敌于世了，怎么连几个青城派的弟子也敌不过，竟然为他们所擒？”

王家驹道：“这个……这个……”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家驹却能言善辩，说道：“天下之事，无独有偶。令狐兄学会了辟邪剑法，剑术通神，可是连几个流氓地痞也敌不过，竟然为他们所擒，那是什么缘故？哈哈，这叫做真人不露相。可惜哪，令狐兄，你做得未免也太过分了些，堂堂华山派掌门大弟子，给洛阳城几个流氓打得全无招架之力。这番做作，任谁也难以相信。既是绝不可信，其中自然有诈。令狐兄，我劝你还是认了吧！”

接着令狐冲平日的性子，早就反唇相讥，只是此事太也凑巧，自己身处嫌疑之地，什么“金刀王家”，什么王氏兄弟，他半点也没放在心上，却不能让师父、师娘、师妹三人对自己起了疑忌之心，当即庄容道：“令狐冲生平从未见过什么《辟邪剑谱》。福州林总镖头的遗言，我也已一字不漏地传给了林师弟知晓。令狐冲若有欺骗隐瞒之事，罪该万死，不容于天地之间。”说着叉手而立，神色凛然。

王家驹微笑道：“这等关涉武林秘笈的大事，假使随口发了一个誓，便能混蒙了过去，令狐兄未免把天下人都当作傻子啦。”令狐冲强忍怒气，道：“依你说该当如何？”王家驹道：“我兄弟斗胆，要在令狐兄身边搜上一搜。”他顿了一顿，笑嘻嘻地道：“就算那日令狐兄给那七个流氓擒住了，动弹不得，他们也会在你身上里里外外地大搜一阵。”令狐冲冷笑道：“你们要在我身上搜检，哼，当我令狐冲是小贼么？”王家驹道：“不敢！令狐兄既说没取《辟邪剑谱》，又何必怕人搜检？搜上一搜，倘若身上并无剑谱，从此洗脱了嫌疑，岂不是好？”令狐冲点头道：“好！你去叫林师弟和岳

师妹来，好让他二人作个证人。”

王家骏生怕自己一走开，兄弟落了单，立刻便为令狐冲所乘，若二人同去，他自然会将《辟邪剑谱》收了起来，再也搜检不到，说道：“要搜便搜，令狐兄若不是心虚，又何必这般诸多推搪？”

令狐冲心想：“我容你们搜查身子，只不过要在师父、师娘、师妹三人面前证明自己清白，你二人信得过我也好，信不过也好，令狐冲理会的做甚？小师妹若不在场，岂容你二人的兽爪子碰一碰我身子？”当下缓缓摇头，说道：“凭你二位，只怕还不配搜我！”

王氏兄弟越是见他不让搜检，越认定他身上藏了《辟邪剑谱》，一来要在伯父与父亲面前领功，二来素闻辟邪剑法好生厉害，这剑谱既是自己兄弟搜查出来，林表弟不能不借给自己兄弟阅看。王家骏日前眼见他给几个无赖按在地下殴打，无力抗拒，料想他只不过剑法了得，拳脚功夫却甚平常，此刻他手中无剑，正好乘机动手，当下向兄弟使个眼色，说道：“令狐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家破了脸，却没什么好看。”两兄弟说着便逼将过来。

王家驹挺起胸膛，直撞过去。令狐冲伸手一挡。王家驹大声道：“啊哟，你打人么？”刁住他手腕，往下便是一压。他想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终究不可小觑了，这一刁一压，使上了家传的擒拿手法，更运上了十成力道。

令狐冲临敌应变经验极为丰富，眼见他挺胸上前，便知他不怀好意，右手这一挡原本藏了不少后着，给对方刁住了手腕，本当转臂斜切，转守为攻，岂知自己内力全失之后，虽照式转臂，却发不出半点力道，只听得喀喇一声响，右臂一麻，手肘关节已给他扭脱了臼，这才觉到彻骨之痛。

王家驹下手极是狠辣，一压脱令狐冲右臂，跟着一抓一扭，将他左臂齐肩的关节也扭脱了臼，说道：“哥哥，快搜！”王家骏伸出左腿，拦在令狐冲双腿之前，防他飞腿伤人，伸手到他怀中，将各种零星物事一件件掏了出来，突然摸到一本薄薄的书册，当即取出。二人同声欢叫：“在这里啦，在这里啦，搜到了林姑丈的《辟邪剑谱》！”

王氏兄弟忙不迭地揭开那本册子，只见第一页上写着“笑傲江湖之曲”六个篆字。王氏兄弟只粗通文墨，这六个字如是楷书，倒也认得，既作篆体，那便一个也不识得了。再翻过一页，但见一个个均是奇文怪字，他二人不知这是琴箫曲谱，心中既已认定是《辟邪剑谱》，自然更无怀疑，齐声大叫：“《辟邪剑谱》，《辟邪剑谱》！”

王家骏道：“给爹爹瞧去。”拿了那部琴箫曲谱，急奔出房。王家驹在令狐冲腰里重重踢了一脚，骂道：“不要脸的小贼！”又在他脸上吐了口唾沫。

令狐冲初时气得几乎胸膛也要炸了，但转念一想：“这两个小子无知无识，他祖父和父亲却不致如此粗鄙，待会得知这是琴谱箫谱，非来向我陪罪不可。”只是双臂脱臼，一阵阵疼痛难当，又想：“我内功全失，遇到街上的流氓无赖也毫无抵抗之力，已成废人一个，活在世上，更有何用？”他躺在床上，额头不住冒汗，伤心之际，忍不住眼泪扑簌簌流下，但想王氏兄弟定然转眼便回，不可示弱于人，当即拭干了眼泪。

过了好一会，只听得脚步声响，王氏兄弟快步回来。王家骏冷笑道：“去见我爷爷。”

令狐冲怒道：“不去！你爷爷不来向我赔罪，我去见他干吗？”王氏兄弟哈哈大笑。王家驹道：“我爷爷向你这小贼赔罪？发你的春秋大梦了！去，去！”两人抓住令狐冲腰间衣服，将他从床上提了起来，走出房外。令狐冲骂道：“金刀王家还自夸侠义道呢，却如此狂妄欺人，当真卑鄙之极。”王家驹反手一掌，打得他满口是血。

令狐冲仍然骂声不绝，给王氏兄弟提到后面花厅之中。

只见岳不群夫妇和王元霸分宾主而坐，王伯奋、仲强二人坐在王元霸下首。令狐冲兀自大骂：“金刀王家，卑鄙无耻，武林中从未见过这等污秽肮脏的人家！”

岳不群脸一沉，喝道：“冲儿，住口！”

令狐冲听到师父喝斥，这才止声不骂，向着王元霸怒目而视。

王元霸手中拿着那部琴箫曲谱，淡淡地道：“令狐贤侄，这部《辟邪剑谱》，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令狐冲仰天大笑，笑声半晌不止。岳不群斥道：“冲儿，尊长问你，便当据实禀告，何以胆敢如此无礼？什么规矩？”令狐冲道：“师父，弟子重伤之后，全身无力，你瞧这两个小子怎生对付我，嘿嘿，这是江湖上待客的规矩吗？”

王仲强道：“倘若是朋友佳客，我们王家说什么也不敢得罪。但你负人所托，将这部《辟邪剑谱》据为己有，这是盗贼之行，我洛阳金刀王家是清白人家，岂能再当他是朋友？”令狐冲道：“你祖孙三代口口声声地说这是《辟邪剑谱》。你们见过《辟邪剑谱》没有？怎知这便是《辟邪剑谱》？”王仲强一怔，道：“这部册子从你身上搜了出来，岳师兄又说这不是华山派的武功书谱，却不是《辟邪剑谱》是什么？”

令狐冲气极反笑，说道：“你既说是《辟邪剑谱》，便算是《辟邪剑谱》好了。但愿你金刀王家依样照式，练成天下无敌的剑法，从此洛阳王家在武林中号称刀剑双绝，哈哈！”

王元霸道：“令狐贤侄，小孙一时得罪，你也不必介意。人孰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你既把剑谱交了出来，冲着你师父的面子，咱们还能追究么？这件事，大家此后谁也别提。我先给你接上了手膀再说。”说着下座走向令狐冲，伸手去抓他左掌。

令狐冲退后两步，厉声道：“且慢！令狐冲可不受你买好。”

王元霸愕然道：“我向你买什么好？”

令狐冲怒道：“我令狐冲又不是木头人，我的手臂你们爱折便折，爱接便接！”向左两步，走到岳夫人面前，叫道：“师娘！”

岳夫人叹了口气，将他双臂给扭脱的关节都给接上了。

令狐冲道：“师娘，这明明是一本七弦琴的琴谱、洞箫的箫谱，他王家目不识丁，硬说是《辟邪剑谱》，天下居然有这等大笑话。”

岳夫人道：“王老爷子，这本谱儿，给我瞧瞧成不成？”王元霸道：“岳夫人请看。”将曲谱递了过去。岳夫人翻了几页，也不明所以，说道：“琴谱箫谱我是不懂，剑谱却曾见过一些，这部册子却不像是剑谱。王老爷子，府上可有什么人会奏琴吹箫？不妨请他来看看，便知端的。”

王元霸心下犹豫，只怕这真是琴谱箫谱，这个人可丢得够瞧的，一时沉吟不答。王家驹却是个草包，大声道：“爷爷，咱们账房里的易师爷会吹箫，去叫他来瞧瞧便

是。这明明是《辟邪剑谱》，怎么会是什么琴谱箫谱？”王元霸道：“武学秘笈的种类极多，有人为了守秘，怕人偷窥，故意将武功图谱写成曲谱模样，那也是有的。这并不足为奇。”

岳夫人道：“府上既有一位师爷会得吹箫，那么这到底是剑谱，还是箫谱，请他来一看便知。”王元霸无奈，只得命王家驹去请易师爷来。

那易师爷是个瘦瘦小小、五十来岁的汉子，颔下留着一部稀稀疏疏的胡子，衣履甚是整洁。王元霸道：“易师爷，请你瞧瞧，这是不是寻常的琴谱箫谱？”

易师爷打开琴谱，看了几页，摇头道：“这个，晚生可不大懂了。”再看到后面的箫谱时，双目登时一亮，口中低声哼了起来，左手两根手指不住在桌上轻打节拍。哼了一会，却又摇头，道：“不对，不对！”跟着又哼了下去，突然之间，声音拔高，忽又变哑，皱起了眉头，道：“世上绝无此事，这个……这个……晚生实在难以明白。”

王元霸脸有喜色，问道：“这部书中是否大有可疑之处？是否与寻常箫谱大不相同？”

易师爷指着箫谱，说道：“东翁请看，此处宫调，突转变徵，实在大违乐理，而且箫中也吹不出来。这里忽然又转为角调，再转羽调，那也是从所未见的曲调。洞箫之中，无论如何是奏不出这等曲子的。”

令狐冲冷笑道：“是你不会吹，未见得别人也不会吹奏！”

易师爷点头道：“那也说得是，不过世上如果当真有人能吹奏这样的调子，晚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佩服得五体投地！除非是……除非是东城……”

王元霸打断他话头，问道：“你说这不是寻常的箫谱？其中有些调子，压根儿没法在箫中吹奏出来？”

易师爷点头道：“是啊，大非寻常，大非寻常，晚生是决计吹不出。除非是东城……”

岳夫人问道：“东城有哪一位名师高手，能够吹这曲谱？”

易师爷道：“这个……晚生可也不能担保，只是……只是东城的绿竹翁，他既会抚琴，又会吹箫，或许能吹得出也不一定。他吹奏的洞箫，可比晚生要高明得多，实在是高明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

王元霸道：“既然不是寻常箫谱，这中间当然大有文章了。”

王伯奋在旁一直静听不语，忽然插口道：“爹，郑州八卦刀的那套四门六合刀法，不也是记在一部曲谱之中么？”

王元霸一怔，随即会意，便知儿子是在信口开河，郑州八卦刀的掌门人莫星与洛阳金刀王家是数代姻亲，他八卦刀门中可并没有什么四门六合刀法，但料想华山派只专研剑法，别派中有没有这样一门刀法，岳不群纵然渊博，也未必能尽晓，当即点头道：“不错，不错，几年前莫亲家还提起过这件事。曲谱中记以刀法剑法，那是常有之事，一点也不足为奇。”

令狐冲冷笑道：“既然不足为奇，那么请教王老爷子，这两部曲谱中所记的剑法，却是怎么一副样子。”

王元霸长叹一声，说道：“这个……唉，我女婿既已逝世，这曲谱中的秘奥，世上除了老弟一人之外，只怕再也没第二人明白了。”

令狐冲若要辩白，原可说明《笑傲江湖》一曲的来历，但这一来可牵涉重大，不得不说到衡山派莫大先生如何杀死大嵩阳手费彬，师父知道此曲与魔教长老曲洋有关，势必将之毁去，那么自己受人所托，便不能忠人之事了。当下强忍怒气，说道：“这位易师爷说道，东城有一位绿竹翁精于音律，何不拿这曲谱去请他品评一番。”

王元霸摇头道：“这绿竹翁为人古怪之极，疯疯癫癫的，这种人的话，怎能信得？”

岳夫人道：“此事终须问个水落石出，冲儿是我们弟子，平之也是我们弟子，我们不能有所偏袒，到底谁是谁非，不妨去请那位绿竹翁评评这个道理。”她不便说这是令狐冲和金刀王家的争执，而将争端的一造换作了林平之，又道：“易师爷，烦你派人用轿子去接了这位绿竹翁来如何？”

易师爷道：“这老人家脾气古怪得紧，别人有事求他，倘若他不愿过问的，便是上门磕头，也休想得他理睬，但如他要插手，便推也推不开。”

岳夫人点头道：“这倒是我辈中人，想来这位绿竹翁是武林中的前辈了。师哥，咱们可孤陋寡闻得紧。”

王元霸笑道：“那绿竹翁是个篾匠，只会编竹篮，打篾席，哪里是武林中人了？只是他弹得好琴，吹得好箫，又会画竹，很多人出钱来买他的画儿，算是个附庸风雅的老匠人，因此地方上对他倒也有几分看重。”

岳夫人道：“如此人物，来到洛阳可不能不见。王老爷子，便请劳动你大驾，咱们同去拜访一下这位风雅的篾匠如何？”

眼见岳夫人之意甚坚，王元霸不能不允，只得带同儿孙，和岳不群夫妇、令狐冲、林平之、岳灵珊等人同赴东城。

易师爷在前领路，经过几条小街，来到一条窄窄的巷子之中。巷子尽头，好大一片绿竹丛，迎风摇曳，雅致天然。

众人刚踏进巷子，便听得琴韵丁冬，有人正在抚琴，小巷中一片清凉宁静，和外面的洛阳城宛然是两个世界。岳夫人低声道：“这位绿竹翁好会享清福啊！”

便在此时，铮的一声，一根琴弦忽尔断绝，琴声也便止歇。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贵客枉顾蜗居，不知有何见教。”易师爷道：“竹翁，有一本奇怪的琴谱箫谱，要请你老人家的法眼鉴定鉴定。”绿竹翁道：“有琴谱箫谱要我鉴定？嘿嘿，可太瞧得起老篾匠啦。”

易师爷还未答话，王家驹抢着朗声说道：“金刀王家王老爷子过访。”他抬了爷爷的招牌出来，料想爷爷是洛阳城中响当当的角色，一个老篾匠非立即出来迎接不可。哪知绿竹翁冷笑道：“哼，金刀银刀，不如我老篾匠的烂铁刀有用。老篾匠不去拜访王老爷，王老爷也不用来拜访老篾匠。”王家驹大怒，大声道：“爷爷，这老篾匠是个不明事理的浑人，见他作甚？咱们不如回去吧！”

岳夫人道：“既然来了，请绿竹翁瞧瞧这部琴谱箫谱，却也不妨。”

王元霸“嘿”了一声，将曲谱递给易师爷。易师爷接过，走入了绿竹丛中。

只听绿竹翁道：“好，你放下吧！”易师爷道：“请问竹翁，这真的是曲谱，还是

什么武功秘诀，故意写成了曲谱模样？”绿竹翁道：“武功秘诀？亏你想得出！这当然是琴谱了。嗯……”接着只听得琴声响起，幽雅动听。

令狐冲听了片刻，记得这正是当日刘正风与曲洋所奏的曲子，人亡曲在，不禁凄然。

弹不多久，突然间琴音高了上去，越响越高，声音尖锐之极，铮的一声响，断了一根琴弦，再高了几个音，铮的一声，琴弦又断了一根。绿竹翁“咦”的一声，道：“这琴谱好生古怪，令人难以明白。”

王元霸祖孙五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均有得色。

只听绿竹翁道：“我试试这箫谱。”跟着箫声便从绿竹丛中传了出来，初时悠扬动听，情致缠绵，但后来箫声愈转愈低，几不可闻，再吹得几个音，箫声便即哑了，波波波的十分难听。绿竹翁叹了口气，说道：“易老弟，你是会吹箫的，这样的低音如何能吹奏出来？这琴谱、箫谱未必是假，但撰曲之人却在故弄玄虚，跟人开玩笑。你且回去，让我仔细推敲推敲。”易师爷道：“是。”从绿竹丛中退了出来。

王仲强道：“那剑谱呢？”易师爷道：“剑谱？啊！绿竹翁要留着，说是要仔细推敲推敲。”王仲强急道：“快去拿回来，这是珍贵无比的剑谱，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要抢夺，如何能留在不相干之人手中？”易师爷应道：“是！”正要转身再入竹丛，忽听得绿竹翁叫道：“姑姑，怎么你出来了？”

王元霸低声问道：“绿竹翁多大年纪？”易师爷道：“七十几岁，快八十了吧！”众人心想：“一个八十老翁居然还有姑姑，这位老婆婆怕没一百多岁？”

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低低应了一声。绿竹翁道：“姑姑请看，这部琴谱可有些古怪。”那女子又嗯了一声，琴音响起，调了调弦，停了一会，似是在将断了的琴弦换去，又调了调弦，便奏了起来。初时所奏和绿竹翁相同，到后来越转越高，那琴韵竟然履险如夷，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便转了上去。

令狐冲又惊又喜，依稀记得便是那天晚上所听到曲洋所奏的琴韵。

这一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温柔雅致，令狐冲虽不明乐理，但觉这位婆婆所奏，和曲洋所奏的曲调虽同，意趣却大有差别。这婆婆所奏的曲调平和中正，令人听着只觉音乐之美，却无曲洋所奏热血如沸的激奋。奏了良久，琴韵渐缓，似乎乐音在不住远去，倒像奏琴之人走出了数十丈之遥，又走到数里之外，细微几不可再闻。

琴音似止未止之际，却有一二下极低极细的箫声在琴音旁响了起来。回旋婉转，箫声渐响，恰似吹箫人一面吹，一面慢慢走近。箫声清丽，忽高忽低，忽轻忽响，低到极处之际，几个盘旋之后，又再低沉下去，虽极低极细，每个音节仍清晰可闻。渐渐低音中偶有珠玉跳跃，清脆短促，此伏彼起，繁音渐增，先如鸣泉飞溅，继而如群卉争艳，花团锦簇，更夹着间关鸟语，彼鸣我和，渐渐的百鸟离去，春残花落，但闻雨声萧萧，一片凄凉肃杀之象，细雨绵绵，若有若无，终于万籁俱寂。

箫声停顿良久，众人这才如梦初醒。王元霸、岳不群等虽都不懂音律，却也不禁心驰神醉。易师爷更犹如丧魂落魄一般。

岳夫人叹了口气，衷心赞佩，道：“佩服，佩服！冲儿，这是什么曲子？”令狐冲道：“这叫做《笑傲江湖之曲》，这位婆婆当真神乎其技，难得是琴箫尽皆精通。”岳夫

人道：“这曲子谱得固然奇妙，但也须有这位婆婆那样的琴箫绝技，才奏得出来。如此美妙的音乐，想来你也是生平首次听见。”令狐冲道：“不！弟子当日所闻，却比今日更为精彩。”岳夫人奇道：“那怎么会？难道世上更有比这位婆婆抚琴吹箫还要高明之人？”令狐冲道：“比这位婆婆更加高明，倒不见得。只不过弟子听到的是两个人琴箫合奏，一人抚琴，一人吹箫，奏的便是这《笑傲江湖之曲》……”

他这句话未说完，绿竹丛中传出铮铮三响琴音，那婆婆的语音极低极低，隐隐约约似乎听得她说：“琴箫合奏，世上哪里找这一个人去？”

只听绿竹翁朗声道：“易师爷，这确是琴谱、箫谱，我姑姑适才奏过了，你拿回去吧！”易师爷应道：“是！”走入竹丛，双手捧着曲谱出来。绿竹翁又道：“这曲谱中所记乐曲之妙，世上罕有，此乃神物，不可落入俗人手中。你不会吹奏，千万不得痴心妄想地硬学，否则于你无益有损。”易师爷道：“是，是！在下万万不敢！”将曲谱交给王元霸。

王元霸亲耳听了琴韵箫声，知道更无虚假，当即将曲谱还给令狐冲，讪讪地道：“令狐贤侄，这可得罪了！”

令狐冲冷笑一声接过，待要说几句讥刺的言语，岳夫人向他摇了摇头，令狐冲便忍住不说。王元霸祖孙五人面目无光，首先离去。岳不群等跟着也去。

令狐冲却捧着曲谱，呆呆地站着不动。

岳夫人道：“冲儿，你不回去吗？”令狐冲道：“弟子多耽一会便回去。”岳夫人道：“早些回去休息。你手臂刚脱过臼，不可使力。”令狐冲应道：“是。”

一行人去后，小巷中静悄悄的一无声息，偶然间风动竹叶，发出沙沙之声。令狐冲看着手中那部曲谱，想起那日晚上刘正风和曲洋琴箫合奏，他二人得遇知音，创了这部神妙的曲谱出来。绿竹丛中这位婆婆虽能抚琴吹箫，曲尽其妙，可惜她只能分别吹奏，那绿竹翁便不能和她合奏，只怕这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之曲》从此便音断响绝，更无第二次得闻了。

又想：“刘正风师叔和曲长老，一是正派高手，一是魔教长老，两人正邪殊途，势如水火，但论到音韵，却心意相通，结成知交，合创了这曲神妙绝伦的《笑傲江湖》。他二人携手同死之时，显是心中绝无遗憾，远胜于我孤零零的在这世上，为师父所疑，为师妹所弃，而一个敬我爱我的师弟，却又为我亲手所杀。”不由得悲从中来，眼泪一滴滴地落在曲谱之上，忍不住哽咽出声。

绿竹翁的声音又从竹丛中传了出来：“这位朋友，为何哭泣？”令狐冲道：“晚辈自伤身世，又想起撰作此曲的两位前辈之死，不禁失态，打扰老先生了。”说着转身便行。绿竹翁道：“小朋友，我有几句话请教，请进来谈谈如何？”

令狐冲适才听他对王元霸说话时傲慢无礼，不料对自己一个无名小卒却这等客气，倒大出意料之外，便道：“不敢，前辈有何垂询，晚辈自当奉告。”缓步走进竹林。

只见前面有五间小舍，左二右三，均以粗竹子架成。一个老翁从右边小舍中走出来，笑道：“小朋友，请进来喝茶。”

令狐冲见这绿竹翁身子略形佝偻，头顶稀稀疏疏的已无多少头发，大手大脚，精神却十分矍铄，当即躬身行礼，道：“晚辈令狐冲，拜见前辈。”

绿竹翁呵呵笑道：“老朽不过痴长几岁，不用多礼，请进来，请进来！”

令狐冲随着他走进小舍，见桌椅几榻无一而非竹制，墙上悬着一幅墨竹，笔势纵横，墨迹淋漓，颇有森森之意。桌上放着一具瑶琴，一管洞箫。

绿竹翁从一把陶茶壶中倒出一碗碧绿清茶，说道：“请用茶。”令狐冲双手接过，躬身谢了。绿竹翁道：“小朋友，这部曲谱，不知你从何处得来，是否可以见告？”

令狐冲一怔，心想这部曲谱的来历之中包含着许多隐秘，是以连师父、师娘也未禀告。但当日刘正风和曲洋将曲谱交给自己，用意是要使此曲传之后世，不致湮没，这绿竹翁和他姑姑妙解音律，他姑姑更将这一曲奏得如此神韵俱显，他二人年纪虽老，但除了他二人之外，世上又怎再找得到第三个人来传授此曲？就算世上另有精通音律的解人，自己命不久长，未必能有机缘遇到。他微一沉吟，便道：“撰写此曲的两位前辈，一位精于抚琴，一位善于吹箫，这二人结成知交，共撰此曲，可惜遭逢大难，同时逝世。二位前辈临死之时，将此曲交于弟子，命弟子访觅传人，免使此曲湮没无闻，从此散失。”顿了一顿，又道：“适才弟子得聆前辈这位姑姑的琴箫妙技，深庆此曲已逢真主，便请前辈将此曲谱收下，奉交婆婆，弟子得以不负撰作此曲者的付托，完偿了一番心愿。”说着双手恭恭敬敬地将曲谱呈上。

绿竹翁却不便接，说道：“我得先行请示姑姑，不知她肯不肯收。”

只听得左边小舍中传来那位婆婆的声音道：“令狐先生高义，慨以妙曲见惠，咱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不知那两位撰曲前辈的大名，可能见告否？”声音却也并不如何苍老。令狐冲道：“前辈垂询，自当禀告。撰曲的两位前辈，一位是刘正风刘师叔，一位是曲洋曲长老。”那婆婆“啊”的一声，显得十分惊异，说道：“原来是他二人。”

令狐冲道：“前辈认得刘曲二位么？”那婆婆并不径答，沉吟半晌，说道：“刘正风是衡山派中高手，曲洋却是魔教长老，双方乃是世仇，如何会合撰此曲？此中原因，令人好生难以索解。”

令狐冲虽未见过那婆婆之面，但听了她弹琴吹箫之后，只觉她是位清雅慈和的前辈高人，决不会欺骗出卖了自己，听她言及刘曲来历，显是武林同道，当即源源本本地将刘正风如何金盆洗手，嵩山派左盟主如何下旗令阻止，刘曲二人如何中了嵩山派高手的掌力，如何荒郊合奏，二人临死时如何委托自己寻觅知音传曲等情，一一照实说了，只略去了莫大先生杀死费彬一节。那婆婆一言不发地倾听。

令狐冲说完，那婆婆问道：“这明明是曲谱，那金刀王元霸却何以说是武功秘笈？”

令狐冲当下又将林震南夫妇如何为青城派及木高峰所伤致命，如何临终时请其转嘱林平之，王氏兄弟如何起疑等情说了。

那婆婆道：“原来如此。”她顿了一顿，说道：“此中情由，你只消跟你师父师娘说了，岂不免去许多无谓的疑忌？我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何以你反而对我直言无隐？”

令狐冲道：“弟子自己也不明白其中原因。想是听了前辈雅奏之后，对前辈高风大为倾慕，更无丝毫猜疑之意。”那婆婆道：“那么你对你师父师娘，反而有猜疑之意么？”令狐冲心中一惊，道：“弟子万万不敢。只是……恩师心中，对弟子却大有疑意，

唉，这也怪恩师不得。”那婆婆道：“我听你说话，中气大是不足，少年人不该如此，却是何故？最近是生了大病呢，还是曾受重伤？”令狐冲道：“是受了极重的内伤。”

那婆婆道：“竹贤侄，你带这位少年到我窗下，待我搭一搭脉。”绿竹翁道：“是。”引令狐冲走到左边小舍窗边，命他将左手从细竹窗帘下伸将进去。那竹帘之内，又障了一层轻纱，令狐冲只隐隐约约地见到有个人影，五官面貌却一点也没法见到，只觉得有三根冷冰冰的手指搭上了自己腕脉。

那婆婆只搭得片刻，便惊噫了一声，道：“奇怪之极！”过了半晌，才道：“请换右手。”她搭完两手脉搏后，良久无语。

令狐冲微微一笑，说道：“前辈不必为弟子生死担忧。弟子自知命不久长，一切早已置之度外。”那婆婆道：“你何以自知命不久长？”令狐冲道：“弟子误杀师弟，遗失了师门的《紫霞秘笈》，我只盼早日找回秘笈，缴奉师父，便当自杀以谢师弟。”那婆婆道：“《紫霞秘笈》？那也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物事。你又怎地误杀了师弟？”令狐冲当下又将桃谷六仙如何为自己治伤，如何六道真气在体内交战，如何师妹盗了师门秘笈来为自己治伤，如何自己拒绝而师弟陆大有强自诵读，如何自己将之点倒，如何下手太重而致其死命等情一一说了。

那婆婆听完，说道：“你师弟不是你杀的。”令狐冲吃了一惊，道：“不是我杀的？”那婆婆道：“你真气不纯，点那处穴道，决计杀不了他。你师弟是旁人杀的。”令狐冲喃喃地道：“那是谁杀了陆师弟？”那婆婆道：“偷盗秘笈之人，虽然不一定便是害你师弟的凶手，但两者多少会有些牵连。”

令狐冲吁了口长气，胸口登时移去了一块大石。他当时原也已经想到，自己轻轻点了陆大有的膻中穴，怎能制其死命？只内心深处隐隐觉得，就算陆大有不是自己点死，却也是为了自己而死，男子汉大丈夫岂可推卸罪责，寻些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这些日子来岳灵珊和林平之亲密异常，他伤心失望之余，早感全无生趣，一心只往一个“死”字上去想，此刻经那婆婆一提，立时心生莫大愤慨：“报仇！报仇！必当为陆师弟报仇！”

那婆婆又道：“你说体内有六道真气相互交迸，可是我觉你脉象之中，却有八道真气，那是何故？”令狐冲哈哈大笑，将不戒和尚为自己治病的情由说了。

那婆婆微微一笑，说道：“阁下性情开朗，脉息虽乱，并无衰歇之象。我再弹琴一曲，请阁下品评如何？”令狐冲道：“前辈眷顾，弟子衷心铭感。”

那婆婆嗯了一声，琴韵又再响起。这一次的曲调却柔和之至，宛如一人轻轻叹息，又似是朝露暗润花瓣，晓风低拂柳梢。

令狐冲听不多时，眼皮便越来越沉重，心中只道：“睡不得，我在聆听前辈的抚琴，倘若睡着了，岂非大大不敬？”但虽竭力凝神，却终于难以抗拒睡魔，不久眼皮合拢，再也睁不开来，身子软倒在地，便即睡着了。睡梦之中，仍隐隐约约听到柔和的琴声，似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自己头发，像是回到了童年，在师娘的怀抱之中，受她亲热怜惜一般。

过了良久良久，琴声止歇，令狐冲便即惊醒，忙爬起身来，不禁大是惭愧，说道：“弟子该死，不专心聆听前辈雅奏，却竟尔睡着了，当真好生惶恐。”

那婆婆道：“你不用自责。我适才奏曲，原有催眠之意，盼能为你调理体内真气。你倒试试自运内息，烦恶之情，可减少了些么？”

令狐冲大喜，道：“多谢前辈。”当即盘膝坐地，潜运内息，只觉那八股真气仍相互冲突，但以前那股胸口立时热血上涌、呕吐难忍的情景却已大减，可是只运息片刻，又已头晕脑涨，身子一侧，倒在地下。

绿竹翁忙趋前扶起，将他扶入房中。

那婆婆道：“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功力深厚，所种下的真气，非我浅薄琴音所能调理，反令阁下多受痛楚，甚是过意不去。”

令狐冲忙道：“前辈说哪里话来？得闻此曲，弟子已大为受益。”

绿竹翁提起笔来，在砚池中蘸了些墨，在纸上写道：“恳请传授此曲，终身受益。”令狐冲登时省悟，说道：“弟子斗胆求请前辈传授此曲，以便弟子自行慢慢调理。”绿竹翁脸现喜色，连连点头。

那婆婆并不即答，过了片刻，才道：“你琴艺如何？可否抚奏一曲？”

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弟子从未学过，一窍不通，要从前辈学此高深琴技，实深冒昧，还请恕过弟子狂妄。”当下向绿竹翁长揖到地，说道：“弟子这便告辞。”

那婆婆道：“阁下慢走。承你慨赠妙曲，愧无以报，阁下伤重难愈，亦令人思之不安。竹侄，你明日以奏琴之法传授令狐少君，倘若他有耐心，能在洛阳久耽，那么……那么我这一曲《清心普善咒》便传了给他，亦自不妨。”最后两句话语声细微，几不可闻。

次日清晨，令狐冲便来小巷竹舍中学琴。绿竹翁取出一张焦尾桐琴，授以音律，说道：“乐律十二律，是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此是自古已有，据说当年黄帝命伶伦为律，闻凤凰之鸣而制十二律。瑶琴七弦，具宫、商、角、徵、羽五音，一弦为黄钟，三弦为宫调。五调为慢角、清商、宫调、慢宫及蕤宾调。”当下依次详加解释。

令狐冲虽于音律一窍不通，但天资聪明，一点便透。绿竹翁甚是喜欢，当即授以指法，教他试奏一曲极短的《碧霄吟》。令狐冲学得几遍，弹奏出来，虽有数音不准，指法生涩，但心中想着“碧霄”二字，却洋洋然自有青天一碧、万里无云的空阔气象。

一曲既终，那婆婆在隔舍听了，轻叹一声，道：“令狐少君，你学琴如此聪明，多半不久便能学《清心普善咒》了。”绿竹翁道：“姑姑，令狐兄弟今日初学，但弹奏这曲《碧霄吟》，琴中意象已比侄儿为高。琴为心声，想是因他胸襟豁达之故。”

令狐冲谦谢道：“前辈过奖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弟子才能如前辈这般弹奏那《笑傲江湖之曲》。”那婆婆失声道：“你……你也想弹奏那《笑傲江湖之曲》么？”

令狐冲脸上一红，道：“弟子昨日得聆前辈琴箫雅奏，心下甚是羡慕，那当然是痴心妄想，连绿竹前辈尚且不能弹奏，弟子又怎够得上？”

那婆婆不语，过了半晌，低声道：“倘若你能弹琴，自是绝佳……”语音渐低，随后是轻轻的一声叹息。

如此一连二十余日，令狐冲一早便到小巷竹舍中来学琴，直至傍晚始归，中饭也在绿竹翁处吃，虽是青菜豆腐，却比王家的大鱼大肉吃得更有滋味，更妙在每餐都有

好酒。绿竹翁酒量虽不甚高，备的酒却是上佳精品。他于酒道所知极多，于天下美酒不但深明来历，而且年份产地，一尝即辨。令狐冲听来闻所未闻，不但跟他学琴，更向他学酒，深觉酒中学问，比之剑道琴理，似乎也不遑多让。

有几日绿竹翁出去贩卖竹器，便由那婆婆隔着竹帘教导。到得后来，令狐冲于琴中所提的种种疑难，绿竹翁常自无法解答，须得那婆婆亲自指点。

但令狐冲始终未见过那婆婆一面，只是听她语音轻柔，倒似是位大家的千金小姐，哪像陋巷贫居的一个老妇？料想她雅善音乐，自幼深受熏冶，因之连说话的声音也好听了，至老不变。

一日令狐冲问道：“婆婆，我曾听曲前辈言道，那一曲《笑傲江湖》，是从嵇康所弹的《广陵散》中变化出来，而《广陵散》则是抒写聂政刺韩王之事。之前听婆婆奏这《笑傲江湖曲》，却多温雅轻快之情，似与聂政慷慨决死的情景颇不相同，请婆婆指点。”

那婆婆道：“曲中温雅之情，是写聂政之姊的心情。他二人姊弟情深，聂政死后，他姊姊前去收尸，使其弟名垂后世。你能体会到琴韵中的差别，足见于音律颇有天分。”顿了一顿，声音低了下来，说道：“你我如能相处时日多些，少君日后当能学得会这首《笑傲江湖之曲》，不过……那要瞧缘分了。”

令狐冲这些日子在绿竹巷中学琴，常听着那婆婆温雅亲切的言谈，想到婆婆年老，自己寿命也不久长，这等缘分不知何日便尽，心中一酸，说道：“但愿婆婆健康长寿，弟子性命亦得多延时日，便可多得婆婆教诲。”

那婆婆叹了口气，温言道：“人生无常，机缘难言。这《笑傲江湖之曲》，跟《广陵散》的确略有不同。聂政奋刀前刺之时，音转肃杀，聂政刺死韩王，其后为武士所杀，琴调转到极高，再转上去琴弦便断；箫声沉到极低，低到我那竹侄吹不出来，那便是聂政的终结。此后琴箫更有大段轻快跳跃的乐调，意思是说：侠士虽死，豪气长存，花开花落，年年有侠士侠女笑傲江湖。人间侠气不绝，也因此后段的乐调便繁花似锦。据史事云，聂政所刺的不是韩王，而是侠累，那便不足深究了。”

令狐冲一拍大腿，说道：“婆婆，您说得真好。弟子能得婆婆这般开导，再受十倍冤屈挫折，也不算什么。”

那婆婆不再言语，琴韵响起，又是奔放跳荡的乐音。

又过数日，那婆婆传授了一曲《有所思》，这是汉时古曲，节奏婉转。令狐冲听了几遍，依法抚琴。他不知不觉想起当日和岳灵珊两小无猜、同游共乐的情景，又想到瀑布中练剑，思过崖上送饭，小师妹对自己的柔情密意，后来无端来了个林平之，小师妹对待自己竟一日冷淡过一日。他心中凄楚，突然之间，琴调一变，竟尔出现了几下福建山歌的曲调，正是岳灵珊那日下崖时所唱。他一惊之下，立时住手不弹。

那婆婆温言道：“这一曲《有所思》，你本来奏得极好，意与情融，深得曲理，想必你心中想到了往昔之事。只是忽然出现闰音，曲调似是俚歌，令人大为不解，却是何故？”

令狐冲生性本来开朗，这番心事在胸中郁积已久，那婆婆这二十多天来又对他极好，忍不住便吐露自己苦恋岳灵珊的心情。他只说了个开头，便再难抑止，竟原原本

本地将种种情由尽行说了，便将那婆婆当做自己的祖母、母亲，或是亲姊妹、妹妹一般，待得说完，这才大感惭愧，说道：“婆婆，弟子的无聊心事，唠唠叨叨地说了这半天，真是……真是……”

那婆婆轻声道：“‘缘’之一事，不能强求。古人道得好：‘各有因缘莫羡人。’令狐少君，你今日虽然失意，他日未始不能另有佳偶。”

令狐冲大声道：“弟子也不知能再活得几日，室家之想，那是永远不会有的了。”

那婆婆不再说话，琴音轻轻，奏了起来，却是那曲《清心普善咒》。令狐冲听得片刻，便已昏昏欲睡。那婆婆止了琴音，说道：“现下我起始授你此曲，大概有十日之功，便可学完。此后每日弹奏，往时功力虽不能尽复，多少总会有些好处。”令狐冲应道：“是。”

那婆婆当即传了曲谱指法，令狐冲用心记忆。

如此学了四日，第五日令狐冲又要到小巷去学琴，劳德诺忽然匆匆过来，说道：“大师哥，师父吩咐，咱们明日要走了。”令狐冲一怔，道：“明日便走了？我……我……”想要说“我的琴曲还没学全呢”，话到口边，却又缩回。劳德诺道：“师娘叫你收拾收拾，明儿一早动身。”

令狐冲答应了，当下快步来到绿竹小舍，向婆婆道：“弟子明日要告辞了。”那婆婆一怔，半晌不语，隔了良久，才轻轻道：“去得这么急！你……你这一曲还没学全呢。”

令狐冲道：“弟子也这么想。只是师命难违。再说，我们异乡为客，也不能在人家家中久居。”那婆婆道：“那也说得是。”当下传授曲调指法，与往日无异。

令狐冲与那婆婆相处多日，虽然从未见过她一面，但从琴音说话之中，知她对自己颇为关怀，无异亲人。只是她性子淡泊，偶然说了一句关切的话，立即杂以他语，显是不想让他知道心意。这世上对令狐冲最关心的，本来是岳不群夫妇、岳灵珊与陆大有四人，现今陆大有已死，岳灵珊全心全意放在林平之身上，师父师母对他又有了疑忌之意，他觉得真正的亲人，倒只有绿竹翁和那婆婆二人了。这一日中，他几次三番想跟绿竹翁陈说，要在这小巷中留居，既学琴箫，又学竹匠之艺，不再回归华山派，但一想到岳灵珊的情影，终究割舍不下，心想：“小师妹就算不理睬我，我每日只见她一面，纵然只见到她的背影，听到一句她的说话声音，也是好的。何况她又没不理睬我。”

傍晚临别之际，对绿竹翁和那婆婆甚有依恋之情，走到婆婆窗下，跪倒拜了几拜，依稀见竹帘之中，那婆婆却也跪倒还礼，听她说道：“我传你琴技，乃是报答你赠曲之德，令狐少君为何行此大礼？”令狐冲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得能再聆前辈雅奏。令狐冲但叫不死，定当再来拜访婆婆和竹翁。”心中忽想：“他二人年纪老迈，不知还有几年可活，下次我来洛阳，未必再能见到。”言下想到人生如梦如露，不由得声音便哽咽了。

那婆婆道：“令狐少君，临别之际，我有一言相劝。”

令狐冲道：“是，前辈教诲，令狐冲不敢或忘。”

但那婆婆始终不说话，过了良久良久，才轻声说道：“江湖风波险恶，少君性情

仁厚，多多保重。”

令狐冲道：“是。”心中一酸，躬身向绿竹翁告别。只听得左首小舍中琴声响起，奏的正是那《有所思》古曲。

次日岳不群等一行向王元霸父子告别，坐舟沿洛水北上。王元霸祖孙五人直送到船上，盘缠酒菜，致送得十分丰盛。

自从那日王家骏、王家驹兄弟折断了令狐冲的手臂，令狐冲和王家祖孙三代不再交言，此刻临别，他也是翻起了一双白眼，对他五人漠然而视，似乎眼前压根儿便没这个“金刀王家”一般。岳不群对这个大弟子甚感头痛，知他生性倔强，倘若硬要他向王元霸行礼告别，他当时师命难违，勉强顺从，事后多半会去向王家寻仇捣蛋，反而多生事端，是以他自行向王元霸一再称谢，于令狐冲的无礼神态只作不见。

令狐冲冷眼旁观，见王家大箱小箱，大包小包，送给岳灵珊的礼物极多。一名名仆妇走上船来，呈上礼物，说道这是老太太送给岳姑娘路上吃的，又说这是大奶奶送给姑娘路上穿的，二奶奶送给姑娘船中戴的，简直便将岳灵珊当做了亲戚一般。岳灵珊欢然道谢，说道：“啊哟，我怎穿得了这许多，吃得了这许多？”

正热闹间，忽然一名敝衣老者走上船头，叫道：“令狐少君！”令狐冲见是绿竹翁，不由得一怔，忙迎上躬身行礼。绿竹翁道：“我姑姑命我将这件薄礼送给令狐少君。”说着双手奉上一个长长的包裹，包袱布是印以白花的蓝色粗布。令狐冲躬身接过，说道：“前辈厚赐，弟子拜领。”说着连连作揖。

王家骏、王家驹兄弟见他对一个身穿粗布衣衫的老头儿如此恭敬，而对名满江湖的金刀无敌王家爷爷却连正眼也不瞧上一眼，自是十分有气，若非碍着岳不群夫妇和华山派众师兄弟姊妹的面子，二人又要将令狐冲拉了出来，狠狠打他一顿，方出胸中恶气。

眼见绿竹翁交了那包裹后，从船头踏上跳板，要回到岸上，两兄弟使个眼色，分从左右向绿竹翁挤了过去。二人一挺左肩，一挺右肩，只消轻轻一撞，这糟老头儿还不摔下洛水之中？虽然岸边水浅淹不死他，却也大大削了令狐冲的面子。令狐冲见了，忙叫：“小心！”正要伸手去抓二人，陡然想起自己功力全失，别说这一下抓不住王氏兄弟，就算抓上了也全无用处。他只一怔之间，眼见王氏兄弟已撞到了绿竹翁身上。

王元霸叫道：“不可！”他在洛阳是有家有业之人，与寻常武人大不相同。他两个孙儿年轻力壮，若将这个衰翁一下子撞死了，官府查究起来那可后患无穷。偏生他坐在船舱之中，正和岳不群说话，来不及出手阻止。

但听得波的一声响，两兄弟的肩头已撞上了绿竹翁，蓦地里两条人影飞起，扑通扑通两响，王氏兄弟分从左右摔入洛水。那老翁便如是个鼓足了气的大皮囊一般，王氏兄弟撞将上去，立即弹出。老翁自己却浑若无事，仍颤巍巍地一步步从跳板走到岸上。

王氏兄弟一落水，船上登时一阵大乱，立时便有水手跳下水去，救了二人上来。此时方当春寒，洛水中虽已解冻，河水却仍极冷。王氏兄弟不识水性，早已喝了好几口河水，只冻得牙齿打战，狼狈之极。王元霸正惊奇间，一看之下，更大吃一惊，只见两兄弟的四条胳膊，都是在左臂肩关节和右臂肘关节处脱了臼，便如当日二人折断

令狐冲的胳膊一模一样。两人一面呼痛，一面破口大骂，四条手臂却软垂垂地悬在身边。

王仲强见二子吃亏，纵身跃上岸去，抢在绿竹翁面前，拦住了他去路。

绿竹翁仍弓腰曲背，低着头慢慢走去。王仲强喝道：“何方高人，到洛阳王家显身手来着？”绿竹翁便如不闻，继续前行，慢慢走到王仲强身前。

舟中众人的眼光都射在二人身上。但见绿竹翁一步步上前，王仲强微张双臂，挡在路心。渐渐二人越来越近，相距自一丈而五尺，自五尺而至三尺，绿竹翁又踏前一步，王仲强喝道：“去吧！”伸出双手，往他背上猛力抓落。

眼见他双手手指刚要碰到绿竹翁背脊，突然之间，他一个高大的身形腾空而起，飞出数丈。众人惊呼声中，他在半空中翻了半个筋斗，稳稳落地。倘若二人分从远处急速奔至，相撞时有一人如此飞了出去，倒也不奇，奇在王仲强站着不动，而绿竹翁缓缓走近，却陡然间将他震飞，即连岳不群、王元霸这等高手，也瞧不出这老翁使了什么手法，竟这般将人震得飞出数丈之外。王仲强落下时身形稳实，绝无半分狼狈之态，不会武功之人还道他是自行跃起，显了一手轻功。众家丁轿夫拍手喝彩，大赞王家二老爷武功了得。但跟着便见他脸色一变，额头冒汗，双臂显然软软地下垂，便不敢再叫好了。

王元霸初见绿竹翁不动声色地将两个孙儿震得四条手臂脱臼，心下已十分惊讶，自忖这等本事自己虽然也有，但使出之时定然十分威猛霸道，决不能如这老头儿那么举重若轻，也决不能如此迅捷，待见他儿子震飞卸臂，心下已非惊异，而是大为骇然。他知次子已得自己武功真传，一手单刀固然使得沉稳狠辣，而拳脚上功夫和内功修为，也已不弱于自己壮年之时，但二人一招未交，便给对方震飞，更不知不觉间给卸脱了双臂关节，那是生平从所未见之事，眼见儿子吃了亏，忙叫道：“仲强，过来！”

王仲强忍住疼痛，勉力跃上船头，吐了口唾沫，悻悻骂道：“这臭老儿，多半会使妖法！”王元霸喀喀两声，给儿子接上了关节，低声问道：“身上觉得怎样？没受内伤么？”王仲强摇了摇头。王元霸心下盘算，凭自己本事，恐怕对付不了这老人，若要岳不群出手相助，胜了也不光彩，索性不提此事，含糊过去。眼见绿竹翁缓缓远去，心头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寻思：“这老儿自是令狐冲的朋友，只因孙儿折断了令狐冲两条胳膊，他便来震断他父子三人的胳膊还账，再加上些利息。我在洛阳称雄一世，难道到得老来，反要摔个大筋斗么？”

这时王伯奋已将两个侄儿关节脱臼处接上。两乘轿子将两个湿淋淋的少年抬回府去。

王元霸眼望岳不群，说道：“岳先生，这人是什么来历？老朽老眼昏花，可认不出这位高人。”岳不群道：“冲儿，他是谁？”令狐冲道：“他便是绿竹翁。”

王元霸和岳不群同时“哦”的一声。那日他们虽曾同赴小巷，却未见绿竹翁之面，而唯一识得绿竹翁的易师爷，在府门口送别后没到码头来送行，是以谁都不识此人。

岳不群指着那蓝布包裹，问道：“他给了你些什么？”令狐冲道：“弟子不知。”打开包裹，露出一具短琴，琴身陈旧，显是古物，琴尾刻着两个篆字“燕语”：另有一本册子，封面上写着“清心普善咒”五字。令狐冲胸口一热，“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岳不群凝视着他，问道：“怎么？”令狐冲道：“这位前辈不但给了我一张瑶琴，还抄了琴谱给我。”翻开琴谱，但见每一页都写满了簪花小楷，除了以琴字书明曲调之外，还详细列明指法、弦法，以及抚琴的种种关窍，纸张墨色，均是全新，显是那婆婆刚写就的。令狐冲想到这位前辈对自己如此眷顾，心下感动，眼中泪光莹然，差点便掉下泪来。

王元霸和岳不群见这册子上所书确然全是抚琴之法，其中有些怪字，显然也与那本《笑傲江湖之曲》中的怪字相似，虽然心下疑窦不解，却也无话可说。岳不群道：“这位绿竹翁真人不露相，原来是武林中一位高手。冲儿，你可知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他料想令狐冲纵然知道，也不会据实以答，只是这人武功太高，若不问明底细，心下终究不安。果然令狐冲说道：“弟子只跟随这位前辈学琴，实不知他身负武功。”

当下岳不群夫妇向王元霸和王伯奋、仲强兄弟拱手作别，起篙解缆，大船北驶。王元霸意兴索然，心下惴之，唯恐绿竹翁再来寻衅。

坐船驶出十余丈，华山派众弟子便纷纷议论。有的说那绿竹翁武功深不可测，有的为了讨好林平之和岳灵珊，却说这老儿未必有什么本领，王氏兄弟自己不小心才摔入洛水之中，王仲强只是不愿跟这又老又贫的老头子一般见识，这才跃起相避。但他为何在半空中自卸双臂关节，可就难以解释了。

令狐冲坐在后梢，也不去听众师弟师妹谈论，自行翻阅琴谱，按照书上所示，以指按捺琴弦，生怕惊吵了师父师娘，只虚指作势，不敢弹奏出声。

岳夫人眼见坐船顺风，行驶甚速，想到绿竹翁的诡异形貌、高强武功，心中思潮起伏，走到船头，观赏风景。看了一会，忽听得丈夫的声音在耳畔说道：“你瞧那绿竹翁是什么门道？”这句话正是她要问丈夫的，他虽先行问起，岳夫人仍然问道：“你瞧他是什么门道？”岳不群道：“这老儿行动诡异，手不动，足不抬，便将王家父子三人震得离身数丈，多半不是正派武功。他将王家父子的双臂关节卸脱，跟那日冲儿被卸关节的部位金然相同，摆明是为冲儿报仇来着。”

岳夫人点了点头道：“他对冲儿似乎甚好，不过也不像真的要对付金刀王家生事。”岳不群叹了口气，道：“但愿此事就此了结，否则王老爷子一生英名，只怕未必有好结果呢。”隔了半晌，又道：“咱们虽然走的是水道，大家仍小心点的好。”

岳夫人道：“你说会有人上船来生事？”

岳不群摇了摇头，说道：“咱们一直给蒙在鼓里，到底那晚这一十五名蒙面客是什么路道，还是不明所以。咱们在明，而敌人在暗，前途未必会很太平呢。”他自执掌华山一派以来，从未遇到过什么重大挫折，近月来却深觉前途多艰，但到底敌人是谁，有什么图谋，却半点摸不着底细，正因为愈是无着力处，愈是心事重重。

他夫妇俩叮嘱弟子日夜严加提防，但坐船自巩县附近入河，顺流东下，竟没半点意外。离洛阳越远，众人越放心，提防之心也渐渐懈了。

十四 论杯

这一日将到开封，岳不群夫妇和众弟子谈起开封府的武林人物。岳不群道：“开封府虽是大都，但武风不盛，像华老镖头、海老拳师、豫中三英这些人，武功和声望都并没什么了不起。咱们在开封看看名胜古迹便是，不必拜客访友，免得惊动人家。”

岳夫人微笑道：“开封府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师哥怎地忘了？”岳不群道：“大大有名？你说是……是谁？”岳夫人笑道：“‘医一人，杀一人。杀一人，医一人。医人杀人一样多，赚钱蚀本都不做。’那是谁啊？”岳不群微笑道：“‘杀人名医’平一指，那自是大大有名。不过这人脾气太怪，咱们便去拜访，他也未必肯见。”岳夫人道：“是啊，否则冲儿一直内伤难愈，咱们又来到了开封，该当去求这位杀人名医瞧瞧才是。”

岳灵珊奇道：“妈，什么叫做‘杀人名医’？既会杀人，又怎会是名医？”岳夫人微笑道：“这位平老先生，是武林中的一个怪……一位奇人，医道高明之极，当真是着手成春，据说不论多么重的疾病伤势，只要他肯医治，便决没治不好的。不过他有个古怪脾气。他说世上人多人少，老天爷和阎罗王心中自然有数。如他医好许多人的伤病，死的人少了，难免活人太多而死人太少，对不起阎罗王。日后他自己死了之后，就算阎罗王不加理会，判官小鬼定要跟他为难，只怕在阴间日子很不好过。”众弟子听着都笑了起来。

岳夫人续道：“因此他立下誓愿，只要救活了一个人，便须杀一个人来抵数。又如他杀了一人，必定要救活一个人来补数。听说他医寓中挂着一幅大中堂，写明：‘医一人，杀一人。杀一人，医一人。医人杀人一样多，赚钱蚀本都不做。’他说这么一来，老天爷不会怪他杀伤人命，阎罗王也不会怨他抢了阴世地府的生意。”众弟子又都大笑。

岳灵珊道：“这位平一指大夫倒有趣得紧。怎么他又取了这样一个奇怪名字？他只有一根手指么？”岳夫人道：“好像不是一根手指的。师哥，你可知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岳不群道：“平大夫十指俱全，他自称‘一指’，意思说：杀人医人，俱只一指。要杀人，点人一指便死了，要医人，也只用一根手指搭脉。”岳夫人道：“啊，原来如此。那么他的点穴功夫定然厉害得很了？”岳不群道：“那就不大清楚了，当真和这位平大夫动过手的，只怕也没几个。武林中的好手都知他医道高明之极，人生在世，谁也难保没三长两短，说不定有一天会上门去求他，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了他。但若非迫不得已，也不敢贸然请他治病。”岳灵珊道：“为什么？”岳不群道：“武林中人请他治病疗伤，他定要那人先行立下重誓，病好伤愈之后，须得依他吩咐，去杀一个他所指

定之人，这叫做一命抵一命。倘若他要杀的是个不相干之人，倒也罢了，要是他指定去杀的，竟是求治者的至亲好友，甚或是父兄妻儿，那岂不是为难之极？”众弟子均道：“这位平大夫，可邪门得紧了。”

岳灵珊道：“大师哥，这么说来，你的伤是不能去求他治的了。”

令狐冲一直倚在后梢舱门边，听师父师娘述说“杀人名医”平一指的怪癖，听小师妹这么说，淡淡一笑，道：“是啊！只怕他治好我伤之后，叫我来杀了我的小师妹。”华山群弟子都笑了起来。

岳灵珊笑道：“这位平大夫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你杀我？”她转过头去，问父亲道：“爹，这平大夫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岳不群道：“听说他行事喜怒无常，亦正亦邪，说不上是好人，也不能算坏人。说得好些，是个奇人，说得坏些，便是个怪人了。”

岳灵珊道：“只怕江湖上传言，夸大其事，也是有的。到得开封府，我倒想去拜访拜访这位平大夫。”岳不群和岳夫人齐声喝道：“千万不可胡闹！”岳灵珊见父亲和母亲的脸色都十分郑重，微微一惊，问道：“为什么？”岳不群道：“你想惹祸上身么？这种人都见得？”岳灵珊道：“见上一见，也会惹祸上身了？我又不是去求他治病，怕什么？”岳不群脸一沉，说道：“咱们出来是游山玩水，可不是惹事生非。”岳灵珊见父亲动怒，便不敢再说了，但对这“杀人名医平一指”却充满了好奇之心。

次日辰牌时分，舟至开封，但到府城尚有一段路程。

岳不群笑道：“离这里不远有个地方，是咱岳家当年大出风头之所，倒不可不去。”岳灵珊拍手笑道：“好啊，知道啦，那是朱仙镇，是岳鹏举岳爷爷大破金兀朮的地方。”凡学武之人，对抗金卫国的岳飞无不极为敬仰，朱仙镇是昔年岳飞大破金兵之地，自是谁都想去瞧瞧。岳灵珊第一个跃上码头，叫道：“咱们快去朱仙镇，再赶到开封城中吃中饭。”

众人纷纷上岸，令狐冲却坐在后梢不动。岳灵珊叫道：“大师哥，你不来么？”

令狐冲自失了内力之后，一直倦怠困乏，懒于走动，心想各人上岸游玩，自己正好趁机学弹《清心普善咒》，又见林平之站在岳灵珊身畔，神态亲热，更是心冷，便道：“我没力气，走不快。”岳灵珊道：“好吧，你就在船里歇歇。我到开封给你打几斤好酒来。”

令狐冲见她和林平之并肩而行，快步走在众人前头，心中一酸，只觉那《清心普善咒》学会之后，即使真能治好自己内伤，却又何必去治？这琴又何必去学？望着黄河中浊流滚滚东去，一霎时间，只觉人生悲苦，亦如流水滔滔无尽，这一牵动内力，丹田中立时大痛。

岳灵珊和林平之并肩而行，指点风物，细语喁喁，却另是一般心情。

岳夫人扯了扯丈夫的衣袖，低声道：“珊儿和平儿年轻，这般男女同行，在山野间浑没要紧，到了大城市中却是不妥，咱们二老陪陪他们吧。”岳不群一笑，道：“你我年纪已经不轻，男女同行便浑没要紧了。”岳夫人哈哈一笑，抢上几步，走到女儿身畔。四人向行人问明途径，径向朱仙镇而去。

将到镇上，只见路旁有座大庙，庙额上写着“杨将军庙”四个金字。岳灵珊道：“爹，

我知道啦，这是杨再兴杨将军的庙，他误走小商河，给金兵射死的。”岳不群点头道：“正是。杨将军为国捐躯，令人好生敬仰，咱们进庙去瞻仰遗容，叩拜英灵。”见其余众弟子相距尚远，四人不得等齐，先行进庙。

只见杨再兴的神像粉面银铠，英气勃勃，岳灵珊心道：“这位杨将军生得好俊！”转头向林平之瞧了一眼，心下暗生比较之意。

便在此时，忽听得庙外有人说道：“我说杨将军庙供的一定是杨再兴。”岳不群夫妇听得声音，脸色均是一变，同时伸手按住剑柄。却听得另一人道：“天下姓杨的将军甚多，怎么一定是杨再兴？说不定是后山金刀杨老令公，又说不定是杨六郎、杨七郎？”又有一人道：“单是杨家将，也未必是杨令公、杨六郎、杨七郎，或许是杨宗保、杨文广呢？”另一人道：“为什么不能是杨四郎？”先一人道：“杨四郎投降番邦，决不会起一座庙来供他。”另一人道：“你讥刺我排行第四，就会投降番邦，是不是？”先一人道：“你排行第四，跟杨四郎有甚相干？”另一人道：“你排行第五，杨五郎五台山出家，你又为什么不去做和尚？”先一人道：“我如做和尚，你便得投降番邦。”

岳不群夫妇听到最初一人说话，便知是桃谷诸怪到了，当即打个手势，和女儿及林平之一齐躲入神像之后。他夫妇躲在左首，岳灵珊和林平之躲在右首。

只听得桃谷诸怪在庙外不住口地争辩，却不进来看个明白。岳灵珊暗暗好笑：“那有什么好争的，到底是杨再兴还是杨四郎，进来瞧瞧不就是了？”

岳夫人仔细分辨外面话声，只是五人，心想余下那人果然是给自己刺死了，自己和丈夫远离华山躲避这五个怪物，防他们上山报仇，不料狭路相逢，还是在这里碰上了，虽然尚未见到，但别的弟子转眼便到，如何能逃得过？心下好生担忧。

只听五怪愈争愈烈，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人一拥而进。一人大声叫了起来：“啊哈，你瞧，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公再。唔，杨公再，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明明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干仙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杨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下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因此是杨七郎。”桃根仙道：“这神像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因此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

四人都道：“此言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个‘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生一万个儿子？”五人越扯越远。岳灵珊几次要笑出声来，却都强自忍住。

桃谷五怪又争了一会，桃干仙忽道：“杨七郎啊杨七郎，你只要保佑咱们六弟不死，老子向你磕几个头也是不妨。我这里先磕头了。”说着跪下磕头。

岳不群夫妇一听，互视一眼，脸上均有喜色，心想：“听他言下之意，那怪人虽中了一剑，却并没死。”这桃谷六仙莫名奇妙，他夫妇实不愿结上这不知所云的冤家。

桃枝仙道：“倘若六弟死了呢？”桃干仙道：“我便把神像打得稀巴烂，再在烂泥上撒泡尿。”桃花仙道：“就算你把杨七郎的神像打得稀巴烂，又撒上一泡尿，就算再拉上一堆屎，却又怎地？六弟死都死了，你磕了头，总之是吃了亏啦！”桃枝仙道：“言之有理，这头且不忙磕，咱们去问个清楚，到底六弟的伤治得好呢，还是治不好。治得好再来磕头，治不好便来拉尿。”桃根仙道：“倘若治得好，不磕头也治得好，这头便不用磕了。倘若治不好，不拉尿也治不好，这尿便不用拉了。”桃叶仙道：“六弟治不好，咱们大家便不拉尿？不拉尿，岂不是要胀死？”桃干仙突然放声大哭，道：“六弟要是活不成，大伙儿不拉尿便不拉尿，胀死便胀死。”其余四人也都大哭起来。

桃枝仙忽然哈哈大笑，道：“六弟倘若不死，咱们白哭一场，岂不吃亏？去去去，问个明白，再哭不迟。”桃花仙道：“这句话大有语病。六弟倘若不死，‘再哭不迟’这四字，便用不着了。”五人一面争辩，快步出庙。

岳不群见五怪离去，问岳夫人道：“那人到底死活如何，事关重大，我去探个虚实。师妹，你和珊儿他们在这里等我回来。”岳夫人道：“你孤身犯险，没有救应，我和你同去。”说着抢先出庙。岳不群过去每逢大事，总是夫妇联手，此刻听妻子这么说，知道拗不过她，也不多言。

两人出庙后，遥遥望见桃谷五怪从一条小路转入一个山坳。两人不敢太过逼近，只远远跟着，好在五人争辩之声甚响，虽相隔甚远，仍听到五人的所在。沿着那条山路，经过十几株大柳树，只见一条小溪之畔有几间瓦屋，五怪的争辩声直响入瓦屋之中。

岳不群轻声道：“从屋后绕过去。”夫妇俩展开轻功，远远向右首奔出，又从里许之外兜了转来。瓦屋后又是一排柳树，两人隐身柳树之后。

猛听得桃谷五怪齐声怒叫：“你杀了六弟啦！”“怎……怎么剖开了他胸膛？”“要你这狗贼抵命。”“把你胸膛也剖了开来。”“啊哟，六弟，你死得这么惨，我……我们永远不拉尿，跟着你一起胀死。”

岳不群夫妇大惊：“怎么有人剖了他们六弟的胸膛？”两人打个手势，弯腰走到窗下，从窗缝向屋内望去。

只见屋内明晃晃的点了七八盏灯，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大床。床上仰卧着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胸口已让人剖开，鲜血直流，双目紧闭，似已死去多时，瞧他面容，正是那日在华山顶上身中岳夫人一剑的桃实仙。桃谷五怪围在床边，指着一个矮胖子大

叫大嚷。

这矮胖子脑袋极大，生一撇鼠须，摇头晃脑，形相滑稽。他双手都是鲜血，右手持着一柄雪亮的短刀，刀上也染满了鲜血。他双目直瞪桃谷五怪，过了一会，才沉声道：“放屁放完了没有？”桃谷五怪齐声道：“放完了，你有什么屁放？臭不臭？”那矮胖子道：“这个活死人胸口中剑，你们给他敷了金创药，千里迢迢地抬来求我救命。你们路上走得太慢，创口结疤，经脉都对错了。要救他性命是可以的，不过经脉错乱，救活后武功全失，而且下半身瘫痪，没法行动。这样的废人，医好了又有什么用处？”桃根仙道：“虽是废人，总比死人好些。”那矮胖子怒道：“我要就不医，要就全部医好。医成一个废人，老子颜面何在？不医了，不医了！你们把这死尸抬去吧，老子决心不医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

桃根仙道：“你说‘气死我也’，怎么又不气死？”那矮胖子双目直瞪着他，冷冷地道：“我早就给你气死了。你怎知我没死？”桃干仙道：“你既没医好我六弟的本事，干吗又剖开了他胸膛？”那矮胖子冷冷地道：“我的外号叫作什么？”桃干仙道：“你的狗屁外号有道是‘杀人名医’！”

岳不群夫妇心中一凛，对望了一眼，均想：“原来这个形相古怪的矮胖子，居然便是大名鼎鼎的‘杀人名医’。不错，普天下医道之精，江湖上都说以这平一指为第一，那怪人身受重伤，他们来求他医治，原在情理之中。”

只听平一指冷冷地道：“我既号称‘杀人名医’，杀个把人，又有什么希奇？”桃花仙道：“杀人有什么难？我难道不会？你只会杀人，不会医人，枉称了‘名医’二字。”平一指道：“谁说我不会医人？我将这活死人的胸膛剖开，经脉重行接过，医好之后，内外武功和没受伤时一模一样，这才是杀人名医的手段。”

桃谷五怪大喜，齐声道：“原来你能救活我们六弟，那可错怪你了。”桃根仙道：“你怎……怎么还不动手医治？六弟的胸膛给你剖开了，一直流血不止，再不赶紧医治，便来不及了。”平一指道：“杀人名医是你还是我？”桃根仙道：“自然是你，那还用问？”平一指道：“既然是我，你怎知来得及来不及？再说，我剖开他胸膛后，本来早就在医治，你们五个讨厌鬼来啰唆不休，我怎么医法？我叫你们去杨将军庙玩上半天，再到牛将军庙、张将军庙去玩玩，为什么这么快便回来了？”桃干仙道：“快动手治伤吧，是你自己在啰唆，还说我们啰唆呢。”

平一指又瞪目向他凝视，突然大喝一声：“拿针线来！”

他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桃谷五仙和岳不群夫妇都吃了一惊，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妇人走进房来，端着一只木盘，一言不发地放在桌上。这妇人四十来岁年纪，方面大耳，眼睛深陷，脸上全无血色。

平一指道：“你们求我救活这人，我的规矩，早跟你们说过了，是不是？”桃根仙道：“是啊。我们也早答允了，誓也发过了。不论要杀什么人，你吩咐下来好了，我们六兄弟无不遵命。”平一指道：“那就是了，现下我还没想到要杀哪一个人，等得想到了，再跟你们说。你们通统给我站在一旁，不许出一句声，只要发出半点声息，我立即停手，这人是死是活，我可再也不管了。”

桃谷六兄弟自幼同房而睡，同桌而食，从没片刻停嘴，在睡梦中也常自争辩不休。

这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都满腹言语，须得一吐方快，但想到只须说一个字，便送了六弟性命，唯有竭力忍住，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又唯恐一不小心，放一个屁。

平一指从盘里取过一口大针，穿上了透明的粗线，将桃实仙胸口的剖开处缝了起来。他十根手指又粗又短，便似十根胡萝卜一般，岂知动作竟灵巧之极，运针如飞，片刻间将一条九寸来长的伤口缝上了，随即反手从许多磁瓶中取出药粉、药水，纷纷敷上伤口，又撬开桃实仙的牙根，灌下几种药水，然后用湿布抹去他身上鲜血。那高瘦妇人一直在旁相助，递针递药，动作也极熟练。

平一指向桃谷五仙瞧了瞧，见五人唇动舌摇，个个急欲说话，便道：“此人还没活，等他活了过来，你们再说话吧。”五人张口结舌，神情尴尬之极。平一指“哼”了一声，坐在一旁。那妇人将针线刀圭等物移了出去。

岳不群夫妇躲在窗外，屏息凝气，此刻屋内鸦雀无声，窗外只须稍有动静，屋内诸人立时便会察觉。

过了良久，平一指站起身来，走到桃实仙身旁，突然伸掌在桃实仙头顶“百会穴”上重重一击。六个人“啊”的一声，同时惊呼出来。这六个人中五个是桃谷五仙，另一个竟是躺卧在床、一直昏迷不醒的桃实仙。

桃实仙一声呼叫，便即坐起，骂道：“你奶奶的，你为什么打我头顶？”平一指骂道：“你奶奶的，老子不用真气通你百会穴，你能好得这么快么？”桃实仙道：“你奶奶的，老子好得快好得慢，跟你又有什么相干？”平一指道：“你奶奶的，你好得慢了，岂非显得我‘杀人名医’的手段不够高明？你老是躺在我屋里，岂不讨厌？”桃实仙道：“你奶奶的，你讨厌我，老子走好了，希罕么？”一骨碌站起身来，迈步便行。

桃谷五仙见他走就走，好得如此迅速，都又惊又喜，跟随其后，出门而去。

岳不群夫妇心下骇然，均想：“平一指医术果然惊人，而他内力也非同小可，适才在桃实仙头顶百会穴上这一拍，定是以浑厚内力注入其体，这才能令他立时苏醒。”二人微一犹豫，见桃谷六仙已去得远了，平一指站起身来，走向另一间屋中。

岳不群向妻子打个手势，两人立即轻手轻脚地走开，直到离那屋子数十丈处，这才快步疾行。岳夫人道：“那杀人名医内功好生了得，瞧他行事，又委实邪门。”岳不群道：“桃谷六怪既在这里，这开封府就势必是非甚多，咱们及早离去吧，不用跟他们歪缠了。”岳夫人哼的一声，毕生之中，近几个月来所受委屈特多，丈夫以五岳剑派一派掌门之尊，居然不得不东躲西避，天下虽大，竟似无容身之所。他夫妇间无话不谈，话题一涉及此事，却都避了开去，以免同感尴尬。此刻想到桃实仙终得不死，心头都如放下了一块大石。

两人回到杨将军庙，只见岳灵珊、林平之和劳德诺等诸弟子均在后殿相候。岳不群道：“回船去吧！”众人均已得知桃谷五怪便在当地，谁也没多问，便即匆匆回舟。

正要吩咐船家开船，忽听得桃谷五仙齐声大叫：“令狐冲，令狐冲，你在哪里？”

岳不群夫妇及华山群弟子脸色一齐大变，只见六个人匆匆奔到码头边，桃谷五仙之外，另一个便是平一指。

桃谷五仙认得岳不群夫妇，远远望见，便即大声欢呼，五人纵身跃起，齐向船上跳来。

岳夫人立即拔出长剑，运劲向桃根仙胸口刺去。岳不群也已长剑出手，当的一声，将妻子的剑刃压下，低声嘱咐：“不可鲁莽！”只觉船头微微一沉，桃谷五仙已站在船头。

桃根仙大声道：“令狐冲，你躲在哪里？怎地不出来？”

令狐冲大怒，叫道：“我怕你们么？为什么要躲？”

便在这时，船身微晃，船头又多了一人，正是杀人名医平一指。岳不群暗自吃惊：“我和师妹刚回舟中，这矮子跟着也来了，莫非发现了我二人在窗外偷窥的踪迹？桃谷五怪已极难对付，再加上这个厉害人物，岳不群夫妇的性命，今日只怕要送在开封了。”

只听平一指问道：“哪一位是令狐兄弟？”言辞居然甚为客气。令狐冲慢慢走到船头，道：“在下令狐冲，不知阁下尊姓大名，有何见教。”

平一指向他上下打量，说道：“有人托我来治你之伤。”伸手抓住他手腕，一根食指搭上他脉搏，突然双眉一轩，“咦”的一声，过了一会，眉头慢慢皱了拢来，又是“啊”的一声，仰头向天，左手不住搔头，喃喃地道：“奇怪，奇怪！”隔了良久，伸手去搭令狐冲另一只手的脉搏，突然打了个喷嚏，说道：“古怪得紧，老夫生平从所未遇。”

桃根仙忍不住道：“那有什么奇怪？他心经受伤，我早已用内力真气给他治过了。”桃干仙道：“你还在说他心经受伤，明明是肺经不妥，若不是我用真气通他肺经诸穴，这小子又怎活得到今日？”桃枝仙、桃叶仙、桃花仙三人也纷纷大发谬论，各执一辞，自居大功。

平一指突然大喝：“放屁，放屁！”桃根仙怒道：“是你放屁，还是我五兄弟放屁？”平一指道：“自然是你们六兄弟放屁！令狐兄弟体内，有两道较强真气，似乎是不戒和尚所注，另有六道较弱真气，多半是你们六个大傻瓜的了。”

岳不群夫妇对望了一眼，均想：“这平一指果然了不起，他一搭脉搏，察觉冲儿体内有八道不同真气，那倒不奇，奇在他居然说得出来历，知道其中两道来自不戒和尚。”

桃干仙怒道：“为什么我们六人的较弱，不戒和尚的较强？明明是我们的强，他的弱！”

平一指冷笑道：“好不要脸！他一个人的两道真气，压住了你们六个人的，难道还是你们较强？不戒和尚这老混蛋，武功虽强，却毫无见识，他妈的，老混蛋！”

桃花仙伸出一根手指，假意也去搭令狐冲右手的脉搏，道：“以我搭脉所知，乃是桃谷六仙的真气，将不戒和尚的真气压得没法动……”突然间大叫一声，那根手指犹如被人咬了一口，急缩不迭，叫道：“唉唷，他妈的！”

平一指哈哈大笑，十分得意。众人均知他是以上乘内功借着令狐冲的身子传力，狠狠地将桃花仙震了一下。

平一指笑了一会，脸色一沉，道：“你们都给我在船舱里等着，谁都不许出声！”

桃叶仙道：“我是我，你是你，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平一指道：“你们立过誓，要给我杀一个人，是不是？”桃枝仙道：“是啊，我们只答允替你杀一个人，却没

答允听你的话。”平一指道：“听不听话，原在你们。但如我叫你们去杀了桃谷六仙中的桃实仙，你们意下如何？”桃谷五仙齐声大叫：“岂有此理！你刚救活了他，怎么又叫我们去杀他？”

平一指道：“你们五人，向我立过什么誓？”桃根仙道：“我们答允了你，倘若你救活了我们的兄弟桃实仙，你吩咐我们去杀一个人，不论要杀的是谁，都须照办，不得推托。”平一指道：“不错。我救活了你们的兄弟没有？”桃花仙道：“救活了！”平一指道：“桃实仙是不是人？”桃叶仙道：“他当然是人，难道还是鬼？”平一指道：“好了，我叫你们去杀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桃实仙！”

桃谷五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觉此事太也匪夷所思，却又难以辩驳。

平一指道：“你们倘若真的不愿去杀桃实仙，那也可以通融。你们到底听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到船舱里去乖乖地坐着，谁都不许乱说乱动。”桃谷五仙连声答应，一晃眼间，五人均已双手按膝，端庄而坐，要有多规矩便有多规矩。

令狐冲道：“平前辈，听说你给人治病救命，有个规矩，救活之后，要那人去为你杀一人。”平一指道：“不错，确是有这规矩。”令狐冲道：“晚辈不愿为你杀人，因此你也不用给我治病。”

平一指听了这话，“哈”的一声，又自头至脚地向令狐冲打量了一番，似在察看一件希奇古怪的物事一般，隔了半晌，才道：“第一，你的病很重，我治不好。第二，就算治好了，自有人答应给我杀人，不用你亲自出手。”

令狐冲自从岳灵珊移情别恋之后，虽已觉了无生趣，但忽然听得这位号称有再生之能的名医断定自己伤病已没法治愈，心中却也不禁感到一阵凄凉。

岳不群夫妇又对望一眼，均想：“什么人这么大的面子，居然请得动‘杀人名医’到病人处来出诊？这人跟冲儿又有什么交情？”

平一指道：“令狐兄弟，你体内有八道异种真气，驱不出、化不掉、降不服、压不住，是以为难。我受人之托，给你治病，不是我不肯尽力，实在你的病因与真气有关，非针灸药石所能奏效，在下行医以来，从未遇到过这等病象，无能为力，十分惭愧。”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倒出十粒朱红色的丸药，说道：“这十粒‘镇心理气丸’，多含名贵药材，制炼不易，你每十天服食一粒，可延百日之命。”

令狐冲双手接过，说道：“多谢。”平一指转过身来，正欲上岸，忽然又回头道：“瓶里还有两粒，索性都给了你吧。”令狐冲不接，说道：“前辈如此珍视，这药丸自有奇效，不如留着救人。晚辈多活十日八日，于人于己，都没什么好处。”

平一指侧头又瞧了令狐冲一会，说道：“生死置之度外，确是大丈夫本色。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唉，可惜，可惜！惭愧，惭愧！”一颗大头摇了几摇，一跃上岸，快步而去。

他说来便来，说去便去，竟将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全不理睬，视若无物。

岳不群好生有气，只是船舱中还坐着五个要命的瘟神，如何打发，可煞费周章。只见桃谷五仙坐着一动也不动，眼观鼻，鼻观心，便如老僧入定一般。若命船家开船，势必将五个瘟神一齐带走，若不开船，不知他五人坐到什么时候，又不知是否会暴起伤人，以报岳夫人刺伤桃实仙的一剑之仇？

劳德诺、岳灵珊等都亲眼见过他们撕裂成不忧的凶状，此刻思之犹有余悸，各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向五人瞧去。

令狐冲回身走进船舱，说道：“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桃根仙道：“乖乖地坐着，什么也不干。”令狐冲道：“我们要开船了，你们请上岸吧。”桃干仙道：“平一指叫我们在船舱中乖乖地坐着，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便要我们去杀了我们兄弟。因此我们便乖乖地坐着，不敢乱说乱动。”令狐冲忍不住好笑，说道：“平大夫早就上岸去了，你们可以乱说乱动了！”桃花仙摇头道：“不行，不行！万一他瞧见我们乱说乱动，那可大事不妙。”

忽听得岸上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五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在哪里？”

桃根仙道：“他是在叫我们。”桃干仙道：“为什么是叫我们？我们怎会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人又叫道：“这里又有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平大夫刚给他治好了伤，你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丢下黄河里去喂大王八了。”

桃谷五仙一听，呼的一声，五个人并排从船舱中纵了出去，站在岸边。只见那个相助平一指缝伤的中年妇人笔挺站着，左手平伸，提着个担架，桃实仙便躺在担架上。这妇人满脸病容，力气却也真大，一只手提了个百来斤的桃实仙再加上木制担架，竟全没当一回事。

桃根仙忙道：“当然要的，为什么不要？”桃干仙道：“你为什么要说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桃实仙躺在担架之上，说道：“瞧你相貌，比我们更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原来桃实仙经平一指缝好了伤口，服下灵丹妙药，又给他在顶门一拍，输入真气，立时起身行走，但毕竟失血太多，行不多时，便又晕倒，给那中年妇人提了转去。他受伤虽重，嘴上仍决不让人，忍不住要和那妇人顶撞几句。

那妇人冷冷地道：“你们可知平大夫生平最怕的是什么？”桃谷六仙齐道：“不知道，他怕什么？”那妇人道：“他最怕老婆！”桃谷六仙哈哈大笑，齐声道：“他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居然怕老婆，哈哈，可笑啊可笑！”那妇人冷冷地道：“有什么好笑？我就是他老婆！”桃谷六仙立时不作一声。那妇人道：“我有什么吩咐，他不敢不听。我要杀什么人，他便会叫你们去杀。”桃谷六仙齐道：“是，是！不知平夫人要杀什么人？”

那妇人的眼光向船舱中射去，从岳不群看到岳夫人，又从岳夫人看到岳灵珊，逐一瞧向华山派群弟子，每个人都给她看得心中发毛，各人都知道，只要这个形容丑陋、全无血色的妇人向谁一指，桃谷五仙立时便会将这厮了，纵是岳不群这样的高手，只怕也难逃毒手。

那妇人的眼光慢慢收了回来，又转向桃谷六仙脸上瞧去，六兄弟也是心中怦怦乱跳。那妇人“哈”的一声，桃谷六仙齐道：“是，是！”那妇人又“哼”的一声，桃谷六仙又一齐应道：“是，是！”

那妇人道：“此刻我还没想到要杀之人。不过平大夫说道，这船中有一位令狐冲令狐公子，是他十分敬重的。你们须得好好服侍他，直到他死为止。他说什么，你们便听什么，不得有违。”桃谷六仙皱眉道：“服侍到他死为止？”平夫人道：“不错，服

侍他到死为止。不过他已不过百日之命，在这一百天中，你们须得事事听他吩咐。”

桃谷六仙听说令狐冲已不过再活一百日，登时都高兴起来，都道：“服侍他一百天，倒也不是难事。”

令狐冲道：“平前辈一番美意，晚辈感激不尽。只是晚辈不敢劳动桃谷六仙照顾，便请他们上岸，晚辈这可要告辞了。”

平夫人脸上冷冰冰的没半点喜怒之色，说道：“平大夫言道，令狐公子的内伤，是这六个混蛋害的，不但送了令狐公子一条性命，而且使得平大夫无法医治，大失面子，不能向嘱托他的人交代，非重重责罚这六个混蛋不可。平大夫本来要他们依据誓言，杀死自己一个兄弟，现下从宽处罚，要他们服侍令狐公子。”她顿了一顿，又道：“这六个混蛋若不听令狐公子的话，平大夫知道了，立即取他六人中一人的性命。”

桃花仙道：“令狐兄的伤既是由我们而起，我们服侍他一下，何足道哉？这叫做大丈夫恩怨分明。”桃枝仙道：“男儿汉为朋友双肋插刀，尚且不辞，何况照料一下他的伤势？”桃实仙道：“我的伤势本来需人照料，我照料他，他照料我，有来有往，大家便宜。”桃干仙道：“何况只服侍一百日，时日甚是有限。”桃根仙一拍大腿，说道：“古人听得朋友有难，千里赴义，我六兄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平夫人白了白眼，径自去了。

桃枝仙和桃干仙抬了担架，跃入船中。桃根仙等跟着跃入，叫道：“开船，开船！”

令狐冲见其势无论如何不能拒却他六人同行，便道：“六位桃兄，你们要随我同行，那也未始不可，但对我师父师母，必须恭敬有礼，这是我第一句吩咐。你们如不听，我便不要你们服侍了。”桃叶仙道：“桃谷六仙本来便是彬彬君子，天下知名，别说是你的师父师母，就算是你的徒子徒孙，我们也一般的礼敬有加。”

令狐冲听他居然自称是“彬彬君子”，忍不住好笑，向岳不群道：“师父，这六位桃兄想乘咱们坐船东行，师父意下如何？”

岳不群心想，这六人目前已不致向华山派为难，虽同处一舟，不免是心腹之患，但瞧情形也没法将他们撵走，好在这六人武功虽强，为人却是疯疯癫癫，若以智取，未始不能对付，便点头道：“好，他们要乘船，那也不妨，只是我生性爱静，不喜听他们争辩不休。”

桃干仙道：“岳先生此言错矣，人生在世，干什么有一张嘴巴？这张嘴除了吃饭之外，是还须说话的。又干什么有两只耳朵？那自是听人说话之用。你如生性爱静，便辜负了老天爷造你一张嘴巴、两只耳朵的美意。”

岳不群知道只须和他一接上口，他五兄弟的五张嘴巴一齐加入，不知要嘈到什么地步，打架固然打他们不过，辩论也辩他们不赢，当即微微一笑，提声说道：“船家，开船！”

桃叶仙道：“岳先生，你要船家开船，便须张口出声，倘若当真生性爱静，该当打手势叫他开船才是。”桃干仙道：“船家在后梢，岳先生在中舱，他打手势，船家看不见，那也枉然。”桃根仙道：“他难道不能到后梢去打手势么？”桃花仙道：“倘若船家不懂他的手势，将‘开船’误作‘翻船’，岂不糟糕？”

桃谷六仙争辩声中，船家已拔锚开船。

岳不群夫妇不约而同地向令狐冲望了一眼，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又互相你瞧我，我瞧你，心中所想的是同一件事：“平一指说受人之托来给冲儿治病，从他话中听来，那个托他之人在武林中地位甚高，以致他虽将华山派掌门人没瞧在眼里，对华山派的一个弟子却偏偏十分客气。到底是谁托了他给冲儿治病？他骂不戒和尚为‘他妈的老混蛋’，自不会是受了不戒和尚之托。”若在往日，他夫妇早就将令狐冲叫了过来，细问端详，但此刻师徒间不知不觉已生出许多隔阂，二人均知还不是向令狐冲探问的时候。

岳夫人想到江湖上第一名医平一指也治不了令狐冲的伤，说他已只有百日之命，心下难过，禁不住掉下泪来。

顺风顺水，舟行甚速，这晚停泊处离兰封已不甚远。船家做了饭菜，各人正要就食，忽听得岸上有人朗声说道：“借问一声，华山派诸位英雄，是乘这艘船的么？”

岳不群还没答话，桃枝仙已抢着说道：“桃谷六仙和华山派的诸位英雄好汉都在船上，有什么事？”

那人欢然道：“这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已等了一日一夜。快，快，拿过来。”

十多名大汉分成两行，从岸旁的一个茅棚中走出，每人手中都捧着一只朱漆匣子。一个空手的蓝衫汉子走到船前，躬身说道：“敝上得悉令狐少侠身子欠安，甚是挂念，本当亲来探候，只是实在来不及赶回，飞鸽传书，特命小人奉上一些菲礼，请令狐少侠赏收。”一众大汉走上船头，将十余只匣子放在船上。

令狐冲奇道：“贵上不知是哪一位？如此厚赐，令狐冲愧不敢当。”那汉子道：“令狐少侠福泽深厚，定可早日康复，还请多多保重。”说着躬身行礼，率领一众大汉径自去了。

令狐冲心想：“也不知是谁给我送礼，可真希奇古怪。”

桃谷五仙早就忍耐不住，齐声道：“先打开瞧瞧。”五人七手八脚，将一只只朱漆匣子的匣盖揭开，只见有的匣中装满了精致点心，有的是熏鸡火腿之类的下酒物，更有人参、鹿茸、燕窝、银耳一类珍贵滋补的药材。最后两盒却装满了小小的金锭银锭，显是以备令狐冲路上花用，说是“菲礼”，为数可着实不菲。

桃谷五仙见到糖果蜜饯、水果点心，便抓起来塞入口中，大叫：“好吃，好吃！”

令狐冲翻遍了十几只匣子，既无信件名刺，亦无花纹表记，到底送礼之人是谁，实无半分线索可寻，向岳不群道：“师父，这件事弟子可真摸不着半点头脑。这送礼之人既不像是有恶意，也不似是开玩笑。”说着捧了点心，先敬师父师娘，再分给众师弟师妹。

岳不群见桃谷六仙吃了食物，一无异状，瞧模样这些食物也不似下了毒药，问令狐冲道：“你有江湖上的朋友是住在这一带的么？”令狐冲沉吟半晌，摇头道：“没有。”

只听得马蹄声响，八乘马沿河驰来，有人叫道：“华山派令狐少侠是在这里么？”

桃谷六仙欢然大叫：“在这里，在这里！有什么好东西送来？”

那人叫道：“敝帮帮主得知令狐少侠来到兰封，又听说令狐少侠喜欢喝上几杯，命小人物色到十六坛陈年美酒，专程赶来，请令狐少侠船中饮用。”八乘马奔到近处，果见每一匹马的鞍上都挂着两坛酒。酒坛上有的写着“极品贡酒”，有的写着“陈年佳

汾”，更有的写着“绍兴状元红”，十六坛酒竟似各不相同。

令狐冲见了这许多美酒，那比送什么给他都要欢喜，忙走上船头，拱手说道：“恕在下眼拙，不知贵帮是哪一帮？兄台尊姓大名？”

那汉子笑道：“敝帮帮主再三嘱咐，不得向令狐少侠提及敝帮之名。他老人家言道，这一点小小礼物实在太过菲薄，再提敝帮的名字，实在不好意思。”他左手一挥，马上乘客便将一坛坛美酒搬下，放上船头。

岳不群在船舱中凝神看这八名汉子，见个个身手矫捷，一手提一只酒坛，轻轻一跃便上了船头，这八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武功，但显然八人并非同一门派，看来同是一帮的帮众，倒是不假。八人将十六坛酒送上船头后，躬身向令狐冲行礼，便即上马而去。

令狐冲笑道：“师父，这件事可真奇怪了，不知是谁跟弟子开这个玩笑，送了这许多坛酒来。”岳不群沉吟道：“莫非是田伯光？又莫非是不戒和尚？”令狐冲道：“不错，这两人行事古里古怪，或许是他们也未可知。喂！桃谷六仙，有大批好酒在此，你们喝不喝？”

桃谷六仙笑道：“喝啊！喝啊！岂有不喝之理？”桃根仙、桃干仙二人捧起两坛酒来，拍去泥封，倒在碗中，果然香气扑鼻。六人也不和令狐冲客气，便即咕嘟地喝酒。

令狐冲也去倒了一碗，捧到岳不群面前，道：“师父，你请尝尝，这酒着实不错。”岳不群微微皱眉，“嗯”的一声。劳德诺道：“师父，防人之心不可无。这酒不知是谁送来，焉知酒中没古怪。”岳不群点点头，道：“冲儿，还是小心些儿的好。”

令狐冲一闻到醇美的酒香，哪里还忍耐得住，笑道：“弟子已命不久长，这酒中有毒无毒，也没多大分别。”双手捧碗，几口喝了个干净，赞道：“好酒，好酒！”

只听得岸上也有人大大声赞道：“好酒，好酒！”令狐冲举目往声音来处望去，只见柳树下有个衣衫褴褛的落魄书生，右手摇着一柄破扇，仰头用力嗅着从船上飘去的酒香，说道：“果然是好酒！”

令狐冲笑道：“这位兄台，你并没品尝，怎知此酒美恶？”那书生道：“你一闻酒气，便该知道这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锅头汾酒，岂有不好之理？”

令狐冲自得绿竹翁悉心指点，于酒道上的学问已着实不凡，早知这是六十年左右的三锅头汾酒，但要辨出不多不少恰好是六十二年，却所难能，料想这书生多半是夸张其辞，笑道：“兄台若是不嫌，便请过来喝几杯如何？”

那书生摇头晃脑地道：“你我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一闻酒香，已是干扰，如何再敢叨兄美酒，那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令狐冲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闻兄之言，知是酒国前辈，在下正要请教，便请下舟，不必客气。我师父岳先生、师娘岳夫人也都在舟中。”

那书生慢慢踱将过来，深深一揖，说道：“原来是华山派众位英杰，请了！晚生姓祖，祖宗之祖。当年祖逃闻鸡起舞，那便是晚生的远祖了。晚生双名千秋，千秋者，百岁千秋之意。不敢请教兄台尊姓大名。”令狐冲道：“在下复姓令狐，单名一个冲字。”那祖千秋道：“姓得好，姓得好，这名字也好！当年唐朝令狐楚、令狐绹，都是

做过宰相的大人物!”一面说，一面从跳板上走下船头。

令狐冲微微一笑，心想：“我请你喝酒，便什么都好了。”当即斟了一碗酒，递给祖千秋，道：“请喝酒！”只见他五十来岁年纪，焦黄面皮，一个酒糟鼻，双眼无神，疏疏落落的几根胡子，衣襟上一片油光，两只手伸了出来，十根手指甲中都是黑黑的污泥。他身材瘦削，却挺着个大肚子。

祖千秋见令狐冲递过酒碗，却不便接，说道：“令狐兄虽有好酒，却无好器皿，可惜啊可惜。”令狐冲道：“旅途之中，只有些粗碗粗盏，祖先生将就着喝些。”祖千秋摇头道：“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你对酒具如此马虎，于饮酒之道，显是未明其中三昧。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什么酒，使用什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令狐冲道：“正是。”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于天下美酒的来历、气味、酿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八九，但对酒具却一窍不通，此刻听祖千秋侃侃而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只听他又道：“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令狐冲连连点头，他读书甚少，听得祖千秋引证诗词，于文义不甚了了，只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确是豪气干云，令人胸怀大畅。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令狐兄，世人眼光短浅，只道大禹治水，造福后世，殊不知治水什么的，那也罢了，大禹真正的大功，你可知道么？”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齐声道：“造酒！”祖千秋道：“正是！”八人一齐大笑。

祖千秋又道：“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稍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

令狐冲道：“在下草莽之人，少了学问。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竟有这许多讲究。”

祖千秋拍着一只写着“百草美酒”字样的酒坛，说道：“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气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饮先醉。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百年古藤雕而成杯，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令狐冲道：“百年古藤，倒是很难得的。”祖千秋正色道：“令狐兄言之差矣，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可就更为难得。你想，百年古藤，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饮，一饮之后，便没有了。一只古藤杯，就算饮上千次万次，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令狐冲道：“正是。在下无知，承先生指教。”

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祖千秋说话，听他言辞夸张，却又非无理，眼见桃枝仙、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美酒，倒得满桌淋漓，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岳不群虽

不嗜饮，却闻到酒香扑鼻，甚是醇美，情知那确是上佳好酒，桃谷六仙如此糟蹋，未免可惜。

祖千秋又道：“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五代瓷杯当然更好，吴越国龙泉哥窑弟窑青瓷最佳，不过那太难得。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在西湖边上卖这梨花酒，酒家旁一株柿树，花蒂垂谢，有如胭脂，酒家女穿着绫衫，红袖当炉，玉颜胜雪，映着酒家所悬滴翠也似的青旗，这嫣红翠绿的颜色，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至于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嘟嘟嘟，吹法螺！”说话之人正是岳灵珊，她伸着右手食指，刮自己右颊。岳不群道：“珊儿不可无理，这位祖先生说的大有道理。”岳灵珊道：“什么大有道理？喝几杯酒助助兴，那也罢了，成日成晚地喝酒，又有这许多讲究，岂是英雄好汉之所为？”

祖千秋摇头晃脑地道：“这位姑娘言之差矣。汉高祖刘邦，是不是英雄？当年他若不是大醉之后剑斩白蛇，如何能成汉家数百年基业？樊哙是不是好汉？那日鸿门宴上，樊将军盾上割肉，大斗喝酒，岂非壮士哉？”

令狐冲笑道：“先生既知此是美酒，又说英雄好汉，非酒不欢，却何以不饮？”

祖千秋道：“我早说过，若无佳器，徒然糟蹋了美酒。”

桃干仙道：“你胡吹大气，说什么翡翠杯、夜光杯，世上哪有这种酒杯？就算真的有，也不过一两只，又有谁能一起齐备了的？”祖千秋道：“讲究品酒的雅士，当然具备。似你们这等牛饮驴饮，自然什么粗杯粗碗都能用了。”桃叶仙道：“你是不是雅士？”祖千秋道：“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三分风雅是有的。”桃叶仙哈哈大笑，问道：“那么喝这八种美酒的酒杯，你身上带了几只？”祖千秋道：“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每样一只是有的。”

桃谷六仙齐声叫嚷：“牛皮大王，牛皮大王！”

桃根仙道：“我跟你打个赌，你如身上有这八只酒杯，我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你要是没有，那又如何？”祖千秋道：“就罚我将这些酒杯酒碗，也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

桃谷六仙齐道：“妙极，妙极！且看他怎生……”

一句话没说完，只见祖千秋伸手入怀，掏了一只酒杯出来，光润柔和，竟是一只羊脂白玉杯。桃谷六仙吃了一惊，便不敢再说下去，只见他一只又一只，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果然是翡翠杯、犀角杯、古藤杯、青铜爵、夜光杯、琉璃杯、古瓷杯无不具备。他取出八只酒杯后，还继续不断取出金光灿烂的金杯、镂空精致的银杯、花纹斑斓的石杯，此外更有象牙杯、虎齿杯、牛皮杯、竹筒杯、紫檀杯等等，或大或小，种种不一。

众人只瞧得目瞪口呆，谁也料想不到这穷酸怀中，竟然藏了这许多酒杯。

祖千秋得意洋洋地向桃根仙道：“怎样？”

桃根仙脸色惨然，道：“我输了，我吃八只酒杯便是。”拿起那只古藤杯，格的一

声，咬成两截，将小半截塞入口中，咕咕咯咯地一阵咀嚼，便吞下肚中。

众人见他说吃当真便吃，将半只古藤杯嚼得稀烂，吞下肚去，无不骇然。

桃根仙一伸手，又去拿那只犀角杯，祖千秋左手撩出，去切他脉门。桃根仙右手一沉，反拿他手腕，祖千秋中指弹向他掌心，桃根仙愕然缩手，道：“你不给我吃了？”祖千秋道：“在下服了你啦，我这八只酒杯，就算你都已吃下了肚去便是。你有这股狠劲，我可舍不得了。”众人又都大笑。

岳灵珊初时对桃谷六仙甚是害怕，但相处时刻既久，见他们不露凶悍之气，而行事说话滑稽可亲，便大着胆子向桃根仙道：“喂，这只古藤杯的味道好不好？”

桃根仙舐唇咂舌，嗒嗒有声，说道：“苦极了，有什么好吃？”

祖千秋皱起了眉头，道：“给你吃了一只古藤杯，可坏了我的大事。唉，没了古藤杯，这百草酒用什么杯来喝才是？只好用一只木杯来将就就将就了。”他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巾，拿起半截给桃根仙咬断的古藤杯抹了一会，又取过檀木杯，里里外外地拭抹不已，只是那块手巾又黑又湿，不抹倒也罢了，这么一抹，显然越抹越脏。他抹了半天，才将木杯放在桌上，八只一列，将其余金杯、银杯等都收入怀中，然后将汾酒、葡萄酒、绍兴酒等八种美酒，分别斟入八只杯里，吁了一口长气，向令狐冲道：“令狐仁兄，这八杯酒，你逐一喝下，然后我陪你喝八杯。咱们再来细细品评，且看和你以前所喝之酒，有何不同？”

令狐冲道：“好！”端起木杯，将酒一口喝下，只觉一股辛辣之气直钻入腹中，不由得心中一惊，寻思道：“这酒味怎地如此古怪？”

祖千秋道：“我这些酒杯，实是饮者至宝。只是胆小之徒，尝到酒味有异，喝了第一杯后，第二杯便不敢再喝了。古往今来，能连饮八杯者，绝无仅有。”

令狐冲心想：“就算酒中有毒，令狐冲早就命不久长，给他毒死便毒死了，何必输这口气？”当即端起酒杯，又连饮两杯，只觉一杯极苦而另一杯甚涩，决非美酒之味，再拿起第四杯酒时，桃根仙忽然叫道：“啊哟，不好，我肚中发烧，有团炭火。”

祖千秋笑道：“你将我半只古藤酒杯吃下肚中，岂有不肚痛之理？这古藤坚硬如铁，在肚子里是化不掉的，快些多吃泻药，泻了出来，倘若泻不出，只好去请杀人名医平大夫开肚剖肠取出来了。”

令狐冲心念一动：“他这八只酒杯之中必有怪异。桃根仙吃了那只古藤杯，就算古藤坚硬不化，也不过肚中疼痛，哪有发烧之理？嘿，大丈夫视死如归，他的毒药越毒越好。”一仰头，又喝了一杯。

岳灵珊忽道：“大师哥，这酒别喝了，酒杯之中说不定有毒。你刺瞎了那些人的眼睛，可须防人暗算报仇。”

令狐冲凄然一笑，说道：“这位祖先生是个豪爽汉子，谅他也不会暗算于我。”内心深处，似乎反盼望酒中有毒，自己饮下即死，尸身躺在岳灵珊眼前，也不知她是否有点儿伤心？当即又喝了两杯。这第六杯酒又酸又咸，更有些臭味，别说当不得“美酒”两字，便连这“酒”字，也加不上去。他吞下肚中之时，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

桃根仙见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忍不住也要试试，说道：“这两杯给我喝吧。”伸手去取第七杯酒。祖千秋挥扇往他手背击落，笑道：“慢慢来，轮着喝，每个人须得连

喝八杯，方知酒中真味。”桃干仙见他扇子一击之势极是沉重，若给击中了，只怕手骨也得折断，一翻手便去抓他扇子，喝道：“我偏要先喝这杯，你待怎地？”

祖千秋的扇子本来折成一条短棍，为桃干仙手指抓到之时，突然间呼的一声张开，扇缘便往他食指上弹去。这一下出其不意，桃干仙险遭弹中，急忙缩手，食指上已微微一麻，啊啊大叫，向后退开。祖千秋道：“令狐兄，你快些将这两杯酒喝了……”

令狐冲更不多想，将余下的两杯酒喝了。这两杯酒臭倒不臭，却是一杯刺喉有如刀割，一杯药气冲鼻，这哪里是酒，比之最浓烈的草药，药气还更重了三分。

桃谷六仙见他脸色怪异，都极感好奇，问道：“八杯酒喝下之后，味道怎样？”

祖千秋抢着道：“八杯齐饮，甘美无穷。古书上是有得说的。”

桃干仙道：“胡说八道，什么古书？”突然之间，也不知他使了什么古怪暗号，四人同时抢上，分别抓住了祖千秋的四肢。桃谷六仙抓人手足的手法既怪且快，突如其来，似鬼似魅，饶是祖千秋武功了得，还是给桃谷四仙抓住手足，提将起来。

华山派众人见过桃谷四仙手撕成不忧的惨状，忍不住齐声惊呼。

祖千秋心念电闪，立即大呼：“酒中有毒，要不要解药？”

抓住祖千秋手足的桃谷四仙都已喝了不少酒，听得“酒中有毒”四字，都是一怔。

祖千秋所争的正是四人这片刻之间的犹豫，突然大叫：“放臭屁，放臭屁了！”桃谷四仙只觉手中一滑，登时便抓了个空，跟着“砰”的一声巨响，船篷顶上穿了个大孔，祖千秋破篷而遁，不知去向。桃根仙和桃枝仙两手空空，桃花仙和桃叶仙手中，却分别多了一只臭袜、一只沾满了烂泥的臭鞋。

桃谷五仙身法也是快极，一晃之下，齐到岸上，祖千秋却已影踪不见。五人正要展开轻功去追，忽听得长街尽头有人呼道：“祖千秋你这坏蛋臭东西，快还我药丸来，少了一粒，我抽你的筋，剥你的皮！”那人大声呼叫，迅速奔来。桃谷五仙听到有人大骂祖千秋，深合我意，都要瞧瞧这位如此够朋友之人是怎样一号人物，当即停步不追，往那人瞧去。

但见一个肉球气喘吁吁地滚来，越滚越近，才看清楚这肉球居然是个活人。此人极矮极胖，说他是人，实在颇为勉强。此人头颈是决计没有，一颗既扁且阔的脑袋安在双肩之上，便似初生下地之时，给人重重当头一锤，打得他脑袋挤下，脸颊口鼻全都向横里扯了开去。众人一见，无不暗暗好笑，均想：“那平一指也是矮胖子，但和此人相比，却是全然小巫见大巫了。”平一指不过矮而横阔，此人却腹背俱厚，兼之手足短到了极处，似乎只有前臂而无上臂，只有大腹而无小腹。

此人来到船前，双手一张，老气横秋地问道：“祖千秋这臭贼躲到哪里去了？”桃根仙笑道：“这臭贼逃走了，他脚程好快，你这么慢慢滚啊滚的，定然追他不上。”

那人睁着圆溜溜的小眼向他一瞪，哼了一声，突然大叫：“我的药丸，我的药丸！”双足一弹，一个肉球冲入船舱，嗅了几嗅，抓起桌上一只空着的酒杯，移近鼻端闻了一下，登时脸色大变。他脸容本就十分难看，这一变脸，更是奇形怪状，难以形容，委实是伤心到了极处。他将余下七杯逐一拿起，嗅一下，说一句：“我的药丸！”说了八句“我的药丸”，哀苦之情更是不忍卒睹，忽然往地下一坐，放声大哭。

桃谷五仙更加好奇，一齐围在他身旁，问道：“你为什么哭？”“是祖千秋欺侮你吗？”“不用难过，咱们找到这臭贼，把他撕成四块，给你出气。”

那人哭道：“我的药丸给他和酒喝了，便杀……杀了这臭贼，也……也……没用啦。”

令狐冲心念一动，问道：“那是什么药丸？”

那人垂泪道：“我前后足足花了一十二年时光，采集千年人参、伏苓、灵芝、鹿茸、首乌、灵脂、熊胆、三七、麝香种种珍贵之极的药物，九蒸九晒，制成八颗起死回生的‘续命八丸’，却给祖千秋这天杀的偷了去，混酒喝了。”

令狐冲大惊，问道：“你这八颗药丸、味道可是相同？”那人道：“当然不同。有的极臭，有的极苦，有的入口如刀割，有的辛辣似火炙。只要吞服了这‘续命八丸’，不论多大的内伤外伤，定然起死回生。”令狐冲一拍大腿，叫道：“糟了，糟了！这祖千秋将你的续命八丸偷了来，不是自己吃了，而是……而是……”那人问道：“而是怎样？”令狐冲道：“而是混在酒里，骗我吞下了肚中。我不知酒中有珍贵药丸，还道他是下毒呢。”

那人怒不可遏，骂道：“下毒，下毒！下你奶奶个毒！当真是你吃了我这续命八丸？”令狐冲道：“那祖千秋在八只酒杯之中，装了美酒给我饮下，确是有的极苦，有的甚臭，有的犹似刀割，有的好似火炙。什么药丸，我可没瞧见。”那人瞪眼向令狐冲凝视，一张胖脸上的肥肉不住跳动，突然一声大叫，身子弹起，便向令狐冲扑去。

桃谷五仙见他神色不善，早有提防，他身子刚纵起，桃谷四仙出手如电，已分别拉住他四肢。

令狐冲忙叫：“别伤他性命！”

可是说也奇怪，那人双手双足被桃谷四仙拉住了，四肢反而缩拢，更似一个圆球。桃谷四仙大奇，一声呼喝，将他四肢拉了开来，但见这人的四肢越拉越长，手臂大腿，都从身体中伸展出来，便如是一只乌龟的四只脚给人从壳里拉了出来一般。

令狐冲又叫：“别伤他性命！”

桃谷四仙手劲稍松，那人四肢立时缩拢，又成了一个圆球。桃实仙躺在担架之上，大叫：“有趣，有趣！这是什么功夫？”桃谷四仙使劲向外一拉，那人的手足又长了尺许。岳灵珊等女弟子瞧着，无不失笑。桃根仙道：“喂，我们将你身子手足拉长，可俊得多啦。”

那人大叫：“啊哟，不好！”桃谷四仙一怔，齐道：“怎么？”手上劲力略松。那人四肢猛地一缩，从桃谷四仙手中滑了出来，砰的一声响，船底已给他撞破一个大洞，从黄河中逃走了。

众人齐声惊呼，只见河水不绝从破洞中冒将上来。

岳不群叫道：“各人取了行李物件，跃上岸去。”

船底撞破的大洞有四尺方圆，河水涌进极快，过不多时，船舱中水已齐膝。好在那船泊在岸边，各人都上了岸。船家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

令狐冲道：“你不用发愁，这船值得多少银子，加倍赔你便是。”心中好生奇怪：“我和那祖千秋素不相识，为什么他要盗了如此珍贵的药物来骗我服下？”微一运气，只

觉丹田中一团火热，但体内的八道真气仍冲突来去，不能聚集。

十五 灌药

当下劳德诺去另雇一船，将各物搬了上去。令狐冲拿了几锭不知是谁所送的银子，赔给那撞穿了船底的船家。岳不群觉得当地异人甚多，来意不明，希奇古怪之事层出不穷，当以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宜，只天色已黑，河水急湍，不便夜航，只得在船中歇了。

桃谷五仙两次失手，先后给祖千秋和那肉球人逃走，实是生平罕有之事，六兄弟自吹自擂，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但不论如何自圆其说，必有人挑眼。六人喝了一会闷酒，也就睡了。

岳不群躺在船舱中，耳听河水拍岸，思涌如潮。过了良久，迷迷糊糊中忽听得岸上脚步声响，由远而近，当即翻身坐起，从船窗缝中向外望去。月光下见两个人影迅速奔来，其中一人突然右手一举，两人都在数丈外站定。

岳不群知这二人倘若说话，语音必低，当即运起“紫霞神功”，登时耳目加倍灵敏，听觉视力均可及远，只听一人道：“就是这艘船，稍早华山派那老儿雇了船后，我已在船篷上做了记号，不会弄错的。”另一人道：“好，咱们就去回报诸师伯。师哥，咱们‘百药门’几时跟华山派结上了梁子啊？为什么诸师伯要这般大张旗鼓地截拦他们？”

岳不群听到“百药门”三字，吃了一惊，微微打个寒噤，略一疏神，紫霞神功的效力便减，只听得先一人说道：“……不是截拦……诸师伯是受人之托，欠了人家的情，打听一个人……倒不是……”那人说话的语音极低，断断续续的听不明白，待得再运神功，却听得脚步声渐远，二人已然走了。

岳不群寻思：“我华山派怎地会跟‘百药门’结下了梁子？那个什么诸师伯，多年便是‘百药门’的掌门人诸草仙了。此人外号‘毒不死人’，据说他下毒的本领高明之极，下毒而毒死人，人人都会，毫不希奇，这人下毒之后，遭毒者却并不毙命，只是身上或如千刀万剐，或如虫钻蚁啮，总之是生不如死，却又是求死不得，除了受他摆布之外，更无别条道路可走。江湖上将‘百药门’与云南‘五仙教’并称为武林中两大毒门，虽然‘百药门’比之‘五仙教’听说还颇不如，究竟也非同小可。这姓诸的要大张旗鼓地来跟我为难，‘受人之托’，受了谁的托啊？”想来想去，只有两个缘由：其一，百药门是由剑宗封不平等人邀了来和自己过不去；其二，令狐冲所刺瞎的一十五人之中，有百药门的朋友在内。

忽听得岸上有一个女子声音低声问道：“到底你家有没有什么《辟邪剑谱》啊？”正是女儿岳灵珊，不必听第二人说话，另一人自然是林平之了，不知何时，他二人竟

尔到了岸上。岳不群心下恍然，女儿和林平之近来情愫日增，白天为防旁人耻笑，不敢太露形迹，却在深宵中到岸上相聚。只因发觉岸上来了敌人，这才运功侦查，否则运这紫霞功颇耗内力，等闲不轻运用，不料除了查知敌人来历之外，还发觉了女儿的秘密。

只听林平之道：“辟邪剑法是有的，我早练给你瞧过了几次，剑谱却真的没有。”岳灵珊道：“那为什么你外公和两位舅舅，总疑心大师哥吞没了你的剑谱？”林平之道：“这是他们疑心，我可没疑心。”岳灵珊道：“哼，你倒是好人，让人家代你疑心，你自己却一点也不疑心。”林平之叹道：“倘若我家真有什么神妙剑谱，我福威镖局也不致给青城派如此欺侮，闹得家破人亡了。”岳灵珊道：“这话也有道理。那么你外公、舅舅对大师哥起疑，你怎么又不替他分辩？”林平之道：“到底爹爹妈妈说了什么遗言，我没亲耳听见，要分辩也无从辩起。”岳灵珊道：“如此说来，你心中毕竟是有疑心了。”

林平之道：“千万别说这等话，要是给大师哥知道了，岂不伤了同门义气？”岳灵珊冷笑一声，道：“偏你便有这许多做作！疑心便疑心，不疑心便不疑心，换作是我，早就当面去问大师哥了。”她顿了一顿，又道：“你的脾气和爹爹倒也真像，两人心中都对大师哥犯疑，猜想他暗中拿了你家的剑谱……”林平之插口问道：“师父也在犯疑？”岳灵珊嗤的一笑，道：“你自己若不犯疑，何以用上这个‘也’字？我说你和爹爹的性格儿一模一样，就只管肚子里做功夫，嘴上却一句不提。”

突然之间，华山派坐船旁的一艘船中传出个破锣般的声音喝道：“不要脸的狗男女！胡说八道。令狐冲是英雄好汉，要你们什么狗屁剑谱？你们背后说他坏话，老子第一个容不得！”他这几句话声闻十数丈外，不但河上各船乘客均从梦中惊醒，连岸上树顶宿鸟也都纷纷叫噪。跟着那船中跃起一个巨大人影，疾向林平之和岳灵珊处扑去。

林岳二人上岸时并未带剑，忙展开拳脚架式，以备抵御。

岳不群一听那人呼喝，便知此人内功了得，而他这一扑一跃，更显得外功也颇为深厚，眼见他向女儿攻去，情急之下，大叫：“手下留情！”纵身破窗而出，也向岸上跃去，身在半空之时，见那巨人一手一个，已抓住林平之和岳灵珊后领，向前奔出。岳不群大惊，右足一落地，立即提气纵前，手中长剑一招“白虹贯日”，向那人背心刺去。

那人身材既极魁梧，脚步自也奇大，迈了一步，岳不群这剑便刺了个空，当即又是一招“中平剑”向前递出。那巨人正好大步向前，这一剑又刺了个空。岳不群一声清啸，叫道：“留神了！”一招“清风送爽”，急刺而出。眼见剑尖离他背心已不过一尺，突然间劲风起处，有人自身旁抢近，两根手指向他双眼插到。

此处正是河街尽头，一排房屋遮住了月光，岳不群立即侧身避过，斜挥长剑削出，未见敌人，先已还招。敌人一低头，欺身直进，举手扣他肚腹的“中腕穴”。岳不群飞脚踢出，那人滴溜溜打个转，攻他背心。岳不群更不回身，反手剑疾刺而出。那人又已避开，纵身拳打胸膛。岳不群见这人好生无礼，竟敢以一双肉掌对他长剑，而且招招进攻，心下恼怒，长剑圈转，倏地挑上，刺向对方额头。那人急忙伸指在剑身上

一弹。岳不群长剑微歪，乘势改刺为削，嗤的一声响，将那人头上帽子削落，露出个光头。那人竟是个和尚。他头顶鲜血直冒，已然受伤。

那和尚双足力登，向后疾射而出。岳不群见他去路恰和那掳去岳灵珊的巨人相反，便不追赶。岳夫人提剑赶到，忙问：“珊儿呢？”岳不群左手一指，道：“追！”夫妇二人向那巨人去路追了出去，不多时便见道路交叉，不知敌人走的是哪一条路。

岳夫人大急，连叫：“怎么办？”岳不群道：“掳劫珊儿那人是冲儿的朋友，想来不至于……不至于加害珊儿。咱们去问冲儿，便知端的。”岳夫人点头道：“不错，那人大声叫嚷，说珊儿、平儿污蔑冲儿，不知是什么缘故？”岳不群道：“还是跟《辟邪剑谱》有关。”

夫妇俩回到船边，见令狐冲和众弟子都站在岸上，神情甚是关切。岳不群和岳夫人走进中舱，正要叫令狐冲来问，只听得岸上远处有人叫道：“有封信送给岳不群。”

劳德诺等几名男弟子拔剑上岸，过了一会，劳德诺回入舱中，说道：“师父，这块布用石头压在地下，送信的人早已走了。”说着呈上一块布片。岳不群接过一看，见是从衣衫上撕下的一片碎布，用手指蘸了鲜血歪歪斜斜地写着：“五霸冈上，还你的臭女儿。”

岳不群将布片交给夫人，淡淡地道：“是那和尚写的。”岳夫人急问：“他……他用谁的血写字？”岳不群道：“别担心，是我削伤了他头皮。”问船家道：“这里去五霸冈，有多少路？”那船家道：“明儿一早开船，过铜瓦厢、九赫集，便到东明。五霸冈在东明集东面，挨近菏泽，是河南和山东两省交界之地。爷台倘若要去，明日天黑，也就到了。”

岳不群嗯了一声，心想：“对方约我到五霸冈相会，此约不能不去，可是前赴赴会，对方不知有多少人，珊儿又在他们手中，那注定了是有败无胜的局面。”正自踌躇，忽听得岸上有人叫道：“他妈巴羔子的桃谷六鬼，我钟馗爷爷捉鬼来啦。”

桃谷六仙听了，如何不怒？桃实仙躺着不能动弹，口中大呼小叫，其余五人一齐跃上岸去。只见说话之人头戴尖帽，手持白幡。那人转身便走，大叫：“桃谷六鬼胆小如鼠，决计不敢跟来！”桃根仙等怒吼连连，快步急追。这人的轻功也甚了得，前奔后追，几个人顷刻间便隐入了黑暗之中。

岳不群等这时都已上岸。岳不群叫道：“这是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大家上船。”

众人刚要上船，岸边一个圆圆的人形忽然滚将过来，一把抓住了令狐冲的胸口，叫道：“跟我去！”正是那个肉球一般的矮胖子。令狐冲被他抓住，全无招架之力。

忽然呼的一声响，屋角边又有一人冲了出来，飞脚向肉球人踢去，却是桃枝仙。原来他追出十余丈，想到兄弟桃实仙留在船上，可别给那他妈的什么“钟馗爷爷”捉了去，当即奔回守护，待见肉球人擒了令狐冲，便挺身来救。

肉球人立即放下令狐冲，身子一晃，已钻入船舱，跃到桃实仙床前，右足伸出，作势往他胸膛上踏去。桃枝仙大惊，叫道：“勿伤我兄弟。”肉球人道：“老头子受伤便伤，你管得着吗？”桃枝仙如飞般纵入船舱，连人带床板，将桃实仙抱在手中。

那肉球人其实只是要将他引开，反身上岸，又已将令狐冲抓住，扛在肩上，飞奔而去。

桃枝仙立即想到，平一指吩咐他们五兄弟照料令狐冲，他给人擒去，日后如何交代？平大夫非叫他们杀了桃实仙不可。但如放下桃实仙不顾，又怕他伤病之中无力抗御来袭敌人，当即双臂将他横抱，随后追去。

岳不群向妻子打个手势，说道：“你照料众弟子，我瞧瞧去。”岳夫人点了点头。二人均知眼下强敌环伺，倘若夫妇同去追敌，只怕满船男女弟子都会伤于敌手。

肉球人的轻功本来远不如桃枝仙，但他将令狐冲扛在肩头，全力奔跑，桃枝仙却惟恐碰损桃实仙的伤口，双臂横抱了他，稳步疾行，便追赶不上。岳不群展开轻功，渐渐追上，只听得桃枝仙大呼小叫，要肉球人放下令狐冲，否则决计不和他善罢甘休。

桃实仙身子虽动弹不得，一张嘴可不肯闲着，不断和桃枝仙争辩，说道：“三哥啊，大哥他们不在这里，你就是追上了这肉球，也没法奈何得了他。那么决不和他善罢甘休什么的，也不过虚声恫吓而已。”桃枝仙道：“就算虚声恫吓，也有吓阻敌人之效，总之比不吓为强。”桃实仙道：“我看这肉球奔跑迅速，脚下丝毫没慢了下来，‘吓阻’二字中这个‘阻’字，未免不大妥当。”桃枝仙道：“他眼下还没慢，过得一会，便慢下来啦。”桃实仙道：“那么是拖慢了他，而不是阻挡他，因此是‘吓拖’不是‘吓阻’。”桃枝仙道：“总之这‘吓’字便不错。”他手中抱着人，嘴里争辩不休，脚下竟丝毫不缓。

三人一条线般向东北方奔跑，道路渐渐崎岖，走上了一条山道。岳不群突然想起：“别要这肉球人在山里埋伏高手，引我入伏，大举围攻，那可凶险得紧。”停步微一沉吟，只见肉球人已抱了令狐冲走向山坡上一间瓦屋，越墙而入。岳不群四下察看，又即追上。

桃枝仙抱着桃实仙也即越墙而入，蓦地里一声大叫，显是中伏受困。

岳不群欺到墙边，只听桃实仙道：“我早跟你说，叫你小心些，你瞧，现下给人家用渔网缚了起来，像是一条大鱼，有什么光彩？”桃枝仙道：“第一，是两条大鱼，不是一条大鱼。第二，你几时叫我小心些？”桃实仙道：“小时候我和你一起去偷人家院子里树上的石榴，我叫你小心些，难道你忘了？”桃枝仙道：“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跟眼前的事有什么相干？”桃实仙道：“当然相干。那一次你不小心，摔了下去，给人家捉住了，揍了一顿，后来大哥、二哥、四哥他们赶到，才将那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这一次你又不小心，又给人家捉住了。”桃枝仙道：“那有什么要紧？最多大哥、二哥他们一齐赶到，又将这家人杀得干干净净。”

那肉球人冷冷地道：“你桃谷二鬼转眼便死，还在这里想杀人。不许说话，好让我耳根清净些。”只听得啪啪两响，声音清脆，似是肉球人打了桃枝仙和桃实仙重重一个耳光，吓得他二人暂且不敢出声，免吃眼前亏。

岳不群侧耳倾听，墙内好半天没声息，绕到围墙之后，见墙外有株大枣树，轻轻跃上枣树，向墙内望去，见里面是间小小瓦屋，和围墙相距约有一丈。他想桃枝仙跃入墙内即给渔网缚住，多半这一丈的空地上装有机关埋伏，当下隐身在枣树枝叶浓密之处，运起“紫霞神功”，凝神倾听。

那肉球人将令狐冲放在椅上，低沉着声音问道：“你到底是祖千秋那老贼的什么人？”令狐冲道：“祖千秋这人，今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是我什么人了？”肉球人

怒道：“事到如今，还在撒谎！你已落入我的掌握，我要你死得惨不堪言。”

令狐冲笑道：“你的灵丹妙药给我无意中吃在肚里，你自然要大发脾气。只不过你的丹药实在不见得有什么灵妙，我服了之后，不生半点效验。”肉球人怒道：“见效哪有这样快的？常言道病来似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药力须在十天半月之后，这才慢慢见效。”令狐冲道：“那么咱们过得十天半月，再看情形吧！”肉球人怒道：“看你妈的屁！你偷吃了我的‘续命八丸’，老头子非立时杀了你不可。”令狐冲笑道：“你即刻杀我，我的命便没有了，可见你的‘续命八丸’毫无续命之功。”肉球人道：“是我杀你，跟‘续命八丸’全不相干。”令狐冲叹道：“你要杀我，尽管动手，反正我全身无力，毫无抗御之能。”

肉球人道：“哼，你想痛痛快快地死，可没这么容易！我先得问个清楚。他奶奶的，祖千秋是我老头子几十年的老朋友，这一次居然卖友，其中定然别有原因。你华山派在我‘黄河老祖’眼中，不值半文钱，他当然并非为了你是华山派的弟子，才盗了我的‘续命八丸’给你。当真奇哉怪也！”一面自言自语，一面顿足有声，怒气冲天。

令狐冲道：“阁下的外号原来叫做‘黄河老祖’，失敬啊失敬。”肉球人怒道：“胡说八道！我一个人怎做得来‘黄河老祖’？”令狐冲问道：“为什么一个人做不来？”肉球人道：“‘黄河老祖’一个姓老，一个姓祖，当然是两个人了。连这个也不懂，真是蠢材。我老爷老头子，祖宗祖千秋。我们两人居于黄河沿岸，合称‘黄河老祖’。”

令狐冲问道：“怎么一个叫老爷，一个叫祖宗？”肉球人道：“你孤陋寡闻，不知世上有姓老、姓祖之人。我姓老，单名一个‘爷’字，字‘头子’，人家不是叫我老爷，便叫我老头子……”令狐冲忍不住笑出声来，问道：“那个祖千秋，便姓祖名宗了？”

肉球人老头子道：“是啊。”他顿了一顿，奇道：“咦！你不知祖千秋的名字，如此说来，或许真的跟他没什么相干。啊哟，不对，你是不是祖千秋的儿子？”令狐冲更是好笑，说道：“我怎么会是他的儿子？他姓祖，我复姓令狐，怎拉扯得上一块？”

老头子喃喃自语：“真是古怪。我费了无数心血，偷抢拐骗，才配制成了这‘续命八丸’，原是要用来治我宝贝乖女儿之病的，你既不是祖千秋的儿子，他干吗要偷了我这丸药给你服下？”

令狐冲这才恍然，说道：“原来老先生这些丸药，是用来治令爱之病的，却给在下误服了，当真万分过意不去。不知令爱患了什么病，何不请‘杀人名医’平大夫设法医治？”

老头子呶呶连声，说道：“‘世上有人病难治，就须求教平一指。’老头子身在开封，岂有不知？他有个规矩，治好一人，须得杀一人抵命。我怕他不肯治我女儿，先去将他老婆家中一家五口尽数杀了，他才不好意思，不得不悉心为我女儿诊断，查出我女儿在娘胎之中便已有了这怪病，于是开了这张‘续命八丸’的药方出来。否则我怎懂得采药制炼的法子？”

令狐冲愈听愈奇，道：“前辈既去请平大夫医治令爱，又怎能杀了他岳家的全家？”

老头子道：“你这人笨得要命，不点不透。平一指仇家本来不多，这几年来又早被他的病人杀得精光了。平一指生平最恨之人是他岳母，只因他怕老婆，不便亲自杀他岳母，也不好意思派人代杀。老头子跟他是乡邻，大家武林一脉，怎不明白心意？”

于是由我出手代劳。我杀了他岳母全家之后，平一指十分欢喜，这才悉心诊治我女儿之病。”

令狐冲点头道：“原来如此。其实前辈的丹药虽灵，对我的疾病却不对症。不知令爱病势现下如何，重新再觅丹药，可来得及吗？”

老头子怒道：“我女儿最多再拖得一年半载，便一命呜呼了，又怎来得及去再觅这等灵丹妙药？现下无可奈何，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他取出几根绳索，将令狐冲的手足牢牢缚在椅上，撕烂他衣衫，露出了胸口肌肤。令狐冲问道：“你要干什么？”老头子狞笑道：“不用心急，待会便知。”将他连人带椅抱起，穿过两间房，揭起棉帷，走进一间房中。

令狐冲一进房便觉闷热异常。但见那房的窗缝都用绵纸糊住，密不通风，房中生着两大盆炭火，床上布帐低垂，满房都是药气。

老头子将椅子在床前一放，揭开帐子，柔声道：“不死好孩儿，今天觉得怎样？”

令狐冲心下大奇：“什么？老头子的女儿芳名‘不死’，岂不叫做‘老不死’？啊，是了，他说他女儿在娘胎中便得了怪病，想来他生怕女儿死了，便给她取名‘不死’，到老不死，是大吉大利的好口彩。她是‘不’字辈，跟我师父是同辈。”越想越觉好笑。

只见枕上躺着一张更没半点血色的脸蛋，一头三尺来长的头发散在布被之上，头发也是稀疏淡黄。那姑娘约莫十七八岁年纪，面貌倒也清秀，双眼紧闭，睫毛甚长，低声叫道：“爹！”却不睁眼。

老头子道：“不儿，爹爹给你炼制的‘续命八丸’已经大功告成，今日便可服用了，你吃了之后，毛病便好，就可起床玩耍。”那少女“嗯”的一声，似乎并不怎么关切。

令狐冲见到那少女病势如此沉重，心下更是过意不去，又想：“老头子对他女儿十分爱怜，无可奈何之中，只好骗骗她了。”

老头子扶着女儿上身，道：“你坐起一些好吃药，这药得来不易，可别糟蹋了。”那少女慢慢坐起，老头子拿了两个枕头垫在她背后。那少女睁眼见到令狐冲，十分诧异，眼珠不住转动，瞧着令狐冲，问道：“爹，他……他是谁？”

老头子微笑道：“他么？他不是人，他是药。”那少女茫然不解，道：“他是药？”老头子道：“是啊，他是药。那‘续命八丸’药性太过猛烈，我儿服食不宜，因此先让这人服了，再刺他之血供我儿服食，最为适当。”那少女道：“刺他的血？他会痛的，那……那不大好。”老头子道：“这人是个蠢材，不知道痛的。”那少女“嗯”的一声，闭上了眼。

令狐冲又惊又怒，正欲破口大骂，转念一想：“我吃了这姑娘的救命灵药，虽非有意，总之是我坏了大事，害了她性命。何况我本就不想活了，以我之血，救她性命，赎我罪愆，有何不可？”当下凄然一笑，并不说话。

老头子站在他身旁，只待他一声叫骂，立即点他哑穴，岂知他竟神色泰然，不以为意，倒也大出意料之外。他怎知令狐冲自岳灵珊移情别恋之后，本已心灰意懒，这晚听得那大汉大声斥责岳灵珊和林平之，骂他二人说自己坏话，又亲眼见到岳林二人在岸上树底密约相会，更觉了无生趣，于自己生死早已全不挂怀。

老头子问道：“我要刺你心头热血，为我女儿治病了，你怕不怕？”令狐冲淡淡地道：“那有什么可怕？”老头子侧目凝视，见他果然毫无惧怕神色，说道：“刺出你心头之血，你便性命不保了，我有言在先，可别怪我没告知你。”令狐冲淡淡一笑，道：“每个人到头来终于要死的，早死几年，迟死几年，也没多大分别。我的血能救得姑娘之命，那是再好不过，胜于我白白地死了，对谁都没好处。”他猜想岳灵珊得知自己死讯，只怕非但毫不悲戚，说不定还要骂声：“活该！”不禁大生自怜自伤之意。

老头子大拇指一翘，赞道：“这等不怕死的好汉，当真难得！只可惜我女儿若不饮你的血，便难活命，否则的话，真想就此饶了你。”

他到灶下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沸水出来，右手执了尖刀，左手用手巾在热水中浸湿了，敷在令狐冲心口。

正在此时，忽听得祖千秋在外面叫道：“老头子，快开门，我有些好东西送给你的不死姑娘。”老头子眉头一皱，右手刀子一划，将那热手巾割成两半，将一半塞在令狐冲口中，说道：“什么好东西了？”放下刀子，出去开门，让祖千秋进屋。

祖千秋道：“老头子，这一件事你如何谢我？当时事情紧急，又找你不到。我只好取了你的‘续命八丸’，骗他服下。倘若你自己知道了，也必会将这些灵丹妙药送去，可是他就未必肯服。”老头子怒道：“胡说八道……”

祖千秋将嘴巴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老头子突然跳起，大声道：“有这等事？你……你……可不是骗我？”祖千秋道：“骗你作甚？我打听得千真万确。老头子，咱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了，知己之极，我办这件事，可合了你心意吧？”老头子顿足叫道：“不错，不错！该死，该死！”

祖千秋奇道：“怎地又是不错，又是该死？”老头子道：“你不错，我该死！”祖千秋更加奇了，道：“你为什么该死？”

老头子一把拖了他手，直入女儿房中，向令狐冲纳头便拜，叫道：“令狐公子，令狐爷爷，小人猪油蒙了心，今日得罪了你。幸好祖千秋及时赶到，如我一刀刺死了你，便将老头子全身肥肉熬成脂膏，也赎不了我罪愆的万一。”说着连连叩头。

令狐冲口中塞着半截手巾，嗬嗬做声，说不出话来。

祖千秋忙将手巾从他口中挖了出来，问道：“令狐公子，你怎地到了这里？”令狐冲忙道：“老前辈快快请起，这等大礼，我可愧不敢当。”老头子道：“小老儿不知令狐公子和我大恩人有这等渊源，多多冒犯，唉，唉，该死，该死！糊涂透顶！就算我有一百个女儿，个个都要死，也不敢让令狐公子流半点鲜血救她们的狗命。”

祖千秋睁大了眼，问道：“老头子，你将令狐公子绑在这里干什么？”老头子道：“唉，总之是我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你少问一句行不行？”祖千秋又问：“这盆热水和这把尖刀放在这里，又干什么来着？”只听得啪啪啪几声，老头子举起手来，力批自己双颊。他的脸颊本就肥得有如南瓜，这几下着力击打，登时更加肿胀不堪。

令狐冲道：“种种情事，晚辈糊里糊涂，实不知半点因由，还望两位前辈明示。”老头子和祖千秋匆匆忙忙解开他身上绑缚，说道：“咱们一面喝酒，一面详谈。”令狐冲向床上的少女望了一眼，问道：“令爱的伤势，不致便有变化么？”

老头子道：“没有，不会有变化，就算有变化，唉，这个……那也是……”他口中

唠唠叨叨的，也不知说些什么，将令狐冲和祖千秋让到厅上，倒了三碗酒，又端出一大盘肥猪肉来下酒，恭恭敬敬地举起酒碗，敬了令狐冲一碗。令狐冲一口饮了，只觉酒味淡薄，平平无奇，但比之在祖千秋酒杯中盛过的酒味，却又好上十倍。

老头子说道：“令狐公子，老朽糊涂透顶，得罪了公子，唉，这个……真是……”一脸惶恐之色，不知说什么话才能表达心中歉意。祖千秋道：“令狐公子大人大量，也不会怪你。再说，你这‘续命八丸’倘若有些效验，对令狐公子的身子真有补益，那么你反有功劳了。”老头子道：“这个……功劳是不敢当的，祖贤弟，还是你功劳大。”祖千秋笑道：“我取了你这八颗丸药，只怕于不死侄女身子有妨，这一些人参给她补一补吧。”说着俯身取过一只竹篓，打开盖子，掏出一把把人参来，有粗有细，看来就没十斤，也有八斤。

老头子道：“从哪里弄这许多人参？”祖千秋笑道：“自然是从药材铺中借来的。”老头子哈哈大笑，道：“刘备借荆州，不知何日还。”

令狐冲见老头子虽强作欢容，却掩不住眉间忧愁，说道：“老先生，祖先生，你两位想要医我之病，虽是一番好意，但一个欺骗在先，一个捆绑在后，未免太不将在下瞧在眼里了。”

老祖二人一听，当即站起，连连作揖，齐道：“令狐公子，老朽罪该万死。不论公子如何处罚，老朽二人都罪有应得。”令狐冲道：“好，我有一事不明，须请直言相告。请问二位到底是冲着谁的面子，才对我这等相敬？”

老祖二人相互瞧了一眼。老头子道：“这个……这个……这个吗？”祖千秋道：“公子爷当然知道。那一位的名字，恕我们不敢提及。”

令狐冲道：“我的的确确不知。”暗忖：“是风太师叔么？是不戒大师么？是田伯光么？是绿竹翁么？可是似乎都不像。风太师叔虽有这等本事面子，但他老人家隐居不出，不许我泄露行踪，他怎会下山来干这等事？不戒大师、田伯光、绿竹翁他们性子直爽，做事也不会如此隐秘。”

祖千秋道：“公子爷，你问的这件事，我和老兄二人是决计不敢答的，你就杀了我们，也不会说。你公子爷心中自然知道，又何必定要我们说出口来？”

令狐冲听他语气坚决，显是不论如何逼问都决计不说的了，便道：“好，你们既然不说，我心中怒气不消。老先生，你刚才将我绑在椅上，吓得我魂飞魄散，我也要绑你二人一绑，说不定我心中不开心，一尖刀把你们的心肝都挖了出来。”

老祖二人又对望一眼，齐道：“公子爷要绑，我们自然不敢反抗。”老头子端过两只椅子，又取了七八条粗索来。两人先用绳索将自己双足在椅脚上牢牢缚住，然后双手放在背后，说道：“公子请绑。”均想：“这位少年未必真要绑我们出气，多半是开玩笑。”

哪知令狐冲取过绳索，当真将二人双手反背牢牢缚住，提起老头子的尖刀，说道：“我内力已失，不能用手指点穴，又怕你们运力挣扎，只好用刀柄敲打，封了你二人的穴道。”当下倒转尖刀，用刀柄在二人的环跳、天柱、少海等处穴道中用力敲击，封住了二人穴道。老头子和祖千秋面面相觑，大为诧异，不自禁生出恐惧之情，不知令狐冲用意何在。只听他说道：“你们在这里等一会。”转身出厅。

令狐冲握着尖刀，走到那少女的房外，咳嗽一声，说道：“老……唔，姑娘，你身子怎样？”他本待叫她“老姑娘”，但想这少女年纪轻轻，虽然姓老，称之为“老姑娘”总不大妥当。那少女“嗯”的一声，并不回答。

令狐冲掀开棉帷，走进房去，只见她兀自坐着，靠在枕垫之上，半睡半醒，双目微睁。令狐冲走近两步，见她脸上肌肤便如透明一般，淡黄的肌肉下现出一条条青筋，似乎可见到血管中血液隐隐流动。房中寂静无声，风息全无，好似她体内鲜血正在一滴滴地凝结成膏，她呼出来的气息，呼出一口便少了一口。

令狐冲心道：“这姑娘本来可活，却给我误服丹药而害了她。我反正是死了，多活几天，少活几天，又有什么分别？”取过一只瓷碗放在几上，伸出左腕，右手举刀在腕脉上横斩一刀，鲜血泉涌，流入碗中。他见老头子先前取来的那盆热水仍在冒气，当即放下尖刀，右手抓些热水淋上伤口，使得伤口鲜血不致迅速凝结。顷刻间鲜血已注满了大半碗。

那少女迷迷糊糊中闻到一阵血腥气，睁开眼来，突然见到令狐冲手腕上鲜血直淋，一惊之下，大叫了一声。

令狐冲见碗中鲜血将满，端到那姑娘床前，就在她嘴边，柔声道：“快喝了，血中含有灵药，能治你的病。”那姑娘道：“我……我怕，我不喝。”令狐冲流了一碗血后，只觉脑中空荡荡的，四肢软弱无力，心想：“她害怕不喝，这血岂不是白流了？”左手抓过尖刀，喝道：“你不听话，我便一刀杀了你。”将尖刀刀尖直抵到她喉头。

那姑娘怕了起来，只得张嘴将一碗鲜血一口口地都喝了下去，几次烦恶欲呕，看到令狐冲的尖刀闪闪发光，竟吓得不敢作呕。

令狐冲见她喝干了一碗血，自己腕上伤口鲜血渐渐凝结，心想：“我服了老头子的‘续命八丸’，从血液中输入这姑娘腹内的，只怕还不到十分之一，待我大解小解之后，不免所失更多，须得尽早再喂她几碗鲜血，直到我不能动弹为止。”当下再割右手腕脉，放了大半碗鲜血，又去喂那姑娘。

那姑娘皱起了眉头，求道：“你……你别逼我，我真的不行了。”令狐冲道：“不行也得行，快喝，快。”那姑娘勉强喝了几口，喘了一会气，说道：“你……你为什么这样？你这样做，好伤自己身子。”令狐冲苦笑道：“我伤身子打什么紧，我只要你好。”

桃枝仙和桃实仙给老头子所装的渔网所缚，越出力挣扎，渔网收得越紧，到得后来，两人手足便想移动数寸也已有所不能。两人身不能动，耳目却仍灵敏，口中更争辩不休。当令狐冲将老祖二人缚住后，桃枝仙猜他定要将二人杀了，桃实仙则猜他一定先来释放自己兄弟。哪知二人白争了一场，所料全然不中，令狐冲却走进了那姑娘房中。

那姑娘的闺房密不通风，二人在房中说话，只隐隐约约地传了一些出来。桃枝仙、桃实仙、岳不群、老头子、祖千秋五人内力都甚了得，但令狐冲在那姑娘房中干什么，五人只好随意想像，突然间听得那姑娘尖声大叫，五人脸色登时都为之大变。

桃枝仙道：“令狐冲一个大男人，走到人家闺女房中去干什么？”桃实仙道：“你听！那姑娘害怕之极，说道：‘我……我怕！’令狐冲说：‘你不听话，我便一刀杀了你。’他说‘你不听话’，令狐冲要那姑娘听什么话？”桃枝仙道：“那还有什么好事？自然

是强迫那姑娘做他老婆。”桃实仙道：“哈哈，可笑之极！那矮冬瓜胖皮球的女儿，当然也是矮冬瓜胖皮球，令狐冲为什么要逼她做老婆？”桃枝仙道：“萝卜青菜，各人所爱！说不定令狐冲特别喜欢肥胖女子，一见肥女，便即魂飞天外。”桃实仙道：“啊哟！你听，你听！那肥女求饶了，说什么‘你别逼我，我真的不行了。’”桃枝仙道：“不错。令狐冲这小子却霸王硬上弓，说道：‘不行也得行，快，快！’”

桃实仙道：“为什么令狐冲叫她快些，快什么？”桃枝仙道：“你没娶过老婆，是童男之身，自然不懂！”桃实仙道：“难道你就娶过了，不害臊！”桃枝仙道：“你明知我没娶过，干吗又来问我？”桃实仙大叫：“喂，喂，老头子，令狐冲在逼你女儿做老婆，你干吗见死不救？”桃枝仙道：“你管什么闲事？你又怎知那肥女要死，世上有多少女人做了老婆，她们又不死？她女儿名叫‘老不死’，怎么会死？”

老头子和祖千秋给缚在椅上，又给封了穴道，听得房中老姑娘惊呼和哀求之声，二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二人心下本已起疑，听得桃谷二仙在院子中大声争辩，更无怀疑。

祖千秋道：“老兄，这件事非阻止不可，没想到令狐冲公子如此好色，只怕要闯大祸。”老头子道：“唉，糟蹋了我不死孩儿，那还罢了，却……却太也对不起人家。”祖千秋道：“你听，你听。你的不死姑娘对他生了情意，她说：‘你这样做，好伤自己身子。’令狐冲说什么？你听到没有？”老头子道：“他说：‘我伤身子打什么紧？我只要你好！’他奶奶的，这两个小家伙。”祖千秋哈哈大笑，说道：“老兄，恭喜，恭喜！”老头子怒道：“恭你奶奶个喜！”祖千秋笑道：“你何必发怒？恭喜你得了个好女婿！”

老头子大叫一声，喝道：“别胡说！这件事传扬出去，你我还有命么？”他说这两句话时，声音中含着极大惊恐。祖千秋道：“是，是！”声音却也打颤了。

岳不群身在墙外树上，隔着更远，虽运起了“紫霞神功”，也只听到一鳞半爪，最初一听到令狐冲强迫那姑娘，便想冲入房中阻止，但转念一想，这些人连令狐冲在内，个个诡秘怪异，不知有什么图谋，还是不可鲁莽，以静观其变为是，当下运功继续倾听。桃谷二仙和老祖二人的说话不绝传入耳中，只道令狐冲当真乘人之危，对那姑娘大肆非礼，后来再听老祖二人的对答，心想令狐冲潇洒风流，那姑娘多半与乃父相像，是个胖皮球般的丑女，则失身之后对其倾倒爱慕，亦毫不出奇，不禁连连摇头。

忽听得那姑娘又尖叫道：“别……别……这么多血，求求你……”

突然墙外有人叫道：“老头子，桃谷四鬼给我撇掉啦。”波的一声轻响，有人从墙外跃入，推门进内，正是那个手持白幡去逗引桃谷四仙的汉子。

他见老头子和祖千秋都给绑在椅上，吃了一惊，叫道：“怎么啦！”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精光灿然的匕首，手臂几下挥舞，已将两人手足上所绑的绳索割断。

房中那姑娘又尖声惊叫：“你……你……求求你……不能再这样了。”

那汉子听她叫得紧急，惊道：“是老不死姑娘！”向房门冲去。

老头子一把拉住了他手臂，喝道：“不可进去！”那汉子一怔之下，停住了脚步。

只听得院子中桃枝仙道：“我想矮冬瓜得了令狐冲这样一个女婿，定然欢喜得紧。”桃实仙道：“令狐冲快要死了，一个半死半活的女婿，得了有什么欢喜？”桃枝仙道：“他女儿也快死了，一对夫妻一般的半死半活。”桃实仙问道：“哪个死？哪个

活？”桃枝仙道：“那还用问？自然是令狐冲死。老不死姑娘名叫老不死，怎么会死？”桃实仙道：“这也未必。难道名字叫什么，便真的是什么？如果天下人个个叫老不死，便个个都老而不死了？咱们练武功还有什么用？”

两兄弟争辩声中，猛听得房中砰的一声，什么东西倒在地下。老姑娘又叫了起来，声音虽然微弱，却充满了惊惶之意，叫道：“爹，爹！快来！”

老头子听得女儿呼叫，抢进房去，只见令狐冲倒在地下，一只瓷碗合在胸口，上身全是鲜血，老姑娘斜倚在床，嘴边也都是血。祖千秋和那汉子站在老头子身后，望望令狐冲，望望老姑娘，满腹都是疑窦。

老姑娘道：“爹，他……他在自己手上割了许多血出来，逼我喝了两碗……他……他还要割……”

老头子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忙俯身扶起令狐冲，只见他双手腕脉处各有伤口，鲜血兀自汨汨流个不住。老头子急冲出房，取了金创药来，心慌意乱之下，虽在自己屋中，还是额头在门框边上撞得肿起了一个大瘤，门框却给他撞塌了半边。

桃枝仙听到碰撞声响，只道他在殴打令狐冲，叫道：“喂，老头子，令狐冲是桃谷六仙的好朋友，你可不能再打。要是打死了他，桃谷六仙非将你全身肥肉撕成一条条不可。”桃实仙道：“错了，错了！”桃枝仙道：“什么错了？”桃实仙道：“他若是全身瘦肉，自可撕成一条一条，但他全是肥肉，一撕便成一团一塌糊涂的肥膏，如何撕成一条一条？”

老头子将金创药在令狐冲手腕上伤口处敷好，再在他胸腹间几处穴道上推拿良久，令狐冲这才悠悠醒转。老头子惊魂略定，心下感激无已，颤声道：“令狐公子，你……这件事当真叫咱们粉身碎骨，也是……唉……也是……”祖千秋道：“令狐公子，老头子刚才缚住了你，全是一场误会，你怎地当真了？岂不令他无地自容？”

令狐冲微微一笑，说道：“在下的内伤非灵丹妙药所能医治，祖前辈一番好意，取了老前辈的‘续命八丸’来给在下服食，实在是糟蹋了……但愿这位姑娘的病得能痊愈……”他说到这里，因失血过多，一阵晕眩，又昏了过去。

老头子将他抱起，走出女儿闺房，放在自己房中床上，愁眉苦脸地道：“那怎么办？那怎么办？”祖千秋道：“令狐公子失血极多，只怕性命已在顷刻之间，咱三人便以毕生修为，将内力注入他体内如何？”老头子道：“自该如此。”轻轻扶起令狐冲，右掌心贴上他背心大椎穴，甫一运气，便全身一震，喀喇一声响，所坐的木椅给他压得稀烂。

桃枝仙哈哈大笑，大声道：“令狐冲的内伤，便因咱六兄弟以内力给他疗伤而起，这矮冬瓜居然又来学样，令狐冲岂不是伤上加伤，伤之又伤，伤之不已！”桃实仙道：“你听，这喀喇一声响，定是矮冬瓜给令狐冲的内力震了出来，撞坏了什么东西。令狐冲的内力，便是我们的内力，矮冬瓜又吃了桃谷六仙一次苦头！妙哉！妙哉！”

老头子叹了口气，道：“唉，令狐公子倘若伤重不醒，我老头子只好自杀了。”

那汉子突然放大喉咙叫道：“墙外枣树上的那一位，可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吗？”

岳不群大吃一惊，心道：“原来我的行迹早就给他见到了。”只听那汉子又叫：“岳先生，远来是客，何不进来见面？”岳不群极为尴尬，只觉进去固是不妙，其势又不

能老是坐在树上不动。那汉子道：“令狐冲公子晕了过去，请你一起参详参详。”

岳不群咳嗽一声，纵身飞跃，越过了院子中丈余空地，落在滴水檐下的走廊。老头子已从房中走了出来，拱手道：“岳先生，请进。”岳不群道：“在下挂念小徒安危，可来得鲁莽了。”老头子道：“那是在下该死。唉，倘若……倘若……”

桃枝仙大声道：“你不用担心，令狐冲死不了的。”老头子大喜，问道：“你怎知他不会死？”桃枝仙道：“他年纪比你小得多，也比我小得多，是不是？”老头子道：“是啊。那又怎样？”桃枝仙道：“年纪老的人先死呢，还是年纪小的人先死？自然是老的先死了。你还没死，我也没死，令狐冲又怎么会死？”老头子本道他有独得之见，岂知又来胡诌一番，只有苦笑。桃实仙道：“我倒有个挺高明的主意，咱们大伙儿齐心协力，给令狐冲改个名字，叫做‘令狐不死’……”

岳不群走入房中，见令狐冲晕倒在床，心想：“我若不露一手紫霞神功，可叫这几人轻视我华山派了。”当下暗运伸功，脸向里床，以便脸上紫气显现之时无人瞧见，伸掌按到令狐冲背心大椎穴上。他早知令狐冲体内真气运行的情状，当下并不用力，只以少些内力缓缓输入，觉到他体内真气生出反激，手掌便和他肌肤离开了半寸，停得片刻，又将手掌按了上去。果然过不多时，令狐冲便即悠悠醒转，叫道：“师父，你……老人家来了。”

老头子等三人见岳不群毫不费力地便将令狐冲救转，都大为佩服。

岳不群寻思：“此处是非之地，不能多耽，又不知舟中夫人和众弟子如何。”拱手说道：“多承诸位对我师徒礼敬有加，愧不敢当，这就告辞。”老头子道：“是，是！令狐公子身子违和，咱们本当好好接待才是，眼下却是不便，实在失礼之至，还请两位原恕。”

岳不群道：“不用客气。”黯淡的灯光之下，见那汉子一双眸子炯炯发光，心念一动，拱手道：“这位朋友尊姓大名？”祖千秋笑道：“原来岳先生不识得咱们的夜猫子‘无计可施’计无施。”岳不群心中一凛：“夜猫子计无施？听说此人天赋异禀，目力特强，行事忽善忽恶，或邪或正，虽然名计无施，其实却诡计多端，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他竟也跟老头子等人搅在一起。”忙拱手道：“久仰计师傅大名，当真如雷贯耳，今日有幸得见。”

计无施微微一笑，说道：“咱们今日见了面，明日还要在五霸冈见面啊。”

岳不群又是一凛，虽觉初次见面，不便向人探询详情，但女儿遭掳，甚为关心，说道：“在下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这里武林朋友，想必是路过贵地，未曾拜候，委实礼数不周。小女和一个姓林的小徒，不知给哪一位朋友召了去，计先生可能指点一二么？”

计无施微笑道：“是么？这个可不大清楚了。”

岳不群向计无施探询女儿下落，本已大大委曲了自己掌门人身份，听他不置可否，虽又恼又急，其势已不能再问，当下淡淡地道：“深夜滋扰，甚以为歉，这就告辞了。”扶起令狐冲，伸手欲抱。

老头子从他师徒之间探头上来，将令狐冲抢着抱了过去，道：“令狐公子是在下请来，自当由在下恭送回去。”抓了张薄被盖在令狐冲身上，大踏步往门外走出。

桃枝仙叫道：“喂，我们这两条大鱼，放在这里，成什么样子？”老头子沉吟道：“这个……”心想缚虎容易纵虎难，若将他两兄弟放了，他桃谷六仙前来生事寻仇，可真难以抵挡。否则的话，有这两个人质在手，另外那四人便心有所忌。

令狐冲知他心意，道：“老前辈，请你将他们二位放了。桃谷二仙，你们以后也不可向老祖二位寻仇生事，大家化敌为友如何？”桃枝仙道：“单是我们二位，也没法向他们寻仇生事。”令狐冲道：“那自是桃谷六仙一起在内了。”

桃实仙道：“不向他们寻仇生事，那是可以的；说到化敌为友，却是不行，杀了我头也不行。”老头子和祖千秋都哼了一声，心下均想：“我们不过冲着令狐公子的面子，才不来跟你们计较，难道当真怕了你桃谷六仙不成？”

令狐冲道：“那为什么？”桃实仙道：“桃谷六仙跟他们黄河老祖本来无怨无仇，根本不是敌人，既非敌人，这‘化敌’便如何化起？所以啊，要结成朋友，倒也不妨，要化敌为友，可无论如何化不来了。”众人一听，都哈哈大笑。

祖千秋俯下身去，解开了渔网的活结。这渔网乃用人发、野蚕丝、纯金丝所绞成，坚韧异常，宝刀利剑亦不能断，陷身入内后若非得人解救，则越是挣扎，勒得越紧。

桃枝仙站起身来，拉开裤子，便在渔网上撒尿。祖千秋惊问：“你……你干什么？”桃枝仙道：“不在这臭网上撒一泡尿，难消老子心头之气。”

当下七人回到河边码头。岳不群遥遥望见劳德诺和高根明二弟子仗剑守在船头，知道众人无恙，当即放心。老头子将令狐冲送入船舱，恭恭敬敬地一揖到地，说道：“公子爷义薄云天，老朽感激不尽。此刻暂且告辞，不久便当再见。”

令狐冲在路上一震，迷迷糊糊的又欲晕去，也不知他说些什么话，只嗯了一声。

岳夫人等见这肉球人前倨后恭，对令狐冲如此恭谨，无不大为诧异。

老头子和祖千秋深怕桃根仙等回来，不敢逗留，向岳不群一拱手，便即告辞。

桃枝仙向祖千秋招招手，道：“祖兄慢去。”祖千秋道：“干什么？”桃枝仙道：“干这个！”曲膝矮身，突然挺肩向他怀中猛力撞去。这一下出其不意，来势快极，祖千秋不及闪避，只得急运内劲，霎时间气充丹田，肚腹已坚如铁石。只听得喀喇、噼啪、叮叮、铮铮十几种声音齐响，桃枝仙已倒退在数丈之外，哈哈大笑。

祖千秋大叫：“啊唷！”探手入怀，摸出无数碎片来，或瓷或玉，或竹或木，他怀中所藏的二十余只珍贵酒杯，在这么一撞之下多数粉碎，金杯、银杯、青铜爵之类也都给压得扁了。他既痛惜，又恼怒，手一扬，数十片碎片向桃枝仙激射过去。

桃枝仙早就有备，闪身避开，叫道：“令狐冲叫咱们化敌为友，他的话可不能不听。咱们须得先成敌人，再做朋友。”

祖千秋穷数十年心血搜罗来的这些酒杯，给桃枝仙一撞之下尽数损毁，如何不怒？本来还待追击，听他这么一说，当即止步，干笑几声，道：“不错，化敌为友，化敌为友！”和老头子、计无施二人转身而行。

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还是挂念着岳灵珊的安危，说道：“桃枝仙，你请他们不可……不可害我岳师妹。”桃枝仙应道：“是。”大声说道：“喂！喂！老头子、夜猫子、祖千秋几位朋友听了，令狐冲说，叫你们不可伤害他的宝贝师妹。”

计无施等本已走远，听了此言，当即停步。老头子回头大声道：“令狐公子有命，自当遵从。”三人低声商量了片刻，这才离去。

岳不群刚向夫人述说得几句在老头子家中的见闻，忽听得岸上大呼小叫，桃根仙等四人回来了。

桃谷四仙满嘴吹嘘，说那手持白幡之人给他们四兄弟擒住，已撕成了四块。桃实仙哈哈大笑，说道：“厉害，厉害！四位哥哥端的了得。”桃枝仙道：“你们将那人撕成了四块，可知他叫什么名字？”桃干仙道：“他死都死了，管他叫什么名字？难道你便知道？”桃枝仙道：“我自然知道。他姓计，名叫计无施，还有个外号，叫做夜猫子。”桃叶仙拍手道：“这姓固然姓得好，名字也取得妙，原来他倒有先见之明，知道日后给桃谷六仙擒住之后，定是无计可施，逃不了给撕成四块的命运，因此上预先取下了这个名字。”

桃实仙道：“这夜猫子计无施，功夫当真出类拔萃，世所罕有！”桃根仙道：“是啊，他功夫实在了不起，倘若不是遇上桃谷六仙，凭他的轻身功夫，在武林中也可算得是一把好手。”桃实仙道：“轻身功夫倒也罢了，给撕成四块之后，他居然能自行拼起，死后还魂，行动如常。刚才还到这里来说了一会子话呢。”

桃根仙等才知谎话拆穿，四人也不以为意，脸上都假装惊异之色。桃花仙道：“原来计无施还有这等奇门功夫，那倒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佩服啊，佩服！”桃干仙道：“将撕成四块的身子自行拼凑，片刻间行动如常，听说叫做‘化零为整大法’，这功夫失传已久，想不到这计无施居然学会了，确是武林异人，下次见到，可以跟他交个朋友。”

岳不群和岳夫人相对发愁，爱女被掳，连对头是谁也不知道，想不到华山派名震武林，却在黄河边上栽了这么个大筋斗，可是怕众弟子惊恐，半点不露声色。夫妇俩也不商量种种疑难不解之事，只心中暗自琢磨。大船之中，便是桃谷六仙胡说八道之声。

过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将曙，忽听得岸上脚步声响，不多时有两乘轿子抬到岸边。当先一名轿夫朗声说道：“令狐冲公子吩咐，不可惊吓了岳姑娘。敝上多有冒昧，还请令狐冲公子恕罪。”四名轿夫将轿子放下，向船上行了一礼，便即转身而去。

只听得轿中岳灵珊的声音叫道：“爹，妈！”

岳不群夫妇又惊又喜，跃上岸去掀开轿帷，果见爱女好端端地坐在轿中，只腿上给点了穴道，行动不得。另一顶轿中坐的，正是林平之。岳不群伸手在女儿环跳、脊中、委中几处穴道上拍了几下，解开了她被封的穴道，问道：“那大个子是谁？”

岳灵珊道：“那个又高又大的大个子，他……他……他……”小嘴一扁，忍不住要哭。岳夫人轻轻将她抱起，走入船舱，低声问道：“可受了委屈吗？”岳灵珊给母亲一问，索性“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岳夫人大惊，心想：“那些人路道不正，珊儿落在他们手里，有好几个时辰，不知是否受了凌辱？”忙问：“怎么了？跟妈说不要紧。”岳灵珊只哭个不停。

岳夫人更是惊惶，船中人多，不敢再问，将女儿横卧于榻，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

岳灵珊忽然大声哭道：“妈，这个大个子骂我，呜！呜！”

岳夫人一听，如释重负，微笑道：“给人家骂几句，便这么伤心。”岳灵珊哭道：“他举起手掌，还假装要打我、吓我。”岳夫人笑道：“好啦，好啦！下次见到，咱们骂还他，吓还他。”岳灵珊道：“我又没说大师哥坏话，小林子更加没说。那大个子强凶霸道，他说平生最不喜欢的事，便是听到有人说令狐冲的坏话。我说我也不喜欢。他说，他一不喜欢，便要把人煮来吃了。妈，他说到这里，便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吓我。呜呜呜！”

岳夫人道：“这人真坏。冲儿，那大个子是谁啊？”

令狐冲神智未曾十分清醒，迷迷糊糊地道：“大个子吗？我……我……”

这时林平之也已得师父解开穴道，走入船舱，插口道：“师娘，那大个子跟那和尚当真是吃人肉的，倒不是空言恫吓。”岳夫人一惊，问道：“他二人都吃人肉？你怎知道？”林平之道：“那和尚问我《辟邪剑谱》的事，盘问了一会，从怀中取出一块东西来嚼，咬得嗒嗒出声，津津有味，还拿到我嘴边，问我要不要咬一口尝尝滋味。却原来……却原来是一只人手。”岳灵珊惊叫一声，道：“你先前怎地不说？”林平之道：“我怕你受惊，不敢跟你说。”

岳不群忽道：“啊，我想起来了。这是‘漠北双熊’。那大个儿皮肤很白，那和尚却皮肤很黑，是不是？”岳灵珊道：“是啊。爹，你认得他们？”岳不群摇头道：“我不认得。只听人说过，塞外漠北有两名巨盗，一个叫白熊，一个叫黑熊。白熊是大个儿，黑熊是和尚。倘若事主自己携货而行，漠北双熊不过抢了财物，也就算了，倘若有镖局子保镖，那么双熊往往将保镖的煮吃了，还道练武之人肌肉结实，吃起来加倍的有咬口。”岳灵珊又“啊”的一声尖叫。

岳夫人道：“师哥你也真是的，什么‘吃起来加倍的有咬口’，这种话也说得出口，不怕人作呕。”岳不群微微一笑，顿了一顿，才道：“从没听说漠北双熊进过长城，怎地这一次到黄河边上来啦？冲儿，你怎会认得漠北双熊的？”

令狐冲道：“漠北双熊？”他没听清楚师父前半截的话，只道“双熊”二字定是英雄之雄，却不料是熊黑之熊，呆了半晌，道：“我不认得啊。”

岳灵珊忽道：“小林子，那和尚要你咬那只手掌，你咬了没有？”林平之道：“我自然没咬。”岳灵珊道：“你不咬就罢了，倘若咬过一口，哼哼，瞧我以后还睬不睬你？”

桃干仙在外舱忽然说道：“天下第一美味，莫过于人肉。小林子一定偷吃过了，只不肯承认而已。”桃叶仙道：“他倘若没吃，先前为什么不说，到这时候才拚命抵赖？”

林平之自遭大变后，行事言语均十分稳重，听他二人这么说，一怔之下，无以对答。

桃花仙道：“这就是了。他不声不响，便是默认。岳姑娘，这种人吃了人肉不认，为人极不诚实，岂可嫁给他做老婆？”桃根仙道：“你与他成婚之后，他日后必定与第二个女子勾勾搭搭，回家来你若问他，他定然死赖，决计不认。”桃叶仙道：“更有一桩危险万分之事，他吃人肉吃出瘾来，他日你和他同床而眠，睡到半夜，忽然手指奇痛，又听到喀喇、喀喇的咀嚼之声，一查之下，你道是什么？却原来这小林子在吃你的手指。”桃实仙道：“岳姑娘，一个人连脚趾在内，也不过二十根。这小林子今天吃

几根，明天吃几根，好容易便将你十根手指、十根脚趾都吃了个精光。”

桃谷六仙自在华山绝顶与令狐冲结交，便已当他是好朋友。六兄弟虽好辩成性，却也不是全无脑筋，令狐冲和岳灵珊之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情状，他六人早就瞧在眼里，此时捉到林平之的一点岔子，竟尔大肆挑拨离间。

岳灵珊伸手指塞在耳朵，叫道：“你们胡说八道，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桃根仙道：“岳姑娘，你喜欢嫁给这小林子做老婆，倒也不妨，不过有一门功夫，却不可不学。这门功夫跟你一生干系极大，倘若错过了机会，日后定是追悔莫及。”

岳灵珊听他说得郑重，问道：“什么功夫，有这么要紧？”

桃根仙道：“那个夜猫子计无施，有一门‘化零为整大法’，日后你的耳朵、鼻子、手指、脚趾，都给小林子吃在肚里，只消你身具这门功夫，那也不惧，尽可剖开他肚子，取了出来，拼在身上，化零为整。”

十六 注血

桃谷六仙胡说八道声中，坐船解缆拔锚，向黄河下游驶去。其时曙色初现，晓雾未散，河面上一团团白雾罩在滚滚浊流之上，放眼不尽，令人胸怀大畅。

过了小半个时辰，太阳渐渐升起，照得河水中金蛇乱舞。忽见一艘小舟张起风帆，迎面驶来。其时吹的正是东风，那小舟的青色布帆吃饱了风，溯河而上。青帆上绘着一只白色的人脚，再驶进时，但见帆上人脚纤纤美秀，显是一只女子的素足。

华山群弟子纷纷谈论：“怎地在帆上画一只脚，这可奇怪之极了！”桃枝仙道：“这多半是漠北双熊的船。啊唷，岳夫人、岳姑娘，你们娘儿们可得小心，这艘船上的人讲明要吃女人脚。”岳灵珊啐了一口，心中却也不由得有些惊惶。

小船片刻间便驶到面前，船中隐隐有歌声传出。歌声轻柔，曲意古怪，没一字可辨，但音调浓腻无方，简直不像是歌，既似叹息，又似呻吟。歌声一转，更像是男女欢好之音，喜乐无限，狂放不禁。华山派一众青年男女登时忍不住面红耳赤。

岳夫人骂道：“那是什么妖魔鬼怪？”

小舟中忽有一个女子声音腻声道：“华山派令狐冲公子可在船上？”岳夫人低声道：“冲儿，别理她！”那女子说道：“咱们好想见见令狐公子的模样，行不行呢？”声音娇柔宛转，荡人心魄。

只见小舟舱中跃出一个女子，站在船头，身穿蓝布印白花衫裤，自胸至膝围一条绣花围裙，色彩灿烂，金碧辉煌，耳上垂一对极大的黄金耳环，足有酒杯口大小。那女子约莫廿三四岁年纪，肌肤微黄，双眼极大，黑如点漆，腰中一根彩色腰带为疾风吹而向前，双脚却是赤足。这女子风韵虽也甚佳，但闻其音而见其人，却觉声音之娇美，远过于其容貌了。那女子脸带微笑，瞧她装束，绝非汉家女子。

顷刻之间，华山派坐船顺流而下，和那小舟便要撞上，那小舟一个转折，掉过头来，风帆跟着卸下，便和大船并肩顺流下驶。

岳不群陡然想起一事，问道：“这位姑娘，可是云南五仙教蓝教主属下吗？”

那女子格格一笑，柔声道：“你倒有眼光，只不过猜对了一半。我是云南五仙教的，却不是蓝教主属下。”

岳不群站到船头，拱手道：“在下岳不群，请教姑娘贵姓，河上枉顾，有何见教？”那女子笑道：“苗家女子，不懂你抛书袋的说话，你再说一遍。”岳不群道：“请问姑娘，你姓什么？”那女子笑道：“你早知道我姓什么了，又来问我。”岳不群道：“在下不知姑娘姓什么，这才请教。”那女子笑道：“你这么年纪啦，胡子也这么长了，明明知道我姓什么，偏偏又要赖。”这几句话颇为无礼，只是言笑晏晏，神色可亲，不

含丝毫敌意。岳不群道：“姑娘取笑了。”那女子笑道：“岳掌门，你姓什么啊？”

岳不群道：“姑娘知道在下姓岳，却又明知故问。”岳夫人听那女子言语轻佻，低声道：“别理睬她。”岳不群左手伸到自己背后，摇了几摇，示意岳夫人不可多言。

桃根仙道：“岳先生在背后摇手，那是什么意思？嗯，岳夫人叫他不可理睬那个女子，岳先生却见那女子既美貌，又风骚，偏偏不听老婆的话，非理睬她不可。”

那女子笑道：“多谢你啦！你说我既美貌，又风什么的，我们苗家女子，哪有你们汉人的小姐太太们生得好看？”似乎她不懂“风骚”二字中含有污蔑之意，听人赞她美貌，登时容光焕发，十分欢喜，向岳不群道：“你知道我姓什么了，为什么却又明知故问？”

桃干仙道：“岳先生不听老婆的话，有什么后果？”桃花仙道：“后果必定不妙。”桃干仙道：“岳先生人称‘君子剑’，原来也不是真的君子，早知道人家姓什么了，偏偏明知故问，没话找话，跟人家多对答几句也是好的。”

岳不群给桃谷六仙说得甚是尴尬，心想这六人口没遮拦，不知更将有多少难听的话说出来，给一众男女弟子听耳中，算什么样子？可又不能和他们当真，当即向那女子拱了拱手，道：“便请拜上蓝教主，说道华山岳不群请问他老人家安好。”

那女子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眼珠骨溜溜地转了几转，满脸诧异之色，问道：“你为什么叫我‘老人家’，难道我已经很老了吗？”

岳不群大吃一惊，道：“姑娘……你……你便是五仙教……蓝教主……”

他知五仙教是个极为阴毒狠辣的教派，“五仙”云云，只是美称，江湖中人背后提起，都称之为五毒教。其实百余年前，这教派的真正名称便叫做五毒教，创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都是云贵川湘一带的苗人。后来有几个汉人入了教，说起“五毒”二字不雅，这才改为“五仙”。这五仙教善于使瘴、使蛊、使毒，与“百药门”南北相称。五仙教中教众以苗人为多，使毒的心计不及百药门，然而诡异古怪之处，却尤为匪夷所思。江湖中人传言，百药门使毒，虽使人防不胜防，可是中毒之后，细推其理，终于能恍然大悟。但中了五毒教的毒后，即使下毒者细加解释，往往还是令人难以相信，其诡秘奇特，实非常理所能测度。

那女子笑道：“我便是蓝凤凰，你不早知道了么？我跟你说，我是五仙教的，可不是蓝教主的属下。五仙教中，除了蓝凤凰自己，又有哪一个不是蓝凤凰的属下？”说着格格地笑了起来。

桃谷六仙拊掌大笑，齐道：“岳先生真笨，人家明明跟他说了，他还是缠夹不清。”

岳不群只知五仙教的教主姓蓝，听她这么说，才知叫做蓝凤凰，瞧她一身花花绿绿的打扮，的确便如是一头凤凰似的。其时汉人士族女子，闺名深加隐藏，直到结亲下聘，夫家行“问名”之礼，才能告知。武林中虽不如此拘泥，却也决没将姑娘家的名字随口乱叫的。这苗家女子竟在大河之上当众自呼，丝毫无忸怩之态。只是她神态虽落落大方，语音却仍娇媚之极。然她不过二十多岁年纪，竟能是一个知名大教的教主，未免令人惊诧。

岳不群拱手道：“原来是蓝教主亲身驾临，岳某多有失敬，不知蓝教主有何见教？”

蓝凤凰笑道：“我瞎字不识，教你什么啊？除非你来教我。瞧你这副打扮模样，倒

真像是位教书先生，你想教我读书，是不是？我笨得很，你们汉人鬼心眼儿多，我可学不会。”

岳不群心道：“不知她是装傻，还是真的不懂‘见教’二字。瞧她神情，似乎不是装模作样。”便道：“蓝教主，你有什么事？”

蓝凤凰笑道：“令狐冲是你师弟呢，还是你徒弟？”岳不群道：“是在下的弟子。”蓝凤凰道：“嗯，我想瞧瞧他成不成？”岳不群道：“小徒正在病中，神智未曾清醒，大河之上，不便拜见教主。”

蓝凤凰睁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奇道：“拜见？我不是要他拜见我啊，他又不是我五仙教属下，干吗要他拜我？再说，他是人家……嘻嘻……人家的好朋友，他就是要拜我，我也不敢当啊。听说他割了两大碗自己的血，去给老头子的女儿喝，救那姑娘的性命。这样有情有意之人，咱们苗家女子最是佩服，因此我要见见。”

岳不群沉吟道：“这个……这个……”蓝凤凰道：“他身上有伤，我是知道的，又割出了这许多血。不用叫他出来了，我自己过来吧。”岳不群忙道：“不敢劳动教主大驾。”

蓝凤凰格格一笑，说道：“什么大驾小驾？”轻轻一跃，纵身上了华山派坐船的船头。

岳不群见她身法轻盈，却也不见得有何了不起的武功，当即退后两步，挡住了船舱入口，心下好生为难。他素知五仙教十分难缠，施毒妙技神出鬼没，跟这等邪教拚斗，不能全仗真实武功，一上来他对蓝凤凰十分客气，便是为此；又想起昨晚那两名百药门门人的说话，说他们跟踪华山派是受人之托，物以类聚，多半便是受了五毒教之托。五毒教却为什么要跟华山派过不去？五毒教是江湖上一大教派，声势浩大，教主亲临，在理不该阻挡，可是如让这样一个周身都是千奇百怪毒物之人进入船舱，可也真的放心不下。他并不让开，叫道：“冲儿，蓝教主要见你，快出来见过。”心想叫令狐冲出来在船头一见，最为妥善。

令狐冲大量失血，神智兀自未复，虽听得师父大声呼叫，只轻声答应：“是！是！”身子动了几下，竟坐不起来。

蓝凤凰道：“听说他受伤甚重，怎么出来？河上风大，再受了风寒可不是玩的。我进去瞧瞧他。”说着迈步便向舱门口走去。她走上几步，离岳不群已不过四尺。岳不群闻到一阵极浓烈的花香，只得身子微侧，蓝凤凰已走进船舱。

外舱中桃谷五仙盘膝而坐，桃实仙卧在床上。蓝凤凰笑道：“你们是桃谷六仙吗？我是五仙教教主，你们是桃谷六仙。大家都是仙，是自家人啊。”桃根仙道：“不见得，我们是真仙，你是假仙。”桃干仙道：“就算你也是真仙。我们是六仙，比你多了一仙。”蓝凤凰笑道：“要比你们多一仙，那也容易。”桃叶仙道：“怎么能多上一仙？你的教改称七仙教么？”蓝凤凰道：“我们只有五仙，没有七仙。可是叫你们桃谷六仙变成四仙，不就比你们多了一仙么？”桃花仙怒道：“叫桃谷六仙变成四仙，你要杀死我们二人？”蓝凤凰笑道：“杀也可以，不杀也可以。听说你们是令狐公子的朋友，那就不杀好了，不过你们不能吹牛皮，说比我五仙教还多一仙。”桃干仙叫道：“偏要吹牛皮，你又怎样？”

一瞬之间，桃根、桃干、桃叶、桃花四人已同时抓住了她手足，刚要提起，突然四人齐声惊呼，松手不迭。每人都摊开手掌，呆呆地瞧着掌中之物，脸上神情恐怖异常。

岳不群一眼见到，不由得全身发毛，背上登时出了一阵冷汗。但见桃根仙、桃干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条绿色大蜈蚣，桃叶仙、桃花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条花纹斑斓的大蜘蛛。四条毒虫身上都生满长毛，令人一见便欲作呕。这四条毒虫只微微抖动，并未咬啮桃谷四仙，倘若已经咬了，事已如此，倒也不再令人生惧，正因将咬未咬，却制得桃谷四仙不敢稍动。

蓝凤凰随手一拂，四只毒虫都给她收了去，霎时不见，也不知给她藏在身上何处。她不再理会桃谷六仙，又向前行。桃谷六仙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多口。

令狐冲和华山派一众男弟子都在中舱。这时中舱和后舱之间的隔板已然拉上，岳夫人和众女弟子都回入了后舱。

蓝凤凰的眼光在各人脸上打了个转，走到令狐冲床前，低声叫道：“令狐公子，令狐公子！”声音温柔之极，旁人听在耳里，只觉回肠荡气，似乎她叫的便是自己，忍不住便要出声答应。她这两声一叫，一众男弟子倒有一大半面红过耳，全身微颤。

令狐冲缓缓睁眼，低声道：“你……你是谁？”蓝凤凰柔声说道：“我是你好朋友的朋友，所以也是你的朋友。”令狐冲“嗯”的一声，又闭上了眼睛。蓝凤凰道：“令狐公子，你失血虽多，但不用怕，不会死的。”令狐冲昏昏沉沉，并不答话。

蓝凤凰伸手到令狐冲被中，将他的右手拉了出来，搭他脉搏，皱了皱眉头，忽然探头出舱，一声唿哨，叽哩咕噜地说了好几句话，舱中诸人均不明其意。

过不多时，四个苗女走了进来，都是十八九岁年纪，穿的一色是蓝布染花衣衫，腰中缚一条绣花腰带，手中都拿着一只八寸见方的竹织盒子。

岳不群微微皱眉，心想五仙教门下所持之物，哪里会有什么好东西，单是蓝凤凰一人，身上已是蜈蚣、蜘蛛，藏了不少，而且尽皆形色可怖，这四个苗女公然捧了盒子进船，只怕要天下大乱了，可是对方未曾露出敌意，却又不便出手阻拦。

四名苗女走到蓝凤凰身前，低声说了几句。蓝凤凰一点头，四名苗女便打开了盒子。众人心下都十分好奇，急欲瞧瞧盒中藏的是什么古怪物事，只有岳不群适才见过桃谷四仙掌中的生毛毒虫，心想这盒中物事，最好是今生永远不要见到。

便在顷刻之间，奇事陡生。

只见四个苗女各自卷起衣袖，露出雪白的手臂，跟着又卷起裤管，直至膝盖以上。华山派一众男弟子无不看得目瞪口呆，怦怦心跳。

岳不群暗叫：“啊哟，不好！这些邪教女子要施邪术，以色欲引诱我门下弟子。这蓝凤凰的话声已如此淫邪，再施展妖法，众弟子定力不够，必难抵御。”不自禁地手按剑柄，心想这些五仙教教徒倘若解衣露体，施展邪法，说不得只好出剑对付。

四名苗女卷起衣袖裤管后，蓝凤凰也慢慢卷起了裤管。

岳不群连使眼色，命众弟子退到舱外，以免为邪术所惑，但只劳德诺和施戴子二人退了出去，其余各人或呆立不动，或退了几步，又再走回。岳不群气凝丹田，运起紫霞神功，脸上紫气大盛，心想五毒教盘踞天南垂二百年，恶名决非幸致，必有狠毒

厉害之极的邪法，此时其教主亲身施法，更加非同小可，若不以神功护住心神，只怕稍有疏虞，便着了她道儿。这些苗女赤身露体，不知羞耻为何物，自己着邪中毒后丧了性命，也还罢了，怕的是心神被迷，当众出丑，华山派和君子剑声名扫地，可就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了。

只见四名苗女各从竹盒之中取出一物，蠕蠕而动，果是毒虫。四名苗女将毒虫放在自己赤裸的臂上腿上，毒虫便即附着，并不跌落。岳不群定睛看去，认出原来并非毒虫，而是水中常见的吸血水蛭，只是比寻常水蛭大了一倍有余。四名苗女取了一只水蛭，又是一只。蓝凤凰也到苗女的竹盒中取了一只只水蛭出来，放在自己臂上腿上，不多一会，五个人臂腿上爬满了水蛭，总数少说也有一百余条。

众人都看得呆了，不知这五人干的是什么古怪玩意。岳夫人本在后舱，听得中舱中众人你一声“啊”，他一声“噫”，充满了诧异之情，忍不住轻轻推开隔板，眼见这五个苗女如此情状，不由得也“啊”的一声惊呼。

蓝凤凰微笑道：“不用怕，咬不着你的。你……你是岳先生的老婆吗？听说你的剑法很好，是不是？”

岳夫人勉强笑了笑，并不答话，她问自己是不是岳先生的老婆，出言太过粗俗，又问自己是否剑法很好，此言若是另一人相询，对方纵含恶意，也当谦逊几句，可是这蓝凤凰显然不大懂得汉人习俗，如说自己剑法很好，未免自大，如说剑法不好，说不定她便信以为真，小觑了自己，还是以不答为上。

蓝凤凰也不再问，只安安静静地站着。岳不群全神戒备，只待这五个苗女一有异动，擒贼擒王，先制住了蓝凤凰再说。船舱中一时谁也不再说话。只闻到华山派众男弟子粗重的呼吸之声。过了良久，只见五个苗女臂上腿上的水蛭身体渐渐肿胀，隐隐现出红色。

岳不群知道水蛭一遇人兽肌肤，便以口上吸盘牢牢吸住，吮吸鲜血，非得吃饱，决不肯放。水蛭吸血之时，被吸者并无多大知觉，仅略感麻痒，农夫在水田中耕种，往往给水蛭钉在腿上，吸去不少鲜血而不自知。他暗自沉吟：“这些妖女以水蛭吸血，不知是何用意？多半五仙教徒行使邪法，须用自己鲜血。看来这些水蛭一吸饱血，便是她们行法之时。”

却见蓝凤凰轻轻揭开盖在令狐冲身上的棉被，从自己手臂上拔下一只吸满了八九成鲜血的水蛭，放上令狐冲颈中的血管。

岳夫人生怕她伤害令狐冲，急道：“喂，你干什么？”拔出长剑，跃入中舱。

岳不群摇摇头，道：“不忙，等一下。”

岳夫人挺剑而立，目不转睛地瞧着蓝凤凰和令狐冲二人。

只见令狐冲颈上那水蛭咬住了他血管，又再吮吸。蓝凤凰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拔开瓶塞，伸出右手小指的尖尖指甲，从瓶中挑了些白色粉末，洒了一些在水蛭身上。四名苗女解开令狐冲衣襟，卷起他衣袖裤管，将自己身上的水蛭一只只拔下，转放在他胸腹臂腿各处血管上。片刻之间，一百多只水蛭尽已附着在令狐冲身上。蓝凤凰不断挑取药粉，在每只水蛭身上分别洒上少些。

说也奇怪，这些水蛭附在五名苗女身上时越吸越胀，这时却渐渐缩小。

岳不群恍然大悟，长长舒了口气，心道：“原来她所行的是转血之法，以水蛭为媒介，将她们五人身上的鲜血转入冲儿体内。这些白色粉末不知是何物所制，竟能逼令水蛭倒吐鲜血，当真神奇之极。”他想明白了这一点，缓缓放松了本来紧握着剑柄的手指。

岳夫人也轻轻还剑入鞘，本来绷紧着的脸上现出了笑容。

船舱中虽仍寂静无声，但和适才恶斗一触即发的气势却已大不相同。更加难得的是，居然连桃谷六仙也瞧得惊诧万分，张大了嘴巴，合不拢来。六张嘴巴既然都张大了合不拢，自然也无法议论争辩了。

又过了一会，只听得嗒的一声轻响，一条吐干了腹中血液的水蛭掉在船板上，扭曲了几下，便即僵死。一名苗女拾了起来，从窗口抛入河中。水蛭一条条投入河中，不到一顿饭时分，水蛭抛尽，令狐冲本来焦黄的脸孔上却微微有了些血色。那一百多条水蛭所吸而转注入令狐冲体内的鲜血，总数当逾一大碗，虽不能补足他所失之血，却已令他转危为安。

岳不群和夫人对望了一眼，均想：“这苗家女子以一教之尊，居然不惜以自身鲜血补入冲儿体内。她和冲儿素不相识，决非对他有了情意。她自称是冲儿好朋友的朋友，冲儿几时又结识下这样大有来头的一位朋友？”

蓝凤凰见令狐冲脸色好转，再搭他脉搏，察觉振动加强，心下甚喜，柔声问道：“令狐公子，你觉得怎样？”

令狐冲于一切经过虽非全部明白，却也知这女子是在医治自己，但觉精神已好得多，说道：“多谢姑娘，我……我好得多了。”蓝凤凰道：“你瞧我老不老？是不是很老了？”

令狐冲道：“谁说你老了？你自然不老。要是你不生气，我就叫你一声妹子啦。”蓝凤凰大喜，脸色便如春花初绽，大增娇艳之色，微笑道：“你真好。怪不得，怪不得，这个不把天下男子瞧在眼里的人，对你也会这样好，所以啦……唉……”令狐冲笑道：“你倘若真的说我好，干吗不叫我‘令狐大哥’？”蓝凤凰脸上微微一红，叫道：“令狐大哥。”令狐冲笑道：“好妹子，乖妹子！”

他生性倜傥，不拘小节，与素以“君子”自命的岳不群大不相同。他神智略醒，便知蓝凤凰喜欢别人道她年轻美貌，听她直言相询，虽眼见她年纪和自己相若，却也张口叫她“妹子”，心想她出力相救自己，该当赞上几句，以资报答。果然蓝凤凰一听之下，十分开心。

岳不群和岳夫人都不禁皱起眉头，均想：“冲儿这家伙浮滑无聊，当真难以救药。平一指说他已不过百日之命，此时连一百天也没有了，一只脚已踏进了棺材，刚清醒得片刻，便和这等淫邪女子胡言调笑。”

蓝凤凰道：“大哥，适才这转血之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有些人的血没法转到你身上，那水蛭一咬到血，便即掉下，可转不进去。我们五人都是几百人中挑选出来的，我们身上的血，转给谁都行。大哥，你想吃什么？我去拿些点心给你吃，好不好？”令狐冲道：“点心倒不想吃，只是想喝酒。”蓝凤凰道：“这个容易，我们有自酿的‘五宝花蜜酒’，你倒试试看。”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苗语。

两名苗女应命而去，从小舟取过八瓶酒来，开了其中一瓶，登时满船花香酒香。

令狐冲道：“好妹子，你这酒嘛，花香太重，盖住了酒味，那是女人家喝的酒。”蓝凤凰笑道：“花香非重不可，否则有毒蛇的腥味。”令狐冲奇道：“酒中有毒蛇腥味？”蓝凤凰道：“是啊。我这酒叫作‘五宝花蜜酒’，自然要用‘五宝’了。”令狐冲问道：“什么叫‘五宝’？”蓝凤凰道：“五宝是我们教里的五样宝贝，你瞧瞧吧。”说着端过两只空碗，倒转酒瓶，将瓶中的酒倒了出来，只听得咚咚轻响，有几条小小物事随酒落入碗中。

好几名华山弟子见到，登时骇声而呼。

她将酒碗拿到令狐冲眼前，只见酒色极清，纯白如泉水，酒中浸着五条小小毒虫，一是青蛇，一是蜈蚣，一是蜘蛛，一是蝎子，另有一只小蟾蜍。令狐冲吓了一跳，问道：“酒中为什么放这……这种毒虫？”蓝凤凰吓了一跳，说道：“这是五宝，别毒虫……毒虫地乱叫。令狐大哥，你敢不敢喝？”令狐冲苦笑道：“这……五宝，我可有些害怕。”

蓝凤凰拿起酒碗，喝了一大口，笑道：“我们苗人的规矩，倘若请朋友喝酒吃肉，朋友不喝不吃，那朋友就不是朋友啦。”

令狐冲接过酒碗，咕嘟咕嘟地将一碗酒都喝下肚中，连那五条毒虫也一口吞下。他胆子虽大，却也不敢去咀嚼其味了。

蓝凤凰大喜，伸手搂住他头颈，便在他脸颊上亲了两亲，她嘴唇上搽的胭脂在令狐冲脸上印了两个红印，笑道：“这才是好哥哥呢。”

令狐冲一笑，一瞥眼间见到师父严厉的眼色，心中一惊，暗道：“糟糕，糟糕！我大胆妄为，在师父师娘跟前这般胡闹，非给师父痛骂一场不可。小师妹可又更加瞧我不起了。”

蓝凤凰又开了一瓶酒，斟在碗里，连着酒中所浸的五条小毒虫，送到岳不群面前，笑道：“岳先生，我请你喝酒。”

岳不群见到酒中所浸蜈蚣、蜘蛛等一干毒虫，已然恶心，跟着便闻到浓烈的花香之中隐隐混着难以言宣的腥臭，忍不住便欲呕吐，左手伸出，便往蓝凤凰持碗的手推去。不料蓝凤凰竟并不缩手，眼见自己手指便要碰到她手背，急忙缩回。蓝凤凰笑道：“怎地做师父的反没徒儿大胆？华山派的众位朋友，哪一个喝了这碗酒？喝了可大有好处。”

霎时之间舟中寂静无声。蓝凤凰一手举着酒碗，却没人接口。蓝凤凰叹了口气道：“华山派中除了令狐冲外，再没第二个英雄好汉了。”

忽听得一人大声道：“给我喝！”却是林平之。他走上几步，伸手便要去接酒碗。

蓝凤凰双眉一轩，笑道：“原来……”岳灵珊叫道：“小林子，你吃了这脏东西，就算不毒死，以后也别想我再来睬你。”蓝凤凰将酒碗递到林平之面前，笑道：“你喝了吧！”林平之嗫嚅道：“我……我不喝了。”听得蓝凤凰长声大笑，不由得涨红了脸，道：“我不喝这酒，可……可不是怕死。”

蓝凤凰笑道：“我当然知道，你是怕这美貌姑娘从此不睬你。你不是胆小鬼，你是多情汉子，哈哈，哈哈。”走到令狐冲身前，说道：“大哥，回头见。”将酒碗在桌

上一放，一挥手。四个苗女拿了余下的六瓶酒，跟着她走出船舱，纵回小舟。

只听得甜腻的歌声飘在水面，顺流向东，渐远渐轻，那小舟抢在头里，远远地去了。

岳不群皱眉道：“将这些酒瓶酒碗都摔入河中。”林平之应道：“是！”走到桌边，手指刚碰到酒瓶，只闻奇腥冲鼻，身子一晃，站立不定，忙伸手扶住桌边。岳不群登时省悟，叫道：“酒瓶上有毒！”衣袖拂去，劲风到处，将桌上的酒瓶酒碗，一古脑儿送出窗去，摔在河里；蓦地里胸口一阵烦恶，强自运气忍住，却听得哇的一声，林平之已大吐起来。

跟着这边厢哇的一声，那边厢又是哇的一响，人人都捧腹呕吐，连桃谷六仙和船艄的船公水手也均不免。岳不群强忍了半日，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也便呕吐起来。各人呕了良久，虽已将胃中食物吐了个干干净净，再无剩余，呕吐却仍不止，不住地呕出酸水。到后来连酸水也没有了，仍觉喉痒心烦，肚里闷恶，难过之极，均觉腹中倘若有物可吐，反比这等空呕舒服得多。

船中前前后后数十人，只令狐冲一人不呕。

桃实仙道：“令狐冲，那妖女对你另眼相看，给你服了解药。”令狐冲道：“我没服解药啊。难道那碗毒酒便是解药？”桃根仙道：“谁说不是呢？那妖女见你生得俊，喜欢了你啦。”桃枝仙道：“我说不是因为他生得俊，而是因为他赞那妖女年轻貌美，又叫她好妹子。早知这样，我也叫她几声，又不吃亏。”桃花仙道：“那也要他有胆量喝那毒酒，吞了那五条毒虫。”桃叶仙道：“他虽不呕，焉知不是腹中有了五条毒虫之后，中毒更深？”桃干仙道：“啊哟，不得了！令狐冲喝那碗毒酒，咱们没加阻拦，倘若因此毙命，平一指追究起来，那便如何是好？”桃根仙道：“平一指说他本来就快死的，早死了几天，有什么要紧？”桃花仙道：“令狐冲不要紧，我们就要紧了。”桃实仙道：“那也不要紧，咱们高飞远走，那平一指身矮腿短，谅他也追咱们不着。”桃谷六仙不住作呕，却也不舍得少说几句。

岳不群眼见驾船的水手作呕不止，座船在大河中东歪西斜，甚是危险，当即纵到后艄，把住了舵，将船向南岸驶去。他内功深厚，运了几次气，胸中烦恶之意渐消。

座船慢慢靠岸，岳不群纵到船头，提起铁锚摔到岸边。这只铁锚无虑二百来斤，要两名水手才抬得动。船夫见岳不群是个文弱书生，不但将这大铁锚一手提起，而且一抛数丈，不禁为之咋舌，不过咋舌也没多久，跟着又张嘴大呕。

众人纷纷上岸，跪在水边喝满了一腹河水，又呕将出来，如此数次，这才呕吐渐止。

这河岸是个荒僻所在，但遥见东边数里外屋宇鳞比，是个市镇。岳不群道：“船中余毒未净，乘坐不得的了。咱们到那镇上再说。”桃干仙背着令狐冲、桃枝仙背着桃实仙，众人齐往那市镇行去。

到得镇上，桃干仙和桃枝仙当先走进一家饭店，将令狐冲和桃实仙往椅上一放，叫道：“拿酒来，拿菜来，拿饭来！”

令狐冲一瞥间，见店堂中端坐着一个矮小道人，正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不禁一怔。

这青城掌门显是身处重围。他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放着酒壶筷子，三碟小菜，一柄闪闪发光的出鞘长剑。围着那张小桌的却是七条长凳，每条凳上坐着一人。这些人有男有女，相貌都颇凶恶，各人凳上均置有兵刃。七人一言不发，凝视余沧海。那青城掌门甚为镇定，左手端起酒杯饮酒，衣袖竟没丝毫颤动。

桃根仙道：“这矮道人心中在害怕。”桃枝仙道：“他当然在害怕，七个打一个，他非输不可。”桃干仙道：“他如不怕，干吗左手举杯，不用右手？当然是要空着右手，以备用剑。”余沧海哼了一声，将酒杯从左手交到右手。桃花仙道：“他听到二哥的说话，可是眼睛不敢向二哥瞄上一瞄，那就是害怕。他倒不是怕二哥，而是怕一个疏神，七个敌人同时进攻，他就得给分成七块。”桃枝仙道：“错了，七个人出刀出剑，矮道人分成八块，不是七块。”桃叶仙格的一笑，说道：“这矮道人本就矮小，分成八块，岂不是更加矮小？”

令狐冲对余沧海虽大有芥蒂，但眼见他强敌环伺，不愿乘人之危，说道：“六位桃兄，这位道长是青城派的掌门。”桃根仙道：“是青城派掌门便怎样？是你的朋友么？”令狐冲道：“在下不敢高攀，不是我的朋友。”桃干仙道：“不是你朋友便好办。咱们有一场好戏看。”桃花仙拍桌叫道：“快拿酒来！老子要一面喝酒，一面瞧人把矮道人切成九块。”桃叶仙道：“刚才说八块，怎么又是九块？”桃花仙道：“你瞧那头陀使两柄虎头弯刀，他一个人要多切一块。”桃枝仙道：“也不见得，这些人有的使狼牙锤，有的使金拐杖，那又怎么切法？”

令狐冲道：“大家别说话，咱们两不相帮，可是也别分散了青城派掌门余观主的心神。”桃谷六仙不再说话，笑嘻嘻、眼睁睁地瞧着余沧海。令狐冲却逐一打量围住他的七人。

只见一个头陀长发垂肩，头上戴着个闪闪发光的铜箍，束着长发，身边放着一对弯成半月形的虎头戒刀。他身旁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头发发白，满脸晦气之色，身畔放的是一柄两尺来长的短刀。再过去是一僧一道，僧人身披血也似红的僧衣，身边放着一钵一钹，均是纯钢所铸，钢钹的边缘锋锐异常，显是一件厉害武器；那道人身材高大，长凳上放的是个八角狼牙锤，看上去斤两不轻。道人右侧的长凳上箕踞着一个中年化子，头颈和肩头盘了两条青蛇，蛇头作三角之形，长信伸缩不已。其余二人是一男一女，男的瞎了左眼，女的瞎了右眼，两人身边各倚一条拐杖，杖身灿然发出黄澄澄之色，杖身甚粗，倘若真是黄金所铸，份量着实沉重，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十来岁年纪，服饰情状便是江湖上寻常的落魄男女，却携了如此贵重的拐杖，透着说不出的诡异。只见那头陀目露凶光，缓缓伸出双手，握住了一对戒刀的刀柄。那乞丐从颈中取下一条青蛇，盘在臂上，蛇头对准了余沧海。那和尚拿起了钢钹。那道人提起了狼牙锤。那中年妇人也把短刀拿在手中。眼见各人便要同时进袭。

余沧海哈哈一笑，说道：“倚多为胜，原是邪魔外道的惯技，我余沧海又有何惧？”

那眇目男子忽道：“姓余的，我们并不想杀你。”那眇目女子道：“不错，你只须将《辟邪剑谱》乖乖交了出来，我们便客客气气地放你走路。”

岳不群、令狐冲、林平之、岳灵珊等听她突然提到《辟邪剑谱》，都是一怔，没料想到这七人围住了余沧海，竟是要向他索取《辟邪剑谱》。四人你向我瞧一眼，我向

你瞧一眼，均想：“难道这《辟邪剑谱》是落在余沧海手中？”

那中年妇人冷冷地道：“跟这矮子多说什么，先宰了他，再搜他身上。”眇目女子道：“说不定他藏在什么隐僻之处，宰了他而搜不到剑谱，岂不糟糕。”那中年妇人嘴巴一扁，道：“搜不到便搜不到，也不见得有什么糟糕。”她说话时含糊不清，大为漏风，原来满口牙齿已落了大半。眇目女子道：“姓余的，我劝你好好地献了出来。这剑谱又不是你的，在你手中已有这许多日子，你读也读熟了，背也背得出了，死死地霸着，又有何用？”

余沧海一言不发，气凝丹田，全神贯注。

便在此时，忽听得门外有人哈哈地笑了几声，走进一个眉花眼笑的人来。

这人身穿茧绸长袍，头顶半秃，却秃得晶光滑溜，一部黑须，肥肥胖胖，满脸红光，神情和蔼可亲，左手拿着个翡翠鼻烟壶，右手则是一柄尺来长的折扇，衣饰华贵，是个富商模样。他进店后见到众人，一怔之下，笑容立敛，但立即哈哈地笑了起来，拱手道：“幸会，幸会！想不到当世的英雄好汉，都聚集到这里了。当真三生有幸。”

这人向余沧海道：“什么好风把青城派余观主吹到河南来啊？久闻青城派‘松风剑法’是武林中一绝，今日咱们多半可以大开眼界了。”余沧海全神运功，不加理睬。

这人向眇目的男女拱手笑道：“好久没见‘桐柏双奇’在江湖上行走了，这几年可发了大财哪。”那眇目男子微微一笑，说道：“哪里有游大老板发的财大。”这人哈哈连笑三声，道：“兄弟是空场面，左手来，右手去，单是兄弟的外号，便可知兄弟只不过面子上好看，内里却空虚得很。”

桃枝仙忍不住问道：“你的外号叫什么？”那人向桃枝仙瞧去，见桃谷六仙形貌奇特，却认不出他六人来历，嘻嘻一笑，道：“兄弟名叫游迅，有个挺难听的外号，叫做‘滑不留手’。大家说兄弟爱结交朋友，为了朋友，兄弟是千金立尽，毫不吝惜，虽然赚得钱多，金银却在手里留不住。”那眇目男子道：“这位游朋友，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外号。”游迅笑道：“是么？兄弟怎地不知？”

突然有个冷冷的声音说道：“油浸泥鳅，滑不留手。”声音漏风，自是那少了一半牙齿的妇人在说话了。

桃花仙叫道：“那不得了，泥鳅已滑溜之极，再用油来一浸，又有谁能抓得住？”

游迅笑道：“这是江湖上朋友抬爱，称赞兄弟的轻功造诣不差，好像泥鳅一般敏捷，其实惭愧得紧，这一点微末功夫，实在不足挂齿。张夫人，你老人家近来清健。”说着深深一揖。那中年妇人张夫人白了他一眼，喝道：“油腔滑调，给我走开些。”这游迅脾气极好，一点也不生气，向那乞丐道：“双龙神丐严兄，你那两条青龙可越来越矫捷活泼了。”那乞丐名叫严三星，外号本来叫做“双蛇恶乞”，但游迅却随口将他叫做“双龙神丐”，严三星本来极为凶悍，一听之下，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游迅也认得长发头陀仇松年、僧人西宝、道人玉灵，随口捧了几句。他嘻嘻哈哈，片刻之间，便将剑拔弩张的局面弄得和缓了不少。

忽听得桃叶仙叫道：“喂，油浸泥鳅，你却怎地不赞我六兄弟武功高强，本事了得？”游迅笑道：“这个……这个自然要赞的……”岂知他一句话没说完，双手双脚已给桃根、桃干、桃枝、桃叶四仙抓在手中，将他提了起来，却没使劲拉扯。

游迅急忙赞道：“好功夫，好本事，如此武功，古今罕有！”桃谷四仙听得游迅接连大赞三句，自不愿便将他撕成了四块。桃根仙、桃枝仙齐声问道：“怎见得我们的武功古今罕有？”游迅道：“兄弟的外号叫做‘滑不留手’，老实说，本来是谁也抓不到兄弟的。可是四位一伸手，便将兄弟手到擒来，一点不滑，一点不溜，四位手上功夫之厉害，当真是古往今来，罕见罕闻。兄弟此后行走江湖，定要将六位高人的名号到处宣扬，以便武林中个个知道世上有如此了不起的人物。”桃根仙等大喜，当即将他放下。

张夫人冷冷地道：“滑不留手，名不虚传。这一回，岂不是又叫人抓住再放了？”游迅道：“这是六位高人的武功太过得了得，令人大为敬仰，只可惜兄弟孤陋寡闻，不知六位前辈名号如何称呼？”桃根仙道：“我们兄弟六人，名叫‘桃谷六仙’。我是桃根仙，他是桃干仙。”将六兄弟的名号逐一说了。游迅拍手道：“妙极，妙极。这‘仙’之一字，和六位的武功再配合没有，若非如此神乎其技、超凡入圣的功夫，哪有资格称到这一个‘仙’字？”桃谷六仙大喜，齐道：“你这人有脑筋，有眼光，是个大大的好人。”

张夫人瞪视余沧海，喝道：“那《辟邪剑谱》，你到底交不交出来？”余沧海仍不理睬。

游迅说道：“啊哟，你们在争《辟邪剑谱》？据我所知，这剑谱可不在余观主手中啊。”张夫人问道：“那你知道是在谁的手中？”游迅道：“此人大大的有名，说将出来，只怕吓坏了你。”头陀仇松年大声喝道：“快说！你倘若不知，便走开些，别在这里碍手碍脚！”游迅笑道：“这位师父遮莫多吃了些烧猪烤羊，偌大火气。兄弟武功平平，消息却十分灵通。江湖上有什么秘密讯息，要瞒过兄弟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太容易。”

桐柏双奇、张夫人等均知此言倒是不假，这游迅好管闲事，无孔不入，武林中有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事确实不多，眇目女子道：“你卖什么关子？快说！”张夫人道：“《辟邪剑谱》到底是在谁手中？”

游迅笑嘻嘻地道：“各位知道兄弟的外号叫做‘滑不留手’，钱财左手来，右手去，这几天实在穷得要命。各位都是大财主，拔一根寒毛，也比兄弟的腿子粗。兄弟好容易得到一个要紧消息，正是良机千载难逢。常言道得好，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好消息嘛，自当卖给财主。兄弟所卖的不是关子，而是消息。”

张夫人道：“好，咱们先把余沧海杀了，再逼这游泥鳅说话。上吧！”她“上吧”二字一出口，只听得叮叮当当几下兵刃迅速之极地相交。张夫人等七人一齐离开了长凳，各挺兵刃和余沧海拆了几招。七人一击即退，仍团团围住了余沧海。只见西宝和尚与头陀仇松年腿上鲜血直流，余沧海长剑交在左手，右肩上道袍破碎，不知是给谁重重地击中了一下。

张夫人叫道：“再上！”七人又是一齐攻上，叮叮当地响了一阵，七人又再后退，仍将余沧海围在垓心。

只见张夫人脸上中剑，左边自眉心至下颏，划了一道长长口子。余沧海左臂上却给砍了一刀，左手已没法使剑，将长剑又再交到右手。玉灵道人一扬狼牙锤，朗声说

道：“余观主，咱二人是三清一派，劝你投降了吧！”余沧海哼了一声，低声咒骂。

张夫人也不去抹脸上鲜血，提起短刀，对准了余沧海，叫道：“再……”

张夫人一个“上”字尚未出口，忽听得有人喝道：“且慢！”一人几步抢进圈中，站在余沧海身边，说道：“各位以七对一，未免太不公道，何况那位游老板说过，《辟邪剑谱》确实不在余沧海手中。”这人正是林平之。他自见到余沧海后，目光始终没离开过他片刻，眼见他双臂受伤，张夫人等七人这次再行攻上，定然将他乱刀分尸，自己与这人仇深似海，非得手刃此獠不可，决不容旁人将他杀了，当即挺身而出。

张夫人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要陪他送死不成？”林平之道：“陪他送死倒不想。我见这事太过不平，要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家不用打了吧。”仇松年道：“将这小子一起宰了。”玉灵道人道：“你是谁？如此胆大妄为，给人强出头。”

林平之道：“在下华山派林平之……”

桐柏双奇、双蛇恶乞、张夫人等齐声叫道：“你是华山派的？令狐公子呢？”

令狐冲抱拳道：“在下令狐冲，山野少年，怎称得上‘公子’二字？各位识得我的一个朋友么？”一路之上，许多高人奇士对他尊敬讨好，都说是由于他的一个朋友之故，令狐冲始终猜想不出，到底什么时候交上了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听这七人如此说，料想又是冲着这位神奇朋友而卖他面子了。

果然张夫人等七人一齐转身，向令狐冲恭恭敬敬地行礼。玉灵道人说道：“我们七人得到讯息，日夜不停地赶来，便是要想一识尊范。得在此处拜见，真好极了。”

余沧海受伤着实不轻，眼见挺身而出替他解围的居然是林平之，不禁大为奇怪，但随即便明白了他用意，见围住自己的七人都在跟令狐冲说话，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腿上并未受伤，突然倒纵而出，抢入小饭店后进，从后门飞也似地走了。

严三星和仇松年齐声呼叫，却显然已追赶不及。

“滑不留手”游迅走到令狐冲面前，笑道：“兄弟从东方来，听得不少江湖朋友提到令狐公子的大名，心下好生仰慕。兄弟得知几十位教主、帮主、洞主、岛主在五霸冈上和公子相会，这就忙不迭地赶来凑热闹，想不到运气真好，却抢先见到了公子。放心，不要紧，这次带上五霸冈的灵丹妙药，没一百种也有九十九种，公子所患的小小疾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哈哈，很好，很好！”拉住了令狐冲的手连连摇晃，显得亲热无比。

令狐冲吃了一惊，问道：“什么数十位教主、帮主、洞主、岛主？又是什么一百种灵丹妙药？在下可全不明白了。”

游迅笑道：“令狐公子不必过虑，这中间的原由，兄弟便有天大胆子也不敢信口乱说。公子爷尽管放心，哈哈，兄弟要是胡说八道，就算公子爷不会见怪，落在旁人耳中，姓游的有几个脑袋？游迅再滑上十倍，这脑袋瓜子终于也非给人揪下来不可。”

张夫人阴沉沉地道：“你说不敢胡说八道，却又尽提这事作甚？五霸冈上有什么动静，待会儿令狐公子自能亲眼见到。我问你，那《辟邪剑谱》，到底是在谁的手里？”

游迅佯作没听见，转头向着岳不群夫妇，笑嘻嘻道：“在下一进门来，见到两位，心中一直嘀咕：这位相公跟这位夫人相貌清雅，气度不凡，却是哪两位了不起的武林高人？两位跟令狐公子在一起，那必是华山派掌门、大名鼎鼎的‘君子剑’岳先生夫

妇了。”

岳不群微微一笑，说道：“不敢。”

游迅道：“常言道：有眼不识泰山。小人今日是有眼不识华山。最近岳先生一剑刺瞎一十五名强敌，名震江湖，小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好剑法！好剑法！”他说得真切，有如亲眼目睹。岳不群哼了一声，脸上闪过一阵阴云。游迅又道：“岳夫人宁女侠……”

张夫人喝道：“你啰里啰唆的，有个完没有？快说！是谁得了《辟邪剑谱》？”她听到岳不群夫妇的名字，竟似浑不在意下。

游迅笑嘻嘻地伸出手来，说道：“给一百两银子，我便说给你听。”

张夫人“呸”的一声，道：“你前世就没见过银子？什么都是要钱，要钱，要钱！”

桐柏双奇的眇目男子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向游迅投了过去，道：“一百两只多不少，快说！”游迅接过银子，在手中掂了掂，说道：“这就多谢了。来，咱们到外边去，我跟你讲。”那眇目男子道：“为什么到外边去？你就在这里说好了，好让大家听听。”众人齐道：“是啊，是啊！干吗鬼鬼祟祟的？”游迅连连摇头，说道：“不成，不成！我要一百两银子，是每人一百两，可不是将这个大消息只卖一百两银子。如此大贱卖，世上焉有此理？”

那眇目男子右手一摆，仇松年、张夫人、严三星、西宝僧等都围将上来，霎时间将游迅围在垓心，便如适才对付余沧海一般。张夫人冷冷地道：“这人号称滑不留手，对付他可不能用手，大家使兵刃。”玉灵道人提起八角狼牙锤，在空中呼的一声响，划了个圈子，说道：“不错，瞧他的脑袋是不是滑不留锤。”众人瞧瞧他锤上的狼牙尖锐锋利，闪闪生光，再瞧瞧游迅的脑袋细皮白肉，油滋乌亮，都觉他的脑袋不见得前程远大。

游迅道：“令狐公子，适才贵派一位少年朋友，片言为余观主解围，公子却何以对游某人身遭大难，犹似不闻不见？”

令狐冲道：“你如不说《辟邪剑谱》的所在，在下也只好插手要对老兄不大客气了。”说到这里，心中一酸，情不自禁地向岳灵珊瞧了一眼，心想：“连你，也冤枉我取了小林子的剑谱。”

张夫人等七人齐声欢呼，叫道：“妙极，妙极！请令狐公子出手。”

游迅叹了口气，道：“好，我说就是，你们各归各位啊，围着我干什么？”张夫人道：“对付滑不留手，只好加倍小心些。”游迅叹道：“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我游迅为什么不等在五霸冈上看热闹，却自己到这里送死？”张夫人道：“你到底说不说？”

游迅道：“我说，我说，我为什么不说？噢，东方教主，你老人家怎地大驾光临？”他最后这两句说得声音极响，同时目光向着店外西首直瞪，脸上充满了不胜骇异之情。

众人一惊之下，都顺着他眼光向西瞧去，只见长街上一人慢慢走近，手中提了一只菜篓子，乃是个市井菜贩，怎么会是威震天下的东方不败东方教主？众人回过头来，游迅却已不知去向，这才知道是上了他的大当。张夫人、仇松年、玉灵道人都破口大骂起来，情知他轻功了得，为人又极精灵，既已脱身，就再难捉得住他。

令狐冲大声道：“原来那《辟邪剑谱》是游迅得了去，真料不到是在他手中。”众人齐问：“当真？是在游迅手中？”令狐冲道：“那当然是在他手中了，否则他为什么坚不吐实，却又拚命逃走？”他说得声音极响，到后来已感气衰力竭。

忽听得游迅在门外大声道：“令狐公子，你干吗要冤枉我？”随即走进门来。

张夫人等大喜，立即又将他围住。玉灵道人笑道：“你中了令狐公子的计也！”游迅愁眉苦脸，道：“不错，倘若这句话传将出去，说道游迅得了《辟邪剑谱》，游某人今后哪里还有一天安宁日子好过？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要找游某的麻烦。我便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令狐公子，你真的得，只一句话，便将滑不留手捉了回来。”

令狐冲微微一笑，心道：“我有什么了得？只不过我也曾给人这么冤枉过而已。”不禁又向岳灵珊瞧去。岳灵珊也正在瞧他。两人目光相接，都脸上一红，迅速转头。

张夫人道：“游老兄，刚才你是去将《辟邪剑谱》藏了起来，免得给我们搜到，是不是？”游迅叫道：“苦也，苦也！张夫人，你这么说，存心是要游迅的老命了。各位请想，那《辟邪剑谱》若是在我手中，游迅必定使剑，而且一定剑法极高，何以我身上一不带剑，二不使剑，三来武功又是奇差呢？”众人一想，此言倒也不错。

桃根仙道：“你得到《辟邪剑谱》，未必便有时候去学；就算学了，也未必学得会。你身上没带剑，或许是给人偷了。”桃干仙道：“你手中那柄扇子，便是一柄短剑，刚才你这么一指，就是《辟邪剑谱》中的剑招。”桃枝仙道：“是啊，大家瞧，他折扇斜指，明是辟邪剑法第五十九招‘指打奸邪’，剑尖指着谁，便是要取谁性命。”

这时游迅手中的折扇正好指着仇松年。这莽头陀虎吼一声，双手戒刀便向游迅砍过去。游迅身子一侧，叫道：“他是说笑，喂！喂！喂！你可别当真！”当当当当四声响，仇松年左右双刀各砍了两刀，都给游迅拨开。听声音，他那柄折扇果然是纯钢所铸。他肥肥白白，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身法竟十分敏捷，而折扇轻轻一拨，仇松年的虎头弯刀便给荡开在数尺之外，足见武功在那头陀之上，只是身陷包围之中，不敢反击而已。

桃花仙叫道：“这一招是辟邪剑法中第三十二招‘乌龟放屁’，嗯，这一招架开一刀，是第二十五招‘甲鱼翻身’。”

令狐冲道：“游先生，那《辟邪剑谱》倘若不是在你手中，那么是在谁的手中？”

张夫人、玉灵道人等都道：“是啊，快说。是在谁手中？”

游迅哈哈一笑，说道：“我所以不说，只是想多卖几千两银子，你们这等小气，定要省钱，好，我便说了，只不过你们听在耳里，却痒在心里，半点也无可奈何。那《辟邪剑谱》倘若为旁人所得，也还有几分指望，现下偏偏是在这一位主儿手中，那就……咳咳，这个……”众人屏息凝气，听他述说剑谱得主的名字。忽听得马蹄声急，夹着车声辘辘，从街上疾驰而来，游迅趁机住口，侧耳倾听，道：“咦，是谁来了？”玉灵道人道：“快说，是谁得到了剑谱？”游迅道：“我当然是要说的，却又何必性急？”

只听车马之声到得饭店之外，倏然而止，有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令狐公子在这里吗？敝帮派遣车马，特来迎接大驾。”

令狐冲急欲知道《辟邪剑谱》的所在，以便消除师父、师娘、众师弟、师妹对自己的疑心，却不答复外面的说话，向游迅道：“有外人到来，快快说吧！”游迅道：“公

子鉴谅，有外人到来，这可不便说了。”

忽听得街上马蹄声急，又有七八骑疾驰而至，来到店前，也即止住，一个雄伟的声音道：“黄老帮主，你是来迎接令狐公子的吗？”那老人道：“不错。司马岛主怎地也来了？”那雄伟的声音哼了一声，接着脚步声沉重，一个魁梧之极的大汉走进店来，大声道：“哪一位是令狐公子？小人司马大，前来迎接公子去五霸冈上和群雄相见。”

令狐冲只得拱手说道：“在下令狐冲，不敢劳动司马岛主大驾。”那司马岛主道：“小人名叫司马大，只因小人自幼生得身材高大，因此父母给取了这一个名字。令狐公子叫我司马大好了，要不然便叫阿大，什么岛主不岛主，阿大可不敢当。”

令狐冲道：“不敢。”伸手向着岳不群夫妇道：“这两位是我师父、师娘。”司马大抱拳道：“久仰。”随即转过身来，说道：“小人迎接来迟，公子勿怪。”

岳不群身为华山派掌门十余年，向来极受江湖中人敬重，可是这司马大以及张夫人、仇松年、玉灵道人等一千人，全都对令狐冲十分恭敬，而对自己这华山派掌门显然丝毫不以为意，就算略有敬意，也完全瞧在令狐冲脸上，这等神情流露得十分明显。这比之当面斥骂，令他尤为恚怒。但岳不群修养极好，没显出半分恼怒之色。

这时那姓黄的帮主也已走了进来。这人已有八十来岁年纪，一部白须，直垂至胸，精神却甚矍铄。他向令狐冲微微弯腰，抱拳说道：“令狐公子，小人帮中的兄弟们，就在左近一带讨口饭吃，这次没好好接待公子，当真罪该万死。”

岳不群心头一震：“莫非是他？”他早知黄河下游有个天河帮，帮主黄伯流是中原武林中的一位前辈耆宿，只是他帮规松懈，帮中良莠不齐，作奸犯科之事所在难免，这天河帮的声名就不见得怎么高明。但天河帮人多势众，帮中好手也着实不少，是齐鲁豫鄂之间的一大帮会，难道眼前这个老儿，便是号令万余帮众的“银髯蛟”黄伯流？假若是他，又怎会对令狐冲这个初出道的少年如此恭敬？

岳不群心中的疑团只存得片刻，便即打破，只听双蛇恶乞严三星道：“银髯老蛟，你是地头蛇，对咱们这些外来朋友，可也得招呼招呼啊。”

这白须老者果然便是“银髯蛟”黄伯流，他哈哈一笑，说道：“若不是托了令狐公子的福，又怎请得动这许多位英雄好汉的大驾？众位来到豫东鲁西，都是天河帮的嘉宾，自然是要接待的。五霸冈上敝帮已备了酒席，令狐公子和众位朋友这就动身如何？”

令狐冲见小小一间饭店之中挤满了人，这般声音嘈杂，游迅决不会吐露机密，好在适才大家这么一闹，师父、师妹他们对自己的怀疑之意当会大减，日后终究能水落石出，倒也不急欲洗刷，便向岳不群道：“师父，咱们去不去？请你示下。”

岳不群心想：“聚集在五霸冈上的，显然没一个正派之士，如何可跟他们混在一起？这些人颇似欲以恭谨之礼，诱引冲儿入伙。衡山派刘正风前车之辙，一与邪徒接近，终不免身败名裂。可是在眼前情势之下，这‘不去’二字，又如何说得出口？”

游迅道：“岳先生，此刻五霸冈上可热闹得紧哩！好多位洞主、岛主，都是十几年、二三十年没在江湖上露脸了。大伙儿都是为令狐公子而来。你调教了这样一位文武全才、英雄了得的少侠出来，岳先生当真脸上大有光彩。那五霸冈吗，当然是要去的啰。岳先生大驾不去，岂不叫众人大为扫兴？”

岳不群尚未答话，司马大和黄伯流二人已将令狐冲半扶半抱地拥了出去，扶入一辆大车之中。仇松年、严三星、桐柏双奇、桃谷六仙等纷纷一拥而出。

岳不群和夫人相对苦笑，均想：“这一干人只是要冲儿去。咱们去不去，他们浑不放在心上。”

岳灵珊甚为好奇，说道：“爹，咱们也瞧瞧去，看那些怪人跟大师哥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她想到那吃人肉的黑白双熊，兀自心惊，但想他们既冲着大师哥的面子放了自己，总不会再来咬自己的手指头，不过到得五霸冈上，可别离爹爹太远了。

岳不群点了点头，走出门外，适才大呕了一场，未进饮食，落足时竟然虚飘飘的，真气不纯，不由得暗惊：“那五毒教蓝凤凰的毒药当真厉害。”

黄伯流和司马大等众人骑来许多马匹，当下让给岳不群、岳夫人、张夫人、仇松年、桃谷六仙等一千人乘坐。华山派的几名男弟子无马可骑，便与天河帮的帮众、长鲸岛司马大岛主的部属一同步行，向五霸冈进发。

注：现代医学输血需辨血型，凡 O 型者之血，可输于任何人。蓝凤凰其时无此知识，但凭长期经验，知自己血型为 O 型，又从百余女教众中挑出 O 型者数人，为令狐冲输血，非 O 型之教众则不参与。

十七 倾心

五霸冈正当鲁豫两省交界处，东临山东菏泽定陶，西接河南东明。这一带地势平坦，甚多沼泽，远远望去，那五霸冈也不甚高，只略有山岭而已。一行车马向东疾驰，行不数里，便有数骑马迎来，驰到车前，乘者翻身下马，高声向令狐冲致意，言语礼数甚是恭敬。

将近五霸冈时，来迎的人愈多。这些人自报姓名，令狐冲也记不得这许多。大车停在一座高冈之前，只见冈上黑压压一片大松林，一条山路曲曲折折上去。

黄伯流将令狐冲从大车中扶了出来。早有两名大汉抬了一乘软轿，在道旁相候。令狐冲心想自己坐轿，而师父、师娘、师妹却都步行，心中不安，道：“师娘，你坐轿吧，弟子自己能走。”岳夫人笑道：“他们迎接的只是令狐冲公子，可不是你师娘。”展开轻功，抢步上冈。岳不群、岳灵珊父女也快步走上冈去。令狐冲无奈，只得坐入轿中。

轿子抬入冈上松林间的一片空地，但见东一簇，西一堆，人头涌涌，这些人形貌神情，都是三山五岳的草莽汉子。

众人一窝蜂般涌过来。有的道：“这位便是令狐公子吗？”有的道：“这是小人祖传的治伤灵药，颇有起死回生之功。”有的道：“这是在下二十年前在长白山中挖到的老年人参，已然成形，请令狐公子收用。”有一人道：“这七个是鲁东六府中最有本事的名医，在下都请了来，让他们给公子把把脉。”这七个名医都给粗绳缚住了手，连成一串，愁眉苦脸，神情憔悴，哪里有半分名医的模样？显是给这人硬捉来的，“请”之一字，只是说得好听而已。又有一人挑着两只大竹箩，说道：“济南府城里的名贵药材，小人每样都拿了一些来。公子要用什么药材，小人这里备得都有，以免临时凑手不及。”

令狐冲见这些人大都装束奇特，神情悍恶，对自己却显是一片挚诚，绝无可疑，不由得大为感激。他近来迭遭挫折，死活难言，更易受感触，胸口一热，竟尔流下泪来，抱拳说道：“众位朋友，令狐冲一介无名小子，竟承各位……各位如此眷顾，当真……当真无……无法报答……”言语哽咽，难以卒辞，便即拜了下去。

群雄纷纷说道：“这可不敢当！”“快快请起。”“折杀小人了！”也都跪倒还礼。

霎时之间，五霸冈上千余人一齐跪倒，便只余下华山派岳不群师徒与桃谷六仙。

岳不群师徒不便在群豪之前挺立，都侧身避开，免有受礼之嫌。桃谷六仙却指着群豪嘻嘻哈哈，胡言乱语。

令狐冲和群豪对拜了数拜，站起来时，脸上热泪纵横，心下暗道：“不论这些朋

友此来是何用意，令狐冲今后为他们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天河帮帮主黄伯流道：“令狐公子，请到前边草棚中休息。”引着他和岳不群夫妇走进一座草棚。那草棚乃是新搭，棚中桌椅俱全，桌上放了茶壶、茶杯。黄伯流一挥手，便有部属斟上酒来，又有人送上干牛肉、火腿等下酒之物。

令狐冲端起酒杯，走到棚外，朗声说道：“众位朋友，令狐冲和各位初见，须当共饮结交。咱们此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杯酒，算咱们好朋友大伙儿一齐喝了。”说着右手一扬，将一杯酒向天泼了上去，登时化作千万颗酒滴，四下飞溅。

群豪欢声雷动，都道：“令狐公子说得不错，大伙儿此后跟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岳不群皱起了眉头，寻思：“冲儿行事好生鲁莽任性，不顾前，不顾后，眼见这些人对他好，便跟他们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些人中只怕没一个是规规矩矩的人物，尽是田伯光一类的家伙。他们奸淫掳掠，打家劫舍，你也跟他们有福同享？我正派之士要剿灭这些恶徒，你便跟他们有难同当？”

令狐冲又道：“众位朋友何以对令狐冲如此眷顾，在下半点不知。不过知道也好，不知也好，众位有何为难之事，便请明示。大丈夫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只须有用得着令狐冲处，在下刀山剑林，决不敢辞。”他想这些人素不相识，却对自己这等结交，自必有一件大事求己相助，反正总是要答允他们的，当真办不到，也不过一死而已。

黄伯流道：“令狐公子说哪里话来？众位朋友得悉公子驾临，大家心中仰慕，都想瞻仰丰采，因此上不约而同地聚在这里。又听说公子身子不大舒服，这才或请名医，或觅药材，对公子却决无所求。咱们这些人并非一伙，相互间大都只是闻名，有的还不大和睦呢。只是公子既说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家就算不是好朋友，也要做好朋友了。”

群豪齐道：“正是！黄帮主的话一点不错。”

那牵着七个名医之人走将过来，说道：“公子请到草棚之中，由这七个名医诊一诊脉如何？”令狐冲心想：“平一指先生如此大本领，尚且说我的伤患已无药可治，你这七个医生又瞧得出什么来？”碍于他一片好意，不便拒绝，只得走入草棚。

那人将七个名医如一串田鸡般拉进棚来。令狐冲微微一笑，道：“兄台便请放了他们吧，谅他们也逃不了。”那人道：“公子说放，就放了他们。”啪啪啪七声响过，拉断了麻绳，喝道：“倘若治不好令狐公子，把你们的头颈也都这般拉断了。”一个医生道：“小……小人尽力而为，不过天下……天下可没包医之事。”另一个道：“瞧公子神完气足，那定是药到病除。”几个医生抢上前去，便给他搭脉。

忽然棚口有人喝道：“都给我滚出去，这等庸医，有个屁用？”

令狐冲转过头来，见是“杀人名医”平一指到了，喜道：“平先生，你也来啦，我本想这些医生没什么用。”

平一指走进草棚，左足一起，砰的一声，将一个医生踢出草棚，右足一起，砰的一声，又将一个医生踢出草棚。那捉了医生来的汉子对平一指甚是敬畏，喝道：“当世第一大名医平大夫到了，你们这些家伙，还胆敢在这里献丑！”砰砰两声，也将两

名医生踢了出去，余下三名医生不等大脚上臀，连跌带爬地奔出草棚。那汉子躬身赔笑，说道：“令狐公子，平大夫，在下多有冒昧，你老……”平一指左足一抬，砰的一声，又将那汉子踢出了草棚。这一下大出令狐冲的意料之外，不禁愕然。

平一指一言不发，坐了下来，伸手搭住他右手脉搏，再过良久，又去搭他左手脉搏，如此转换不休，皱起眉头，闭了双眼，苦苦思索。令狐冲说道：“平先生，凡人生死有命，令狐冲伤重难治，先生已两番费心，在下感激不尽。先生也不须再劳心神了。”

只听得草棚外喧哗大作，斗酒猜拳之声此起彼伏，显是天河帮已然运到酒菜，供群豪畅饮。令狐冲神驰棚外，只盼去和群豪大大热闹一番，可是平一指交互搭他手上脉搏，似乎永无止尽之时，他暗自寻思：“这位平大夫名字叫做平一指，自称治人只用一指搭脉，杀人也只用一指点穴，可是他此刻和我搭脉，岂止一指？几乎连十根手指也都用上了。”

豁喇一声，一个人探头进来，正是桃干仙，说道：“令狐冲，你怎地不来喝酒？”令狐冲道：“这就来了，你等着我，可别自己抢着喝饱了。”桃干仙道：“好！平大夫，你赶快些吧。”说着将头缩了出去。

平一指缓缓缩手，闭着眼睛，右手食指在桌上轻轻敲击，显是困惑难解，又过良久，睁开眼来，说道：“令狐公子，你体内有七种真气，相互冲突，既不能宣泄，亦不能降服。这不是中毒受伤，更不是风寒湿热，因此非针灸药石之所能治。”令狐冲道：“是。”平一指道：“自从那日在朱仙镇上给公子瞧脉之后，在下已然思得一法，图个行险侥幸，要邀集七位内功深湛之士，同时施为，将公子体内这七道不同真气一举消除。今日在下已邀得三位同来，群豪中再请两位，毫不为难，加上尊师岳先生与在下自己，便可施治了。可是适才给公子搭脉，察觉情势又有变化，更加复杂异常。”令狐冲“嗯”了一声。

平一指道：“过去数日之间，又生四种大变。第一，公子服食了数十种大补的燥药，其中有人参、首乌、灵芝、茯苓等等珍奇药物。这些补药的制炼之法，却是用来给纯阴女子服食的。”令狐冲“啊”的一声，道：“正是如此，前辈神技，当真古今罕有。”平一指道：“公子何以去服食这些补药？想必是为庸医所误了，可恨可恼。”令狐冲心想：“祖千秋偷了老头子的‘续命八丸’来给我吃，原是一番好意，他哪里知道补药有男女之别？如说了出来，平大夫定然责怪于他，还是为他隐瞒的为是。”说道：“那是晚辈自误，须怪不得别人。”平一指道：“你身子并不气虚，恰恰相反，乃是真气太多，突然间又服了这许多补药下去，那可如何得了？便如长江水涨，本已成灾，治水之人不谋宣泄，反将洞庭湖、鄱阳湖之水倒灌入江，岂有不酿成大灾之理？只有先天不足、虚弱无力的少女服这等补药，才有益处。偏偏是公子服了，唉，大害，大害！”令狐冲心想：“只盼老头子的女儿老不死姑娘喝了我的血后，身子能够痊愈。”

平一指又道：“第二个大变，是公子突然大量失血。依你目下的病体，怎可再和人争斗动武？如此好勇斗狠，岂是延年益寿之道？唉，人家对你这等看重，你却不知自爱。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又何必逞快于一时？”说着连连摇头。他说这些话时，脸上现出大不以为然的神色，倘若他所治的病人不是令狐冲，纵然不是一巴掌打将过去，

那也是声色俱厉、破口大骂了。令狐冲道：“前辈指教得是。”

平一指道：“单是失血，那也罢了，这也不难调治，偏偏你又去跟云南五毒教的人混在一起，饮用了他们的五仙大补药酒。”令狐冲奇道：“是五仙大补药酒？”平一指道：“这五仙大补药酒，是五毒教祖传秘方所酿，所浸的五种小毒虫珍奇无匹，据说每一条小虫都要十多年才培养得成，酒中另外又有数十种奇花异草，中间颇具生克之理。服了这药酒之人，百病不生，诸毒不侵，陡增十余年功力，原是当世最神奇的补药。老夫心慕已久，恨不得一见。听说蓝凤凰这女子守身如玉，从来不对任何男子假以辞色，偏偏将她教中如此珍贵的药酒给你服了。唉，风流少年，到处留情，岂不知反而自受其害！”

令狐冲只有苦笑，说道：“蓝教主和晚辈只在黄河舟中见过一次，蒙她以五仙药酒相赠，此外可更无其他瓜葛。”

平一指向他瞪视半晌，点了点头，说道：“如此说来，蓝凤凰给你喝这五仙大补药酒，那也是冲着人家的面子了。可是这一来补上加补，那便是害上加害。又何况这酒虽能大补，亦有大毒。哼，他妈的乱七八糟！他五毒教只不过仗着几张祖传的古怪药方，蓝凤凰这小妞儿又懂什么狗屁医理、药理了？他妈的搅得一塌糊涂！”

令狐冲听他如此乱骂，觉此人性子太也暴躁，但见他脸色惨淡，胸口不住起伏，显是对自己伤势关切之极，心下又觉歉仄，说道：“平前辈，蓝教主也是一番好意……”平一指怒道：“好意，好意！哼，天下庸医杀人，哪一个不是好意？你知不知道，每天庸医害死的人数，比江湖上死于刀下的人可多得多了？”令狐冲道：“这也大有可能。”平一指道：“什么大有可能？确确实实是如此。我平一指医过的人，她蓝凤凰凭什么又来加一把手？你此刻血中含有剧毒，若要一一化解，便和那七道真气大起激撞，只怕三个时辰之内便送了你性命。”

令狐冲心想：“我血中含有剧毒，倒不一定是饮了那五仙药酒之故，蓝教主和那四名苗女给我注血，用的是她们身上之血。这些人日夕和奇毒之物为伍，饮食中也含有毒物，血中不免有毒，只是她们长期习惯了，不伤身体。这事可不能跟平前辈说，否则他脾气更大了。”说道：“医道药理，精微深奥，原非常人所能通解。”

平一指叹了口气道：“倘若只不过是误服补药，大量失血，误饮药酒，我还是有办法可治。这第四个大变，却当真令我束手无策了。唉，都是你自己不好！”令狐冲道：“是，都是我自己不好。”平一指道：“这数日之中，你何以心灰意懒，不想再活？到底受了什么重大委屈？上次在朱仙镇我跟你搭脉，察觉你伤势虽重，病况虽奇，但你心脉旺盛，胸怀开朗，有一股勃勃生机。我先延你百日之命，然后在这百日之中，无论如何要设法治愈你的怪病。当时我并无十足把握，也不忙给你明言，可是现下却连这一股生机也没有了，却是何故？”

听他问及此事，令狐冲不由得悲从中来，心想：“先前师父疑心我吞没小林子的《辟邪剑谱》，那也没什么，大丈夫心中无愧，此事总有水落石出之时，可是……可是连小师妹竟也对我起疑，为了小林子，心中竟将我糟蹋得一钱不值，那我活在世上，更有什么意味？”

平一指不等他回答，接着道：“搭你脉象，这又是情孽牵缠。其实天下女子言语无

味，面目可憎，脾气乖张，性情暴躁，最好是远而避之，倘若命运不济，真正是上天入地，没法躲避，才只有极力容忍，虚与委蛇。你怎地如此想不通，反而对她们日夜想念？这可大大的不是了。虽然，虽然那……唉，可不知如何说起？”说着连连摇头。

令狐冲心想：“你的夫人固然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脾气乖张，性情暴躁，你上天入地，没法躲避，但天下女子却并非个个如此。你以己之妻，将天下女子一概论之，当真好笑。倘若小师妹确是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桃花仙双手拿了两大碗酒，走到草棚口，说道：“喂，平大夫，怎地还没治好？”平一指脸一沉，道：“治不好的了！”桃花仙一怔：“治不好，那你怎么办？”转头向令狐冲道：“不如出来喝酒吧。”令狐冲道：“好！”平一指怒道：“不许去！”桃花仙吓了一跳，转身便走，两碗酒泼得满身都是。

平一指道：“令狐公子，你这伤势要彻底治好，就算大罗金仙，只怕也难以办到，但要延得数月以至数年之命，也未始不能。可是必须听我的话，第一须得戒酒；第二必须收拾起心猿意马，女色更万万沾染不得，别说沾染不得，连想也不能想；第三不能跟人动武。这戒酒、戒色、戒斗三件事若能做到，那么或许能多活一二年。”

令狐冲哈哈大笑。平一指怒道：“有什么可笑？”令狐冲道：“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平一指厉声道：“我一定要你戒，否则我治不好你的病，岂不声名扫地？”

令狐冲伸出手去，按住他右手手背，说道：“平前辈，你一番美意，晚辈感激不尽。只是生死有命，前辈医道虽精，也难救必死之人，治不好我的病，于前辈声名丝毫无损。”语意甚是诚挚。

豁喇一声，又有一人探头进来，却是桃根仙，大声道：“令狐冲，你的病治好了吗？”令狐冲道：“平大夫医道精妙，已把我治好了。”桃根仙道：“妙极，妙极。”进来拉住他袖子，说道：“喝酒去，喝酒去！”令狐冲向平一指深深一揖，道：“多谢前辈费心。”

平一指也不还礼，愁眉紧锁，口中低声喃喃自语。

桃根仙道：“我原说一定治得好的。他是‘杀人名医’，他医好一人，要杀一人，倘若医不好一人，那又怎么办？岂不是搞不明白了？”令狐冲笑道：“胡说八道！”两人手臂相挽，走出草棚。

四下群豪聚集轰饮。令狐冲一路走过去，有人斟酒过来，便即酒到杯干。

群豪见他逸兴遄飞，放量喝酒，谈笑风生，心下无不欢喜，都道：“令狐公子果是豪气干云，令人心折。”

令狐冲接着连喝了十来碗酒，忽然想起平一指来，斟了一大碗酒，口中大声唱歌：“今朝有酒今朝醉……”走进草棚，说道：“平前辈，我敬你一碗酒。”

烛光摇晃之下，只见平一指神色大变。令狐冲一惊，酒意登时醒了三分。细看他时，本来的一头乌发竟已变得雪白，脸上更是皱纹深陷，几个时辰之中，恰似老了一二十年。只听他喃喃说道：“医好一人，要杀一人，医不好人，我怎么办？”

令狐冲热血上涌，大声道：“令狐冲一条命又值得什么？前辈何必老是挂在心上？”

平一指道：“医不好人，那便杀我自己，否则叫什么‘杀人名医’？”突然站起身来，身子晃了几下，喷出几口鲜血，扑地倒了。

令狐冲大惊，忙去扶他时，只觉他呼吸已停，竟然死了。令狐冲将他抱起，不知如何是好。耳听得草棚外轰饮之声渐低，心下一片凄凉。悄立良久，不禁掉下泪来。平一指的尸身手中越来越重，无力再抱，于是轻轻放在地下。

忽见一人悄步走进草棚，低声道：“令狐公子！”令狐冲见是祖千秋，凄然道：“祖前辈，平大夫死了。”祖千秋对这事竟不怎么在意，低声说道：“令狐公子，我求你一件事。倘若有人问起，请你说从来没见过祖千秋之面，好不好？”令狐冲一怔，问道：“那为什么？”祖千秋道：“也没什么，只不过……只不过……咳，再见，再见！”

他前脚走出草棚，跟着便走进一人，却是司马大，向令狐冲道：“令狐公子，在下有个说不出口的……不大说得出的这个……倘若有人问起，有哪些人在五霸冈上聚会，请公子别提在下的名字，那就感激不尽。”令狐冲道：“是。这却是为何？”司马大神色忸怩，便如孩童做错了事，忽然给人捉住一般，嗫嚅道：“这个……这个……”

令狐冲道：“令狐冲既不配做阁下的朋友，自是从此不敢高攀的了。”司马大脸色一变，突然双膝一屈，拜了下去，说道：“公子说这等话，可坑杀俺了。俺求你别提来到五霸冈上的事，只为免得惹人生气，公子忽然见疑，俺刚才说过的话，只当是司马大放屁！”令狐冲忙伸手扶起，道：“司马岛主何以行此大礼？请问岛主，你到五霸冈上见我，何以会令人生气？此人既对令狐冲如此痛恨，尽管冲着在下一人来好了……”司马大连连摇手，微笑道：“公子越说越不成话了。这人对公子疼爱还来不及，哪里有什么痛恨之理？唉，小人粗胚一个，实在不会说话，再见，再见。总而言之，司马大交了你这个朋友，以后你有什么差遣，只须传个讯来，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司马大只要皱一皱眉，祖宗十八代都是乌龟王八蛋！”说着一拍胸口，大踏步走出草棚。

令狐冲好生奇怪，心想：“此人对我一片血诚，绝无可疑。却何以他上五霸冈来见我，会令人生气？而生气之人偏偏又不恨我，居然还对我极好，天下哪有这等怪事？倘若当真对我极好，这许多朋友跟我结交，他该当欢喜才是。”突然想起一事，心道：“啊，是了，此人定是正派中的前辈，对我甚为爱护，却不喜我结交这些旁门左道之辈。难道是风太师叔？其实像司马岛主这等人干脆爽快，什么地方不好了？”

只听得草棚外一人轻轻咳嗽，低声叫道：“令狐公子。”令狐冲听得是黄伯流的声音，说道：“黄帮主，请进来。”黄伯流走进棚来，说道：“令狐公子，有几位朋友要俺向公子转言，他们身有急事，须得立即赶回去料理，不及向公子亲自告辞，请你原谅。”令狐冲道：“不用客气。”果然听得棚外喧声低沉，已走了不少人。

黄伯流吞吞吐吐地说道：“这件事，咳，当真是我们做得鲁莽了，大伙儿一来是好奇，二来是想献殷勤，想不到……本来嘛，人家脸皮子薄，不愿张扬其事，我们这些莽汉粗人，谁都不懂。蓝教主又是苗家姑娘，这个……”

令狐冲听他前言不对后语，半点摸不着头脑，问道：“黄帮主是不是要我不可对人提及五霸冈上之事？”黄伯流干笑几声，神色极是尴尬，说道：“别人可以抵赖，黄伯流是赖不掉了。天河帮在五霸冈上款待公子，说什么也只好承认。”令狐冲哼了

一声，道：“你请我喝一杯酒，也不见得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赖不赖的？”

黄伯流忙赔笑道：“公子千万不可多心。唉，老黄生就一副茅包脾气，倘若事先问问俺儿媳妇，要不然问问俺孙女儿，也就不会得罪了人家，自家还不知道。唉，俺这粗人十七岁上就娶了媳妇，只怪俺媳妇命短，死得太早，连累俺对女人家的心事摸不上半点边儿。”

令狐冲心想：“怪不得师父说他们旁门左道，这人说话当真颠三倒四。他请我喝酒，居然要问他儿媳妇、孙女儿，又怪他老婆死得太早。”

黄伯流又道：“事已如此，也就是这样了。公子，你说早就认得老黄，跟我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好不好？啊，不对，就说和我已有八九年交情，你十五六岁时就跟老黄一块儿赌钱喝酒。”令狐冲笑道：“在下四岁那一年，就跟你赌过骰子，喝过老酒，你怎地忘了？到今日可不是整整二十年的交情？”

黄伯流一怔，随即明白他说的乃是反话，苦笑道：“公子恁地说，自然是再好不过。只是……只是黄某二十年前打家劫舍，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公子又怎会跟俺交朋友？嘿嘿……这个……”令狐冲道：“黄帮主直承其事，足见光明磊落，在下非在二十年前交上你这位好朋友不可。”黄伯流大喜，大声道：“好，好，咱们是二十年前的老朋友。”回头一望，放低声音说道：“公子保重，你良心好，眼前虽然有病，终能治好，何况圣……圣……神通广大……啊哟！”大叫一声，转头便走。

令狐冲心道：“什么圣……圣……神通广大？当真莫名其妙。”

只听得马蹄声渐渐远去，喧哗声尽数止歇。他向平一指的尸身呆望半晌，走出棚来，猛地里吃了一惊，冈上静悄悄的，竟没一个人影。他本来只道群豪就算不再闹酒，又有人离冈他去，却也不会片刻间便走得干干净净。他提高嗓子叫道：“师父，师娘！”却无人答应。他再叫：“二师弟，四师弟，小师妹！”仍无人答应。

眉月斜照，微风不起，偌大一座五霸冈上，竟便只他一人。眼见满地都是酒壶、碗碟，此外帽子、披风、外衣、衣带等四下散置，群豪去得匆匆，连东西也不及收拾。他更加奇怪：“他们走得如此仓促，倒似有什么洪水猛兽突然掩来，非赶快逃走不可。这些汉子本来似乎都天不怕、地不怕，忽然间变得胆小异常，当真令人难以索解。师父、师娘、小师妹他们，却又到哪里去了？要是此间真有什么凶险，怎地又不招呼我一声？”

蓦然间心中一阵凄凉，只觉天地虽大，却没一人关心自己安危，便在不久之前，有这许多人竞相跟他结纳讨好，此刻虽以师父、师娘之亲，也对他弃之如遗。

心口一酸，体内几道真气便涌将上来，身子晃了晃，一跤摔倒。挣扎着要想爬起，呻吟了几声，半点使不出力道。他闭目养神，休息片刻，第二次又再支撑着想爬起身来，不料这一次使力太大，耳中嗡的一声，眼前一黑，便即晕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迷迷糊糊中听到几下柔和的琴声，神智渐复，琴声优雅缓慢，入耳之后，激荡的心情便即平复，正是洛阳城那位婆婆所弹的《清心普善咒》。令狐冲恍如漂流于茫茫大海之中，忽然见到一座小岛，精神一振，便即站起，听琴声是从草棚中传出，便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见草棚之门已然掩上。

他走到草棚前六七步处便即止步，心想：“听这琴声，正是洛阳城绿竹巷中那位婆婆到了。在洛阳之时，她不愿我见她面目，此刻我若不得她许可，如何可以贸然推门进去？”当下躬身说道：“令狐冲参见前辈。”

琴声叮咚叮咚地响了几下，戛然而止。令狐冲只觉这琴音中似乎充满了慰抚之意，听来说不出的舒服，明白世上毕竟还有一人关怀自己，感激之情霎时充塞胸臆。

忽听得远处有人说道：“有人弹琴！那些旁门左道的邪贼还没走光。”

又听得一个十分宏亮的声音说道：“这些妖邪淫魔居然敢到河南来撒野，还把咱们瞧在眼里么？”他说到这里，更提高嗓子，喝道：“是哪些混账王八羔子，在五霸冈上胡闹，通统给我报上名来！”他中气充沛，声震四野，极具威势。

令狐冲心道：“难怪司马大、黄伯流、祖千秋他们吓得立时逃走，确是有正派中的高手前来挑战。”隐隐觉得，司马大、黄伯流等人忽然溜得一干二净，未免太没男子汉气概，但来者既能震慑群豪，自必是武功异常高超的前辈，心想：“他们问起我来，倒是难以对答，不如避一避的为是。”当即走到草棚之后，又想：“棚中那位老婆婆，料他们也不会和她为难。”这时棚中琴声也已止歇。

脚步声响，三个人走上冈来。三人上得冈后，都“咦”的一声，显是对冈上寂静无人的情景大为诧异。

那声音宏亮的人道：“王八羔子们都到哪里去了？”一个细声细气的人道：“他们听说少林派的二大高手上来除奸驱魔，自然都夹了尾巴逃走啦。”另一人笑道：“好说，好说！那多半是仗了昆仑派谭兄的声威。”三人纵声大笑。

令狐冲心道：“原来两个是少林派的，一个是昆仑派的。少林派自唐初以来，向是武林领袖，单是少林一派，声威便比我五岳剑派联盟为高，实力恐亦较强。少林派掌门人方证大师更为武林中众所钦佩。师父常说昆仑派剑法独树一帜，兼具沉雄轻灵之长。这两派联手，确是厉害，多半他们三人只是前锋，后面还有大援。可是师父、师娘却又何必避开？”转念一想，便即明白：“是了，我师父是明门正派的掌门人，和黄伯流这些声名不佳之人混在一起，见到少林、昆仑的高手，未免尴尬。”

只听那昆仑派姓谭的道：“适才还听得冈上有弹琴之声，那人却又躲到哪里去了？辛兄、易兄，这中间只怕另有古怪。”那声音宏大的人道：“正是，还是谭兄细心，咱们搜上一搜，揪他出来。”另一人道：“辛师哥，我到草棚中去瞧瞧。”令狐冲听了这句话，知道这人姓易，那声音宏大之人姓辛，是他师兄。听得那姓易的向草棚走去。

棚中一个清亮的女子声音说道：“贱妾一人独居，夤夜之间，男女不便相见。”

那姓辛的道：“是个女的。”姓易的道：“刚才是你弹琴么？”那婆婆道：“正是。”那姓易的道：“你再弹几下听听。”那婆婆道：“素不相识，岂能径为阁下抚琴？”那姓辛的道：“哼，有什么稀罕？诸多推搪，草棚中定然另有古怪，咱们进去瞧瞧。”姓易的道：“你说是孤身女子，半夜三更的，却在这五霸冈上干什么？十之八九，便跟那些左道妖邪是一路。咱们进来搜了。”说着大踏步便向草棚门走去。

令狐冲从隐身处闪了出来，挡在草棚门口，喝道：“且住！”

那三人没料到突然会有人闪出，都微微一惊，但见是个单身少年，亦不以为意。那姓辛的大声喝道：“少年是谁？鬼鬼祟祟地躲在黑处，干什么来着？”

令狐冲道：“在下华山派令狐冲，参见少林、昆仑派的前辈。”说着向三人深深一揖。

那姓易的哼了一声，道：“是华山派的？你到这里干什么来啦？”令狐冲见这姓辛的身子倒不如何魁梧，只胸口凸出，有如一鼓，无怪说话声音如此响亮。另一个中年汉子和他穿着一式的酱色长袍，自是他同门姓易之人。那昆仑派姓谭的背悬一剑，宽袍大袖，神态颇为潇洒。那姓易的不待他回答，又问：“你既是正派中弟子，怎地会在五霸冈上？”

令狐冲先前听他们王八羔子地乱骂，心头早就有气，这时更听他言词颇不客气，说道：“三位前辈也是正派中人，却不也在五霸冈上？”那姓谭的哈哈一笑，道：“说得好，你可知草棚中弹琴的女子却是何人？”令狐冲道：“那是一位年高德劭、与世无争的婆婆。”那姓易的斥道：“胡说八道！听这女子声音，显然年纪不大，什么婆婆不婆婆了？”令狐冲笑道：“这位婆婆说话声音好听，那有什么希奇？她的侄儿也比你要老上二三十岁，别说婆婆自己了。”姓易的道：“让开！我们自己进去瞧瞧。”

令狐冲双手一伸，道：“婆婆说道，夤夜之间，男女不便相见。她跟你们素不相识，没来由的又见什么？”

姓易的袖子一拂，一股劲力疾卷过来，令狐冲内力全失，毫无抵御之能，扑地摔倒。姓易的没料到 he 竟全无武功，倒是一怔，冷笑道：“你是华山派弟子？只怕吹牛！”说着走向草棚。

令狐冲站起身来，脸上已给地下石子擦出了一条血痕，说道：“婆婆不愿跟你们相见，你怎可无礼？在洛阳城中，我曾跟婆婆说了好几日话，却也没见到她一面。”那姓易的道：“这小子，说话没上没下，你再不让开，是不是想再摔一大跤？”令狐冲道：“少林派是武林中声望最高的名门大派，两位定是少林派中的俗家高手。这位想来也必是昆仑派中赫赫有名之辈，黑夜之中，却来欺侮一个年老婆婆，岂不叫江湖上好汉笑话？”

那姓易的喝道：“偏有你这么多废话！”左手突出，啪的一声，在令狐冲左颊上重重打了一掌。

令狐冲内力虽失，但见他右肩微沉，便知他左手要出掌打人，急忙闪避，却腰腿不由使唤，这一掌终于没法避开，身子打了两个转，眼前一黑，坐倒在地。

那姓辛的道：“易师弟，这人不会武功，不必跟他一般见识，妖邪之徒早已逃光，咱们走吧！”那姓易的道：“鲁豫之间的左道妖邪突然都到五霸冈上聚集，顷刻间又散得干干净净。聚得固然古怪，散得也挺希奇。这件事非查个明白不可。在这草棚之中，多半能找到些端倪。”说着伸手便去推草棚门。

令狐冲站起身来，手中已然多了一柄长剑，说道：“易前辈，草棚中这位婆婆于在下有恩，我只须有一口气在，决不许你冒犯她老人家。”

那姓易的哈哈大笑，道：“你凭什么？便凭手中这口长剑么？”

令狐冲道：“晚辈武艺低微，怎能是少林派高手之敌？只不过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要进这草棚，先得杀了我。”

那姓辛的道：“易师弟，这小子倒挺有骨气，是条汉子，由他去吧。”那姓易的笑

道：“听说你华山派剑法颇有独得之秘，还有什么剑宗、气宗之分。你是剑宗呢，还是气宗？又还是什么屁宗？哈哈，哈哈！”他这么一笑，那姓辛的、姓谭的跟着也大笑起来。

令狐冲朗声道：“恃强逞暴，叫什么名门正派？你是少林派弟子？只怕吹牛！”

那姓易的大怒，右掌一立，便要向令狐冲胸口拍去。眼见这一掌拍落，令狐冲便要立毙当场，那姓辛的说道：“且住！令狐冲，若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便不能跟人动手吗？”令狐冲道：“既是正派中人，每次出手，总得说出个名堂。”

那姓易的缓缓伸出手掌，道：“我说一二三，数到三字，你再不让开，我便打断你三根肋骨。一！”令狐冲微微一笑，说道：“打断三根肋骨，何足道哉！”那姓易的大声数道：“二！”那姓辛的道：“小朋友，我这个师弟，说过的话一定算数，你快快让开吧。”

令狐冲微笑道：“我这张嘴巴，说过的话也一定算数。令狐冲既还没死，岂能让你们对婆婆无礼？”说了这句话后，知道那姓易的一掌便将击到，暗自运了口气，将力道贯到右臂之上，但胸口登感剧痛，眼前只见千千万万颗金星乱飞乱舞。

那姓易的喝道：“三！”左足踏前一步，眼见令狐冲背靠草棚板门，嘴角边微微冷笑，毫无让开之意，右掌便即拍出。

令狐冲只感呼吸一窒，对方掌力已然袭体，手中长剑递出，对准了他掌心。这一剑方位时刻，拿捏得妙到颠毫，那姓易的右掌拍出，竟来不及缩手，嗤的一声轻响，跟着“啊”的一声大叫，长剑剑尖已从他掌心直通而过。他急忙缩臂回掌，又是嗤的一声，将手掌从剑锋上拔了出去。这一下受伤极重，他急跃退开数丈，左手从腰间拔出长剑，惊怒交集，叫道：“贼小子装傻，原来武功好得很啊！我……我跟你拚了。”

辛、易、谭三人都是使剑的好手，眼见令狐冲长剑一起，并未递剑出招，单是凭着方位和时刻的拿捏，即令对方手掌自行送到他剑尖之上，剑法上的造诣，实已到了高明之极的境界。那姓易的虽气恼之极，却也已不敢轻敌，左手持剑，刷刷连攻三剑，却都是试敌的虚招，每一招剑至中途，便即缩回。

那晚令狐冲在药王庙外连伤一十五名好手的双目，当时内力虽然亦已失却，终不如目前这般又连续受了几次大损，几乎抬臂举剑亦已有所不能。眼见那姓易的连发三下虚招，剑尖不绝颤抖，显是少林派上乘剑法，更不愿与他为敌，说道：“在下绝无得罪三位前辈之意，只须三位离此他去，在下……在下愿意诚心赔罪。”

那姓易的哼了一声，道：“此刻求饶，已然迟了。”长剑疾刺，直指令狐冲的咽喉。

令狐冲行动不便，知这一剑无可躲避，当即挺剑刺出，后发先至，噗的一声响，正中他左手手腕要穴。

那姓易的五指一张，长剑落地。其时东方曙光已现，他眼见自己手腕上鲜血一点点地滴在地下绿草之上，竟不信世间有这等事，过了半晌，才长叹一声，掉头便走。

那姓辛的本就不想与华山派结仇，又见令狐冲这一剑精妙绝伦，自己也决非对手，挂念师弟伤势，叫道：“易师弟！”随后赶去。

那姓谭的侧目向令狐冲凝视片刻，问道：“阁下当真是华山弟子？”令狐冲身子摇摇欲坠，道：“正是！”那姓谭的瞧出他已身受重伤，虽然剑法精妙，但只须再挨得片

刻，不用相攻，他自己便会支持不住，眼前正有个大便宜可捡，心想：“适才少林派的两名好手一伤一走，栽在华山派这少年手下，我如将他打倒，擒去少林寺，交给掌门方丈发落，不但给了少林派一个极大人情，而且昆仑派在中原也大大露脸。”当即踏上一步，微笑道：“少年，你剑法不错，跟我比一下拳掌上的功夫，你瞧怎样？”

令狐冲一见他神情，便已测知他的心思，心想这人好生奸猾，比少林派那姓易的更加可恶，挺剑便往他肩头刺去。岂知剑到中途，手臂已然无力，当的一声响，长剑落地。那姓谭的大喜，呼的一掌，重重拍正在令狐冲胸口。令狐冲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

两人相距甚近，这口鲜血对准了这姓谭的，直喷在他脸上，更有数滴溅入了他口中。那姓谭的嘴里尝到一股血腥味，也不在意，深恐令狐冲拾剑反击，右掌一起，又欲拍出，突然间一阵昏晕，摔倒在地。

令狐冲见他忽在自己垂危之时摔倒，既感奇怪，又自庆幸，见他脸上显出一层黑气，肌肉不住扭曲颤抖，模样诡异可怖，说道：“你用错了真力，只好怪自己了！”

游目四顾，五霸冈上更无一个人影，树梢百鸟声喧，地下散满了酒肴兵刃，种种情状，说不出的古怪。他伸袖抹拭口边血迹，说道：“婆婆，别来福体安康。”那婆婆道：“公子此刻不可劳神，请坐下休息。”令狐冲确已全身更无半分力气，当即依言坐下。

只听得草棚内琴声轻轻响起，宛如一股清泉在身上缓缓流过，又缓缓注入了四肢百骸，令狐冲全身轻飘飘的，更无半分着力处，便似飘上了云端，置身于棉絮般的白云之上。

过了良久良久，琴声越来越低，终于细不可闻而止。令狐冲精神一振，站起身来，深深一揖，说道：“多谢婆婆雅奏，令晚辈大得补益。”那婆婆道：“你舍命力抗强敌，让我不致受辱于侪徒，该我谢你才是。”令狐冲道：“婆婆说哪里话来？此是晚辈义所当为。”

那婆婆半晌不语，琴上发出轻轻的仙翁、仙翁之声，似是手拨琴弦，暗自沉吟，有什么事好生难以委决，过了一会，问道：“你……你这要上哪里去？”

令狐冲登时胸口热血上涌，只觉天地虽大，却无容身之所，不由得连声咳嗽，好不容易咳嗽止息，才道：“我……我无处可去。”

那婆婆道：“你不去寻你师父、师娘？不去寻你的师弟，师……师妹他们了？”令狐冲道：“他们……他们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伤势沉重，寻不着他们。就算寻着了，唉！”一声长叹，心道：“就算寻着了，却又怎地？他们也不要我了。”

那婆婆道：“你受伤不轻，何不去风物佳胜之处，登临山水，以遣襟怀？却也强于徒自悲苦。”令狐冲哈哈一笑，说道：“婆婆说得是，令狐冲于生死之事，本来也不怎么放在心上。晚辈这就别过，下山游玩去也！”说着向草棚一揖，转身便走。

他走出三步，只听那婆婆道：“你……你这便去了吗？”令狐冲站住了道：“是。”那婆婆道：“你伤势不轻，孤身行走，旅途之中，乏人照料，可不大妥当。”令狐冲听得那婆婆言语之中颇为关切，心头又是一热，说道：“多谢婆婆挂怀。我的伤是治不好的了，早死迟死，死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

那婆婆道：“嗯，原来如此。只不过……只不过……”隔了好一会，才道：“你走了之后，倘若那两个少林派的恶徒又来啰唆，却不知如何是好？这昆仑派的谭迪人一时昏晕，醒来之后，只怕又会找我的麻烦。”令狐冲道：“婆婆，你要去哪里？我护送你一程如何？”那婆婆道：“本来甚好，只是中间有个极大难处，生怕连累了你。”令狐冲道：“令狐冲的性命是婆婆所救，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那婆婆叹了口气，说道：“我有个厉害对头，寻到洛阳绿竹巷来跟我为难，我避到了这里，但朝夕之间，他又会追踪到来。你伤势未愈，不能跟他动手，我只想找个隐僻所在暂避，等约齐了帮手再跟他算账。要你护送我吧，一来你身上有伤，二来你一个鲜龙活跳的少年，陪着我这老太婆，岂不闷坏了你？”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我道婆婆有什么事难以委决，却原来是如此区区小事。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到哪里便是，不论天涯海角，只要我还没死，总是护送婆婆前往。”那婆婆道：“如此生受你了。当真是天涯海角，你都送我去？”语音中大有欢喜之意。令狐冲道：“不错，不论天涯海角，令狐冲都随婆婆前往。”

那婆婆道：“这可另有一个难处。”令狐冲道：“却是什么？”那婆婆道：“我的相貌十分丑陋，不管是谁见了，都会吓坏了他，因此我说什么也不愿给人见到。否则的话，刚才那三人要进草棚来，见他们一见又有何妨？你得答允我一件事，不论在何等情景之下，都不许向我看上一眼，不能瞧我的脸，不能瞧我的身子手足，也不能瞧我的衣服鞋袜。”令狐冲道：“晚辈尊敬婆婆，感激婆婆对我关怀，至于婆婆容貌如何，那有什么干系？”

那婆婆道：“你既不能答应此事，那你便自行去吧。”令狐冲忙道：“好，好！我答允就是，晚辈不论在何等情景之下，决不向婆婆看上一眼。”那婆婆道：“连我的背影也不许看。”令狐冲心想：“难道连你的背影也丑陋不堪？世上最难看的背影，若非侏儒，便是驼背，那也没什么。我和你一同长途跋涉，连背影也不许看，只怕有些不易。”

那婆婆听他迟疑不答，问道：“你办不到么？”

令狐冲道：“办得到，办得到。要是我瞧了婆婆一眼，我剜了自己眼睛。”

那婆婆道：“你可要记着才好。你先走，我跟你后面。”

令狐冲道：“是！”迈步向冈下走去，只听得脚步之声细碎，那婆婆在后面跟了上来。走了数丈，那婆婆递了一根树枝过来，说道：“你把这树枝当做拐杖撑着走。”

令狐冲道：“是。”撑着树枝，慢慢下冈。走了一程，忽然想起一事，问道：“婆婆，那昆仑派姓谭的，你知道他名字？”那婆婆道：“嗯，这谭迪人是昆仑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剑法上学到了他师父的六七成功夫，比起他大师兄、二师兄来，却还差得远。那少林派的大个子辛国梁，剑法还比他强些。”

令狐冲道：“原来那大喉咙汉子叫做辛国梁，这人倒似乎还讲道理。”那婆婆道：“他师弟叫做易国梓，那就无赖得紧了。你一剑穿过他右掌，一剑刺伤他左腕，这两剑可帅得很哪。”令狐冲道：“那是出于无奈，唉，这一下跟少林派结了梁子，不免后患无穷。”那婆婆道：“少林派便怎样？咱们未必便斗他们不过。我可没想到那谭迪人会用掌打你，更没想到你会吐血。”令狐冲道：“婆婆，你都瞧见了？那谭迪人不知如何会

突然晕倒？”那婆婆道：“你不知道么？蓝凤凰和手下的四名苗女给你注血，她们日日夜夜跟毒物为伍，血中含毒，那不用说了，那五仙酒更剧毒无比。谭迪人口中溅到你的毒血，自然抵受不住。”

令狐冲恍然大悟，“哦”了一声，道：“我反而抵受得住，也真奇怪。我跟那蓝教主无冤无仇，不知她何以要下毒害我？”那婆婆道：“谁说她要害你了？她是对你一片好心，哼，妄想治你的伤来着。要你血中有毒而你性命无碍，原是她五毒教的拿手好戏。”令狐冲道：“是，我原想蓝教主并无害我之意。平一指大夫说她的药酒是大补之物。”那婆婆道：“她当然不会害你，要对你好也来不及呢。”令狐冲微微一笑，又问：“不知那谭迪人会不会死？”那婆婆道：“那要瞧他的功力如何了。不知有多少毒血溅入了他口中。”

令狐冲想起谭迪人中毒后脸上的神情，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又走出十余丈后，突然想起一事，叫道：“啊哟，婆婆，请你在这儿等我一等，我得回上冈去。”那婆婆问道：“干什么？”令狐冲道：“平大夫的遗体在冈上尚未掩埋。”那婆婆道：“不用回去啦，我已把他尸体化了，埋了。”令狐冲道：“啊，原来婆婆已将平大夫安葬了。”那婆婆道：“也不是什么安葬。我是用药将他尸体化了。在那草棚之中，难道叫我整晚对着一具尸首？平一指活着的时候已没什么好看，变了尸首，这副模样，你自己想想吧。”

令狐冲“嗯”了一声，只觉这位婆婆行事实实在出人意料，平一指对自己有恩，他身死之后，该当好好将他入土安葬才是，但这婆婆却用药化去他的尸体，越想越不安，可是用药化去尸体有什么不对，却又说不上来。

行出数里，已到了冈下平阳之地。那婆婆道：“你张开手掌！”令狐冲应道：“是！”心下奇怪，不知她又有什么花样，当即依言伸出手掌，张了开来，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一件细物从背后抛将过来，投入掌中，乃是一颗黄色药丸，约有小指头大小。

那婆婆道：“你吞了下去，到那棵大树下坐着歇歇。”令狐冲道：“是。”将药丸放入口中，吞了下去。那婆婆道：“我是要仗着你的神妙剑法护送脱险，这才用药物延你性命，免得你突然身死，我便少了个卫护之人。可不是对你……对你有什么好心，更不是想要救你性命，你记住了。”

令狐冲又应了一声，走到树下，倚树而坐，只觉丹田中一股热气暖烘烘地涌将上来，似有无数精力送入全身各处脏腑经脉，寻思：“这颗药丸明明于我身子大有补益，婆婆偏不承认对我有什么好心，只说不过是利用我而已。世上只有利用别人而不肯承认的，她却为什么要说这等反话？”又想：“适才她将药丸掷入我手掌，能使药丸入掌而不弹起，显是使上了极高内功中的一股沉劲。她武功比我强得多，又何必要我卫护？唉，她爱这么说，我便听她这么办就是。”

他坐得片刻，便站起身来，道：“咱们走吧。婆婆，你累不累？”那婆婆道：“我倦得紧，再歇一会儿。”令狐冲道：“是。”心想：“上了年纪之人，凭他多高的武功，精力总不如少年。我只顾自己，可太不体恤婆婆了。”当下重行坐倒。

又过了好半晌，那婆婆才道：“走吧！”令狐冲应了，当先而行，那婆婆跟在后面。

令狐冲服了药丸，步履登觉轻快得多，依着那婆婆的指示，尽往荒僻的小路上走。行了将近十里，山道渐觉崎岖，行走时已有些气喘。那婆婆道：“我走得倦了，要歇

一会儿。”

令狐冲应道：“是，”坐了下来，心想：“听她气息沉稳，一点也不累，明明是要我休息，却说是她自己倦了。”

歇了一盏茶时分，起身又行，转过了一个山坳，忽听得有人大声说道：“大伙儿赶紧吃饭，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数十人齐声答应。令狐冲停住脚步，只见山涧边的一片草地之上，数十条汉子围坐着正自饮食。便在此时，那些汉子也已见到了令狐冲，有人说道：“是令狐公子！”令狐冲依稀认了出来，这些人昨晚都曾到过五霸冈上，正要出声招呼，突然之间，数十人鸦雀无声，一齐瞪眼瞧着他身后。

这些人的脸色都古怪之极，有的显然甚是惊惧，有的则是惶惑失措，似乎蓦地遇上了一件难以形容、无法应付的怪事一般。令狐冲一见这等情状，登时便想转头，瞧瞧自己身后到底有什么事端，令得这数十人在霎时之间便变得泥塑木雕一般，但脑袋只转得一半，立即惊觉：这些人所以如此，是由于见到了那位婆婆，自己曾答允过她，决计不向她瞧上一眼。

他急忙扭过头来，使力过巨，连头颈也扭得痛了，好奇之心大起：“为什么他们一见婆婆，便这般惊惶？难道婆婆当真形相怪异之极，人世所无？”

忽见一名汉子提起割肉的匕首，对准自己双眼刺了两下，登时鲜血长流。令狐冲大吃一惊，叫道：“你干什么？”那汉子大声道：“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早已什么东西也瞧不见了。”又有两名汉子拔出短刀，自行刺瞎了双眼，都道：“小人瞎眼已久，什么都瞧不见了。”令狐冲惊奇万状，眼见其余的汉子纷纷拔出匕首铁锥之属，要刺瞎自己眼睛，忙叫：“喂，喂！且慢，有话好说，可不用刺瞎自己啊，那……那到底是什么缘故？”

一名汉子惨然道：“小人本想立誓，决不敢有半句多口，只是生怕难以取信。”

令狐冲叫道：“婆婆，你救救他们，叫他们别刺瞎自己眼睛了。”

那婆婆道：“好，我信得过你们。东海中有座蟠龙岛，可有人知道么？”一个老者道：“福建泉州东南一百多里海中，有座蟠龙岛，听说人迹罕至，极为荒凉。”那婆婆道：“正是这座小岛，你们立即动身，到蟠龙岛上去玩玩吧。过得了七年八年，再回中原吧。”

数十名汉子齐声答应，脸上均现喜色，说道：“咱们即刻便走。”有人又道：“咱们一路之上，决不跟外人说半句话。”那婆婆冷冷地道：“你们说不说话，关我什么事？”那人道：“是，是！小人胡说八道。”提起手来，在自己脸上用力击打。那婆婆道：“去吧！”数十名大汉发足狂奔。三名刺瞎了眼的汉子则由旁人搀扶，顷刻之间，走得一个不剩。

令狐冲心下骇然：“这婆婆单凭一句话，便将他们发配去东海荒岛，七年八年不许回来。这些人反而欢天喜地，如得大赦，可真叫人不懂了。”他默不作声地行走，心头思潮起伏，只觉身后跟随着的这位婆婆实是生平从未闻的怪人，思忖：“只盼一路前去，别再遇见五霸冈上的朋友。他们一番热心，为治我的病而来，倘若给婆婆撞见了，不是刺瞎双目，便得罚去荒岛充军，岂不冤枉？这样看来，黄帮主、司马岛主、祖千秋要我说从来没见过他们，五霸冈上群豪片刻间散得干干净净，都是因为怕了这

婆婆。她……她到底是怎么一个可怖的大魔头？”想到此处，不由自主地连打两个寒噤。

又行得七八里，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声叫道：“前面那人便是令狐冲。”这入叫声响亮之极，一听便知是少林派那辛国梁到了。那婆婆道：“我不想见他，你跟他敷衍一番。”令狐冲应道：“是。”只听得簌的一声响，身旁灌木一阵摇晃，那婆婆钻入了树丛之中。

只听辛国梁说道：“师叔，那令狐冲身上有伤，走不快的。”其时相隔尚远，但辛国梁的话声实在太过宏亮，虽是随口一句话，令狐冲也听得清清楚楚，心道：“原来他还有个师叔同来。”婆婆既躲在附近，便索性不走，坐在道旁相候。

过了一会，来路上脚步声响，几人快步走来，辛国梁和易国梓都在其中，另有两个僧人、一个中年汉子。两个僧人一个年纪甚老，满脸皱纹，另一个三十来岁，手持方便铲。

令狐冲站起身来，深深一揖，说道：“华山派晚辈令狐冲，参见少林派诸位前辈，请教前辈上下怎生称呼。”易国梓喝道：“小子……”那老僧道：“老衲法名方生。”那老僧一说话，易国梓立时住口，但怒容满脸，显是对适才受挫之事气愤已极。令狐冲躬身道：“参见大师。”方生点了点头，和颜悦色地道：“少侠不用多礼。尊师岳先生可好。”

令狐冲初时听得他们来势汹汹地追到，心下甚是惴惴，待见方生和尚说话神情是个有道高僧模样，又知“方”字辈僧人是当今少林寺的第一代人物，与方丈方证大师是师兄弟，料想他不会如易国梓这般蛮不讲理，心中登时一宽，恭恭敬敬地道：“多谢大师垂询，敝业师安好。”

方生道：“这四个都是我师侄。这僧人法名觉月，这是黄国柏师侄，这是辛国梁师侄，这是易国梓师侄。辛易二人，你们曾会过面的。”令狐冲道：“是。令狐冲参见四位前辈。晚辈身受重伤，行动不便，礼数不周，请众位前辈原谅。”易国梓哼了一声，道：“你身受重伤！”方生道：“你当真身上有伤？国梓，是你打伤他的吗？”

令狐冲道：“一时误会，算不了什么。易前辈以袖风摔了晚辈一跤，又击了晚辈一掌，好在晚辈一时也不会便死，大师却也不用深责易前辈了。”他一上来便说自己身受重伤，又将全部责任推在易国梓身上，料想方生是位前辈高僧，决不能再容这四个师侄跟自己为难，又道：“种种情事，辛前辈在五霸冈上都亲眼目睹。既是大师佛驾亲临，晚辈已有了好大面子，决不在敝业师面前提起便是。大师放心，晚辈虽伤重难愈，此事却不致引起五岳剑派和少林派的纠葛。”这么一说，倒像自己伤重难愈，全是易国梓的过失。

易国梓怒道：“你……你……胡说八道，你本来就已身受重伤，跟我有什么干系？”

令狐冲叹了口气，淡淡地道：“这句话，易前辈，你可是说不得的。倘若传了出去，岂不于少林派清誉大大有损。”

辛国梁、黄国柏和觉月三人都微微点了点头。各人心下明白，少林派“方”字辈的僧人辈份甚尊，虽说与五岳剑派门户各别，但上辈叙将起来，比之五岳剑派各派的掌门人还长了一辈，因此辛国梁、易国梓等人的辈分也高于令狐冲。易国梓和令狐冲

动手，本已有以大压小之嫌，何况他少林派有师兄弟二人在场？更何况令狐冲在动手之前已然受伤？少林派门规甚严，易国梓倘若真将华山派一个受了伤的后辈打死，纵不处死抵命，那也是非废去武功、逐出门墙不可。易国梓念及此节，不由得脸都白了。

方生道：“少侠，你过来，我瞧瞧你的伤势。”令狐冲走近身去。方生伸出右手，握住令狐冲的手腕，手指在他“大渊”、“经渠”两处穴道上一搭，登时觉得他体内生出一股希奇古怪的内力，一震之下，便将手指弹开。方生心中一凛，他是当今少林寺第一代高僧中有数的好手，竟会给这少年的内力弹开手指，当真匪夷所思。他哪知令狐冲体内已蓄有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七人的真气，他武功虽强，但在绝无防范之下，究竟也挡不住这七个高手的合力。他“哦”的一声，双目向令狐冲瞪视，缓缓地道：“少侠，你不是华山派的。”

令狐冲道：“晚辈确是华山派弟子，是敝业师岳先生所收的第一个门徒。”方生问道：“那么后来你又怎地跟从旁门左道之士，练了一身邪派武功？”

易国梓插口道：“师叔，这小子使的确是邪派武功，半点不错，他赖也赖不掉。刚才咱们还见到他身后跟着一个女子，怎么躲起来了？鬼鬼祟祟的，多半不是好东西。”

令狐冲听他出言辱及那婆婆，怒道：“你是名门弟子，怎地出言无礼？婆婆她老人家就是不愿见你，免得生气。”易国梓道：“你叫她出来，是正是邪，我师叔法眼无讹，一见而知。”令狐冲道：“你我争吵，便是因你对我婆婆无礼而起，这当儿还在胡说八道。”

觉月接口道：“令狐少侠，适才我在山冈之上，望见跟在你身后的那女子步履轻捷，不似是年迈之人。”令狐冲道：“我婆婆是武林中人，自然步履轻捷，那有什么希奇？”

方生摇了摇头，说道：“觉月，咱们是出家人，怎能强要拜见人家的长辈女眷？令狐少侠，此事中间疑窦甚多，老衲一时也参详不透。你果然身负重伤，但内伤怪异，决不是我易师侄出手所致。咱们今日在此一会，也是有缘，盼你早日痊愈。你身上的内伤着实不轻，我这里有两颗药丸，给你服了吧，就只怕治不了……”说着伸手入怀。

令狐冲心下敬佩：“少林高僧，果然气度不凡。”躬身道：“晚辈有幸得见大师……”

一语未毕，突然间刷的一声响，易国梓长剑出鞘，喝道：“在这里了！”连人带剑，扑入那婆婆藏身的灌木丛中。方生叫道：“易师侄，休得无礼！”只听得呼的一声，易国梓从灌木丛中又飞身出来，一跃数丈，啪的一声响，直挺挺地摔在地下，仰面向天，手足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了。方生等都大吃一惊，只见他额头一个伤口，鲜血汨汨流出，手中兀自抓着那柄长剑，却早已气绝。

辛国梁、黄国柏、觉月三人齐声怒喝，各挺兵刃，纵身扑向灌木丛去。方生双手一张，僧袍肥大的衣袖伸展开来，一股柔和的劲风将三人一齐挡住，向着灌木丛朗声说道：“是黑木崖哪一位道兄在此？”但见数百株灌木中一无动静，更没半点声息。方生又道：“敝派跟黑木崖素无纠葛，道兄何以对敝派易师侄骤施毒手？”灌木中仍无人答话。

令狐冲大吃一惊：“黑木崖？黑木崖是魔教总舵的所在，难道……难道这位婆婆

竟是魔教中的前辈?”

方生大师又道：“老衲昔年和东方教主也曾有一面之缘。道友既出手杀了人，双方是非，今日须作了断。道友何不现身相见?”令狐冲又心头一震：“东方教主?他说的是魔教的教主东方不败?此人号称当世第一高手，那么……那么这位婆婆果然是魔教中人?”

那婆婆藏身灌木丛中，始终不理。方生道：“道友一定不肯赐见，恕老衲无礼了!”说着双手向后一伸，两只袍袖中登时鼓起劲气，跟着向前推出，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数十株灌木从中折断，枝叶纷飞。便在此时，呼的一声响，一个人影从灌木中跃出。

令狐冲满心想瞧瞧那婆婆的模样，总是记着诺言，急忙转身，只听得辛国梁和觉月齐声呼叱，兵刃撞击之声如暴雨洒窗，既密且疾，显是那婆婆与方生等已斗了起来。

其时正当已牌时分，日光斜照，令狐冲为守信约，心下又焦虑，又好奇，却也不敢回头去瞧四人相斗的情景，只见地下黑影晃动，方生等四人将那婆婆围在垓心。方生手中并无兵刃，觉月使的是方便铲，黄国柏使刀，辛国梁使剑，那婆婆使的是一对极短的兵刃，似是匕首，又似是蛾眉刺，那兵刃既短且薄，又似透明，单凭日影，认不出是何种兵器。那婆婆和方生都不出声，辛国梁等三人却大声吆喝，声势威猛。

令狐冲叫道：“有话好说，你们四个大男人，围攻一位年老婆婆，成什么样子?”

黄国柏冷笑道：“年老婆婆!嘿嘿，这小子睁着眼睛说梦话。她……”一语未毕，只听得方生叫道：“国柏，留神!”黄国柏“啊”的一声大叫，似是受伤不轻。

令狐冲心下骇然：“这婆婆好厉害的武功!适才方生大师以袖风击断树木，内力强极，可是那婆婆以一敌四，居然还占到上风。”跟着觉月也一声大叫，方便铲脱手飞出，越过令狐冲头顶，落在数丈之外。地下晃动的黑影这时已少了两个，黄国柏和觉月都已倒下，只方生和辛国梁二人仍在和那婆婆相斗。

方生说道：“善哉!善哉!你下手如此狠毒，连杀我师侄三人。老衲不能再手下留情，只好全力和你周旋一番了。”啪啪啪几下急响，显是方生大师已使上了兵刃，似是木棒木棍之属。令狐冲觉得背后的劲风越来越凌厉，逼得他不断向前迈步。

方生大师一用到兵刃，果然是非同小可，战局当即改观。令狐冲隐隐听到那婆婆的喘息之声，似乎已有些内力不济。方生大师道：“抛下兵刃!我也不来难为你，你随我去少林寺，禀明方丈师兄，请他发落。”那婆婆不答，向辛国梁急攻数招。辛国梁抵挡不住，跳出圈子，待方生大师接过。辛国梁定了定神，舞动长剑，又攻了上去。

又斗片刻，但听得兵刃撞击之声渐缓，劲风却越来越响。方生大师说道：“你内力非我之敌，我劝你快抛下兵刃，跟我去少林寺，再支持得一会，你非受沉重内伤不可。”那婆婆哼了一声，突然间“啊”的一声呼叫，令狐冲后颈中觉得有些水点溅了过来，伸手一摸，只见手掌中血色殷然，溅到头颈中的竟是血滴。方生大师又道：“善哉，善哉!你已受了伤，更加支撑不住了。我一直手下留情，你该当知道。”辛国梁怒道：“这婆娘是邪魔妖女，师叔快下手斩妖，给三位师弟报仇。对付妖邪，岂能慈悲?”

耳听得那婆婆呼吸急促，脚步踉跄，随时都能倒下，令狐冲心道：“婆婆叫我随伴，原是要我保护她，此时她身遭大难，我岂可不理?虽方生大师是位有道高僧，那姓辛的也是个直爽汉子，终不成让婆婆伤在他们的手下!”刷的一声，抽出了长剑，朗

声说道：“方生大师，辛前辈，请你们住手，否则晚辈可要得罪了。”

辛国梁喝道：“妖邪之辈，一并诛却！”呼的一剑，向令狐冲背后刺来。令狐冲生怕见到婆婆，不敢转身，只往旁一让。那婆婆叫道：“小心！”令狐冲这么一侧身，辛国梁的长剑跟着也斜着刺至。猛听得辛国梁“啊”的一声大叫，身子飞了起来，从令狐冲左肩外斜斜向外飞出，摔在地下，也是一阵抽搐，便即毙命，不知如何，竟遭了那婆婆的毒手。

便在此时，砰的一声响，那婆婆中了方生大师一掌，向后摔入灌木丛中。

令狐冲大惊，叫道：“婆婆，婆婆，你怎么了？”那婆婆在灌木丛中低声呻吟。令狐冲知她未死，稍觉放心，侧身挺剑向方生刺去，这一剑的去势方位巧妙已极，逼得方生向后跃开。令狐冲跟着又是一剑，方生举兵刃一挡，令狐冲缩回长剑，已和方生大师面对着面，见他所用兵刃原来是根三尺来长的旧木棒。他心头一怔：“没想到他的兵刃只是这么一根短木棒。这位少林高僧内力太强，我若不以剑术将他制住，婆婆无法活命。”当即上刺一剑，下刺一剑，跟着又上刺两剑，都是风清扬所授的剑招。

方生大师登时脸色大变，说道：“你……你……”令狐冲不敢稍有停留，自己没丝毫内力，只要有半点空隙给对方的内力攻来，自己固然立毙，那婆婆也会给他擒回少林寺处死，当下心中一片空明，将“独孤九剑”诸般奥妙变式，任意所之地使了出来。

这“独孤九剑”剑法精妙无比，令狐冲虽内力已失，而剑法中的种种精微之处亦尚未全部领悟，但饶是如此，也已逼得方生大师不住倒退。令狐冲只觉胸口热血上涌，手臂酸软难当，使出去的剑招越来越弱。

方生猛地里大喝一声：“撤剑！”左掌按向令狐冲胸口。

令狐冲此时精疲力竭，一剑刺出，剑到中途，手臂便即下沉。他长剑下沉，仍刺了出去，去势却已略慢，方生大师左掌飞出，已按中他胸口，劲力不吐，问道：“你这独孤九剑……”便在此时，令狐冲长剑剑尖也已刺入他胸口。

令狐冲对这少林高僧甚是敬仰，但觉剑尖和对方肌肤相触，急忙用力一收，将剑缩回，这一下用力过巨，身子后仰，坐倒在地，口中喷出鲜血。

方生大师按住胸膛伤口，微笑道：“好剑法！少侠如不是剑下留情，老衲的性命早已不在了。”他却不提自己掌下留情，说了这句话后不住咳嗽。令狐冲虽及时收剑，长剑终于还是刺入了他胸膛寸许，受伤不轻。令狐冲道：“冒……冒犯了……前辈。”

方生大师道：“没想到华山风清扬前辈的剑法，居然世上尚有传人。老衲当年曾受过风前辈的大恩，今日之事，老衲……老衲没法自作主张。”慢慢伸手到僧袍中摸出一个纸包，打了开来，里面有两颗龙眼大小的药丸，说道：“这是少林寺的疗伤灵药，你服下一丸。”微一迟疑，又道，“另一丸给了那女子。”

令狐冲道：“晚辈的伤治不好啦，还服什么药！另一颗大师你自己服吧。”

方生大师摇了摇头，道：“不用。”将两颗药丸放在令狐冲身前，瞧着觉月、辛国梁等四具尸体，神色凄然，举起手掌，轻声诵念“往生咒”，渐渐地容色转和，到后来脸上竟似笼罩了一层圣光，当真唯有“大慈大悲”四字，方足形容。

令狐冲只觉头晕眼花，实难支持，于是拾起两颗药丸，服了一颗。

方生大师念毕经文，向令狐冲道：“少侠是风前辈‘独孤九剑’的传人，决不会是

妖那一派，你侠义心肠，按理不应横死。只是你身上内伤十分怪异，非药石可治，须当修习高深内功，方能保命。依老衲之见，你随我去少林寺，由老衲恳求掌门师兄，将少林派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相授，当能疗你内伤。”他咳嗽了几声，又道：“修习这门内功，讲究缘法，老衲却于此无缘。少林派掌门师兄胸襟广大，或能与少侠有缘，传此心法。”

令狐冲道：“多谢大师好意，待晚辈护送婆婆到达平安的所在，倘若侥幸未死，当来少林寺拜见大师和掌门方丈。”方生脸现诧异，道：“你……你叫她婆婆？少侠，你是名门正派高弟，不可和妖邪一流为伍。老衲好言相劝，少侠还须三思。”令狐冲道：“男子汉一言既出，岂能失信于人？”

方生大师叹道：“好！老衲在少林寺等候少侠到来。”向地下四具尸体看了一眼，说道：“四具臭皮囊，葬也罢，不葬也罢，离此尘世，一了百了。”转身缓缓迈步而去。

令狐冲坐在地下只是喘息，全身酸痛，动弹不得，问道：“婆婆，你……你还好吧？”

只听得身后簌簌声响，那婆婆从灌木丛中出来，说道：“死不了！你跟这老和尚去吧。他说能疗你内伤，少林派内功心法当世无匹，你为什么不去？”

令狐冲道：“我说过护送婆婆，自然护送到底。”那婆婆道：“你身上有伤，还护送什么？”令狐冲笑道：“你也有伤，大家走着瞧吧！”那婆婆道：“我是妖邪外道，你是名门弟子，跟我混在一起，没的败坏了你名门弟子的名誉。”令狐冲道：“我本来就没什么名誉，管他旁人说什么长短？婆婆，你待我极好，令狐冲可不是不知好歹之人。你此刻身受重伤，我倘若舍你而去，还算是人么？”

那婆婆道：“倘若我此刻身上无伤，你便舍我而去了，是不是？”令狐冲一怔，笑道：“婆婆倘若不嫌我后生无知，要我相伴，令狐冲便在你身畔谈谈说说。就怕我这人生性粗鲁，任意妄为，过不了几天，婆婆便不愿跟我说话了。”那婆婆嗯了一声。

令狐冲回过手臂，将方生大师所给的那颗药丸递了过去，说道：“这位少林高僧当真了不起，婆婆，你杀他门下弟子四人，他反而省下治伤灵药给你，宁可自己不服。他刚才跟你相斗，只怕也未出全力。”那婆婆怒道：“呸！他未出全力，怎地又将我打伤了？这些人自居名门正派，假惺惺地冒充好人，我才不瞧在眼里呢。”令狐冲道：“婆婆，你把这颗药服下吧。我服了之后，确是觉得胸腹间舒服了些。”那婆婆应了一声，却不来取。

令狐冲道：“婆婆……”那婆婆道：“眼前只有你我二人，怎地‘婆婆，婆婆’的叫个不休？少叫几句成不成？”令狐冲笑道：“是。少叫几句，有什么不成？你怎么不服药丸？”那婆婆道：“你既说少林派的疗伤灵丹好，说我给你的伤药不好，那你何不将老和尚这颗药一并吃了？”令狐冲道：“啊哟，我几时说过你的伤药不好，那不是冤枉人吗？再说，少林派的伤药好，正是要你服了，可以早些有力气走路。”那婆婆道：“你嫌陪着我气闷，是不是？那你自己尽管走啊，我又没留着你。”

令狐冲心想：“怎地婆婆此刻脾气这样大，老是跟我闹别扭？是了，她受伤不轻，身子不适，脾气自然大了，原也怪她不得。”笑道：“我此刻是半步也走不动了，就算想走，也走不了。何况……何况……哈哈……”那婆婆怒道：“何况什么？又哈哈什

么?”

令狐冲笑道：“哈哈就是哈哈，何况，我就算能走，也不想走，除非你跟我一起走。”他本来对那婆婆说话甚为恭谨有礼，但她乱发脾气，不讲道理，他也就放肆起来。岂知那婆婆却不生气，突然一言不发，不知在想什么心事。令狐冲道：“婆婆……”

那婆婆道：“又是婆婆！你一辈子没叫过人‘婆婆’，是不是？这等叫不厌？”

令狐冲笑道：“从此之后，我不叫你婆婆了，那我叫你什么？”

那婆婆不语，过了一会，道：“便只咱二人在此，又叫什么了？你一开口，自然就是跟我说话，难道还会跟第二人说话不成？”令狐冲笑道：“有时候我喜欢自言自语，你可别误会。”那婆婆哼了一声，道：“说话没点正经，难怪你小师妹不要你。”

这句话可刺中了令狐冲心中的创伤，他胸口一酸，不自禁地想道：“小师妹不喜欢我而喜欢林师弟，只怕当真为了我说话行事没点正经，以致她不愿以终身相托？是了，林师弟循规蹈矩，确是个正人君子，跟我师父再像也没有了。别说小师妹，倘若我是女子，也会喜欢他而不要我这没点正经的无行浪子令狐冲。唉，令狐冲啊令狐冲，你喝酒胡闹，不守门规，委实不可救药。我跟采花大盗田伯光结交，在衡阳妓院中睡觉，小师妹一定大大的不高兴。”

那婆婆听他不说话了，问道：“怎么？我这句话伤了你吗？你生气了，是不是？”令狐冲道：“没生气，你说得对，我说话没点正经，行事也没点正经，难怪小师妹不喜欢我，师父、师娘也都不喜欢我。”那婆婆道：“你不用难过，你师父、师娘、小师妹不喜欢你，难道……难道世上便没旁人喜欢你了？”这句话说得甚是温柔，充满了慰藉之意。

令狐冲大是感激，胸口一热，喉头似是塞住了，说道：“婆婆，你待我这么好，就算世上再没别人喜欢我，也……也没有什么！”

那婆婆道：“你就是一张嘴甜，说话叫人高兴。难怪连五毒教蓝凤凰那样的人物，也对你赞不绝口。好啊，你走不动，我也走不动，今天只好在那边山崖之下歇宿，也不知今日会不会死。”令狐冲微笑道：“今日不死，也不知明日会不会死，明日不死，也不知后日会不会死。”那婆婆道：“少说废话。你慢慢爬过去，我随后过来。”

令狐冲道：“你如不服老和尚这颗药丸，我恐怕一步也爬不动。”

那婆婆道：“又来胡说八道了，我不服药丸，为什么你便爬不动？”令狐冲道：“半点也不是胡说。你不服药，身上的伤就不易好，没精神弹琴，我心中一急，哪里还会有力气爬过去？别说爬过去，连躺在这里也没力气。”那婆婆嗤的一声笑，说道：“躺在这里也得有力气？”令狐冲道：“这是自然！这里是一片斜坡，我若不使力气，登时滚了下去，摔入下面的山涧，就不摔死，也淹死了。”

那婆婆叹道：“你身受重伤，朝不保夕，偏偏还有这么好兴致来说笑。如此惫懒家伙，世所罕有。”令狐冲将药丸轻轻向后一抛，道：“你快吃了吧。”那婆婆道：“哼，凡是自居名门正派之徒，就没一个好东西，我吃了少林派的药丸，没的污了我嘴。”

令狐冲“啊哟”一声大叫，身子向左一侧，顺着斜坡，骨碌碌地便向山涧滚了下去。那婆婆大吃一惊，叫道：“小心！”令狐冲继续向下滚动，这斜坡并不甚陡，但却

甚长，令狐冲滚了好一会才滚到涧边，手脚力撑，便止住了。

那婆婆叫道：“喂，喂，你怎么啦？”令狐冲脸上、手上给地下尖石割得鲜血淋漓，忍痛不做声。那婆婆叫道：“好啦，我吃老和尚的臭药丸便了，你……你上来吧。”

令狐冲道：“说过了的话，可不能不算。”其时二人相距已远，令狐冲中气不足，话声不能及远。那婆婆隐隐约约的只听到一些声音，却不知他说些什么，问道：“你说什么？”令狐冲道：“我……我……”气喘不已。那婆婆道：“快上来！我答应你吃药丸便是。”

令狐冲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想要爬上斜坡，但顺势下滚甚易，再爬将上去，委实难如登天，只走得两步，腿上一软，一个踉跄，扑通一声，当真摔入了山涧。

那婆婆在高处见到他摔入山涧，心中一急，便也顺着斜坡滚落，滚到令狐冲身畔，左手抓住了他的左足踝。她喘息几下，伸右手抓住他背心，将他湿淋淋地提起。

令狐冲已喝了好几口涧水，眼前金星乱舞，定了定神，只见清澈的涧水之中，映上来两个倒影，一个妙龄姑娘正抓着自己背心。

他一呆之下，突然听得身后那姑娘“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热烘烘的都吐在他颈中，同时伏在他背上，便如瘫痪了一般。

令狐冲感到那姑娘柔软的躯体，又觉她一头长发拂在自己脸上，不由得心下一片茫然。再看水中倒影时，见到那姑娘的半边脸蛋，双目紧闭，睫毛甚长，虽然倒影瞧不清楚，但显然容貌秀丽绝伦，不过十七八岁年纪。

他奇怪之极：“这姑娘是谁？怎地忽然有这样一位姑娘前来救我？”

水中倒影，背心感觉，都在跟他说这姑娘已然晕了过去，令狐冲想要转过身来，将她扶起，但全身软绵绵的，连抬一根手指的力气也无。他犹似身入梦境，看到清溪中秀美的容颜，恰又如身在仙境，只想：“我是死了吗？这已经升了天吗？”

过了良久，只听得背后那姑娘嚶哼一声，说道：“你到底是吓我呢，还是真的……真的不想活了？”

令狐冲一听到她说话之声，不禁大吃一惊，这声音便和那婆婆一模一样，他骇异之下，身子发颤，道：“你……你……你……”那姑娘道：“你什么？我偏不吃老和尚的臭药丸，你寻死给我看啊。”令狐冲道：“婆婆，原来你是个……是个挺美丽的小……小姑娘。”

那姑娘惊道：“你怎么知道？你……你这说话不算数的小子，你偷看过了？”一低头，见到山涧中自己清清楚楚的倒影，正依偎在令狐冲背上，登时羞不可抑，忙挣扎着站起，刚站直身子，膝间一软，又摔在他怀中，支撑了几下，又欲晕倒，只得不动。

令狐冲心中奇怪之极，说道：“你为什么装成个老婆婆来骗我？冒充前辈，害得我……害得我……”那姑娘道：“害得你什么？”

令狐冲的目光和她脸颊相距不到一尺，只见她肌肤白得便如透明一般，隐隐透出来一层晕红，说道：“害得我婆婆长、婆婆短的一路叫你。哼，真不害羞，你做我妹子也还嫌小，偏想做人家婆婆！要做婆婆，再过八十年啦！”

那姑娘噗嗤一笑，说道：“我几时说过自己是婆婆了？一直是你自己叫的。你不住口地叫‘婆婆’，刚才我还生气呢，叫你不要叫，你偏要叫，是不是？”

令狐冲心想这话倒也不假，但给她骗了这么久，自己成了个大傻瓜，心下总是不忿，道：“你不许我看你的脸，就是存心骗人。倘若我跟你面对面，难道我还会叫你婆婆不成？你在洛阳就在骗我啦，串通了绿竹翁那老头子，要他叫你姑姑。他都这么老了，你既是他姑姑，我岂不是非叫你婆婆不可？”那姑娘笑道：“绿竹翁的师父，叫我爸爸做师叔，那么绿竹翁该叫我什么？”令狐冲一怔，迟迟疑疑地道：“你当真是绿竹翁的姑姑？”那姑娘道：“绿竹翁这小子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为什么要冒充他姑姑？做姑姑有什么好？”

令狐冲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真傻，其实早该知道了。”

那姑娘笑问：“早该知道什么？”令狐冲道：“你说话声音这样好听，世上哪有八十岁的婆婆，话声是这般清脆娇嫩的？”那姑娘笑道：“我声音又粗糙，又嘶嘎，就像是乌鸦一般，难怪你当我是个老太婆。”令狐冲道：“你的声音像乌鸦？唉，时世不大同了，今日世上的乌鸦，原来叫声比黄莺儿还好听。”

那姑娘听他称赞自己，脸上一红，心中大乐，笑道：“好啦，令狐公公，令狐爷爷。你叫了我这么久婆婆，我也叫还你几声。这可不吃亏、不生气了吧？”

令狐冲笑道：“你是婆婆，我是公公，咱两个公公婆婆，岂不是……”他生性不羁，口没遮拦，正要说“岂不是一对儿”，突见那姑娘双眉一蹙，脸有怒色，急忙住口。

那姑娘怒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令狐冲道：“我说咱两个做了公公婆婆，岂不是……岂不是都成为武林中的前辈高人？”

那姑娘明知他是故意改口，却也不便相驳，只怕他越说越难听。她倚在令狐冲怀中，闻到他身上强烈的男子气息，心中烦乱已极，要想挣扎着站起身来，说什么也没力气，红着脸道：“喂，你推我一把！”令狐冲道：“推你一把干什么？”那姑娘道：“咱们这样子……这样子……成什么样子？”令狐冲笑道：“公公婆婆，那便是这个样子了。”

那姑娘哼的一声，厉声道：“你再胡言乱语，瞧我不杀了你！”

令狐冲一凛，想起她迫令数十名大汉自刎双目、往东海蟠龙岛上充军之事，不敢再跟她说笑，随即想起：“她小小年纪，一举手间便杀了少林派的四名弟子，武功如此高强，行事又这等狠辣，真令人难信就是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姑娘。”

那姑娘听他不出声，说道：“你又生气了，是不是？堂堂男子汉，气量恁地窄小。”令狐冲道：“我不是生气，我是心中害怕，怕给你杀了。”那姑娘笑道：“你以后说话规规矩矩，谁来杀你了？”令狐冲叹了口气，道：“我生来就是个不能规规矩矩的脾气，这叫做无可奈何，看来命中注定，非给你杀了不可。”那姑娘一笑，道：“你本来叫我婆婆，对我恭恭敬敬的，那就很乖很好，以后仍是那样便了。”令狐冲摇头道：“不成！我既知你是个小姑娘，便不能再当你是婆婆了。”那姑娘道：“你……你……”说了两个“你”字，忽然脸上一红，不知心中想到了什么，便住口不说了。

令狐冲低下头来，见到她娇羞之态，娇美不可方物，心中一荡，便凑过去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那姑娘吃了一惊，突然生出一股力气，反过手来，啪的一声，在令狐冲脸上重重打了个巴掌，跟着跃起身来。但她这一跃之力甚是有限，身在半空，力道已泄，随即摔下，又跌在令狐冲怀中，全身瘫软，再也无法动弹了。

她只怕令狐冲再肆轻薄，心下焦急，说道：“你再这样……这样无礼，我立刻……立刻宰了你。”令狐冲笑道：“你宰我也好，不宰我也好，反正我命不长了。我偏偏再要无礼。”那姑娘大急，道：“我……我……我……”却无法可施。

令狐冲奋起力气，轻轻扶起她肩头，自己侧身向旁滚了开去，笑道：“你便怎样？”说了这句话，连连咳嗽，咳出好几口血来。他一时动情，吻了那姑娘一下，心中便即后悔，给她打了一掌后，更加自知不该，虽仍嘴硬，却再也不敢和她相偎相依了。

那姑娘见他自行滚远，倒大出意料之外，见他用力之后又再吐血，内心暗暗歉仄，只是脸嫩，难以开口说几句道歉的话，柔声问道：“你……你胸口很痛，是不是？”

令狐冲道：“胸口倒不痛，另一处却痛得厉害。”那姑娘问道：“什么地方很痛？”语气甚是关怀。令狐冲抚着刚才被她打过的脸颊，道：“这里。”那姑娘微微一笑，道：“你要我赔不是，我就向你赔个不是好了。”令狐冲道：“是我不好，婆婆，请您别见怪。”

那姑娘听他又叫自己“婆婆”，忍不住格格娇笑。

令狐冲问道：“老和尚那颗臭药丸呢？你始终没吃，是不是？”那姑娘道：“来不及捡了。”伸指向斜坡上一指，道：“还在上面。”顿了一顿，道：“我依你的。待会上去拾来吃下便是，不管他臭不臭的了。”

两人躺在斜坡上，若在平时，飞身即上，此刻却如是万仞险峰一般，高不可攀。两人向斜坡瞧了一眼，低下头来，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同声叹了口气。

那姑娘道：“我静坐片刻，你莫来吵我。”令狐冲道：“是。”只见她斜倚涧边，闭上双目，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三根手指捏了个法诀，定在那里便一动也不动了，心道：“她这静坐的方法也是与众不同，并非盘膝而坐。”

待要定下心来也休息片刻，却是气息翻涌，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忽听得格格几声叫，一只肥大的青蛙从涧畔跳了过来。令狐冲大喜，心想折腾了这半日，早就饿得很了，这送到口边来的美食，当真再好不过，伸手便向青蛙抓去，岂知手上酸软无力，一抓之下，竟抓了个空。那青蛙嗒的一声，跳了开去，格格大叫，似是十分得意，又似嘲笑令狐冲无用。令狐冲叹了口气，偏生涧边青蛙甚多，跟着又跳来两只，令狐冲仍没法捉住。忽然腰旁伸过来一只纤纤素手，轻轻一夹，便捉住了一只青蛙，却是那姑娘静坐半晌，便能行动，虽仍乏力，捉几只青蛙可轻而易举。令狐冲喜道：“妙极！咱们有一顿蛙肉吃了。”

那姑娘微微一笑，一伸手便是一只，顷刻间捕了二十余只。令狐冲道：“够啦！请你去拾些枯枝来生火，我来洗剥青蛙。”那姑娘依言去拾枯枝，令狐冲拔剑将青蛙斩首除肠。

那姑娘道：“古人杀鸡用牛刀，今日令狐大侠以独孤九剑杀青蛙。”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独孤大侠九泉有灵，得知传人如此不肖，当真要活活气……”说到这个“气”字立即住口，心想独孤求败逝世已久，怎说得上“气死”二字？

那姑娘道：“令狐大侠……”令狐冲手中拿着一只死蛙，连连摇晃，说道：“大侠二字，万万不敢当。天下哪有杀青蛙的大侠？”那姑娘笑道：“古时有屠狗英雄，今日岂可无杀蛙大侠？你这独孤九剑神妙得很哪，连那少林派的老和尚也斗你不过。他说传你这剑法之人姓风那位前辈，是他的恩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令狐冲道：“传我剑法那位师长，是我华山派的前辈。”那姑娘道：“这位前辈剑术通神，怎地江湖上不闻他的名头？”令狐冲道：“这……这……我答允过他老人家，决不泄漏他的行迹。”那姑娘道：“哼，稀罕么？你就跟我说，我还不爱听呢。你可知我是什么人？是什么来头？”令狐冲摇头道：“我不知道。我连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那姑娘道：“你把事情隐瞒了不跟我说，我也不跟你说。”令狐冲道：“我虽不知，却也猜到了八九成。”那姑娘脸上微微变色，道：“你猜到了？怎么猜到的？”

令狐冲道：“现在还不知道，到得晚上，那便清清楚楚啦。”那姑娘更是惊奇，问道：“怎地到得晚上便清清楚楚？”令狐冲道：“我抬起头来看天，看天上少了哪一颗星，便知姑娘是什么星宿下凡了。姑娘生得像天仙一般，凡间哪有这样的人物？”

那姑娘脸上一红，“呸”的一声，心中却甚欢喜，低声道：“又来胡说八道了。”

这时她已将枯枝生了火，把洗剥了的青蛙串在一根树枝之上，在火堆上烧烤，蛙油落在火堆之中，发出嗤嗤之声，香气一阵阵地冒出。她望着火堆中冒起的青烟，轻轻地道：“我叫做‘盈盈’。说给你听了，也不知你以后会不会记得。”

令狐冲道：“盈盈，这名字好听得哪。我要是早知道你叫做盈盈，便决不会叫你婆婆了。”盈盈道：“为什么？”令狐冲道：“盈盈二字，明明是个小姑娘的名字，自然不是老婆婆。”盈盈笑道：“我将来真的成为老婆婆，又不会改名，仍然叫做盈盈。”令狐冲道：“你不会成为老婆婆的，你这样美丽，到了八十岁，仍然是个美得不得了的小姑娘。”

盈盈笑道：“那不变成了妖怪吗？”隔了一会，正色道：“我把名字跟你说了，可不许你随便乱叫。”令狐冲道：“为什么？”盈盈道：“不许就不许，我不喜欢。”

令狐冲伸了伸舌头，说道：“这个也不许，那个也不许，将来谁做了你的……”说到这里，见她沉下脸来，当即住口。盈盈哼的一声。

令狐冲道：“你为什么生气？我说将来谁做了你的徒弟，可有得苦头吃了。”他本来想说“丈夫”，但一见情势不对，忙改说“徒弟”。盈盈自然知道原意，说道：“你这人既不正经，又不老实，三句话中，倒有两句颠三倒四。我……我不会强要人家怎么样，人家爱听我的话就听，不爱听呢，也由得他。”令狐冲笑道：“我爱听你的话。”这句话中也带有三分调笑之意。盈盈秀眉一蹙，似要发作，但随即满脸晕红，转过了头。

一时之间，两人谁也不做声。忽然闻到一阵焦臭，盈盈一声“啊哟”，却原来手中一串青蛙烧得焦了，嗔道：“都是你不好。”

令狐冲笑道：“你该说亏得我逗你生气，才烤了这样精彩的焦蛙出来。”取下一只烧焦了的青蛙，撕下一条腿，放入口中一阵咀嚼，连声赞道：“好极，好极！如此火候，才恰到好处，甜中带苦，苦尽甘来，世间除此之外，更无这般美味。”盈盈给他逗得格格而笑，也吃了起来。令狐冲抢着将最焦的蛙肉自己吃了，把并不甚焦的部分都留了给她。

二人吃完了烤蛙，和暖的太阳照在身上，大感困倦，不知不觉间都合上眼睛睡着了。

二人一晚未睡，又受了伤，这一觉睡得甚是沉酣。令狐冲在睡梦之中，忽觉正和岳灵珊在瀑布中练剑，突然多了一人，却是林平之，跟着便和林平之斗剑。但手上没

半点力气，拚命想使独孤九剑，偏偏一招也想不起来，林平之一剑又一剑地刺在自己心口、腹上、头上、肩上，又见岳灵珊在哈哈大笑。他又惊又怒，大叫：“小师妹，小师妹！”

叫了几声，便惊醒过来，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道：“你梦见小师妹了？她对你怎样？”令狐冲兀自心中酸苦，说道：“有人要杀我，小师妹不睬我，还……还笑呢！”盈盈叹了口气，轻轻地道：“你额头上都是汗水。”

令狐冲伸袖拂拭，忽然一阵凉风吹来，不禁打了个寒噤，但见繁星满天，已是中夜。

令狐冲神智一清，便即坦然，正要说话，突然盈盈伸手按住了他嘴，低声道：“有人来了。”令狐冲凝神倾听，果然听得远处有三人的脚步声传来。

又过一会，听得一人说道：“这里还有两个死尸。”令狐冲认出说话的是祖千秋。另一人道：“啊，这是少林派中的和尚。”却是老头子发现了觉月的尸身。

盈盈慢慢缩转了手，只听得计无施道：“这三人也都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怎地都死在这里？咦，这人是辛国梁，他是少林派的好手。”祖千秋道：“是谁这样厉害，一举将少林派的四名好手杀了？”老头子嗫嚅道：“莫非……莫非是黑木崖上的人物？甚至是东方教主自己？”计无施道：“瞧来倒也甚像。咱们赶紧把这四具尸体埋了，免得给少林派中人瞧出踪迹。”祖千秋道：“倘若真是黑木崖人物下的手，他们也就不怕给少林派知道。说不定故意遗尸于此，向少林派示威。”计无施道：“若要示威，不会将尸首留在这荒野之地。咱们若非凑巧经过，这尸首给鸟兽吃了，就也未必会发现。日月神教如要示威，多半便将尸首悬在通都大邑，写明是少林派的弟子，这才叫少林派面上无光。”祖千秋道：“不错，多半是黑木崖人物杀了这四人后，又去追敌，来不及掩埋尸首。”

跟着便听得一阵挖地之声，三人用兵刃掘地，掩埋尸体。令狐冲寻思：“这三人和黑木崖东方教主定然大有渊源，否则不会费这力气。”

忽听得祖千秋“咦”的一声，道：“这是什么，一颗丸药。”计无施嗅了几嗅，说道：“这是少林派的治伤灵药，大有起死回生之功。定是这几个少林弟子的衣袋里掉出来的。”祖千秋道：“你怎知道？”计无施道：“许多年前，我曾在一个少林老和尚处见过。”祖千秋道：“既是治伤灵药，那可妙极，老兄，你拿去给你那不死姑娘服了，治她的病。”老头子道：“我女儿的死活，也管不了这许多，咱们赶紧去找令狐公子，送给他服。”

令狐冲心头一阵感激，寻思：“这是盈盈掉下的药丸。怎地去向老头子要回来，给她服下？”一转头，淡淡月光下只见盈盈微微一笑，扮个鬼脸，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笑容说不出的动人，真不信她便在不久之前，曾连杀四名少林好手。

但听得一阵抛石搬土之声，三人将死尸埋好。老头子道：“眼下有个难题，夜猫子，你帮我想想。”计无施道：“什么难题？”老头子道：“这当儿令狐公子一定是和……和圣姑她在一起。我送这颗药丸去，非撞到圣姑不可。圣姑生气把我杀了，也没什么，只怕这么一来，定要冲撞了她，惹得她生气，可就大大不妙。”

令狐冲向盈盈瞧了一眼，心道：“原来他们叫你圣姑，又对你怕成这个样子。你

为什么动不动便杀人？”

计无施道：“今日咱们在道上见到的那三个瞎子，倒有用处。咱们明日一早追到那三个瞎子，要他们将药丸送去给令狐公子。他们眼睛是盲的，就算见到圣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也没杀身之祸。”祖千秋道：“我却在疑心，只怕这三人所以剜去眼睛，便是因为见到圣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之故。”老头子一拍大腿，道：“不错！若非如此，怎地三个人好端端的都坏了眼睛？这四名少林弟子只怕也是运气不好，无意中撞见了圣姑和令狐公子。”

三人半晌不语。令狐冲心中疑团愈多，只听得祖千秋叹了口气，道：“只盼令狐公子伤势早愈，圣姑尽早和他成为神仙眷属。他二人一日不成亲，江湖上总是难得安宁。”

令狐冲大吃一惊，偷眼向盈盈瞧去，夜色朦胧中隐隐可见她脸上晕红，目光中却射出了恼怒之意。令狐冲生怕她跃出去伤害了老头子等三人，伸出右手，轻轻握住她左手，但觉她全身都在颤抖，也不知是气恼，还是害羞。

祖千秋道：“咱们在五霸冈上聚集，圣姑竟然会生这么大的气。其实男欢女爱，理所当然。像令狐公子那样潇洒仁侠的豪杰，也只有圣姑那样美貌的姑娘才配得上。为什么圣姑如此了不起的人物，却也像世俗女子那般扭扭捏捏？她明明心中喜欢令狐公子，却不许旁人提起，更不许人家见到，这不是……不是有点不近情理吗？”

令狐冲心道：“原来如此。却不知此言是真是假？”突然觉得掌中盈盈那只小手一摔，要将自己手掌甩脱，忙用力握住，生怕她一怒之下，立时便将祖千秋等三人杀了。

计无施道：“圣姑虽是黑木崖上了不起的人物，便东方教主，也从来对她没半点违拗，但她毕竟是个年轻姑娘。世上的年轻姑娘初次喜欢了一个男人，纵然心中爱煞，脸皮子总是薄的。咱们这次拍马屁拍在马脚上，虽是一番好意，还是惹得圣姑发恼，只怪大伙儿都是粗鲁汉子，不懂得女孩儿家的心事。来到五霸冈上的姑娘大嫂，本来也有这么几十个，偏偏她们的性子粗粗鲁鲁，跟男子汉可也没多大分别。五霸冈群豪聚会，拍马屁圣姑生气。这一回书传了出去，可笑坏了名门正派中那些狗崽子们。”

老头子朗声道：“圣姑于大伙儿有恩，众兄弟感恩报德，只盼能治好了她心上人的伤。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有什么错了？哪一个狗崽子敢笑话咱们，老子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令狐冲这时方才明白：一路上群豪如此奉承自己，原来都是为了这个闺名叫做盈盈的圣姑，而群豪突然在五霸冈上一哄而散，也为了圣姑不愿旁人猜知她的心事，在江湖上大肆张扬，因而生气。他转念又想：圣姑以一个年轻姑娘，能令这许多英雄豪杰来讨好自己，自是魔教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听计无施说，连号称“天下武功第一”的东方不败，对她也从不违拗。我令狐冲只是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和她相识，只不过在洛阳小巷中隔帘传琴，说不上有半点情愫，是不是绿竹翁误会其意，传言出去，以致让圣姑大大生气呢？

只听祖千秋道：“老头子的话不错，圣姑于咱们有大恩大德，只要能成就这段姻缘，让她一生满意喜乐，大家就算粉身碎骨，那也死而无悔。在五霸冈上碰一鼻子灰，又算得什么？只是……只是令狐公子乃华山派首徒，和黑木崖势不两立，要结成这段

美满姻缘，恐怕这中间艰难重重。”

计无施道：“我倒有一计在此。咱们何不将华山派的掌门人岳不群抓了来，以死相胁，命他主持这桩婚姻？”祖千秋和老头子齐声道：“夜猫子此计大妙！事不宜迟，咱们立即动身，去抓岳不群。”计无施道：“只是那岳先生乃一派掌门，内功剑法俱有极高造诣。咱们对他动粗，第一难操必胜，第二就算擒住了他，他宁死不屈，却又如何？”老头子道：“那么咱们只好绑架他老婆、女儿，加以威逼。”祖千秋道：“不错！但此事须当做得隐秘，不可令人知晓，扫了华山派的颜面。令狐公子如得知咱们得罪了他师父，定然不快。”三人当下计议如何去擒拿岳夫人和岳灵珊。

盈盈突然朗声道：“喂，三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快滚得远远的，别惹姑娘生气！”

令狐冲听她忽然开口说话，吓了一跳，使力抓住她手。

计无施等三人自是更加吃惊。老头子道：“是，是……小人……小人……小人……”连说了三声“小人”，惊慌过度，再也接不下去。计无施道：“是，是！咱们胡说八道，圣姑可别当真。咱们明日便远赴西域，再也不回中原来了。”

令狐冲心想：“这一来，又是三个人给充了军。”

盈盈站起身来，说道：“谁要你们到西域去？我有一件事，你们三个给我办一办。”计无施等三人大喜，齐声应道：“圣姑但请吩咐，小人自当尽心竭力。”盈盈道：“我要杀一个人，一时却找他不到。你们传下话去。哪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杀了此人，我重重酬谢。”祖千秋道：“酬谢是决不敢当，圣姑要取此人性命，我兄弟三人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寻到了他。只不知这贼子是谁，竟敢得罪了圣姑？”盈盈道：“单凭你们三人，耳目不广，须当立即传言出去。”三人齐声道：“是！是！”盈盈道：“你们去吧！”祖千秋道：“是。请问圣姑要杀的，是哪一个大胆恶贼。”

盈盈哼了一声，道：“此人复姓令狐，单名一个冲字，乃华山派门下弟子。”

此言一出，令狐冲、计无施、祖千秋、老头子四人都大吃一惊。谁都不做声。

过了好半天，老头子道：“这个……这个……”盈盈厉声道：“这个什么？你们怕了五岳剑派，不敢动华山门下的弟子，是不是？”计无施道：“给圣姑办事，别说五岳剑派，便是玉皇大帝、阎罗老子，也敢得罪了。咱们设法去把令狐……令狐冲擒了来，交给圣姑发落。老头子，祖千秋，咱们去吧。”老头子心想：“定是令狐冲公子在言语上得罪了圣姑，年轻人越相好，越易闹别扭，当年我跟不死她妈好得蜜里调油，可又不是天天吵嘴打架？唉，不死这孩子胎里带病，还不是因为她妈怀着她时，我在她肚子上狠狠擂了一拳，伤了胎气？说不得，只好去将令狐公子请了来，由圣姑自己对付他。”

他正在胡思乱想，哪知听得盈盈怒道：“谁叫你们去擒他了？这令狐冲倘若活在世上，于我清白的名声有损。早一刻杀了他，我便早一刻出了心中恶气。”祖千秋吞吞吐吐地道：“圣姑……”盈盈道：“好，你们跟令狐冲有交情，不愿为我办这件事，那也不妨，我另行遣人传言便是。”三人听她说得认真，只得一齐躬身说道：“谨遵圣姑台命！”

老头子却想：“令狐公子是个大仁大义之人，老头子今日奉圣姑之命，不得不去杀他，杀了他后，老头子也当自刎以殉。”从怀中取出那颗伤药，放在地下。

三人转身离去，渐渐走远。

令狐冲向盈盈瞧去，见她低了头沉思，心想：“她为保全自己名声，要取我性命，那又是什么难事了？”说道：“你要杀我，自己动手便是，又何必劳师动众？要不然，我立刻自刎，那也不妨。”缓缓拔出长剑，倒转剑柄，递了过去。

盈盈接过长剑，微微侧头，凝视着他。令狐冲哈哈一笑，将胸膛挺了挺。盈盈道：“你死在临头，还笑什么？”令狐冲道：“正因为死在临头，所以要笑。”

盈盈提起长剑，手臂一缩，作势便欲刺落，突然转过身去，用力一挥，将剑掷了出去。长剑在黑暗中闪出一道寒光，当的一声，落在远处地下。

盈盈顿足道：“都是你不好，叫江湖上这许多人都笑话于我。倒似我一辈子……一辈子没人要了，千方百计地要跟你相好。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累得我此后再也没脸见人。”令狐冲又哈哈一笑。盈盈怒道：“你还要笑我？还要笑我？”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她这么一哭，令狐冲心下登感歉然，柔情一起，蓦然间恍然大悟：“她在江湖上位望甚尊，这许多豪杰汉子都对她十分敬畏，自必向来十分骄傲，又是女孩儿家，天生的腼腆，忽然间人人都说她喜欢了我，也真难免令她不快。她叫老头子他们如此传言，未必真要杀我，只不过是為了辟谣。她既这么说，自是谁也不会疑心我跟她在一起了。”柔声道：“果然是我不好，累得损及姑娘清名。在下这就告辞。”

盈盈伸袖拭了拭眼泪，道：“你到哪里去？”令狐冲道：“信步所至，到哪里都好。”盈盈道：“你答允过要保护我的，怎地自行去了？”令狐冲微笑道：“在下不知天高地厚，说这些话，可叫姑娘笑话了。姑娘武功如此高强，又怎需人保护？便有一百个令狐冲，也及不上姑娘。”说着转身便走。

盈盈急道：“你不能走。”令狐冲道：“为什么？”盈盈道：“祖千秋他们已传了话出去，数日之间，江湖上便无人不知，那时人人都要杀你，这般步步荆棘，别说你身受重伤，就算完好无恙，也难逃杀身之祸。”

令狐冲淡然一笑，道：“令狐冲死在姑娘的言语之下，那也不错啊。”走过去拾起长剑插入剑鞘，自忖无力走上斜坡，便顺着山涧走去。

盈盈眼见他越走越远，追了上来，叫道：“喂，你别走！”令狐冲道：“令狐冲跟姑娘在一起，只有累你，还是独自走了的好。”盈盈道：“你……你……”咬着嘴唇，心头烦乱之极，见他始终不肯停步，又奔近几步，说道：“令狐冲，你定要迫我亲口说了出来，这才快意，是不是？”令狐冲奇道：“什么啊？我可不懂了。”

盈盈又咬了咬嘴唇，说道：“我叫祖千秋他们传言，是要你……要你永远在我身边，不能离开我一步。”说了这句话后，身子发颤，站立不稳。

令狐冲大是惊奇，道：“你……你要我陪伴？”

盈盈道：“不错！祖千秋他们把话传出之后，你只有陪在我身边，才能保全性命。没想到你这不顾死活的小子，竟一点不怕，那不是……那不是反而害了你么？”

令狐冲心下感激，寻思：“原来你当真是对我好，但对着那些汉子，却又死也不认。”转身走到她身前，伸手握住她双手，入掌冰凉，只觉她两只掌心都是冷汗，低声道：“你何苦如此？”盈盈道：“我怕。”令狐冲道：“怕什么？”盈盈道：“怕你这傻小

子不听我话，当真要去江湖涉险，只怕过不了明天，便死在那些不值一文钱的臭家伙手下。”令狐冲叹道：“那些人都是血性汉子，对你又是极好，你为什么对他们如此轻贱？”

盈盈道：“他们在背后笑我，又想杀你，还不是该死的臭汉子？”令狐冲忍不住失笑，道：“是你叫他们杀我的，怎能怪他们了？再说，他们也没在背后笑你。你听计无施、老头子、祖千秋三人谈到你时，语气何等恭谨？哪里有丝毫笑话你了？”盈盈道：“他们口里没笑，肚子里在笑。”

令狐冲觉得这姑娘蛮不讲理，没法跟她辩驳，只得道：“好，你不许我走，我便在这里陪你便是。唉，给人家斩成十七八块，滋味恐怕也不大好受。”

盈盈听他答允不走，登时心花怒放，答道：“什么滋味不大好受？简直难受之极。”

她说这话时，将脸侧了过来。星月微光照映之下，雪白的脸庞似乎发射出柔和的光芒，令狐冲心中一动：“这姑娘其实比小师妹美貌得多，待我又这么好，可是……可是……我心中怎地还是对小师妹念念不忘？”

盈盈却不知他正在想到岳灵珊，道：“我给你的那张琴呢？不见了，是不是？”令狐冲道：“是啊，路上没钱使，我将琴拿到典当店里去押了。”一面说，一面取下背囊，打了开来，捧出了短琴。

盈盈见他包裹严密，足见对自己所赠之物极为重视，心下甚喜，道：“你一天要说几句谎话，心里才舒服？”接过琴来，轻轻拨弄，随即奏起那曲《清心普善咒》来，问道：“你都学会了没有？”令狐冲道：“差得远呢。”静听她指下优雅的琴音，甚是愉悦。

听了一会，觉得琴音与她以前在洛阳城绿竹巷中所奏的颇为不同，犹如枝头鸟喧，清泉迸发，叮叮咚咚的十分动听，心想：“曲调虽同，音节却异，原来这《清心普善咒》尚有这许多变化。”

忽然间铮的一声，最短的一根琴弦断了，盈盈皱了皱眉头，继续弹奏，过不多时，又断了一根琴弦。令狐冲听得琴曲中颇有烦躁之意，和《清心普善咒》的琴旨殊异其趣，正讶异间，琴弦啪的一下，又断了一根。

盈盈一怔，将瑶琴推开，嗔道：“你坐在人家身边，只是捣乱，这琴哪里还弹得成？”

令狐冲心道：“我安安静静地坐着，几时捣乱过了？”随即明白：“你自己心神不定，便来怪我。”却也不去跟她争辩，卧在草地上闭目养神，疲累之余，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次日醒转，见盈盈正坐在涧畔洗脸，又见她洗罢脸，用一只梳子梳头，皓臂如玉，长发委地，不禁看得痴了。盈盈一回头，见他怔怔地呆望自己，脸上一红，笑道：“瞌睡鬼，这时候才醒来。”令狐冲也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道：“我再去捉青蛙，且看有没有力气。”盈盈道：“你躺着多歇一会儿，我去捉。”

令狐冲挣扎着想要站起，却手足酸软，稍一用力，胸口又气血翻腾，心下好生烦恼：“死就死，活就活，这般不死不活，废人一个，别说人家瞧着累赘，自己也真厌烦。”

盈盈见他脸色不愉，安慰他道：“你这内伤未必当真难治。这里甚是僻静，左右

无事，慢慢养伤，又何必性急？”

山涧之畔地处偏僻，自从计无施等三人那晚经过，此后便没人来。二人一住十余日。盈盈的内伤早就好了，每日采摘野果、捕捉青蛙为食，却见令狐冲一日消瘦一日。她硬逼他服了方生大师留下的药丸，弹奏琴曲抚其入睡，于他的伤势也已没半分好处。

令狐冲自知大限将届，好在他生性豁达，也不以为忧，每日里仍与盈盈说笑。

盈盈本来自大任性，但想到令狐冲每一刻都会突然死去，对他便加意温柔，千依百顺地服侍，偶尔忍不住使些小性儿，也是立即懊悔，向他赔话。

这一日令狐冲吃了两个桃子，即感困顿，迷迷糊糊地便睡着了。睡梦中听到一阵哭泣之声，他微微睁眼，见盈盈伏在他脚边，不住啜泣。令狐冲一惊，正要问她为何伤心，突然心下明白：“她知我快死了，是以难过。”伸出左手，轻轻抚摸她秀发，强笑道：“别哭，别哭！我还有八十年好活呢，哪有这么快便去西天。”

盈盈哭道：“你一天比一天瘦，我……我……我也不想活了……”

令狐冲听她说得又诚挚，又伤心，不由得大为感激，胸口一热，只觉得天旋地转，喉头不住有血狂涌，便此人事不知。

十八 联手

令狐冲这一番昏迷，实不知过了多少时日，有时微有知觉，身子也如在云端飘飘荡荡，过不多时，又晕了过去。如此时晕时醒，有时似乎有人在他口中灌水，有时又似有人用火在他周身烧炙，手足固然没法动弹，连眼皮也睁不开来。

这一日神智略清，只觉双手手腕的脉门给人抓住了，各有一股炙热之气分从两手脉门中注入，登时和体内所蓄真气激荡冲突。

他全身说不出的难受，只想张口呼喊，却叫不出半点声音，犹如身受千般折磨、万种煎熬的酷刑。

如此昏昏沉沉的又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只觉每一次真气入体，均比前一次苦楚略减，心下也明白了些，知道有一位内功极高之人在给自己治伤，心道：“难道是师父、师娘请了一位前辈高人来救我性命？盈盈却到哪里去了？师父、师娘呢？小师妹又怎地不见？”一想到岳灵珊，胸口气血翻涌，便又人事不知。

如此每日有人来给他输送内力。这一日输了真气后，令狐冲神智比前大为清醒，说道：“多……多谢前辈，我……我是在哪里？”缓缓睁眼，见到一张满是皱纹的脸，露着温和的笑容。

令狐冲觉得这张脸好生熟悉，迷迷惘惘地看了他一会，见这人头上无发，烧有香疤，是个和尚，隐隐约约想了起来，说道：“你……你是方……方……大师……”

那老僧神色甚是欣慰，微笑道：“很好，很好！你认得我了，我是方生。”令狐冲道：“是，是。你是方生大师。”这时他察觉处身于一间斗室之中，桌上一灯如豆，发出淡淡黄光，自己睡在榻上，身上盖了棉被。

方生道：“你觉得怎样？”令狐冲道：“我好些了。我……我在哪里？”方生道：“你是在少林寺中。”令狐冲大为惊奇，问道：“我……我在少林寺中？盈盈呢？我怎么会到少林寺来？”方生微笑道：“你神智刚清醒了些，不可多耗心神，以免伤势更有反复。一切以后慢慢再说。”

此后朝晚一次，方生来到斗室，以内力助他疗伤。过了十余日，令狐冲已能坐起，自用饮食，但每次问及盈盈的所在，以及自己何以能来到寺中，方生总微笑不答。

这一日，方生又给令狐冲输了内力，说道：“令狐少侠，现下你这条命暂且算保住了。但老衲功夫有限，没法化去你体内的异种真气，眼前只能拖得一日算一日，只怕过不了一年，你内伤又会大发，那时纵有大罗金仙，也难救你性命了。”令狐冲点头道：“当日平一指平大夫对晚辈也这么说。大师尽心竭力相救，晚辈已感激不尽。一个人寿命长短，各有天命，大师功力再高，也不能逆天行事。”方生摇头道：“我佛家

不信天命，只讲缘法。当日我曾跟你说过，本寺住持方证师兄内功渊深，倘若和你有缘，能传你《易筋经》秘术，则筋骨尚能转移易，何况化去内息异气？我这就带你去拜见方丈。”

令狐冲素闻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的声名，心下甚喜，道：“有劳大师引见。就算晚辈无缘，不蒙方丈大师垂青，但能拜见这位当世高僧，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当下慢慢起床，穿好衣衫，随着方生大师走出斗室。

一到室外，阳光耀眼，竟如进入了另一个天地，精神为之一爽。

他移步之际，双腿酸软，只得慢慢行走，但见寺中一座座殿堂构筑宏伟。一路上遇到不少僧人，都远远便避在一旁，向方生合十低首，执礼甚恭。

穿过三条长廊，来到一间石屋之外。方生向屋外的小沙弥道：“方生有事求见方丈师兄。”小沙弥进去禀报了，随即转身出来，合十道：“方丈有请。”

令狐冲跟在方生之后，走进室去，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僧坐在中间一个蒲团上。方生躬身行礼，说道：“方生拜见方丈师兄，引见华山派首徒令狐冲令狐少侠。”令狐冲当即跪下，叩首礼拜。方证方丈微微欠身，右手一举，说道：“少侠少礼，请坐。”

令狐冲拜毕，在方生下首的蒲团上坐了，只见那方证方丈容颜瘦削，神色慈和，也瞧不出有多少年纪，心下暗暗纳罕：“想不到这位名震当世的高僧，竟如此貌不惊人，若非事先得知，有谁会料得到他是武林中第一大派的掌门。”

方生大师道：“令狐少侠经过两个多月来调养，已好得多了。”令狐冲又是一惊：“原来我昏迷不醒，已有两个多月，我还道只二十多天的事。”

方证道：“很好。”转头向令狐冲道：“少侠，尊师岳先生执掌华山一派，为人严正不阿，清名播于江湖，老衲向来十分佩服。”令狐冲站起身来，说道：“不敢。晚辈身受重伤，不省人事，多蒙方生大师相救，原来已二月有余。我师父、师娘想必平安？”自己师父、师娘是否平安，本不该去问旁人，只是他心下挂念，忍不住脱口相询。

方证道：“听说岳先生、岳夫人和华山派群弟子，眼下都在福建。”

令狐冲当即放宽了心，道：“多谢方丈大师示知。”随即不禁心头一酸：“师父，师娘终于带着小师妹，到了林师弟家里。”

方证道：“少侠请坐。听方生师弟说道，少侠剑术精绝，已深得华山前辈风老先生的真传，实乃可喜可贺。”令狐冲道：“不敢。”方证道：“风老先生归隐已久，老衲只道他老人家已然谢世，原来尚在人间，令人闻之不胜之喜。”令狐冲道：“是。”

方证缓缓说道：“少侠受伤之后，为人所误，以致体内注有多种真气，难以化去，方生师弟已为老衲详告。老衲仔细参详，唯有修习敝派内功秘要《易筋经》，方能以本身功力逐步化去，若以外力强加少侠之体，虽能延得一时之命，实则乃饮鸩止渴，为患更深。方生师弟两个月来以内功延你性命，可是他的真气注入你体内之后，你身体之中可又多了一道异种真气了。少侠试一运气，便当自知。”令狐冲微一运气，果觉丹田中内息澎湃，难以抑制，剧痛攻心，登时身子摇晃，额头汗水涔涔而下。

方生合十道：“老衲无能，致增少侠病苦。”令狐冲道：“大师说哪里话来？大师为晚辈尽心竭力，大耗清修之功。晚辈二世为人，实拜大师再造之恩。”方生道：“不敢。

风老先生昔年于老衲有大恩大德，老衲此举，亦不过报答风老先生之恩德于万一。”

方证抬起头来，说道：“说什么大恩大德，深仇大恨？恩德是缘，冤仇亦是缘，仇恨不可执着，恩德亦不必执着。尘世之事，皆如过眼云烟，百岁之后，更有什么恩德仇怨？”

方生应道：“是，多谢师兄指点。”

方证缓缓说道：“佛门子弟，慈悲为本，既知少侠负此内伤，自当尽心救解。那《易筋经》神功，乃东土禅宗初祖达摩老祖所创，禅宗二祖慧可大师得之于老祖。慧可大师本来法名神光，是洛阳人氏，幼通孔老之学，尤精玄理。达摩老祖驻锡本寺之时，神光大师来寺请益。达摩老祖见他所学驳杂，先入之见甚深，自恃聪明，难悟禅理，当下拒不收纳。神光大师苦求良久，始终未得其门而入，当即提起剑来，将自己左臂砍断了。”

令狐冲“啊”的一声，心道：“这位神光大师求法学道，竟如此坚毅。”

方证说道：“达摩老祖见他这等诚心，这才将他收为弟子，改名慧可，终得承受达摩老祖衣钵，传禅宗法统。二祖跟着达摩老祖所学的，乃是佛法大道，依《楞伽经》而明心见性。我宗武功之名虽流传天下，实则那是末学，殊不足道。达摩老祖当年只传授弟子们一些强身健体的法门而已。身健则心灵，心灵则易悟。但后世门下弟子往往迷于武学，以致舍本逐末，不体老祖当年传授武功的宗旨，可叹，可叹。”说着连连摇头。

过了一会，方证又道：“老祖圆寂之后，二祖在老祖的蒲团之旁见到一卷经文，那便是《易筋经》了。这卷经文义理深奥，二祖苦读钻研，不可得解，心想达摩老祖面壁九年，在石壁畔遗留此经，虽然经文寥寥，必定非同小可，于是遍历名山，访寻高僧，求解妙谛。但二祖其时已是得道高僧，他老人家苦思深虑而不可解，世上欲求智慧深湛更胜于他的大德，那也难得很了。因此历时二十余载，经文秘义，终未能彰。一日，二祖以绝大法缘，在四川峨眉山得晤梵僧般刺密谛，讲谈佛学，大相投机。二祖取出《易筋经》来，和般刺密谛共同研读参究。二位高僧在峨嵋金顶互相启发，经七七四十九日，终于豁然贯通。”

方生合十赞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方证方丈续道：“但那般刺密谛大师所阐发的，大抵是禅宗佛学。直到十二年后，二祖在长安道上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轻人，谈论三日三晚，才将《易筋经》中的武学秘奥尽数领悟。”他顿了一顿，说道：“那位年轻人，便是唐朝开国大功臣，后来辅佐太宗，平定突厥，出将入相，爵封卫公的李靖。李卫公建不世奇功，想来也是从《易筋经》中得到了不少教益。”

令狐冲“哦”了一声，心想：“原来《易筋经》有这等大来头。”

方证又道：“《易筋经》的功夫圈一身之脉络，系五脏之精神，周而不散，行而不断，气自内生，血从外润。练成此经后，心动而力发，一攒一放，自然而施，不觉其出而自出，如潮之涨，似雷之发。少侠，练那《易筋经》，便如一叶小舟于大海巨涛之中，怒浪澎湃之际，小舟自然抛高伏低，何尝用力？若要用力，又哪有力道可用？又从何处用起？”

令狐冲连连点头，觉得这道理果然博大精深，和风清扬所说的剑理颇有相通处。

方证又道：“只因这《易筋经》具如斯威力，是以数百年来非其人不传，非有缘不传，纵然是本派出类拔萃的弟子，如无福缘，也不获传授。便如方生师弟，他武功既高，持戒亦复精严，乃是本寺了不起的人物，却未获上代师父传授此经。”

令狐冲道：“是。晚辈无此福缘，不敢妄自干求。”

方证摇头道：“不然。少侠是有缘人。”

令狐冲惊喜交集，心中怦怦乱跳，没想到这项少林秘技，连方生大师这样的少林高僧也未蒙传授，自己却属有缘。

方证缓缓地道：“佛门广大，只渡有缘。少侠是风老先生的传人，此是一缘；少侠来到我少林寺中，此又是一缘；少侠不习《易筋经》便须丧命，方生师弟习之固为有益，不习亦无所害，这中间的分别又是一缘。”

方生合十道：“令狐少侠福缘深厚，方生亦代为欣慰。”

方证道：“师弟，你天性执着，一切事物拘泥实相，于‘空、无相、无作’这三解脱门的至理，始终未曾参透，于生死这一关，也就勘不破。不是我不肯传你《易筋经》，实是怕你研习这门上乘武学之后，沉迷其中，于参禅的正业不免荒废。”

方生神色惶然，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道：“师兄教诲得是。”

方证微微点头，意示激励，过了半晌，见方生脸现微笑，这才脸现喜色，又点了点头，转头向令狐冲道：“这中间本来尚有一重大障碍，此刻却也跨过去了。自达摩老祖以来，这《易筋经》只传本寺弟子，不传外人，此例不能自老衲手中而破。因此少侠须得投我嵩山少林寺门下，为少林派俗家弟子。”顿了一顿，又道：“少侠若不嫌弃，便归老衲门下，为‘国’字辈弟子，可更名为令狐国冲。”

方生喜道：“恭喜少侠，我方丈师兄生平只收过两名弟子，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侠为我方丈师兄的关门弟子，不但得窥《易筋经》的高深武学，而我方丈师兄所精通的一十二般少林绝艺，亦可量才而授，那时少侠定可光大我门，在武林中一放异彩。”

令狐冲站起身来，说道：“多承方丈大师美意，晚辈感激不尽，只是晚辈身属华山派门下，不便另投明师。”方证微微一笑，说道：“我所说的大障碍，便是指此而言。少侠，你眼下已不是华山弟子了，你自己只怕还不知道。”

令狐冲吃了一惊，颤声道：“我……我……怎么已不是华山派门下？”

方证从衣袖中取出一封信来，道：“请少侠过目。”手掌轻轻一送，那信便向令狐冲身前平平飞来。

令狐冲双手接住，只觉全身一震，不禁骇然：“这位方丈大师果然内功深不可测，单凭这薄薄一封信，居然便能传过来这等浑厚内力。”见信封上盖着“华山派掌门之印”的朱钤，上书“谨呈少林派掌门大师”，九个字间架端正，笔致凝重，正是师父岳不群的亲笔。令狐冲隐隐感到大事不妙，双手发颤，抽出信纸，看了一遍，真难相信世上竟有此事，又看了一遍，登觉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摔倒在地。

待得醒转，只见身在方生大师怀中，令狐冲支撑着站起，忍不住放声大哭。方生问道：“少侠何故悲伤？难道尊师有甚不测么？”令狐冲将书函递过，哽咽道：“大师

请看。”

方生接了过来，只见信上写道：

“华山派掌门岳不群顿首，书呈少林派掌门大师座前：猥以不德，执掌华山门户。久疏问候，乃阙清音。顷以敝派逆徒令狐冲，秉性顽劣，屡犯门规，比来更结交妖孽，与匪人为伍，宣称与之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群无能，虽加严训痛惩，迄无显效。为维系武林正气，正派清誉，兹将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门墙。自今而后，该逆徒非复敝派弟子，若再有勾结淫邪、为祸江湖之举，祈我正派诸友共诛之，不群感激不尽。临书惶愧，言不尽意，祈大师谅之。”

方生看后，也大出意料之外，想不出什么言语来安慰令狐冲，当下将书信交还方证，见令狐冲泪流满脸，叹道：“少侠，你与黑木崖上的人交往，原是不该。”

方证道：“诸家正派掌门人想必都已接到尊师此信，传谕门下。你就算身上无伤，只须出得此门，江湖之上，步步荆棘，诸凡正派门下弟子，无不以你为敌。”

令狐冲一怔，想起在那山涧之旁，盈盈也说过这么一番话。此刻不但旁门左道之士要杀自己，而正派门下亦人人以己为敌，当真天下虽大，却无容身之所；又想起师恩深重，师父师娘于自己向来便如父母一般，不仅有传艺之德，更兼有养育之恩，不料自己任性妄为，竟给逐出师门，料想师父写这些书信时，心中伤痛恐怕更在自己之上。一时又伤心，又惭愧，恨不得一头便即撞死。

他泪眼模糊中，只见方证、方生二僧脸上均有怜悯之色，忽然想起刘正风要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只因结交了魔教长老曲洋，终于命丧嵩山派之手，可见正邪不两立，连刘正风如此艺高势大之人，尚且不免，何况自己这样一个孤立无援，卑不足道、重伤垂死的少年？更何况五霸冈上群邪聚会，闹出这样大的事来？

方证缓缓地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纵是十恶不赦的奸人，只须心存悔悟，佛门亦来者不拒。你年纪尚轻，一时失足，误交匪人，难道就此便无自新之路？你与华山派的关连已然一刀两断，今后在我少林门下，痛改前非，再世为人，武林之中，谅来也不见得有什么人能与你为难。”他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自有一股威严气象。

令狐冲心想：“此时我已无路可走，若托庇于少林派门下，不但能学到神妙内功，救得性命，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江湖上确实无人敢向方证大师的弟子生事。”

但便在此时，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腆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什么英雄好汉？江湖上千千万万人要杀我，就让他们来杀好了。师父不要我，将我逐出了华山派，我便独来独往，却又怎地？”言念及此，不由得热血上涌，口中干渴，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什么生死门派，尽数置之脑后，霎时之间，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

他站起身来，向方证及方生跪拜下去，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

二僧只道他已决意投入少林派，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令狐冲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晚辈既不容于师门，亦无颜改投别派。两位大师慈悲，晚辈感激不尽，就此拜别。”

方证愕然，没想到这少年竟如此的泯不畏死。

方生劝道：“少侠，此事有关你生死大事，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令狐冲嘿嘿一笑，躬身行礼，转身出了室门。他胸中充满了一股不平之气，步履竟十分轻捷，大踏步走出了少林寺。

令狐冲出得寺来，心中一股苍苍凉凉，仰天长笑，心想：“正派中人以我为敌，左道之士人人要想杀我，令狐冲多半难以活过今日，且看是谁取了我性命。”

一摸之下，囊底无钱，腰间无剑，连盈盈所赠的那具短琴也已不知去向，当真是一无所有，了无挂碍，便即走下少室山。心想：“世人成千成万，未必皆有门派，我今后是无门无派的无主孤魂，师父、师娘、小师妹个个视我如陌路之人。小师妹怀疑我吞没林师弟的《辟邪剑谱》，当我是个无耻之徒，卑视、贱视，又岂仅视如陌路而已？”

行到下午时分，眼见离少林寺已远，人既疲累，腹中也甚饥饿，寻思：“却到哪里去找些吃的？”忽听得脚步声响，七八人自西方奔来，都是劲装结束，身负兵刃，奔行甚急。令狐冲心想：“你们要杀我，那就动手，免得我又麻烦去找饭吃。吃饱了反正也是死，又何必多此一举？”当即在道中一站，双手叉腰，大声道：“令狐冲在此。要杀我的便上吧！”

哪知这几名汉子奔到他身前时，只向他瞧了一眼，便即绕身而过。一人道：“这人是个疯子。”又一人道：“是，别要多生事端，误了大事。”另一人道：“若给那厮逃了，可糟糕之极。”霎时间便奔得远了。令狐冲心道：“原来他们去追拿另一个人。”

这几人脚步声方歇，西首传来一阵蹄声，五骑马如风般驰至，从他身旁掠过。驰出十余丈后，忽然一骑马兜了转来，马上是个中年妇人，说道：“客官，借问一声，你可见到一个身穿白袍的老头子吗？这人身材瘦长，腰间佩一柄弯刀。”令狐冲摇头道：“没瞧见。”那妇人更不打话，圈转马头，追赶另外四骑而去。

令狐冲心想：“他们去追拿这个身穿白袍的老头子？左右无事，去瞧瞧热闹也好。”当下折而东行。走不到一顿饭时分，身后又有十余人追了上来。一行人越过他身畔后，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回头问道：“兄弟，你可见到一个身穿白袍的老头子么？这人身材高瘦，腰挂弯刀。”令狐冲道：“没瞧见。”

又走了一会，来到一处三岔路口，西北角上鸾铃声响，三骑马疾奔而至，乘者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当先一人手扬马鞭，说道：“喂，借问一声，你可见到一个……”令狐冲接口道：“你要问一个身材高瘦，腰悬弯刀，穿一件白色长袍的老头儿，是不是？”三人脸露喜色，齐声道：“是啊，这人在哪里？”令狐冲叹道：“我没见过。”当先那青年大怒，喝者：“没的来消遣老子！你既没见过，怎么知道？”令狐冲微笑道：“没见过的，便不能知道么？”那青年提起马鞭，便要向令狐冲头顶劈落。另一个青年道：“二弟，别多生枝节，咱们快追。”那手扬马鞭的青年哼了一声，将鞭子在空中虚挥一记，纵马奔驰而去。

令狐冲心想：“这些人一起去追寻一个白衣老者，不知为了何事？去瞧瞧热闹，固然有趣，但如他们知道我便是令狐冲，定然当场便将我杀了。”言念及此，不由得有些害怕，但转念又想：“眼下正邪双方都要取我性命，我躲躲闪闪的，纵然苟延残喘，多活得几日，最后终究难逃这一刀之厄。这等怕得要死的日子，多过一天又有什么好处？反不如随遇而安，且看是撞在谁的手下送命便了。”当即随着那三匹马激起的烟尘，向前行去。

其后又有几批人赶来，都向他探询那“身穿白袍，身材高瘦，腰悬弯刀”的老者。令狐冲心想：“这些人追赶那白衣老者，都不知他在何处，走的却是同一方向，倒也奇怪。”

又行出里许，穿过一片松林，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平野，黑压压地站着许多人，少说也有六七百人，只旷野实在太太大，六七百人置身其间，也不过占了中间小小的一团。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向人群，令狐冲便沿着大路向前。

行到近处，见人群之中有座小小凉亭，那是山道上供行旅憩息之用，构筑颇为简陋。那群人围着凉亭，相距约有数丈，却不逼近。

令狐冲再走近十余丈，只见亭中赫然有个白衣老者，孤身一人，坐在一张板桌旁饮酒，他是否腰悬弯刀，一时没法见到。此人虽然坐着，几乎仍有常人高矮。

令狐冲见他在群敌围困之下，仍好整以暇地泰然饮酒，不由得心生敬仰，生平所见所闻的英雄人物，极少有人如此这般豪气干云。他慢慢行前，挤入了人群。

那些人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瞧着那白衣老者，对令狐冲的过来毫无留意。

令狐冲凝神向那老者瞧去，只见他容貌清癯，颔下疏疏朗朗一丛花白长须，垂在胸前，手持酒杯，眼望远处黄土大地和青天相接之所，对围着他的众人竟一眼不瞧。他背上负着一个包袱，再看他腰间时，却无弯刀。原来他竟连兵刃也没携带。

令狐冲不知这老者姓名来历，不知何以有这许多武林中人要跟他为难，更不知他是正是邪，只是钦佩他这般旁若无人的豪气，此时江湖各路武人正都要与自己为敌，不知不觉间起了一番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意，便大踏步上前，朗声说道：“前辈请了，你独酌无伴，未免寂寞，我来陪你喝酒。”走入凉亭，向他一揖，便坐了下来。

那老者转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向令狐冲一扫，见他不持兵刃，脸有病容，是个素不相识的少年，脸上微现诧异，哼了一声，也不回答。令狐冲提起酒壶，先在老者面前的酒杯中斟了酒，又在另一只杯中斟了酒，举杯说道：“请！”咕的一声，将酒喝干了，那酒极烈，入口有如刀割，便似无数火炭般流入腹中，大声赞道：“好酒！”

只听得凉亭外一条大汉粗声喝道：“兀那小子，快快出来！咱们要跟向问天拚命，别在这里碍手碍脚。”令狐冲笑道：“我自和向老前辈喝酒，碍你什么事了？”又斟了一杯酒，咕的一声，仰脖子倒入口中，大拇指一翘，说道：“好酒！”

左首有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小子走开，别在这里枉送了性命。咱们奉东方教主之命，擒拿叛徒向问天。旁人若来滋扰干挠，叫他死得惨不堪言。”

令狐冲向话声来处瞧去，见说话的是个脸如金纸的瘦小汉子，身穿黑衣，腰系黄带。他身旁站着二三百人，衣衫也都是黑色，腰间带子却各种颜色均有。令狐冲蓦地想起，那日在衡山城外见到魔教长老曲洋，他便身穿这样的黑衣，依稀记得腰间所系也是黄带。那瘦子说奉了东方教主之命追拿叛徒，那么这些人都是魔教教众了，莫非这瘦子也是魔教长老？

他又斟一杯酒，仰脖子干了，赞道：“好酒！”向那白衣老者向问天道：“向老前辈，在下喝了你三杯酒，多谢，多谢！”

忽听得东首有人喝道：“这小子是华山派弃徒令狐冲。”令狐冲晃眼瞧去，认出说话的是青城派弟子侯人英。这时看得仔细了，在他身旁的竟有不少是五岳剑派中的人

物。

一名道士朗声道：“令狐冲，你师父说你和妖邪为伍，果然不错。这向问天双手染满了英雄侠士的鲜血，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再不给我快滚，大伙儿把你一起斩成了肉酱。”令狐冲道：“这位是泰山派的师叔么？在下跟这位向前辈素不相识，只是见你们几百人围住了他一个儿，那算什么样子？五岳剑派几时又跟魔教联手了？正邪双方一起来对付向前辈一人，岂不令天下英雄耻笑？”那道士怒道：“我们几时跟魔教联手了？魔教追拿他们教下叛徒，我们却是为命丧在这恶贼手下的朋友们复仇。各干各的，毫无关连！”令狐冲道：“好好好，只须你们单打独斗，我便坐着喝酒看热闹。”

侯人英喝道：“你是什么东西？大伙儿先将这小子毙了，再找姓向的算账。”令狐冲笑道：“要毙我令狐冲一人，又怎用得着大伙儿动手？侯兄自己请上来便是。”侯人英曾给令狐冲一脚踢下酒楼，知道自己武功不如，还真不敢上前动手，他却不知令狐冲内力已失，已然远非昔比。旁人似乎都忌惮向问天了得，也不敢便此冲入凉亭。

那魔教的瘦小汉子叫道：“姓向的，快跟我们去见教主，请他老人家发落，未必便无生路。你也是本教的英雄，难道大家真要斗个血肉横飞，好叫旁人笑话么？”

向问天嘿的一声，举杯喝了一口酒，却发出呛啷一声响。

令狐冲见他双手之间竟系着一根铁链，大为惊诧：“原来他是从囚牢中逃出来的，连手上的束缚也尚未去掉。”对他同情之心更盛，心想：“这人已无抗御之能，我便助他抵挡一会，糊里糊涂地在这里送了性命便是。”当即站起，双手在腰间一叉，朗声说道：“这位向前辈手上系着铁链，怎能跟你们动手？我喝了他老人家三杯好酒，说不得，只好助他抵御强敌。谁要动姓向的，非得先杀了令狐冲不可。”

向问天见令狐冲疯疯癫癫，毫没来由地强自出头，不由得大为诧异，低声道：“小子，你为什么要帮我？”令狐冲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向问天道：“你的刀呢？”令狐冲道：“在下使剑，就可惜没剑。”向问天道：“你剑法怎样？你是华山派的，剑法恐怕也不怎么高明。”令狐冲笑道：“原本不怎么高明，加之在下身受重伤，内力全失，更糟糕之至。”向问天道：“你这人莫名其妙。好，我去给你弄把剑来。”只见白影一晃，他已向群豪冲了过去。

霎时间刀光耀眼，十余件兵刃齐向他砍去。向问天斜刺穿出，向那泰山派的道士欺近。那道士挺剑刺出，向问天身形一晃，闪到了他背后，左肘反撞，噗的一声，撞中了那道士后心，双手轻挥，已将他手中长剑卷在铁链之中，右足一点，跃回凉亭。这几下兔起鹘落，迅捷无比，正派群豪待要阻截，哪里还来得及？一名汉子追得最快，逼近凉亭不逾数尺，提起单刀砍落，向问天背后如生眼睛，竟不回头，左脚反足踢出，脚底踹中那人胸膛。那人大叫一声，直飞出去，右手单刀这一砍之势力道正猛，嚓的一响，竟将自己右腿砍了下来。

泰山派那道人晃了几下，软软地瘫倒，口中鲜血不住涌出。

魔教人丛中彩声如雷，数十人大叫：“向右使好俊的身手。”

向问天微微一笑，举起双手向魔教诸人一抱拳，答谢彩声，手上铁链呛啷啷直响。他一甩手，那剑嗒的一声，插入了板桌，说道：“拿去使吧！”

令狐冲好生钦佩，心道：“这人睥睨群豪，果然身有惊人艺业。”却不伸手拔剑，

说道：“向前辈武功如此了得，又何必晚辈再来出丑。”一抱拳，说道：“告辞了。”向问天尚未回答，只见剑光闪烁，三柄长剑指向凉亭，却是青城派中侯人英等三名弟子攻了过来。三人三剑都是指向令狐冲，一剑指住他背心，两剑指住他后腰，相距均不到一尺。侯人英喝道：“令狐冲，给我跪下！”这一声喝过，长剑挺前，已刺到了令狐冲肌肤。

令狐冲心道：“令狐冲堂堂男子，今日虽无幸理，却也不甘死在你青城派这些卑鄙之徒的剑下。”此刻自身已在三剑笼罩之下，只须一转身，那便一剑插入胸膛，二剑插入小腹，当即哈哈一笑，道：“跪下便跪下！”右膝微屈，右手已拔起桌上长剑，回手一挥，青城派弟子三只手掌齐腕而断，连着三柄长剑一齐落地。侯人英等三人脸上立无血色，真难相信世上居然会有此事，惶然失措片刻，这才向后跃开。其中一名青城弟子只十七八岁，痛得大声号哭。令狐冲歉然道：“兄弟，是你先要杀我！”

向问天喝彩道：“好剑法！”接着又道：“剑上无劲，内力太差！”

令狐冲笑道：“岂但内力太差，简直毫无内力。”

突然听得向问天一声呼叱，跟着呛啷啷铁链声响，只见两名黑衣汉子已扑入凉亭，疾攻向问天。这二人一个手执镔铁双怀杖，另一个手持双铁牌，都是沉重兵器，四件兵刃和向问天的铁链相撞，火星四溅。向问天连闪几下，欲待抢到那使怀杖之人身后，那人双杖严密守卫，护住了周身要害。向问天双手给铁链缚住了，运转不灵。

魔教中连声呼叱，又有二人抢入凉亭。这二人均使八角铜锤，直上直下地猛砸。二人四锤一到，那使双怀杖的便转守为攻。向问天穿来插去，身法灵动之极，却也没法伤到对手。每当有隙可乘，铁链攻向一人，其余三人便奋不顾身地扑上，打法凶悍之极。

堪堪斗了十余招，魔教人众的首领喝道：“八枪齐上！”八名黑衣汉子手提长枪，分从凉亭四面抢上，东南西北每一方均有两杆长枪，朝向问天攒刺。

向问天向令狐冲叫道：“小朋友，你快走吧！”喝声未绝，八根长枪已同时向他刺去。便在此时，四柄铜锤砸他胸腹，双怀杖掠地击他胫骨，两块铁牌向他脸面击到，四面八方，无处不是杀手。这十二个魔教好手各奋平生之力，下手毫不留情。看来人人均知和向问天交手，乃世间最凶险之事，多挨一刻，便是向鬼门关走近了一步。

令狐冲眼见众人如此狠打，向问天势难脱险，叫道：“好不要脸！”

向问天突然迅速无比地旋转身子，甩起手上铁链，撞得一众兵刃叮叮当当直响。他身子便如一个陀螺，转得各人眼也花了，只听得当当两声大响，两块铁牌撞上铁链，穿破凉亭顶，飞了出去。向问天更不去瞧对方来招，越转越快，将八根长枪都荡了开去。魔教那首领喝道：“缓攻游斗，耗他力气！”使枪的八人齐声应道：“是！”各退了两步，只待向问天力气稍衰，铁链中露出空隙，再行抢攻。

旁观众人稍有阅历的都看了出来，向问天武功再高，也决难长久旋转不休，如此打法，终究会力气耗尽，束手就擒。

向问天哈哈一笑，突然间左腿微蹲，铁链呼地甩出，打在一名使铜锤之人的腰间。那人“啊”的一声大叫，左手铜锤反撞过来，打中自己头顶，登时脑浆迸裂。八名使枪之人八枪齐出，分刺向问天前后左右。向问天以铁链荡开了两杆枪，其余六人的钢

枪不约而同地刺向他左肋。当此情景，向问天避得开一杆枪，避不开第二杆，避得开第二杆，避不开第三杆，更何况六枪齐发？

令狐冲一瞥之下，看到这六枪攒刺，向问天势无可避，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独孤九剑的第四式“破枪式”，当这间不容发之际，哪里还能多想？长剑闪出，只听得当啷一声响，八杆长枪一齐跌落，八枪跌落，却只发出当啷一响，几乎是同时落地。令狐冲一剑分刺八人手腕，自有先后之别，只是剑势实在太快，八人便似同时中剑一般。

他长剑既发，势难中断，跟着第五式“破鞭式”又再使出。这“破鞭式”只是个总名，其中变化多端，举凡钢鞭、铁铜、点穴撅、判官笔、拐子、蛾眉刺、匕首、板斧、铁牌、八角锤、铁椎等等短兵刃皆能破解。但见剑光连闪，两根怀杖、两柄铜锤又皆跌落。十二名攻入凉亭的魔教教众，除了一人为向问天所杀、一人铁牌已脱手之外，其余十人皆手腕中剑，兵刃脱落。十一人发一声喊，狼狈逃归本阵。

正派群豪情不自禁地大声喝彩：“好剑法！”“华山派剑法，叫人大开眼界！”

那魔教首领发了句号令，立时又有五人攻入凉亭。一个中年妇人手持双刀，向令狐冲杀来。四名大汉围攻向问天。那妇人刀法极快，一刀护身，一刀疾攻，左手刀攻敌时右手刀守御，右手刀攻敌时左手刀守御，双刀连使，每一招均在攻击，同时也每一招均在守御，守是守得牢固严密，攻亦攻得淋漓酣畅。令狐冲看不清来路，连退四步。

便在这时，只听呼呼风响，似是有人用软兵刃和向问天相斗，令狐冲百忙中斜眼一瞥，见两人使链子锤，两人使软鞭，和向问天手上的铁链斗得正烈。链子锤上的钢链甚长，甩将开来，横及丈余，好几次从令狐冲头顶掠过。只听得向问天骂道：“你奶奶的！”一名汉子叫道：“向右使，得罪！”原来一根链子锤上的钢链已和向问天手上的铁链缠住。便在这一瞬间，其余三人三般兵刃，同时往向问天身上击来。

向问天“嘿”的一声，运劲猛拉，将使链子锤的拉了过来，正好挡在他身前。两根软鞭、一枚钢锤尽数击上那人背心。

令狐冲斜刺里刺出一剑，剑势飘忽，正中那妇人左腕，却听得当的一声，长剑一弯，那妇人手中柳叶刀竟不跌落，反挥刀横扫过来。令狐冲一惊，随即省悟：“她腕上有钢制护腕，剑刺不入。”手腕微翻，长剑挑上，噗的一声，刺入她左肩“肩贞穴”。那妇人一怔，但她极为勇悍，左肩虽然剧痛，右手刀仍奋力砍出。令狐冲长剑闪处，那妇人右肩的“肩贞穴”又再中剑。她兵刃再也拿捏不住，使劲将双刀向令狐冲掷出，但双臂使不出力道，两柄刀只掷出一尺，便即落地。

令狐冲刚将那妇人制服，右首正派群豪中一名道人挺剑而上，铁青着脸喝道：“华山派中，只怕没这等妖邪剑法。”令狐冲见他装束，知是泰山派的长辈，想是他不忿同门为向问天所伤，上来找还场子。令狐冲虽为师父革逐，但自幼便在华山派门下，五岳剑派，同气连枝，见到这位泰山派前辈，自然而然有恭敬之意，倒转长剑，剑尖指地，抱拳说道：“弟子没敢得罪了泰山派的师伯。”

那道人道号天乙，和天门、天松等道人乃属同辈，冷冷地道：“你使的是什么剑法？”令狐冲道：“弟子所使剑法，乃华山派长辈所传。”天乙道人哼了一声道：“胡

说八道，不知到哪里去拜了个妖魔为师，看剑！”挺剑向令狐冲当胸刺到，剑光闪烁，长剑发出嗡嗡之声，单只这一剑，便罩住了他胸口的“膻中”、“神藏”、“灵墟”、“神封”、“步廊”、“幽门”、“通谷”七处大穴，不论他闪向何处，总有一穴会让剑尖刺中。这一剑叫做“七星落长空”，是泰山派剑法的精要所在。

这一招刺出，对方须得轻功高强，立即倒纵出丈许之外，方可避过，但也必须识得这一招“七星落长空”，当他剑招甫发，立即毫不犹豫地飞快倒跃，方能免去剑尖穿胸之祸，而落地之后，又须应付跟着而来的三招凌厉后着，这三招一着狠似一着，连环相生，实所难当。天乙道人眼见令狐冲剑法厉害，出手第一剑便使上了这下绝招。自泰山派先辈创了这招剑招以来，与人动手第一招便即使用，只怕从所未有。

令狐冲一惊之下，猛地想起在思过崖后洞的石壁之上见过这招，当日自己学了来对付田伯光，只学得不像，未能取胜，但于这招剑法的势路却了然于胸。这时剑气森森，将及于体，更无思索余暇，登时挺剑直刺天乙道人小腹。这一剑正是石壁上的图形，魔教长老用以破解此招，粗看似是与敌人斗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其时泰山派这招“七星落长空”分为两节，第一节以剑气罩住敌人胸口七大要穴，当敌人惊慌失措之际，再以第二节中的剑法择一穴而刺。剑气所罩虽是七穴，致敌死命，却只一剑。这一剑不论刺在哪一穴中，都可克敌取胜，是以既不须同时刺中七穴，也不可能同时刺中七穴。招分两节，本是这一招剑法的厉害之处，但当年魔教长老仔细推敲，正从这厉害之处找出了弱点，待对方第一节剑法使出之后，立时疾攻其小腹，这一招“七星落长空”便即从中断绝，招不成招。

天乙道人一见敌剑来势奥妙，绝无可能再行格架，大惊失色，纵声大叫，料想自己肚腹定然给长剑洞穿，惊惶中也不知痛楚，脑中一乱，只道自己已经死了，登时昏晕摔倒。其时令狐冲剑尖将及他小腹，便即凝招不发，倘若天乙的武功稍差，料想不到令狐冲这一下剑刺小腹的厉害招数，反不致吓得晕去。

泰山派门下眼见天乙倒地，均道是为令狐冲所伤，纷纷叫骂，五名青年道人挺剑来攻。这五人都是天乙的门人，心急师仇，五柄长剑犹如狂风暴雨般急刺疾舞。令狐冲长剑连点，五名道士手腕中剑，长剑呛啷、呛啷落地。五人惊惶之下，各自跃开。只见天乙道人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叫道：“刺死我了，刺死我了！”

五个弟子见他身上无伤，不住大叫，尽皆骇然，不知他是死是活。天乙道人叫了几声，身子一晃，又复摔倒。两名弟子抢过去扶起，狼狈退开。

群豪见令狐冲只使半招，便将泰山派高手天乙道人打得生死不知，无不心惊。

这时围攻向问天的又换了数人。两个使剑的汉子是衡山派中人，双剑起落迅速，找寻向问天铁链中的空隙。另一个左手持盾，右手使刀，却是魔教中的人物，这人以盾护体，展开地堂刀法，滚近向问天足边，以刀砍他下盘。向问天的铁链在盾牌上接连狠击两下，都伤他不到。盾牌下的钢刀陡伸陡缩，招数狠辣。

令狐冲心想：“这人盾牌护身，防守严密，但他一出刀攻人，自身便露破绽，立时可断他手臂。”

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小子，你还要不要性命？”这声音虽然不响，但相距极近，离他耳朵似不过一两尺。令狐冲一惊回头，已和一人面对面而立，两人鼻子几乎

相触，急待闪避，那人双掌已按住他胸口，冷冷地道：“我内力一吐，叫你肋骨尽断。”

令狐冲心知他所说不虚，站定了不敢再动，连一颗心似也停止了跳动。那人双目凝视着令狐冲，只因相距太近，令狐冲反而无法见到他容貌，但见他双目神光炯炯，凛然生威，心道：“原来我死在此人手下。”想起生死大事终于有了个了断，心下反而舒泰。

那人初见令狐冲眼色中大有惊惧之意，但片刻之间，便现出一股满不在乎的神情，如此临死不惧，纵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亦所难能，不由得起了钦佩之心，哈哈一笑，说道：“我偷袭得手，制你要穴，虽然杀了你，谅你死得不服！”双掌一撤，退了三步。

令狐冲这才看清，这人矮矮胖胖，面皮黄肿，约莫五十来岁年纪，两只手掌肥肥的又小又厚，一掌高，一掌低，摆着“嵩阳手”的架式。令狐冲微笑道：“这位嵩山派前辈，不知尊姓大名？多谢掌下留情。”

那人道：“我是孝感乐厚。”他顿了一顿，又道：“你剑法的确甚高，临敌经验却太也不足。”令狐冲道：“惭愧。‘大阴阳手’乐师伯，好快的身手。”乐厚道：“师伯二字，可不敢当！”接着左掌一提，右掌一招便即劈出。他是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的第五师弟，其人貌相丑陋，但一掌出手，登时全身犹如渊停岳峙，气度凝重，说不出的好看。

令狐冲见他周身竟无一处破绽，喝彩道：“好掌法！”长剑斜挑，因见乐厚掌法身形中全无破绽，这一剑便守中带攻，九分虚，一分实。乐厚见令狐冲长剑斜挑，自己双掌不论拍向他哪一个部位，掌心都会自行送到他剑尖之上，双掌只拍出尺许，立即收掌跃开，叫道：“好剑法！”令狐冲道：“晚辈无礼！”

乐厚喝道：“小心了！”双掌凌空推出，一股猛烈的掌风逼体而至。令狐冲暗叫：“不好！”此时乐厚和他相距甚远，双掌发力遥击，令狐冲没法以长剑挡架，刚要闪避，只觉一股寒气袭上身来，登时机伶伶打了个冷战。乐厚双掌掌力不同，一阴一阳，阳掌先出，阴力却先行着体。令狐冲只一呆，一股炙热的掌风跟着扑到，击得他几乎窒息，身子晃了几晃。

阴阳双掌掌力着体，本来更无幸理，但令狐冲内力虽失，体内真气却充沛欲溢，既有桃谷六仙的真气，又有不戒和尚的真气，在少林寺中养伤，又得了方生大师的真气，每一股都浑厚之极。这一阴一阳两股掌力打在身上，他体内真气自然而然地生出相应之力，护住心脉内脏，不受损伤。但霎时间全身剧震，说不出的难受，生怕乐厚再以掌力击来，当即提剑冲出凉亭，挺剑疾刺而出。

乐厚双掌得手，只道对方纵不立毙当场，也必重伤倒地，哪知他竟安然无恙，跟着又见剑光点点，指向自己掌心，惊异之下，双掌交错，一拍令狐冲面门，一拍他的小腹。掌力甫吐，突然间一阵剧痛连心，只见自己两只手掌叠在一起，都已穿在对方长剑之上，不知是他用剑连刺自己双掌，还是自己将掌击到他剑尖之上，但见左掌在前，右掌在后，剑尖从左掌的手背透入五寸有余。

令狐冲倘若顺势挺剑，立时便刺入了他胸膛，但念着他先前掌底留情之德，剑穿双掌后便即凝剑不动。

乐厚大叫一声，双掌回缩，拔离剑锋，倒跃而出。

令狐冲心下歉然，躬身道：“得罪了！”他所使这一招是“独孤九剑”中“破掌式”的绝招之一，自从风清扬归隐，从未一现于江湖。

猛听得砰蓬、喀喇之声大作，令狐冲回过头来，但见七八条汉子正在围攻向问天，其中二人掌力凌厉，将那凉亭打得柱断梁折，顶上椽子瓦片纷纷堕下。各人斗得兴发，瓦片落在头顶，都置之不理。

他便这么望得一眼，乐厚倏地欺近，远远发出一掌，掌力击中令狐冲胸口，打得他身子飞了出去，长剑跟着脱手。他背心未曾着地，已有七八人追将过来，齐举兵刃，往他身上砸落。

令狐冲笑道：“捡现成便宜吗？”忽觉腰间一紧，一根铁链飞过来卷住了他身子，便如腾云驾雾般给人拖着凌空而行。

救了令狐冲性命的正是那魔教高手向问天。他受魔教和正教双方围攻追击，势穷力竭之时，突然有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出来打抱不平，助他击退劲敌，自然大生知己之感。他一见令狐冲退敌的手段，便知这少年剑法极高，内力却极差，当此强敌环攻，凶险殊甚，是以一面和敌人周旋，却时时留心令狐冲的战况，眼见他受击飞出，当即飞出铁链，卷了他狂奔。向问天这一展开轻功，当真疾逾奔马，瞬息间便已在数十丈外。

后面数十人飞步赶来，只听得数十人大声呼叫：“向问天逃了，向问天逃了！”

向问天大怒，突然回身，冲了几步。追赶之人俱皆大惊，急忙停步。一人下盘功夫较浮，奔得势急，收足不住，直冲过来。向问天飞起左足，将他踢得向人丛中摔去，当即转身又奔。众人又随后追来，但这时谁也不敢发力狂追，和他相距越来越远。

向问天脚下疾奔，心头盘算：“这少年跟我素不相识，居然肯为我卖命，这样的朋友，天下到哪里找去？这些狗崽子阴魂不散，怎生摆脱他们才好？”

奔了一阵，忽然想起一处所在，心头登时一喜：“那地方极好！”转念又想：“只是相去甚远，不知有没力气奔得到那里？不妨，我若力气不够，那些狗崽子们更没力气。”抬头一望太阳，辨明方向，斜刺里横越麦田，径向东北角上奔去。

奔出十余里后，又来到大路，忽有三匹快马从身旁掠过，向问天骂道：“你奶奶的！”提气疾冲，追到马匹身后，纵身跃在半空，飞脚将马上乘客踢落，跟着便落上马背。他将令狐冲横放在马鞍桥上，铁链横挥，将另外两匹马上的乘客也都击了下来。那二人筋折骨断，眼见不活了。三人都是寻常百姓，看装束不是武林中人，适逢其会，遇上这个煞星，无端送了性命。乘者落地，两匹马仍继续奔驰。向问天铁链挥出，卷住了缰绳，这铁链在他手中挥洒自如，倒似是一条极长的手臂一般。令狐冲见他滥杀无辜，不禁暗暗叹息。

向问天抢得三马，精神大振，仰天哈哈大笑，说道：“小兄弟，那些狗崽子追咱们不上了。”令狐冲淡淡一笑，道：“今日追不上，明日又追上了。”向问天骂道：“他奶奶的，追他个屁！咱两人将他们一个个杀得干干净净。”

向问天轮流乘坐三马，在大路上奔驰一阵，转入了一条山道，渐行渐高，到后来马匹已不能行。向问天道：“你饿不饿？”令狐冲点头道：“嗯，你有干粮么？”向问天道：“没干粮，喝马血！”跳下马来，右手五指在马颈中一抓，登时穿了一洞，血如泉

涌。向问天凑口过去，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马血，道：“你喝！”

令狐冲见到这等情景，甚是骇异。向问天道：“不喝马血，怎有力气再战？”令狐冲道：“还要再打？”向问天道：“你怕了吗？”令狐冲豪气登生，哈哈一笑，道：“你说我怕不怕？”就口马颈，只觉马血冲向喉头，当即咽了下去。

马血初入口时血腥刺鼻，但喝得几口，也已不觉如何难闻，令狐冲连喝了十几大口，直至腹中饱胀，这才离嘴。向问天跟着凑口上去喝血，喝不多时，那马支持不住，长声悲嘶，软倒在地。向问天飞起左腿，将马踢入了山涧。令狐冲不禁骇然，这匹马如此庞然大物，少说也有八百来斤，他随意抬足，便踢了出去。向问天跟着又将第二匹马踢下，转过身来，呼的一掌，将第三匹马的后腿硬生生切了下来，随即又切了那马的另一条后腿。那马嘶叫得震天价响，中了向问天一腿后堕入山涧，兀自嘶声不绝。

向问天道：“你拿一条腿！慢慢地吃，可作十日之粮。”令狐冲这才醒悟，原来他割切马腿是作粮食之用，倒不是一味的残忍好杀，当下依言取了一条马腿。只见向问天提了马腿径向山岭上行去，便跟在后面。向问天放慢脚步，缓缓而行。令狐冲内力全失，行不到半里，已远远落后，赶得气喘吁吁，脸色发青。向问天只得停步等待。又行里许，令狐冲再也走不动了，坐在道旁歇足。

向问天道：“小兄弟，你这人倒也奇怪，内力如此差劲，但身中乐厚这混蛋的两次大阴阳手掌力，居然若无其事，可叫人弄不明白。”令狐冲苦笑道：“哪里是若无其事了？我五脏六腑早给震得颠三倒四，已不知受了几十样内伤。我自己也在奇怪，怎地这时候居然还不死？只怕随时随刻就会倒了下来，再也爬不起身。”向问天道：“既是如此，咱们便多歇一会。”令狐冲本想对他说明，自己命不长久，不必相候自己，致为敌人追上，但转念一想，此人甚是豪迈，决不肯抛下自己独自逃生，倘若说这等话，不免将他看得小了。

向问天坐在山石之上，问道：“小兄弟，你内力是怎生失去的？”

令狐冲微微一笑，道：“此事说来当真好笑。”当下将自己如何受伤、桃谷六仙如何为自己输气疗伤、后来不戒和尚又如何再在自己体内输入真气等情简略说了。

向问天哈哈大笑，声震山谷，说道：“这等怪事，我老向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见。”

大笑声中，忽听得远处传来呼喝：“向问天，你逃不掉的，还是乖乖地投降吧。”

向问天仍哈哈大笑，说道：“好笑，好笑！这桃谷六仙跟不戒和尚，都是天下一等一的糊涂蛋。”又再笑了三声，双眉一竖，骂道：“他奶奶的，大批混蛋追来了。”双手一抄，将令狐冲抱在怀中，那只马腿不便再提，任其弃在道旁，便即提气疾奔。

这一下发足快跑，令狐冲便如腾云驾雾一般，不多时忽见眼前白茫茫一片，果真是钻入了浓雾，心道：“妙极！这一上山，那数百人便没法一拥而上，只须一个个上来单打独斗，我和这位向先生定能对付得了。”可是后面呼叫声竟越来越近，显然追来之人也都是轻功好手，虽和向问天相较容有不及，但他手中抱了人，奔驰既久，总不免慢了下来。

向问天奔到一处转角，放下令狐冲，低声道：“别做声。”两个人均贴着山壁而立，片刻之间，便听得脚步声响，有人追近。

追来的两人奔跑迅速，浓雾中没见到向问天和令狐冲，直至奔过两人身侧，这才

察觉，待要停步转身，向问天双掌推出，既狠且准，那两人哼也没哼，便掉下了山涧，过了一会，才腾腾两下闷响，身子堕地。令狐冲心想：“这两人堕下之时，怎地并不呼叫？是了，他两人中了掌力，尚未堕下，早就已死了。”

向问天嘿嘿一笑，道：“这两个混蛋平日耀武扬威，说什么‘点苍双剑，剑气冲天’，他奶奶的跌入山涧之中，烂个臭气冲天。”

令狐冲曾听到过“点苍双剑”的名头，听说他二人剑法着实了得，曾杀过不少黑道的厉害人物，没想到莫名其妙地死在这里，连相貌如何也没见到。

向问天又抱起令狐冲，说道：“此去仙愁峡，还有十来里路，一到了峡口，便不怕那些混蛋了。”他脚下越奔越快。却听得脚步声响，又有好几人追了上来。这时所行山道转而向东，其侧已无深涧，向问天不能重施故技，躲在山壁间偷袭，只有提气直奔。

只听得呼的一声响，一枚暗器飞了过来，破空声劲急，显然暗器份量甚重。向问天放下令狐冲，回过身来，伸手抄住，骂道：“姓何的，你也来蹚这浑水干什么？”

浓雾中传来一人声音叫道：“你为祸武林，人人得而诛之，再接我一锥。”只听得呼呼呼呼响声不绝，他口说“一锥”，飞射而来的少说也有七八枚飞锥。

令狐冲听了这暗器破空的凄厉声响，心下暗暗发愁：“风太师叔传我的剑法虽可击打任何暗器，但这飞锥上所带劲力如此厉害，我长剑纵然将其击中，但我内力全无，长剑势必给他震断。”

只见向问天双腿摆了马步，上身前俯，神情甚是紧张，反不如在凉亭中受群敌围困时那么满不在乎。一枚枚飞锥飞到他身前，便都没了声息，想必都给他收了去。

突然响声大盛，不知有多少飞锥同时掷出，令狐冲知道这是“满天花雨”的暗器手法，本来以此手法发射暗器，所用的定是金钱镖、铁莲子等等细小暗器，这飞锥从破空之声中听来，每枚若没斤半，也有一斤，怎能数十枚同时发出？他听到这凌厉的破空之声，自然而然身子往地下一伏，却听得向问天大叫一声：“啊哟！”似是身受重伤。

令狐冲大惊，纵身过去，挡在他的前面，急问：“向先生，你受了伤吗？”向问天道：“我……我不成了，你……你……快走……”令狐冲大声道：“咱二人同生共死，令狐冲决不舍你独生！”

只听得追敌大声呼叫：“向问天中了飞锥！”白雾中影影绰绰，十几个人渐渐逼近。

便在此时，令狐冲猛觉一股劲风从身右掠过，向问天哈哈大笑，前面十余人纷纷倒地。原来他将数十枚飞锥都接在手中，却假装中锥受伤，令敌人不备，随即也以“满天花雨”手法射了出去。其时浓雾弥天，视界不明；而令狐冲惶急之声出于真诚，对方听了，尽皆深信不疑；再加向问天居然也能以“满天花雨”手法发射如此沉重暗器，大出追者意料之外，是以追在最前的十余人或死或伤，竟没一人幸免。

向问天抱起令狐冲，转身又奔，说道：“不错，小兄弟，你很有义气。”他想令狐冲挺身而出，胡乱打抱不平，还不过是少年人的古怪脾气，可是自己适才假装身受重伤，装得极像，令狐冲竟不肯舍己逃生，决意同生共死，那实是江湖上最可贵的“义气”。

过得少时，敌人又渐追近，只听得嗖嗖之声不绝，暗器连续飞至。向问天蹿高伏低地闪避，追者更加迫近，他将令狐冲放下，一声大喝，回身冲入追敌人丛之中，乒乒乓乓几声响，又再奔回，背上已负了一人。他将那人双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铁链绕住，负在背上，这才将令狐冲抱起，继续奔跑，笑道：“咱们多了块活盾牌。”

那人大叫：“别放暗器！别放暗器！”可是追敌置之不理，暗器发之不已。那人突然大叫一声：“哎唷！”背心上给暗器打中。向问天背负活盾牌，手抱令狐冲，仍是奔跃迅捷。背上那人大声叱骂：“王崇古，他妈的你不讲义气，明知我……哎哟，是袖箭，你奶奶的，张芙蓉你这骚狐狸，你……你借刀杀人。”只听得噗噗之声连响，那人叫骂之声渐低，终于一声不响。向问天笑道：“活盾牌变了死盾牌。”

他不须顾忌暗器，提气疾奔，转了两个山坳，说道：“到了！”吁了一口长气，哈哈大笑，心怀大畅，最后这十里山道委实凶险万分，是否能摆脱追敌，当时实在殊无把握。

令狐冲放眼望去，心下微微一惊，眼前一条窄窄的石梁，通向一个万仞深谷，所见到的石梁不过八九尺长，再过去便云封雾锁，不知尽头。向问天低声道：“白雾之中是条铁索，可别随便踏上去。”令狐冲道：“是！”忍不住心惊：“这石梁宽不逾尺，下临深谷，本已危险万状，再换作了铁索，以我眼前功力，绝难渡过。”

向问天放开了缠在“死盾牌”手上的铁链，从那人腰间抽出一柄长剑，递给令狐冲，再将“盾牌”竖在身前，静待追敌。

等不到一盏茶时分，第一批追敌已然赶到，正、魔双方的人物均有。众人见地形险恶，向问天布的是背水为阵之势，倒也不敢逼近。过了一会，追敌越来越多，均聚在五六丈外，大声喝骂，随即飞镖、飞蝗石、袖箭等暗器纷纷打了过来。向问天和令狐冲缩在“盾牌”之后，诸般暗器都只打到了“盾牌”。

蓦地里一声大吼，声震山谷，一名莽头陀手舞禅杖冲来，一柄七八十斤的铁禅杖向往问天腰间砸到。向问天一低头，禅杖自头顶掠过，铁链着地挥出，抽他脚骨。那头陀这一杖用力极猛，没法收转挡架，当即上跃闪避。向问天铁链急转，已卷住他右踝，乘势向前一送，使上借力打力之法，那头陀立足不定，向前摔出，登时跌向深谷。向问天一抖一送，已将铁链从他足踝放开。那头陀惊吼声惨厉之极，一路自深谷中传上来。众人听了无不毛骨悚然，不自禁地都退开几步，似怕向问天将自己也摔下谷去。

僵持半晌，忽有二人越众而出。一人手挺双戟，另一个是个和尚，持一柄月牙铲。两人并肩齐上，双戟一上一下，戳向往问天面门与小腹，那月牙铲却往他左肋推到。这三件兵刃都斤两甚重，挟以浑厚内力，攻出时大具威势。二人看准了地形，叫向问天没法旁避，非以铁链硬接硬格不可。果然向问天铁链挥出，当当当三响，将双戟和月牙铲尽数砸开，四件兵刃上发出点点火花，那是硬碰硬的打法，更无取巧余地。对面人丛中彩声大作。

那二人手中兵刃为铁链荡开，随即又攻了上来，当当当三响，四件兵刃再度相交。那和尚和那汉子都晃了几下，向问天却稳稳站住。他不等敌人缓过气来，大喝一声，疾挥铁链击出。二人分举兵刃挡住，又爆出当当当三声急响。那和尚大声吼叫，抛去月牙铲，口中鲜血狂喷。那汉子高举双戟，对准向问天刺去。向问天挺直胸膛，不挡

不架，哈哈一笑，只见双戟刺到离他胸口半尺之处，忽然软软地垂了下来。那汉子顺着双戟落下之势，俯伏于地，就此一动不动，两敌竟然都给向问天的硬劲活生生震死。

聚在山峡前的群豪相顾失色，无人再敢上前。

向问天道：“小兄弟，咱们跟他们耗上了，你坐下歇歇。”说着坐了下来，抱膝向天，对众人正眼也不瞧上一眼。

忽听得有人朗声说道：“大胆妖邪，竟敢如此小视天下英雄。”四名道人挺剑而上，走到向问天面前，四剑一齐横转，说道：“站起来交手。”向问天嘿嘿一笑，冷冷地道：“姓向的惹了你们峨嵋派什么事了？”左手一名道士说道：“邪魔外道为害江湖，我辈修真之士伸张正义，除妖灭魔，责无旁贷。”向问天笑道：“好一个除妖灭魔，责无旁贷！你们身后这许多人中，有一半是魔教中人，怎地不去除妖灭魔？”那道人道：“先诛首恶！”

向问天仍抱膝而坐，举头望着天上浮云，淡淡地道：“原来如此，不错，不错！”

突然一声大喝，身子纵起，铁链如深渊腾蛟，疾向四人横扫而至。这一下奇袭来得突兀之至，总算四名道人皆属峨嵋派好手，仓促中三道长剑下竖，挡在腰间，站在最右的第四名道士长剑刺出，指向向问天咽喉。只听得啪的一声响，三柄长剑齐为铁链打弯，向问天一侧头，避开了这一剑。那道人剑势如风，连环三剑，逼得向问天无法缓手。其余三名道人退了开去，换了剑又再来斗。四道剑势相互配合，宛似一个小小的剑阵。四柄长剑夭矫飞舞，忽分忽合。

令狐冲瞧得一会，见向问天挥舞铁链时必须双手齐动，远不及单手运使的灵便，时刻一长，难免落败，从向问天右侧踏上，长剑刺出，疾取一道的肋下。这一剑出招的方位古怪之极，那道士万难避开，噗的一声，肋下已然中剑。令狐冲心念电闪：“听说峨嵋派向来洁身自好，不理江湖上的闲事，声名甚佳，我助向先生解围，不必伤这道士性命。”剑尖甫刺入对方肌肤，立刻回剑，但临时强缩，剑招便不精纯。那道人手臂下压，竟不顾痛楚，强行将他的长剑夹住。

令狐冲长剑回拖，登时将那道人的手臂和肋下都划出了一道长长口子，便这么一缓，另一名中年道人的长剑击了过来，砸在令狐冲剑上。令狐冲手臂一麻，便欲放手撤剑，但想兵器一失，便成废人，拚命抓住剑柄，只觉剑上劲力一阵阵传来，疾攻自己心脉。

第一名道士肋下中剑，受伤不重，但他以手臂夹剑，给令狐冲长剑拖回时所划的口子却深及见骨，鲜血狂涌，没法再战。其余两名道人这时已在令狐冲背后，正和向问天激斗，二道剑法精奇，双剑联手，守得严谨异常。

向问天接斗数招，便退后一步，一连退了十余步，身入白雾之中。二道继续前攻，长剑前半截已没入雾中。石梁彼端突然有人大叫：“小心，再过去便是铁索桥！”这“桥”字刚出口，只听得二道齐声惨呼，身子向前疾冲，钻入了白雾，显是身不由主，给向问天拖了过去。惨呼声迅速下沉，从桥上传入谷底，霎时之间便即无声无息。

向问天哈哈大笑，从白雾中走将出来，蓦见令狐冲身子摇摇欲坠，不禁一惊。

令狐冲在凉亭中以“独孤九剑”连续伤人，四个峨嵋派道士眼见之下，自知剑法决非其敌，但都已瞧出他内力平平。此刻那道士便将内力源源不绝地攻去。别说令狐

冲此时内力全失，即在往昔，究竟修为日浅，也非这个已练了三十余年峨嵋内家心法的道人之可比，幸好他体内真气充沛，一时倒也不致受伤，但气血狂翻乱涌，眼前金星飞舞。忽觉背心“大椎穴”上一股热气透入，手上的压力立时一轻，令狐冲精神一振，知已得向问天之助，但随即察觉，向问天竟是将对方攻来的内力导引向下，自手臂传至腰肋，又传至腿脚，随即在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道人察觉到不妙，大喝一声，撒剑后跃，叫道：“吸星妖法，吸星妖法！”

群豪听到“吸星妖法”四字，有不少人立时脸色大变。

向问天哈哈一笑，说道：“不错，这是吸星大法，哪一位有兴致的便上来试试。”

魔教中那名黄带长老嘶声说道：“难道那任……任……又出来了？咱们回去禀告教主，再行定夺。”魔教人众答应了一声，一齐转身，百余人中登时散去了一半。其余正教中人低声商议了一会，便有人陆陆续续地散去，到得后来，只剩下寥寥十余人。

只听得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向问天，令狐冲，你们竟使用吸星妖法，堕入万劫不复之境，此后武林朋友对付你们两个，更不必计较手段是否正当。这是你们自作自受，事到临头，可别后悔。”向问天笑道：“姓向的做事，几时后悔过了？你们数百人围攻我等二人，难道便是正当手段了？嘿嘿，可笑啊可笑！”脚步声响，那十余人也都走了。

向问天侧耳倾听，察知来追之敌确已远去，低声说道：“这批狗家伙必定去而复回。你伏在我背上。”令狐冲见他神情郑重，当下也不多问，便伏在他背上。向问天弯下腰来，左足慢慢伸落，竟向深谷中走去。令狐冲微微一惊，只见向问天铁链挥出，卷住了山壁旁伸出的一棵树，试了试那树甚是坚牢，吃得住两人身子的分量，这才轻轻向下纵落。两人身悬半空，向问天晃了几下，找到了踏脚之所，当即手腕回力，自相反方向甩去，铁链自树干上滑落。向问天双手在山壁上一按，略行凝定，铁链已卷向脚底一块凸出的大石，两人身子便又下降丈余。

如此不住下落，有时山壁光溜溜的既无树木，又无凸出石块，向问天便即行险，身贴山壁，径自向下滑溜，一溜十余丈，越滑越快，但只须稍有可资借力之处，便施展神功，或以掌拍，或以足踏，或挥链勾树，延缓下溜之势。

令狐冲身历如此大险，委实惊心动魄，这般滑下深谷，凶险处实不下于适才的激斗，但想这等平生罕历之奇，险固极险，若非遇上向问天这等奇人，只怕百世也是难逢，是以当向问天双足踏到底时，他反觉微微失望，恨不得这山谷更深数百丈才好，抬起头望，谷口尽是白云，石梁已成了极细的一条黑影。

令狐冲道：“向先生……”向问天伸出手来，按住他嘴，左手食指向上一指。令狐冲随即醒悟，追敌果然去而复来，极目望去，却不见石梁上何人影。

向问天放开了手，将耳贴山壁倾听，过了好一会，才微笑道：“他奶奶的，有的守在上面，有的在四处找寻。”转头瞪着令狐冲，说道：“你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姓向的却是旁门妖邪，双方向来便是死敌。你为什么甘愿得罪正教朋友，这般奋不顾身地来救我性命？”

令狐冲道：“晚辈适逢其会，和先生联手，跟正教魔教双方群豪周旋一场，居然得能不死，实是侥幸之幸。向先生说什么救命不救命，当真……咳咳……当真是……”

”向问天接口道：“当真是胡说八道之至，是不是？”令狐冲道：“晚辈可不敢说向先生胡说八道，但若说晚辈有救命之功，却大大的不对了。”向问天道：“姓向的说过了的话，从不改口。我说你于我有救命之恩，便有救命之恩。”令狐冲笑了笑，便不再辩。

向问天道：“刚才那些狗娘养的大叫什么‘吸星大法’，吓得一哄而散。你可知‘吸星大法’是什么功夫？他们为什么这等害怕？”令狐冲道：“晚辈正要请教。”向问天皱眉道：“什么晚辈长辈、先生学生的，叫人听了好不耐烦。干脆脆，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兄弟便了。”令狐冲道：“这个晚辈却是不敢。”向问天怒道：“好，你见我是魔教中人，瞧我不起。你救过我性命，老子这条命在与不在，那是稀松平常之至，你瞧我不起，咱们先来打上一架。”他话声虽低，却怒容满面，显然甚为气恼。

令狐冲笑道：“打架倒也不必，而且我是万万不敌，大哥既执意如此，小弟自当从命。”寻思：“我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结交为友，多交一个向问天又有何妨？这人豪迈洒脱，真是一条好汉子，我本来就喜欢这等人物。”俯身下拜，说道：“大哥在上，受小弟一礼。”

向问天大喜，说道：“天下跟向某义结金兰的，就只兄弟你一人，你可要记好了。”令狐冲笑道：“小弟受宠若惊之至。”照江湖上惯例，二人结义为兄弟，至少也当撮土为香，立誓他日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他二人均是放荡不羁之人，经此一战，都觉意气相投，肝胆相照，这些磕头结拜的繁文缛节谁都不加理会，说是兄弟，便是兄弟了。

向问天身在魔教，但教中兄弟极少是他瞧得上眼的，今日认了一个义兄弟，心下甚喜，说道：“可惜这里没好酒，否则咱们一口气喝他妈的几十杯，那才痛快。”令狐冲道：“正是，小弟喉头早已馋得发痒，哥哥这一提，可更加不得了。”

向问天向上一指，道：“那些狗崽子还没远去，咱们只好在这谷底熬上几日。兄弟，适才那峨嵋派的牛鼻子以内力攻你，我以内力相助，那牛鼻子的内力便怎样了？”令狐冲道：“哥哥似是将那道人的内力都引入了地下。”向问天一拍大腿，喜道：“不错，不错！兄弟的悟心真好。我这门功夫，是自己无意中想出来的，武林中无人得知，我给取个名字，叫做‘吸功入地小法’。”令狐冲道：“这名字倒也奇怪。”向问天道：“我这门功夫，和那武林中人人闻之色变的‘吸星大法’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因此只好称为‘小法’。我这功夫只是移花接木、借力打力的小技，将对方的内力导入地下，使之不能为害，于自己可半点也没好处。再者，这功夫只有当对方以内力相攻之时方能使用，却不能拿来攻敌伤人，对方当时但觉内力源源外泄，不免大惊失色，过不多时，便即复元。我料到他们必定去而复回，只因那峨嵋派的牛鼻子功力一复，便知我这‘吸功入地小法’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其实不足为惧。你哥哥素来不喜搞这些骗人的伎俩，因此从来没用过。”

令狐冲笑道：“向问天从不骗人，今日为了小弟，却破了戒。”向问天嘿嘿一笑，说道：“从不骗人，却也未必，但如峨嵋派松纹道人这等小角色，你哥哥可还真不屑骗他。要骗人，就得拣件大事，骗得惊天动地，天下皆知。”

两人相对大笑，生怕给上面的敌人听见了，虽压低了笑声，却笑得甚为欢畅。

十九 打赌

这时两人都已甚为疲累，分别倚在山石旁闭目养神。

令狐冲不久便睡着了。睡梦之中，忽见盈盈手持三只烤熟了的青蛙，递在他手里，问道：“你忘了我么？”令狐冲大声道：“没忘，没忘！你……你到哪里去了？”见盈盈的影子忽然隐去，忙叫：“你别去！我有很多话跟你说。”却见刀枪剑戟，纷纷杀来，他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向问天笑嘻嘻地道：“梦见了情人么？要说很多话？”

令狐冲脸上一红，也不知说了什么梦话给他听了去。向问天道：“兄弟，你要见情人，只有养好了伤，治好了病，才能去找她。”令狐冲黯然道：“我……我没情人。再说，我的伤是治不好的。”向问天道：“我欠了你一命，虽是自己兄弟，总是心中不舒服，非还你一条命不可。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定可治好你的伤。”

令狐冲虽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毕竟是出于无奈，只好淡然处之，听向问天说自己之伤可治，此言若从旁人口中说出，未必能信，但向问天实有过人之能，武功之高，除了太师叔风清扬外，生平从未睹，以师父岳不群之能，也必有所不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分量之重，无可言喻，心头登时涌起一股喜悦之情，道：“我……我……”说了两个“我”字，却接不下话去。这时一弯冷月从谷口照射下来，清光遍地，谷中虽仍阴森森的，但在令狐冲眼中瞧出来，便如是满眼阳光。

向问天道：“咱们去见一个人。这人脾气十分古怪，事先不能让他知情。兄弟，你如信得过我，一切便由我安排。”令狐冲道：“那有什么信不过的？大哥是要设法治我之伤，这是死马当活马医，本来是没指望之事。治得好是谢天谢地、意外之喜，治不好那是理所当然！”

向问天微微一笑，说道：“兄弟，你我生死如一，本来万事不能瞒你。但这件事，事前可不能泄露机关，事后自会向你说个一清二楚。”令狐冲道：“大哥不须担心，你说什么，我一切照做便是。”向问天道：“兄弟，我是日月神教的右使者，在你们正教中人看来，我们的行事不免有点古里古怪，邪里邪气。哥哥要你去做一件事，若能成功，于治你之伤大有好处，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这件事哥哥也是利用了你好，要委屈你吃些苦头。”令狐冲一拍自己胸膛，说道：“你我既已义结金兰，我这条命就是你的。吃点苦头打什么紧？做人义气为重，还能讨价还价、说好说歹么？”向问天甚喜，说道：“那咱们也不必说多谢之类的话了。”令狐冲道：“当然！”

他自华山派学艺以来，一番心意尽数放在小师妹身上，虽和陆大有交好，也只当他是师弟那么照顾，直至今刻，方始领略到江湖上慷慨重义，所谓“过命的交情”、那种把性命交给了朋友的真味。其实他于向问天的身世、过往、为人所知实在极少，远

不及对施戴子、高根明等师弟的了解，但所谓一见心折，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际，自然而然成了生死之交。

向问天伸舌头舐了舐嘴唇，道：“那条马腿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他妈的，杀了这许多狗崽子，山谷里却一个也不见。”令狐冲见他这份神情，知他是想寻死尸来吃，心下骇然，不敢多说，又即闭眼入睡。

第二日早晨，向问天道：“兄弟，这里除了青草苔藓，什么也没有，咱们在这里挨下去，非去找死尸来吃不可，可是昨天跌在这山谷中的，个个又老又韧，我猜你吃起来胃口不会太好。”

令狐冲忙道：“简直半点胃口也没有。”

向问天笑道：“咱们只好觅路出去。我先给你的相貌改上一改。”到山谷底去抓了些烂泥，涂在他脸上，随即伸手在自己下巴上揉了一会，神力到处，长须尽脱，双手再在自己头上一阵搓揉，满头花白头发脱得干干净净，变成了一个油光精滑的秃头。令狐冲见他顷刻之间相貌便全然不同，又好笑，又佩服。向问天又去抓些烂泥来，加大自己鼻子，敷肿双颊，此时便是对面细看，也不易辨认。

向问天在前觅路而行，他双手拢在袖中，遮住了系在腕上的铁链，只要不出手，谁也认不出这秃头胖子便是那矍铄潇洒的向问天。

二人在山谷中穿来穿去，到得午间，在山坳里见到一株毛桃，桃子尚青，入口酸涩，两人却也顾不得这许多，采来饱餐了一顿。休息了一个多时辰，又再前行。到得黄昏时，向问天终于寻到了出谷的方位，但须翻越一个数百尺的峭壁。他将令狐冲负于背上，腾越而上。

登上峭壁，放眼一条小道蜿蜒于长草之间，虽景物荒凉，总是出了那连鸟兽之迹也丝毫不见的绝地，两人都长长吁了口气。

次日清晨，两人径向东行，到得一处大市镇，向问天从怀中取出一片金叶子，要令狐冲去一家银铺兑成了银子，然后投店借宿。向问天叫了一桌酒席，命店小二送来一大坛酒，和令狐冲二人痛饮了半坛，饭也不吃了，一个伏案睡去，一个烂醉于床。直到次日红日满窗，这才先后醒转。两人相对一笑，回想前日凉亭中、石梁上的恶斗，直如隔世。

向问天道：“兄弟，你在此稍候，我出去一会。”这一去竟是一个多时辰。令狐冲正自担忧，生怕他遇上了敌人，却见他双手大包小包，挟了许多东西回来，手腕间的铁链也已不知去向，想是叫铁匠给凿开了。向问天打开包裹，一包包都是华贵衣饰，说道：“咱二人都扮成大富商的模样，越阔绰越好。”当下和令狐冲二人里里外外换得焕然一新。出得店时，店小二牵过两匹鞍辔鲜明的高头大马过来，也是向问天买来的。

二人乘马而行，缓缓向东。行得两日，令狐冲感到累了，向问天便雇了大车给他乘坐，到得运河边上，索性弃车乘船，折而南行。一路之上，向问天花钱如流水，身边的金叶子似乎永远用不完。过了长江，运河两岸市肆繁华，向问天所买的衣饰也越来越华贵。

舟中长日，向问天谈些江湖上的轶闻趣事。许多事情令狐冲都是闻所未闻，听得津津有味。但涉及黑木崖上魔教之事，向问天却绝口不提，令狐冲也就不问。

这一天将到杭州，向问天在舟中又为令狐冲及自己刻意化装了一番，剪下令狐冲一些头发，再剪短了当做小胡子，用胶水粘在令狐冲上唇。打点妥当，这才舍舟登陆，买了两匹骏马，乘马进了杭州城。

杭州古称临安，南宋时建为都城，向来是个好去处。进得城来，一路上行人比肩，笙歌处处。令狐冲跟着向问天来到西湖之畔，但见碧波如镜，垂柳拂水，景物之美，直如神仙境地。令狐冲道：“常听人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没去过，不知端的，今日亲见西湖，这天堂之誉，确是不虚了。”

向问天一笑，纵马来到一个所在，一边倚着小山，和外边湖水相隔着一长堤，更是幽静。两人下了马，将坐骑系在湖边的柳树上，向山边的石级上行去。向问天似是到了旧游之地，路径甚是熟悉。转了几个弯，遍地都是梅树，老干横斜，枝叶茂密，想像初春梅花盛开之日，香雪如海，定然观赏不尽。

穿过一大片梅林，走上一条青石板大路，来到一座朱门白墙的大庄院外，行到近处，见大门外写着“梅庄”两个大字，旁边署着“虞允文题”四字。令狐冲读书不多，不知虞允文是南宋破金的大功臣，但觉这几个字儒雅之中透着勃勃英气。

向问天走上前去，抓住门上擦得精光雪亮的大铜环，回头低声道：“一切听我安排。兄弟，这件事难免有性命之忧，就算一切顺利，也要大大地委屈你几天。”令狐冲点了点头，道：“不妨！”心想：“这座梅庄，显是杭州城大富之家的寓所，莫非住的是一位当世名医？大哥说有性命之忧，难道这治病之法会令我十分痛苦，且甚为凶险？”只见向问天将铜环敲了四下，停一停，再敲两下，停一停，敲了五下，又停一停，再敲三下，然后放下铜环，退在一旁。

过了半晌，大门缓缓打开，并肩走出两个家人装束的老者。令狐冲微微一惊，这二人目光炯炯，步履稳重，显是武功不低，却如何在这里干这仆从厮养的贱役？左首那人躬身说道：“两位驾临敝庄，有何贵干？”向问天道：“嵩山门下、华山门下弟子，有事求见‘江南四友’四位前辈。”那人道：“我家主人向不见客。”说着便欲关门。

向问天从怀中取出一物，展了开来，令狐冲又是一惊，只见他手中之物宝光四耀，乃是一面五色锦旗，上面镶满了珍珠宝石。令狐冲知是嵩山派左盟主的五岳令旗，令旗所到之处，犹如左盟主亲到，五岳剑派门下，无不凛遵持旗者的号令。令狐冲隐隐觉得不妥，猜想向问天此旗定然来历不正，说不定还是杀了嵩山派中重要人物而抢来的，又想正教中人追杀于他，或许便因此旗而起，他自称是嵩山派弟子，不知有何图谋？自己答允了一切听他安排，只好一言不发，静观其变。

那两名家人见了此旗，神色微变，齐声道：“嵩山派左盟主的令旗？”向问天道：“正是！”右首那家人道：“江南四友和五岳剑派素不往来，便是嵩山左盟主亲到，我家主人也未必……未必……嘿嘿！”下面的话没说下去，意思却甚明显：“便是左盟主亲到，我家主人也未必接见。”嵩山派左盟主毕竟位高望重，这人不愿口出轻侮之言，但他显然认为“江南四友”的身分地位，比之左盟主又高得多了。

令狐冲心道：“这‘江南四友’是何等样人物？倘若他们在武林之中真有这等大来头，怎地从没听师父、师娘提过他四人名字？我在江湖上行走，多听人讲到当世武林中的前辈高人，却也不曾听到有人提及‘江南四友’四字。”

向问天微微一笑，将令旗收入怀中，说道：“我左师侄这面令旗，不过是拿来唬人的。江南四位前辈是何等样人，自不会将这令旗放在眼里……”令狐冲心道：“你说‘左师侄’？居然冒充左盟主的师叔，越来越不成话了。”只听向问天续道：“只是在下一直无缘拜见江南四位前辈，拿这面令旗出来，不过作为信物而已。”

两名家人“哦”了一声，听他话中将江南四友的身分抬得甚高，脸上便和缓了下来。一人道：“阁下是左盟主的师叔？”

向问天又是一笑，说道：“正是。在下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两位自是不识了。想当年丁兄在祁连山下单掌劈四霸，一剑伏双雄；施兄在湖北横江救孤，一柄紫金八卦刀杀得青龙帮一十三名大头子血溅汉水江头，这等威风，在下却常记在心头。”

那两个家人打扮之人，一个叫丁坚，一个叫施令威，归隐梅庄之前，是江湖上两个行事十分辣手的半正半邪人物。他二人一般的脾气，做了事后，绝少留名，是以武功虽高，名字却少有人知。向问天所说那两件事，正是他二人生平的得意杰作。一来对手甚强，而他二人以寡敌众，胜得干净利落；二来这两件事都曲在对方，二人所做的乃行侠仗义的好事，虽不欲故意宣扬，但若给人无意中知道，毕竟心中窃喜。丁施二人听了向问天这一番话，不由得都脸露喜色。丁坚微微一笑，说道：“小事一件，何足挂齿？阁下见闻倒广博得很。”

向问天道：“武林中沽名钓誉之徒甚众，而身怀真材实学、做了大事而不愿宣扬的清高之士，却十分难得。‘一字电剑’丁大哥和‘五路神’施九哥的名头，在下仰慕已久。左师侄说起，有事须向江南四友请教。在下归隐已久，心想江南四友未必见得着，但如能见到‘一字电剑’和‘五路神’二位，便算不虚此行，因此上便答允来杭州走一趟。左师侄说道：如他自己亲来，只怕四位前辈不肯接见，因他近年来在江湖上太过张扬，生恐前辈们瞧他不起，倒是在下素不在外走动，说不定还不怎么惹厌。哈哈！”

丁施二人听他既捧江南四友，又大大地捧了自己二人，都甚为高兴，陪他哈哈地笑了几声，见这秃头胖子虽衣饰华贵，面目可憎，但言谈举止，颇具器度，确然不是寻常人物，他既是左冷禅的师叔，武功自必不低，心下也多了几分敬意。

施令威心下已决定代他传报，转头向令狐冲道：“这一位是华山派门下？”

向问天抢着道：“这一位风兄弟，是当今华山掌门岳不群的师叔。”

令狐冲听他信口胡言，早已猜到他要给自己捏造一个名字和身分，却决计料不到他竟说自己是师父的师叔。令狐冲虽诸事漫不在乎，但要他冒认是恩师的长辈，究竟心中不安，忍不住身子一震，幸好他脸上涂了厚厚的黄粉，震惊之情丝毫不露。

丁坚和施令威相互瞧了一眼，心下都有些起疑：“这人真实年纪虽瞧不出来，虽留了小胡子，看来多半未过四十，怎能是岳不群的师叔？”

向问天虽已将令狐冲的面貌扮得大为苍老，但毕竟难以使他变成一个老者，如强加化妆，难免露出马脚，当即接口：“这位风兄弟年纪比岳不群还小了几岁，却是风清扬风师兄的堂房小兄弟，也是风师兄独门剑法的唯一传人，剑术之精，华山派中少有人能及。”

令狐冲又大吃一惊：“向大哥怎知我是风太师叔的传人？”随即省悟：“风太师叔

剑法如此了得，当年必定威震江湖。向大哥见识不凡，见了我的剑法后自能推想得到。方生大师既看得出，向大哥自也看得出。”

丁坚“啊”的一声，他是使剑的名家，听得令狐冲精于剑法，忍不住技痒，可是见这人满脸黄肿，形貌猥琐，实不像是个精擅剑法之人，问道：“不知二位大名如何称呼。”

向问天道：“在下姓童，名叫童化金。这位风兄弟，大名是上二下中。”

丁施二人都拱了拱手，说道：“久仰，久仰。”

向问天暗暗好笑，自己叫“童化金”，便是“铜化金”之意，以铜化金，自然是假货了；这“二中”二字却是将“冲”字拆开来的。武林中并没这样两个人，他二个居然说“久仰，久仰”，不知从何“仰”起？更不用说“久”了。

丁坚说道：“两位请进厅上用茶，待在下去禀告敝上，见与不见，却是难言。”向问天笑道：“两位和江南四友名虽主仆，情若兄弟。四位前辈可不会不给丁施二兄的面子。”丁坚微微一笑，让在一旁。向问天便即迈步入内，令狐冲跟了进去。

走过一个大天井，天井左右各植一棵老梅，枝干如铁，极是苍劲。来到大厅，施令威请二人就座，自己站着相陪，丁坚进内禀报。

向问天见施令威站着，自己踞坐，未免对他不敬，但他在梅庄身为仆役，却不能请他也坐，说道：“风兄弟，你瞧这一幅画，虽只寥寥数笔，气势可着实不凡。”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走到悬在厅中的那幅大中堂之前。

令狐冲和他同行多日，知他虽十分聪明机智，于文墨书画却并不擅长，这时忽然赞起画来，自是另有深意，当即应了一声，走到画前。见画中所绘是一个仙人的背面，墨意淋漓，笔力雄健，令狐冲虽不懂画，却也知确是力作，又见画上题款是：“丹青生大醉后泼墨”八字，笔法森严，一笔笔便如长剑的刺划。令狐冲看了一会，说道：“童兄，我一见画上这个‘醉’字，便十分喜欢。这字中画中，更似乎蕴藏着一套极高明的剑术。”他见到这八字的笔法，以及画中仙人的手势衣折，不禁想到了思过崖后洞石壁上所刻的剑法。

向问天尚未答话，施令威在他二人身后说道：“这位风爷果然是剑术名家。我家四庄主丹青生说道，那日他大醉后绘此一画，无意中将剑法蕴蓄于内，那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酒醒之后再绘不出来。风爷居然能从画中看出剑意，四庄主定当引为知己。我进去告知。”说着喜滋滋地走了进去。

向问天咳嗽一声，说道：“风兄弟，原来你懂得书画。”令狐冲道：“我什么也不懂，胡诌几句，碰巧撞中。这位丹青生倘若和我谈书论画，可要我大大出丑了。”

忽听得门外一人大声道：“他从我画中看出了剑法？这人的眼光可了不起啊！”叫嚷声中，走进一个人来，髯长及腹，左手拿着一只酒杯，脸上醺醺然大有醉意。

施令威跟在其后，说道：“这两位是嵩山派童爷，华山派风爷。这位是梅庄四庄主丹青生。四庄主，这位风爷一见庄主的泼墨笔法，便说其中含有一套高明剑术。”

那四庄主丹青生斜着一双醉眼，向令狐冲端详一会，问道：“你懂得画？会使剑？”这两句话问得甚是无礼。

令狐冲见他手中拿的是一只翠绿欲滴的翡翠杯，又闻到杯中所盛是梨花酒，猛地

里想起祖千秋在黄河舟中所说的话来，说道：“白乐天《杭州喜望》诗云：‘红袖织绦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饮梨花酒当用翡翠杯，四庄主果然是喝酒的大行家。”他没读过多少书，什么诗词歌赋，全然不懂，但生性聪明，于别人说过的话，却有过耳不忘之才，这时径将祖千秋的话照搬过来。

丹青生一听，双眼睁得大大的，突然一把抱住令狐冲，大叫：“啊哈，好朋友到了。来来来，咱们喝他三百杯去。风兄弟，老夫好酒、好画、好剑，人称三绝。三绝之中，以酒为首，丹青次之，剑道居末。”

令狐冲大喜，心想：“丹青我是一窍不通，我是来求医治伤，终不成跟人家比剑动手。这喝酒嘛，可就求之不得。”当即跟着丹青生向内走去，向问天和施令威跟随在后。穿过一道回廊，来到西首一间房中。门帷掀开，便是一阵扑鼻酒香。

令狐冲自幼嗜酒，只师父、师娘没给他多少钱零花，自来有酒便喝，也不容他辨选好恶，自从在洛阳听绿竹翁细论酒道，又得他示以各种各样美酒，一来天性相投，二来得了名师指点，此后便赏鉴甚精，一闻到这酒香，便道：“好啊，这儿有三锅头的陈年汾酒。唔，这百草酒只怕已有七十五年，那猴儿酒更加难得。”他闻到猴儿酒的酒香，登时想起六师弟陆大有来，忍不住心中一酸。

丹青生拊掌大笑，叫道：“妙极，妙极！风兄弟一进我酒室，便将我所藏三种最佳名酿报了出来，当真是大名家，了不起！了不起！”

令狐冲见室中琳琅满目，到处都是酒坛、酒瓶、酒葫芦、酒杯，说道：“前辈所藏，岂止名酿三种而已。这绍兴女儿红固是极品，这西域吐鲁番的葡萄浓酒，四蒸四酿，在当世也是首屈一指的了。”丹青生又惊又喜，问道：“我这吐鲁番四蒸四酿葡萄浓酒密封于木桶之中，老弟怎地也嗅得出来？”令狐冲微笑道：“这等好酒，即使是藏于地下数丈的地窖之中，也掩不住它的酒香。”

丹青生叫道：“来来来，咱们便来喝这四蒸四酿葡萄浓酒。”将屋角落中一只大木桶搬了出来。那木桶已旧得发黑，上面弯弯曲曲地写着许多西域文字，木塞上用火漆封住，火漆上盖了印，显得极为郑重。丹青生握住木塞，轻轻拨开，登时满室酒香。

施令威向来滴酒不沾唇，闻到这股浓烈的酒气，不禁便有醺醺之意。

丹青生挥手笑道：“你出去，你出去，可别醉倒了你。”将三只酒杯并排放了，抱起酒桶往杯中斟去。那酒藤黄如脂油，酒高于杯缘，只因酒质粘醇，似含胶质，却不溢出半点。令狐冲心中喝一声彩：“此人武功了得，抱住这百来斤的大木桶向小小酒杯中倒酒，居然齐口而止，实是难能。”

丹青生将木桶挟在肋下，左手举杯，道：“请，请！”双目凝视令狐冲的脸色，瞧他尝酒之后的神情。令狐冲举杯喝了半杯，大声辨味，只是他脸上涂了厚粉，瞧上去一片漠然，似乎不甚喜欢。丹青生神色惴惴，似乎生怕这位酒中行家觉得他这桶酒平平无奇。

令狐冲闭目半晌，睁开眼来，说道：“奇怪，奇怪！”丹青生问道：“什么奇怪？”令狐冲道：“此事难以索解，晚辈可当真不明白了。”丹青生眼中闪动着十分喜悦的光芒，道：“你问的是……”令狐冲道：“这酒晚辈生平只在洛阳城中喝过一次，虽然醇美之极，酒中却有微微酸味。据一位酒国前辈言道，那是由于运来之时沿途颠动之

故。这四蒸四酿的吐鲁番葡萄浓酒，多搬一次，便减色一次。从吐鲁番来到杭州，不知有几万里路，可是前辈此酒，竟然绝无酸味，这个……”

丹青生哈哈大笑，得意之极，说道：“这是我的不传之秘。我是用三招剑法向西域剑豪莫花尔彻换来的秘诀，你想知道不想知道？”

令狐冲摇头道：“晚辈得尝此酒，已心满意足，前辈这秘诀，却不敢多问了。”

丹青生道：“喝酒，喝酒。”又倒了三杯，他见令狐冲不问这秘诀，不禁心痒难搔，说道：“其实这秘诀说出来不值一文，可说毫不希奇。”令狐冲知道自己越不想听，他越是要说，忙摇手道：“前辈千万别说，你这三招剑招，定然非同小可。以如此重大代价换来的秘诀，晚辈轻而易举地便学了去，于心何安？常言道：无功不受禄……”丹青生道：“你陪我喝酒，说得出此酒的来历，便是大大的功劳了。这秘诀你非听不可。”

令狐冲道：“晚辈蒙前辈接见，又赐以极品美酒，已经感激之至，怎可……”丹青生道：“我愿意说，你就听好了。”向问天劝道：“四庄主一番美意，风兄弟不用推辞了。”

丹青生道：“对，对！”笑咪咪地道：“我再考你一考，你可知这酒已有多少年份？”

令狐冲将杯中酒喝干，辨味多时，说道：“这酒另有一个怪处，似乎已有一百二十年，又似只有十二三年。新中有陈，陈中有新，比之寻常百年以上的美酒，另有一股别致风味。”

向问天眉头微蹙，心道：“这一下可献丑了。一百二十年和十二三年相差百年以上，怎可相提并论。”他生怕丹青生听了不愉，却见这老儿哈哈大笑，一部大胡子笑得笔直，笑道：“好兄弟，果然厉害。我这秘诀便在于此。我跟你讲，那西域剑豪莫花尔彻送了我十桶三蒸三酿的一百二十年吐鲁番美酒，用五匹大宛良马驮到杭州来，然后我依法再加一蒸一酿，十桶美酒，酿成一桶。屈指算来，正是十二年半以前之事。这美酒历关山万里而不酸，酒味陈中有新，新中有陈，便在于此。”

向问天和令狐冲一齐鼓掌，道：“原来如此。”令狐冲道：“能酿成这等好酒，便是以十招剑法去换，也是值得。前辈只用三招去换，那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不过料想前辈这三招剑法精妙异常，足足抵得十招而有余。”向问天心想：“我这兄弟剑法精妙，想不到口才也伶俐如此。”他不知令狐冲向来擅于言辞，常给岳不群骂太过油嘴滑舌。

丹青生更加欢喜，说道：“老弟真是我的知己。当日大哥、三哥都埋怨我以剑招换酒，令我中原绝招传入了西域。二哥虽笑而不言，心中恐怕也是不以为然。只有老弟才明白我是占了大便宜，咱们再喝一杯。”他见向问天显然不懂酒道，对之便不多加理睬。

令狐冲又喝了一杯，说道：“四庄主，此酒另有一个喝法，可惜眼下没法办到。”丹青生忙问：“怎么个喝法？为什么办不到？”令狐冲道：“吐鲁番是天下最热之地，听说当年玄奘大师到天竺取经，途经火焰山，便是吐鲁番了。”丹青生道：“是啊，那地方当真热得可以。一到夏天，整日浸在冷水桶中，还是难熬，到得冬天，却又奇寒彻骨。正因如此，所产葡萄才与众不同。”令狐冲道：“晚辈在洛阳城中喝此酒之时，天时尚寒，那位酒国前辈拿了一大块冰来，将酒杯放于冰上。这美酒一经冰镇，另有一番滋味。此刻正当初夏，这冰镇美酒的奇味，便品尝不到了。”

丹青生道：“我在西域之时，不巧也正是夏天，那莫花尔彻也说过冰镇美酒的妙处。老弟，那容易，你就在我这里住上大半年，到得冬天，咱们同来品尝。”他顿了一顿，皱眉道：“只是要人等上这许多时候，实是心焦。”

向问天道：“可惜江南一带，并无练‘寒冰掌’、‘阴风爪’一类纯阴功夫的高手，否则……”他一言未毕，丹青生喜叫：“有了，有了！”说着放下酒桶，兴冲冲地走了出去。

令狐冲朝向问天瞧去，满腹疑窦。向问天含笑不语。

过不多时，丹青生拉了一个极高极瘦的黑衣老者进来，说道：“二哥，这一次无论如何要请你帮帮忙。”令狐冲见这人眉清目秀，只是脸色泛白，似是一具僵尸模样，令人一见之下，心中便感到一阵凉意。丹青生给二人引见了，原来这老者是梅庄二庄主黑白子，他头发极黑而皮肤极白，果然是黑白分明。黑白子冷冷地道：“帮什么忙？”丹青生道：“请你露一手化水成冰的功夫，给我这两位好朋友瞧瞧。”

黑白子翻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怪眼，冷冷地道：“雕虫小技，何足挂齿？没的让大行家笑话。”丹青生道：“二哥，不瞒你说，这位风兄弟言道，吐鲁番葡萄酒以冰镇之，饮来别有奇趣。这大热天却到哪里找冰去？”黑白子道：“这酒香醇之极，何必更用冰镇？”

令狐冲道：“吐鲁番是酷热之地……”丹青生道：“是啊，热得紧！”令狐冲道：“当地所产的葡萄虽佳，却不免有点儿暑气。”丹青生道：“是啊，那是理所当然。”令狐冲道：“这暑气带入了酒中，过得百年，虽已大减，但微微一股辛辣之意，终究难免。”丹青生道：“是极，是极！老弟不说，我还道是我蒸酒之时火头太旺，可错怪了那个御厨了。”令狐冲问道：“什么御厨？”丹青生笑道：“我只怕蒸酒时火候不对，糟蹋了这十桶美酒，特地到北京皇宫之中，将皇帝老儿的御厨抓了来生火蒸酒。”

黑白子摇头道：“当真是小题大做。”

向问天道：“原来如此。若是寻常的英雄侠士，喝这酒时多一些辛辣之气，原亦不妨。但二庄主、四庄主隐居于这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何等清高，和武林中的粗人大不相同。这酒一经冰镇，去其火气，便和二位高人的身分相配了。好比下棋，力斗搏杀，那是第九流的棋品，一二品的高棋却是入神坐照……”

黑白子怪眼一翻，抓住他肩头，急问：“你也会下棋？”向问天道：“在下生平最喜下棋，只可惜天资有限，棋力不高，于是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访寻棋谱。三十年来，古往今来的名局，胸中倒记得不少。”黑白子忙问：“记得哪些名局？”向问天道：“比如王质在烂柯山遇仙所见的棋局，刘仲甫在骊山遇仙对弈的棋局，王积薪遇狐仙婆媳的对局……”

他话未说完，黑白子已连连摇头，道：“这些神话，焉能信得？更哪里真有棋谱了？”说着松手放开了他肩头。

向问天道：“在下初时也道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故事，但二十五年见到了刘仲甫和骊山仙姥的对弈图谱，着着精警，实非世间凡人所能，这才死心塌地，相信确非虚言。前辈与此道也有所好吗？”

丹青生哈哈大笑，一部大胡子又直飘起来。向问天问道：“前辈如何发笑？”丹青

生道：“你问我二哥喜不喜欢下棋？哈哈，我二哥道号黑白子，你说他喜不喜欢下棋？二哥之爱棋，便如我之爱酒。”向问天道：“在下胡说八道，当真是班门弄斧了，二庄主莫怪。”

黑白子道：“你真见过刘仲甫和骊山仙姥对弈的图谱？我在前人笔记之中，见过这则记载，说刘仲甫是当时国手，却在骊山之麓给一个乡下老媪杀得大败，登时呕血数升，这局棋谱便称为《呕血谱》。难道世上真有这局《呕血谱》？”他初进室时神情冷漠，此刻却十分热切。

向问天道：“在下二十五年之前，曾在四川成都一处世家旧宅之中见过，只因这一局实在杀得太过惊心动魄，虽事隔二十五年，全数一百一十二着，至今倒还着着记得。”

黑白子道：“一共一百一十二着？你倒摆来给我瞧瞧。来来，到我棋室中去摆局。”

丹青生伸手拦住，道：“且慢！二哥，你不给我制冰，说什么也不放你走。”说着捧过一只白瓷盆，盆中盛满了清水。

黑白子叹道：“四兄弟各有所痴，那也叫无可奈何。”伸出右手食指，插入瓷盆。片刻间水面便浮起一丝丝白气，过不多时，瓷盆边上起了一层白霜，跟着水面结成一片片薄冰，冰越结越厚，只一盏茶时分，一瓷盆清水都化成了寒冰。

向问天和令狐冲都大声喝彩。向问天道：“这‘黑风指’的功夫，听说武林失传已久，却原来二庄主……”丹青生抢着道：“这不是‘黑风指’，这叫‘玄天指’，和‘黑风指’的霸道功夫颇有上下之别。”一面说，一面将四只酒杯放在冰上，在杯中倒了葡萄酒，不久酒面上便冒出丝丝白气。令狐冲道：“行了！”

丹青生拿起酒杯，一饮而尽，果觉既厚且醇，更没半分异味，再加一股清凉之意，沁人心脾，大声赞道：“妙极！我这酒酿得好，风兄弟品得好，二哥的冰制得好。你呢？”向着向问天笑道：“你在旁一搭一档，搭档得好。”

丹青生又倒了四杯酒，他性子急，要将盛冰的瓷盆放在酒杯之上，说道：“寒气自上而下，冰气下去得快些。”令狐冲道：“冰气下去得虽快，但如此一来，一杯酒便从上至下一般的冰凉，非为上品。如冰气从下面透上来，酒中便一层有一层微异的冷暖，可以细辨其每一层气味的不同。”丹青生听他品酒如此精辨入微，钦佩之余大为高兴，照法试饮，细辨酒味，果有些微差别。

黑白子将酒随口饮了，也不理会酒味好坏，拉着向问天的手，道：“去，去！摆刘仲甫的《呕血谱》给我看。”向问天一扯令狐冲的袖子，令狐冲会意，道：“在下也去瞧瞧。”丹青生道：“那有什么好看？我跟你不如在这里喝酒。”令狐冲道：“咱们一面喝酒，一面看棋。”说着跟了黑白子和向问天而去。丹青生无奈，只得夹着那只大酒桶跟入棋室。

只见好大一间房中，除了一张石几、两只软椅之外，空荡荡的一无所有，石几上刻着纵横十九道棋路，对放着一盒黑子、一盒白子。这棋室中除了几、椅、棋子之外不设另物，当是免得对局者分心。

向问天走到石几前，在棋盘的“平、上、去、入”四角摆了势子，跟着在“平部”六三路放了一枚白子，然后在九三路放一枚黑子，在六五路放一枚白子，在九五路放

一枚黑子，如此不住置子，渐放渐慢。

黑白双方一起始便缠斗极烈，中间更无一子余裕，黑白子只瞧得额头汗水涔涔而下。

令狐冲暗暗纳罕，眼见他适才以“玄天指”化水成冰，那是何等高强的内功修为，当时他浑不在意；弈棋只是小道，他却瞧得满头大汗；可见关心则乱，此人爱棋成痴，向问天多半是拣正了他这弱点进袭。又想：“那位名医不知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黑白子见向问天置了第六十六着后，隔了良久不放下一步棋子，耐不住问道：“下一步怎样？”向问天微笑道：“这是关键所在，以二庄主高见，该如何？”黑白子苦思良久，沉吟道：“这一子吗？断又不妥，连也不对，冲是冲不出，做活却又活不成。这……这……这……”他手中拈着一枚白子，在石几上轻轻敲击，直过了一顿饭时分，这一子始终没法放入棋局。这时丹青生和令狐冲已各饮了十七八杯葡萄浓酒。

丹青生见黑白子的脸色越来越青，说道：“童老兄，这是《呕血谱》，难道你真要我二哥想得呕血不成？下一步怎么下，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

向问天道：“好！这第六十七子，下在这里。”于是在“上部”七四路下了一子。

黑白子啪的一声，在大腿上重重一拍，叫道：“好，既然那边下什么都不好，最好便是‘脱先他投’，这一子下在此处，确是妙着。”

向问天微笑道：“刘仲甫此着，自然精彩，但那也只是人间国手的妙棋，和骊山仙姥的仙着相比，却又大大不如了。”黑白子忙问：“骊山仙姥的仙着，却又如何？”向问天道：“二庄主不妨想想看。”

黑白子思索良久，总觉局面不利，难以反手，摇头说道：“即是仙着，我辈凡夫俗子又怎想得出来？童兄不必卖关子了。”向问天微笑道：“这一着神机妙算，当真只有神仙才想得出来。”黑白子是善弈之人，也就精于揣度对方心意，眼见向问天不肯将这一局棋爽爽快快地说出，好叫人心痒难搔，料想他定有所求，便道：“童兄，你将这一局棋说与我听，我也不会白听了你的。”

令狐冲心想：“莫非向大哥知道这位二庄主的‘玄天指’神功能治我之病，才兜了这样一个大圈子来求他？”

向问天抬起头来，哈哈一笑，说道：“在下和风兄弟，对四位庄主绝无所求。二庄主此言，可将我二人瞧得小了。”

黑白子深深一揖，说道：“在下失言，这里谢过。”向问天和令狐冲还礼。

向问天道：“我二人来到梅庄，乃是要和四位庄主打一个赌。”黑白子和丹青生齐声问道：“打一个赌？打什么赌？”向问天道：“我赌梅庄之中，没人能在剑法上胜过这位风兄弟。”黑白子和丹青生一齐转看令狐冲。黑白子神色漠然，不置可否。丹青生却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打什么赌？”

向问天道：“倘若我们输了，这一幅图输给四庄主。”说着解下负在背上的包袱，打了开来，里面是两个卷轴。他打开一个卷轴，乃是一幅极为陈旧的图画，右上角题着“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十字，一座高山冲天而起，墨韵凝厚，气势雄峻之极。令狐冲虽不懂绘画，也知这幅山水实是精绝之作，但见那山森然高耸，虽是纸上的图画，也令人不由自主地兴高山仰止之感。

丹青生大叫一声：“啊哟！”目光牢牢盯住了那幅图画，再也移不开来，隔了良久，才道：“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你……你……却从何处得来？”

向问天微笑不答，伸手慢慢将卷轴卷起。丹青生道：“且慢！”在他手臂上一拉，要阻他卷画，岂知手掌碰到他手臂之上，一股柔和而浑厚的内力涌将出来，将他手掌轻轻弹开。向问天却如一无所知，将卷轴卷好了。丹青生好生诧异，他刚才扯向问天的手臂，生怕撕破图画，手上并未用力，但对方内劲这么一弹，却显示了极上乘的内功，而且显然尚自行有余力。他暗暗佩服，说道：“老童，原来你武功如此了得，只怕不在我丹青生之下。”

向问天道：“四庄主取笑了。梅庄四位庄主除剑法之外，哪一门功夫都是当世无敌。我童化金无名小卒，如何敢和四庄主相比？”丹青生脸一沉，道：“你为什么说‘除剑法之外’？难道我的剑法还当真及不上他？”

向问天微微一笑，道：“二位庄主，请看这一幅书法如何？”将另一个卷轴打了开来，却是一幅笔走龙蛇的狂草。

丹青生奇道：“咦，咦，咦！”连说三个“咦”字，突然张口大叫：“三哥，三哥！你的性命宝贝来了！”这一下呼叫声音响极，墙壁门窗都为之震动，椽子上灰尘簌簌而落，加之这声叫唤突如其来，令狐冲不禁吃了一惊。

只听得远处有人说道：“什么事大惊小怪？”丹青生叫道：“你再不来看，人家收了起来，可叫你后悔一世。”外面那人道：“你又觅到什么冒牌货的书法了，是不是？”

门帷掀起，走进一个人来，矮矮胖胖，头顶秃得油光滑亮，一根头发也无，右手提着一枝大笔，衣衫上都是墨迹。他走近看时，突然双目直瞪，呼呼喘气，颤声道：“这……这是真迹！真是……真是唐朝……唐朝张旭的《率意帖》，假……假……假不了！”

帖上的草书大开大阖，便如一位武林高手展开轻功，蹿高伏低，虽行动迅捷，却不失高雅风致。令狐冲在十个字中还识不到一个，但见帖尾写满了题跋，盖了不少图章，料想此帖的确是非同小可。

丹青生道：“这位是我三哥秃笔翁，他取此外号，是因他性爱书法，写秃了千百枝毛笔，却不是因他头顶光秃秃的。这一节千万不可弄错。”令狐冲微笑应道：“是。”

那秃笔翁伸出右手食指，顺着《率意帖》中的笔路一笔一划地临空勾勒，神情如醉如痴，对向问天和令狐冲二人固一眼不瞧，连丹青生的说话也显然浑没听在耳中。

令狐冲突然间心头一震：“向大哥此举，只怕全是早有预谋。记得我和他在凉亭中初会，他背上便有这么一个包袱。”但转念又想：“当时包袱之中，未必藏的便是这两个卷轴，说不定他为了来求梅庄的四位庄主治我之病，途中当我在客店中休息之时，出去买来，甚或是偷来抢来。嗯，多半是偷盗而得，这等无价之宝，又哪里买得到手？”耳听得那秃笔翁临空写字，指上发出极轻微的嗤嗤之声，内力之强，和黑白子各擅胜场，又想：“我的内伤乃因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而起，这梅庄三位庄主的内功，似不在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之下，那大庄主说不定更加厉害。再加上向大哥，五人合力，或许便能治我之伤了。但愿他们不致大耗功力才好。”

向问天不等秃笔翁写完，便将《率意帖》收起，包入包裹。

秃笔翁向他愕然而视，过了好一会，说道：“换什么？”向问天摇头道：“不换！”

秃笔翁道：“二十八招石鼓打穴笔法！”黑白子和丹青生齐声叫道：“不行！”秃笔翁道：“行，为什么不行？能换得这幅张旭狂草真迹到手，我那石鼓打穴笔法又何足惜？”

向问天摇头道：“不行！”秃笔翁急道：“那你为什么拿来给我看？”向问天道：“就算是在下的不是，三庄主只当从来没看过便是。”秃笔翁道：“看已经看过了，怎么能只当从来没看过？”向问天道：“三庄主真的要得这幅张旭真迹，那也不难，只须和我们打一个赌。”秃笔翁忙问：“赌什么？”

丹青生道：“三哥，此人有些疯疯癫癫。他说赌我们梅庄之中，没人能胜得这位华山派风朋友的剑法。”秃笔翁道：“倘若有人胜得了这位朋友，那便如何？”向问天道：“倘若梅庄之中，不论哪一位胜得我风兄弟手中长剑，那么在下便将这幅张旭真迹《率意帖》奉送三庄主，将那幅范宽真迹《溪山行旅图》奉送四庄主，还将在下心中所记神仙鬼怪所下的围棋名局二十局，一一录出，送给二庄主。”秃笔翁道：“我们大哥呢？你送他什么？”

向问天道：“在下有一部《广陵散》琴谱，说不定大庄主……”

他一言未毕，黑白子等三人齐声道：“《广陵散》？”

令狐冲也是一惊，寻思：“这《广陵散》琴谱，是曲洋前辈发掘古墓而得，他将之谱入了《笑傲江湖之曲》，向大哥又如何得来？”随即恍然：“向大哥是魔教右使，曲长老是魔教长老，两人多半交好。曲长老得到这部琴谱之后，喜悦不胜，自会跟向大哥说起。向大哥要借来抄录，曲长老自必欣然允诺。”想到谱在人亡，不禁喟然。

秃笔翁摇头道：“自嵇康死后，《广陵散》从此不传于世，童兄这话未免是欺人之谈了。”

向问天微笑道：“我有一位知交好友，爱琴成痴。他说嵇康一死，天下从此便无《广陵散》。这套琴谱在西晋之后固然从此湮没，然而在西晋之前呢？”

秃笔翁等三人茫然相顾，一时不解这句话的意思。

向问天道：“我这位朋友心智过人，兼又大胆妄为，便去发掘晋前擅琴名人的坟墓。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他掘了数十个古墓之后，终于在东汉蔡邕的墓中，寻到了此曲。”

秃笔翁和丹青生都惊噫一声。黑白子缓缓点头，说道：“智勇双全，了不起！”

向问天打开包袱，取了一本册子，封皮上写着“广陵散琴曲”五字，随手一翻，册内录的果是琴谱。他将那册子交给令狐冲，说道：“风兄弟，梅庄之中，倘若有一位高人胜得你的剑法，兄弟便将此琴谱送给大庄主。”

令狐冲接过，收入怀中，心想：“说不定这便是曲长老的遗物。曲长老既死，向大哥要取他一本琴谱，有何难处？”

丹青生笑道：“这位风兄弟精通酒理，剑法也必高明，可是他年纪轻轻，难道我梅庄之中……嘿嘿，这可太笑话了。”

黑白子道：“倘若我梅庄之中，果然无人能胜得风少侠，我们要赔什么赌注？”

令狐冲和向问天有约在先，一切听由他安排，但事情演变至斯，觉得向问天做得太也过分，既来求医，怎可如此狂妄，轻视对方？何况自己内力全失，如何能是梅庄中这些高人的对手？便道：“童大哥爱说笑话，区区末学后辈，怎敢和梅庄诸位庄主

讲武论剑?”

向问天道：“这几句客气话当然是要说的，否则别人便会当你狂妄自大了。”

秃笔翁似乎没将二人的言语听在耳里，喃喃吟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二哥，那张旭号称‘草圣’，乃草书之圣，这三句诗，便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写张旭的。此人也是‘饮中八仙’之一。你看了这《率意帖》，可以想像他当年酒酣落笔的情景。唉，当真是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好字，好字！”丹青生道：“是啊，此人既爱喝酒，自是个大大的好人，写的字当然也不会差的了。”秃笔翁道：“韩愈品评张旭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此公正是我辈中人，不平有动于心，发之于草书，有如仗剑一挥，不亦快哉！”提起手指，又临空书写，写了几笔，对向问天道：“喂，你打开来再给我瞧瞧。”

向问天摇了摇头，笑道：“三庄主取胜之后，这张帖便是你的了，此刻何必心急？”

黑白子善于弈棋，思路周详，未算胜，先虑败，又问：“倘若梅庄之中，无人胜得风少侠的剑法，我们该输什么赌注？”向问天道：“我们来到梅庄，不求一事，不求一物。风兄弟只不过来到天下武学的巅峰之所，与当世高手印证剑法。倘若侥幸得胜，我们转身便走，什么赌注都不要。”黑白子道：“哦，这位风少侠是求扬名来了。一剑连败‘江南四友’，自是名动江湖。”向问天摇头道：“二庄主料错了。今日梅庄印证剑法，不论谁胜谁败，若有一字泄漏于外，我和风兄弟天诛地灭，乃狗屎不如之辈。”

丹青生道：“好，好！说得爽快！这房间甚为宽敞，我便和风兄弟来比划两手。风兄弟，你的剑呢？”向问天笑道：“来到梅庄，我们敬仰四位庄主，怎敢携带兵刃？”

丹青生放大喉咙叫道：“拿两把剑来！”

外边有人答应，接着丁坚和施令威各捧一剑，走到丹青生面前，躬身奉上。丹青生从丁坚手中接了剑，道：“这剑给他。”施令威道：“是！”双手托剑，走到令狐冲面前。

令狐冲觉得此事甚为尴尬，转头去瞧向问天。向问天道：“梅庄四庄主剑法通神，风兄弟，你只消学得一招一式，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令狐冲眼见当此情势，这场剑已不得不比，只得微微躬身，伸双手接过长剑。

黑白子忽道：“四弟且慢。这位童兄打的赌，是赌我们梅庄之中无人胜得风兄。丁坚也会使剑，他也是梅庄中人，倒也不必定要你亲自出手。”他越听向问天说得有恃无恐，越觉此事不妥，当下决定要丁坚先行出手试招，心想他剑法着实了得，而在梅庄只是家人身分，纵然输了，也无损梅庄令名，一试之下，这风二中剑法的虚实便可得知。

向问天道：“是，是。只须梅庄之中有人胜得我风兄弟的剑法，便算我们输了，也不必定要四位庄主亲自出手。这位丁兄，江湖上人称‘一字电剑’，剑招迅捷绝伦，世所罕见。风兄弟，你先领教这位丁兄的一字电剑，也是好的。”

丹青生将长剑向丁坚一抛，笑道：“你如输了，罚你去吐鲁番运酒。”

丁坚躬身接住长剑，转身向令狐冲道：“丁某领教风爷的剑法。”刷的一声，将剑拔了出来。令狐冲当下也拔剑出鞘，将剑鞘放上石几。

向问天道：“三位庄主，丁兄，咱们是印证剑法，可不用较量内力。”黑白子道：“那自然是点到为止。”向问天道：“风兄弟，你可不得使出丝毫内力。咱们较量剑法，招数精熟者胜，粗疏者败。你华山派的气功在武林中是有名的，你若以内力取胜，便算是咱们输了。”令狐冲暗暗好笑：“向大哥知我没半分内力，却用这些言语挤兑人家。”便道：“小弟的内力使将出来，叫三位庄主和丁施二兄笑掉了牙齿，自然是半分也不敢使。”

向问天道：“咱们来到梅庄，实出于一片至诚，风兄弟若再过谦，对四位前辈反而不敬了。你华山派‘紫霞神功’远胜于我嵩山派内功，武林中众所周知。风兄弟，你站在我这两只脚印之中，双脚不可移动，和丁兄试试剑招如何？”

他说了这几句话，身子往旁一让，只见地下两块青砖之上，分别各出现一个脚印，深及两寸。原来他适才说话之时，潜运内力，竟在青砖上硬生生踏出了两个脚印。

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三人齐声喝彩：“好功夫！”眼见向问天口中说话，不动声色地将内力运到了脚底，而踏出的足印之中并无青砖碎粉，两个足印又一般深浅，平平整整，便如用锋利小刀细心雕刻出来一般，内力惊人，实非自己所及。丹青生等只道他是试演内功，这等做作虽不免有些肤浅，非高人所为，但毕竟神功惊人，令人钦佩，却不知他另有深意。令狐冲自然明白，他宣扬自己内功较他为高，他内功已如此了得，自己自然更加厉害，则对方于过招之时便决不敢运行内力，以免自取其辱。再者，自己除剑法之外，其他武功一无可取，轻功纵跃，绝非所长，双足踏在足印之中，只施展剑法，便可藏拙。

丁坚听得向问天要令狐冲双足踏在脚印中再和自己比剑，显然对自己有轻蔑之意，不禁恼怒，但见他踏砖留痕的功力如此深厚，也不禁骇异，寻思：“他们胆敢来向四位庄主挑战，自然非泛泛之辈。我只消能和这人斗个平手，便已为孤山梅庄立了一功。”他昔年甚是狂傲，后来遭逢强敌，逼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幸得“江南四友”出手相救解困，他才投身梅庄，甘为厮役，当年的悍勇凶焰早收敛殆尽了。

令狐冲举步踏入向问天的足印，微笑道：“丁兄请！”

丁坚道：“风爷，有僭了！”长剑横挥，嗤的一声轻响，众人眼前便是一道长长的电光疾闪而过。他在梅庄归隐十余年，当年的功夫竟丝毫没搁下。这“一字电剑”每招之出，皆如闪电横空，令人一见之下，惊心动魄，先自生了怯意。当年丁坚乃败在一个盲眼独行大盗手下，只因对手眼盲，听声辨形，这一字电剑的慑人声势便无所施其技。此刻他将剑法施展出来，霎时之间，满室都是电光，耀人眼目。

但这一字电剑只出得一招，令狐冲便瞧出了其中三个老大破绽。丁坚并不急于进攻，只长剑连划，似是对来客尽了礼敬之道，真正用意却是要令狐冲于神驰目眩之余，难以抵挡他的后着。他使到第五招时，令狐冲已看出了他剑法中的十八个破绽，说道：“得罪！”长剑斜斜指出。

其时丁坚一剑正自左而右急掠而过，令狐冲的剑锋距他手腕尚有二尺六七寸左右，但丁坚这一掠之势，正好将自己手腕送到他剑锋上去。这一掠劲道太急，其势已无法收转，旁观五人不约而同地叫道：“小心！”

黑白子手中正扣着黑白两枚棋子，待要掷出击打令狐冲的长剑，以免丁坚手腕切

断，但想：“我若出手相助，那是以二敌一，梅庄摆明是输了，以后也不用比啦。”只一迟疑，丁坚的手腕已向剑锋上直削过去。施令威大叫一声：“啊哟！”

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刻间，令狐冲手腕轻轻一转，剑锋侧过，啪的一声响，丁坚的手腕击在剑锋平面之上，竟然丝毫不损。丁坚一呆，才知对方手下留情，便在这顷刻之间，自己已捡回了一只手掌，此腕一断，终身武功便即废了，他全身都是冷汗，躬身道：“多谢风大侠剑下留情。”令狐冲躬身还礼，说道：“不敢！承让了。”

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见令狐冲长剑这么一转，免得丁坚血溅当场，心下都大生好感。丹青生斟满了一杯酒，说道：“风兄弟，你剑法精奇，我敬你一杯。”

令狐冲道：“不敢当。”接过来喝了。丹青生陪了一杯，又在令狐冲杯中斟满，说道：“风兄弟，你宅心仁厚，保全了丁坚的手掌，我再敬你一杯。”令狐冲道：“那是碰巧，何足为奇？”双手捧杯喝了。丹青生又陪了一杯，再斟了一杯，说道：“这第三杯，咱俩谁都别先喝，我跟你玩玩，谁输了，谁喝这杯酒。”令狐冲笑道：“那自然是我输的，不如我先喝了。”丹青生摇手道：“别忙，别忙！”将酒杯放在石几上，从丁坚手中接过长剑，道：“风兄弟，你先出招。”

令狐冲喝酒之时，心下已在盘算：“他自称第一好酒，第二好画，第三好剑，剑法必定是极精的。我看大厅上他所画的那幅仙人图，笔法固然凌厉，然而似乎有点管不住自己，倘若他剑法也是这样，那么破绽必多。”躬身道：“四庄主，请你多多容让。”丹青生道：“不用客气，出招。”令狐冲道：“遵命！”长剑一起，挺剑便向他肩头刺出。

这一剑歪歪斜斜，显然全无力气，更加不成章法，天下剑法中决不能有这么一招。丹青生愕然道：“那算什么？”他既知令狐冲是华山派的，心中便一直思忖华山派的诸路剑法，岂知这一剑之出，浑不是这么一回事，非但不是华山派剑法，甚至不是剑法。

令狐冲跟风清扬学剑，除了学得古今独步的“独孤九剑”之外，更领悟到了“以无招胜有招”这剑学中的精义。这要旨和“独孤九剑”相辅相成，“独孤九剑”精微奥妙，达于极点，但毕竟一招一式，尚有迹可寻，待得再将“以无招胜有招”的剑理加入运用，那就更加的空灵飘忽，令人无从捉摸。是以令狐冲一剑刺出，丹青生心中一怔，立觉倘若出剑挡架，实不知该当如何挡，如何架，只得退了两步相避。

令狐冲一招迫得丁坚弃剑认输，黑白子和秃笔翁虽暗赞他剑法了得，却也并不如何惊奇，心想他既敢来梅庄挑战，倘若连梅庄的一名仆役也斗不过，未免太过笑话了，待见丹青生为他一剑逼得退出两步，无不骇然。

丹青生退出两步后，随即踏上两步。令狐冲长剑跟着刺出，这一次刺向他左肋，仍是随手而刺，全然不符剑理。丹青生横剑想挡，但双剑尚未相交，立时察觉对方剑尖已斜指自己右肋，此处门户大开，对方乘虚攻来，确实无可挽救，这一格万万不可，危急中迅即变招，双足一弹，向后纵开了丈许。他猛喝一声：“好剑法！”毫不停留地又扑了上来，连人带剑，向令狐冲疾刺，势道威猛。

令狐冲看出他右臂弯处是个极大破绽，长剑遽出，削他右肘。丹青生中途若不变招，那么右肘先已让对方削了下来。他武功也真了得，百忙中手腕急沉，长剑刺向地下，借着地下一股反激之力，一个筋斗翻出，稳稳地落在两丈之外，其实背心和墙壁相去已不过数寸，倘若这个筋斗翻出时用力稍巨，背心撞上了墙壁，可大失高人身分

了。饶是如此，这一下避得太过狼狈，脸上已泛起了微微紫红。

他是豁达豪迈之人，哈哈一笑，左手大拇指一竖，叫道：“好剑法！”舞动长剑，一招“白虹贯日”，跟着变“春风杨柳”，又变“腾蛟起凤”，三剑一气呵成，似乎没见他脚步移动，但这三招使出之时，剑尖已及令狐冲面门。

令狐冲斜剑轻拍，压在他剑脊之上，这一拍时刻方位，拿捏得不错分毫，其时丹青生长剑递到此处，精神气力，尽行贯注于剑尖，剑脊处却无半分力道。只听得一声轻响，他手中长剑沉了下去。令狐冲长剑外吐，指向他胸口。丹青生“啊”的一声，向左侧纵开。

他左手捏个剑诀，右手长剑又攻将过来，这一次乃硬劈硬砍，当头挥剑砍落，叫道：“小心了！”他并不想伤害令狐冲，但这一剑“玉龙倒悬”势道凌厉，对方倘若不察，自己一个收手不住，只怕当真砍伤了他。

令狐冲应道：“是！”长剑倒挑，刷的一声，剑锋贴着他剑锋斜削而上。丹青生这一剑如乘势砍下，剑锋未及令狐冲头顶，自己握剑的五根手指已先给削落，眼见对方长剑顺着自己剑锋滑将上来，这一招无可破解，只得左掌猛力拍落，一股掌力击在地下，蓬的一声响，身子借力向后跃出，已在丈许之外。

他尚未站定，长剑已在身前连划三个圆圈，幻作三个光圈。三个光圈便如是有形之物，凝在空中停得片刻，缓缓向令狐冲身前移去。这几个剑气化成的光圈骤视之似不及一字电剑的凌厉，但剑气满室，寒风袭体。令狐冲长剑伸出，从光圈左侧斜削过去，那正是丹青生第一招力道已逝，第二招劲力未生之间的一个空隙。丹青生“咦”的一声，退了开去，剑气光圈跟着他退开，随即见光圈陡然一缩，跟着胀大，立时便向令狐冲涌去。令狐冲手腕一抖，长剑刺出，丹青生又是“咦”的一声，急跃退开。

如此倏进倏退，丹青生攻得快，退得也越快，片刻之间，他攻了一十一招，退了一十一次，眼见他须髯俱张，剑光大盛，映得他脸上罩了一层青气，一声断喝，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光圈齐向令狐冲袭到。那是他剑法中登峰造极之作，将数十招剑法合而为一。这数十招剑法每一招均有杀着，每一招均有变化，聚而为一，端的是繁复无比。

令狐冲以简御繁，身子微蹲，剑尖从数十个光圈之下挑上，直指丹青生小腹。

丹青生又是一声大叫，奋力跃出，砰的一声，重重坐上石几，跟着呛啷一声响，几上酒杯震于地下，打得粉碎。他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风兄弟，你剑法比我高明得太多。来，来，来！敬你三杯酒。”

黑白子和秃笔翁素知四弟剑法的造诣，眼见他攻击一十六招，令狐冲双足不离向问天所踏出的足印，却将丹青生逼退了一十八次，剑法之高，委实可怖可畏。

丹青生斟了酒来，和令狐冲对饮三杯，说道：“江南四友之中，以我武功最低，我虽服输，二哥、三哥却不肯服。多半他们都要跟你试试。”令狐冲道：“咱二人拆了十几招，四庄主一招未输，如何说是分了胜败？”丹青生摇头道：“第一招便已输了，以后这一十七剑都是多余的。大哥说我风度不够，果真一点不错。”令狐冲笑道：“四庄主风度高极，酒量也是一般的极高。”丹青生笑道：“是，是，咱们再喝酒。就只酒量还可以，剑法不成！”

眼见他于剑术上十分自负，今日输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中，居然毫不气

恼，这等潇洒豁达，实是人中第一等的风度，向问天和令狐冲都不禁为之心折，觉得此人品格甚高。

秃笔翁向施令威道：“施管家，烦你将我那杆秃笔拿来。”施令威应了，出去拿了一件兵刃进来，双手递上。令狐冲一看，见是一杆精钢所铸的判官笔，长一尺六寸，奇怪的是，判官笔笔头上竟然缚有一束蘸过墨的羊毛，恰如平日写字用的大笔。寻常判官笔笔头是作点穴之用，他这兵刃却以柔软的羊毛为笔头，点在人身穴道之上，如何能克敌制胜？想来他武功固另有家数，而内力又必浑厚之极，内力到处，虽羊毛亦能伤人。

秃笔翁将判官笔取在手里，微笑道：“风兄，你仍双足不离足印么？”

令狐冲急忙退后两步，躬身道：“不敢。晚辈向前辈请教，何敢托大？”

丹青生点头道：“是啊，你跟我比剑，站着不动是可以的，跟我三哥比就不行了。”

秃笔翁举起判官笔，微笑道：“我这几路笔法，是从名家笔帖中变化出来的。风兄文武全才，自必看得出我笔法的路子。风兄是好朋友，我这秃笔之上，便不蘸墨了。”

令狐冲微微一怔，心想：“你倘若不当我是好朋友，笔上便要蘸墨。笔上蘸墨，却又怎地？”他不知秃笔翁临敌之时，这判官笔上所蘸之墨，乃以特异药材煎熬而成，着人肌肤后墨痕深印，数年内水洗不脱，刀刮不去。当年武林好手和“江南四友”对敌，最感头痛的对手便是这秃笔翁，一不小心，便给他在脸上画个圆圈，打个交叉，甚或是写上一两个字，那便好几年见不得人，宁可给人砍上一刀，断去一臂，也胜于给他在脸上涂抹。秃笔翁见令狐冲跟丁坚及丹青生动手时出剑颇为忠厚，是以笔上也不蘸墨了。令狐冲虽不明其意，但想总是对自己客气，便躬身道：“多感盛情。晚辈识字不多，三庄主的笔法，晚辈定然不识。”

秃笔翁微感失望，道：“你不懂书法？好吧，我先跟你解说。我这一套笔法，叫做《裴将军诗》，是从颜真卿所书诗帖中变化出来的，一共二十三字，每字三招至十六招不等，你听好了：‘裴将军！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陵何壮哉！’”

令狐冲道：“多承指教。”心中却想：“管你什么诗词、书法，反正我一概不懂。”

秃笔翁大笔一起，向令狐冲右颊连点三点，正是那“裴”字的起首三笔，这三点乃是虚招，大笔高举，正要自上而下地划将下来，令狐冲长剑递出，制其机先，疾刺他右肩。秃笔翁迫不得已，横笔封挡，令狐冲长剑已然缩回。两人兵刃并未相交，所使均是虚招，但秃笔翁这路《裴将军诗》笔法第一式便只使了半招，没法使全。他大笔挡了个空，立时使出第二式。令狐冲不等他笔尖递出，长剑便已攻其必救。秃笔翁回笔封架，令狐冲长剑又已缩回，秃笔翁这第二式，仍只使了半招。

秃笔翁一上手便给对方连封二式，自己一套十分得意的笔法没法使出，甚感不耐。便如一个善书之人，提笔刚写了几笔，旁边便有一名顽童来捉他笔杆，拉他手臂，叫他始终没法好好写一个字。秃笔翁心想：“我将这首《裴将军诗》先念给他听，他知道我的笔路，制我机先，以后各招可不能顺着次序来。”大笔虚点，自右上角至左下角挥洒而下，劲力充沛，笔尖所划正是“若”字草书的长撇。令狐冲长剑递出，指向他右肋。秃笔翁吃了一惊，判官笔急忙反挑，砸他长剑，令狐冲这一剑其实并非真刺，只是摆个姿式，秃笔翁又只使了半招。他这笔草书之中，本来灌注了无数精神力

气，突然间中途转向，不但笔路登时为之窒滞，同时内力改道，内息岔了，只觉丹田中一阵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受。

他呼了口气，判官笔急舞，要使“腾”字那一式，但仍只半招，便给令狐冲攻得回笔拆解。秃笔翁好生恼怒，喝道：“好小子，便只捣乱！”判官笔使得更加快了，可是不管他如何腾挪变化，每一个字的笔法最多写得两笔，便给令狐冲封死，没法再写下去。

他大喝一声，笔法登变，不再如适才那么恣肆流动，而是劲贯中锋，笔致凝重，但锋芒角出，剑拔弩张，大有磊落波磔意态。令狐冲自不知他这路笔法是取意于蜀汉大将张飞所书的《八濛山铭》，但也看出此时笔路与先前已大不相同。他不理对方使的是什么招式，总之见他判官笔一动，便攻其虚隙。秃笔翁哇哇大叫，不论如何腾挪变化，总是只写得半个字，无论如何写不全一字。

秃笔翁笔法又变，大书《怀素自叙帖》中的草书，纵横飘忽，流转无方，心想：“怀素的草书本已十分难以辨认，我草中加草，谅你这小子识不得我这自创的狂草。”他哪知令狐冲别说草书，便是端端正正的真楷也识不了多少，他只道令狐冲能抢先制住自己，由于揣摸到了自己的笔路，其实在令狐冲眼中所见，纯是兵刃的路子，乘瑕抵隙，只是攻击对方招数中的破绽而已。

秃笔翁这路狂草每一招仍只能使出半招，心中郁怒越积越甚，突然大叫：“不打了，不打了！”向后纵开，提起丹青生那桶酒来，在石几上倒了一大片，大笔往酒中一蘸，便在白墙上写了起来，写的正是那首《裴将军诗》。二十三个字笔笔精神饱满，尤其那个“若”字直犹破壁飞去。他写完之后，才松了口气，哈哈大笑，侧头欣赏壁上藤黄如脂的大字，说道：“好极！我生平书法，以这幅字最佳。”

他越看越得意，道：“二哥，你这间棋室给我住吧，我舍不得这幅字，只怕从今而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好字了。”黑白子道：“很好！反正我这间屋中除了一张棋枰，什么也没有，就是你不要，我也得搬地方，对着你这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怎么还能静心下棋？”秃笔翁对着那几行字摇头晃脑，自称自赞：“便是颜鲁公复生，也未必写得出。”转头向令狐冲道：“兄弟，全靠你逼得我满肚笔意，没法施展，这才突然间从指端一涌而出，成此天地间从所未有的佳构。你的剑法好，我的书法好，这叫做各有所长，不分胜败。”

向问天道：“正是，各有所长，不分胜败。”丹青生道：“还有，全仗我的酒好！”

黑白子有点过意不去，说道：“我这三弟天真烂漫，痴于挥毫书写，倒不是比输了不认。”向问天道：“在下理会得。反正咱们所赌，只是梅庄中无人能胜过风兄弟的剑法。只要双方不分胜败，这赌注我们也就没输。”黑白子点头道：“正是。”伸手到石几之下，抽了一块方形铁板出来。铁板上刻着十九道棋路，原来是一块铁铸的棋枰。他抓住铁棋之角，说道：“风兄，我以这块棋枰作兵刃，领教你的高招。”

向问天道：“听说二庄主这块棋枰是件宝物，能收诸种兵刃暗器。”黑白子向他深深凝视，说道：“童兄当真博闻强记，佩服，佩服。其实我这兵刃并非宝物，乃是磁铁所制，用以吸住铁制的棋子，舟中马上和人弈，颠簸之际，便不致乱了棋路。”向问天道：“原来如此。”

令狐冲听在耳里，心道：“幸得向大哥指点，否则一上来长剑给他棋盘吸住，不用打便输了。和此人对敌，可不能让他棋盘和我长剑相碰。”当下剑尖下垂，抱拳说道：“请二庄主赐教。”黑白子道：“不敢，风兄剑法高明，在下生平未睹。请进招！”

令狐冲随手虚削，长剑在空中弯弯曲曲地蜿蜒而前。黑白子一怔，心想：“这是什么招数？”眼见剑尖指向自己咽喉，当即举枰一封。令狐冲拨转剑头，刺向他的右肩，黑白子又举枰一挡。令狐冲不等长剑接近棋枰，便已缩回，挺剑刺向他小腹。

黑白子又是一封，心想：“再不反击，如何争先？”下棋讲究一个先手，比武过招也讲究一个先手，黑白子精于棋理，自然深通争先之道，当即举起棋枰，向令狐冲右肩疾砸。这棋枰二尺见方，厚达一寸，是件极沉重的兵刃，倘若砸在剑上，就算铁枰平平无奇，全没特性，长剑也非给砸断不可。

令狐冲身子略侧，斜剑往他右肋下刺去。黑白子见对方这一剑虽似不成招式，所攻之处却务须照应，当即斜枰封他长剑，同时又即向前推出。这一招“大飞”本来守中有攻，只要对方应得这招，后着便源源而至。哪知令狐冲竟不理睬，长剑斜挑，径和他抢攻。黑白子这一招守中带攻之作只半招起了效应，唯有招架之功，却无反击之力。

此后令狐冲一剑又一剑，毫不停留地连攻四十余剑。黑白子左挡右封，前拒后御，守得几乎连水也泼不进去，委实严密无伦。但两人拆了四十余招，黑白子便守了四十余招，竟腾不出手来还击一招。

秃笔翁、丹青生、丁坚、施令威四人只看得目瞪口呆，眼见令狐冲的剑法既非极快，更不威猛凌厉，变招之际，亦无什么特别巧妙，但每一剑刺出，总是叫黑白子左支右绌，不得不防守自己的破绽。秃笔翁和丹青生自都理会得，任何招数中必有破绽，但叫能够抢先，早一步攻击对方要害，那么自己的破绽便不成破绽，纵有千百处破绽，亦是无妨。令狐冲这四十余招源源不绝地连攻，正是使上了这道理。

黑白子心下也越来越惊，只想变招还击，但棋枰甫动，对方剑尖便指向自己露出的破绽，四十余招之中，自己连半手也缓不出来反击，便如是和一个比自己棋力远为高明之人对局，对方连下四十余着，自己每一着都非应不可，跟随而走，全然不能自主。

黑白子眼见如此斗下去，纵然再拆一百招、二百招，自己仍将处于挨打而不能还手的局面，心想：“今日若不行险，以图一逞，我黑白子一世英名，化为流水。”横过棋枰，疾挥出去，径砸令狐冲左腰。令狐冲仍不闪不避，长剑先刺他小腹。这一次黑白子却不收枰防护，仍顺势砸将过去，似是决意拚命，要打个两败俱伤，待长剑刺到，左手食中二指陡地伸出，往剑刃上夹去。他练就“玄天指”神功，这两根手指上内劲凌厉，实不下于另有一件厉害兵刃。

旁观五人见他行此险着，都不禁“噢”的一声惊呼，这等打法已不是比武较艺，而是生死相搏，倘若他一夹不中，那便是剑刃穿腹之祸。一霎时间，五人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

眼见黑白子两根手指将要碰到剑刃，不论是否夹中，必将有一人或伤或死。倘若夹中，令狐冲的长剑没法刺出，棋枰便击在他腰间，其势已无可闪避；但如一夹不中，

甚或虽然夹中而二指之力阻不住剑势，则长剑一通而前，黑白子纵欲后退，亦已不及。

便在黑白子的手指和剑刃将触未触之际，长剑剑尖突然昂起，指向他咽喉。

这一下变招出于人人意料之外，古往今来武学之中，决不能有这么一招。如此一来，先前刺向小腹的一剑竟是虚招，高手相搏而使这等虚招，直如儿戏。可是此招虽为剑理之所绝无，毕竟已在令狐冲手下使了出来。剑尖上挑，疾刺咽喉，黑白子两指来不及上提夹剑，他的棋枰如继续前砸，这一剑定然先刺穿了他喉头。

黑白子大惊之下，右手奋力凝住棋枰不动。他心思敏捷，又善于弈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料到了对方心意，如自己棋枰顿住不砸，对方长剑也不会刺来。

果然令狐冲见他棋枰不再进击，长剑便也凝住不动，剑尖离他咽喉不过数寸，而棋枰离令狐冲腰间也已不过数寸。两人相对僵持，全身没半分颤动。

局势虽似僵持，其实令狐冲已占了全面上风。棋枰乃是重物，至少也须相隔数尺之遥运力重击，方能伤敌，此时和令狐冲只隔数寸，纵然大力向前猛推，也伤他不得，但令狐冲的长剑只须轻轻一刺，便送了对方的性命。双方处境之优劣，谁也瞧得出来。

向问天笑道：“此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这在棋理之中，乃是‘双活’。二庄主果是大智大勇，和风兄弟斗了个不分胜败。”

令狐冲长剑一撤，退开两步，躬身道：“得罪！”

黑白子道：“童兄取笑了。什么不胜不败？风兄剑术精绝，在下已一败涂地。”

丹青生道：“二哥，你的棋子暗器是武林中一绝，三百六十一枚黑白子射将出去，无人能挡，何不试试这位风兄弟破暗器的功夫？”

黑白子心中一动，见向问天微微点头，侧头向令狐冲瞧去，却见他丝毫不动声色，忖道：“此人剑法高明之极，当今之世，恐怕只有那人方能胜得过他。瞧他二人神色之间有恃无恐，我便再使暗器，看来也只是多出一小丑而已。”当即摇了摇头，笑道：“我既已输了，还比什么暗器？”

注：有评论家论及丹青生与令狐冲在梅庄品酒一节，细心及此，盛意可感。唯我国古人制酒及酒具与今日大异，论者以在美国之自身经历为标准，论及丹青生、令狐冲之品酒，则未必相合。如欲以现代标准评论古人，现代葡萄酒之正宗者在法国，其次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罗森堡、奥地利亦有佳酿，近年来澳大利亚之 Penfold Granger 崛起，国际间大受欢迎，价格陡涨；此外智利、阿根廷、南非、纽西兰等地红酒白酒亦有佳者。美国加州红酒白酒品质较次，世界高级酒店及西餐厅之酒牌中常不予列入，否则自损餐厅品位。美国人饮红酒，往往冲以橘子汽水加冰，犹似香港、新加坡人以加冰七喜汽水冲白兰地，以此为标准论令狐冲梅庄品酒，当不相合。法国人葡萄酒再加蒸馏，醇正者常为 Cognac 或 Armagnac，今小说中称之为葡萄浓酒，与葡萄酒略作区别。“白兰地”一名，原出荷兰文，同于法国酒，往往为多种葡萄蒸馏酒之混合品，各种牌子之混合成分不同，并不醇正。

二十 探狱

秃笔翁只是挂念着那幅张旭的《率意帖》，恳求道：“童兄，请你再将那帖给我瞧瞧。”向问天微笑道：“只等大庄主胜了我风兄弟，此帖便属三庄主所有，纵然连看三日三夜，也由得你了。”秃笔翁道：“我连看七日七夜！”向问天道：“好，便连看七日七夜。”秃笔翁心痒难搔，问道：“二哥，我去请大哥出手，好不好？”

黑白子道：“你二人在这里陪客，我跟大哥说去。”转身出外。

丹青生道：“风兄弟，咱们喝酒。唉，这坛酒给三哥糟蹋了不少。”说着倒酒入杯。

秃笔翁怒道：“什么糟蹋了不少？你这酒喝入肚中，不久便化尿拉出，哪及我粉壁留书，万古不朽？酒以书传，千载之下有人看到我的书法，才知世上有过你这桶吐鲁番葡萄浓酒。”

丹青生举起酒杯，向着墙壁，说道：“墙壁啊墙壁，你生而有幸，能尝到四太爷手酿的美酒，纵然没有我三哥在你脸上写字，你……你……你也万古不朽了。”令狐冲笑道：“比之这堵无知无识的墙壁，晚辈能尝到这等千古罕有的美酒，那更是幸运得多了。”说着举杯干了。向问天在旁陪得两杯，就此停杯不饮。丹青生和令狐冲却酒到杯干，越喝兴致越高。

两人各自喝了七八杯，黑白子这才出来，说道：“风兄，我大哥有请，请你移步。童兄便在这里再喝几杯如何？”

向问天一愕，说道：“这个……”眼见黑白子全无邀己同去之意，终不成硬要跟去？叹道：“在下无缘拜见大庄主，实是终身之憾。”黑白子道：“童兄请勿见怪。我大哥隐居已久，向来不见外客，只因听到风兄剑术精绝，心生仰慕，这才邀请一见，可决不敢对童兄有不敬之意。”向问天道：“岂敢，岂敢！”

令狐冲放下酒杯，心想不便携剑去见主人，便两手空空跟着黑白子走出棋室，穿过一道走廊，来到一个月洞门前。

月洞门门额上写着“琴心”两字，以蓝色琉璃砌成，笔致苍劲，当是出于秃笔翁的手笔。过了月洞门，是一条清幽的花径，两旁修竹珊珊，花径鹅卵石上生满青苔，显得平素少有人行。花径通到三间石屋之前。屋前屋后七八株苍松夭矫高挺，遮得四下里阴沉沉的。黑白子轻轻推开屋门，低声道：“请进。”

令狐冲一进屋门，便闻到一股檀香。黑白子道：“大哥，华山派的风少侠来了。”

内室走出一个老者，拱手道：“风少侠驾临敝庄，未克远迎，恕罪，恕罪。”

令狐冲见这老者六十来岁年纪，骨瘦如柴，脸上肌肉都凹了进去，直如一具骷髅，双目却炯炯有神，躬身道：“晚辈来得冒昧，请前辈恕罪。”那人道：“好说，好说。”

黑白子道：“我大哥道号黄钟公，风少侠想必早已知闻。”令狐冲道：“久仰四位庄主的大名，今日拜见清颜，实是有幸。”寻思：“向大哥当真开玩笑，事先全没跟我说及，只说要我一切听他安排。现下他又不在我身边，倘若这位大庄主出下什么难题，不知如何应付才是。”

黄钟公道：“听说风少侠是华山派前辈风老先生的传人，剑法如神。老朽对风老先生的为人和武功向来十分仰慕，只可惜缘悭一面。前些时江湖之间传闻，说道风老先生已经仙去，老朽甚是悼惜。今日得见风老先生的嫡系传人，也算大慰平生之愿了。听二弟说，风少侠还是风老先生的堂兄弟？”

令狐冲寻思：“风太师叔郑重嘱咐，不可泄漏他老人家的行踪。向大哥见了我的剑法，猜到是他老人家所传，在这里大肆张扬不算，还说我也姓风，未免有招摇撞骗之嫌。但我如直陈真相，却又不甚妥当。”只得含混说道：“我是他老人家的后辈子弟。晚辈资质愚鲁，兼之受教日浅，他老人家的剑法，晚辈学不到十之一二。”

黄钟公叹道：“倘若你真只学到他老人家剑法的十之一二，而我三个兄弟却都败在你剑下，风老先生的造诣可当真深不可测了。”令狐冲道：“三位庄主和晚辈都只随意过了几招，并没分什么胜败，便已住手。”黄钟公点了点头，皮包骨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说道：“年轻人不骄不躁，十分难得。请进琴堂用茶。”

令狐冲和黑白子随着他走进琴堂坐好，一名童子捧上清茶。黄钟公道：“听说风少侠怀有《广陵散》古谱。这事可真么？老朽颇喜音乐，想到嵇中散临刑时抚琴一曲，说道：‘《广陵散》从此绝矣！’每自叹息。倘若此曲真能重现人世，老朽垂暮之年得能按谱一奏，生平更无憾事。”说到这里，苍白的脸上竟然现出血色，显得颇为热切。

令狐冲心想：“向大哥谎话连篇，骗得他们惨了。我看孤山梅庄四位庄主均非常人，而且是来求他们治我伤病，可不能再卖什么关子。这本琴谱倘若正是曲洋前辈在东汉蔡什么公墓中所得的《广陵散》，该当便给他瞧瞧。”从怀中掏出向问天携来的琴谱，离座而起，双手奉上，说道：“大庄主请观。”

黄钟公欠身接过，说道：“《广陵散》绝响于人间已久，今日得睹古人名谱，实是不胜之喜，只是……只不知……”言下似乎是在说，却又如何得知这确是《广陵散》真谱，并非好事之徒伪造来作弄人的。他随手翻阅，说道：“唔，曲子很长啊。”从头自第一页看起，只瞧得片刻，脸上便已变色。

他右手翻阅琴谱，左手五根手指在桌上作出挑捻按捺的抚琴姿式，赞道：“妙极！和平中正，却又清绝幽绝。”翻到第二页，看了一会，又赞：“高量雅致，深藏玄机，便这么神游琴韵，片刻之间已然心怀大畅。”

黑白子眼见黄钟公只看到第二页，便已有些神不守舍，只怕他这般看下去，几个时辰也不会完，便插口道：“这位风少侠和嵩山派的一位童兄到来，说道梅庄之中若有人能胜得他的剑法……”黄钟公道：“嗯，定须有人能胜得他的剑法，他才肯将这套《广陵散》借我抄录，是也不是？”黑白子道：“是啊，我们三个都败下阵来，若非大哥出马，我孤山梅庄，嘿嘿……”黄钟公淡淡一笑，道：“你们既然不成，我也不成啊。”黑白子道：“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黄钟公道：“老了，不中用啦。”

令狐冲站起身来，说道：“大庄主道号‘黄钟公’，自是琴中高手。此谱虽然难

得，却也不是什么不传之秘，大庄主尽管留下慢慢抄录，三五日之后，晚辈再来取回便是。”

黄钟公和黑白子都是一愕。黑白子在棋室之中，见向问天大卖关子，一再刁难，将自己引得心痒难搔，却料不到这风二中却十分慷慨。他是善弈之人，便想令狐冲此举必是布下了陷阱，要引黄钟公上当，但又瞧不出破绽。黄钟公道：“无功不受禄。你我素无渊源，焉可受你这等厚礼？二位来到敝庄，到底有何见教，还盼坦诚相告。”

令狐冲心想：“到底向大哥同我到梅庄来是什么用意？推想起来，自必是求四位庄主为我疗伤，但他所作安排处处透着十分诡秘，这四位庄主又均是异行特立之士，说不定不能跟他们明言。反正我确不知向大哥来此有何所求，我直言相告，并非有意欺人。”便道：“晚辈是跟随童大哥前来宝庄，实不相瞒，踏入宝庄之前，晚辈既未得闻四位庄主的大名，亦不知世上有‘孤山梅庄’这座庄子。”顿了一顿，又道：“这自是晚辈孤陋寡闻，不识武林中诸位前辈高人，二位庄主莫怪。”

黄钟公向黑白子瞧了一眼，脸露微笑，说道：“风少侠极是坦诚，老朽多谢了。老朽本来十分奇怪，我四兄弟隐居杭州，江湖上极少人知，五岳剑派跟我兄弟更素无瓜葛，怎地会寻上门来？如此说来，风少侠确是不知我四人的来历了？”

令狐冲道：“晚辈惭愧，还望二位庄主指教。适才说什么‘久仰四位庄主大名’，其实……其实……”

黄钟公点了点头，道：“黄钟公、黑白子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取的外号，我们原来的姓名早就不用了。少侠从来不曾听说过我们四人的名头，原是理所当然。”右手翻动琴谱，问道：“这部琴谱，你是诚心借给老朽抄录？”令狐冲道：“正是。只因这琴谱是童大哥所有，晚辈才说相借，否则的话，前辈尽管取去便是，宝剑赠烈士，那也不用赐还了。”黄钟公“哦”了一声，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黑白子道：“你将琴谱借给我大哥，那位童兄可答允么？”令狐冲道：“童大哥与晚辈是过命的交情，他为人慷慨豪迈，既是在下答允了的，再大的事，他也不会介意。”黑白子点了点头。

黄钟公道：“风少侠一番好意，老朽深实感谢。只不过此事既未得到童兄亲口允诺，老朽毕竟心中不安。那位童兄言道，要得琴谱，须得本庄有人胜过你的剑法，老朽可不能白占这个便宜。咱们便来比划几招如何？”

令狐冲寻思：“刚才二庄主言道：‘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那么这位大庄主的武功，自当在他三人之上。三位庄主武功卓绝，我全仗风太师叔所传剑法才占了上风，若和大庄主交手，未必再能获胜，没来由的又何苦自取其辱？就算我胜得了他，又有什么好处？”便道：“童大哥一时好事，说这等话，当真令晚辈惭愧已极。四位庄主不责狂妄，晚辈已十分感激，如何再敢请大庄主赐教？”

黄钟公微笑道：“你这人甚好，咱们较量几招，点到为止，又有什么干系？”回头从壁上摘下一杆玉箫，交给令狐冲，说道：“你以箫作剑，我则用瑶琴当做兵刃。”从床头几上捧起一张瑶琴，微微一笑，说道：“我这两件乐器虽不敢说价值连城，却也是难得之物，总不成拿来砸坏了？大家装模作样地摆摆架式罢了。”

令狐冲见那箫通身碧绿，竟是上好的翠玉，近吹口处有几点朱斑，殷红如血，更映得玉箫青翠欲滴。黄钟公手中所持瑶琴颜色暗旧，当是数百年甚至是千年以上的古

物，这两件乐器只须轻轻一碰，势必同时粉碎，自不能以之真的打斗，眼见无可再推，双手横捧玉箫，恭恭敬敬地道：“请大庄主指点。”

黄钟公道：“风老先生一代剑豪，我向来十分佩服，他老人家所传剑法定然非同小可。风少侠请！”令狐冲提起箫来，轻轻一挥，风过箫孔，发出几声柔和的乐音。黄钟公右手在琴弦上轻拨几下，琴音响处，琴尾向令狐冲右肩推来。

令狐冲听到琴音，心头微微一震，玉箫缓缓点向黄钟公肘后。瑶琴倘若继续撞向自己肩头，他肘后穴道势必先被点上。黄钟公倒转瑶琴，向令狐冲腰间砸到，琴身递出之时，又是拨弦生音。令狐冲心想：“我若以玉箫相格，两件名贵乐器一齐撞坏。他为了爱惜乐器，势必收转瑶琴。但如此打法，未免迹近无赖。”当下玉箫转个弧形，点向对方腋下。黄钟公举琴封挡，令狐冲玉箫便即缩回。黄钟公在琴上连弹数声，乐音转急。

黑白子脸色微变，倒转着身子退出琴堂，随手带上了板门。

他知黄钟公在琴上拨弦发声，并非故示闲暇，却是在琴音之中灌注上乘内力，用以扰乱敌人心神，对方内力和琴音一生共鸣，便不知不觉地为琴音所制。琴音舒缓，对方出招也跟着舒缓；琴音急骤，对方出招也跟着急骤。但黄钟公琴上招数却和琴音恰正相反。他出招快速而琴音加倍悠闲，对方势必没法挡架。黑白子深知黄钟公这门功夫非同小可，生怕自己内力受损，便退到琴堂之外。

他虽隔着一道板门，仍隐隐听到琴声时缓时急，忽尔悄然无声，忽尔铮然大响，过得一会，琴声越弹越急。黑白子只听得心神不定，呼吸不舒，又退到了大门外，再将大门关上。琴音经过两道门的阻隔，已几不可闻，但偶尔琴音高亢，透了几声出来，仍令他心跳加剧。伫立良久，但听得琴音始终不断，心下诧异：“这姓风少年剑法固然极高，内力竟也如此了得。怎地在我大哥‘七弦无形剑’久攻之下，仍能支持得住？”

正凝思间，秃笔翁和丹青生二人并肩而至。丹青生低声问道：“怎样？”黑白子道：“已斗了很久，这少年还在强自支撑。我担心大哥会伤了他性命。”丹青生道：“我去向大哥求个情，不能伤了这位好朋友。”黑白子摇头道：“进去不得。”

便在此时，琴音铮铮大响，琴音响一声，三个人便退出一大步，琴音连响五下，三个人不由自主地退了五步。秃笔翁脸色雪白，定了定神，才道：“大哥这‘六丁开山’无形剑法当真厉害。这六音连续狠打猛击，那姓风的如何抵受得了？”

言犹未尽，只听得又是一声大响，跟着啪啪数响，似是断了好几根琴弦。

黑白子等吃了一惊，推开大门抢了进去，又再推开琴堂板门，只见黄钟公呆立不语，手中瑶琴七弦皆断，在琴边垂了下来。令狐冲手持玉箫，站在一旁，躬身说道：“得罪！”显而易见，这番比武又是黄钟公输了。

黑白子等三人尽皆骇然。三人深知这位大哥内力浑厚，在武林中是一位了不起的顶尖高手，不料仍折在这华山派少年手中，若非亲见，当真难信。

黄钟公苦笑道：“风少侠剑法之精，固为老朽生平所仅见，而内力造诣竟也如此了得，委实可敬可佩。老朽的‘七弦无形剑’，本来自以为算得是武林中的一门绝学，哪知在风少侠手底直如儿戏一般。我们四兄弟隐居梅庄，十余年来没涉足江湖，嘿嘿，竟然变成了井底之蛙。”言下颇有凄凉之意。令狐冲道：“晚辈勉力支撑，多蒙前辈手

下留情。”黄钟公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颓然坐倒，神情萧索。

令狐冲见他如此，意有不忍，寻思：“向大哥显是不欲让他们知晓我内力已失，以免他们得悉我受伤求治，便生障碍。但大丈夫光明磊落，我不能占他这个便宜。”便道：“大庄主，有一事须当明言。我所以不怕你琴上所发出的无形剑气，并非由于我内力高强，实因晚辈身上一无内力之故。”

黄钟公一怔，站起身来，说道：“什么？”令狐冲道：“晚辈多次受伤，内力尽失，是以对你琴音全无感应。”黄钟公又惊又喜，颤声问道：“当真？”令狐冲道：“前辈如果不信，一搭晚辈脉搏便知。”说着伸出了右手。

黄钟公和黑白子都大为奇怪，心想他来到梅庄，虽非明显为敌，终究不怀好意，何以竟敢坦然伸手，将自己命脉交于人手？倘若黄钟公借着搭脉的因头，扣住他手腕上穴道，他便有天大本事，也已无从施展，只好任由宰割了。黄钟公适才运出“六丁开山”神技，非但丝毫奈何不了令狐冲，而且最后七弦同响，内力催到顶峰，竟致七弦齐断，如此大败，终究心有不甘，寻思：“你若引我手掌过来，想反扣我穴道，我就再跟你一拚内力便了。”当即伸出右手，缓缓向令狐冲右手腕脉上搭去。他这一伸手之中，暗藏“虎爪擒拿手”、“龙爪功”、“小十八拿”的三门上乘擒拿手法，不论对方如何变招，他至多抓不住对方手腕，却决不致为对方所乘，不料五根手指搭将上去，令狐冲竟一动不动，毫无反击之象。

黄钟公刚感诧异，便觉令狐冲脉搏微弱，弦数弛缓，确是内力尽失。他一呆之下，哈哈大笑，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可上了当啦，上了你老弟的当啦！”他口中虽说自己上当，神情却欢愉之极。

他那“七弦无形剑”只是琴音，声音本身自不能伤敌，效用全在激发敌人内力，扰乱敌招，对手内力越强，对琴音所起感应也越厉害，万不料令狐冲竟半点内力也无，这“七弦无形剑”对他也就全无功效。黄钟公大败之余，心灰意冷，待得知悉所以落败，并非由于自己苦练数十年的绝技不行，忍不住大喜若狂。他抓住了令狐冲的手连连摇晃，笑道：“好兄弟，好兄弟！你为什么要将这秘密告知老夫？”

令狐冲笑道：“晚辈内力全失，适才比剑之时隐瞒不说，已不免存心不良，怎可相欺到底？前辈对牛弹琴，恰好碰上了晚辈牛不入耳。”

黄钟公捋须大笑，说道：“如此说来，老朽的‘七弦无形剑’倒还不算是废物，我只怕‘七弦无形剑’变成了‘断弦无用剑’呢，哈哈，哈哈！”

黑白子道：“风少侠，你坦诚相告，我兄弟俱都感激。但你岂不知自泄弱点，我兄弟若要取你性命，已易如反掌？你剑法虽高，内力全无，终不能和我等相抗。”

令狐冲道：“二庄主此言不错。晚辈深知四位庄主皆是英雄豪杰，这才明言。”

黄钟公点头道：“甚是，甚是。风兄弟，你来到敝庄有何用意，也不妨直说。我四兄弟跟你一见如故，只须力之所及，无不从命。”

秃笔翁道：“你内力尽失，想必是受了重伤。我有一至交好友，医术如神，只是为人古怪，轻易不肯为人治病，但冲着我的面子，必肯为你施治。那‘杀人名医’平一指跟我向来交情……”令狐冲失声道：“是平一指平大夫？”秃笔翁道：“正是，你也听过他的名字，是不是？”

令狐冲黯然道：“这位平大夫，数月之前，已在山东的五霸冈上逝世了。”秃笔翁“啊哟”一声，惊道：“他……他死了？”丹青生道：“他什么病都能治，怎么反而医不好自己的病？啊，他是给仇人害死的吗？”令狐冲摇了摇头，于平一指之死，心下一直甚是歉仄，说道：“平大夫临死之时，还替晚辈把了脉，说道晚辈之伤甚是古怪，他确是不能医治。”秃笔翁听到平一指的死讯，甚是伤感，呆呆不语，流下泪来。

黄钟公沉思半晌，说道：“风兄弟，我指点你一条路子，对方肯不肯答允，却是难言。我修一通书信，你持去见少林寺掌门方证大师，如他能以少林派内功绝技《易筋经》相授，你内力便有恢复之望。这《易筋经》本是他少林派不传之秘，但方证大师昔年曾欠了我一些情，说不定能卖我的老面子。”

令狐冲听他二人一个介绍平一指，一个指点去求方证大师，都十分对症，而且均是全力推介，可见这两位庄主不但见识超人，对自己也确是一片热诚，不禁心下感激，说道：“这《易筋经》神技，方证大师只传本门弟子，而晚辈却不便拜入少林门下，此中甚有难处。”站起来深深一揖，说道：“四位庄主的好意，晚辈深为感激。死生有命，晚辈身上的伤也不怎么打紧，倒叫四位挂怀了。晚辈这就告辞。”

黄钟公道：“且慢。”转身走进内室，过了片刻，拿了一个瓷瓶出来，说道：“这是昔年先师所赐的两枚药丸，补身疗伤颇有良效。送了给小兄弟，也算是你我相识一场的一点小意思。”令狐冲见瓷瓶的木塞极是陈旧，心想这是他师父的遗物，保存至今，自必珍贵无比，忙道：“这是前辈的尊师所赐，非同寻常，晚辈不敢拜领。”黄钟公摇了摇头，说道：“我四人绝足江湖，早就不与外人争斗，疗伤圣药，也用它不着。我兄弟既无门人，亦无子女，你推辞不要，这两枚药丸我只好带进棺材里去了。”

令狐冲听他说得凄凉，只得郑重道谢，接了过来，告辞出门。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三人陪他回到棋室。

向问天见四人脸色均甚郑重，知道令狐冲和大庄主比剑又已胜了。倘是大庄主得胜，黑白子固仍不动声色，秃笔翁和丹青生却必意气风发，一见面就会伸手来取张旭的书法和范宽的山水，假意问道：“风兄弟，大庄主指点了你剑法吗？”

令狐冲道：“大庄主功力之高，人所难测，但适逢小弟内力全失，对大庄主瑶琴上所发内力不起感应。天下侥幸之事，莫过于此。”

丹青生瞪眼对向问天道：“这位风兄弟为人诚实，什么都不隐瞒。你却说他内力远胜于你，叫我大哥上了这个大当。”向问天笑道：“风兄弟内力未失之时，确是远胜于我啊。我说的是从前，可没说现今。”秃笔翁哼了一声，道：“你不是好人！”

向问天拱了拱手，说道：“既然梅庄之中，无人胜得了我风兄弟的剑法，三位庄主，我们就此告辞。”转头向令狐冲道：“咱们走吧。”

令狐冲抱拳躬身，说道：“今日有幸拜见四位庄主，大慰平生，四位风采，在下景仰之至，日后若有机缘，当再造访宝庄。”丹青生道：“风兄弟，你不论哪一天想来喝酒，只管随时驾临，我把所藏的诸般名酒，一一与你品尝。这位童兄嘛，嘿嘿，嘿嘿！”向问天微笑道：“在下酒量甚窄，自不敢来自讨没趣了。”说着又拱了拱手，拉着令狐冲的手走了出去。黑白子等送了出来。向问天道：“三位庄主请留步，不劳远送。”秃笔翁道：“哈，你道我们是送你吗？我们送的是风兄弟。倘是你童兄一人来此，

我们一步也不送呢。”向问天笑道：“原来如此。”

黑白子等直送到大门之外，这才和令狐冲珍重道别。秃笔翁和丹青生对着向问天只直瞪眼，恨不得将他背上那个包袱抢了下来。

向问天携着令狐冲的手，步入柳荫深处，离梅庄已远，笑道：“那位大庄主琴上所发的‘无形剑气’十分厉害，兄弟，你如何取胜？”令狐冲道：“原来大哥一切早知就里。幸好我内力尽失，否则只怕此刻性命已不在了。大哥，你跟这四位庄主有仇么？”向问天道：“没有仇啊。我跟他们从未会过面，怎说得上有仇？”

忽听得有人叫道：“童兄，风兄，请你们转来。”令狐冲转过身来，只见丹青生快步奔到，手持酒碗，碗中盛着大半碗酒，说道：“风兄弟，我有半瓶百年以上的竹叶青，你若不尝一尝，甚是可惜。”说着将酒碗递了过去。

令狐冲接过酒碗，见那酒碧如翡翠，盛在碗中，宛如深不见底，酒香极是醇厚，赞道：“果是好酒。”喝一口，赞一声：“好！”一连四口，将半碗酒喝干了，道：“这酒轻灵厚重兼而有之，当是扬州、镇江一带的名酿。”丹青生喜道：“正是，那是镇江金山寺的镇寺之宝，共有六瓶。寺中大和尚守戒不饮酒，送了一瓶给我。我喝了半瓶，便不舍得喝了。风兄弟，我那里着实还有几种好酒，请你去品评品评如何？”

令狐冲对“江南四友”颇有亲近之意，加之有好酒可喝，如何不喜，当下转头向着向问天，瞧他意向。向问天道：“兄弟，四庄主邀你去喝酒，你就去吧。至于我呢，三庄主和四庄主见了我就生气，我就那个……嘿嘿！”丹青生笑道：“我几时见你生气了？一起去，一起去！你是风兄弟的朋友，我也请你喝酒。”

向问天还待推辞，丹青生左臂挽住了他手臂，右臂挽住了令狐冲，笑道：“去，去！再去喝几杯。”令狐冲心想：“我们告辞之时，这位四庄主对向大哥神色甚是不善，怎地忽又亲热起来？莫非他念念不忘向大哥背上包袱中的书画，另行设法谋取么？”

三人回到梅庄，秃笔翁等在门口，喜道：“风兄弟又回来了，妙极，妙极！”四人重回棋室。丹青生斟上诸般美酒和令狐冲畅饮，黑白子却始终没露面。

眼见天色将晚，秃笔翁和丹青生似是在等什么，不住斜眼向门口张望。向问天告辞了几次，他二人始终全力挽留。令狐冲并不理会，只是喝酒。向问天看了看天色，笑道：“二位庄主若不留我们吃饭，可要饿坏我这饭桶了。”秃笔翁道：“是，是！”大声叫道：“丁管家，快安排筵席。”丁坚在门外答应。

便在此时，室门推开，黑白子走了进来，向令狐冲道：“风兄弟，敝庄另有一位朋友，想请教你的剑法。”秃笔翁和丹青生一听此言，同时跳起身来，喜道：“大哥答允了？”

令狐冲心想：“那人和我比剑，须先得到大庄主许可。他们留着我在这里，似是二庄主向大庄主商量，求了这么久，大庄主方始答允。那么此人不是大庄主的子侄后辈，便是他的门人下属，难道他的剑法竟比大庄主还要高明么？”转念一想，暗叫：“啊哟，不好！他们知我内力全无，自己顾全身分，不便出手，但若派一名后辈或下属来跟我动手，专门和我比拚内力，岂不是立时取了我性命？”但随即又想：“这四位庄主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岂能干这等卑鄙行径？但三庄主、四庄主爱那两幅书画若狂，二庄主貌若冷静，对那些棋局却也是不得到手便难甘心，为了这些书画棋局而行此下策，

也非事理之所无。要是有人真欲以内力伤我，我先以剑法刺伤他的关节要害便了。”

黑白子道：“风少侠，劳你驾再走一趟。”令狐冲道：“若以真实功夫而论，晚辈连三庄主、四庄主都非敌手，更不用说大庄主、二庄主了。孤山梅庄四位前辈武功卓绝，只因和晚辈杯酒相投，这才处处眷顾容让。晚辈一些粗浅剑术，实在不必再献丑了。”

丹青生道：“风兄弟，那人的武功当然比你高，不过你不用害怕，他……”黑白子截住他的话头，说道：“敝庄之中，尚有一个精研剑术的前辈名家，他听说风少侠的剑法如此了得，说什么也要较量几手，还望风少侠再比一场。”

令狐冲心想再比一场，说不定被迫伤人，便和“江南四友”翻脸成仇，说道：“四位庄主待晚辈极好，若再比一场，也不知这位前辈脾气如何，要是闹得不欢而散，或者晚辈伤在这位前辈剑底，岂不是坏了和气？”丹青生笑道：“没关系，不会……”黑白子又抢着道：“不论怎样，我四人决不会怪你风少侠。”向问天道：“好吧，再比试一场，又有何妨？我可有些事情，须得先走一步。风兄弟，咱们到嘉兴府见。”

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声道：“你要先走，那怎么成？”秃笔翁道：“除非你将张旭的书法留下了。”丹青生道：“风少侠输了之后，又到哪里去找你取书画棋谱？不成，不成，你再耽一会儿。丁管家，快摆筵席哪！”

黑白子道：“风少侠，我陪你去。童兄，你先请用饭，咱们过不多久，便回来陪你。”向问天连连摇头，说道：“这场比赛，你们志在必胜。我风兄弟剑法虽高，临敌经验却浅。你们又已知他内力已失，我如不在旁掠阵，这场比试纵然输了，也输得心不甘服。”黑白子道：“童兄此言是何用意？难道我们还会使诈不成？”向问天道：“孤山梅庄四位庄主乃豪杰之士，在下久仰威望，自然十分信得过的。但风兄弟要去和另一人比剑，在下实不知梅庄中除四位庄主之外，竟然另有一位高人。请问二庄主，此人是谁？在下若知这人和四位庄主一般，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侠士，那就放心了。”

丹青生道：“这位前辈的武功名望，和我四兄弟相比那是只高不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向问天道：“武林之中，名望能和四位庄主相捋的，屈指寥寥可数，谅来在下必知其名。”秃笔翁道：“这人的名字，却不便跟你说。”向问天道：“那么在下定须在旁观战，否则这场比试便作罢论。”丹青生道：“你何必如此固执？我看童兄临场，于你有损无益，此人隐居已久，不喜旁人见到他面貌。”向问天道：“那么风兄弟又怎么和他比剑？”黑白子道：“双方都戴上头罩，只露出一对眼睛，便谁也看不到谁了。”向问天道：“四位庄主是否也戴上头罩？”黑白子道：“是啊。这人脾气古怪得紧，否则他便不肯动手。”向问天道：“那么在下也戴上头罩便是。”

黑白子踌躇半晌，说道：“童兄既执意要临场观斗，那也只好如此，但须请童兄答允一件事，自始至终不可出声。”向问天笑道：“装聋作哑，那还不容易？”

当下黑白子在前引路，向问天和令狐冲跟随其后，秃笔翁和丹青生走在最后。令狐冲见他走的是通向大庄主居室的旧路，来到大庄主琴堂外，黑白子在门上轻扣三声，推门进去。只见室中一人头上已套了黑布罩子，瞧衣衫便是黄钟公。黑白子走到他身前，俯头在他耳边低语数句。黄钟公摇了摇头，低声说了几句话，显是不愿向问天参与。黑白子点了点头，转头道：“我大哥以为，比剑事小，但如惹恼了那位朋友，多有不便。这事就此作罢。”

五人躬身向黄钟公行礼，告辞出来。

丹青生气忿忿地道：“童兄，你这人当真古怪，难道还怕我们一拥而上，欺侮风兄弟不成？你非要在旁观斗不可，闹得好好一场比试，就此化作云烟，岂不令人扫兴？”秃笔翁道：“二哥花了老大力气，才求得我大哥答允，偏偏你又来捣蛋。”

向问天笑道：“好啦，好啦！我便让一步，不瞧这场比试啦。你们可要公公平平，不许欺骗我风兄弟。”秃笔翁和丹青生大喜，齐声道：“你当我们是什么人了？哪有欺骗风少侠之理？”向问天笑道：“我在棋室中等候。风兄弟，他们鬼鬼祟祟地不知玩什么把戏，你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千万小心了。”令狐冲笑道：“梅庄之中，尽是高人雅士，岂有行诡使诈之人？”丹青生笑道：“是啊，风少侠哪像你这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向问天走出几步，回头招手道：“风兄弟，你过来，我得嘱咐你几句，可别上了人家的当。”丹青生笑了笑，也不理会。令狐冲心道：“向大哥忒也小心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真要骗我，也没这么容易。”走近身去。

向问天拉住他手，令狐冲便觉他在自己手掌之中，塞了一个纸团。

令狐冲一捏之下，便觉纸团中有一枚硬物。向问天笑嘻嘻地拉他近前，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见了那人之后，便跟他拉手亲近，将这纸团连同其中的物事，偷偷塞在他手中。这事牵连重大，千万不可轻忽。哈哈，哈哈！”他说这几句话之时，语气甚是郑重，但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最后几下哈哈大笑，和他的说话更毫不相干。

黑白子等三人都道他说的是奚落自己三人的言语。丹青生道：“有什么好笑？风少侠固然剑法高明，你童兄剑法如何，咱们可还没请教。”向问天笑道：“在下的剑法稀松平常，可不用请教。”说着摇摇摆摆地出外。

丹青生笑道：“好，咱们再见大哥去。”四人重行走进黄钟公的琴堂。

黄钟公没料到他们去而复回，已将头上罩子除去。黑白子道：“大哥，那位童兄终于给我们说服，答允不去观战了。”黄钟公道：“好。”拿起黑布罩子，又套在头上。丹青生拉开木柜，取了三只黑布罩子出来，将其中一只交给令狐冲，道：“这是我的，你戴着吧。大哥，我借你的枕头套用用。”走进内室，过得片刻，出来时头上已罩了一只青布的枕头套子，套上剪了两个圆孔，露出一双光溜溜的眼睛。

黄钟公点了点头，向令狐冲道：“待会比试，你们两位都使木剑，以免拚上内力，让风兄弟吃亏。”令狐冲喜道：“那再好不过。”黄钟公向黑白子道：“二弟，带两柄木剑。”黑白子打开木柜，取出两柄木剑。

黄钟公向令狐冲道：“风兄弟，这场比试不论谁胜谁败，请你对外人一句也别提起。”令狐冲道：“这个自然，晚辈先已说过，来到梅庄，决非求名，岂有到外面胡说张扬之理？何况晚辈败多胜少，也没什么好说的。”

黄钟公道：“那倒未必尽然。但相信风兄弟言而有信，不致外传。此后一切所见，请你也一句不提，连那位童兄也不可告知，这件事做得到么？”令狐冲踌躇道：“连童大哥也不能告知？比剑之后，他自然要问起经过，我如绝口不言，未免于友道有亏。”黄钟公道：“那位童兄是老江湖了，既知风兄弟已答允了老夫，大丈夫千金一诺，不能食言而肥，自也不致于强人所难。”令狐冲点头道：“那也说得是，晚辈答允了便是。”

黄钟公拱了拱手，道：“多谢风兄弟厚意。请！”

令狐冲转过身来，便往外走。哪知丹青生向内室指了指，道：“在这里面。”

令狐冲一怔，大是愕然：“怎地在内室之中？”随即省悟：“啊，是了！和我比剑之人是个女子，说不定是大庄主的夫人或姬妾，因此他们坚决不让向大哥在旁观看，既不许她见到我相貌，又不许我见到她真面目，自是男女有别之故。大庄主一再叮嘱，要我不可向旁人提及，连对向大哥也不能说，若非闺阁之事，何必如此郑重？”

想通了此节，种种疑窦豁然而解，但一捏到掌心中的纸团和其中那枚小小硬物，寻思：“看来向大哥种种布置安排，深谋远虑，只不过要设法和这女子见上一面。他自己既不能见她之面，便要我传递书信和信物。这中间定有私情暧昧。向大哥和我虽义结金兰，但四位庄主待我甚厚，我如传递此物，太也对不住四位庄主，这便如何是好？”又想：“向大哥和四位庄主都是五六十岁年纪之人，那女子定然也非年轻，纵有情缘牵缠，也是许多年前的旧事了，就算递了这封信，想来也不会坏了那女子的名节。”沉吟之际，五人已进了内室。

室内一床一几，陈设简单，床上挂了纱帐，甚是陈旧，已呈黄色。几上放着一张短琴，通体黝黑，似是铁制。

令狐冲心想：“事情一切推演，全入于向大哥的算中。唉，他情深若斯，我岂可不助他完偿这个心愿？”他生性洒脱，于名教礼仪之防向来便不放在心上，这时内心之中，隐隐似乎那女子便是小师妹岳灵珊，她嫁了师弟林平之，自己则是向问天，隔了数十年后，千方百计地又想去和小师妹见上一面，会面竟不可得，则传递一样昔年的信物，聊表情愫，也足慰数十年的相思之苦。心下又想：“向大哥摆脱魔教，不惜和教主及教中众兄弟翻脸，说不定也是为了这旧情人之故。”

他心涉遐想之际，黄钟公已掀开床上被褥，揭起床板，下面却是块铁板，上有铜环。黄钟公握住铜环，向上提起，一块四尺来阔、五尺来长的铁板应手而起，露出一个长大方洞。这铁板厚达半尺，显是甚为沉重，他平放在地上，说道：“这人的居所有些奇怪，风兄弟请跟我来。”说着便向洞中跃入。黑白子道：“风少侠先请。”

令狐冲心感诧异，跟着跃下，只见下面墙壁上点着一盏油灯，发出淡黄色光芒，置身之所似是个地道。他跟着黄钟公向前行去，黑白子等三人依次跃下。

行了约莫二丈，前面已无去路。黄钟公从怀中取出一串钥匙，插入了一个匙孔，转了几转，向内推动。只听得轧轧声响，一扇石门缓缓开了。令狐冲心下越感惊异，而对向问天却又多了几分同情之意，寻思：“他们将这女子关在地底，自然是强加囚禁，违其本愿。这四位庄主似是仁义豪杰之士，却如何干这等卑鄙勾当？”

他随着黄钟公走进石门，地道一路向下倾斜，走出数十丈后，又来到一扇门前。黄钟公又取出钥匙，将门开了，这一次却是一扇铁门。地势不断的向下倾斜，只怕已深入地底百丈有余。地道转了几个弯，前面又出现一道门。令狐冲忿忿不平：“我还道四位庄主精擅琴棋书画，乃高人雅士，岂知竟私设地牢，将一个女子关在这等暗无天日的所在。”

他初下地道时，对四人并无提防之意，此刻却不免大起戒心，暗自悚悚：“他们跟我比剑不胜，莫非引我来到此处，也要将我囚禁于此？这地道中机关门户，重重叠

叠，当真是插翅难飞。”可是虽有戒备之意，但前有黄钟公，后有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自己手中一件兵器也没有，却也无可奈何。

第三道门户却是由四道门夹成，一道铁门后，一道钉满了棉絮的木门，其后又是一道铁门，又是一道钉棉的木门。令狐冲寻思：“为什么两道铁门之间要夹两道钉满棉絮的木门？是了，想来被囚之人内功十分厉害，这棉絮是吸去她的掌力，以防她击破铁门。”

此后接连行走十余丈，不见再有门户，地道隔老远才有一盏油灯，有些地方油灯已熄，更是一片漆黑，要摸索而行数丈，才又见到灯光。令狐冲只觉呼吸不畅，壁上和足底潮湿之极，突然之间想起：“啊哟，梅庄是在西湖之畔，走了这么远，只怕已深入西湖之底。这人给囚于湖底，自然没法自行脱困。别人便要设法搭救，也是不能，倘若凿穿牢壁，湖水便即灌入。”

再前行数丈，地道突然收窄，必须弓身而行，越向前行，弯腰越低。又走了数丈，黄钟公停步晃亮火折，点着了壁上油灯，微光之下，只见前面又是一扇铁门，铁门上有个尺许见方的洞孔。

黄钟公对着那方孔朗声道：“任先生，黄钟公四兄弟拜访你来啦。”

令狐冲一呆：“怎地是任先生？难道里面所囚的不是女子？”但里面无人答应。

黄钟公又道：“任先生，我们久疏拜候，甚是歉仄，今日特来告知一件大事。”

室内一个浓重的声音骂道：“去你妈的大事小事！有狗屁就放，如没屁放，快给我滚得远远的！”

令狐冲惊讶莫名，先前的种种设想，霎时间尽皆烟消云散，这口音不但是个老年男子，而且出语粗俗，直是个市井俚人。

黄钟公道：“先前我们只道当今之世，剑法之高，自以任先生为第一，岂知大谬不然。今日有一人来到梅庄，我们四兄弟固然不是他敌手，任先生的剑法和他一比，那也是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令狐冲心道：“原来他是以言语相激，要那人和我比剑。”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你们四个狗杂种斗不过人家，便激他来和我比剑，想我为你们四个混蛋料理强敌，是不是？哈哈，打的倒是如意算盘，只可惜我十多年不动剑，剑法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操你奶奶的王八羔子，夹着尾巴快给我滚吧。”

令狐冲心下骇然：“此人机智无比，料事如神，一听黄钟公之言，便已算到。”

秃笔翁道：“大哥，任先生决不是此人敌手。那人说梅庄之中没人胜得过他，这句话原是不错的。咱们不用跟任先生多说了。”那姓任的喝道：“你激我有什么用？姓任的难道还能给你们这四个小杂种办事？”秃笔翁道：“此人剑法得自华山派风清扬老先生真传。大哥，听说任先生当年纵横江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风老先生一个。任先生有个外号，叫什么‘望风而逃’。这个‘风’字，便是指风清扬老先生而言，这话可真？”

那姓任的哇哇大叫，骂道：“放屁，放屁，臭不可当！”

丹青生道：“三哥错了。”秃笔翁道：“怎地错了？”丹青生道：“你说错了一个字。任先生的外号不是叫‘望风而逃’，而是叫‘闻风而逃’。你想，任先生如果望见了

风老先生，二人相距已不甚远，风老先生还容得他逃走吗？只有一听到风老先生的名字，立即拔足便奔，急急如丧家之犬……”秃笔翁接口道：“忙忙似漏网之鱼！”丹青生道：“这才得保首领，直至今日啊。”

那姓任的不怒反笑，说道：“四个臭混蛋给人家逼得走投无路，无可奈何，这才想到来求老夫出手。操你奶奶，老夫要是中了你们的诡计，那也不姓任了。”

黄钟公叹了口气，道：“风兄弟，这位任先生一听到你这个‘风’字，已然魂飞魄散，心胆俱裂。这剑不用比了，我们承认你是当世剑法第一便是。”

令狐冲虽见那人并非女子，先前种种猜测全都错了，但见他深陷牢笼，显然岁月已久，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从各人的语气之中，推想这人既是前辈，武功又必极高，听黄钟公如此说，便道：“大庄主这话可不对了，风老前辈和晚辈谈论剑法之时，对这位……这位任老先生极是推崇，说道当世剑法他便只佩服任老先生一人，他日晚辈若有机缘拜见任老先生，务须诚心诚意、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磕头，请他老人家指点一二。”

此言一出，黄钟公等四人尽皆愕然。那姓任的却十分得意，呵呵大笑，道：“小朋友，你这话说得对，风清扬并非泛泛之辈，也只有他，才识得我剑法的精妙。”

黄钟公道：“风……风老先生知道他……他是在这里？”语音微颤，似有惊恐之意。

令狐冲信口胡吹：“风老先生只道任老先生归隐于名山胜地。他老人家教导晚辈练剑之时，常自提及任老先生，说道练这等剑招，只是用来和任老先生的传人对敌，世上若无任老先生，这等繁难的剑法压根儿就不必学。”他此时对梅庄四个庄主颇为不满，这几句话颇具奚落之意，心想这姓任的是前辈英雄，却给囚禁于这阴暗卑湿的牢笼，定是中了暗算。他四人所使手段之卑鄙，不问可知。

那姓任的道：“是啊，小朋友，风清扬果然挺有见识。你将梅庄这几个家伙都打败了，是不是？”

令狐冲道：“晚辈的剑法既是风老先生亲手所传，除非是你任老先生自己，又或是你的传人，寻常之人自然不是敌手。”他这几句话，那是公然和黄钟公等四人过不去了。他只觉这地底黑牢潮湿郁闷，只耽得片刻已如此难受，四个庄主却将这位武林高人关在这等所在，不知已关了多少年，激动义愤之下，出言便无所顾忌。

黄钟公等听在耳里，自是老大没趣，但他们确是比剑而败，那也无话可说。丹青生道：“风兄弟，你这话……”黑白子扯扯他的衣袖，丹青生便即住口。

那人道：“很好，很好，小朋友，你替我出了胸中一口恶气。你怎样打败了他们？”令狐冲道：“梅庄中第一个和我比剑的，是个姓丁的朋友，叫什么‘一字电剑’丁坚。”那人道：“此人剑法华而不实，但以剑光唬人，并无真实本领。你根本不用出招伤他，只须将剑锋摆在那里，他自己会将手指、手腕、手臂送到你剑锋上来，自己切断。”

五人一听，尽皆骇然，不约而同地都“啊”了一声。

那人问道：“怎样，我说得不对吗？”令狐冲道：“说得对极了，前辈便似亲眼见到一般。”那人笑道：“好极！他割断了五根手指，还是一只手掌？”令狐冲道：“晚辈将剑锋侧了一侧。”那人道：“不对，不对！对付敌人有什么客气？你心地仁善，将来必吃大亏。第二个是谁跟你对敌？”

令狐冲道：“四庄主。”那人道：“嗯，老四的剑法当然比那个什么‘一字屁剑’高明些，但也高不了多少。他见你胜了丁坚，定然上来便使他的得意绝技，哼哼，那叫什么剑法啊？是了，叫作‘泼墨披麻剑法’，什么‘白虹贯日’、‘腾蛟起凤’，又是什么‘春风杨柳’。”丹青生听他将自己的得意剑招说得丝毫不错，更加骇异。

令狐冲道：“四庄主的剑法其实也挺高明，只不过攻人之际，自己破绽太多。”

那人呵呵一笑，说道：“老风的传人果然有两下子，你一语破的，将他这路‘泼墨披麻剑法’的致命弱点说了出来。他这路剑法之中，有一招自以为最厉害的杀手，叫做‘玉龙倒悬’，仗剑当头硬砍，他不使这招便罢，倘若使将出来，遇上老风的传人，只须将长剑顺着他剑锋滑了上去，他的五根手指便都给披断了，手上的鲜血，便如泼墨一般地泼下来了。这叫做‘泼血披指剑法’，哈哈，哈哈！”

令狐冲道：“前辈料事如神，晚辈果是在这一招上胜了他。不过晚辈跟他无冤无仇，四庄主又曾以美酒款待，相待甚厚，这五根手指吗，倒不必披下来了，哈哈！”

丹青生的脸色早气得又红又青，当真是名副其实的“丹青生”，只是头上罩了枕套，谁也瞧不见而已。

那人道：“秃头老三善使判官笔，他这一手字写得三岁小孩子一般，偏生要附庸风雅，武功之中居然自称包含了书法名家的笔意。嘿嘿，小朋友，要知临敌过招，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事，全力相搏，尚恐不胜，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讲究什么钟王碑帖？除非对方武功跟你差得太远，你才能将他玩弄戏耍。但如双方武功相若，你再用判官笔来写字，那是将自己的性命双手献给敌人了。”

令狐冲道：“前辈之言是极，这位三庄主和人动手，确是太过托大了些。”

秃笔翁初时听那人如此说，极是恼怒，但越想越觉他的说话十分有理，自己将书法融化在判官笔的招数之中，虽是好玩，笔上的威力毕竟大减，若不是令狐冲手下留情，十个秃笔翁也给他毙了，想到此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那人笑道：“要胜秃头老三，那是很容易的。他的判官笔法本来相当可观，就是太过狂妄，偏要在武功中加上什么书法。嘿嘿，高手过招，所争的只是尺寸之间，他将自己性命来闹着玩，居然活到今日，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桩奇事。秃头老三，近十多年来你龟缩不出，没到江湖上行走，是不是？”

秃笔翁哼了一声，并不答话，心中又是一寒，自忖：“他的话一点不错，这十多年中我若在江湖上闯荡，焉能活到今日？”

那人道：“老二玄铁棋盘上的功夫，那可是真材实料了，一动手攻人，一招快似一招，势如疾风骤雨，等闲之辈确是不易招架。小朋友，你却怎样破他，说来听听。”令狐冲道：“这个‘破’字，晚辈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我一上来就跟二庄主对攻，第一招便让他取了守势。”那人道：“很好。第二招呢？”令狐冲道：“第二招晚辈仍是抢攻，二庄主又取了守势。”那人道：“很好。第三招怎样？”令狐冲道：“第三招仍然是我攻他守。”那人道：“了不起。黑白子当年在江湖上着实威风，那时他使一块大铁牌，只须有人能挡得他连环三击，黑白子便饶了他不杀。后来他改使玄铁棋枰，兵刃上大占便宜，那就更加了得。小朋友居然逼得他连守三招，很好！第四招他怎生反击？”令狐冲道：“第四招还是晚辈攻击，二庄主守御。”那人道：“老风的剑法当真如此高明？”

虽然要胜黑白子并不为难，但居然逼得他在第四招上仍取守势，嘿嘿，很好！第五招一定是他攻了？”

令狐冲道：“第五招攻守之势并未改变。”

那姓任的“哦”的一声，半晌不语，隔了好一会，才道：“你一共攻了几剑，黑白子这才回击？”令狐冲道：“这个……这个……招数倒记不起了。”

黑白子道：“风少侠剑法如神，自始至终，晚辈未能还得一招。他攻到四十余招时，晚辈自知不是敌手，这便推枰认输。”他直到此刻，才对那姓任的说话，语气竟十分恭敬。

那人“啊”的一声大叫，说道：“岂有此理？风清扬虽是华山派剑宗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华山剑宗的剑法有其极限。我决不信华山派之中，有哪一人能连攻黑白子四十余招，逼得他无法还上一招。”

黑白子道：“任老先生对晚辈过奖了！这位风兄弟青出于蓝，剑法之高，早已远远超越华山剑宗的范围。环顾当世，也只任老先生这等武林中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高手，方能指点他几招。”令狐冲心道：“黄钟公、秃笔翁、丹青生三人言语侮慢，黑白子却恭谨之极。但或激或捧，用意相同，都是要这位任老先生跟我比剑。”

那人道：“哼，你大拍马屁，一般的臭不可当。黄钟公的武术招数，与黑白子也只半斤八两，但他内力不错，小朋友，你的内力也胜过他吗？”令狐冲道：“晚辈受伤在先，内力全失，以致大庄主的‘七弦无形剑’对晚辈全然不生效用。”那人呵呵大笑，说道：“倒也有趣。很好，小朋友，我很想见识见识你的剑法。”

令狐冲道：“前辈不可上当。江南四友只想激得你和我比剑，其实别有所图。”那人道：“有什么图谋？”令狐冲道：“他们和我的一个朋友打了个赌，倘若梅庄之中有人胜得了晚辈的剑法，我那朋友便要输几件物事给他们。”那人道：“输几件物事？嗯，想必是罕见的琴谱、棋谱，又或是前代的什么书画真迹。”令狐冲道：“前辈料事如神。”

那人道：“我只想瞧瞧你的剑法，并非真的过招，再说，我也未必能胜得了你。”令狐冲道：“前辈要胜过晚辈，那是十拿九稳，但须请四位庄主先答允一件事。”那人道：“什么事？”令狐冲道：“前辈胜了晚辈手中长剑，给他们赢得那几件稀世珍物，四位庄主便须大开牢门，恭请前辈离开此处。”

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声道：“这个万万不能。”黄钟公哼了一声。

那人笑道：“小朋友有点儿异想天开。是风清扬教你的吗？”

令狐冲道：“风老先生绝不知前辈囚于此间，晚辈更加万万料想不到。”

黑白子忽道：“风少侠，这位任老先生叫什么名字？武林中的朋友叫他什么外号？他原是哪一派的掌门？为何囚于此间？你都曾听风老先生说过么？”

黑白子突如其来地连问四事，令狐冲却一件也答不上来。先前令狐冲连攻四十余招，黑白子还能守了四十余招，此刻对方连发四问，有如急攻四招，令狐冲却一招也守不住，嗫嚅半晌，说道：“这个倒没听风老先生说起过，我……我确是不知。”

丹青生道：“是啊，谅你也不知晓，你如得知其中原由，也不会要我们放他出去了。此人倘若得离此处，武林中天翻地覆，不知将有多少人命丧其手，江湖上从此更

无宁日。”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正是！江南四友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老夫身脱牢笼。再说，他们只奉命在此看守，不过四名小小的狱卒而已，他们哪里有权放脱老夫？小朋友，你说这句话，可将他们的身分抬得太高了。”

令狐冲不语，心想：“此中种种干系，我半点也不知道，当真一说便错，露了马脚。”

黄钟公道：“风兄弟，你见这地牢阴暗潮湿，对这位任先生大起同情之意，因而对我们四兄弟甚是不忿，这是你的侠义心肠，老夫也不来怪你。你可知道，这位任先生要是重入江湖，单是你华山一派，少说也得死去一大半人。任先生，我这话不错吧？”

那人笑道：“不错，不错。华山派的掌门人还是岳不群吧？此人一脸孔假正经，只可惜我先是忙着，后来又失手遭了暗算，否则早就将他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令狐冲心头一震，师父虽将他逐出华山派，并又传书天下，将他当做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敌，但师父师母自幼将他抚养长大的恩德，一直对他有如亲儿的情义，却令他感怀不忘，此时听得这姓任的如此肆言侮辱自己师父，不禁怒喝：“住嘴！我师……”下面这个“父”字将到口边，立即忍住，记起向问天带自己来到梅庄，是让自己冒认是师父的师叔，对方善恶未明，可不能向他们吐露真相。

那姓任的自不知他这声怒喝的真意，继续笑道：“华山门中，我瞧得起的人当然也有。风老是一个，小朋友你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的后辈，叫什么‘华山玉女’宁……宁什么的。啊，是了，叫作宁中则。这个小姑娘倒也慷慨豪迈，是个人物，只可惜嫁了岳不群，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令狐冲听他将自己的师娘叫作“小姑娘”，不禁啼笑皆非，只好不加置答，总算他对师娘颇有好评，说她是个人物。

那人问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令狐冲道：“晚辈姓风，名叫二中。”

那人道：“华山派姓风的人，都不会差。你进来吧！我领教领教风老的剑法。”他本来称风清扬为“老风”，后来改了口，称为“风老”，想是令狐冲所说的言语令他颇为欢喜，言语中对风清扬也客气了起来。

令狐冲好奇之心早已大动，亟想瞧瞧这人是怎生模样，武功又如何高明，便道：“晚辈一些粗浅剑法，在外面唬唬人还勉强可以，到了前辈跟前，实不足一笑。但任老先生是人中龙凤，既到此处，焉可不见？”

丹青生挨近前来，在他耳畔低声说道：“风兄弟，此人武功十分怪异，手段又阴毒无比，你千万要小心了。稍有不对，便立即出来。”他语声极低，但关切之情显是出于至诚。令狐冲心头一动：“四庄主对我很够义气啊！适才我说话讥刺于他，他非但毫不记恨，反而真心关怀我的安危。”不由得暗自惭愧。

那人大声道：“进来，进来。他们在外面鬼鬼祟祟地说些什么？小朋友，江南四‘丑’不是好人，除了叫你上当，别的决没什么好话，半句也信不得。”

令狐冲好生难以委决，不知到底哪一边是好人，该当助谁才是。

黄钟公从怀中取出另一枚钥匙，在铁门的锁孔中转了几转。令狐冲只道他开了锁后，便会推开铁门，哪知他退在一旁，黑白子走上前去，从怀中取出一枚钥匙，在另一个锁孔中转了几转。然后秃笔翁和丹青生分别各出钥匙，插入锁孔转动。令狐冲

恍然省悟：“原来这位前辈的身分如此重要，四个庄主各怀钥匙，要用四条钥匙分别开锁，铁门才能打开。他江南四友有如兄弟，四个人便如是一人，难道互相还信不过吗？”又想：“适才那位前辈言道，江南四友只不过奉命监守，有如狱卒，根本无权放他。说不定四人分掌四条钥匙之举，是委派他们那人所规定的。听钥匙转动之声极为窒滞，锁孔中显是生满铁锈。这道铁门，也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打开了。”

丹青生转过了钥匙后，拉住铁门摇了几下，运劲向内一推，只听得叽叽格格一阵响，铁门向内开了数寸。铁门一开，丹青生随即向后跃开。黄钟公等三人同时跃退丈许。令狐冲不由自主地也退了几步。

那人呵呵大笑，说道：“小朋友，他们怕我，你却又何必害怕？”

令狐冲道：“是。”走上前去，伸手向铁门上推去。只觉门枢中铁锈生得甚厚，花了好大力气才将铁门推开两尺，一阵霉气扑鼻而至。丹青生走上前来，将两柄木剑递了给他。令狐冲拿在左手之中。秃笔翁道：“兄弟，你拿盏油灯进去。”从墙壁上取下一盏油灯。令狐冲伸右手接了，走入室中。

只见那囚室不过丈许见方，靠墙一榻，榻上坐着一人，长须垂至胸前，胡子满脸，再也瞧不清他面容，头发须眉尽为深黑，全无斑白。令狐冲躬身说道：“晚辈今日有幸拜见任老前辈，还望多加指教。”那人笑道：“不用客气，你来解我寂寞，可多谢你啦。”令狐冲道：“不敢。这盏灯放在榻上吧？”那人道：“好！”却不伸手来接。

令狐冲心想：“囚室如此窄小，如何比剑？”当下走到榻前，放下油灯，随手将向问天交给他的纸团和硬物轻轻塞入那人手中。

那人微微一怔，接过纸团，朗声说道：“喂，你们四个家伙，进不进来观战？”黄钟公道：“地势狭隘，容身不下。”那人道：“好！小朋友，带上了门。”令狐冲道：“是！”转身将铁门推上。那人站起身来，身上发出一阵轻微的呛啞之声，似是一根根细小的铁链自行碰撞做声。他伸出右手，从令狐冲手中接过一柄木剑，叹道：“老夫十余年不动兵刃，不知当年所学的剑法还记不记得。”

令狐冲见他手腕上套着个铁圈，圈上连着铁链通到身后墙壁之上，再看他另一只手和双足，也都有铁链和身后墙壁相连，一瞥眼间，见四壁青油油地发出闪光，原来四周墙壁均是钢铁所铸，心想他手足上的链子和铐镣想必也都是纯钢之物，否则这链子不粗，难以系住他这等武学高人。

那人将木剑在空中虚劈一剑，这一剑自上而下，只不过移动了两尺光景，但斗室中竟嗡嗡之声大作。令狐冲赞道：“老前辈，好深厚的功力！”

那人转过身去，令狐冲隐约见到他已打开纸团，见到所裹的硬物，在阅读纸上的字迹。令狐冲退了一步，将脑袋挡住铁门上的方孔，使得外边四人瞧不见那人的情状。那人将铁链弄得当当发声，身子微微发颤，似是读到纸上的字后极为激动，但片刻之间，便转过身来，眼中陡然精光大盛，说道：“小朋友，我双手虽行动不便，未必便胜不了你！”

令狐冲道：“晚辈末学后进，自不是前辈对手。”

那人道：“你连攻黑白子四十余招，逼得他没法反击一招，现下便向我试试。”

令狐冲道：“晚辈放肆。”挺剑向那人刺去，正是先前攻击黑白子时所使的第一招。

那人赞道：“很好！”木剑斜刺令狐冲左胸，守中带攻，攻中有守，乃是一招攻守兼备的凌厉剑法。黑白子在方孔中向内观看，一见之下，忍不住大声叫道：“好剑法！”那人笑道：“今日算你们四个家伙运气，叫你们大开眼界。”便在此时，令狐冲第二剑早已刺到。

那人木剑挥转，指向令狐冲右肩，仍是守中带攻、攻中有守的妙着。令狐冲一凛，只觉来剑中竟没半分破绽，难以仗剑直入，制其要害，只得横剑一封，剑尖斜指，含有刺向对方小腹之意，也是守中有攻。那人笑道：“此招极妙。”当即回剑旁掠。

二人你一剑来，我一剑去，霎时间拆了二十余招，两柄木剑始终未曾碰过一碰。令狐冲眼见对方剑法变化繁复无比，自己自从学得“独孤九剑”以来，从未遇到过如此强敌，对方剑法中也并非没有破绽，只是招数变幻无方，无法攻其瑕隙。他谨依风清扬所授“以无招胜有招”的要旨，任意变幻。那“独孤九剑”中的“破剑式”虽只一式，但其中于天下各门各派剑法要义兼收并蓄，虽说“无招”，却是以普天下剑法之招数为根基。那人见令狐冲剑招层出不穷，每一变化均从所未见，仗着经历丰富，武功深湛，一一化解，但拆到四十余招之后，出剑已略感窒滞。他将内力慢慢运到木剑之上，一剑之出，竟隐隐有风雷之声。

但不论敌手的内力如何深厚，到了“独孤九剑”精微的剑法之下，尽数落空。只是那人内力之强，剑术之精，两者混而为一，实已无可分割。那人接连数次已将令狐冲迫得处于绝境，除了弃剑认输之外似更无他法，但令狐冲总是突出怪招，非但解脱显已无可救药的困境，而且乘机反击，招数之奇，当真匪夷所思。

黄钟公等四人挤在铁门之外，从方孔中向内观看。那方孔实在太小，只容两人同看，而且那二人也须得一用左眼，一用右眼。两人看了一会，便让开给另外两人观看。

初时四人见那人和令狐冲相斗，剑法精奇，不胜赞叹，看到后来，两人剑法的妙处已没法领略。有时黄钟公看到一招之后，苦苦思索其中精要所在，想了良久，方始领会，但其时二人早已另拆了十余招，这十余招到底如何拆，他是全然的视而不见了。骇异之余，寻思：“原来这风兄弟剑法之精，一至于斯。适才他和我比剑，只怕不过使了三四成功夫。别说他身无内力，我瑶琴上的‘七弦无形剑’奈何他不得，就算他内力充沛，我这无形剑又怎奈何他得了？他一上来只须连环三招，我当下便得丢琴认输。倘若真的性命相搏，他第一招便能用玉箫点瞎了我的双目。”

黄钟公自不知对令狐冲的剑法却也高估了。“独孤九剑”是敌强愈强，敌人如武功不高，“独孤九剑”的精要处也就用不上。此时令狐冲所遇的，乃当今武林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武功之强，已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境界，一经他激发，“独孤九剑”中种种奥妙精微之处，方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独孤求败如若复生，又或风清扬亲临，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当欢喜不尽。使这“独孤九剑”，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极大部分依赖使剑者的灵悟，一到自由挥洒、更无规范的境界，使剑者聪明智慧越高，剑法也就越高，每一场比剑均无旧轨可循，便如是大诗人灵感到来，作出了一首好诗一般。

再拆四十余招，令狐冲出招越来越得心应手，许多妙诣竟是风清扬也未曾指点过的，遇上了这敌手的精奇剑法，“独孤九剑”中自然而然地生出相应招数，与之抗御。

他心中惧意尽去，也可说全心倾注于剑法之中，更无恐惧或欢喜的余暇。那人接连变换八门上乘剑法，有的攻势凌厉，有的招数连绵，有的小巧迅捷，有的威猛沉稳。但不论他如何变招，令狐冲总是对每一路剑法应付裕如，竟如这八门剑法每一门他都是从小便拆解纯熟一般。

那人横剑一封，喝道：“小朋友，你这剑法到底是谁传的？谅来风老并无如此本领。”

令狐冲微微一怔，道：“这剑法若非风老先生所传，更有哪一位高人能传？”

那人道：“这也说得是。再接我这路剑法。”一声长啸，木剑倏地劈出。令狐冲斜剑刺出，逼得他收剑回挡。那人连连呼喝，竟似发了疯一般。呼喝越急，出剑也越快。

令狐冲觉得他这路剑法也无甚奇处，但每一声断喝都令他双耳嗡嗡作响，心烦意乱，只得强自镇定，拆解来招。

突然之间，那人石破天惊般一声狂啸。令狐冲耳中嗡的一响，耳鼓都似给他震破了，脑中一阵晕眩，登时人事不知，昏倒在地。

二十一 囚居

令狐冲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候，终于醒转，脑袋痛得犹如已裂了开来，耳中仍似雷霆大作，轰轰不绝。睁眼漆黑一团，不知身在何处，支撑着想要站起，浑身更没半点力气，心想：“我定是死了，给埋在坟墓中了。”一阵伤心，一阵焦急，又晕了过去。

第二次醒转时仍头脑剧痛，耳中响声却轻了许多，只觉得身下又凉又硬，似是卧在钢铁之上，伸手去摸，果觉草席下是块铁板，右手这么一动，竟发出一声呛啷轻响，同时觉得手上有什么冰冷的东西缚住，伸左手去摸时，也发出呛啷一响，左手竟也有物缚住。他又惊又喜，又是害怕，自己显然没死，身子却已为铁链所系，左手再摸，察觉手上所系的是根细铁链，双足微一动弹，立觉足胫上也系了铁链。

他睁眼出力凝视，眼前更没半分微光，心想：“我晕去之时，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剑，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看来也是给囚于湖底的地牢中了。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辈囚于一处。”当即叫过：“任老前辈，任老前辈。”叫了两声，不闻丝毫声息，惊惧更增，纵声大叫：“任老前辈！任老前辈！”

黑暗中只听到自己嘶哑而焦急的叫声，大叫：“大庄主！四庄主！你们为什么关我在这里？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始终没听到半点别的声息。

由惶急转为愤怒，破口大骂：“卑鄙无耻的奸恶小人，你们斗剑不胜，便想关住我不放吗？”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样，此后一生便给囚于这湖底的黑牢之中，霎时间心中充满了绝望，不由得全身毛发皆竖。

他越想越怕，又张口大叫，叫了一会，只听得叫出来的声音竟变成了号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然泪流满面，嘶哑着嗓子叫道：“你梅庄这四个……这四个卑鄙狗贼，我……我……令狐冲他日得脱牢笼，把你们……你们的眼睛刺瞎，把你们双手双足都割了……割了下来。我出了黑牢之后……”突然间静了下来，一个声音在心中大叫：“我能出这黑牢么？我能出这黑牢么？任老前辈如此本领，尚且不能出去，我……我怎能出去？”一阵焦急，哇的一声，喷出了几口鲜血，又晕了过去。

昏昏沉沉之中，似乎听得喀的一声响，跟着亮光耀眼，蓦地惊醒，一跃而起，却没记得双手双足均已为铁链缚住，兼之全身乏力，只跃起尺许，便即摔落，四肢百骸似乎都断折了一般。他久处暗中，陡见光亮，眼睛不易睁开，但生怕这一线光明稍现即隐，就此失去了脱困良机，虽双眼刺痛，仍使力睁得大大的，瞪着光亮来处。

亮光是从一个尺许见方的洞孔中射进来，随即想起，任老前辈所居的黑牢，铁门上有一方孔，便与此一模一样，再一瞥间，自己果然也是处身于这样的一间黑牢之中。

他大声叫嚷：“快放我出去！黑白子、秃头鬼，卑鄙狗贼，有胆的快放我出去！”

只见方孔中慢慢伸进来一只大木盘，盘上放了一大碗饭，饭上堆着些菜肴，另有一个瓦罐，当是装着汤水。

令狐冲一见，更加恼怒，心想：“你们送饭菜给我，定是要将我在此长期拘禁了。”大声骂道：“四个狗贼，你们要杀便杀，要剮便剮，没的来消遣大爷。”只见那只木盘停着不动，显是要他伸手去接，他愤怒已极，伸出手去用力一击，呛当几声响，饭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饭菜汤水泼得满地都是。那只木盘慢慢缩了出去。

令狐冲狂怒之下，扑到方孔上，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左手提灯，右手拿着木盘，正缓缓转身。这老者满脸都是皱纹，却是从来没见过的。令狐冲叫道：“你去叫黄钟公来，叫丹青生来，那四个狗贼，有种的就来跟大爷决个死战！”那老者毫不理睬，弯腰曲背，一步步地走远。令狐冲大叫：“喂，喂，你听见没有？”那老者竟头也不回地走了。

令狐冲眼见他背影在地道转角处消失，灯光也逐渐暗淡，终于瞧出去一片漆黑。过了一会，隐隐听得门户转动之声，再听得木门和铁门依次关上，地道中便又黑沉沉的，既无一丝光亮，亦无半分声息。

令狐冲又一阵晕眩，凝神半晌，躺倒床上，寻思：“这送饭的老者定然奉有严令，不得跟我交谈。我向他叫嚷也是无用。”又想：“这牢房和任老前辈所居一模一样，看来梅庄地底筑有不少黑牢，不知囚禁着多少英雄好汉，我若能和任老前辈通上消息，又或能和哪一个被囚于此的难友联络上了，同心合力，或有脱困之机。”当下伸手往墙壁上敲去。

墙壁上当当几响，发出钢铁之声，回音既重且沉，显然隔墙并非空房，而是实土。

走到另一边墙前，伸手在墙上敲了几下，传出来的亦是极重实的声响，他仍不死心，坐回床上，伸手向身后敲去，声音仍然如此。他摸着墙壁，细心将三面墙壁都敲遍了，除了装有铁门的那面墙壁之外，似乎这间黑牢竟是孤零零地深埋地底。这地底当然另有囚室，至少尚有一间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但既不知在什么方位，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远。

他倚在壁上，将昏晕过去以前的情景，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只记得那老者剑招越使越急，呼喝越来越响，陡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自己便晕了过去，至于如何为江南四友所擒，如何给送入这牢房监禁、上了铐镣，便一无所知了。

心想：“这四个庄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连日常遣兴的也是琴棋书画，暗地里竟卑鄙齷齪，无恶不作。武林中这一类小人甚多，原不足为奇。所奇的是，这四人于琴棋书画这四门，确是喜爱出自真诚，要假装也假装不来。秃笔翁在墙上书写那首《裴将军诗》，大笔淋漓，决非寻常武人所能。”又想：“师父曾说：‘真正大奸大恶之徒，必是聪明才智之士。’这话果然不错，江南四友所设下的奸计，委实令人难防难避。”

忽然间叫了一声：“啊哟！”情不自禁地站起，心中怦怦乱跳：“向大哥却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他们毒手？”寻思：“向大哥聪明机变，看来对这江南四友的为人早有所知，他纵横江湖，身为魔教的光明右使，自不会轻易着他们的道儿。只须他不为江南四友所困，定会设法救我。我纵然被囚在地底之下百丈深处，以向大哥的本事，自

有法子救我出去。”想到此处，不由得大为宽心，嘻嘻一笑，自言自语：“令狐冲啊令狐冲，你这人忒也胆小没用，适才竟吓得大哭起来，要是给人知道了，颜面往哪里搁去？”

心中一宽，慢慢坐下，登觉又饿又渴，心想：“可惜刚才大发脾气，将好好一碗饭和一罐水都打翻了。若不吃得饱饱的，向大哥来救我出去之后，哪有力气来和这江南四狗厮杀？哈哈，不错，江南四狗！这等奸恶小人，又怎配称江南四友？江南四狗之中，黑白子不动声色，最为阴沉，一切诡计多半是他安排下的。我脱困之后，第一个便要杀了他。丹青生较为老实，便饶了他狗命，却又何妨？只是他的窖藏美酒，却非给我喝个干净不可了。”一想到丹青生所藏美酒，更加口渴如焚，心想：“我不知已昏晕了多少时候，怎地向大哥还不来救？”

忽然又想：“啊哟，不好！以向大哥的武功，倘若单打独斗，胜这江南四狗自绰绰有余，但如他四人联手，向大哥便难操必胜之算，纵然向大哥大奋神勇，将四人都杀了，要觅到这地道的入口，却也千难万难。谁又料想得到，牢房入口竟会在黄钟公的床下？”

只觉得困倦神倦，便躺了下来，忽尔想到：“任老前辈武功之高，只在向大哥之上，决不在他之下，而机智阅历，料事之能，也非向大哥所及。以他这等人物，尚且给关入黑牢，为什么向大哥便一定能胜？自来光明磊落的君子，多遭小人暗算，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向大哥隔了这许多时候仍不来救我，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测了。”一时忘了自己受困，却为向问天的安危担起心来。

如此胡思乱想，不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时，睁眼漆黑，也不知已是何时，寻思：“凭我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脱困的了。如向大哥也不幸遭了暗算，又有谁来搭救？师父已传书天下，将我逐出华山一派，正派中人自然不会来救。盈盈，盈盈……”

一想到盈盈，精神一振，当即坐起，心想：“她曾叫老头子他们在江湖上扬言，务须将我杀死，那些旁门左道之士，自也不会来救我的了。可是她自己呢？她如知我被禁于此，定会前来相救。左道中人听她号令的人极多，她只须传一句话出去，嘻嘻……”忽然之间，忍不住笑了出来，心想：“这个姑娘脸皮子薄得要命，最怕旁人说她喜欢了我，就算她来救我，也必孤身前来，决不肯叫帮手。若有人知道她前来救我，这人还多半性命难保。唉，姑娘家的心思，真好叫人难以捉摸。像小师妹……”

一想到岳灵珊，心头蓦地一痛，伤心绝望之意又深了一层：“我为什么只想有人来救我？这时候，说不定小师妹已和林师弟拜堂成亲，我便脱困而出，做人又有什么意味？还不如便在这黑牢中给囚禁一辈子，什么都不知道的好。”想到在地牢中被囚，倒也颇有好处，至少不会知晓岳灵珊与林平之的事，登时便不怎么焦急，竟然有些洋洋自得。

但这自得其乐的心情挨不了多久，只觉饥渴难忍，想起昔日在酒楼中大碗饮酒、大块吃肉的乐趣，总觉还是脱困出去要好得多，心想：“小师妹和林师弟成亲却又如何？反正我给人家欺侮得够了。我内力全失，早已是废人一个，平大夫说我已活不了多久，小师妹就算愿意嫁我，我也不能娶她，难道叫她终身为我守寡吗？”

但内心深处总觉得：倘若岳灵珊真要相嫁，他固不会答允，可是岳灵珊另行爱上

了林平之，却又令他痛心之极。最好……最好……最好怎样？“最好小师妹仍然和以前一样，最好这一切事都未有过，我仍和她在华山的瀑布中练剑，林师弟没到华山来，我和小师妹永远这样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唉，田伯光、桃谷六仙、仪琳师妹……”

想到恒山派的小尼姑仪琳，脸上登时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心想：“这个仪琳师妹，现今不知怎样了？她如知道我关在这里，一定焦急得很。她师父收到了我师父的信后，当然不会准许她来救我。但她会求她的父亲不戒和尚设法，说不定还会邀同桃谷六仙一齐前来。唉，这七个人乱七八糟，说什么也成不了事。只不过有人来救，总是胜于没人理睬。”

想起桃谷六仙的缠七夹八，不由得嘻嘻一笑，当和他们共处之时，对这六兄弟不免有些轻视，这时却恨不得他们也在这牢房内做伴，那些莫名其妙的怪话，这时倘能听到，实如仙乐纶音一般了，想一会，又复睡去。

黑狱之中，不知时辰，朦朦胧胧间，又见方孔中射进微光。令狐冲大喜，当即坐起，一颗心怦怦乱跳：“不知是谁来救我了？”但这场欢喜维持不了多久，随即听到缓慢滞重的脚步之声，显然便是那送饭的老人。他颓然卧倒，叫道：“叫那四只狗贼来，瞧他们有没脸见我？”听得脚步声渐渐走近，灯光也渐明亮，跟着一只木盘从方孔中伸了进来，盘上仍放着一大碗米饭、一只瓦罐。

令狐冲早饿得肚子干瘪，干渴更是难忍，微一踌躇，便接过木盘。那老人木盘放手，转身便行。令狐冲叫道：“喂，喂，你慢走，我有话问你。”那老人毫不理睬，但听得踢哒、踢哒，拖泥带水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灯光也即隐没。

令狐冲诅咒了几声，提起瓦罐，将口就到瓦罐嘴上便喝，罐中果是清水。他一口气喝了半罐，这才吃饭，饭上堆着菜肴，黑暗中辨别滋味，是些萝卜、豆腐之类。

如此在牢中挨了七八日，每天那老人总是来送一次饭，跟着接去早一日的碗筷、瓦罐，以及盛便溺的罐子。不论令狐冲跟他说什么话，他脸上总是绝无半分表情。

也不知是第几日上，令狐冲一见灯光，便扑到方孔之前，抓住了木盘，叫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到底听见了我的话没有？”

那老人一手指了指自己耳朵，摇了摇头，示意耳朵是聋的，跟着张开口来。令狐冲一见之下，惊得呆了，只见他口中舌头只剩下半截，模样甚为可怖。他“啊”的一声大叫，说道：“你的舌头给人割去了？是梅庄这四名狗庄主下的毒手？”那老人并不答话，慢慢将木盘递进方孔，显然他听不到令狐冲的话，就算听到了，也没法回答。

令狐冲心头惊怖，直等那老人去远，兀自静不下心来吃饭，那老人给割去了半截舌头的可怖模样，不断出现在眼前。他恨恨地自言自语：“这江南四狗如此可恶。令狐冲终身不能脱困，那便罢了，有一日我得脱牢笼，定当将这四狗一个个割去舌头、钻聋耳朵、刺瞎眼睛……”

突然之间，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丝光亮：“莫非是那些人……那些人……”想起那晚在药王庙外刺瞎一十五名汉子的双目，这些人来历如何，始终不知。“难道他们将我囚于此处，是为了报当日之仇么？”想到这里，叹了口气，胸中积蓄多日的恶气，登时便消了大半：“我刺瞎这一十五人的眼睛，他们要报仇，那也是应当的。”

他气愤渐平，日子也就容易过了些。黑狱中日夜不分，自不知已给囚了多少日子，

只觉过一天便热一天，想来已到盛夏。

小小一间囚室中没半丝风息，湿热难当。这一天实在热得受不了了，但手足上都缚了铁链，衣裤没法全部脱除，只得将衣衫拉上，裤子褪下，又将铁板床上所铺的破席卷起，赤身裸体地睡在铁板上，登时感到一阵清凉，大汗渐消，不久便睡着了。

睡了个把时辰，铁板给他身子焐热了，迷迷糊糊地向里挪去，换了个较凉的所在，左手按在铁板上，觉得似乎刻着什么花纹，其时睡意正浓，也不加理会。

这一觉睡得甚是畅快，醒转来时，顿觉精神饱满。过不多时，那老人又送饭来了。令狐冲对他甚为同情，每次他托木盘从方孔中送进来，必去捏捏他手，或在他手背上轻拍数下，表示谢意，这一次仍然如此。他接了木盘，缩臂回转，突然之间，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只见自己左手手背上凸起了四个字，清清楚楚是“我行被困”四字。

他大感奇怪，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来由，微一沉吟，忙放下木盘，伸手去摸床上铁板，原来竟刻满了字迹，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有多少字。他登时省悟，这铁板上的字是早就刻下了的，只因前时床上有席，因此未曾发觉，昨晚赤身在铁板上睡卧，手背上才印了这四个字，反手在背上、臀上摸了摸，不禁哑然失笑，触手处尽是凸起的字迹。每个字约有铜钱大小，印痕甚深，字迹却颇潦草。

其时送饭老人已然远去，囚室又漆黑一团，他喝了几大口水，顾不得吃饭，伸手从头去摸铁床上的字迹，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下去，轻轻读了出来：“老夫生平快意恩仇，杀人如麻，囚居湖底，亦属应有之报。唯老夫任我行被困……”读到这里，心想：“原来‘我行被困’四字，是在这里印出来的。”继续摸下去，那字迹写道：“……于此，一身通天彻地神功，不免与老夫枯骨同朽，后世小子，不知老夫之能，亦憾事也。”

令狐冲抬手抬起头来，寻思：“老夫任我行！老夫任我行！刻这些字迹之人，自是叫做任我行了。原来这人也姓任，不知与任老前辈有没干系？”又想：“这地牢不知建成已有多久，说不定刻字之人，在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便已逝世了。”

继续摸下去，以后的字迹是：“兹将老夫神功精义要旨，留书于此，后世小子习之，自可纵横天下，老夫死且不朽矣。第一，坐功……”以下所刻，都是调气行功的法门。

令狐冲自习“独孤九剑”之后，于武功中只喜剑法，而自身内力既失，一摸到“坐功”二字，便自怅然，只盼以后字迹中留有一门奇妙剑法，不妨便在黑狱之中习以自遣，脱困之望越来越渺茫，坐困牢房，若不寻些事情做做，日子委实难过。

可是此后所摸到的字迹，尽是“呼吸”、“意守丹田”、“气转金井”、“任脉”等等修习内功的用语，直摸到铁板尽头，也寻不着一个“剑”字。他好生失望：“什么通天彻地的神功？这不是跟我开玩笑么！什么武功都好，我就是不能练内功，一凝内息，胸腹间立时气血翻涌。我去练内功，那是自找苦吃。”

叹了口气，端起饭碗吃饭，心想：“这任我行不知是什么人物？他口气好狂，什么通天彻地，纵横天下，似乎世上更无敌手。原来这地牢是专门用来囚禁武学高手的。”

初发现铁板上的字迹时，原有老大一阵兴奋，此刻不由得意兴索然，心想：“老

天真是弄人，我没寻到这些字迹，倒还好些。”又想：“那个任我行若确如他所自夸，功夫这等了得，又怎会仍被困于此，无法得脱？可见这地牢固密之极，纵有天大本事，一入牢笼，也只有慢慢在这里等死了。”对铁板上的字迹不再理会。

杭州一到炎暑，全城犹如蒸笼。地牢深处湖底，不受日晒，本该阴凉得多，但一来不通风息，二来潮湿无比，身居其中，另有一般困顿。令狐冲每日都拉高了衣裤，睡上铁板取凉，一伸手便摸到字迹，不知不觉之间，已将其中许多字句记在心中。

一日正自思忖：“不知师父、师娘、小师妹他们现今在哪里？已回到华山没有？”忽听得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既轻且快，和那送饭老人全然不同。他困处多日，已不怎么热切盼望有人来救，突然听到这脚步声，不由得惊喜交集，本想一跃而起，但狂喜之下，突然全身无力，竟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只听脚步声极快地便到了铁门外。

只听门外有人说道：“任先生，这几日天气好热，你老人家身子好吧？”

话声入耳，令狐冲便认出是黑白子，倘若此人在一个多月以前到来，令狐冲定然破口大骂，什么恶毒的言语都会骂出来，但经过这些时日的囚禁，已然火气大消，沉稳得多，又想：“他为什么叫我任先生？是走错了牢房么？”当下默不作声。

只听得黑白子道：“有一句话，我每隔两个月便来请问你老人家一次。今日七月初一，我问的还是这一句话，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语气甚是恭谨。

令狐冲暗暗好笑：“这人果然走错了牢房，以为我是任老前辈了，怎地如此糊涂？”随即心中一凛：“梅庄这四个庄主之中，显以黑白子心思最为缜密。如是秃笔翁、丹青生，说不定还会走错了牢房。黑白子却怎会弄错？其中必有缘故。”当下仍默不作声。

只听得黑白子道：“任老先生，你一世英雄了得，何苦在这地牢之中和腐土同朽？只须你答允了我这事，在下言出如山，自当助你脱困。”

令狐冲心中怦怦乱跳，脑海中转过了无数念头，却摸不到半点头绪，黑白子来跟自己说这几句话，实不知是何用意。只听黑白子又问：“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令狐冲心知眼前是个脱困机会，不论对方有何歹意，总比不死不活、不明不白地困在这里好得多，但没法揣摸到对方用意所在，生怕答错了话，致令良机坐失，只好仍然不答。

黑白子叹了口气，说道：“任老先生，你怎么不做声？上次那姓风的小子来跟你比剑，你在我三个兄弟面前，绝口不提我向你问话之事，足感盛情。我想老先生经过那一场比剑，当年的豪情胜概，不免在心中又活了起来吧？外边天地多广阔，你老爷子出得黑牢，普天下的男女老幼，你要杀哪一个便杀哪一个，没人敢与老爷子违抗，岂不痛快之极？你答允我这件事，于你丝毫无损，却为什么十二年来总是不肯应允？”

令狐冲听他语音诚恳，确是将自己当做了那姓任的前辈，心下更加起疑，只听黑白子又说了一会话，翻来覆去只是求自己答允那件事。令狐冲急欲获知其中详情，但料想自己只须一开口，情形立时会糟，只有硬生生地忍住，不发半点声息。

黑白子道：“老爷子如此固执，只好两个月后再见。”忽然轻笑几声，说道：“老爷子这次没破口骂我，看来已有转机。这两个月中，请老爷子再好好思量吧。”说着转身向外。令狐冲着急起来，他这一出去，须得再隔两月再来，在这黑狱中度日如年，怎能再等得两个月？等他走出几步，便即压低嗓子，粗声道：“你求我答允什么？”

黑白子转身纵到方孔之前，行动迅捷之极，颤声问：“你……你肯答允了吗？”

令狐冲转身向着墙壁，将手掌蒙在口上，含糊不清地道：“答允什么？”黑白子道：“十二年来，每年我都有六次冒险来到此处，求恳你答允，老爷子怎地明知故问？”令狐冲哼的一声，道：“我忘记了。”黑白子道：“我求老爷子将那大法的秘要传授在下，在下学成之后，自当放老爷子出去。”

令狐冲寻思：“他是真的将我错认作那姓任的前辈？还是另有阴谋诡计？”一时无法知他真意，只得又模模糊糊地咕噜几句，连自己都不知说的是什么，黑白子自然更加听不明白了，连问：“老爷子答不答允？老爷子肯答允了？”

令狐冲道：“你言而无信，我才不上这当呢。”

黑白子道：“老爷子要在下作什么保证，才能相信？”令狐冲道：“你自己说好了。”黑白子道：“老爷子定是担心传授了这大法的秘要之后，在下食言而肥，不放老爷子出去，是不是？这一节在下自有安排。总是叫老爷子信得过便是。”令狐冲道：“什么安排？”

黑白子道：“请问老爷子，你是答允了？”语气中显得惊喜不胜。

令狐冲脑中念头转得飞快：“他求我传大法的秘要，我又有什么大法的秘要可传？但不妨听听他有什么安排。他如真的能放我出去，我便将铁板上那些秘诀说给他听，管他有用无用，先骗一骗他再说。”

黑白子听他不答，又道：“老爷子将大法传我之后，我便是老爷子门下的弟子了。本教弟子欺师灭祖，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数百年来没人能逃得过。在下如何胆敢不放老爷子出去？”令狐冲哼的一声，说道：“原来如此。三天之后，你来听我回话。”黑白子道：“老爷子今日答允了便是，何必在这黑牢中多耽三天？”

令狐冲心想：“他比我还心急得多，且多挨三天再说，看他到底有何诡计。”当下重重哼了一声，显得甚为恼怒。黑白子道：“是！是！三天之后，在下再来向你老人家请教。”

令狐冲听得他走出地道，关上了铁门，心头思潮起伏：“难道他当真将我错认为那姓任的前辈？此人甚是精细，怎会铸此大错？”突然想起一事：“莫非黄钟公窥知了他的秘密，暗中将任前辈囚于别室，却将我关在此处？不错，这黑白子十二年来，每隔两月便来一次，多半给人察觉了。定是黄钟公暗中布下了机关。”

突然之间，想起了黑白子适才所说的一句话来：“本教弟子欺师灭祖，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数百年来没人能逃得过。”寻思：“本教？什么教？难道是魔教，莫非那姓任的前辈和江南四狗都是魔教中人？向大哥是魔教右使，此事自必跟他相干。也不知他们捣什么鬼，却将我牵连在内。”一想到“魔教”，便觉其中诡秘重重，难以明白，也就不再多想，只琢磨着两件事：“黑白子此举出于真情，还是作伪？三天之后他再来问我，那便如何答复？”

东猜西想，种种古怪的念头都转到了，却想破了头也没法猜到黑白子的真意，到后来疲极入睡。一觉醒转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倘若向大哥在此，他见多识广，顷刻间便能料到黑白子的用意。那姓任的前辈智慧之高，显然更在向大哥之上……啊唷！”

脱口一声大叫，站起身来。睡了这一觉之后，脑子大为清醒，心道：“十二年来，

任老前辈始终没答允他，自因深知此事答允不得。他是何等样人，岂不知其中的利害关系？”随即又想：“任老前辈固不能答允，我可不是任老前辈，又为什么不能？”

情知此事十分不妥，中间含有极大凶险，但脱困之心企急，当下打定主意：“三天后黑白子再来问我，我便答允了他，将铁板上这些练气的秘诀传授于他，听他如何应付，再随机应变便是。”

于是摸着铁板上的字迹默默记诵，心想：“我须当读得烂熟，教他时脱口而出，他便不会起疑。只是我口音和那任老前辈相差太远，只好拚命压低嗓子。是了，我大叫两日，把喉咙叫得哑了，到那时再说得加倍含糊，他当不易察觉。”

当下读一会口诀，便大叫大嚷一会，知道黑牢深处地底，门户重叠，便在狱室里大放炮仗，外面也听不到半点声息。他放大了喉咙，一会儿大骂江南四狗，一会儿唱歌唱戏，唱到后来，自觉实在难听，不禁大笑一场，便又去记诵铁板上的口诀，突然间读到几句话：“当令丹田常如空箱，恒似深谷，须知空箱方可贮物，深谷始能容水。丹田中若有丝毫内息，便即散之于任脉诸穴。”

这几句话，以前也曾摸到过好几次，只是心中对这些练气的法门存着厌恶之意，字迹过指，从不去思索其中含意，此刻却觉大为奇怪：“师父教我修习内功，基本要义在于充气丹田，丹田之中须当内息密实，越是浑厚，内力越强。为什么这口诀却说丹田之中不可存丝毫内息？丹田中若无内息，内力从何而来？任何练功的法门都不会如此，这不是跟人开玩笑么？哈哈，黑白子此人卑鄙无耻，我便将这法门传他，叫他上一个大当，有何不可？”

摸着铁板上的字迹，慢慢琢磨其中含意，起初数百字都是教人如何散功，如何化去自身内力，越来越感骇异：“天下有哪一个人如此蠢笨，居然肯将毕生勤修苦练而成的内力设法化去？除非他是决意自尽了。若要自尽，横剑抹脖子便是，何必如此费事？这般化散内功，比修积内功还着实艰难得多，练成了又有什么用？”想了一会，不由得大是沮丧：“黑白子一听这些口诀法门，便知是消遣他的，怎肯上当？看来这条计策是行不通的了。”

越想越烦恼，口中翻来覆去地只念着那些口诀：“丹田有气，散之任脉，如竹中空，似谷恒虚……”念了一会，心中有气，捶床大骂：“他妈的，这人在这黑牢中给关得怒火难消，便安排这诡计来捉弄旁人。”骂一会，便睡着了。

睡梦之中，似觉正在照着铁板上的口诀练功，什么“丹田有气，散之任脉”，便有一股内息向任脉中流动，四肢百骸，竟说不出的舒服。

过了好一会，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觉丹田中的内息仍在向任脉流动，突然动念：“啊哟，不好！我内力如此不绝流出，岂不是转眼变成废人？”一惊之下，坐了起来，内息登时从任脉中转回，只觉气血翻涌，头晕眼花，良久之后，这才定下神来。

蓦地里想起一事，不由得惊喜交集：“我所以伤重难愈，全因体内积蓄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八道异种真气，以致连平一指大夫也没法医治。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言道，只有修习《易筋经》，才能将这些异种真气逐步化去。这铁板上所刻的内功秘要，不就正是教我如何化去自身内力吗？哈哈，令狐冲，你这人当真蠢笨之极，别

人怕内力消失，你却是怕内力不能消失。有此妙法，练上一练，那是何等的美事？”

自知适才在睡梦中练功，乃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清醒时不断念诵口诀，脑中所想，尽是铁板上的练功法门，入睡之后，不知不觉地便依法练了起来，但毕竟思绪纷乱，并非全然照着法门而行。这时精神一振，重新将口诀和练法摸了两遍，心下想得明白，这才盘膝而坐，循序修习。只练得一个时辰，便觉长期郁积在丹田中的异种真气，已有一些散入了任脉，虽未能驱出体外，气血翻涌的苦况却已大减。

他站起身来，喜极而歌，却觉歌声嘶嘎，甚是难听，原来早一日大叫大嚷以求喊哑喉咙，居然已收功效，心道：“任我行啊任我行，你留下这些口诀法门，想要害人。哪知道撞在我手里，反而于我有益无害。你死而有知，只怕要气得你大翘胡子吧！哈哈，哈哈！”

如此毫不间断地散功，多练一刻，身子便舒服一些，心想：“我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真气尽数散去之后，再照师父所传的法子，重练本门内功。虽然一切从头做起，要花上不少功夫，但我这条性命，只怕就此捡回来了。如果向大哥终于来救我出去，江湖之上，岂不是另有一番天地？”

忽尔又想：“师父既已将我逐出华山派，我又何必再练华山派内功？武林中各家各派的内功甚多，我便跟向大哥学，又或是跟盈盈学，却又何妨？”心中一阵凄凉，又一阵兴奋。

这日吃了饭后，练了一会功，只觉说不出的舒服，不由自主地纵声大笑。

忽听得黑白子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前辈你好，晚辈在这里侍候多时了。”原来不知不觉间三日之期已届，令狐冲潜心练功散气，连黑白子来到门外亦未发觉，幸好嗓子已哑，他并未察觉，于是又干笑几声。黑白子道：“前辈今日兴致甚高，便收弟子入门如何？”

令狐冲寻思：“我如答允收他为弟子，传他这些练功的法门，他一开门进来，发现是我风二中而不是那姓任前辈，自然立时翻脸。再说，就算传他功夫的真是任前辈，黑白子练成之后，多半会设法将他害死，譬如在饭菜中下毒之类。是了，这黑白子要下毒害死我，当真易如反掌，他学到了口诀，怎会再将我放出？任前辈十二年来所以不肯传他，自是为此了。”

黑白子听他不答，说道：“前辈传功之后，弟子即去拿美酒肥鸡来孝敬前辈。”令狐冲遭囚多日，每日吃的都是青菜豆腐，一听到“美酒肥鸡”，不由得馋涎欲滴，说道：“好，你先去拿美酒肥鸡来，我吃了之后，心中一高兴，或许便传你些功夫。”黑白子忙道：“好好，我去取美酒肥鸡。不过今天是不成了，明日如有机缘，弟子自当取来奉献。”

令狐冲道：“干吗今日不成？”黑白子道：“来到此处，须得经过我大哥的卧室，只有乘着我大哥静坐用功，全神出窍之时，才能……才能……”令狐冲嗯了一声，便不言语了。

黑白子记挂着黄钟公坐功完毕，回入卧室，当下不敢多耽，告辞而去。

令狐冲心想：“怎生才能将黑白子诱进牢房，打死了他？此人狡猾之极，决不会上当。何况扯不断手足的铁链，就算打死了黑白子，我仍然不能脱困。”心中转着念

头，右手几根手指伸到左腕的铁圈中，用力一扳，那是无意中的随手而扳，决没想真能扯开铁圈，可是那铁圈竟然张了开来，又扳了几下，左腕竟从铁圈中脱出。

这一下大出意外，惊喜交集，摸那铁圈，原来中间竟然有一断口，但若自己内力未曾散开，稍一使力，便欲昏晕，圈上虽有断口，终究也扳不开来。此刻他已散了两天内息，桃谷六仙与不戒大师注入他体内的真气有部分到了任脉之中，自然而然生出强劲内力，而不致如往日般气血翻涌。再摸右腕上的铁圈，果然也有一条细缝。这条细缝以前不知曾摸到过多少次，但说什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断口。当即左手使劲，将右腕上的铁圈也扳开了，跟着摸到箍在两只足胫上的铁圈，也都有断口，运劲扳开，一一除下，只累得满身大汗，气喘不已。铁圈既除，铁链随之脱落，身上已无束缚。他好奇：“为什么每个铁圈上都有断口？这样的铁圈，怎能锁得住人？”

次日那老人送饭来时，令狐冲就着灯光一看，只见铁圈断口处，有一条条细微的钢丝锯纹，显是有人以一条极细的钢丝锯子，将足镣手铐上四个铁圈都锯断了，断口处闪闪发光，并未生锈，铁圈锯断，必是在不久以前，何以这些铁圈又合了拢来，套在自己手足上？“那多半有人暗中在设法救我。这地牢如此隐密，外人决计无法入来，救我之人必是梅庄中的人物。想来他不愿这等对我暗算，因此在我昏迷不醒之时，暗中用钢丝锯子将脚镣手铐锯开了。此人自不肯和梅庄中余人公然为敌，只有觑到机会，再来放我出去。”

想到此处，精神大振，心想：“这地道的入口处在黄钟公的卧床之下，如是黄钟公想救我，随时可以动手，不必耽搁这许多时光。黑白子当然不会。秃笔翁和丹青生二人之中，丹青生和我是酒中知己，交情与众不同，十之八九是丹青生。”再想到黑白子明日来时如何应付：“我只跟他顺口敷衍，骗他些酒肉吃，教他些假功夫，有何不可？”

随即又想：“丹青生随时会来救我出去，须得赶快将铁板上的口诀法门记熟了。”摸着字迹，口中诵读，心中记忆。先前摸到这些字迹时并不在意，此时真要记诵得绝无错失，倒也不是易事。铁板上字迹潦草，他读书不多，有些草字便不识得，只好强记笔画，胡乱念个别字充数。心想这些上乘功夫的法门，一字之错，往往令得练功者人鬼殊途，成败逆转，只要练得稍有不对，难免走火入魔。出此牢后，当再无机会重来读诀，非记得没半点错漏不可。他念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读了多少遍，几乎倒背也背得出了，这才安心入睡。

睡梦之中，果见丹青生前来打开牢门，放他出去，令狐冲一惊而醒，待觉是南柯一梦，却也并不沮丧，心想：“他今日不来救，只不过未得其便，不久自会来救。”

心想这铁板上的口诀法门于我十分有用，于别人却有大害，日后如再有人给囚于这黑牢之中，那人自然是好人，可不能让他上了那任我行的大当。当下摸着字迹，又从头至尾地读了十来遍，拿起除下的铁铐，将其中的字迹刮去了十几个字。

这一天黑白子并未前来，令狐冲也不在意，照着口诀法门，继续修习。其后数日，黑白子始终没来。令狐冲自觉练功大有进境，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留在自己体内的异种真气，已有六七成从丹田中驱出，散之于任脉、督脉，以及阳维、阴维、阳蹻、阴蹻，以至冲脉、带脉等奇经八脉。虽要散入带脉、冲脉较为艰难，但铁板上所刻心法

祥加教导，令狐冲以前修习过华山派内功，于这经脉之学倒也知之甚稔，心想即使目前不成，只须持之有恒，自能尽数驱出。

他每日背诵口诀数十遍，刮去铁板上的字迹数十字，自觉力气越来越大，用铁铸刮削铁板，已花不了多大力气。如此又过了一月有余，他虽在地底，亦觉得炎暑之威渐减，心想：“冥冥之中果有天意，我若是冬天被囚于此，决不会发现铁板上的字迹。说不定热天未到，丹青生已将我救了出去。”

正想到此处，忽听得甬道中又传来了黑白子的脚步声。

令狐冲本来横卧在床，当即转身，面向里壁，只听得黑白子走到门外，说道：“任……任老前辈，真正万分对不起。这一个多月来，我大哥一直不出室门。在下每日里焦急万状，只盼来跟你老人家请安问候，总不得其便。你……你老人家千万别见怪才好！”一阵酒香鸡香，从方孔中传了进来。

令狐冲这许多日子滴酒未沾，一闻到酒香，哪里还忍得住，转身道：“把酒菜拿来吃了再说。”黑白子道：“是，是。前辈答允传我神功的秘诀了？”令狐冲道：“每次你送三斤酒、一只鸡来，我便传你四句口诀。等我喝了三千斤酒，吃了一千只鸡，口诀也传得差不多了。”黑白子道：“这样未免太慢，只怕日久有变。晚辈每次送六斤酒、两只鸡，前辈每次便传八句口诀如何？”令狐冲笑道：“那也可以。拿来，拿来！”

黑白子托着木盘，从方孔中递将进去，盘上果是一大壶酒、一只肥鸡。

令狐冲心想：“我未传口诀，你总不能先毒死我。”提起酒壶，咕嘟嘟地便喝。这酒并不甚佳，但这时喝在口里，实在醇美无比，似乎丹青生四酿四蒸的吐鲁番葡萄酒也有所不及，当下一口气便喝了半壶，跟着撕下一条鸡腿大嚼起来，顷刻之间，将一壶酒、一只鸡吃得干干净净，拍了拍肚子，赞道：“好酒，好酒！”

黑白子笑道：“老爷子吃了肥鸡美酒，便请传授口诀了。”令狐冲听他再也不提拜师之事，只道自己喝酒吃鸡之余，一时记不起了，当下也就不提，说道：“好，这四句口诀，你牢牢记住了：‘奇经八脉，中有内息，聚之丹田，会于膻中。’你懂得解么？”铁板上原来的口诀是：“丹田内息，散于四肢，膻中之气，分注八脉。”他故意将之倒了转来。黑白子一听，觉这四句口诀平平无奇，乃练气的寻常法门，说道：“这四句，在下领会得，请前辈再传四句。”

令狐冲心想：“这四句经我一改，变成毫无特色，他自感不足了，须当念四句十分古怪的，吓唬吓唬他。”说道：“今天是第一日，索性多传四句，你记好了。‘震裂阳维，塞绝阴蹻，八脉齐断，神功自成。’”

黑白子大吃一惊，道：“这……这……这人身的奇经八脉倘若断绝了，哪里还活得成？这……这四句口诀，晚辈可当真不明白了。”令狐冲道：“这等神功大法，倘若人人都能领会，那还有什么希奇？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精微奇妙之处，常人不易索解。”

黑白子听到这里，越来越觉他说话的语气、所用的辞句，与那姓任之人大不相同，不由得疑心大起。前两次令狐冲说话极少，辞语又十分含糊，这一次吃了酒后，精神振奋，说话多了，黑白子十分机警，登时便生疑窦，料想他有意改变口诀，戏弄自己，说道：“你说‘八脉齐断，神功自成’，难道老爷子自己这奇经八脉都已断绝了吗？”

令狐冲道：“这个自然。”他从黑白子语气之中，听出他已起了疑心，不敢跟他多

说，道：“全部传完，你融会贯通，自能明白。”说着将酒壶放在盘上，从方孔中递将出去。黑白子伸手来接。

令狐冲突然“啊哟”一声，身子向前一冲，当的一声，额头撞上铁门。

黑白子惊道：“怎样了？”他这等武功高强之人，反应极快，一伸手，已探入方孔，抓住木盘，生怕酒壶掉在地下摔碎。

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令狐冲左手翻上，抓住了他右手手腕，笑道：“黑白子，你瞧瞧我到底是谁？”黑白子大惊，颤声道：“你……你……”

令狐冲将木盘递出去之时，并未有抓他手腕的念头，待在油灯微光下见到黑白子手掌在方孔外一晃，只待接他木盘，突然之间，心中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自己在这里囚禁多日，全是出于这人的狡计，若能将他手腕扭断了，也足稍出心中的恶气；又想他出其不意地给自己抓住，必然大吃一惊，这人如此奸诈，吓他一跳，又有何不可？也不知是出于报复之意，还是一时童心大盛，便这么假装摔跤，引得他伸手进来，抓住了他手腕。

黑白子本来十分机警，只是这一下实在太过突如其来，事先更没半点朕兆，待得心中微觉不妥，手腕已遭对方抓住，只觉对方五根手指便如是一只铁箍，牢牢地扣住了自己右腕上“内关”、“外关”两处穴道，当即手腕急旋，反打擒拿。

当的一声巨响，左足三根足趾立时折断，痛得啊啊大叫。

何以他右手手腕被扣，左足的足趾却会折断，岂非甚奇？原来黑白子于对方向来深自敬惮，这时手腕遭扣，立即想到有性命之忧，忙不迭地使出一招“蛟龙出渊”。这一招乃手腕为人扣住时所用，手臂向内急夺，左足无影无踪地疾踢而出，这一脚势道厉害已极，正中敌人胸口，非将他踢得当场吐血不可。敌人若是高手，知所趋避，便须立时放开他手腕，否则没法躲得过这当胸一脚。也是事出仓促，黑白子急于脱困，没想到自己和对方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铁门，这一招“蛟龙出渊”确是使对了，这一脚也踢得部位既准，力道又凌厉之极，只是当的一声巨响，踢中的乃是铁门。

令狐冲听到铁门这一声巨响，这才明白，自己全仗铁门保护，才逃过了黑白子如此厉害的当胸一脚，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再踢一脚，踢得也这样重，我便放你。”

突然之间，黑白子猛觉右腕“内关”、“外关”两处穴道中内力源源外泄，不由得想起生平最害怕的一件事来，登时魂飞天外，一面运力凝气，一面哀声求告：“老……老……老爷子，求你……”他一说话，内力更大量涌出，只得住口，但内力还是不住飞快泄出。

令狐冲自练了铁板上的功夫之后，丹田已然如竹之虚、如谷之空，这时觉得丹田中有气注入，却也并不在意。只觉黑白子手腕不住颤抖，显是害怕之极，心中气他不过，索性吓他一吓，喝道：“我传了你功夫，你便是本门弟子了，你欺师灭祖，该当何罪？”

黑白子只觉内力愈泄愈快，勉强凝气，还暂时能止得住，但呼吸终究难免，一呼一吸之际，内力便大量外泄，这时早忘了足趾上的疼痛，只求右手能从方孔中脱出，纵然少了一只手一只脚也所甘愿，一想到此处，伸手便去腰间拔剑。

他身子这么一动，右腕上“内关”、“外关”两处穴道便如开了两个大缺口，立时

全身内力急泻而出，有如河水决堤，再难堵截。黑白子知道只须再捱得一刻，全身内力便尽数为对方吸去，当下奋力抽出腰间长剑，咬紧牙齿，举将起来，便欲将自己手臂砍断。但这么一使力，内力奔腾而出，耳朵中嗡的一声，便晕了过去。

令狐冲抓住他手腕，只不过想吓他一下，最多也是扭断他腕骨，以泄心中积忿，没料到他竟会吓得如此的魂不附体，以致晕去，哈哈一笑，便松了手。他这一松手，黑白子身子倒下，右手便从方孔中缩回。

令狐冲脑中突如电光般闪过一个念头，急忙抓住他的手掌，其时出手迅捷异常，及时拉住，心想：“我何不用铁铐将他铐住，逼迫黄钟公他们放我？”当下使力将黑白子的手腕拉近，没料想用力一拉，黑白子的脑袋竟从方孔中钻了进来，呼的一声，整个身子都进了牢房。

这一下实大出意料之外，他一呆之下，暗骂自己愚不可及，这洞孔有尺许见方，只要脑袋通得过，身子便亦通得过，黑白子既能进来，自己又何尝不能出去？以前四肢为铐链所系，自然无法越狱，但铐链早已暗中给人锯开，却为何不逃？又忖：“丹青生暗中给我锯断了铐链，日日盼望我跟着那送饭的老人越狱逃走，想必心焦之极了。”他发觉铐链已为人锯断之时，正自全副精神贯注于散功，其时铁板上的功诀尚未背熟，自不愿就此离去，只因内心深处不愿便即离开牢房，是以也未曾想到逃狱。

他略一沉吟，已有了主意，匆匆除下黑白子和自己身上的衣衫，对调了穿好，连黑白子那头罩也套在头上，心想：“出去时就算遇上了旁人，他们也只道我便是黑白子。”将黑白子的长剑插在自己腰间，一剑在身，更加精神大振，又将黑白子的手足都铐在铐镣的铁圈之中，用力捏紧，这一捏便察觉自己力气大极，铁圈深陷入肉。

黑白子痛得醒了过来，呻吟出声。令狐冲笑道：“咱哥儿俩扳扳位！那老头儿每天会送饭送水来。”黑白子呻吟道：“任……任老爷子……你……你的吸星大法……”令狐冲那日在荒郊和向问天联手抗敌，听得对方人群中有人叫过“吸星大法”，这时又听黑白子说起，便问：“什么吸星大法？”黑白子道：“我……我……该……该死……”

令狐冲脱身要紧，也不去理他，从方孔中探头出去，两只手臂也伸到了洞外，手掌在铁门上轻轻一推，身子射出，稳稳站在地下，只觉丹田中又积蓄了大量内息，颇不舒服。他不知这些内力乃从黑白子身上吸来，只道久不练功，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内力又回入了丹田。这时只盼尽快离开黑狱，当下提了黑白子留下的油灯，从地道中出去。

地道中门户都是虚掩，料想黑白子要待出去时再行上锁，这一来，令狐冲便毫不费力地脱离了牢笼。他迈过一道道坚固的门户，想起这些在黑牢中的日子，当真如同隔世，突然之间，对黄钟公他们也已不怎么怀恨，但觉身得自由，便什么都不在乎了。

走到了地道尽头，拾级而上，头顶是块铁板，侧耳倾听，上面并无声息。自从经过这次失陷，他一切小心谨慎得多了，并不立即冲上，站在铁板之下等了好一会，仍没听得任何声息。确知黄钟公当真不在卧室，这才轻轻托起铁板，纵身而上。

他从床上的孔中跃出，放好铁板，拉上席子，蹑手蹑足地走出来，忽听得身后一人阴恻恻地道：“二弟，你下去干什么？”

令狐冲一惊回头，只见黄钟公、秃笔翁、丹青生三人各挺兵刃，围在身周。他不知

秘门上装有机关消息，这么贸然闯出，机关上铃声大作，将黄钟公等三人引了来，只是他戴着头罩，穿的又是黑白子的长袍，无人认他得出。令狐冲一惊之下，说道：“我……我……”

黄钟公冷冷地道：“我什么？我看你神情不正，早料到你是要去求任我行教你练那吸星妖法，哼哼，当年你发过什么誓来？”

令狐冲心中混乱，不知是暴露自己真相好呢，还是冒充黑白子到底，一时拿不定主意，拔出腰间长剑，向秃笔翁刺去。秃笔翁怒道：“好二哥，当真动剑吗？”举笔一封。令狐冲这一剑只是虚招，乘他举笔挡架，便即发足奔出。黄钟公等三人直追出来。

令狐冲提气疾奔，脚步奇速，片刻间便奔到了大厅。黄钟公大叫：“二弟，二弟，你到哪里去？”令狐冲不答，仍拔足飞奔。突见迎面一人站在大门正中，说道：“二庄主，请留步！”

令狐冲奔得正急，收足不住，砰的一声，重重撞在他身上。这一冲之势好急，那人直飞出去，摔在数丈之外。令狐冲忙中看时，见是一字电剑丁坚，直挺挺地横在当地，身子倒确是作“一字”之形，只是和“电剑”二字却拉不上干系了。

令狐冲足不停步地向小路上奔去。黄钟公等一到庄子门口，便不再追来。丹青生大叫：“二哥，二哥，快回来，咱们兄弟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令狐冲只拣荒僻的小路飞奔，到了一处无人的山野，显是离杭州城已远。他如此迅捷飞奔，停下来时竟既不疲累，也不气喘，似乎功力尚胜过了受伤之前。

其时黑夜四野无人，他除下头上罩子，听到淙淙水声，口中正渴，当下循声过去，来到一条山溪之畔，正要俯身去捧水喝，月光掩映下，水中映出一个人来，头发篷松，满脸污秽，神情甚是丑怪。

令狐冲吃了一惊，随即哑然一笑，囚居数月，从不梳洗，自然是如此齷齪了，霎时间只觉全身奇痒，当下除去外袍，跳在溪水中好好洗了个澡，心想：“身上的老泥便没半担，也会有三十斤。”浑身上下擦洗干净，喝饱清水后，将头发挽在头顶，提起剑来，剃去了满腮胡渣，水中一照，已回复了本来面目，与那满脸浮肿的风二中已没半点相似之处。

穿衣之际，觉得胸腹间气血不畅，当下在溪边行功片刻，便觉丹田中的内息已散入奇经八脉，丹田内又是如竹之空、似谷之虚，而全身振奋，说不出的畅快。他不知自己已练成了当世第一等厉害功夫，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八道真气、在少林寺疗伤时方生大师注入他体内的内力，均已为他散入经穴，尽皆化为已有，而适才抓住黑白子的手腕，又已将他毕生修习的内力吸了过来贮入丹田，再散入奇经八脉，那便是又多了一个高手的功力，自是精神大振。须知不同内力若只积于丹田，不加融合，则稍一运使，便互相冲突，内脏如经刀割，但如散入经穴，再汇而为一，那便多一分强一分了。

他跃起身来，拔出腰间长剑，对着溪畔一株绿柳的垂枝随手刺出，手腕略抖，嗤的一声轻响，长剑还鞘，这才左足落地，抬起头来，只见五片柳叶缓缓从空中飘落。长剑二次出鞘，在空中转了个弧形，五片柳叶都收到了剑刃之上。他左手从剑刃上取过一片柳叶，说不出的又欢喜，又奇怪。在溪畔悄立片时，陡然间心头一阵酸楚：“我

这身功夫，师父师娘是无论如何教不出来的了。可是我宁可像从前一样，内力剑法，一无足取，却在华山门中逍遥快乐，和小师妹朝夕相见，胜于这般的江湖上孤身一人，做这游魂野鬼。”

自觉一生武功从未如此刻之高，却从未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囚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的。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二十二 脱困

令狐冲悄立良久，眼见月至中天，夜色已深，心想种种疑窦，务当到梅庄去查个明白，那姓任的前辈如不是大奸大恶之辈，也当救他脱困。

当下认明路径，向梅庄行去。上了孤山后，从斜坡上穿林近庄，耳听得庄中寂静无声，轻轻跃进围墙。见几十间屋子都黑沉沉的，只右侧一间屋子窗中透出灯光，提气悄步走到窗下，便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黄钟公，你知罪么？”声音甚是严厉。

令狐冲大感奇怪，以黄钟公如此身分，居然会有人对他用这等口吻说话，矮下身子从窗缝中向内张去。只见四人分坐在四张椅中，其中三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者，另一人是个中年妇人。四人都身穿黑衫，腰系黄带。令狐冲见了他们的服色，便知是魔教中的人物。又见黄钟公、秃笔翁、丹青生站在四人之前，背向窗外，令狐冲瞧不见他三人的神情，但一坐一站，显然尊卑有别。

只听黄钟公道：“是，属下知罪。四位长老驾临，属下未曾远迎，罪甚，罪甚。”

坐在中间一个身材瘦削的老者冷笑道：“哼，不曾远迎有什么罪了？又装什么腔。黑白子呢？怎不来见我？”

令狐冲暗暗好笑：“黑白子给我关在地牢之中，黄钟公他们却当他已经逃走了。”又想：“怎么是长老、属下？是了，他们全都是魔教中人。”只听黄钟公道：“四位长老，属下管教不严，这黑白子性情乖张，近来大非昔比，这几日竟不在庄中。”

那老者双目瞪视着他，突然眼中精光大盛，冷冷地道：“黄钟公，教主命你们驻守梅庄，是叫你们在这里弹琴喝酒，绘画玩儿，是不是？”黄钟公躬身道：“属下四人奉了教主令旨，在此看管要犯。”那老者道：“这就是了。那要犯看管得怎样了？”黄钟公道：“启禀长老，那要犯拘禁地牢之中。十二年来属下寸步不离梅庄，不敢有亏职守。”那老者道：“很好，很好。你们寸步不离梅庄，不敢有亏职守。如此说来，那要犯仍拘禁在地牢之中了？”黄钟公道：“正是。”

那老者抬起头来，眼望屋顶，突然间打个哈哈，登时天花板上灰尘簌簌而落。他隔了片刻，说道：“很好！你带那名要犯来让我们瞧瞧。”黄钟公道：“四位长老谅解，当日教主严旨，除非教主老人家亲临，否则不论何人，均不许探访要犯，违者……”

那老者一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块东西，高高举起，跟着便站起身来。其余坐着的三人也即站起，状貌恭谨。令狐冲凝目瞧去，只见那物长约半尺，是块枯焦的黑色木头，上面雕刻有花纹文字，看来十分诡异。黄钟公等三人躬身说道：“教主黑木令牌驾到，有如教主亲临，属下谨奉令旨。”那老者道：“好，你去将那要犯带上来。”

黄钟公踌躇道：“那要犯手足铸于精钢铐链之中，没法……没法提至此间。”

那老者冷笑道：“直到此刻，你还在强词夺理，意图欺瞒。我问你，那要犯到底是怎生逃出去的？”

黄钟公惊道：“那要犯……那要犯逃出去了？决……决无此事。此人好端端的便在地牢之中，不久之前属下还亲眼见到，怎……怎能逃得出去？”那老者脸色登和，温言道：“哦，原来他还在地牢之中，那倒是错怪你们了，对不起之至。”和颜悦色地站起身来，慢慢走近身去，似乎要向三人赔礼，突然间一伸手，在黄钟公肩头一拍。秃笔翁和丹青生同时急退两步。可是他们行动固十分迅捷，那老者出手更快，啪啪两声，秃笔翁和丹青生的右肩也让他先后拍中。那老者这三下出手，实是不折不扣的偷袭，脸上笑吟吟的甚是和蔼，竟连黄钟公这等江湖大行家也没提防。秃笔翁和丹青生武功较弱，虽及时察觉，却已无法闪避。

丹青生大声叫道：“鲍长老，我们犯了什么罪？怎地你使这等毒手对付我们？”叫声中既有痛楚之意，又显得大为愤怒。

鲍长老嘴角垂下，缓缓地道：“教主命你们在此看管要犯，给那要犯逃了出去，你们该不该死？”黄钟公道：“那要犯倘若真的逃走，属下自然罪该万死，可是他好端端的便在地牢之中。鲍长老滥施毒刑，可叫我们心中不服。”他说话之时身子略侧，令狐冲在窗外见到他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渗将出来，心想这鲍长老适才这么一拍，定然十分厉害，以致连黄钟公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竟也抵受不住。又想：黄钟公的武功该当不在此人之下，这鲍长老若非使诈偷袭，未必便制他得住。

鲍长老道：“你们再到地牢去看看，倘若那要犯确然仍在牢中，我……哼……我鲍大楚给你们三位磕头赔罪，自当立时给你们解了这蓝砂手之刑。”黄钟公道：“好，请四位在此稍待。”当即和秃笔翁、丹青生走了出去。令狐冲见他三人走出房门时都身子微微颤抖，也不知是因心下激动，还是由于身中蓝砂手之故。

他生怕给屋中四人发觉，不敢再向窗中张望，缓缓坐倒在地，寻思：“他们说的什么教主，自必是号称当世武功第一的东方不败。他命江南四友在此看守要犯，已看守了十二年，自不是指我而言，当是指那姓任的前辈了。难道他竟已逃了出去？他逃出地牢，居然连黄钟公他们都不知道，确是神通广大。不错，他们一定不知，否则黑白子也不会将我错认作了任前辈。”心想黄钟公等一入地牢，自然立时将黑白子认出来，这中间变化曲折甚多，想来又希奇，又好笑，又想：“他们却为何将我也囚在牢中？多半是我和那姓任的前辈比剑之后，他们怕我出去泄漏了机密，是以将我关住。哼，这虽非杀人灭口，跟杀人灭口也相差无几。此刻他们身中蓝砂手，滋味定然极不好受，也算是为我出了口恶气。”

那四人坐在室中，一句话不说。令狐冲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和那四人虽有一墙之隔，但相距不过丈许，只须呼吸稍重，立时便会给他们察觉。

万籁俱寂之中，忽然传来“啊”的一声悲号，声音中充满痛苦和恐惧之意，静夜听来，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令狐冲听得是黑白子的叫声，不禁微感歉仄，虽然他为了暗算自己而遭此报，可说自作自受，但他落在鲍大楚诸人手中，定然凶多吉少。跟着听得脚步声渐近，黄钟公等进了屋中。令狐冲又凑眼到窗缝上去张望，只见秃笔翁和丹青生分在左右扶着黑白子。黑白子脸上一片灰色，双目茫然无神，与先前所见的

精明强干情状已全然不同。

黄钟公躬身道：“启……启禀四位长老，那要犯果然……果然逃走了。属下在四位长老跟前领死。”他似明知已然无幸，话声颇为镇定，反不如先前激动。

鲍大楚森然道：“你说黑白子不在庄中，怎地他又出现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钟公道：“种种原由，属下实在莫名其妙。唉，玩物丧志，都因属下四人耽溺于琴棋书画，给人窥到了这老大弱点，定下奸计，将那人……将那人劫了出去。”

鲍大楚道：“我四人奉了教主命旨，前来查明那要犯脱逃的真相。你们倘若据实禀告，确无分毫隐瞒，那么……那么我们或可向教主代你们求情，请教主慈悲发落。”黄钟公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就算教主慈悲，四位长老眷顾，属下又怎有面目再活在世上？只是其中原委曲折，属下如不明白真相，纵然死了也不瞑目。鲍长老，教主……教主他老人家是在杭州么？”鲍大楚长眉一轩，说道：“谁说他老人家在杭州？”黄钟公道：“然则那要犯今晚刚逃走，教主他老人家怎地便知道了？立即便派遣四位长老前来梅庄？”

鲍大楚哼的一声，道：“你这人越来越糊涂啦，谁说那要犯是今晚逃走的？”

黄钟公道：“那人确是今日傍晚越狱的，当时我三人还道他是黑白子，没想到他移花接木，将黑白子关入地牢，穿了黑白子的衣冠冲将出来。这件事，我三弟、四弟固然看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丁坚，给他一撞之下，肋骨断了十几根……”鲍大楚转头向其余三名长老瞧去，皱眉道：“这人胡说八道，不知说些什么。”一个肥肥矮矮的老者道：“咱们是上月十四得到的讯息。”说着屈指计算，道：“到今日是第十七天了。”

黄钟公猛退两步，砰的一声，背脊重重撞上墙壁，说道：“决……决无此事！我们的的确确，今晚是亲眼见到他逃出去的。”

他走到门口，大声叫道：“施令威，将丁坚抬来。”施令威在远处应道：“是！”

鲍大楚走到黑白子身前，抓住他胸口，将他身子提起，只见他手足软软地垂下，似乎全身骨骼俱已断绝，只剩下一个皮囊。鲍大楚脸上变色，大有惶恐之意，一松手，黑白子摔在地下，竟站不起身。另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说道：“不错，这是中了那厮的……那厮的吸星大法，将全身精力都吸干了。”语音颤抖，十分惊惧。

鲍大楚问黑白子道：“你在什么时候着了他道儿？”黑白子道：“我……我……的确是今晚不久之前，那厮……那厮抓住了我右腕，我……我便半点动弹不得，只好由他摆布。”鲍大楚甚为迷惑，脸上肌肉微微颤动，眼神迷惘，问道：“那便怎样？”黑白子道：“他将我从铁门的方孔中拉进牢去，除下我衣衫换上了，又……又将足镣手铐都套在我手足之上，然后从那方孔中钻……钻了出去。”

鲍大楚皱眉道：“今晚？怎能是今晚？”那矮胖老者问道：“足镣手铐都是精钢所铸，又怎地弄开的？”黑白子道：“我……我实在不知道。”秃笔翁道：“属下细看过足镣手铐的断口，是用钢丝锯子锯断的。这钢丝锯子，不知那厮何处得来？”

说话之间，施令威已引着两名家人将丁坚抬了进来。他躺在一张软榻上，身上盖着一张薄被。鲍大楚揭开被子，伸手在他胸口轻轻一按。丁坚长声大叫，显是痛楚已极。鲍大楚点点头，挥了挥手。施令威和两名家人将丁坚抬了出去。

鲍大楚道：“这一撞之力果然了得，显然是那厮所为。”

坐在左面那中年妇人一直没开口，这时突然说道：“鲍长老，倘若那厮确是今晚才越狱逃走，那么上月中咱们得到的讯息只怕是假的了。那厮的同党在外面故布疑阵，令咱们心慌意乱。”鲍大楚摇头道：“不会是假的。”那妇人道：“不会假？”鲍大楚道：“薛香主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横练功夫，寻常刀剑也砍他不入，可是给人五指插入胸膛，将一颗心硬生生地挖了出去。对头中除了这厮之外，当世更没第二人……”

令狐冲正听得出神，突然之间，肩头有人轻轻一拍。这一拍事先更没半点朕兆，他一惊之下，跃出三步，拔剑在手，回过头来，只见两个人站在当地。

这二人脸背月光，瞧不见面容。一人向他招了招手，道：“兄弟，咱们进去。”正是向问天的声音。令狐冲大喜，低声道：“向大哥！”

令狐冲急跃拔剑，又和向问天对答，屋中各人已然听见。鲍大楚喝问：“什么人？”

只听得一人哈哈大笑，发自向问天身旁之人口中。这笑声震屋瓦，令狐冲耳中嗡嗡作响，但觉胸腹间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过。那人迈步向前，遇到墙壁，双手一推，轰隆一声响，墙上登时穿了一个大洞，那人便从墙洞中走了进去。向问天伸手挽住令狐冲的右手，并肩走进屋去。

鲍大楚等四人早已站起，手中各执兵刃，脸上神色紧张。令狐冲急欲看到这人是谁，只不过他背向自己，但见他身材甚高，一头黑发，穿的是一袭青衫。

鲍大楚颤声道：“原……原来是任……任前辈到了。”那人哼了一声，踏步而前。鲍大楚、黄钟公等自然而然退开了两步。那人转过身来，往中间的椅中一坐，这张椅子正是鲍大楚适才坐过的。令狐冲这才看清楚，只见他一张长长的脸孔，脸色雪白，更无半分血色，眉目清秀，只脸色实在白得怕人，便如刚从坟墓中出来的僵尸一般。

他对向问天和令狐冲招招手，道：“向兄弟，令狐冲兄弟，过来请坐。”令狐冲一听到他声音，惊喜交集，道：“你……你是任前辈？”那人微微一笑，道：“正是。你剑法可高明得紧啊。”令狐冲道：“你果然已经脱险了。我正想来救……”那人笑道：“你想来救我脱困，是不是？哈哈，哈哈！向兄弟，你这位兄弟很够朋友啊。”

向问天拉着令狐冲的手，让他在那人右侧坐了，自己坐在那人左侧，说道：“令狐兄弟肝胆照人，是当世少有的堂堂血性男儿。”那人笑道：“令狐兄弟，委屈你在西湖底下的黑牢住了两个多月，我可抱歉得很哪，哈哈，哈哈！”

这时令狐冲心中已隐隐知道了些端倪，但仍未能全然明白。

那姓任的笑吟吟地瞧着令狐冲，说道：“你虽为我受了两个多月牢狱之灾，但练成了我刻在铁板上的吸星大法，嘿嘿，那也足以补偿而有余了。”令狐冲奇道：“那铁板上的秘诀是前辈刻下的？”那人微笑道：“若不是我刻的，世上更有何人会这吸星大法？”

向问天道：“兄弟，任教主的吸星神功，当世便只你一个传人，委实可喜可贺。”令狐冲奇道：“任教主？”向问天道：“原来你到此刻还不知任教主的身分，这一位便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他名讳是上‘我’下‘行’，你可曾听说过吗？”

令狐冲知“日月神教”就是魔教，只不过他本教之人自称日月神教，教外之人则称之为魔教，但魔教教主向来是东方不败，怎地又出来一个任我行？他嗫嚅道：“任……任教主的名讳，我是在那铁板上摸到的，却不知他是教主。”

那身材魁梧的老者突然喝道：“他是什么教主了？我日月神教的教主，普天下皆知是东方教主。这姓任的反教作乱，早已除名开革。向问天，你附逆为非，罪大恶极。”

任我行缓缓转过头来，凝视着他，说道：“你叫做秦伟邦，是不是？”那魁梧老人道：“不错。”任我行道：“我掌执教中大权之时，你是在江西任青旗旗主，是不是？”秦伟邦道：“正是。”任我行叹了口气，道：“你现今身列本教十长老之位，升得好快哪。东方不败为什么这样看重你？你是武功高强呢，还是办事能干？”秦伟邦道：“我尽忠本教，遇事向前，十多年来积功而升为长老。”任我行点头道：“原来如此。”

任我行突然身子一晃，欺到鲍大楚身前，左手疾探，向他咽喉中抓去。鲍大楚大骇，右手单刀已不及挥过来砍对方手臂，只得左手手肘急抬，护住咽喉，同时左足退后一步，右手单刀顺势劈下。这一守一攻只在一刹那间完成，守得严密，攻得凌厉，的是极高明手法。但任我行右手还是快了一步，鲍大楚单刀尚未砍落，已抓住他胸口，嗤的一声响，撕破了他长袍，左手将一块物事从他怀中抓出，正是那块黑木令。他右手掠落，抓住了鲍大楚右腕，将他手腕连刀扭转。只听得当当三声响，却是向问天递出长剑，向秦伟邦以及其余两名长老分别递了一招。三长老各举兵刃相架。向问天攻这三招，只是阻止他们出手救援鲍大楚，三招一过，鲍大楚已全在任我行掌握之中。

任我行微笑道：“我的吸星大法尚未施展，你想不想尝尝滋味？”

鲍大楚在这一瞬之间，已知若不投降，便送了性命，除此之外更无第三条路好走。他决断也是极快，说道：“任教主，我鲍大楚自今而后，效忠于你。”任我行道：“当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何以后来反悔？”鲍大楚道：“求任教主准许属下戴罪图功，将功赎罪。”任我行道：“好，吃了这颗丸药。”放开他手腕，伸手入怀，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火红色的药丸，向鲍大楚抛去。鲍大楚一把抓过，看也不看，便吞入了腹中。

秦伟邦失声道：“这……这是‘三尸脑神丹’？”

任我行点点头，说道：“不错，这正是‘三尸脑神丹’！”又从瓷瓶中倒出六粒“三尸脑神丹”，随手往桌上掷去，六颗火红色的丹丸在桌上滴溜溜转个不停，道：“你们知道这‘三尸脑神丹’的厉害吗？”

鲍大楚道：“服了教主的脑神丹后，便当死心塌地，永远听从教主驱使，否则丹中所藏尸虫便由僵伏而活动，钻而入脑，咬啮脑髓，痛楚固不必说，更且行事狂妄颠倒，比疯狗尚且不如。”任我行道：“你说得甚是。你既知我这脑神丹的灵效，却何以大胆吞服？”鲍大楚道：“属下自今而后，永远对教主忠心不贰，这脑神丹便再厉害，也跟属下并不相干。”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很好，很好。这里的药丸哪一个愿服？”

黄钟公和秃笔翁、丹青生面面相觑，都是脸色大变。他们与秦伟邦等久在魔教，早知这“三尸脑神丹”中藏有尸虫，平时并不发作，一无异状，但若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原来的药性一过，尸虫脱伏而出。一经入脑，其人行动如妖如鬼，再也不可以常理测度，理性一失，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当世毒物，无逾于此。再者，不同药主所炼丹药，药性各不相同，东方教主的解药，解不了任我行所制丹药之毒。

众人正惊惶踌躇间，黑白子忽然大声道：“教主慈悲，属下先服一枚。”说着挣扎

着走到桌边，伸手去取丹药。

任我行袍袖轻轻一拂，黑白子立足不定，仰天一跤摔了出去，砰的一声，脑袋重重撞在墙上。任我行冷笑道：“你功力已失，废人一个，没的糟蹋了我的灵丹。”转头说道：“秦伟邦、王诚、桑三娘，你们不愿服我这灵药，是不是？”

那中年妇人桑三娘躬身道：“属下誓愿自今而后，向教主效忠，永无贰心。”那矮胖老者王诚道：“属下谨供教主驱策。”两人走到桌边，各取一枚丸药吞入腹中。他二人对任我行向来十分忌惮，眼见他脱困复出，已吓得心胆俱裂，积威之下，再也不敢反抗。虽然东方教主也有自制丹药，逼他们服了之后受到控制，不敢稍起异心，但火烧眉毛，且顾眼下，日后如何为患作祟，也只有到时再说了。

那秦伟邦却是从中级头目升上来的，任我行掌教之时，他在江西管辖数县之地，还没资格领教过这位前任教主的厉害手段，叫道：“少陪了！”双足一点，向墙洞蹿出。

任我行哈哈一笑，也不起身阻拦。待他身子已纵出洞外，向问天左手轻挥，袖中倏地蹿出一条黑色细长软鞭，众人眼前一花，只听得秦伟邦“啊”的一声叫，长鞭从墙洞中缩转，已然卷住他左足，倒拖了回来。这长鞭鞭身极细，还没一根小指头粗，但秦伟邦给卷住了左足足踝，不住在地下翻滚，竟没法起立。

任我行道：“桑三娘，你取一枚脑神丹，将外皮小心剥去了。”桑三娘应道：“是！”从桌上拿了一枚丹药，用指甲将外面一层红色药壳剥了下来，露出里面灰色的一枚小圆球。任我行道：“喂他吃了。”桑三娘道：“是！”走到秦伟邦身前，叫道：“张口！”

秦伟邦一转身，呼的一掌，向桑三娘劈去。他本身武功虽较桑三娘略逊，但相去也不甚远，可是足踝给长鞭卷住了，穴道受制，手上已无多大劲力。桑三娘左足踢他手腕，右足飞起，啪的一声，踢中胸口，左足鸳鸯连环，跟着在他肩头踢了一脚，接连三脚，踢中了三处穴道，左手捏住他脸颊，右手便将那枚脱壳药丸塞入他口中，右手随即在他喉头一捏，咕的一声响，秦伟邦已将药丸吞入肚中。

令狐冲听了鲍大楚之言，知“三尸脑神丹”中藏有僵伏的尸虫，全仗药物克制，桑三娘所剥去的红色药壳，想必是克制尸虫的药物，又见桑三娘这几下手脚兔起鹘落，干净利落，倒似平日习练有素，专门逼人服药，心想：“这婆娘手脚伶俐得紧！”他不知桑三娘擅于短打擒拿功夫，此刻归附任我行，自是抖擞精神，施展生平绝技，既卖弄手段，又是向教主表示效忠。

任我行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桑三娘站起身来，神色不动，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任我行目光向黄钟公等三人瞧去，显是问他们服是不服。

秃笔翁一言不发，走过去取过一粒丹药服下。丹青生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什么，终于也过去取了一粒丹药吃了。

黄钟公脸色惨然，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正是那《广陵散》琴谱，走到令狐冲身前，说道：“尊驾武功固高，智谋又富，设此巧计将这任我行救了出去，嘿嘿，在下佩服得紧。这本琴谱害得我四兄弟身败名裂，原物奉还。”说着举手一掷，将琴谱投入了令狐冲怀中。

令狐冲一怔之际，只见他转过身去，走向墙边，心下不禁颇为歉仄，寻思：“相救这位任教主，全是向大哥的计谋，事先我可半点不知。但黄钟公他们心中恨我，也

是情理之常，我可没法分辩了。”

黄钟公转过身来，靠墙而立，说道：“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加心灰意懒，讨此差使，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十二年来，清福也已享得够了。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说到这里，轻哼一声，身子慢慢软垂下去。

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叫：“大哥！”抢过去将他扶起，只见他心口插了一柄匕首，双目圆睁，却已气绝。秃笔翁和丹青生连叫：“大哥，大哥！”哭了出来。

王诚喝道：“这老儿不遵教主令旨，畏罪自尽，须当罪加一等。你们两个家伙又吵些什么？”丹青生满脸怒容，转过身来，便欲向王诚扑将过去，和他拚命。王诚道：“怎样？你想造反么？”丹青生想起已然服了三尸脑神丹，此后不得稍有违抗任我行的意旨，一股怒气登时消了，只得低头拭泪。

原本倒在一旁的秦伟邦突然发出一声嘶叫，圆睁双目，对着任我行吼道：“我跟你拚了！”但他穴道受点，又怎挣扎得起身？只见他肌肉扭曲，呼呼喘气，显得极为痛苦。向问天走上前去，重重一脚，将他踢死。

任我行道：“把尸首和这废人都撵了出去，取酒菜来，今日我和向兄弟、令狐兄弟要共谋一醉。”秃笔翁和丹青生齐道：“是！”抱了黄钟公和秦伟邦的尸身，以及软瘫在地的黑白子出去。

跟着便有家丁上来摆陈杯筷，共设了六个座位。鲍大楚道：“摆三副杯筷！咱们怎配和教主共席？”一面帮着收拾。任我行道：“你们也辛苦了，且到外面喝一杯去。”鲍大楚、王诚、桑三娘一齐躬身，道：“谢教主恩典。”慢慢退出。

令狐冲见黄钟公自尽，心想此人倒是个义烈汉子，想起那日他要修书荐自己去见少林寺方证大师，求他治病，对己也是一番好意，不由得有些伤感。

向问天笑道：“兄弟，你怎地机缘巧合，学到了教主的吸星大法？这件事倒要你说来听听。”令狐冲便将如何自行修习，如何无意中练成等情一一说了。向问天笑道：“恭喜，恭喜，这种种机缘，缺一不可。做哥哥的好生为你欢喜。”说着举起酒杯，一口干了。任我行和令狐冲也都举杯干了。

任我行笑道：“此事说来也是险极。我当初在那铁板上刻这套练功秘诀，虽是在黑狱中闷得很了，聊以自遣，却未必存着什么好心。神功秘诀固然是真，但若非我亲加指点，助其散功，依法修习者非走火入魔不可，能避过此劫者千中无一。练这神功，有两大难关。第一步是要散去全身内力，使得丹田中一无所有，只要散得不尽，或行错了穴道，立时便会走火入魔，轻则全身瘫痪，从此成了废人，重则经脉逆转，七孔流血而亡。这门功夫创成已达数百年，但得获传授的固已稀有，幸而能练成的更寥寥无几，实因散功这一步太过艰难之故。令狐兄弟却占了极大的便宜，你内力本已全失，原无所有，要散便散，不费半点力气，于旁人最艰难最凶险的一步，在你竟不知不觉间便迈过去了。散功之后，又须吸取旁人的内气，贮入自己丹田，再依法驱入奇经八脉以供己用。这一步本来也甚艰难，自己内力已然散尽，再要吸取旁人内气，岂不是

以卵击石，徒然送命？令狐兄弟却又有巧遇，听向兄弟说，你身上早已有几名高手所注的八道异种真气，虽只各人的一部分，亦已极为厉害。令狐兄弟，你居然轻而易举地度此两大难关，练成大法，也真是天意了。”

令狐冲手中捏了把冷汗，说道：“幸好我内力全失，否则当真不堪设想。向大哥，任教主到底怎生脱困，兄弟至今仍不明所以。”

向问天笑嘻嘻地从怀中取出一物，塞在令狐冲手中，道：“这是什么？”令狐冲觉得入手之物是一枚坚硬的圆球，正是那日他要自己拿去交给任我行的，摊开手掌，见是一枚钢球，球上嵌有一粒小小的钢珠。令狐冲一拨钢珠，那钢珠轻轻转得几转，便拉了一条极细的钢丝出来。这钢丝一端连在钢球之上，钢丝上都是锯齿，却是一把打造得精巧之极的钢丝锯子。令狐冲恍然大悟，道：“原来教主手足上的铐镣，是用此物锯断的。”

任我行笑道：“我在几声大笑之中运上了内力，将你们五人尽皆震倒，随即锯断铐镣。你后来怎样对付黑白子，当时我便怎样对付你了。”令狐冲笑道：“原来你跟我换了衣衫，将铐镣套在我手足之上，难怪黄钟公等没察觉。”向问天道：“本来此事也不易瞒得过黄钟公和黑白子，但他们醒转之后，教主和我早已出了梅庄。黑白子他们见到我留下的棋谱书画，各人神魂颠倒，欢喜得紧，又哪里会疑心到狱中人已掉了包。”

令狐冲道：“大哥神机妙算，人所难及。”心想：“原来你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投这四人所好，引其入彀。但教主脱困已久，却何以迟迟不来救我？”

向问天鉴貌辨色，猜到了他心意，笑道：“兄弟，教主脱困之后，有许多大事要办，不能让对头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咱们今日便是救你来啦。好在你因祸得福，练成了不世神功，总算有了补偿。哈哈，做哥哥的给你赔不是了。”说着在三人酒杯中都斟满了酒，自己一口喝干。任我行哈哈大笑，道：“我也陪一杯。”令狐冲笑道：“赔什么不是？我得多谢两位才是。我本来身受内伤，没法医治，练了教主的神功后，内伤竟霍然而愈，得回了一条性命。”三人纵声大笑，甚是高兴。

向问天道：“十二年之前，教主离奇失踪，东方不败篡位。我知事出蹊跷，只有隐忍，与东方不败敷衍。直到最近，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便即来助教主脱困。岂知我一下黑木崖，东方不败那厮便派出大队人马来追杀我，又遇上正教中一批混账王八蛋挤在一起赶热闹。兄弟，那日两派的王八蛋追杀你我之时，在山道上你说了内功尽失的缘由，我当时便想，要散去你体内的诸般异种真气，当世惟教主的‘吸星大法’。教主脱困之后，我会求他老人家传你这项神功，救你性命，想不到不用我出口恳求，教主已自传你了。”三人又一起干杯大笑。

令狐冲心想：“向大哥去救任教主，固然是利用了我，却也确是存了救我性命之心。他当日曾说要办一件大事，坦言是要利用我，要委屈我多时，当时我一口答允，为此坐牢，无可抱怨。何况我若不是在这件事上出了大力，那‘吸星大法’何等神妙，任教主又怎肯轻易便即传给我这毫不相干的外人？”不禁对向问天好生感激，转头问道：“任教主，你这门神功出神入化，任谁都难以猜度，来历如何，尚请指教。”

任我行喝了一口酒，说道：“我这门神功，始创者是北宋年间的‘逍遥派’，后来

分为‘北冥神功’和‘化功大法’两门（作者按：请参阅《天龙八部》）。修习北冥神功的是大理段氏。那位段皇爷初觉将别人毕生修习的功力吸了过来作为己用，似乎不合正道，不肯修习。后来读了逍遥派一位前辈高人的遗书，才明白了这门神功的至理。那遗书中说道：不论好人坏人，学武功便是要伤人杀人。武功本身无所谓善恶，用之为善即善，用之为恶即恶，拳脚兵刃都是一般。同一招‘黑虎偷心’，打死了恶人那是好招，打死了好人便是恶招。宝刀宝剑用来杀了好人，那是坏刀坏剑，用来杀了奸人，那是好刀好剑。令狐兄弟，你说是不是啊？”令狐冲点头道：“任教主宏论，精辟之极。”

任我行道：“那不是我的宏论，我不过复述北宋年间那位先辈的遗言而已。有人抡刀使剑杀伤善人良民，咱们就当把他手中的刀剑夺了过来，令他手中没了兵刃，此事乃是为善。坏人内力越强，作恶越厉害，将他的内功吸个干净，便是废了他用以作恶的本领，犹似夺了他的宝刀利剑。逍遥派的传人有善有恶，大理段氏却志在为善，只要所吸的是奸人恶人的内力，那就不错。少林神拳、武当长拳，是污秽功夫吗？一样能用以伤人杀人，只不过千百年来他们不用这拳法去滥伤无辜而已。”他为了要收服令狐冲，言语之中，将“吸星大法”说成具有大篇道理。

任我行又道：“哈哈！其实人家来打我，便是敌人，管他是好人坏人，老子便吸他妈的内力，以其内功为我所用，何乐不为？逍遥派的前辈言道，百川汇海，是百川自行流入大海，并不是大海去强抢百川之水，这话再对也没有了。敌人不以内力来打我，我便吸他不到，‘北冥神功’立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那‘化功大法’却不同了。创始者本出于逍遥派，但因他不得师门真传，不明散功吸功的道理，便将 he 常使的下毒法门用之于这神功，敌人中毒之后，经脉受损，内力散失，似乎为对方所吸去。我这‘吸星大法’源于‘北冥神功’正宗，并非下毒，这中间的分别，你可须仔细了。”

令狐冲一直心中嘀咕，自觉吸人内力颇有不当，听了任我行这番讲论，心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不去立意害人，但若有人想来杀我害我，那么我吸他内力，自卫保命，也不能说是恶事。不过人家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功，我吸了它来作为己用，跟任意取人钱财也相差不远。”

又饮得十几杯酒后，令狐冲觉得这位任教主谈吐豪迈，识见非凡，不由得大为心折，先前见他对付秦伟邦和黑白子，手段未免过份毒辣，但听他谈论了一会后，颇信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心中本来所存的不平之意逐渐淡去。

任我行道：“令狐兄弟。我对待敌人，出手极狠，御下又是极严，你或许不大看得惯。但想想，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关了多久？你在牢中耽过，知道这些日子的滋味。人家待我如何？对于敌人叛徒，难道能心慈么？”

令狐冲点头称是，忽然想起一事，站起身来，说道：“我有一事相求教主，盼望教主能够允可。”任我行道：“什么事？”令狐冲道：“我当日在地牢初见教主，曾听黄钟公言道，教主倘若脱困，重入江湖，单是华山一派，少说便会死去一大半人。又听教主言道，他日见到我师父，要令他大大难堪。教主功力通神，倘欲和华山派为难，没有人能够抵挡……”

任我行道：“我听向兄弟说，你师父已传言天下，将你逐出了华山派门墙。我去将

他们大大折辱一番，索性就此灭了华山一派，将之在武林中除名，为你出一口恶气。”

令狐冲摇头道：“在下自幼父母双亡，蒙恩师、师娘收入门下，抚养长大，名虽师徒，情同父子。师父将我逐出门墙，一来确是我的不是，二来只怕也有些误会。在下可万万不敢怨怪恩师。”任我行微笑道：“原来岳不群对你无情，你倒不肯对他不义？”

令狐冲道：“在下想求恳教主的，便是请你宽宏大量，别跟我师父、师娘，以及华山派的师弟、师妹们为难。”任我行沉吟道：“我得脱黑牢，你出力甚大，但我传了你吸星大法，救了你命，两者已然相抵，谁也不亏负谁。我重入江湖，未了的恩怨大事甚多，可不能对你许下什么诺言，以后行事未免缚手缚脚。”

令狐冲听他这么说，竟是非和岳不群为难不可，不由得焦急之情，见于颜色。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小兄弟，你且坐下。今日我在世上，只有向兄弟和你二人，才是真正亲信之人，你有事求我，总也有个商量处。这样吧，你先答允我一件事，我也就答允你，今后见到华山派中师徒，只要他们不是对我不敬，我便不去惹他。纵然要教训他们，也当瞧在你面上，手下留情三分。你说如何？”

令狐冲大喜，忙道：“如此感激不尽。教主有何嘱咐，在下无有不遵。”

任我行道：“我和你二人结为金兰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向兄弟为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你便为我教的光明右使。你意下如何？”

令狐冲一听，登时愕然，万没料到他要自己加入魔教。他自幼便听师父和师娘说及魔教的种种奸邪恶毒事迹，自己虽遭逐出门墙，只盼闲云野鹤，在江湖上做个无门无派的散人，要自己身入魔教，却是万万不能，一时间心中乱成一团，难以回答。

任我行和向问天两对眼睛凝视着他，霎时之间，室中更无半点声息。

过了好一会。令狐冲才道：“教主美意，想我令狐冲乃末学后进，如何敢和教主比肩称兄道弟？再说，在下虽已不属华山一派，仍盼师父能回心转意，收回成命……”

任我行淡淡一笑，说道：“你叫我教主，其实我此刻虽得脱牢笼，仍然性命朝不保夕，‘教主’二字，也不过说来好听而已。今日普天之下，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东方不败。此人武功之高，决不在我之下，权谋智计，更远胜于我。他麾下人才济济，凭我和向兄弟二人，要想从他手中夺回教主之位，确是以卵击石、痴心妄想之举。你不愿和我结为兄弟，原是明哲保身的美事，来来来，咱们杯酒言欢，这话再也休提了。”

令狐冲道：“教主的权位如何给东方不败夺去，又如何给囚在黑牢之中，种种情事，在下全然不明，不知两位能赐告否？”

任我行摇了摇头，凄然一笑，说道：“湖底一居，一十二年，什么名利权位，本该瞧得淡了。嘿嘿，偏偏年纪越老，越是心热。”他满满斟了一杯酒，一口干了，哈哈一声长笑，笑声中却满是苍凉之意。

向问天道：“兄弟，那日东方不败派出多人追我，手段之辣，你是亲眼见到的了。若不是你仗义出手，我早已在那凉亭中给他们砍为肉酱。你心中尚有正派魔教之分，可是那日他们数百人联手，围杀你我二人，哪里还分什么正派，什么魔教？其实事在人为，正派中固有好人，何尝没有卑鄙奸恶之徒？魔教中坏人确是不少，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好好整顿一番，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岂不叫江湖上豪杰之

士扬眉吐气？”

令狐冲点头道：“大哥这话，说得甚是。”

向问天道：“想当年教主对待东方不败犹如手足一般，提拔他为教中的光明左使，教中一应大权都交了给他。其时教主潜心修习这吸星大法，要将其中若干小小的缺陷都纠正过来，教中日常事务便无暇多管。不料那东方不败狼子野心，面子上对教主十分恭敬，什么事都不敢违背，暗中却培植一己势力，假借诸般借口，将所有忠于教主的部属或撤或革、或径行处死，数年之间，教主的亲信凋零殆尽。教主是忠厚至诚之人，见东方不败处处恭谨小心，而本教在他手中也算一切井井有条，始终没加怀疑。”

任我行叹了口气，说道：“向兄弟，这件事我实在好生惭愧。你曾对我进了数次忠言，叫我提防。可是我对东方不败信任太过，忠言逆耳，反怪你对他心怀嫉忌，责你挑拨离间，多生是非。以至你一怒而去，高飞远走，从此不再见面。”

向问天道：“属下决不敢对教主有何怨怪之意，只是见情势不对，那东方不败部署周密，发难在即，属下若随侍教主身侧，非先遭了他毒手不可。虽然为本教殉难，份所当为，但属下思前想后，总觉还是先行避开为是。如教主能洞烛他的奸心，令他逆谋不逞，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属下身在外地，至少也能让他心有所忌，不敢太过放肆。”

任我行点头道：“是啊，可是我当时怎知道你的苦心？见你不辞而行，心下大是恼怒，其时练功正当紧要关头，还险些出了乱子。那东方不败却来大献殷勤，劝我不可烦恼。这一来，我更加中了他的奸计，竟将本教的秘籍《葵花宝典》传了给他。”

令狐冲听到《葵花宝典》四字，不禁“啊”了一声。

向问天道：“兄弟，你也知道《葵花宝典》么？”令狐冲道：“我曾听师父说起过这部宝典的名字，知是博大精深的武学秘笈，却不知曾在教主手中。”

任我行道：“多年以来，《葵花宝典》一直是日月神教的镇教之宝，历来均是上代教主传给下一代教主。其时我修习吸星大法废寝忘食，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便想将教主之位传给东方不败。将《葵花宝典》传给他，原是向他表明清楚：不久之后，我便会以教主之位相授。唉，东方不败是个聪明人，这教主之位明明已交在他手里，他为什么这样心急，不肯等到我正式召开总坛，正式公布于众？却偏偏要干这叛逆篡位之事？”他皱起了眉头，似乎直到此刻，对这件事仍弄不明白。

向问天道：“他一来是等不及，不知教主到何时才正式相传；二来是不放心，只怕突然之间，大事有变。”

任我行道：“其实他一切已部署妥当，又怕什么突然之间大事有变？当真令人好生难以索解。我在黑牢中静心思索，对他的种种奸谋已一一想得明白，只是他何以迫不及待地忽然发难，至今仍想他不通。本来嘛，他对你颇有所忌，怕我说不定会将教主之位传了给你。但你既不别而行，已去了他眼中之钉，尽管慢慢地等下去好了。”

向问天道：“东方不败发难那一年，端午节晚上大宴，小姐在席上说过一句话，教主还记得么？”任我行搔了搔头，道：“端午节？那小姑娘说过什么话啊？那有什么干系？我可全不记得了。”

向问天道：“教主别说小姐是小孩子。她聪明伶俐，心思之巧，实不输于大人。那

一年小姐是七岁吧？她在席上点点人数，忽然问你：‘爹爹，怎么咱们每年端午节喝酒，一年总是少一个人？’你一怔，问道，‘什么一年少一个人？’小姐说道：‘我记得去年有十一个人，前年有十二个。今年一、二、三、四、五……咱们只剩下了十个。’”

任我行叹了口气，道：“是啊，当时我听了小姑娘这句话，心下甚是不快。早一年东方不败处决了郝贤弟。再早一年，丘长老不明不白地死在甘肃，此刻想来，自也是东方不败暗中安排的毒计了。再先一年，文长老遭革出教，受嵩山、泰山、衡山三派高手围攻而死，此事起祸，自也是在东方不败身上。唉，小姑娘无意中吐露真言，当时我犹在梦中，竟自不悟。”

他顿了一顿，喝了口酒，又道：“这门‘吸星大法’，原是继承了北宋年间的‘北冥神功’。只是学者不得其法，其中颇有缺陷。其时我修习吸星大法已在十年以上，在江湖上这神功大法也大有声名，正派中人闻者无不丧胆。可是我却知这神功之中实有几个重大缺陷，初时不觉，其后祸患却慢慢显露出来。那几年中我已深明其患，心知若不及早补救，终有一日会得毒火焚身。他人功力既是吸取而来，终非己有，会突然反噬作怪，吸来的功力愈多，反扑之力愈大。”

令狐冲听到这里，心下隐隐觉得有一件大事十分不妥。

任我行又道：“那时我身上已积聚了十余名正邪高手的功力。但这十余名高手分属不同门派，所练功力各不相同。我须得设法将之融合为一，以为己用，否则总是心腹大患。那几年中，我日思夜想，所挂心的便是这件事。那日端午节大宴席上，我虽在饮酒谈笑，心中却兀自在推算阳蹻二十二穴和阳维三十二穴，在这五十四个穴道之间，如何使内息游走自如，既可自阳蹻入阳维，亦可自阳维入阳蹻。因此小姑娘那几句话，我听了当时心下虽然不快，但片刻间便也忘了。”

向问天道：“属下也一直奇怪。教主向来机警万分，别人只须说得半句话，立时便知他心意，十拿九稳，从不失误。可是在那几年中，不但对东方不败的奸谋全不察觉，而且日常……日常……咳……”任我行微笑道：“而且日常浑浑噩噩，神不守舍，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是也不是？”向问天道：“是啊。小姐说了那几句话后，东方不败哈哈一笑，道：‘小姐，你爱热闹，是不？明年咱们多邀几个人来一起喝酒便是。’他说话时满脸堆欢，可是我从他眼光之中，却看出满是疑虑之色。他必定猜想，教主早已胸有成竹，眼前只不过假痴假呆，试他一试。他素知教主精明，料想对这样明显的事，决不会不起疑心。”

任我行皱起眉头，说道：“小姑娘那日在端午节大宴中说过这几句话，这十二年来，我却从来没记起过。此刻经你一提，我才记得确有此言。不错，东方不败听了那几句话，焉不大起疑心？”向问天道：“再说，小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聪明，便在一二年间，只怕便会给她识破机关。等她成年之后，教主又或许会将大位传她。东方不败所以不敢多等，宁可冒险发难，其理或在于此。”

任我行连连点头，叹了口气，道：“唉，此刻我女儿若在我身边，咱们多了一人，也不致如此势孤力弱了。”

向问天转过头来，向令狐冲道：“兄弟，教主适才言道，他这吸星大法之中，不免有重大缺陷。以我所知，教主虽在黑牢中被囚十二年，大大受了委屈，可是由此脱

却俗务羁绊，潜心思索，已解破了这神功中的秘奥。教主，是也不是？”

任我行摸摸浓密的黑髯，哈哈一笑，极是得意，说道：“正是。从此而后，吸到别人的功力，尽为我用，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异种真气突然反扑了。哈哈！令狐兄弟，你深深吸一口气，是否觉得玉枕穴和膻中穴中有真气鼓荡，猛然窜动？”

令狐冲依言吸了口气，果觉玉枕穴和膻中穴两处有真气隐隐流窜，不由得脸色微变。

任我行道：“你不过初学乍练，还不怎么觉得，可是当年我尚未解破这秘奥之时，这两处穴中真气鼓荡，当真是天翻地覆，实难忍受。外面虽静悄悄的一无声息，我耳中却满是万马奔腾之声，有时又似一个个焦雷连续击打，轰轰发发，一个响似一个。唉，若不是我体内有如此重大变故，那东方不败的逆谋焉能得逞？”

令狐冲知他所言不虚，又知向问天和他这这番话，用意是要自己向他求教，但若自己不允加入日月神教，求教之言自是说不出口，心想：“练他这吸星大法，是要吸取旁人功力以为己用。这功夫自私阴毒，我若非受攻被逼，决计不使。至于我体内异种真气没法化除，本来便已如此，我这条性命原是捡来的。令狐冲岂能贪生怕死，便去做大违素愿之事？”当下转过话题，说道：“教主，在下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在下曾听师父言道，那《葵花宝典》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秘笈，练成了宝典中的武学，固然无敌于天下，而且长生延年，寿过百岁。教主何以不练那宝典中的武功，却去练那甚为凶险的吸星大法？”

任我行淡淡一笑，道：“此中原由，便不足为外人道了。”

令狐冲脸上一红，道：“是，在下冒昧了。”

向问天道：“兄弟，教主年事已高，你大哥也比他老人家小不了几岁。你若入了本教，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就算你嫌日月神教的声名不好，难道不能在你手中力加整顿，为天下人造福么？”

令狐冲听他这番话入情入理，微觉心动，只见任我行左手拿起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放，右手提起酒壶，斟满了一杯酒，说道：“数百年来，我日月神教和正教诸派为仇，向来势不两立。你如固执己见，不入我教，自己内伤难愈，性命不保，固不必说，只怕你师父、师娘的华山派……嘿嘿，我要使华山派师徒尽数覆灭，华山一派从此在武林中除名，却也不是什么难事。你我今日在此相聚，大是有缘，你若听我良言相劝，便请干了此杯，万事都可商量。”

这番话充满了威胁之意，令狐冲胸口热血上涌，朗声说道：“教主，大哥，我本就身患绝症，命在旦夕，无意中却学得了教主的神功大法，此后如没法化解，也不过回复旧状而已，那也没什么。我于自己这条性命早已不怎么看重，生死有命，且由他去。华山派开派数百年，当有自存之道，未必别人一举手间便能予以覆灭。今日言尽于此，后会有期！”说着站起身来，向二人躬身为礼，转身便走。

向问天欲待再有话说，令狐冲早已去得远了。

令狐冲出得梅庄，重重吁了口气，拂体凉风，适意畅怀，一抬头，只见一钩残月斜挂柳梢，远处湖水中映出月亮和浮云的倒影。

走到湖边，悄立片刻，心想：“任教主眼前的大事当是去向东方不败算账，夺回

教主之位，自不会去寻华山派的晦气。但若师父、师娘、师师妹们不知内情，撞上了他，那可非遭毒手不可。须得尽早告知，好让他们有所防备。却不知他们从福州回来了没有？这里去福州不远，左右无事，我就去福建走一趟。倘若他们已动身回来，在途中或能遇上。”

随即想到师父传书武林，将自己逐出了师门，胸口不禁又是一酸，又想：“我将任教主逼我入教之事，向师父、师娘禀明。他们当能明白，我并非有意和魔教中人结交。说不定师父能收回成命，只罚我去思过崖上面壁三年，那便好了。”一想到重入师门有望，精神为之一振，当下去找了家客店歇宿。

这一觉睡到午时方醒，心想在见师父、师娘之前，别要显了自己本来面目，何况盈盈曾叫祖千秋他们传言江湖，要取自己性命，还是乔装改扮，免惹麻烦。却扮作什么样子才好？心下沉吟，从房中踱了出来，刚走进天井，突然间豁喇一声，一盆水向他身上泼将过来。令狐冲立时倒纵避开，那盆水便泼了个空。只见一个军官手中正拿着一只木脸盆，向着他怒目而视，粗声道：“走路也不带眼睛？你不见老爷在倒水吗？”

令狐冲气往上冲，心想天下竟有这等横蛮之人，见这军官四十来岁年纪，满腮虬髯，倒也颇为威武，一身服色，似是个校尉，腰中挂了把腰刀，挺胸凸肚，显是平素作威作福惯了的。那军官喝道：“还瞧什么？不认得老爷么？”令狐冲灵机一动：“扮成这个军官，倒也有趣。我大模大样的在江湖上走动，武林中朋友谁也不会来向我多瞧一眼。”那军官喝道：“笑什么？你奶奶的，有什么好笑？”原来令狐冲想到得意处，脸上不禁露出微笑。

令狐冲走到柜台前付了房饭钱，低声问道：“那位军爷是什么来头？”那掌柜的愁眉苦脸地道：“谁知他是什么来头？他自称是北京城来的，只住了一晚，服侍他的店小二倒已吃了他三记耳光。好酒好肉叫了不少，也不知给不给房饭钱呢。”

令狐冲点了点头，走到附近一家茶馆中，泡了壶茶，慢慢喝着等候。

等了半个时辰，只听得马蹄声响，那军官骑了匹枣红马，从客店中出来，马鞭挥得啪啪作响，大声吆喝：“让开，让开，你奶奶的，还不快走！”几个行人让得稍慢，给他马鞭抽去，呼痛声不绝。

令狐冲早已付了茶钱，站起身来，快步跟在马后。他内力充沛，脚步疾逾奔马，见那军官出了西门，向西南大路上驰去，便紧紧跟随。奔得数里，路上行人渐稀。令狐冲加快脚步，抢到马前，右手一扬。那马吃了一惊，嘘溜溜一声叫，人立起来，那军官险些掉下马来。令狐冲喝道：“你奶奶的，走路不带眼睛么？你这畜生险些踹死了老子！”他不开口，那军官已然大怒，这三声一骂，那军官自更怒不可遏，待那马前足落地，刷的一鞭，便向令狐冲头上抽落。

令狐冲见大道上不便行事，叫声：“啊哟！”一个踉跄，抱头便向小路上逃去。那军官怎肯就此罢休，跃下马来，匆匆将马缰系在树上，狂奔追来。令狐冲叫道：“啊哟，我的妈啊！”逃入树林。那军官大叫大嚷地追来，突然间肋下一麻，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令狐冲左足踏住他胸口，笑道：“你奶奶的，本事如此不济，怎能行军打仗？”在他怀中一搜，掏了只大信封出来，上面盖有“兵部尚书大堂正印”的朱红大印，写着

“告身”两个大字。打开信封，抽了一张厚纸出来，却是兵部的一张委任令，写明委任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参将，克日上任。令狐冲笑道：“原来是位参将大人，你便是吴天德么？”

那军官给他踏住了动弹不得，一张脸皮涨得发紫，喝道：“快放我起来，你……你……胆大妄为，侮辱朝廷命官，不……不怕王法吗？”嘴里虽然吆喝，气势却已瘪了。

令狐冲笑道：“老子没了盘缠，要借你的衣服去当一当。”反掌在他头顶一拍，那军官登时晕去。

令狐冲迅速剥下他衣服，心想这人如此可恶，叫他多受些罪，将他内衣内裤一起剥下，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一提他包袱重甸甸的，打开一看，竟有好几百两银子，还有三只金元宝，心想：“这都是这狗官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难以物归原主，只好让我吴天德参将大人拿来买酒喝了。”想着不禁好笑，脱去衣衫，将那参将的军服、皮靴、腰刀、包裹都换到了自己身上，撕烂自己衣衫，将他反手绑了，缚在树上，再在他口中塞满了烂泥。转念一想，回身抽出单刀，将他满脸虬髯都剃了下来，将剃下的胡子揣入怀中，笑道：“你变成了小白脸，这可美得多啦！”

走到大路之上，解开系在树上的马缰，纵身上马，举鞭一挥，喝道：“让开，让开，你奶奶的，走路不带眼睛吗？哈哈，哈哈！”长笑声中，纵马南驰。

当晚来到余杭投店，掌柜的和店小二“军爷前，军爷后”的，招呼得极是周到。令狐冲次晨向掌柜问明了去福建的道路，赏了五钱银子，掌柜和店小二恭恭敬敬地直送出店门外。令狐冲心想：“总算你们时运好，遇上了我这位冒牌参将，要是真参将吴天德前来投宿，你们可有得苦头吃了。”去店铺买了面镜子，一瓶胶水，出城后来到了荒僻处，对着镜子将一根根胡子胶在脸上。这番细功夫花了几有一个时辰，黏完后对镜一照，满脸虬髯，蓬蓬松松，着实神气，不禁哈哈大笑。

一路向南，到金华府、处州府后，南方口音已和中州大异，甚难听懂。好在人人见他是个军官，都卷起了舌头跟他说官话。他一生手头从未有过这许多钱，喝起酒来尽情畅怀，颇为自得其乐。

只是体内的诸般异种真气逼入了自己各处经脉之中，半分也没驱出体外，时时突然间涌向丹田，令他头晕眼花，烦恶欲呕。每当发作，只得依照任我行在铁板上所刻的法门，将之驱离丹田，散入经脉。只要异种真气一离丹田，立即精神奕奕，舒畅无比。如此每练一次，自知功力便深了一层，却也是陷溺深了一层，好在总是想到：“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多活一日，已多占了一分便宜。”便即坦然。

这日午后，过了衢州府，已进入仙霞岭。山道崎岖，渐行渐高，岭上人烟稀少。再行出二十余里后，始终没见到人家，已知贪着赶路，错过了宿头。眼见天色已晚，于是采些野果裹腹。见悬崖下有个小山洞，颇为干燥，不致有虫蚁所扰，便将马系在树上，让其自行吃草，找些干草来铺在洞里，预备过夜。忽觉丹田中气血不舒，当即坐下行功。任我行所传的那神功每多一次修习，便多受一次羁縻，越来越觉回味无穷。直练了一个更次，但觉全身舒泰，飘飘欲仙，直如身入云端一般。

他吐了口长气，站起身来，不由得苦笑，心想：“那日我问任教主，他既有武功绝学《葵花宝典》在手，何以还要练这吸星大法，他不肯置答。此中情由，这时我却明白

了。原来这吸星大法一经修习，便再也无法罢手。”想到此处，不由得暗暗心惊：“曾听师娘说过苗人养蛊之事，一养之后，纵然明知其害，也已难以舍弃，若不放蛊害人，蛊虫便会反噬其主。将来我可别成为养蛊的苗人才好。”

走出山洞，但见繁星满天，四下里虫声唧唧，忽听得山道上有人行来，其时相距尚远，但他内功既强，耳音便亦及遥，心念一动，当即过去放开了马缰，在马臀上轻轻一拍，那马缓缓走向山坳。

他隐身树后，过了好一会，听得山道上脚步声渐近，人数着实不少，星光下但见一行人均穿黑衣，其中一人腰缠黄带，瞧装束是魔教中人，其余高高矮矮的一共三十余人，都默不作声地随在其后。令狐冲心想：“他们此去向南入闽，莫非和我华山派有关？难道是奉了任教主之命，去跟师父师娘为难？”待一行人去远，便悄悄跟随。

行出数里，山路突然陡峭，两旁山峰笔立，中间留出一条窄窄的山路，已不能两人并肩而行。那三十余人排成一字长蛇，向山道上爬去。令狐冲心道：“我如跟着上去，这些人居高临下，只须有一人偶一回头，便见到了我。”于是闪入草丛躲起，要等他们上了高坡，从南坡下去后再追赶上去。哪知这行人将到坡顶，突然散开，分别隐在山石之后，顷刻间藏得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令狐冲吃了一惊，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已见到了我。”但随即知道不是，寻思：“他们在此埋伏，要袭击上坡之人。是了，此处地势绝佳，在此陡然发难，上坡之人势必难逃毒手。他们要伏击的是谁？难道师父师娘他们北归之后，又有急事要回福建？否则怎会连夜赶路？今晚我又能和小师妹相会？”

一想到岳灵珊，登时全身皆热，悄悄在草丛中爬了开去，直爬到远离山道，这才从乱石间飞奔下山，转了几个弯，回头已望不见那高坡，再转到山道上向北而行。

他一路疾走，留神倾听对面是否有人过来，走出十余里后，忽听得左侧山坡上有人斥道：“令狐冲这混账东西，你还要为他强辩！”

注：今日浙闽间已筑有不少隧道穿过仙霞岭，行人或汽车不必爬山。

二十三 伏击

黑夜之中，荒山之上，突然听到有人清清楚楚地叫出自己姓名，令狐冲不禁大吃一惊，第一个念头便是：“是师父他们！”但这明明是女子声音，却不是师娘，更不是岳灵珊。跟着又听得一个女子的话声，只相隔既远，话声又低，听不清说些什么。令狐冲向山坡上望去，只见影影绰绰地站着三四十人，心中一酸：“不知是谁在骂我？如果真是华山派一行，小师妹听别人这般骂我，不知又如何说？”

当即矮身钻入道旁灌木丛中，绕到那山坡之侧，弓腰疾行，来到一株大树之后，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师伯，令狐师兄行侠仗义……”听得这半句话，脑海中便映出一张俏丽清秀的脸蛋来，胸口微微一热，知说话之人是恒山派的小尼姑仪琳。他既知这些人是恒山派而不是华山派，不免失望，心神一激动间，仪琳下面两句话便没听见。

只听先前那尖锐而苍老的声音怒道：“你小小年纪，却恁地固执？难道华山派掌门岳先生的来信是假的？岳先生传书天下，将令狐冲逐出了门墙，说他与魔教中人勾结，还能冤枉他么？令狐冲以前救过你，他多半要凭着这一点点小恩小惠，向咱们暗算下手。”

仪琳道：“师伯，那可不是小恩小惠，令狐师兄不顾自己性命……”那苍老的声音喝道：“你还叫他令狐师兄？这人多半是个工于心计的恶贼，装模作样，欺骗你们小孩子家。江湖上人心鬼蜮，什么狡猾伎俩都有。你们年轻人没见识，便容易上当。”仪琳道：“师伯的吩咐，弟子怎敢不听？不过……不过……令狐师……”底下个“兄”字终于没说出口，硬生生地给忍住了。那老人问道：“不过怎样？”仪琳似乎甚为害怕，不敢再说下去。

那老人道：“这次嵩山左盟主传来讯息，魔教大举入闽，企图劫夺福州林家的《辟邪剑谱》。左盟主要五岳剑派一齐设法拦阻，以免给这些妖魔歹徒夺到了剑谱，武功大进，五岳剑派不免人人死无葬身之地。那福州姓林的孩子已投入岳先生门下，剑谱若为华山派所得，自然再好不过。就怕魔教诡计多端，再加上个华山派旧徒令狐冲，他熟知内情，咱们的处境便十分不利了。掌门人既将这副重担放在我肩头，命我率领大伙儿入闽，此事有关正邪双方气运消长，万万轻忽不得。再过三十里，便是浙闽交界之处。今日大家辛苦些，连夜赶路，到廿八铺歇宿。咱们赶在头里，等魔教人众大举赶到之时，咱们便占了以逸待劳的便宜。但仍须事事小心。”只听得数十名女子齐声答应。

令狐冲心想：“这位师太既非恒山派掌门，仪琳师妹又叫她师伯，‘恒山三定’那

么是定静师太了。她接到我师父传书，将我当做歹人，那也怪她不得。她只道自己赶在头里，殊不知魔教教众已埋伏在前。幸好给我发觉了，却怎生去告知她们才好？”

只听定静师太道：“一入闽境，须得步步提防，要当四下里全是敌人。说不定饭店中的店小二，茶馆里的茶博士，都是魔教中的奸细。别说隔墙有耳，就是这草丛之中，也难免没藏着敌人。自今而后，大伙儿决不可提一句《辟邪剑谱》，连岳先生、令狐冲、东方不败的名头也不可提。”群女弟子齐声应道：“是。”

令狐冲知魔教教主东方不败神功无敌，自称不败，但正教中人提到他时，往往称之为“必败”，一音之转，含有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之意，听她竟将自己的名字和师父及东方不败相提并论，不禁苦笑，心道：“我这无名小卒，你恒山派前辈竟如此瞧得起，那可不敢当了。”

只听定静师太道：“大伙儿这就走吧！”众弟子又应了一声，便见七名女弟子从山坡上疾驰而下，过了一会，又有七人奔下。恒山派轻功另有一路，在武林中颇有声名，前七人、后七人相距都一般远近，宛似结成阵法一般，十四人大袖飘飘，同步齐进，远远望去，美观之极。再过一会，又有七人奔下。

过不多时，恒山派众弟子一批批都动身了，一共六批，最后一批却有八人，想是多了个定静师太。这些女子不是女尼，便是俗家女弟子，黑夜之中，令狐冲难辨仪琳在哪一队中，心想：“这些恒山派的师姊师妹虽各有绝技，但一上得那陡坡，双峰夹道，魔教教众忽施奇袭，势必伤亡惨重。”

当即摘了些青草，挤出草汁，搽在脸上，再挖些烂泥，在脸上手上涂抹一阵，绕到山道左侧，提气追了上去。他轻功本来并不甚佳，但轻功高低，全系于内力强弱，他身上既集桃谷六仙、不戒和尚、方生大师、黑白子等众高手的部分内力，较之当世高手，已然远胜，此时随意迈步，都是一步跨出老远。这一提气急奔，顷刻间便追上了恒山派众人。他怕定静师太武功了得，听到他奔行的声息，是以兜了个大圈子，这才赶在众人头里，一上山道后，奔得更加快了。

他来到陡坡之下，站定了静听，竟无半点声息，心想：“若不是我亲眼见到魔教教众埋伏在侧，又怎想得到此处危机四伏，凶险无比。”慢慢走上陡坡，来到双峰夹道处的山口，离魔教教众埋伏处约有里许，坐了下来，寻思：“魔教中人多半已见到了我，只是他们生怕打草惊蛇，想来不会对我动手。”等了一会，索性卧倒在地。

终于隐隐听到山坡下传来了脚步声，心下转念：“最好引得魔教教众来和我动手，只须稍稍打斗一下，恒山派自然知道了。”于是自言自语：“老子生平最恨的，便是暗箭伤人，有本事的何不真刀真枪，狠狠打上一架？躲了起来，鬼鬼祟祟地害人，那是最无耻的卑鄙行径！”他对着高坡提气说话，借着充沛内力远远传送出去，料想魔教人众定然听到。岂知这些人真能沉得住气，竟毫不理睬。

过不多时，恒山派第一拨七名弟子已到了他身前。

七弟子在月光下见一名军官伸张四肢，睡在地下。这条山道便只容一人行过，两旁均是峭壁，若要上坡，非跨过他身子不可。这些弟子只须轻轻一纵，便能跃过他身子，但男女有别，在男人头顶纵跃而过，未免太过无礼。

一名中年女尼朗声说道：“劳驾，这位军爷，请借一借道。”令狐冲唔唔两声，忽

然间鼾声大作。那女尼法名仪和，性子却毫不和气，见这军官深更半夜地睡在当道，情状已极突兀，而这等大声打鼾，十九是故意做作。她强抑怒气，说道：“你如不让开，我们可要从你身上跳过去了。”令狐冲鼾声不停，迷迷糊糊地道：“这条路上妖魔鬼怪多得紧，可过去不得啊。唔唔，苦海无边，回……回……回头是岸！”

仪和一怔，听他这几句话似乎意带双关。另一名女尼扯了扯她衣袖，七人都退开几步。

一人悄声道：“师姊，这人有点古怪。”又一人道：“说不定他是魔教奸人，在此向咱们挑战。”另一人道：“魔教中人决不会去做朝廷军官，就算乔装改扮，也当扮作别种装束。”仪和道：“不管他！他再不让道，咱们就跳了过去。”迈步上前，喝道：“你真的不让，我们可要得罪了。”

令狐冲伸了个懒腰，慢慢坐起。他仍怕给仪琳认了出来，脸向山坡，背脊对着恒山派众弟子，右手撑在峭壁上，身子摇摇晃晃，似是喝醉了酒一般，说道：“好酒啊，好酒！”

便在此时，恒山派第二拨弟子已然到达。一名俗家弟子问道：“仪和师姊，这人在这里干什么？”仪和皱眉道：“谁知道他了！”

令狐冲大声道：“刚才宰了一条狗，吃得肚子发胀，酒又喝得太多，只怕要呕。啊哟，不好，真的要呕！”当下呕声不绝。众女弟子皱眉掩鼻，纷纷退开。令狐冲呕了几声，却呕不出什么。众女弟子窃窃私议间，第三拨又已到了。

只听得一个轻柔的声音道：“这人喝醉了，怪可怜的，让他歇一歇，咱们再走不迟。”令狐冲听到这声音，心头微微一震，寻思：“仪琳小师妹心地真好。”

仪和却道：“这人故意在此捣乱，并非安着好心！”迈步上前，喝道：“让开！”伸掌往令狐冲左肩拨去。令狐冲身子连晃，叫道：“啊哟，乖乖不得了！”跌跌撞撞地向上走了几步。这几步一走，局势更加尴尬，他身子塞在窄窄的山道之中，后面来人除非从他头顶飞跃而过，否则再也没法超越。

仪和跟着上去，喝道：“让开了！”令狐冲道：“是，是！”又走上几步。他越行越高，将上山的道路塞得更死了，突然大声叫道：“喂，上面埋伏的朋友们留神了，你们要等的人正上来啦。你们这一杀出来，那可谁也逃不了啦！”

仪和等一听，当即退回。一人道：“此处地势奇险，倘若敌人在此埋伏袭击，可难以抵挡。”仪和道：“倘若有人埋伏，他怎会叫了出来？这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上面定然没人。咱们如显得畏缩，可让敌人笑话了。”另两名中年女尼齐声道：“是啊！咱三人在前开路，师妹们在后跟来。”三人长剑出鞘，又奔到了令狐冲身后。

令狐冲不住大声喘气，说道：“这道山坡可真陡得紧，唉，老人家年纪大了，走不动啦。”一名女尼喝道：“喂，你让在一旁，给我们先走行不行？”令狐冲道：“出家人火气别这么大，走得快是到，走得慢也是到。咳咳，唉，去鬼门关嘛，还是走得慢些的好。”那女尼道：“你不是绕弯子骂人吗？”呼的一剑，从仪和身侧刺出，指向令狐冲背心。她只是想将令狐冲吓得让开，这一剑将刺到他身子，便即凝力不发。

令狐冲恰于此时转过身来，见剑尖指着自已胸口，大声喝道：“喂！你……你……你这是干什么来了？我是朝廷命官，你竟敢如此无礼。来人哪，将这女尼拿了下來！”

几名年轻女弟子忍不住笑出声来，此人在这荒山野岭之上，还在硬摆官架子，实是滑稽之至。

一名尼姑笑道：“军爷，咱们有要紧事，心急赶路，劳你驾往旁边让一让。”令狐冲道：“什么军爷不军爷？我是堂堂参将，你该当叫我将军，才合道理。”七八名女弟子齐声笑着叫道：“将军大人，请你让道！”

令狐冲哈哈一笑，挺胸凸肚，神气十足，突然间脚下一滑，摔跌下来。众弟子尖声惊呼：“小心！”便有二人拉住了他手臂。令狐冲又滑了一下，这才站定，骂道：“他奶奶……地下这样滑。地方官全是饭桶，也不差些民夫，将山道给好好修一修。”

他这么两滑一跌，身子已缩在山壁微陷的凹处，恒山女弟子展开轻功，一一从他身旁掠过。有人笑道：“地方官该得派辆八人大轿，把将军大人抬过岭去，才是道理。”有人道：“将军是骑马不坐轿的。”先一人道：“这位将军与众不同，骑马只怕会摔跌下来。”令狐冲怒道：“胡说八道！我骑马几时摔跌过？上个月那该死的畜生作老虎跳，我才从马背上滑了一滑，摔伤了膀子，那也算不得什么。”众女弟子一阵大笑，如风般上坡。

令狐冲眼见一个苗条身子一晃，正是仪琳，便跟在她身后。这一来，可又将后面众弟子阻住了去路。幸好他虽脚步沉重，气喘吁吁，三步两滑，又爬又跌，走得倒也快捷。后面一名女弟子又笑又埋怨：“你这位将军大人真是……咳，一天也不知要摔多少跤！”

仪琳回过头来，说道：“仪清师妹，你别催将军了。他心里一急，别真的摔了下去。这山坡陡得紧，摔下去可不是玩的。”

令狐冲见到她一双大眼，清澄明澈，犹如两泓清泉，一张俏脸在月光下秀丽绝俗，更没半分人间烟火气，想起那日为了逃避青城派的追击，她在衡山城中将自己抱出来，自己也曾这般怔怔地凝视过她，突然间心底升起一股柔情，心想：“这高坡之上，伏得有强仇大敌想要害她。我便性命不在，也要保护她平安周全。”

仪琳见他双目呆滞，容貌丑陋，向他微微点头，露出温和笑容，又道：“仪清师妹，这位将军倘若摔跌，你可得快拉住他。”仪清笑道：“他这么重，我怎拉得住？”

本来恒山派戒律甚严，这些女弟子轻易不与外人说笑，但令狐冲大装小丑模样，不住逗她们的乐子，众女弟子年轻喜事，四周又并无长辈，黑夜赶路，说几句无伤大雅的笑话，亦有振奋精神之效。

令狐冲怒道：“你们这些女孩子说话便不知轻重。我堂堂将军，想当年在战场上破阵杀贼，那般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模样，你们要是瞧见了，嘿嘿，还有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这区区山路，压根儿就没瞧在我眼里，怎会摔跤？当真信口开河……啊哟，不好！”脚下似乎踏到一块小石子，身子便俯跌下去。他伸出双手，在空中乱挥乱抓。在他身后的几名女弟子都尖声叫了出来。

仪琳急忙回身，伸手去拉。令狐冲凑手过去，握住了她手。仪琳运劲一提，令狐冲左手在地下连撑，这才站定，神情狼狈不堪。他身后的几名女弟子忍不住咕咕咯咯地嘻笑。令狐冲道：“我这皮靴走山路太过笨重，倘若穿了你们的麻鞋，那就包管不会摔跤。再说，我只不过滑了一滑，又不是摔跤，有什么好笑？”仪琳缓缓松开了手，

说道：“是啊，将军穿了马靴，走山道确是不大方便。”令狐冲道：“虽然不便，可威风得紧，要是像你们老百姓那样，脚上穿双麻鞋草鞋，可又太不体面了。”众女弟子听他死要面子，又都笑了起来。

这时后面几拨人已络绎到了山脚下，走在最先的将到坡顶。

令狐冲大声嚷道：“这一带所在，偷鸡摸狗的小贼最多，冷不防地便打人闷棍，抢人钱财。你们出家人身边虽没多大油水，可是辛辛苦苦化缘得来的银子，却也小心别让人给抢了去。”仪清笑道：“有咱们大将军在此，谅来小毛贼也不敢前来太岁头上动土。”令狐冲叫道：“喂，喂，小心了，我好像瞧见上面有人探头探脑。”

一名女弟子道：“你这位将军当真啰唆，难道咱们还怕了几个小毛贼不成？”

一言甫毕，突然听得两名女弟子叫声：“哎唷！”骨碌碌滚将下来。两名女弟子急忙抢上，同时抱住。前面几名女弟子叫了起来：“贼子放暗器，小心了！”叫声未歇，又有一人滚跌下来。仪和叫道：“大家伏低！小心暗器！”当下众人都伏低了身子。令狐冲骂道：“大胆毛贼，你们不知本将军在此么？”仪琳拉拉他手臂，急道：“快伏低了！”

在前的女弟子掏出暗器，袖箭、铁菩提纷纷向上射去。但上面敌人隐伏石后，一个也瞧不见，暗器尽数落空。

定静师太听得前面现了敌踪，踪身急上，从一众女弟子头顶跃过，来到令狐冲身后时，呼的一声，也从他头顶跃了过去。

令狐冲叫道：“出门大吉！晦气，晦气！”吐了几口口水。只见定静师太大袖飞舞，当先攻上，敌人的暗器嗤嗤射来，有的钉上了她衣袖，有的给她袖力激飞。

定静师太几个起落，到了坡顶，尚未站定，但觉风声劲急，一条熟铜棍从头顶砸到。听这兵刃劈风之声，便知十分沉重，当下不敢硬接，侧身从棍旁蹿过，却见两柄链子枪一上一下地同时刺到，来势迅疾。敌人在这隘口上伏着三名好手，扼守要道。定静师太喝道：“无耻！”反手拔出长剑，一剑破双枪，格了开去。那熟铜棍又拦腰扫来。定静师太长剑在棍上一搭，乘势削下，一条链子枪却已刺向她右肩。只听得山腰中女弟子尖声惊呼，跟着砰砰之声大作，原来敌人从峭壁上将大石推将下来。

恒山派众弟子挤在窄道之中，蹿高伏低，躲避大石，顷刻间便有数人为大石砸伤。定静师太退了两步，叫道：“大家回头，下坡再说！”她舞剑断后，以阻敌人追击。却听得轰轰之声不绝，头顶不住有大石掷下，接着听得下面兵刃相交，山脚下竟也伏有敌人。这些人待恒山派众人上坡，上面一发动，便现身堵住退路。

下面传上讯息：“师伯，拦路的贼子功夫硬得很，冲不下去。”接着又传讯上来：“两位师姊受了伤。”

定静师太大怒，如飞奔下，只见两名汉子手持钢刀，正逼得两名女弟子不住倒退。定静师太一声呼叱，长剑疾刺，忽听得呼呼两声，两个拖着长链的镔铁八角锤从下飞击而上，直攻她面门。定静师太举剑撩去，一枚八角锤一沉，径砸她长剑，另一枚却向上飞起，自头顶压落。定静师太微微一惊：“好大的膂力。”如在地，她也不会对这等硬打硬砸的武功放在心上，只须展开小巧功夫，便能从侧抢攻，但山道狭窄，除了正面冲下之外，别无他途。敌人两柄八角铁锤舞得劲急，犹如两团黑雾扑面而来，

定静师太没法施展精妙剑术，只得一步步倒退上坡。

猛听上面“哎唷”声连作，又有几名女弟子中了暗器，摔跌下来。定静师太定了定神，觉得还是坡顶的敌人武功稍弱，较易对付，便又冲上，从众女弟子头顶跃过，跟着又越过令狐冲头顶。

令狐冲大声叫道：“啊哟，干什么啦，跳田鸡么？这么大年纪，还闹着玩。你在我头顶跳来跳去，人家还能赌钱么？”定静师太急于破敌解围，没将他的话听在耳中。仪琳歉然道：“对不住，我师伯不是故意的。”令狐冲唠唠叨叨地埋怨：“我早说这里有毛贼，你们就是不信。”心中却道：“我只见魔教人众埋伏在坡顶，却原来山坡下也伏有好手。恒山派人数虽多，挤在这条山道中施展不出手脚，大事当真不妙。”

定静师太将到坡顶，蓦见杖影晃动，一条铁禅杖当头击落，原来敌人另调好手把守。定静师太心想：“今日我如冲不破此关，带出来的这些弟子们只怕要覆没于此。”身形侧过，长剑斜刺，身子离铁禅杖不过数寸，便已闪过，长剑和身扑前，急刺那手挥禅杖的胖大头陀。这一招可说险到了极点，直是不顾性命、两败俱伤的打法。那头陀猝不及防，收转禅杖已自不及，嗤的一声轻响，长剑从他肋下刺入。那头陀悍勇已极，一声大叫，左拳击落，将长剑打得断成两截，拳上自也是鲜血淋漓。

定静师太叫道：“快上来，拿剑来！”仪和飞身而上，横剑叫道：“师伯，剑！”定静师太转身去接，斜刺里一柄链子枪攻向仪和，一柄链子枪向定静师太刺到。仪和只得挥剑挡格，那使链子枪之人着着进逼，又将仪和逼得退下山道，长剑竟没能递到定静师太手中。

跟着上面抢过三人，二人使刀，一人使一对判官笔，将定静师太围在垓心。定静师太一双肉掌上下翻飞，使开恒山派“天长掌法”，在四般兵刃间翻滚来去。她年近六旬，身手矫捷却不输少年。魔教三名好手合力围攻，竟奈何不了这赤手空拳的老尼。

仪琳轻轻惊叫：“啊哟，那怎么办？”令狐冲大声道：“这些小毛贼太不成话，让道，让道！本将军要上去捉拿毛贼了。”仪琳急道：“去不得！他们不是毛贼，都是武功很好的人，你一上去，他们便要杀了你。”令狐冲胸口一挺，昂然叫道：“青天白日之下……”抬头一看，天刚破晓，还谈不上是“青天白日”，他也不以为意，继续说道：“这些小毛贼拦路打劫，欺侮女流之辈，哼哼，难道不怕王法么？”仪琳道：“我们不是寻常的女流之辈，敌人也不是拦路打劫的小毛贼……”令狐冲大踏步上前，从一众女弟子身旁硬挤过去。众女弟子只得贴紧石壁，让他擦身而过。

令狐冲将上坡顶，伸手去拔腰刀，拔了好一会，假装拔不出来，骂道：“他奶奶的，这刀子硬是捣乱，要紧关头却生了锈。将军刀锈，怎生拿贼？”

仪和正挺剑和两名魔教教众剧斗，拚命守住山道，听他在身后唠唠叨叨，刀子生了锈，拔不出来，又好气，又好笑，叫道：“快让开，这里危险！”只这么叫了一声，微一疏神，一柄链子枪刷的一声，刺向她肩头，险些中枪。仪和退了半步，那人又挺枪刺到。

令狐冲叫道：“反了，反了！大胆毛贼，不见本将军在此吗？”斜身闪在仪和身前。那使链子枪的汉子一怔，此时天色渐明，见他服色打扮确是朝廷命官模样，当下凝枪不发，枪尖指住他胸口，喝道：“你是谁？刚才在下面大呼小叫，便是你这狗官么？”

令狐冲骂道：“你奶奶的，你叫我狗官？你才是狗贼！你们在这里拦路打劫，本将军到此，你们还不逃之夭夭，当真无法无天！本将军拿住了你们，送到县衙门去，每人打五十大板，打得你们屁股开花，鲜血淋漓，每人大叫我的妈啊！”

那使枪汉子不愿戕杀朝廷命官，惹下麻烦，骂道：“快滚你妈的臭鸭蛋！再啰唆不清，老子在你这狗官身上戳三个透明窟窿。”

令狐冲见定静师太一时尚无败象，而魔教教众也不再向下发射暗器、投掷大石，大声喝道：“大胆毛贼，快跪下叩头，本将军看在你们家有八十岁老娘，或者还可从轻发落，否则的话，哼哼，将你们的狗头一个个砍将下来……”

恒山派众弟子听得都皱眉摇头，均想：“这人是个疯子。”仪和走上一步，挺剑相护，如敌人发枪刺他，便出剑招架。

令狐冲又使劲拔刀，骂道：“你奶奶的，临急上阵，这柄祖传的宝刀偏偏生了锈。哼，我这宝刀只消不生锈哪，你毛贼便有十个脑袋也都砍了下来。”那使枪汉子呵呵大笑，喝道：“去你妈的！”横枪向令狐冲腰里砸来。令狐冲一扯之下，连刀带鞘都扯了下来，叫声：“啊哟！”身子向前直扑，摔了下去。仪和叫道：“小心！”令狐冲摔跌之时，腰刀递出，刀鞘头正好点中那使枪汉子腰眼。那汉子哼也不哼，便已软倒。

令狐冲啪的一声，摔倒在地，挣扎着爬起，“咦”的一声，叫道：“啊哈，你也摔了跤，大家扯个直，二一添作五，老子不算输，咱们再来打过。”

仪和一把抓起那汉子，向后摔出，心想有了一名俘虏在手，事情便易办了些。

魔教中三人冲将过来，意图救人。令狐冲叫道：“啊哈，乖乖不得了，小小毛贼真要拒捕。”提起腰刀，指东打西，使的全然不成章法。“独孤九剑”本来便无招数，固可使得潇洒优雅，但使得笨拙丑怪，一样的威力奇大，其要点乃在剑意而不在招式。他并不擅于点穴打穴，激斗之际，难以认准穴道，但精妙剑法附之以浑厚内力，虽非戳中要害，但叫撞在穴道之侧，敌人一般的也禁受不住，随手戳出，便点倒一人。

但见他脚步踉跄，跌跌撞撞，一把连鞘腰刀乱挥乱舞，忽然间收足不住，向一名敌人撞去，噗的一声响，刀鞘尖头刚好撞正那人小腹。那人吐了口长气，登时软倒。令狐冲叫声“啊哟”，向后一跳，刀柄又撞中一人肩后。那人立即摔倒，在地下打滚。令狐冲双脚在他身上一绊，骂道：“他奶奶的！”身子直撞出去，刀鞘戳中一名持刀教众。此人是围攻定静师太的三名好手之一，背心受撞，单刀脱手飞出。定静师太趁机发掌，砰的一声，击正那人胸口。那人口喷鲜血，眼见不活了。

令狐冲叫道：“小心，小心！”退了几步，背心撞向那使判官笔之人。那人挺笔向他背脊点去。令狐冲一个踉跄，向前冲出，刀鞘到处，又有两名教众受戳倒地。那使判官笔之人向他疾扑而至。令狐冲大叫：“我的妈啊！”拔步奔逃，那人发足追来。令狐冲突然停步弯腰，刀柄从腋下露出半截，那人万料不到他奔跑正速之际忽然站定不动，他武功虽高，变招却已不及，急冲之下，将自己胸腹交界处撞上了令狐冲向后伸出的刀柄。那人脸上露出古怪之极的神情，对适才之事似是绝不相信，可是身子却慢慢软倒。

令狐冲转过身来，见坡顶打斗已停，恒山派众弟子一小半已然上坡，正和魔教众人对峙而立，其余弟子正自迅速上来。他大声叫道：“小小毛贼，见到本将军在此，还

不快快跪下投降，真正奇哉怪也！”手舞刀鞘，大叫一声，向魔教人丛中冲了进去。魔教教众登时刀枪交加。恒山派众弟子待要上前相助，却见令狐冲大叫：“厉害，厉害！好凶狠的毛贼！”已从人丛中奔了出来。他脚步沉重，奔跑时拖泥带水，一不小心，砰地摔了一跤，刀鞘弹起，击上自己额头，登时晕去。但他在魔教人丛中一入一出，又已戳倒了五人。

双方见他如此，无不惊得呆了。

仪和、仪清双双抢上，叫道：“将军，你怎么啦？”令狐冲双目紧闭，佯作不醒。

魔教领头的老人眼见片刻间己方一人身亡，更有十一人为这疯疯癫癫的军官戳倒。适才见他冲入阵来，自己接连出招要想拿他，都反而险些给他刀鞘戳中，刀鞘鞘尖所指处虽非穴道所在，但来势凌厉，方位古怪，生平从所未见，此人武功之高，委实深不可测。又见己方给戳倒的人之中，五人已遭恒山派擒住，今日无论如何讨不了好去，当即朗声说道：“定静师太，你们中了暗器的弟子，要不要解药？”

定静师太见己方中了暗器的几名弟子昏迷不醒，伤处流出的都是黑血，知暗器淬有剧毒，听他这句话，已明其意，叫道：“拿解药来换人！”那人点了点头，低语数句。一名教众拿了一个瓷瓶，走到定静师太身前，微微躬身。定静师太接过瓷瓶，厉声道：“解药倘若有效，自当放入。”那老人道：“好，恒山定静师太，当非食言之人。”将手一挥。众人抬起伤者和死者尸体，齐从西侧山道下坡，顷刻之间，走得一个不剩。

令狐冲悠悠醒转，叫道：“好痛！”摸了摸额头肿起的一个硬块，奇道：“咦，那些毛贼呢？都到哪里去啦？”

仪和嗤的一笑，道：“你这位将军当真希奇古怪，刚才幸亏你冲入敌阵，胡打一通，那些小毛贼居然给你吓退了。”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大将军出马，果然威风八面，与众不同。小毛贼望风披靡，哎唷……”伸手一摸额头，登时苦起了脸。仪清道：“将军，你可砸伤了吗？咱们有伤药。”令狐冲道：“没伤，没伤！大丈夫马革里尸，也是闲事……”仪和抿嘴笑道：“只怕是马革裹尸吧，什么叫马革里尸？”仪清横了她一眼，道：“你就是爱挑眼，这会儿说这些干什么？”令狐冲道：“我们北方人，就读马革里尸，你们南方人读法有些不同。”仪和转过了头，笑道：“我们可也是北方人。”

定静师太将解药交给了身旁弟子，嘱她们救治中了暗器的同门，走到令狐冲身前，躬身施礼，说道：“恒山老尼定静，不敢请问少侠高姓大名。”

令狐冲心中一凛：“这位恒山派前辈果然眼光厉害，瞧出了我年纪不大，又是个冒牌将军。”当下躬身抱拳，恭恭敬敬地还礼，说道：“老师太请了。本将军姓吴，官名天德，天恩浩荡之天，道德文章之德，官拜泉州参将之职，这就去上任也！”

定静师太料他不愿以真面目示人，未必真是将军，但见他礼数周到，心有好感，说道：“今日我恒山派遭逢大难，得蒙将军援手相救，大恩大德，不知如何报答才是。将军武功深湛，贫尼却瞧不出将军的师承门派，确实佩服。”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老师太夸奖，不过老实说，我的武功倒的确有两下子，上打雪花盖顶，下打老树盘根，中打黑虎偷心……哎唷，哎唷！”一面说，一面手舞足蹈，一拳打出，似乎用力过度，自己弄痛了关节，偷眼看仪琳时，见她吃了一惊，颇

有关切之意，心想：“这位小师妹良心真好，倘若知道是我，不知她心中有何想法？”

定静师太自然明知他是假装，微笑道：“将军既真人不露相，贫尼只有朝夕以清香一炷，祷祝将军福体康健，万事如意了。”

令狐冲道：“多谢，多谢。请你求求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小将也祝老师太和众位小师妹一路顺风，逢凶化吉，万事顺利。哈哈，哈哈！”大笑声中，向定静师太一躬到地，扬长而去。他虽狂妄做作，但久在五岳剑派，对这位恒山派前辈却也不敢缺了礼数。

恒山派群弟子望着他脚步蹒跚地向南行去，围着定静师太，叽叽喳喳地纷纷询问：“师伯，这人是什么来头？”“他是真的疯疯癫癫，还是假装的？”“他是不是武功很高，还是不过运气好，误打误撞地打中了敌人？”“师父，我瞧他不像将军，好像年纪也不大，是不是？”

定静师太叹了口气，转头去瞧身中暗器的众弟子，见她们敷了解药后，黑血转红，脉搏加强，已无险象，她恒山派治伤灵药算得是各派之冠，自能善后，当下解开了五名魔教教众的穴道，令其自去，说道：“大伙儿到那边树下坐下休息。”

她独自在一块大岩石畔坐定，闭目沉思：“这人冲入魔教阵中之时，魔教领头的长老向他动手。但他仍能在顷刻间戳倒五人，却又不是打穴功夫，所用招式竟丝毫没显示他的家数门派。当世武林之中，竟有这般厉害的年轻人，却是哪一位高人的弟子？这样的人物是友非敌，实是我恒山派的大幸了。”

她沉吟半晌，命弟子取过笔砚、一张薄绢，写了一信，说道：“仪质，取信鸽来。”仪质答应了，从背上所负竹笼中取出一只信鸽。定静师太将薄绢书信卷成细细的一条，塞入一个小竹筒中，盖上了盖子，再浇了火漆，用铁丝缚在鸽子的左足上，心中默祷，将信鸽往上一掷。鸽儿振翅北飞，渐高渐远，顷刻间成为一个小小黑点。

定静师太自写书以至放鸽，每一行动均十分迟缓，和她适才力战群敌时矫捷若飞的情状全然不同。她抬头仰望，那小黑点早在白云深处隐没不见，但她兀自向北遥望。众人谁都不敢出声，适才这一战，虽有那小丑般的将军插科打诨，似乎颇为热闹有趣，其实局面凶险之极，各人都可说是死里逃生。

隔了良久，定静师太转过身来，向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招了招手。那少女立即站起，走到她身前，低声叫道：“师父！”定静师太轻轻抚了抚她头发，说道：“绢儿，你刚才怕不怕？”那少女点了点头，道：“怕的！幸亏这位将军勇敢得很，将这些恶人打跑了。”定静师太微微一笑，说道：“这位将军不是勇敢得很，而是武功好得很。”那少女道：“师父，他武功好得很么？我瞧他出招乱七八糟，一不小心，把刀鞘砸在自己头上。怎么他的刀又会生锈，拔不出鞘？”

这少女秦绢是定静师太所收的关门弟子，聪明伶俐，甚得师父怜爱。恒山派女弟子中，出家的尼姑约占六成，其余四成是俗家弟子，有些是中年妇人，五六十岁的婆婆也有，秦绢恒山派中年纪最小。众弟子见定静师太和小师妹秦绢说话，慢慢都围了上来。

仪和插口道：“他出招哪里乱七八糟了？那都是假装出来的。将上乘武功掩饰得一点不露痕迹，那才叫高明呢！师父，你看这位将军是什么来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

定静师太缓缓摇头，说道：“这人的武功，只能以‘深不可测’四字来形容，其余的我一概不知。”

秦绢问道：“师父，你这封信是写给掌门师叔的，是不是？马上能送到吗？”定静师太道：“鸽儿到苏州白衣庵换一站，从白衣庵到济南妙相庵又换一站，再在老河口清静庵换一站。四只鸽儿接力，当可送到恒山了。”仪和道：“幸好咱们没损折人手，那几个师姊妹中了喂毒暗器的，过得两天相信便没大碍。给石头砸伤和中了兵刃的，也没性命之忧。”

定静师太抬头沉思，没听到她的话，心想：“恒山派这次南下，行踪甚秘，昼宿宵行，如何魔教人众竟能得知讯息，在此据险伏击？”转头对众弟子道：“敌人远遁，谅来一时不敢再来。大家都累得很了，便在这里吃些干粮，到那边树荫下睡一忽儿。”

大家答应了，便有人支起铁架，烹水泡茶。

众人睡了几个时辰，用过了午餐。定静师太见受伤的弟子神情委顿，说道：“咱们行迹已露，以后不用晚间赶路了，受伤的人也须休养，咱们今晚在廿八铺歇宿。”

从这高坡上一路下山，行了三个多时辰到了廿八铺。那是浙闽间的交通要冲，仙霞岭上行旅必经之所。进得镇来，天还没黑，但镇上竟无一人。

仪和道：“福建风俗真怪，这么早大家便睡了。”定静师太道：“咱们且找一家客店投宿。”恒山派和武林中各地尼庵均互通声气，但廿八铺并无尼庵，不能前去挂单，只得找客店投宿。所不便的是俗人对尼姑颇有忌讳，认为见之不吉，往往多惹闲气，好在一众女尼受之已惯，也从来不加计较。

但见一家家店铺都上了门板。廿八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有两三百家店铺，可是一眼望去，竟似一座死镇。落日余晖未尽，廿八铺街上已如深夜一般。众人在街上转了个弯，见一家客店前挑出一个白布招子，写着“仙居客店”四个大字，但大门紧闭，静悄悄的没半点声息。女弟子郑萼当下便上前敲门。这郑萼是俗家弟子，一张圆圆的脸蛋常带笑容，能说会道，很讨人家喜欢。一路上凡有与人打交道之事，总是由她出马，免得旁人一见尼姑，便生拒却之心。

郑萼敲了几下门，停得片刻，又敲几下，过了良久，却没人应门。郑萼叫道：“店家大叔，请开门来。”她声音清亮，又是习武之人，声音颇能及远，便隔着几重院子，也当听见了。可是客店中竟没一人应声，情形显甚突兀。

仪和走上前去，附耳在门板上一听，店内全无声息，转头道：“师父，店内没人。”

定静师太隐隐觉得不对，眼见店招甚新，门板也洗刷得十分干净，决不是歇业不做的模样，说道：“过去瞧瞧，这镇上该不止这一家客店。”

向前走过数十家门面，又有一家“南安客店”。郑萼上前拍门，一模一样，仍没人答应。郑萼道：“仪和师姊，咱们进去瞧瞧。”仪和道：“好！”两人越墙而入。郑萼叫道：“店里有人吗？”不听有人回答，两人拔剑出鞘，并肩走进客堂，再到后面厨房、马厩、客房各处查看，果然一人也无。但桌上、椅上未积灰尘，连桌上一把茶壶中的茶也尚有微温。郑萼打开大门，让定静师太等进来，将情形说了。各人都啧啧称奇。

定静师太道：“你们七人一队，分别到镇上各处去瞧瞧，打听一下到底是何缘故。七人不可离散，一有敌踪便吹哨为号。”众弟子答应了，分别快步行出。客堂上便只

剩下定静师太一人。初时尚听到众弟子的脚步之声，到后来便寂无声息。这廿八铺镇上，静得令人只感毛骨悚然，偌大一个镇甸，人声俱寂，连鸡鸣犬吠之声也听不到半点，确实大异寻常。

定静师太突然担心：“莫非魔教布下了阴毒陷阱？女弟子们没多大江湖阅历，别要中了诡计，给魔教一网打尽。”走到门口，见东北角人影晃动，西首又有几人跃入店铺屋中，都是本派弟子，她心中稍定。又过一会，众弟子络绎回报，都说镇上并无一人。

仪和道：“别说没人，连畜生也没一只。”仪清道：“看来镇上各人离去不久，许多屋中箱笼打开，大家把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定静师太点点头，问道：“你们以为怎么？”仪和道：“弟子猜想，那是魔教妖人驱散了镇民，不久便会大举来攻。”定静师太道：“不错！这一次魔教妖人要跟咱们明枪交战，那好得很啊。你们怕不怕？”众弟子齐道：“降魔灭妖，乃我佛门弟子的天职。”定静师太道：“咱们便在这客店中宿歇，做饭饱餐一顿再说。先试试水米蔬菜中是否有毒药。”

恒山派会餐之时，本就不许说话，这一次更人人竖起了耳朵，倾听外边声息。第一批吃过，出去替换外边守卫的弟子进来吃饭。

仪清忽然心生一计，说道：“师父，咱们去将许多屋中的灯烛都点了起来，叫敌人不知咱们的所在。”定静师太道：“这疑兵之计甚好。你们七人去点灯。”

她从大门中望出去，只见大街西首许多店铺的窗户中，一处处透了灯火出来，再过一会，东首许多店铺的窗中也有灯光透出。大街上灯光处处，便是没半点声息。定静师太一抬头，见到天边月亮，心中默祷：“菩萨保佑，让我恒山派诸弟子此次得能全身而退。弟子定静若能复归恒山，从此青灯礼佛，再也不动刀剑了。”

她昔年叱咤江湖，着实干下了不少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昨晚仙霞岭上这一战，局面之凶险，此刻思之犹有余悸，所担心的是率领着这许多弟子，若她孤身一人，情境便再可怖十倍，那也不放在心上，又再默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如我恒山诸人此番非有损折不可，只让弟子定静一人身当此灾，诸般杀业报应，只由弟子一人承当。”

便在此时，忽听得东北方传来一个女子声音大叫：“救命，救命哪！”万籁俱寂之中，尖锐之音特别显得凄厉。定静师太微微一惊，听声音并非本派弟子，凝目向东北角望去，并未见到有何动静，随见仪清等七名弟子向东北角上奔去，自是前去察看。过了良久，不见仪清等回报。仪和道：“师父，弟子和六位师妹过去瞧瞧。”定静点点头，仪和率领六人，循着呼叫声来处奔去。黑夜中剑光闪烁，不多时便即隐没。

隔了好一会，忽然那女子声音又尖叫起来：“杀了人哪，救命，救命！”恒山派群徒面面相觑，不知那边出了什么事，何以仪清、仪和两批人过去多时，始终没来回报，若说遇上了敌人，却又不闻打斗之声。但听那女子一声声地高叫“救命”，大家瞧着定静师太，候她发令派人再去施救。

定静师太道：“于嫂，你带领六名师妹前去，不论见到什么事，即刻派人回报。”于嫂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原是恒山白云庵中服侍定闲师太的佣妇。后来定闲师太见她忠心能干，收为弟子，此次随同定静师太出来，却是第一次闯荡江湖。于嫂躬

身答应，带同六名师妹向东北方而去。

可是这七人去后，仍如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定静师太越来越惊，猜想敌人布下了陷阱，诱得众弟子前去，一一擒住；又等片刻，仍无半点动静，那高呼“救命”之声却也不再响了。定静师太道：“仪质、仪真，你们留在这里，照料受伤的师妹、师妹，不论见到什么古怪，总之不可离开客店，以免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仪质、仪真两人躬身答应。

定静师太对郑萼、仪琳、秦绢三名年轻弟子道：“你们三个跟我来。”抽出长剑，向东北方奔去。来到近处，但见一排房屋，黑沉沉的既无灯火，亦无声息，定静师太厉声喝道：“魔教妖人，有种的便出来决战，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什么英雄好汉？”停了片刻，听屋中没人回答，飞腿向身畔一座屋子的大门上踢去。喀喇一声，门闩断截，大门向内弹开，屋内一团漆黑，也不知有人没人。

定静师太不敢贸然闯进，叫道：“仪和、仪清、于嫂，你们听到我声音么？”她叫声远远传了开去，过了片刻，远处传来一些轻微回声，回声既歇，便又是一片静寂。

定静师太回头道：“你们三人紧紧跟着我，不可离开。”提剑绕着这排屋子奔行一周，未见丝毫异状，纵身上屋，凝目四望。其时微风不起，树梢俱定，冷月光铺在瓦面之上，这情景便如昔日在恒山午夜出来步月时所见一般，但在恒山是一片宁静，此刻却蕴藏着莫大诡秘和杀气。定静师太空有一身武功，敌人始终没露面，当真束手无策。

她又焦躁，又后悔：“早知魔教妖人诡计多端，可不该派她们分批过来……”突然间心中一凛，双手一拍，纵下屋来，展开轻功，急驰回到南安客店，叫道：“仪质、仪真，见到什么没有？”客店中竟没人答应。

她疾冲进内，店内已无一人，本来睡在榻上养伤的几名弟子也都已不知去向。

这一下定静师太便修养再好，却也无法镇定了，剑尖在烛光下不住跃动，闪出一丝丝青光，知自己握着长剑的手已忍不住颤抖。数十名女弟子突然无声无息地就此失踪，到底什么缘故？却又如何是好？一刹那间，但觉唇干舌燥，全身筋骨俱软，竟尔无法移动。

但这瘫软只顷刻间事，她吸一口气，在丹田中一加运转，立即精神大振，在客店各处房舍庭院中迅速兜了一圈，不见丝毫端倪，叫道：“萼儿、绢儿，你们过来。”可是黑夜之中，只听到自己的叫声，郑萼、秦绢和仪琳三人均无应声。定静师太暗叫：“不好！”急冲出门，叫道：“萼儿、绢儿、仪琳，你们在哪里？”门外月光淡淡，那三个小弟子也已影踪不见。

当此大变，定静师太不惊反怒，跃上屋顶，叫道：“魔教妖人，装神弄鬼，成什么样子？”

她连呼数声，四下里静悄悄的绝没半点声音。她不住口大声叫骂，但廿八铺偌大一座镇甸，似乎便只剩下她一人。正无法可施之际，忽然灵机一动，朗声说道：“魔教众妖人听了，你们再不现身，那便显得东方不败无耻胆怯，不敢派人和我正面为敌。什么东方不败，只不过是东方必败而已。东方必败，有种敢出来见见老尼吗？东方必败，你既然必败，我料定你就是不敢！”她知魔教中上上下下对教主奉若神明，如有

人辱及教主之名，教徒闻声而不出来舍命维护教主令誉，实为罪大恶极。果然她叫了几声“东方必败”，突见几间屋中拥出七人，悄没声地跃上屋顶，四面将她围住。

敌人一现身形，定静师太心中一喜，心想：“你们这些妖人终究给我骂了出来，便将我乱刀分尸，也胜于这般鬼影也见不到半个。”可是这七人只一言不发地站在她身周。定静师太怒道：“我那些女弟子呢？将她们绑架到哪里去了？”那七人仍默不作声。

定静师太见站在西首的两人年纪均有五十来岁，脸上肌肉便如僵了一般，不露半分喜怒之色，她吐了一口气，叫道：“好，看剑！”挺剑向西北角上那人胸口刺去。

她身在重围之中，自知这一剑没法当真刺到他，这一刺只是虚招。眼前那人可也当真了得，他料到这剑只是虚招，竟然不闪不避。定静师太这一剑本拟收回，见他毫不理会，刺到中途却不收回了，力贯右臂，径自疾刺过去。却见身旁两个人影一闪，两人各伸双手，分别往她左肩、右肩插落。

定静师太身形略侧，疾如飘风般转了过来，攻向东首那身形甚高之人。那人滑开半步，呛啷一声，兵刃出手，乃是一面沉重的铁牌，举牌往她剑上砸去，定静师太长剑早已圈转，嗤的一声，刺向身左一名老者。那老者伸出左手，径来抓她剑身，月光下隐隐见他手上似是戴有黑色手套，料想是刀剑不入之物，这才敢赤手来夺长剑。

转斗数合，定静师太已和七名敌人中的五人交过了手，只觉这五人无一不是好手，倘若单打独斗，甚或以一敌二，她决不畏惧，还可占到七八成赢面，但七人齐上，只要稍有破绽空隙，旁人立即补上，她变成只有挨打、绝难还手的局面。

越斗下去，越是心惊：“魔教中有哪些出名人物，十之八九我都早有所闻。他们的武功家数、所用兵刃，我五岳剑派并非不知。但这七人是什么来头，我却全然猜想不出。料不到魔教近年来势力大张，竟收罗了这许多身分隐秘的高手。”

堪堪斗到六七十招，定静师太左支右绌，已气喘吁吁，一瞥眼间，忽见屋面上又多了十几个人影。这些人显然早已隐伏在此，到这时才突然现身。她暗叫：“罢了，罢了！眼前这七人我已对付不了，再有这些敌人窥伺在侧，定静今日大限难逃，与其落入敌人手中，苦受折辱，不如及早自寻了断。这臭皮囊只是我暂居的舍宅，毁了殊不足惜，只是所带出来的数十名弟子尽数断送，定静老尼却愧对恒山派的列位先人了。”

刷刷刷疾刺三剑，将敌人逼开两步，忽地倒转长剑，向自己心口插了下去。

剑尖将及胸膛，突然当的一声响，手腕一震，长剑荡开。只见一个男子手中持剑，站在自己身旁，叫道：“定静师太勿寻短见，嵩山派朋友在此！”自己长剑自是他挡开的。

只听得兵刃撞击之声急响，伏在暗处的十余人纷纷跃出，和那魔教的七人斗了起来。定静师太死中逃生，精神一振，当即仗剑上前助战。嵩山派那些人以二对一，魔教的七人立处下风。那七人眼见寡不敌众，齐声唿哨，从南方退了下去。

定静师太持剑疾追，迎面风声响动，屋檐上十多枚暗器同时发出。定静师太举起长剑，凝神将攒射过来的暗器一一拍开。黑夜之中，唯有星月微光，长剑飞舞，但听得叮叮之声连响，十多枚暗器给她尽数击落。只是给暗器这么一阻，那魔教七人却逃得远了。只听得身后那人叫道：“恒山派万花剑法精妙绝伦，今日叫人大开眼界。”

定静师太长剑入鞘，缓缓转身，刹那之间，由动入静，一位适才还在奋剑剧斗的

武林健者，登时变成了谦和仁慈的有道老尼，双手合十行礼，说道：“多谢钟师兄解围。”

她认得眼前这个中年男子是嵩山派左掌门的师弟，姓钟名镇，外号人称“九曲剑”。这并非因他所用兵刃是弯曲的长剑，而是恭维他剑法变幻无方，人所难测。当年泰山日观峰五岳剑派大会，定静师太曾和他有一面之缘。其余的嵩山派人物中，她也有三四人相识。

钟镇抱拳还礼，微笑道：“定静师太以一敌七，力斗魔教的‘七星使者’，果然剑法高超，佩服，佩服！”

定静师太寻思：“原来这七个家伙叫做什么‘七星使者’。”她不愿显得孤陋寡闻，当下也不再问，心想日后慢慢打听不迟，既知道了他们的名号，那就好办。

嵩山派余人一一过来行礼，有二人是钟镇的师弟，其余是低一辈弟子。定静师太还礼罢，说道：“说来惭愧，我恒山派这次来到福建，所带出来的数十名弟子，突然在这镇上失踪。钟师兄你们各位是几时来到廿八铺的？可曾见到一些线索吗？”她想嵩山派这些人早就隐伏在旁，却要等到自己势穷力竭，挺剑自尽，这才出手相救，显是要自己先行出丑，再来显他们的威风，心下暗暗不悦。只数十名女弟子突然失踪，实在事关重大，不得不向他们打听，若是她个人之事，那就宁可死了，也不会出口向这些人相求，此时向钟镇问到这一声，已是委屈之至了。

钟镇道：“魔教妖人诡计多端，深知师太武功卓绝，力敌难以取胜，便暗设阴谋，将贵派弟子尽数擒了去。师太也不用着急，魔教虽然大胆，料来也不敢立时加害贵派诸位师妹。咱们下去详商救人之策便是。”说着左手一伸，请她下屋。

定静师太点了点头，一跃落地。钟镇等跟着跃下。

钟镇向西走去，说道：“在下引路。”走出数十丈后折而向北，来到仙居客店之前，推门进去，说道：“师太，咱们便在这里商议。”他两名师弟一个叫做“神鞭”滕八公，另一个叫“锦毛狮”高克新，三人都身居“嵩山十三太保”之列。三人引着定静师太走进一间宽大的上房，点了蜡烛，分宾主坐下。嵩山弟子们献上茶后，退了出去。高克新便将房门关上了。

钟镇说道：“我们久慕师太剑法恒山派第一……”定静师太摇头道：“不对，我剑法不及掌门师妹，也不及定逸师妹。”钟镇微笑道：“师太不须过谦。我和两个师弟素仰英名，企盼见识师太神妙剑法，以致适才救援来迟，其实绝无不敬之意，谨此谢过，师太请勿怪罪。”定静师太心意稍平，见三人站起身来抱拳行礼，便也站起合十还礼，道：“好说。”

钟镇待她坐下，说道：“我五岳剑派结盟之后，同气连枝，原不分彼此。只是近年来大家见面的时候少，好多事情又没联手共为，致令魔教坐大，气焰日甚。”

定静师太“嘿”的一声，心道：“这当儿却来说这些闲话干什么？”钟镇又道：“左师哥日常言道：合则势强，分则力弱。我五岳剑派若能合而为一，魔教固非咱们敌手，便是少林、武当这些享誉已久的名门大派，声势也远远不及咱们了。左师哥他老人家有个心愿，想把咱们有如一盘散沙般的五岳剑派，归并为一个‘五岳派’。那时人多势众，齐心合力，实可成为武林中诸门派之冠。不知师太意下如何？”

定静师太长眉一轩，说道：“贫尼在恒山派中乃是闲人，素来不理事。钟师兄所提的大事，该当去跟我掌门师妹说才是。眼前最要紧的，是设法将敝派失陷了的女弟子搭救出来。其余种种，尽可从长计议。”钟镇微笑道：“师太放心。这件事既叫嵩山派给撞上了，恒山派的事，便是我嵩山派的事，说什么也不能让贵派诸位师妹们受委屈吃亏。”定静师太道：“那可多谢了。但不知钟兄有何高见？有什么把握说这句话？”钟镇微笑道：“师太亲身在此，恒山派鼎鼎大名的高手，难道还怕了魔教的几名妖人？再说，我们师兄弟和几名师侄，自也当尽心竭力，倘若仍奈何不了魔教中这几个二流角色，嘿嘿，那也未免太不成话了。”

定静师太听他说来说去，始终不着边际，又焦躁，又气恼，站起身来，说道：“钟师兄这般说，自是再好不过，咱们这便去吧！”

钟镇道：“师太哪里去？”定静师太道：“去救人啊！”钟镇问道：“到哪里去救人？”这一问之下，定静师太不由得哑口无言，顿了一顿，道：“我这些弟子们失踪不久，定然便在左近，越耽误得久，那就越难找了。”钟镇道：“据小弟所知，魔教在离廿八铺不远之处有一巢穴，那些师妹们，多半已给囚禁在那里，依小弟……”

定静师太忙问：“这巢穴在哪里？咱们便去救人。”

钟镇缓缓地道：“魔教有备而发，咱们贸然前去，若有错失，说不定人还没救出来，先着了他们的道儿。依小弟之见，还是计议定当，再去救人，较为妥善。”

定静师太无奈，只得又坐了下来，道：“愿聆钟师兄高见。”钟镇道：“小弟此次奉掌门师兄之命，来到福建，原是有一件大事要和师太会商。此事攸关中原武林气运，关连我五岳剑派的盛衰，实是非同小可。待大事商定，其余救人等等，也只是举手之劳。”定静师太道：“却不知是何大事？”

钟镇道：“那便是小弟适才所提，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之事了。”他口口声声自称“小弟”，倒似五岳剑派已合并为一，而他是同一派的师弟。

定静师太霍地站起，脸色发青，道：“你……你……你这……”钟镇微笑道：“师太千万不可误会，还道小弟乘人之危，逼师太答允此事。”定静师太怒道：“你自己说了出来，就免得我说。你这不是乘人之危，那是什么？”钟镇道：“贵派是恒山派，敝派是嵩山派。贵派之事，敝派虽然关心，毕竟是刀剑头上拚命之事。小弟自然愿意为师太效力，却不知众位师弟、师侄们意下如何。但若两派合而为一，是自己本派的事，便不容推诿了。”

定静师太道：“照你说来，如我恒山派不允与贵派合并，嵩山派对恒山弟子失陷之事，便要袖手旁观了？”钟镇道：“话可也不是这么说。小弟奉掌门师兄之命，赶来跟师太商议这件大事。其他的事嘛，未得掌门师兄的命令，小弟可不敢胡乱行事。师太莫怪。”

定静师太气得脸都白了，冷冷地道：“两派合并之事，贫尼可做不得主。就算是我答允了，我掌门师妹不允，也是枉然。”

钟镇上身移近尺许，低声道：“只须师太答允了，到时候定闲师太非允不可。自来每一门每一派的掌门，十之八九由本门大弟子执掌。师太论德行、论武功、论入门先后，原当执掌恒山派门户才是……”

定静师太左掌倏起，啪的一声，将板桌的一角击落，厉声道：“你这是想来挑拨离间吗？我师妹出任掌门，原系我向先师力求，又向定闲师妹竭力劝说而致。定静倘若要做掌门，当年早就做了，还用得着旁人来撺掇摆弄？”

钟镇叹了口气，道：“左师哥之言，果然不错。”定静师太道：“他说什么了？”钟镇道：“我此番南下之前，左师哥言道：‘恒山派定静师太人品甚好，武功也是极高，大家向来都是很佩服的，就可惜不识大体。’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他说：‘我素知定静师太为人，她生性清高，不爱虚名，又不喜理会俗务，你跟她去说五派合并之事，定会碰个老大钉子。只是这件事实在牵涉太广，咱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倘若定静师太只顾一人享清闲之福，不顾正教中数千人的生死安危，那是武林的大劫难逃，却也无可奈何了。’”

定静师太站起身来，冷冷地道：“你种种花言巧语，在我跟前全然无用。你嵩山派这等行径，不但乘人之危，简直是落井下石。”

钟镇道：“师太此言差矣。师太倘若瞧在武林同道的份上，肯毅然挑起重担，促成我嵩山、恒山、泰山、华山、衡山五派合并，则我嵩山派必定力举师太出任‘五岳派’掌门。可见我左师哥一心为公，绝无半分私意……”

定静师太连连摇手，喝道：“你再说下去，没的污了我耳朵。”双掌一起，掌力挥出，砰的一声巨响，两扇木门板脱臼飞起。她身影晃动，便出了仙居客店。

出得门来，金风扑面，热辣辣的脸上感到一阵清凉，寻思：“那姓钟的说道，魔教在廿八铺左近有一巢穴，本派的女弟子们都失陷在那里。不知此言有几分真，几分假？”她彷徨无策，踽踽独行，其时月亮将沉，照得她一条长长的黑影映在青石板上。

走出数丈后，停步寻思：“单凭我一人之力，说什么也不能救出众弟子了。古来英雄豪杰，无不能屈能伸。我何不暂且答允了那姓钟的？待众弟子获救之后，我立即自刎以谢，叫他落一个死无对证。就算他宣扬我无耻食言，一应污名，都由我定静承担便了。”

她一声长叹，回过身来，缓缓向仙居客店走去，忽听得长街彼端有人大声吆喝叫嚷：“你奶奶的，本将军要喝酒睡觉，你奶奶的店小二，怎不快快开门？”正是昨日在仙霞岭上相遇那参将吴天德的声音。定静师太一听之下，便如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条大木材。

令狐冲在仙霞岭上助恒山派脱困，心下得意，快步赶路，到了廿八铺镇上。其时饭店刚打开门，他走进店去，大喝一声：“拿酒来！”店小二见是一位将军，何敢怠慢，斟酒做饭，杀鸡切肉，毕恭毕敬、战战兢兢地侍候他饱餐一顿。令狐冲喝得微醺，心想：“魔教这次大受挫折，定不甘心，十九又会去向恒山派生事。定静师太有勇无谋，不是魔教对手，我暗中还得照顾着她们才是。”结了酒饭账后，便到仙居客店中开房睡觉。

睡到下午，刚醒来起身洗脸，忽听得街上有人大声吆喝：“乱石岗黄风寨的强人今晚要来洗劫廿八铺，逢人便杀，见财便抢。大家这便赶快逃命吧！”片刻之间，吆喝声东边西边到处响起。店小二在他房门上擂得震天价响，叫道：“军爷，大事不好！”

令狐冲道：“你奶奶的，什么大事不好？”店小二道：“军爷，军爷，乱石岗黄风寨

的大王们，今晚要来洗劫。家家户户都在逃命了。”令狐冲打开房门，骂道：“你奶奶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强盗了？本将军在此，他们敢放肆么？”店小二苦着脸道：“那些大王，可凶……凶狠得紧，他……他们又不知将军你……你在这里。”令狐冲道：“你去跟他们说去。”店小二道：“小……小人万万不敢去说，没的让强人将我脑袋瓜子砍了下来。”令狐冲道：“乱石岗黄风寨在什么地方？”店小二道：“乱石岗在什么地方，倒没听说过，只知道黄风寨的强人厉害之极。两天之前，刚洗劫了廿八铺东三十里的大榕头，杀了六七十人，烧了一百多间屋子。将军，你……你老人家虽武艺高强，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山寨里大王爷不算，单是小喽啰便有三百多人。”

令狐冲骂道：“你奶奶的，三百多人便怎样？本将军在千军万马的战阵之中，可也七进七出，八进八出。”店小二道：“是！是！”转身快步奔出。

外面已乱成一片，呼儿唤娘之声四起。浙语闽音，令狐冲懂不了一成，料想都是些什么“阿毛的娘啊，你拿了被头没有？”什么“大宝，小宝，快走，强盗来啦！”之类。走到门外，只见已有数十人背负包裹，手提箱笼，向南逃去。

令狐冲心想：“此处是浙闽交界之地，杭州和福州的将军都管不到，致令强盗作乱，为害百姓。我泉州府参将吴天德大将军既撞上了，可不能袖手不理，将那些强盗头子杀了，也算立了功劳。这叫做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奶奶的，有何不可，哈哈！”想到此处，忍不住笑出声来，叫道：“店小二，拿酒来！本将军要喝饱了酒杀贼。”

但其时店中住客、掌柜、掌柜的大老婆、二姨太、三姨太、以及店小二、厨子都已纷纷夺门而出，唯恐走得慢了一步，给强人撞上了。令狐冲叫声再响，也没人理会。

令狐冲无奈，只得自行到灶下去取酒，坐在大堂上，自斟自饮，但听得鸡鸣犬吠、马嘶猪嚎之声大作，料想是镇人带了牲口逃走。又过一会，声息渐稀，再喝得三碗酒，一切惶急惊怖的声音尽皆消失，镇上更没半点声息。寻思：“这次黄风寨的强人运气不好，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待得来到镇上时，可什么也抢不到了。”

这样偌大一座镇甸，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倒也是生平未有之奇。万籁俱寂之中，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有四匹马从南急驰而来。

令狐冲心道：“大王爷来啦，但怎地只这么几个人？”耳听得四匹马驰到了大街，马蹄铁和青石板相击，发出铮铮之声。一人大声叫道：“廿八铺的肥羊们听着，乱石岗黄风寨的大王有令，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统统站到大门外来。在门外的不杀，不出来的一个个都砍了脑袋。”口中呼喝，纵马在大街上奔驰而来。令狐冲从门缝中向外张望，四匹马风驰而过，只见到马上乘者的背影，心念一动：“这可不对了！瞧这四人骑在马上神态，显然武功不弱。强盗窝中的小喽啰，怎会有如此人物？”

推出门来，在空无一人的镇上走出十余丈，见一座土地庙侧有株大槐树，枝叶茂密，当即纵身而上，此时内力既盛，轻轻一跃便高过槐树顶不少，缓缓落上枝干，在最高的一根横枝上坐下。四下里更无半点声息。他越等得久，越知其中必有蹊跷，黄风寨先行的喽啰来了这么久，大队人马仍没到来，难道是派几名喽啰先来通风报信，好让镇上百姓逃避一空？

直等了大半个时辰，才隐约听到人声，却是叽叽喳喳的女子声音。凝神听得几句，便知是恒山派众人到了，心想：“她们怎地这时候方到？是了，她们日间定是在山野

中休息过了。”耳听得她们到仙居客店打门，又去另一家客店打门。南安客店和土地庙相距颇远，恒山派众人进了客店后干些什么，说些什么，便听不到了。他心下隐隐觉得：“这多半是魔教安排下陷阱，要让恒山派上钩。”当下仍隐身树顶，静以待变。

过了良久，见到仪清等七人出来点灯，大街上许多店铺的窗户中都透了灯光出来。又过一会，忽听得东北角上有女子声音大叫：“救命！”令狐冲一惊：“啊哟不好，恒山派的弟子中了魔教毒手。”当即从树上跃下，奔到那女子呼救处的屋外。

从窗缝中向内张去，屋内并无灯火，窗中照入淡淡月光，见七八名汉子贴墙而立，一个女子站在屋子中间，大叫：“救命，救命，杀了人哪！”令狐冲只见到她侧面，但见她脸上带着微笑，神情奸险，显是候人前来上钩。

果然她叫声未歇，外边便有一个女子喝道：“什么人在此行凶？”那屋子大门并未关上，门一推开，便有七个女子蹿了进来，当先一人正是仪清。这七人手中都执长剑，为了救人，进来甚急。

突见那呼救的女子右手一扬，一块约莫四尺见方的青布抖起，仪清等七人立时身子发颤，似是头晕眼花，转了几个圈子，便即栽倒。令狐冲大吃一惊，心念电转：“那女子手中这块布上，定有厉害的迷魂毒药。我若冲进去救人，定也着了她道儿，只有等着瞧瞧再说。”见贴墙而立的汉子一拥而上，取出绳子，将仪清等七人手足都绑住了。

过不多时，外面又有声响，一个女子尖声喝道：“什么人在这里？”令狐冲在过仙霞岭时，曾和这个急性子的尼姑说过许多话，知道是仪和到了，心想：“你这人鲁莽暴躁，这番又非变成一只福建大粽子不可。”只听得仪和又叫：“仪清师妹，你们在这里么？”接着砰的一声，大门踢开，仪和等人两个一排，并肩齐入。一踏进门，便使开剑花，分别护住左右，以防敌人从暗中来袭。第七人却倒退入内，使剑护住后路。

屋中众人屏息不动，直等七人一齐进屋，那女子又展开青布，将七人都迷倒了。

跟着于嫂率领六人进屋，又给迷倒，前后二十一名恒山女弟子，尽数昏迷不醒，给绑缚了置在屋角。隔了一会，一个老者打了几下手势，众人从后门悄悄退出。

令狐冲纵上屋顶，弓着身子跟去，正行之间，忽听得前面屋上有衣襟带风之声，忙在屋脊边一伏，便见十来名汉子互打手势，分别在一座大屋的屋脊边伏下，和他藏身处相距不过数丈。令狐冲溜着墙轻轻下来，见定静师太率领着三名弟子正向这边赶来。令狐冲心道：“不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留在客店中的尼姑可要糟糕。”遥遥望见几个人影向南安客店急奔过去，正想赶去看个究竟，忽听得屋顶上有人低声道：“待会那老尼姑过来，你们七人在这里缠住他。”这声音正在他头顶，令狐冲只须一移动身子，立时便给发觉，只得躲在墙角后贴墙而立。

耳听得定静师太踢开板门，大叫：“仪和、仪清、于嫂，你们听到我声音吗？”叫声远远传了过去，又见她绕屋奔行，跟着纵上屋顶，却没进屋察看。令狐冲心想：“她干吗不进去瞧瞧？一进去便见到廿一名女弟子给人绑缚在地。”随即省悟：“她不进去倒好。魔教人众守在屋顶，只待她进屋，便即四下里团团围困，成了瓮中捉鳖。”

眼见定静师太东驰西奔，显是六神无主，突然间她奔回南安客店，奔行奇速，身后三名女弟子追赶不上。但见街角边转出数人，青布一扬，那三名女弟子又即栽倒，

给人拖进了屋中，朦胧月光下隐约见那三人中似有仪琳在内。令狐冲心念一动：“是否须当即去救了仪琳小师妹出来？”随即又想：“我此刻一现身，便是一场大打。恒山派这许多人给魔教擒住了，投鼠忌器，可不能跟他们正面相斗，还是暗中动手的为是。”

跟着便见定静师太从南安客店中出来，又纵上屋顶，高声叫骂，更大骂东方必败，果然魔教人众忍耐不住，有七人上前缠斗。令狐冲看得几招，寻思：“定静师太剑术精湛，虽然以一敌七，一时不致落败。我还是先去救了仪琳师妹的为是。”

当下闪身进了那屋，只见厅堂中一人持刀而立，三个女子给绑住了，横卧在地。令狐冲一跃而前，腰刀连鞘挺出，直刺其喉。那人尚未惊觉，已然送命。令狐冲不禁一呆：“我这一刀怎地如此快法？手刚伸出，刀鞘已戳中了他咽喉要害？”自己也不知自从修习了“吸星大法”之后，桃谷六仙、不戒和尚、黑白子等人留在他体内的真气已尽为其用，高强内力再加独孤九剑，那便势不可当。他原意是这刀刺出，敌人举刀封挡，刀鞘便戳他双腿，叫他栽倒在地，然后救人，不料对方竟无丝毫招架还手的余暇，一下便致了他死命。

令狐冲心下微有歉意，拖开死尸，低头看去，果见地下所卧的三个女子中有仪琳在内，伸手探她鼻息，呼吸调匀，除了昏迷不醒之外并无他碍，当即到灶下取了一勺冷水，泼了少许在她脸上。

过得片刻，仪琳嚤哼一声，醒了转来。她初时不知身在何地，微微睁眼，突然省悟，当即跃起，想去摸身边长剑时，才知手足被缚，险些重又跌倒。

令狐冲道：“小师太，别怕，那坏人已给本将军杀了。”拔刀割断了她手足上绳索。

仪琳在黑暗中乍闻他声音，依稀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个“令狐师兄”，又惊又喜，叫道：“你……你是令狐师……”这个“兄”字没说出口，便觉不对，只羞得满脸通红，嗫嚅道：“你……你是谁？”

令狐冲听她已将自己认了出来，却又改口，低声道：“本将军在此，那些小毛贼不敢欺侮你们。”仪琳道：“啊，原来是吴将军。我……我师伯呢？”令狐冲道：“她在外边和敌人交战，咱们便过去瞧瞧。”仪琳道：“郑师妹、秦师妹……”从怀中摸出火折晃亮了，见到二人卧在地下，说道：“嗯，她们都在这里。”忙去割断她们手足上的绳索，取冷水泼醒了二人。令狐冲道：“咱们快去帮定静师太要紧。”仪琳、郑萼、秦绢三人齐道：“正是。”

令狐冲转身出外，仪琳和郑萼、秦绢跟在他身后。没走出几步，只见七个人影如飞般蹿了出去，跟着便听得叮叮当当的击落暗器之声，又听得有人大声称赞定静师太剑法高强，定静师太认出对方是嵩山派的人物，不久见定静师太随着十几名汉子走入仙居客店。令狐冲向仪琳招招手，跟着潜入客店，站在窗外偷听。

只听到定静师太在屋中和钟镇说话，那姓钟的口口声声要定静师太先行答允恒山派赞同并派，才能助她去救人。令狐冲听他乘人之危，不怀好意，心下暗暗生气，又听得定静师太越说越怒，独自从店中出来。

令狐冲待定静师太走远，便去仙居客店外打门大叫：“你奶奶的，本将军要喝酒睡觉，你奶奶的店小二，怎不快快开门？”

定静师太正当束手无策之际，听得这冒牌将军呼喝，心下大喜，当即抢上。郑萼、秦绢和仪琳迎了上去。秦绢眼眶含泪，叫道：“师父！”定静师太又是一喜，忙问：“刚才你们在哪里？”郑萼道：“弟子们给魔教妖人擒住了，是这位将军救了我们……”这时令狐冲已推开店门，走了进去。定静师太等也跟了进去。

大堂上点了两枝明晃晃的蜡烛。钟镇坐在正中椅上，阴森森地道：“什么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给我滚了出去。”

令狐冲破口大骂：“你奶奶的，本将军乃堂堂朝廷命官，你胆敢出言冲撞？掌柜的，老板娘，店小二，快快都给我滚出来！”

嵩山派诸人听他骂了两句后，便大叫掌柜的、老板娘，显是色厉内荏，心中已大存怯意，都觉好笑。钟镇心想正有大事在身，半夜里却撞来了这狗官，低声道：“把这家伙点倒了，可别伤他性命。”锦毛狮高克新点了点头，笑嘻嘻走上前去，说道：“原来是一位官老爷，这可失敬了。”

令狐冲道：“你知道了就好，你们这些蛮子老百姓，就是不懂规矩……”高克新笑道：“是，是！”闪身上前，伸出食指，往令狐冲腰间戳去。令狐冲见到他出指的方位，急运内息，鼓于腰间。高克新这指正中令狐冲“笑腰穴”，对方本当大笑一阵，随即昏晕。不料令狐冲只嘻的一笑，说道：“你这人没规没矩，动手动脚的，跟本将军开什么玩笑？”

高克新大为诧异，第二指又即点出，这一次劲贯食指，已使上了十成力。令狐冲哈哈一笑，跳了起来，笑骂：“你奶奶的，在本将军腰里摸啊摸的，想偷银子呢，还是瞧中了本将军一表人才？你这家伙相貌堂堂，却干吗不学好？”

高克新左手一翻，已抓住了令狐冲右腕，向右急甩，要将他拉倒在地。不料手掌刚和他手腕相触，自己内力立时从掌心中倾泻而出，再也收束不住，不由得惊怖异常，想要大叫，可是张大了口，却发不出半点声息。

令狐冲察觉对方内力正注向自己体内，便如当日自己抓住了黑白子手腕的情形一般，心下一惊：“这邪法可不能使用。”当即用力一甩，摔脱了他手掌。

高克新犹如遇到皇恩大赦，一呆之下，向后纵开，只觉全身软绵绵的恰似大病初愈，叫道：“吸星大法，吸……吸星大法！”声音嘶哑，充满了惶惧之意。钟镇、滕八公和嵩山派诸弟子同时跃起来，齐问：“什么？”高克新道：“这……这人会使吸……吸星大法。”

霎时间青光乱闪，锵锵声响，各人长剑出鞘，神鞭滕八公手握的却是一条软鞭。钟镇剑法最快，寒光一颤，剑光便已疾刺令狐冲咽喉。

当高克新张口大叫之时，令狐冲便料到嵩山派诸人定会一拥而上，向自己攒刺，眼见众人长剑出手，当即取下腰刀，连刀带鞘当做长剑使用，手腕抖动，向各人手背上点去。但听得呛啷、呛啷响声不绝，长剑落了一地。钟镇武功最高，手背虽给他刀鞘头刺中，长剑却不落地，惊骇之下，向后跃开。滕八公可狼狈了，鞭柄脱手，那软鞭却倒卷上来，卷住了他头颈，箍得他气也透不过来。

钟镇背靠墙壁，脸上已无半点血色，说道：“江湖上盛传，魔教前任教主复出，你……你……便是任教主……任我行么？”令狐冲笑道：“他奶奶的什么任我行，任我行，

任他行，本将军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姓吴，官讳天德的便是。你们却是什么岗、什么寨的小毛贼啊？”

钟镇双手一拱，道：“阁下重临江湖，钟某自知不是敌手，就此别过。”纵身跃起，破窗而出。滕八公和高克新跟着跃出，余人一一从窗中飞身出去，满地长剑，谁也不敢去拾。

令狐冲左手握刀鞘，右手握刀柄，作势连拔数下，那把刀始终拔不出来，说道：“这把宝刀可真锈得厉害，明儿得找个磨剪刀的，给打磨打磨才行。”

定静师太合十道：“吴将军，咱们去救了几个女徒儿出来如何？”

令狐冲料想钟镇等人一去，再也没人抵挡得住定静师太的神剑，说道：“本将军要在这里喝几碗酒，老师太，你也喝一碗么？”

仪琳听他又提到喝酒，心想：“这位将军倘若遇到令狐师兄，二人倒是一对酒友。”妙目向他偷看过去，却见这将军的目光也在向她凝望，脸上微微一红，便低下了头。

定静师太道：“恕贫尼不饮酒，将军，少陪了！”合十行礼，转身而出。

郑萼等三人跟着出去。将出门口时，仪琳忍不住转头又向他瞧了一眼，只见他起身找酒，大声呼喝：“他奶奶的，这客店里的人都死光了，这会儿还不滚出来。”她心中想：“听他口音，似乎有点像令狐师兄。但这位将军出口粗俗，每一句话都带个他什么的，令狐师兄决不会这样，他武功也比令狐师兄高得多了。我……我居然会这样胡思乱想，唉，当真……”

令狐冲找到了酒，将嘴就在酒壶上喝了半壶，心想：“这些尼姑、婆娘、姑娘们就要回来，叽叽喳喳、啰啰嗦嗦地说个没完没了，一个应付不当，可别露出了马脚，还是溜之大吉的为妙。将这些人一个个地救醒来，总得花上小半个时辰，肚子可饿得狠了，先得找些吃的。”

将一壶酒喝干，走到灶下想去找些吃的，忽听得远远传来秦绢尖锐的叫声：“师父，你在哪里？”声音大是惶急。

令狐冲急冲出店，循声而前，只见郑萼、仪琳、秦绢三人站在长街上，大叫：“师伯，师父！”令狐冲问道：“怎么啦？”郑萼道：“我和仪琳师妹、秦绢师妹去找寻受缚的众师妹们，岂知这么一忙乱，可又……不知师父她老人家到哪里去啦。”

令狐冲眼见郑萼不过二十一二岁，秦绢年龄更稚，只十五六岁年纪，心想：“这些年轻姑娘毫无见识，恒山派派她们出来干什么？”微笑道：“我知道她们在哪里，你们跟我来。”快步向东北角上那间大屋走去，到得门外，飞脚踢开大门，生怕那女子还在里面，又抖迷魂药害人，说道：“你们用手帕掩住口鼻，里面有个臭婆娘会放毒。”左手捏住鼻孔，嘴唇紧闭，直冲进屋，一进大堂，不禁呆了。

本来大堂中躺满了恒山派女弟子，这时却已踪影全无。他“咦”的一声，见桌上有只烛台，晃火折点着了，厅堂中空荡荡的，哪里还有人在？在大屋各处搜了一遍，没见到丝毫端倪，叫道：“这又奇哉怪也！”

仪琳、郑萼、秦绢三人眼睁睁地望着他，脸上尽是疑色。令狐冲道：“他奶奶的，你们这许多师妹们，都给一个会放毒的婆娘迷倒了，给绑了放在这里，个个变成了福建粽子，只这么一转眼功夫，怎地都不见啦？”郑萼问道：“吴将军，你见到我们那些

师姊，是给迷倒在这里的么？”令狐冲道：“昨晚我睡觉发梦，亲眼目睹，见到许多尼姑婆娘，横七竖八地在这厅堂上躺了一地，怎会有错？”郑萼道：“你……你……”她本想说你做梦见到，怎作得准？但知他喜欢信口胡言，说是发梦，其实是亲眼见到，当即改口道：“你想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啦？”

令狐冲沉吟道：“说不定什么地方有大鱼大肉，她们都去大吃大喝了，又或者什么地方做戏文，她们在看戏。”招招手道：“你们三个小妞儿，最好紧紧跟在我身后，不可离开，要吃肉看戏，却也不忙在一时。”

秦绢年纪虽少，却也知情势凶险，众师姊都已落入了敌手，这将军瞎说一通，全当不得真，恒山派数十人出来，只剩下了自己三个年轻弟子，除了听从这位将军吩咐之外，别无其他计较，当下和仪琳、郑萼二人跟着他走到门外。

令狐冲自言自语：“难道我昨晚这个梦发得不准，眼花看错了人？今晚非得再好好做过一个梦不可。”心下寻思：“这些女弟子就算给人掳了去，怎么定静师太也突然失了踪迹？只怕她落了单，遭了敌人暗算，该当立即去追寻才是。仪琳她们三个年轻女子倘若留在廿八铺，却大大不妥，只得带了她们同去。”说道：“咱们左右也没什么事，这就去找找你们的师伯，看她在哪里玩儿，你们说好不好？”

郑萼道：“那好极了！将军武艺高强，见识过人，若不是你带领我们去找，只怕难以找到。”令狐冲笑道：“‘武艺高强、见识过人’，这八个字倒说得不错。本将军将来挂帅平番，升官发财，定要送一百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你们三个小妞儿买新衣服穿。”

他信口开河，将到廿八铺尽头，跃上屋顶，四下张望。其时朝曦初上，白雾弥漫，树梢上烟雾霭霭，极目远眺，两边大路上一个人影也无。突然见到南边大路上有一件青色物事，相距远了，看不清楚。但一条大路空荡荡的，路中心放了这样一件物事，显得颇为触目。他纵身下屋，发足奔去，拾起那物，却是一只青布女履，似乎便和仪琳所穿的相同。

他等了一会，仪琳等三人跟着赶到。他将那女履交给仪琳，问道：“是你的鞋子吗？怎么落在这里？”仪琳接过女履，明知自己脚上穿着鞋子，还是不自禁地向脚下瞧了一眼，见两只脚上好端端都穿着鞋子。郑萼道：“这……这是我们师姊妹穿的，怎么会落在这里？”秦绢道：“定是哪一位师姊给敌人掳去，在这里挣扎，鞋子落了下来。”郑萼道：“也说不定她故意留下一只鞋子，好让我们知道。”令狐冲道：“不错，你也武艺高强、见识过人。咱们该向南追，还是向北？”郑萼道：“自然是向南了。”

令狐冲发足向南疾奔，顷刻间便在数十丈外，初时郑萼她们三人还和他相距不远，后来便相距甚远。令狐冲沿途察看，不时转头望着她们三人，唯恐相距过远，救援不及，这三人又给敌人掳了去，奔出里许，便住足等候。

待得仪琳等三人追了上来，又再前奔，如此数次，已奔出了十余里。眼见前面道路崎岖，两旁树木甚多，若敌人在转弯处设伏，将仪琳等掳去，那可救援不及，又见秦绢久奔之下，已然双颊通红，知她年幼，不耐长途奔驰，便放慢了脚步，大声道：“他奶奶的，本将军足登皮靴，这么快跑，皮靴磨穿了底，可还真有些舍不得，咱们慢慢走吧。”

四人又走出七八里路，秦绢突然叫道：“咦！”奔到一丛灌木之下，拾起了一顶青

布帽子，正是恒山派众女尼所戴的。郑萼道：“将军，我们那些师姊确是给敌人掳了，从这条路上去的。”三名女弟子见走对了路，当下加快脚步，令狐冲反而落在后面。

中午时分，四人在一家小饭店打尖。饭店主人见一个将军带了一名小尼姑、两个年轻姑娘同行，甚是诧异，侧过了头不住打量。令狐冲拍桌骂道：“你奶奶的，有什么好看？和尚尼姑没见过么？”那汉子道：“是，是！小人不敢。”

郑萼问道：“这位大叔，你可见到好几个出家人，从这里过去吗？”那汉子道：“好几个是没有，一个倒是有的。有一个老师太，可比这小师太年纪老得多了……”令狐冲喝道：“啰里啰唆！一位老师太，难道还会比小师太年纪小？”那汉子道：“是，是。”郑萼忙问：“那老师太怎样啦？”那汉子道：“那老师太匆匆忙忙地问我，可见到有好几个出家人，从这条路上过去。我说没有，她就奔下去了。唉，这样大的年纪，奔得可真快了，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倒像是戏台上做戏的。”

秦绢拍手道：“那是师父了，咱们快追。”令狐冲道：“不忙，吃饱了再说。”四人匆匆吃了饭，临去时秦绢买了四个馒头，说要给师父吃。令狐冲心中一酸：“她对师父如此孝心，我虽欲对师父尽孝，却不可得。”

可是直赶到天黑，始终没见到定静师太和恒山派众人的踪迹。一眼望去尽是长草密林，道路越来越窄，又走一会，草长及腰，到后来路也不大看得出了。

突然之间，西北角上隐隐传来兵刃相交之声。

令狐冲叫道：“那里有人打架，可有热闹瞧了。”秦绢道：“啊哟，莫不是我师父？”令狐冲循声奔去，奔出数十丈，眼前忽地大亮，十数枝火把高高点起，兵刃相交之声却更加响了。

他加快脚步，奔到近处，只见数十人点了火把，围成个圈子，圈中一人大袖飞舞，长剑霍霍，力敌七人，正是定静师太。圈子之外躺着数十人，一看服色，便知是恒山派的众女弟子。令狐冲见对方个个都蒙了面，当下一步步走近。众人都在凝神观斗，一时谁也没发现他。令狐冲哈哈大笑，叫道：“七个打一个，有什么味儿？”

一众蒙面人见他突然出现，都是一惊，回头察看。只有正在激斗的七人恍若不闻，仍围着定静师太，诸般兵刃往她身上招呼。令狐冲见定静师太布袍上已有好几滩鲜血，连脸上也溅了不少血，同时左手使剑，显然右手受伤。

这时人丛中有人呼喝：“什么人？”两条汉子手挺单刀，跃到令狐冲身前。

令狐冲喝道：“本将军东征西战，马不停蹄，天天就是撞到你们小毛贼。来将通名，本将军刀下不斩无名之将。”一名汉子笑道：“原来是个浑人。”挥刀向令狐冲腿上砍来。令狐冲叫道：“啊哟，真的动刀子吗？”身子一晃，冲入战团，提起刀鞘，啪啪连响七下，分别击中七人手腕，七件兵器纷纷落地。跟着嗤的一声响，定静师太一剑插入了一名敌人胸膛。那人突遭击落兵刃，骇异之下，不及闪避定静师太这迅如雷电的一剑。

定静师太身子晃了几下，再也支持不住，一跤坐倒。

秦绢叫道：“师父，师父！”奔过去想扶她起身。

一名蒙面人举起单刀，架在一名恒山派女弟子颈中，喝道：“退开三步，否则我一刀先杀了这女子！”

令狐冲笑道：“很好，很好，退开便退开好了，有什么希奇？别说退开三步，三十步也行。”腰刀忽地递出，刀鞘头戳在他胸口。那人“啊哟”一声大叫，身子向后直飞出去。令狐冲没料到自己内力竟如此强劲，却也一呆，顺手挥过刀鞘，劈劈啪啪几声，击倒了三名蒙面汉子，喝道：“你们再不退开，我将你们一一擒来，送到官府里去，每个人打你奶奶的三十大板。”

蒙面人的首领见到他武功之高，简直匪夷所思，拱手道：“冲着任教主的金面，我们且让一步。”左手一挥，喝道：“魔教任教主在此，大家识相些，这就走吧！”众人抬起一具死尸和给击倒的四人，抛下火把，向西北方退走，顷刻间都隐没在长草之中。

秦绢将本门治伤灵药服侍师父服下。仪琳和郑萼分别解开众师妹绑缚。四名女弟子拾起地下火把，围在定静师太四周。众人见她伤重，都脸有忧色，默不作声。

定静师太胸口不住起伏，缓缓睁开眼来，向令狐冲道：“你……你果真便是当年……当年魔教的……教主任……我行么？”令狐冲摇头道：“不是。”定静师太目光茫然无神，出气多，入气少，显然已难支持，喘了几口气，突然厉声道：“你若是任我行，我恒山派纵然一败涂地，尽……尽数覆灭，也不……不要……”说到这里，一口气已接不上来。令狐冲见她命在垂危，不敢再胡说八道，说道：“在下这一点儿年纪，难道会是任我行么？”定静师太问道：“那么你为什么……为什么会吸星妖法？你是任我行的弟子……”

令狐冲想起在华山时师父、师娘日常说起的魔教种种恶行，这两日来又亲眼见到魔教偷袭恒山派的鬼蜮伎俩，说道：“魔教为非作歹，在下岂能与之同流合污？那任我行决不是我师父。师太放心，在下的恩师人品端方，行侠仗义，乃武林中众所敬仰的前辈英雄，跟师太也颇有渊源。”

定静师太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断断续续地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我……我是不成的了，相烦足下将恒山派……这……这些弟子们，带……带……”她说到这里，呼吸急促，隔了一阵，才道：“带到福州无相庵中……安顿，我掌门师妹……日内……就会赶到。”

令狐冲道：“师太放心，你休养得几天，就会痊愈。”定静师太道：“你……你答允了吗？”令狐冲见她双眼凝望着自己，满脸是企盼之色，唯恐自己不肯答允，便道：“师太如此吩咐，自当照办。”定静师太微微一笑，道：“阿弥陀佛，这副重担，我……我本来……本来是不配挑的。少侠……你到底是谁？”

令狐冲见她眼神涣散，呼吸极微，已命在顷刻，不忍再瞒，凑嘴到她耳边，悄声道：“定静师伯，晚辈便是华山派门下弃徒令狐冲。”

定静师太“啊”的一声，道：“你……你……多谢少侠……”颤巍巍地伸手抓住了他手，目光中尽是感激之意，突然一口气转不过来，就此气绝。

令狐冲叫道：“师太，师太。”探她鼻息，呼吸已停，不禁凄然。恒山派群弟子放声大哭，荒原之上，一片哀声。几枝火把掉在地下，逐次熄灭，四周登时黑沉沉的。

令狐冲心想：“定静师太也算得一代高手，却遭宵小所算，命丧荒郊。她是个与人无争的出家老尼，魔教却何以总是放她不过？”突然间心念一动：“那蒙面人的头脑临去之时，叫道：‘魔教任教主在此，大家识相些，这就去吧！’魔教中人自称本教为

‘日月神教’，听到‘魔教’二字，认为是污辱之称，往往便因这二字称呼，就此杀人。他既说‘魔教’，便决不是魔教中人。况且，这人若是魔教中的首脑人物，怎会不认得任教主，却错认了我？那么这一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耳听得众弟子哭声甚悲，当下也不去打扰，倚在一株树旁，片刻便睡着了。

次晨醒来，见几名年长的弟子在定静师太尸身旁守护，年轻的姑娘、女尼们大都蜷缩着身子，睡在其旁。令狐冲心想：“要本将军带领这一批女人赶去福州，当真古里古怪、不伦不类之至。好在我本来也要去福州见师父、师娘，带领是不必了，我沿途保护便是。”当下咳嗽一声，走将过去。

仪和、仪清、仪质、仪真等几名为首的弟子都向他合十行礼，说道：“贫尼等得蒙大侠搭救，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师父不幸遭难，圆寂之际重托大侠，此后一切还望吩咐指点，自当遵行。”她们都不再叫他做将军，自然明白他这将军是个冒牌货了。

令狐冲道：“什么大侠不大侠，难听得很。你们如果瞧得起我，还是叫我将军好了。”仪和等互望了一眼，都只得点头。令狐冲道：“我前晚发梦，梦见你们给一个婆娘用毒药迷倒，都躺在一间大屋之中。后来怎地到了这里？”

仪和道：“我们给迷倒后人事不知，后来那些贼子用冷水浇醒了我们，松了我们脚下绑缚，从镇后小路上绕了出来，一路足不停步地拉着我们快奔。走得慢一步的，这些贼子便用鞭子抽打。天黑了仍然不停，后来师父追来，他们便围住了师父，叫她投降……”说到这里，喉头哽咽，哭了出来。

令狐冲道：“原来另外有条小路，怪不得片刻之间，你们便走了个没影没踪。”

仪清道：“将军，我们想眼前的第一件大事，是火化师父的遗体。此后如何行止，还请示下。”令狐冲摇头道：“和尚尼姑们的事情，本将军一窍不通，要我吩咐示下，当真瞎缠三官经了。本将军升官发财，最是要紧，这就去也！”迈开大步，疾向北行。众弟子大叫：“将军，将军！”令狐冲哪去理会？

他转过山坡后，便躲在一株树上，直等了两个多时辰，才见恒山一众女弟子悲悲切切地上路。他远远跟在后面，暗中保护。

令狐冲到了前面镇甸投店，寻思：“我已跟魔教人众及嵩山派那些家伙动过手。泉州府参将吴天德这副大胡子模样，在江湖上不免已有了点儿小小名声。他奶奶的，老子这将军只好不做啦！”当下将店小二叫了进来，取出二两银子，买了他全身衣衫鞋帽，说道要改装之后，办案拿贼，嘱咐他不得泄漏风声，倘若叫江洋大盗跑了，回来捉他去抵数。

次日行到僻静处，换上了店小二的打扮，扯下满腮虬髯，连同参将的衣衫皮靴、腰刀文件，一古脑儿地掘地埋了，想到从此不能再做“将军”，一时竟有点茫然若失。

两日之后，在建宁府兵器铺中买了一柄长剑，裹在包袱之中。

且喜一路无事，令狐冲直到眼见恒山派一行进了福州城东的一座尼庵，那尼庵的匾额确是写着“无相庵”三字，这才嘘了一口长气，心想：“这副担子总算是交卸了。我答应定静师太，将她们带到福州无相庵，带虽没带，这可不都平平安安地进了无相庵么？”

二十四 蒙冤

令狐冲转身走向大街，向行人打听了福威镖局的所在，一时却不想便去，只在街巷间漫步而行。到底是不敢去见师父、师娘呢，还是不敢亲眼见到小师妹和林师弟现下的情状，可也说不上来，自己找寻借口拖延，似乎挨得一刻便好一刻。突然之间，一个极熟悉的声音钻进耳中：“小林子，你到底陪不陪我去喝酒？”

令狐冲登时胸口热血上涌，脑中一阵晕眩。他千里迢迢地来到福建，为的就是想听到这声音，想见到这声音主人的脸庞。可是此刻当真听见了，却不敢转过头去。霎时之间，竟似泥塑木雕般呆住了，泪水涌到眼眶之中，望出来模糊一片。

只这么一个称呼，这么一句话，便知小师妹跟林师弟亲热异常。

只听林平之道：“我没功夫。师父交下来的功课，我还没练熟呢。”岳灵珊道：“这三招剑法容易得紧。你陪我喝了酒，我就教你其中的窍门，好不好呢？”林平之道：“师父、师娘吩咐，要咱们这几天别在城里胡乱行走，以免招惹是非。我说呢，咱们还是回去吧。”岳灵珊道：“难道街上逛一逛也不许么？我就没见到什么武林人物。再说，就是有江湖豪客到来，咱们跟他河水不犯井水，又怕什么了？”两人说着渐渐走远。

令狐冲慢慢转过身来，只见岳灵珊苗条的背影在左，林平之高高的背影在右，二人并肩而行。岳灵珊穿件湖绿衫子、翠绿裙子。林平之穿的是件淡黄色长袍。两人衣履鲜洁，单看背影，便是一双才貌相当的璧人。令狐冲胸口便如有什么东西塞住了，几乎气也透不过来。他和岳灵珊一别数月，虽思念不绝，但今日一见，才知对她相爱之深。他手按剑柄，恨不得抽出剑来，就此横颈自刎。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只觉天旋地转，一跤坐倒在街上。

过了好一会，他定了定神，慢慢站起，脑中兀自晕眩，心想：“我是永远不能跟他二人相见的了。徒自苦恼，复有何益？今晚我暗中去瞧一瞧师父师娘，留书告知，任我行重入江湖，要与华山派作对，此人武功奇高，要他两位老人家千万小心。我也不必留下名字，从此远赴异域，再不踏入中原一步。”回到店中唤酒而饮。大醉之后，和衣倒在床上便睡。

睡到中夜醒转，越墙而出，径往福威镖局而去。镖局建构宏伟，极是易认。见镖局中灯火尽熄，更没半点声息，心想：“不知师父、师娘住在哪里？此刻当已睡了。”

便在此时，只见左边墙头人影一闪，一条黑影越墙而出，瞧身形是个女子，这女子向西南角上奔去，所使轻功正是本门身法。令狐冲提气追了上去，瞧那背影，依稀便是岳灵珊，心想：“小师妹半夜三更却到哪里去？”

但见岳灵珊挨在墙边，快步而行，令狐冲好生奇怪，跟在她身后四五丈远，脚步

轻盈，没让她听到半点声息。福州城中街道纵横，岳灵珊东一转，西一弯，这条路显是平素走惯了的，在岔路上从没半分迟疑，奔出二里有余，在一座石桥之侧转入了一条小巷。

令狐冲飞身上屋，见她走到小巷尽头，纵身跃进一间大屋墙内。大屋黑门白墙，墙头盘着一株老藤，屋内好几处窗户中都透出光来。

岳灵珊走到东边厢房窗下，凑眼到窗缝中向内一张，突然吱吱吱地尖声鬼叫。

令狐冲本来料想此处必是敌人所居，她是前来窥敌，突然听到她尖声叫了起来，大出意料之外，但一听到窗内那人说话之声，便即恍然。

窗内那人说道：“师姊，你想吓死我么？吓死了变鬼，最多也不过和你一样。”

岳灵珊笑道：“臭林子，死林子，你骂我是鬼，小心我把你心肝挖了出来。”林平之道：“不用你来挖，我自己挖给你看。”岳灵珊笑道：“好啊，你跟我说风话，我这就告诉娘去。”林平之笑道：“师娘要是问你，这句话我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的，你怎生回答？”岳灵珊道：“我便说是今日午后，在练剑场上说的。你不用心练剑，却尽跟我说这些闲话。”林平之道：“师娘一恼，定然把我关了起来，三个月不能见你面。”岳灵珊道：“呸！我稀罕么？不见就不见！喂，臭林子，你还不开窗，干什么啦？”

林平之长笑声中，呀的一声，两扇木窗推开。岳灵珊缩身躲在一旁。林平之自言自语：“我还道是师姊来了，原来没人。”作势慢慢关窗。岳灵珊纵身从窗中跳进。

令狐冲蹲在屋角，听着两人一句句调笑，浑不知自己是否尚在人世，只盼一句也不听见，偏偏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钻入耳来。但听得厢房中两人笑作一团。

窗子半掩，两人的影子映上窗纸，两个人头相偎相倚，笑声却渐渐低了。

令狐冲轻轻叹了口气，正要掉头离去。忽听得岳灵珊说道：“这么晚还不睡，干什么来着？”林平之道：“我在等你啊。”岳灵珊笑道：“呸，说谎也不怕掉了大牙，你怎知我会来？”林平之道：“山人神机妙算，心血来潮，屈指一算，便知我的好师姊要大驾光临。”岳灵珊道：“我知道啦，瞧你房中乱成这个样子，定是又在找那部剑谱了，是不是？”

令狐冲已然走出几步，突然听到“剑谱”二字，心念一动，又回转身来。只听得林平之道：“几个月来，这屋子也不知给我搜过几遍了，连屋顶上瓦片也都一张张翻过了，就差着没将墙上的砖头拆下来瞧瞧……啊，师姊，这座老屋反正也没什么用了，咱们真的将墙头都拆开来瞧瞧，好不好？”岳灵珊道：“这是你林家的屋子，拆也好，不拆也好，你问我干什么？”林平之道：“是林家的屋子，就得问你。”岳灵珊道：“为什么？”林平之笑道：“不问你问谁啊？难道你……你将来不姓……不姓我这个……哼……哼……嘻嘻。”

岳灵珊笑骂：“臭林子，死林子，你讨我便宜是不是？”又听得啪啪作响，显是她在用手拍打林平之。

他二人在屋内调笑，令狐冲心如刀割，本想即行离去，但那《辟邪剑谱》却与自己有莫大干系。林平之的父母临死之时，有几句遗言要自己带给他们儿子，其时只自己一人在侧，由此便蒙了冤枉。偏生自己后来得风太师叔传授，学会了独孤九剑的神妙剑法，华山门中，人人都以为自己吞没了《辟邪剑谱》，连素来知心的小师妹也大

加怀疑。平心而论，此事原也怪不得旁人，自己上思过崖那日，还曾与师娘对过剑来，便挡不住那“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可是在崖上住得数月，突然剑术大进，而这剑法又与本门剑法大不相同，若不是自己得了别派的剑法秘笈，怎能如此？而这别派的剑法秘笈，若不是林家的《辟邪剑谱》，又会是什么？

他身处嫌疑之地，只因答允风太师叔决不泄漏他的行迹，当真有口难辩。中夜自思，师父所以将自己逐出门墙，处事如此决绝，虽说由于自己与魔教妖人结交，但另一重要原因，多半认定自己吞没《辟邪剑谱》，行止卑鄙，不容再列于华山派门下。此刻听到岳、林二人谈及剑谱，虽然他二人亲昵调笑，也当强忍心酸，听个水落石出。

只听得岳灵珊道：“你已找了几个月，既然找不到，剑谱自然不在这儿了，还拆墙干什么？大师哥……大师哥随口一句话，你也作得真的？”令狐冲又是心中一痛：“她居然还叫我‘大师哥’！”林平之道：“大师哥传我爹爹遗言，说道向阳巷老宅中的祖先遗物，不可妄自翻看。我想那部剑谱，纵然是大师哥借了去，暂不归还……”令狐冲黯然冷笑，心道：“你倒说得客气，不说我吞没，却说是借了去暂不归还，哼哼，那也不用如此委婉其词。”

只听林平之接着道：“但想‘向阳巷老宅’这五个字，却不是大师哥所能编造得出的，定是我爹爹妈妈的遗言。大师哥和我家素不相识，又从没来过福州，不会知道福州有个向阳巷，更不会知道我林家祖先的老宅是在向阳巷。即是福州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

岳灵珊道：“就算确是你爹爹妈妈的遗言，那又怎样？”

林平之道：“大师哥转述我爹爹的遗言，又提到‘翻看’两字，那自不会翻看什么四书五经，或是什么陈年烂账，想来想去，必与剑谱有关。我想，爹爹遗言中既提到向阳巷老宅，即使剑谱早已不在，在这里当也能发现一些端倪。”

岳灵珊道：“那也说得是。这些日子来，我见你总是精神不济，晚上又不肯在镖局里睡，定要回到这里，我不放心，因此过来瞧瞧。原来你白天练剑，又要强打精神陪我，晚间却在这里掏窝子。”

林平之淡淡一笑，随即叹了口气，道：“想我爹爹妈妈死得好惨，我若找到了剑谱，能以林家祖传剑法手刃仇人，方得慰爹爹妈妈在天之灵。”

岳灵珊道：“不知大师哥此刻在哪里？我能见到他就好了，定要代你向他索还剑谱。他剑法早已练得高明之极，这剑谱也该当物归原主啦。我说，小林子，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不用在这旧房子里东翻西寻啦。就没这剑谱，练成了我爹爹的紫霞神功，也报得了仇。”

林平之道：“这个自然。只我爹爹妈妈生前遭人折磨侮辱，又死得这等惨，若能以我林家祖传剑法报仇，才真正是为爹娘出了这口气。再说，本门紫霞神功向来不轻传弟子，我入门最迟，纵然恩师、师娘看顾，众位师兄、师妹也都不服，定要说……定要说……”

岳灵珊道：“定要说些什么啊？”

林平之道：“说我跟你好未必是真心，只不过瞧在紫霞神功的面上，讨恩师、师娘的欢心。”岳灵珊道：“呸！旁人爱怎么说，让他们说去。只要我知道你是真心就行

啦。”林平之笑道：“你怎知我是真心？”岳灵珊啪的一声，不知在他肩头还是背上重重打了一下，啐道：“我知道你是假情假意，是狼心狗肺！”

林平之笑道：“好啦，来了这么久，该回去啦，我送你回镖局子。要是给师父、师娘知道了，那可糟糕。”岳灵珊道：“你赶我回去，是不是？你赶我，我就走。谁要你送了？”语气甚是不悦。令狐冲知她这时定是撅起了小嘴，轻嗔薄怒，自是另有一番系人心处。

林平之道：“师父说道，魔教前任教主任我行重现江湖，听说已到了福建境内，此人武功深不可测，心狠手辣。你深夜独行，如不巧遇上了他，那……那怎么办？”

令狐冲心道：“原来此事师父已知道了。是了，我在仙霞岭这么一闹，人人都说是任我行复出，师父岂有不听到讯息之理？我也不必写这封信了。”

岳灵珊道：“哼，你送我回去，如不巧遇上了他，难道你便能杀了他，拿住他？”

林平之道：“你明知我武功不行，又来取笑？我自自然对付不了他，但只须跟你在一起，就是要死，也死在一块。”

岳灵珊柔声道：“小林子，我不是说你武功不行。你这般用功苦练，将来一定比我强。其实除了剑法还不怎么熟，要是真打，我可还真不是你对手。”

林平之轻轻一笑，说道：“除非你用左手使剑，或许咱们还能比比。”

岳灵珊道：“我帮你找找看。你对家里的东西看得熟了，见怪不怪，或许我能见到些什么惹眼的东西。”林平之道：“好啊，你就瞧瞧这里又有什么古怪。”

接着便听得开抽屉、拉桌子的声音。过了半晌，岳灵珊道：“这里什么都平常得紧。你家里可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林平之沉吟一会，道：“异乎寻常的地方？没有。”岳灵珊道：“你家练武场在哪里？”林平之道：“也没什么练武场。我曾祖父创办镖局子后，便搬到镖局去住。我祖父、父亲，都是在镖局子练功夫。再说，我爹爹遗言中有‘翻看’二字，练武场中也没什么可翻看的。”岳灵珊道：“对啦，咱们到你家书房去瞧瞧。”林平之道：“我们是保镖世家，只有账房，没有书房。账房可也是在镖局子里。”

岳灵珊道：“那可真难找了。在这座屋子中，有什么可翻看的？”

林平之道：“我琢磨大师哥那句话，他说我爹爹命我千万不可翻看祖宗的遗物，其实多半是句反话，叫我定要去翻看这老宅中祖宗的遗物。但这里有什么东西好翻看呢？想来想去，只有我曾祖的一些佛经了。”岳灵珊跳将起来，拍手道：“佛经！那好得很啊。达摩老祖是武学之祖，佛经中藏有剑谱，可没什么希奇。”

令狐冲听到岳灵珊这般说，精神为之一振，心道：“林师弟如能在佛经中找到了那部剑谱，可就好了，免得他们再疑心是我吞没了。”

却听得林平之道：“我早翻过啦。不但是翻一遍两遍，也不是十遍八遍，只怕一百遍也翻过了。我还去买了金刚经、法华经、心经、楞伽经来和曾祖父遗下的佛经逐字对照，确是一个字也不错。那些佛经，便是寻常的佛经。”岳灵珊道：“那就没什么可翻的了。”她沉吟半晌，突然说道：“佛经的夹层之中，你可找过没有？”

林平之一怔，说道：“夹层？我可没想到。咱们这便去瞧瞧。”

二人各持一只烛台，手拉手地从厢房中出来，走向后院。令狐冲在屋面上跟去，

见烛光从一间间房子的窗户中透出来，最后到了西北角一间房中。令狐冲跟着过去，轻轻纵下院子，凑眼窗缝向内张望。只见里面是座佛堂。居中悬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达摩老祖背面，自是描写他面壁九年的情状。佛堂靠西有个极旧的蒲团，桌上放着木鱼、钟磬，还有一叠佛经。令狐冲心想：“这位创办福威镖局的林老前辈，当年威名远震，手下伤过的绿林大盗定然不少，想来到得晚年，在这里忏悔生平杀业。”想象一位叱咤江湖的英雄豪杰，白发苍苍之时，坐在这间阴沉沉的佛堂中敲木鱼念经，那心境可着实寂寞凄凉。

岳灵珊取过一部佛经，道：“咱们把经书拆了开来，查一查夹层中可有物事。如果查不到，再将经书重行钉好便是。你说好不好？”林平之道：“好！”拿起一本佛经，拉断了钉书的丝线，将书页平摊开来，查看夹层之中可有字迹。

岳灵珊拆开另一本佛经，一张张拿起来在烛光前映照。

令狐冲瞧着她背影，但见她皓腕如玉，左手上仍戴着那只银镯子，有时脸庞微侧，与林平之四目交投，相对便是一笑，又去查看书页，也不知是烛光照射，还是她脸颊晕红，但见半边俏脸，当真艳若春桃。令狐冲悄立窗外，瞧得痴了。

二人拆了一本又一本，堪堪便要桌上十二本佛经拆完，突然之间，令狐冲听得背后轻轻一响。他身子一缩，回头过来，只见两条人影从南边屋面上欺将过来，互打手势，跃入院子，落地无声。二人随即都凑眼窗缝，向内张望。

过了好一会，听得岳灵珊道：“都拆完啦，什么都没有。”语气甚是失望，忽然又道：“小林子，我想到啦，咱们去打盆水来。”声音转得颇为兴奋。林平之问道：“干什么？”岳灵珊道：“我小时候曾听爹爹说过个故事，说有一种草，浸了酸液出来，用来写字，干了后字迹便即隐没，但如浸湿了，字迹却又重现。”

令狐冲心中一酸，记得师父说这个故事时，岳灵珊还只八九岁，自己却有十五六岁了。当年旧事，霎时间涌上心来，记得那天和她去捉蟋蟀来打架，自己把最大最壮的蟋蟀让了给她，偏偏还是她的输了。她哭个不停，自己哄了她很久，她才回嗔作喜，两个人同去请师父讲故事。念及这些往事，泪水又涌到眼眶之中。

只听林平之道：“对，不妨试一试。”转身出来，岳灵珊道：“我和你同去。”

两人手拉手地出来。躲在窗后的那二人屏息不动。过了一会，林平之和岳灵珊各捧了一盆水走进佛堂，将七八张佛经的散页浸在水中。林平之迫不及待地将一页佛经提起，在烛光前映照，不见有什么字迹。两人试了二十余页，未发现丝毫异状。

林平之叹了口气，道：“不用试啦，没写上别的字。”

他刚说了这两句话，躲在窗外那二人悄没声地绕到门口，推门而入。林平之喝道：“什么人？”那二人直扑进门，势疾如风。林平之举手待要招架，肋下已让人出指点中。岳灵珊长剑只拔出一半，敌人两只手指已向她眼中插去，岳灵珊只得放脱剑柄，举手上挡。那人右手连抓三下，都是指向她咽喉。岳灵珊大骇，退得两步，背脊已靠在供桌边上，没法再退。那人左手向她天灵盖劈落，岳灵珊双掌上格，不料那人这一掌乃是虚招，右手点出，岳灵珊左腰中指，斜倚在供桌之上，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一切令狐冲全瞧在眼里，见林岳二人一时并无性命之忧，心想不忙出手相救，且看敌人是甚来头。只见这二人在佛堂中东张西望，一人提起地下蒲团，撕成两半，

另一人啪的一掌，将木鱼劈成了七八片。林平之和岳灵珊既不能言，亦不能动，见到这二人掌力如刀，撕蒲团，碎木鱼，显然便是来找寻那《辟邪剑谱》，均想：“怎没想到剑谱或许藏在蒲团和木鱼之中。”但见蒲团和木鱼中并没藏有物事，心下均是一喜。

那二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一个秃头，另一个却满头白发。二人行动迅疾，顷刻间便将佛堂中供桌等物一一劈碎；直至无物可碎，两人目光都向那幅达摩老祖画像瞧去。秃头老者左手伸出，便去抓那画像。白发老者伸手一格，喝道：“且慢，你瞧他的手指！”

令狐冲、林平之、岳灵珊三人的目光都向画像瞧去，但见图中达摩左手放在背后，似是捏着个剑诀，右手食指指向屋顶。秃头老者问道：“他手指有什么古怪？”白发老者道：“不知道！且试试看。”身子纵起，双掌对准了图中达摩食指所指之处，掌发劲力，击向屋顶。

砰的一声，泥沙灰尘簌簌而落。秃头老者道：“哪有什么……”只说了四个字，一团红色物事从屋顶洞中飘了下来，却是一件和尚所穿的袈裟。

白发老者伸手接住，在烛光下一照，喜道：“在……在这里了。”他大喜若狂，声音也发颤了。秃头老者道：“怎么？”白发老者道：“你瞧！”

令狐冲凝目瞧去，只见袈裟之上隐隐似写满了无数小字。

秃头老者道：“这难道便是《辟邪剑谱》？”白发老者道：“十之八九，该是剑谱。哈哈，咱兄弟二人今日立此大功。兄弟，收了起来吧。”秃头老者喜得嘴都合不拢来，将袈裟小心折好，放入怀中，左手向林岳二人指了指，道：“毙了吗？”

令狐冲手持剑柄，只待白发老者一露杀害林岳二人之意，立时抢入，先将这两名老者杀了。哪知那白发老者道：“剑谱既已得手，不必跟华山派结下深仇，让他们去吧。”两人并肩走出佛堂，越墙而出。

令狐冲也即跃出墙外，跟随其后。两名老者脚步十分迅疾。令狐冲生怕在黑暗之中走失了二人，加快脚步，和二人相距不过三丈。

两名老者奔行甚急，令狐冲便也加快脚步。突然之间，两名老者倏地站住，转过身来，眼前寒光一闪，令狐冲只觉右肩、右臂一阵剧痛，竟已给对方双刀同时砍中。两人这一下突然站定，突然转身，突然出刀，来得当真便如雷轰电闪一般。

令狐冲只是内力浑厚，剑法高明，这等临敌应变的奇技怪招，却跟第一流高手还差着老大一截，对方蓦地出招，别说拔剑招架，连手指也不及碰到剑柄，便已身受重伤。

两名老者的刀法快极，一招既已得手，第二刀跟着砍到。令狐冲大骇之下，忙向后跃出，幸好他内力奇厚，这倒退一跃，已在两丈之外，跟着又是一纵，又跃出了两丈。两名老者见他重伤之下，倒跃仍如此快捷，也吃了一惊，随即扑上。

令狐冲转身便奔，肩头臂上初中刀时还不怎么疼痛，此时却痛得几欲晕倒，心想：“这二人盗去的袈裟，上面所写的多半便是《辟邪剑谱》。我身蒙不白之冤，说什么也要夺了回来，去还给林师弟。”当下强忍疼痛，伸手去拔长剑。

一拔之下，长剑只出鞘一半，竟拔不出来，右臂中刀之后，力气半点也没法使出。耳听得脑后风响，敌人钢刀砍到，当即提气向前急跃，左手用力一扯，拉断了腰带，

这才将长剑握在手中，使劲急抖，摔落剑鞘。堪堪转身，但觉寒气扑面，双刀同时砍到。

他又倒跃一步。其时天色将明，但天明之前一刻最是黑暗，除了刀光闪闪之外，睁眼不见一物。他所学的独孤九剑，要旨是看到敌人招数的破绽所在，乘虚而入，此时敌人的身法招式全然无法见到，剑法便使不出来。只觉左臂又是一痛，给敌人刀锋划了一道口子，只得斜向长街急冲出去，左手握剑，将拳头按住右肩伤口，以免流血过多，不支倒地。

两名老者追了一阵，见他脚步极快，追赶不上，好在剑法秘籍已然夺到，不愿多生枝节，当即停步不追，转身回去。令狐冲叫道：“喂，大胆贼子，偷了东西想逃吗？”反而转身追来。两名老者大怒，又即转身，挥刀向他砍去。令狐冲不和他们正面交锋，返身又逃，心下暗暗祷祝：“有人提一盏灯笼过来，那就好了。”奔得几步，灵机一动，跃上屋顶，四下张望，见左前方一间屋中有灯光透出，忙向灯光处奔去。两名老者却又停步不追。

令狐冲俯身拿起两张瓦片，向二人投去，喝道：“你们盗了林家《辟邪剑谱》，一个秃头，一个白发，便逃到天涯海角，武林好汉也要拿到你们碎尸万段。”啪喇喇一声响，两张瓦片在大街青石板上跌得粉碎。

两名老者听他叫出《辟邪剑谱》的名称，当即上屋向他追去。

令狐冲只觉脚下发软，力气越来越弱，猛提一口气，向灯光处狂奔一阵，突然一个踉跄，从屋面上摔了下来，急忙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靠墙而立。

两名老者轻轻跃下，分从左右掩上。秃头老者狞笑道：“老子放你一条生路，你偏不走。”令狐冲见他秃头上油光晶亮，心头一凛：“原来天亮了。”笑道：“两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为什么定要杀我而甘心？”

白发老者单刀一举，向令狐冲头顶疾劈而下。

令狐冲剑交右手，轻轻一刺，剑尖便刺入了他咽喉。

秃头老者大惊，舞刀直扑而前。令狐冲长剑削出，正中其腕，连刀带手，一齐切了下来，剑尖随即指住他喉头，喝道：“你二人到底是什么门道，说了出来，饶你一命。”秃头老者嘿嘿一笑，跟着凄然道：“我兄弟横行江湖，罕逢敌手，今日死在尊驾剑下，佩服佩服。只不知尊驾高姓大名，我死了……死了也是个糊涂鬼。”

令狐冲见他虽断了一手，仍气概昂然，敬重他是条汉子，道：“在下被迫自保，其实跟两位素不相识，失手伤人，可对不住了。那件袈裟，阁下交了给我，咱们就此别过。”

秃头老者森然道：“秃鹰岂是投降之人？”左手一翻，一柄匕首插入自己心窝。

令狐冲心道：“这人宁死不屈，倒是个人物。”俯身去他怀中掏那件袈裟。只觉一阵头晕，知是失血过多，于是撕下衣襟，胡乱扎住肩头和臂上的伤口，这才在秃头老者怀中将袈裟取出。

这时又觉一阵头晕，当即吸了几口气，辨明方向，径向林平之那向阳巷老宅走去。走出数十丈，已感难以支持，心想：“我如倒了下来，不但性命不保，死后人家还道我偷了《辟邪剑谱》，赃物在身，死后还是落了污名。”当下强自支撑，终于走进了向

阳巷。

但林家大门紧闭，林平之和岳灵珊又为人点倒，没人开门，要他此刻跃墙入内，却无论如何无此力气，只得打了几下门，跟着出脚往大门上踢去。

这一脚大门没踢开，一下震荡，晕了过去。

待得醒转，只觉身卧在床，一睁眼，便见到岳不群夫妇站在床前，令狐冲大喜，叫道：“师父，师娘……我……”心情激动，泪水不禁滚滚而下，挣扎着坐起身来。岳不群不答，只问：“却是怎么回事？”令狐冲道：“小师妹呢？她……她平安无事吗？”岳夫人道：“没事！你……你怎么到了福州？”语音中充满了关怀之意，眼眶却不禁红了。

令狐冲道：“林师弟的《辟邪剑谱》，给两个老头儿夺了去，我杀了那二人，抢了回来。那两人……那两人多半是魔教中的好手。”一摸怀中，袈裟已然不见，忙问：“那……那件袈裟呢？”岳夫人问道：“什么？”令狐冲道：“袈裟上写得有字，多半便是林家的《辟邪剑谱》。”岳夫人道：“那么这是平之的物事，该当由他收管。”令狐冲道：“正是。师娘，你和师父都好？众位师弟师妹也都好？”

岳夫人眼眶红了，举起衣袖拭了拭眼泪，道：“大家都好。”

令狐冲道：“我怎么到了这里？是师父、师娘救我回来的么？”岳夫人道：“我今儿一早到平之的向阳巷老宅去，在门外见你晕在地下。”令狐冲“嗯”了一声，道：“幸亏师娘到来，否则如给魔教的妖人先见到，孩儿就没命了。”他知师娘定是早起不见了女儿，便赶到向阳巷去找寻，只这件事不便跟自己说起。

岳不群道：“你说杀了两名魔教妖人，怎知他们是魔教的？”令狐冲道：“弟子南来，一路上遇到不少魔教中人，跟他们动了几次手。这两个老头儿武功怪异，显然不是我正派中人。”心下暗暗欢喜：“我夺回了林师弟的《辟邪剑谱》，师父、师娘、小师妹便不会再对我生疑；而我杀了这两名魔教妖人，师父当也不再怪我和魔教勾结了。”

哪知岳不群脸色铁青，哼了一声，厉声道：“你到这时还在胡说八道！难道我便如此容易受骗么？”令狐冲大惊，忙道：“弟子决不敢欺瞒师父。”岳不群森然道：“谁是你师父了？岳某早跟你脱却了师徒名份。”

令狐冲从床上滚下地来，双膝跪地，磕头道：“弟子做错了不少事，愿领师父重责，只是……只是逐出门墙的责罚，务请师父收回成命。”

岳不群向旁避开，不受他大礼，冷冷地道：“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对你青眼有加，你早跟他们勾结在一起，还要我这师父干什么？”令狐冲奇道：“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师父这话不知从何说起？虽然听说那任……任我行有个女儿，可是弟子从来没见过。”

岳夫人道：“冲儿，到了此刻，你又何必再说谎？”叹了口气，道：“那位任小姐召集江湖上旁门左道之士，在山东五霸冈上给你医病，那天我们又不是没去……”

令狐冲大为骇异，颤声道：“五霸冈上那位姑娘，她……她……盈盈……她是任教主的女儿？”岳夫人道：“你起来说话。”令狐冲慢慢站起，心下一片茫然，喃喃地道：“她……她是任教主之女？这……这真是从何说起？”

岳夫人怫然不悦，道：“为什么对着师父、师娘，你还要说谎？”

岳不群怒道：“谁是他师父、师娘了？”伸手在桌上重重一击，啪的一声响，桌角

登时掉下了一块。

令狐冲惶恐道：“弟子决不敢欺骗师父、师娘……”

岳不群厉声道：“岳某当初有眼无珠，收容了你这无耻小儿，实是愧对天下英豪。你是不是要我长此负这污名？你再叫一声‘师父、师娘’，我立时便将你毙了！”怒喝时脸上紫气忽现，委实恼怒已极。

令狐冲应道：“是！”伸手扶着床缘，脸上全无血色，身子摇摇欲坠，说道：“他们给我治伤疗病，那是有的。可是……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她……便是任教主的女儿。”岳夫人道：“你聪明伶俐，何等机警，怎会猜想不到？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只这么一句话，便调动了三山五岳的左道之士，个个争着来给你治病。除了魔教的任小姐，又谁能有这样的天大面子？”令狐冲道：“弟……我……我当时只道她是一位年老婆婆。”岳夫人道：“她易容改装了么？”令狐冲道：“没有，只不过……只不过我当时一直没见到她脸。”

岳不群“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脸上却无半分笑意。

岳夫人叹了口气，道：“冲儿，你年纪大了，性格儿也变了。我的说话，你再也不放在心上啦。”令狐冲道：“师……师……我对你老人家的说话，可……可……可真不……”他想要说“我对你老人家的说话，可真不敢违背”，但事实俱在，师父、师娘一再命他不可与魔教中人结交，他和盈盈、向问天、任我行这些人的干系，又岂仅是“结交”而已？

岳夫人又道：“就算那个任教主的女儿对你好，你为了活命，让她召人给你治病，或者说情有可原……”岳不群怒道：“什么情有可原？为了活命，那就可以无所不为么？”他平时对这位师妹兼夫人向来彬彬有礼，当真相敬如宾，今日却一再疾言厉色地打断她的话头，可见实是怒不可遏。岳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情，也不和他计较，继续说道：“但你为什么又和魔教那大魔头向问天勾结在一起，杀害了不少我正派同道？你双手染满了正教人士的鲜血，你……你快快走吧！”

令狐冲背上一阵冰冷，想起那日在凉亭之中，深谷之前，和向问天并肩迎敌，确有不少正教中人因自己而死，虽说当其时恶斗之际，自己若不杀人，便是被杀，委实出于无奈，可是这大笔血债，总是算在自己身上了。

岳夫人道：“在五霸冈下，你又与魔教的任小姐联手，杀害了好几个少林派和昆仑派弟子。冲儿，我从前视你有如我的亲儿，但事到如今，你……你师娘无能，可再没法子庇护你了。”说到这里，两行泪水从面颊上直流下来。

令狐冲黯然道：“孩儿确是做了错事，罪不可赦。但一人做事一身当，决不能让华山派名头蒙污。请两位老人家大开法堂，邀集各家各派英雄与会，将孩儿当场处决，以正华山派的门规便是。”

岳不群长叹一声，说道：“令狐师傅，你今日倘若仍是我华山派门下弟子，此举原也使得。你性命虽亡，我华山派清名得保，你我师徒之情尚在。可是我早已传书天下，将你逐出门墙。你此后的所作所为，与我华山派何涉？我又有什么身分来处置你？嘿嘿，正邪势不两立，下次你再为非作歹，撞在我手里，妖孽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就容你不得了。”

正说到这里，房外一人叫道：“师父、师娘。”却是劳德诺。岳不群问道：“怎么？”劳德诺道：“外面有人拜访师父、师娘，说道是嵩山派的钟镇，还有他的两个师弟。”岳不群道：“九曲剑钟镇，他也来福建了吗？好，我便出来。”径自出房。

岳夫人向令狐冲瞧了一眼，眼色中充满了柔情，似是叫他稍待，回头尚有话说，跟着走了出去。

令狐冲自幼对师娘便如与母亲无异，见她对自己爱怜，心中懊悔已极，寻思：“种种情事，总是怪我行事任性，是非善恶，不辨别清楚。向大哥明明不是正人君子，我怎地不问情由，上前便帮他打架？我一死不足惜，可叫师父、师娘没脸见人。华山派门中出了这样一个不肖弟子，连众师弟、师妹们也都脸上少了光彩。”

又想：“原来盈盈是任教主的女儿，怪不得老头子、祖千秋他们对她如此尊崇。她随口一句话，便将许多江湖豪士充军到东海荒岛，七八年不得回归中原。唉，我原该想到才是。武林之中，除了魔教的大头脑，又有谁能有这等权势？可是她和我在一起之时，扭扭捏捏，娇羞腼腆，比之小师妹尚且胜了三分，又怎想得到她竟是魔教中的大人物？然而那时任教主尚给东方不败囚在西湖底下，他的女儿又怎会有偌大权势？”

正自思涌如潮，起伏不定，忽听得脚步声细碎，一人闪进房来，正是他日思夜想、念兹在兹的小师妹。令狐冲叫道：“小师妹！你……”下面的话便接不下去了。岳灵珊道：“大师哥，快……快离开这儿，嵩山派的人找你晦气来啦。”语气甚是焦急。

令狐冲只一见到她，天大的事也都置之脑后，什么嵩山派不嵩山派，压根儿便没放在心上，双眼怔怔地瞧她，一时甜、酸、苦、辣，诸般滋味尽皆涌向心头。

岳灵珊见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有个什么姓钟的，带着两个师弟，说你杀了他们嵩山派的人，一直追寻到这儿来。”

令狐冲一呆，茫然道：“我杀了嵩山派的人？没有啊。”

突然间砰的一声，房门推开，岳不群怒容满脸走了进来，厉声道：“令狐冲，你干的好事！你杀了嵩山派属下的武林前辈，却说是魔教妖人，欺瞒于我。”令狐冲奇道：“弟……我……我杀了嵩山派属下的武林前辈？我……我没有……”

岳不群怒道：“‘白头仙翁’卜沉，‘秃鹰’沙天江，这两人可是你杀的？”

令狐冲听到这二人的外号，记起那秃顶老者自杀之时，曾说过“秃鹰岂是投降之人”这句话，那么另一个白发老者，便是什么“白头仙翁”卜沉了，便道：“一个白头发的老人，一个秃头老者，那确是我杀的。我……我可不知他们是嵩山派门下。他们使的是单刀，全不是嵩山派武功。”岳不群神色愈是严峻，问道：“那么这两个人，确是你杀的？”令狐冲道：“正是。”

岳灵珊道：“爹，那个白头发和那秃顶的老头儿……”岳不群喝道：“出去！谁叫你进来的？我在这里说话，要你插什么嘴？”岳灵珊低下了头，慢慢走到房门口。

令狐冲心下一阵凄凉，一阵欢喜：“师妹虽和林师弟要好，毕竟对我仍有情谊。她甘冒父亲申斥，前来向我示警，要我尽速避祸。”

岳不群冷笑道：“五岳剑派各派的武功，你都明白么？这卜沙二人出于嵩山派的旁支，你心存不规，不知用什么卑鄙手段害死了他们，却将血迹带到了向阳巷平之的老宅。嵩山派一查，便跟着查到了这里。眼下嵩山派的钟师兄便在外面，向我要人，

你有什么话说？”

岳夫人走进房来，说道：“他们又没亲眼见到是冲儿杀的？单凭几行血迹，也不能认定是咱们镖局中人杀的。咱们给他们推个一干二净便是了。”

岳不群怒道：“师妹，到了这时候，你还要包庇这无恶不作的无赖子。我堂堂华山派掌门，岂能为了这小畜生而说谎？你……你……咱们这么干，非搞到身败名裂不可。”

令狐冲这几年来，常想师父、师娘是师兄妹而结成眷属，自己若能和小师妹也有这么一天，那当真万事俱足，更无他求，此刻见师父对师娘说话，竟如此的声色俱厉，心中忽想：“倘若小师妹是我妻子，她要干什么，我便由得她干什么，是好事也罢，是坏事也罢，我决不会有半点拂逆她的意愿。她便要我去干十恶不赦的大坏事，我也不会皱一皱眉头。”

岳不群双目盯在令狐冲脸上，忽然见他脸露温柔微笑，目光含情，射向站在房门口的女儿，怒喝：“小畜生，在这当儿，你心中还在打坏主意么？”

岳不群这一声大喝，登时叫令狐冲从胡思乱想中醒觉过来，一抬头，只见师父脸上紫气隐隐，手掌提起，便要往自己头顶击落，突然间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欢喜，只觉在这世上委实苦涩无味之极，今日死在师父掌底，那是痛痛快快的解脱，尤其小师妹在旁，看着自己给他父亲一掌劈死，更是自己全心所企求之事。他微微一笑，目光向岳灵珊瞧去，只待师父挥掌打落。

但觉脑顶风生，岳不群右掌劈将下来，却听得岳夫人叫道：“使不得！”手指便往丈夫后脑“玉枕穴”上点去。他二人自幼同门学艺，相互拆招，已熟极而流，岳夫人这一指所点之处，乃致命要穴，岳不群自然而然回掌拆格。岳夫人已闪身挡在令狐冲身前。

岳不群脸色铁青，怒道：“你……你干什么？”岳夫人急叫：“冲儿，快走！快走！”令狐冲摇头道：“我不走，师父要杀我，便杀好了。我是罪有应得。”岳夫人顿足道：“有我在这里，他杀不了你的，快走，走得远远的，永远别再回来。”

岳不群道：“哼，他一走了之，外面厅上嵩山派那三人，咱们又如何对付？”

令狐冲心道：“原来师父担心应付不了钟镇他们，我可须先得去替他打发了。”朗声道：“好，我去见见他们。”说着大踏步往外走去，岳夫人叫道：“去不得，他们会杀了你的。”令狐冲走得极快，立时已冲入了大厅。

果见嵩山派的九曲剑钟镇、神鞭滕八公、锦毛狮高克新三人大刺刺地坐在西首宾位。令狐冲往对面的太师椅中一坐，冷冷地道：“你们三个，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此刻令狐冲身上穿着店小二衣衫，除去虬髯，与廿八铺客店中夜间相逢时的参将模样已全不相同。钟镇等三人突然见到这样一个满身血迹的市井少年如此无礼，都不禁勃然大怒。高克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令狐冲笑道：“你们三个，是什么南北？”高克新一怔，心想：“怎叫做‘是什么南北’？”但想那定然不是什么好话，怒道：“快去请岳先生出来！凭你也配跟我们说话？”

这时岳不群、岳夫人、岳灵珊以及华山派众弟子都已到了屏门之后，听着令狐冲跟这三人对答。岳灵珊听他问“你们三个是什么南北？”不由得好笑，但知眼前这三

人都是嵩山派好手，大师哥杀了他们的人，又对他们如此无礼，待会定要动手，未免凶多吉少，而父亲、母亲看来决不会插手相助，可不知如何是好，心中一发愁，便笑不出来。

令狐冲道：“岳先生是谁？啊，你说的是华山派掌门。我正来寻他的晦气。嵩山派有两个不肖之徒，一个叫什么白头妖翁卜沉，一个叫秃泉沙天江，半夜里去抢人家的《辟邪剑派》，还点了年轻人的穴道，不怀好意。我要救人，便将这两个家伙杀了。听说嵩山派还有三个家伙，躲在福威镖局之中。我要岳先生交出人来，岳先生却是不肯。气死我也，气死我也！”跟着纵声大叫：“岳先生，嵩山派有三个无聊家伙，一个叫烂铁剑钟镇，一个叫小鬼滕八婆，还有一个癞皮猫高克新。请你快快交出人来，我要跟他们算账。你想包庇他们，那可不成！你们五岳剑派，同气连枝，我可不卖这个账！”

岳不群等听了，无不骇然，均知他如此叫嚷，是要表明华山派与杀人之事无关。可是嵩山派这三人成名已久，那九曲剑钟镇更加了得，在“嵩山十三太保”中排名甚高，听令狐冲所嚷的言语，显已知钟镇等三人的来历。那日夜战，他打败剑宗封不平，刺瞎十五名江湖好手的双眼，剑法确是非同小可，但他此刻受伤极重，只怕再站立一会便会倒下，何以这等胆大妄为，贸然向人挑衅？

高克新大怒跃起，长剑出鞘，便要向令狐冲刺出。钟镇举手拦住，向令狐冲问道：“尊驾是谁？”

令狐冲道：“哈哈，我认得你，你却不认得我。你们嵩山派想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由你嵩山吞并其余四派。你们三个南北来到福建，一来是要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二来是要戕害华山、恒山各派的重要人物。种种阴谋，可全给我知悉了。只怕是徒劳无功，到头一场空。嘿嘿，好笑啊好笑！”

岳不群和岳夫人对瞧了一眼，均想：“他这话倒未必全是无稽之谈。”

钟镇脸有惊疑之色，问道：“尊驾是哪一派的人物？”

令狐冲道：“我大庙不收，小庙不受，是个无主孤魂，荒山野鬼，决不会来抢你们嵩山派的生意，你这可放心了吧？哈哈，哈哈。”笑声中充满了凄凉之意。

钟镇道：“尊驾既非华山派人物，咱们可不能骚扰了岳先生，这就借步到外面说话。”这几句话语调平淡，但目露凶光，充满了杀机，显是令狐冲揭了他的底，已决心诛却。他对岳不群毕竟有所忌惮，不敢在福威镖局中拔剑杀人，要将令狐冲引到镖局之外再行动手。

这句话正合令狐冲心意，大声叫道：“岳先生，你今后可得多加提防。魔教教主任我行复出，此人身有吸星大法，专吸旁人内功，他说要跟华山派为难。还有，嵩山派想并吞你华山派。你是彬彬君子，人家的狼心狗肺，却不可不防。”他此番来到福州，为的便是要向师父说这几句话，说罢便即大踏步出门。钟镇等跟了出来。

令狐冲迈步走出福威镖局，只见一群尼姑、妇女站在大门外，正是恒山派那批女弟子。仪和与郑萼二人手持拜盒，走在最前，当是到镖局来拜会岳不群和岳夫人。令狐冲一怔，急忙转头，不让她们见到，但已跟仪和她们打了个照面，好在仪琳远远在后，没见到他面目。

钟镇等三人出来时，郑萼却认得他们，不禁一怔，停住了脚步。

令狐冲心想：“恒山派弟子既知我师父在此，自当前来拜会，有我师父、师娘照料，她们也不会吃亏了。”他不愿给仪琳见到，斜刺里便欲溜走。

钟镇、滕八公、高克新同时兵刃出手，拦在他面前，喝道：“你还想逃吗？”

令狐冲笑道：“我没兵器，怎生打法？”

这时岳不群、岳夫人和华山派众弟子都来到门前，要看令狐冲如何对付钟镇等三人。岳灵珊拔剑出鞘，叫道：“大……”想将长剑掷过去给他。岳不群左手两指伸出，搭在她剑刃之上，摇了摇头。岳灵珊急道：“爹！”岳不群又摇了摇头。

这一切全瞧在令狐冲眼里，心中大慰：“小师妹对我，毕竟还有昔日之情。”

突然之间，好几人齐声惊呼。

令狐冲情知必是有人偷袭，不及回头，立即向前急纵而出。他内力奇厚，这一跃既高且速，但饶是如此，只觉脑后生风，一剑在背后直劈而下，刚才这一跃只须慢得刹那，又或力道不足，跃得近了半尺，身子已给人劈成两半，当真凶险已极。

他站定后立即回头，但听得一声呼叱，白光闪动。恒山派女弟子同时出手。七人一队，分成三队，七柄长剑指住一人，将钟镇等三人分别围住。这一下拔剑、移步、围敌、出招，动作迅捷无比，加之身法轻盈，姿式美观，显是习练有素的阵法。每柄长剑剑尖指住对方一处要害，头、喉、胸、腹、腰、背、肋，每人身上七处要害，均给一柄长剑指住。阵法既成，七名女弟子便不再动。

适才出手向令狐冲偷袭的，便是钟镇。听得令狐冲的言语对嵩山派甚是不利，当即乘其不备，忽施杀手，意欲尽速灭口，以免他多嘴多舌，更增岳不群的疑心。他出手固然极毒，却还是让对方避了开去，而恒山派众女弟子剑阵一成，他武功虽强，可也半点动弹不得，四肢百骸，只须哪里动上一动，料想便有一柄剑刺将过来。

原来恒山群弟子早已从郑萼、仪琳口中，得知钟镇等三人如何乘人之危，在廿八铺逼迫定静师太同意五派合并之议，都心中有气，此时得郑萼示知，又见钟镇偷袭伤人，当即使动剑阵，将嵩山派三人围住。

岳不群、岳夫人自不知恒山派与钟镇等在廿八铺中曾有一番过节，突见双方动手，都大为惊奇，眼见恒山派众女弟子所结剑阵甚是奇妙，二十一人分成三堆，除了衣袖衫角在风中飘动之外，二十一柄长剑寒光闪闪，竟皆纹丝不动，其中却蕴藏着无限杀机。

令狐冲但见恒山剑阵凝式不动，七柄剑既攻敌，复自守，七剑连环，绝无破绽可寻，宛然有独孤九剑“以无招破有招”之妙诣，气喘吁吁地喝采：“妙极！这剑阵精彩之至！”

钟镇眼见受制，当即哈哈一笑，说道：“大家是自己人，开什么玩笑？我认输了，好不好？”当的一声，掷剑下地。围住他的七人以仪和为首，见对方掷剑认输，当即长剑一抖，收了转去，其余六人跟着收剑。不料钟镇左足足尖在地下长剑剑身上一点，那剑猛地跳起。钟镇手指尖一碰剑柄，剑锋如电，蓦地刺出。

仪和“啊”的一声惊呼，右臂中剑，手中长剑呛啷落地。钟镇长笑声中，寒光连闪，恒山派众弟子纷纷受伤。这么一乱，其余两个剑阵中的十四名女弟子心神稍分，

滕八公和高克新同时乘隙发动，登时兵刃相交，铮铮之声大作。

令狐冲抢起仪和掉在地下的长剑，挥剑击出。但听得呛啷、啊、嘿，几下声响，高克新手腕受击，长剑落地。滕八公的软鞭倒了转来，圈在自己头颈之中。钟镇手腕给剑背击中，退了几步，长剑总算还握在手中，但整条手臂已酸软无力。

两个少女同时尖声叫了起来，一个叫：“吴将军！”一个叫：“令狐师兄！”

叫“吴将军”的是郑萼。适才令狐冲击退三人所使手法，与在廿八铺客店中对付这三人时所用剑招一模一样，连高克新茫然失措、滕八公险些窒息、钟镇又惊又怒的神情也殊无二致。郑萼心思机敏，当日曾见令狐冲如此出招，他容貌衣饰虽已大变，还是立即认了出来。另一个叫“令狐师兄”的却是仪琳。她本来和仪真、仪质等六位师妹结成剑阵，围住了滕八公。每人全神贯注，双目盯住敌人，绝不斜视，目中所见，仅只他身上一处要害，视头则只见其头，视胸则只见其胸，连敌人别处肢体都没瞧见，自然更加没见到旁人，直至剑阵散开，她才见到令狐冲。睽别经年，陡然相遇，仪琳全身大震，险些晕去。

令狐冲真相既显，眼见已无法隐瞒，笑道：“你奶奶的，你这三个家伙太也不识好歹，恒山派众位师太饶了你们一命，你们居然恩将仇报。本将军可实在太瞧着不顺眼了。我……我……”说到这里，突然脑中晕眩，眼前发黑，咕咚倒地。

仪琳抢上扶起，急叫：“令狐师兄，令狐师兄！”只见他肩头、臂上血如泉涌，忙卷起他衣袖，取出本门治伤灵药白云熊胆丸塞入他口中。郑萼、仪真等取过天香断续胶为他搽上伤口。恒山派众女弟子个个感念他救援之德，当日若不是他出手相救，人人都已死于非命，不但惨死，说不定还会受贼子污辱，是以递药的递药，抹血的抹血，包扎的包扎，便在这长街之上尽心救治。天下女子遇到这等紧急事态，自不免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围住了议论不休。恒山派众女弟子虽是武学之士，却也难免，或发叹息，或示关心，或问何人伤我将军，或曰凶手狠毒无情，言语纷纭，且杂“阿弥陀佛”之声。

华山派众人见到这等情景，尽皆诧异。

岳不群心想：“恒山派向来戒律精严，这些女弟子却不知如何，竟给令狐冲这无行浪子迷得七颠八倒，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避男女之嫌，叫师兄的叫师兄，呼将军的呼将军。这小贼几时又做过将军了？当真昏天黑地，一塌糊涂。怎地恒山派的前辈也不管管？”

钟镇向两名师弟打个手势，三人各挺兵刃，向令狐冲冲去。三人均知此人不除，后患无穷，何况两番失手在他剑底，乘他突然昏迷，正是诛却此人的良机。

仪和一声呼哨，立时便有十四名女弟子排成一列，长剑飞舞，将钟镇三人挡住。这些女弟子个别武功并不甚高，但一结成阵，攻者攻，守者守，十四人便挡得住四五名一流高手。

岳不群初时原有替双方调解之意，只种种事端皆大出意料之外，既不知双方何以结怨，又对嵩山、恒山双方均生反感，心想暂且袖手旁观，静待其变。但见恒山派十四女弟子守得极为严密，钟镇等连连变招，始终没法攻近。高克新一个大意，攻得太前，反给仪清在大腿上刺了一剑，伤势虽然不重，却已鲜血淋漓，甚为狼狈。

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听得兵刃相交声叮当不绝，眼睁一线，见到仪琳脸上神色焦虑，口中喃喃念佛：“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遍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他心下感激，站了起来，低声道：“小师妹，多谢你，将剑给我。”仪琳道：“你……你别……别……”令狐冲微微一笑，从她手中接过剑来，左手扶着她肩头，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仪琳本来担心他伤势，但一觉自己肩头正承担着他身子重量，登时勇气大增，全身力气都运上右肩。

令狐冲从几名女弟子身旁走过去，第一剑挥出，高克新长剑落地，第二剑挥出，滕八公软鞭绕颈，第三剑当的一声，击上钟镇的剑刃。钟镇知他剑法奇幻，自己决非其敌，但见他站立不定，正好凭内力将他兵刃震飞，双剑相交，当即在剑上运足了内劲，猛觉自身内力急速外泄，竟收束不住。原来令狐冲的吸星大法在不知不觉间功力日深，不须肌肤相触，只要对方运劲攻来，内力便会通过兵刃而传入他体内。

钟镇大惊之下，急收长剑，跟着立即刺出。令狐冲见到他肋下空门大开，本来只须顺势一剑，即可制其死命，但手臂酸软，力不从心，只得横剑挡格。双剑相交，钟镇又是内力急泻，心跳不已，惊怒交集之下，鼓起平生之力，长剑疾刺，剑到中途，陡然转向，剑尖竟刺向令狐冲身旁仪琳的胸口。

这一招虚虚实实，后着甚多，极为阴狠，令狐冲如横剑去救，他便回剑刺其小腹，如若不救，则这一剑真的刺中了仪琳，也要叫令狐冲心神大乱，便可趁机猛下杀手。

众人惊呼声中，眼见剑尖已及仪琳胸口衣衫，令狐冲长剑蓦地翻过，压上他剑刃。

钟镇的长剑突然在半空中胶住不动，用力前送，剑尖竟没法向前推出分毫，剑刃却向上缓缓弓起，同时内力急倾而出。总算他见机极快，急忙撤剑，向后跃出，可是前力已失，后力未继，身在半空，突然软瘫，重重地直挺下来，砰的一声大响，背脊着地。这一下捱得如此狼狈，浑似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常人。他双手支地，慢慢爬起，但身子只起得一半，背心剧痛，又侧身摔倒。

滕八公和高克新忙抢过将他扶起，齐问：“师哥，怎么了？”钟镇双目盯住在令狐冲脸上，随即想起，数十年前便已威震武林的魔教教主任我行，决不能是这样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说道：“你是任我行的弟……弟子，会使吸星……吸星妖法！”高克新惊道：“师哥，你的内力给他吸去了？”钟镇道：“正是！”但身子一挺，又觉内力渐增。原来令狐冲所习吸星大法修为未深，又不是有意要吸他内力，只是钟镇突觉内劲倾泻而出，惶怖之下，以致摔得狼狈不堪。

滕八公低声道：“咱们去吧，日后再来找回场子。”钟镇将手一挥，对着令狐冲大声道：“魔教妖人，你使这等阴毒绝伦的妖法，那是与天下英雄为敌。姓钟的今日不是你对手，可是我正教的千千万万好汉，决不会屈服于你妖法的淫威之下。”说着转过身来，向岳不群拱了拱手，说道：“岳先生，这个魔教妖人，跟阁下没什么渊源吧？”

岳不群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钟镇在他面前也不敢如何放肆，说道：“真相若何，终当大白，后会有期。”带着滕高二人，径自走了。

岳不群从大门的阶石走了下来，森然道：“令狐冲，你好，原来你学了任我行的吸星妖法。”令狐冲确是学了任我行这一项功夫，虽是无意中学得，但事实如此，却

也无从置辩。

岳不群厉声道：“我问你，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是！”

岳不群厉声道：“你习此妖法，更是正教中人的公敌。今日你身上有伤，我不来乘人之危。第二次见面，不是我杀了你，便是你杀了我。”侧身向众弟子道：“这人是你们的死敌，哪一个对他再有昔日的同门之情，那便自绝于正教门下。大家听到了没有？”众弟子齐声应道：“是！”岳不群见女儿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话，说道：“珊儿，你虽是我女儿，却也并不例外，你听到了没有？”岳灵珊低声道：“听到了。”

令狐冲本已衰弱不堪，听了这几句话，更觉双膝无力，当的一声，长剑落地，身子慢慢垂了下去。

仪和站在他身旁，伸臂托在他右肋下，说道：“岳师伯，这中间必有误会，你没查问明白，便如此绝情，可忒也鲁莽了。”岳不群道：“有什么误会？”仪和道：“我恒山派众人被魔教妖人所辱，全仗这位令狐吴将军援手救命。他若是魔教教下，怎么会来帮我们去跟魔教为敌？”她听仪琳叫他“令狐师兄”，岳不群又叫“令狐冲”，自己却只知他是“吴将军”，只好两个名字一起叫了。

岳不群道：“魔教妖人诡计多端，你们可别上了他的当。贵派众位南来，是哪一位师太为首？”他想这些年轻的尼姑、姑娘们定是为令狐冲的花言巧语所惑，只有见识广博的前辈师太，方能识破他的奸计。

仪和凄然道：“我师定静师太，不幸为魔教妖人所害。”

岳不群和岳夫人都“啊”的一声，甚感惊惋。

便在此时，长街彼端一个中年尼姑快步奔来，说道：“白云庵信鸽有书传到。”走到仪和面前，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竹筒，双手递将过去。

仪和接过，拔开竹筒一端的木塞，倒出一个布卷，展开一看，惊叫：“啊哟，不好！”恒山派众弟子听得白云庵有书信到来，早就纷纷围拢，见仪和神色惊惶，忙问：“怎么？”“师父信上说什么？”“什么事不好？”仪和道：“师妹你瞧。”将布卷递给仪清。

仪清接了过来，朗声诵读布卷上的文字：“余与定逸师妹，被困于龙泉铸剑谷。”又道：“这是掌门师叔的……的血书。她老人家怎地到了龙泉？”

仪真道：“咱们快去！”仪清道：“却不知敌人是谁？”仪和道：“管他是什么凶神恶煞，咱们急速赶去。便是要死，也和师叔死在一起。”

仪清心想：“两位师叔的武功何等了得，尚且被困，咱们这些人赶去，多半也无济于事。”拿着血书，走到岳不群身前，躬身说道：“岳师伯，我们掌门师叔来信，说道：‘被困于龙泉铸剑谷。’请师伯念在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之谊，设法相救。”

岳不群接过书信，看了一眼，沉吟道：“定闲师太和定逸师太怎地会去浙南？她二位武功卓绝，怎么会遭敌人所困，这可奇了？这通书信，可是师太亲笔么？”仪清道：“确是我掌门师叔亲笔。只怕她老人家已受了伤，仓促之际，蘸血书写。”岳不群道：“不知敌人是谁？”仪清道：“多半是魔教中人，否则敝派也没什么仇敌。”岳不群斜眼向令狐冲瞧去，缓缓地道：“说不定是魔教妖人假造书信，诱你们去自投罗网。妖人诡计层出不穷，不可不防。”顿了一顿，又道：“这事可须查个明白，从长计议才是。”

仪和朗声叫道：“师叔有难，急如星火，快去救援要紧。仪清师妹，咱们速速赶去，岳师伯没空，多求也是无用。”仪真也道：“不错，倘若迟到了一刻，那可是千古之恨。”恒山派见岳不群推三阻四，不顾义气，都心头有气。

仪琳道：“令狐师兄，你且在福州养伤，我们去救了师父、师伯回来，再来探你。”令狐冲大声道：“大胆毛贼又在害人，本将军岂能袖手旁观？大伙儿一同前去救人便了。”仪琳道：“你身受重伤，怎能赶路？”令狐冲道：“本将军为国捐躯，马革裹尸，何足道哉？去，去，快去。”

恒山众弟子本来全无救师尊脱险的把握，有令狐冲同去，胆子便大了不少，登时都脸现喜色。仪真道：“那可多谢你了。我们去找坐骑给你乘坐。”

令狐冲道：“大家都骑马！出阵打仗，不骑马成什么样子？走啊，走啊！”他眼见师父如此绝情，心下气苦，狂气便又发作。

仪清向岳不群、岳夫人躬身说道：“晚辈等告辞。”仪和气忿忿地道：“这种人跟他客气什么？徒然多费时刻。哼，全无义气，浪得虚名，叫什么‘君子剑’，还不如……”仪清喝道：“师姊，别多说啦！”

岳不群笑了笑，只当没听见。

劳德诺闪身而出，喝道：“你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什么？我五岳剑派本来同气连枝，一派有事，四派共救。可是你们和令狐冲这魔教妖人勾结在一起，行事鬼鬼祟祟，我师父自要考虑周详。你们先得把令狐冲这妖人杀了，表明清白。否则我华山派可不能跟你恒山派同流合污。”

仪和大怒，踏前一步，手按剑柄，朗声问道：“你说什么‘同流合污’？”劳德诺道：“你们跟魔教勾勾搭搭，那便是同流合污了。”仪和怒道：“这位令狐大侠见义勇为，急人之难，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丈夫，哪像你们这种人，自居豪杰，其实却是见死不救、临难苟免的伪君子！”

岳不群外号“君子剑”，华山门下最忌的便是“伪君子”这三字。劳德诺听她言语中显在讥讽师父，刷的一声，长剑出鞘，直指仪和咽喉。这一招正是华山剑法中的妙招“有风来仪”。仪和没料到他竟会突然出手，不及拔剑招架，剑尖已及其喉，一声惊呼。跟着寒光闪动，七柄长剑已齐向劳德诺刺到。

劳德诺忙回剑招架，可是只架开了刺向胸膛的一剑，嗤嗤声响，恒山派的六柄长剑已在他衣衫上划了六道口子，每一道口子都有一尺来长。总算恒山派弟子并没想取他性命，每一剑都及身而止，只郑萼功夫较浅，出剑轻重拿捏不准，划破他右臂袖子之后，剑尖又刺伤了他右臂肌肤。劳德诺大惊，急向后跃，啪的一声，怀中掉下一本册子。

日光照耀下，人人瞧得清楚，只见册子上写着“紫霞秘笈”四字。

劳德诺脸色大变，急欲上前抢还。令狐冲叫道：“阻住他！”仪和这时已拔剑在手，刷刷连刺三剑。劳德诺举剑架开，却进不得一步。

岳灵珊道：“爹，这本秘笈，怎地在二师哥身上？”

令狐冲大声问道：“劳德诺，六师弟是你害死的，是不是？”

那日华山绝顶上六弟子陆大有遭害，《紫霞秘笈》失踪，始终是一绝大疑团，不

料此刻恒山女弟子割断了劳德诺衣衫的带子，又划破了他口袋，这本华山派镇山之宝的内功秘笈竟掉了出来。

劳德诺喝道：“胡说八道！”突然矮身疾冲，闯入了一条小胡同中，飞奔而去。

令狐冲愤极，发足追去，只奔出几步，便一晃倒地。仪琳和郑萼忙奔过去扶起。

岳灵珊拾起册子，交给父亲，道：“爹，原来是给二师哥偷了去的。”

岳不群脸色铁青，接过一看，果然便是本派历祖相传的内功秘笈，幸喜书页完整，未遭损坏，恨恨地道：“都是你不好，拿了去给人，才会给劳德诺偷去。”

仪和口舌上不肯饶人，大声道：“这才叫同流合污呢！”

于嫂走到令狐冲跟前，问道：“令狐大侠，觉得怎样？”令狐冲咬牙道：“我师弟给这奸贼害死了，可惜追他不上。”见岳不群及众弟子转身入内，掩上了镖局大门，心想：“师父的大弟子学了魔教阴毒武功，二弟子又是个戕害同门、偷盗秘本的恶贼，难怪他老人家气恼！”说道：“尊师被困，事不宜迟，咱们火速去救人要紧。劳德诺这恶贼，迟早会撞在我手里。”于嫂道：“你身上有伤，如此……如此……唉，我不会说……”她是佣妇出身，此时在恒山派中虽身分已然不低，武功也自不弱，但知识有限，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感激才好。

令狐冲道：“咱们快去骡马市上，见马便买。”掏出怀中金银，交给于嫂。

但市上买不够马匹，身量较轻的女弟子便二人共骑，出福州北门，向北飞驰。

奔出十余里，只见一片草地上有数十匹马放牧，看守的是六七名兵卒，当是军营中的官马。令狐冲道：“去把马抢过来！”于嫂忙道：“这是军马，只怕不妥。”令狐冲道：“救人要紧，皇帝的御马也抢了，管他什么妥不妥。”仪清道：“得罪了官府，只怕……”令狐冲大声道：“救师尊要紧，还是守王法要紧？去他奶奶的官府不官府！我吴将军就是官府。将军要马，小兵敢不奉号令吗？”仪和道：“正是。”令狐冲叫道：“把这些兵卒点倒了，拉了马走。”仪清道：“拉十二匹就够了。”令狐冲叫道：“尽数都拉了来，路上好换骑！”

他呼号喝令，自有一番威严。自从定静师太逝世后，恒山派弟子凄凄惶惶，六神无主，听令狐冲这么一喝，众人便拍马冲前，随手点倒几名牧马的兵卒，将几十匹马都拉了过来。

那些兵卒从未见过如此无法无天的尼姑和姑娘们，只叫得一两句“干什么？”“开什么玩笑？”已摔在地下，动弹不得。

众弟子抢到马匹，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大为兴奋。大家贪新鲜，都跃到官马之上，疾驰一阵。中午时分，来到一处市镇上打尖。

镇民见一群女子和尼姑带了大批马匹，其中却混着一个男人，无不大为诧异。

吃过素餐粉条，仪清取钱会账，低声道：“令狐师兄，咱们带的钱不够了。”适才在骡马市上买马，众人救师心切，哪有心情讨价还价，已将银两使了个干净，只剩下些铜钱。令狐冲道：“郑师妹，你和于嫂牵一匹马去卖了，官马却不能卖。”郑萼答应了，牵了马和于嫂到市上去卖。众弟子掩嘴偷笑，均想：“于嫂倒也罢了，郑萼这样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居然在市上卖马，倒也稀罕得很。”但郑萼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来到福建没多日，天下最难讲的福建话居然已给她学会了几百句，不久便卖了马，拿

了钱来付账。

傍晚时分，在山坡上遥遥望见一座大镇，屋宇鳞比，至少有七八百户人家。众人到镇上吃了饭，将卖马钱会了钞，已没剩下多少。郑萼兴高采烈，笑道：“明儿咱们再卖一匹。”令狐冲低声道：“你到街上打听打听，这镇上最有钱的财主是谁，最坏的坏人是谁。”

郑萼点点头，拉了秦绢同去，过了小半个时辰，回来说道：“本镇只一个大财主，姓白，外号叫做白剥皮，又开当铺，又开米行。这人外号叫做白剥皮，想来为人也好不了。”令狐冲笑道：“今儿晚上，咱们去跟他化缘。”郑萼道：“这种人最是小气，只怕化不到什么钱米。”令狐冲微笑不语，隔了一会，说道：“大伙儿上路吧。”

众人眼见天色已黑，但想师尊有难，原该不辞辛劳，连夜赶路的为是，当即出镇向北。行不数里，令狐冲道：“行了，咱们便在这里歇歇。”众人依言在一条小溪边坐地休息。

令狐冲闭目养神，过了大半个时辰，睁开眼来，向于嫂和仪和道：“你们两位各带六位师妹，到白剥皮家去化缘，郑师妹带路。”于嫂和仪和等心中奇怪，但还是答应了。

令狐冲道：“至少得化五百两银子，最好是二千两。”仪和大声道：“啊哟，哪能化到这么多？”令狐冲道：“小小二千两银子，本将军还不瞧在眼里呢。二千两，咱们自己使一千，余下一千分了给镇上穷人。”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面面相觑。仪和道：“你是……是要咱们劫富济贫？”令狐冲道：“劫是不劫的，咱们是化富济贫。咱们几十个人，身边凑起来也没几两银子，那是穷得到了姥姥家啦。不请富家大举布施，来周济咱们这些贫民，怎到得了龙泉铸剑谷哪？”

众人听到“龙泉铸剑谷”五字，更无他虑，都道：“这就化缘去！”

令狐冲道：“这种化缘，只怕你们从来没化过，法子有点儿小小不同。你们脸上用帕子蒙了起来，跟白剥皮化缘之时，也不用开口，见到金子银子，随手化了过来便是。”郑萼笑道：“要是他不肯呢？”令狐冲道：“那就太也不识抬举了。恒山派门下英杰，都是武林中非同小可之辈，旁人便用八人大轿来请，轻易也请不到你们上门化缘，是不是？白剥皮只不过是小小镇上的一个土豪劣绅，在武林中有什么名堂位份？居然有十五位恒山派高手登门造访，大驾光临，那不是给他脸上贴金么？他倘若当真瞧你们不起，那也不妨跟他动手过招，比划比划。也不必倚多为胜，尽管公公道道，单打独斗，且看是白剥皮的武功厉害，还是咱们恒山派郑师妹的拳脚了得。”

他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了起来。群弟子中几个老成持重的如仪清等人，心下隐隐觉得不妥，暗想恒山派戒律精严，戒偷戒盗，这等化缘，未免犯戒。但仪和、郑萼等已快步而去，那些心下不以为然的，也已来不及再说什么。

令狐冲一回头，只见仪琳一双妙目正注视着自己，微笑道：“小师妹，你说不对么？”仪琳避开他眼光，低声道：“我不知道。你说该这么做，我……我想总是不错的。”令狐冲道：“那日我想吃西瓜，你不也曾去田里化了一个来吗？”

仪琳脸上一红，想起了当日和他在旷野共处的那段时光，便在此时，天际一个流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闪烁而过。令狐冲道：“你记不记得心中许愿的事？”仪琳低

声道：“怎么不记得？”她转过头来，说道：“令狐师兄，这样许愿真的很灵。”令狐冲道：“是吗？你许了个什么愿？”

仪琳低头不语，心中想：“我许过几千几百个愿，盼望能再见你，真的又见到你了。”

突然远远传来马蹄声响，一骑马自南疾驰而来，正是来自于嫂、仪和她们一十五人的去路，但她们去时并未乘马，难道出了什么事？众人都站了起来，向马蹄声来处眺望。

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叫道：“令狐冲，令狐冲！”令狐冲心头大震，那正是岳灵珊的声音，叫道：“小师妹，我在这里！”仪琳身子一颤，脸色苍白，退开一步。

黑暗中一骑白马急速奔来，奔到离众人数丈处，那马一声长嘶，人立起来，这才停住，显是岳灵珊突然勒马。令狐冲见她来得仓促，暗觉不妙，叫道：“小师妹！师父、师母没事吗？”岳灵珊骑在马上，月光斜照，虽只见到她半边脸庞，却也瞧见她铁青着脸，只听她大声道：“谁是你师父、师母？我爹爹妈妈，跟你又有甚相干？”

令狐冲胸口犹如给人重重打了一拳，身子晃了晃，本来岳不群对他十分严厉，但岳夫人和岳灵珊始终顾念旧情，没令他难堪，此刻听她如此说，不禁凄然道：“是，我已给逐出华山派门墙，无福再叫师父、师娘了。”岳灵珊道：“你既知不能叫，又挂在嘴上干什么？”令狐冲垂头不语，心如刀割。

岳灵珊哼了一声，纵马上前数步，说道：“拿来！”伸出了右手。令狐冲有气没力地道：“什么？”岳灵珊道：“到这时候还在装腔作势，能瞒得了我么？”突然提高嗓子，叫道：“拿来！”令狐冲摇头道：“我不明白。你要什么？”岳灵珊道：“要什么？要林家的《辟邪剑谱》！”令狐冲大奇，道：“《辟邪剑谱》？你怎会向我要？”

岳灵珊冷笑道：“不问你要，却问谁要？那件袈裟，是谁从林家老宅中抢去的？”令狐冲道：“是嵩山派的两个家伙，一个叫什么‘白头仙翁’卜沉，一个叫‘秃鹰’沙天江。”岳灵珊道：“这姓卜姓沙的两个家伙，是谁杀的？”令狐冲道：“是我。”岳灵珊道：“那件袈裟，又是谁拿了？”令狐冲道：“是我。”岳灵珊道：“那么拿来！”

令狐冲道：“我受伤晕倒，蒙师……师……蒙你母亲所救。此后这件袈裟，便不在我身上。”岳灵珊仰起头来，打个哈哈，声音中却无半分笑意，说道：“依你说来，倒是我娘吞没了？这等卑鄙无耻的话，亏你说得出口！”令狐冲道：“我决没说是你母亲吞没。老天在上，令狐冲心中，可没半分对你母亲不敬之意。我只是说……只是说……”岳灵珊道：“什么？”令狐冲道：“你母亲见到这件袈裟，得知是林家之物，自然交给了林师弟。”

岳灵珊冷冷地道：“我娘怎会来搜你身上之物？就算要交还林师弟，是你拚命夺来的物事，哼哼，你醒过来后，自己不会交还么？怎会不让你做这个人情？”

令狐冲心道：“此言有理。难道这袈裟又给人偷去了？”心中一急，背上登时出了一身冷汗，说道：“既是如此，其中必有别情。”将衣衫抖了抖，说道：“我全身衣物，俱在此处，你如不信，尽可搜检。”

岳灵珊又一声冷笑，说道：“你这人精灵古怪，拿了人家的物事，难道会藏在自己身上？再说，你手下这许多尼姑和尚、不三不四的女人，哪一个不会代你收藏？”

岳灵珊如此审犯人般对付令狐冲，恒山派群弟子早已俱都忿忿不平，待听她如此说，登时有几人齐声叫了出来：“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三不四的女人！”“这里有什么和尚了？”“你自己才不三不四！”

岳灵珊手持剑柄，大声道：“你们是佛门弟子，纠缠着一个大男人，跟他日夜不离，那还不是不三不四？呸！好不要脸！”

恒山群弟子大怒，刷刷刷之声不绝，七八人都拔出了长剑。

岳灵珊一按剑上簧扣，刷的一声，长剑出鞘，叫道：“你们要倚多为胜，杀人灭口，尽管上来！岳姑娘怕了你们，也不是华山门下弟子了！”

令狐冲左手一挥，止住恒山群弟子，叹道：“你始终见疑，我也没法可想。劳德诺呢？你怎不去问问他？他既会偷《紫霞秘笈》，说不定这件袈裟也是给他偷去了？”岳灵珊大声道：“你要我去问劳德诺是不是？”令狐冲奇道：“正是！”岳灵珊喝道：“好，那你上来取我性命便是！你精通林家的辟邪剑法，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对手！”令狐冲道：“我……我怎会伤你？”岳灵珊道：“你要我去问劳德诺，你不杀了我，我怎能去阴世见着他？”

令狐冲又惊又喜，说道：“劳德诺他……他给师……师……给你爹爹杀了？”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华山门下除了自己之外，要数他武功最强，若非岳不群亲自动手，旁人也除不了他。此人害死陆大有，自己恨之入骨，听说已死，实是一件大喜事。

岳灵珊冷笑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你杀了劳德诺，又为何不认？”令狐冲奇道：“你说是我杀的？倘若真是我杀的，却何必不认？此人害死六师弟，早就死有余辜，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岳灵珊大声道：“那你为什么又害死八师哥？他可没得罪你啊，你……你好狠心！”

令狐冲更大吃一惊，颤声道：“八师弟跟我向来很好，我……我怎会杀他？”岳灵珊道：“你……你自从跟魔教妖人勾结之后，行为反常，谁又知道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八师哥，你……你……”说到这里，不禁垂下泪来。令狐冲踏前一步，说道：“小师妹，你可别胡乱猜想。八师弟他年纪轻轻，和人无冤无仇，别说是我，谁都不会忍心害他。”岳灵珊柳眉突然上竖，厉声道：“那你又为什么忍心杀害小林子？”

令狐冲大惊失色，道：“林师弟……他……他也死了？”岳灵珊道：“现下还没死，你一剑没砍死他，可是……可是谁也不知他……他……能不能好。”说到这里，呜咽起来。令狐冲舒了口气，问道：“他受伤很重，是吗？他自然知道是谁砍他的。他怎么说？”岳灵珊道：“世上又有谁像你这般狡猾？你在他背后砍他，他……他背后又没生眼睛。”

令狐冲心头酸苦，气不可遏，拔出腰间长剑，一提内力，运动于臂，呼的一声，掷了出去。那剑平平飞出，削向一株径长尺许的大乌柏树，剑刃拦腰而过，将那大树居中截断。半截大树摇摇晃晃地摔将下来，砰的一声巨响，地下飞沙走石，尘土四溅。

岳灵珊见到这等威势，情不自禁地勒马退了两步，说道：“怎么？你学会了魔教妖法，武功厉害，向我显威风么？”

令狐冲摇头道：“我如要杀林师弟，不用在他背后动手，更不会一剑砍他不死。”

岳灵珊道：“谁知你心中打什么鬼主意了？哼，定是八师哥见到你的恶行，你这

才杀他灭口，还将他面目剥得稀烂，便如你对付二……劳德诺一般。”

令狐冲沉住了气，情知这中间定有一件自己眼下猜想不透的大阴谋，问道：“劳德诺的面目，也给人剥得稀烂了？”岳灵珊道：“是你亲手干下的好事，难道自己不知道？却来问我！”令狐冲道：“华山派门下，更有何人受到损伤？”岳灵珊道：“你杀了两个，伤了一个，这还不够么？”

令狐冲听她这般说，知华山派中并没旁人受到伤害，心下略宽，寻思：“这是谁下的毒手？”突然间心中一凉，想起任我行在杭州孤山梅庄所说的话来，他说自己倘若不允加入魔教，便要将华山派尽数屠灭，莫非他已来到福州，起始向华山派下手？急道：“你……你快回去，禀告你爹爹、妈妈，恐怕……恐怕是魔教的大魔头来对华山派痛下毒手了。”

岳灵珊扁了扁嘴，冷笑道：“不错，确是魔教的大魔头在对我华山派痛下毒手。不过这个大魔头，以前却是华山派的。这才叫做养虎贻患，恩将仇报！”

令狐冲只有苦笑，心想：“我答允去龙泉相救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可是我师父、师娘他们又面临大难，这可如何是好？倘若真是任我行施虐，我自然也决不是他敌手，但恩师、师娘有难，纵然我赶去徒然送死，无济于事，也当和他们同生共死。事有轻重，情有亲疏，恒山派的事，只好让她们自己先行料理了。要是能阻挡了任我行，当再赶去龙泉赴援。”他心意已决，说道：“今日自离福州之后，我跟恒山派的这些师姊们一直在一起，怎么分身去杀八师弟、劳德诺？你不妨问问她们。”

岳灵珊道：“哼，我问她们？她们跟你同流合污，难道不会跟你圆谎么？”

恒山众弟子一听，又有七八个叫嚷起来。几个出家人言语还算客气，那些俗家弟子却骂得甚是尖刻。

岳灵珊勒马退开几步，说道：“令狐冲，小林子受伤极重，昏迷之中仍挂念剑谱，你如还有半点人性，便该将剑谱还了给他。否则……否则……”令狐冲道：“你瞧我真是如此卑鄙无耻之人么？”岳灵珊怒道：“你若不卑鄙无耻，天下再没卑鄙无耻之人了！”

仪琳在旁听着二人对答之言，心中激动，这时再也忍不住，说道：“岳姑娘，令狐师兄对你好得很。他心中对你实在是真心诚意，你为什么这样凶地骂他？”岳灵珊冷笑道：“他对我好不好，你是出家人，又怎么知道了？”仪琳突然感到一阵骄傲，只觉令狐冲受人冤枉诬蔑，自己纵然百死，也要为他辩白，至于佛门中的清规戒律，日后师父如何责备，一时全都置之脑后，当即朗声说道：“是令狐师兄亲口跟我说的。”岳灵珊道：“哼，他连这种事也对你说。他……他就是想对我好，这才出手加害林师弟。”

令狐冲叹了口气，说道：“仪琳师妹，不用多说了。贵派的天香断续胶和白云熊胆丸治伤大有灵效，请你给一点我师……给一点岳姑娘，让她带去救人治伤。”

岳灵珊一抖马头，转身而去，说道：“你一剑斩他不死，还想再使毒药么？我才不上你当。令狐冲，小林子倘若好不了，我……我……”说到这里，语音已转成了哭声，急抽马鞭，疾驰向南。

令狐冲听着蹄声渐远，心中一片酸苦。

秦绢道：“这女人这等泼辣，让她那个小林子死了最好。”仪真道：“秦师妹，咱

们身在佛门，慈悲为怀，这位姑娘虽然不是，却也不可咒人死亡。”

令狐冲心念一动，道：“仪真师妹，我有一事相求，想请你辛苦一趟。”仪真道：“令狐师兄但有所命，自当遵依。”令狐冲道：“不敢。那个姓林之人，是我的同门师弟，据那位岳姑娘说受伤甚重。我想贵派的金创药灵验无比……”仪真道：“你要我送药去给他，是不是？好，我这就回福州城去，仪灵师妹，你陪我同去。”令狐冲拱手道：“有劳两位师妹大驾。”仪真道：“令狐师兄一直跟咱们在一起，怎会去杀人了？这等冤枉人，我们也须向岳师伯分说分说。”

令狐冲摇头苦笑，心想师父只当我已然投入魔教麾下，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哪还能信你们的话？眼见仪真、仪灵二人驰马而去，心想：“她们对我的事如此热心，我若撇下她们，回去福州，此心何安？何况定闲师太她们确是为敌所困，而任我行是否来到福州，我却一无所知……”见秦绢过去拾起斩断大树的长剑，给他插入腰间剑鞘，忽然想起：“我说如要杀死林平之，何必背后斩他？又岂会一剑斩他不死？倘若下手之人是任我行，他更怎会一剑斩他不死？那定是另有其人了。只须不是任我行，我师父怕他何来？”

想到此节，心下登时一宽，只听得远处脚步声响，听来人数目，当是于嫂她们化缘回来了。果然过不多时，仪和等十五人奔到跟前。于嫂说道：“令狐少侠，咱们化……化了不少金银，可使不了……使不了这许多。黑夜之中，也不能分些去救济贫苦。”仪和道：“这当儿去龙泉要紧。济贫的事，慢慢再办不迟。”转头向仪清道：“刚才道上遇到了个年轻女子，你们见到没有？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却跟我们动上了手。”

令狐冲惊道：“跟你们动上了手？”仪和道：“是啊。黑暗之中，这女子骑马冲来，一见到我们，便骂什么不三不四的尼姑，什么也不怕丑。”令狐冲暗暗叫苦，忙问：“她受伤重不重？”仪和奇道：“咦，你怎知她受了伤？”令狐冲心想：“她这样骂你们，你又是这等火爆霹雳的脾气，她一个对你们一十五人，岂有不受伤的？”又问：“她伤在哪里？”

仪和道：“我先问她，为什么素不相识，一开口就骂人？她说：‘哼，我才识得你们呢。你们是恒山派中一群不守清规的尼姑。’我说：‘什么不守清规？胡说八道，你嘴里放干净些。’她马鞭一扬，不再理我，喝道：‘让开！’我伸手抓住了她马鞭，也喝道：‘让开！’这样便动起手来啦。”

于嫂道：“她拔剑出手，咱们便瞧出她是华山派的，黑暗之中当时看不清面貌，后来认出好像便是岳先生的小姐。我急忙喝阻，可是她手臂上已中了两处剑伤，却也不怎么重。”

仪和笑道：“我可早认出来啦。他们华山派在福州城中，对令狐师兄好生无礼，咱们恒山派有难，又都袖手不理，全没义气，全没心肝。我有心要她吃些苦头。”郑萼道：“仪和师姊对这岳姑娘确是手下留情，那一招‘金针渡劫’砍中了她左膀，只轻轻一划，便收了转来，若是真打哪，还不卸下了她一条手臂。”

令狐冲心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师妹心高气傲，素来不肯认输，今晚这一战定然认为是毕生奇耻大辱，多半还要怪在自己头上。一切都是运数使然，那也无可如何，好在她受伤不重，料想当无大碍。

郑萼早瞧出令狐冲对这岳姑娘关心殊甚，说道：“咱们倘若早知是令狐师兄的师妹，就让她骂上几句也没什么，偏生黑暗之中什么也瞧不清楚。日后见到，倒要向她赔个罪才是。”仪和气忿忿地道：“赔什么罪？咱们又没得罪她，是她一开口就骂人。走遍天下，也没这个道理！”

令狐冲道：“几位化到了缘，咱们走吧。那白剥皮怎样？”他心中难过，不愿再提岳灵珊之事，便岔开了话题。

仪和等人说起化缘之事，大为兴奋，登时滔滔不绝，还道：“平时向财主化缘，要化一两二两银子也为难得紧，今晚却一化便是几千两。”郑萼笑道：“那白剥皮躺在地下，又哭又嚷，说道几十年心血，一夜之间便化为流水。”秦绢笑道：“谁叫他姓白呢？他去剥人家的皮，搜刮财物，到头来还是白白的一场空。”

众人笑了一阵，但不久便想起二位师尊被困，心情又沉重起来。

令狐冲道：“咱们盘缠有了着落，这就赶路吧！”

二十五 闻讯

一行人纵马疾驰，每天只睡一两个时辰，沿途毫无耽搁，数日后便到了浙南龙泉。令狐冲给卜沉和沙天江二人砍伤，流血虽多，毕竟只皮肉之伤。他内力浑厚，兼之内服外敷恒山派的治伤灵药，到得浙江境内时已好了大半。

众弟子心下焦急，甫入浙境便即打听铸剑谷的所在，但沿途乡人均无所知。到得龙泉城内，见铸刀铸剑铺甚多，可是向每家刀剑铺打听，竟没有一个铁匠知道铸剑谷的所在。众人大急，再问可见到两位年老尼姑，有没听到附近有人争斗打架。众铁匠都说并没听到有什么人打架，至于尼姑，那是常常见到的，城西水月庵中便有好几个尼姑，却也不怎么老。

众人问明水月庵的所在，当即驰马前往，到得庵前，只见庵门紧闭。

郑萼上前打门，半天也没人出来。仪和见郑萼又打了一会门，没听见庵中有丝毫声音，不耐再等，便即拔剑出鞘，越墙而入。仪清跟着跃进。仪和道：“你瞧，这是什么？”指着地下。只见院子中有七八枚亮晶晶的剑头，显是给人用利器削下来的。仪和叫道：“庵里有人么？”寻向后殿。仪清拔门开门，让令狐冲和众人进来。她拾起一枚剑头，交给令狐冲道：“令狐师兄，这里有人动过手。”

令狐冲接过剑头，见断截处极是光滑，问道：“定闲、定逸两位师伯，使的可是宝剑么？”仪清道：“她二位老人家都不使宝剑。掌门师叔曾道，只须剑法练得到了家，便木剑竹剑，也能克敌制胜。她老人家又道，宝刀宝剑太过霸道，稍有失手，便取人性命，残人肢体……”令狐冲沉吟道：“那么这不是两位师伯削断的？”仪清点了点头。

只听得仪和在后殿叫道：“这里又有剑头。”众人跟着走向后殿，见殿堂中地下桌上，到处积了灰尘。天下尼庵佛堂，必定洒扫十分干净，这等尘封土积，至少也有数日没人居住了。令狐冲等又来到庵后院子，只见好几株树木为利器劈断，检视断截之处，当也已历时多日。后门洞开，门板飞出在数丈之外，似是给人踢开的。

后门外一条小径通向群山，走出十余丈后，便分为两条岔路。

仪清叫道：“大伙儿分头找找，且看有无异状。”过不多时，秦绢在右首的岔路上叫了起来：“这里有一枚袖箭。”又有一人跟着叫道：“铁锥！有一枚铁锥。”眼见这条小路通入一片丘陵起伏的群山，众人当即向前疾驰，沿途不时见到暗器和断折的刀剑，草丛间尚有干了的大片血渍。

突然之间，仪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从草丛中拾起一柄长剑，向令狐冲道：“本门的兵器！”令狐冲道：“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和人相斗，定是向这里过去。”众人皆知掌门人和定逸师太定是斗不过敌人，从这里逃了下去，令狐冲这么说，不过措词冠

晃些而已。眼见一路上散满了兵刃暗器，料想这场争斗定然十分惨烈，事隔多日，不知是否还来得及相救。众人忧心忡忡，发足急奔。

山路越走越险，盘旋而上，绕入了后山。行得数里，遍地皆是乱石，已无道路可循。恒山派中武功较低的弟子仪琳、秦绢等已然堕后。

又走一阵，山中更无道路，亦不再见有暗器等物指示方向。

众人正没做理会处，突见左侧山后有浓烟升起。令狐冲道：“咱们快到那边瞧瞧。”疾向该处奔去。但见浓烟越升越高，绕过一处山坡后，眼前好大一个山谷，谷中烈焰腾空，柴草烧得劈啪作响。令狐冲隐身石后，回身挥手，叫仪和等人不可作声。

便在此时，听得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叫道：“定闲、定逸，今日送你们一起上西方极乐世界，得证正果，不须多谢我们啦。”令狐冲心中一喜：“两位师太并未遭难，幸喜没来迟。”又有一个男子声音叫道：“东方教主好好劝你们归降投诚，你们偏偏固执不听，自今而后，武林中可再没恒山一派了。”先前那人叫道：“你们可怨不得我日月神教心狠手辣，只好怪自己顽固，累得许多年轻弟子枉自送了性命，实在可惜。哈哈，哈哈！”

眼见谷中火头越烧越旺，显是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已给困在火中，令狐冲执剑在手，提一口气，长声叫道：“大胆魔教贼子，竟敢向恒山派众位师太为难。五岳剑派的高手们四方来援，贼子还不投降？”口中叫嚷，向山谷冲了下去。

一到谷底，便是柴草阻路，枯枝干草堆得两三丈高，令狐冲更不思索，踊身从火堆中跳将进去。幸好火圈之中的柴草燃着的还不甚多，他抢前几步，见有两座石窑，却不见有人，便叫：“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恒山派救兵来啦！”

这时仪和、仪清、于嫂等众弟子也在火圈外纵声大呼，大叫：“师父、师叔，弟子们都到了。”跟着敌人呼叱之声大作：“一起都宰了！”“都是恒山派的尼姑！”“虚张声势，什么五岳剑派的高手。”随即兵刃相交，恒山派众弟子和敌人交上了手。

只见窑洞口中一个高大人影钻了出来，满身血迹，正是定逸师太，手执长剑，当门而立，虽衣衫破烂，脸有血污，但这么一站，仍神威凛凛，不失一代高手的气派。

她一见令狐冲，怔了一怔，道：“你……你是……”令狐冲道：“弟子令狐冲。”定逸师太道：“我正识得你是令狐冲！”她在衡山群玉院外，曾隔窗见过令狐冲一面。令狐冲道：“弟子开路，请众位一齐冲杀出去。”俯身拾起一根长条树枝，挑动燃着的柴草。定逸师太道：“你已投入魔教……”

便在此时，只听得一人喝道：“什么人在这里捣乱！”刀光闪动，一柄钢刀在火光中劈将下来。令狐冲眼见火势甚烈，情势危急，而定逸师太对自己大有见疑之意，竟不肯随己冲出，当此情势，只有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方能救得众人脱险，当即退了一步。那人一刀不中，第二刀又复砍下。令狐冲长剑削出，嗤的一声响，将他右臂连刀一齐斩落。却听得外边一个女子尖声惨叫，当是恒山派女弟子遭了毒手。

令狐冲一惊，急从火圈中跃出，但见山坡上东一团、西一堆，数百人已斗得甚急。恒山派群弟子七人一队，组成剑阵与敌人相抗，但也有许多人落了单，不及组成剑阵，便已与敌人接战。组成剑阵的即使未占上风，一时之间也是无碍，但各自为战的凶险百出，已有两名女弟子在这顷刻之间尸横就地。

令狐冲双目向战场扫了一圈，见仪琳和秦绢二人背靠背地正和三名汉子相斗。他提气急冲过去，猛见青光闪动，一柄长剑疾刺而至。令狐冲长剑挺出，刺向那人咽喉，登即了账。几个起落，已奔到仪琳之前，一剑刺入一名汉子背心，又一剑从另一名汉子肋下通入。第三名汉子举起钢鞭，正要往秦绢头顶砸下，令狐冲长剑反迎上去，将他一条手臂齐肩卸落。

仪琳脸色惨白，露出一丝笑容，说道：“阿弥陀佛，令狐师兄。”

令狐冲放眼见于嫂为两名好手攻得甚急，纵身过去，刷刷两剑，一中小腹、一断右腕，敌方两名好手一死一伤；他回过身来，长剑到处，三名正和仪和、仪清剧斗的汉子在惨呼声中倒地不起。

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合力料理他，先杀了这厮！”三条灰影应声扑至，三剑齐出，分指令狐冲的咽喉、胸口和小腹。这三剑剑招精奇，势道凌厉，实是第一流好手的剑法。令狐冲吃了一惊，心道：“这是嵩山派剑法！难道他们竟是嵩山派的？”

他心念只这么一动，敌人三柄长剑的剑尖已逼近他三处要害。令狐冲运起“独孤九剑”中“破剑式”要诀，长剑圈转，将敌人攻来的三剑一齐化解了，剑意未尽，又将敌人逼得退开了两步。只见左首是个胖大汉，四十来岁年纪，颧下一部短须。居中是个干瘦老者，皮色黝黑，双目炯炯。他不及瞧第三人，斜身蹿出，反手刷刷两剑，刺倒了两名正在夹攻郑萼的敌人。那三人大声吼叫，追了上来。令狐冲已打定主意：“这三人的剑法甚高，一时三刻打发不了。缠斗一久，恒山门下损伤必多。”他提起内力，足下丝毫不停，东刺一招，西削一剑，长剑到处，必有一名敌人受伤倒地，甚或中剑身亡。

那三名高手大呼追来，可是和他始终相差丈许，追赶不及。只一盏茶功夫，已有三十余名敌人死伤在令狐冲剑下，果真是当者披靡，无人能挡得住他的一招一式。敌方顷刻间损折了三十余人，强弱之势登时逆转。令狐冲每杀伤得几名敌人，恒山派女弟子便有数人缓出手来，转去相助同门，原是以寡敌众，反过来渐渐转为以强凌弱，越来越占上风。

令狐冲心想今日这一战性命相搏，决不能有丝毫容情，若不在极短时刻内杀退敌人，火势渐旺，困在石窑中的定闲师太等人便没法脱险。他奔行如飞，忽而直冲，忽而斜进，足迹所到处。丈许内的敌人无一得能幸免，过不多时，又有二十余人倒地。

定逸站在窑顶高处，见令狐冲如此神出鬼没地杀伤敌人，剑法之奇，直是生平从未所见，心喜之余，诧异中再加骇然。

余下敌人尚有四五十名，眼见令狐冲如鬼如魅，直非人力所能抵挡，蓦地里发一声喊，有二十余人向树丛中逃了进去。令狐冲再杀数人，其余各人更无斗志，也即逃个干干净净。只有那三名高手仍在他身后追逐，但相距渐远，显然也已大有怯意。

令狐冲立定脚步，转过身来，喝道：“你们是嵩山派的，是不是？”

那三人急向后跃。一个高大汉子喝道：“阁下何人？”

令狐冲不答，向于嫂等人叫道：“快拨开火路救人。”众弟子砍下树枝，扑打燃着的柴草。仪和等几名弟子已跃进火圈。枯枝干草一经着火，再也扑打不熄，但十余人合力扑打下，火圈中已开了个缺口，仪和等人从窑中扶了几名奄奄一息的尼姑出来。

令狐冲问道：“定闲师太怎样了？”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女子声音说道：“有劳挂怀！”一个中等身材的老尼从火圈中缓步而出。她月白色的衣衫上既无血迹，亦无尘土，手中不持兵刃，只左手拿着一串念珠，面目慈祥，神定气闲。令狐冲大为诧异，心想：“这位定闲师太竟如此镇定，身当大难，却没半分失态，当真名不虚传。”当即躬身行礼，说道：“拜见师太。”定闲师太合十回礼，却道：“有人偷袭，小心了。”

令狐冲应道：“是！”侧身窥敌，反手挥剑，挡开了那胖大汉子刺过来的一剑，说道：“弟子赴援来迟，请师太恕罪。”当当连声，又挡开身旁刺来的两剑。

这时火圈中又有十余名尼姑出来，更有人背负着尸体。定逸师太大踏步走出，厉声骂道：“无耻奸徒，这等狼子野心……”她袍角着火，正向上延烧，她却置之不理。于嫂过去替她扑熄。令狐冲道：“两位师太无恙，实是万千之喜。”

身后嗤嗤风响，三柄长剑同时刺到，令狐冲此刻不但剑法精奇，内功之强也已当世少有匹敌，火光浓烟之中，只一瞥之间，已知敌招来路，长剑挥出，反刺敌人手腕。那三人武功极高，急闪避过，但那高大汉子的手背还是给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涔涔。

令狐冲道：“两位师太，嵩山派是五岳剑派之首，和恒山派同气连枝，何以忽施偷袭，实令人大惑不解。”

定逸师太问道：“师姊呢？她怎么没来？”秦绢哭道：“师……师父为奸人围攻，力战圆……圆寂了……”定逸师太悲愤交集，骂道：“好贼子！”踏步上前，可是只走得两步，身子一晃，便即坐倒，口中鲜血狂喷。

嵩山派三名高手接连变招，始终奈何不了令狐冲分毫，眼见他一面跟定闲、定逸两位师太说话，只眼角微斜，反手持剑，剑招已神妙难测，倘若正面攻战，更怎能是他之敌？三人暗暗叫苦，只想脱身逃走。

令狐冲转过身来，刷刷数剑急攻，剑招之出，对左首敌人攻其左侧，对右首敌人攻其右侧，逼得三人越挤越紧。他一柄长剑将三人圈住，连攻一十八剑，那三人挡了一十八招，竟没余裕能还得一手。三人所使均是嵩山派的精妙剑法，但在“独孤九剑”的攻击之下，全无还手余地。令狐冲有心逼得他们施展本门剑法，再也无可抵赖，眼见三人满脸都是汗水，神情狰狞可怖，但剑法却并不散乱，显然每人数十年的修为，均是大非寻常。

定闲师太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赵师兄、张师兄、司马师兄，我恒山派和贵派无怨无仇，三位何以如此苦苦相逼，竟要纵火将我烧成焦炭？难道是奉了左掌门的号令吗？贫尼不明，倒要请教。”

那嵩山派三名好手正是姓赵、姓张、姓司马。三人极少在江湖上走动，只道自己身分十分隐秘，本已给令狐冲迫得手忙脚乱，忽听定闲师太叫了姓氏出来，都是一惊。呛啷、呛啷两响，两人手腕中剑，长剑落地。令狐冲剑尖指在那姓赵矮小老者喉头，喝道：“撤剑！”那老者长叹一声，说道：“天下居然有这等武功，这等剑法！赵某人栽在阁下剑底，却也不算冤枉。”手腕一振，内力到处，手中长剑断为七八截，掉在地下。

令狐冲退开几步，仪和等七人各出长剑，围住三人。

定闲师太缓缓地道：“贵派意欲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并成一个五岳派。贫尼以

恒山派传世数百年，不敢由贫尼手中而绝，拒却了贵派的倡议。此事本来尽可从长计议，何以各位竟冒充魔教，痛下毒手，要将我恒山派尽数诛灭。如此行事，那不是太霸道了些吗？”

定逸师太怒道：“师姊跟他们多说什么？一概杀了，免留后患，咳……咳……”她咳得几声，又大口吐血。

那姓司马的高大汉子道：“我们是奉命差遣，内中详情，一概不知……”那姓赵老者怒道：“任他们要杀要剐便了，你多说什么？”那姓司马的给他这么一喝，便不再说，脸上颇有惭愧之意。

定闲师太说道：“三位三十年前横行冀北，后来突然销声匿迹。贫尼还道三位已然大彻大悟，痛改前非，却不料暗中投入嵩山派，另有图谋。唉，嵩山派左掌门一代高人，却收罗了许多左道……这许多江湖异士，和同道中人为难，真是居心……唉，令人大惑不解。”她虽当此大变，仍不愿出言伤人，说话自觉稍有过份，便即转口，长叹一声，问道：“我师姊定静师太，也是伤在贵派之手吗？”

那姓司马的先前言语中露了怯意，急欲挽回颜面，大声道：“不错，那是钟师弟……”那姓赵老者“嘿”的一声，向他怒目而视。那姓司马的才知失言，兀自说道：“事已如此，还隐瞒什么？左掌门命我们分兵两路，各赴浙闽干事。”

定闲师太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左掌门已身为五岳剑派盟主，位望何等尊崇，何必定要归并五派，由一人出任掌门？如此大动干戈，伤残同道，岂不为天下英雄所笑？”定逸师太厉声道：“师姊，贼子野心，贪得无厌……你……”定闲师太挥了挥手，向那三人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遭恶报。你们去吧！相烦三位奉告左掌门，恒山派从此不再奉左掌门号令。敝派虽都是孱弱女子，却也决计不屈于强暴。左掌门并派之议，恒山派恕不奉命。”

仪和叫道：“掌门师叔，他们……他们好恶毒……”定闲师太道：“撤了剑阵！”仪和应道：“是！”长剑一举，七人收剑退开。

这三名嵩山派好手万料不到居然这么容易便获释放，不禁心生感激，向定闲师太躬身行礼，转身飞奔而去。那姓赵的老者奔出数丈，停步回身，朗声道：“请问这位剑法通神的少侠尊姓大名。在下今日栽了，不敢存报仇之望，却想得知是栽在哪一位英雄的剑底。”

令狐冲笑笑不答。仪和朗声道：“这位令狐冲令狐少侠，以前是华山派的，现今无门无派，行侠江湖，是我恒山派的好朋友！”

那老者说道：“令狐少侠剑法高妙，在下拜服！”长叹一声，转头而去。

其时火头越烧越旺，嵩山派死伤的人众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下。十余名伤势较轻的慢慢爬起走开，重伤的卧于血泊之中，眼见火势便要烧到，无力相避，有的便大声呼救。

定闲师太道：“这事不与他们相干，皆因左掌门一念之差而起。于嫂、仪清，便救他们一救。”众人知掌门人素来慈悲，不敢违拗，当下分别去检视嵩山派中死伤之辈，只要尚有气息的，便扶在一旁，取药给之敷治。

定闲师太举首向南，泪水滚滚而下，叫道：“师姊！”身子晃了两下，向前直摔下

去。

众人大惊，抢上扶起，只见她口中一道道鲜血流出，而定逸师太伤势亦重。众弟子十分惶急，不知如何是好，一齐望着令狐冲，要听他的主意。

令狐冲道：“快给两位师太服用伤药。受伤的先裹伤止血。此处火气仍烈，大伙儿到那边休息。请几位师姊师妹去找些野果或什么吃的。”众人应命，分头办事。郑萼、秦绢用水壶装了山水，服侍定闲、定逸以及受伤的众位同门喝水服药。

龙泉一战，恒山派弟子死了三十七人。众弟子想起定静师太和战死了的师姊师妹，尽皆伤感，突然有人放声大哭，余人也都哭了起来。霎时之间，山谷充满了一片悲号之声。

定逸师太厉声喝道：“死的已经死了，怎地如此想不开？大家平时学佛诵经，为的便是参悟这‘生死’两字，一副臭皮囊，又有什么好留恋的？”众弟子素知这位师太性如烈火，谁也不敢拗她之意，当下便收了哭声，但许多人兀自抽噎不止。定逸师太又道：“师姊到底如何遭难？萼儿，你口齿清楚些，给掌门人禀告明白。”

郑萼应道：“是。”站起身来，将如何仙霞岭中魔教之伏，得令狐冲援手，如何廿八铺为敌人迷药迷倒遭擒，如何定静师太为嵩山派钟镇所胁，又受蒙面人围攻，幸得令狐冲赶到杀退，而定静师太终于伤重圆寂等情，一一说了。

定逸师太道：“这就是了。嵩山派的贼子冒充魔教，胁迫师姊赞同并教之议。哼，用心好毒。倘若你们皆为嵩山派所擒，师姊便欲不允，那也不可得了。”她说到后来，已气力不继，声音渐渐微弱，喘息了一会，又道：“师姊在仙霞岭遭到围攻，便知敌人不是易与之辈，信鸽传书，要我们率众来援，不料……不料……这件事，也落在敌人算中。”

定闲师太座下的二弟子仪文说道：“师叔，你请歇歇，弟子来述说咱们遇敌的经过。”定逸师太怒道：“有什么经过？水月庵中敌人夜袭，乒乒乓乓地一直打到今日。”仪文道：“是。”仍简述数日来遇敌的情景。

原来当晚嵩山派大举来袭，各人也都蒙面，冒充是魔教教众。恒山派仓促受攻，当时大有覆没之虞，幸好水月庵也是武林一脉，庵中藏得五柄龙泉宝剑，住持清晓师太在危急中将宝剑分交定闲、定逸等御敌。龙泉宝剑削铁如泥，既将敌人兵刃削断了不少，又伤了不少敌人，这才且战且退，逃到了这山谷之中。清晓师太却因护友殉难。这山谷旧产精铁，数百年前原是铸铁之所，后来精铁采完，铸剑炉搬往别处，只剩下几座昔日炼焦的石窑。也幸得这几座石窑，恒山派才支持多日，未遭大难。嵩山派久攻不下，堆积柴草，使起火攻毒计，倘若令狐冲等来迟半日，众人势难幸免了。

定逸师太不耐烦去听仪文述说往事，双目瞪着令狐冲，突然说道：“你……你很好啊。你师父为什么将你逐出门墙？说你和魔教勾结？”令狐冲道：“弟子交友不慎，确是结识了几个魔教中的人物。”定逸师太哼了一声，道：“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

仪和道：“令狐师兄，我不敢说你师父的是非。可是他……他明知我派有难，却袖手旁观，这中间……这中间……说不定他早已赞成嵩山派的并派之议了。”

令狐冲心中一动，觉得这话也未尝无理，但他自幼崇仰恩师，心中决不敢对他存

丝毫不敬的念头，说道：“我恩师也不是袖手旁观，多半他老人家另有要事在身……这个……”

定闲师太一直在闭目养神，这时缓缓睁开眼来，说道：“敝派数遭大难，均蒙令狐少侠援手，这番大恩大德……”令狐冲忙道：“弟子稍效微劳，师伯之言，弟子可万不敢当。”定闲师太摇了摇头，道：“少侠何必过谦？岳师兄不能分身，派他大弟子前来效力，那也是一样。仪和，可不能胡言乱语，对尊长无礼。”仪和躬身道：“是，弟子不敢了。不过……不过令狐师兄已给逐出华山派，岳师伯早已不要他了。他也不是岳师伯派来的。”定闲师太微微一笑，道：“你就是不服气，定要辩个明白。”

仪和忽然叹了口气，说道：“令狐师兄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定闲师太问道：“为什么？”仪和道：“他已给逐出华山派，无所归依，如是女子，便可改入我派。他和我们共历患难，已是自己人一样……”定逸师太喝道：“胡说八道，你年纪越大，说话越像个孩子。”定闲师太微微一笑，道：“岳师兄一时误会，将来辨明真相，自会将令狐少侠重收门墙。嵩山派图谋之心，不会就此便息，华山派也正要倚仗令狐少侠呢。就算他不回华山，以他这样的胸怀武功，就是自行创门立派，也非难事。”

郑萼道：“掌门师伯说得真对。令狐师兄，华山派这些人人都对你这么凶，你就来自创一个……创个‘令狐派’给他们瞧瞧。哼，难道非回华山派不可，好稀罕么？”令狐冲脸现苦笑，道：“师伯奖饰之言，弟子何以克当？但愿恩师日后能原恕弟子过失，得许重入门墙，弟子便更无他求了。”秦绢道：“你更无他求？你小师妹呢？”

令狐冲摇了摇头，岔开话头，说道：“一众殉难的师姊遗体，咱们是就地安葬呢，还是火化后将骨灰运回恒山？”

定闲师太道：“都火化了吧！”她虽对世事看得透彻，但见这许多尸体横卧地下，都是多年相随自己的好弟子，说这句话时，声音也不免哽咽了。众弟子又有好几人哭了出来。

有些弟子已死数日，有的尸体还远在数十丈外。众弟子搬移同门尸身之时，无不痛骂嵩山派掌门左冷禅居心险恶，手段毒辣。

待诸事就绪，天色已黑，当晚众人便在荒山间露宿一宵。次晨众弟子背负了定闲师太、定逸师太以及受伤的同门，到了龙泉城内，改行水道，雇了七艘乌篷船，向北进发。

令狐冲生怕嵩山派又再在水上偷袭，随着众人北上。恒山派既有两位长辈同行，令狐冲深自收敛，再也不敢和众弟子胡说八道了。定闲师太、定逸师太等受伤本来颇为不轻，幸好恒山派治伤丸散极具神效，过钱塘江后，便已脱险境。恒山派此次元气大伤，不愿途中再生事端，尽量避开江湖人物。到得长江边上，便即另行雇船，溯江西上。如此缓缓行去，预拟到得汉口后，受伤众人便会好得十之六七，那时再舍舟登岸，折向北行，回归恒山。

这一日来到鄱阳湖畔，舟泊九江口。其时所乘江船甚大，数十人分乘两船。令狐冲晚间在后艙和艙公水手同宿。睡到半夜，忽听得江岸之上有人轻轻击掌，击了三下，停得一停，又击三下。跟着西首一艘船上也有人击掌三响，停得一停，再击三下。击掌声本来极轻，但令狐冲内力既厚，耳音随之极好，一闻异声，立即从睡梦中醒觉，

知是江湖上人物相互招呼的讯号。这些日来，他随时随刻注视水面上的动静，防人袭击，寻思：“不妨前去瞧瞧，若和恒山派无关，那是最好，否则暗中便料理了，免得惊动定闲师太她们。”

凝目往西首的船只上瞧去，果见一条黑影从数丈外跃起，到了岸上，轻功却也平平。令狐冲轻轻一纵，悄没声息地上岸，绕到东首排在江边的一列大油篓之后，掩将过去，只听一人说道：“那船上的尼姑，果然是恒山派的。”另一人道：“你说怎么办？”

令狐冲慢慢欺近，星月微光之下，只见一人满脸胡子，另一人脸形又长又尖，不但是瓜子脸，而且是张葵花子脸。只听这尖脸汉子说道：“单凭咱们白蛟帮，人数虽多，武功可及不上人家，明着动手是不成的。”那胡子道：“谁说明着动手了？这些尼姑武功虽强，水上的玩艺却未必成。明儿咱们驾船掇了下去，到得大江上，跳下水去凿穿了她们坐船，还不一一地手到擒来？”那尖脸汉子喜道：“此计大妙。咱哥儿立此大功，九江白蛟帮的万儿从此在江湖上可响得很啦。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担心。”那胡子道：“担心什么？”

那尖脸的道：“他们五岳剑派结盟，说什么五岳剑派，同气连枝。要是给莫大先生得知了，来寻咱们晦气，白蛟帮可吃不了兜着走啦。”那胡子道：“哼，这几年来咱们受衡山派的气，可也受得够啦。这一次咱们倘若不替朋友们出一番死力，下次有事之时，朋友们也不会出力相帮。这番大事干成后，说不定衡山派也会闹个全军覆没，又怕莫大先生作甚？”那尖脸的道：“好，就是这个主意。咱们去招集人手，可得拣水性儿好的。”

令狐冲一蹿而出，反转剑柄，在那尖脸的后脑一撞，那人登时晕了过去。那胡子挥拳打来，令狐冲剑柄探出，登的一声，正中他左边太阳穴。那胡子如陀螺般转了几转身，一跤坐倒。令狐冲横过长剑，削下两只大油篓的盖子，提起二人，分别塞入了油篓。油篓中装满了菜油，每一篓装三百斤，原是要次日装船，运往下游去的。这二人一浸入油篓，登时油过口鼻，冷油一激，便即醒转，咕嘟咕嘟地大口吞油。

然背后有人说道：“令狐少侠，勿伤他们性命。”正是定闲师太的声音。

令狐冲微微一惊，心想：“定闲师太何时到了身后，我竟没知晓。”当下松开按在二人头上的双手，说道：“是！”那二人头上一松，便欲跃出。令狐冲笑道：“别动！”伸剑在二人头顶一击，又将二人迫入了油篓。那二人屈膝而蹲，菜油及颈，双眼难睁，竟不知何以会处此狼狈境地。

只见一条灰影从船上跃将过来，却是定逸师太，问道：“师姊，捉到了小毛贼么？”定闲师太道：“是九江白蛟帮的两位堂主，令狐少侠跟他们开开玩笑。”她转头向那胡子道：“阁下姓易还是姓齐？史帮主可好？”那胡子正是姓易，奇道：“我……我姓易，你怎知道？咱们史帮主很好啊。”定闲微笑道：“白蛟帮易堂主、齐堂主，江湖上人称‘长江双飞鱼’，鼎鼎大名，老尼早已如雷贯耳。”

定闲师太心细如发，虽平时极少出庵，但于江湖上各门各派的人物，无一不了如指掌，否则怎能认出嵩山派中那三名为首的高手？以这姓易的胡子、这姓齐的尖脸汉子而论，在武林中只是第三四流人物，但她一见到两人容貌，便猜到了他们的身份来历。

那尖脸汉子甚是得意，说道：“如雷贯耳，那可不敢。”令狐冲手上一用力，用剑刃将他脑袋压入了油中，又再松手，笑道：“我是久仰大名，如油贯耳。”那汉子怒道：“你……你……”想要破口骂人，却又不敢。令狐冲道：“我问一句，你们就老老实实答一句，若有丝毫隐瞒，叫你‘长江双飞鱼’变成一对‘油浸死泥鳅’。”说着将那胡子也按在油中浸了一下。那胡子先自有备，没吞油入肚，但菜油从鼻孔中灌入，却也说不出的难受。

定闲和定逸忍不住微笑，均想：“这年轻人十分胡闹顽皮。但这倒也不失为逼供的好法子。”

令狐冲问道：“你们白蛟帮几时跟嵩山派勾结了？是谁叫你们来跟恒山派为难的？”那胡子道：“和嵩山派勾结？这可奇了。嵩山派英雄，咱们一位也不识啊。”令狐冲道：“啊哈！第一句话你就没老实回答。叫你喝油喝一个饱！”挺剑平按其顶，将他按入油中。这胡子虽非一流好手，武功亦不甚弱，但令狐冲浑厚的内力自长剑传到，便如千斤之重的大石压在他头顶，丝毫动弹不得。菜油没其口鼻，露出了双眼，骨碌碌地转动，甚是狼狈。

令狐冲向那尖脸汉子道：“你快说！你想做长江飞鱼呢，还是想做油浸泥鳅？”

那姓齐的道：“遇上了你这位英雄，想不做油浸泥鳅，可也办不到了。不过易大哥可没说谎，咱们确是不识得嵩山派的人物。再说，嵩山派和恒山派结盟，武林中人所共知。嵩山派怎会叫咱们白蛟帮来跟……贵派过不去？”

令狐冲松开长剑，放了那姓易的抬起头来，又问：“你说明儿要在长江之中，凿沉恒山派的座船，用心如此险恶，恒山派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定逸师太后到，本不知令狐冲何以如此对待这两名汉子，听他一说，登时勃然大怒，喝道：“好贼子，想在长江中淹死我们啊。”她恒山派门下十之八九是北方女子，全都不会水性，大江之中倘若坐船沉没，势不免葬身鱼腹，想起来当真不寒而栗。

那姓易的生怕令狐冲再将他脑袋按入油中，抢先答道：“恒山派跟我们白蛟帮本来无怨无仇。我们只是九江码头上赚水脚、走私货的一个小小帮会，又有什么能耐跟恒山派众位师太结梁子了。只不过……只不过我想大家都是佛门一脉，贵派向西而去，多半是前去应援。因此……这个……我们不自量力，起下了歹心，下次再也不敢了。”

令狐冲越听越糊涂，问道：“什么叫做佛门一脉，西去赴什么援？说得不清不楚，莫名其妙！”那姓易的道：“是，是！少林派虽不是五岳剑派之一，但我们想和尚尼姑都是一家人……”定逸师太喝道：“胡说！”那姓易的吃了一惊，自然而然地身子一缩，吞了一大口油，腻住了口，说不出话来。定逸师太忍住了笑，向那尖脸汉子道：“你来说。”

那姓齐的道：“是，是！有一个‘万里独行’田伯光，不知师太是否和他相熟？”

定逸师太大怒，心想这“万里独行”田伯光是江湖上恶名昭彰的采花淫贼，我如何会和他相熟？这厮竟敢问出这句话来，当真是莫大的侮辱，右手一扬，便要往他顶门拍落。

定闲师太伸手一拦，道：“师妹勿怒。这二位在油中耽得久了，脑筋不大清楚。且

别和他们一般见识。”问那姓齐的道：“田伯光怎么了？”那姓齐的道：“‘万里独行’田伯光田大爷，跟我们史帮主是好朋友。早几日田大爷……”定逸师太怒道：“什么田大爷？这等恶行昭彰的贼子，早就该将他杀了。你们反和他结交，足见白蛟帮就不是好人。”那姓齐的道：“是，是，是。我们不是……不是好人。”定逸师太问道：“我们只问你，白蛟帮何以要和恒山派为难，又牵扯上田伯光什么了？”田伯光曾对她弟子仪琳非礼，定逸师太一直未能杀之泄愤，心下颇以为耻，雅不愿旁人提及此人名字。

那姓齐的道：“是，是。大伙儿要救任大小姐出来，生怕正教中人帮和尚的忙，因此我哥儿俩猪油蒙了心，打起了糊涂主意，这就想对贵派下手……”

定逸师太更摸不着半点头脑，叹道：“师姊，这两个浑人，还是你来问吧。”

定闲师太微微一笑，问道：“任大小姐，可便是日月神教前教主的大小姐吗？”

令狐冲心头一震：“他们说的是盈盈？”登时脸上变色，手心出汗。

那姓齐的道：“是。田大爷……不，那田……田伯光前些时来到九江，在我白蛟帮总舵跟史帮主喝酒，说道预期十二月十五，大伙儿要大闹少林寺，去救任大小姐出来。”

定逸师太忍不住插嘴道：“大闹少林寺？你们又有多大能耐，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那姓齐的道：“是，是。我们自然是不成的。”

定闲师太道：“那田伯光脚程最快，由他来联络传讯，是不是？这件事，到底是谁在从中主持？”

那姓易的说道：“大家听得任大小姐给少林寺的贼……不，少林寺的和尚扣住了，不约而同，都说要去救人，也没什么人主持。大伙儿想起任大小姐的恩义，都说，便是为任大小姐粉身碎骨，也所甘愿。”

一时之间，令狐冲心中起了无数疑团：“他们说的任大小姐，到底是不是便是盈盈？她怎么会给少林寺的僧人扣住？她小小年纪，平素有什么恩义待人？为何这许多人一听到她有难的讯息，便都奋不顾身的去相救？”

定闲师太道：“你们怕我恒山派去相助少林派，因此要将我们坐船凿沉，是不是？”

那姓齐的道：“是，我们想和尚尼姑……这个那个……”定逸师太怒道：“什么这个那个？”那姓齐的忙道：“是，是，这个……那个……小人不敢多说。小人没说什么……”

定闲师太道：“十二月十五之前，你们白蛟帮也要去少林寺？”姓易姓齐二人齐声道：“这可得听史帮主号令。”姓齐的又道：“既然大伙儿都去，我们白蛟帮总也不能落在人家后面。”定闲师太问道：“大伙儿？到底有哪些大伙儿？”那姓齐的道：“那田……田伯光说，浙西海沙帮、山东黑风会、湘西排教……”一口气说了江湖上三十来个大大小小帮会的名字。此人武功平平，帮会门派的名称倒记得挺熟。定逸师太皱眉道：“都是些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人物，人数虽多，也未必是少林派的对手。”

令狐冲听那姓齐的所说人名中，有天河帮帮主“银髯蛟”黄伯流、长鲸岛岛主司马大，还有几人，也都是当日在五霸冈上会过的，心下更无怀疑，他们所要救的定然便是盈盈，陡然得到她的讯息，甚是欢喜，但想到她为少林派所扣押，而她曾杀过好几名少林弟子，又不禁担忧，问道：“少林派为什么要扣住这位……这位任大小姐？”那姓齐的道：“这可不知道了。多半是少林派的和尚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故意找些事

来跟大伙儿为难。”

定闲师太道：“请二位回去拜上贵帮主，便说恒山派定闲、定逸和这位朋友路过九江，没来拜会史帮主，多有失礼，请史帮主包涵则个。我们明日乘船西行，请二位大度包容，别再派人来凿沉我们的船只。”她说一句，二人便说一句：“不敢。”

定闲师太向令狐冲道：“月白风清，少侠慢慢领略江岸夜景。恕贫尼不奉陪了。”携了定逸之手，缓步回舟。

令狐冲知她有意相避，好让自己对这二人仔细再加盘问，但一时之间，心乱如麻，竟想不出更有什么话要问，在岸边走来走去，又悄立良久，只见半钩月亮映在江心，大江滚滚东去，月光颤动不已，猛然想起：“今日已是十一月下旬。他们下月十五要去少林寺，为时已然无多。少林派方证、方生两位大师待我甚好。这些人为救盈盈而去，势必和少林派大动干戈，不论谁胜谁败，双方损折必多。我何不赶在头里，求方证方丈将盈盈放出，将一场血光大灾化于无形，岂不甚好？”

又想：“定闲、定逸两位师太伤势已痊愈了大半。定闲师太外表瞧来跟寻常老尼无异，其实所知既博，见识又极高超，实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高人。由她率众北归，只要不再遇到嵩山派这样的大批强敌，该不会有什么应付不了的危难。只是我怎生向她们告辞才好？”这些日来，和这些尼姑、姑娘们共历患难，众人对他既恭敬，又亲切，于他被逐出师门、为小师妹所弃之事，虽从不提及，但神情之间，显然犹似她们自身遭此不幸一般。华山众同门中，除陆大有外，反无人待他如此亲厚，突然要中途分手，颇感难以启齿。

只听得脚步声细碎，两人缓缓走近，却是仪琳和郑萼，走到离令狐冲二三丈外，叫了声：“令狐师兄。”便停住了脚步。令狐冲迎将上去，说道：“你们也给惊醒了？”仪琳道：“令狐师兄，掌门师伯吩咐我们来跟你说……”推了推郑萼，道：“你跟他说话。”郑萼道：“掌门师伯要你说的话。”仪琳道：“你说也是一样。”

郑萼说道：“令狐师兄，掌门师伯说道，大恩不言谢，今后你不论有什么事，恒山派都供你驱策。你如要去少林寺救那位任大小姐，大家自当尽力效命。”

令狐冲大奇，心想：“我又没说要去相救盈盈，怎地定闲师太却恁地说？啊哟，是了！群雄在五霸冈上聚会，设法为我治病，那都是瞧在盈盈的份上。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定闲师太焉有不知？”想及此事，不由得脸上一红。

郑萼又道：“掌门师伯说道，此事最好不要硬来。她老人家和我师父两位，此刻已过江去了，要赶赴少林寺，去向方丈大师求情放入，请令狐师兄带同我们，缓缓前去。”

令狐冲听了这番话，登时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举目向长江中眺望，果见一叶小舟，挂起了一张小小白帆，正自向北航去，心中又感激，又觉惭愧，心想：“两位师太是佛门中有道大德，又是武林高人。她们肯亲身去向少林派求情，原是再好不过，比之我这浪迹江湖、素行不端的一介无名小卒，面子是大上百倍了。多半方证方丈能瞧着二位师太的金面，肯放了盈盈。”想到此处，心下登时一宽。

回过头来，只见那姓易、姓齐的兀自在油篓子中探头探脑，不敢爬将出来，心想这二人一片热心，为的是去救盈盈，自己可将他们得罪了，颇觉过意不去，迈步上前，

拱了拱手，说道：“在下一时鲁莽，得罪了白蛟帮‘长江双飞鱼’两位英雄，实因事先未知其中缘由，还请恕罪。”说着深深一揖。

“长江双飞鱼”突然见他前倨后恭，大感诧异，急忙抱拳还礼，这一手忙脚乱，无数菜油飞溅出来，溅得令狐冲身上点点滴滴的都是油迹。

令狐冲微笑着点了点头，向仪琳和郑萼道：“咱们走吧！”

回到舟中，恒山派众弟子竟绝口不提此事，连仪和、秦绢这些素来事事好奇之人，居然也不向他问一句话，自是定闲师太临去时已然嘱咐，免得令他尴尬。令狐冲暗自感激，但见到好几名女弟子似笑非笑的脸色，却又不免颇为狼狈，寻思：“她们这副模样，心中可咬定盈盈是我的情人了。其实我和盈盈之间清清白白，并无什么逾规越礼之事。但她们不问，我又如何辩白？”眼见秦绢眼中闪着狡狴的光芒，忍不住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你们可别胡思乱想。”

秦绢笑道：“我胡思乱想什么了？”令狐冲脸上一红，道：“我猜也猜得到。”秦绢笑道：“猜到什么？”令狐冲还未答话，仪和道：“秦师妹，别多说了，掌门师叔吩咐的话，你忘了吗？”秦绢抿嘴笑道：“是，是，我没忘记。”

令狐冲转过头来，避开她眼光，只见仪琳坐在船舱一角，脸色苍白，神情甚为冷漠，不禁心中一动：“她心中在想什么？为什么她不和我说话？”怔怔地瞧着她，忽然想到那日在衡山城外，自己受伤之后，她抱了自己在旷野中奔跑时的脸色。那时她又关切，又激动，浑不是眼前这般百事不理的模样。为什么？为什么？

仪和忽道：“令狐师兄！”令狐冲没听见，并没答应。仪和大声又叫：“令狐师兄！”令狐冲一惊，回头应道：“嗯，怎么？”仪和道：“掌门师叔说道，明日咱们或改行陆道，或仍走水路，悉听令狐师兄的意思。”

令狐冲心中只盼改行陆道，及早得知盈盈的讯息，但斜眼一睨，见仪琳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泪水，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说道：“掌门师太叫咱们缓缓行去，那么还是仍旧坐船吧。谅来那白蛟帮也不敢对咱们怎地。”秦绢笑道：“你放心得下吗？”令狐冲脸上微微一红，尚未作答，仪和喝道：“秦师妹，小孩儿家，少说几句行不行？”秦绢笑道：“行！有什么不行？阿弥陀佛，我可不大放心。”

次晨舟向西行，令狐冲命舟子将船靠近岸旁航行，以防白蛟帮来袭，但直至湖北境内，一直没任何动静。此后数日之中，令狐冲也不和恒山弟子多说闲话，每逢晚间停泊，便独自一人上岸饮酒，喝得醺醺而归。

这一日舟过夏口，折而向北，溯汉水而上，傍晚停泊在小镇鸡鸣渡旁。他又上岸去，在一家冷酒铺中喝了几碗酒，忽想：“小师妹的伤不知好了没有？仪真、仪灵两位师妹送去恒山灵药，想来必可治好她剑伤。林师弟的伤势又不知如何？倘若林师弟竟致伤重不治，她又怎样？”想到这里，心下不禁一惊：“令狐冲啊令狐冲，你真是个小卑鄙小人！你虽盼小师妹早日痊愈，内心却又似在盼望林师弟伤重而死？难道林师弟死了，小师妹便会嫁你不成？”自觉无聊，连尽了三碗酒，又想：“劳德诺和八师弟不知是谁杀的？那人为什么又去暗算林师弟？师父、师娘不知近来若何？”

端起酒碗，又一饮而尽，小店之中无下酒物，随手抓起几粒咸水花生，抛入口中，忽听背后有人叹了口气，说道：“唉！天下男子，十九薄幸。”

令狐冲转过面来，向说话之人瞧去，摇晃的烛光之下，但见小酒店中除自己之外，便只店角落里一张板桌旁有人伏案而卧。板桌上放了酒壶、酒杯，那人衣衫褴褛，身形猥琐，不像是如此吐属文雅之人。当下令狐冲也不理会，又喝了一碗酒，只听得背后那声音又道：“人家为了你，给幽禁在不见天日之处。自己却整天在脂粉堆中厮混，小姑娘也好，光头尼姑也好，老太婆也好，照单全收。唉，可叹啊可叹！”

令狐冲知他说的是自己，却不回头，寻思：“这人是谁？他说‘人家为了你，给幽禁在不见天日之处’，说的是盈盈吗？为什么盈盈是为了我而给人幽禁？”只听那人又道：“不相干之辈，倒是多管闲事，说要去拚了性命，将人救出来。偏生你要做头子，我也要做头子，人还没救，自己伙里已打得昏天黑地。唉，这江湖上的事，老子可真没眼瞧的了。”

令狐冲拿着酒碗，走过去坐在那人对面，说道：“在下多事不明，要请老兄指教。”

那人仍伏在桌上，并不抬头，说道：“唉，有多少风流，便有多少罪孽。恒山派的姑娘、尼姑们，这番可当真糟糕之极了。”

令狐冲更是心惊，站起身来，深深一揖，说道：“令狐冲拜见前辈，还望赐予指点。”突然见到那人凳脚旁放着一把胡琴，琴身深黄，久经年月，心念一动，已知此人是谁，当即俯身便拜，说道：“晚辈令狐冲，有幸拜见衡山莫师伯。”

那人抬起头来，双目如电，冷冷地在令狐冲脸上一扫，正是衡山派掌门“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他哼了一声，道：“师伯之称，可不敢当。令狐大侠，这些日来可快活哪！”

令狐冲躬身道：“莫师伯明鉴，弟子奉定闲师伯之命，随同恒山派诸位师姊师妹回归恒山。弟子虽然无知，却决不敢对恒山师姊妹们有丝毫失礼。”莫大先生叹了口气，道：“请坐！唉，你怎不知江湖上人言纷纷，众口铄金？”令狐冲苦笑道：“晚辈行事狂妄，不知检点，连本门也不能容，江湖上的闲言闲语，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莫大先生冷笑道：“你自己甘负浪子之名，旁人自也不来理你。可是恒山派数百年的清誉，竟败坏在你手里，你也毫不动心吗？江湖上传说纷纭，说你一个大男人，混在恒山派一群姑娘和尼姑中间。别说几十位黄花闺女的名声给你损了，甚至连……连那几位苦守戒律的老师太，也给人作为笑柄，这……这可太不成话了。”

令狐冲退开两步，手按剑柄，说道：“不知是谁造谣，说这些无耻荒唐的言语，请莫师伯示知。”

莫大先生道：“你想去杀了他们吗？江湖上说这些话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杀得干净么？哼，人家都羡慕你艳福齐天，那又有什么不好了？”

令狐冲颓然坐下，心道：“我做事总是不顾前，不顾后，但求自己问心无愧，却没想到累了恒山派众位上下的清誉。这……这便如何是好？”

莫大先生叹了口气，温言道：“这五日里，每天晚上，我都曾到你船上窥探……”令狐冲“啊”的一声，心想：“莫师伯接连五晚来船窥探，我竟半点不知，可算是十分无能。”

莫大先生续道：“我见你每晚总是在后艄和衣而卧，别说对恒山众弟子并没分毫无礼的行为，连闲话也不说一句。令狐世兄，你不但决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

君子。对着满船妙龄尼姑、如花少女，你竟绝不动心，不仅是一晚不动心，而且是数十晚始终如一。似你这般男子汉、大丈夫，当真是古今罕有，我莫大好生佩服。”大拇指一翘，右手握拳，在桌上重重一击，说道：“来来来，我莫大敬你一杯。”说着便提起酒壶斟酒。

令狐冲道：“莫师伯之言，倒教小侄好生惶恐。小侄品行不端，以致不容于师门，但恒山派同道的师姊师妹，却如何可以得罪？”莫大先生呵呵笑道：“光明磊落，这才是男儿汉的本色。我莫大如年轻二十岁，叫我晚晚陪着这许多姑娘，要像你这般守身如玉，那就办不到。难得啊难得！来，干了！”两人举碗一饮而尽，相对大笑。

令狐冲见莫大先生形貌落拓，衣饰寒酸，哪里像是一位威震江湖的一派掌门？偶尔眼光一扫，锋锐如刀，但这霸悍之色一露即隐，又成为一个久困风尘的潦倒汉子，心想：“恒山掌门定闲师太慈祥平和，泰山掌门天门道长威严厚重，嵩山掌门左冷禅阴鸷险刻，我恩师是位彬彬君子，这位莫师伯外表猥琐平庸，似是个市井小人，实则武功惊人，可骇可怖，五岳剑派的五位掌门人，其实个个是十分深沉多智之人。我令狐冲草包一个，可跟他们差得远了。”

莫大先生道：“我在湖南，听到你和恒山派的尼姑混在一起，甚是诧异，心想定闲师太是何等样的人物，怎能容门下做出这等事来？后来听得白蛟帮的人说起你们行踪，便赶了下来。令狐老弟，你在衡山群玉院中胡闹，我莫大当时认定你是个儇薄少年。你后来仗义助我刘正风师弟，我心中对你生了好感，只想赶将上来，善言相劝，不料却见到后一辈英侠之中，竟有你老弟这样了不起的少年英雄。很好，很好！来来来，咱们同干三杯！”说着叫店小二添酒，和令狐冲对饮。

几碗酒一下肚，一个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显得逸兴遄飞，连连呼酒，只是他酒量和令狐冲差得甚远，喝得几碗后，便已满脸通红，醉态可掬，说道：“令狐老弟，我知你最喜喝酒。莫大无以为敬，只好陪你多喝几碗。嘿嘿，武林之中，莫大肯陪他喝酒的，却也没几个。那日嵩山大会，座上有个大嵩阳手费彬。此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莫大越瞧越不顺眼，当时便一滴不饮。此人居然还口出不逊之言，他臭妹子的，你说可不可恼？”

令狐冲笑道：“是啊，这种人不自量力，横行霸道，终究没好下场。”

莫大先生道：“后来听说此人突然失了踪，下落不明，不知到了何处，倒也奇怪。”

令狐冲心想，那日在衡山城外，莫大先生施展神妙剑法杀了费彬，他当日明明见到自己在旁，此刻却又如此说，自是不愿留下了形迹，便道：“嵩山派门下行事令人莫测高深，这费彬嘛，说不定是在嵩山哪一处山洞中隐居了起来，正在勤练剑法，也未可知。”

莫大先生眼中闪出一丝狡狴的光芒，微微一笑，拍案叫道：“原来如此，若不是老弟提醒，我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其中缘由。”喝了一口酒，问道：“令狐老弟，你到底何以跟恒山派的人混在一起？魔教的任大小姐对你情深一往，你可千万不能辜负她啊。”

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莫师伯明鉴，小侄情场失意，于这男女之事，可早已瞧得淡了。”想起了小师妹岳灵珊，胸口一酸，眼眶不由得红了，突然哈哈一笑，朗

声说道：“小侄本想看破红尘，出家为僧，就怕出家人的戒律太严，五大戒之一便是不准喝酒，这才没去做和尚。哈哈，哈哈。”虽是大笑，笑声中毕竟大有凄凉之意。过了一会，便叙述如何遇到定静、定闲、定逸三位师太的经过，说到自己如何出手援救，每次都只轻描淡写地随口带过。

莫大先生静静听完，瞪着酒壶呆呆出神，过了半晌，才道：“左冷禅意欲吞并四派，联成一个大派，企图和少林、武当两大宗派鼎足而三，分庭抗礼。他这密谋由来已久，虽然深藏不露，我却早已瞧出了些端倪。操他奶奶的，他不许我刘师弟金盆洗手，暗助华山剑宗去和岳先生争夺掌门之位，归根结底，都是为此。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对恒山派明目张胆地下手。”令狐冲道：“他倒也不是明目张胆，原本是假冒魔教，要逼得恒山派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答允并派之议。”

莫大先生点头道：“不错。他下一步棋子，当是去对付泰山派天门道长了。哼，魔教虽毒，却也未必毒得过左冷禅。令狐兄弟，你现下已不在华山派门下，闲云野鹤，无拘无束，也不必管他什么正教魔教。我劝你和尚倒也不必做，也不用为此伤心，尽管去将那位任大小姐救了出来，娶她做老婆便是。别人不来喝你的喜酒，我莫大偏来喝你三杯。他奶奶的，怕他个鸟卵蛋？”他有时出言甚是文雅，有时却又夹几句粗俗俚语，说他是一派掌门，也真有些不像。

令狐冲心想：“他只道我情场失意乃是为了盈盈，但小师妹之事，也不便跟他提起。”便问：“莫师伯，到底少林派为什么要拘留任小姐？”

莫大先生张大了口，双眼直视，脸上充满了惊奇之状，道：“少林派为什么要拘留任小姐？你当真不知，还是明知故问？江湖上众人皆知，你……你……还问什么？”

令狐冲道：“过去数月之中，小侄为人囚禁，江湖上之事一无所闻。那任小姐曾杀过少林派四名弟子，原也是从小侄身上而起，只不知后来怎地失手，竟为少林派所擒？”

莫大先生道：“如此说来，你是真的不明白其中原委了。你身中奇异内伤，无药可治，听说旁门左道中有数千人聚集五霸冈，为了讨好这位任大小姐而来治你的伤，结果却人人束手无策，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正是。”莫大先生道：“这件事轰传江湖，都说令狐冲这小子不知几生修来的福气，居然得到黑木崖圣姑任大小姐的垂青，就算这场病医不好，也是不枉的了。”令狐冲道：“莫师伯取笑了。”心想：“老头子，祖千秋他们虽是一番好意，毕竟行事太过鲁莽，这等张扬其事，难怪盈盈生气。”

莫大先生问道：“你后来怎地却好了？是修习了少林派的《易筋经》神功，是不是？”

令狐冲道：“不是。少林派方丈方证大师慈悲为怀，不念旧恶，答允传授少林派无上内功。只是小侄不愿改投少林派，而这门少林神功又不能传授派外之人，只好辜负了方丈大师的一番美意。”莫大先生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其时已给逐出华山门墙，正好改投少林。那是千载难逢的机缘，却为何连自己性命也不顾了？”令狐冲道：“小侄自幼蒙恩师、师娘收留，养育之恩，粉身难报，只盼日后恩师能许小侄改过自新，重列门墙，决不愿贪生怕死，另投别派。”

莫大先生点头道：“这也有理。如此说来，你的内伤得愈，那是由于另一桩机缘

了。”令狐冲道：“正是。其实小侄的内伤也没完全治好。”

莫大先生凝视着他，说道：“少林派和你向来并无渊源，佛门中人虽说慈悲为怀，却也不能随便传人以本门的无上神功。方证大师答应以《易筋经》相授，你当真不知是什么缘故吗？”令狐冲道：“小侄确是不知，还望莫师伯示知。”

莫大先生道：“好！江湖上都说，那日黑木崖任大小姐亲身背负了你，来到少林寺中，求见方证大师，说道只须方丈救了你的性命，她便任由少林寺处置，要杀要剐，绝不皱眉。”

令狐冲“啊”的一声，跳了起来，将桌上一大碗酒都带翻了，全身登时出了一阵冷汗，手足发抖，颤声道：“这……这……这……”脑海中一片混乱，想起当时自己身子一日弱似一日，一晚睡梦之中，听到盈盈哭泣甚哀，说道：“你一天比一天瘦，我……我……”说得诚挚无比，自己心中感激，狂吐鲜血，就此人事不知。待得清醒，已是在少林寺的一间斗室之中，方证大师已费了无数心力为己施救。自己一直不知如何会到少林寺中，又不知盈盈到了何处，原来竟是她舍命相救，不由得热泪盈眶，跟着两道眼泪扑簌簌地直流下来。

莫大先生叹道：“这位任大小姐虽出身魔教，但待你的至诚至情，却令人好生相敬。少林派中，辛国梁、易国梓、黄国柏、觉月禅师四名大弟子命丧她手。她去到少林，自无生还之望，但为了救你，她……她是全不顾己了。方证大师不愿就此杀她，却也不能放她，因此将她囚禁在少林寺后的山洞之中。任大小姐属下那许多三山五岳之辈，自然都要去救她出来。听说这几个月来，少林寺没一天安宁，擒到的人，少说也有一百来人了。”

令狐冲心情激荡，良久不能平息，过了好一会，才问：“莫师伯，你刚才说，大家争着要做头子，自己伙里已打得昏天黑地，那是怎么一回事？”

莫大先生叹了口气，道：“这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平日除了听从任大小姐的号令之外，个个狂妄自大，好勇斗狠，谁也不肯服谁。这次上少林寺救人，大家知道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祖宗，事情很棘手，何况单独去闯寺的，个个有去无回。因此上大家说要广集人手，结盟而往。既然结盟，便须有个盟主。听说这些日子来为了争夺盟主之位，许多人动上了手，死的死，伤的伤，着实损折了不少人。令狐老弟，我看只有你急速赶去，才能制得住他们。你说什么话，那是谁也不敢违拗的，哈哈，哈哈！”

莫大先生这么一笑，令狐冲登时满脸通红，情知他这番话不错，但群豪服了自己，只不过是瞧在盈盈的面上，而盈盈日后知道，定要大发脾气，突然间心念一动：“盈盈对我情意深重，可是她脸皮子薄，最怕旁人笑话于她，说她对我落花有意，而我却流水无情。我要报答她这番厚意，务须叫江湖上好汉众口纷传，说道令狐冲对任大小姐一往情深，为了她性命也不要了。我须孤身去闯少林，能救得出她来，那是最好，倘若救不出，也要闹得众所周知。”说道：“恒山派的定闲、定逸两位师伯上少林寺去，便是向少林方丈求情，请他放了这位任小姐出来，以免酿成一场大动干戈的流血浩劫。”

莫大先生点头道：“怪不得，怪不得！我一直奇怪，定闲师太如此老成持重之人，怎会放心由你陪伴她门下这大群姑娘、尼姑，自己却另行他往，原来是为你作说客去

了。”

令狐冲道：“莫师伯，小侄既知此事，着急得了不得，恨不得插翅飞去少林寺，瞧瞧两位师太求情的结果如何。只恒山派这些师姊妹都是女流之辈，倘若途中遇上了什么意外，可又难处。”

莫大先生道：“你尽管去好了！”令狐冲喜道：“我先去不妨？”莫大先生不答，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啾啾呀呀地拉了起来。

令狐冲知他既这么说，便是答允照料恒山派一众弟子了，这位莫师伯武功识见，俱皆非凡，不论他明保还是暗护，恒山派自可无虞，当即躬身行礼，说道：“深感大德。”

莫大先生笑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我帮恒山派的忙，要你来谢什么？那位任大小姐得知，只怕要喝醋了。”

令狐冲道：“小侄告辞。恒山派众位师姊妹，相烦莫师伯代为知照。”说着直冲出店。

一凝步，向江中望去，只见坐船的窗中透出灯光，倒映在汉水之中，一条黄光，缓缓闪动。身后小酒店中，莫大先生的琴声渐趋低沉，静夜听来，甚是凄清。

二十六 围寺

令狐冲向北疾行，天明时到了一座大镇，走进一家饭店。湖北出名的点心乃是豆皮，以豆粉制成面条，煮以鲜汤，甚为可口。令狐冲连尽三大碟，付账出门。

只见迎面走来一群汉子，其中一人又矮又胖，赫然便是“黄河老祖”之一的老头子。令狐冲大喜，大声叫道：“老头子！你好啊。”

老头子一见是他，登时脸色尴尬之极，迟疑半晌，刷的一声，抽出了大刀。

令狐冲又向前迎了一步，说道：“祖千秋……”只说了三个字，老头子举刀便向他砍将过来，可是这一刀虽力劲势沉，准头却是奇差，和令狐冲肩头差着一尺有余，呼的一声，直削了下去。令狐冲吓了一跳，向后跃开，叫道：“老先生，我……我是令狐冲！”

老头子叫道：“我当然知道你是令狐冲。众位朋友听了，圣姑当日曾有令谕，不论哪一个见到令狐冲，务须将他杀了，圣姑自当重重酬谢。这句话，大伙儿可都知道么？”

众人轰然道：“咱们都知道。”众人话虽如此，但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神情都甚古怪，没一人拔兵刃上前动手，有些人甚至笑嘻嘻的，似觉十分有趣。

令狐冲脸上一红，想起那日盈盈要老头子等传言江湖，务须将自己杀了，她是既盼自己再不离开她身边，又要群豪知道，她任大小姐决非痴恋令狐冲，反而恨他入骨。此后多经变故，早将当时这句话忘了，此刻听老头子这么说，才想起她这号令尚未通传取消。

当时老头子等传言出去，群豪已然不信，待得她为救令狐冲之命，甘心赴少林寺就死，这事由少林寺俗家弟子泄露了出来，登时轰动江湖。人人固赞她情深义重，却也不免好笑，觉这位大小姐太也要强好胜，明明爱煞了人家却又不认，拚命掩饰，不免欲盖弥彰。这事不但魔教属下那些左道旁门的好汉们知之甚详，连正派中人也多有所闻，日常闲谈往往引为笑柄。此刻群豪突见令狐冲出现，惊喜交集之际，却也有些不知所措。

老头子道：“令狐公子，圣姑有令，叫我们将你杀了。但你武功甚高，适才我这一刀砍你不中，承你手下留情，没取我性命，足感盛情。众位朋友，大家亲眼目睹，咱们决不是不肯杀令狐公子，实在是杀他不了，我老头子不行，当然你们也都行不了。是不是？”众人哈哈大笑，都道：“正是！”

一人道：“适才咱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双方打得筋疲力尽，谁也杀不了谁，只好不打。大伙儿再不妨斗斗酒去。倘若有哪一位英雄好汉，能灌得令狐公子醉死了，

日后见到圣姑，也好有个交代。”群豪捧腹狂笑，都道：“妙极，妙极！”又一人笑道：“圣姑只吩咐咱们杀了令狐公子，可没规定非用刀子不可。用上好美酒灌得醉死了他，那也可以啊。这叫做不能力敌，便当酒取。”

群豪欢呼大叫，簇拥着令狐冲上了当地最大的一间酒楼，四十余人坐满了六张桌子。几个人敲台拍凳，大呼：“酒来！”

令狐冲一坐定后，便问：“圣姑到底怎样啦？这可急死我了。”群豪听他关心盈盈，尽皆大喜。

老头子道：“大伙儿定了十二月十五同上少林寺去接圣姑出寺。这些日子来，却为了谁做盟主之事，大家争闹不休，大伤和气。令狐公子驾到，可再好不过了。这盟主若不是你当，更有谁当？倘若别人当了，就算接了圣姑出来，她老人家也必不开心。”

一个白须老者笑道：“是啊。只要由令狐公子主持全局，纵然一时遇上阻难，接不到圣姑，她老人家只须得知讯息，心下也必欢喜得紧。这盟主一席，天造地设，是由令狐公子来当的了。”

令狐冲慨然道：“是谁当盟主，那是小事一件，只须救得圣姑出来，在下便粉身碎骨，也所甘愿。”这几句话倒不是随口胡诌，他感激盈盈为己舍身，若要他为盈盈而死，那是一往无前，决不用想上一想。不过如在平日，这念头在自己心头思量也就是了，不用向人宣之于口，此刻却要拚命显得多情多义，好叫旁人不去笑话盈盈。

群豪一听，更加心下大慰，觉得圣姑看中此人，眼光确实不错。

那白发老者笑道：“原来令狐公子果然是位有情有义的英雄，若如江湖上所讹传，说道令狐公子置身事外，全不理睬，可叫众人心凉了。”

令狐冲道：“这几个月来，在下失手身陷牢笼，江湖上的事情一概不知。既会不到圣姑，又全不知她讯息，日夜思念，想得头发也白了。来来来，在下敬众位朋友一杯，衷心感谢各位为圣姑出力。”说着站起身来，举杯一饮而尽。群豪也都干了。

令狐冲道：“老先生，你说许多朋友在争盟主之位，大伤和气，事不宜迟，咱们便须立即赶去劝止。”老头子道：“正是。祖千秋和夜猫子都已赶去了。我们也正要去。”令狐冲道：“不知大伙儿都在哪里？”老头子道：“都在黄保坪聚会。”令狐冲道：“黄保坪？”那白须老者道：“那是在襄阳以西的荆山之中。”

令狐冲道：“咱们快些吃饭喝酒，立即去黄保坪。咱们已斗了三日三夜酒，各位费尽心机，放怀大饮，灌死令狐冲后他又活了过来，日后见到圣姑，已大可交代了。”

群豪大笑，都道：“令狐公子酒量如海，只怕再斗三日三夜，也奈何不了你。”

令狐冲和老头子并肩而行，问道：“令爱的病，可大好了？”老头子道：“多承公子关怀，她虽没怎么好，幸喜也没怎么坏。”令狐冲心中一直有个疑团，眼见余人在身后相距数丈，便问：“众位朋友都说圣姑于各位有大恩德。在下委实不明其中原因，圣姑小小年纪，怎能广施恩德于这许多江湖朋友？”老头子道：“公子不是外人，原本不须相瞒，只是大家向圣姑立过誓，不能泄漏此中机密。请公子恕罪。”令狐冲点头道：“既不便说，那就不说吧。”老头子道：“日后由圣姑亲口向公子说，那不是好得多么？”令狐冲道：“但愿此日早临。”

群豪在路上又遇到了两批好汉，也都是去黄保坪的，三伙人相聚，已有二百余人。

群豪赶到黄保坪时天已入黑，群雄聚会处是在黄保坪以西的荒野。还在里许之外，便已听到人声嘈杂，有人粗声喝骂，有人尖声叫嚷。令狐冲加快脚步奔去，月光下见群山围绕的一块草坪上，黑压压地聚集着无数人众，一眼望去，少说也有一两千人。

只听有人大声说道：“盟主，盟主，既然称得这个‘主’字，自然只好一人来当。你们六个人都要当，那还成什么盟主？”

另一人道：“我们六个人便是一个人，一个人便是六个人。你们都听我六兄弟的号令，我六兄弟便是盟主了。你再啰里啰唆，先将你撕成四块再说。”令狐冲不用眼见其人，便知是“桃谷六仙”之一，但他六兄弟说话声音都差不多，却分辨不出是六人中的哪一个。

先前那人给他一吓，登时不敢再说。但群雄对“桃谷六仙”显然心中不服，有的在远处叫骂，有的躲在黑暗中大声嘻笑，更有人投掷石块泥沙，乱成一团。

桃叶仙大声嚷道：“是谁向老子投掷石块？”黑暗中有人道：“是你老子。”桃花仙怒道：“什么？你是我哥哥的老子，也就是我的老子了？”有人说道：“那也未必！”登时数百人齐声轰笑。桃花仙问道：“为什么未必？”另一人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生一个儿子。”桃根仙道：“你只生一个儿子，跟我有何相干？”又一个粗嗓子的的大声笑道：“跟你没相干，多半跟你兄弟相干了。”桃干仙道：“难道跟我相干么？”先一人笑道：“那得看相貌像不像。”桃实仙道：“你说跟我的相貌有些相像，出来瞧瞧。”那人笑道：“有什么好瞧的，你自己照镜子好了！”

突然之间，四条人影迅捷异常地纵起，一扑向前，将那人从黑暗中抓出。这人又高又大，足足有二百来斤，给桃谷四仙抓住了四肢，竟丝毫动弹不得。四人将他抓到月光底下一照。桃实仙道：“不像我，我哪有这样难看？老三，只怕有些像你。”桃枝仙道：“呸，我就比你难看吗？天下英雄在此，不妨请大伙儿品评品评。”

群雄早就见到桃谷六仙个个五官不正，面貌丑陋，要说哪一个更好看些，这番品评功夫可也真着实不易，这时见那大汉给四仙抓在手中，顷刻之间便会给撕成了四块，人人栗栗危惧，谁也笑不出来。

令狐冲知道桃谷六仙的脾气，一个不对便会将这大汉撕了，朗声说道：“桃谷六仙，让我令狐冲来品评品评如何？”说着缓步从暗处走了出来。

群雄一听到“令狐冲”三字，登时耸动，千余对目光都注集在他身上。

令狐冲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桃谷四仙，唯恐他们一时兴起，登时便将这大汉撕裂，说道：“你们将这位朋友放下，我才瞧得清楚。”桃谷四仙当即将他放下。

这条大汉身材雄伟已极，站在当地，便似一座铁塔。他适才死里逃生，已吓得魂不附体，脸如死灰，身子簌簌发抖。他明知如此当众发抖，实非英雄行径，可是全身自己要抖，却也勉强不来，想说几句撑门面之言，只颤声道：“我……我……我……”

令狐冲见他吓得厉害，但此人五官倒也端正，向桃谷六仙道：“六位桃兄，你们的相貌和这位朋友全然不像，可比他俊美得多了。桃根仙骨格清奇、桃干仙身材魁伟、桃枝仙四肢修长、桃叶仙眉清目秀、桃花仙呢……这个……这个目如朗星，桃实仙精神饱满，任谁一见到，立刻都知是六位行侠仗义的玉面英雄、英俊少……这个英俊中

年。”

群雄听了，尽皆大笑。桃谷六仙更大为高兴。

老头子吃过这六兄弟的苦头，知他们极不好惹，跟着凑趣，说道：“依在下之见，环顾天下英雄，武功高的固多，说到相貌，那是谁也比不上桃谷六仙了。”

群豪跟着起哄，有的说：“岂仅俊美而已，简直是风流潇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说：“潘安退避三舍，宋玉甘拜下风。”有的说：“武林中从第一到第六的美男子，自当算他们六位。令狐公子最多排到第七。”

桃谷六仙不知众人取笑自己，还道是真心称赞，更加笑得合不拢嘴。桃枝仙道：“我妈当年说咱六个是丑八怪，原来说得不对。”有人笑道：“当然不对了，你们只六个人，怎能成为丑八怪？”有人轻声道：“加上他们爹娘……”一句话没说完，便给人掩住了嘴巴。

老头子大声道：“众位朋友，大伙儿运气不小。令狐公子正要单枪匹马，独闯少林，去接圣姑出来，道上遇到我们，听说大伙儿在此，便过来和大家商议商议。说到相貌之美，自然要算桃谷六仙……”群雄一听，又都轰笑。老头子连连摇手，在众人大笑声中继续说道：“可是这闯少林、接圣姑的大事，跟相貌如何干系也不太大。以在下之见，咱们齐奉令狐公子为盟主，请他主持全局，发号施令，大伙儿一体凛遵，众位意下如何？”

群雄人人都知圣姑是为了令狐冲而陷身少林，令狐冲武功卓绝，当日在河南和向问天联手，大战各路英雄，此事早已轰动江湖，但即令他手无缚鸡之力，瞧在圣姑面上，也当奉他为主，是以听到老头子的话，当即欢声雷动，许多人都鼓掌叫好。

桃花仙突然怪声道：“咱们去救任大小姐，救了她出来，是不是给令狐冲做老婆？”

群雄对任大小姐十分尊敬，虽觉桃花仙这话没错，却谁也不敢公然称是。令狐冲更十分尴尬，只好默不作声。

桃叶仙道：“他又得老婆，又做盟主，可太过便宜他了。我们去帮他救老婆，盟主却要我们六兄弟来做。”桃根仙道：“正是！除非他本事强过我们，却又当别论。”

蓦地里桃根、桃干、桃枝、桃实四仙一齐动手，将令狐冲四肢抓住，提在空中。他四人出手实在太快，事先又没半点朕兆，说抓便抓，令狐冲竟闪避不及。

群雄齐声惊呼：“使不得，快放手！”

桃叶仙笑道：“大家放心，我们决不伤他性命，只要他让我们六兄弟做盟主……”

一句话没说完，桃根、桃干、桃枝、桃实四仙忽地齐声怪叫，忙不迭地将令狐冲抛下，嚷道：“啊哟，你……你使什么妖法？”

原来令狐冲手足分别为四人抓住，也真怕四人傻头傻脑，什么怪事都做得出来，别要真的将自己撕了，当即运起吸星大法。桃谷四仙只觉内力源源从掌心中外泄，越运功相抗，内力奔泻得越快，惊骇之下，立即撒手。令狐冲腰背一挺，稳稳站直。

桃叶仙忙问：“怎么？”桃根仙、桃实仙齐道：“这……这令狐冲的功夫好奇怪，咱们可抓他不住。”桃干仙道：“不是抓他不住，而是忽然之间，不想抓他了。”群雄欢呼之声大作，都道：“桃谷六仙，你们这次可服了么？”桃根仙道：“令狐冲是我们六兄弟的好朋友，令狐冲就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就是令狐冲。令狐冲来当盟主，就等

如是桃谷六仙当盟主，哪有什么不服？”桃花仙道：“天下哪有自己不服自己之理？那不是太谦虚么？你们问得太笨了。”

群雄见桃谷六仙的神情，料想适才抓住令狐冲时暗中已吃了亏，只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虽不明其中缘由，却都嘻笑欢呼。

令狐冲道：“众位朋友，咱们这次去迎接圣姑，并相救失陷在少林寺中的许多朋友。少林寺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七十二绝技数百年来驰名天下，任何门派都不能与之抗衡。但咱们人多势众，除了这里已有千余位英雄之外，尚有不少好汉前来。咱们的武功就算暂且不及少林寺僧俗弟子，十个打一个，总也打赢了。”

众人轰叫：“对，对！难道少林寺的和尚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令狐冲又道：“可是少林寺的大师们虽留住了圣姑，却也没为难于她。寺中大师们都是有道高僧，慈悲为怀，令人好生相敬。咱们纵然将少林寺毁了，只怕江湖上的好汉要说我们倚多为胜，不是英雄所为。因此依在下之见，咱们须得先礼后兵，如能说得少林寺让了一步，对圣姑和其他朋友们不再留难，免得一场争斗，那便再好不过。”

祖千秋道：“令狐公子之言，正合我意，倘若当真动手，双方死伤必多。”桃枝仙道：“令狐公子之言，却不合我意。双方如不动手，死伤必少，那还有什么趣味？”祖千秋道：“咱们既奉令狐公子为盟主，他发号施令，大伙儿自当听从。”桃根仙道：“不错，这发号施令之事，还是由我们桃谷六仙来干好了。”

群雄听他六兄弟尽是无理取闹，阻挠正事，都不由得发恼，许多人手按刀柄，只待令狐冲稍有示意，便要将这六人乱刀分尸，他六人武功再高，终究挡不住数十人刀剑齐施。

祖千秋道：“盟主是干什么的？那自然是发号施令的了。他如不发号施令，那还叫什么盟主？这个‘主’字，便是发号施令之意。”

桃花仙道：“既是如此，便单叫他一个‘盟’字，少了那‘主’字便了。”桃叶仙摇头道：“单叫一个‘盟’字，多么别扭。”桃干仙道：“依我的高见，单是一个‘盟’字既然别扭，便可拆将开来，称他为‘明血’！”桃枝仙叫道：“错了，错了！‘盟’字拆开来，下面不是‘血’字，比‘血’字少了一撇。那是什么字？”

桃谷六仙都不识那器皿的“皿”字，群雄任由他们出丑，没人出声指点。

桃干仙道：“少了一些，也还是血。好比我割你一刀，割得深，出的血多，固然是血，倘若我顾念手足之情，割得很轻，出的血甚少，虽然少了些，那仍然是血。”桃枝仙怒道：“你割我一刀，就算割得轻，也不是顾念手足之情了。你为什么要割我一刀？”桃干仙道：“我可没有割，我手里也没刀。”桃花仙道：“如果你手里有刀呢？”

群雄听他们越扯越远，不禁怒喝：“安静些，大家听盟主的号令。”

桃枝仙道：“他号令便号令好了，又何必安静？”

令狐冲提高嗓子说道：“众位朋友，屈指算来，离十二月十五还有十七日，大伙儿动身慢慢行去，到得嵩山，时候也差不多了。咱们这次可不是秘密行事，乃是大张旗鼓而去。明日咱们去买布制旗，写明‘江湖群豪上少林，拜佛参僧迎任姑’的字样，须是任大小姐的‘任’字，不是神圣的‘圣’字。再多买些皮鼓，一路敲击前往，好叫少林的僧俗弟子们听到，先自胆战心惊。”

这些左道豪客十之八九是好事之徒，听他说要如此大闹，都不胜之喜，欢呼声响震山谷。其中也颇有若干老成持重之辈，但见大伙儿都喜胡闹，也只有不置可否、捋须微笑而已。

次日清晨，令狐冲请祖千秋、计无施、老头子三人率领人众去赶制旗帜，采办皮鼓。到得中午时分，已写就了数十面白布大旗，皮鼓却只买到两面。令狐冲道：“咱们便即起程，沿路经过城镇，不停添购便是。”

当即有人擂起鼓来，群豪齐声呐喊，列队向北进发。

令狐冲见过恒山派弟子在仙霞岭上受人袭击的情形，当下与计无施等商议，派出七个帮会，两帮在前作为前哨，两帮左护，两帮右卫，另有一帮殿后接应，余人则是中军大队；又派汉水的神乌帮来回传递消息。神乌帮是本地帮会，自鄂北以至豫南皆是其势力范围，若有风吹草动，自能尽早得悉。群豪见他分派井井有条，除桃谷六仙外，尽皆悦服凛遵。

行了数日，沿途不断有豪士来聚。旗帜皮鼓，越置越多，更有不少人提了大铜锣，噹噹敲响。蓬蓬噹噹声中，三千余人喧哗叫嚷，涌向少林。

这日将到武当山脚下。令狐冲道：“武当派是武林中的第二大派，声势之盛，仅次于少林。咱们这次去迎接圣姑，连少林派也不想得罪，自然更不想得罪武当派了。咱们还是避道而行，以示对武当派掌门人冲虚道长尊重之意。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老头子道：“令狐公子怎么说，便怎么行。咱们只须接到圣姑，那便心满意足，原不必旁生枝节，多树强敌。如接不到圣姑，就算将武当山踏平了，又有个屁用？”

令狐冲道：“如此甚好！便请传下令去，偃旗息鼓，折向东行。”

当下群豪停了锣鼓，改道东行。这日正行之际，迎面有人骑了一头毛驴过来，驴后随着两名乡农，一个挑着一担菜，另一个挑着一担山柴。毛驴背上骑着个老者，弯着背不住咳嗽，一身衣服上打满了补丁。群豪人数众多，手持兵刃，一路上大呼小叫，声势甚壮，道上行人见到，早就避在一旁。但这三人竟如视而不见，向群豪直冲过来。

桃根仙骂道：“干什么的？”伸手一推，那毛驴一声长嘶，摔了出去，喀喇几声，腿骨折断。驴背上老者摔倒在地，哼哼唧唧的半天爬不起来。

令狐冲好生过意不去，当即纵身过去扶起，说道：“真对不起。老丈，可摔痛了吗？”

那老者哼哼唧唧，说道：“这……这……这算什么？我穷汉……”

两名乡农放下肩头担子，站在大路正中，双手叉腰，满脸怒色。挑菜的汉子气喘吁吁地道：“这里是武当山脚下，你们是什么人，胆敢在这里出手打人？”桃根仙道：“武当山脚下，那便怎地？”那汉子道：“武当山脚下，人人都会武功。你们外路人到这里来撒野，当真是不知死活，自讨苦吃。”

群豪见这二人面黄肌瘦，都是五十来岁年纪，这挑菜的说话中气不足，居然自称会武，登时有数十人大笑起来。

桃花仙笑道：“你也会武功？”那汉子道：“武当山脚下，三岁孩儿也会打拳，五岁孩子就会使剑，那有什么希奇？”桃花仙指着那挑柴汉子，笑道：“他呢？他会不会使剑？”挑柴的汉子道：“我……我……小时候学过几个月，有几十年没练，这功夫……”

咳咳，可都搁下了。”挑菜的道：“武当派武功天下第一，只要学过几个月，你就不是对手。”桃叶仙笑道：“那么你练几手给我们瞧瞧。”

挑柴汉子道：“练什么？你们又看不懂。”群豪轰然大笑，都道：“不懂也得瞧瞧。”挑柴汉子道：“唉，既然如此，我便练几手，只不知是否还记得全？哪一位借把剑来。”

便有一人笑着递过一把剑。那汉子接过，走到干硬的稻田中，东刺一剑、西劈一剑地练了起来，使得三四下，忽然忘记了，搔头凝思，又使了几招。

群豪见他使得全然不成章法，身手又笨拙之极，无不捧腹大笑。

那挑菜汉子道：“有什么好笑？让我来练练，借把剑来。”接了长剑在手，便即乱劈乱刺，出手极快，犹如发疯一般，更引人狂笑不已。

令狐冲初时也是负手微笑，但看到十几招时，不禁渐觉讶异，这两个汉子的剑招一个迟缓，一个迅捷，可是剑法中破绽之少，实所罕见。二人的姿式固难看之极，但剑招古朴浑厚，剑上的威力似乎只发挥得一二成，其余的却蓄势以待，深藏不露，当即跨上几步，拱手说道：“今日拜见两位前辈，得睹高招，实不胜荣幸。”语气甚为诚恳。

两名汉子收起长剑。那挑柴的瞪眼道：“你这小子，你看得懂我们的剑法么？”令狐冲道：“不敢说懂。两位剑法博大精深，这个‘懂’字，怎说得上？武当派剑法驰名天下，果然令人叹为观止。”那挑菜汉子道：“你这小子，叫什么名字？”

令狐冲还未答话，群豪中已有好几人叫了起来：“什么小子不小子的？”“这位是我们的盟主，令狐公子。”“乡巴佬，你说话客气些！”

挑柴汉子侧头道：“令狐瓜子？不叫阿猫阿狗，却叫什么瓜子花生，名字难听得紧。”令狐冲抱拳道：“令狐冲今日得见武当神剑，甚为佩服，他日自当上山叩见冲虚道长，谨致仰慕之诚。两位尊姓大名，可能示知吗？”挑柴汉子向地下吐了口浓痰，说道：“你们这许多人，哗啦哗啦的，打锣打鼓，可是大出丧吗？”

令狐冲情知这二人必是武当派高手，恭恭敬敬地躬身说道：“我们有位朋友，给拘留在少林寺中，我们是去求恳方证方丈，请他老人家慈悲开释。”挑菜汉子道：“原来不是大出丧！可是你们打坏了我伯伯的驴子，赔不赔钱？”

令狐冲顺手牵过三匹骏马，说道：“这三匹马，自然不及前辈的驴子了，只好请前辈将就骑骑。晚辈们不知前辈驾到，大有冲撞，还请恕罪。”说着将三匹马送将过去。

群豪见令狐冲神态越来越谦恭，绝非故意做作，无不感诧异。

挑菜汉子道：“你既知我们的剑法了得，想不想比上一比？”令狐冲道：“晚辈不是两位对手。”挑柴汉子道：“你不想比，我倒想比比。”歪歪斜斜的一剑，向令狐冲刺来。令狐冲见他这一剑笼罩自己上身九处要害，的是精妙，叫道：“好剑法！”拔出长剑，反刺过去。那汉子向着空处乱刺一剑。令狐冲长剑回转，也削在空处。两人连出七八剑，每一剑都刺在空处，双剑未曾一交。但那挑柴汉子却一步一步地倒退。

那挑菜汉子叫道：“瓜子花生，果然有点门道。”提起剑来一阵乱刺乱削，刹那间接连劈了二十来剑。每一剑都不是劈向令狐冲，剑锋所及，和他身子差着七八尺。

令狐冲提起长剑，有时向挑柴汉子虚点一式，有时向挑菜汉子空刺一招，剑刃离他们身子也均有七八尺。但两人一见他出招，便神情紧迫，或跳跃闪避，或舞剑急挡。

群豪都看得呆了，令狐冲的剑刃明明离他们还有老大一截，他出剑之时又没半点劲风，决非以无形剑气攻人，为何这两人如此避挡唯恐不及？看到此时，群豪都已知这两人乃身负深湛武功的高手。他们出招攻击之时虽仍一个呆滞，一个癫狂，但当闪避招架之际，身手却轻灵沉稳，兼而有之，同时全神贯注，不再有半分惹笑的做作。

忽听得两名汉子齐声呼啸，剑法大变，挑柴汉长剑大开大阖，势道雄浑，挑菜汉疾趋疾退，剑尖上幻出点点寒星。令狐冲手中长剑剑尖微微上斜，竟不再动，一双目光有时向挑柴汉瞪视，有时向挑菜汉斜睨。他目光到处，两汉便即变招，或大呼倒退，或转攻为守。

计无施、老头子、祖千秋等武功高强之士已渐渐瞧出端倪，发觉两个汉子所闪避卫护的，必是令狐冲目光所及之处，也正是他二人身上的要穴。

只见挑柴汉举剑相砍，令狐冲目光射他小腹处的“商曲穴”，那汉子一剑没使老，当即回过，挡在自己“商曲穴”上。这时挑菜汉挺剑向令狐冲作势连刺，令狐冲目光看到他左颈“天鼎穴”处，那汉子急忙低头，长剑砍在地下，深入稻田硬泥，倒似令狐冲的双眼能发射暗器，他说什么也不让对方目光和自己“天鼎穴”相对。

两名汉子又使了一会剑，全身大汗淋漓，顷刻间衣裤都汗湿。那骑驴的老头一直在旁观看，一言不发，这时突然咳嗽一声，说道：“佩服，佩服，你们退下吧！”两名汉子齐声应道：“是！”但令狐冲的目光还是盘旋往复，不离二人身上要穴。二人一面舞剑，一面倒退，始终摆脱不了令狐冲的目光。那老头道：“好剑法！令狐公子，让老汉领教高招。”令狐冲道：“不敢当！”转过头来，向那老者抱拳行礼。

那两名汉子至此方始摆脱了令狐冲目光的羁绊，同时向后纵出，便如两头大鸟一般，稳稳地飞出数丈之外。群豪忍不住齐声喝采，他二人剑法如何，难以领会，但这一下倒纵，跃距之远，身法之美，谁都知道乃极上乘的功夫。

那老者道：“令狐公子剑底留情，若是真打，你二人身上早已千孔百创，岂能让你们将一路剑法从容使完？快来谢过了。”

两名汉子飞身过来，一躬到地。挑菜汉子说道：“今日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公子高招，世所罕见，适才间言语无礼，公子恕罪。”令狐冲拱手还礼，说道：“武当剑法，的是神妙。两位的剑招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可是太极剑法吗？”挑菜汉道：“却叫公子见笑了。我们使的是‘两仪剑法’，剑分阴阳，未能混而为一。”令狐冲道：“在下在旁观看，勉强能辨别一些剑法中的精微。要是当真出手相斗，也未必便能乘隙而进。”

那老头道：“公子何必过谦？公子目光到处，正是两仪剑法每一招的弱点所在。唉，这路剑法……这路剑法……”不住摇头，说道：“五十余年前，武当派有两位前辈师长，在这路两仪剑法上花了数十年心血，自觉剑法中有阴有阳，亦刚亦柔，唉！”长长一声叹息，显然是说：“哪知遇到剑术高手，还是不堪一击。”

令狐冲恭恭敬敬地道：“这两位大叔剑术已如此精妙。武当派冲虚道长和其余高手，自必更加令人难窥堂奥。晚辈和众位朋友这次路过武当山脚下，只因身有要事，未克上山拜见冲虚道长，甚为失礼。待此事一了，自当上真武观来，向真武大帝与冲虚道长磕头。”令狐冲为人本来狂傲，但适才见二人剑法刚柔并济，内中实有不少神

奇之作，虽找到了其中破绽，但天下任何招式均有破绽，因之心下的确好生佩服，料想这老者定是武当派中的一流高手，因之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挚。

那老者点头道：“年纪轻轻，身负绝艺而不骄，也真难得。令狐公子，你曾得华山风清扬前辈的亲传吗？”令狐冲心头一惊：“他目光好生厉害，竟知道我所学的来历。我虽不能吐露风太师叔的行迹，但他既直言相询，可不能撒谎不认。”说道：“晚辈有幸，曾学得风太师叔剑术的一些皮毛。”这句话模棱两可，并不直认曾得风清扬亲手传剑。

那老者微笑道：“皮毛，皮毛！嘿嘿，风前辈剑术的皮毛，便已如此了得么？”从挑柴汉手中接过长剑，握在左手，说道：“我便领教一些风老前辈剑术的皮毛。”

令狐冲躬身道：“晚辈如何敢与前辈过招？”

那老者又微微一笑，身子缓缓右转，左手持剑向上提起，剑身横于胸前，左右双掌掌心相对，如抱圆球。令狐冲见他长剑未出，已蓄势无穷，当下凝神注视。那老者左手剑缓缓向前划出，成一弧形。令狐冲只觉一股森森寒气，直逼过来，若不还招，已势所不能，说道：“得罪了！”看不出他剑法中破绽所在，只得虚点一剑。突然之间，那老者剑交右手，寒光一闪，向令狐冲颈中划出。这一下快速无伦，旁观群豪都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但他如此奋起一击，令狐冲已看到他肋下是个破绽，长剑刺出，径指他肋下“渊液穴”。

那老者长剑竖立，当的一声响，双剑相交，两人都退开了一步。令狐冲但觉对方剑上有股绵劲，震得自己右臂隐隐发麻。那老者“咦”的一声，脸上微现惊异之色。

那老者又剑交左手，在身前划了两个圆圈。令狐冲见他剑劲连绵，护住全身，竟没半分空隙，暗暗惊异：“我从未见过谁的招式之中，竟能如此毫无破绽。他若以此相攻，那又如何破法？任我行前辈剑法或许比这位老先生更强，但每一招中难免仍有破绽。难道一人使剑，竟可全无破绽？”心下生了怯意，不由得额头渗出汗珠。

那老者右手捏着剑诀，左手剑不住抖动，突然平刺，剑尖急颤，看不出攻向何处。

他这一招中笼罩了令狐冲上盘七大要穴，但就因这一抢攻，令狐冲已瞧出了他身上三处破绽，这些破绽不用尽攻，只攻一处已足制死命，登时心中一宽：“他守御时全无破绽，攻击之时，毕竟仍有隙可乘。”当下长剑平平淡淡地指向对方左眉。那老者倘若继续挺剑前刺，左额必先中剑，待他剑尖再刺中令狐冲时，已迟了一步。

那老者剑招未曾使老，已然圈转。突然之间，令狐冲眼前出现了几个白色光圈，大圈小圈，正圈斜圈，闪烁不已。他眼睛一花，当即回剑向对方剑圈斜攻。当的一响，双剑再交，令狐冲只感手臂一阵酸麻。

那老者剑上所幻的光圈越来越多，过不多时，他全身已隐在无数光圈之中，光圈一个未消，另一个再生，长剑虽使得极快，却听不到丝毫金刃劈风之声，足见剑劲之柔韧已达化境。这时令狐冲已瞧不出他剑法中的空隙，只觉似有千百柄长剑护住了他全身。那老者纯采守势，端的是绝无破绽。可是这座剑锋所组成的堡垒却能移动，千百个光圈犹如浪潮一般缓缓涌来。那老者并非一招一招地相攻，而是以数十招剑法混成的一团守势，同时化为攻势。令狐冲没法抵御，只得退步相避。

他退一步，光圈便逼进一步，顷刻之间，令狐冲已连退了七八步。

群豪眼见盟主战况不利，已落下风，屏息而观，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

桃根仙忽道：“那是什么剑法？这是小孩子乱画圈儿，我也会画。”桃花仙道：“我来画圈，定然比他画得还圆。”桃枝仙道：“令狐兄弟，你不用害怕，倘若你打输了，我们把这老儿撕成四块，给你出气。”桃叶仙道：“此言差之极矣。第一，他是令狐盟主，不是令狐兄弟。第二，你又怎知道他害怕？”桃枝仙道：“令狐冲虽做了盟主，年纪总还是比我小，难道一当盟主，年纪便大了几岁，便成为令狐哥哥、令狐伯伯、令狐爷爷、令狐老太爷了？”

这时令狐冲又再倒退，群豪都十分焦急，耳听得桃谷六仙在一旁胡言乱语，更增恼怒。

令狐冲再退一步，波的一声，左足踏入了一个小水坑，心念一动：“风太师叔当日谆谆教导，说道天下武术千变万化，神而明之，存乎一心，不论对方招式如何精妙，只要有招，便有破绽。独孤大侠传下来的这路剑法，所以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便在能从敌招之中瞧出破绽。眼前这位前辈的剑法圆转如意，竟没半分破绽，可是我瞧不出破绽，未必便真无破绽，只是我瞧不出而已。”

他又退几步，凝视对方剑光所幻的无数圆圈，蓦地心想：“说不定这圆圈的中心，便是破绽。但若不是破绽，我一剑刺入，给他长剑这么一绞，手臂便登时断了。”

又想：“幸好他如此攻逼，只能渐进，当真要伤我性命，却也不易。但我一味退避，终究是输了。此仗一败，大伙儿心虚气馁，哪里还能去闯少林，救盈盈？”想到盈盈对自己情深义重，为她断送一条手臂，又有何妨？内心深处，竟觉能为她断送一条手臂，实乃十分快慰之事，又觉自己负她良多，须得为她受到什么重大伤残，方能稍报深恩。

言念及此，内心深处，倒似渴望对方能将自己一条手臂斩断，当下手臂一伸，长剑便从老者的剑光圈中刺了进去。

当的一声大响，令狐冲只感胸口剧烈一震，气血翻涌，惊怖之下，一只手臂却仍完好。

那老者退开两步，收剑而立，脸上神色古怪，既有惊诧之意，亦有惭愧之色，更带着几分惋惜之情，隔了良久，才道：“令狐公子剑法高明，胆识过人，佩服，佩服！”

令狐冲此时方知，适才如此冒险一击，果真是找到了对方剑法的弱点所在，只是那老者剑法实在太高，光圈中心本是最凶险之处，他居然练得将破绽藏于其中，天下成千成万剑客之中，只怕难得有一个胆敢以身犯险。他一逞而成，心下暗叫：“侥幸，侥幸！”只觉一道道汗水从背脊流下，当即躬身道：“前辈剑法通神，承蒙指教，晚辈得益非浅。”这句话倒不是寻常客套，这一战于他武功的进益确是大有好处，令他得知敌人招数中之最强处，竟然便是最弱处，最强处都能击破，其余自迎刃而解了。

那老者既见令狐冲敢从自己剑光圈中挥刃直入，以后也就不必再比。他向令狐冲凝视半晌，说道：“令狐公子，老朽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令狐冲道：“是，恭聆前辈教诲。”那老者将长剑交给挑菜汉子，往东走去。令狐冲将长剑抛在地下，跟随其后。

到得一棵大树之旁，和群豪已相去数十丈，虽可互相望见，话声却已传不过去。那老者在树荫下坐下，指着树旁一块圆石，道：“请坐下说话。”待令狐冲坐好，缓缓

说道：“令狐公子，年轻一辈人物之中，如你这般人才武功，那是少有得很了。”

令狐冲道：“不敢。晚辈行为不端，声名狼藉，不容于师门，怎配承前辈如此见重？”

那老者道：“我辈武人，行事当求光明磊落，无愧于心。你的所作所为，虽然有时狂放大胆，不拘习俗，却不失为好男儿、大丈夫的行径。我暗中派人打听，并没查到你有什么真正的劣迹。江湖上的流言蜚语，不足为凭。”

令狐冲听他如此为自己分辩，句句都打入心坎，不由得好生感激，又想：“这位前辈在武当派中必定位居尊要，否则怎会暗中派人查察我的为人行事。”当即站起来，恭立受教。

那老者又道：“请坐！少年人锋芒太露，也在所难免。岳先生外貌谦和，度量却嫌不广……”令狐冲道：“恩师待晚辈情若父母，晚辈不敢闻师之过。”

那老者微微一笑，说道：“你不忘本，那便更好。老朽失言。”忽然间脸色郑重，问道：“你习这‘吸星大法’有多久了？”

令狐冲道：“晚辈于半年前无意中习得，当初修习，实不知是‘吸星大法’。”

那老者点头道：“这就是了！你我适才三次兵刃相交，我内力为你所吸，但我察觉你尚不善运用这项为祸人间的妖法。老朽有一言相劝，不知少侠能听否？”令狐冲大是惶恐，躬身道：“前辈金石良言，晚辈自当凛遵。”那老者道：“这吸星妖法临敌交战，虽然威力奇大，可是于修习者本身却亦大大有害，功行越深，为害越烈。少侠如能临崖勒马，尽弃所学妖术，自然最好不过，否则也当从此停止修习。”

令狐冲当日在孤山梅庄，便曾听任我行言道，习了“吸星大法”后有极大后患，要自己答允参与魔教，才将化解之法相传，其时自己曾予坚拒，此刻听这老者如此说，更信所言非虚，说道：“前辈指教，晚辈决不敢忘。晚辈明知此术不正，也曾立意决不用以害人，只是身上既有此术，纵想不用，亦不可得。”

那老者点头道：“据我所闻，确是如此。有一件事，要少侠行来恐怕甚难，但英雄豪杰，须当为人之所不能为。少林寺有一项绝艺《易筋经》，少侠想来曾听说过。”

令狐冲道：“正是。听说这是武林中至高无上的内功，即是少林派当今第一辈的高僧大师，也有未蒙传授的。”

那老者道：“少侠这番率人前往少林，只怕此事不易善罢，不论哪一边得胜，双方都将损折无数高手，实非武林之福。老朽不才，愿意居间说项，请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将《易筋经》传于少侠，而少侠则向众人善为开导，就此散去，将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少侠以为如何？”令狐冲道：“然则为少林寺所拘的任氏小姐却又如何？”那老者道：“任小姐杀害少林弟子四人，又在江湖上兴风作浪，为害人间。方证大师将她幽禁，决不是为了报复本派私怨，实是出于为江湖同道造福的菩萨心肠。少侠如此人品武功，岂无名门淑女为配？何必抛舍不下这个魔教妖女，以致坏了声名，自毁前程？”

令狐冲道：“受人之恩，必当以报。前辈美意，晚辈衷心感激，却不敢奉命。”

那老者叹了口气，摇头道：“少年人溺于美色，脂粉陷阱，原是难以自拔。”

令狐冲躬身道：“晚辈告辞。”

那老者道：“且慢！老朽和华山派虽少往来，但岳先生多少也要给老朽一点面子，

你若依我所劝，老朽与少林寺方丈一同拍胸口担保，叫你重回华山派。你信不信得过我？”

令狐冲不由得心动，重归华山原是他最大的心愿，这老者武功如此了得，听他言语，必是武当派中一位响当当的前辈，他说可和方证方丈一同担保，相信必能办成此事。师父向来十分重视同道交谊，少林、武当是当今武林中最大的两个门派，这两派的头面人物出来说项，师父极难不卖这个面子。师父对自己向来情同父子，这次所以传书武林，将自己逐出门墙，自是因自己与向问天、盈盈等人结交，令师父无颜以对正派同道，但既有少林、武当两大派出面，师父自然有了最好的交代。但自己回归华山，日夕和小师妹相见，却难道任由盈盈在少林寺后山阴寒的山洞之中受苦？想到此处，登时胸口热血上涌，说道：“晚辈若不能将任小姐救出少林寺，枉自为人。此事不论成败若何，晚辈若还留得命在，必当上武当山真武观来，向冲虚道长和前辈叩谢。”

那老者叹了口气，说道：“你不以性命为重，不以师门为重，不以声名前程为重，一意孤行，便为了这魔教妖女。将来她若对你负心，反脸害你，你也不怕后悔吗？”

令狐冲道：“晚辈这条性命，是任小姐救的，将这条命还报了她，又有何足惜？”

那老者点头道：“好，那你就去吧！”

令狐冲又躬身行礼，转身回向群豪，说道：“走吧！”

桃实仙道：“那老头儿跟你比剑，怎么没分胜败，便不比了？”适才二人比剑，确是胜败未分，只是那老者情知不敌，便即罢手，旁观众人都瞧不出其中关窍所在。

令狐冲道：“这位前辈剑法极高，再斗下去，我也必占不到便宜，不如不打了。”

桃实仙道：“你这就笨得很了。既然不分胜败，再打下去你就一定胜了。”令狐冲笑道：“那也不见得。”桃实仙道：“怎不见得？这老头儿的年纪比你大得多，力气当然没你大，时候一长，自然是你占上风。”令狐冲还没回答，只听桃根仙道：“为什么年纪大的，力气一定不大？”令狐冲登时省悟，桃谷六仙之中，桃根仙是大哥，桃实仙是六弟，桃实仙说年纪大的力气不大，桃根仙便不答应。

桃干仙道：“如果年纪越小，力气越大，那么三岁孩儿力气最大了？”桃花仙道：“这话不对，三岁孩儿力气最大这个‘最’字，可用错了，两岁孩儿比他力气更大。”桃干仙道：“你也错了，一岁孩儿比两岁孩儿力气又要大些。”桃叶仙道：“还没出娘胎的胎儿，力气最大。”

群豪一路向北，到得河南境内，突然有两批豪士分从东西来会，共有二千余人，这么一来，总数已在五千以上。这五千余人晚上睡觉倒还罢了，不论草地树林、荒山野岭，都可倒头便睡，这吃饭喝酒却是极大麻烦。接连数日，都是将沿途城镇上的饭铺酒店，吃喝得锅镬俱烂，桌椅皆碎。群豪酒不醉，饭不饱，恼起上来，自是将一干饭铺酒店打得落花流水。

令狐冲眼见这些江湖豪客凶横暴戾，却也皆是义气极重的直性汉子，一旦少林寺不允释放盈盈，双方展开血战，势必惨不忍睹。他连日都在等待定闲、定逸两位师太的回音，只盼凭着她二人的金面，方证方丈释放盈盈，就可免去一场大厮杀的浩劫。屈指算来，距十二月十五只差三日，离少林寺也已不过一百多里，却始终没得两位师太的回音。

这番江湖群豪北攻少林，大张旗鼓而来，早已远近知闻，对方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倒似有恃无恐一般。令狐冲和祖千秋、计无施等人谈起，均也颇感忧虑。

这晚群豪在一片旷野上露宿，四周都布了巡哨，以防敌人晚间突来偷袭。寒风凛冽，铅云低垂，似乎要下大雪。方圆数里的平野上，到处烧起了一堆堆柴火。这些豪士并无军令部勒，乌合之众，聚在一起，但听得唱歌吆喝之声，震动四野。更有人挥刀比剑，斗拳摔角，吵嚷成一片。

令狐冲心想：“最好不让这些人真的到少林寺去。我何不先去向方证、方生两位大师相求？要是能接盈盈出来，岂不是天大喜事？”想到此处，全身一热，但转念又想：“但若少林僧众对我一人动手，将我擒住甚或杀死，我死不足惜，无人主持大局，群豪势必乱成一团，盈盈固然救不出来，这数千位血性朋友，说不定都会葬身于少室山上。我只凭一时血气之勇而误此大事，如何对得住众人？”

站起身来，放眼四望，但见一个个火堆烈焰上腾，火堆旁人头涌涌，心想：“他们不负盈盈，我也不能负了他们。”

两日之后，群豪来到少室山上、少林寺外。这两日中，又有大批豪士来会。当日曾在五霸冈上聚会的豪杰如黄伯流、司马大、蓝凤凰等尽皆到来，九江白蛟帮史帮主带着“长江双飞鱼”也到了，还有许许多多是令狐冲从未见过的，少说也有六七千人众。数百面大皮鼓同时擂起，蓬蓬之声，当真惊天动地。

群豪擂鼓良久，不见有一名僧人出来。令狐冲道：“止鼓！”号令传下，鼓声渐轻，终于慢慢止歇。令狐冲提一口气，朗声说道：“晚辈令狐冲，会同江湖上一众朋友，前来参拜如来佛祖和诸位大菩萨，拜访少林寺方丈和各位前辈大师，敬请赐予接见。”这几句话以充沛内力传送出去，声闻数里。

但寺中寂无声息，竟没半点回音。令狐冲又说了一遍，仍无人应答。

令狐冲道：“请祖兄奉上拜帖。”

祖千秋道：“是。”持了事先预备好的拜盒，中藏自令狐冲以下群豪首领的名帖，来到少林寺大门之前，在门上轻叩数下，倾听寺中寂无声息，在门上轻轻一推，大门并未上闩，应手而开，向内望去，空荡荡的并无一人。他不敢擅自进内，回身向令狐冲禀报。

令狐冲武功虽高，处事却无阅历，更无统率群豪之才，遇到这等大出意料之外的情境，实不知如何是好，一时呆在当地，说不出话来。

桃根仙叫道：“庙里的和尚都逃光了？咱们快冲进去，见到光头的便杀。”桃干仙道：“你说和尚都逃光了，哪里还有光头的人给你来杀？”桃根仙道：“尼姑不是光头的吗？”桃花仙道：“和尚庙里，怎会有尼姑？”桃根仙指着游迅，说道：“这个人既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却是光头。”桃干仙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计无施道：“咱们进去瞧瞧如何？”令狐冲道：“甚好，请计兄、老兄、祖兄、黄帮主四位陪同在下，进寺察看。请各位传下令去，约束属下弟兄，不得我的号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不得对少林僧人有任何无礼的言行，亦不可毁损少室山上的一草一木。”桃枝仙道：“当真拔一根草也不可以吗？”

令狐冲心下焦虑，挂念盈盈，大踏步向寺中走去。计无施等四人跟随其后。

进得山门，走上一道石级，过前院，经前殿，来到大雄宝殿，但见如来佛宝相庄严，地下和桌上却都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祖千秋道：“难道寺中僧人当真都逃光了？”令狐冲道：“祖兄别说这个‘逃’字。”

跪下向如来佛像礼拜。五个人静了下来，侧耳倾听，所听到的只是庙外数千豪杰的喧哗，庙中却无半点声息。

计无施低声道：“得防少林僧布下机关埋伏，暗算咱们。”令狐冲心想：“方证方丈、方生大师都是有道高僧，怎会行使诡计？但咱们这些旁门左道大举来攻，少林僧跟我们斗智不斗力，也非奇事。”眼见偌大一座少林寺竟没一个人影，心底隐隐感到一阵极大的恐惧，不知他们将如何对付盈盈。

五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步步向内走去，穿过两重院子，到得后殿，突然之间，令狐冲和计无施同时停步，打个手势。老头子等一齐止步。令狐冲向西北角的一间厢房一指，轻轻掩将过去。老头子等跟着过去。随即听到厢房中传出一声极轻的呻吟。

令狐冲走到厢房之前，拔剑在手，伸手在房门上轻推，身子侧在一旁，以防房中发出暗器。那房门呀的一声开了，房中又是一声低呻。令狐冲探头向房中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两位老尼躺在地下，侧面向外的正是定逸师太，眼见她脸无血色，双目紧闭，似已气绝身亡。他一个箭步抢了进去。祖千秋叫道：“盟主，小心！”跟着进内。令狐冲绕过躺在地下的定逸师太身子，去看另一人时，果然便是恒山掌门定闲师太。

令狐冲俯身叫道：“师太，师太！”定闲师太缓缓睁眼，初时神色呆滞，但随即目光中闪过一丝喜色，嘴唇动了儿动，却发不出声音。

令狐冲身子俯得更低，说道：“是晚辈令狐冲。”

定闲师太嘴唇又动了儿下，发出儿下极低的声音，令狐冲只听到她说：“你……你……你……”眼见她伤势十分沉重，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定闲师太运了口气，说道：“你……你答允我……”令狐冲忙道：“是，是。师太但有所命，令狐冲纵然粉身碎骨，也当为师太办到。”想到两位师太为了自己，只怕要双双命丧少林寺中，心中悲恸，不由得泪水直滚而下。

定闲师太低声说道：“你……你一定能答允……答允我？”令狐冲道：“一定能答允！”定闲师太眼中又闪过一道喜悦的光芒，说道：“请你……请你答允接掌……接掌恒山派门户……”说了这几个字，已上气不接下气。

令狐冲大吃一惊，说道：“晚辈是男子之身，不能做贵派掌门。不过师太放心，贵派不论有何艰巨危难，晚辈自当尽力担当。恒山派的事，便是晚辈的事！”定闲师太缓缓摇了摇头，说道：“不，不是。我……我传你令狐冲，为恒山派……恒山派掌门人，你若……你若不答允，我死……死不瞑目。”

祖千秋等四人站在令狐冲身后，面面相觑，均觉定闲师太这遗命太也匪夷所思。

令狐冲心神大乱，只觉这实在是件天大难事，但眼见定闲师太命在顷刻，心头热血上涌，说道：“好，晚辈答允师太便是。”

定闲师太嘴角露出微笑，低声道：“多……多谢！恒山派门下数百弟……弟子，今

后都要累……累你令狐少侠了。”

令狐冲又惊又怒，又是伤心，说道：“少林寺如此不讲情理，何以竟对两位师太痛下毒手，晚辈……”只见定闲师太将头一侧，闭上了眼睛。令狐冲大惊，伸手去探她鼻息时，已然气绝。他心中伤痛，回身去摸了摸定逸师太的手，着手冰凉，早死去多时，心中愤激难过，忍不住痛哭失声。

老头子道：“令狐公子，咱们必当为两位师太报仇。少林寺的秃驴逃得一个不剩，咱们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令狐冲悲愤填膺，拍腿道：“正是！咱们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

计无施忙道：“不行！不行！倘若圣姑仍囚在寺中，岂不烧死了她？”令狐冲登时恍然，背上出了一阵冷汗，说道：“我鲁莽糊涂，若不是计兄提醒，险些误了大事。眼前该当如何？”计无施道：“少林寺千房百舍，咱们五人难以遍查，请盟主传下号令，召唤二百位弟兄进寺搜查。”令狐冲道：“对，便请计兄出去召人。”计无施道：“是！”转身出外。祖千秋叫道：“可千万别让桃谷六怪进来。”

令狐冲将两位师太的尸身扶起，放在禅床之上，跪下磕了几个头，心下默祝：“弟子必当尽力，为两位师太报仇雪恨，光大恒山派门户，以慰师太在天之灵。”站起身来，察看二人尸身上的伤痕，不见有何创伤，亦无血迹，却不便揭开二人衣衫详查，料想是中了少林派高手的内功掌力，受内伤而亡。

只听得脚步声响，二百名豪士拥将进来，分往各处查察。

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令狐冲不让我们进来，我们偏要进来，他又有什么法子？”正是桃枝仙的声音。令狐冲眉头一皱，装作没听见。只听桃干仙道：“来到名闻天下的少林寺，不进来逛逛，岂不冤枉？”桃叶仙道：“进了少林寺，没见到名闻天下的少林和尚，那更加冤枉。”桃枝仙道：“见不到少林寺和尚，便不能跟名闻天下的少林派武功较量较量，那可冤枉透顶，无以复加了。”桃花仙道：“大名鼎鼎的少林寺中，居然看不到一个和尚，真是奇哉怪也。”桃实仙道：“没一个和尚，倒也不奇，奇在却有两个尼姑。”桃根仙道：“有两个尼姑，倒也不奇，奇在两个尼姑不但是老的，而且是死的。”六兄弟各说各的，走向后院。

令狐冲和祖千秋、老头子、黄伯流三人走出厢房，带上了房门。但见群豪此来彼往，在少林寺中到处搜查。过得一会，便有人不断来报，说道寺中和尚固然没见一个，便厨子杂工也都不知去向。有人报道：寺中藏经、簿籍、用具都已移去，连碗盏也没一只。有人报道：寺中柴米油盐，空无所有，连菜园中所种的蔬菜也拔得干干净净。

令狐冲每听一人禀报，心头便低沉一分，寻思：“少林寺僧人布置得如此周详，甚至青菜也不留下一条，自然早将盈盈移往别处。天下如此之大，却到哪里去找？”

不到一个时辰，二百名豪士已将少林寺的千房百舍都搜了个遍，即令神像座底，匾额背后，也都查过了，便一张纸片也没找到。有人得意洋洋地说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名门大派，一听到咱们来到，竟然逃之夭夭，那是千百年来从所未有之事。”有人说道：“咱们这一下大显威风，从此武林中人，再也不敢小觑了咱们。”有人却道：“赶跑少林寺和尚固然威风，可是圣姑呢？咱们是来接圣姑，却不是来赶和尚的。”群豪均觉有理，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望着令狐冲听他示下。

令狐冲道：“此事大出意料之外，谁也想不到少林僧人竟会舍寺而去。眼前之事如何办理，在下可没了主意。一人计短，二人计长，还请众位各抒高见。”

黄伯流道：“依属下之见，找圣姑难，找少林僧易。少林寺僧众不下千人，这些人总不会躲将起来，永不露面。咱们找到了少林僧，着落在他们身上，说出圣姑芳驾的所在。”祖千秋道：“黄帮主之言不错。咱们便住在这少林寺中，难道少林派弟子竟会舍得这千百年的基业，任由咱们占住？只要他们想来夺回此寺，便可向他们打听圣姑的下落了。”有人道：“打听圣姑的下落？他们又怎肯说？”老头子道：“所谓打听，只是说得客气些而已，其实便是逼供。所以啊，咱们见到少林僧，须得只擒不杀，但叫能捉得十个八个来，还怕他们不说吗？”又一人道：“要是这些和尚倔强到底，偏偏不说，那又如何？”

老头子道：“那倒容易。请蓝教主放些神龙、神物在他们身上，怕他们不吐露真相？”众人点头称是。大家均知所谓“蓝教主的神龙、神物”，便是五毒教教主蓝凤凰的毒蛇、毒虫，这些毒物放在人身，咬啮起来，可比任何苦刑都更厉害。蓝凤凰微微一笑，说道：“少林寺和尚久经修练，我的神龙、神物制他们不了，也未可知。”

令狐冲却想：“如此滥施刑罚，倒也不必。咱们却只管尽量捉拿少林僧人，捉到一百个后，以百换一，他们总得释放盈盈了。”

突然间一个粗鲁的声音说道：“这半天没吃肉，可饿坏我了。偏生庙里没和尚，否则捉个细皮白肉的和尚蒸他一蒸，倒也妙得很！”说话之人身材高大，正是“漠北双熊”中的大个子白熊。群豪知他和另一个和尚黑熊都爱吃人肉，他这几句话虽听来令人作呕，但来到少室山上已有好几个时辰，无饮无食，均感饥渴，有的肚子中已咕咕咕地响了起来。

黄伯流道：“少林派使的是坚什么清什么之计。”祖千秋道：“坚壁清野。”黄伯流道：“正是。他们盼望咱们在寺中挨不住，就此乖乖地退下山去，可是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令狐冲道：“不知黄帮主有何高见？”黄伯流道：“咱们一面派遣兄弟，下山打探少林僧的去向，一面派人采办粮食，大伙儿便在寺中守……什么待兔，以便大和尚们自投……自投什么网，咱们便来个……什么中捉鳖。”这位黄帮主爱用成语，只不大记得清楚，用起来也往往并不贴切。

令狐冲道：“这个甚是。便请黄帮主传下令去，派遣五百位精明干练的弟兄们下山，打听少林僧众的下落。采购粮食之事，也请黄帮主一手办理。”黄伯流答应了，转身出去。蓝凤凰笑道：“黄帮主可得赶着办，要不然白熊、黑熊两位饿得狠了，什么东西都会吃下肚去。”黄伯流笑道：“老朽理会得。但漠北双熊就算饿瘪了肚子，也不敢碰蓝教主的一根手指头儿。”

祖千秋道：“寺中和尚是走清光的了，请各位朋友辛苦一番，再到各处瞧瞧，且看有何异状，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群豪轰然答应，又到各处察看。

令狐冲坐在大雄宝殿的一个蒲团之上，见如来佛像宝相庄严，一副怜悯慈悲的神情，心想：“方证方丈固然是有道高僧，得知我们大举而来，宁可自堕少林派威名，也不愿率众出战，终于避开了这场大杀戮、大流血的浩劫。但他们何以又将定逸、定闲两

位师太害死？料想害死两位师太的多半是寺中的凶悍僧人，决非出于方丈大师之意。我当体念方证大师的善意，不可去找少林僧人为难，须得另行设法相救盈盈才是。”

突然之间，一阵朔风从门中直卷进来，吹得神座前的帷子扬了起来，风势猛烈，香炉中的香灰飞得满殿都是。令狐冲步到殿口，只见天上密云如铅，北风甚紧，心想：“这早晚便要下大雪了。”心中刚转过这个念头，半空已有一片片雪花飘下，又忖：“天寒地冻，不知盈盈身上可有寒衣？少林派人多势众，部署又如此周密。咱们这些人都是一勇之夫，要想救盈盈出来，只怕是千难万难了。”负手背后，在殿前长廊上走来走去，一片片细碎的雪花飘在头上、脸上、衣上、手上，迅即融化。

又想：“定闲师太临死之时，受伤虽重，神智仍很清醒，丝毫无迷乱之象，她却何以要我去当恒山派的掌门？恒山派门下没有一个男人，听说上一辈的掌门人也都是女尼，我一个大男人怎能当恒山派掌门？这话传将出去，岂不叫江湖上好汉都笑掉了下巴？哼，哼！我既已答允了她，大丈夫岂能食言？我行我素，旁人耻笑，又理他怎地？”想到此处，胸中豪气顿生。

忽听得半山隐隐传来一阵喊声，过不多时，寺外的群豪都喧哗起来。令狐冲心头一惊，抢出寺门，只见黄伯流满脸鲜血，奔将过来，肩上中了一枝箭，箭杆兀自不住颤动，叫道：“盟主，敌……敌人把守了下山的道路，咱们这……这可是自投那个网了。”令狐冲惊道：“是少林寺僧人吗？”黄伯流道：“不是和尚，是俗家人，他奶奶的，咱们下山没够三里，便给一阵急箭射了回来，死了十几名弟兄，伤的怕有七八十人，那真是全军那个没了。”

只见数百人狼狈退回，中箭的着实不少。群豪喊声如雷，都要冲下去决一死战。

令狐冲又问：“敌人是什么门派，黄帮主可瞧出些端倪么？”

黄伯流道：“我们没能跟敌人近斗，他奶奶的，弓箭厉害得很，还没瞧清楚这些王八蛋的模样，一枝枝箭便射了过来。当真是远交近攻，箭无虚发。”

祖千秋道：“看来少林派是故意布下陷阱，乃是个瓮中捉鳖之计。”老头子道：“什么瓮中捉鳖？岂不自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是个……这是个诱敌深入之计。”祖千秋道：“好，就算是诱敌深入，咱们来都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些和尚要将咱们都活生生地饿死在这少室山上，要咱们坐困危城！”

白熊大声叫道：“哪一个跟我冲下去杀了这些王八蛋？”登时有千余人轰然答应。

令狐冲道：“且慢！对方弓箭了得，咱们须得想个对付之策，免得枉自损伤。”计无施道：“这和尚庙中别的没有，蒲团倒有数千个之多。”这一言提醒了众人，都道：“当做盾牌，当真是再好不过。”当下便有数百人冲入寺中，搬了许多蒲团出来。

令狐冲叫道：“以此挡箭，大伙儿便冲下山去。”计无施道：“盟主，下山之后在何处聚会，以后作何打算，如何设法搭救圣姑，现下都须先作安排。”令狐冲道：“正是。你瞧我临事毫无主张，哪里能做什么盟主？我想下山之后，大伙儿暂且散归原地，各自分别访查圣姑的下落，互通声气，再定救援之策。”

计无施道：“那也只好如此。”当即将令狐冲之意大声说了。

那吃人肉的和尚黑熊叫道：“少林寺的秃驴们如此可恶，大伙儿把这鬼庙一把火烧了，再冲下去，跟他们拚个死活。”他自己也是和尚，但骂人“秃驴”，却也毫无避

忌。群豪轰然叫好。令狐冲连连摇手，说道：“圣姑眼下还受他们所制，大家可鲁莽不得，免得圣姑吃了眼前亏。”众人一想不错，都道：“好，那就便宜了他们。”

令狐冲道：“计兄，如何分批冲杀，请你分派。”

计无施见令狐冲确无统率群豪以应巨变之才，便也当仁不让，朗声说道：“诸位朋友听了，盟主有令，大伙儿分为八路下山，东南西北四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又是四路。咱们只求突围而出，却也不须多所杀伤。”当下分派各帮各派，从哪一方下山，每一路或五六百人，或七八百人不等。

计无施道：“正南方是上山的大路，想必敌人最多，盟主，咱们先从正南下山，牵制敌人，好让其余各路兄弟从容突围。”令狐冲拔剑在手，也不持蒲团，大踏步便向山下奔去。

群豪齐声呐喊，分从八方冲下山去。上山的道路本无八条之多，众人奔跃而前，初时还分八路，到后来漫山遍野，蜂拥而下。

令狐冲奔出数里，便听得几声锣响，前面树林中一阵箭雨，急射而至。他使开独孤九剑中的“破箭式”，拨挑拍打，将迎面射来的羽箭一一拨开，脚下丝毫不停，向前冲去。

忽听得身后有人“啊”的一声，却是蓝凤凰左腿、左肩同时中箭，倒在地下。令狐冲急忙转身，将她扶起，说道：“我护着你下山。”蓝凤凰道：“你别管我，你……你……自己下山要紧。”这时羽箭仍如飞蝗般攒射而至，令狐冲信手挥洒，尽数挡开，却见四下里群豪纷纷中箭倒地。

令狐冲左手揽住了蓝凤凰，向山下奔去，羽箭射来，便挥剑拨开。只觉来箭势道劲急，发箭之人竟皆武功高强，来箭又密，以致群豪手中虽有蒲团，也难尽数挡开，中箭之人越来越多。令狐冲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当冲下山去，还是回去接应众人。

计无施叫道：“盟主，敌人弓箭厉害，弟兄们冲不下去，伤亡已众，还是叫大伙儿暂且退回，再作计较。”

令狐冲知败势已成，若给对方冲杀上来，更加不可收拾，纵声叫道：“大伙儿退回少林寺！大伙儿退回少林寺！”他内力充沛，这一叫喊，虽在数千人高呼酣战之时，仍四处皆闻。计无施、祖千秋等数十人齐声呼唤：“盟主有令，大伙儿退回少林寺。”

群豪听得呼声，陆续退回。

少林寺前但闻一片咒骂声、呻吟声、叫唤声，地下东一滩，西一片，尽是鲜血。计无施传下号令，命八百名完好无伤之人分为八队，守住了八方，以防敌人冲击。来到少林寺的数千人众，其中大半数分属门派帮会，各有统属，能遵守规矩号令，其余二千余人却皆是乌合之众，这一仗败了下来，乱成一团，各说各的，谁都不知下一步该当如何。

令狐冲道：“大伙儿快去为受伤的弟兄们敷药救治。”心想：“可惜恒山派的女弟子们不在山上，缺了治伤灵药。”又想：“倘若恒山派众人在此，是帮我呢，还是帮他们正教各派？嗯，两位师太遭害，恒山派众弟子一定帮我。”

耳听得群豪喧扰不已，不由得心乱如麻，若是他独自一人被困山上，早已冲了下去，死也好，活也好，也不放在心上，但自己是这群人的首领，这数千人的生死安危，

全在自己一念之间，偏生束手无策，这可真为难了。

眼见天色将暮，突然间山腰里擂起鼓来，喊声大作。令狐冲拔出长剑，抢到路口。群豪也各执兵刃，要和敌人决一死战。只听得鼓声越敲越响，敌人却并不冲上。

过了一会，鼓声同时止歇，群豪纷纷议论：“鼓声停了，要上来了。”“冲上来倒好，便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免得在这里等死。”“他奶奶的，这些王八蛋便是要咱们在这里饿死、渴死。”“龟儿子不上来，咱们便冲下去。”“只要冲得下去，那还用你说？”

计无施悄声对令狐冲道：“咱们今晚要是不能脱困，再饿得一日一晚，大伙儿可没力气再战了。”令狐冲道：“不错。咱们挑选二三百位武功高强的朋友开路，黑夜中敌人射箭没准头，只消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大家便可一拥而下。”计无施道：“也只有如此。”

便在此时，山腰里鼓声响起，跟着便有百余名头缠白布之人冲上山来。群豪大声呼喝，拥上去接战。但攻上来的这一百余人只斗得片刻，一声唢呐，便都退下山去。群豪放下兵刃休息。跟着鼓声又起，另有一批头缠白布之人攻上山来，杀了一阵，又即退去。敌人虽退，擂鼓声、呐喊声此伏彼起，始终不息。

计无施道：“盟主，敌人使的显是疲兵之计，要扰得咱们难以休息。”令狐冲道：“正是。请计兄安排。”计无施传下令去，若再有敌人冲上，只由把守山口的数百人接战，余人只管休息，不可理会。祖千秋道：“在下倒有个计较，咱们选定三百名好手，也都头缠白布，敌人再来进攻，这三百人便乘势冲下，攻入敌阵混战。王八羔子们便不能放箭，大伙儿就乘势下山。为今之计，只有先搅得天下大乱，才能乘乱脱身。”令狐冲道：“极好，请祖兄去分别挑选，嘱咐众朋友，只待势头一乱，便即猛冲。”

不到半个时辰，祖千秋回报三百人已挑选定当，都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以此精锐奋力下冲，敌人纵有数千人列队拦阻，也未必挡得住这三百头猛虎。令狐冲精神一振，跟着祖千秋走到西首山边，只见那三百人头缠白布，排得整整齐齐，便道：“众位请坐下稍息，待到天色全黑，大伙儿下去决个死战。”群豪轰然答应。

这时候雪下得更大了，雪花一大片一大片地飘将下来，地下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群豪头上、衣上都飘满了雪花。寺中所有水缸固已倒得滴水不存，连水井也都用泥土填满。各人抓起地下积雪，捏成一团，送入口中解渴。天色越来越黑，到后来即是两人相对，面目也已模糊。祖千秋道：“幸好今晚下雪，否则刚好十五，月光可亮得很呢。”

突然之间，四下里万籁无声。少林寺寺内寺外聚集豪士数千之众，少室山自山腰以至山脚，正教中人至少也有三四千人，竟不约而同地谁都没出声，便有人想说话的，也为这寂静的气氛所慑，话到嘴边都缩了回去。似乎只听到雪花落在树叶和丛草之上，发出轻柔异常的声音。令狐冲心中忽想：“小师妹这时候不知在干什么？”

暮地里山腰间传上来一阵呜呜呜的号角声，跟着四面八方喊声大作。这一次敌人似是乘黑全力进攻，再不如适才那般虚张声势。

令狐冲长剑一挥，低声道：“冲！”向西北方的山道抢先奔下，计无施、祖千秋、漠北双熊，以及那三百名精选的豪士跟着冲了下去。

三百余人一路冲下，前途均无阻拦。奔出里许后，祖千秋取出一枚大炮仗，晃火折点燃了，砰的一声响，射入半空，跟着火光一闪，啪的一声巨响，炸了开来。这是通知山上群豪的讯号，寺中群豪也即杀出。

令狐冲正奔之际，然觉脚底一痛，踹着了一枚尖钉，心知不妙，急忙提气上跃，落在一株树上，只听得祖千秋等纷纷叫了起来：“啊哟，不好，地下有鬼！”各人脚底都踹到了耸起的尖钉，有的尖钉直穿过脚背，痛不可当。数十人继续奋勇下冲，突然啊啊大叫，跌入一个大陷坑中，树丛中伸出十几枝长枪，往坑中戳去，一时惨呼之声，响遍山野。

计无施叫道：“盟主快传号令，退回山上！”

令狐冲见这等情势，显然正教门派在山下布满了陷阱，若再贸然下冲，非全军覆没不可，当即纵声高叫：“大伙儿退回少林寺！大伙儿退回少林寺！”

他从一株树顶跃到另一株树顶，将到陷坑之边，长剑下掠，刺倒了三名长枪手，纵身下地，落在一名长枪手身边，料想此人立足处必无尖钉，霎时间刺倒了七八人。其余的长枪手发一声喊，四下退走。落在陷坑中的四十余人才一一跃起，但已有十余人丧身坑中。群豪望出去漆黑一片，地下虽有积雪反光，却不知何处布有陷阱，各人垂头丧气，一跛一拐地回到山上，幸好敌人并不乘势来追。

群豪回入寺中，在灯烛光下检视伤势，十人中倒有九人的足底给刺得鲜血淋漓，人人破口大骂，显然对方这几个时辰中擂鼓呐喊，乃是遮掩在山腰里挖坑布钉的声音。这些铁钉长达一尺，有七寸埋在土中，三寸露在地面，钉头尖利，倘若满山都布满了，怕不有数十万枚？这许多利钉当然是事先预备好了的，敌人如此处心积虑，群豪中凡稍有见识的，思之无不骇然。

计无施将令狐冲拉在一边，悄声说道：“令狐公子，大伙儿要一齐全身而退，势已万万不能。咱们日思夜想，只是盼望救圣姑脱险，这件大事，只好请公子独力承担了。”

令狐冲惊道：“你……你……是什么意思？”

计无施道：“我自然知道公子义薄云天，决不肯舍众独行。但人人在此就义，将来由谁来为大伙儿报此大仇？圣姑困于苦狱，又有谁去救她重出生天？”

令狐冲嘿嘿一笑，说道：“原来计兄要我独自下山逃命，此事再也休提。大伙儿死就死了，又怎能理会得这许多？世人有谁不死？咱们一起死了，圣姑困在狱中，将来也就死了。正教门派今日虽然得胜，过得数十年，他们还不是一个一个都死了？胜负之分，也不过早死迟死之别而已。”

计无施眼见劝他不听，情知多说也无用，但如今晚不乘黑逃走，明日天一亮，敌人大举来攻，那可再也脱身之机了，不由得摊手长叹。

忽听得几个人嘻嘻哈哈地大笑，越笑越欢畅。群豪大败之余，坐困寺中，性命便在旦夕之间，居然还有人笑得这么开心，令狐冲和计无施一听，便知是桃谷六仙，均想：“世上也只这六个怪物，死到临头，还能如此嘻笑。”

只听桃谷六仙中一人说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傻子！把好好一双脚，踏到铁钉上去，哈哈，真笑死我也。”另一人道：“你们这些笨蛋，定是要试试到底脚板厉害，

还是铁钉了得，哈哈，铁钉穿足，味道可舒服得很吧？”又一人笑道：“你们要尝尝铁钉穿足的滋味，何不用个大铁锤，将铁钉从脚背上自己锤下去？哈哈，嘿嘿，呵呵呵！”六兄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似乎天下滑稽之事莫过于此。

群豪给铁钉穿足的，本已痛得叫苦连天，偏生有如此不识趣之人在旁嘲笑，无不破口大骂。可是和桃谷六仙对骂，那是艰难无比之事，每一句话他都要和你辩个明白。你骂他“直娘贼”，他就问你为什么是“直娘”而不是“弯娘”；你骂他“王八蛋”，他就苦苦追问为何不是“王七蛋、王九蛋”，而定要“王八蛋”。

一时殿上嘈声四起，有人抄起兵刃，便要动手。

令狐冲见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突然叫道：“咦，这是什么东西？有趣啊有趣，古怪之极了！”桃谷六仙一听，一齐奔了过来，问道：“什么东西如此有趣？”令狐冲道：“我瞧见六只老鼠咬住一只猫，从这里奔了过去。”桃谷六仙大喜，都道：“老鼠咬猫，我们可从来没见过。走向哪里去了？”令狐冲随手一指，道：“向那边过去了。”桃根仙拉住他手腕，道：“去，去！大伙儿都去瞧瞧。”群豪知道令狐冲绕弯儿骂他们是六只老鼠，他们居然信以为真，都纵声大笑。桃谷六仙却簇拥着令狐冲，径向后殿奔去。

令狐冲笑道：“咦！那不是吗？”桃实仙道：“我怎地没瞧见？”令狐冲有意将他们远远引开，免得和群豪争闹相斗，当下信手乱指，七人越走越远。

桃干仙砰的一声，推开一间偏殿之门，里面黑漆漆的一无所见。令狐冲笑道：“啊哟，六只老鼠抬了一只大猫，钻进洞里去啦。”桃根仙道：“你可别骗人。”晃亮火折，但见房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所有，只一尊菩萨石像面壁而坐。

桃根仙过去点燃了供桌上的油灯，说道：“哪里有洞？咱把老鼠赶出来。”拿了油灯四下照看，却一个洞穴也无。

桃枝仙道：“只怕是在菩萨的背后？”桃干仙道：“菩萨的背后，就是咱们七人，难道咱们是老鼠么？”桃枝仙道：“菩萨对着墙壁，他的背后，就是前面。”桃干仙道：“你明明说错了，偏不承认！背后怎么会就是前面？”桃花仙道：“是背后也好，前面也好，咱们拉开来瞧瞧。”桃叶仙、桃实仙齐道：“正是。”三人伸手便去拉动石像。

令狐冲叫道：“使不得，这是达摩老祖。”他知达摩老祖乃少林寺的祖师，少林寺武学领袖群伦，历千余年而不衰，便是自达摩老祖一脉相承。达摩当年曾面壁九年，终于大彻大悟，因此寺中所供奉的达摩像，也是面向墙壁。达摩老祖又是中土禅宗之祖，不论在武林或在佛教，地位均甚尊崇。此番来到少林寺，群豪均遵从他的告诫，对寺中各物并无损毁，这达摩老祖的石像，决不可对之稍有轻侮。

但桃花仙等野性已发，哪去理会令狐冲的呼唤，三人一齐使劲，力逾千斤，只听得轧轧连声，已将达摩石像扳了转来。突然之间，七人齐声大叫，只见眼前一块铁板缓缓升起，露出了一个大洞。铁板的机括日久生锈，纠结甚固，在桃花仙等三人的大力拉扯之下，发出叽叽格格之声，闻之耳刺牙酸。

桃枝仙叫道：“果然有个洞！”桃根仙道：“去瞧瞧六只老鼠抬猫。”头一低，已从洞中钻了进去。桃干仙等五人谁肯落后，纷纷钻进。洞内似乎极大，六人进去之后，但听得脚步之声。但片刻之间，六人哇哇叫喊，又奔了出来。桃枝仙叫道：“里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桃叶仙道：“既是黑漆漆的，又怎知一定很深？说不定再走几步，

便到了尽头呢。”桃枝仙道：“你既知再走几步便到尽头，干吗不再走几步，以便知道尽头所在？”桃叶仙道：“我说的是‘说不定’，却不是‘一定’。‘说不定’与‘一定’之间，大有分别。”桃枝仙道：“你既知是‘说不定’，又何必多说？”桃根仙道：“少什么？快点两根火把，进去瞧瞧。”桃实仙道：“为什么只点两根，点三根不可以么？”桃花仙道：“既然点得三根，为什么便点不得四根？”

六人口中不停，手下却也十分迅捷，顷刻间已扳下桌腿，点起了四根火把，六人你争我夺，抢了火把，钻入洞中。

令狐冲寻思：“瞧这模样，分明是少林寺的一条秘密地道。当日我在孤山梅庄被困，也是经过一条长长的地道。说不定盈盈便囚在其中。”思念及此，一颗心怦怦大跳，当即钻入洞中，加快脚步，追上桃谷六仙。这地道甚是宽敞，与梅庄地道的狭隘潮湿全然不同，只洞中霉气甚重，呼吸不畅。

桃实仙道：“那六只老鼠还是不见？只怕不是钻到这洞里来的。咱们回去吧，到别的地方找找。”桃干仙道：“到了尽头再回去，也还不迟。”

七人又行一阵，突然间呼的一声响，半空中一根禅杖当头直击下来。桃花仙走在最前，急忙后跃，重重撞在桃实仙胸前。只见一名僧人手执禅杖，迅速闪入右边山壁之中。桃花仙大怒，喝道：“你奶奶的，贼秃驴，却躲在这里暗算老爷。”伸手往山壁中抓去，呼的一声响，左边山壁中又有一条禅杖击了出来。这一杖将桃花仙的退路尽数封死，他无可退避，只得向前纵出，左足刚落地，右侧又有一条禅杖飞出。

这时令狐冲已看得清楚，使禅杖的并非活人，黄澄澄的乃是机括操纵的铜人，但装置得极妙，只要有人踏中了地下机括，便有禅杖击出，而且进退呼应，每一杖都是极精妙厉害之着。桃花仙抽出短铁棒挡架，当的一声大响，短铁棒登时给震得脱手飞出。

桃花仙叫声“啊哟”，着地滚倒，又有一柄铁禅杖搂头击落。桃根仙、桃枝仙各抽短铁棒，抢过去相救兄弟，双棒齐上，这才挡住。但一杖甫过，二杖又至，桃干仙、桃叶仙、桃实仙三人扑将进去。五根短铁棒使开，与两壁不断击到的禅杖斗了起来。

使禅杖的铜和尚虽是死物，但当时装置之人却是心思机灵之极的大匠，若非本人身具少林绝艺，便是有少林高僧在旁指点，是以这些铜和尚每一杖击出，尽属妙着，更有一桩极厉害处，铜和尚的手臂和禅杖均系镔铁所铸，近百斤的重量再加机括牵引，下击力道之强，不逊大力高手。桃谷六仙武功虽强，可是短铁棒实在太短，难以挡架禅杖的撞击。六兄弟叫苦连天，只想退出，后路呼呼风响，尽是禅杖影子，但每向前踏出一步，又增添了几个铜和尚参与夹击。

令狐冲眼见势危，又看出这些铜和尚招数固然极精，每一招中均具极大破绽，当即抽出长剑，刺向两个铜和尚的手腕，当当两声，剑尖都刺中铜和尚的手腕穴道，火花微溅，长剑却弹了转来。便在此时，猛听得桃根仙一声大叫，已给禅杖击中，倒在地下。令狐冲本已心下惊惶，这一来神智更乱，眼见禅杖晃动，想也不想，又是两剑刺出，铮铮两声，仍刺中了铜和尚的要害，但这两下剑术中的至精至妙之着，只刮去了铜和尚胸口和小腹上的一些铜绿，头顶风响，铁杖罩将下来。令狐冲大惊，踏前闪避，左前方又有一根铁禅杖击到。

蓦地里眼前一黑，接着什么也看不到了。原来桃谷六仙携入四根火把，抢前接战铜和尚时都抛在地下，这些火把是燃着的桌脚，横持在手时可以烧着，一抛落地，不久便即熄灭。令狐冲抢上之时，已有三根火把熄灭，避得几杖时连第四根火把也熄灭了。他目不见物，登时手足无措，接着左肩一阵剧痛，俯跌了下去，但听得“啊哟！”“哼！”“我的妈啊！”喊叫连连，桃谷六仙一一都给击倒。

令狐冲俯伏在地，只听得背后呼呼风响，尽是禅杖扫掠之声，便如身在梦魇之中，心下惶怖已达极点，却全然的无能为力。但不久风声渐轻，叽叽格格之声不绝，似是各个铜和尚回归了原位。

忽然间眼前一亮，有人叫道：“令狐公子，你在这里么？”令狐冲大喜，叫道：“我……我在这里……”伏在地下，不敢稍动，脚步声响，几个人走了进来，听得计无施“咦”的一声，甚是惊奇。令狐冲道：“别……别过来……机关……机关厉害得紧。”

计无施等久候令狐冲不归，心下挂念，十余人一路寻将过来，在达摩堂中发现了地道的入口，眼见令狐冲和桃谷六仙横卧于地，身上尽是鲜血，无不骇然。祖千秋叫道：“令狐公子，你怎么了？”令狐冲道：“站住别动，一动便触发了机关。”祖千秋道：“是！我用软鞭拖你们出来可好？”令狐冲道：“最好不过！”祖千秋软鞭甩出，卷住桃枝仙的左足，将他着地拖出。

桃枝仙躺在地道的最外处，祖千秋将他拉了出来，这才用软鞭卷住令狐冲右足，叫声：“得罪了！”又将他拉出。如此陆续将余下桃谷五仙都拉了出来，并未触动机括，那些装在两壁的铜和尚也就没再跃出伤人。

令狐冲摇摇晃晃地站起，忙去察看桃谷六仙。六人肩头、背上都为禅杖击伤，幸好六人皮粗肉厚，又以深厚内力相抗，受的都只皮肉之伤。

桃根仙便即吹牛：“这些铜做铁打的和尚好生厉害，可都叫桃谷六仙给破了。”桃花仙觉得不便尽居其功，说道：“令狐公子也有一点功劳，只不过功劳及不上我六兄弟而已。”令狐冲强忍肩头疼痛，笑道：“这个自然，谁又及得上桃谷六仙了？”

祖千秋问道：“令狐公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令狐冲将情形简略说了，说道：“多半圣姑便给囚在其内。咱们怎生想个计较，将这些铜和尚破了？”祖千秋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道：“原来铜和尚还没破去。”

桃干仙道：“要破铜和尚，又有何难？我们只不过一时还不想出手而已。”桃实仙道：“是啊，桃谷六仙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无敌不克。”计无施道：“不知这些铜和尚到底怎样厉害法，请桃谷六仙再冲进去引动机括，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如何？”

桃谷六仙适才吃过苦头，哪肯再上前去领略那禅杖飞舞、无处可避的困境。桃干仙道：“众位，猫捉老鼠，大家都见过了，可是老鼠咬猫，有人见过没有？”桃叶仙道：“我们七个人，适才便见了，当真是大开眼界，从来没见过。”他六兄弟另有一项绝技，遇上难题无法对答，便即顾左右而言他，扯开话题。

令狐冲道：“请哪一位去搬几块大石来，都须一二百斤的。”当下便有三人出外，搬了三块大石进来，都是少林寺庭院中的假山石笋。令狐冲端起一块，运起内力，着地滚去。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响，引发机括，两壁轧轧连声，铜和尚一个个闪将出来，眼前杖影晃动，呼呼风声不绝，一柄柄铁杖横扫竖击，过了良久，一个个铜和尚才缩

回石壁。

群豪只瞧得目眩神驰，挤舌不下。

计无施道：“公子，这些铜和尚有机括牵引，机括之力有时而尽，须得以绞盘绞紧机簧铁链，铁人方能再动。只须再用大石滚动几次，机簧力道一尽，铜和尚便不能动了。”

令狐冲急于要救盈盈脱险，说道：“我看铜和尚出杖之势毫不缓慢，不知要再舞几次，机簧力道方尽，再试得七八次，天也亮了。哪一位兄长有宝刀宝剑，请借来一用。”

当即有人越众而前，拔刀出鞘，道：“盟主，在下这口兵刃颇为锋利。”令狐冲见那人高鼻深目，颊下一部黄须，似是西域人氏。接过那口刀来，果然冷气森森，大非寻常，说道：“多谢了！要借兄长宝刀，去削铜人铁杖，若有损伤莫怪。”那人笑道：“为接圣姑，大伙儿性命尚且不惜，刀剑是身外之物，何足道哉！”

令狐冲点点头，向前踏出。桃谷六仙齐叫：“小心！”令狐冲又踏出两步，呼的一声，一柄禅杖当头击下。这招式他已是第三次见到，毫不思索地举刀一挥，嗤的一声，铜和尚右腕应声而断，铁手和铁杖掉在地下。和尚虽是铜制，脸和身子都黄澄澄的，手臂和禅杖却为镔铁所制。令狐冲赞道：“好宝刀！”

他初时尚恐这口刀不够锋利，不能一举削断铜和尚的手腕，待见此刀削铁如泥，登时精神大振，刷刷两声，又已削断了两只铜和尚的手腕。他以刀作剑，所使的全是“孤独九剑”中的招数。铜和尚不绝从两壁进攻，但手腕一断，禅杖跌落，两只手臂虽仍上下左右地不绝挥舞，但既无禅杖，也就全无威胁之力了。令狐冲眼见越向前行，铜和尚所出的招数越是精妙，心下暗暗佩服，但毕竟是铜铸铁打的死物，一招既出，破绽大露，手腕既断之后，机括虽仍不住作响，却全成废物了。

群豪高举火把跟随，替他照明，削断了百余只铁手之后，石壁中再无铜和尚跃出。有人一数，铁和尚共是一百零八名。群豪在地道中齐声欢呼，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响。

令狐冲亟盼及早见到盈盈，接过一个火把，抢前而行，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恐又触上什么机关，地道不住向下倾斜，越走越低，直行出三里外，地道通入了几个天生的洞穴，始终没再遇到什么机关陷阱。突然之间，前面透过来淡淡的光芒，令狐冲快步抢前，一步踏出，足底一软，竟是踏在一层积雪之上，同时一阵清新的寒气灌入胸臆，身子竟然已在空处。

他四下张望，黑沉沉的夜色之中，大雪纷飞飘落，跟着听得淙淙水响，却是处身在一条山溪之畔。霎时之间，心下好生失望，原来这地道并非通向囚禁盈盈之处。

却听计无施在身后说道：“大家传话下去，千万别出声，多半咱们已在少室山下。”令狐冲问道：“难道咱们已然脱险？”计无施道：“公子，隆冬之际，山上的溪流早已结冰，不会有水，看来咱们通过地道，已到了山脚。”祖千秋喜道：“是了，咱们误打误撞，找到了少林寺的秘密地道。”

令狐冲惊喜交集，将宝刀还给了那西域豪士，说道：“那就快快传话进去，要大伙儿从地道中出来。”

计无施命众人散开探路，再命数十人远远守住地道的出口，以防敌人陡然来攻，

倘若地道的前后都给堵死，未及出来的兄弟可就生生困死了。

过不多时，已有探路的人回报，确是到了少室山山脚，处身之所是在后山，抬头可望到山顶的寺院。群豪此时未曾脱险，谁也不敢大声说话。从地道中出来的豪士渐渐增多，跟着连伤者和死者的尸体也都抬了出来。

群豪死里逃生，虽不纵声欢呼，但窃窃私议，无不喜形于色。

漠北双熊中的黑熊说道：“盟主，那些王八羔子只道咱们仍在寺中，不如就去攻他们的屁股，斩断王八蛋的尾巴，也好出一口胸中恶气。”桃干仙插口道：“王八有尾巴，那不错！可是王八蛋是个蛋，蛋有尾巴吗？”令狐冲道：“咱们来到少林寺是为迎接圣姑，圣姑既然接不到，当再继续寻访，不必多所杀伤。”白熊道：“哼，好歹我要捉几个王八蛋来吃了，管他有没有尾巴，否则给他们欺负得太过厉害。”

令狐冲道：“请各位传下号令，大伙儿分别散去，遇到正教门下，最好不要打斗动粗。有谁听到圣姑的消息，务须广为传布。我令狐冲有生之日，不论经历多大艰险，便自己性命不在，也要救圣姑脱困。寺中的兄弟可都出来了么？”

计无施走到地道出口之处，向内叫了几声，隔了半晌，又叫了几声，里面无人答应，这才回报：“都出来了！”

令狐冲童心忽起，说道：“咱们一齐大叫三声，好叫正教中人吓一大跳。”

祖千秋笑道：“妙极！大伙儿跟着盟主齐声大叫。”

令狐冲运起内力叫道：“大家跟着呼叫，一、二、三！‘喂，我们下山来啦！’”数千人跟着齐声大叫：“喂，我们下山来啦！”令狐冲又叫：“你们便在山上赏雪吧！”群豪跟着大叫：“你们便在山上赏雪吧！”令狐冲再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群豪也都大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令狐冲笑道：“走吧！”

忽然有人大声叫道：“你们这批乌龟儿子王八蛋，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群豪跟着大叫：“你们这批乌龟儿子王八蛋，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这等粗俗下流的骂人之声，由数千人齐声喊了出来，声震山谷，当真是前所未有的。

令狐冲大声叫道：“好啦，不用叫了，大伙儿走吧！”

群豪喊得兴起，跟着又叫：“好啦，不用叫了，大伙儿走吧！”

众人叫嚷了一阵，眼见半山里并无动静，天色渐明，便纷纷告别散去。

令狐冲心想：“眼前第一件大事，是要找到盈盈的所在，其次是须得查明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是何人所害，要办这两件大事，该去何处才是？”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少林僧和正教中人已知我们都下了少室山，既然围歼不成，自然都会回入少林寺去。说不定他们将盈盈带在身边。办此二事，须回少林。”又想：“要混入少林寺中，人越少越好，可不能让计无施他们同行。”

当下向计无施、老头子、祖千秋、蓝凤凰、黄伯流等一干人作别，说道：“大家分头努力，迎到圣姑之后，再行欢聚痛饮。”计无施问道：“公子，你要到哪里去？”令狐冲道：“小弟要舍命去寻访圣姑，日后自当详告。”

众人不敢多问，当下施礼作别。

二十七 三战

令狐冲蹿入树林，随即纵身上树，藏身在枝叶浓密之处，过了好半晌，耳听得群豪喧哗声渐歇，终于寂然无声，料想各人已然散去，当下缓步回向地道的出口处，果然已无一人。出口处隐藏在两块大石之后，长草掩映，不知内情之人即使到了其旁，亦决不会发现。

他回入地道，快步前行，回到达摩堂中，只听得前殿隐隐已有人声，想来正教中人行事持重，缓缓查将过来，只怕中了陷阱机关。令狐冲凝力双臂，将达摩石像慢慢推回原处，寻思：“该去哪里偷听正教领袖人物议事，设法查知囚禁盈盈的所在？少林寺中千房百舍，可不知他们将在哪一间屋子中聚会。”

想起当日方生大师引着自己去见方丈，依稀记得方丈禅房的所在，当即奔出达摩堂，径向后行。少林寺中房舍实在太多，奔了一阵，始终找不到方丈的禅房。耳听得脚步声响，外边有十余人走近，他处身之所是座偏殿，殿上悬着一面金字木匾，写着“清凉境界”四字，四顾无处可以藏身，纵身便钻入了木匾之后。

脚步声渐近，有七八人走进殿来。一人说道：“这些邪魔外道本事也真不小，咱们四下里围得铁桶也似，居然还是给他们逃了下山。”另一人道：“看来少室山上有什么地道秘径通向山下，否则他们怎么逃得出去？”又一人道：“地道秘径是决计没有的。小僧在少林寺出家二十余年，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秘密的下山路径。”先前那人道：“既然说是秘径，自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啦。”那少林僧道：“就算小僧不知，难道我们当家方丈也不知道？寺中若有此秘径地道，敝寺方丈事先自会知照各派首领，怎能容这些邪魔外道从容脱身？”

忽听得一人大声喝道：“什么人？给我出来！”

令狐冲大吃一惊：“原来我踪迹给他们发现了？”正想纵身跃出，忽听得东侧的木匾之后传出哈哈一笑，一人说道：“老子透了口大气，吹落了几片灰尘，居然给你们见到了。眼光倒厉害得很哪！”声音清亮，正是向问天的口音。

令狐冲又惊又喜，心道：“原来向大哥早就躲在这儿，他屏息之技甚是了得，我在这里多时，却没听出来。若不是灰尘跌落，谅来这些人也决不会知觉……”

便在这心念电转之际，忽听得嗒嗒两声，东西两侧忽有一人跃下，跟着有三人齐声呼喝：“什……”“你……”“干……”这三人的呼喝声都只吐得一个字，随即哑了。

令狐冲忍不住探头出去，只见大殿中两条黑影飞舞，一人是向问天，另一人身材高大，却是任我行。这两人出掌无声，每一出掌，殿下便有一人倒下，顷刻之间，殿中便倒下了八人，其中五人俯伏不动，三人仰面向天，都双目圆睁，神情可怖，脸上

肌肉一动不动，显然均已给任、向二人一掌击毙。任我行双手在身侧一擦，说道：“盈盈，下来吧！”

西首木匾中一人飘然而落，身形婀娜，正是多日不见的盈盈。

令狐冲脑中一阵晕眩，但见她身穿一身粗布衣衫，容色憔悴。他正想跃下相见，任我行向着他藏身处摇了摇手。令狐冲寻思：“他们先到，我藏身木匾之后，他们自然都见到了。任老先生叫我不出来，却是何意？”但刹那之间，便明白了任我行的用意。

只见殿门中几个人快步抢进，一瞥之下，见到了师父师娘岳不群夫妇和少林方丈方证大师，其余尚有不少人众。他不敢多看，立即缩头匾后，一颗心剧烈跳动，心想：“盈盈他们陷身重围，我……我纵然粉身碎骨，也要救她脱险。”

只听得方证大师说道：“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好厉害的掌力。女施主既已离去少林，却何以去而复回？这两位想必是黑木崖的高手了，恕老衲眼生，无缘识荆。”

向问天道：“这位是日月神教任教主，在下向问天。”

他二人的名头一出口，当真如雷贯耳，便有数人轻轻“咦”的一声。

方证说道：“原来是任教主和向右使，确然久仰大名。两位光临，有何见教？”

任我行道：“老夫不问世事已久，江湖上的后起之秀都不识得了，不知这几位小朋友都是何方高人。”

方证道：“待老衲为两位引见。这一位是武当派掌门道长，道号上冲下虚。”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贫道年纪或许比任先生大着几岁，但执掌武当门户，确是任先生退隐之后的事。后起是后起，这个‘秀’字，可不敢当了，呵呵。”

令狐冲一听他声音，心想：“这位武当掌门道长口音好熟。”随即恍然：“啊哟！我在武当山下遇到三人，一个挑柴，一个挑菜，另一位骑驴的老先生，剑法精妙无比，原来竟然便是武当派掌门。”霎时间心头涌起了一阵自得之情，手心中微微出汗。武当派和少林派齐名数百年，一柔一刚，各擅胜场。冲虚道长剑法之精，向来众所推崇。令狐冲突然得知自己居然曾战胜冲虚道长，实是意外之喜。

却听任我行道：“这位左大掌门，咱们以前是会过的。左师傅，近年来你的‘大嵩阳神掌’又精进不少了吧？”令狐冲又微微一惊：“原来嵩山派掌门左师伯也到了。”只听一个冷峻的声音道：“听说任先生为属下所困，蛰居多年，此番复出，实是可喜可贺。在下的‘大嵩阳神掌’已有十多年未用，只怕倒有一半忘记了。”任我行笑道：“江湖上那可寂寞得很啊。老夫一隐，就没一人能和左兄对掌，可叹啊可叹！”左冷禅道：“江湖上武功与任先生相埒的，数亦不少。只是如方证大师、冲虚道长这些有德之士，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教训在下就是了。”任我行道：“很好。几时有空，要再试试你的新招。”左冷禅道：“自当奉陪！”听他二人对答，显然以前曾有一场剧斗，谁胜谁败，从言语中却听不出来。

方证大师道：“这位是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这位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这位岳夫人，便是当年的宁女侠，任先生想必知闻。”

任我行道：“华山派宁女侠我是知道的，岳什么先生，可没听说过。”

令狐冲心下不快：“我师父成名在师娘之先，他倘若二人都不知，那也罢了，却

决无只知宁女侠、不知岳先生之理。他受困西湖湖底，也不过是近十年之事，那时我师父早就名满天下。显然他是在故意向我师父招惹。”

岳不群淡然道：“晚生贱名，原不足以辱任先生清听。”任我行道：“岳先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可知他下落。听说此人从前是你华山派门下。”岳不群道：“任先生要问的是谁？”任我行道：“此人武功极高，人品又世所罕有。有些睁眼瞎子妒忌于他，出力将他排挤，我姓任的却跟他一见如故，觉得他是个少年英雄，一心一意要将我这宝贝女儿许配给他……”

令狐冲听他说到这里，心中怦怦乱跳，隐隐觉得即将有件十分为难之事出现。

只听任我行续道：“这年轻人有情有义，听说我这个宝贝女儿给囚在少林寺中，便率领了数千位英雄豪杰，来到少林寺迎娶。只一转眼间却不知了去向，我做泰山的心下焦急之极，因此上要向你打听打听。”

岳不群仰天哈哈一笑，说道：“任先生神通广大，怎地连自己的好女婿也弄得不见了？任先生所说的少年，便是敝派弃徒令狐冲这小贼么？”

任我行笑道：“明明是珠玉，你却当是瓦砾。老弟的眼光可也真差劲得很了。我说的这少年，正是令狐冲。哈哈，你骂他是小贼，不是骂我为老贼么？”

岳不群正色道：“这小贼行止不端，贪恋女色，为了一个女子，竟鼓动江湖上一批旁门左道，狐群狗党，来到天下武学之源的少林寺大肆捣乱，若不是嵩山左师兄安排巧计，这千年古刹倘若给他们烧成了白地，岂不是万死莫赎的大罪？这小贼昔年曾在华山派门下，在下有失教诲，思之汗颜无地。”

向问天接口道：“岳先生此言差矣！令狐兄弟来到少林，只是迎接任大姑娘，他们张开大旗，书明‘江湖群豪上少林，拜佛参僧迎任姑’，用意恭敬得很哪，决无妄施捣乱之心。你且瞧瞧，这许多朋友们在少林寺中一日一夜，可曾损毁了一草一木？连白米也没吃一粒，清水也没喝一口。”

忽然有人说道：“这些猪朋狗友们一来，少林寺中反而多了些东西。”

令狐冲听这人声音尖锐，辨出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心道：“这人也来了。”

向问天道：“请问余观主，少林寺多了些什么？”

余沧海道：“牛矢马溺，遍地黄白之物。”当下便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令狐冲心下微感歉仄：“我只约束众兄弟不可损坏物事，却没想到叮嘱他们不得随随便溺。这些粗人拉开裤子便撒，可污秽了这清净佛地。”

方证大师道：“令狐公子率领众人来到少林，大旗上的口号确是客气，老衲衷心铭感，‘拜佛’是要拜的，‘参僧’可不敢当了。这几日来，老衲不免忧心忡忡，唯恐眼前出现火光烛天的惨状。但众位朋友于少林物事不损毫末，定是令狐公子菩萨心肠，极力约束所致，合寺上下，无不感激。日后见到令狐公子，自当亲谢。余观主戏谑之言，向先生不必介意。”

向问天赞道：“究竟人家是有道高僧，气度胸襟，何等不凡？与什么伪君子、什么真小人，那是全然不同了。”

方证又道：“老衲却有一事不明，恒山派的两位师太，何以竟会在敝寺圆寂？”

盈盈凄然道：“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慈和有德，突然圆寂，令人神伤……”

方证道：“她两位的遗体在寺中发现，推想她两位圆寂之时，正是众位江湖朋友进入敝寺的时刻。难道令狐公子未及约束属下，以致两位师太众寡不敌，命丧于斯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着一声长叹。

盈盈道：“那日小女子在贵寺后殿与两位师太相见，蒙方丈大师慈悲，说道瞧在两位师太金面，放小女子离寺……”

令狐冲心下又感激，又难过：“两位师太向方丈求情，原来方丈果真是放了盈盈出去，她二位却在这里送了性命。那是为了我和盈盈而死。到底害死她们的凶手是谁？我非为她们报仇不可。”

只听盈盈道：“这些日子来，不少江湖上的朋友，为了想救小女子脱身，前来少林寺滋扰，给少林派擒住了一百多人。方丈大师慈悲为怀，说道要向他们说十天法，盼望能消解他们的戾气，然后尽数恭送出寺。但小女子受禁已久，可以先行离去。”

令狐冲心道：“这位方证大师当真是个大大的好人，只不过未免有点迂腐。盈盈手下那些江湖豪客，又怎能听你说十天法，便即化除了戾气？”

只听盈盈续道：“小女子感激无已，拜谢了方丈大师后，随同两位师太离开少室山，第三日上，便听说令狐……令狐公子率领江湖上朋友，到少林寺来迎接小女子。定闲师太言道：须得兼程前往，截住众人，以免惊扰了少林寺的众位高僧。这天晚上，我们又遇上了一位江湖朋友，他说众人从四面八方分道而来，定十二月十五聚集少林。两位师太便即计议，说道江湖豪士人多口杂，而且来自四方，无所统属，未必都听令狐公子的号令。当下定闲师太吩咐小女子赶着去和他……和令狐公子相见，请众人立即散去。两位师太则重上少林，要在方丈大师座下效一臂之力，维护佛门福地的清静。”

她娓娓说来，声音清脆，吐属优雅，说到两位师太时，带着几分伤感悼念之意，说到“令狐公子”之时，却又掩不住腼腆之情。令狐冲在木匾之后听着，不由得心情一阵阵激荡。

方证道：“阿弥陀佛！两位师太一番好意，老衲感激之至。少林寺有警的讯息一传出，正教各门派的同道，不论识与不识，齐来援手，敝派实不知如何报答才好。幸得双方未曾大动干戈，免去了一场浩劫。唉，两位师太妙悟佛法，慈悲有德，我佛门中少了两位高人，可惜，可叹！”

盈盈又道：“小女子和两位师太分手之后，当天晚上便受嵩山派劫持，寡不敌众，为左先生的门下所擒，又给囚禁了数日，待得爹爹和向叔叔将我救出，众位江湖上的朋友却已进了少林寺。向叔叔和我父女三人，来到少林寺还不到半个时辰，也是刚发觉两位师太圆寂，却不知众人如何离去。”

方证说道：“如此说来，两位师太不是任先生和向右使所害了。”盈盈道：“两位师太于小女子有相救的大德，小女子只有感恩图报。倘若我爹爹和向叔叔遇上了两位师太，双方言语失和，小女子定当从中调解，决不会不加劝阻。”方证道：“那也说得是。”

余沧海突然插口道：“魔教中人行径与常人相反，常人是以德报德，奸邪之徒却是恩将仇报。”向问天道：“奇怪，奇怪！余观主是几时入的日月神教？”余沧海怒

道：“谁说我入了魔教？”向问天道：“你说我神教中人恩将仇报。但福建福威镖局林总镖头，当年救过你全家性命，每年又送你一万两银子，你青城派却反去害死林总镖头。余观主恩将仇报之名播于天下，无人不知。如此说来，余观主必是我教的教友了。很好，很好，欢迎之至！”余沧海怒道：“胡说八道，乱放狗屁！”向问天道：“我说欢迎之至，乃是一番好意。余观主却骂我乱放狗屁，这不是恩将仇报，却是什么？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一生一世恩将仇报，便在一言一动之中也流露了出来。”

方证怕他二人多作无谓争执，便道：“两位师太到底是何人所害，咱们向令狐公子查询，必可水落石出。但三位来到少林寺中，一出手便害了我正教门下八名弟子，却不知又是何故？”任我行道：“老夫在江湖上纵横来去，从没一人敢对老夫无礼。这八人对老夫大声呼喝，叫老夫从藏身之处出来，岂非死有余辜？”方证道：“阿弥陀佛，原来只不过他八人呼喝了几下，任先生就下此毒手，那岂不是太过了吗？”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方丈大师说是太过，就算太过好了。你对小女没加留难，老夫很承你的情，本来是要谢谢你的，这一次不跟你多辩，道谢也免了，双方就算扯直。”

方证道：“任先生既说扯直，就算扯直便了。只是三位来到敝寺，杀害八人，此事却又如何了断？”任我行道：“那又有什么了断？我日月教教下徒众甚多，你们有本事，尽管也去杀八人来抵数就是。”方证道：“阿弥陀佛。胡乱杀人，大增罪业。左施主，被害八人之中，有两位是贵派门下的，你说该当如何？”

左冷禅尚未答话，任我行抢着道：“人是我杀的。为什么你去问旁人该当如何，却不来问我？听你口气，你们似是恃着人多，想把我三人杀来抵命，是也不是？”

方证道：“岂敢？只是任先生复出，江湖上从此多事，只怕将有无数人命伤在任先生手下。老衲有意屈留三位在敝寺盘桓，诵经礼佛，叫江湖上得以太平，三位意下如何？”

任我行仰天大笑，说道：“妙，妙，这主意甚是高明。”

方证续道：“令爱在敝寺后山驻足，本寺上下对她礼敬有加，供奉不敢有缺。老衲所以要屈留令爱，倒不在为本派已死弟子报仇。唉，冤冤相报，纠缠不已，岂是佛门弟子之所当为？少林派那几名弟子死于令爱手下，也是前生的业报，只是……只是女施主杀业太重，动辄伤人，若在敝寺修心养性，于大家都有好处。”任我行笑道：“如此说来，方丈大师倒是一番美意了。”方证道：“正是。不过此事竟引得江湖上大起风波，却又非老衲始料之所及了。再说，令爱当日背负令狐少侠来寺求救，言明只须老衲肯救令狐少侠的性命，她甘愿为所杀本寺弟子抵命。老衲说道，抵命倒是不必了，但须在少室山上幽居，不得老衲许可，不得擅自离山。她一口答允。任小姐，这话可是有的？”

盈盈低声道：“不错。”

令狐冲听方证大师亲口说及当日盈盈背负自己上山求救的情景，心下好生感激，此事虽然早已听人说过，但从方证大师口中说出，而盈盈又直承其事，比之闻诸旁人之口，又自不同，不由得眼眶湿润。

余沧海冷笑道：“倒是有情有义得紧。只可惜这令狐冲品行太差，当年在衡阳城

中嫖妓宿娼，贫道亲眼所见，却辜负任大小姐一番恩情了。”向问天笑问：“是余观主在妓院中亲眼目睹，并没看错？”余沧海道：“当然，怎会看错？”向问天低声道：“余观主，原来你常逛窑子，倒是在下的同道。你在那妓院里的相好是谁？相貌可不错吧？下次我做东道，请你一起再去逛逛如何？”

余沧海大怒，喝道：“放屁，放屁！”向问天道：“我请你逛窑子，你却骂我。当真是恩将仇报，臭不可当！”

方证道：“任先生，你们三位便在少室山上隐居，大家化敌为友。只须你们三位不下少室山一步，老衲担保没人敢来向三位招惹是非。从此乐享清静，岂不皆大欢喜？”

令狐冲听方证大师说得十分诚挚，心想：“这位佛门高僧不通世务，当真迂得厉害。这三人杀人不眨眼，你想说得他们自愿给拘禁在少室山上，可真异想天开之至了。”

任我行微笑道：“方丈的美意，想得面面俱到，在下原该遵命才是。”方证喜道：“那么施主是愿意留在少室山了？”任我行道：“不错。”方证喜道：“老衲这就设斋款待，自今而后，三位是少林寺的嘉宾。”任我行道：“只不过我们最多只能留上三个时辰，再多就不行了。”方证大为失望，说道：“三个时辰？那有什么用？”任我行笑道：“在下本来也想多留数日，向方丈大师请教佛法，跟诸位朋友盘桓倾谈，只不过在下的名字取得不好，这叫做无可如何。”

方证茫然道：“老衲这可不明白了。为什么与施主的大号有关？”

任我行道：“在下姓得不好，名字也取得不好。我既姓了个‘任’，又叫做‘我行’。早知如此，当年叫做‘你行’，那就方便得多了。现下已叫做‘我行’，只好任着我自己性子，喜欢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

方证佛然道：“原来任先生是消遣老衲来着。”

任我行道：“不敢，不敢。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大和尚算得是一位。还有三个半，是老夫所不佩服的。”

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恳，绝无讥嘲之意。方证道：“阿弥陀佛，老衲可不敢当。”

令狐冲听他说于当世高人之中，佩服三个半，不佩服三个半，甚是好奇，亟盼知道他所指的，除了方证之外更有何人。

只听一个声音洪亮之人问道：“任先生，你还佩服哪几位？”适才方证只为任我行等引见到岳不群夫妇，双方便即争辩不休，余人一直不及引见。令狐冲听下面呼吸之声，方证等一行共有十人，除了方证大师、师父、师娘、冲虚道长、左冷禅、天门道长、余沧海，此外尚有三人。这声音洪亮之人，便不知是谁。

任我行笑道：“抱歉得很，阁下不在其内。”那人道：“在下如何敢与方证大师比肩？自然是任先生所不佩服了。”任我行道：“我不佩服的三个半人之中，你也不在其内。你再练三十年功夫，或许会让我不佩服一下。”那人默然不语。

令狐冲心道：“原来要叫你不佩服，却也不容易。”

方证道：“任先生所言，倒颇为新颖。”任我行道：“大和尚，你想知道我佩服的是谁，不佩服的又是谁？”方证道：“正要恭聆施主的高论。”任我行道：“大和尚，你精研易筋经，内功外功已臻化境，但心地慈祥，为人谦退，不像老夫这样嚣张，那

是我向来真正佩服的。”方证道：“不敢当。”

任我行道：“不过在我所佩服的人中，大和尚的排名还不是第一。我所佩服的当世第一位武林人物，是篡了我日月神教教主之位的东方不败。”

众人都“啊”一声，显然大出意料之外。令狐冲幸而将这“啊”字忍住了，心想他为东方不败所算，遭囚多年，定然恨之入骨，哪知竟然对之不胜佩服。

任我行道：“老夫武功既高，心思又机敏之极，只道普天下已无抗手，不料竟会着了东方不败的道儿，险些葬身湖底，永世不得翻身。东方不败如此厉害的人物，老夫对他怎不佩服？”方证道：“那也说得是。”

任我行道：“第三位我所佩服的，乃当今华山派的绝顶高手。”令狐冲又大出意料之外，他适才言语之中，对岳不群不留半分情面，哪知他内心竟会对之颇为佩服。

岳夫人道：“你不用说这等反语，讥刺于人。”

任我行笑道：“哈哈，岳夫人，你还道我说的是尊夫么？他……他可差得远了。我所佩服的，乃是剑术通神的风清扬风老先生。风老先生剑术比我高明得多，非老夫所及，我是衷心佩服，决无虚假。”

方证问道：“岳先生，难道风老先生还在人世么？”

岳不群道：“风师叔于数十年前便已……便已归隐，与本门始终不通消息。他老人家倘若尚在人世，那可真是本门的大幸。”

任我行冷笑道：“风老先生是剑宗，你是气宗。华山派剑气二宗势不两立。他老人家仍在人世，于你何幸之有？”

岳不群给他这几句抢白，默然不语。

令狐冲早就猜到风清扬是本派剑宗中的人物，此刻听任我行一说，师父并不否认，那么此事自确然无疑。

任我行笑道：“你放心。风老先生是世外高人，你还道他稀罕你这华山派掌门，会来抢你的宝座么？”岳不群道：“在下才德庸驽，若得风师叔耳提面命，真是天大的喜事。任先生，你可能指点一条明路，让在下去拜见风师叔，华山门下尽感大德。”说得甚是恳切。任我行道：“第一，我不知风老先生在哪里。第二，就算知道，也决不跟你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真小人容易对付，伪君子可叫人头痛得很。”岳不群不再说话。

令狐冲心道：“我师父是彬彬君子，自不会跟任先生恶言相向。”

任我行侧身过来，对着武当派掌门冲虚道长道：“老夫第四个佩服的，是牛鼻子老道。你武当派太极剑颇有独到之处，精绝妙绝，非常之了不起，你老道却洁身自爱，不去多管江湖上的闲事。只不过你不会教徒弟，武当门下没什么杰出人材，等你牛鼻子鹤驾西归，太极剑法的绝艺只怕要失传。再说，你的太极剑法虽高，未必胜得过老夫，因此我只佩服你一半，算是半个。”

冲虚道人笑道：“能得任先生佩服一半，贫道已脸上贴金，多谢了！”

任我行道：“不用客气。”转头向左冷禅道：“左大掌门，你倒不必脸上含笑，肚里生气，你虽不属我佩服之列，但在我不佩服的三个半高人之中，阁下却居其首。”左冷禅笑道：“在下受宠若惊。”任我行道：“你武功了得，心计也深，很合老夫的脾胃。

你想合并五岳剑派，要与少林、武当鼎足而三，才高志大，也算了不起。可是你鬼鬼祟祟，安排下种种阴谋诡计，不是英雄豪杰的行径，可叫人十分的不佩服。”

左冷禅道：“在下所不佩服的当世三个半高人之中，阁下却只算得半个。”

任我行道：“拾人牙慧，全无创见，因此你就不令人佩服了。你所学嵩山派武功虽精，却全是前人所传。依你的才具，只怕这些年中，也不见得有什么新招创出来。”

左冷禅哼了一声，冷笑道：“阁下东拉西扯，是在拖延时辰呢，还是在等救兵？”

任我行冷笑道：“你说这话，是想倚多为胜，围攻我们三人吗？”

左冷禅道：“阁下来到少林，戕害良善，今日再想全身而退，可太把我们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了。你说我们倚多为胜也好，不讲武林规矩也好。你杀了我嵩山派门下弟子，眼放着左冷禅在此，今日正要领教阁下高招。”

任我行向方证道：“方丈大师，这里是少林寺呢，还是嵩山派的下院？”方证道：“施主明知故问了，这里自然是少林寺。”任我行道：“然则此间事务，是少林方丈做主，还是嵩山派掌门做主？”方证道：“虽是老衲做主，但众位朋友若有高见，老衲自当听从。”

任我行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不错，果然是高见，明知单打独斗是输定了的，便要群殴烂打。姓左的，你今日拦得住任我行，姓任的不用你动手，在你面前横剑自刎。”

左冷禅冷冷地道：“我们这里十个人，拦你或许拦不住，要杀你女儿，却也不难。”

方证道：“阿弥陀佛，杀人可使不得。”

令狐冲心中怦怦乱跳，知左冷禅所言确是实情，下面十人中虽不知余下三人是谁，但料想也必与方证、冲虚等身分相若，不是一派掌门，便是绝顶高手。任我行武功再强，最多不过全身而退。向问天是否能够保命脱困，已所难言，盈盈是更加没指望了。

任我行道：“那妙得很啊。左大掌门有个儿子，名叫‘天外寒松’左挺，听说武功差劲，脑筋不大灵光，杀起来挺容易。岳君子有个女儿。余观主好像有几个爱妾，还有三个小儿子。天门道长没儿子女儿，心爱徒弟却不少。莫大先生有老父、老母在堂。昆仑派乾坤一剑震山子有个一脉单传的孙子。还有这位丐帮的解大帮主呢，向左使，解帮主世上有什么舍不得的人啊？”

令狐冲心道：“原来莫大师伯也到了。任先生其实不用方证大师引见，于对方十人不但均早知形貌，而且他们的身世眷属也都已查得清清楚楚。”

向问天道：“听说丐帮中的青莲使者、白莲使者两位，虽然不姓解，却都是解帮主的私生儿子。”任我行道：“你没弄错吧？咱们可别杀错了好人？”向问天道：“错不了，属下已查问清楚。”任我行点头道：“就算杀错了，那也没法子，咱们杀他丐帮中三四十人，总有几个杀对了的。”向问天道：“教主高见！”

他一提到各人的眷属，左冷禅、解帮主等无不凜然，情知此人言下无虚，众人拦他是拦不住的，但若杀了他的女儿，他必以毒辣手段相报，自己至亲至爱之人，只怕个个难逃他毒手，思之不寒而栗。一时殿中鸦雀无声，人人脸上变色。

隔了半晌，方证说道：“冤冤相报，无有已时。任施主，我们决计不伤任大小姐，却要屈三位大驾，在少室山居留十年。”

任我行道：“不行，我杀性已动，忍不住要将左大掌门的儿子断其四肢、毁其双目，再将余观主那几个爱妾和儿子一并杀了。岳先生的令爱，更加不容她活在世上。”

令狐冲大惊，不知这喜怒难测的大魔头只不过虚言恫吓，还是真的要大开杀戒。

冲虚道人说道：“任先生，咱们来打个赌，你瞧如何？”

任我行道：“老夫赌运不佳，打赌没把握，杀人却有把握。杀高手没有把握，杀高手的父子女、大老婆小老婆却挺有把握。”冲虚道人道：“那些人没什么武功，杀之不算英雄。”任我行道：“虽然不算英雄，却可叫我的对头一辈子伤心，老夫就开心得很了。”冲虚道人道：“你自己没了女儿，也没什么开心。没有女儿，连女婿也没了。你女婿不免去做人家的女婿，你也不见得有什么光彩。”任我行道：“没有法子，没有法子。我只好将他们一古脑儿都杀了，谁叫我女婿对不住我女儿呢？”

冲虚道人道：“这样吧，我们不倚多为胜，你也不可胡乱杀人。大家公公平平，以武功决胜败。你们三位，和我们之中的三个人比斗三场，三战两胜。”

方证忙道：“是极，冲虚道兄高见大是不凡。点到为止，不伤人命。”

任我行道：“我们三人倘若败了，便须在少室山上居留十年，不得下山，是也不是？”

冲虚道人道：“正是。要是三位胜了两场，我们自然服输，任由三位下山，这八名弟子也只好算是白死了。”

任我行道：“我心中对你牛鼻子有一半佩服，觉得你所说的话，也有一半道理。那你们这一方是哪三位出场？由我挑选成不成？”

左冷禅道：“方丈大师是主，他是非下场不可的。老夫的武功搁下了十几年，也想试上一试。至于第三场吗？这场赌赛既是冲虚道长的主意，他终不成袖手旁观，出个难题让人家顶缸？只好让他的太极剑法露上一露了。”他们这边十人之中，虽然个个不是庸手，毕竟以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和他自己三人武功最高。他一口气便举了这三人出来，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盈盈不过十八九岁年纪，武功再高，修为也必有限，不论和哪一位掌门相斗，注定是要输的。

岳不群等一齐称是。方证、冲虚、左冷禅三人是正教中的三大高手，任谁一人的武功都不见得会在任我行之下，比之向问天只怕尚可稍胜半筹，三战两胜，赢面占了七八成，甚至三战三胜，也是五五之数。各人所担心的，只是怕擒不住任我行，给他逃下山去，以阴险毒辣手段戕害各人的家人弟子，只要是正大光明决战，那就无所畏惧了。

任我行道：“三战两胜，这个不妥，咱们只比一场。你们挑一位出来，我们这里也挑一人，干干净净只打一场了事。”

左冷禅道：“任兄，今日你们势孤力单，处在下风。别说我们这里十个人，已比你方多了三倍有余，方丈大师一个号令出去，单是少林派一等一的高手，便有二三十位，其余各派好手还不计在内。”任我行道：“因此你们要倚多为胜。”左冷禅道：“不错，正是要倚多为胜。”任我行道：“不要脸之至。”左冷禅道：“无故杀人，才不要脸。”

任我行道：“杀人一定要有理由？左大掌门，你吃荤还是吃素？”左冷禅哼了一声道：“在下杀人也杀，干吗吃素？”任我行道：“你每杀一人，死者都是罪有应得的了？”左冷禅道：“这个自然。”任我行道：“你吃牛吃羊，牛羊又有什么罪？”

方证大师道：“阿弥陀佛，任施主这句话，大有菩萨心肠。”左冷禅道：“方证大师别上他的当。他将咱们这八个无辜丧命的弟子比作了牛羊。”任我行道：“虫蚁牛羊，菩萨凡人，都是众生。”方证又道：“是，是。阿弥陀佛！”

左冷禅道：“任兄，你一意迁延时刻，今日是不敢一战的了？”

任我行突然一声长啸，只震得屋瓦俱响，供桌上的十二支蜡烛一齐暗了下来，待他啸声止歇，烛光这才重明。众人听了他这一啸声，都不禁心头怦怦而跳，脸上变色。

任我行道：“好，姓左的，咱们就比划比划。”左冷禅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三战两胜，你们三个人之中若有两个输了，三人便都得在少室山停留十年。”

任我行道：“也罢！三战两胜，我们这一伙人中，若有两个输了，我们三人便在少室山上停留十年。”

正教中人听他受了左冷禅之激，居然答允下来，无不欣然色喜。

任我行道：“我就跟你再打一场，向左使斗余矮子，我女儿女的斗女的，便向宁女侠请教。”左冷禅道：“不行。我们这边由哪三人出场，由我们自己来推举，岂能由你指定。”任我行道：“一定要自己来选，不能由对方指定？”

左冷禅道：“正是。少林、武当两大掌门，再加上区区在下。”任我行道：“凭你的声望、地位和武功，又怎能和少林、武当两大掌门相提并论？”左冷禅哼了一声，说道：“在下自不敢和少林、武当两大掌门相提并论，却勉强可跟阁下斗斗。”

任我行哈哈大笑，说道：“方证大师，在下向你讨教少林神拳，配得上吗？”

方证道：“阿弥陀佛，老衲功夫荒疏已久，不是施主对手。但老衲亟盼屈留大驾，只好拿几根老骨头来挨挨施主的拳脚。”

左冷禅见他竟向方证大师挑战，固是摆明了轻视自己，心下却是一喜，暗想：“我本来担心你跟我斗，让向问天跟冲虚斗，却叫你女儿去斗方证。向问天武功了得，冲虚道人若有疏虞，我又输了给你，那就糟了。”当下不再多言，向旁退开了几步。

余人将地下的八具尸体搬在一旁，空出殿中的战场。

任我行道：“方丈大师请。”双袖一摆，抱拳为礼。方证合十还礼，说道：“施主请先发招。”任我行道：“在下使的是日月教正宗功夫，大师使的是少林派正宗武艺。咱们正宗对正宗，这一架原是要打的。”

余沧海道：“呸！你魔教是什么正宗了？也不怕丑！”任我行道：“方丈，让我先杀了余矮子，再跟你斗。我杀余矮子，不过瞧着他讨厌，今天不杀，还不算一场比武。”方证忙道：“不可。”知此人出手似电，一击如雷霆，说不定余沧海真的给他杀了，当下更不耽搁，轻飘飘拍出一掌，叫道：“任施主，请接掌。”

这一掌招式寻常，但掌到中途，忽然微微摇晃，登时一掌变两掌，两掌变四掌，四掌变八掌。任我行脱口叫道：“千手如来掌！”心知只须迟得顷刻，他便八掌变十六掌，进而幻化为三十二掌，当即呼的一掌拍出，攻向方证右肩。方证左掌从右掌掌底穿出，仍微微晃动，一变二、二变四地掌影飞舞。任我行身子跃起，呼呼还了两掌。

令狐冲居高临下，凝神细看，见方证大师掌法变幻莫测，每一掌击出，甫到中途，已变为好几个方位，掌法如此奇幻，直是生平所未睹。任我行的掌法却单纯质朴，出掌收掌，似乎显得有些窒滞生硬，但不论方证的掌法如何离奇莫测，一当任我行的掌力送到，他必随之变招，看来两人旗鼓相当，功力悉敌。

令狐冲拳脚功夫造诣甚浅，因之独孤九剑中那“破掌式”一招便也学不到家，既看不出对方拳脚中的破绽，便没法乘虚而入。这两大高手所施展的乃当世最高深的掌法，他看得莫名其妙，浑不明其中精奥，寻思：“剑法上我可胜得冲虚道长，与任先生相斗，也不输于他。但遇到眼前这两位的拳掌功夫，我只好利用剑一味抢攻。风太师叔说，我要练得二十年后，方可与当世高手一争雄长，主要当是指‘破掌式’而言。”看了一会，见任我行突然双掌平平推出，方证大师连退三步，令狐冲一惊，暗叫：“啊哟，糟糕，方证大师要输。”接着便见方证大师左掌划了几个圈子，右掌急拍，上拍下拍，左拍右拍，拍得几拍，任我行便退一步，再拍几拍，任我行又退一步。

令狐冲心道：“还好，还好！”他轻吁一口气，忽想：“为什么我见方证大师要输，便即心惊，见他扳回，则觉宽慰？是了，方证大师是有道高僧，任教主毕竟是左道之士，我心中总还有善恶是非之念。”转念又想：“可是任教主若输，盈盈便须在少室山上囚禁十年，岂是我心中所愿？”一时之间，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盼望谁胜谁败，内心只隐隐觉得，任我行父女与向问天一入江湖，世上便即风波大作，但心中又想：“风波大作，又有什么不好？那不是挺热闹么？”

他眼光慢慢转过去，只见盈盈倚在柱上，娇怯怯的一副弱不禁风模样，秀眉微蹙，若有深忧，突然间怜念大盛，心想：“我怎忍让她在此再给囚禁十年？她怎经得起这般折磨？”想到她为了相救自己，甘愿舍生，自己一生之中，师友厚待者虽也不少，可没一个人竟能如此甘愿把性命来交托给了自己。胸口热血上涌，只觉别说盈盈不过是魔教教主的女儿，纵然她万恶不赦、天下人皆欲杀之而甘心，自己宁可性命不在，也决计要维护她平安周全。

殿上的十一对目光，却都注视在方证大师和任我行的掌法之上，心下无不赞叹。左冷禅心想：“幸亏任老怪挑上了方证大师，否则他这似拙实巧的掌法，我便不知如何对付才好。本门的大嵩阳神掌与之相比，显得招数太繁，变化太多，不如他这掌法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向问天却想：“少林派武功享名千载，果然非同小可。方证大师这‘千手如来掌’掌法虽繁，功力不散，那确是千难万难。倘若让我遇上了，只好跟他硬拚内力，掌法是比他不过的了。”岳不群、余沧海等各人心中，也均以本身武功与二人的掌法相印证。

任我行酣斗良久，渐觉方证大师的掌法稍形缓慢，心中暗喜：“你掌法虽妙，终究年纪老了，难以持久。”当即急攻数掌，劈到第四掌时，猛觉收掌时右臂微微一麻，内力运转，不甚舒畅，不由得大惊，知是自身内力的干扰，心想：“这老和尚所练的易筋经内功竟如此厉害，掌力没和我掌力相交，却已在克制我的内力。”心知再斗下去，对方深厚的内力发将出来，自己势须处于下风，眼见方证大师左掌拍到，一声呼喝，左掌迅捷无伦地迎了上去，啪的一声响，双掌相交，两人各退了一步。

任我行只觉对方内力虽然柔和，却浑厚无比，自己使出了“吸星大法”，竟吸不

到他丝毫内力，心下更加惊讶。方证大师道：“善哉！善哉！”跟着右掌击到。

任我行又出右掌与之相交。两人身子一晃，任我行但觉全身气血都晃了一晃，当即疾退两步，陡地转身，右手已抓住了余沧海胸口，左掌往他天灵盖疾拍下去。

这一下兔起鹘落，实是谁都料想不到的奇变，眼见任我行与方证大师相斗，情势渐居不利，按理说他力求自保尚且不及，哪知竟会转身去攻击余沧海。这一着变得太奇太快，否则余沧海也是一代武学宗匠，若与任我行相斗，虽最后必败，却决不致在一招之间便为他所擒。众人“啊”的一声，齐声呼叫。

方证大师身子跃起，犹似飞鸟般扑到，双掌齐出，击向任我行后脑，这是武学中“围魏救赵”之策，攻敌之不得不救，旨在逼得任我行撤回击向余沧海头顶的左掌，反手挡架。

众高手见方证大师在这瞬息之间使出这一掌，都大为钦服，却来不及喝彩，情知余沧海这条性命是有救了。岂知任我行左掌固是撤了回来，却不反手挡架，一把便抓住了方证大师的“膻中穴”，跟着右手一指，点中了他心口。方证大师身子一软，摔倒在地。

众人大惊之下，纷纷呼喝，一齐拥了上去。

左冷禅突然飞身而上，发掌猛向任我行后心击到。任我行反手回击，喝道：“好，这是第二场。”左冷禅忽拳忽掌，忽指忽抓，片刻间已变了十来种招数。

任我行给他陡然一轮急攻，一时只能勉力守御。他适才和方证大师相斗，最后这三招虽是用智，却也已竭尽平生之力，否则以少林派掌门人如此深厚的内功，如何能让他一把抓住“膻中穴”？一指点中心口？这几招全力以搏，实是孤注一掷。

任我行所以胜得方证大师，纯是使诈。他算准对方心怀慈悲，自己突向余沧海痛下杀手，一来余人相距较远，纵欲救援也所不及，二来各派高手与余沧海无甚交情，决不会甘冒大险，舍生相救，只方证大师却定会出手。当此情境，这位少林方丈唯有攻击自己，以解余沧海之困，但他对方证大师击来之掌偏又不挡不格，反拿对方要穴。这一着又险到了极处。方证大师双掌击他后脑，不必击实，掌风所及，便能令他脑浆迸裂。他反擒余沧海之时，便已拿自己性命来作此大赌，赌的是这位佛门高僧菩萨心肠，眼见双掌可将自己后脑击碎，便会收回掌力。但方证身在半空，双掌击出之后随即全力收回，纵是绝顶高手，胸腹之间内力亦必不继。他一拿一点，果然将方证大师点倒。只是方证浑厚的掌力所及，已扫得他后脑剧痛欲裂，一口丹田之气竟转不上来。

冲虚道人忙扶起方证大师，拍开他被封的穴道，叹道：“方丈师兄一念之仁，反遭奸人所算。”方证道：“阿弥陀佛。任施主心思机敏，斗智不斗力，老夫是输了。”

岳不群大声道：“任先生行奸使诈，胜得毫不光明正大，非正人君子之所为。”向问天道：“我日月神教之中，也有正人君子么？任教主若是正人君子，早就跟你同流合污了，还比试什么？”岳不群为之语塞。

任我行背靠木柱，缓缓出掌，将左冷禅的拳脚一一挡开。左冷禅向来自负，若在平时，决不会当任我行力斗少林派第一高手之后，又去向他索战。明占这等便宜，绝非一派宗师之所为，未免为人所不齿。但任我行适才点倒方证大师，纯是利用对方一片好心，胜得奸诈之极，正教各人无不为之扼腕大怒。他奋不顾身地上前急攻，旁人

均道他是激于义愤，已顾不到是否车轮战。在左冷禅却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向问天见任我行一口气始终缓不过来，抢到柱旁，说道：“左大掌门，你捡这便宜，可要脸么？我来接你的。”左冷禅道：“待我打倒了这姓任的匹夫，再跟你斗，老夫还怕你车轮战么？”呼的一拳，向任我行击出。

任我行左手撩开，冷冷地道：“向兄弟，退开！”

向问天知教主极为要强好胜，不敢违拗，说道：“好，我就暂且退开。只是这姓左的无耻卑鄙，我踢他屁股。”飞起一脚，便往左冷禅后臀踢去。

左冷禅怒道：“两个打一个吗？”斜身避让。岂知向问天虽作飞腿之状，这一腿竟没踢出，只右脚抬起，微微一动，乃是一招虚招。他见左冷禅上当，哈哈一笑，道：“孙子王八蛋刚说过要倚多为胜。”一纵向后，站在盈盈身旁。

左冷禅这么一让，攻向任我行的招数缓了一缓。高手对招，相差原只一线，任我行得此余暇，深深吸一口气，内息畅通，登时精神大振，砰砰砰三掌劈出。左冷禅奋力化解，心下暗暗吃惊：“这老儿十多年不见，功力大胜往昔，今日若要赢他，可须全力相拼。”

两人此番二度相逢，这一次相斗，乃在天下顶尖高手之前一决雌雄。两人都将胜败之数看得极重，可不像适才任我行和方证大师较量之时那样和平。任我行一上来便使杀着，双掌便如刀削斧劈一般；左冷禅忽拳忽掌，忽抓忽拿，更极尽变化之能事。

两人越斗越快，令狐冲在木匾之后瞧得眼也花了。他看任我行和方证大师相斗，只不过看不懂二人的招式精妙所在，但此刻二人身形招式快极，竟连一拳一掌如何出、如何收，也都看不明白。他转眼去看盈盈，只见她脸色雪白，双眼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脸上却无惊异或担心的神态。向问天的脸色却忽喜忽忧，一时惊疑，一时惋惜，一时攒眉怒目，一时咬牙切齿，倒似比他亲自决战尤为要紧。令狐冲心想：“向大哥的见识自比盈盈高明得多，他如此着紧，只怕任先生这一仗很是难赢。”

慢慢斜眼过去，见到那边厢师父和师娘并肩而立，其侧是方证大师和冲虚道人。两人身后一个是泰山派掌门天门道人，一个是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莫大先生来到殿中之后，始终未曾出过半分声息，令狐冲一见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子，胸中登时感到一阵温暖，随即心想：“仪琳师妹她们这群恒山弟子没了师父，可不知怎样了。”青城派掌门余沧海独个儿站在墙后，手按剑柄，满脸怒色。站在西侧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身穿乞丐装束，当是丐帮帮主解风。另一个穿一袭青衫，模样颇为潇洒，当是昆仑派掌门乾坤一剑震山子了。

这九人乃当今正教中最强的高手，若不是九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观战，自己在木匾后藏身这么久，虽竭力屏气凝息，多半还是早已给下面诸人发觉了。他暗想：“下面聚集着这许多高人，尤其有师父、师娘在内，而方证大师、冲虚道长、莫大先生这三位，更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我在这里偷听他们说话，委实不敬之极，虽说是我先到而他们后至，但不论如何，总之是我在这里窃听，倘若给他们发觉，我可当真无地自容了。”只盼任我行尽快再胜一场，三战两胜，便可带着盈盈从容下山，一等方证大师他们退出后殿，自己便赶下山去和盈盈相会。

一想到和盈盈对面相晤，不由得胸口一热，连耳根子也热烘烘的，自忖：“自今

而后，我真的要盈盈结为夫妻吗？她待我情深义重，可是我……可是我……”这些日子来，虽然时时想到盈盈，但每次念及，总是想到要报她相待之恩，要助她脱却牢狱之灾，要在江湖上大肆宣扬，是自己对她倾心，并非她对己有意，免得江湖豪士讥嘲于她，令她尴尬羞惭。每当盈盈的情影在脑海中出现之时，心中却并不感到喜悦不胜之情、温馨无限之意，和他想到小师妹岳灵珊时温柔缠绵的心意大不相同，对于盈盈，内心深处竟似乎有些惧怕。

他和盈盈初遇，一直当她是年老婆婆，心中对她有七分尊敬，三分感激；其后见她举手杀人，指挥群豪，尊敬之中不免掺杂了几分惧怕，直至得知她对自己颇有情意，这几分厌憎之心才渐渐淡了；及后得悉她为自己舍身少林，那更是深深感激。然而感激之意虽深，却并无亲近之念，只盼能报答她的恩情；听到任我行说自己是她女婿，心底竟颇感为难。这时见到她的丽色，只觉和她相距极远极远。

他向盈盈瞧了几眼，不敢再看，只见向问天双手握拳，两目圆睁，顺着他目光看任我行和左冷禅时，见左冷禅已缩在殿角，任我行一掌一掌向他劈将过去，每一掌都似开山大斧一般，威势惊人。左冷禅全处下风，双臂出招极短，攻不到一尺便即缩回，显似只守不攻。突然之间，任我行一声大喝，双掌疾向对方胸口推去。四掌相交，蓬的一声大响，左冷禅背心撞向墙壁，头顶泥沙灰尘簌簌而落，四掌却不分开。令狐冲只感到身子摇动，藏身的那张木匾似乎便要跌落。他一惊之下，便想：“左师伯这番可要糟了。他二人比拚内力，任先生使出‘吸星大法’吸他内力，时刻一长，左师伯非输不可。”

却见左冷禅右掌一缩，竟以左手单掌抵御对方掌力，右手伸出食中二指向任我行戳去。任我行一声怪叫，急速跃开。左冷禅右手跟着点了过去。他连点三指，任我行连退三步。

方证大师、冲虚道长等均大为奇怪：“素闻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擅吸对方内力，何以适才他二人四掌相交，左冷禅竟安然无恙？难道他嵩山派的内功居然不怕吸星妖法？”

旁观众高手固觉惊异，任我行心下更是骇然。

十余年前任我行与左冷禅剧斗，未曾使用“吸星大法”，已然占上风，眼见便可制住了左冷禅，突感心口奇痛，真力几乎难以使用，心下惊骇无比，自知这是修炼“吸星大法”的反击之力，若在平时，自可静坐运功，慢慢化解，但其时劲敌当前，如何有此余裕？正彷徨无计之际，忽见左冷禅身后出现了两人，乃左冷禅的师弟托塔手丁勉和大阴阳手乐厚。任我行立即跳出圈子，哈哈一笑，说道：“说好单打独斗，原来你暗中伏有帮手，君子不吃眼前亏，咱们后会有期，今日爷爷可不奉陪了。”

左冷禅败局已成，对方竟自愿罢战，自是求之不得，他也不敢讨嘴上便宜，说什么“要人帮手的不是好汉”之类，只怕激恼了对方，再斗下去，丁勉与乐厚又不便插手相助，自己一世英名不免付于流水，当即说道：“谁叫你不多带几名魔教的帮手来？”

任我行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这一场拚斗，面子上似乎未分胜败，但任左二人内心均知，自己的武功之中具有

极大弱点，当日不输，实乃侥幸，自此分别苦练。

尤其任我行更知“吸星大法”之中伏有莫大隐患，便似附骨之疽一般。他不断以“吸星大法”吸取对手功力，但对手门派不同，功力有异，诸般杂派功力吸在自身，无法融而为一，作为己用，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发作出来。他本身内力甚强，一觉异派内功作怪，立时将之压服，从未遇过凶险，但这一次对手是极强高手，激斗中自己内力消耗甚巨，用于压制体内异派内力的便相应减弱，大敌当前之时，既有外患，复生内忧，自不免狼狈不堪。此后潜心思索，要揣摩出一个法门来融合体内的异派内功，心无二用，乃致聪明一世的枭雄，竟连变生肘腋亦不自知，终于为东方不败所困。他在西湖湖底一囚十二年，心无旁骛，这才悟出了融汇体内异派内功的妥善法门，修习这“吸星大法”才不致有惨遭反噬之危。

此番和左冷禅再度相逢，一时未能取胜，当即运出“吸星大法”，与对方手掌相交，岂知一吸之下，竟发现对方内力空空如也，不知去向。任我行这一惊非同小可。对方内力凝聚，一吸不能吸到，那并不奇，适才便吸不到方证的内力；但左冷禅在瞬息间竟将内力藏得无影无踪，叫他的“吸星大法”无力可吸，别说生平从未遇，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有这等奇事。

他又连吸了几下，始终没摸到左冷禅内力的半点边儿，眼见左冷禅指法凌厉，于是退了三步，随即变招，狂砍狠劈，威猛无俦。左冷禅改取守势。两人又斗了二三十招，任我行左手一掌劈将过去，左冷禅无名指弹他手腕，右手食指戳向他左肋。任我行见他这一指劲力狠辣，心想：“难道你这一指之中，竟又没有内力？”当下微微斜身，似是闪避，其实却故意露出空门，让他戳中胸肋，同时将“吸星伸功”布于胸口，心想：“你有本事深藏内力，不让我吸星大法吸到，但你以指攻我，指上若无内力，那么刺在我身上只当是给我搔痒。但若有分毫内力，便非尽数给我吸来不可。”

便在心念电闪之际，噗的一声响，左冷禅的手指已戳中他左胸“天池穴”。

旁观众人“啊”的一声，齐声呼叫。

左冷禅的手指在任我行的胸口微一停留，任我行立即全力运功，果然对方内力犹如河堤溃决，从自己“天池穴”中直涌进来。他心下大喜，加紧施为，吸取对方内力越快。

突然之间，他身子一晃，一步步地慢慢退开，一言不发地瞪视着左冷禅，身子发颤，手足不动，便如是给人封了穴道一般。

盈盈惊叫：“爹爹！”扑过去扶住，只觉他手上肌肤冰凉彻骨，转头道：“向叔叔！”向问天纵身上前，伸掌在任我行胸口推拿了几下。任我行嘿的一声，回过气来，脸色铁青，说道：“很好，这一着棋我倒没料到。咱们再来比比。”

左冷禅缓缓摇了摇头。

岳不群道：“胜败已分，还比什么？任先生适才难道不是给左掌门封了‘天池穴’？”任我行呸的一声，喝道：“不错，是我上了当，这一场算我输便是。”

原来左冷禅适才这一招大是行险，他以修炼了十余年的“寒冰真气”注于食指之上，拚着大耗内力，将计就计，便让任我行吸了过去，不但让他吸去，反加催内力，急速注入对方穴道。左冷禅所练的“寒冰真气”，和梅庄黑白子所练的“玄天指”乃

是一路，都是至阴至寒的功夫，不过左冷禅的内力更深厚得多，一瞬之间，任我行全身为之冻僵。左冷禅乘着“吸星大法”一窒的顷刻之间，内力一催，就势封住了他的穴道。穴道被封之举，原只见于第二三流武林人物动手之时，高手过招，决不使用这一类平庸招式。左冷禅却舍得大耗功力，竟以第二三流的手段制胜，这一招虽是使诈，但若无极厉害的内力，却也决难办到。

向问天知左冷禅虽然得胜，但已大损真元，只怕非花上几个月时光，没法复元，便上前说道：“适才左掌门说过，你打倒了任教主之后，再来打倒我。现下便请动手！”

方证大师、冲虚道人等都看得明白，左冷禅自点中任我行之后，脸色惨白，始终不敢开声说话，可见内力消耗之重，此刻二人倘若动手，不但左冷禅非败不可，而且数招之间便会给向问天送了性命。但这一句话左冷禅刚才确是说过了的，眼见向问天挑战，难道是自食前言不成？

众人正踌躇间，岳不群道：“咱们说过，这三场比试，哪一方由谁出马，由该方自行决定，却不能由对方指名索战。这一句话，任教主是答应过了的，是不是？任教主是大英雄、大豪杰，说过了的话岂能不算？”

向问天冷笑道：“岳先生能言善辩，令人好生佩服，只不过和‘君子’二字，未免有些不称。这股东拉西扯，倒似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

岳不群淡淡地道：“自君子的眼中看出来，天下滔滔，皆是君子。自小人的眼中看来，世上无一而非小人。”

左冷禅慢慢挨了几步，将背脊靠到柱上，以他此时的情状，简直要站立不倒也十分为难，更不用说和人动手过招了。

武当掌门冲虚道人走上两步，说道：“素闻向右使人称‘天王老子’，实有惊天动地的能耐。贫道忝居武当掌门，于正教诸派与贵教之争始终未能出什么力，常感惭愧，今日有幸，若能以‘天王老子’为对手，实感荣宠。”

他武当掌门何等身分，对向问天说出这等话来，那是将对方看得极重了。向问天在情在理，实难推却，便道：“恭敬不如从命。久仰冲虚道长的‘太极剑法’天下无双，在下舍命陪君子，只好献丑。”抱拳行礼，退了两步。冲虚道人宽袍大袖双手一摆，躬身还礼。

两人相对而立，凝目互视，一时却均不拔剑。

冲虚道人与向问天在武林中均享大名已久，却全无迹象不知谁高谁下，这一战决定少林寺是否能留住任我行等一行，事关重大，可是谁也看不出胜负之数。旁观众人均和冲虚及向问天一般的心情，都所谓“提心吊胆”。

任我行突然说道：“且慢！向兄弟，你且退下。”一伸手，从腰间拔出了长剑。

众人尽皆骇然：“他已连斗两位高手，内力显已大为耗损，竟然要连斗三阵，再来接冲虚道长。”左冷禅更为惊诧，心想：“我苦练十多年的寒冰真气倾注于他‘天池穴’中，纵是武功高他十倍之人，只怕也得花三四个时辰方能化解。难道此人一时三刻之间便又能与人动手？”众人怎知此刻任我行丹田之中，犹似有数十把小刀在乱攒乱刺，他使尽了力气，才将这几句话说得平平稳稳，没泄出半点痛楚之情。

冲虚道人微笑道：“任教主要赐教么？咱们先前说过，双方由哪一位出手，由每

一方自定，任教主若要赐教，原也不违咱们约定之议。只是贫道这个便宜，却占得太大了。”

任我行道：“在下拚斗了两位高手之余，再与道长动手，未免小觑了武当派享誉数百年的神妙剑法，在下虽然狂妄，却还不致于如此。”

冲虚道人心下甚喜，点头道：“多谢了。”他一见到任我行拔剑，心下便大为踌躇，以车轮战胜得任我行，说不上有何光彩，但此仗若败，武当派在武林中可无立足之地了，听说不是他自己出战，这才宽心。

任我行道：“冲虚道长在贵方是生力军，我们这一边也得出一个生力军才是。”抬头叫道：“令狐冲小兄弟，你下来吧！”

众人大吃一惊，都顺着他目光向头顶的木匾望去。

令狐冲更为惊讶，一时手足无措，狼狈之极，当此情势，没法再躲，只得踊身跳下，向方证大师跪倒在地，纳头便拜，说道：“小子擅闯宝刹，罪该万死，谨领方丈责罚。”

方证呵呵笑道：“原来是令狐少侠。我听得少侠呼吸匀净，内力深厚，心下正在奇怪，不知是哪一位高人光临敝寺。请起，请起，行此大礼，可不敢当。”说着合十还礼。

令狐冲心想：“原来他早知我藏在匾后了。”

丐帮帮主解风忽道：“令狐冲，你来瞧瞧这几个字。”

令狐冲站起身来，顺着他手指向一根木柱后看去，见柱上刻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匾后有人。”第二行是：“我揪他下来。”第三行是：“且慢，此人内功亦正亦邪，未知是友是敌。”每一行都深入柱内，木质新露，自是方证大师和解风二人以指力在柱上所刻。

令狐冲甚是敬佩，心想：“方证大师从我极微弱的呼吸之中，能辨别我武功家数，真乃神人。”随即抱拳躬身，团团行礼，说道：“众位前辈来到殿上之时，小子心虚，未敢下来拜见，还望恕罪。”料想此刻师父的脸色必定难看之极，哪敢和他目光相接？

解风笑道：“你作贼心虚，到少林寺偷什么来啦？”令狐冲道：“小子闻道任大小姐留居少林，斗胆前来接她出去。”解风笑道：“原来是偷老婆来着，哈哈，这不是贼胆心虚，这叫做色胆包天。”令狐冲正色道：“任大小姐有大恩于我，小子纵为她粉身碎骨，亦所甘愿。”解风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可惜。好好一个年轻人，一生前途却为女子所误。你若不堕邪道，这华山派掌门的尊位，日后还会逃得出你手掌么？”

任我行大声道：“华山掌门，有什么稀罕？将来老夫一命归天，日月神教教主的尊位，难道还逃得出我这乘龙快婿的手掌么？”

令狐冲吃了一惊，颤声道：“不……不……不能……”

任我行笑道：“好啦。闲话少说。冲儿，你就领教一下这位武当掌门的神剑。冲虚道长的剑法以柔克刚，圆转如意，世间罕有，可要小心了。”他改口称他为“冲儿”，当真是将他当做女婿了。

令狐冲默察眼前情势，双方已各胜一场，这第三场的胜败，将决定是否能救盈盈下山；自己曾和冲虚道人比过剑，剑法上可以胜得过他，要救盈盈，那是非出场不可，

当下转过身来，向冲虚道人跪倒在地，叩首为礼。

冲虚道人忙伸手相扶，说道：“不敢当！少侠何以行此大礼？”令狐冲道：“道长高义，爱护小子，小子好生感激相敬。现下迫于情势，要向道长领教，心中不安。”冲虚道人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忒也多礼了。”

令狐冲站起身来，任我行递过长剑。令狐冲接剑在手，剑尖指地，侧身站在下首。

冲虚道人举目望着殿外天井中的天空，呆呆出神，心下盘算令狐冲的剑招。

众人见他始终不动，似是入定一般，都觉十分奇怪。

过了良久，冲虚道人长吁一口气，说道：“这一场不用比了，你们四位下山去吧。”

此言一出，众人尽皆骇然。令狐冲大喜，激动之余，又欲跪倒，冲虚忙伸手拦住。解风道：“道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冲虚道：“我想不出破解他的剑法之道，这场比试，贫道认输。”解风道：“两位可还没动手啊。”冲虚道：“数日之前，在武当山下，贫道曾和他拆过三百余招，那次是我输了。今日再比，贫道仍然要输。”方证等都问：“有这等事？”冲虚道：“令狐小兄弟深得风清扬风前辈剑法真传，贫道不是他对手。”说着微微一笑，退在一旁。

任我行呵呵大笑，说道：“道长虚怀若谷，令人好生佩服。老夫本来只佩服你一半，现下可佩服你七分了。”说是七分，毕竟还没十足。他向方证大师拱了拱手，说道：“方丈大师，咱们后会有期。”

令狐冲走到师父、师娘跟前，跪倒磕头。岳不群侧身避开，冷冷地道：“可不敢当！”岳夫人心一酸，泪水盈眶。令狐冲又过去向莫大先生行礼，知他不愿旁人得悉两人之间过去的交往，只磕了三个头，却不说话。莫大先生作揖还礼。

任我行一手牵了盈盈，一手牵了令狐冲，笑道：“走吧！”大踏步走向殿门。

解风、震山子、余沧海、天门道人等自知武功不及冲虚道人，既然冲虚自承非令狐冲之敌，他们心下虽将信将疑，却也不敢贸然上前挑战，自取其辱。

任我行正要出殿，忽听得岳不群喝道：“且慢！”任我行回头道：“怎么？”岳不群道：“冲虚道长太贤不和小人计较，这第三场可还没比。令狐冲，我来跟你比划比划。”

令狐冲大吃一惊，不由得全身皆颤，嗫嚅道：“师父，我……我……怎能……”

岳不群却泰然自若，说道：“人家说你蒙本门前辈风师叔指点，剑术已深得华山派精髓，看来我也已不是你对手。虽然你已被逐出本门，但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使的仍是华山派剑法。我管教不善，使得正教中各位前辈，都为你这不肖少年愠气，倘若我不出手，难道让别人来负此重任？我今天如不杀了你，你就将我杀了吧。”说到后来，已声色俱厉，刷的一声，抽出长剑，喝道：“你我已无师徒之情，亮剑！”

令狐冲退了一步，道：“弟子不敢！”

岳不群嗤的一剑，当胸平刺。令狐冲侧身避过。岳不群接着又刺出两剑，令狐冲又避开了，长剑始终指地，并不出剑挡架。岳不群道：“你已让我三招，算得已尽了敬长之义，这就拔剑！”

任我行道：“冲儿，你再不还招，当真要将小命送在这儿不成？”

令狐冲应道：“是。”横剑当胸。这场比试，是让师父得胜呢，还是须得胜过师父？倘若故意容让，输了这一场，纵然自己身受重伤，也不打紧，可是任我行、向问天、

盈盈三人却得在少室山上苦受十年囚禁。方证大师固是有道高僧，但左冷禅和少林寺中其他僧众，难保不对盈盈他们三人毒计陷害，说是囚禁十年，但是否能保性命，挨得过这十年光阴，却难说得很。若说不让吧，自己自幼孤苦，得蒙师父、师娘教养成材，直与亲生父母一般，大恩未报，又怎能当着天下英雄之前，将师父打败，令他面目无光，声名扫地？

便在他踌躇难决之际，岳不群已急攻了二十余招。令狐冲只以师父从前所授的华山剑法挡架，“独孤九剑”每一剑都攻人要害，一出剑便是杀着，当下不敢使用。他自从习得“独孤九剑”后，见识大进，加之内力浑厚之极，虽使的只寻常华山剑法，剑上所生的威力自然与畴昔大不相同。岳不群连连催动剑力，始终攻不到他身前。

旁观众人见令狐冲如此使剑，自均知他有意相让。任我行和向问天相对瞧了一眼，都深有忧色。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那日在杭州孤山梅庄，任我行邀令狐冲投身日月神教，许他担当光明右使之位，日后还可出任教主，又允授他秘诀，用以化解“吸星大法”中异种内力反噬的恶果。但这年轻人丝毫不为所动，足见他对师门甚为忠义。此刻更见他旧日的师父、师娘神色恭谨之极，直似岳不群便要一剑将他刺死，也是心所甘愿。他所使招式全为守势，如此斗下去焉有胜望？令狐冲显然决不肯胜过师父，更不肯当着这许多成名的英雄之前胜过师父。若不是他明知这一仗输了之后，盈盈等三人便要在少室山囚禁，只怕拆不上十招，便已弃剑认输了。任、向二人彷徨无计，相对又望了一眼，目光中便只三个字：“怎么办？”

任我行转过头来，向盈盈低声道：“你到对面去。”盈盈明白父亲意思，他是怕令狐冲顾念昔日师门之恩，这一场比试要故意相让，他叫自己到对面去，是要令狐冲见到自己之后，想到自己待他的情意，便会出力取胜。她轻轻嗯了一声，却不移动脚步。

过了片刻，任我行见令狐冲不住后退，更加焦急，又向盈盈道：“到对面去。”盈盈仍然不动，连“嗯”的那一声也不答应。她心中在想：“我待你如何，你早已知道。你如以我为重，决意救我下山，你自会取胜。你如以师父为重，我便是拉住你衣袖哀哀求告，也是无用。我何必站到你的面前来提醒你？”深觉两情相悦，贵乎自然，倘要自己有所示意之后，令狐冲再为自己打算，那可无味之极了。

令狐冲随手挥洒，将师父攻来的剑招一一挡开，所使已不限于华山剑法。他若还击一招半式，早便已逼得岳不群弃剑认输，虽见师父剑招破绽大露，却始终不出手攻击。岳不群自己明白他的心意，运起紫霞神功，将华山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既知令狐冲不会还手，每一招便全是进手招数，不再顾及自己剑法中是否留有破绽。这么一来，剑法威力何止大了一倍。

旁观众人见岳不群剑法精妙，又占尽了便宜，却始终没法刺中令狐冲；又见令狐冲出剑有时有招，有时无招，而无招之时，长剑似乎乱挡乱架，却曲尽其妙，轻描淡写地将岳不群巧妙的剑招化解了，越看越佩服，均想：“冲虚道长自承剑术不及，当非虚言。”

岳不群久战不下，心下焦躁，突然想起：“啊哟，不好！这小贼不愿负那忘恩负义的名，却如此跟我缠斗。他虽不来伤我，却总叫我难以取胜。这里在场的个个都是目光如炬的高手，便在此时，也早已瞧出这小贼是在故意让我。我不断地死缠烂打，

成什么体统？哪里还像是一派掌门的模样？这小贼是要逼我知难而退，自行认输。”

他当即将紫霞神功都运到了剑上，呼的一剑，当头直劈。令狐冲斜身闪开。岳不群圈转长剑，拦腰横削。令狐冲纵身从剑上跃过。岳不群长剑反撩，疾刺他后心，这一剑变招快极，令狐冲背后不生眼睛，势在难以躲避。众人“啊”的一声，都叫了出来。

令狐冲身在半空，隐隐感到后心来剑，既已无处借势再向前跃，回剑挡架也已不及，他只得长剑挺出，拍在身前数尺外的木柱之上，这一借力，身子便已跃到了木柱之后，只听得噗的一声响，岳不群长剑刺入木柱。剑刃柔韧，但他内劲所注，长剑竟穿柱而过，剑尖和令狐冲身子相距不过数寸。

众人又都“啊”的一声。这一声叫唤，声音中充满了喜悦、欣慰和赞叹之情，人人都不禁为令狐冲欢喜，既佩服他这一下躲避巧妙之极，又庆幸岳不群终于没刺中他。

岳不群施展平生绝技，连环三击，仍奈何不了令狐冲，又听得众人的叫唤，竟然都在同情对方，心下大为懊怒。

这“夺命连环三仙剑”是华山派剑宗的绝技，他气宗弟子原本不知。当年两宗自残，剑宗弟子曾以此剑法杀了好几名气宗好手。后来气宗弟子将剑宗的弟子屠戮殆尽、夺得华山派掌门，气宗好手仔细参详这三式高招“夺命连环三仙剑”。诸人想起当日拚斗时这三式连环的威力，心下犹有余悸，参研之时，各人均说这三招剑法入了魔道，但求剑法精妙，却忘了本派“以气驭剑”的不易至理，大家嘴里说得漂亮，内心深处对这剑法却无不佩服。

当岳不群与令狐冲两人出剑相斗，岳夫人就已伤心欲涕，见丈夫突然使出这三招，心头大震：“当年两宗同门相残，便因重气功、重剑法的纷争而起。师哥是华山气宗的掌门人，在这时居然使用剑宗绝技，若给外人识破了，岂不令人轻视齿冷？唉，他既用此招，自是迫不得已，其实他非冲儿敌手，早已昭然，又何必苦苦缠斗？”有心上前劝阻，但此事关涉实在太大，并非单是本门一派之事，欲前又却，手按剑柄，忧心如焚。

岳不群右手一提，从柱中拔出长剑。令狐冲站在柱后，并不转出。岳不群只盼他就此躲在木柱之后，不再出来应战，算是怕了自己，也就顾全了自己颜面。两人相对而视。令狐冲低头道：“弟子不是你老人家敌手。咱们不用再比试了吧？”岳不群哼了一声。

任我行道：“他师徒二人动手，没法分出胜败。方丈大师，咱们这三场比试，双方就算不胜不败。老夫向你赔个罪，咱们就此别过如何？”

岳夫人暗自舒了口长气，心道：“这一场比试，我们明明是输了。任教主如此说，总算顾全到我们面子，如此了事，那是再好不过。”

方证说道：“阿弥陀佛！任施主这等说，大家不伤和气，足见高明，老衲自无异……”这个“议”字尚未出口，左冷禅忽道：“那么我们便任由这四人下山，从此为害江湖，屠杀无辜？任由他们八只手掌沾满千千万万人的鲜血，任由他们残杀天下良善？岳师兄以后还算是不是华山派掌门？”方证迟疑道：“这个……”嗤的一声响，岳不群绕到柱后，挺剑向令狐冲刺去。

令狐冲闪身避过，数招之间，二人又已斗到了殿心。岳不群快剑进击，令狐冲或挡或避，又成了缠斗闷战之局。

再拆得二十余招，任我行笑道：“这场比试，胜败终究是会分的，且看谁先饿死，再打得七八天，相信便有分晓了。”

众人觉得他这番话虽是夸张，但如此打法，只怕几个时辰之内，也的确难有结果。

任我行心想：“这岳老儿倘若老起脸皮，如此胡缠下去，他是立于不败之地，说什么也不会输的。可是冲儿只须有一丝半分疏忽，那便糟了，久战下去，可于咱们不利。须得以言语激他一激。”便道：“向兄弟，今日咱们来到少林寺中，当真是大开眼界。”

向问天道：“不错。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尽集于此……”任我行道：“其中一位，更加了不起。”向问天道：“是哪一位？”任我行道：“此人练就了一项神功，令人叹为观止。”向问天道：“请问是什么神功？”任我行道：“此人练的是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向问天道：“属下只听过金钟罩、铁布衫，却没听过金脸罩、铁面皮。”任我行道：“人家金钟罩、铁布衫功夫是周身刀枪不入，此人的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却只练硬一张脸皮。”向问天道：“这金脸罩、铁面皮神功，不知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功夫？”任我行道：“这功夫说来非同小可，乃西岳华山，华山派掌门人，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君子剑岳不群岳先生所创。”向问天道：“素闻君子剑岳先生气功盖世，剑术神妙，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这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将一张脸皮练得刀枪不入，不知有何用途？”任我行道：“这用处可说之不尽。我们不是华山派门下弟子，其中诀窍，难以了然。”向问天道：“岳先生创下这路神功，从此名扬江湖，永垂不朽的了。”任我行道：“这个自然。咱们以后遇上华山派的人物，对他们这路铁面皮神功，可得千万小心在意。”向问天道：“是，属下牢记在心。练得脸皮老，谁也没法搞！”

他二人一搭一档，便如说相声一般，尽量地讥刺岳不群。余沧海听得嘻笑不绝，大为幸灾乐祸。岳夫人一张粉脸涨得通红。

岳不群却似一句话也没听进耳中。他提剑刺出，令狐冲向左闪避，岳不群侧身向右，长剑斜挥，突然回头，剑锋猛地倒刺，正是华山剑法中一招妙着，叫做“浪子回头”。令狐冲举剑挡格，岳不群剑势从半空中飞舞而下，却是一招“苍松迎客”。令狐冲挥剑挡开。

岳不群刷刷两剑，令狐冲一怔，急退两步，不由得满脸通红，叫道：“师父！”岳不群哼的一声，又一剑刺将过去，令狐冲再退一步。

旁观众人见令狐冲神情忸怩，狼狈万状，都大惑不解，均想：“他师父这三剑平平无奇，有什么了不起？何以竟使令狐冲难以抵挡？”

众人自均不知，岳不群所使的这三剑，乃是令狐冲和岳灵珊二人练剑时私下所创的“冲灵剑法”。当时令狐冲一片痴心，只盼日后能和小师妹共缔鸳盟，岳灵珊对他也是极好。二人心中都有个孩子气的念头，心想岳不群夫妇所传的武功，其余同门都会，这一套“冲灵剑法”，天下却只他二人会使，因此使到这套剑法时，内心都有丝丝甜意。

不料岳不群竟在此时将这三招剑法使了出来，令狐冲登时手足无措，既觉羞惭，又感伤心，心道：“小师妹对我早已情断义绝，你却使出这套剑法来，叫我触景生情，

心神大乱。你要杀我，便杀好了。”只觉活在世上了无意趣，不如一死了之，反而爽快。

岳不群长剑跟着刺到，这一招却是“弄玉吹箫”。令狐冲熟知此招，迷迷糊糊中顺手挡架。岳不群跟着使出下一式“萧史乘龙”。这两式相辅相成，姿势曼妙，尤其“萧史乘龙”这一式，长剑矫夭飞舞，直如神龙破空一般，却又潇洒蕴藉，颇有仙气。

相传春秋之时，秦穆公有女，小字弄玉，最爱吹箫。有一青年男子萧史，乘龙而至，奏箫之技精妙入神，前来教弄玉吹箫。秦穆公便将爱女许配他为妻。“乘龙快婿”这典故便由此而来。后来夫妻双双仙去，居于华山中峰。华山玉女峰有“引凤亭”，中峰有玉女祠、玉女洞、玉女洗头盆、梳妆台，皆由此传说得名。这些所在，令狐冲和岳灵珊不知曾多少次并肩同游，萧史和弄玉这故事中的绸缪之意，逍遥之乐，也不知曾多少次缭绕在他二人心底。

此刻眼见岳不群使出这招“萧史乘龙”，令狐冲心下乱成一片，随手挡架，只想：“师父为什么要使这一招？他要激得我神智错乱，以便乘机杀我么？”

只见岳不群使完这一招后，又使一招“浪子回头”一招“苍松迎客”，三招“冲灵剑法”，跟着又是一招“弄玉吹箫”，一招“萧史乘龙”。高手比武，即令拚到千余招以上，招式也不会重复，这一招既能为对方所化解，再使也必无用，反令敌方熟知了自己的招式之后，乘隙而攻。岳不群却将这几招第二次重使，旁观众人均大惑不解。

令狐冲见岳不群第二次“萧史乘龙”使罢，又使出三招“冲灵剑法”时，突然之间，脑海中灵光一闪，登时恍然：“原来师父是以剑法点醒我。只须我弃邪归正，浪子回头，便可重归华山门下。”

华山上有数株古松，枝叶向下伸展，有如张臂欢迎上山的游客一般，称为“迎客松”。这招“苍松迎客”，便是从这几株古松的形状上变化而出。他想：“师父是说，我若重归华山门墙，不但师父、师娘与众同门欢迎，连山上的松树也会欢迎我了。”蓦地里心头大震：“师父是说，不但我可重入华山门户，他还可将小师妹配我为妻。师父使那数招‘冲灵剑法’，明明白白地说出了此意，只是我糊涂不懂，他才又使‘弄玉吹箫’、‘萧史乘龙’这两招。”

重归华山和娶岳灵珊为妻，那是他心中两个最大的愿望，突然之间，师父当着天下高手之前，将这两件事向他允诺了，虽非明言，但在这数招剑法之中，已说得明白无比。令狐冲素知师父最重然诺，说过的话绝无反悔，他既答允自己重列门墙，又将女儿许配自己为妻，自是言出如山，一定会做到的事。霎时之间，喜悦之情充塞胸臆。

他自知岳灵珊和林平之情感正浓，对自己不但已无爱心，且大有恨意。但男女婚配，全凭父母之命，做儿女的不得自主，千百年来皆是如此。岳不群既允将女儿许配于他，岳灵珊决计无可反抗。令狐冲心想：“我得重回华山门下，已然谢天谢地，更得与小师妹为偶，那实是喜从天降了。小师妹初时定然不乐，但我处处将顺于她，日子久了，定会感于我的至诚，慢慢地回心转意。”岳灵珊向他大发娇嗔，他终于哄得她转嗔为喜，过往已不知有几十百次，而他深知小师妹性情，有把握必能办到。

他心下大喜，脸上自也笑逐颜开。岳不群又是一招“浪子回头”，一招“苍松迎客”，两招连绵而至。剑招渐急，若不可耐。令狐冲猛地省悟：“师父叫我浪子回头，

当然不是口说无凭，是要我立刻弃剑认输，这才将我重行收归门下。我得重返华山，再和小师妹成婚，人生又复何求？但盈盈、任教主、向大哥却又如何？这场比试一输，他们三人便得留在少室山上，说不定尚有杀身之祸。我贪图一己欢乐，却负人一至于斯，那还算是人么？”言念及此，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眼中瞧出来也模模糊糊，只见岳不群长剑横过，在他自己口边掠过，跟着剑锋便推将过来，正是一招“弄玉吹箫”。

令狐冲心中又是一动：“盈盈甘心为我而死，我竟可舍之不顾，天下负心薄幸之人，还有更比得上我令狐冲吗？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负了盈盈对我的情义。”突然脑中一晕，只听得铮的一声响，一柄长剑落在地下。

旁观众人“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令狐冲身子晃了晃，睁开眼来，只见岳不群正向后跃开，满脸怒容，右腕上鲜血涔涔而下，再看自己长剑时，剑尖上鲜血点点滴滴地掉将下来。他大吃一惊，才知适才心神混乱之际，随手挡架攻来的剑招，不知如何，竟使出了“独孤九剑”中的剑法，刺中了岳不群的右腕。他立即抛去长剑，跪倒在地，说道：“师父，弟子罪该万死。”

岳不群一腿飞出，正中他胸膛。这一腿力道好不凌厉，令狐冲登时身子飞起，身在半空之时，便只觉眼前一团漆黑，直挺挺地摔将下来，耳中隐约听得砰的一声，身子落地，却已不觉疼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二十八 积雪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令狐冲渐觉身上寒冷，慢慢睁开眼来，只觉得火光耀眼，又即闭上，听得盈盈欢声叫道：“你……你醒转来啦！”

令狐冲再度睁眼，见盈盈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满脸都是喜色。令狐冲便欲坐起，盈盈摇手道：“躺着再歇一会儿。”令狐冲一看周遭情景，见处身在一个山洞之中，洞外生着一堆大火，这才记得是给师父踢了一脚，问道：“我师父、师娘呢？”

盈盈扁扁嘴道：“你还叫他做师父吗？天下也没这般不要脸的师父。你一味相让，他却不知好歹，终于弄得下不了台，还这么狠心踢你一脚。震断了他腿骨，才是活该。”

令狐冲惊道：“我师父断了腿骨？”盈盈微笑道：“没震死他是客气的呢？爹爹说，你对吸星大法还不会运用，否则也不会受伤。”令狐冲喃喃地道：“我刺伤了师父，又震断了他腿骨，真是……真是……”盈盈道：“你懊悔吗？”令狐冲心下惶愧已极，说道：“我实是大大的不该。当年若不是师父、师娘抚养我长大，说不定我早已死了，焉能得有今日？我恩将仇报，真是禽兽不如。”

盈盈道：“他几次三番地痛下杀手，想要杀你。你如此忍让，实已报了师恩。像你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死，就算岳氏夫妇不养你，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决计死不了。他把你逐出华山派，师徒间的情义早已断了，还想他作甚？”说到这里，慢慢放低了声音，道：“冲哥，你为了我而得罪师父、师娘，我……我心里……”说着低下了头，晕红双颊。

令狐冲见她露出了小儿女的腼腆神态，洞外熊熊火光照在她脸上，直是明艳不可方物，不由得心中一荡，伸出手去握住了她左手，叹了口气，不知说什么才好。

盈盈柔声道：“你为什么叹气？你后悔识得我吗？”令狐冲道：“没有，没有！我怎会后悔？你为了我，宁肯把性命送在少林寺里，我以后粉身碎骨，也报不了你的大恩。”盈盈凝视他双目，道：“你为什么说这等话？你直到现下，心中还是在将我当做外人。”

令狐冲内心一阵惭愧，在他心中，确实总对她有一层隔膜，说道：“是我说错了，自今而后，我要死心塌地地对你好。”这句话一出口，不禁想道：“小师妹呢？小师妹？难道我从此忘了小师妹？”

盈盈眼光中闪出喜悦的光芒，道：“冲哥，你这是真心话呢，还是哄我？”

令狐冲当此之时，再也不自计及对岳灵珊铭心刻骨的相思，全心全意地道：“我如是哄你，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盈盈的左手慢慢翻转，也将令狐冲的手握住了，只觉一生之中，实以这一刻光阴

最难得，全身都暖烘烘的，一颗心却又如在云端飘浮，但愿天长地久，永恒如此。过了良久，缓缓说道：“咱们武林中人，只怕是注定要不得好死的了。你日后倘若对我负心，我也不盼望你天打雷劈，我……我……我宁可亲手一剑刺死了你。”

令狐冲心头一震，万料不到她竟会说出这句话来，怔了一怔，笑道：“我这条命是你救的，早就归于你了。你几时要取，随时来拿去便是。”盈盈微微一笑，道：“人家说你是个浮滑无行的浪子，果然说话这般油腔滑调，没点正经。也不知是什么缘份，我就是……就是喜欢了你这个轻薄浪子。”令狐冲笑道：“我几时对你轻薄过了？你这么说我，我可要对你轻薄了。”说着坐起身来。

盈盈双足一点，身子弹出数尺，沉着脸道：“我心中对你好，咱们可得规规矩矩的。你若当我是个水性女子，可以随便欺我，那可看错人了。”

令狐冲一本正经地道：“我怎敢当你是水性女子？你是一位年高德劭、不许我回头瞧一眼的婆婆。”

盈盈噗哧一笑，想起初识令狐冲之时，他一直叫自己为“婆婆”，神态恭谨之极，不由得笑靥如花，坐了下来，却和令狐冲隔着有三四尺远。

令狐冲笑道：“你不许我对你轻薄，今后我仍一直叫你婆婆好啦。”盈盈笑道：“好啊，乖孙子。”令狐冲道：“婆婆，我心中有……”盈盈道：“不许叫婆婆啦，待过得六十年，再叫不迟。”令狐冲道：“若从现下叫起，能一直叫你六十年，这一生可也不枉了。”

盈盈心神荡漾，寻思：“当真得能和他厮守六十年，便天上神仙，也是不如。”

令狐冲见到她的侧面，鼻子微耸，长长睫毛低垂，容颜娇嫩，脸色柔和，心想：“这样美丽的姑娘，为什么江湖上成千成万桀骜不驯的豪客，竟会对她又敬又畏，又甘心为她赴汤蹈火？”想要询问，却觉在这时候说这等话未免大煞风景，欲言又止。

盈盈道：“你想说什么话，尽管说好了。”令狐冲道：“我一直心中奇怪，为什么老头子、祖千秋他们，会对你怕得这么厉害。”盈盈嫣然一笑，说道：“我知道你若不问明白这件事，总是不放心。只怕在你心中，始终当我是个妖魔鬼怪。”令狐冲道：“不，不，我当你是位神通广大的活神仙。”

盈盈微笑道：“你说不了三句话，便会胡说八道。其实你这人，也不见得真的是浮薄无行，只不过爱油嘴滑舌，以致大家说你是个浪荡子弟。”令狐冲道：“我叫你做婆婆之时，可曾油嘴滑舌吗？”盈盈道：“那你一辈子叫我做婆婆好了。”令狐冲道：“我要叫你一辈子，只不过不是叫婆婆。”

盈盈脸上浮起红云，心下甚甜，低声道：“只盼你这句话，不是油嘴滑舌才好。”令狐冲道：“你怕我油嘴滑舌，这一辈子你给我煮饭，菜里不放猪油豆油。”盈盈微笑道：“我可不会煮饭，连烤青蛙也烤焦了。”

令狐冲想起那日二人在荒郊溪畔烤蛙，只觉此时此刻，又回到了当日的情景，心中满是缠绵之意。

盈盈低声道：“只要你不怕我煮的焦饭，我便煮一辈子饭给你吃。”令狐冲道：“只要是你煮的，每日我便吃三大碗焦饭，却又何妨？”盈盈轻轻地道：“你爱说笑，尽管说个够好了。其实，你说话逗我欢喜，我也开心得很呢。”

两人四目交投，半晌无语。隔了好一会，盈盈缓缓道：“我爹爹本是日月神教的教主，你是早知道的。后来东方叔叔……不，东方不败，我一直叫他叔叔，可叫惯了，他行使诡计，把爹爹囚禁起来，欺骗大家，说爹爹在外逝世，遗命要他接任教主。当时我年纪还小，东方不败又机警狡猾，这件事做得不露半点破绽，我也就没丝毫疑心。东方不败为了掩人耳目，对我异乎寻常的优待客气，我不论说什么，他从来没一次驳回。因此我在教中，地位甚为尊荣。”令狐冲道：“那些江湖豪客，都是日月神教属下的了？”盈盈道：“他们并非全都是正式教众，大多数是挂名的，一向归我教统属，他们的首领也大都服过我教的‘三尸脑神丹’。”

令狐冲哼了一声。当日他在孤山梅庄，曾见魔教长老鲍大楚、桑三娘等人一见我行那几颗火红色的“三尸脑神丹”，登即吓得魂不附体，想到当日情景，不由得眉头微皱。

盈盈续道：“这‘三尸脑神丹’服下之后，每年须服一次解药，否则毒性发作，死得惨不堪言。东方不败对那些江湖豪士十分严厉，小有不如他意，便扣住解药不发，每次总是我去求情，讨得解药给了他们。”令狐冲道：“那你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了。”

盈盈道：“也不是什么恩人。他们来向我磕头求告，我可硬不了心肠，置之不理。原来这也是东方不败掩人耳目之策，他是要使人人知道，他对我十分爱护尊重。这样一来，自然再也无人怀疑他的教主之位是篡夺来的。”

令狐冲点头道：“此人也当真工于心计。”盈盈道：“不过老是要我向东方不败求情，实在太烦。再者，教里的情形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人人见了东方不败都要满口谀词，肉麻无比。前年春天，我叫师侄绿竹翁陪伴，出来游山玩水，见到洛阳城绿竹巷闹中有静，住下来挺好，便隐居了一段时日，既免再管教中的闲事，也不必向东方不败说那些无耻言语。想不到竟撞到了你。”她向令狐冲瞧了一眼，想起绿竹巷中初遇的情景，轻轻叹息一声，心中充满了柔情。过了好一会，说道：“来到少林寺的这数千豪客，当然并非都曾服过我求来的解药。但只要有一人受过我的恩惠，他的亲人好友、门下弟子、所属帮众等等，自然也都承我的情了。再说，他们到少室山来，也未必真的是为了我，多半还是应令狐大侠的召唤，不敢不来。”说到这里，抿嘴一笑。

令狐冲叹道：“你跟着我没什么好处，这油嘴滑舌的本事，倒也长进了三分。”

盈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一生下地，日月神教中人人便当她公主一般，谁也不敢违拗她半点，待得年纪愈长，更加颐指气使，要怎么便怎么，从没一人敢和她说一句笑话。此刻和令狐冲如此笑谑，当真是生平从无此乐。

过了一会，盈盈将头转向山壁，说道：“你率领众人到少林寺来接我，我自然欢喜。那些人贫嘴贫舌，背后都说我……说我真心对你好，而你却是个风流浪子，到处留情，压根儿没将我放在心上……”说到这里，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幽幽地道：“你这般大大地胡闹一场，总算是给足了我面子，我……我就算死了，也不枉担了这虚名。”

令狐冲道：“你负我到少林寺求医，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又给关在孤山梅庄的西湖底牢，待得脱困而出，又遇上了恒山派的事。好容易得悉情由，再来接你，已累你受了不少苦啦。”

盈盈道：“我在少林寺后山，也没受什么苦。我独居一间石屋，每隔十天，便有个

老和尚给我送柴送米，平时有个佣妇给我煮饭洗衣。那老和尚与佣妇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什么都没说。直到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来到少林，方丈要我去相见，才知道他没传你易筋经。我发觉上了当，生气得很，便骂了方丈。定闲师太劝我不用着急，说你平安无恙，又说是你求她二位师太来向少林方丈求情的。”

令狐冲道：“你听她这么说，才不骂方丈大师了？”

盈盈道：“少林寺方丈听我骂他，只是微笑，也不生气，说道：‘女施主，老衲当日要令狐少侠归入少林门下，算是我的弟子，老衲便可将本门易筋经内功相授，助他驱除体内的异种真气。但他坚决不允，老衲也没法相强。再说，你当日背负他上……当日他上山之时，朝不保夕，奄奄一息，下山时内伤虽然未愈，却已能步履如常，少林寺对他总也不无微功。’我想这话也有道理，便说：‘那你为什么留我在山？出家人不打诳语，那不是骗人么？’”

令狐冲道：“是啊，他们可不该瞒着你。”盈盈道：“方丈说起来却又是一片道理。他说留我在少室山，是盼望以佛法化去我的什么暴戾之气，当真胡说八道之至。”令狐冲道：“是啊，你又有什么暴戾之气了？”盈盈道：“你不用说好话讨我欢喜。我暴戾之气当然是有的，不但有，而且相当不少。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你发作。”令狐冲道：“承你另眼相看，那可多谢了。”

盈盈道：“当时我对方丈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却来欺侮我们年纪小的，也不怕丑。’方丈道：‘那日你自愿在少林寺舍身，以换令狐少侠这条性命。我们虽没治愈令狐少侠，可也没要了你的性命。听恒山派两位师太说，令狐少侠近来在江湖上着实做了不少行侠仗义的好事，老衲也代他欢喜。冲着恒山两位师太的金面，你这就下山去吧。’他还答应释放我百余名江湖朋友，我很承他的情，向他拜了几拜。就这么着，我跟恒山派两位师太下山来了。后来在山下听到消息，说你已率领了数千人到少林寺来接我。两位师太言道：少林寺有难，她们不能袖手。于是和我分手，要我来阻止你。不料两位心地慈祥的前辈，竟会死在少林寺中。”说着长长地叹了口气，不禁泫然欲泣。

令狐冲叹道：“不知是谁下的毒手。两位师太身上并没伤痕，连如何丧命也不知。”

盈盈道：“怎么没伤痕？我和爹爹、向叔叔在寺中见到两位师太的尸身，我曾解开她们衣服察看，见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针孔大的红点，是给人用钢针刺死的。”

令狐冲“啊”的一声，跳了起来，道：“毒针？武林之中，有谁是使毒针的？”

盈盈摇头道：“爹爹和向叔叔见闻极广，可是他们也不知道。爹爹说，这针并非毒针，其实是件兵刃，刺入要害，致人死命，只是刺入定闲师太心口那一针，略略偏斜了些。”令狐冲道：“是了。我见到定闲师太之时，她还没断气。这针既是当心刺入，那就并非暗算，而是正面交锋。那么害死两位师太的，定是武功绝顶的高手。”盈盈道：“我爹爹也这么说。既有了这条线索，要找到凶手，想亦不难。”

令狐冲伸掌在山洞的洞壁上用力一拍，大声道：“盈盈，我二人有生之年，定当为两位师太报仇雪恨。”盈盈道：“正是。”

令狐冲扶着石壁坐起身来，但觉四肢运动如常，胸口也不疼痛，竟似没受过伤一般，说道：“这可奇了，我师父踢了我这一腿，好似没伤到我什么。”

盈盈道：“我爹爹说，你已吸到不少别人的内力，内功高出你师父甚远。只因你不肯运力和你师父相抗，这才受伤，但有深厚内功护体，受伤甚轻。向叔叔给你推拿了几次，激发你自身的内力疗伤，很快就好了。只是你师父的腿骨居然会断，那可奇怪得很。爹爹想了半天，难以索解。”令狐冲道：“我内力既强，师父这一腿踢来，我内力反震，害得他老人家折断腿骨，为什么奇怪？”盈盈道：“不是的。爹爹说，吸自外人的内力虽可护体，但必须自加运用，方能伤人，比之自己练成的内力，毕竟还是逊了一筹。”

令狐冲道：“原来如此。”他不大明白其中道理，也就不去多想，只是想到害得师父受伤，更当着天下众高手之前失尽了面子，实是负咎良深。

一时之间，两人相对默然，偶然听到洞外柴火燃烧时的轻微爆裂之声，但见洞外大雪飘扬，比在少室山上之时，雪下得更大了。

突然之间，令狐冲听得山洞外西首有几下呼吸粗重之声，当即凝神倾听，盈盈内功不及他，没听到声息，见了他神情，便问：“听到了什么？”令狐冲道：“刚才我听到一阵喘气声，有人来了。但喘声急促，那人武功低微，不足为虑。”又问：“你爹爹呢？”

盈盈道：“爹爹和向叔叔说出去溜跔溜跔。”说这句话时，脸上一红，知道父亲故意避开，好让令狐冲醒转之后，和她细叙离情。

令狐冲又听到了几下喘息，道：“咱们出去瞧瞧。”两人走出洞来，见向任二人踏在雪地里的足印已给新雪遮了一半。令狐冲指着那两行足印道：“喘息声正是从那边传来。”

两人顺着足迹，行了十余丈，转过山坳，突见雪地之中，任我行和向问天并肩而立，却一动也不动。两人吃了一惊，同时抢过去。

盈盈叫道：“爹！”伸手去拉任我行的左手，刚和父亲的肌肤相接，全身便是一震，只觉一股冷入骨髓的寒气，从他手上直透过来，惊叫：“爹，你……你怎么……”一句话没说完，已全身战栗，牙关震得格格作响，心中却已明白，父亲中了左冷禅的“寒冰真气”后，一直强自抑制，此刻终于镇压不住，寒气发作了出来，向问天是在竭力助她父亲抵挡。任我行在少林寺中如何给左冷禅以诡计封住穴道，下山之后，曾向她简略说过。

令狐冲却尚未明白，白雪的反光之下，只见任向二人脸色甚为凝重，跟着任我行又重重喘了几口气，才知适才所闻的喘息声是他所发。但见盈盈身子颤抖，便伸手去握她左手，立觉一阵寒气钻入了体内。他登时恍然，任我行中了敌人的阴寒内力，正在全力散发，于是依照西湖底铁板上所刻散功之法，将钻进体内的寒气缓缓化去。

任我行得他相助，心中登时一宽，向问天和盈盈的内力和他所习并非一路，只能助他抗寒，却不能化散。他自己全力运功，以免全身冻结为冰，已再无余力散发寒气，坚持既久，越来越觉吃力。令狐冲这运功之法却是釜底抽薪，将“寒冰真气”从他体内一丝丝地抽将出来，散之于外。

四人手牵手地站在雪地之中，便如僵硬了一般。大雪纷纷落在四人头上脸上，渐渐将四人的头发、眼睛、鼻子、衣服都盖了起来。

令狐冲一面运功，心下暗自奇怪：“怎地雪花落在脸上，竟不消融？”他不知左冷禅所练的“寒冰真气”厉害之极，散发出来的寒气远比冰雪寒冷。此时他四人只脏腑血液才保有暖气，肌肤之冷已若坚冰，雪花落在身上，竟丝毫不融，比之落在地下还积得更快。

过了良久，天色渐明，大雪仍不断落下。令狐冲担心盈盈娇女弱质，受不起这寒气长期侵袭，只是任我行体内的寒毒并未去尽，虽喘息之声已不再闻，却不知此时是否便可罢手，罢手之后是否另有他变。他拿不定主意，只好继续助他散功，好在从盈盈的手掌中觉到，她肌肤虽冷，身子却早已不再颤抖，自己掌心察觉到她手掌上脉搏微微跳动。这时他双眼上早已积了数寸白雪，只隐隐觉到天色已明，却什么也看不到了。当下不住加强运功，将任我行体内的阴寒之气，一丝丝抽将出来，通过奇经八脉，从“少商”、“商阳”等手指上的穴道逼出体外。

又过良久，忽然东北角上远远传来马蹄声，渐奔渐近，听得出是一骑前，一骑后，跟着听得一人大声呼叫：“师妹，师妹，你听我说。”

令狐冲双耳外虽堆满了白雪，仍听得分明，正是师父岳不群的声音。两骑不住驰近，又听得岳不群叫道：“你不明白其中缘由，便乱发脾气，你听我说啊。”跟着听得岳夫人叫道：“我自己不高兴，关你什么事了？又有什么好说？”听两人叫唤和马匹奔跑之声，是岳夫人乘马在前，岳不群乘马在后追赶。

令狐冲甚是奇怪：“师娘生了好大的气，不知师父如何得罪了她。”

但听得岳夫人那乘马笔直奔来，突然间她“咦”的一声，跟着坐骑嘘哩哩一声长嘶，想必是她突然勒马止步，那马人立了起来。不多时岳不群纵马赶到，说道：“师妹，你瞧这四个雪人堆得很像，是不是？”岳夫人哼的一声，似乎余怒未息，跟着自言自语：“在这旷野之中，怎么有人堆了这四个雪人？”

令狐冲刚想：“这旷野间有什么雪人？”随即明白：“我们四人全身堆满了白雪，臃肿不堪，以致师父、师娘把我们当做了雪人。”师父、师娘便在眼前，情势尴尬，但这件事却实在好笑之极。跟前却又栗栗危惧：“师父一发觉是我们四人，势必一剑一个。他此刻要杀我们，实是容易之极，用不着花多少力气。”

岳不群道：“雪地里没足印，这四个雪人堆了有好几天啦。师妹，你瞧，似乎三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岳夫人道：“我看也差不多，又有什么男女之别了？”一声吆喝，催马欲行。岳不群道：“师妹，你性子这么急！这里左右无人，咱们从长计议，岂不是好？”岳夫人道：“什么性急性缓？我自回华山去。你爱讨好左冷禅，你独自上嵩山去吧。”

岳不群道：“谁说我爱讨好左冷禅了？我好端端的华山派掌门不做，干吗要向嵩山派低头？”岳夫人道：“是啊！我便是明白，你为什么要向左冷禅低首下心，听他指使？虽说他是五岳剑派盟主，可也管不着我华山派的事。五个剑派合而为一，武林中还有华山派的字号吗？当年师父将华山派掌门之位传给你，曾说什么话来？”岳不群道：“恩师要我发扬光大华山一派的门户。”岳夫人道：“是啊。你若答应了左冷禅，将华山派归入嵩山，怎对得住泉下的恩师？常言道得好：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华山派虽小，咱们尽可自立门户，不必去依附旁人。”

岳不群叹了口气，道：“师妹，恒山派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武功，和咱二人相较，谁高谁下？”岳夫人道：“没比过，我看也差不多。你问这个又干什么了？”岳不群道：“我也看是差不多，这两位师太在少林寺中丧身，显然是给左冷禅害的。”

令狐冲心头一震，他本来也早疑心是左冷禅做的手脚，否则别人也没这么好的功夫。少林、武当两派掌门武功虽高，但均是有道之士，决不会干这害人的勾当。嵩山派数次围攻恒山三尼不成，这次定是左冷禅亲自出手。任我行这等厉害的武功，尚且败在左冷禅手下，恒山派两位师太自然非他之敌。

岳夫人道：“是左冷禅害的，那又如何？你如拿到了证据，便当邀集正教中的英雄，齐向左冷禅问罪，为两位师太伸冤雪恨才是。”岳不群道：“一来没证据，二来又强弱不敌。”

岳夫人道：“什么强弱不敌？咱们把少林派方证方丈、武当派冲虚道长两位都请出来主持公道，左冷禅又敢怎么样了？”岳不群道：“就怕方证方丈他们还没请到，咱夫妻已如恒山派那两位师太一样了。”岳夫人道：“你说左冷禅下手将咱二人害了？哼，咱们既在武林立足，又怎顾得了这许多？前怕虎，后怕狼的，还能在江湖上混么？”

令狐冲暗暗佩服：“师娘虽是女流之辈，豪气尤胜须眉。”

岳不群道：“咱二人死不足惜，可又有什么好处？左冷禅暗中下手，咱二人死得不明不白，结果他还不是开山立派，创成了那五岳派？说不定他还会捏造个难听的罪名，加在咱们头上呢。”岳夫人沉吟不语。岳不群又道：“咱夫妇一死，华山门下的群弟子尽成了左冷禅刀下鱼肉，哪还有反抗的余地？不管怎样，咱们总得给珊儿想想。”

岳夫人唔了一声，似已给丈夫说得心动，隔了一会，才道：“嗯，咱们那就暂且不揭破左冷禅的阴谋，依你的话，面子上跟他客客气气地敷衍，待机而动。”

岳不群道：“你肯答应这样，那就很好。平之那家传的《辟邪剑谱》，偏偏又给令狐冲这小贼吞没了，倘若他肯还给平之，我华山群弟子大家学上一学，又何惧于左冷禅的欺压？我华山派又怎致如此朝不保夕、难以自存？”

岳夫人道：“你怎么仍在疑心冲儿剑术大进，是由于吞没了平儿家传的《辟邪剑谱》？少林寺中这一战，方证大师、冲虚道长这等高人，都说他的精妙剑法是得自风师叔的真传。虽然风师叔是剑宗，终究还是咱们华山派的。冲儿跟魔教妖邪结交，的确大大不对，但无论如何，咱们再不能冤枉他吞没了《辟邪剑谱》。倘若方证大师与冲虚道长的话你仍信不过，天下还有谁的话可信？”

令狐冲听师娘如此为自己分说，心中感激之极，忍不住便想扑出去抱住她。

突然之间，他头上震动了几下，正是有人伸掌在他头顶拍击，心道：“不好，咱们的行藏给识破了。任教主寒毒尚未去尽，师父、师娘又再向我动手，那便如何是好？”只觉盈盈手上传过来的内力跟着剧震数下，料想任我行也是心神不定。但头顶给人这么轻轻拍了几下后，便不再有什么动静。

只听得岳夫人道：“昨天你跟冲儿动手，连使‘浪子回头’、‘苍松迎客’、‘弄玉吹箫’、‘萧史乘龙’这四招，那是什么意思？”岳不群嘿嘿一笑，道：“这小贼人品虽然不端，毕竟是你我亲手教养长大，眼看他误入歧途，实在可惜，只要他浪子回头，我便许他重归华山门户。”岳夫人道：“这意思我理会得。可是另外两招呢？”岳不群

道：“你心中早已知道，又何必问我？”岳夫人道：“倘若冲儿肯弃邪归正，你就答允将珊儿许配他为妻，是不是？”岳不群道：“不错。”岳夫人道：“你这样向他示意，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呢，还是确有此意？”

岳不群不语。令狐冲又感到头顶有人轻轻敲击，当即明白，岳不群是一面沉思，一面伸手在雪人的头上轻拍，倒不是识破了他四人。

只听岳不群道：“大丈夫言出如山，我既答允了他，自无反悔之理。”岳夫人道：“他对那魔教妖女十分迷恋，你岂有不知？”岳不群道：“不，他对那妖女感激则有之，迷恋却未必。平日他对珊儿那般情景，和对那妖女大不相同，难道你瞧不出来？”岳夫人道：“我自然也瞧出了。你说他对珊儿仍未忘情？”岳不群道：“岂但并未忘情，简直是……简直是相思入骨。他一明白了我那几招剑招的用意之后，你不见他那一股喜从天降、心花怒放的神气？”岳夫人冷冷地道：“正因为如此，因此你是以珊儿为饵，要引他上钩？要引得他为了珊儿之故，故意输了给你？”

令狐冲虽积雪盈耳，仍听得出师娘这几句话中，充满着愤怒和讥刺之意。这等语气，他从来没听到曾出之于师娘之口。岳不群夫妇向来视他如子，平素说话，在他面前亦无避忌。岳夫人性子较急，在家务细事上，偶尔和丈夫顶撞几句，原属常有，但遇上门户弟子之事，她向来尊重丈夫的掌门身分，绝不违拗其意。此刻如此说法，足见她心中已不满之极。

岳不群长叹一声，道：“原来连你也不能明白我的用意。我一己的得失荣辱事小，华山派的兴衰成败却是事大。倘若我终能劝服令狐冲，令他重归华山，那是一举四得的大大美事。”岳夫人道：“什么一举四得？”岳不群道：“令狐冲剑法高强之极，远胜于我。他是得自《辟邪剑谱》也好，是得自风师叔的传授也好，他如能重归华山，我华山派自必声威大振，名扬天下，这是第一桩大事。左冷禅吞并华山派的阴谋固难以得逞，连泰山、恒山、衡山三派也得保全，这是第二桩大事。他重归正教门下，令魔教不但去了一个得力臂助，反而多了一个大敌，正盛邪衰，这是第三桩大事。师妹，你说是不是呢？”

岳夫人道：“嗯，那第四桩呢？”岳不群道：“这第四桩啊，我夫妇膝下无子，向来当冲儿是亲生孩儿一般。他误入歧途，我实在痛心非凡。我年纪已不小了，这世上的虚名，又何足道？只要他真能改邪归正，咱们一家团圆，融融泄泄，岂不是天大的赏心乐事？”

令狐冲听到这里，不由得心神激荡，“师父！师娘！”这两声，险些便叫出口来。

岳夫人道：“珊儿和平之情投意合，难道你忍心硬生生地将他二人拆开，令珊儿终身遗恨？”岳不群道：“我这是为了珊儿好。”岳夫人道：“为珊儿好？平之勤勤恳恳，规规矩矩，有什么不好了？”岳不群道：“平之虽然用功，可是和令狐冲相比，那是天差地远了，他天资不如，这一辈子拍马也追人家不上。”岳夫人道：“武功强便是好丈夫吗？我真盼冲儿能改邪归正，重入本门。但他胡闹任性、轻浮好酒，珊儿倘若嫁了他，势必给他误了终身。”

令狐冲心下惭愧，寻思：“师母说我‘胡闹任性、轻浮好酒’，这八字确是的评。可是倘若我真能娶小师妹为妻，难道我会辜负她吗？不，万万不会！要我规矩便规矩，

戒酒便戒酒！”

岳不群又叹了口气，说道：“反正我枉费心机，这小贼陷溺已深，咱们这些话，也都是白说了。师妹，你还生我的气么？”

岳夫人不答，过了一会，问道：“你腿上痛得厉害么？”岳不群道：“那只是外伤，不打紧。咱们这就回华山去吧。”岳夫人“嗯”了一声。但听得二骑踏雪之声，渐渐远去。

令狐冲心乱如麻，反复思念师父、师娘适才的说话，竟尔忘了运功，突然一股寒气从手心中涌来，不禁机伶伶地打个冷战，只觉全身奇寒彻骨，忙运功抵御，一时运得急了，忽觉内息在左肩之处阻住，没法通过，他急忙提气运功。可是他练这“吸星大法”，只是依据铁板上所刻要诀，无师自通，种种细微精奥之处，未得明师指点，这时强行冲荡，内息反而岔得更加厉害，先是左臂渐渐僵硬，跟着麻木之感随着经脉通至左肋、左腰，顺而向下，整条左腿也麻木了。令狐冲惶急之下，张口大呼，却发觉口唇也已无法动弹。

便在此时，马蹄声响，又有两乘马驰近。有人说道：“这里蹄印杂乱，爹爹、妈妈曾在这里停留。”正是岳灵珊的声音。令狐冲又惊又喜：“怎地小师妹也来了？”听得另一人道：“师父腿上有伤，别要出了岔子，咱们快随着蹄印追去。”却是林平之的声音。令狐冲心道：“是了，雪地中蹄印清晰。小师妹和林师弟追寻师父、师娘，一路寻了过来。”

岳灵珊忽然叫道：“小林子，你瞧这四个雪人儿多好玩，手拉手地站成一排。”林平之道：“附近好像没人啊，怎地有人到这里堆雪人玩儿？”岳灵珊笑道：“咱们也堆两个雪人玩玩好不好？”林平之道：“好啊，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也要手拉手的。”岳灵珊翻身下马，捧起雪来便要堆砌。

林平之道：“咱们还是先去找寻师父、师娘要紧。找到他二位之后，慢慢再堆雪人玩不迟。”岳灵珊道：“你便扫人家的兴。爹爹腿上虽然受伤，骑在马上便跟不伤一般无异，有妈妈在旁，还怕有人得罪他们么？他两位双剑纵横江湖之时，你都还没生下来呢。”林平之道：“话是不错。不过师父、师娘还没找到，咱们却在这里贪玩，总是心中不安。”岳灵珊道：“好吧，就听你的。不过找到了爹妈，你可得陪我堆两个挺好看的雪人。”林平之道：“这个自然。”

令狐冲心想：“我料他必定会说：‘就像你这般好看。’又或是说：‘要堆得像你这样好看，可就难了。’不料他只说‘这个自然’，就算了事。”转念又想：“林师弟稳重厚实，哪似我这般轻佻？小师妹倘若要我陪她堆雪人，便有天大的事，我也置之脑后了。偏生小师妹就服他的，虽然不愿意，却半点也不使小性儿，没闹别扭，哪里像她平时对我这样？嗯，林师弟身子是大好了，不知那一剑是谁砍他的，小师妹却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

他全神贯注倾听岳灵珊和林平之说话，忘了自身僵硬，这一来，正合了“吸星大法”行功的要诀：“无所用心，浑不着意。”左腿和左腰的麻木便渐渐减轻。

只听得岳灵珊道：“好，雪人便不堆，我却要在这四个雪人身上写几个字。”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

令狐冲又是一惊：“她要用剑在我们四人身上乱划乱刺，那可糟了。”要想出声叫唤，挥手阻止，苦于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但听得嗤嗤几声轻响，她已用剑尖在向问天身外的积雪上划字，一路划将过来，划到了令狐冲身上。幸好她划得甚浅，没破雪见衣，更没伤到令狐冲的皮肉。令狐冲寻思：“不知她在我们身上写了些什么字？”

只听岳灵珊柔声道：“你也来写几个字吧。”林平之道：“好！”接过剑来，也在四个雪人身上划字，也是自左而右，至令狐冲身上而止。

令狐冲心道：“不知他又写了什么字？”

只听岳灵珊道：“对了，咱二人定要这样。”良久良久，两人默然无语。

令狐冲更是好奇，寻思：“一定要怎么样？只有他二人走了之后，任教主身上的寒毒去净，我才能从积雪中挣出来看。啊哟不好，我身子一动，积雪跌落，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可就毁了。如四人同时行动，更加一个字也没法看到。”

又过一会，忽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马蹄之声，相隔尚远，但显是向这边奔来。令狐冲听蹄声共有十余骑之多，心道：“多半是本派其余的师妹们来啦。”蹄声渐近，但林岳二人似乎始终未曾在意。听得那十余骑从东北角上奔来，到得数里之外，有七八骑向西驰去，列成横队后才继续驰近，显然要两翼包抄。令狐冲心道：“来人不怀好意！”

突然之间，岳灵珊惊呼：“啊哟，有人来啦！”蹄声急响，十余骑发力疾驰，随即飕飕两声响，两枝长箭射来，两匹马齐声悲嘶，中箭倒地。令狐冲心道：“来人武功不弱，用意更加歹毒，先射死小师妹和林师弟的坐骑，叫他们难以逃走。”

只听得十余人大笑吆喝，纵马逼近。岳灵珊惊呼一声，退了几步。只听一人笑道：“一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你们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门下啊？”林平之朗声道：“在下华山门下林平之，这位是我师姊姓岳。众位素不相识，何故射死了我们的坐骑？”那人笑道：“华山门下？嗯，你们师父，便是那个比剑败给徒儿的，什么君子剑岳先生了？”

令狐冲心头一痛：“此番群豪聚集少林，我得罪师父，还只昨日之事，但顷刻间便天下皆知。我累得师父给旁人如此耻笑，当真罪孽深重。”

林平之道：“令狐冲素行不端，屡犯门规，早在一年之前，便已逐出了华山派门户。”意思是说，师父虽输了给他，却只是输于外人，并非输给本门弟子。

那人笑道：“这个小妞儿姓岳，是岳不群的什么人？”岳灵珊怒道：“关你什么事了？你射死我的马，赔我马来。”那人笑道：“瞧她这副浪劲儿，多半是岳不群的小老婆。”其余十余人轰然大笑。

令狐冲暗自吃惊：“此人吐属粗鄙，绝非正派人士，只怕对小师妹不利。”

林平之道：“阁下是江湖前辈，何以说话如此不干不净？我师姊是我师父的千金。”

那人笑道：“原来是岳不群的大小姐，当真是浪得虚名。”旁边一人问道：“卢大哥，为什么浪得虚名？”那人道：“我曾听人说，岳不群的女儿相貌标致，算是后一辈人物中的美女，一见之下，却也不过如此。”另一人笑道：“这妞儿相貌稀松平常，倒也细皮白肉，脱光了瞧瞧，只怕不差。哈哈，哈哈！”十几个人又都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淫秽之意。

岳灵珊、林平之、令狐冲听到如此无礼的言语，尽皆怒不可遏。林平之拔出长剑，喝道：“你们再出无耻之言，林某誓死周旋。”

那人笑道：“你们瞧，这两个奸夫淫妇，在雪人上写了什么字啊？”

林平之大叫：“我跟你们拚了！”令狐冲只听得嗤的一声响，知是林平之挺剑刺出，跟着乒乒乓乓声响，有人跃下马来，跟他动上了手。随即岳灵珊挺剑上前。七八名汉子同时叫道：“我来对付这妞儿。”一名汉子笑道：“大家别争，谁也轮得到。”兵刃撞击，岳灵珊也和敌人动上了手。猛听一名汉子大声怒吼，叫声中充满了痛楚，当是中剑受伤。一名汉子道：“这妞儿下手好狠，史老三，我跟你报仇。”

刀剑格斗声中，岳灵珊叫道：“小心！”当的一声大响，跟着林平之哼了一声。岳灵珊惊叫：“小林子！”似是林平之受了伤。有人叫道：“将这小子宰了吧！”那带头的道：“别杀他，捉活的。拿了岳不群的女儿女婿，不怕那伪君子不听咱们的。”

令狐冲凝神倾听，只闻金刃劈空之声呼呼而响。突然当的一声，又是啪的一响。一名汉子骂道：“他妈的，臭小娘！”令狐冲忽觉有人靠在自己身上，听得岳灵珊喘息甚促，正是她靠在自己这个“雪人”之上。叮当数响，一名汉子欢声叫道：“这还拿不住你？”岳灵珊“啊”的一声惊叫，不再听得兵刃相交，众汉子却都哈哈大笑起来。

令狐冲感到岳灵珊给人拖开，又听她叫道：“放开我！放开我！”一人笑道：“闵老二，你说她一身细皮白肉，老子可就不信，咱们剥光了她衣衫瞧瞧。”众人鼓掌欢呼。林平之骂道：“狗强……”啪的一声，给人踢了一脚，跟着嗤的一声响，竟是布帛撕裂之声。

令狐冲耳听小师妹为贼人所辱，哪里还顾得任我行的寒毒是否已经驱尽，使力一挣，从积雪中跃出，右手拔出腰间长剑，左手便去抹脸上积雪，岂知左手竟不听使唤，没法动弹。

众人惊呼声中，他伸右臂在眼上一抹，一见到光亮，长剑递出，三名汉子咽喉中剑。他回过身来，刷刷两剑，又刺倒二人。眼见一名汉子拿住了岳灵珊双手，将她双臂反在背后，另一名汉子站在她身前，拔刀欲待迎敌，令狐冲长剑从他左肋下刺入，右腿一抬，将那人踢开，长剑从尸身中拔出，耳听得背后有人偷袭，侧过头来，反手两剑，刺中了背后二人的心口，顺手挺剑，从岳灵珊身旁掠过，直刺拿住她双手那人的咽喉。那人双手一松，扑在岳灵珊肩头，喉头血如泉涌。

这一下变故突兀之极，令狐冲连杀九人，仅是瞬息间之事。那带头的一声吆喝，舞动双铁牌向令狐冲头顶砸到。令狐冲长剑抖动，从他两块铁牌间的空隙中穿入，直刺他左眼。那人大叫一声，向后便倒。令狐冲回过头来，横削直刺，又杀了三人。余下四人只吓得心胆俱裂，发一声喊，没命价四下奔逃。

令狐冲叫道：“你们辱我小师妹，一个也休想活命。”追上二人，长剑疾刺，都是从后背穿向前胸。这二人奔行正急，中剑气绝，脚下未停，兀自奔出十余步这才倒地。

眼见余下二人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令狐冲疾奔往东，使劲一掷，长剑幻作一道银光，从那人后腰插入。令狐冲转头向西首那人追去，奔行十余丈后，已追到那人身后，一伸手，这才发觉手中并无兵刃。他运力于指，向那人背心戳去。那人背上一痛，回刀砍来。令狐冲拳脚功夫平平，适才这一指虽戳中了敌人，但不知运力之法，却伤

不了他，见他举刀砍到，不由得心下发慌，急忙闪避，见他右肋下是个老大破绽，左手一拳直击过去，不料左臂只微微一动，抬不起来，敌人的钢刀却已砍向面前。

令狐冲大骇之下，急向后跃。那汉子举刀猛扑。令狐冲手中没了兵刃，不敢和他对敌，只得转身而逃。岳灵珊拾起地下长剑，叫道：“大师哥，接剑！”将长剑掷来。令狐冲右手一抄，接住了剑，转过身子，哈哈一笑。那汉子钢刀举在半空，作势欲待砍下，突然见到他手中长剑闪烁，登时吓呆了，这一刀竟尔砍不下来。

令狐冲慢慢走近，那汉子全身发抖，双膝一屈，跪倒在雪地之中。令狐冲怒道：“你辱我师妹，须饶你不得。”长剑指在他咽喉之上，心念一动，走近一步，低声问道：“写在雪人上的，是些什么字？”那汉子颤声道：“是……是……‘海枯……海枯……石烂，两……情……情不……不渝’。”自从世上有了“海枯石烂，两情不渝”这八个字以来，说得如此胆战心惊、丧魂落魄的，只怕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了。令狐冲一呆，道：“嗯，是海枯石烂，两情不渝。”心头酸楚，长剑送出，刺入他咽喉。

回过身来，只见岳灵珊正在扶起林平之，两人满脸满身都是鲜血。林平之站直身子，向令狐冲抱拳道：“多谢令狐兄相救之德。”令狐冲道：“那算得什么？你伤得不重吗？”林平之道：“还好！”令狐冲将长剑还给了岳灵珊，指着地下两行马蹄印痕，说道：“师父、师娘向此而去。”林平之道：“是。”

岳灵珊牵过敌人留下的两匹坐骑，翻身上马，道：“咱们找爹爹、妈妈去。”林平之挣扎着上了马。岳灵珊纵马驰过令狐冲身边，将马一勒，向他脸上望去。

令狐冲见到她的目光，也向她瞧去。岳灵珊道：“大……大师哥，多……多谢你……”一回头，提起缰绳，两骑马随着岳不群夫妇坐骑所留下的蹄印，向西北方而去。

令狐冲怔怔地瞧着他二人背影没在远处树林之后，这才慢慢转过身子，只见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都已抖去身上积雪，凝望着他。

令狐冲喜道：“任教主，我没累到你的事？”任我行苦笑道：“我的事没累到，你自己可糟得很了。你左臂怎么样？”令狐冲道：“臂上经脉不顺，气血不通，竟不听使唤。”

任我行皱眉道：“这件事有点儿麻烦，咱们慢慢再想法子。你救了岳家大小姐，总算报了师门之德，从此谁也不欠谁的情。向兄弟，卢老大怎地越来越不长进了。干起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来？”向问天道：“我听他口气，似是要将这两个年轻人擒回黑木崖去。”任我行道：“难道是东方不败的主意？他跟这伪君子又有什么梁子了？”

令狐冲指着雪地中横七竖八的尸首，问道：“这些人是东方不败的属下？”任我行道：“是我的属下。”令狐冲点了点头。

盈盈道：“爹爹，他的手臂怎么了？”任我行笑道：“你别心急！乖女婿给爹爹驱除寒毒，泰山老儿自当设法治好他手臂。”说着呵呵大笑，瞪视令狐冲，瞧得他甚感尴尬。

盈盈低声道：“爹爹，你休说这等言语。冲哥自幼和华山岳小姐青梅竹马，一同长大，适才冲哥对岳小姐那样的神情，你难道还不明白么？”任我行笑道：“岳不群这伪君子是什么东西？他的女儿又怎能和我的女儿相比？再说，这岳姑娘早已另外有了心上人，这等水性的女子，冲儿今后也不会再将她放在心上。小孩子时候的事怎作得

准？”盈盈道：“冲哥为了我大闹少林，天下知闻，又为了我而不愿重归华山，单此两件事，女儿已心满意足，其余的话不用提了。”

任我行知女儿十分要强好胜，令狐冲既未提出求婚，此刻就不便多说，反正那也只是迟早间之事，当下又哈哈一笑，说道：“很好，很好，终身大事，慢慢再谈。冲儿，打通左臂经脉的秘诀，我先传你。”将他招往一旁，将如何运气、如何通脉的法门说了，待听他复述一遍，记忆无误，又道：“你助我驱除寒毒，我教你通畅经脉，咱俩仍两不亏欠。要让左臂经脉复元，须得七日时光，可不能躁进。”令狐冲应道：“是。”

任我行招招手，叫向问天和盈盈过来，说道：“冲儿，那日在孤山梅庄，我邀你入我日月神教，当时你一口拒却。今日情势已大不相同，老夫旧事重提，这一次，你再不会推三阻四了吧？”令狐冲踌躇未答，任我行又道：“你习了我的吸星大法之后，他日后患无穷，体内异种真气发作之时，当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老夫说过的话，决无反悔，你若不入本教，纵然盈盈嫁你，我也不能传你化解之道。就算我女儿怪我一世，我也是这一句话。我们眼前大事，是去向东方不败算账，你是不是随我们同去？”

令狐冲道：“教主莫怪，晚辈决计不入日月神教。”这两句话朗朗说来，斩钉截铁，绝无转圜余地。

任我行等三人一听，登时变色。向问天道：“那却是为何？你瞧不起日月神教吗？”

令狐冲指着雪地上十余具尸首，说道：“日月神教中尽是这些人，晚辈虽然不肖，却也羞与为伍。再说，晚辈已答允了定闲师太，要去当恒山派的掌门。”

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脸上都露出怪异之极的神色。令狐冲不愿入教，并不如何出奇，而他最后这一句话当真是奇峰突起，三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任我行伸出食指，指着令狐冲的脸，突然哈哈大笑，直震得周遭树上的积雪簌簌而落。他笑了好一阵，才道：“你……你……你要去做尼姑？去做众尼姑的掌门人？”

令狐冲正色道：“不是做尼姑，是去做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临死之时，亲口求我，晚辈若不答允，老师太死不瞑目。定闲师太是为我而死，晚辈明知此事势必骇人听闻，当时却没法推却。”

任我行仍笑声不绝。

盈盈道：“定闲师太是为了女儿而死的。”令狐冲向她瞧去，眼光中充满了感激之意。

任我行慢慢止住了笑声，道：“你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令狐冲道：“不错。定闲师太是受我之托，因此丧生。”任我行点头道：“那也好！我是老怪，你是小怪。不行惊世骇俗之事，何以成惊天动地之人？你去当大小尼姑的掌门人吧。你这就上恒山去？”

令狐冲摇头道：“不！晚辈要上少林寺去。”

任我行微微一奇，随即明白，道：“是了，你要将两个老尼姑的尸首送回恒山。”转头向盈盈道：“你要随冲儿一起上少林寺去吧？”盈盈道：“不，我随着爹爹。”

任我行道：“好啦，终不成你跟着他上恒山去做尼姑。”说着呵呵呵地笑了几声，笑声中却尽是苦涩之意。

令狐冲一拱到地，说道：“任教主，向大哥，盈盈，咱们就此别过。”转过身来，大踏步地去了。他走出十余步，回头说道：“任教主，你们何时上黑木崖去？”

任我行道：“这是本教教内之事，可不劳外人操心。”他知令狐冲问这句话，意欲届时拔刀相助，共同对付东方不败，当即一口拒却。

令狐冲点了点头，从雪地里拾起一柄长剑，挂在腰间，转身而去。

二十九 掌门

傍晚时分，令狐冲又到少林寺外，向知客僧说明来意，要将定闲、定逸两位师太的遗体迎归恒山。知客僧进内禀告，过了一会，出来说道：“方丈言道：两位师太的法体已然火化。本寺僧众正在诵经恭送。两位师太的茶毗舍利，我们将派人送往恒山。”

令狐冲走到正在为两位师太做法事的偏殿，向骨灰坛和莲位灵牌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暗暗祷祝：“令狐冲有生之日，定当尽心竭力，协助恒山一派发扬光大，不负师太的付托。”

令狐冲也不求见方证方丈，迳和知客僧作别，便即出寺。到得山下，大雪兀自未止，便在一家农家中借宿。次晨又向北行，在市集上买了一匹马代步。每日只行七八十里，便即住店，依着任我行所授法门，缓缓打通经脉，七日之后，左臂经脉运行如常。

又行数日，这日午间在一家酒楼中喝酒，见街上人来人往，甚是忙碌，家家户户正预备过年，一片喜气洋洋。令狐冲自斟自饮，心想：“往年和华山，师娘早已督率众师妹到处打扫，磨年糕，办年货，缝新衣，小师妹也已剪了不少窗花，热闹非凡。今年我却孤零零的在这里喝这闷酒。”

正烦恼间，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有人说道：“口干得很了，在这里喝上几杯，倒也不坏。”另一人道：“就算口不干，喝上几杯，难道就坏了？”又一人道：“喝酒归喝酒，口干归口干，两件事岂能混为一谈？”又一人道：“越是喝酒口越干，两件事非但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截然相反。”令狐冲一听，自知是桃谷六仙到了，心中大喜，叫道：“六位桃兄，快快上来，跟我一起喝酒。”

突然间呼呼声响，桃谷六仙一齐飞身上楼，抢到令狐冲身旁，伸手抓住他肩头、手臂，纷纷叫嚷：“是我先见到他的。”“是我先抓到他。”“是我第一个说话，令狐公子才听到我的声音。”“若不是我说要到这里来，怎能见得到他？”

令狐冲大是奇怪，笑问：“你们六个又捣什么鬼了？”

桃花仙奔到酒楼窗边，大声叫道：“小尼姑，大尼姑，老尼姑，不老不小中尼姑！我桃花仙找到令狐公子啦，快拿一千两银子来。”桃枝仙跟着奔过去，叫道：“是我桃枝仙第一个发现他，大小尼姑，快拿银子来。”桃根仙和桃实仙各自抓住令狐冲一条手臂，兀自叫嚷：“是我寻到的！”“是我！是我！”

只听得长街彼端有个女子声音叫道：“找到了令狐大侠么？”

桃实仙道：“是我找到了令狐冲，快拿钱来。”桃干仙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桃根仙道：“对，对！小尼姑倘若赖帐，咱们便将令狐冲藏了起来，不给她们。”桃枝

仙问道：“怎生藏法？将他关起来，不给小尼姑们见到么？”

楼梯上脚步声响，抢上几个女子，当先一人正是恒山派弟子仪和，后面跟着四个尼姑，另有两个年轻姑娘，却是郑萼和秦绢。七人一见令狐冲，满脸喜色，有的叫“令狐大侠”，有的叫“令狐师兄”，也有的叫“令狐公子”的。

桃干仙等一齐伸臂，拦在令狐冲面前，说道：“不给一千两银子，不能交人。”

令狐冲笑道：“六位桃兄，那一千两银子，却是如何？”桃枝仙道：“刚才我们见到她们，她们问我有没见到你。我说暂时还没见到，过不多时便见到了。”秦绢道：“这位大叔当面撒谎，他说：‘没有啊，令狐冲身上生脚，他这会儿多半到了天涯海角，我们怎见得到？’”桃花仙道：“不对，不对。我们早有先见之明，早就算到要在这里见到令狐冲。”桃干仙道：“是啊！否则的话，怎地我们不去别的地方，偏偏到这里来？”

令狐冲笑道：“我猜到啦。这几位师姊师妹有事寻我，托六位相助寻访，你们便开口要一千两银子，是不是？”

桃干仙道：“我们开口讨一千两银子，那是漫天讨价，她们如会做生意，该当着地还钱才是。哪知她们大方得紧，这中尼姑说道：‘好，只要找到令狐大侠，我们便给一千两银子。’这句话可是有的？”仪和道：“不错，六位相帮寻访到了令狐大侠，我们恒山派该当奉上纹银一千两便是。”

六只手掌同时伸出，桃谷六仙齐道：“拿来。”

仪和道：“我们出家人，身上怎会带这许多银子？相烦六位随我们到恒山去取。”她只道桃谷六仙定然怕麻烦，岂知六人竟一般心思，齐声道：“很好，便跟你们上恒山去，免得你们赖账。”

令狐冲笑道：“恭喜六位发了大财哪，将区区在下卖了这么大价钱。”

桃谷六仙橘皮般的脸上满是笑容，拱手道：“托福，托福！沾光，沾光！”

仪和等七人却惨然变色，齐向令狐冲拜倒。令狐冲惊道：“各位何以行此大礼？”急心还礼。仪和道：“参见掌门人。”令狐冲道：“你们都知道了？快请起来。”

桃根仙道：“是啊，跪在地下，说话可多不方便。”令狐冲站起身来，说道：“六位桃兄，我和恒山派这几位有要紧事情商议，请六位在一旁喝酒，不可打扰，以免你们这一千两银子拿不到手。”桃谷六仙本来要大大啰唆一番，听到最后一句话，当即住口，走到靠街窗口一张桌旁坐下，呼酒叫菜。

仪和等站起身来，想到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惨死，不禁都痛哭失声。

桃花仙道：“咦，奇怪，奇怪，怎么忽然哭了起来？你们见到令狐冲要哭，那就不用见了。”令狐冲向他怒目而视，桃花仙吓得伸手按住了口。

仪和哭道：“那日令狐师兄……不，掌门人你上岸喝酒，没再回船，后来衡山派的莫大师伯来向我们谕示，说你到少林寺去见掌门师叔和定逸师叔去了。大伙儿一商量，都说不如也往少林寺来，以便和两位师叔及你相聚。不料行到中途，便遇到几十个江湖豪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讲你如何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如何将少林派数千僧众尽数吓跑之事。有一个大头矮胖子，说是姓老，还有个中年书生，说是姓祖，他二人……他二人说掌门师叔和定逸师叔两位，在少林寺中为人所害。掌门师叔临终之时，要你……要你接任本派掌门，你已答允了。这一句话，当时许多人都亲耳听见的

……”她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其余六名弟子也都抽抽噎噎地哭泣。

令狐冲叹道：“定闲师太当时确是命我肩担这个重任，但想我是个年轻男子，声名又极差，人人都知我是无行浪子，如何能做恒山派掌门？只不过眼见当时情势，我若不答允，定闲师太死不瞑目。唉，这可为难得紧了。”

仪和道：“我们……我们大伙儿都盼望你……盼望你来执掌恒山门户。”郑萼道：“掌门师叔，你领着我们出死入生，不止一次救了众弟子性命。恒山派众弟子人人都知你是位正人君子。虽然你是男子，但本门门规之中，也没不许男子做掌门那一条。”一个中年尼姑仪文道：“大伙儿听到师父和师叔圆寂的讯息，自是不胜悲伤，但得悉由掌门师叔你来接掌门户，恒山一派不致就此覆灭，都大感宽慰。”仪和道：“我师父和两位师叔都给人害死，恒山派‘定’字辈三位师长，数月之间先后圆寂，我们可连凶手是谁也不知道。掌门师叔，你来做掌门人当真最好不过，你算‘定’字辈，不妨改名令狐定冲。若不是你，也不能给我们三位师长报仇。”

令狐冲点头道：“为三位师太报仇雪恨的重任，我自当肩负。”

秦绢道：“你给华山派赶了出来，现下来做恒山派掌门。西岳北岳，武林中并驾齐驱。以后你见到岳先生，也不用叫他做师父啦，最多称他一声岳师兄便是。”

令狐冲只有苦笑，心道：“我可没面目再去见这位‘岳师兄’了。”

郑萼道：“我们得知两位师尊的噩耗后，兼程赶往少林寺，途中又遇到了莫大师伯。他说你已不在寺中，要我们赶快寻访你掌门师叔。”秦绢道：“莫大师伯说道，越早寻着你越好，要是迟了一步，你给人劝得入了魔教，正邪水火不容，恒山派可就没了掌门人啦。”郑萼向她白了一眼，道：“秦师妹便口没遮拦。掌门师叔怎会去入魔教？”秦绢道：“是，不过莫大师伯可真的这么说。”

令狐冲心想：“莫大师伯推算得极准，我没参与日月教，相差也只一线之间。当日任教主若不是以内功秘诀相诱，而是诚诚恳恳地邀我入教，我情面难却，又瞧在盈盈和向大哥份上，说不定会答允料理了恒山派大事之后便即加盟。”说道：“因此你们便定下一千两银子的赏格，到处捉拿令狐冲了？”

秦绢破涕为笑，说道：“捉拿令狐冲？我们怎敢啊？”郑萼道：“当时大家听了莫大师伯的吩咐，便分成七人一队，寻访掌门师叔，要请你早上恒山，处理派中大事。今日见到桃谷六仙，他们出口要一千两银子。只要寻到掌门师叔，别说一千两，就是要一万两，我们也会设法去化了来给他们。”

令狐冲微笑道：“我做你们掌门，别的好处没有，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化缘要银子，这副本事大家定有长进。”

七名弟子想起那日在福建向白剥皮化缘之事，悲苦少抑，忍不住都脸露微笑。

令狐冲道：“好，大家不用担心，令狐冲既答允了定闲师太，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我倒不必改名为令狐定冲，只要你们大家不反对，我这恒山派掌门人是做定了。咱们吃饱了饭，这就上恒山去吧。”七名弟子尽皆大喜，连说：“当然不反对。”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共席饮酒，问起六人要一千两银子何用。桃根仙道：“夜猫子计无施穷得要命，若没一千两银子便过不了日子，我们答允给他凑乎凑乎。”桃干仙道：“那日在少林寺中，我们跟计无施打了个赌……”桃花仙抢着道：“结果自然是计

无施输了，这小子怎能赢得我们兄弟？”令狐冲心道：“你们和计无施打赌，输的定是你们。”问道：“赌什么事？”桃实仙道：“赌的这件事，可和你有关。我们料你一定不会做恒山派掌门，不……不……我们料定你必做恒山派掌门。”桃花仙道：“夜猫子却料定你必定不做恒山派掌门，我们说，大丈夫言而有信，你已答允那老尼姑做恒山派掌门，天下英雄，尽皆知闻，怎能抵赖？”桃枝仙道：“夜猫子说道，令狐冲浪荡江湖，不久便要娶魔教的圣姑做老婆，哪肯去跟老尼姑、小尼姑们磨菇？”

令狐冲心想：“夜猫子对盈盈十分敬重，怎会口称‘魔教’？定是桃谷六仙将言语颠倒了来说。”说道：“于是你们便赌一千两银子？”

桃根仙道：“不错，当时我们想那是赢定了的。计无施又道：‘这一千两银子可得正大光明挣来，不能去偷去抢。’‘我说这个自然，桃谷六仙还能去偷去抢么？’”桃叶仙道：“今天我们撞到这几个尼姑，她们打起了锣到处找你，说要请你去当恒山派掌门，我们答允帮她们找你，这寻访费是一千两银子。”令狐冲微笑道：“你们想到夜猫子要输一千两银子，太过可怜，因此要挣一千两银子来给他，好让他输给你们？”桃谷六仙齐声说道：“正是，正是。你料事如神。”桃叶仙道：“和我们六兄弟料事的本领，也就相差并不太远。”

令狐冲等一行往恒山进发，不一日到了山下。

派中弟子早已得讯，齐在山脚下恭候，见到令狐冲都拜了下去。令狐冲忙即还礼。说起定闲、定逸两位师太逝世之事，尽皆伤感。令狐冲见仪琳杂在众弟子之中，容色憔悴，别来大见清减，问道：“仪琳师妹，近来你身子不适么？”仪琳眼圈儿一红，道：“也没什么。”顿了一顿，又道：“你做了我们掌门人，可不能再叫我做师妹啦。”

一路之上，仪和等都叫令狐冲做‘掌门师叔’。他叫各人改口，众人总是不允，此刻听仪琳又这般叫，朗声道：“众位师姊师妹，令狐冲承本派前掌门师太遗命，前来执掌恒山派门户，其实是无德无能，决不敢当。”众弟子都道：“掌门师叔肯负此重任，实是本派大幸。”令狐冲道：“不过大家须答允我一事。”仪和等道：“掌门人有何吩咐，弟子等无有不遵。”令狐冲道：“我只做你们掌门师兄，却不做掌门师叔。”

仪和、仪清、仪真、仪文等诸大弟子低声商议了几名，回禀道：“掌门人既如此谦光，自当从命。”令狐冲喜道：“如此甚好。”

当下众人共上恒山。恒山主峰甚高，众人脚程虽快，到得见性峰峰顶，也花了大半日时光。恒山派主庵无色庵是座小小庵堂，庵旁有三十余间瓦屋，分由众弟子居住。令狐冲见无色庵只前后两进，和构筑宏伟的少林寺相较，直如蝼蚁之比大象。来到庵中，见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观音，四下里一尘不染，陈设简陋，想不到恒山派威震江湖，主庵竟然质朴若斯。

令狐冲向观音神像跪拜后，由于嫂引导，来到定闲师太日常静修之所，但见四壁萧然，只地下有个旧蒲团，此外一无所有。令狐冲最爱热闹，爱饮爱食，如何能在这静如止水般的斗室中清修？若将酒坛子、熟狗腿之类搬到这静室来，未免太过褻渎了，向于嫂道：“我虽来做恒山掌门，但既不出家，又不做尼姑，派中师姊师妹们都是女流，我一个男子住在这庵中诸多不便。请你在远处搬空一间屋子，我和桃谷六仙到那边居住，较为妥善。”

于嫂道：“是。峰西有三间大屋，原是客房，以供本派女弟子的父母们上峰探望时住宿之用。掌门人倘若合意，便暂且住在那边如何？咱们另行再为掌门人建造新居。”

令狐冲喜道：“那再好没有了。另建什么新居，倒也不必了。”寻思：“难道我一辈子当这恒山派掌门人？一旦在派中找到合适人选，只要群弟子服她，我这掌门人之位便即传了给她，我拍拍屁股走路，到江湖上逍遥快乐去也。以后恒山派若有危难，我全力扶持便是了。”

来到峰西客房，见床褥桌椅便和乡间的富农人家相似，虽仍粗陋，却已不似无色庵那样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于嫂道：“掌门人请坐，我去给你拿酒。”令狐冲喜道：“这山上有酒？”这件事可令他喜出望外。于嫂微笑道：“不但有酒，且有好酒，仪琳小师妹听说掌门人要上恒山来，跟我说若无好酒，只怕你这掌门人做不长。我们连夜派人下山，买得有数十坛好酒在此。”令狐冲有些不好意思，笑道：“本派人人清苦，为我一人太过破费，那可说不过去。”仪清微笑道：“那日向白剥皮化来的银子，虽分了一半救济穷人，还剩下许多；又卖了那几十匹官马，掌门师兄便喝十年二十年，酒钱也足够了。”

当晚令狐冲和桃谷六仙痛饮一顿。次日清晨，便和于嫂、仪清、仪和等人商议如何迎回两位师太的骨灰，如何设法为三位师太报仇。

仪清道：“掌门师兄接任此位，须得公告武林中同道才是，也须得遣人告知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师伯。”仪和怒道：“呸，我师父就是他嵩山派这批奸贼害死的，两位师叔多半也是他们下的毒手，告知他们干什么？”仪清道：“礼数可不能缺了。待得咱们查明确实，倘若三位师尊当真是嵩山派所害，那时在掌门师兄率领之下，自当大举向他们问罪。”

令狐冲点头道：“仪清师姊言之有理。只是这掌门人嘛，做就做了，却不用行什么典礼啦。”记得幼年之时，师父接任华山掌门，繁文缛节，着实不少，上山来道贺观礼的武林同道不计其数；又想起衡山派刘正风‘金盆洗手’，衡山城中也都是群豪毕集。恒山派和华山、衡山两派齐名，自己出任掌门，到贺的人如寥寥无几，未免丢脸，但如到贺之人极多，眼见自己一个大男人做一群女尼的掌门人，又未免可笑。

仪清明白他心意，说道：“掌门师兄既不愿惊动武林中朋友，那么届时不请宾客上山观礼，也就是了，但咱们总得定下一个正式就任的日子，知会四方。”

令狐冲心想恒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掌门人就任倘若太过草草，未免有损恒山派威名，点头称是。

仪清取过一本历本，翻阅半晌，说道：“二月十六、三月初八、三月二十七，这三天都是黄道吉日，大吉大利。掌门师兄你瞧哪一天合适？”

令狐冲素来不信什么黄道吉日、黑道凶日那一套，心想典礼越行得早，上山来参与的人越少，就免了不少尴尬狼狈，说道：“正月里有好日子吗？”

仪清道：“正月里好日子倒也不少，不过都是利于出行、破土、婚姻、开张等等的，要到二月里，才有利于‘接印、坐衙’的好日子。”令狐冲笑道：“我又不是做官，什么接印、坐衙？”仪和笑道：“你不是做过大将军吗？做掌门人也是接印。”

令狐冲不愿拂逆众意，道：“既是如此，便定在二月十六吧。”当下派遣弟子，分

赴少林寺迎回两位师太的骨灰，向各门派分送通知。他向下山的诸弟子一再叮嘱，千万不可张扬其事，又道：“你们向各派掌门人禀明，定闲师太圆寂，大仇未报，恒山派众弟子在居丧期内，不行什么掌门人就任的大典，请勿遣人上山观礼道贺。”

打发了下山传讯的弟子后，令狐冲心想：“我既做恒山掌门，恒山派的剑法武功，可得好好揣摩一下才是。”当下召集留用在山上的众弟子，命各人试演剑法武功，自入门的基本功夫练起，最后是仪和、仪清两名大弟子拆招，施展恒山剑法中最上乘的招式。

令狐冲见恒山派剑法绵密严谨，长于守御，而往往在最令人出其不意之处突出杀着，剑法绵密有余，凌厉不足，正是适于女子所使的武功。恒山派历代高手都是女流，自不及男子所练的武功那样威猛凶悍。但恒山剑法可说是破绽极少的剑法之一，若言守御之严，仅逊于武当派的“太极剑法”，但偶而忽出攻招，却又在“太极剑法”之上。恒山一派在武林中卓然成家，自有其独到之处。

心想在华山思过崖后洞石壁之上，曾见到刻有恒山剑法，变招之精奇，远在仪和、仪清所使剑法之上。但纵是那套剑法，亦为人所破，恒山派日后要在武林中发扬光大，其基本剑术显然尚须好好改进才是。又想起曾见定静师太与人动手，内功浑厚，招式老辣，远非仪和等诸弟子所及，听说定闲师太的武功更高，看来三位前辈师太的功夫，尚有一大半未能为诸弟子所习得。三位师太数月间先后谢世，恒山派许多精妙功夫，只怕就此失传了。

仪和见他呆呆出神，对诸弟子的剑法不置可否，便道：“掌门师兄，我们的剑法你自瞧不入眼，还请多多指点。”

令狐冲道：“有一套恒山派的剑法，不知三位师太传过你们没有？”从仪和手中接过剑来，将石壁上所刻的恒山派剑法，一招招使了出来。他使得甚慢，好让众弟子看得分明。

使不数招，群弟子便都大声喝彩，但见他每一招均包含了本派剑法的精要，可是变化之奇，却比自己以往所学的每一套剑法都高明得不知多少，一招一式，人人瞧得血脉贲张，心旷神怡。这套剑招刻在石壁之上，乃是死的，令狐冲使动之时，将一招招串连在一起，其中转折连贯之处，不免加上一些自创的新意。一套剑法使罢，群弟子轰然喝彩，个个喜不自胜，一齐躬身拜服。

仪和道：“掌门师兄，这明明是我们恒山派剑法，可是我们从未见过，只怕师父和两位师叔也是不会，不知你从何处学来？”令狐冲道：“我是在一个山洞中的石壁上看来的。你们倘若愿学，便传了你们如何？”群弟子大喜，连声称谢。

这日令狐冲便传了她们三招，将这三招中奥妙之处细细分说，命各弟子自行练习。

剑法虽只三招，但这三招博大精深，纵是仪和、仪清等大弟子，也得七八日功夫，才略明其中精要所在，至于郑萼、仪琳、秦绢等人，更加不易领悟。到第九日上，令狐冲又传了她们两招剑法。这套石壁上的剑法，招数并不甚多，却也花了一个多月时光，才大致授完，至于是否能融会贯通，那得瞧各人的修为与悟性了。

这一个月中，下山传讯的众弟子陆续回山，大都面色不愉，向令狐冲回禀时说

话吞吞吐吐。令狐冲情知她们必是受人讥嘲羞辱，说她们一群尼姑，却要个男子来做掌门，也不细问，只好言安慰几句，要她们分别向师姊学习所传剑法，遇有不明之处，亲自再加指点。

华山派那通书信，由于嫂与仪文两名老成持重之人送去。华山和恒山相距不远，按理该当早回，但往南方送信的弟子都已归山，于嫂和仪文却一直没回来。眼见二月十六将届，始终不见于嫂和仪文的影踪，于是又派了两名弟子仪光、仪空前去接应。

群弟子料想各门各派无人上山道贺观礼，也不准备宾客的食宿，大家只除草洗地，将数十座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各人又均缝了新衣新鞋。郑萼等为令狐冲缝了一件黑布长袍，以待这日接任时穿着。恒山是五岳中的北岳，服色尚黑。

二月十六清晨，令狐冲起床后出来，只见见性峰上每一座屋子前悬灯结彩，布置得一片喜气。一众女弟子心细，连一纸一线之微，也均安排得十分妥贴。令狐冲又惭愧，又感激，心道：“因我之故，累得两位师太惨死，她们非但不来怪我，反而对我如此看重。令狐冲若不能为三位师太报仇，好好为恒山派出一番大力，当真枉自为人了。”

忽听得山坳后有人大声叫道：“阿琳，阿琳，你爹爹瞧你来啦，你好不好？阿琳，你爹爹来啦！”声音洪亮，震得山谷间回声不绝：“阿琳……阿琳……你爹爹……你爹爹……”

仪琳听到叫声，忙奔出庵来，叫道：“爹爹，爹爹！”

山坳后转出个身材魁梧的和尚，正是仪琳的父亲不戒和尚，他身后又有个和尚。两人行得甚快，片刻间已走近身来。不戒和尚大声道：“令狐公子，你受了重伤居然不死，还做了我女儿的掌门人，那可好得很啊。”

令狐冲笑道：“这是托大师的福。”

仪琳走上前去，拉住父亲的手，甚是亲热，笑道：“爹，你知道今日是令狐师兄接任恒山派掌门的好日子，因此来道喜吗？”

不戒笑道：“道喜也不用了，我是来投入恒山派。大家是自己人，又道什么喜？”

令狐冲微微一惊，问道：“大师要投入恒山派？”不戒道：“是啊。我女儿是恒山派，我是她老子，自然也是恒山派。他奶奶的，我听到人家笑话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却来做一群尼姑和女娘们的掌门人。他奶奶的，他们可不知你多情多义，别有居心……”他眉花眼笑，显得十分欢喜，向女儿瞧了一眼，又道：“老子一拳就打落他满口牙齿，喝道：‘你这小子懂个屁！恒山派怎么全是尼姑和女娘们？老子就是恒山派的，老子虽剃了光头，你瞧老子是尼姑吗？老子解开裤子给你瞧瞧！’我伸手便解裤子，这小子吓得掉头就跑，哈哈，哈哈！”令狐冲和仪琳也都大笑。仪琳笑道：“爹爹，你做事就这么粗鲁，也不怕人笑话！”

不戒道：“不给他瞧个清楚，只怕这小子还不知老子是尼姑还是和尚。令狐兄弟，我自己入了恒山派，又带了个徒孙来。不可不戒，快参见令狐掌门。”

他说话之时，随着他上山的那个和尚一直背转了身子，不跟令狐冲、仪琳朝相，这时转过身来，满脸尴尬之色，向令狐冲微微一笑。

令狐冲只觉那和尚相貌极熟，一时却想不起是谁，一怔之下，才认出他竟然便是

万里独行田伯光，不由得大为惊奇，冲口而出：“是……是田兄？”

那和尚正是田伯光。他微微苦笑，躬身向仪琳行礼，道：“参……参见师父。”

仪琳也诧异之极，问道：“你……你怎地出了家？是假扮的吗？”

不戒大师洋洋得意，笑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的确确是个和尚。不可不戒，你法名叫做什么，说给你师父听。”田伯光苦笑道：“师父，太师父给我取了个法名，叫什么‘不可不戒’。”仪琳奇道：“什么‘不可不戒’，哪有这样长的名字？”

不戒道：“你懂得什么？佛经中菩萨的名字要多长便有多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名字不长吗？他的名字只四个字，怎会长了？”仪琳点头道：“原来如此。他怎么出了家？爹，是你收了他做徒弟吗？”不戒道：“不。他是你的徒弟，我是他祖师爷。不过你是小尼姑，他拜你为师，若不做和尚，于恒山派名声有碍。因此我劝他做了和尚。”仪琳笑道：“什么劝他？爹爹，你定是硬逼他出家，是不是？”不戒道：“他是自愿，出家是不能逼的。这人什么都好，就是一样不好，因此我给他取个法名叫做‘不可不戒’。”

仪琳脸上微微一红，明白了爹爹用意。田伯光这人贪花好色，以前不知怎样给她爹爹捉住了，饶他不杀，却有许多古怪的刑罚加在他身上，这一次居然又硬逼他做了和尚。

只听不戒大声道：“我法名叫不戒，什么清规戒律，一概不守。可是这田伯光在江湖上做的坏事太多，倘若不戒了这一桩坏事，怎能在你门下做你弟子？令狐公子也不喜欢啊。他将来要传我衣钵，因此他法名之中，也应当有‘不戒’二字。”

忽听得一人说道：“不戒和尚和不可不戒投入恒山派，我们桃谷六仙也入恒山派。”正是桃谷六仙到了，说话的是桃干仙。

桃根仙道：“我们最先见到令狐冲，因此我们六人是大师兄，不戒和尚是小师弟。”

令狐冲心想：“恒山派既有不戒大师和田伯光，不妨再改桃谷六仙，免得江湖上说令狐冲是一群尼姑、姑娘的掌门。”说道：“六位桃兄肯入恒山派，那是再好不过。师兄师弟大小排起来麻烦得紧，大家都免了吧！”

桃叶仙忽道：“不戒的弟子叫做不可不戒，不可不戒将来收了徒弟，法名叫做什么？”桃实仙道：“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中须有不可不戒四字，可称为‘当然不可不戒’。”桃枝仙问道：“那么‘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又叫做什么？”

令狐冲见田伯光处境尴尬，便携了他手道：“我有几句话问你。”田伯光道：“是。”二人加紧脚步，走出了数丈，却听得背后桃干仙说道：“他的法名可以叫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桃花仙道：“那么‘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又叫做什么？”桃根仙道：“上面加不上了，只好加在下面，叫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之至’。”

田伯光苦笑道：“令狐掌门，那日我受太师父逼迫，来华山邀你去见小师太，这中间的经过，当真一言难尽。”令狐冲道：“我只知他逼你服了毒药，又骗你说点了你的死穴。”

田伯光道：“这件事得从头说起。那日在衡山群玉院外跟余矮子打了一架，心想这当儿湖南白道上的好手太多，不能多耽，于是北上河南。这天说来惭愧，老毛病发作，在开封府黑夜里摸到一家富户小姐的闺房之中。我掀开纱帐，伸手一摸，竟摸到

个光头。”

令狐冲笑道：“不料是个尼姑。”田伯光苦笑道：“不，是个和尚。”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小姐绣被之内，睡着个和尚，想不到这位小姐偷汉，偷的却是个和尚。”

田伯光摇头道：“不是！那位和尚便是太师父了。原来太师父一直便在找我，终于得到线索，找到了开封府。我白天在这家人家左近踩盘子，给太师父瞧在眼里。他老人家料到我不怀好意，跟这家人说了，叫小姐躲了起来，他老人家睡在床上等我。”

令狐冲笑道：“田兄这一下就吃了苦头。”田伯光苦笑道：“那还用说吗？当时我一伸手摸到太师父的脑袋，便知不妙，跟着小腹上一麻，已给点中了穴道。太师父跳下床来，点了灯，问我要死要活。我自知一生作恶多端，终有一日会遭到报应，当下便道：‘要死！’太师父大为奇怪，问我：‘为什么要死？’我说：‘我不小心给你制住，难道还能想活命吗？’太师父脸孔一板，怒道：‘你说不小心给我制住，倒像如果小心些，便不会给我制住了。好！’他说了这‘好’字，一伸手便解开了我穴道。

“我坐了下来，问道：‘有什么吩咐？’他说：‘你带得有刀，干吗不向我砍？你生得有脚，干吗不跳窗逃走？’我说：‘姓田的男子汉大丈夫，岂是这等无耻小人？’他哈哈一笑，道：‘你不是无耻小人？你答允拜我女儿为师，怎地赖了？’我大是奇怪，问道：‘你女儿？’他道：‘在那酒楼之上，你跟那华派的小伙子打赌，说道输了便拜我女儿为师，难道那是假的？我上恒山去跟我女儿相认，她一五一十，从头至尾地都跟我说了。’我道：‘原来如此。那个小尼姑是你大和尚的女儿，那倒奇了。’他道：‘有什么奇怪了？’我自然说不出。”

令狐冲笑道：“这件事本来颇为奇怪。人家是生了儿女再做和尚，不戒大师却是做了和尚再生女儿，他法名叫做不戒，便是什么清规戒律都不遵守之意。”

田伯光道：“是。当时我说：‘打赌之事，乃是戏言，又如何当得真？这场打赌是我输了，那不错，我再也不去骚扰那位小师太，也就是了。’太师父道：‘那不行。你说过要拜师，一定得拜师。你非拜我女儿为师不可。我可不能生了个女儿，却让人欺侮。我一路上找你，功夫花得着实不小。你这小子滑溜得紧，你如不再干这采花的勾当，要捉到你可还真不容易。’我见他纠缠不清，当下一个‘倒踩三叠云’，从窗口中跳了出去。在下自以为轻功了得，太师父定然追赶不上，不料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太师父直追了下来。我叫道：‘大和尚，刚才你没杀我，我此刻也不杀你。你再追来，我可要不客气了。’

“太师父哈哈笑道：‘你怎生不客气？’我拔刀转身，向他砍了过去。但太师父的武功也真高强，他以一双肉掌和我拆招，封得我的快刀没法递进招去，拆到四十招后，他一把抓住我后颈，跟着又将我单刀夺了下来，问我：‘服了没有？’我说：‘服了，你杀了我吧！’他道：‘我杀了你有什么用？又救不活我女儿了？’我吃了一惊，问道：‘小师太死了吗？’他道：‘这时候还没死，可也就差不多了。我在恒山见到她，她瘦得皮包骨头似的，见到我就哭，我慢慢问明白了她的事，原来都是给你害的。’我说：‘你要杀便杀，田伯光生平光明磊落，不打谎语。我本想对你的小姐无礼，可是她给华山派的令狐冲救了，田某可没侵犯到你小姐，她仍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姑娘，不，是冰清玉洁的尼姑师太。’太师父道：‘你奶奶的，冰清玉洁有什么用？我闺女生相思病啦，

倘若令狐冲不娶她，她便活不了。但我一提到这件事，我闺女便骂我，说什么出家人不可动凡心，否则菩萨要责怪，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了一会，忽然揪住我头颈，骂我：‘臭小子，都是你搞出来的事。那日若不是你对我女儿非礼，令狐冲便不会出手相救，我女儿就不致瘦成这个样子。’我道：‘那倒不然。小师太美若天仙，当日我就算不对她无礼，令狐冲也必定会另借因头，上前去勾勾搭搭。’”

令狐冲皱眉道：“田兄，你这几句话可未免过分了。”

田伯光笑道：“对不起，这可得罪了。当时情势危急，我若不这么说，太师父决计不会放我。果然他一听之下，便即转怒为喜，说道：‘臭小子，你自己想想，你一生做过多少坏事？要不是你非礼我女儿，老子早就将你脑袋捏扁了。’”令狐冲奇道：“你对他女儿无礼，他反而高兴？”田伯光道：“那也不是高兴，他赞我有眼光。”令狐冲不禁莞尔。

田伯光道：“太师父左手将我提在半空，右手打了我十七八个耳光，我给他打得晕了过去。他将我浸入小河之中，浸醒了我，说道：‘我限你一个月之内，去请令狐冲到恒山来见我女儿，就算一时不能娶她，让他们说说情话，也是好的，我女儿的一条性命就可保得下来。师父有难，你做徒弟的怎可不救？’他点了我几处穴道，说是死穴，又逼我服了一剂毒药，说道倘若一个月之内邀得你去见小师太，便给解药，否则剧毒发作，无药可救。”

令狐冲这才恍然，当日田伯光到华山来邀自己下山，满腹难言之隐，什么都不肯明说，怎料到其间竟有这许多过节。

田伯光续道：“我到华山来邀你大驾，却给你打得一败涂地，只道这番再也性命难保，不料太师父放心不下，亲自带同小师太上华山找你，又给了我解药。我听你的劝，从此不再做采花奸淫的勾当。不过田伯光天生好色，女人是少不了的，反正身边金银有的是，要找荡妇淫娃、娼妓歌女，丝毫不是难事。半个月前，太师父又找到了我，说你做了恒山派掌门，却给人家背后讥笑，江湖上的名声不大好听，他老人家爱屋及乌，爱女及婿……”

令狐冲皱眉道：“田兄，这等无聊的话，以后可再也不能出口。”

田伯光道：“是，是。我只不过转述太师父的话而已。他说他老人家要投入恒山派，叫我跟着一起来，第一步他要代女收徒。我不肯答应，他老人家挥拳就打，我打是打不过，逃又逃不了，只好拜师。”说到这里，愁眉苦脸，神色甚是难看。

令狐冲道：“就算拜师，也不一定须做和尚。少林派不也有许多俗家弟子？”

田伯光摇头道：“太师父是另有道理的。他说：‘你这人太也好色，入了恒山派，师伯师叔们都是美貌尼姑，那可大大不妥。须得斩草除根，方为上策。’他出手将我点倒，拉下我的裤子，提起刀来，就这么喀的一下，将我那话儿斩去了半截。”

令狐冲一惊，“啊”的一声，摇了摇头，虽觉此事甚惨，但想田伯光一生所害的良家妇女太多，那也是应得之报。

田伯光也摇了摇头，说道：“当时我便晕了过去。待得醒转，太师父已给我敷上了金创药，包好伤口，命我养了几日伤。跟着便逼我剃度，做了和尚，给我取个法名，叫做‘不可不戒’。他说：‘我已斩了你那话儿，你已干不得采花坏事，本来也不用做

和尚。我叫你做和尚，取个‘不可不戒’的法名，以便众所周知，那是为了恒山派的名声。本来嘛，做和尚的人，跟尼姑们混在一起，大大不妥，但打明招牌‘不可不戒’，就不要紧了。”

令狐冲微笑道：“你太师父倒挺细心，想得周到。”田伯光道：“太师父说：为了宝贝女儿，只好用尽心思，要救她一命。太师父要我向你说明此事，又要我请你别责怪我师父。”令狐冲奇道：“我为什么要责怪你师父？全没这回子事。”

田伯光道：“太师父说：每次见到我师父，她总更加瘦了一些，脸色也越来越坏，问起她时，她总是流泪，一句话不说。太师父说：定是你欺侮了她。”令狐冲惊道：“没有啊！我从来没重言重语说过你师父一句。再说，她什么都好，我怎会责骂她？”

田伯光道：“就是你从来没骂过她一句，因此我师父要哭了。”令狐冲道：“这个我可明白了。”田伯光道：“太师父为了这件事，又狠狠打了我一顿。”

令狐冲搔了搔头，心想这不戒大师之胡缠瞎搅，与桃谷六仙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田伯光道：“太师父说：他当年和太师母做了夫妻后，时时吵嘴，越骂得凶，越是恩爱。你不骂我师父，就是不想娶她为妻。”

令狐冲道：“这个……你师父是出家人，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件事。”田伯光道：“我也这样说，太师父大大生气，便打了我一顿。他说：我太师母本来是尼姑，他为了要娶她，才做和尚。如果出家人不能做夫妻，世上怎会有我师父这人？如果世上没我师父，又怎会有我？”令狐冲忍不住好笑，心想你比仪琳小师妹年纪大得多，两桩事怎能拉扯在一起？田伯光又道：“太师父还说：如果你不是想娶我师父，干吗要做恒山派掌门？他说：恒山派尼姑虽多，可没一个比我师父更貌美的，人人差得远了！你不是为我师父，却又为了哪一个尼姑？”

令狐冲暗暗叫苦不迭，心想：“不戒大师当年为要娶一个尼姑为妻，才做和尚，他只道普天下人个个和他一般心肠。这句话如传了出去，岂不糟糕之至？”

田伯光苦笑道：“太师父问我：我师父是不是世上最美貌的女子。我说：‘就算不是最美，那也是美得很了。’他一拳打落了我两枚牙齿，大发脾气，说道：‘为什么不是最美？如果我女儿不美，你当日为什么意图对她非礼？令狐冲这小子为什么舍命救她？’我连忙说：‘最美，最美。太师父你老人家生下来的姑娘，岂有不是天下最美貌之理？’他听了这话，这才高兴，大赞我眼光高明。”

令狐冲微笑道：“仪琳小师妹本来相貌甚美，那也难怪不戒大师夸耀。”田伯光喜道：“你也说我师父相貌甚美，那就好极啦。”令狐冲奇道：“为什么那就好极啦？”田伯光道：“太师父交了一件好差使给我，说道着落在我身上，要我设法叫你……叫你……”令狐冲道：“叫我什么？”田伯光笑道：“叫你做我的师公。”

令狐冲一呆，道：“田兄，不戒大师爱女之心，无微不至。然而这桩事情，你也明知是办不到的。”田伯光道：“是啊。我说那可难得很，说你曾为了神教的任大小姐，率众攻打少林寺。我说：‘任大小姐的相貌虽及不上我师父的一成，可是令狐公子和她有缘，已给她迷上了，旁人那也没法可施。’令狐公子，在太师父面前，我不得不这么说，以便保得几枚牙齿来吃东西，你可别见怪。”令狐冲微笑道：“我自然明白。”

田伯光道：“太师你说：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说那很好办，想个法子将任大小姐

杀了，不让你知道，那就成了。我忙说不可，倘若害死了任大小姐，令狐公子一定自杀。太师父道：‘这也说得是。令狐冲这小子死了，我女儿要守活寡，岂不倒霉？这样吧，你去跟令狐冲这小子说，我女儿嫁给他做二房，也无不可。’我说：‘太师父，你老人家的堂堂千金，岂可如此委屈？’他叹道：‘你不知道，我这个姑娘如嫁不成令狐冲，早晚便死，定然活不久长。’他说到这里，突然流下泪来。唉，这是父女天性，真情流露，可不是假的。”

两人面面相觑，都感尴尬。田伯光道：“令狐公子，太师父对我的吩咐我都对你说了。我知道这其中颇有难处，尤其你是恒山派掌门，更加犯忌。不过我劝你对我师父多说几句好话，让她高兴高兴，将来再瞧着办吧。”

令狐冲点头道：“是了。”想起这些日来每次见到仪琳，确是见她日渐瘦损，却原来是为相思所苦。仪琳对他情深一往，他如何不知？但她是出家人，又年纪幼小，料想这些闲情稍经时日，也便收拾起了，此后在仙霞岭上和她重逢，自闽至赣，始终没单独跟她说过什么话。此番上恒山来，更加大避嫌疑。自己名声早就不佳，于世人毁誉原不放在心上，可不能坏了恒山派的清名，是以除了向恒山女弟子传授剑法之外，平日极少和谁说什么闲话，往日装疯乔痴的小丑模样，更早已收得干干净净。此刻听田伯光说到往事，仪琳对自己的一番柔情，蓦地里涌上心头。

眼望着远处山头皑皑积雪，正自沉思，忽听得山道上有大群人喧哗之声。见性峰上向来清静，从无有人如此吵嚷，正诧异间，只听得脚步声响，数百人拥将上来，当先一人叫道：“恭喜令狐公子，你今日大喜啊！”这人又矮又肥，正是老头子。他身后计无施、祖千秋以及黄伯流、司马大、蓝凤凰、游迅、漠北双熊等一千人竟都到了。

令狐冲又惊又喜，忙迎上前去，说道：“在下受定闲师太遗命，只得前来执掌恒山派门户，没敢惊动众位朋友。怎地大伙儿都到了？”

这些人曾随令狐冲攻打少林寺，经过一场生死搏斗，已是患难之交。众人纷纷抢上，将他围在中间，十分亲热。老头子大声道：“大伙儿听得公子已将圣姑接了出来，人人都十分欢喜。公子出任恒山派掌门，此事早已轰传江湖，大伙儿今日若不上山道喜，可真该死之极了。”这些人豪迈爽快，三言两语之间，已笑成一片。

令狐冲自上恒山之后，对着一群尼姑、姑娘，说话行事，无不极尽拘束，此刻陡然间遇上这许多老友，自不胜之喜。

黄伯流道：“我们是不速之客，恒山派未必备有我们这批粗胚的饮食。酒食饭菜这就挑上山来了。”令狐冲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心想：“这情景倒似当年五霸冈上的群豪大会。”说话之间，又有数百人上山。计无施笑道：“公子，咱们自己人不用客气。你那些斯斯文文的女弟子，也招呼不来我们这些浑人。大家自便最好。”

这时见性峰上已喧闹成一片。恒山众弟子绝未料到竟有这许多宾客到贺，均各兴奋。有些见多识广的老成弟子，察觉来贺的这些客人颇为不伦不类，虽有不少知名之士，却均是邪派高手，也有许多是绿林英雄、黑道豪客。恒山派门规素严，群弟子人人洁身自爱，纵然同是正教之士，也少交往。这些左道旁门的人物，向来对之绝不理睬，今日竟一窝蜂地拥上峰来。但眼见掌门人和他们抱腰拉手，神态亲热，也只得自己心下嘀咕而已。

到得午间，数百名汉子挑了鸡鸭牛羊、酒菜饭面来到峰上。令狐冲心想：“见性峰上供奉白衣观音，自己一做掌门人，便即大鱼大肉，杀猪宰羊，未免对不住恒山派历代祖宗。”当下命这些汉子在山腰间埋灶造饭。一阵阵酒肉香气飘将上来，群尼无不暗暗皱眉。

群豪用过中饭，团团在见性峰主庵前的旷地上坐定。令狐冲坐在西首之侧，数百名女弟子依着长幼之序，站在他身后，只待吉时一到，便行接任之礼。

忽听得丝竹声响，一群乐手吹着箫笛上峰。中间两名青衣老者大踏步走上前来，群豪中“咦、啊”之声四起，不少人站起身来。

左首青衣老者蜡黄面皮，朗声说道：“日月神教东方教主，委派两位长老贾布、上官云，前来祝贺令狐大侠荣任恒山派掌门。恭祝恒山派发扬光大，令狐掌门威震武林。”

此言一出，群豪都“啊”的一声，轰然叫了起来。

这些左道之士大半与魔教颇有瓜葛，其中还有人服了东方不败的‘三尸脑神丹’，听到‘东方教主’四字便即心惊胆战。群豪就算不识得这两个老者的，也都久闻其名，左首那人是‘黄面尊者’贾布，右首那人复姓上官，单名一个云字，外号叫做‘雕侠’。两人武功之高，据说远在一般寻常门派的掌门人与帮主、总舵主之上。两人在日月神教中的资历也不甚深，但近数年来教中变迁甚大，元老耆宿如向问天一类人或遭排斥，或自行退隐，眼前贾布与上官云是教中极有权势、极有头脸的第一流人物。这一次东方不败派他二人亲来，对令狐冲可说是给足面子了。

令狐冲上前相迎，说道：“在下与东方先生素不相识，有劳二位大驾，愧不敢当。”他见那“黄面尊者”贾布一张瘦脸蜡也似黄，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便如藏了一枚核桃相似。那“雕侠”上官云长手长脚，双目精光烂然，甚有威势，足见二人内功均甚深厚。

贾布说道：“令狐大侠今日大喜，东方教主说道原该亲自前来道贺才是。只是教中俗务羁绊，难以分身，令狐掌门勿怪才好。”

令狐冲道：“不敢。”心想：“瞧东方不败这副排场，任教主自是尚未夺回教主之位，不知他和向大哥、盈盈三人现下怎样了？”

贾布侧过身来，左手一摆，说道：“一些薄礼，是东方教主的小小心意，请令狐掌门晒纳。”丝竹声中，百余名汉子抬了四十口朱漆大箱上来。每一口箱子都由四名壮汉抬着，瞧各人脚步沉重，箱子中所装物事着实不轻。

令狐冲忙道：“两位大驾光临，令狐冲已感荣宠，如此重礼，却万万不敢拜领。还请上覆东方先生，说道令狐冲多谢了，恒山弟子山居清苦，也不需用这些华贵的物事。”

贾布道：“令狐掌门若不笑纳，在下与上官兄弟可为难得紧了。”略略侧头，向上官云道：“上官兄弟，你说这话对不对？”上官云道：“正是！”

令狐冲心下为难：“恒山派是正教门派，和你魔教势同水火，就算双方不打架，也不能结交为友。再说，任教主和盈盈就要去跟东方不败算账，我怎能收你的礼物？”便道：“两位兄台请上复东方先生，所赐万万不敢收受。两位倘若不肯将原礼带回，在

下只好遣人送到贵教总坛来了。”

贾布微微一笑，说道：“令狐掌门可知这四十口箱中，装的是什么物事？”令狐冲道：“在下自然不知。”贾布笑道：“令狐掌门看了之后，一定再也不会推却了。这四十口箱子中所装，其实也并非全是东方教主的礼物，有一部份原是该属令狐掌门所有，我们抬了来，只物归原主而已。”令狐冲大奇，道：“怎么会是我的东西？那是什么？”贾布踏前一步，低声道：“其中大多数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的衣衫首饰和常用物事，东方教主命在下送来，以供任大小姐应用。另外也有一些，是教主送给令狐大侠和任大小姐的薄礼。许多物事混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令狐掌门也不用客气了。哈哈，哈哈！”

令狐冲生性豁达随便，向来不拘小节，见东方不败送礼之意甚诚，其中又有许多是盈盈的衣物，却也不便坚拒，跟着哈哈一笑，说道：“如此便多谢了。”

只见一名女弟子快步过来，禀道：“武当派冲虚道长亲来道贺。”令狐冲吃了一惊，忙迎到峰前。只见冲虚道人带着八名弟子走上峰来。令狐冲躬身行礼，说道：“有劳道长大驾，令狐冲感激不尽。”冲虚道人笑道：“老弟荣任恒山掌门，贫道闻知，不胜之喜。少林寺方证、方生两位大师也要前来道贺，不知他们两位到了没有？”令狐冲更是惊讶。

便在此时，山道上走上来一群僧人，当先二人大袖飘飘，正是方证方丈和方生大师。方证叫道：“冲虚道兄，你脚程好快，可比我们先到了。”

令狐冲迎下山去，叫道：“两位大师亲临，令狐冲何以克当？”方生笑道：“少侠，你曾三入少林，我们到恒山来回拜一次，那也是礼尚往来啊。”

令狐冲将一众少林僧和武当道人迎上峰来。峰上群豪见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身驾到，无不骇异，说话也不敢这么大声了。恒山一众女弟子个个喜形于色，均想：“掌门师兄的面子可大得紧啊。”

贾布与上官云对望一眼，站在一旁，对方证、方生、冲虚等人上峰，似是视而不见。

令狐冲招呼方证大师和冲虚道人上座，寻思：“记得师父当年接任华山派掌门，少林派和武当派的掌门人并未到来，只遣人到贺而已。其时我虽年幼，不知有哪些宾客，但师父、师娘后来跟众弟子讲述当年就任掌门时的风光，也从未提过少林、武当的掌门人大驾光临。今日他二位同时到来，难道真的是向我道贺，还是别有用意？”

这时上峰来的宾客络绎不绝，大都是当日曾参与攻打少林寺之役的群豪。此外昆仑派、点苍派、峨眉派、崆峒派、青城派、丐帮等各大门派帮会，也都派人呈上掌门人、帮主的贺帖和礼物。令狐冲见贺客众多，心下释然：“他们都是瞧着恒山派和定闲师太的脸面，才来道贺，可不是凭着我令狐冲的面子。”

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却均并未遣人来贺。

耳听得砰砰砰三声号炮，吉时已届。令狐冲站到场中，躬身抱拳，向众人团团为礼，朗声说道：“恒山派前任掌门定闲师太不幸遭人暗算，与定逸师太同时圆寂。小子令狐冲秉承定闲师太遗命，接掌恒山一派的门户。承众位前辈、众位朋友不弃，大驾光临，恒山派上下同蒙荣宠，不胜感激。”

磬钹声中，恒山派群弟子列成两行，鱼贯而前，居中是仪和、仪清、仪真、仪质四名大弟子。四名大弟子手捧法器，走到令狐冲面前，躬身行礼。令狐冲长揖还礼。

仪和说道：“四件法器，乃恒山派创派之祖晓风师太所传，向由本派掌门人接管。新任掌门人令狐师兄便请收领。”令狐冲应道：“是。”

四名大弟子将法器依次递过，乃是一卷经书，一个木鱼，一串念珠，一柄短剑。令狐冲见到木鱼、念珠，不由得发窘，只得伸手接过，双眼视地，不敢与众人目光相接。

仪清展开一个卷轴，说道：“恒山派门人，须当严守佛戒，以及本门五大戒律：一戒犯上忤逆，二戒同门相残，三戒妄杀无辜，四戒持身不正，五戒结交奸邪。恒山派祖宗遗训，掌门师兄须当身体力行，督率弟子，一概凛遵。”令狐冲应道：“是！”心想：“前三戒倒也罢了，可是令狐冲持身不大端正，至于不得结交奸邪那一款，更加令人为难。今日上峰来的宾客，倒有一大半是左道旁门之士。”

忽听得山道上有人叫道：“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令狐冲不得擅篡恒山派掌门之位。”

呼喝声中，五个人飞奔而至，后面跟着数十人。当先五人各执一面锦旗，正是五岳剑派的盟旗。五人奔至人群外数丈处站定，居中那人高大魁梧，五十来岁年纪。

令狐冲认得此人姓丁名勉，外号‘托塔手’，是嵩山掌门左冷禅的师弟，“嵩山十三太保”中的第一太保，当日曾在药王庙外见过，当下抱拳说道：“丁前辈，您好。”

丁勉将手中锦旗一展，说道：“恒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须遵左盟主号令。”

令狐冲道：“丁前辈想必忘了。那日在浙南龙泉铸剑谷中，嵩山派的朋友们假扮日月教人士，围攻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死伤了多位恒山师姊妹。定闲师太早已声明，恒山派从此不奉左盟主号令，这番言语，想来姓赵、姓张、姓司马那三位仁兄，都已禀明左掌门了。令狐冲接掌恒山门户，自当遵奉定闲师太遗命，不再加盟五岳剑派。”

这时其余数十人都已上峰，却是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的弟子。华山派那八人均是令狐冲当年的师弟，林平之却不在其内。这数十人分成四列，手按剑柄，默不作声。

丁勉大声道：“恒山一派，向由出家的女尼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可坏了恒山派数百年来的规矩？”

令狐冲道：“规矩是人所创，也可由人所改，况且恒山派早已不奉左盟主号令，恒山派之事，与嵩山派全不相干。”

群豪之中已有人向丁勉叫骂起来：“他恒山派的事，要你嵩山派来多管什么鸟闲事？”“你奶奶的，快给我滚吧！”“什么五岳盟主？狗屁盟主，好不要脸。”

当年衡山派刘正风意欲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左冷禅派出丁勉、陆柏、费彬等嵩山派高手，率领史登达等弟子，持五岳令旗前来阻止。由于事先布置周详，声势浩大，泰山、华山、恒山各派首脑均无法与抗，最后刘正风不但金盆洗手之举作罢，其弟子家人亦都死于非命。定逸师太曾欲主持公道，从中调解，反为丁勉击伤，愤而退走。今日嵩山派的作为，与当年阻止刘正风金盆洗手甚为相似，而派来的人马，除嵩山派之外，尚有华山、衡山、泰山三派弟子，声势更较当日“衡山攻刘”为盛。

仪和、仪清等恒山弟子原不免心中栗栗，然见贺客甚众，不但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亲临，更有五湖四海的豪士近千人，嵩山派再想旧事重演，强行阻止令狐冲接掌恒山派门户，只怕难以办到了。眼见群豪气势甚壮，心中登时大定，反觉这些人乱糟糟地来捣乱一番，倒于己方有利。

丁勉向令狐冲道：“这些口出污言之人，在这里干什么来着？”

令狐冲道：“这些兄台都是在下的朋友，是上峰来观礼的。”丁勉道：“这就是了。恒山派五大戒律，第五条是什么？”令狐冲心道：“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我便来跟你强辩。”说道：“恒山五大戒律，第五戒是不得结交奸邪。像丁兄这样的人，以及嵩山派其余的奸邪之徒，令狐冲是决计不会结交的。”

群豪一听，登时轰笑起来，都道：“奸邪之徒，快快滚吧！”

丁勉以及嵩山、华山等各派弟子见了这等声势，均想敌众我寡，对方倘若翻脸动手，那可糟糕。丁勉更想：“左师哥这次可失算了。他料想见性峰上冷冷清清，只不过一些恒山派的尼姑、姑娘，我们四派数十名好手，尽可制得住。令狐冲剑术虽精，我们乘他手中无剑之时，师兄弟五人突以拳脚夹攻，必可取他性命。哪知贺客竟这么多，连少林、武当的两大掌门也到了。”当下转身向方证和冲虚说道：“两位掌门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所共仰，今日须请两位说句公道话。令狐冲招揽了这许多妖魔鬼怪来到恒山，是不是坏了恒山派不得结交奸邪这条门规？恒山派这样一个历时已久、享誉甚隆的名门正派，在令狐冲手中转眼便闹得万劫不复，两位是否坐视不理？”

方证咳嗽一声，说道：“这个……这个……唔……”心想此人的话倒也在理，这里果然大多数是旁门左道之士，可是难道要令狐冲将他们都逐下山去不成？

忽听得山上传来一个女子清脆的叫声：“日月神教任大小姐到！”

令狐冲惊喜交集，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盈盈来了！”急步奔到崖边，只见两名大汉抬着一乘青呢小轿，快步上峰。小轿之后跟着四名青衣女婢。

左道群豪听得盈盈到来，纷纷冲下山道去迎接，欢声雷动，拥着小轿，来到峰顶。小轿停下，轿帷掀开，走出一个身穿淡绿衣衫的艳美少女，正是盈盈。

群豪大声欢呼：“圣姑！圣姑！”一齐躬身行礼。瞧这些人的神情，对盈盈又敬畏，又感佩，欢喜之情出自心底。

令狐冲走上几步，微笑道：“盈盈，你也来啦！”

盈盈微笑道：“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怎能不来？”眼光四下一扫，走上几步，向方证与冲虚二人敛衽为礼，说道：“方丈大师，掌门道长，小女子有礼。”

方证和冲虚一齐还礼，心下都想：“你和令狐冲再好，今日却也不该前来，这可叫令狐冲更加为难了。”

丁勉大声道：“这个姑娘，是魔教中的要紧人物。令狐冲，你说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是又怎样？”丁勉道：“恒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令狐冲道：“做不得便做不得，那又有什么打紧？”

盈盈向他瞧了一眼，目光中深情无限，心想：“你为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问道：“请问令狐掌门，这位朋友是什么来头？凭什么来过问恒山派之事？”

令狐冲道：“他自称是嵩山派左掌门派来的，手中拿的，便是左掌门的令旗。别说这是左掌门的一面小小令旗，就是左掌门自己亲至，又怎能管得了我恒山派的事。”

盈盈点头道：“不错。”想起那日少林寺比武，左冷禅千方百计地为难，寒冰真气又使爹爹身受重伤，险些性命不保，不由得恼怒，说道：“谁说这是五岳剑派的盟旗？他是来骗人的……”一言未毕，身子微晃，左手中已多了柄寒光闪闪的短剑，疾向丁勉胸口刺去。

丁勉武功虽高，但万万料不到这样一个娇怯怯的美貌女子说打便打，事先更没半点朕兆，出手如电，挺剑便刺了过来，拔剑招架已然不及，只得侧身闪避。他更没料到盈盈这一招乃是虚招，身子略转之际，右手稍松，锦旗已给这姑娘夺了过去。盈盈身子不停，连刺五剑，连夺五面锦旗，所使身法剑招一模一样，五招皆是如此。嵩山派其余四人都是丁勉的师弟，个个拳脚功夫甚为了得，左冷禅派了来，原是要避令狐冲剑招之长，以拳脚袭击令狐冲的，可是盈盈出手实在太快，一霎之间，给她奇兵突出，攻了个措手不及，与其说是输招，还不如说是中了奇袭暗算。

盈盈手到旗来，转到了令狐冲身后，大声道：“令狐掌门，这些旗果然是假的。这哪里是五岳剑派的令旗，这是五仙教的五毒旗啊。”

她将手中五面锦旗张了开来，人人看得明白，五面旗上分别绣着青蛇、蜈蚣、蜘蛛、蝎子、蟾蜍五样毒物，色彩鲜明，奕奕如生，哪里是五岳剑派的令旗了？

丁勉等人只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老头子、祖千秋等群豪却大声喝彩。人人均知盈盈夺到令旗之后，立即便掉了包，将五岳令旗换了五毒旗，只她手脚实在太快，谁也没看清楚她掉旗之举。

盈盈叫道：“蓝教主！”人群中一个身穿苗家装束的美女站了出来，笑道：“在！圣姑有何吩咐？”正是五仙教教主蓝凤凰。盈盈问道：“你教中的五毒旗，怎会落入了嵩山派手中？”蓝凤凰笑道：“这几个嵩山弟子，都是我教下女弟子的好朋友，想必是他们甜言蜜语，将我教中的五毒旗骗了去玩儿。”盈盈道：“原来如此。这五面旗儿，便还了你吧。”说着将五面旗子掷将过去。蓝凤凰笑道：“多谢。”伸手接了。

丁勉怒极大骂：“无耻妖女，在老子面前使这掩眼的妖法，快将令旗还来。”盈盈笑道：“你要五毒旗，不会向蓝教主去讨吗？”丁勉无法可施，向方证和冲虚道：“方丈大师、冲虚道长，请你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公道。”

方证道：“这个……唔……不得结交奸邪，恒山派戒律中原是有这么一条，不过……今日江湖上朋友们前来观礼，令狐掌门也不能闭门不纳，太不给人家面子……”

丁勉突然指着人群中一人，大声道：“他……我认得他是采花大盗田伯光，他这么扮成个和尚，便想瞞过我的眼去吗？像这样的人，也是令狐冲的朋友？”厉声道：“田伯光，你到恒山干什么来着？”田伯光道：“拜师来着。”丁勉奇道：“拜师？”

田伯光道：“正是。”走到仪琳面前，跪下磕头，叫道：“师父，弟子请安。弟子痛改前非，法名叫做‘不可不戒’。”仪琳满脸通红，侧身避过，道：“你……你……”

盈盈笑道：“田师傅有心改邪归正，另投明师，那是再好不过。他落发出家，法名‘不可不戒’，更显得其意极诚。方证大师，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人只要决心改过迁善，佛门广大，便会给他一条自新之路，是不是？”

方证喜道：“正是！不可不戒投入恒山派，从此严守门规，实是武林之福。”

盈盈大声道：“众位听了，咱们今日到来，都是来投恒山派的。只要令狐掌门肯收留，咱们便都是恒山弟子了。恒山弟子，怎能算是妖邪？”

令狐冲恍然大悟：“原来盈盈早料到我身为众女弟子的掌门，十分尴尬，倘若派中有许多男弟子，那便无人耻笑了。因此特地叫这一大群人来投入恒山派。”当即朗声问道：“仪和师姊，本派可有不许收男弟子这条门规么？”

仪和道：“不许收男弟子的门规倒没有，不过……不过……”她脑子一时转不过来，总觉派中突然多了这许多男弟子出来，实是大大不妥。

令狐冲道：“众位要投入恒山派，那是再好不过。但也不必拜师。恒山派另设一个……唔……一个‘恒山别院’，安置各位，那边通元谷，便是一个极好去处。”

那通元谷在见性峰之侧，相传唐时仙人张果老曾在此炼丹。恒山大石上有蹄印数处，历代相传为张果老所骑驴子所踏出。如此坚硬的花岗石上，居然有驴蹄之痕深印，若不是仙人遗迹，何以生成？唐玄宗封张果老为‘通元先生’，通元谷之名，便由此而来。通元谷和见性峰上主庵相距虽然不远，但由谷至峰，山道绝险。令狐冲将这批江湖豪客安置在通元谷中，令他们男女隔绝，以免多生是非。

方证连连点头，说道：“如此甚好。这些朋友们归入了恒山派，受恒山派门规约束，真是武林中一件大大的美事。”

丁勉见方证大师也如此说，对方又人多势众，看来今日已无法阻止令狐冲出任恒山派掌门，只得传达左冷禅的第二道命令，咳嗽一声，朗声说道：“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三月十五清晨，五岳剑派各派师长弟子齐集嵩山，推举五岳派掌门人，务须依时到达，不得有误。”

令狐冲问道：“五岳剑派并为一派，是谁的主意？”

丁勉道：“嵩山、泰山、华山、衡山四派，均已一致同意。你恒山派倘若独持异议，便是公然跟四派过不去，只有自讨苦吃了。”转身向泰山派等人问道：“你们说是不是？”站在他身后的数十人齐声道：“正是！”丁勉一阵冷笑，转身便走。走出几步，不禁回头向盈盈瞧了一眼，心想：“那五面令旗，如何想法子夺回来才好。”

蓝凤凰笑道：“丁老师，你失了旗子，回去怎么向左掌门交代啊？不如我还了你吧！”说着右手的挥，将一面锦旗掷了过去。

丁勉见一面小旗势挟劲风飞来，心想：“这是你的五毒旗，又不是五岳令旗，我要来干什么？”心念甫转，那旗已飞向面前，戳向他咽喉，当即伸手抄住。突然一声大叫，急忙将旗掷下，只觉掌心犹似烈火燃炙，提手一看，掌心已成淡紫之色，才知旗杆上喂有剧毒，已受了五毒教暗算，又惊又怒，气急败坏地骂道：“妖女……”

蓝凤凰笑道：“你叫一声‘令狐掌门’，向他求情，我便给你解药，否则你这只手掌要整个儿烂掉。”

丁勉素知五毒教使毒的厉害，一犹豫间，但觉掌心麻木，知觉渐失，心想我毕生功力，全在两掌，烂掉手掌便成废人，情急之下，只得叫道：“令狐掌门，你……”蓝凤凰笑道：“求情啊。”丁勉道：“令狐掌门，在下得罪了你，求……求你赐给解……解药。”

令狐冲微笑道：“蓝姑娘，这位丁兄不过奉左掌门之命而来，请你给他解药吧！”

蓝凤凰一笑，向身畔一名苗女挥手示意。那苗女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纸小包，走上几步，抛给了丁勉。丁勉伸手接过，在群豪轰笑声中疾趋下峰。其余数十人都跟了下去。

令狐冲朗声道：“众位朋友，大伙儿既愿在恒山别院居住，可得遵守本派的戒律。这戒律其实也不怎么难守，只是第五条不得结交奸邪，有些麻烦。但自今而后，大伙儿都算是恒山派的人，恒山派弟子自然不是奸邪。不过和派外之人交友时，却得留神些了。”群豪轰然称是。令狐冲又道：“你们要喝酒吃肉，也无不可，可是吃荤之人，过了今日，便不能再上这见性峰来。”

方证合十道：“善哉，善哉！清净佛地，原是不可亵渎了。”

令狐冲笑道：“好啦，我这掌门人，算是做成了。大家肚子也饿啦，快开素斋来，我陪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和各位前辈用饭。到得明日，再和各位喝酒。”

素斋后，方证道：“令狐掌门，老衲和冲虚道兄二人有几句话，想和掌门人商议。”

令狐冲应道：“是。”心想：“当今武林中二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身来到恒山，必有重要话说。见性峰上龙蛇混杂，不论在哪里说话，都不免隔墙有耳。”当下吩咐仪和、仪清等弟子分别招待宾客，向方证、冲虚二人道：“下此峰后，磁窑口侧有一座山，叫作翠屏山，峭壁如镜。山上有座悬空寺，是恒山的胜景。二位前辈若有雅兴，让晚辈导往一游如何？”

冲虚道人喜道：“久闻翠屏山悬空寺建于北魏年间，于松不能生、猿不能攀之处，发偌大愿力，凭空建寺。那是天下奇景，贫道仰慕已久，正欲一开眼界。”

三十 密议

令狐冲引着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下见性峰，趋磁窑口，来到翠屏山下。方证与冲虚仰头而望，但见飞阁二座，耸立峰顶，宛似仙人楼阁，现于云端。方证叹道：“造此楼阁之人当真妙想天开，果然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三人缓步登山，来到悬空寺中。那悬空寺共有楼阁二座，皆高三层，凌虚数十丈，相距数十步，二楼之间，联以飞桥。寺中有一年老仆妇看守打扫，见到令狐冲等三人到来，瞠目以视，既不招呼，也不行礼。令狐冲于十多日前曾偕仪和、仪清、仪琳等人来过，知这仆妇又聋又哑，什么事也不懂，当下也不理睬，径和方证、冲虚来到飞桥之上。

飞桥阔仅数尺，若是常人登临，放眼四周皆空，云生足底，有如身处天上，自不免心目俱摇，手足如废，但三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临此胜境，胸襟大畅。

方证和冲虚向北望去，于缥缈烟云之中，隐隐见到城郭出没，磁窑口双峰夹峙，一水中流，形势极为雄峻。方证说道：“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的形势，确是如此。”

冲虚道：“北宋年间杨老令公扼守三关，屯兵于此，这原是兵家必争的要塞。始见悬空寺，但觉鬼斧神工，惊诧古人的功夫毅力，待见到这五百里开凿的山道，悬空寺又渺不足道了。”令狐冲奇道：“道长，你说这数百里山道，都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冲虚道：“史书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克燕，将兵自中山归平城，发卒数万人凿恒岭，通直道五百余里，磁窑口便是这直道的北端。”方证道：“所谓直道五百余里，当然大多数是天生的。北魏皇帝发数万兵卒，只是将其间阻道的山岭凿开而已。但纵是如此，工程之大，也已令人拮据难下。”

令狐冲道：“无怪乎有这许多人想做皇帝。他只消开一句口，数万兵卒便将阻路的山岭给他凿了开来。”冲虚道：“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却都难以凿开。别说做皇帝了，今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令狐冲心下一凛，寻思：“他说到正题了。”便道：“晚辈不明，请二位前辈指点。”

方证道：“令狐掌门，今日嵩山派的丁老师率众前来，为的是什么？”令狐冲道：“他传达左盟主的号令，不许晚辈接任恒山派掌门。”方证道：“左盟主为什么不许你做恒山派掌门？”令狐冲道：“左盟主要将五岳剑派并而为一，晚辈曾一再阻挠他的大计，杀了不少嵩山派之人，左盟主对晚辈自是痛恨之极。”方证问道：“你为什么阻挠他的大计？”

令狐冲一呆，一时难以回答，顺口重复了一句：“我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方证问道：“你以为五岳剑派合而为一，这件事不妥么？”

令狐冲道：“晚辈当时也没想过此事妥或不妥。只是嵩山派为了胁迫恒山派答允，假扮日月教教众，劫掠恒山弟子，围攻定静师太，所使的手段太过卑鄙。晚辈刚巧遇上此事，心觉不平，是以出手相助。后来嵩山派火烧铸剑谷，要烧死定闲、定逸两位师太，那是更加可恶了。晚辈心想，五岳剑派合并之举倘是美事、好事，嵩山派何不正大光明地与各派掌门商议，却要干这鬼鬼祟祟的勾当？”

冲虚点头道：“令狐掌门所见不差。左冷禅野心极大，要做武林中的第一人。自知难以服众，只好暗使阴谋。”方证叹道：“左盟主文才武略，确是武林中的杰出人物，五岳剑派之中，原本没第二人比得上。不过他抱负太大，急欲压倒武当、少林两派，未免有些不择手段。”冲虚道：“少林派向为武林领袖，数百年来众所公认。少林之次，便是武当。更其次是昆仑、峨眉、崆峒诸派。令狐贤弟，一个门派创建成名，那是数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花了无数心血累积而成，一套套的武功家数，都是一点一滴、千锤百炼地积聚起来，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眉，更不用说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绝艺相比了。”令狐冲点头称是。

冲虚又道：“各派之中，偶尔也有一二才智之士，武功精强，雄霸当时。一个人在武林中出人头地，扬名立万，事属寻常。但若只凭一人之力，便想压倒天下各大门派，那可从所未有。左冷禅满腹野心，想干的却正是这件事。当年他一任五岳剑派的盟主，方丈大师就料到武林中从此多事。近年来左冷禅的所作所为，果然证明了方丈大师的先见。”方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冲虚道：“左冷禅当上五岳剑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五派归一，由他自任掌门。五派归一之后，实力雄厚，便可隐然与少林、武当成为鼎足而三之势。那时他会进一步蚕食昆仑、峨眉、崆峒、青城诸派，一一将之合并，那是第三步。然后他向魔教启衅，率领少林、武当诸派，一举将魔教挑了，这是第四步。”

令狐冲内心感到一阵惧意，说道：“这等事情难办之极，左冷禅的武功未必当世无敌，他何以要花偌大心力？”

冲虚道：“人心难测。世上之事，不论多么难办，总是有人要去试上一试。你瞧，这五百里山道，不是有人凿开了？这悬空寺，不是有人建成了？左冷禅若能灭了魔教，在武林中已是唯我独尊之势，再要吞并武当，收拾少林，也未始不能。干办这些大事，那也不是全凭武功，更要紧的是凭着一股势头。兵败如山倒固然不错，腾势若潮涌也非奇事。”方证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令狐冲道：“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冲虚说道：“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令狐冲默然，一阵北风疾刮过来，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说道：“人生数十年，但贵适意，却又何苦如此？左冷禅要挑了魔教，要消灭崆峒、昆仑，要吞并少林、武当，不知将杀多少人，流多少血？”

冲虚双手一拍，说道：“照啊，咱三人身负重任，须得阻止左冷禅，不让他野心得逞，以免江湖之上，遍地血腥。”

令狐冲悚然道：“道长这等说，可令晚辈大是惶恐。晚辈见识浅陋，谨奉二位前辈教诲驱策。”

冲虚说道：“那日你率领群豪，赴少林寺迎接任大小姐，不损少林寺一草一木，方丈大师很承你的情。”令狐冲脸上微微一红，道：“晚辈胡闹，甚是性恐。”冲虚道：“你走了之后，左冷禅等人也分别告辞，我却又在少林寺中住了七日，和方丈大师日夜长谈，深以左冷禅的野心勃勃为忧。那日任我行使诡计占了方证大师的上风，左冷禅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来那也算不了什么，但武林中无知之徒不免会说：‘方证大师敌不过任我行，任我行又敌不过左冷禅……’”

令狐冲连连摇头，道：“不见得，不见得！”冲虚道：“我们都知不见得。可是经此一战，左冷禅的名头终究又响了不少，也增长了他的自负与野心。后来我们分别接到你老弟出任恒山派掌门的讯息，决定亲自上恒山来，一来是向老弟道贺，二来是商议这件大事。”

令狐冲道：“两位如此抬举，晚辈实不敢当。”

冲虚道：“那丁勉传来左冷禅的号令，说道三月十五，五岳剑派人众齐集嵩山，推举五岳派的掌门人。此举原早在方丈大师的意料之中，只是我们没想到左冷禅竟会如此性急。他说推举五岳派掌门人，倒似五岳剑派合而为一之事已成定局。其实，衡山莫大先生脾气怪僻，是不会附和左冷禅的。泰山天门道兄性子刚烈，也决计不肯屈居人下。令师岳先生外圆内方，对华山一派的道统看得极重，左冷禅要他取消华山派的名头，岳先生该会据理力争。只恒山一派，三位前辈师太先后圆寂，一众女弟子无力和左冷禅相抗，说不定就此屈服。岂知定闲师太竟能破除成规，将掌门人一席重任，交托在老弟手中。我和方丈师兄谈起定闲师太的胸襟远见，当真钦佩之极。她在身受重伤之际，仍能想到这一着，更是难得，足见定闲师太平素修为之高，直至寿终西归，始终灵台清明。只要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四派联手，不允并成五岳派，左冷禅为祸江湖的阴谋便不能得逞了。”

令狐冲道：“然而瞧丁勉今日前来传令的声势，似乎泰山、衡山、华山三派均已受了左冷禅的挟制。”冲虚点头道：“正是。令师岳先生的动向，也令方丈大师和贫道大惑不解。听说福州林家有一名子弟，拜在令师门下，是不是？”令狐冲道：“正是。这林师弟名叫林平之。”冲虚道：“他祖传有一部《辟邪剑谱》，江湖上传言已久，均说谱中所载剑法，威力极大，老弟想来必有所闻。”令狐冲道：“是。”当下将如何在福州向阳巷中寻到一件袈裟、如何嵩山派有人谋夺、自己如何受伤晕倒等情说了。

冲虚沉吟半晌，道：“按情理说，令师见到了这件袈裟，自会交给你林师弟。”

令狐冲道：“是。可是后来师妹却又向我追讨《辟邪剑谱》。其中疑难，实无法索解。晚辈蒙冤已久，那也不去理他，但辟邪剑法到底实情如何，要向二位前辈请教。”

冲虚向方证瞧了一眼，道：“方丈大师，其中原委，请你向令狐老弟解说吧。”

方证点了点头，说道：“令狐掌门，你可听到过《葵花宝典》的名字？”

令狐冲道：“曾听晚辈师父提起过，他老人家说，《葵花宝典》是武学中至高无上

的秘笈，可是失传已久，不知下落。后来晚辈又听任教主说，他曾将《葵花宝典》传给了东方不败，然则这部《葵花宝典》，目下是在日月教手中了。”方证摇头道：“日月教所得的残缺不全，并非原书。”令狐冲应道：“是。”心想武林中的重大隐秘之事，这两位前辈倘若不知，旁人更不会知道了，料来有一件武林大事，即将从方证大师口中透露出来。

方证抬起头来，望着天空悠悠飘过的白云，说道：“华山派当年有气宗、剑宗之分，一派分为两宗。华山派前辈，曾因此而大动干戈，自相残杀，这一节你是知道的？”令狐冲道：“是。只是我师父亦未详加教诲。”方证点头道：“本派中同室操戈，实非美事，是以岳先生不愿多谈。华山派所以有气宗、剑宗之分，据说便是因那部《葵花宝典》而起。”

他顿了一顿，缓缓说道：“这部《葵花宝典》，武林中向来都说，是前朝皇宫中一位宦官所著。”令狐冲道：“宦官？”冲虚道：“宦官就是太监。”令狐冲点头道：“嗯。”方证道：“至于这位前辈的姓名，已无可查考，以他这样一位大高手，为什么在皇宫中做太监，那更加谁也不知道了。至于宝典中所载的武功，却精深之极，三百余年来，始终没一人能据书练成。百余年前，这部宝典为福建泉州少林寺下院所得。其时泉州少林寺方丈红叶禅师，乃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了不起人物，依照他老人家的武功悟性，该当练成宝典上所载武功才是。但据他老人家的弟子说道，红叶禅师并未练成。更有人说，红叶禅师参究多所，直到逝世，始终就没起始修炼宝典中所载武功。”

令狐冲道：“说不定此外另有秘奥诀窍，却不载在书中，以致以红叶禅师这样的智慧之士，也难以全部领悟，甚至根本无从着手。”

方证大师点头道：“这也大有可能。老衲和冲虚道兄都无缘法见到宝典，否则虽不敢说修习，但看看其中到底是些什么高深莫测的文字，也是好的。”

冲虚微微一笑，道：“大师却动尘心了。咱们学武之人，不见到宝典则已，要是见到，定然会废寝忘食地研习参悟，结果不但误了清修，反而空惹一身烦恼。咱们没缘分见到，其实倒是福气。”

方证哈哈一笑，说道：“道兄说得是，老衲尘心不除，好生惭愧。”他转头又向令狐冲道：“据说华山派有两位师兄弟，曾到泉州少林寺作客，不知因何机缘，竟看到了这部《葵花宝典》。”

令狐冲心想：“《葵花宝典》既如此要紧，泉州少林寺自然秘不示人。华山派这两位前辈得能见到，定是偷看。方证大师说得客气，不提这个‘偷’字而已。”

方证又道：“其时匆匆之际，二人不及同时遍阅全书，当下二人分读，一个人读一半，后来回到华山，共同参悟研讨。不料二人将书中功夫一加印证，竟然年头不对马嘴，全然合不上来。二人都深信对方读错了书，只有自己所记才是对的。可是单凭自己所记得的一小半，却又不能依之照练。两个本来亲逾同胞骨肉的师兄弟，到后来竟变成了对头冤家。华山派分为气宗、剑宗，也就由此而起。”

令狐冲道：“这两位前辈师兄弟，想来便是岳肃和蔡子峰两位华山前辈了？”岳肃是华山气宗之祖，蔡子峰则是剑宗之祖。华山一派分为二宗，那是许多年前之事了。

方证道：“正是。岳蔡二位私阅《葵花宝典》之事，红叶禅师不久便即发觉。他

老人家知道这部宝典中所载武学不但博大精深，兼且凶险之极。据说最难的还是第一关，只消第一关能打通，以后倒也没什么了。天下武功都是循序渐进，越到后来越难。这《葵花宝典》最艰难之处却在第一步，修习时只要有半点岔错，立时非死即伤。当下派遣他的得意弟子渡元禅师前往华山，劝谕岳蔡二位，不可修习宝典中的武学。”

令狐冲道：“这门功夫竟是第一步最难，如无人指点，照书自练，定然凶险之极。但想来岳蔡二位前辈并未听从。”方证道：“其实那也怪不得岳蔡二人。想我辈学武之人，一旦得窥精深武学的秘奥，如何肯不修习？老衲出家修为数十载，一旦想到宝典的武学，也不免起了尘念，冲虚道兄适才以此见笑，何况是俗家武师？不料渡元禅师此一去，却又生出一番事来。”令狐冲道：“难道岳蔡二位，对渡元禅师有所不敬吗？”

方证摇头道：“那倒不是。渡元禅师上得华山，岳蔡二人对他好生相敬，承认私阅《葵花宝典》，一面深致歉意，一面却以经中所载武学向他请教。殊不知渡元禅师虽是红叶禅师的得意弟子，宝典中的武学却未蒙传授。只因红叶禅师自己也不大明白，自不能以之传授弟子，岳蔡二人只道他定然精通宝典中所载的学问，哪想得到其中另有原由。渡元禅师也不点明，听他们背诵经文，随口解释，心下却暗自记忆。渡元禅师武功本极高明，又是绝顶机智之人，听到一句经文，便以己意演绎几句，居然也说来头头是道。”

令狐冲道：“这样一来，渡元禅师反从岳蔡二位那里，得悉了宝典中的经文？”方证点头道：“不错。不过岳蔡二人所记的，本来便已不多，经过这么一转述，不免又打了折扣。据说渡元禅师在华山住了八日，这才作别，但从此却也没再回泉州少林寺去。”令狐冲奇道：“他不再回去？却到了何处？”方证道：“当时就没人得知了。不久红叶禅师就收到渡元禅师的一通书信，说道他凡心难抑，决意还俗，无面目再见师父云云。”令狐冲大为奇怪，心想此事当真出乎意料之外。

方证道：“由于这一件事，少林下院和华山派之间，便生了许多嫌隙，而华山弟子偷窥《葵花宝典》之事，也流传于外。过不多时，即有魔教十长老攻华山之举。”

令狐冲登时想起在思过崖后洞所见的骷髅，以及石壁上所刻的武功剑法，不禁“啊”的一声。方证道：“怎么？”令狐冲脸上一红，道：“打断了方丈的话题，恕罪则个。”

方证点了点头，说道：“算来那时候连你师父也还没出世呢。魔教十长老攻华山，便是想夺这部《葵花宝典》，其时华山派已与泰山、嵩山、恒山、衡山四派结成了五岳剑派，其余四派得讯便即来援。华山脚下一场大战，魔教十长老多数身受重伤，铩羽而去，但岳肃、蔡子峰两人均在这一役中毙命，而他二人所笔录的《葵花宝典》残本，也给魔教夺了去，因此这一仗的输赢却也难说得很。五年之后，魔教卷土重来。这一次十长老有备而来，对五岳剑派剑术中的精妙之处，都想好了破解之法。冲虚道兄与老衲推想，魔教十长老武功虽高，但要在短短五年之内，尽破五岳剑派的精妙剑招，多半也还是由于从《葵花宝典》中得到了好处。二次决斗，五岳剑派着实吃了大亏，高手耆宿，死伤惨重，五派许多精妙剑法从此失传湮没。只是那魔教十长老却也不得生离华山。想像那一场恶战，定是惨烈非凡。”

令狐冲道：“晚辈曾在华山思过崖的一个石洞之中，见到这魔教十长老的遗骨，又

见到石壁上刻下的若干题字。”冲虚道：“有这等事？题字中写些什么？”令狐冲道：“有十六个大字，写的是‘五岳剑派，无耻下流，比武不胜，暗算害人。’此外还有许多小字，都是咒骂五岳剑派卑鄙无赖，不要脸等等。”冲虚道：“华山派怎地容得这些诽谤的字迹留在石壁之上，这倒奇了。”令狐冲道：“这石洞是晚辈无意中发现的，旁人均不知道。”当下将如何发现这石洞的经过说了，又说那使斧之人以利斧开山数百丈，却只相差不到一尺，力尽而死，毅力可佩，而命运之蹇，着实令人可叹。

方证大师道：“使斧头的？难道是十长老中的‘大力神魔’范松？”令狐冲道：“正是！石壁上刻有一行字，说‘范松赵鹤破恒山派剑法于此’。”方证道：“赵鹤？他是十长老中的‘飞天神魔’。他是不是使雷震挡的？”令狐冲道：“这个晚辈却不知道，但石洞中地下，确有一具雷震挡。晚辈记得石壁上题字，破了华山派剑法的，是两个姓张的，叫什么张乘风、张乘云。”方证道：“果然不错，‘金猴神魔’张乘风，‘白猿神魔’张乘云，乃兄弟二人，据说所使兵刃是熟铜棍棒。”令狐冲道：“正是。石壁上图形，确是以棍棒破了我华山派的剑法，设想之奇，令人叹服。”

方证道：“从你所见者推想，似乎魔教十长老中了五岳剑派的埋伏，被诱入山洞之中，囚禁了起来，没法脱身。”令狐冲道：“晚辈也这么想，料想因此这些人心怀不平，既在石壁上刻字痛骂五岳剑派，又刻下破解五岳剑派的法门，好使后人得知，他们并非战败，只是误中机关而已。石壁上所刻华山派剑法，确是精妙非凡，我师父师娘似乎并不知晓。此中缘故，晚辈一直大惑不解，适才听了方丈大师述说往事，才知华山派前辈大都在此役中丧命，这些高招就此失传。恒山、泰山等四派想来也是这样。”冲虚道：“确是如此。”

令狐冲道：“在魔教十长老的骷髅之旁，还有好几柄长剑，却是五岳剑派的兵刃。”

方证出了一会神，道：“那就难以推想了，说不定是十长老从五岳剑派手中夺来的。你在后洞中所见，一直没跟人说起过？”令狐冲道：“晚辈发现了后洞中的奇事之后，变故迭生，一直没机缘向师父、师娘提起此事。风太师叔却早就知道了。”

方证点头道：“我方生师弟当年曾与风老前辈有数面之缘，颇受过他老人家的恩惠。方生师弟说道，你的剑法确是风老前辈嫡传。我们只道风老前辈当年在华山气宗两宗火并之后便已仙去，原来尚仍健在，实乃可喜。”

冲虚道：“当年武林中传说，华山两宗火并之时，风老前辈刚好在江南娶亲，得讯之后赶回华山，剑宗好手已伤亡殆尽，一败涂地。否则以他剑法之精，倘若参与斗剑，气宗无论如何不能占到上风。风老前辈随即发觉，江南娶亲云云，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他那岳丈暗中受了华山气宗之托，买了个妓女来冒充小姐，将他羁绊在江南。风老前辈重回江南岳家，他的假岳丈全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江湖上都说，风老前辈恼怒羞愧，就此自刎而死。”

方证连使眼色，要他住口。冲虚却装作并未会意，最后才道：“令狐掌门，贫道对风老前辈好生敬仰，决不敢揭他老人家的旧日隐私。今日所以重提此事，是盼你明白，英雄难过美人关，大丈夫一时误中奸计，那也算不了什么，只不可愈陷愈深。”

令狐冲知他其意所指，说的是盈盈，他言语中比喻不伦，不过总是一番好意，当下喟然不答，寻思：“风太师叔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过崖畔隐居，原来是忏悔前过，想

是他无面目见武林中同道，因此命我决计不可泄露他的行踪，又说从此不再见华山派之人。他一生遭遇极惨，数十年来孤单寂寞，待我大事一了，须得上思过崖去陪陪他说话解闷才是。我现下已不属华山派，去拜见他老人家，不算是违背嘱咐。”

三人说了半天话，太阳快下山了，照映得半天皆红。

方证道：“华山派岳肃、蔡子峰二人录到《葵花宝典》不久，便即为魔教十长老所杀，两人都来不及修习，宝典又给魔教夺了去。因此华山派中没人学到宝典中的丝毫武功。但两人由于所见宝典经文不同，在武学上重气、重剑的偏歧，却已分别跟门人弟子详细讲论过，华山派后来分为气剑两宗，同门相残，便种因于此。说这部宝典是不祥之物，也不为过。”冲虚点头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本来就是这个道理。”方证道：“魔教得到了岳蔡二人手录的宝典残本，恐怕也没什么得益。十长老惨死华山，那不必说了。令狐掌门说道，任教主将那宝典传给了东方不败。那么两人交恶，说不定也与这部手录本有关。其实这部手录本残缺不全，本上所录，只怕还不及林远图所悟。”

令狐冲问道：“林远图是谁？”方证道：“嗯，林远图便是你林师弟的曾祖，福威镖局的创办人，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镇慑群小的，便是他了。”令狐冲道：“这位林前辈，也曾得见《葵花宝典》吗？”方证道：“他便是渡元禅师，便是红叶禅师的弟子！”令狐冲身子一震，道：“原来如此。”方证道：“渡元禅师本来姓林，还俗之后，便复了本姓。”

令狐冲道：“原来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威震江湖的林前辈，便是这位渡元禅师，那真料想不到。”那天晚上衡山城外破庙中林震南临死时的情景，蓦地里涌上心头。

方证道：“渡元就是图远。这位前辈禅师还俗之后，复了原姓，却将他法名颠倒过来，取名为远图，后来娶妻生子，创立镖局，在江湖上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事业。这位林前辈立身甚正，吃的虽是镖局子饭，但行侠仗义，急人之难，他不在佛门，行的却是佛门之事。一个人只要心地好，心即是佛，是否出家，也没多大分别。红叶禅师当然不久即知，这林镖头便是他的得意弟子，但听说师徒之间，以后也没来往。”

令狐冲道：“这位林前辈从华山派岳蔡二位前辈口中，获知《葵花宝典》的精要，不知那《辟邪剑谱》又从何而来？而林家传下来的辟邪剑法，却又不甚高明？”

方证道：“辟邪剑法是从《葵花宝典》残本中悟出来的武功，两者系出同源，但都只得到了原来宝典的一小部分。”转头向冲虚道：“道兄，剑法之道，你是大行家，比我懂得多了，这中间的道理，你向令狐少侠说说。”

冲虚笑道：“你这么说，若非多年知己，老道可要怪你取笑我了。当今剑术之精，除了风老前辈，又有谁及得上令狐少侠？”方证道：“令狐少侠剑术虽精，剑道上的学问却远不及你。大家是自己人，无话不说，那也不用客气。”

冲虚叹道：“其实以老道之所知，与剑道中浩如烟海的学问相比，实只太仓一粟而已。将来也不知是否得有机缘拜见风老前辈，向他老人家请教疑难。”向令狐冲道：“今日林家的辟邪剑法平平无奇，而林远图前辈曾以此剑法威震江湖，却又绝不虚假。当年青城派掌门长青子，号称‘三峡以西剑法第一’，却也败在林前辈手下。今日青城派的剑法，可要比福威镖局的辟邪剑法强得太多，其中一定别有原因。这个道理，老

道已想了很久，其实，天下学剑之士，人人都曾想过这个道理。”

令狐冲道：“林师弟家破人亡，父母双双惨死，便是由于这个疑团难解而起？”

冲虚道：“正是。辟邪剑法的威名太甚，而林震南的武功太低，这中间的差别，自然而然令人推想，定然是林震南太蠢，学不到家传武功。进一步便想，倘若这剑谱落在我手中，定然可以学到当年林远图那辉煌显赫的剑法。老弟，百余年来以剑法驰名的，原不只林远图一人。但少林、武当、峨眉、昆仑、点苍、青城以及五岳剑派诸派，后代各有传人，旁人决计不会去打他们的主意。只因林震南武功低微，那好比一个三岁娃娃，手持黄金，在闹市之中行走，谁都会起心抢夺了。”

令狐冲道：“这位林远图前辈既是红叶禅师的高足，然则他在泉州少林寺中，早已学到了一身惊人武功，什么辟邪剑法，说不定只是他将少林派剑法略加变化而已，未必真的另有剑谱。”

冲虚道：“这么想的人，本来也是不少。不过辟邪剑法与少林派武功截然不同，任何学剑之士，一见便知。嘿嘿，起心抢夺剑谱的人虽多，终究还是青城矮子脸皮最老，第一个动手。可是余矮子脸皮虽厚，脑筋却笨，怎及得上令师岳先生不动声色，坐收巨利。”

令狐冲脸上变色，颤声道：“道长，你……你说什么？”

冲虚微微一笑，道：“那林平之拜入了你华山门下，《辟邪剑谱》自然跟着带进来了。听说岳先生有个独生爱女，也要许配你那林师弟，是不是？果然是深谋远虑。”

令狐冲初时听冲虚说“令师岳先生不动声色、坐收巨利”，辱及师尊，颇为气恼，待又听他说到师父“深谋远虑”，突然想起，那日师父派遣二师弟劳德诺乔装改扮，携带小师妹到福州城外开设酒店，当时不知师父用意，此刻想来，自是为了针对福威镖局。林震南武功平平，师父如此处心积虑，若说不是为了《辟邪剑谱》，又为了什么？只是师父所用的策略乃是巧取，不像余沧海和木高峰那样豪夺罢了。随即又想：“小师妹是个妙龄闺女，师父为什么要她抛头露面，去开设酒店？”想到这里，不由得心头涌起一阵寒意，突然省悟：“师父要将小师妹许配给林师弟，其实在他二人相见之前，早就有这安排了。”

方证和冲虚见他脸上阴晴不定，神气甚为难看，知他向来尊敬师父，这番话颇伤他心意。方证道：“这些言语，也只是老衲与冲虚道兄闲谈之时胡乱推测的。尊师为人方正，武林中向有君子之称。只怕我们是以小人之心，妄度君子之腹了。”冲虚微微一笑。

令狐冲心下一片混乱，只盼冲虚所言非实，但内心深处，却知他每句话说的都是实情，忽然又想：“是了，原来林远图前辈本是和尚，因此他向阳巷老宅之中，有一佛堂，而那剑谱又是写在袈裟上。猜想起来，他在华山与岳肃、蔡子峰两位前辈探讨《葵花宝典》，一字一句记在心里，当时他尚是禅师，到得晚上，便笔录在袈裟之上，以免遗忘。”

冲虚道：“时至今日，这部《葵花宝典》上所载的武学秘奥，魔教手中有一些，令师岳先生手上有一些。你林师弟既拜入华山派门下，左冷禅便千方百计地来找岳先生麻烦，用意显然有二：一是想杀了岳先生，便于他归并五岳剑派；其二自然是劫夺

《辟邪剑谱》了。”

令狐冲连连点头，说道：“道长推想甚至是。那宝典原书是在泉州少林寺，左冷禅可知道吗？倘若他得知此事，只怕更要去滋扰泉州少林寺。”

方证微笑道：“泉州少林寺中的《葵花宝典》早已毁了，那倒不足为虑。”令狐冲奇道：“毁了？”方证道：“红叶禅师临圆寂之时，如集门人弟子，说明这部宝典的前因后果，便即投入炉中火化，说道：‘这部武学秘笈精微奥妙，但其中许多关键之处，当年的撰作人并未能妥为参通解透，留下的难题太多，成其是第一关难过，不但难过，简直是不能过、不可过，流传后世，实非武林之福。’他有遗书写给嵩山本寺方丈，也说及了此事。”

令狐冲叹道：“这位红叶禅师前辈见识非凡。倘若世上从来就没有《葵花宝典》，这许许多多变故，也就不会发生了。”他心中想的是：“倘若没有《葵花宝典》，就没有辟邪剑法，师父就不会安排将小师妹许配给林师弟，林师弟不会投入华山派门下，也就不会遇见小师妹。”但转念又想：“可是我令狐冲浮滑无行，与旁门左道之士结交，又跟《葵花宝典》有什么干系了？男子汉大丈夫，自己种因，自己得果，不用怨天尤人。”

冲虚道：“下月十五，左冷禅召集五岳剑派齐集嵩山，推举掌门，令狐少侠有何高见？”令狐冲微笑道：“那有什么推举的？掌门之位，自然是非左冷禅莫属。”冲虚道：“令狐少侠便不反对吗？”令狐冲道：“他嵩山、泰山、衡山、华山四派早已商妥，我恒山派孤掌难鸣，纵然反对，也属枉然。恒山派既已不再听令于左冷禅，这嵩山之会那也不必去了。”

冲虚摇头道：“不然！泰山、衡山、华山三派，慑于嵩山派之威，不敢公然异议，容或有之，若说当真赞成并派，却为事理之所必无。”

方证道：“以老衲之见，五岳剑派唇齿相关，恒山一派绝难置身事外。这嵩山之会，少侠理应前往，而且一上来该反对五派合并，理正辞严，他嵩山派未必说得人心尽服。倘若五派合并之议终于成了定局，那么掌门人一席，便当以武功决定。少侠如全力施为，剑法上当可胜得过左冷禅，索性便将这掌门人之位抢在手中。”

令狐冲大吃一惊，道：“我……我……那怎么成？万万不能！”

冲虚道：“方丈大师和老道商议良久，均觉老弟是直性子人，随随便便，无可无不可，又跟魔教左道之士结交，你如做了五岳派掌门人，老实说，五岳派不免门规松弛，众弟子行为放纵，未必是武林之福……”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道长说得真对，要晚辈去管束别人，那如何能够？上梁不正下梁歪，令狐冲自己，便是个浮滑无行、好酒贪杯的浪子。”

冲虚道：“浮滑无行，为害不大，好酒贪杯更于人无损，野心勃勃，可害得人多了。老弟如做了五岳派掌门，第一，不会欺压五岳剑派的前辈耆宿与门人弟子；第二，不会大动干戈，想去灭了魔教，不会来吞并我们少林、武当；第三，大概吞并峨眉、昆仑诸派的兴致，老弟也不会太高。”方证微笑道：“冲虚道兄和老衲如此打算，虽说是为江湖同道造福，一半也是自私自利。”冲虚道：“打开天窗说亮话，老和尚、老道士来到恒山，一来是为老弟捧场，二来是为正邪双方万千同道请命。”方证合十道：“阿

弥陀佛！左冷禅倘若当上了五岳派掌门人，这杀劫一起，可不知伊于胡底了。”

令狐冲沉吟道：“两位前辈如此吩咐，令狐冲原不敢推辞。但两位明鉴，晚辈后生小子，这么一块糊涂材料，做这恒山掌门，已经狂妄之极，实是迫于无奈；如再想做五岳派掌门，势必给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齿。这三分自知之明，晚辈总还是有的。这么着，做五岳派掌门，晚辈万万不敢，但三月十五这一天，晚辈一定去嵩山大闹一场，说什么也要让左冷禅做不成五岳派掌门。令狐冲成事不足，捣捣乱或许还行。”

冲虚道：“一味捣乱，也不成话。届时倘若事势所逼，你非做掌门人不可，所谓当仁不让，可就推辞。”令狐冲只是摇头。

冲虚道：“你如不跟左冷禅抢，当然是他做掌门。那时五派归一，左掌门手操生杀之权，第一个自然来对付你。”令狐冲默然，叹了口气，说道：“那也无可奈何。”冲虚道：“就算你一走了之，他捉不到你，左冷禅对付你恒山派门下的弟子，却也不会客气。定闲师太交在你手上的这许多弟子，你便任由她们听凭左冷禅宰割么？”令狐冲伸手在栏杆一拍，大声道：“不能！”冲虚又道：“那时你师父、师娘、师弟、师妹，左冷禅一定也容他们不得。数年之间，他们一个个大祸临头，你也忍心不理吗？”

令狐冲心头一凛，不由得全身毛骨悚然，退后两步，向方证与冲虚二人深深作揖，说道：“多蒙二位前辈指点，否则令狐冲不自努力，贻累多人。”

方证、冲虚行礼作答。方证道：“三月十五，老衲与冲虚道兄率同本门弟子，前赴嵩山为令狐少侠助威。”冲虚道：“他嵩山派若有什么不轨异动，我们少林、武当两派自当出手制止。”

令狐冲大喜，说道：“得有二位前辈在场主持大局，谅那左冷禅也不敢胡作非为。”

三人计议已罢，虽觉前途多艰，但既有了成算，便觉宽怀。冲虚笑道：“咱们该回去了吧。新任掌门人陪着一个老和尚、一个老道士不知去了哪里，只怕大家已在担心了。”

三人转过身来，刚走得七八步，突然间同时停步。令狐冲喝道：“什么人？”他察觉天桥彼端传来多人的呼吸之声，显然悬空寺左首的灵龟阁中伏得有人。

他一声呼喝甫罢，只听得砰砰几声，灵龟阁的几扇窗户同时给人击飞，窗口露出十余枝长箭的箭头，对准了三人。便在此时，身后神蛇阁的窗门也为人击飞，窗口也有十余人弯弓搭箭，对准三人。

方证、冲虚、令狐冲三人均是当世武林中顶尖高手，虽然对准他们的强弓硬弩，自非寻常弓箭之可比，而伏在窗后的箭手料想也非庸手，但毕竟奈何不了三人。只是身处二阁之间的天桥上，下临万丈深渊，既不能纵跃而下，而天桥桥身窄仅数尺，亦无回旋余地，加之三人身上均未携带兵刃，猝遇变故，不禁都吃了一惊。

令狐冲身为主人，斜身闪过，挡在二人身前，喝道：“大胆鼠辈，怎地不敢现身？”

只听一人喝道：“射！”却见窗中射出十七八道黑色水箭。这些水箭竟是从箭头上射将出来，原来这些箭并非羽箭，而是装有机括的水枪，用以射水。水箭斜射向天，颜色乌黑，在夕阳反照之下，显得诡异之极。

令狐冲等三人跟着便觉奇臭冲鼻，既似腐烂的尸体，又似大批死鱼死虾，闻着忍不住便要作呕。十余道水箭射上天空，化作雨点，洒将下来，有些落上了天桥栏杆，

片刻之间，木栏杆上腐蚀出一个个小孔。方证和冲虚虽见多识广，却也从没见过这等猛烈的毒水。若是羽箭暗器，他三人手中虽无兵刃，也能以袍袖运气挡开，但这等遇物即烂的毒水，身上只须沾上一点一滴，只怕便腐烂至骨。二人对视一眼，都见到对方脸上变色，眼中微露惧意。要令这二大掌门眼中显露惧意，那可真难得之极了。

一阵毒水射过，窗后那人朗声说道：“这阵毒水是射向天空的，要是射向三位身上，那便如何？”只见十七八枝长箭慢慢斜下，又平平地指向三人。天桥长十余丈，左端与灵龟阁相连，右端与神蛇阁相连，双阁之中均伏有毒水机弩，要是两边机弩齐发，三人武功再高，也必难以逃生。

令狐冲听得这人的说话声音，微一凝思，便已记起，说道：“东方教主派人前来送礼，送的好礼！”

伏在灵龟阁中说话之人，正是东方不败派来送礼道贺的那个黄面尊者贾布。

贾布哈哈一笑，说道：“令狐公子好聪明，认出了在下口音。既是在下暗使卑鄙诡计，占到了上风，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令狐公子便暂且认输如何？”他把话说在头里，自称是“暗使卑鄙诡计”，倒免得令狐冲出言指责了。

令狐冲气运丹田，朗声长笑，山谷鸣响，说道：“我和少林、武当两位前辈在此闲谈，只道今日上山来的都是好朋友，没作防范的安排，可着了贾兄的道儿。此刻便不认输，也不可得了。”

贾布道：“如此甚好。东方教主素来尊敬武林前辈，看重后起之秀的少年英侠。何况任大小姐自幼在东方教主照料下长大，便如是东方教主的嫡亲侄女一般，便看在任大小姐面上，我们也不敢对令狐公子无礼。”

令狐冲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方证和冲虚当令狐冲和贾布对答之际，察看周遭情势，要寻觅空隙，冒险一击，但见前后水枪密密相对，僧道二人同时出手，当可扫除得十余枝水枪，但若耍一股尽歼，却万万不能，只须有一枝水枪留下发射毒水，三人便均难保性命。僧道二人对望了一眼，眼光中所示心意都是说：“不能轻举妄动。”

只听贾布又道：“既然令狐公子愿意认输，双方免伤和气，正合了在下心愿。我和上官兄弟下山之时，东方教主吩咐下来，要请公子和少林寺方丈、武当掌门道长，同赴黑木崖敕教总坛盘桓数日。此刻三位同在一起，那是再好不过，咱们便即起行如何？”

令狐冲又哼了一声，心想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己方三人只消一离开天桥，要制住贾布、上官云和他一干手下，自是易如反掌。

果然贾布跟着便道：“只不过三位武功太高，倘若行到中途，忽然改变主意，不愿去黑木崖了。我们可没法交差，吃罪不起，因此斗胆向三位借三只右手。”令狐冲道：“借三只右手？”贾布道：“正是，请三位各自砍下右臂，那我们就放心得多了。”

令狐冲哈哈一笑，说道：“原来如此。东方不败是怕了我们三人的武功剑术，因此布下了这圈套。只消我们砍下了自己右臂，使不了兵刃，他便高枕无忧了。”贾布道：“高枕无忧倒不见得。任我行少了令狐公子这样一位强援，便势孤力弱得多了。”令狐冲道：“阁下说话倒坦率得很。”

贾布道：“在下是真小人。”他提高嗓子说道：“方丈大师，掌门道长，两位是宁可舍却一臂呢，还是甘愿把性命拚在这里？”

冲虚道：“好！东方不败要借手臂，我们把手臂借给他便是。只是我们身上不带兵刃，要割手臂，却有些难。”

他这个“难”字刚脱口，窗口中寒光一闪，一个钢圈掷了出来。这钢圈直径近尺，边缘锋利，圈中有一横条作为把手，乃是外门的短打兵刃，若有一对，便是“乾坤圈”之类了。令狐冲站在最前，伸手一抄，接了过来，不由得微微苦笑，心想这贾布也真工于心计，这钢圈外缘锋利如刀，一转之下，便可割断手臂，但不论舞得如何迅捷，总因兵刃太短，没法挡开飞射过来的水箭。

贾布厉声喝道：“既已答应，快快下手！别要拖延时刻，妄图救兵到来。我叫一、二、三！若不断臂，毒水齐发。一！”

令狐冲低声道：“我向前急冲，两位跟在我身后！”冲虚道：“不可！”

贾布道：“二！”

令狐冲左手将钢圈一举，心想：“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是我恒山客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二位受到伤害。他‘三’字一叫出口，我掷出钢圈，舞动袍袖冲上，只要毒水都射在我身上，他二位便有机会乘隙脱身。”只听得贾布叫道：“大家预备，我要叫‘三’了！”

忽听得灵龟阁屋顶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喝道：“且慢！”跟着便似有一团绿云再再从阁顶飘落，挡在令狐冲身前，正是盈盈。

令狐冲急叫：“盈盈，退后！”盈盈反过左手，在身后摇了摇，叫道：“贾叔叔，黄面尊者在江湖上好响的万儿，怎地干起这等没出息的勾当来啦！”贾布道：“这个……大小姐，你……退开，别蹚浑水。”盈盈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来着？东方叔叔叫你上官叔叔来送礼给我，你怎地受了嵩山派左冷禅的贿赂，竟来对恒山派掌门无礼？”贾布道：“谁说 I 受了左冷禅的贿赂？我奉有东方教主密令，捉拿令狐冲送交总坛。”

盈盈道：“你胡说八道。教主的黑木令在此。教主有令：贾布密谋不轨，一体教众见之即行擒拿格杀，重重有赏！”说着右手高高举起，手中果然是一根黑木令牌。

贾布大怒，喝道：“放箭！”盈盈道：“东方教主叫你杀我吗？”贾布道：“你违抗教主令旨……”盈盈叫道：“上官叔叔，你将叛徒贾布拿下，你便升作青龙堂长老。”

上官云自负武功较贾布为高，入教资历也较他为深，但贾布是青龙堂长老，自己是白虎堂长老，排名反在其下，本来就对贾布颇有心病，听得盈盈的呼唤，不禁迟疑。盈盈是前任教主之女，现下任教主重入江湖，谋复教主之位，东方教主虽向来对这位任大小姐尊重有加，今后却势必不同，但要他指挥部属向盈盈发射毒水，却万万不能。

贾布又叫：“放箭！”但他那些部属一直视盈盈有若天神，又见她手中持有黑木令，如何敢对她无礼？

正僵持间，灵龟阁下忽然有人叫道：“火起，火起！”红光闪动，黑烟冲上，正是楼阁底下着了火。盈盈大声叫道：“贾布，你好狠心，干吗放火想烧死你的老部下？”贾布怒道：“胡说八……”

盈盈叫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日月神教教众，东方教主有令：快下去救火！”

说着向前疾冲。令狐冲、方证、冲虚三人乘势奔前。盈盈叫的是本教切口，加之阁下火起，混乱中诸教众只一呆，令狐冲等三人便已横越半截飞桥，破窗入阁。

三人冲入阁内，毒水机弩即已无所施其技。令狐冲抢到真武大帝座前，提起一只烛台，右臂一振，蜡烛飞出。他知道毒水实在太过厉害，只须身上溅到一点，那便后患无穷，眼见方证、冲虚二人掌劈足踢，下手毫不留情，霎时间已料理了七八人，他提起烛台当剑使，手臂一抬便刺入了一人咽喉，顷刻间杀了六人。

贾布与上官云这次来到恒山，共携带四十口箱子，每口箱子两人扛抬，一共有八十名汉子。这八十人都是日月教中的得力教众，武功均颇了得。四十人分布悬空寺四周，其余四十人便取出暗藏在身的机弩，分自神蛇阁、灵龟阁中出袭。令狐冲等三人片刻之间，将贾布手下的二十人屠戮干净，毒水机弩散了一地。

贾布手持一对判官笔，和盈盈手中一长一短的双剑斗得甚紧。

令狐冲和盈盈交往，初时是闻其声而不见其人，随后是见其威慑群豪而不知其所由，感其深情而不知其所踪。当日她手杀少林弟子，力斗方生大师，令狐冲也只是见其影而不见其形，直至今刻，才初次正面见到她与人相斗。但见她身形轻灵，倏来倏往，剑招攻人，出手诡奇，长短剑或虚或实，极尽飘忽，虽然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便在眼前，令狐冲心中，仍觉得飘飘缈缈，如烟如雾。

贾布所使的一对判官笔分量极重，挥舞之际，发出有似钢鞭、铁铜般声息。盈盈的双剑始终不和他判官笔相碰。贾布每一招都是笔尖指向盈盈身上各处大穴，但总是差之毫厘。

方证大师喝道：“孽障，还不撤下兵刃就擒？”

贾布眼见今日之势已有死无生，双笔归一，疾向盈盈喉头戳去。令狐冲一惊，生怕盈盈避不开这招，手中烛台刺出，嗤嗤两声，刺在贾布双手腕脉之上。贾布手指无力，判官笔脱手，双掌上挥，和身向令狐冲扑来。

方证大师斜刺里穿上，一举臂，两只手掌将他双掌拿住了。贾布使力挣扎，没法脱出对方手掌，当即飞起左腿，踢向方证下阴，招式毒辣。方证叹一口气，双手一送，贾布向外直飞，穿门而出。只听得叫声惨厉，越叫越远，跌入翠屏山外深谷之中。

令狐冲向盈盈一笑，说道：“亏得你来相救！”

盈盈微笑道：“总算及时赶到！”纵声叫道：“扑熄了火！”阁下有人应道：“是！”原来楼阁下起火，是以硫磺硝石之属烧着茅草，用以扰乱贾布心神，并非真的起火。

盈盈走到窗口，向对面神蛇阁叫道：“上官叔叔，贾布抗命，自取其祸，你率领部属下阁来吧，我不跟你为难。”上官云道：“大小姐，你可得言而有信。”盈盈道：“我向本教历代神魔发誓，只消上官云听我号令，今后我决不加害于他。若违此誓，给三尸虫嚼食脑髓而死。”这是日月教最重的毒誓，上官云一听，便即放心，率领二十名部属下阁。

令狐冲等四人走下灵龟阁，只见老头子、祖千秋等数十人已候在阁下。令狐冲问盈盈道：“你怎知贾布他们前来偷袭？”盈盈道：“东方不败哪有这等好心，会诚心来给你送礼？我初时还道四十口箱子之中藏着什么诡计，后来见贾布鬼鬼祟祟，领着人到这边来，我起了疑心，带老先生他们一起过来瞧瞧。那些守在翠屏山下的饭桶居

然不许我们上山，一下子便露出了马脚。”老头子、祖千秋尽皆大笑。上官云低下了头，脸上深有惭色。

令狐冲叹道：“我这恒山派掌门第一天上任，也便露出了马脚，糊涂无能！明知东方不败派人前来决无善意，却也不加防范。令狐冲死了，那是活该，倘若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竟也遭到奸人暗算……唉！”说着不住摇头。

盈盈道：“上官叔叔，今后你是跟我呢，还是跟东方不败？”上官云脸上变色，在这顷刻之间，要他决定背叛东方教主，那可为难之极。

盈盈道：“神教十长老之中，已有六人服了我爹爹给他们的三尸脑神丹。这一颗丹丸，你服是不服？”说着伸出手掌，一颗殷红的药丸，在她手中滴溜溜地打转。上官云颤声道：“大小姐，你说本教十大长老之中，已有六位长老……六位长老……”盈盈道：“不错，你从未跟过我爹爹办事，这几年跟随东方不败，并不算是背叛我爹爹。你若能弃暗投明，我固然定当借重，我爹爹自也另眼相看。”

上官云向四周一瞧，心想：“我若不投降，眼见便得命丧当场，既然十长老中已有六人归顺了任教主，大势所趋，我上官云也不能独自向东方教主效忠。”当即上前，从盈盈掌上取过三尸脑神丹，咽入腹中，说道：“上官云蒙大小姐不杀之恩，今后奉命驱使，不敢有违。”一面说，一面躬身行礼。盈盈笑道：“今后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如此多礼。你手下这些兄弟，自然也跟着你吧？”

上官云转头向二十名部属瞧去。那些汉子见首领已降，且已服了三尸脑神丹，当即向盈盈拜伏于地，说道：“愿听圣姑差遣，万死不辞。”

这时群豪已扑熄了火，见盈盈收服上官云，尽皆庆贺。上官云在日月教中武功既高，职位又尊，归降盈盈，于任我行夺回教主之事自必助力甚大。

方证和冲虚见事已平息，当即告辞下山。令狐冲送出数里，这才互道珍重而别。

盈盈与令狐冲并肩缓缓回见性峰来，说道：“东方不败此人行事阴险毒辣，适才你已亲见。我爹爹和向大哥刻下正在向教中故旧游说，要他们重投旧主。欣然顺服的最好，不肯归降的便一一解决，以削弱东方不败的势力。东方不败这当儿也已展开反攻，他派遣贾布和上官云来向你下手，便是一着极厉害的棋子。只因我爹爹和向大哥行踪隐秘，东方不败没法找到他们，若能伤害了你，我……我……”说到这里，脸上微微一红，转过了头。

其时暮色苍茫，晚风吹动她柔发，从后脑向双颊边飘起。令狐冲见到她雪白的后颈，心中一荡，寻思：“她对我一往情深，天下皆知，连东方不败也想到要擒拿了我，向她要胁，再以此要胁她爹爹。适才悬空寺天桥之上，她明知毒水中人即死，却挡在我身前，唯恐我受伤。有妻如此，令狐冲复有何求？”伸出双臂，便往她腰中抱去。

盈盈嗤的一笑，身子微侧，令狐冲便抱了个空。他剑法虽精，内力虽厚，但于拳脚、擒拿、轻身等功夫，却差得远了。盈盈笑道：“一派掌门大宗师，如此没规没矩吗？”

令狐冲笑道：“普天下掌门人之中，以恒山派掌门最为莫名其妙，贻笑大方了。”

盈盈正色道：“你为什么这样说？连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对你也礼敬有加，还有谁敢瞧你不起？你师父将你逐出华山门墙，你可别老将这件事放在心头，自觉愧对于

人。”

盈盈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令狐冲的心事，他生性虽然豁达，但于被逐出师门之事，却一直既惭愧又痛心，不由得长叹一声，低下了头。

盈盈拉住他手，说道：“你身为恒山掌门，已于天下英雄之前扬眉吐气。恒山华山两派向来齐名，难道堂堂恒山派掌门，还及不上一个华山派的弟子吗？”令狐冲道：“多谢你相劝。只是我总觉做尼姑头儿，有点儿尴尬可笑。”盈盈道：“今日已有近千名英雄好汉投入恒山派麾下，五岳剑派之中，说到声势之盛，只嵩山派尚可跟你较量一下，泰山、衡山、华山三派，又怎及得上你？”

令狐冲道：“这件大事，我还没谢你呢。”盈盈微笑道：“谢什么？”令狐冲道：“你怕我做尼姑头儿不大体面光彩，于是派遣手下好汉，投归恒山。若不是圣姑有令，这些放荡不羁、桀傲不驯的江湖朋友，怎肯来做大小尼姑的同门？来乖乖地受我约束？”盈盈抿嘴一笑，说道：“那也未必尽然，你做他们的盟主，攻打少林寺，大伙儿都很服你呢。”

两人谈谈说说，离主庵已近，隐隐听到群豪笑语喧哗。盈盈停步道：“咱们暂且分手，等爹爹大事已定，我再来看你。”

令狐冲胸口突然一热，说道：“你去黑木崖吗？”盈盈道：“是。”令狐冲道：“我和你同去。”盈盈目光中放出十足喜悦的光彩，却缓缓摇头。

令狐冲道：“你不要我同去？”盈盈道：“你今天刚做恒山派掌门，便和我一起去办日月教的事。虽说恒山派新掌门行事令人莫测高深，但这样干，总未免过分些吧？”令狐冲道：“对付东方不败，那是艰危之极的事，我难道能置身事外，忍心你去涉险？”盈盈道：“那些江湖汉子住在恒山别院之中，难保他们不向恒山派的姑娘罗唆。”令狐冲道：“只须你去传个号令，谅他们便有天大胆子，再也不敢。”

盈盈道：“好，你肯和我同去，我代爹爹多谢了。”令狐冲笑道：“咱二人你谢我、我谢你的，干吗这样客气？”盈盈嫣然一笑，道：“以后我对你不客气，可别怪我。”

走了一阵，盈盈道：“我爹爹说过，你既不允入教，他去夺回教主之事，便不能要你相助，可是……可是……”说着红晕上脸。令狐冲道：“我虽不属日月神教，跟你却是生死与共。就算你爹爹要撵我走，我也是厚了脸皮，死赖活挨。”盈盈微笑道：“我爹爹得你相助，心中也一定挺欢喜的。”

二人回到见性峰上，分别向众弟子吩咐。令狐冲命诸弟子勤练武功，说自己要送盈盈一程，办完事后，即行回山。盈盈则叮嘱群豪，过了今天之后，若是有人踏上见性峰一步，上左足砍左足，上右足砍右足，双足都上便两腿齐砍。

次日清晨，令狐冲和盈盈跟众人别过，带同上官云及二十名教众，向黑木崖进发。

黑木崖是在河北境内，由恒山而东，不一日到了平定州。令狐冲和盈盈一路都分别坐在两辆大车之中，车帷低垂，以防为东方不败的耳目知觉。当晚盈盈和令狐冲在平定客店之中歇宿。该地和日月神教总坛相去不远，城中颇多教众来往，上官云派遣四名得力部属，在客店前后把守，不许闲杂人等行近。

晚膳之时，盈盈陪着令狐冲小酌。店房中火盆里的熊熊火光映在盈盈脸上，更增娇艳。

令狐冲喝了几杯酒，说道：“你爹爹那日在少林寺中，说道他于当世豪杰之中，佩服三个半人，其中以东方不败居首。此人既能从你爹爹手中夺得教主之位，自然是个才智极高之士。江湖上又向来传言，天下武功以东方不败为第一，不知此言真假如何？”

盈盈道：“东方不败这厮富于机智，极工心计，那不必说了。武功到底如何，我却不大了然，近几年来我极少见到他面。”

令狐冲点头道：“近几年你在洛阳城中绿竹巷住，自是少见他面。”盈盈道：“那倒也不尽然。我虽在洛阳城，每年总回黑木崖一两次，但回到黑木崖，往往也见不着东方不败。听教中长老说，这些年来，越来越难见到教主。”令狐冲道：“身居高位之人，往往装神弄鬼，令人不易见到，以示与众不同。”盈盈道：“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我猜想他是在苦练《葵花宝典》上的功夫，不愿教中事务打扰他心神。”令狐冲道：“你爹爹曾说，当年他日夕苦思‘吸星大法’中融合异种真气之法，不理教务，这才让东方不败篡夺了权位。难道东方不败又来重蹈覆辙么？”

盈盈道：“东方不败自从不亲教务之后，这些年来，教中事务，尽归那姓杨的小子大权独揽了。这小子不会夺东方不败的权，重蹈覆辙之举，倒决不至于。”令狐冲道：“姓杨的小子？那是谁啊？怎地我从来没听说过？”盈盈脸上忽现忸怩之色，微笑道：“说起来没的污了口。教中知情之人，谁也不提；教外之人，谁也不知。你自然不会听到了。”

令狐冲好奇之心大起，道：“好妹子，你便说给我听听。”盈盈道：“那姓杨的叫做杨莲亭，只二十来岁年纪，武功既低，又没办事才干，但近来东方不败却对他宠信得很，当真莫名其妙。”说到这里，脸上一红，嘴角微斜，显得甚是鄙夷。

令狐冲恍然道：“啊，这姓杨的是东方不败的男宠了。原来东方不败虽是英雄豪杰，却喜欢……喜欢变童。”

盈盈道：“别说啦，我不懂东方不败搞什么鬼。总之他把什么事儿都交给杨莲亭去办，教里很多兄弟都害在这姓杨的手上，当真该杀……”

突然之间，窗外有人笑道：“这话错了，咱们该得多谢杨莲亭才是。”

盈盈喜叫：“爹爹！”快步过去开门。

任我行和向问天走进房来。二人都穿着庄稼汉衣衫，头上破毡帽遮住了大半张脸，若非听到声音，当真见了面也认不出来。令狐冲上前拜见，命店小二重整杯筷，再加酒菜。

任我行精神勃勃，意气风发，说道：“这些日子来，我和向兄弟联络教中旧人，竟出乎意料之外的顺利。十个中倒有八个不胜之喜，均说东方不败近年来倒行逆施，已近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尤其那杨莲亭，本来不过是神教中一个无名小卒，只因巴结上东方不败，大权在手，作威作福，将教中不少功臣斥革的斥革，害死的害死。若不是限于教中严规，早已有人起来造反了。那姓杨的帮着咱们干了这桩大事，岂不是须得多谢他才是。”

盈盈道：“正是。”又问：“爹爹，你们怎知我们到了？”

任我行笑道：“向兄弟和上官云打了一架，后来才知他已归降了你。”盈盈道：“向

叔叔，你没伤到他吧？”向问天微笑道：“要伤到上官雕侠，可也真不容易。”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外面嘘溜溜、嘘溜溜的哨子声响，静夜中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盈盈道：“难道东方不败知道我们到了？”转向令狐冲解说：“这哨声是教中捉拿刺客、叛徒的讯号，本教教众一闻讯号，便当一体戒备，奋勇拿人。”

过了片刻，听得四匹马从长街上奔驰而过，马上乘者大声传令：“教主有令：风雷堂长老童百熊勾结敌人，谋叛本教，立即擒拿归坛，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盈盈失声道：“童伯伯！那怎么会？”只听得马蹄声渐远，号令一路传了下去。瞧这声势，日月教在这一带嚣张得很，简直没把地方官放在眼里。

任我行道：“东方不败消息倒也灵通，咱们前天刚和童老会过面。”盈盈吁了口气，道：“童伯伯也答应帮咱们？”任我行摇头道：“他怎肯背叛东方不败？我和向兄弟二人跟他剖析利害，说了半天，最后童老说道：‘我和东方兄弟是过命的交情，两位不是不知，今日跟我说这些话，那分明是瞧不起童百熊，把我当做了是出卖朋友之人。东方教主近来受小人之惑，的确干了不少错事。但就算他身败名裂，我姓童的也决不做半件对不起他的事。姓童的不是两位敌手，要杀要剐，便请动手。’这位童老，果然是老姜越老越辣。”

令狐冲赞道：“好汉子！”

盈盈道：“他既不答应帮咱们，东方不败又怎地要拿他？”

向问天道：“这就叫做倒行逆施了。东方不败年纪没怎么老，行事却已颠三倒四。像童老这么对他忠心耿耿的好朋友，普天下又哪里找去？”

任我行拍手笑道：“连童老这样的人物，东方不败竟也和他翻脸，咱们大事必成！来，干一杯！”四个人一齐举杯喝干。

盈盈向令狐冲道：“这位童伯伯是本教元老，昔年曾立有大功，教中上下，人人对他甚为尊敬。他向来和爹爹不和，跟东方不败却交情极好。按情理说，他便犯了再大的过失，东方不败也决不会难为他。”

任我行兴高采烈，说道：“东方不败捉拿童百熊，黑木崖上自是吵翻了天，咱们乘这时候上崖，当真最好不过。”向问天道：“咱们请上官兄弟一起来商议商议。”任我行点头道：“甚好。”向问天转身出房，随即和上官云一起进来。

上官云一见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礼，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来听说你是个不爱说话的硬汉子，怎地今日初次见面，却说这等话？”上官云一楞，道：“属下不明，请教主指点。”

盈盈道：“爹爹，你听上官叔叔说‘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觉得这句话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

盈盈微笑道：“这是东方不败想出来的玩意儿，他要下属众人见到他时，都说这句话，就是他不在于跟前，教中兄弟们互相见面之时，也须这么说。那还是不久之前搞的花样。上官叔叔说惯了，对你也这么说了。”

任我行点头道：“原来如此。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倒想得挺美！然而又非神仙，哪有千秋万载的事？上官兄弟，听说东方不败下了令要捉拿童老，料想黑木崖上甚是

混乱，咱们今晚便上崖去，你说如何？”

上官云道：“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

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地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阵腔烂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盈盈笑道：“爹爹，咱们要混上黑木崖去，第一自须易容改装，别给人认了出来，可是更要紧的，却得学会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否则你开口便错。”任我行道：“什么叫做黑木崖上的切口？”盈盈道：“上官叔叔说的什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什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等，便是近年来在黑木崖上流行的切口。这一套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任我行道：“你见到东方不败之时，也说这些狗屁吗？”盈盈道：“身在黑木崖上，不说又有什么法子？女儿所以常在洛阳城中住，便是听不得这些叫人生气的言语。”

任我行道：“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上官云道：“是。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明如日月，光照天下，属下自当凛遵。”

盈盈抿着嘴，不敢笑出声来。

任我行道：“你说咱们该如何上崖才好？”上官云道：“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教主座前，属下如何敢参末议？”任我行皱眉道：“东方不败会商教中大事之时，也没人敢发一言吗？”盈盈道：“东方不败才智超群，别人原不及他的见识。就算有人想到什么话，那也是谁都不敢乱说，免遭飞来横祸。”

任我行道：“原来如此。那很好，好极了！上官兄弟，东方不败命你去捉拿令狐冲，当时如何指示？”上官云道：“他说捉到令狐大侠，重重有赏，捉拿不到，提头来见。”任我行笑道：“很好，你就绑了令狐冲去领赏。”

上官云退了一步，脸上大有惊惶之色，说道：“令狐大侠是教主爱将，有大功于本教，属下何敢得罪？”任我行笑道：“东方不败的居处，甚是难上，你绑缚了令狐冲去黑木崖，他定要传见。”

盈盈笑道：“此计大妙，咱们便扮作上官叔叔的下属，一同去见东方不败。只要见到他面，大伙儿抽兵刃齐上，凭他武功再高，总是双拳难敌四手。”向问天道：“令狐兄弟最好假装身受重伤，手足上绑了布带，染些血迹，咱们几个人用担架抬着他，一来好叫东方不败不防，二来担架之中可暗藏兵器。”任我行道：“甚好，甚好！”

只听得长街彼端传来马蹄声响，有人大呼：“拿到风雷堂主了，拿到风雷堂主了！”

盈盈向令狐冲招了招手。两人走到客店大门后，只见数十人骑在马上，高举火把，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疾驰而过。那老者须发俱白，满脸是血，当是经过一番剧斗。他双手给绑在背后，双目炯炯，如要喷出火来，显是心中愤怒已极。盈盈低声道：“以前，东方不败见到童伯伯时，熊兄长，熊兄短，亲热之极，哪想到今日竟会反脸无情。”

过不多时，上官云取来了担架等物。盈盈将令狐冲的左臂用白布包扎了，吊在他头颈之中，宰了口羊，将羊血洒得他满身都是。任我行和向问天都换上教中兄弟的衣

服，盈盈也换上男装，涂黑了脸。各人饱餐之后，带同上官云的部属，向黑木崖进发。

离平定州西北四十余里，山石殷红如血，一片长滩，水流湍急，那便是有名的猩猩滩。更向北行，两边石壁如墙，中间仅有一道宽约五尺的石道。一路上日月教教众把守严密，但一见到上官云，都十分恭谨。一行人经过三处山道，来到一处水滩之前，上官云放出响箭，对岸摇过来三艘小船，将一行人接了过去。令狐冲暗想：“日月教数百年基业，果然非同小可。若不是上官云做了内应，咱们要从外攻入，那是谈何容易？”

到得对岸，一路上山，道路陡峭。上官云等在过渡之时便已弃马不乘，一行人在松柴火把照耀下徒步上坡。盈盈守在担架之侧，手持双剑，全神监视。这一路上山，地势极险，抬担架之人倘若拚着性命不要，将担架往万丈深谷中一抛，令狐冲不免命丧宵小之手。

到得总坛时天尚未明，上官云命人向东方不败急报，说道奉行教主令旨，已成功而归。过了一会，半空中银铃声响，上官云立即站起，恭恭敬敬地等候。

盈盈拉了任我行一把，低声道：“教主令旨到，快站起来。”任我行当即站起，放眼瞧去，只见总坛中一千教众在这刹那间突然都站在原地不动，便似中邪着魔一般。

银铃声从高而下地响将下来，十分迅速，铃声止歇不久，一名身穿黄衣的教徒走进来，双手展开一幅黄布，读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东方令曰：贾布、上官云遵奉令旨，成功而归，殊堪嘉尚，着即带同俘虏，上崖进见。”

上官云躬身道：“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令狐冲见了这情景，暗暗好笑：“这不是戏台上太监宣读圣旨吗？”

只听上官云大声道：“教主赐属下进见，大恩大德，永不敢忘。”他属下众人一齐说道：“教主赐属下进见，大恩大德，永不敢忘。”

任我行、向问天等随着众人动动嘴巴，肚中暗暗咒骂。

一行人沿着石级上崖，经过了三道铁门，每一处铁闸之前，均有人喝问当晚口令，检查腰牌。到得一道大石门前，只见两旁刻着两行大字，右首是“文成武德”，左首是“仁义英明”，横额上刻着“日月光明”四个大红字。

过了石门，只见地下放着一只大竹篓，足可装得十来石米。上官云喝道：“把俘虏抬进去。”和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弯腰抬了担架，跨进竹篓。

铜锣三响，竹篓缓缓升高。原来上有绞索绞盘，将竹篓绞了上去。

竹篓不住上升，令狐冲抬头上望，只见头顶有数点火星，这黑木崖着实高得厉害。盈盈伸出右手，握住了他左手。黑夜之中，仍可见到一片片轻云从头顶飘过，再过一会，身入云雾，俯视篓底，但见黑沉沉的一片，连灯火也望不到了。

过了良久，竹篓才停。上官云等抬着令狐冲踏出竹篓，向左走了数丈，又抬进了另一只竹篓，原来崖顶太高，中间有三处绞盘，共分四次才绞到崖顶。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住得这样高，属下教众要见他一面自是极难。”

好容易到得崖顶，太阳已高高升起。日光从东射来，照上一座汉白玉的巨大牌楼，牌楼上四个金色大字“泽被苍生”，在阳光下发出闪闪金光，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这副排场，武林中确实无人能及。少林、嵩山，俱不能

望其项背，华山、恒山，那更差得远了。他胸中大有学问，可不是寻常的草莽英雄。”任我行轻声道：“泽被苍生，哼！”

上官云朗声叫道：“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奉教主之命，前来进谒。”

右首一间小石屋中出来四人，都身穿紫袍，走了过来。为首一人道：“恭喜上官长老立了大功，贾长老怎地没来？”上官云道：“贾长老力战殉难，已报答了教主的大恩。”那人道：“原来如此，然则上官长老立时便可升级了。”上官云道：“若蒙教主提拔，决不敢忘了老兄的好处。”那人听他答应行贿，眉花眼笑地道：“我们可先谢谢你啦！”他向令狐冲瞧了一眼，笑道：“任大小姐瞧中的，便是这小子吗？我还道是潘安宋玉一般的容貌，原来也不过如此。青龙堂上官长老，请这边走。”上官云道：“教主还没提拔我，可别叫得太早了，倘若传进了教主和杨总管耳中，可吃罪不起。”那人伸了伸舌头，当先领路。

从牌楼到大门之前，是一条笔直的石板大路。进得大门后，另有两名紫衣人将五人引入后厅，说道：“杨总管要见你，你在这里等着。”上官云道：“是！”垂手而立。

过了良久，那“杨总管”始终没出来，上官云一直站着，不敢就座。令狐冲寻思：“这上官长老在教中职位着实不低，可是上得崖来，人人没将他放在眼里，倒似一个厮养侍仆也比他威风些。那杨总管是什么人？多半便是那杨莲亭了，原来他只是个总管，那是打理杂务琐事的仆役头儿，可是日月教的白虎堂长老，竟要恭恭敬敬地站着，静候他到来。东方不败当真欺人太甚！”

又过良久，才听得脚步声响，步声显得这人下盘虚浮，无甚内功。一声咳嗽，屏风后转出一个人来。令狐冲斜眼瞧去，只见这人三十岁不到年纪，穿一件枣红色缎面皮袍，身形魁梧，满脸虬髯，形貌极为雄健威武。

令狐冲寻思：“盈盈说东方不败对此人甚是宠信，又说二人之间关系暧昧。我总道是个姑娘般的美男子，哪知竟是个彪形大汉，可大出意料之外了。难道他不是杨莲亭？”

只听这人说道：“上官长老，你大功告成，擒了令狐冲而来，教主极是欢喜。”声音低沉，甚为悦耳动听。

上官云躬身道：“那是托赖教主的洪福，杨总管事先的详细指点，属下只是遵照教主的令旨行事而已。”

令狐冲心下暗暗称奇：“这人果然便是杨莲亭！”

杨莲亭走到担架旁，向令狐冲脸上瞧去。令狐冲目光散涣，嘴巴微张，装得一副身受重伤后的痴呆模样。杨莲亭道：“这人死样活气的，当真便是令狐冲，你可没弄错？”

上官云道：“属下亲眼见到他接任恒山派掌门，并没弄错。只是他给贾长老点了三下重穴，又中了属下两掌，受伤甚重，一年半载之内，只怕不易复原。”杨莲亭笑道：“你将任大小姐的心上人打成这副模样，小心她找你拚命。”上官云道：“属下忠于教主，旁人的好恶也顾不得了。若得能为尽忠于教主而死，那是属下毕生之愿。”

杨莲亭道：“很好。你这番忠心，我必告知教主知道，教主定然重重有赏。风雷堂堂主背叛教主，犯上作乱之事，想来你已经知道了？”上官云道：“属下不知其详，正

要向总管请教。教主和总管若有差遣，属下奉命便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杨莲亭在椅中一坐，叹了口气，说道：“童百熊这老儿，平日仗着教主善待于他，一直倚老卖老，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近年来他暗中营私结党，阴谋造反，我早已瞧出不妥，哪知他越来越无法无天，竟然去和反教大逆任我行勾结，真正岂有此理。”

上官云道：“他竟去和那……那姓任的勾结吗？”话声发颤，显然大为震惊。

杨莲亭道：“上官长老，你为什么怕得这样厉害？那任我行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之徒，教主昔年便将他玩弄于掌心之中，摆布得他服服贴贴。只因教主开恩，才容他活到今日。他不来黑木崖便罢，倘若胆敢到来，还不是像宰鸡一般地宰了。”上官云道：“是，是。只不知童百熊如何暗中和他勾结？”杨莲亭道：“童百熊和任我行偷偷相会，长谈了几个时辰，还有一名反教的大叛徒向问天在侧。那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跟任我行、向问天这两个大叛徒有什么好谈的？那自是密谋反叛教主了。童百熊回到黑木崖来，我问他有无此事，他竟然一口认了！”上官云道：“他竟一口承认，那自然不是冤枉的了。”

杨莲亭道：“我问他既和任我行见过面，为什么不向教主禀报？他说：‘任老弟瞧得起我姓童的，跟我客客气气地说话。他当我是朋友，我也当他是朋友，朋友之间说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我问他：‘任我行重入江湖，意欲和教主捣乱，这一节你又不是不知。他既对不起教主，你怎可还当他是朋友？’他可回答得更加不成话了，他妈的，这老家伙竟说：‘只怕是教主对不起人家，未必是人家对不起教主！’”

上官云道：“这老儿胡说八道！教主义薄云天，对待朋友向来是最厚道的，怎会对不起人？那自然是忘恩负义之辈对不起教主。”这几句话在杨莲亭听来，自然以为“教主”二字是指东方不败，令狐冲等却知他是在讨好任我行，只听他又道：“属下既决意向教主效忠，有哪个鼠辈胆敢言语中对教主他老人家稍有无礼，我上官云决计放他不过。”

这几句话，其实是当面在骂杨莲亭，可是他却哪里知道，笑道：“很好，教中众兄弟倘若都能像你上官长老一般，对教主忠心耿耿，何愁大事不成？你辛苦了，这就下去休息吧。”

上官云一怔，说道：“属下很想参见教主。属下每见教主金面一次，便觉精神大振，做事特别有劲，全身发热，似乎功力修为陡增十年。”

杨莲亭淡淡一笑，说道：“教主很忙，恐怕没空见你。”

上官云探手入怀，伸出来时，掌心中已多了十来颗大珍珠，走上几步，低声道：“杨总管，属下这次出差，弄到了这十八颗珍珠，尽数孝敬了总管，只盼总管让我参见教主。教主一欢喜，说不定升我的职，那时再当重重酬谢。”

杨莲亭皮笑肉不笑地道：“自己兄弟，又何必这么客气？那可多谢你了。”放低了喉咙道：“教主座前，我尽力为你多说好话，劝他升你做青龙堂长老便了。”

上官云连连作揖，说道：“此事若成，上官云终身不敢忘了教主和总管的大恩大德。”杨莲亭道：“你在这里等着，待教主有空，便叫你进去。”上官云道：“是，是！”将珍珠塞在他手中，躬身退下。杨莲亭站起身来，大模样大样地进内去了。

三十一 绣花

过了良久，一名紫衫侍者走了出来，居中一站，朗声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有令：着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带同俘虏进见。”

上官云道：“多谢教主恩典，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左手一摆，跟着那紫衫人向后进走去。任我行和向问天、盈盈抬了令狐冲跟在后面。

一路进去，走廊上排满了执戟武士，一共进了三道大铁门，来到一道长廊，数百名武士排列两旁，手中各挺一把明晃晃的长刀，交叉平举。上官云等从阵下弓腰低头而过，数百柄长刀中只要有一柄突然砍落，便不免身首异处。

任我行、向问天等身经百战，自不将这些武士放在眼里，但在见到东方不败之前先受如许屈辱，心下暗自不忿，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待属下如此无礼，如何能令人为他尽忠效力？一干教众所以没有反叛，只是迫于淫威、不敢轻举妄动而已。东方不败轻视豪杰之士，焉得不败？”

走完刀阵，来到一座门前，门前悬着厚厚的帷幕。上官云伸手推幕，走了进去，突然之间寒光闪动，八杆枪分从左右交叉向他疾刺，四杆枪在他胸前掠过，四杆枪在他背后掠过，相去均不过数寸。

令狐冲看得明白，吃了一惊，伸手去握藏在大腿绷带下的长剑，却见上官云站立不动，朗声道：“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

殿里有人说道：“进见！”八名执枪武士便即退回两旁。令狐冲这才明白，原来这八枪齐出，还是吓唬人的，倘若进殿之人心怀不轨，眼见八枪刺到，立即抽兵刃招架，便即阴谋败露了。

进得大殿，令狐冲心道：“好长的长殿！”殿堂阔不过三十来尺，纵深却有三百来尺，长殿彼端高设一座，坐着个长须老者，那自是东方不败了。殿中无窗，殿口点着明晃晃的蜡烛，东方不败身边却只点着两盏油灯，两朵火焰忽明忽暗，相距既远，火光又暗，此人相貌如何便瞧不清楚。

上官云在阶下跪倒，说道：“教主文成武德，仁义英明，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叩见教主。”

东方不败身旁的紫衫侍从大声喝道：“你属下小使，见了教主为何不跪？”

任我行心想：“时刻未到，便跪你一跪，又有何妨？待会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当即低头跪下。向问天和盈盈见他都跪了，也即跪倒。

上官云道：“属下几个小使朝思暮想，只盼有幸一睹教主金面，今日得蒙教主赐见，真是他们祖宗十八代积的德，一见到教主，欢喜得浑身发抖，迟了跪倒，教主恕

罪。”

杨莲亭站在东方不败身旁，说道：“贾长老如何力战殉教，你禀明教主。”

上官云道：“贾长老和属下奉了教主令旨，都说我二人多年来身受教主培养提拔，大恩难报。此番教主又将这件大事交在我二人身上，想到教主平时的教诲，我二人心中的血也要沸了，均想教主算无遗策划，不论派谁去擒拿令狐冲，仗着教主的威德，必定成功，教主所以派我二人去，那是无上的眷顾……”

令狐冲躺在担架之上，心中不住暗骂：“肉麻，肉麻！上官云的外号之中，总算也有个‘侠’字，说这些话居然脸不红，耳不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便在此时，听得身后有人大声叫道：“东方兄弟，当真是你派人将我捉拿吗？”这人声音苍老，但内力充沛，一句话说了出去，回音从大殿中震了回来，显得威猛之极，料想此人便是风雷堂堂主童百熊了。

杨莲亭冷冷地道：“童百熊，在这成德堂上，怎容得你大呼小叫？见了教主，怎么不跪下？胆敢不称颂教主的文武圣德？”

童百熊仰天大笑，说道：“我和东方兄弟交朋友之时，哪里有你这小子了？当年我和东方兄弟出死入生，共历患难，你这乳臭小子生也没生下来，怎轮得到你来和我说话？”

令狐冲侧过头去，此刻看得清楚，但见他白发披散，银髯戟张，脸上肌肉牵动，圆睁双眼，脸上鲜血已然凝结，神情甚是可怖。他双手双足都铐在铁铐之中，拖着极长的铁链，说到愤怒处，双手摆动，铁链发出铮铮之声。

任我行本来跪着不动，一听到铁链之声，在西湖底受囚的种种苦况突然间涌上心头，再也克制不住，身子颤动，便欲发难，却听得杨莲亭道：“在教主面前胆敢如此无礼，委实狂妄已极。你暗中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结，可知罪吗？”童百熊道：“任教主是本教前任教主，身患重症，退休隐居于杭州，这才将教务交到东方兄弟手中，怎说得上是反教大叛徒？东方兄弟，你明明白白说一句，任教主到底怎么反叛，怎么背叛本教了？”

杨莲亭道：“任我行疾病治愈之后，便应回归本教，可是他却去了少林寺，和少林、武当、嵩山诸派的掌门人勾搭，那不是反教谋叛是什么？他为什么不前来参见教主，恭聆教主的指示？”

童百熊哈哈一笑，说道：“任教主是东方兄弟的旧上司，武功见识，未必在东方兄弟之下。东方兄弟，你说是不是？”

杨莲亭大声喝道：“别在这里倚老卖老了。教主待属下兄弟宽厚，不来跟你一般见识。你若深自忏悔，明日在总坛之中，向众兄弟说明自己的胡作非为，保证今后痛改前非，对教主尽忠，教主或许还可网开一面，饶你不死。否则的话，后果如何，你自己也该知道。”

童百熊笑道：“姓童的年近八十，早活得不耐烦了，还怕什么后果？”

杨莲亭喝道：“带人来！”紫衫侍者应道：“是！”只听得铁链声响，押了十余人上殿，有男有女，还有几个儿童。

童百熊一见到这干人进来，登时脸色大变，提气暴喝：“杨莲亭，大丈夫一身做

事一身当，你拿我的儿孙来干什么？”他这一声呼喝，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响。

令狐冲见居中而坐的东方不败身子一震，心想：“这人良心未曾尽泯，见童百熊如此情急，不免心动。”

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什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

杨莲亭向童百熊道：“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尚且明白道理。你这大把年纪，怎地反而糊涂了？”

童百熊道：“我只跟姓任的、姓向的二人说过一阵子话。他们要我背叛教主，我可没答允。童百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他见到全家十余口长幼全遭拿来，口气不由得软了下来。

杨莲亭道：“你倘若早这么说，也不用这么麻烦了。现下你知错了吗？”

童百熊道：“我没有错。我没叛教，更没背叛教主。”

杨莲亭叹了口气，道：“你既不肯认错，我可救不得你了。左右，将他家属带下去，从今天起，不得给他们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几名紫衫侍者应道：“是！”押了十余人便行。童百熊叫道：“且慢！”向杨莲亭道：“好，我认错便是。是我错了，恳求教主网开一面。”虽然认错，眼中如欲喷出火来。

杨莲亭冷笑道：“刚才你说什么来？你说什么和教主共历患难之时，我生都没生下来，是不是？”童百熊忍气吞声，道：“是我错了。”杨莲亭道：“是你错了？这么说一句话，那可容易得紧啊。你在教主之前，为何不跪？”

童百熊道：“我和教主当年是八拜之交，数十年来，向来平起平坐。”他突然提高嗓子说道：“东方兄弟，你眼见老哥哥受尽折磨，怎地不开口，不说一句话？你要老哥哥下跪于你，那容易得很。只要你说一句话，老哥哥便为你死了，也不皱一皱眉。”

东方不败坐着一动不动。一时大殿之中寂静无声，人人都望着东方不败，等他开口。可是隔了良久，他始终没出声。

童百熊叫道：“东方兄弟，这几年来，我要见你一面也难。你隐居起来，苦练《葵花宝典》，可知不知道教中故旧星散，大祸便在眉睫吗？”东方不败仍默不作声。童百熊道：“你杀我不打紧，折磨我不打紧，可是将一个威霸江湖数百年的日月神教毁了，那可成了千古罪人。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练功走了火，不会说话了，是不是？”

杨莲亭喝道：“胡说！跪下了！”两名紫衫侍者齐声吆喝，飞脚往童百熊膝弯里踢去。

只听得砰砰两声响，两名紫衫侍者腿骨断折，摔了出去，口中狂喷鲜血。

童百熊叫道：“东方兄弟，我要听你亲口说一句话，死也甘心。三年多来你不出声，教中兄弟都已动疑。”杨莲亭怒道：“动什么疑？”童百熊大声道：“疑心教主遭人暗算，给服了哑药。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说话？”杨莲亭冷笑道：“教主金口，岂为你这等反教叛徒轻开？左右，将他带了下去！”八名紫衫侍者应声而上。

童百熊大呼：“东方兄弟，我要瞧瞧你，是谁害得你不能说话？”双手舞动，铁链挥起，双足拖着铁链，便向东方不败抢去。八名紫衫侍者见他神威凛凛，不敢逼进。杨莲亭大叫：“拿住他，拿住他！”殿下武士只在门口高声呐喊，不敢上殿。

教中立有严规，教众若携带兵刃踏入成德殿一步，那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东方不败站起身来，便欲转入后殿。童百熊叫道：“东方兄弟，别走！”加快脚步。他双足给铁镣系住，行走不快，心中一急，摔了出去。他乘势几个筋斗，跟着向前扑出，和东方不败相去已不过百尺之遥。

杨莲亭大呼：“大胆叛徒，行刺教主！众武士，快上殿擒拿叛徒！”

任我行见东方不败闪避之状极为狼狈，而童百熊与他相距尚远，一时赶他不上，从怀中摸出三枚铜钱，运力于掌，向东方不败掷了过去。盈盈叫道：“动手吧！”

令狐冲一跃而起，从绷带中抽出长剑。向问天从担架的木棍中抽出兵刃，分交任我行和盈盈，跟着用力一抽，担架下的绳索原来是一条软鞭。四个人展开轻功，抢将上去。

只听得东方不败“啊”的一声叫，额头上中了一枚铜钱，鲜血涔涔而下。任我行发射这三枚铜钱时和他相距甚远，掷中他额头时力道已尽，所受的只是些肌肤轻伤。但东方不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居然连这样的一枚铜钱也避不开，自是情理之所无。

任我行哈哈大笑，叫道：“这东方不败是假货。”

向问天刷的一鞭，卷住了杨莲亭的双足，登时便将他拖倒。

东方不败掩面狂奔。令狐冲斜刺里兜过去，截住他去路，长剑一指，喝道：“站住！”岂知东方不败急奔之下，竟不会收足，身子便向剑尖上撞来。令狐冲急忙缩剑，左掌轻轻拍出，东方不败仰天直摔出去。

任我行纵身抢到，一把抓住东方不败后颈，将他提到殿口，大声道：“众人听着，这家伙假冒东方不败，祸乱我日月神教，大家看清了他嘴脸。”

但见这人五官相貌，和东方不败实在十分相似，只是此刻神色惶急，和东方不败平素那泰然自若、胸有成竹的神态，却有天壤之别。众武士面面相觑，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任我行大声道：“你叫什么名字？不好好说，我把你脑袋砸得稀烂。”

那人只吓得全身发抖，颤声说道：“小……小……人……人……叫……叫……叫……”

向问天已点了杨莲亭数处穴道，将他拉到殿口，喝问：“这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杨莲亭昂然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我认得你是反教叛徒向问天。日月神教早将你革逐出教，你凭什么重回黑木崖来？”

向问天冷笑道：“我上黑木崖来，便是为了收拾你这奸徒！”

右掌一起，喀的一声，将他左腿小腿骨斩断。岂知杨莲亭武功平平，为人居然极

硬朗，喝道：“你有种便将我杀了，这等折磨老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向问天笑道：“有这等便宜的事？”手起掌落，喀的一声响，又将他右腿小腿骨斩断，左手一桩，将他顿在地下。

杨莲亭双足着地，小腿上的断骨戳将上来，剧痛可想而知，可是他竟不哼一声。

向问天大拇指一翘，赞道：“好汉子！我不再折磨你便了。”在那假东方不败肚子上轻轻一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啊”的大叫，说道：“小……小……人……名……名叫……包……包……包……”向问天道：“你姓包，是不是？”那人道：“是……是……是……包……包……包……”结结巴巴的半天，也没说出叫包什么名字。

众人随即闻到一阵臭气，只见他裤管下有水流出，原来是吓得屎尿直流。

任我行道：“事不宜迟，咱们去找东方不败要紧！”提起那姓包汉子，大喊道：“你们大家都瞧见了，此人冒充东方不败，扰乱我教。咱们这就要去查明真相。我是你们的真正教主任我行，你们认不认得？”

众武士均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从未见过他，自是不识。自东方不败接任教主，手下亲信揣摩到他的心意，相诫不提前任教主之事，因此这些武士连任我行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倒似日月神教创教数百年，自古至今便是东方不败当教主一般。众武士面面相觑，不敢接话。

上官云大喊道：“东方不败多半早给杨莲亭他们害死了。这位任教主，便是本教教主。自今而后，大伙儿须得尽忠于任教主。”说着便向任我行跪下，说道：“属下参见任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众武士认得上官云是本教职位极高的大人物，见他向任我行参拜，又见东方教主确是冒充假货，而权势显赫的杨莲亭给人折断双腿，抛在地下，更没半分反抗之力，便有数人抢先向任我行跪倒，都是些平素擅于吹牛拍马之徒，大喊道：“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其余众武士先后跟着跪倒。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十字，大家每日里都说上好几遍，说来顺口纯熟之至。

任我行哈哈大笑，一时之间，志得意满，说道：“你们严守上下黑木崖的通路，任何人不得上崖下崖。”众武士齐声答应。这时向问天已呼过紫衫侍者，将童百熊的铐镣打开。

童百熊关心东方不败的安危存亡，抓起杨莲亭后颈，喝道：“你……你……你一定害死了我那东方兄弟，你……你……”心情激动，喉头哽咽，两行眼泪流将下来。

杨莲亭双目一闭，不去睬他。童百熊一个耳光打过去，喝道：“我那东方兄弟到底怎样了？”向问天忙叫：“下手轻些！”但已不及，童百熊只使了三成力，却已将杨莲亭打得晕了过去。童百熊拚命摇晃他身子，杨莲亭双眼翻白，便似死了一般。

任我行向一干紫衫侍者道：“有谁知道东方不败下落的，尽速禀告，重重有赏。”连问三句，没人答话。

霎时之间，任我行心中一片冰凉。他困囚西湖湖底十余年，除练功之外，便是想象脱困之后，如何折磨东方不败，天下快事，无逾于此。哪知今日来到黑木崖上，找到的竟是个假货。显然东方不败早已不在人世，否则以他的机智武功，怎容得杨莲亭如此胡作非为，命人来假冒他？而折磨杨莲亭和这姓包的混蛋，又有什么意味？

他向数十名散站殿周的紫衫侍者瞧去，只见有些人显得十分恐惧，有些惶惑，有些隐现狡谲之色。任我行失望之余，烦躁已极，喝道：“你们这些家伙，明知东方不败是假货，却伙同杨莲亭欺骗教下兄弟，个个罪不容诛！”身子一晃，欺将过去，啪啪啪四声轻响，手掌到处，四名紫衫侍者哼也不哼一声，便即毙命。其余侍者骇然惊呼，四散逃开。任我行狞笑道：“想逃！逃到哪里去？”拾起地下从童百熊身上解下来的铐镣铁链，向人丛中猛掷过去，登时血肉横飞，又有七八人毙命。任我行哈哈大笑，叫道：“跟随东方不败的，一个都活不了！”

盈盈见父亲举止有异，大有狂态，叫道：“爹爹！”过去牵住了他手。

忽见众侍者中走出一人，跪下说道：“启禀教主，东方教……东方不败还没死！”

任我行大喜，抢过去抓住他肩头，问道：“东方不败没死？”那人道：“是！啊！”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原来任我行激动之下，用力过巨，竟捏碎了他双肩肩骨。任我行将他身子摇了几下，这人始终没转醒。他转头向众侍者喝道：“东方不败在哪里？快些带路！迟得片刻，一个个都杀了。”

一名侍者跪下说道：“启禀教主，东方不败所居处所十分隐秘，只杨莲亭知道如何开启秘门。咱们把这姓杨的反教叛徒弄醒过来，他能带引教主前往。”

任我行道：“快取冷水来！”

这些紫衫侍者都是十分伶俐之徒，当即有五人飞奔出殿，却只三人回来，各自端了一盆冷水，其余两人却逃走了。三盆冷水都泼在杨莲亭头上。只见他慢慢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向问天道：“姓杨的，我敬重你是条硬汉，不来折磨于你。此刻黑木崖上下通路早已断绝，东方不败如非身有双翼，否则没法逃脱。你快带我们去找他，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藏头露尾？大家爽爽快快地做个了断，岂不痛快？”

杨莲亭冷笑道：“东方教主天下无敌，你们胆敢去送死，真再好也没有了。好，我就带你们去见他。”

向问天对上官云道：“上官兄，我二人暂且做一下轿夫，抬这家伙去见东方不败。”说着抓起杨莲亭，将他放上担架。上官云道：“是！”和向问天二人抬起了担架。杨莲亭道：“向里面走！”向问天和上官云抬着他在前领路。任我行、令狐冲、盈盈、童百熊四人跟随其后。

一行人走到成德殿后，经过一道长廊，到了一座花园之中，走入西首一间小石屋。杨莲亭道：“推左首墙壁。”童百熊伸手推去，那墙原来是活的，露出一扇门来。门后尚有一道铁门。杨莲亭从身边摸出一串钥匙，交给童百熊，打开了铁门，里面是一条地道。

众人从地道一路向下。地道两旁点着几盏油灯，昏灯如豆，一片阴沉沉的。任我行心想：“东方不败这厮将我关在西湖湖底，哪知道报应不爽，他自己也身在牢笼。这条地道，比之孤山梅庄的也好不了多少。”不料转了几个弯，前面豁然开朗，露出天光。众人突然闻到一阵花香，胸襟为之一爽。

从地道中出来，竟是置身于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红梅绿竹，青松翠柏，布置得极具匠心，池塘中数对鸳鸯悠游其间，池旁有四只白鹤。众人万料不到会见到这等

美景，无不暗暗称奇。绕过一堆假山，一个大花圃中尽是深红和粉红的玫瑰，争芳竞艳，娇丽无俦。

盈盈侧头向令狐冲瞧去，见他脸孕笑容，甚是喜悦，低声问：“你说这里好不好？”令狐冲微笑道：“咱们把东方不败赶跑后，我和你在这里住上几个月，你教我弹琴，那才叫快活呢。”盈盈道：“你这话可不是骗我？”令狐冲道：“就怕我学不会，婆婆可责罚。”盈盈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两人观赏美景，便落了后，见向问天和上官云抬着杨莲亭已走进一间精雅小舍，令狐冲和盈盈忙跟着进去。一进门，便闻到一阵浓烈花香。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图中绘着三个美女，椅上铺了绣花锦垫。令狐冲心想：“这是女子的闺房，怎地东方不败住在这里？是了，这是他爱妾的居所。他身处温柔乡中，不愿处理教务了。”

只听得内室一人说道：“莲弟，你带谁一起来了？”声音尖锐，嗓子却粗，似是男子，又似女子，令人一听之下，不由得寒毛直竖。

杨莲亭道：“是你的老朋友，他非见你不可。”

内室那人道：“你为什么带他来？这里只你一个人才能进来。除了你之外，我谁也不爱见。”最后这两句说得嗲声嗲气，显然是女子声调，但声音却明明是男人。

任我行、向问天、盈盈、童百熊、上官云等和东方不败都甚熟悉，这声音确然是他，只是恰如捏紧喉咙学唱花旦一般，娇媚做作，却又不像是开玩笑。各人面面相觑，尽皆骇异。

杨莲亭叹了口气，道：“不行啊，我不带他来，他便要杀我。我怎能不见你一面而死？”

房内那人尖声道：“有谁这样大胆，敢欺侮你？是任我行吗？你叫他进来！”

任我行听他只凭一句话便料到是自己，不禁深佩他的才智，作个手势，示意各人进去。上官云掀起绣着一丛牡丹的锦缎门帷，将杨莲亭抬进，众人跟着入内。

房内花团锦簇，脂粉浓香扑鼻，珠帘旁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身穿粉红衣衫，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抬起头来，脸有诧异之色。

但这人脸上的惊讶神态，却又远不如任我行等人之甚。除了令狐冲之外，众人都认得这人明明便是夺取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十余年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可是此刻他剃光了胡须，脸上竟施了脂粉，身上那件衣衫式样男不男、女不女，颜色之妖，便穿在盈盈身上，也显得太娇艳、太刺眼了些。

这样一位惊天动地、威震当世的武林怪杰，竟然躲在闺房之中刺绣！

任我行本来满腔怒火，这时却也忍不住好笑，喝道：“东方不败，你在装疯吗？”

东方不败尖声道：“果然是任教主！你终于来了！莲弟，你……你……怎么了？是给他打伤了吗？”扑到杨莲亭身旁，把他抱起，轻轻放在床上。东方不败脸上一副爱怜横溢的神情，连问：“疼得厉害吗？”又道：“只断了腿骨，不要紧的，你放心好啦，我立刻给你接好。”慢慢给他除了鞋袜，拉过熏得喷香的绣被，盖在他身上，便似一个贤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

众人不由得相顾骇然，人人想笑，只这情状太过诡异，却又笑不出来。锦帷珠帘、富丽灿烂的绣房之中，竟充满了阴森森的妖氛鬼气。

东方不败从身边摸出一块绿绸手帕，缓缓为杨莲亭拭去额头的汗水和泥污。杨莲亭怒道：“大敌当前，你跟我这般婆婆妈妈干什么？你能打发得了敌人，再来跟我亲热不迟。”东方不败微笑道：“是，是！你别生气，腿上痛得厉害，是不是？真叫人心疼。”

如此怪事，任我行、令狐冲等皆是从所未见，从所未闻。男风变童固所在多有，但东方不败以堂堂教主之尊，何以竟会甘扮女子，自居妾妇？此人定然疯了。杨莲亭对他说话，声色俱厉，他却显得十分的“温柔娴淑”，人人既感奇怪，又有些恶心。

童百熊忍不住踏步上前，叫道：“东方兄弟，你……你到底在干什么？”东方不败抬起头来，阴沉着脸，问道：“伤害我莲弟的，也有你在内吗？”童百熊道：“你为什么受杨莲亭这厮摆弄？他叫一个混蛋冒充了你，任意发号施令，胡作非为，你可知道么？”

东方不败道：“我自然知道。莲弟是为我好，对我体贴。他知我无心处理教务，代我操劳，有什么不好？”童百熊指着杨莲亭道：“这人要杀我，你也知道么？”东方不败缓缓摇头，道：“我不知道。莲弟既要杀你，定是你不好。你为什么不让他杀了？”童百熊一怔，仰起头来，哈哈大笑，笑声中尽是悲愤之意，笑了一会，才道：“他要杀我，你便让他杀我，是不是？”

东方不败道：“莲弟喜欢干什么，我便得给他办到。当世就只他一人真正待我好，我也只待他一个好。童大哥，咱们一向是过命的交情，不过你不应该得罪我的莲弟啊。”

童百熊满脸涨得通红，大声道：“我还道你是失心疯了，原来你心中明白得很，知道咱们是好朋友，一向是过命的交情。”东方不败道：“正是。你得罪我，那没什么。得罪我莲弟，却是不行。”童百熊大声道：“我已经得罪他了，你待怎地？这奸贼想杀我，可是未必能如愿。”

东方不败伸手轻轻抚摸杨莲亭的头发，柔声道：“莲弟，你想杀了他吗？”杨莲亭怒道：“快快动手！婆婆妈妈的，令人闷煞。”东方不败笑道：“是！”转头向童百熊道：“童兄，今日咱们恩断义绝，须怪不了我。”

童百熊来此之前，已从殿下武士手中取了一柄单刀，当即退了两步，抱刀在手，立个门户。他素知东方不败武功了得，此刻虽见他疯疯癫癫，毕竟不敢有丝毫轻忽，抱元守一，凝目而视。

东方不败冷冷一笑，叹道：“这可真叫人为难了！童大哥，想当年在太行山之时，潞东七虎向我围攻。其时我练功未成，又遭他们忽施偷袭，右手受了重伤，眼见得命在顷刻，若不是你舍命相救，做兄弟的又怎能活得到今日？”童百熊哼了一声，道：“你竟还记得这些旧事。”东方不败道：“我怎不记得？当年我接掌日月神教大权，朱雀堂罗长老心中不服，啰里啰唆，是你一刀将罗长老杀了。从此本教之中，再也没第二人敢有半句异言。你这拥戴的功劳，可着实不小啊。”童百熊气愤愤地道：“只怪我当年糊涂！”

东方不败摇头道：“你不是糊涂，是对我义气深重。我十一岁上就识得你了。那时我家境贫寒，全蒙你多年救济。我父母故世后无以为葬，丧事也是你代为料理的。”

童百熊左手一摆，道：“过去之事，提来干吗？”东方不败叹道：“那可不得不提。童大哥，做兄弟的不是没良心，不顾旧日恩情，只怪你得罪了我莲弟。他要取你性命，我这叫做无法可施。”童百熊大叫：“罢了，罢了！”

突然之间，众人只觉眼前有一团粉红色的物事一闪，似乎东方不败的身子动了一动。但听得当的一声响，童百熊手中单刀落地，跟着身子晃了几晃。

只见童百熊张大了口，忽然身子向前直扑下去，俯伏在地，就此一动也不动了。他摔倒时虽只一瞬之间，但任我行等高手均已看得清楚，他眉心、左右太阳穴、鼻下人中四处大穴上，都有一个细小红点，微微有血渗出，显是给东方不败以手中绣花针所刺。

任我行等大骇之下，不由自主都退了几步。令狐冲左手将盈盈一扯，自己挡在她身前。一时房中一片寂静，谁也没喘一口大气。

任我行缓缓拔出长剑，说道：“东方不败，恭喜你练成了《葵花宝典》上的武功。”东方不败道：“任教主，这部《葵花宝典》是你传给我的。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处。”

任我行冷笑道：“是吗？因此你将我关在西湖湖底，叫我不见天日。”东方不败道：“我没杀你，是不是？只须我叫江南四友不送水给你喝，你能挨得十天半月吗？”任我行道：“这样说来，你待我还算不错了？”东方不败道：“正是。我让你在杭州西湖颐养天年。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风景，那是天下有名的了，孤山梅庄，更是西湖景色绝佳之处。”任我行哈哈一笑，道：“原来你让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颐养天年，可要多谢你了。”

东方不败叹了口气，道：“任教主，你待我的种种好处，我永远记得。我在日月神教，本来只是风雷堂长老座下一名副香主，你破格提拔，连年升我的职，甚至连本教至宝《葵花宝典》也传了给我，指定我将来接替你为本教教主。此恩此德，东方不败永不敢忘。”

令狐冲向地下童百熊的尸体瞧了一眼，心想：“你刚才不断赞扬童长老对你的好处，突然之间，对他猛下杀手。现下你又想对任教主重施故技了。他可不会上你这个当。”

但东方不败出手实在太过迅捷，如电闪，如雷轰，事先又没半分朕兆，委实可畏可怖。令狐冲提起长剑，指住了他胸口，只要他四肢微动，立即便挺剑疾刺，只有先行攻击，方能致他死命，倘若让他占了先机，这房中又将有一人殒命了。任我行、向问天、上官云、盈盈四人也都目不转瞬地注视着东方不败，防他暴起发难。

只听东方不败又道：“初时我一心一意只想做日月神教教主，想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于是处心积虑地谋你的位，翦除你的羽翼。向兄弟，我这番计谋，可瞒不过你。日月神教之中，除了任教主和我东方不败之外，要算你是个人才了。”

向问天手握软鞭，屏息凝气，竟不敢分心答话。

东方不败叹了口气，说道：“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什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是不要脸地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

众人听他尖着嗓子说这番话，渐渐地手心出汗，这人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十分清

楚，可是这副不男不女的妖异模样，令人越看越心中发毛。

东方不败的目光缓缓转到盈盈脸上，问道：“任大小姐，这几年来我待你怎样？”盈盈道：“你待我很好。”东方不败又叹了口气，幽幽地道：“很好是谈不上，只不过我一直很羡慕你。一个人生而为女子，已比臭男子幸运百倍，何况你这般千娇百媚，青春年少。我若得能和你易地而处，别说是日月神教的教主，就是皇帝老子，我也不做。”

令狐冲笑道：“你若和任大小姐易地而处，要我死心塌地地爱上你这老妖怪，可有点不容易！”

任我行等听他这么说，都是一惊。

东方不败双目凝视着他，眉毛渐渐竖起，脸色发青，说道：“你是谁？竟敢如此对我说话，胆子当真不小。”这几句话音尖锐之极，显得愤怒无比。

令狐冲明知危机已迫在眉睫，却也忍不住笑道：“是须眉男儿汉也好，是千娇百媚的姑娘也好，我最讨厌的，是男扮女装的老旦。”东方不败尖声怒道：“我问你，你是谁？”令狐冲道：“我叫令狐冲。”

东方不败怒色登敛，微微一笑，说道：“啊！你便是令狐冲。我早想见你一见，听说任大小姐爱煞了你，为了你连头都割得下来，可不知是如何一位英俊的郎君。哼，我看也平平无奇，比起我那莲弟来，可差得远了。”

令狐冲笑道：“在下没什么好处，胜在用情专一。这位杨君虽然英俊，就可惜太过喜欢拈花惹草，到处留情，爱上的美女俊男太多……”

东方不败突然大吼：“你……你这混蛋，胡说什么？”一张脸涨得通红，突然间粉红色人影一晃，绣花针向令狐冲疾刺。令狐冲说那两句话，原是要惹他动怒，但见他衣袖微摆，便即刷的一剑，向他咽喉疾刺过去。这一剑刺得快极，东方不败若不缩身，立即便会利剑穿喉。但便在此时，令狐冲只觉左颊微微一痛，跟着手中长剑向左荡开。

东方不败出手之快，委实难以想象，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他已用针在令狐冲脸上刺了一下，跟着缩回手臂，用针挡开了令狐冲这一剑。幸亏令狐冲这一剑刺得也是极快，又是攻敌之所不得不救，而东方不败大怒之下攻敌，不免略有心浮气粗，这一针才刺得偏了，没刺中他人中要穴。东方不败手中这枚绣花针长不逾寸，几乎是风吹得起，落水不沉，竟能拨得令狐冲的长剑直荡开去，武功之高，当真不可思议。

令狐冲大惊之下，知道今日遇到了生平从所未见的强敌，只要一给对方有施展手脚的余暇，自己立时性命不保，当即刷刷刷刷疾出四剑，都是刺向对方要害。

东方不败“咦”的一声，赞道：“剑法很高啊。”左一拨，右一拨，上一拨，下一拨，将令狐冲刺来的四剑尽数拨开。令狐冲凝目看他出手，这绣花针四下拨挡，周身竟没半分破绽，当此危在瞬息之际，决不容他出手回刺，大喝一声，长剑当头直砍。东方不败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拈住绣花针，向上横举，挡住来剑，长剑便砍不下去。

令狐冲手臂微感酸麻，见红影闪处，似有一物向自己左目戳来。此刻既不及挡架，又不及闪避，百忙中长剑颤动，也向东方不败的左目急刺，竟欲拼个两败俱伤。

这一下剑刺敌目，已迹近无赖，殊非高手可用的招数，但令狐冲所学的“独孤剑法”本无招数，他为人又随随便便，素来不以高手自居，危急之际更不暇细思，但觉

左边眉间微微一痛，东方不败已跳了开去，避开了他这一剑。

令狐冲心知自己左眉已为他绣花针所刺中，幸亏他要闪避自己长剑这一刺，绣花针才失了准头，否则一只眼睛已给他刺瞎了，骇异之余，长剑便如疾风骤雨般狂刺乱劈，不容对方缓出手来还击一招。东方不败左拨右挡，兀自好整以暇地啧啧连赞：“好剑法，好剑法！”

任我行和向问天见情势不对，一挺长剑，一挥软鞭，同时上前夹击。这当世三大高手联手出战，势道何等凌厉，但东方不败两根手指拈着一枚绣花针，在三人之间穿来插去，趋退如电，竟没半分败象。上官云拔出单刀，冲上助战，以四敌一。斗到酣处，猛听得上官云大叫一声，单刀落地，一个筋斗翻了出去，双手按住右目，这只眼睛已给东方不败刺瞎。

令狐冲见任我行和向问天二人攻势猛迅，东方不败已缓不出手来向自己攻击，当下展动长剑，尽往他身上各处要害刺去。但东方不败的身形如鬼如魅，飘忽来去，直似轻烟。令狐冲的剑尖剑锋总是和他身子差着数寸。

忽听得向问天“啊”的一声叫，跟着令狐冲也“嘿”的一声，二人身上先后中针。任我行所练的“吸星大法”功力虽深，但东方不败身法快极，难与相触，再者所使兵刃是一根绣花针，没法从针上吸他内力。又斗片刻，任我行也“啊”的一声叫，胸口、喉头都受到针刺，幸好其时令狐冲攻得正急，东方不败急谋自救，以致一针刺偏了准头，另一针刺得虽准，却只深入数分，未能伤敌。

四人围攻东方不败，未能碰到他一点衣衫，而四人都受了他的针刺。盈盈在旁观战，越来越担心：“不知他针上是否喂有毒药，要是有毒，可不堪设想！”但见东方不败身子越转越快，一团红影滚来滚去。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连声吆喝，声音中透着既愤怒又惶急。三人兵刃上都贯注了内力，风声大作。东方不败却不发出半点声息。

盈盈暗想：“我若加入混战，只有阻手阻脚，帮不了忙，那可如何是好？看来东方不败以一敌三，还能取胜。”一瞥眼间，见杨莲亭已撑腰坐起，凝神观斗，满脸关切。盈盈心念一动，慢慢移步走向床边，突然左手短剑一起，嗤的一声，刺在杨莲亭右肩。杨莲亭猝不及防，大叫一声。盈盈跟着又是一剑，斩中他大腿。

杨莲亭这时已知她用意，是要自己呼叫出声，分散东方不败的心神，强忍疼痛，竟再也不哼一声。盈盈怒道：“你叫不叫？我把你手指一根根斩了下来。”长剑一颤，斩落了他右手一根手指。不料杨莲亭十分硬气，虽伤口剧痛，却没发出半点声息。

但杨莲亭的第一声呼叫已传入东方不败耳中。他斜眼见到盈盈站在床边，正挥剑折磨杨莲亭，骂道：“死丫头！”一团红云陡向盈盈扑去。

盈盈忙侧头缩身，也不知是否能避得开东方不败刺来的这一针。令狐冲、任我行双剑向东方不败背上疾刺。向问天刷的一鞭，向杨莲亭头上砸去。东方不败不顾自己生死，反手一针，刺入了向问天胸口。

向问天只觉全身酸麻，软鞭落地，便在此时，令狐冲和任我行两柄剑都插入了东方不败后心。东方不败身子一颤，扑在杨莲亭身上。

任我行大喜，拔出剑来，以剑尖指住他后颈，喝道：“东方不败，今日终于……终于叫你落在我手里。”剧斗之余，说话时气喘不已。

盈盈惊魂未定，双腿发软，身子摇摇欲坠。令狐冲抢过去扶住，只见细细一行鲜血，从她左颊流下。盈盈却道：“你可受了不少伤。”伸袖在令狐冲脸上一抹，只见袖上斑斑点点，都是鲜血。令狐冲转头问向问天：“受伤不重吧？”向问天苦笑道：“死不了！”

东方不败背上两处伤口中鲜血狂涌，受伤极重，不住呼叫：“莲弟，莲弟，这批奸人折磨你，好不狠毒！”

杨莲亭怒道：“你往日自夸武功盖世，为什么杀不了这几个奸贼？”东方不败道：“我已……我……”杨莲亭怒道：“你什么？”东方不败道：“我已尽力而为，他们……武功都强得很！”突然身子一晃，滚倒在地。任我行怕他趁机跃起，一剑斩上他左腿。

东方不败苦笑道：“任教主，终于是你胜了，是我败了。”任我行哈哈大笑，道：“你这大号，可得改一改吧？”东方不败摇头道：“那也不用改。东方不败既然落败，也不会再活在世上。”他本来说话声音极尖，此刻却变得低沉起来，又道：“倘若单打独斗，我不会败给你。”

任我行微一犹豫，说道：“不错，你武功比我高，我很佩服。”东方不败道：“令狐冲，你剑法极高，但如单打独斗，也打不过我。”令狐冲道：“正是。其实我们便四人联手，也打你不过，只不过你顾着那姓杨的，这才分心受伤。阁下武功极高，不愧为‘天下第一’，在下十分钦佩。”

东方不败微微一笑，道：“你二位能这么说，足见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唉，冤孽，冤孽，我练那《葵花宝典》，照着宝典上的秘方，炼丹服药，自……唉，渐渐的胡子没有了，说话声音变了，性子也变了。我从此不爱女子，把七个小妾都杀了，却……却把全副心意放在杨莲亭这须眉男子身上。倘若我生为女儿身，那就好了。任教主，我……我就要死了，我求你一件事，请……请你瞧在我这些年来善待你大小姐的份上……”任我行问道：“什么事？”东方不败道：“请你饶了杨莲亭一命，将他逐下黑木崖去便是。”任我行笑道：“我要将他千刀万剐，分一百天凌迟处死，今天割一根手指，明天割半根脚趾。”

东方不败怒叫：“你……你好狠毒！”猛地纵起，向任我行扑去。

他重伤之余，身法已远不如先前迅捷，但这一扑之势仍凌厉惊人。任我行长剑直刺，从他前胸通到后背。便在此时，东方不败手指一弹，绣花针飞了出去，插入了任我行右目。

任我行撤剑后跃，呼的一声，背脊撞在墙上，喀喇喇一响，一堵墙给他撞塌了半边。盈盈忙抢前瞧父亲右眼，只见那枚绣花针正插在瞳仁之中。幸好其时东方不败手劲已衰，否则这针直贯入脑，不免性命难保，但这只眼珠恐怕终不免废了。

盈盈伸指去抓绣花针的针尾，但钢针甚短，露出在外者不过一分，实无着手处。她转过身来，拾起东方不败抛下的绣花绷子，抽了一根丝线，款款轻送，穿入针鼻，拉住丝线，向外一拔。任我行大叫一声。那绣花针带着几滴鲜血，挂在丝线之下。

任我行怒极，飞腿猛向东方不败的尸身上踢去。尸身飞将起来，砰的一声响，撞在杨莲亭头上。任我行盛怒之下，这一腿踢出时使足了劲力，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两颗脑袋一撞，尽皆头骨破碎，脑浆迸裂。

任我行得诛大仇，重夺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却也由此而失了一只眼睛，一时喜怒交迸，仰天长笑，声震屋瓦。但笑声之中，却也充满了愤怒之意。

上官云道：“恭喜教主，今日诛却大逆。从此我教在教主庇荫之下，扬威四海。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笑骂：“胡说八道！什么千秋万载？”忽觉倘若真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确是人生至乐，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称心畅怀，志得意满。

向问天给东方不败一针刺中左乳下穴道，全身麻了好一会，此刻四肢才得自如，也道：“恭喜教主，贺喜教主！”任我行笑道：“这一役诛奸复位，你实占首功。”转头向令狐冲道：“冲儿的功劳自也不小。”

令狐冲见到盈盈皎白如玉的脸颊上一道殷红的血痕，想起适才的恶战，兀自心有余悸，说道：“若不是盈盈去对付杨莲亭，要杀东方不败，可当真不易。”顿了一顿，又道：“幸好他绣花针上没喂毒。”

盈盈身子一颤，低声道：“别说啦。这不是人，是妖怪。唉，我小时候，他常抱着我去山上采果子游玩，今日却变得如此下场。”

任我行伸手到东方不败衣衫袋中，摸出一本薄薄的旧册页，随手一翻，其中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正是那本《葵花宝典》。他握在手中扬了扬，心道：“这《葵花宝典》要诀注明，‘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炼丹服药，内外齐通。’老夫可不会没了脑子，去干这等傻事，哈哈，哈哈……”随即又想：“可是宝典上所载的武功实在厉害，任何学武之人，一见之后决不能不动心。那时候幸好我已学得‘吸星大法’，否则跟着去练这宝典上的害人功夫，却也难说。”他在东方不败尸身上又踢了一脚，笑道：“饶你奸诈似鬼，也猜不透老夫传你《葵花宝典》的用意。你野心勃勃，意存跋扈，难道老夫瞧不出来吗？哈哈，哈哈！”

令狐冲心中一寒：“原来任教主以《葵花宝典》传他，当初便就没怀善意。两人尔虞我诈，各怀机心。”见任我行右目中不绝流出鲜血，张嘴狂笑，显得十分的面目狰狞，心中更感到一阵惊怖。

任我行伸手到东方不败胯下一摸，果然他的两枚睾丸已然割去，心想：“这部《葵花宝典》要是叫太监去练，那就再好不过。”将那《葵花宝典》放在双掌中力搓，内力到处，一本原已十分陈旧的册页登时化作碎片。他双手挥扬，许多碎片随风吹到了窗外。

盈盈虽不明《葵花宝典》的精义，但见东方不败练了这门功夫后，变成这等不男不女的模样，也猜得到其中包含不少奸邪法门，见父亲将书毁去，吁了一口气道：“这种害人东西，毁了最好！”令狐冲笑道：“你怕我去练么？”盈盈满脸通红，啐了一口，道：“说话就没半点正经。”

盈盈取出金创药，为父亲及上官云敷了眼上针伤。各人脸上给刺出的针孔，一时也难以计数。盈盈对镜一照，见左颊上划了一道血痕，虽然极细，伤愈之后，只怕仍要留下些微痕迹，不由得郁郁不乐。

令狐冲道：“你占尽了天下的好处，未免为鬼神所妒，脸上小小破一点相，那便后福无穷。”盈盈道：“我占尽了什么天下的好处？”令狐冲道：“你聪明美貌，武功高

强，父亲是神教教主，自己又为天下豪杰所敬服。兼之身为女子，千娇百媚，青春年少，东方不败就羡慕得不得了。”盈盈给他逗得噗嗤一笑，登时将脸上受伤之事搁在一旁。

任我行等五人从东方不败的闺房中出来，经过花园、地道，回入殿中。

任我行传下号令，命各堂长老、香主，齐来会见。他坐入教主的座位，笑道：“东方不败这厮倒有不少鬼主意，高高在上的坐着，下属和他相距既远，敬畏之心自是油然而生。这叫做什么殿啊？”

上官云道：“启禀教主，这叫作‘成德殿’，那是颂扬教主文成武德之意。”任我行呵呵而笑，道：“文成武德！文武全才，那可不容易哪。”向令狐冲招招手，道：“冲儿，你过来。”令狐冲走到他座位之前。

任我行道：“冲儿，当日我在杭州，邀你加盟本教。其时我光身一人，甫脱大难，许下的种种诺言，你都未必能信，此刻我已复得教主之位，第一件事便旧事重提……”说到这里，右手在椅子扶手上拍了几拍，说道：“这个位子，迟早都是你坐的，哈哈！”

令狐冲道：“教主、盈盈待我恩重如山，你要我做什么事，原不该推辞。只是我已答允了人，有一件大事要办，加盟神教之事，请恕晚辈不能奉命。”

任我行双眉渐渐竖起，阴森森道：“不听我吩咐，日后会有什么下场，你该知道！”

盈盈移步上前，挽住令狐冲的手，道：“爹爹，今日是你重登大位的好日子，何必为这种小事伤神？他加盟本教之事，慢慢再说不迟。”

任我行侧着一只左目，向二人斜睨，鼻中哼了一声，道：“盈盈，你就只要丈夫，不要爹爹了，是不是？”

向问天在旁陪笑道：“教主，令狐兄弟是位少年英雄，性子执拗得很，待属下慢慢开导于他……”正说到这里，殿外有十余人朗声说道：“玄武堂属下长老、堂主、副堂主，五枝香香主、副香主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喝道：“进殿！”只见十余条汉子走进殿来，一排跪下。

任我行以前当日月神教教主，与教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抱拳拱手而已，突见众人跪下，当即站起，将手一摆，道：“不必……”心下忽想：“无威不足以服众。当年我教主之位为奸人篡夺，便因待人太过仁善。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当下将“多礼”二字缩住了不说，跟着坐下。

不多时，又有一批人入殿参见，向他跪拜时，任我行便不再站起，只点了点头。

令狐冲这时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分别？”

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显然众人心怀极大恐惧，自知过去十余年来为东方不败尽力，言语之中，更不免有得罪前任教主之处，今日任教主重登大位，倘若要算旧帐，不知会受到如何惨酷的刑罚。更有一干新进，从来不知任我行是何等人，只知努力奉承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便可升职免祸，料想换了教主仍是如此，是

以人人高声颂扬。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有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寻思：“盈盈对我如此，她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待得我去了嵩山，阻止左冷禅当上五岳派的掌门，对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二位有了交代，再在恒山派中选出女弟子来接任掌门，我身一获自由，加盟神教，也可商量。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非枉自为人？我日后娶盈盈为妻，任教主是我岳父，向他磕头跪拜，原是应有之义，可是什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什么‘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我当初只道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只是东方不败与杨莲亭所想出来折磨人的手段，但瞧这情形，任教主听着这些谀词，竟也欣然自得，丝毫不觉得肉麻！”

又想：“当日在华山思过崖后洞石壁之上，见到魔教十长老所刻下的武功，曾想魔教前辈之中，着实有不少英雄好汉。若非如此，日月教焉能与正教抗衡百年，互争雄长，始终不衰？即以当世之士而论，向大哥、上官云、贾布、童百熊、孤山梅庄中的江南四友，哪一个不是奇才杰出之士？这样一群英雄豪杰，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只听得任我行洋洋得意的声音从长殿彼端传了出来，说道：“你们以前都在东方不败手下服役，所干过的事，本教主暗中早已查得清清楚楚，一一登录在案。但本教主宽大为怀，只瞧各人今后如何，决不会追究前事，翻算老账。今后只须大家尽忠本教主，本教主自当善待尔等，共享荣华富贵。”

瞬时之间，殿中颂声大作，都说教主仁义盖天，胸襟如海，大人不计小人过，众部属自当谨奉教主令旨，忠字当头，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立下决心，为教主尽忠到底。

任我行待众人说了一阵，声音渐渐静了下来，又道：“但若有谁胆敢作逆造反，不服令旨，那便严惩不贷。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迟处死。”众人齐声道：“属下万万不敢。”

令狐冲听这些人话声颤抖，显得十分害怕，暗道：“任教主还是和东方不败一样，以恐惧之心威慑教众。众人面子上恭顺，心底却愤怒不服，这个‘忠’字，从何说起？”

只听得有人向任我行揭发东方不败的罪恶，说他如何忠言逆耳，偏信杨莲亭一人，如何滥杀无辜，赏罚有私，爱听恭维的言语，祸乱神教。有人说他败坏本教教规，乱传黑木令，强人服食三尸脑神丸。另有一人说他饮食穷侈极欲，吃一餐饭往往宰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

令狐冲心道：“一个人食量再大，又怎食得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他定是宴请朋友或是与众部属同食。东方不败身为一教之主，宰几头牛羊，又怎算是什么罪行？”

但听各人所提东方不败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琐碎。有人骂他喜怒无常，哭笑无端；有人骂他爱穿华服，深居不出。更有人说他见识肤浅，愚蠢糊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

令狐冲寻思：“你们指骂东方不败如何如何，我也不知你们说得对不对。可是适才我们五人敌他一人，个个死里逃生，险些儿尽数命丧他绣花针下。倘若东方不败武功低微，世上更无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了。当真胡说八道之至。”

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

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早已甘心化身为女子，只爱男人，不喜女色，什么淫辱妇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哈哈，哈哈！”他想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

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长殿中各人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

盈盈知他闯了祸，抢过来挽住了他手，道：“冲哥，他们在说东方不败的事，没什么听的，咱们到崖下逛逛去。”令狐冲伸了伸舌头，笑道：“可别惹你爹爹生气。”

二人并肩而出，经过那座汉白玉的牌楼，从竹篓中挂了下去。

二人偎倚着坐在竹篓之中，眼见轻烟薄雾从身旁飘过，与崖上长殿中的情景换了另一个世界。令狐冲向黑木崖上望去，但见日光照在那汉白玉牌楼上，发出闪闪金光，心下感到一阵快慰：“我终于离此而去，昨晚的事情便如做了一场噩梦。从此而后，说什么也不再踏上黑木崖来了。”

盈盈道：“冲哥，你在想什么？”令狐冲道：“你能和我一起去吗？”盈盈脸上一红，道：“我们……我们……”令狐冲道：“什么？”盈盈低头道：“我们又没成婚，我……我怎能跟着你去？”令狐冲道：“以前你不也和我一起在江湖行走？”盈盈道：“那是迫不得已，何况，也因此惹起了不少闲言闲语。刚才爹爹说我……说我只向着你，不要爹爹了，倘若我跟你去，爹爹一定大大不高兴。爹爹受了这十几年牢狱之灾，性子很有些不同了，我想多陪陪他。只要你我此心不渝，今后咱们相聚的日子可长着呢。”说到最后这两句话，声音细微，几不可闻。

恰好一团白云飘来，将竹篓和二人都裹在云中。令狐冲望出来时但觉朦朦胧胧，盈盈虽偎依在他身旁，可是和她相距却又似极远，好像她身在云端，伸手不可触摸。

竹篓到得崖下，二人跨出篓外。盈盈低声道：“你这就要去了？”令狐冲道：“左冷禅邀集五岳剑派于三月十五聚会，推举五岳派掌门。他野心勃勃，势将不利于天下英雄。嵩山之会，我是必须去的。”盈盈点了点头，道：“冲哥，左冷禅剑术非你敌手，但你须提防他诡计多端。”令狐冲应道：“是。”

盈盈道：“我本该跟你一起去，只不过我是魔教妖女，倘若和你同上嵩山，有碍你的大计。”她顿了一顿，黯声道：“待得你当上了五岳派掌门，名震天下，咱二人正邪不同，那……那……那可更加难了。”

令狐冲握住她手，柔声道：“到这时候，难道你还信我不过我么？”盈盈凄然一笑，道：“信得过！”隔了一会，幽幽地道：“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东方叔叔是这样，我担心爹爹说不定也会这样。”令狐冲微笑道：“你爹爹不会去练《葵花宝典》上的武功，那宝典早已给他撕得粉碎，便是想练，也不成了。”

盈盈道：“我不是说武功，是说一个人的性子。东方叔叔就算不练《葵花宝典》，他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权在手，生杀予夺，自然而然地会狂妄自大起来。”

令狐冲道：“盈盈，你不妨担心别人，却决不必为我担心。我生就一副浪子性格，

永不会装模作样。就算我再狂妄自大，在你面前，永远永远就像今天这样。”

盈盈叹了口气，道：“那就好了。”随即笑问：“像今天这样，是怎么样？”令狐冲正色道：“千秋万载，万载千秋，令狐冲是婆婆跟前的一个乖孙子。”盈盈嫣然一笑，道：“这样，我才真正占尽了天下的好处。什么千娇百媚，青春年少，全不打紧。千秋万载，万载千秋，我任盈盈也永远是令狐大侠身边的一个乖女孩。”

令狐冲忽然想起一事，说道：“我俩的事，早已天下皆知。给你充军到南海荒岛的那些朋友们，可以让他们回来了吧？”盈盈微笑道：“我就派人去接他们回来就是。”

令狐冲拉近她身子，轻轻搂了搂她，说道：“我这就向你告辞。嵩山的大事一了，我便来寻你，自此而后，咱二人也不分开了。”盈盈眼中一亮，闪出异样的神采，低声道：“但愿你事事顺遂，早日前来。我……我在这里日日夜夜望着。”令狐冲道：“是了！”伸嘴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吻。盈盈满脸飞红，娇羞无限。

令狐冲哈哈大笑，牵过马来，上马出了日月教。

三十二 并派

不一日，令狐冲回到恒山。在山脚下守望的恒山弟子望见了，报上山去，群弟子齐来迎接。接着居于恒山别院中的群豪，也一窝蜂地拥来相见。令狐冲问起别来情况。祖千秋道：“启禀掌门人，男弟子们都住在别院，没一人敢上主峰，规矩得很。”令狐冲喜道：“那就好极。”

仪和笑道：“他们确是谁也没上主峰来，至于是否规矩得很，只怕未必。”令狐冲问：“怎么？”仪和道：“我们在主庵之中，白天晚上，总听得通元谷中喧哗无比，没片刻安静。”令狐冲哈哈大笑，道：“要这些朋友们有片刻安静，可就难了。”

令狐冲当下简略说了任我行夺回教主之位的事。群豪欢声雷动，叫嚷声响彻山谷。大家都想：“任教主夺回大位，圣姑自然权重。大伙儿今后的日子一定好过得多。”

令狐冲上了见性峰，到无色庵中，在定闲等三位师太灵位前磕了头，与仪和、仪清等大弟子商议，离三月十五嵩山之会已无多日，恒山派该当首途去河南了。仪和等都道，为了对抗嵩山派的并派之议，带同通元谷群豪上嵩山固然声势浩大，但难免引得泰山、衡山、华山三派的非议，也让左冷禅多了反对恒山派的借口。仪和道：“掌门师兄剑法上胜过左冷禅，出任五岳派掌门人就已顺理成章，但如通元谷的大批仁兄在旁，势必多生枝节。”令狐冲微笑道：“咱们的主旨是让左冷禅吞并不了其余四派。我做恒山派掌门人已挺不像样，更不用说做五岳派掌门人了。大家都说不带通元谷这些仁兄们去嵩山，那么不带便是。”

他去通元谷悄悄向计无施、祖千秋、老头子三人说了。计无施等也说以不带通元谷群豪为妥，要令狐冲带同众女弟子先去，他三人自会向群豪解释明白。大伙儿在通元谷准备好了候命，一面安排人手，传递讯息，倘若嵩山派要倚多为胜，通元谷恒山下院的近千弟子便即大举南下嵩山赴援。当晚令狐冲和群豪纵酒痛饮，喝得烂醉如泥，原定次日动身前赴嵩山，但酒醒时日已过午，一切都未收拾定当，只得顺延一日。到第二日早晨，令狐冲才率同一众女弟子向嵩山进发。

一行人行了数日，这天来到一处市镇，众人一座破败的大祠堂中做饭休息。郑萼等七名女弟子出外四下查察，以防嵩山派又搞什么阴谋诡计。

过不多时，郑萼和秦绢飞步奔来，叫道：“掌门师兄，快来看！”两人脸上满是笑容，显是见到了滑稽之极的事。仪和忙问：“什么事？”秦绢笑道：“师姊你自己去看。”

令狐冲等跟着她二人奔进一家客店，走到西边厢一间客房门外，只见一张炕上几人叠成一团，正是桃谷六仙。六人都动弹不得。

令狐冲大为骇异，忙走进房中，将放在最上的桃根仙抱下，见他身上给点了穴道，

口中塞有一个麻核桃，便给他挖出。桃根仙立时破口大骂：“你奶奶的，你十八代祖宗个个不得好死，十八代灰孙子个个生下来没屁股眼……”令狐冲笑道：“喂，桃根仙大哥，我可没得罪你啊。”桃根仙道：“我怎么会骂你？你别缠夹！这狗娘养的，老子见了他，将他撕成八块、十六块、三十四块……”令狐冲问道：“你骂谁？”

桃根仙道：“他奶奶的，老子不骂他骂谁？”令狐冲又将余下五人中堆得最高的桃花仙抱下，取出了他口中麻核。

麻核只取出一半，桃花仙便已急不可待，叽哩咕噜地含糊说话，待得麻核离口，便道：“大哥，你说得不对，八块的两倍是十六块，十六块的两倍是三十二块，你怎么说是三十四块？”桃根仙道：“我偏偏喜欢说三十四块，却又怎地？我又没说是两倍！我心中想的是两倍加二。”桃花仙道：“为什么两倍加二？可没道理。”两人身上穴道尚未解开，只嘴巴一得自由，立即辩了起来。

令狐冲笑道：“两位且别吵，到底是怎么回事？”

桃花仙骂道：“不戒和不可不戒这两个臭和尚，他祖宗十八代个个是臭和尚！”

令狐冲笑道：“怎么骂起不戒大师来啦？”桃根仙道：“不骂他骂谁？你不告而别，祖千秋跟大伙儿一说，我六兄弟怎能不去嵩山瞧瞧热闹？自然跟了来啦。我们还要抢在你头里。走到这里，遇见了不可不戒这臭和尚，假装跟我们喝酒，又说见到六只狗子咬死一头大虫，骗我们出去瞧。哪知道他太师父不戒这臭和尚却躲在门角落里，冷不防把我们一个个都点了穴道，像堆柴草般堆在一起，说道我们如上嵩山，定要坏了令狐掌门的大事。他奶奶的，我们怎会坏你的大事？”

令狐冲这才明白，笑道：“这一次是桃谷六仙赢了，不戒大师输了。下次你们六兄弟见到他师徒俩，千万不能提起这件事，更不可跟他们二人动手。否则的话，天下英雄好汉问起原因，都知道不戒大师折在桃谷六仙手里，他面目无光，太丢人了。”桃根仙和桃花仙连连点头，说道：“下次见到这两个臭和尚，我们只装作没事人一般便了，免得他师徒俩难以做人。”令狐冲笑道：“赶快解开这几位的穴道要紧，他们可给憋得狠了。”当下伸手替桃花仙解了穴道，走出房外，带上了房门，以免听他六兄弟缠夹不清的争吵。

郑萼笑问：“掌门师兄，这六兄弟在干什么？”秦绢笑道：“他们在叠罗汉。”桃花仙听到了，隔房骂出来：“小尼姑，胡说八道，谁说我们是在叠罗汉？”秦绢笑道：“我可不是小尼姑。”桃根仙道：“你和小尼姑在一起，也就是小尼姑了。”

秦绢道：“令狐掌门跟我们在一起，他也是小尼姑吗？”郑萼笑道：“你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你们六兄弟也都是小尼姑了。”桃根仙和桃花仙无言以对，互相埋怨，都怪对方不好，以致弄得自己也变成了小尼姑。

令狐冲和仪和等在房外候了好半晌，始终不见桃谷六仙出来。令狐冲又推门入内，却见桃花仙笑吟吟地走来走去，始终没给五兄弟解开穴道。令狐冲哈哈大笑，忙伸手给五人都解了穴道，急速退出房外。但听得砰嘭、喀喇之声大作，房中已打成一团。

令狐冲笑嘻嘻地走开，转了个弯，行出数丈，便到了田边小路之上。但见一株桃树上生满了蓓蕾，只待春风一至，便即盛开，心想：“这桃花何等娇艳，可是桃谷六

仙却又这等颠三倒四，和桃花可拉不上半点干系。”

他闲步一会，心想六兄弟的架该打完了，不妨便去跟他们一起喝酒，忽听得身后脚步声轻响，有个女子声音叫道：“掌门师兄！”令狐冲转过身来，见是仪琳。她走上前来，轻声道：“我问你一句话，成不成？”令狐冲微笑道：“当然成啊，什么事？”仪琳道：“到底你喜欢任大小姐多些，还是喜欢你那个姓岳的小师妹多些？”

令狐冲一怔，微感尴尬，道：“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件事来？”仪琳道：“是仪和、仪清师妹她们叫我问的。”令狐冲更感奇怪，微笑道：“她们怎地想到要问这些话？”仪琳低下了头，道：“令狐师兄，你小师妹的事，我从来没跟旁人说过。那日仪和师妹剑伤岳小姐，双方生了嫌隙。仪真、仪灵两位师妹奉你之命送去伤药，华山派非但不收，还把两位师妹轰了出来。大家怕惹你生气，也没敢跟你说。后来于嫂和仪文师妹又上华山去，报知你接任恒山掌门，却让华山派给扣了起来。”令狐冲微微一惊，道：“你怎知道？”

仪琳忸怩道：“是那田……不可不戒说的。”令狐冲道：“田伯光？”仪琳道：“正是。你去了黑木崖之后，师妹们叫他上华山去探听讯息。”令狐冲点头道：“田伯光轻功了得，打探消息，不易为人发觉。他见到了报讯的两位师妹？”仪琳道：“是。不过华山派看守得很严，他若不伤人，没法相救，好在两位师妹也没吃苦。我写给他的条子上说，千万不可得罪了华山派，更加不得动手伤人，以免惹你生气。”令狐冲微笑道：“你写了条子对他说，倒像是师父的派头！”仪琳脸上一红，道：“我在见性峰，他在通元谷，有事通知他，只好写了条子，叫佛婆送去给他。”令狐冲笑道：“是了，我是说笑话。田伯光又说些什么？”

仪琳道：“他说见到一场喜事，你从前的师父招女婿……”突然之间，只见令狐冲脸色大变，她心下惊恐，便停了口。

令狐冲喉头哽住，呼吸艰难，喘着气道：“你说好啦，不……不要紧。”听到自己语音干涩，几乎不像是自己说的话。

仪琳柔声道：“令狐师兄，你别难过。仪和、仪清师妹她们都说，任大小姐虽是魔教中人，但容貌既美，武功又高，对你又一心一意，哪一点都比岳小姐强上十倍。”

令狐冲苦笑道：“我难过什么？小师妹有了个好归宿，我欢喜还来不及呢。他……他……田伯光见到了我小师妹……”

仪琳道：“田伯光说，华山玉女峰上张灯结彩，热闹得很，各门各派中有不少人到贺。岳先生却没通知咱们恒山派，竟把咱们当做敌人看待。”

令狐冲点了点头。仪琳又道：“于嫂和仪文师妹好意去华山报讯。他们不派人送礼，不来祝贺你接任掌门，那也罢了，干吗却将报讯的使者扣住了不放？”令狐冲呆呆出神，没回答她的话。仪琳又道：“仪和、仪清两位师妹说，他华山派行事不讲道理，咱们也不能太客气了。在嵩山见到了，咱们应该当众质问，叫他们放入。要不，咱们自行去把两位师妹先救了出来。”令狐冲又点了点头。仪琳见他失神落魄的模样，叹了口气，柔声道：“令狐师兄，你自己保重。”缓步走开。

令狐冲见她渐渐走远，唤道：“师妹！”仪琳停步回头。令狐冲问道：“和我师妹成亲的，是……是……”

仪琳点头道：“是！便是那个姓林的。”她快步走到令狐冲面前，拉住他右手衣袖，说道：“令狐师兄，那姓林的没半分及得上你。岳小姐是个糊涂人，才嫁给他，师姊们怕你生气，一直没敢跟你说。可是桃谷六仙说，我爹爹和田伯光便在左近。田伯光见到了你，多半会跟你说。就算田伯光不说，再过几天，便上嵩山了，定会遇上岳小姐和她丈夫。那时你见到她改了装，穿着新媳妇打扮，说不定……说不定……有碍大事。大家都说，倘若任大小姐在你身边，那就好了。众师姊叫我来劝劝你，别把那个又糊涂又没良心的岳姑娘放在心上。”

令狐冲脸露苦笑，心想：“她们都关心我，怕我伤心，因此一路上对我加意照顾。”忽觉手背上落上几滴水点，一侧头，只见仪琳正自流泪，奇道：“你……你怎么了？”

仪琳凄然道：“我见到你伤心的……伤心的模样，令狐师兄，你如要哭，就……就哭出声来好了。”

令狐冲哈哈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哭？令狐冲是个无行浪子，为师父师娘所不齿，早给逐出了师门。小师妹怎会……怎会……哈哈！”纵声大笑，发足往山道上奔去。

这一番奔驰，直奔出二十余里，到了一处荒无人迹的所在，只觉悲从中来，不可抑制，扑在地下，放声大哭。哭了好一会，心中才稍感舒畅，寻思：“我这时回去，双目红肿，若叫仪和她们见了，不免笑话于我，不如晚上再回去吧。”但转念又想：“我久出不归，她们定然担心。大丈夫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令狐冲苦恋岳灵珊，天下知闻。她弃我有若敝屣，我若不伤心，反倒是矫情做作了。”

当下放开脚步，回到镇尾的破祠堂中。仪和、仪清等正散在各处找寻，见他回来，无不喜动颜色，又见他双目红肿，谁也不敢多说多问。桌上早已安排了酒菜，令狐冲自斟自饮，大醉之后，伏案而睡。

数日后到了嵩山脚下，离会期尚有两天。等到三月十五正日，令狐冲率同众弟子，一早动身上山。走到半山，四名嵩山弟子下来迎接，执礼甚恭，说道：“嵩山末学后进，恭迎恒山派令狐掌门大驾，敝派左掌门在山上恭候。”又说：“泰山、衡山、华山三派的师伯叔和师兄们，昨天便都已到了。令狐掌门和众位师姊到来，嵩山派上下尽感荣宠。”

令狐冲一路上山，只见山道上打扫干净，每过数里，便有几名嵩山弟子备了茶水点心，迎接宾客，足见嵩山派这次安排得甚是周到，但也由此可见，左冷禅对这五岳派掌门之位志在必得，决不容有人阻拦。

行了一程，又有几名嵩山弟子迎了上来，和令狐冲见礼，说道：“昆仑、峨眉、崆峒、青城各派的掌门人和前辈名宿，今日都要聚会嵩山，参与五岳派推举掌门人大典。昆仑和青城派的各位都已到了。令狐掌门来得正好，大家都在山上候你大驾。”这几人眉宇之间颇有傲色，听他们语气，显然认为五岳派掌门一席，说什么也脱不出嵩山掌门的掌心。

又行一程，忽听得水声如雷，峭壁上两条玉龙直挂下来，双瀑并泻，屈曲回旋，飞跃奔逸。众人自瀑布之侧上峰。

嵩山派领路的弟子说道：“这叫做胜观峰。令狐掌门，你看比之恒山景物却又如

何？”令狐冲道：“恒山灵秀而嵩山雄伟，风景都是挺好的。”那人道：“嵩山位居天下之中，在汉唐二朝邦畿之内，原是天下群山之首。令狐掌门请看，这等气象，无怪历代帝王均建都于嵩山之麓了。”其意似说嵩山为群山之首，嵩山派也当为诸派的领袖。令狐冲微微一笑，道：“不知我辈江湖豪士，跟帝皇亲贵拉得上什么干系？左掌门常结交官府吗？”那人脸上一红，便不再说。

由此而上，山道越来越险，领路的嵩山派弟子一路指点，道：“这是青冈峰，青冈坪。这是大铁梁峡，小铁梁峡。”铁梁峡之右尽是怪石，其左则是万仞深壑，渺不见底。一名嵩山弟子拾起一块大石抛下壑去，大石和山壁相撞，初时轰然如雷，其后声响渐小，终至杳不可闻。仪和道：“请问这位师兄，今日来到嵩山的有多少人啊？”那汉子道：“少说也有二千人了。”仪和道：“每一个客人上山，你们都投一块大石示威，过不多时，这山谷可让你们嵩山派给填满了。”那汉子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转了一个弯，前面云雾迷蒙，山道上有十余名汉子手执兵刃，拦在当路。一人阴森森地道：“令狐冲几时上来？朋友们倘若见到，跟我瞎子说一声。”

令狐冲见说话之人须髯似戟，脸色阴森可怕，一双眼却是瞎的，再看其余各人时，竟个个都是瞎子，不由得心中一凛，朗声道：“令狐冲在此，阁下有何见教？”

他一说“令狐冲在此”五字，十几名瞎子立时齐声大叫大骂，挺着兵刃，便欲扑上，都骂：“令狐冲贼小子，你害得我好苦，今日这条命跟你拚了。”

令狐冲登时省悟：“那晚华山派荒庙遇袭，我以新学的独孤九剑剑法刺瞎了不少敌手的眼睛。这些人的来历一直猜想不出，此刻想来，自是嵩山派所遣，不料今日在此处重会。”眼见地势险恶，这些人倘若拚命，只要给其中一人抱住，不免一齐堕下万丈深谷。

又见引路的嵩山弟子嘴角含笑，一副幸灾乐祸之意，寻思：“我在龙泉铸剑谷所杀嵩山派人物着实不少，今日上得嵩山，可半分大意不得。”说道：“这些瞎朋友，是嵩山派门下的弟子吗？请阁下叫他们让路。”那嵩山弟子笑道：“他们不是敝派的。在下说出来的话管不了事。还是请令狐掌门自行打发的。”

忽听得一人大声喝道：“老子先打发了你再说。”正是不戒和尚到了。他身后跟着不可不戒田伯光。不戒大踏步走上前去，一伸手，抓住两名嵩山弟子，向众瞎子投将过去，叫道：“令狐冲来也！”众瞎子挥兵刃乱砍乱劈，总算两名嵩山弟子武功不低，身在半空，仍能拔剑抵挡，大叫：“是嵩山派自己人，快让开了！”

众瞎子急忙闪避，乱成一团。不戒抢上前去，又抓住了两名嵩山弟子，喝道：“你不叫这些瞎子们让开，老子把你这两个混蛋抛了下去。”双臂运劲，将二人向天投去。不戒和尚臂力雄健无比，两名嵩山弟子给他投向半空，直飞上七八丈，登时魂飞魄散，齐声惨叫，只道这番定是跌入了下面万丈深谷，顷刻间便成为一团肉泥了。

不戒和尚待他二人跌落，双臂齐伸，又抓住了二人后颈，说道：“要不要再来一次？”一名汉子忙道：“不……不要了！”另一名嵩山弟子甚是乖觉，大声叫道：“令狐冲，你往哪里逃？众位瞎子朋友，快追，快上山追！”十余名瞎子听了，信以为真，拔足便向山上追去。

田伯光怒道：“令狐掌门的名字，也是你这小子叫得的？”伸手啪啪两记耳光，大

声呼唤：“令狐大侠在这里！令狐掌门在这里！哪一个瞎子有种，便过来领教他的剑法。”

众瞎子受了嵩山弟子的怂恿，又想到双目被令狐冲刺瞎的仇怨，满腔愤怒，便在山道上守候，但听得两名嵩山弟子的惨呼，不由得心寒，跟着在山道上来回乱奔，双目不能见物，一时无所适从，茫然站立。

令狐冲、不戒、田伯光及恒山诸弟子从众瞎子身畔走过，更向上行。陡见双峰中断，天然现出一道门户，疾风从断绝处吹出，云雾随风扑面而来。不戒喝道：“这叫做什么所在？怎地变哑巴了？”那嵩山弟子苦着脸道：“这叫作朝天门。”

众人折向西北，又上了一段山路，望见峰顶的旷地之上，无数人众聚集。引路的数名嵩山弟子加快脚步，上峰报讯。跟着便听得鼓乐声响起，欢迎令狐冲等上峰。

左冷禅身披土黄色布袍，率领了二十名弟子，走上几步，拱手相迎。令狐冲此刻虽是恒山掌门，但先前一直叫他“左师伯”，毕竟是后辈，便躬身行礼，说道：“晚辈令狐冲，拜见嵩山掌门。”左冷禅道：“多日不见，令狐世兄丰采尤胜往昔。世兄英俊年少而执掌恒山派门户，开武林中千古未有之局面，可喜可贺。”他向来冷口冷面，这时口中说“可喜可贺”，脸上神色，却绝无丝毫“可喜可贺”的模样。

令狐冲明白他言语中皮里阳秋，说什么“开武林中千古未有之局面”，其实是讽刺他以男子而做群尼的领袖，“英俊年少”四字，更不怀好意，说道：“晚辈奉定闲师太遗命，执掌恒山门户，志在为两位师太复仇雪恨。报仇大事一了，自当退位让贤。”他说着这几句话时，双目紧和左冷禅的目光相对，瞧他脸上是否现出惭色，抑或有愤怒憎恨之意，却见左冷禅脸上连肌肉也不牵动一下，说道：“五岳剑派向来同气连枝，今后五派归一，定闲、定逸两位师太的血仇，不单是恒山之事，也是我五岳派之事。令狐兄弟有志于此，那好得很啊。”他顿了一顿，说道：“泰山天门道兄、衡山莫大先生、华山岳先生，以及前来观礼道贺的不少武林朋友都已到达，请过去相见吧。”

令狐冲道：“是。少林方证大师和武当冲虚道长到了没有？”左冷禅淡淡地道：“他二位住得虽近，但自持身分，是不会来的。”说着向令狐冲瞪了一眼，目光中深有恨意。令狐冲一怔，便即省悟：“我接任掌门，这两位武林前辈亲临道贺。左冷禅却以为他们今日不会来，因此不但恨上了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对我可恨得更加厉害了。”

便在此时，忽见山道上两名黄衣弟子疾奔而上，全力快跑，显是身有急事。峰顶上诸人不约而同地都向这二人瞧去。不多时两人奔到左冷禅身前，禀道：“恭喜师父，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武当派掌门冲虚道长，率领两派门人弟子，正上山来。”

左冷禅道：“他二位老人家也来了？那可客气得很啊。这可须得下去迎接了。”他语气似乎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令狐冲见到他衣袖微微颤动，心中喜悦之情毕竟难以遮掩。

在嵩山绝顶的群雄听到少林方证大师、武当冲虚道长齐到，登时耸动，不少人跟在左冷禅之后，迎下山去。令狐冲和恒山弟子避在一旁，让众人下山。

只见泰山派天门道人、衡山派莫大先生以及丐帮帮主解风、青城派掌门松风观观主余沧海、闻先生等前辈名宿，果然都已到了。令狐冲和众人一一见礼，忽见黄墙后转出一群人来，正是师父、师娘和华山派一众师弟师妹。他心中一酸，快步抢前，跪

下磕头，说道：“令狐冲拜见两位老人家。”

岳不群身子一侧，冷冷地道：“令狐掌门何以行此大礼？那不是笑话奇谈吗？”令狐冲拜毕站起，退立道侧。岳夫人眼圈一红，说道：“听说你当了恒山派掌门。以后只须不再胡闹，也未始不能安身立命。”岳不群冷笑道：“他不再胡闹？那是日头从西方出来了。他第一日当掌门，恒山派便收了成千名旁门左道的人物，那还不够胡闹？听说他又跟大魔头任我行联手，杀了东方不败，让任我行重登魔教教主宝座。恒山派掌门人居然去参与魔教这等大事，还不算胡闹得到了家吗？”

令狐冲道：“是，是。”不愿多说此事，岔开了话题：“今日嵩山之会，瞧左师伯的用意，是要五岳剑派合而为一，合成一个五岳派。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岳不群问道：“你意下如何？”令狐冲道：“弟子……”岳不群微笑道：“‘弟子’二字，那不用提了。你倘若还念着昔日华山之情，那就……那就……”微微沉吟，似乎以下的话不易措词。

令狐冲自给逐出华山门墙以来，从未见过岳不群对自己如此和颜悦色，忙道：“你老人家有何吩咐，弟子……晚辈无有不遵。”

岳不群点头道：“我也没什么吩咐，只不过我辈学武之人，最讲究的是正邪是非之辨。当日你不能再在华山派耽下去，并不是我和你师娘狠心，不能原宥你的过失，实在你是犯了武林大忌。我虽将你自幼抚养长大，待你有如亲生儿子，却也不能徇私。”

令狐冲听到这里，眼泪涔涔而下，哽咽道：“师父师娘的大恩，弟子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岳不群轻拍他肩头，意示安慰，又道：“那日在少林寺中，闹到我师徒二人兵刃相见。我所使的那几招剑招，其中实含深意，盼你回心转意，重入我华山门墙。但你坚执不从，可令我好生灰心。”

令狐冲垂首道：“那日在少林寺中胡作非为，弟子当真该死。如得重列师父门墙，原是弟子毕生大愿。”岳不群微笑道：“这句话，只怕有些口是心非了。你身为恒山一派掌门，指挥号令，一任己意，那是何等风光，何等自在，又何必重列我夫妇门下？再说，以你此刻武功，我又怎能再做你师父？”说着向岳夫人瞧了一眼。

令狐冲听得岳不群口气松动，竟有重新收自己为弟子之意，心中喜不自胜，双膝一屈，便即跪下，说道：“师父、师娘，弟子罪大恶极，今后自当痛改前非，遵奉师父、师娘的教诲。只盼师父、师娘慈悲，收留弟子，重列华山门墙。”

只听得山道上人声喧哗，群雄簇拥着方证大师和冲虚道人，上得峰来。岳不群低声道：“你起来，这件事慢慢商量不迟。”令狐冲大喜，又磕了个头，道：“多谢师父、师娘！”这才站起。

岳夫人又悲又喜，说道：“你小师妹和你林师弟，上个月在华山已成……成了亲。”她口气颇有些担忧，生怕令狐冲所以如此急切地要重回华山，只是为了岳灵珊，一听到她嫁人的讯息，就算不发作吵闹，也非大失所望不可。

令狐冲心中一阵酸楚，微微侧头，向岳灵珊瞧去，只见她已改做了少妇打扮，服饰颇为华丽，但容颜一如往昔，并无新嫁娘那种容光焕发的神情。

她目光和令狐冲一触，突然间满脸通红，低下头去。

令狐冲胸口便如给大铁锤重重打了一下，霎时间眼前金星乱冒，身子摇晃，站立

不定，耳边隐隐听得有人说道：“令狐掌门，你是远客，反先到了。少林寺和峻极禅院近在咫尺，老衲却来得迟了。”令狐冲觉得有人扶住了自己左臂，定了定神，见方证大师笑容可掬地站在身前，忙道：“是，是！”拜了下去。

左冷禅朗声道：“大伙儿不用多礼了。否则几千人拜来拜去，拜到明天也拜不完。请进禅院坐地。”

嵩山绝顶，古称“峻极”。嵩山绝顶的峻极禅院本是佛教大寺，其后改为道家，近百年来成为嵩山派掌门的住所。左冷禅的名字中虽有一个“禅”字，却非佛门弟子，其武功属于道家。

群雄进得禅院，见院子中古柏森森，殿上并无佛像，大殿虽也甚大，比之少林寺的大雄宝殿却有不如，进来还不到千人，已连院子中也站满了，后来者更无插足之地。

左冷禅朗声道：“我五岳剑派今日聚会，承蒙武林中同道友好赏脸，光临者极众，大出在下意料之外，以致诸般供应，颇有不足，招待简慢，还望各位勿怪。”群豪中有人大声道：“不用客气啦，只不过人太多，这里站不下。”左冷禅道：“由此后院更上二百步，是古时帝皇封禅嵩山的封禅台，地势宽阔，本来极好。只是咱们布衣草莽，来到封禅台上议事，流传出去，有识之士未免要讥刺讽嘲，说咱们太过僭越了。”

古代帝皇为了表彰自己功德，往往有封禅泰山或封禅嵩山之举，向上天呈表递文，乃国家盛事。这些江湖豪杰，又怎懂得“封禅”是怎么回事？只觉挤在这大殿中气闷之极，别说坐地，连呼口气也不畅快，纷纷说道：“咱们又不是造反做皇帝，既有这等好所在，何不便去？旁人爱说闲话，去他妈的！”说话之间，已有数人冲向后院。

左冷禅道：“既是如此，大伙儿便去封禅台下相见。”

令狐冲心想：“左冷禅事事预备得十分周到，遇到商议大事之际，反让众人挤得难以转身，天下宁有是理？他自是早就想要众人去封禅台，只不好意思自己出口，却由旁人来倡议而已。”又想：“这封禅台不知是什么玩意儿？他说跟皇帝有关，他引大伙儿去封禅台，难道当真以皇帝自居么？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说他野心极大，统一了五岳剑派之后，便图扫灭日月教，再行并吞少林、武当。嘿嘿，他和东方不败倒是志同道合得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他跟着众人，来到封禅台下，寻思：“听师父口气，是肯原有我的过失，准我重回华山门下。为什么师父从前十分严厉，今日却脸色甚好？是了，多半他打听之下，得知我在恒山行为端正，绝无秽乱恒山门户，心中欢喜。小师妹嫁了林师弟，他二位老人家对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又知我没偷盗《紫霞秘笈》、吞没《辟邪剑谱》，以前冤枉错了我，再加上师娘一再劝说，师父这才回心转意。今日左冷禅力图吞并四派，师父身为华山掌门，自要竭力抗拒。他待我好些，我就可以和他联手，力保华山一派。这一节我自当尽力，不负他老人家的期望，同时也保全了恒山派。”

封禅台为大麻石所建，每块大石都凿得极为平整，想像当年帝皇为了祭天祈福，不知驱使几许石匠，始成此巨构。令狐冲细看时，见有些石块上斧凿之印甚新，虽已涂抹泥苔，仍可看出是新近补上，显然这封禅台年深月久，颇已毁败，左冷禅曾命人好好修整过一番，只是着意掩饰，不免欲盖弥彰，反而令人看出来其居心不善。

群豪来到这嵩山绝顶，都觉胸襟大畅。这绝巅独立天心，万峰在下。其时云开日

朗，纤翳不生。令狐冲向北望去，遥见成皋玉门，黄河有如一线，西向隐隐见到洛阳伊阙，东南两方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

只见三个老者向着南方指指点点。一人说道：“这是大熊峰，这是小熊峰，两峰笔立并峙的是双圭峰，三峰插云的是三尖峰。”另一位老者道：“这一座山峰，便是少林寺所在的少室山。那日我到少林寺去，颇觉少室之高，但从此而望，少林寺原来是在嵩山脚下。”三名老者都大笑起来。令狐冲瞧这三人服色打扮并非嵩山派中人，口中却说这等言语，以山为喻，推崇嵩山，菲薄少林。再瞧这三人双目炯炯有光，内力大是了得，看来左冷禅这次约了不少帮手，如若有变，出手的不仅仅是嵩山一派而已。

只见左冷禅正在邀请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登上封禅台去。方证笑道：“我们两个方外的昏庸老朽之徒，今日到来只是观礼道贺，却不用上台做戏，丢人现眼了。”左冷禅道：“方丈大师说这等话，可太过见外了。”冲虚道：“宾客都已到来，左掌门便请勾当大事，不用陪着我们两个老家伙了。”

左冷禅道：“如此遵命了。”向两人一抱拳，拾级走上封禅台。上了数十级，距台顶尚有丈许，他站在石级上朗声说道：“众位朋友请了。”嵩山绝顶山风甚大，群豪又散处在四下里观赏风景，左冷禅这一句话却清清楚楚地传入了各人耳中。

众人一齐转过头来，纷纷走近，围到封禅台旁。

左冷禅抱拳说道：“众位朋友瞧得起左某，惠然驾临嵩山，在下感激不尽。众位朋友来此之前，想必已然风闻，今日乃我五岳剑派协力同心、归并为一派的好日子。”台下数百人齐声叫了起来：“是啊，是啊，恭喜，恭喜！”左冷禅道：“各位请坐。这里不设桌椅，简陋怠慢了，敬请各位贵宾见谅。”

群雄当即就地坐下，各门各派的弟子都随着掌门人坐在一起。

左冷禅道：“想我五岳剑派向来同气连枝，百余年来携手结盟，早便如同一家，兄弟忝为五派盟主，亦已多历年所。只是近年来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兄弟与五岳剑派的前辈师兄们商量，均觉若非联成一派，统一号令，则来日大难，只怕不易抵挡。”

忽听得台下有人冷冷地道：“不知左盟主和哪一派的前辈师兄们商量过了？怎地我莫某人不知其事？”说话的正是衡山派掌门人莫大先生。他此言一出，显见衡山派是不赞成合并的。左冷禅道：“兄弟适才说道，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五派非合而为一不可，其中一件大事，便是咱们五派中人，自相残杀戕害，不顾同盟义气。莫大先生，我嵩山派弟子大嵩阳手费师弟，在衡山城外丧命，有人亲眼目睹，说是你莫大先生下的毒手，不知此事可真？”

莫大先生心中一凛：“我杀这姓费的，只刘师弟、曲洋、令狐冲，以及恒山派一名小尼姑亲眼所见。其中二人已死，难道令狐冲酒后失言，又或那小尼姑少不更事，走漏风声？”其时台下数千道目光，都集于莫大先生脸上。莫大先生神色自若，摇头说道：“并无其事！谅莫某这一点儿微末道行，怎杀得了大嵩阳手？”

左冷禅冷笑道：“若是正大光明的单打独斗，莫大先生原未必能杀得了我费师弟，但如忽施暗算，以衡山派这等百变千幻的剑招，再强的高手也难免着了道儿。我们细查费师弟尸身上伤痕，创口是给人捣得稀烂了，可是落剑的部位却改不了啊，那不是欲盖弥彰吗？”莫大先生心中一宽，摇头道：“你妄加猜测，又怎作得准？”心想原来

他只是凭费彬尸身上的剑创推想，并非有人泄漏，我跟他来个抵死不认便了。但这么一来，衡山派与嵩山派总之已结下了深仇，今日是否能生下嵩山，可就难说得很。

左冷禅续道：“我五岳剑派合而为一，是我五派立派以来最大的大事。莫大先生，你我均是一派之主，当知大事为重，私怨为轻。只要于我五派有利，个人的恩怨也只好搁在一旁了。莫兄，这件事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费师弟是我师弟，等我五派合并之后，莫兄和我也都是师兄弟了。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又何必再逞凶杀，多造杀孽？”他这番话听来平和，含意却着实咄咄逼人，意思显是说，倘若莫大先生赞同合派，那么杀死费彬之事便一笔勾销，否则自是非清算不可。他双目瞪视莫大先生，问道：“莫兄，你说是不是呢？”莫大先生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左冷禅皮笑肉不笑地微微一笑，说道：“南岳衡山派于并派之议是无异见了。东岳泰山派天门道兄，贵派意思如何？”

天门道人站起身来，声若洪钟地说道：“泰山派自祖师爷东灵道长创派以来，已三百余年。贫道无德无能，不能发扬光大泰山一派，可是这三百多年的基业，说什么也不能自贫道手中断绝。这并派之议，万万不能从命。”

泰山派中一名白须道人站了起来，朗声说道：“天门师侄这话就不对了。泰山一派，四代共有四百余众，可不能为了你一个人的私心，阻挠了利于全派的大业。”众人见这白须道人脸色枯槁，说话中气却十分充沛。有人识得他的，便低声相告：“他是玉玑子，是天门道人的师叔。”

天门道人脸色本就红润，听得玉玑子这么说，更加涨得满脸通红，大声道：“师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师侄自从执掌泰山门户以来，哪一件事不是为了本派的声誉基业着想？我反对五派合并，正是为了保存泰山一派，那又有什么私心了？”玉玑子嘿嘿一笑，说道：“五派合并，行见五岳派声势大盛，五岳派门下弟子，哪一个不沾到光？只是师侄你这掌门人却做不成了。”天门道人怒气更盛，大声道：“我这掌门人，做不做有什么干系？只泰山一派，说什么也不能在我手中给人吞并。”玉玑子道：“你嘴上说得漂亮，心中却就是放不下掌门人的名位。”

天门道人怒道：“你真道我是如此私心？”一伸手，从怀中取出了一柄黑黝黝的铁铸短剑，大声道：“从此刻起，我这掌门人是不做了。你要做，你就做去！”

众人见这柄短剑貌不惊人，但五岳剑派中年纪较长的，都知是泰山派创派祖师东灵道人的遗物，近三百年来代代相传，已成为泰山派掌门人的信物。

玉玑子逼上几步，冷笑道：“你倒舍得？”天门道人怒道：“为什么舍不得？”玉玑子道：“既是如此，那就给我！”右手疾探，已抓住了天门道人手中的铁剑。天门道人全没料到他竟会真的取剑，一怔之下，铁剑已让玉玑子夺了过去。他不及细想，刷的一声，抽出了腰间长剑。

玉玑子飞身退开，两条青影晃处，两名老道仗剑齐上，拦在天门道人面前，齐声喝道：“天门，你以下犯上，忘了本门戒条么？”

天门道人看这二人时，却是玉磬子、玉音子两位师叔。他气得全身发抖，叫道：“二位师叔，你们亲眼瞧见了，玉玑……玉玑师叔刚才干什么来！”

玉音子道：“我们确是亲眼瞧见了。你已把本派掌门人之位，传给了玉玑师兄，退

位让贤，那也好得很啊。”玉磬子道：“玉玑师兄既是你师叔，眼下又是本派掌门人，你仗剑行凶，对他无礼，这是欺师灭祖、犯上作乱的大罪。”天门道人眼见两位师叔无理偏袒，反而指责自己的不是，怒不可遏，大声道：“我只是一时的气话，本派掌门人之位，岂能如此草草……草草传授，就算要让人，他……他……他妈的，我也决不能传给玉玑。”急怒之余，竟忍不住口出秽语。玉音子喝道：“你说这种话，配不配当掌门人？”

泰山派人群中一名中年道人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本派掌门向来是俺师父，你们几位师叔祖在捣什么鬼？”这中年道人法名建除，是天门道人的第二弟子。跟着又有一人站起来喝道：“天门师兄将掌门人之位交给了俺师父，这里嵩山绝顶数千对眼睛都见到了，数千对耳朵都听到了，难道是假的？天门师兄刚才说道：‘从此刻起，我这掌门人不做了，你要做，你就做去！’你没听见吗？”说这话的是玉玑子的弟子。

泰山派中一百几十人齐叫：“旧掌门退位，新掌门接位！旧掌门退位，新掌门接位！”天门道人是泰山派的长门弟子，他这一门声势本来最盛，但他五六个师叔暗中联手，突然同时跟他作对，泰山派来到嵩山的二百来人中，倒有一百六十余人和他敌对。

玉玑子高高举起铁剑，说道：“这是东灵祖师爷的神兵。祖师爷遗言：‘见此铁剑，如见东灵’。咱们该不该听祖师爷的遗训？”一百多名道人大声呼道：“掌门人说得对！”又有人叫道：“逆徒天门犯上作乱，不守门规，该当擒下发落。”

令狐冲见了这般情势，料想这均是左冷禅暗中布置。天门道人性子暴躁，受不起激，三言两语，便堕入了彀中。此时敌方声势大盛，天门又乏应变之才。徒然暴跳如雷，却一筹莫展。令狐冲举目向华山派人群中望去，见师父负手而立，脸上全无动静，心想：“玉玑子他们这等搞法，师父自是大大地不以为然，但他老人家目前并不想插手干预，当是暂且静观其变。我一切唯他老人家马首是瞻便了。”

玉玑子左手挥了几下，泰山派的一百六十余名道人突然散开，拔出长剑，将其余五十多名道人围在垓心，被围的自然都是天门座下的徒众了。天门道人怒吼：“你们真要打？那就来拚个你死我活。”玉玑子朗声道：“天门听着：泰山派掌门有令，叫你弃剑降服，你服不服东灵祖师爷的铁剑遗训？”天门怒道：“呸，谁说你是本派的掌门人了？”玉玑子叫道：“天门座下诸弟子，此事与你们无干，大家抛下兵刃，过来归顺，那便概不追究，否则严惩不贷。”

建除道人大声道：“你若能对祖师爷的铁剑立下重誓，决不让祖师爷当年辛苦缔造的泰山派在江湖中除名，那么大家拥你为本派掌门，原也不妨。但若你一当掌门，立即将本派出卖给嵩山派，那可是本派的千古罪人，你就死了，也没面目去见祖师爷。”

玉音子道：“你后生小子，凭什么跟我们‘玉’字辈的前人说话？五派合并，嵩山派还不是一样的除名？五岳派这‘五岳’二字，就包括泰山在内，又有什么不好了？”

天门道人道：“你们暗中捣鬼，都给左冷禅收买了。哼，哼！要杀我可以，要我答应归降嵩山，那是万万不能。”

玉玑子道：“你们不服掌门人的铁剑号令，小心顷刻间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天门道人道：“忠于泰山派的弟子们，今日咱们死战到底，血溅嵩山。”站在他身周的群弟子齐声呼道：“死战到底，决不投降！”他们人数虽少，但个个脸上现出坚毅之色。玉玑子若挥众围攻，一时之间未必能将他们尽数杀了。封禅台旁聚集了数千位英雄好汉，少林派方证大师、武当派冲虚道人这些前辈高人，也决不能让他们以众欺寡，干这屠杀同门的惨事。玉玑子、玉磬子、玉音子等数人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定主意。

忽听得左侧远处有人懒洋洋地道：“老子走遍天下，英雄好汉见得多了，然而说过了话立刻就赖的狗熊，倒是少见。”众人一齐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一个麻衣汉子斜倚在一块大石之旁，左手拿着一顶范阳斗笠，当扇子般在面前扇风。这人身材瘦长，眯着一双细眼，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气。众人都不知他来历，也不知他这几句话是在骂谁。只听他又道：“你明明已把掌门让了给人家，难道说过的话便是放屁？天门道人，你名字中这个‘天’字，只怕得改一改，改个‘屁’字，那才相称。”玉玑子等才知他是在相助己方，都笑了起来。

天门怒道：“是我泰山派自己的事，用不着旁人多管闲事。”那麻衣汉子仍懒洋洋地道：“老子见到不顺眼之事，那闲事便不得不管。”

突然间众人眼一花，只见这麻衣汉子陡然跃起，迅捷无比地冲进了玉玑子等人的圈子，左手斗笠一起，便向天门道人头顶劈落。天门道人竟不招架，挺剑往他胸口刺去。那人倏地一扑，从天门道人的胯下钻过，右手据地，身子倒转，砰的一声，足跟重重地踢中了天门道人背心。这几下招数怪异之极，峰上群英聚集，各负绝艺，但这汉子所使的招数，众人却都是从所未见。天门猝不及防，登时给他踢中了穴道。

天门身侧的几名弟子各挺长剑向那汉子刺去。那汉子哈哈一笑，抓住天门后心，挡向长剑，众弟子缩剑不迭。那汉子喝道：“再不抛剑，我把这牛鼻子的脑袋给扭了下来。”说着右手揪住了天门头顶的道髻。天门空负一身武功，给他制住之后，竟全然动弹不得，一张红脸已变得铁青。瞧这情势，那汉子只消双手用力一扭，天门的颈骨立时会给他扭断了。

建除道：“阁下忽施偷袭，不是英雄好汉之所为。阁下尊姓大名。”那人左手一扬，啪的一声，打了天门道人一个耳光，懒洋洋地道：“谁对我无礼，老子便打他师父。”天门道人的众弟子见师尊受辱，无不又惊又怒，各人挺着长剑，只消同时攒刺，这麻衣汉子当场便得变成一只刺猬，但天门道人为他所制，投鼠忌器，谁也不敢妄动。一名青年骂道：“你这狗畜生……”那汉子举起手来，啪的一声，又打了天门一记耳光，说道：“你教出来的弟子，便只会说脏话吗？”

突然之间，天门道人哇的一声大叫，脑袋一转，和那麻衣汉子面对着面，口中一股鲜血直喷了出来。那汉子吃了一惊，待要放手，已然不及。霎时之间，那汉子满头满脸都给喷满了鲜血，便在同时，天门道人双手环转，抱住了他头颈，但听得喀的一声，那人颈骨竟给硬生生地折断。天门道人右手一抬，那人直飞了出去，啪的一声响，跌在数丈之外，扭曲得几下，便已死去。

天门道人身材本就十分魁梧，这时更加神威凛凛，满脸都是鲜血，令人见之生怖。过了一会，他猛喝一声，身子一侧，倒在地下。原来他为这汉子出其不意地突施怪招制住，又当众连遭侮辱，气愤难当之际，竟甘舍己命，运内力冲断经脉，由此而解开

被封的穴道，奋力一击，杀毙敌人，但自己经脉俱断，也活不成了。天门座下众弟子齐叫“师父”，抢去相扶，见他已然气绝，尽皆放声大哭。

人丛中忽然有人说道：“左掌门，你请了‘青海一泉’这等人物来对付天门道长，未免太过分了吧？”众人向说话之人瞧去，见是个形貌猥琐的老者，有人认得他名叫何三七，常自挑了副馄饨担，出没三湘五泽市井之间。给天门道人击毙的那汉子到底是何来历，谁也不知道，听何三七说叫做“青海一泉”。“青海一泉”是何来头，知道的人却也不多。

左冷禅道：“这可是笑话奇谈了，这位季兄，和在下今天是初次见面，怎能说是在下所请？”何三七道：“左掌门和‘青海一泉’或许相识不久，但和这人的师父‘白板煞星’，交情却大非寻常。”

这“白板煞星”四字一出口，人丛中登时轰的一声。令狐冲依稀记得，许多年前，师娘曾提到“白板煞星”的名字。那时岳灵珊还只六七岁，不知为什么事哭闹不休，岳夫人吓她道：“你再哭，‘白板煞星’来捉你去了。”令狐冲便问：“‘白板煞星’是什么东西？”岳夫人道：“‘白板煞星’是个大恶人，专捉爱哭的小孩子去咬来吃。这人没鼻子，脸孔是平的，好像一块白板那样。”当时岳灵珊一害怕，便不哭了。令狐冲想起往事，凝目向岳灵珊望去，只见她眼望远处青山，若有所思，眉目之间微带愁容，显然没留心到何三七提及“白板煞星”这名字，恐怕幼时听岳夫人说过的话，也早忘了。

令狐冲心想：“小师妹新婚燕尔，林师弟是她心中所爱，该当十分欢喜才是，又有什么不如意事了？难道小夫妇两个闹别扭吗？”见林平之站在她身边，脸上神色颇为怪异，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令狐冲又是一惊：“这是什么神气？我似乎在谁脸上见过的。”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想不起来。

只听得左冷禅道：“玉玑道兄，恭喜你接任泰山派掌门。于五岳剑派合并之议，道兄高见若何？”众人听得左冷禅不答何三七的问话，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于结交“白板煞星”一节，是默认不辩了。“白板煞星”的恶名响了二三十年，但真正见过他、吃过他苦头的人，却也没几个，似乎他的恶名主要还是从形貌丑怪而起，然从他弟子“青海一泉”的行止瞧来，自然师徒都非正派人物。

玉玑子手执铁剑，得意洋洋地说道：“五岳剑派并而为一，于我五派上下人众，惟有好处，没半点坏处。只有像天门道人那样私心太重之人，贪名恋位，不顾公益，那才会创议反对。左盟主，在下执掌泰山派门户，于五派合并的大事，全心全意赞成。泰山全派，决在你老人家麾下效力，跟随你老人家之后，发扬光大五岳派门户。倘若有人恶意阻挠，我泰山派首先便容他们不得。”

泰山派中百余人轰然应道：“泰山派全派尽数赞同并派，有人妄持异议，泰山全派誓不与之干休。”这些人同声高呼，虽人数不多，但声音整齐，倒也震得群山鸣响。令狐冲心想：“他们显然是早就练熟了的，否则纵然大家赞同并派，也决不能每一个字都说得一模一样。”又听玉玑子的语气，对左冷禅老人家前、老人家后的恭敬万分，料想左冷禅若不是暗中已给了他极大好处，便是曾以毒辣手段，制得他服服贴贴。

天门道人座下的徒众眼见师尊惨死，大势已去，只得默不作声，有人咬牙切齿地

低声咒诅，有人握紧了拳头，满脸悲愤之色。

左冷禅朗声道：“我五岳剑派之中，衡山、泰山两派，已赞同并派之议，看来这是大势所趋，既然并派一举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嵩山派自也当追随众位之后，共襄大举。”

令狐冲心下冷笑：“这件事全是你一人策划促成，嘴里却说得好不轻松漂亮，居然还是追随众人之后，倒像别人在创议，而你不过是依附众意而已。”

只听左冷禅又道：“五派之中，已有三派同意并派，不知恒山派意下如何？恒山派前掌门定闲师太，曾数次和在下谈起，于并派一事，她老人家是极力赞成的。定静、定逸两位师太，也均持此见。”

恒山派众黑衣女弟子中，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左掌门，这话可不对了。我们两位师伯和师父圆寂之前，对并派之议痛心疾首，极力反对。三位老人家所以先后不幸逝世，就是为了反对并派。你怎可擅以己见，加之于她三位老人家身上？”众人齐向说话之人瞧去，见是个眉清目秀的圆脸女郎。这姑娘正是能言善道的郑萼，她年纪尚轻，别派人士大都不识。

左冷禅道：“你师父定闲师太武功高强，见识不凡，实是我五岳剑派中最了不起的人物，老夫生平深为佩服。只可惜在少林寺中不幸为奸徒所害。倘若她老人家今日尚在，这五岳派掌门一席，自非她莫属。”他顿了一顿，又道：“当日在下与定闲、定静、定逸三位师太谈及并派之事，在下就曾极力主张，并派之事不行便罢，倘若倡议告成，则五岳派的掌门一席，必须请定闲师太出任。当时定闲师太虽谦逊推辞，但在下全力拥戴，后来定闲师太也就不怎么坚辞了。唉，可叹，可叹！这样一位佛门女侠，竟然大功未成身先死，丧身少林寺中，实令人不胜叹息。”他连续两次提及少林寺，言语之中，隐隐将害死定闲师太的罪责加之于少林寺。就算害死她的不是少林派中人，但少林寺为武学圣地，居然有人能在其中害死这样两位武学高人，则少林派纵非串谋，也逃不了纵容凶手、疏于防范之责。

忽然有个粗糙的声音大声道：“左掌门此言差矣。当日定闲师太跟我说道，她老人家本来是想推举你做五岳派掌门的。”

左冷禅心头一喜，向那人瞧去，见那人马脸鼠目，相貌古怪，不知是谁，但身穿黑衫，乃恒山派中的人物，他身旁又站着五个容貌类似、衣饰相同之人，却不知六人便是桃谷六仙。他心中虽喜，脸上不动声色，说道：“这位尊兄高姓大名？定闲师太当时虽有这等言语，但在下与她老人家相比，可万万不及了。”

先前说话之人乃桃根仙，他大声道：“我是桃根仙，这五个都是我的兄弟。”左冷禅道：“久仰，久仰。”桃枝仙道：“你久仰我们什么？是久仰我们武功高强呢，还是久仰我们见识不凡？”左冷禅心想：“撕裂成不忧的，原来是这么六个浑人。”念在桃根仙为自己捧场的份上，便道：“六位武功高强，见识不凡，我都是久仰的。”

桃干仙道：“我们的武功，也没什么，六人齐上，比你左盟主高些，单打独斗，就差得远了。”桃花仙道：“但说到见识，可真比你左掌门高得不少。”左冷禅皱起眉头，哼了一声，道：“是吗？”桃花仙道：“半点不错。当日定闲师太便这么说。”桃叶仙道：“定闲师太和定静师太、定逸师太三位老人家在庵中闲话，说起五岳剑派合并之

事。定逸师太说道：‘五岳剑派不并派便罢，倘要并派，须得请嵩山派左冷禅先生来当掌门。’这一句话，你信不信？”左冷禅心下暗喜，说道：“那是定逸师太瞧得起在下，我可不敢当。”

桃根仙道：“你别忙欢喜。定静师太却道：‘当世英雄好汉之中，嵩山派左掌门也算得是位人物，倘若由他来当五岳派掌门人，倒也是一时之选。只不过他私心太重，胸襟太窄，不能容物，如果是他当掌门，我座下这些女弟子们，苦头可吃得大了。’”桃干仙接着道：“定闲师太便说：‘以大公无私而言，倒有六位英雄在此。他们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见识不凡，足可当得五岳派的掌门人。’”

左冷禅冷笑道：“六位英雄？是哪六位？”桃花仙道：“那便是我们六兄弟了。”

此言一出，山上数千人登时轰然大笑。这些人虽大半不识桃谷六仙，但瞧他们形貌古怪，神态滑稽，这时更自称英雄，说什么“武功高强，见识不凡”，自是忍不住好笑。

桃枝仙道：“当时定闲师太一提到‘六位英雄’四字，定静、定逸两位师太立即便想到是我们六兄弟，当下一齐鼓掌喝彩。那时候定逸师太说什么来？兄弟，你记得吗？”桃实仙道：“我当然记得。那时候定逸师太说道：‘桃谷六仙嘛，比之少林寺方证大师，见识是差一些了。比之武当派冲虚道长，武功是有所不及了。但在五岳剑派中，倒也无人能及。两位师姊，你们以为如何？’定静师太便道：‘我却以为不然。定闲师妹的武功见识，决不在桃谷六仙之下。只可惜咱们是女流之辈，又是出家人，要做五岳派掌门，做五岳派数千位英雄好汉的首领，总是不便。所以啊，咱们还是推举桃谷六仙为是。’”桃叶仙道：“定闲师太当下连连点头，说道：‘五岳剑派如真要并派，若不是由他六兄弟出任掌门，势必难以发扬光大，昌大门户。’”

令狐冲越听越好笑，情知桃谷六仙是在故意与左冷禅捣乱。左冷禅既妄造死者的言语，桃谷六仙依样葫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左冷禅倒也无法可施。

嵩山上群雄之中，除了嵩山一派以及为左冷禅所笼络的人物之外，对于五岳并派一举，大都颇具反感。有的高瞻远瞩之士如方证方丈、冲虚道长等人，深恐左冷禅羽翼一成，便即为祸江湖；有的眼见天门道人惨死，而左冷禅咄咄逼人，深感憎恶；更有的料想五岳并派之后，五岳派声势大张，自己这一派不免相形见绌；而如令狐冲等恒山派中人，料得定闲等三位师太是为左冷禅所害，只盼诛他报仇，自然敌意更盛。众人耳听得桃谷六仙胡说八道，却又说得似模似样，左冷禅几乎无法辩驳，大都笑吟吟的颇以为喜，年轻的更笑出声来。

忽然有个粗豪的声音说道：“桃谷六怪，定闲师太说这些话，有谁听到了？”

桃根仙道：“恒山派的几十名女弟子都亲耳听到的。郑萼郑师妹，你说是不是？”

郑萼忍住了笑，正色道：“不错。左掌门，你说我师伯赞成五派合并，那些言语又有谁听到了？恒山派的师姊师妹们，左掌门说的话，有谁听见咱们师尊说过没有？”百余名女弟子齐声答道：“没听说过。”有人大声道：“多半是左掌门自己捏造出来的。”更有一名女弟子道：“和左掌门相比，我师父还是对桃谷六仙推许多些。我们随侍三位老人家多年，岂有不知师尊心意之理？”

众人轰笑声中，桃枝仙大声道：“照啊，我们并没说谎，是不是？后来定闲师太又

道：‘五派合并，掌门人只有一个，他桃谷六仙共有六人，却是请谁来当的好？’兄弟，定静师太却怎么说啊？”桃花仙道：“这个……嗯，是了，定静师太说道：‘五派虽并而为一，但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这东南西北中五岳，相隔千里万里，却是并不到一块的。左冷禅又不是玉皇大帝，难道他还能将五座大山搬在一起吗？请桃谷六仙中的五兄弟分驻五山，剩下一个做总掌门也就是了。’”桃叶仙道：“不错！定逸师太便说：‘师妹此见甚是。原来桃谷六仙的父母当年甚有先见之明，知道日后左冷禅要合并五岳剑派，因此生下他六个兄弟来，既不是五个，又不是七个，佩服啊佩服！’”

群雄一听，登时笑声震天。

左冷禅筹划这一场五岳并派，原拟办得庄严隆重，好叫天下英雄齐生敬畏之心，不料斜刺里钻了这六个惫懒家伙出来，插科打诨，将一个盛大的典礼搞得好似一场儿戏，心下之恼怒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只是他乃嵩山之主，可不能随便发作，只得强忍气恼，暗暗打定了主意：“一待大事告成，若不杀了这六个无赖，我可真不姓左了。”

桃实仙突然放声大哭，叫道：“不行，不行！我六兄弟自出娘胎，从来寸步不离，这一做五岳派掌门，从此要分驻五岳，那可不干，万万的不干。”他哭得情意真切，恰似五岳派掌门名位已定，他六兄弟面临生离死别之境了。

桃干仙道：“六弟不须烦恼，咱们六人是不能分开的，兄弟固然舍不得，做哥哥的也舍不得。但既然众望所归，这五岳派掌门又非我们六兄弟来做不可，我们只好反对五岳派合而为一了。”桃根仙等五人齐声道：“对，对，五岳剑派一如现状，并他作甚？”

桃实仙破涕为笑，说道：“就算真的要并，也得五岳派中将来出了一位大英雄大豪杰，比我六兄弟见识更高，武功更强，也如我六兄弟那样的众望所归。有这样的人来做掌门，那时再并不迟。”

左冷禅眼见再与这六个家伙纠缠下去，只有越闹越糟，须以快刀斩乱麻手法，截断他们的话题，当下朗声说道：“恒山派的掌门，到底是你们六位大英雄呢，还是另有其人？恒山派的事，你们六位大英雄做得了主呢，还是做不了主？”

桃枝仙道：“我们六位大英雄要当恒山派掌门，本来也无不可。但想到嵩山派掌门是你左老弟，我们六人一当恒山掌门，便得和你姓左的相提并论，未免有点，嘿嘿，这个……那个……”桃花仙道：“和他相提并论，我们六位大英雄当然是大失身分，因此上这恒山派掌门人之位，只好请令狐冲来勉为其难了。”

左冷禅只气得七窍生烟，冷冷地道：“令狐掌门，你执掌恒山派门户，于贵派门下却不好生约束，任由他们在天下英雄之前胡说八道，出丑露乖。”令狐冲微笑道：“这六位桃兄说话天真烂漫，心直口快，却不是瞎造谣言之人。他们转述本派先掌门定闲师太的遗言，当比派外之人的胡说八道靠得住些。”

左冷禅哼了一声，道：“五岳剑派今日并派，贵派想必是要独持异议了？”

令狐冲摇头道：“恒山派却不是独持异议。华山派掌门岳先生，是在下启蒙传艺的恩师，在下今日虽然另归别派，却不敢忘了昔日恩师的教诲。”左冷禅道：“这么说来，你仍听从华山岳先生的话？”令狐冲道：“不错，我恒山派与华山派并肩携手，协力同心。”

左冷禅转头瞧向华山派人众，说道：“岳先生，令狐掌门不忘你旧日对他的思义，可喜可贺。阁下于五派合并之举，赞成也罢，反对也罢，令狐掌门都唯你马首是瞻。但不知阁下尊意若何？”岳不群道：“承左盟主询及，在下虽于此事曾细加考虑，但要做出一个极为妥善周详的抉择，却亦不易。”

一时峰上群雄的数千对目光都向他望去，许多人均想：“衡山派势力孤弱，泰山派内讧分裂，均不足与嵩山派相抗。此刻华山、恒山两派联手，再加上衡山派，当可与嵩山派一较短长了。”

只听岳不群说道：“我华山创派二百余年，中间曾有气宗、剑宗之争。众位武林前辈都知道的。在下念及当日两宗自相残杀的惨状，至今兀自不寒而栗……”

令狐冲寻思：“师父曾说，华山气剑二宗之争，是本派门户之羞，实不足为外人道，为什么他此刻却当着天下英雄公然谈论？”又听得岳不群语声尖锐，声传数里，每说一句话，远处均有回音，心想：“师父修习‘紫霞神功’，又到了更高的境界，说话声音、内力的运用，都跟从前不同了。”

岳不群续道：“因此在下深觉武林中的宗派门户，分不如合。千百年来，江湖上仇杀斗殴，不知有多少武林同道死于非命，推原溯因，泰半是因门户之见而起。在下常想，倘若武林之中并无门户宗派之别，天下一家，人人皆如同胞手足，那么种种流血惨剧，十成中至少可以减去九成。英雄豪杰不致盛年丧命，世上也少了许许多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

他这番话中充满了悲天悯人之情，极大多数人都不禁点头。有人低声说道：“华山岳不群人称‘君子剑’，果然名不虚传，深具仁者之心。”

方证大师合十道：“善哉，善哉！岳居士这番言语，宅心仁善。武林中人只要都如岳居士这般想法，天下的腥风血雨，刀兵纷争，便都泯于无形了。”

岳不群道：“大师过奖了。在下的一些浅见，少林寺历代高僧大德，自然早已想到过。以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登高一呼，各家各派中的高明卓识之士，闻风响应，千百年来必能有所建树。固然各家各派武术源流不同，修习之法大异，要武学之士不分门户派别，那是谈何容易？但‘君子和而不同’，武功尽可不同，却大可和和和气。可是直至今日，江湖上仍派别众多，或明争，或暗斗，无数心血性命，耗费于无谓的意气之争。既然历来高明之士都知门户派别的分歧大有祸害，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予以消除？在下于此事苦思多年，直至前几日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关窍所在。此事关系到武林全体同道的生死祸福，在下不敢自秘，谨提出请各位指教。”

群雄纷纷道：“请说，请说。”“岳先生的见地，定然是很高明的。”“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清除门户派别之见，只怕难于登天！”

岳不群待人声一静，说道：“在下潜心思索，发觉其中道理，原来在于一个‘急’字与‘渐’字的差别。历来武林中的有心人，盼望消除门户派别，往往操之过急，要一举而将天下所有宗派门户之间的界限，尽数消除。殊不知积重难返，武林中的宗派，大者数十，小者过千，每个门户都有数十年乃至千百年的传承，要一举而消除之，确是难于登天。”

左冷禅道：“以岳先生高见，要消除宗派门户之别，那是绝不可能了？如此说来，

岂不令人失望？”

岳不群摇头道：“虽然艰难万分，却也非绝无可能。在下适才言道，其间差别，在于缓急之不同。常言道得好，欲速则不达。只须方针一变，天下同道协力以赴，期之以五十年、一百年，决无不成之理。”

左冷禅叹道：“五十年、一百年，这里的英雄好汉，十之八九是尸骨已寒了。”

岳不群道：“吾辈只须尽力，事功是否成于我手，却不必计较。前人种树后人凉，咱们只种树，让后人得享清凉之福，岂非美事？再说，五十年、一百年，乃期于大成，若说小有成就，则十年八年之间，也已颇有足观。”

左冷禅道：“十年八年便有小成，那倒很好，却不知如何共策进行？”

岳不群微微一笑，说道：“左盟主眼前所行，便是大有福于江湖同道的美事。咱们要一举而泯灭门户宗派之见，那是没法办到的。但各家各派如择地域相近，武功相似，又或相互交好，先行尽量合并，则十年八年之内，门户宗派便可减少一大半。咱们五岳剑派合成五岳派，就可为各家各派树一范例，成为武林中千古艳称的盛举。”

他此言一出，众人都叫了起来：“原来华山派赞成五派合并。”

令狐冲更大吃一惊，心道：“料不到师父竟然赞成并派。我说过恒山派唯华山派马首是瞻，师父说赞成并派，我可不能食言。”心中焦急，举目向方证大师与冲虚道人望去，只见二人都摇了摇头，神色颇为沮丧。

左冷禅一直担心岳不群会力持异议，此人能言善辩，江湖上声名又好，不能对他硬来，万料不到他竟会支持并派，当真大喜过望，说道：“嵩山派赞成五派合并，老实说，本来只是念到众志成城的道理，只觉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今日听了岳先生一番大道理，令在下茅塞顿开，方知原来五派合并，于武林前途有这等重大关系，却不单单是于我五派有利之事了。”

岳不群道：“我五派合并之后，如欲张大己力，以与各家门派争雄斗胜，那只有在武林中徒增风波，于我五岳派固然未必有什么好处，于江湖同道更是祸多于福。因此并派的宗旨，必须着眼于‘息争解纷’四字。在下推测同道友好的心情，以为我五派合并之后，于别派或有不利，此点诸位大可放心。”

群雄听了他这几句话，有的似乎松了口气，有的却将信将疑。

左冷禅道：“如此说来，华山派是赞成并派的？”

岳不群道：“正是。”他顿了顿，眼望令狐冲，说道：“恒山派令狐掌门，以前曾在华山门下，在下与他曾有二十年师徒之情。他出了华山门墙之后，承他不弃，仍念念不忘昔日在下对他的情谊，盼望与在下终于同居一派。在下今日已答应于他，要同归一派，亦非难事。”说到这里，脸上露出笑容。

令狐冲胸口一震，登时醒悟：“他答应我重入他门下，原来并非回归华山，而是五派合并之后，我和师父、师娘又在一派之中，那也好得很啊。”又想：“听师父适才言道：五派合并，宗旨当在‘息争解纷’四字，如真是如此，五派合并倒是好事而非坏事了。看来前途吉凶，在于五岳派是照我师父的宗旨去做呢，还是照左冷禅的宗旨去做。如果我华山、恒山两派协力同心，再加上衡山派，以及泰山派中的一些道友，我们三派半对抗嵩山派和泰山派的半数，未始不能占到赢面。”

令狐冲心下思潮起伏，听得左冷禅道：“恭贺岳先生与令狐掌门，自今日起，贤师徒重归同一门派，那真是天大的喜事。”群雄中便有数百人跟着鼓掌叫好。

突然间桃枝仙大声说道：“这件事不妥，不妥，大大的不妥。”桃干仙道：“为什么不妥？”桃枝仙道：“这恒山派的掌门，本来是我六兄弟做的，是不是？”桃干仙等五人齐声应道：“是！”桃枝仙道：“后来我们客气，因此让给了令狐冲来做，是不是？让给令狐冲做，有一个条款，便是要他为定闲、定静、定逸三位师太报仇，是不是？”他问一句，桃干仙等五人都答道：“是！”

桃枝仙道：“可是杀害定闲师太她们三位的，却在五岳剑派之中，依我看来，多半是个若非姓左、便是姓右之人，又或是不左不右、姓中之人，如果令狐冲加入了五岳派，和这个姓左姓右又或姓中之人变成了同门师兄弟，如何还可动刀动枪，为定闲师太报仇？”桃谷五仙齐声道：“半点也不错。”

左冷禅心下大怒，寻思：“你这六个家伙如此当众辱我，再留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只怕更将有不少胡言乱语说了出来。”

只听桃根仙又道：“如果令狐冲不给定闲师太报仇，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是不是？如他不是恒山派掌门，便拿不得恒山派的主意，是不是？如他拿不得恒山派的主意，那么恒山派是否加入五岳派，便不能由令狐冲来说话了，是不是？”他问一句，桃谷五仙又齐声答一句：“是！”

桃干仙道：“一派不能没有掌门，令狐冲既然做不得恒山派掌门，便须另推高明，是不是？恒山派中有哪六位英雄武功高强，识见不凡，当年定闲师太固然早有定评，连五岳剑派左盟主刚才也说：‘六位武功高强，识见不凡，我都是久仰的’，是不是？”

桃干仙这么问，他五兄弟便都答一声：“是！”问的人声音越来越响，答的人也越答越起劲。与会的群雄一来确是觉得好笑，二来见到有人与嵩山派捣蛋，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心情，颇有人跟着起哄，数十人随着桃谷五仙齐声叫道：“是！”

当岳不群赞成五派合并之后，令狐冲心中便即大感混乱，这时听桃谷六仙胡说八道地捣乱，内心深处颇觉欢喜，似乎这六兄弟正在设法为自己解围脱困，但再听一会，突然奇怪：“桃谷六仙说话素来缠夹，前言不对后语，可是来到嵩山之后，每一句竟都含有深意。刚才这些言语似乎强词夺理，可是事先早有伏笔，叫人难以辩驳，和他们平素乱扯一顿的情形大不相同。难道暗中另有高人在指点吗？”

只听得桃花仙道：“恒山派中这六位武功卓绝、识见不凡的大英雄是谁，各位不是蠢人，想来也必知道，是不是？”百余人笑着齐声应道：“是！”桃花仙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请问各位，这六位大英雄是谁？”二百余人在大笑声中说道：“自然是你们桃谷六仙了。”

桃根仙道：“照啊，如此说来，恒山派掌门的位子，我们六兄弟只好当仁不让，勉为其难，德高望重，众望所归，水到渠成，水落石出，高山滚鼓，门户大开……”

他乱用成语，越说越不知所云，群雄无不捧腹大笑。

嵩山派中不少人大声吆喝：“你六个家伙在这里捣什么乱？快跟我滚下山去。”

桃枝仙道：“奇哉怪也！你们嵩山派千方百计地要搞五派合并，我恒山派的六位大英雄诚意来到嵩山，你们居然要赶我们下去。我们六位大英雄一走，恒山派其余的

小英雄、女英雄们，自然跟着也都下了嵩山，你们这五派合并，便稀哩呼噜，搞不成了。好！恒山派的朋友们，咱们都下山去，让他们搞四派合并。左冷禅爱做四岳派掌门，便由他做去。咱们恒山派可不凑这个热闹。”

仪和、仪清等女弟子对左冷禅恨之入骨，听桃枝仙这么一说，立时齐声答应，纷纷呼叫：“咱们走吧！”

左冷禅一听，登时发急，心想：“恒山派一走，五岳派变了四岳派。自古以来，天下便是五岳，决无缺一而成四岳之理。就算四派合并，我当了四岳派的掌门，说起来也少光彩。非但不够威风，反成为武林中的笑柄了。”当即说道：“恒山派的众位朋友，有话慢慢商量，何必急在一时？”

桃根仙道：“是你的狐群狗党、虾兵蟹将大声吆喝，要赶我们下去，可不是我们自己要走。”

左冷禅哼了一声，向令狐冲道：“令狐掌门，咱们武林中人，说话一诺千金，你说过要以岳先生的意旨为依归，那可不能说过了不算。”

令狐冲举目向岳不群望去，见他满脸殷切之状，不住向自己点头；令狐冲转头又望方证大师和冲虚道人，却见他二人连连摇头，正没做道理处，忽听得岳不群道：“冲儿，我和你向来情若父子，你师娘更待你不薄，难道你就不想和我们言归于好，就同从前那样吗？”

令狐冲听了这句话，霎时之间热泪盈眶，更不思索，朗声说道：“师父、师娘，孩儿所盼望的便是如此。你们赞同五派合并，孩儿不敢违命。”他顿了顿，又道：“可是，三位师太的血海深仇……”

岳不群朗声道：“恒山派定闲、定静、定逸三位师太不幸遭人暗算，武林同道，无不痛惜。今后咱们五派合并，恒山派的事，也便是我岳某人的事。眼前首要急务，莫过于查明真凶，然后以咱们五派之力，再请此间所有武林同道协助，那凶手便是金刚不坏之身，咱们也把他砍成了肉泥。冲儿，你不用过虑，这凶手就算是五岳派中的顶尖儿人物，咱们也决计放他不过。”这番话大义凛然，说得又斩钉截铁，绝无回旋余地。

恒山派众女弟子登时喝彩。仪和高声叫道：“岳先生之言不错。尊驾若能竭力以赴，为我们三位师尊报得血海深仇，恒山上下，尽感大恩大德。”

岳不群道：“这事着落在我身上，三年之内，岳某人若不能为三位师太报仇，武林同道便可说我是无耻之徒、卑鄙小人。”

他此言一出，恒山派女弟子更大声欢呼，别派人众也不禁鼓掌喝彩。

令狐冲寻思：“我虽决心为三位师太报仇，但要限定时日，却是不能。大家疑心左冷禅是凶手，但如何能证明？就算将他制住逼问，他也决不承认。师父何以能说得这般肯定？是了，他老人家定然已确知凶手是谁，又拿到了确切证据，则三年之内自能对付他。”他先前随同岳不群赞成并派，还怕恒山派的弟子们不愿，此刻见她们大声欢呼，无人反对，心中为之一宽，朗声道：“如此极好。我师父岳先生已然说过，只要查明戕害三位师太的真凶是谁，就算他是五岳派中的顶尖儿人物，也决计放他不过。左掌门，你赞同这句话吗？”

左冷禅冷冷地道：“这句话很对啊。我为什么不赞成？”

令狐冲道：“今日天下众英雄在此，大伙儿都听见了，只要查到害死三位师太的主凶是谁，是他亲自下手也好，是指使门下弟子所干的也好，不论他是什么尊长前辈，人人得而诛之。”群雄之中，倒有一半人轰声附和。

左冷禅待人声稍静，说道：“五岳剑派之中，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派一致同意并派。那么自今而后，武林之中便没五岳剑派的五个名称了，我五派的门人弟子，都成为新的五岳派门下。”

他左手一挥，只听得山左山右鞭炮声大作，跟着砰啪、砰啪之巨响不绝，许多大炮仗升入天空，庆祝“五岳派”正式开山立派。群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都露出笑容，均想：“左冷禅预备得如此周到，五岳剑派合派之举，自是势在必行。倘若今日合派不成，这嵩山绝顶，只怕腥风血雨，非有一场大厮杀不可。”峰上硝烟弥漫，纸屑纷飞，鞭炮声越来越响，谁都没法说话，直过了良久，鞭炮声方歇。

便有若干江湖豪士纷纷向左冷禅道贺，这些人或是嵩山派事先邀来助拳的，或是眼见五岳合派已成，左冷禅声势大张，当即抢先向他奉承讨好的。左冷禅口中不住谦逊，冷冰冰的脸上居然也露出一二丝笑容。

忽听得桃根仙说道：“既然五岳剑派并成了一个五岳派，我桃谷六仙也就顺其自然，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左冷禅心想：“你六怪这一句话，才挺像人话。”

桃干仙道：“不论哪一个门派，都有个掌门人。这五岳派的掌门人，由谁来当好？如果大伙一致推举桃谷六仙，我们也只好当仁不让了。”桃枝仙道：“适才岳先生言道：五派合并，乃是为了武林公益，不是为谋私利。既是如此，虽然当这五岳派掌门责任重大，事务繁多，我六兄弟也只好勉为其难了。”桃叶仙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大伙儿都这么热心，我六兄弟焉可袖手旁观，不为江湖上同道出一番力气？”他六人你吹我唱，便似众人已公举他六兄弟做了五岳派掌门人一般。

嵩山派中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大喊道：“是谁推举你们做五岳派掌门人了？这般疯颠颠胡说，太不成话了！”这是左冷禅的师弟“托塔手”丁勉。嵩山派中登时许多人都鼓噪起来，有一人说：“今日若不是五派合并的大喜日子，将你六个疯子的十二条腿都砍了下来。”丁勉又道：“令狐掌门，这六个疯子尽在这里胡闹，你也不管管。”

桃花仙大喊道：“你叫令狐冲做‘令狐掌门’，你举他为五岳派掌门人吗？适才左冷禅说过，恒山派啦，华山派啦，这些名字在武林中从此不再留存，你既叫他做令狐掌门，心中自然认他是五岳派掌门人了。”

桃实仙道：“要令狐冲做五岳派掌门，虽比我六兄弟差着一筹，但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可将就就将就。”桃根仙提高嗓子，叫道：“嵩山派提名令狐冲为五岳派掌门人，大伙儿以为如何？”只听得百余名女子娇声叫好，那自然都是恒山派的女弟子了。

丁勉只因顺口叫了声“令狐掌门”，给桃谷六仙抓住了话柄，不由得尴尬万分，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说：“不，不！我……我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提名令狐冲做五岳派掌门……”

桃干仙道：“你说不是要令狐冲做五岳派掌门，那么定然认为非由桃谷六仙出马

不可了。阁下既如此抬爱，我六兄弟却之不恭，居之有愧。”桃枝仙道：“这样吧，咱们不妨先做上一年半载，待得大局已定，再行退位让贤，亦自不妨。”桃谷五仙齐道：“对，对，这也不失为折衷之策。”

左冷禅冷冷地道：“六位说话真多，在这嵩山绝顶放言高论，将天下英雄视若无物，让别人也来说几句话行不行？”

桃花仙道：“行，行，为什么不行？有话请说，有屁请放。”他说了这“有屁请放”四字，一时之间，封禅台下一片寂静，谁也没有出声，免得一开口就变成放屁。

过了好一会，左冷禅才道：“众位英雄，请各抒高见。这六个疯子胡说八道，大家不必理会，免得扫了清兴。”

桃谷六仙六鼻齐吸，嗤嗤有声，说道：“放屁甚多，不算太臭。”

嵩山派中站出一名瘦削的老者，朗声说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联手结盟，近年来均由左掌门为盟主。左掌门统率五派已久，威望素著，今日五派合并，自然由左盟主为我五岳派掌门人，若换作旁人，有谁能服？”当年曾参与刘正风金盆洗手之会的，都认得这人名叫陆柏。他和丁勉、费彬三人曾残杀刘正风的满门和亲传弟子，甚是狠辣。

桃花仙道：“不对，不对！五派合并，乃推陈出新的盛举，这个掌门人嘛，也得破旧立新，除旧更新，换个新人，焕然一新！”

桃实仙道：“正是。倘若仍由左冷禅当掌门，那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没半分新气象，然则五派又何必合并？”桃枝仙道：“虽然换了新招牌，卖的全是旧货色，装腔作势，陈腔滥调，生意一定不好。这五岳派的掌门人，谁都可以做，就是左冷禅不能做。”桃干仙道：“以我高见，不如大家轮流来做。一个人做一天，今天你做，明天我做，个个有份，决不落空。那叫做公平交易，老少无欺，货真价实，皆大欢喜。五岳并派，岂是儿戏？武林之中，一团和气！”他说话押韵，倒也悦耳动听。桃根仙鼓掌道：“这法子妙极，那应当由年纪最小的的小姑娘轮起。我推恒山派的秦绢小妹妹，做五岳派今天的掌门人。”

恒山派一众女弟子情知桃谷六仙如此说法，旨在和左冷禅捣蛋，都是大声叫好，连秦绢自己也连声喝彩。

大批事不关己、只盼越乱越好之辈，便也随着起哄。一时嵩山绝顶又乱成一团。

三十三 比剑

泰山派一名老道朗声道：“五岳派掌门一席，自须推举一位德才兼备、威名素著的前辈高人担任，岂有轮流来做之理？”这人语声高亢，众人在一片嘈杂之中，仍听得清清楚楚。

桃枝仙道：“德才兼备，威名素著？够得上这八字考语的，武林之中，我看也只有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了。”

每当桃谷六仙说话，旁人无不嘻笑，谁也没当他们是一回事，但此刻桃枝仙提到方证大师的名字，顷刻之间，嵩山绝顶上的数千人登时鸦雀无声。方证大师武功高强，慈悲侠义，于武林中纷争向来主持公道，数十年来人所共仰，而少林派声势极盛，又是武林中的第一大派，这“德才兼备，威名素著”八个字加在他身上，谁都没丝毫异议。

桃根仙大声道：“少林寺方证方丈，算不算得是德才兼备，威名素著？”数千人齐声应道：“算得！”桃根仙道：“好了，那是众口一词，众望所归。比之我们桃谷六仙的众望所归，方证大师的众望所归，那是更加众望所归些。既是如此，这五岳派的掌门人，便请方证大师担任。”

嵩山派与泰山派中登时便有不少人叫道：“胡说八道！方证大师是少林派的掌门人，跟我们五岳派有什么相干？”

桃枝仙道：“刚才这位道爷说要请一位德才兼备、威名素著的前辈高人来做掌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方证大师难道不是德才兼备？难道不是威名素著？又难道不是前辈高人？你们却来反对。难道方证大师无德无才，全无威名，他老人家是后辈低人？真正岂有此理！哪一个胆敢这么说，不要他做掌门人，我桃谷六仙跟他拚命。”

桃干仙道：“方证大师做掌门已做了十几年，少林派的掌门人也做得，为什么五岳派的掌门人便做不得？难道五岳派今天便已盖过了少林派？哪一个大胆狂徒，敢说方证大师不会做掌门人，不配做掌门人？”

泰山派的玉玑子皱眉道：“方证大师德高望重，那是谁都敬重的，可是今日我们是在推举五岳派的掌门人。方证大师乃是贵客，怎可将他老人家拉扯在一起？”

桃干仙道：“方证大师不能做五岳派掌门人，依你说，是为了少林派和五岳派无关。”玉玑子道：“正是。”桃干仙道：“少林派为什么和五岳派无关？我说关系大得很呢！五岳派是哪五派？”玉玑子道：“阁下是明知故问了。五岳派便是嵩山、泰山、华山、衡山，恒山五派。”

桃花仙和桃实仙齐声道：“错了，错了！适才左先生言道，五岳剑派合并之后，什

么嵩山派、泰山派之名不再留存，怎地你又重提五派之名？”桃叶仙道：“足见他对原来宗派念念不忘，恋派成狂，一有机缘，便图复辟，要将好好一个五岳派打得稀巴烂，重建泰山派的雄风，再整日观峰的威名。”

群雄中不少人都笑出声来，均想：“莫看这桃谷六仙疯颠颠，但只要有人说错了半句话，立即给他们抓住，再也难以脱身。”他们哪知桃谷六仙打从两三岁起能说话以来，便即互相辩驳不休，专捉兄弟中说话的漏洞，数十年来习以为常，再加上六个脑袋齐用，六张嘴巴齐开，旁人焉是他六兄弟的对手？

玉玑子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只道：“五岳派中有了你们六个宝贝，也叫倒霉。”

桃花仙道：“你说五岳派倒霉，那是瞧不起五岳派，不愿自居于五岳派之中。”桃实仙道：“我们五岳派第一日开山立派，你便立心诅咒，说他倒霉。五岳派将来张大门户，要在武林中扬眉吐气，与少林、武当鼎足而三，成为江湖上人所共仰的大门派。玉玑道长，你为什么还不存好心，今天来说这等不吉利的话？”桃叶仙道：“足见玉玑道人身在五岳，心在泰山，只盼五岳派开派不成，第一天便摔个大筋斗，如此用心，我五岳派如何容得了他？”

江湖上学武之人，过的是在刀口上舐血的日子，于这吉祥兆头，忌讳最多。各人听桃谷六仙这么一说，均觉言之有理，玉玑子在今天这个好日子中说五岳派倒霉，确是大大不该。连左冷禅心中也对玉玑子这话颇为不满。玉玑子自知说错了话，当下默不作声，暗自气恼。

桃干仙道：“我说少林派跟嵩山有关，玉玑道人却说无关。到底是有关无关？是你对还是我对？”玉玑道人气愤愤地道：“你爱说有关，便算有关好了。”桃干仙道：“哈，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少林寺是在哪一座山中？嵩山派又是在哪一座山中？”桃花仙道：“少林寺在少室山，嵩山派在太室山，少室太室，都属嵩山，是不是？为什么说少林派与嵩山无关？”这一句倒确非强词夺理，群雄听得一齐点头。

桃枝仙道：“适才岳先生言道，各派合并，可以减少江湖上的门户纷争，他所以赞成五岳并派，便是为此。他又言道，各派可择武功相近，或是地域相邻，互求合并。说到地域之近，无过于少林和嵩山。两大门派，同在一山之中。少林派和嵩山派若不合并，那么岳先生的说话，未免怕有点迹近放……放……放那个……一种气了。”

群雄听得他强行将那个“屁”字忍住，都哈哈大笑，心中却都觉得，少林派和嵩山派合并，未免匪夷所思，可是桃枝仙的说话，却也言之成理，是顺着岳不群先前一片大道理推论下来的。令狐冲暗暗称奇：“桃谷六仙要抓别人话中的岔子，那是拿手好戏，但这一番话却料想他们说不出。却不知是谁在旁提示指点？”

桃干仙道：“方证大师众望所归，本来大伙儿要请他老人家当五岳派掌门人。只是有人提出，方证大师不属五岳派。那么只须少林派与五岳派合并，成为一个‘少林五岳派’，方证大师便可成为这个新派的掌门人了。”桃根仙道：“正是。当今之世，要找一位比方证大师更合适的掌门人，那是谁也没有法子了。”桃实仙道：“我桃谷六仙服了方证大师，难道还有旁人不服的？”

桃花仙道：“若有人不服的，不妨站出来，和我桃谷六仙较量较量。打赢了桃谷六仙，不妨再和方证大师较量较量。打赢了方证大师，再和少林派中达摩堂、罗汉堂、

戒律院、藏经阁的众位大师高手较量较量。打赢了少林派达摩堂、罗汉堂、戒律院、藏经阁的众位大师高手，可以再和武当派的冲虚道长较量较量……”桃实仙道：“五哥，怎么要和武当派的冲虚道长较量较量？”桃花仙道：“武当派和少林派的两位掌门人是过命的交情，同荣共辱。有人打赢了少林派的方证大师，武当派的冲虚道长岂有不出头之理？”桃叶仙道：“正是，一点儿也不错，打赢了武当派的掌门冲虚道长，再来和我们桃谷六仙较量较量。”

桃根仙道：“咦，他和我们桃谷六仙已经较量过了，怎么又要较量较量？”桃叶仙道：“第一次我们打输了，桃谷六仙难道就此甘心认输？自然是死缠烂打，阴魂不散，跟那些臭王八蛋再来较量较量。”

群雄听了，尽皆大笑，有的怪声叫好，有的随着起哄。

玉玑子心头恼怒，再也不可抑止，纵身而出，手按剑柄，叫道：“桃谷六怪，我玉玑子便是不服，要和你们较量较量。”桃根仙道：“咱们大伙儿都是五岳派门下，动起手来，岂不是自相残杀？”玉玑子道：“你们说话太多，神憎鬼厌。五岳派门下少了你们六个人，大家乐得眼目清凉，耳根清净。”桃干仙道：“好啊，你手按剑柄，心中动了杀机，只想拔出剑来，嚓嚓嚓嚓嚓六声，砍了我们六兄弟的脑袋？”玉玑子哼了一声，给他来个默认，目光中杀气更盛。桃枝仙道：“今日我五派合并，第一天你五岳派中的泰山支派便动手杀了我恒山支派的六大高手，五岳派今后怎说得上齐心协力，和衷共济？”

玉玑子心想此言倒是不错，今日若杀了这六人，只怕以后纷争无穷，恒山派中势必有人为他六兄弟报仇，当下强忍怒气，说道：“你们既知要齐心协力，和衷共济，那么有碍大局的胡说八道，便不可再说。”将长剑抽出剑鞘尺许，刷的一声，送回剑鞘。

桃叶仙道：“倘若是有益于光大五岳派前途，有利于全体武林同道的好话呢？”玉玑子冷笑道：“哼，谅你们也说不出那种话来！”桃花仙道：“五岳派的掌门人由谁来当，这件事是不是与我派前途、武林同道的祸福大有关连？我六兄弟苦口婆心，想推举一位众望所归的前辈高人来当掌门，你总是存了私心，想叫那个给了你三千两黄金、四个美女的人来做掌门。”玉玑子大怒，喝道：“胡说八道！谁说有人给了我三千两黄金、四个美女？”桃花仙道：“嗯，我说错了数目，也是有的，不是三千两，定是四千两了。不是四名美女，那么若非三名，便是五名。是谁给你，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想推举谁做掌门，便是谁给你了。”

玉玑子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喝道：“你再胡言乱语，我便叫你血溅当场。”

桃花仙哈哈一笑，昂首挺胸，向他走了过去，说道：“你用卑鄙手段，害死了泰山派掌门人天门道人，还想继续害人吗？天门道人已给你害得血溅当场，戕害同门，原是你的拿手好戏。你我现为同门，你倒在我身上试试看。”说着一步步向玉玑子走去。

玉玑子长剑挺出，厉声喝道：“停步，你再向前走一步，我便不客气了。”桃花仙笑道：“难道你现下对我客气得很吗？这嵩山绝顶，又不是你玉玑子私有之地，我偏要迈迈方步，东走西行，你又管得着我？”说着又向前走了几步，和玉玑子相距已不过数尺。

玉玑子看到他丑陋的长长马脸，露出一副焦黄牙齿，咧嘴而笑，厌憎之情大生，

长剑一挺，嗤的一声响，便向桃花仙胸口刺去。

桃花仙急忙闪避，骂道：“臭贼，你真……真打啊！”玉玑子已深得泰山派剑术精髓，一剑既出，二剑随至，剑招迅疾无伦。桃花仙说话之间，已连避了他四剑。

但玉玑子剑招越来越快，桃花仙手忙脚乱，哇哇大叫，想要抽出腰间短铁棍招架，却缓不出手来。剑光闪烁之中，噗的一声响，桃花仙左肩中剑。便在此时，玉玑子长剑脱手，飞上半天，跟着身子离地，双手双脚已给桃根、桃干、桃枝、桃叶四仙分别抓住。这一下免起鹞落，变化迅速之极。但见黄影一闪，挟着一道剑光，有人挥剑向桃枝仙头顶砍落。桃实仙早已护持在旁，伸短铁棍架住。那人又是一剑向桃根仙胸口刺去。桃花仙抽铁棍挡开，看那人时，正是嵩山派掌门左冷禅。

左冷禅心知桃谷六仙虽然说话乱七八糟，身上却实负惊人艺业，当年在华山绝顶，曾将自己所派去的华山剑宗高手成不忧撕成四截，一见玉玑子为他六兄弟所擒，知道只要相救稍迟，玉玑子立遭裂体之厄，是以自己虽是主人身分，实不宜随便出手，当此危急之际，也只得拔剑相救。他两剑急攻桃枝仙和桃根仙，用意是在迫使二人放手退避，不料桃谷六仙相互配合得犹如天衣无缝，四人抓住敌人手脚，余下二人便在旁护持，左冷禅这两剑招式精奇，势道凌厉，还是分别给桃实仙和桃花仙架开了。其时玉玑子生死系于一线，在这一霎之间，左冷禅已从桃实仙、桃花仙出棍相架的招式与内力之中，知道要迫退二人，至少须在六招以外，待得拆到六招，玉玑子早给四人撕裂，当下长剑圈转，剑光闪烁。

只听得玉玑子大叫一声，脑袋摔在地下。桃根仙、桃枝仙手中各握一只断手，桃干仙手中握着一只断脚，只桃叶仙手中所握着的那只脚，仍连在玉玑子身上。原来左冷禅心知没法在这瞬息之间迫得桃谷六仙放手，唯有当机立断，砍断了玉玑子的双手和一只足踝，使得桃谷四仙没法将他撕裂，那是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之意。左冷禅切断了其三肢，料想桃谷六仙不会再难为这个废人，当即冷笑一声，退了开去。

桃枝仙道：“咦，左冷禅，你送黄金美女给玉玑子，要他助你做掌门，为什么反来断他手脚，是想杀他灭口吗？”桃根仙道：“他怕我们把玉玑子撕成四块，因此出手相救，那全是会错意了。”桃实仙道：“自作聪明，可叹，可笑。我们抓住玉玑子，只不过跟他开开玩笑。今日是五岳派开山立派的好日子，又有谁敢胡乱杀人了？”桃花仙道：“玉玑子确想杀我，但我们念及同门之谊，怎能杀他？他虽不仁，我们却不能不义。”桃干仙道：“我们只不过将他抛上天空，摔将下来，又再接住，同门师兄弟，大家玩玩！左冷禅出手如此鲁莽，脑筋糊涂得紧。”

桃叶仙拖着只剩独脚、全身是血的玉玑子，走到左冷禅身前，松开了玉玑子的左脚，连连摇头，说道：“左冷禅，你下手太过毒辣，怎地将一个好好的玉玑子伤成这般模样？他没了双手，只有一只独脚，今后叫他如何做人？”

左冷禅怒气填膺，心想：“刚才我只要出手迟得片刻，玉玑子早给你们撕成四块，哪里还有命在？这会儿却来说这风凉话！只是无凭无据，一时却说不明白。”

桃根仙道：“左冷禅要杀玉玑子，一剑刺死了他，倒也干净，却断了他双手一足，叫他不生不死，当真残忍，可说是大大的不仁。”桃干仙道：“大家都是五岳派中的同门，便有什么事过不去，也可好好商量，为什么下手如此毒辣？没半点同门义气。”

“托塔手”丁勉大声道：“你们六个怪人，动不动便将人撕成四块。左掌门出手相救玉玑子道长，正是瞧在同门的份上，你们却来胡说。”

桃枝仙道：“我们明明跟玉玑子开玩笑，左冷禅却信以为真，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那是不智之极。”桃叶仙道：“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你既然伤了玉玑子，便当直承其事，却又闪闪缩缩，意图抵赖，竟没半分勇气。殊不知这嵩山绝顶，数千位英雄好汉，众目睽睽，个个见到玉玑子的手足是你砍断的，难道还能赖得了吗？”桃花仙道：“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五岳派的掌门人，岂能由这样的人来充当吗？左冷禅，你也未免太过异想天开了。”说罢，六兄弟一起摇头。

其实左冷禅若不以精妙绝伦的剑法斩断玉玑子的双手一足，这个做了泰山派掌门还不到一个时辰的道人，当时便给撕成四截了。封禅台旁的一流高手自然都看出来，心下不免称赞左冷禅剑法精妙，应变神速。但桃谷六仙如此振振有辞地说来，旁人却也难以辩驳。知道左冷禅吃了冤枉的，肚里暗自好笑；没看出其中原由的，均觉左冷禅此举若非过于鲁莽，便是十分的凶狠毒辣，脸上均有不满之色。

令狐冲与桃谷六仙相处日久，深知他们为人，寻思：“今日桃谷六仙所说的话，句句击中左冷禅的要害。他六兄弟的脑筋怎能如此清楚？多半暗中另行有人指点。”慢慢走近桃谷六仙身旁，想察看到底是哪位高人隐身其侧，但见桃谷六仙聚在一起，身边并无旁人，五兄弟正在手忙脚乱地为桃花仙肩头止血。令狐冲转过头来，向西首瞧去，耳中忽然传来细若蚊鸣的声音：“冲哥，你是在找我吗？”

令狐冲又惊又喜，声音虽细，但清清楚楚，正是盈盈的声音。他微微侧头，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一名身材臃肿的虬髯大汉倚在一块大石之旁，懒洋洋地伸手在头上搔痒。在这嵩山绝顶之上，如这般的虬髯大汉少说也有一二百人，谁都没加留心，令狐冲略一凝神，突然从那大汉的眼光之中，看到了一丝又狡狴又妩媚的笑意。他大喜之下，向她走去。

盈盈传音说道：“别过来，不可拆穿了西洋镜。”这声音如一缕细丝，远远传来，钻入他耳中。令狐冲当即停步，心想：“我倒不知你有这门传音功夫，定然又是你父亲的一项秘传了。”立时明白：“桃谷六仙所说的那些话，原来都是你教他们的，难怪这六个粗胚，居然讲出什么不仁不义、不智不勇的话来？”心下喜悦，忍不住要发泄，大声道：“桃谷七仙的话，当真有理。我本来只道桃谷只有六仙，哪知道还有一位又聪明、又美丽的七仙女桃萼仙！”

群雄听得令狐冲突然开口，说的言语却如此不伦不类，尽皆愕然。

盈盈传音道：“这当口事关重大，你是恒山派掌门，可别胡说八道。左冷禅此刻狼狈万分，正是你当五岳派掌门的好机会。”

令狐冲心中一凛，暗道：“盈盈乔装改扮来到嵩山，原来要助我当五岳派掌门。她是日月教教主之女，是此间正教门下的死敌，若给人发觉了，那可危险之极。她甘冒奇险，一心助我在武林中立大功、享大名，对我如此深情，我……我……我真不知如何报答？”

只听得桃根仙道：“方证大师这样的前辈高人，你们不愿让他做掌门人。玉玑子断手断脚，左冷禅不仁不义，自然都不能做掌门了。我们便推举一位剑术当世第一的

少年英雄，来做五岳派掌门人。有哪一个不服的，不妨来领教领教他的剑法。”他说到这里，左掌摊开，向令狐冲一摆。

桃干仙道：“这位令狐少侠，原是恒山派掌门，与华山派岳先生渊源极深，跟衡山派莫大先生又是好友。五岳剑派之中，已有三派是一定拥戴他的了。”桃枝仙道：“泰山派门下的群道并非都是糊涂虫，自然也是拥戴他的多，反对他的少。”桃叶仙道：“五岳派中人人使剑，本来就叫做五岳剑派嘛，因此谁的剑法最高，谁就一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地做掌门人。”他说了“理所当然”四字，顺口便加上“不可不戒”，也不理会通与不通。

原来之前桃叶仙一直在想：“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该叫什么？”虽然桃根仙勉强说上面没法加，可以加在下面，提议叫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之至”，虽也言之成理，总觉未臻十全十美，适才突然福至心灵，脱口而出，在“理所当然不可不戒”上面加了“一定”二字，不由得满意之极。

桃花仙按住肩头伤口，说道：“左冷禅，你若不服，不妨便和令狐少侠比比剑。谁赢了，谁做五岳派掌门。这叫做比剑夺帅！”

此次来到嵩山的群雄，除了五岳剑派门下以及方证大师、冲虚道人这等有心之人外，大都是存着瞧热闹之心。此刻各人均知五派合并，已成定局，争夺之鹄的，当在掌门人一席。这些江湖上好汉最怕的是长篇大论的争执，适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禅瞎缠，只因说得有趣，倒不气闷，但若个个似岳不群那么满口仁义道德，说到太阳落山，还是没了没完，那可闷死人了，是以众人一听到桃花仙说出“比剑夺帅”四字，登时轰天价叫起好来。群豪上得山来，见到天门道人自戕毙敌，左冷禅剑断三肢，这两幕看得人惊心动魄，可说此行已然不虚，但如五岳派中众高手为争夺掌门人而大战一场，好戏纷呈，那可更加过瘾了。因此群雄鼓掌喝彩，甚是真诚热烈。

令狐冲心想：“我答应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力阻左冷禅为五岳派掌门，以免他为祸武林。只要师父做了掌门，他老人家大公无私，自然人人心悦诚服。除了他老人家之外，五岳剑派中，又有谁配当此重任？”朗声道：“眼前有一位最适宜的前辈，怎地大家忘了？五岳派若不由君子剑岳先生来当掌门人，哪里还找得出第二位来？岳先生武功既高，识见更是卓超。他老人家为人仁义，众所周知，否则怎地会得了‘君子剑’三字的外号？我恒山派推举岳先生为五岳派掌门。”他说了这番话，华山派的群弟子登时大声鼓掌喝彩。

嵩山派中有人说道：“岳先生虽然不错，比之左掌门却总是逊着一筹。”有人道：“左掌门是五岳剑派盟主，已当了这么多年，由他老人家出任五岳派掌门，这才顺理成章。又何必另推旁人？”又有人道：“以我之见，五岳派掌门当然由左掌门来当，另外可设四位副手，由岳先生、莫大先生、令狐少侠、玉……玉……玉……那个玉罄子或是玉音子道长分别担任，那就妥当得很了。”

桃枝仙叫道：“玉玑子还没死呢，他断了两只手一只脚，你们就不要他了？”

桃叶仙道：“比剑夺帅，比剑夺帅！谁的武功高，谁就做掌门！”

千余名江湖汉子跟着叫嚷：“对！对！比剑夺帅，比剑夺帅！”

令狐冲心想：“今日的局面，必须先将左冷禅打倒，断了嵩山派众人的指望，否则

我师父永远做不了五岳派掌门。”当下仗剑而出，叫道：“左先生，天下英雄在此，众口一辞，要咱们比剑夺帅。在下和你二人抛砖引玉，先来过过招如何？”暗自思忖：“左冷禅的阴寒掌力十分厉害，我拳脚上功夫可跟他天差地远，但剑法决计不会输他。我赢了左冷禅之后，再让给师父，谁也没话说。就算莫大先生要争，他也未必胜得了师父。泰山派的两大高手一死一伤，不会有什么好手剩下了。就算我剑法也不是左冷禅对手，但也得在千余招之后方始落败，大耗他内力之后，师父再下场跟他相斗，便颇有胜望。”他长剑虚劈两剑，说道：“左先生，咱们五岳剑派门下，人人都使剑，在剑上分胜败便了。”他这么说，那是先行封住了左冷禅的口，免得他提出要比拳脚、比掌法。

群雄纷纷喝彩：“令狐少侠快人快语，就在剑上比胜败。”“胜者为掌门，败者听奉号令，公平交易，最妙不过。”“左先生，下场去比剑啊！有什么顾忌，怕输么？”“说了这半天话，有什么屁用？早就该动手打啦！”

一时嵩山绝顶之上，群雄叫嚷声越来越响，人数一多，人人跟着起哄，纵是平素老成持重之辈，也忍不住大叫大吵。这些人只是左冷禅邀来的宾客，五岳派由谁出任掌门，如何决定掌门席位，本来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原也无由置喙，但比武夺帅，大有热闹可瞧，大家都盼能多看几场好戏。这股声势一成，竟然喧宾夺主，变得若不比剑，这掌门人便无法决定了。

令狐冲见众人附和己见，心下大喜，叫道：“左先生，你如不愿和在下比剑，那当众宣布决不当这五岳派的掌门人，自也不妨。再由其余的人来比剑便了！”

群雄纷纷叫嚷：“比剑，比剑！不比的不是英雄，乃是狗熊！”

嵩山派中不少人均知令狐冲剑法精妙，左冷禅未必有胜他的把握，但要说左冷禅不能跟他比剑，却也举不出什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时都皱起了眉头，默不作声。

喧哗声中，一个清亮的声音拔众而起：“各位英雄众口一辞，都愿五岳派掌门人一席以比剑决定，我们自也不能拂逆了众位的美意。”说话之人正是岳不群。

群雄叫道：“岳先生言之不差，比剑夺帅，比剑夺帅！”

岳不群道：“比剑夺帅，原也是一法，只不过我五岳剑派合而为一，本意是减少门户纷争，以求武林中同道和睦友爱，因此比武只可点到为止，一分胜败便须住手，切不可伤残性命。否则可大违我五派合并的本意了。”

众人听他说得头头是道，都静了下来。有一大汉说道：“点到为止固然好，但刀剑不生眼睛，真有死伤，那也是自己晦气，怪得谁来？”又有一人道：“倘若怕死怕伤，不如躲在家里抱娃娃，又何必来夺这五岳派的掌门？”群雄都轰笑起来。岳不群道：“话虽如此，总是以不伤和气为妙。在下有几点浅见，说出来请各位参详参详。”

有人叫道：“快动手打，又说些什么了？”另有人道：“别瞎捣乱，且听岳先生说什么话。”先前那人道：“谁捣乱了？你回家问你大妹子去！”那边跟着也对骂起来。

岳不群道：“哪一个有资格参与比武夺帅，可得有个规定……”他内力充沛，一出声说话，便将污言对骂之人的声音压了下来，只听他继续道：“比武夺帅，这帅是五岳派之帅，因此若不是五岳派门下，不论他有通天本领，可也不能见猎心喜，一时手痒，下场角逐。否则的话，争的是‘剑法天下第一’，却不是为定五岳派掌门了。”

群雄都道：“对！不是五岳派门下，自然不能下场比武。”也有人道：“大伙儿乱打一起，争夺‘剑法天下第一’，可也不错啊。”这人显是胡闹，旁人也没加理会。

岳不群道：“至于如何比武，方不致伤残人命，不伤同门和气，请左先生一抒宏论。”

左冷禅冷冷地道：“既然动上了手，定要不可伤残人命，不伤同门和气，那可为难得紧。不知岳先生有何高见？”

岳不群道：“在下以为，最好是请方证大师、冲虚道长、丐帮解帮主、青城派余观主等几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出来作公证。谁胜谁败，由他们几位评定，免得比武之人缠斗不休。咱们只分高下，不决生死。”

方证道：“善哉，善哉！‘只分高下，不决生死’这八个字，便消弭了无数血光之灾，左先生意下如何？”

左冷禅道：“这是大师对敝派慈悲眷顾，自当遵从。原来的五岳剑派五派，每一派只能派出一人比武夺帅，否则每一派都出数百人，不知比到何年何月，方有结局。”

群雄虽觉五岳剑派每派只出一人比武，五派便只五人，未免太不热闹。但这五派若都是掌门人出手，他本派中人决不会有人向他挑战。只听得嵩山派中数百人大声附和，旁人也就没有异议。

桃枝仙忽道：“泰山派的掌门人是玉玑子，难道由他这个断手断足的牛鼻子来比武夺帅么？”桃叶仙道：“他断手断足，为什么便不能参与比武？他还剩下一只独脚，大可起飞脚踢人。”群雄听了，无不大笑。

泰山派的玉音子怒道：“你这六个怪物，害得我玉玑子师兄成了残废，还在这里出言讥笑，终须叫你们一个个也都断手断足。有种的，便来跟你道爷单打独斗，比试一场。”说着挺剑而出，站在当场。这玉音子身形高瘦，气宇轩昂，这么出来一站，风度俨然，道袍随风飘动，更显得神采飞扬。群雄见了，不少人大声喝彩。

桃根仙道：“泰山派中，由你出来比武夺帅吗？”桃叶仙道：“是你同门公举呢，还是你自告奋勇？”玉音子道：“跟你又有什么相干？”桃叶仙道：“当然相干。而且理所当然相干之至。如是泰山派公举你出来比武夺帅，那么你落败之后，泰山派中第二人便不能再来比武。”玉音子道：“第二人不能出来比武，那便如何？”

忽然泰山派中有人说道：“玉音子师弟并非我们公举，如果他败了，泰山派另有好手，自然可再出手。”正是玉磬子。桃花仙道：“哈哈，另有好手，只怕便是阁下了？”玉磬子道：“不错，说不定便是你道爷。”桃实仙叫道：“大家请看，泰山派中又起内讧，天门道人死了，玉玑道人伤了，这玉磬、玉音二人，又争着做泰山派的新掌门。”

玉音子道：“胡说八道！”玉磬子却冷笑着数声，并不说话。桃花仙道：“泰山派中，到底是哪一个出来比武？”玉磬子和玉音子齐声道：“是我！”桃根仙道：“好，你们哥儿俩自己先打一架，且看是谁强些。嘴上说不清，打架定输赢！”

玉磬子越众而出，挥手道：“师弟，你且退下，可别惹得旁人笑话。”玉音子道：“为什么会惹得旁人笑话？玉玑师兄身受重伤，我要替他报仇雪恨。”玉磬子道：“你是要报仇呢，还是比武夺帅？”玉音子道：“凭咱们这点儿微末道行，还配当五岳派掌门吗？那不是痴心妄想？我泰山派众人，早就已一致主张，请嵩山左盟主为五岳派掌门，我

哥儿俩又何必出来献丑？”玉磬子道：“既然如此，你且退下，泰山派眼前以我居长。”玉音子冷笑道：“哼，你虽居长，可是平素所作所为，服得了人吗？上下人众，都听你话吗？”

玉磬子勃然变色，厉声道：“你说这话，是何用意？你不理长幼之序，欺师灭祖，本派门规第一条怎么说？”玉音子道：“哈哈，你可别忘了，咱们此刻都已是五岳派门下，大伙儿同年同月同时齐入五岳派，有什么长幼之序？五岳派门规还未订下，又有什么第一条、第二条？你动不动提出泰山派门规来压人，只可惜这当儿却只有五岳派，没有泰山派了。”桃枝仙插口道：“有五岳派而没泰山派，正是大大的好事，为什么玉音子要说‘可惜’？你们想拆散五岳派，再兴泰山派，是不是？玉音子，你倒说说看，为什么说这‘可惜’两字？玉音子和玉磬子一时都无言可对。”

千余名汉子齐声大叫：“上去打啊，哪个本事高强，打一架便知道了。”玉磬子手中长剑不住晃动，却不上前，他虽是师兄，但平素沉溺酒色，武功剑法比之玉音子已大有不如。此后五岳剑派合并，但五岳派人众必将仍然分居五岳，每一处名山定有一人为首。玉磬子、玉音子二人自知本事与左冷禅差得甚远，原无做五岳派掌门的打算，但颇想回归本山之后，便为泰山之长。这时群雄怂恿之下，师兄弟势必兵戎相见，玉磬子可不敢贸然动手，只是在天下英雄之前为玉音子所屈，心中却也不甘；何况这么一来，左掌门多半会派玉音子为泰山之长，从此听他号令，终身抬不起头来了。一时之间，师兄弟二人怒目相向，僵持不决。

突然人群中一个尖利的声音说道：“我看泰山派武功的精要，你二人谁都摸不着半点边儿，偏有这么厚脸皮，在这里啰唆争吵，虚耗天下英雄的时光。”

众人向说话之人瞧去，见是个长身玉立的青年，相貌俊美，但脸色青白，嘴角边微带冷嘲，正是华山派的林平之。有人识得他的，便叫了出来：“这是华山派岳先生的新女婿。”

令狐冲心道：“林师弟向来拘谨，不多说话，不料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竟在天下英雄之前，出言讥讽这两个贼道。”适才玉磬子、玉音子二道与玉玑子狼狈为奸，逼死泰山派掌门人天门道人，向左冷禅谄媚讨好，令狐冲心中对二道极是不满，听得林平之如此辱骂，颇为痛快。

玉音子道：“我摸不着泰山派武功的边儿，阁下倒摸得着了？却要请阁下施展几手泰山派武功，好让天下英雄开开眼界。”他特别将“泰山派”三字说得极响，意思说，你是华山派弟子，武功再强，也只是华山派的，决不会连我泰山派的武功也会练。

林平之冷笑一声，说道：“泰山派武功博大精深，岂是你这等认贼为父、戕害同门的不肖之徒所能领略……”岳不群喝道：“平儿，玉音道长乃是长辈，不得无礼！”林平之应道：“是！”

玉音子怒道：“岳先生，你调教的好徒儿，好女婿！连泰山派的武功如何，他也能来胡言乱语。”

突然一个女子的声音道：“你怎知他是胡言乱语？”一个俊俏的少妇越众而出，长裙拂地，衣带飘风，鬓边插着一朵小小红花，正是岳灵珊。她背上负着一柄长剑，右手反过去握住剑柄，说道：“我便以泰山派的剑法，会会道长的高招。”

玉音子认得她是岳不群的女儿，心想岳不群这番大力赞同五派合并，左冷禅言语神情中对他甚是客气，倒也不敢得罪了她，微微一笑，说道：“岳姑娘大喜，贫道没来道贺，讨一杯喜酒喝，难道为此生我的气了吗？贵派剑法精妙，贫道向来是十分佩服的。但华山派门人居然也会使泰山派剑法，贫道今日还是首次得闻。”

岳灵珊秀眉一轩，道：“我爹爹要做五岳派掌门人，对五岳剑派每一派的剑法，自然都得钻研一番。否则的话，就算我爹爹打赢了四派掌门人，那也只是华山派独占鳌头，算不得是五岳派真正的掌门人。”

此言一出，群雄登时耸动。有人道：“岳先生要做五岳派掌门人？”有人大声道：“难道泰山、衡山、嵩山、恒山四派的武功，岳先生也都会吗？”

岳不群朗声道：“小女信口开河，小孩儿家的话，众位不可当真。”

岳灵珊却道：“嵩山左师伯，如果你能以泰衡华恒四派剑法，分别打败我四派好手，我们自然服你做五岳派掌门。否则你嵩山派的剑法就算独步天下，也不过嵩山派的剑法十分高明而已，跟别的四派，终究拉不上干系。”

群雄均想：这话确然不错。如果有人精擅五岳剑派各派剑法，以他来做五岳派掌门，自是再合适不过。可是五岳剑派每一派的剑法，都是数百年来经无数好手呕心沥血锻炼而成。有人纵得五派名师分别传授，经数十年苦练，也未必能学全五派的全部剑法，而各派秘招绝艺，都是非本派弟子不传，如说一人而能同时精擅五岳派剑法，决计无此可能。

左冷禅却想：“岳不群的女儿为什么说这番话？其中必有用意。难道岳不群当真糊涂了心窍，想跟我争夺这五岳派掌门人之位吗？”

玉音子道：“原来岳先生已精通五派剑法，那可是自从五岳剑派创派以来，从所未有的大事。贫道便请岳姑娘指点指点泰山派的剑法。”

岳灵珊道：“甚好！”刷的一声，从背上剑鞘中拔出了长剑。

玉音子心下大是着恼：“我比你父亲还长着一辈，你这女娃娃居然敢向我拔剑！”他只见岳不群定会出手阻拦，就算真要动手，华山派中也只有岳不群夫妇才堪与自己匹敌，岂知岳不群只摇头叹息，说道：“小孩子家不知天高地厚。玉音、玉磬两位前辈，乃泰山派一等一好手。你要用泰山派剑法跟他们过招，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玉音子心中一凛：“岳不群居然叫女儿用泰山剑法跟我过招。”一瞥眼间，只见岳灵珊右手长剑斜指而下，左手五指正在屈指而数，从一数到五，握而成拳，又将拇指伸出，次而食指，终至五指全展，跟着又屈拇指而屈食指，再屈中指，登时大吃一惊：“这女娃娃怎地懂得这一招‘岱宗如何’？”

玉音子在三十余年前，曾听师父说过这一招“岱宗如何”的要旨，这一招可算得是泰山派剑法中最高深的绝艺，要旨不在右手剑招，而在左手的算数。左手不住屈指计算，算的是敌人所处方位、武功门派、身形长短、兵刃大小，以及日光所照高低等等，计算极为繁复，一经算准，挺剑击出，无不中的。当时玉音子心想，要在顷刻之间，将这种种数目尽皆算得清清楚楚，自知无此本领，其时并未深研，听过便罢。他师父对此术其实也未精通，只说：“这招‘岱宗如何’使起来太过艰难，似乎不切实用，实则威力无俦。你既无心详参，那是与此招无缘，也只好算了。你的几个师兄弟

都不及你细心，他们更不能练。可惜本派这一招博大精深、世无其匹的剑招，从此便要失传了。”玉音子见师父并未勉强自己苦练苦算，暗自欣喜，此后在泰山派中也从未见人练过，不料事隔数十年，竟见岳灵珊这年轻少妇使了出来，霎时之间，额头上出了一片汗珠。

他从未听师父说过如何对付此招，只道自己既然不练，旁人也决不会使这奇招，自无需设法拆解，岂知世事之奇，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情急智生，自忖：“我急速改变方位，蹿高伏低，她自然算我不准。”当即长剑一晃，向右滑出三步，一招“青天无云”，转过身来，身子微矮，长剑斜刺，离岳灵珊右肩尚有五尺，便已圈转，跟着一招“峻岭横空”，去势奇疾而收剑极快。只见岳灵珊站在原地不动，右手长剑的剑尖不住晃动，左手五指仍伸屈不定。玉音子展开剑势，身随剑走，左边一拐，右边一弯，越转越急。

这路剑法叫做“泰山十八盘”，乃泰山派昔年一位名宿所创，他见泰山山门下十八盘处羊肠曲折，五步一转，十步一回，势甚险峻，因而将地势融入剑法之中，与八卦门的“八卦游身掌”有异曲同工之妙。泰山“十八盘”越盘越高，越行越险，这路剑招也是越转越狠辣。玉音子每一剑似乎均要在岳灵珊身上对穿而过，其实自始至终，并未出过一招真正杀着。

他双目所注，不离岳灵珊左手五根手指的不住伸屈。昔年师父有言：“这一招‘岱宗如何’，可说是我泰山剑法之宗，击无不中，杀人不用第二招。剑法而到这地步，已是超凡入圣。你师父也不过是略知皮毛，真要练到精绝，那可谈何容易？”想到师父这些话，背上冷汗一阵阵地渗了出来。

那泰山“十八盘”，有“缓十八、紧十八”之分，正面十八处盘旋较缓，侧坡十八处盘旋甚紧，一步高一步，所谓“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发顶”。泰山派这路剑法，纯从泰山这条陡道的地势中化出，也是忽缓忽紧，回旋曲折。

令狐冲见岳灵珊既不挡架，也不闪避，左手五指不住伸屈，似乎在计算数目，不由得心下大急，只想大叫：“小师妹，小心！”但这五个字塞在喉头，始终叫不出来。

玉音子这路剑法将要使完，长剑始终不敢递到岳灵珊身周二尺之处。岳灵珊长剑倏地刺出，一连五剑，每一剑的剑招皆苍然有古意。一旁玉罄子失声叫道：“‘五大夫剑！’”泰山有松树极古，相传为秦时所封之“五大夫松”，虬枝斜出，苍翠相掩。玉罄子、玉音子的师伯祖曾由此而悟出一套剑法来，便称之为“五大夫剑”。这套剑法招数古朴，内藏奇变，玉罄子二十余年前便已学得精熟，但眼见岳灵珊这五招似是而非，与自己所学颇有不同，却显然又比原来剑法高明得多，心下惊诧之余，慢慢走近，要想看个仔细。岳灵珊突然纤腰一弯，挺剑向他刺去，叫道：“这也是你泰山派的剑法吗？”

玉罄子急举剑相架，叫道：“‘来鹤清泉’，如何不是泰山剑法，不过……”这一招虽然架开，却已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敌剑之来，方位与自己所学大不相同，这一剑险些便透胸而过。岳灵珊道：“是泰山剑法就好！”刷的一声，反手砍向玉音子。玉罄子道：“‘石关回马’！你使得不……不大对……”岳灵珊道：“剑招名字，你记得倒熟。”长剑展开，刷刷两剑，只听玉音子“啊”的一声大叫，右腿已然中剑。几乎便

在同一刹那，玉磬子右膝中剑，一个踉跄，右腿一屈，跪了下来，急忙以剑支地撑起，力道用得猛了，剑尖又刚好撑在一块麻石之上，啪的一响，长剑断为两截，口中兀自说道：“‘快活三’！不过……不过……”

岳灵珊一声冷笑，将长剑反手插入背上剑鞘。

旁观群雄轰然叫好。这样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妇，竟在举手投足之间，以泰山派剑法将两位泰山派高手杀败，剑法之妙，令人看得心旷神怡，这一番喝彩声，当真山谷鸣响。

左冷禅与嵩山派的几名高手对望一眼，都大为疑虑：“这女娃娃所使确是泰山剑法。然而其中大有更改，剑招老练狠辣，决非这女娃娃所能琢磨而得，定是岳不群暗中练就了传授于她。要练成这路剑法，不知要花多少时日，岳不群如此处心积虑，其志决不在小。”

玉音子突然大叫：“你……你……这不是真的‘岱宗如何’！”他于中剑受伤之后，这才省悟，岳灵珊只不过摆个“岱宗如何”的架子，其实并非真的会算，否则的话，她一招即已取胜，又何必再使“五大夫剑”、“来鹤清泉”、“石关回马”、“快活三”等等招术？更气人的是，她竟将泰山派的剑招在关键处忽加改动，自己和师哥二人仓促之际，不及多想，自然而然以数十年来练熟了的剑招拆解，而她出剑方位陡变，以致师兄弟俩双双中计落败。倘若她使的是别派剑法，不论招式如何精妙，凭着自己剑术上的修为，决不能输了给这娇怯怯的少妇。但她使的确是泰山派剑法，却又不是假的，心中既惭愧气恼，又惊惶诧异，更有七分上了当的不服气。

令狐冲眼见岳灵珊以这几招剑法破敌，心下一片迷茫，忽听得背后有人低声道：“令狐公子，这几招剑法是你教她的？”令狐冲回过头来，见说话的是田伯光，便摇了摇头。田伯光微笑道：“那日在华山顶上，你和我动手，记得你便曾使过这一招来鹤清什么的，只不过那时你还没使熟。”

令狐冲神色茫然，宛如不闻。当岳灵珊一出手，他便瞧了出来，她所使的乃是华山思过崖后洞石壁上所刻的泰山派剑法。但自己在后洞石壁上发现剑招石刻之事，并未对华山派任何人提过，当日离开思过崖，记得已将后洞的洞口掩好，岳灵珊怎会发现？转念又想：“我既能发现后洞，小师妹当然也能发现。何况我已在无意中打开了洞口，小师妹便易找得多了。”

他在华山思过崖后洞，见到石壁上所刻五岳剑法的绝招，以及魔教诸长老破解各家剑法的法门，虽于所刻招数记得颇熟，但这些招数叫做什么名字，却全然不知。眼见岳灵珊最后三剑使得犹似行云流水，大有善御者驾轻车而行熟路之意，三剑之间击伤泰山派两名高手，将石壁上的剑招发挥得淋漓尽致，心下也暗自赞叹。又听得玉磬子说出“快活三”三字，想起当年曾随师父去过泰山，过水帘洞后，一条长长的山道斜坡，名为“快活三”，意思说连续三里，顺坡而下，走起来十分快活，想不到这连环三剑，竟是从这条斜坡化出。

一个瘦削的老者缓步而出，说道：“岳先生精擅五岳剑派各派剑法，实是武林中从所未有。老朽潜心参研本派剑法，有许多处所没法明白，今日正好向岳先生请教。”他左手拿着一把抚摩得晶光发亮的胡琴，右手从琴柄中慢慢抽出一柄剑身极细的短

剑，正是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

岳灵珊躬身道：“莫师伯手下留情。侄女胡乱学得几手衡山派剑法，请莫师伯指点。”

莫大先生口说“今日正好向岳先生请教”，原是向岳不群索战，不料岳灵珊一句话便接了过去，还言明是用衡山派剑法。莫大先生江湖上威名素著，群雄适才又听得左冷禅言道，嵩山派好手大嵩阳手费彬便死在他剑下，均想：“难道岳灵珊以泰山剑法伤了兩名泰山派高手，又能以衡山剑法与他对敌？”

莫大先生微笑道：“很好，很好！了不起，了不起！”岳灵珊道：“等到侄女敌不过莫师伯，再由我爹爹上场。”莫大先生喃喃地道：“敌得过的，敌得过的！”短剑慢慢指出，突然间在空中一颤，发出嗡嗡之声，跟着便是嗡嗡两剑。岳灵珊举剑招架，莫大先生的短剑如鬼如魅，竟已绕到了岳灵珊背后。

岳灵珊急忙转身，耳边只听得嗡嗡两声，眼前有一团头发飘过，却是自己的头发已给莫大先生削了一截下来。她大急之下，心念电转：“他这是手下留情，否则适才这一剑已然杀了我。他既不伤我，便可和他对攻。”当下更不理会对对方剑势来路，刷刷两剑，分向莫大先生小腹与额头刺去。

莫大先生微微一惊：“这两招‘泉鸣芙蓉’、‘鹤翔紫盖’，确是我衡山派绝招，这小姑娘如何学得了去？”

衡山七十二峰，以芙蓉、紫盖、石廩、天柱、祝融五峰最高。衡山派剑法之中，也有五路剑法，分别以这五座高峰为名。莫大先生眼见适才岳灵珊所出，均是“一招包一路”的剑法，在一招之中，包含了一路剑法中数十招的精要。“芙蓉剑法”三十六招，“紫盖剑法”四十八招。“泉鸣芙蓉”与“鹤翔紫盖”两招剑法，分别将芙蓉剑法、紫盖剑法每一路数十招中的精奥之处，融会简化而入一招，一招之中有攻有守，威力之强，为衡山剑法之冠，是以这五招剑法，合称“衡山五神剑”。

众人只听得铮铮之声不绝，不知两人谁攻谁守，也不知在顷刻间两人已拆了几招。

莫大先生事事谋定而后动，“比剑夺帅”之议既决，他便即筹思对策。他绝无半分要当五岳派掌门人之念，更知不是左冷禅和令狐冲的敌手，但身为衡山掌门，不能自始至终龟缩不出。他气恼玉罄子为虎作伥，逼死天门道人，本拟和这道人一拚，岂知泰山三子一上来便先后受伤，于是剩下的对手便只岳不群一人。他在少林寺中，已将岳不群的武功瞧得清清楚楚，自己不致输了于他，但上来动手的竟是岳不群的女儿。岳灵珊会使衡山派剑法，他已是一惊，而她所使的更是衡山剑法中最上乘的“一招包一路”，更令他心中尽是惊惧惶惑。

莫大先生的师祖和师叔祖，当年在华山绝顶与魔教十长老会斗，双双毙命。其时莫大先生的师父年岁尚轻，芙蓉、紫盖等五路剑法是学全了，但“一招包一路”的“泉鸣芙蓉”、“鹤翔紫盖”那五招衡山神剑，却只知了个大概。莫大先生自然也未得师父详加传授指点。岂知此刻竟会在别派一个年轻女子剑底显了出来。只是岳灵珊那两招只得剑形而未得其意，否则的话，莫大先生心神激荡之际，在第二招上便已落败。

他好不容易接过了这两招，只见岳灵珊长剑晃动，正是一招“石廩书声”，跟着又

是一招“天柱云气”。那“天柱剑法”主要是从云雾中变化出来，极尽诡奇之能事，动向无定，不可捉摸。莫大先生一见岳灵珊使出“天柱云气”，他见机极快，当即不架而走。所谓不架而走，那不过说得好听，其实是打不过而逃跑。只是他剑法变化繁复，逃走之际，短剑东刺西削，使人眼花缭乱，不知他已是在使三十六策中的上策。

他知衡山五大神剑之中，除了“泉鸣芙蓉”、“鹤翔紫盖”、“石廪书声”、“天柱云气”之外，最厉害的一招叫做“雁回祝融”。衡山五高峰中，以祝融峰最高，这招“雁回祝融”，在衡山五神剑中也最为精深。莫大先生的师父当年说到这一招时，含糊其词，并说自己也不大清楚，如岳灵珊再使出这一招来，自己纵不丧命当场，那也非大大出丑不可。他脚下急闪，短剑急挥，心念急转：“她虽学到了奇招，看来只会呆使，不会随机应变。说不得，只好冒险跟她拚上一拚，否则莫大今后也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眼见岳灵珊脚步微一迟疑，知她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到底要追呢还是不追，莫大先生暗叫：“惭愧！毕竟年轻人没见识。”岳灵珊以这招“天柱云气”逼得莫大先生转身而逃，他虽掩饰得高明，似乎未呈败象，但武功高明之士，人人都已见到他不敌而走的窘态。倘若岳灵珊立时收剑行礼，说道：“莫师伯，承让！侄女得罪。”那么胜负便已分了。莫大先生何等身分地位，岂能败了一招之后，再转身与后辈女子缠斗？可是岳灵珊竟然犹豫，实是莫大先生难得之极的良机。

但见岳灵珊笑靥甫展，樱唇微张，正要说话，莫大先生手中短剑嗡嗡作响，向她直扑过去。这几下急剑，乃莫大先生毕生功力之所聚，剑发琴音，光环乱转，霎时之间已将岳灵珊裹在一团剑光之中。岳灵珊一声惊呼，连退了几步。莫大先生岂容她缓出手来施展那招“雁回祝融”？他手中短剑越使越快，一套百变千幻云雾十三式有如云卷雾涌，旁观者不由得目为之眩，若不是群雄觉得莫大先生颇有以长凌幼、以男欺女之嫌，彩声早已大作。

当岳灵珊使出“泉鸣芙蓉”等几招时，令狐冲更无怀疑，她这几路剑法，是从华山思过崖后洞的石壁上学来的，寻思：“小师妹为什么会到思过崖去？师父、师娘对她甚是疼爱，当然不会罚她在这荒僻的危崖上静坐思过。就算她犯了什么重大过失，师父、师娘也不过严加斥责而已。思过崖与华山主峰相距不近，地形又极凶险，即令是一个寻常女弟子，也不会罚她孤零零地去住在崖上。难道是林师弟受罚到崖上思过，小师妹每日去送饭送茶，便像她从前待我那样吗？”想到此处，不由得心口一热。

又想：“林师弟沉默寡言，循规蹈矩，宛然便是一位‘小君子剑’。他正因此而得到师父、师娘和小师妹的欢心，怎会犯错而受罚到崖上思过？何况师父早就要将小师妹配给林师弟。不会，不会，决计不会！”猛然想起：“难道小师妹……小师妹……”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念头，可是这念头太过荒唐，刚浮入脑海，便即压下，一时心中恍恍惚惚，到底是个什么念头，自己也不大清楚。

便在此时，只听得岳灵珊“啊”的一声惊呼，长剑脱手斜飞，左足一滑，仰跌在地。莫大先生手中短剑伸出，指向她的左肩，笑道：“侄女请起，不用惊慌！”

突然间啪的一声响，莫大先生手中短剑断折，却是岳灵珊从地下拾起了两块圆石，左手圆石砸在莫大先生剑上，那短剑剑身甚细，一砸之下，立即断成两截。跟着

岳灵珊右手的圆石向左急掷。莫大先生兵刃断折，吃了一惊，又见她将一块圆石向左掷出，左侧并无旁人，此举甚是古怪，不明其意。蓦地里那圆石竟飞了转来，撞在莫大先生右胸。砰的一声，跟着喀喇几响，他胸口肋骨登时有数根撞断，一张口，鲜血直喷。

这几下变幻莫测，岳灵珊的动作不但快得甚奇，每一下却又干净利落，众人尽皆呆了。人人都看得分明，莫大先生占了先机之后，不再进招，只说：“侄女请起，不用惊慌。”那原是长辈和晚辈过招战胜后应有之义。可是岳灵珊拾起圆石所使的那两招，却实有鬼神莫测之机。令狐冲却明白，岳灵珊这两招，正是当年魔教长老破解衡山剑法的绝招。不过石壁上所刻人形所使的是一对铜锤。岳灵珊以圆石当铜锤使，要拆招久战，当然不行，但一招间掷出飞回，只要练成了运力的巧劲，圆石与铜锤并无二致。

岳不群飞身入场，啪的一声响，打了岳灵珊一个耳光，喝道：“莫大师伯明明让你，你何敢对他老人家无礼？”弯腰扶起莫大先生，说道：“莫兄，小女不知好歹，小弟当真抱歉之至。尚请原谅。”莫大先生苦笑道：“将门虎女，果然不凡。”说了这两句话，又是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衡山派两名弟子奔了出来，将他扶回。岳不群怒目向女儿瞪了一眼，退在一旁。

令狐冲见岳灵珊左边脸颊登时肿起，留下了五个手指印，足见她父亲这一掌打得着实不轻。岳灵珊眼泪涔涔而下，可是嘴角微撇，神情颇为倔强。令狐冲便即想起：“从前我和她同在华山，她有时顽皮，受到师父师娘的责骂，心中委屈，便是这么一副又可怜又可爱的神气。那时我必千方百计地哄得她欢喜。小师妹最开心的，莫过于和我比剑而胜，只不过我必须装得似模似样，似乎真的偶一疏忽而给她占了先机，决不能让她看出是故意让她……”

想到这里，脑海中一个本来十分模糊的念头，突然之间，显得清晰异常：“她怎么会到思过崖去？多半她是在婚前婚后，思念昔日我对她的深情，因而孤身来到崖上，缅怀旧事。后洞的入口我本是用石子封砌好了的，若非在崖上长久逗留，不易发现。如此说来，她在崖上所留时间不短，去了也不止一次。”转头向林平之瞥了一眼，寻思：“林师弟和她新婚，该当喜气洋洋，心花怒放才是。为什么他始终神色郁郁？小师妹给她父亲当众打了一掌，他做丈夫的既不过去劝慰，也无关心之状，未免太过不近人情。”

他想岳灵珊为了挂念自己而到思过崖去追忆昔情，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猜测，可是他似乎已迷迷惘惘地见到，岳灵珊如何在崖上泪如雨下，如何痛悔嫁错了林平之，如何为了辜负自己的一片深情而伤心不已。一抬头，只见岳灵珊正在弯腰拾剑，泪水滴在青草之上，一根青草因泪水的滴落而弯了下去，令狐冲胸口一阵冲动：“我当然要哄得她破涕为笑！”在他眼中看出来，这嵩山绝顶的封禅台侧，已成为华山的玉女峰，数千名江湖好汉，不过是一棵棵树木，便只一个他刻骨相思、倾心而恋的意中人，为了受到父亲的责打而在哭泣。他一生之中，曾哄过她无数次，今日怎可置之不理？

他大踏步而出，说道：“小师……小……”随即想起，要哄得她欢喜，必须真打，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动，说道：“你胜了泰山、衡山两派掌门人，剑法非同小可。我恒山派心下不服，你能以恒山派剑法，跟我较量较量么？”

岳灵珊缓缓转身，一时却不抬头，似在思索什么，过了好一会，这才慢慢抬起头来，突然脸上一红。令狐冲道：“岳先生本领虽高，但竟能尽通五岳剑派各派剑法，我可难以相信。”岳灵珊抬起头来，说道：“你本来也不是恒山派的，今日为恒山掌门，不是也精通了恒山派剑法吗？”脸颊上兀自留着泪水。

令狐冲听她这几句话语气甚和，颇有友善之意，心下喜不自胜，暗道：“我定要装得极像，不可让她瞧出来我是故意容让。”说道：“‘精通’二字，可不敢说。但我已在恒山多时，恒山派剑法应当习练。此刻我以恒山派剑法领教，你也当以恒山派剑法拆解。倘若所使剑法不是恒山一派，那么虽胜亦败，你意下如何？”他已打定了主意，自己剑法比她高明得多，那是众所周知之事，倘若假装落败，别人固然看得出，连岳灵珊也不会相信，只有斗到后来，自己突然在无意之间，以一招“独孤九剑”或是华山派的剑法将她击败，那时虽然取胜，亦作败论，人人不会怀疑。

岳灵珊道：“好，咱们便比划比划！”提起长剑，划了个半圈，斜斜向令狐冲刺去。

只听得恒山派一群女弟子中，同时响起了“咦”的一声。群雄之中便有不识得恒山派剑法的，听得这些女弟子这声惊呼，而呼叫中显是充满了钦佩之意，也即知岳灵珊这招确是恒山剑法，而且招式着实不凡。

她所使的，正是思过崖后洞的招式，而这招式，却是令狐冲曾传过恒山派女弟子的。

令狐冲挥剑挡开。他知道恒山派剑法以圆转绵密见长，每一招剑法中都隐含阴柔之力，与人对敌时，往往十招中有九招都是守势，只有一招才乘虚突袭。他与恒山派弟子相处已久，又亲眼见过定静师太数次与敌人斗剑，这时施展出来的，招招成圆，余意不尽，显然已深得恒山派剑法的精髓。

方证大师、冲虚道长、丐帮帮主、左冷禅等人于恒山剑法均熟识已久，眼见令狐冲并非恒山派出身，却将恒山剑法使得中规中矩，于极平凡的招式之中暗蓄锋芒，深合恒山派武功“绵里藏针”的要诀，无不暗赞。他们都知数百年来恒山门下均以女尼为主，出家人慈悲为本，女流之辈更不宜妄动刀剑，学武只是为了防身。这“绵里藏针”诀，便如是暗藏钢针的一团棉絮。旁人倘若不加触犯，棉絮轻柔温软，于人无忤，但若猛力紧捏，棉絮中所藏钢针便刺入手掌；刺入的深浅，并非决于钢针，而决于手掌上使力的大小。使力小则受伤轻，使力大则受伤重。这武功要诀，本源便出于佛家因果报应、业缘自作、善恶由心之意。

令狐冲学过“独孤九剑”后，于各式武功皆能明其要旨。他所使剑法原是重意不重招，这时所使的恒山剑法，方位变化与原来招式颇有歧异，但恒山剑意却清清楚楚地显了出来。各家高手虽然识得恒山剑法，但所知的只是大要，于细微曲折处的差异自是不知，是以见到令狐冲的剑意，均想：“这少年身为恒山掌门，果然不是幸致！原来早得定闲、定静诸师太的真传。”只恒山派门下弟子仪和、仪清等人，才看出他所使招式与师传并不完全相符。但招式虽异，于本门剑法的含意，却只有体会得更加深切。

令狐冲和岳灵珊二人所使的恒山派剑法，均是从思过崖后洞中学来，但令狐冲剑法根底比岳灵珊强得太多，加之他与恒山派师徒相处日久，所知恒山派剑法的范围，

自非岳灵珊所及。二人一交上剑，若不是令狐冲故意相让，只在数招之间便即胜了。拆到三十余招后，岳灵珊从石壁上学来的剑招已穷，只得从头再使。好在这套剑法精妙繁复，使动时圆转如意，一招与一招之间绝少斧凿之痕，从第一招到三十六招，便如是一气呵成的一式大招。她剑招重复，除了令狐冲也学过石壁剑法之外，谁也看不出来。

岳灵珊的剑招使得绵密，令狐冲依法与之拆解。两人所学剑招相同，俱是恒山派剑法的精华，打来丝丝入扣，悦目动人。旁观群雄看得高兴，忍不住喝彩。

有人道：“令狐冲是恒山派掌门，这路剑法使得如此精彩，也没什么稀奇。岳姑娘明明是华山派的，怎么也会使恒山剑法？”有人道：“令狐冲本来也是岳先生的门下，还是华山派的大弟子呢，否则他怎么也会这路剑法了？若不是岳先生一手亲授，两个人怎会拆解得这等合拍？”又有人道：“岳先生精通华山、泰山、衡山、恒山四派剑法，看来于嵩山剑法也必熟悉。这五岳派掌门人一席，那是非他莫属了。”另一人道：“那也不见得。嵩山左掌门的剑法比岳先生高得多。武功之道，贵精不贵多，你就算于天下武功无所不会，统统都是三脚猫，又有什么用处？左掌门单是一路嵩山剑法，便能击败岳先生的五派剑法。”先一人道：“你又怎知，当真大言不惭。”那人怒道：“什么大言不惭？你有种，咱们便来赌五十两银子。”先一人道：“什么有种没种？咱们赌一百两。现银交易，输了赖的便是恒山派门下。”那人道：“好，赌一百两！什么恒山派门下？”先一人道：“那个赖的，便是尼姑！”那人“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一口痰。

这时岳灵珊出招越来越快，令狐冲瞧着她婀娜的身形，想起昔日同在华山练剑的情景，渐渐地神思恍惚，不由得痴了，眼见她一剑刺到，顺手还了一招。不想这一招并非恒山派剑法。岳灵珊一怔，低声道：“青梅如豆！”跟着还了一剑，削向令狐冲额间。令狐冲也是一呆，低声道：“柳叶似眉。”

他二人于所拆的恒山剑法，只知其式不知其名，适才交换的这两招，却不是恒山剑法，而是两人在华山练剑时共创的“冲灵剑法”。“冲”是令狐冲，“灵”是岳灵珊，是二人为了好玩而共同钻研出来的剑术。令狐冲的天分比师妹高得多，不论做什么事都喜不拘成法，别创新意，这路剑法虽说是二人共创，十之八九却是令狐冲想出来的。当时二人武功造诣尚浅，这路剑法中也并没有什么厉害招式，只是二人常在无人处拆解，练得却十分纯熟。令狐冲无意间使了一招“青梅如豆”，岳灵珊便还了一招“柳叶似眉”。两人原无深意，可是突然之间，脸上都是一红。令狐冲手上不缓，还了一招“雾中初见”，岳灵珊随手便是一招“雨后乍逢”。这套剑法，二人在华山已不知拆过了多少遍，但怕岳先生、岳夫人知道后责骂，从不让第三人知晓，此刻却情不自禁，在天下英雄之前使了出来。

这一接上手，顷刻间便拆了十来招，不但令狐冲早已回到了昔日华山练剑的情景之中，连岳灵珊心里，也渐渐忘却了自己此刻是已嫁之身，是在数千江湖汉子之前，为了父亲的声誉而出手试招，眼中所见，只是这个倜傥潇洒的大师哥，正在和自己试演二人合创的剑法。

令狐冲见她脸上神色越来越柔和，眼中射出喜悦的光芒，显然已将适才给父亲打了记耳光的事淡忘了，心想：“今天我见她一直郁郁不乐，容色也甚憔悴，现下终于

高兴起来了。唉，但愿这套冲灵剑法有千招万招，一生一世也使不完。”自从他在思过崖上听得岳灵珊口哼福建小调以来，只有此刻，小师妹对他才像从前这般相待，不由欢喜无限。

又拆了二十来招，岳灵珊长剑削向他左腿，令狐冲左足飞起，踢向她剑身。岳灵珊剑刃一沉，砍向他足面。令狐冲长剑急攻她右腰，岳灵珊剑锋斜转，当的一声，双剑相交，剑尖震起。二人同时挺剑急刺向前，同时疾刺对方咽喉，出招迅疾无比。

瞧双剑去势，谁都没法挽救，势必要同归于尽，旁观群雄都忍不住惊叫。却听得铮的一声轻响，双剑剑尖竟在半空中抵住了，溅出星星火花，两柄长剑弯成弧形，跟着二人左手推出，双掌相交，同时借力飘了开去。这一下变化谁都料想不到，这两把长剑竟有如此巧法，居然在疾刺之中，会在半空中相遇而剑尖相抵，这等情景，便有数千数万次比剑，也难得碰到一次，而他二人竟然在生死系于一线之际碰到了。

殊不知双剑如此在半空中相碰，在旁人足数千数万次比剑不曾遇上一次，他二人却是练了数千数万次要如此相碰，而终于练成了的。这招剑法必须二人同使，两人出招的方位力道又须拿捏得分毫不错，双剑才会在迅疾互刺的一瞬之间剑尖相抵，剑身弯成弧形。这剑法以之对付旁人，自无半分克敌制胜之效，在令狐冲与岳灵珊，却是一件又艰难又有趣的玩意。二人练成招数之后，更进一步练得剑尖相碰，溅出火花。

当他二人在华山上练成这一招时，岳灵珊曾问，这一招该当叫做什么。令狐冲道：“你说叫什么好？”岳灵珊笑道：“双剑疾刺，简直是不顾性命，叫作‘同归于尽’吧？”令狐冲道：“同归于尽，倒似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还不如叫做‘你死我活’！”岳灵珊啐道：“为什么我死你活？你死我活才对。”令狐冲道：“我本来说是‘你死我活’。”岳灵珊道：“你啊我啊的缠夹不清，这一招谁都没死，叫做‘同生共死’好了。”令狐冲拍手叫好。岳灵珊一想“同生共死”这四字太过亲热，一撤剑，掉头便跑了。

旁观群雄见二人在必死之境中逃了出来，实是惊险无比，手中无不捏了把冷汗，连那一声喝彩也都忘了。那日在少林寺中，岳不群与令狐冲拔剑动手，为了劝他重归华山门下，也曾使过几招“冲灵剑法”，但这一招却没使过。岳不群虽曾在暗中窥看二人练剑，得知冲灵剑法的招式，却并未花下心血时间去练这招既无聊又无用的“同生共死”。因此连方证、冲虚、左冷禅等人见到这一招时，也都大吃一惊。盈盈心中的惊骇，更不在话下。

只见他二人在半空中轻身飘开，俱是嘴角含笑，姿态神情，便似裹在一团和煦的春风之中。两人挺剑再上，随即又斗在一起。二人在华山创制这套剑法时，师兄妹间情投意合，互相依恋，因之剑招之中，也是好玩的成分多，而凶杀的意味少。此刻二人对剑，不知不觉之间，都回想到从前的情景，出剑转慢，眉梢眼角，渐渐流露出昔日青梅竹马的柔情。这与其说是“比剑”，不如说是“舞剑”，而“舞剑”两字，又不如“剑舞”之妥贴，这“剑舞”却又不是娱宾，而是为了自娱。

突然间人丛中“嘿”的一声，有人冷笑。岳灵珊一惊，听得出是丈夫林平之的声音，心中一寒：“我和大师哥这么打法，那可不对。”长剑一圈，自下而上，斜斜撩出一剑，势劲力疾，姿式美妙已极，却是华山派“玉女剑十九式”中的一式。

林平之那一声冷笑，令狐冲也听见了，眼见岳灵珊立即变招，来剑毫不容情，再不像适才使冲灵剑法那样充满了缠绵之意。他胸口一酸，种种往事，霎时间都涌向心头，想起自己给师父罚去思过崖面壁思过，小师妹每日给自己送饭，一日大雪，二人竟在山洞共处一霄；又想起小师妹生病，二人相别日久，各怀相思之苦，但便在此时，不知如何，林平之竟讨得了她的欢心，自此之后，两人之间隔膜日深一日；又想起那日小师妹学得师娘所授的“玉女剑十九式”后，来崖上与自己试招，自己心中酸苦，出手竟不容让……

这许许多多念头，都是一瞬之间在他脑海中电闪而过，便在此时，岳灵珊长剑已撩到他胸前。令狐冷脑中混乱，左手中指弹出，铮的一声轻响，正好弹在她长剑之上。岳灵珊把捏不住，长剑脱手飞出，直射上天。

令狐冲一指弹出，暗叫一声“糟糕！”只见岳灵珊神色苦涩，似乎勉强要笑，却哪里笑得出来？当日令狐冲在思过崖上，便是以这么一弹，将她宝爱的“碧水剑”弹入深谷之中，二人由此而生芥蒂，不料今日又旧事重演。这些日子来，他有时静夜自思，早知那日所以弹去岳灵珊的长剑，其实是自己在喝林平之的醋，激情汹涌，难以克制，自不免自怨自艾。岂知今日听得林平之的冷笑之声，眼见岳灵珊神态立变，自己又旧病复发。当日在思过崖上，他一指已能将岳灵珊手中长剑弹脱，此刻身上内力，与其时相去不可道里计，但见那长剑直冲上天，一时竟不落下。

他心念电转：“我本要败在小师妹手里，哄得她欢喜。现下我却弹去了她的长剑，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面子，难道我竟以这等卑鄙手段，去报答小师妹待我的情义？”一瞥之间，只见那长剑正自半空中向下射落，当即身子一晃，叫道：“好恒山剑法！”似是竭力闪避，其实却是将身子往剑尖凑将过去，噗的一声响，长剑从他左肩后直插了进去。令狐冲向前一扑，长剑竟将他钉在地下。

这一下变故来得突兀无比，群雄发一声喊，无不惊得呆了。

岳灵珊惊道：“你……大师哥……”只见一名虬髯汉子冲将上来，拔出长剑，抱起了令狐冲。令狐冲肩背上伤口中鲜血狂涌，恒山派十余名女弟子围了上去，竞相取出伤药，给他敷治。岳灵珊不知他生死如何，奔过去想看。剑光晃动，两柄长剑拦住去路，一名女尼喝道：“好狠心的女子！”岳灵珊一怔，退了几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得岳不群纵声长笑，朗声说道：“珊儿，你以泰山、衡山、恒山三派剑法，力败三派掌门，也算难得！”

岳灵珊长剑脱手，群雄明明见到是给令狐冲伸指弹落，但令狐冲为她长剑所伤，却也属实。这一招到底是否恒山剑法，谁也说不上来。他二人以冲灵剑法相斗之时，旁人早已看得全然摸不着头脑，眼见这路剑法招数稚拙，全无用处，偏偏又舞得这生好看：最后这一招变生不测，谁都为这突如其来的结局所震惊，这时听岳不群称赞女儿以三派剑法打败三派掌门，想来岳灵珊这招长空落剑，定然也是恒山剑法了。虽也有人怀疑，觉得这与恒山剑法大异其趣，但没法说得出其来龙去脉，也不便公然与岳不群辩驳。

岳灵珊拾起地下长剑，见剑身上血迹殷然。她心中怦怦乱跳，只是想：“不知他性命如何？只要他能不死，我便……我便……”

三十四 夺帅

群豪纷纷议论声中，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华山一派，在岳先生精心钻研之下，连泰山、衡山、恒山诸派剑法也都通晓，不但通晓，而且精绝，实令人赞叹不已。这五岳派掌门一席，若不是岳先生来担任，普天下更选不出第二位了。”说话之人衣衫褴褛，正是丐帮解帮主。他与方证、冲虚两人心意相同，也早料到左冷禅将五岳剑派并而为一，势必不利于武林同道，迟早会惹到丐帮头上，以彬彬君子的岳不群出任五岳派掌门，远胜于野心勃勃的左冷禅。丐帮自来在江湖中潜力极强，丐帮帮主如此说，等闲之人便不敢贸然持异议。

忽听一人冷森森地道：“岳姑娘精通泰山、衡山、恒山三派剑法，确是难能可贵，若能以嵩山剑法胜得我手中长剑，我嵩山全派自当奉岳先生为掌门。”说话的正是左冷禅。他说着走到场中，左手在剑鞘上一按，嗤的一声响，长剑自剑鞘中跃出，青光闪动，长剑上腾，他右手伸处，挽住了剑柄。这一手悦目之极，而左手一按剑鞘，便能以内力逼出长剑，其内功之深，当真罕见罕闻。嵩山门下弟子固然大声欢呼，别派群雄也彩声雷动。

岳灵珊道：“我……我只出一十三剑，十三剑内倘若胜不得左师伯……”左冷禅心中大怒：“你这小娃娃敢公然接我剑招，已大胆之极，居然还限定十三招。你如此说，直是将我姓左的视若无物。”冷冷地道：“倘若你十三招内取不了姓左的项上人头，那便如何？”岳灵珊道：“我……我怎能是左师伯的对手？侄女只不过学到十三招嵩山派剑法，是爹爹亲手传我的，想在左师伯手下印证印证。”左冷禅哼了一声。岳灵珊道：“我爹爹说，这一十三招嵩山剑法，虽是嵩山派的高明招数，但在我手下使出来，只怕一招之间，便给左师伯震飞了长剑，要再使第二招也是艰难。”左冷禅又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岳灵珊初说之时，声音发颤，也不知是酣斗之余力气不足，还是与左冷禅这样一位武林大豪面对面说话，不禁害怕，说到此时，声音渐渐平静，续道：“我对爹爹说：‘左师伯是嵩山派中第一高手，当然毫无疑问，但他未必是我五岳剑派中的第一高手。他武功再高，也未必能如爹爹这样，精通五岳剑派的剑法。’我爹爹说道：‘精通二字，谈何容易？为父的也不过粗知皮毛而已。你若不信，你初学乍练、三脚猫般的嵩山剑法，能在左师伯威震天下的嵩山剑法之前使得上三招，我就夸你是乖女儿了。’”

左冷禅冷笑道：“如你在三招之内将左某击败，那你更是岳先生的乖女儿了。”

岳灵珊道：“左师伯剑法通神，乃嵩山派数百年罕见的奇材，侄女刚得爹爹传授，学得几招嵩山剑法，如何敢有此妄想？爹爹叫我接左师伯三招，侄女却痴心妄想，盼

望能在左师伯跟前，使上一十三招嵩山派剑法，也不知是否能够如愿。”

左冷禅心想：“别说一十三招，要是我让你使上了三招，姓左的已然面目无光。”伸出左手拇指、食指、中指三根手指，握住了剑尖，右手一松，长剑突然弹起，剑柄在前，不住晃动，说道：“进招吧！”左冷禅露了这手绝技，群雄登时为之耸动。左手使剑已极不顺手，但他竟以三根手指握住剑尖，以剑柄对敌，这比之空手入白刃更要艰难十倍，以手指握住剑尖，剑刃只须稍受震荡，便割伤了自己手指，哪里还用得上力？他使出这手法，固然对岳灵珊十分轻蔑，心中却也大为恼怒，存心要以惊世骇俗的神功威震当场。

岳灵珊见他如此握剑，心中一寒，寻思：“他这是什么武功，爹爹可没教过。”心下暗生怯意，又想：“事已如此，怕有何用？”百忙中向恒山派群弟子瞥了一眼，见她们仍围成一团，没传出哭声，料想令狐冲受伤虽重，性命却当无碍。当下长剑一立，举剑过顶，弯腰躬身，使一招“万岳朝宗”，正是嫡系正宗的嵩山剑法。

这一招含意甚为恭敬，嵩山群弟子都轰的一声，颇感满意。嵩山弟子和本派长辈拆招，必须先使此招，意思说并非敢和前辈动手，只是请你老人家指教。左冷禅微一点头，心道：“你居然懂使此招，总算是乖觉的，看在这一招份上，我不让你太过出丑便了。”

岳灵珊一招“万岳朝宗”使罢，突然间剑光一吐，长剑化作一道白虹，向左冷禅直刺过来。这一招端严雄伟，正是嵩山剑法的精要所在，但饶是左冷禅于嵩山派剑法“内八路、外九路”，一十七路长短、快慢各路剑法尽皆通晓，却也从来没见过。他心头一震：“这一招是什么招数？我嵩山派一十七路剑法之中，似乎没一招比得上，这可奇了。”他不但是嵩山派的宗师，亦是当代武学大家，一见到本派这一招雄奇精奥的剑招，自要看个明白。眼见岳灵珊这一剑刺来，内力并不强劲，只须刺到自己身前数寸处，自己以手指一弹，立时可将她长剑震飞，不妨看清楚这一招的后招，是否尚有古怪变化。但见岳灵珊这一剑刺到他胸口尚有尺许，便已缩转，一斜身，长剑圈转，向他左肩削落。

这一剑似是嵩山剑法中的“千古人龙”，但“千古人龙”清隽过之，无其古朴；又似是“叠翠浮青”，但较之“叠翠浮青”，却胜其轻灵而输其雄杰；也有些像是“玉井天池”，可是“玉井天池”威仪整肃，这一招在岳灵珊这样一个年轻女子剑下使将出来，另具一股端丽飘逸之态。

左冷禅眼光何等敏锐，对嵩山剑法又是毕生浸淫其间，每一招每一式的精粗利弊，纵是最细微曲折之处，也无不了然于胸，这时突见岳灵珊这一招中蕴藏了嵩山剑法中数大名招的长处，似乎尚能补足各招中所含破绽，不由得手心发热，又惊奇，又欢喜，便如陡然见到从天上掉下来一件宝贝一般。

当年五岳剑派与魔教十长老两度会战华山，五派好手死伤殆尽，五派剑法的许多精艺绝招，随五派高手而逝。左冷禅会集本派残存的耆宿，将各人所记得的剑招，不论精粗，尽数录下，汇成一部剑谱。这数十年来，他去芜存菁，将本派剑法中种种不够狠辣的招数，不够堂皇的姿式，一一修改，使得本派一十七路剑招完美无缺。他虽未创设新的剑路，却算得是整理嵩山剑法的大功臣。此刻陡然间见到岳灵珊所使的嵩

山剑法，却是本派剑谱中所未载，而比之现有嵩山剑法的诸式剑招，显得更为博大精深，不由得欢喜赞叹，看出了神。

倘若这剑法是在劲敌手下使出，比如是任我行或令狐冲，又或是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左冷禅自当全神贯注地迎敌，纵见对方剑招精绝，也只有竭力应付，哪有余暇来细看敌手剑法？但岳灵珊内力低浅，殊不足畏，真到危急关头，随时可以震去她的长剑，当下打起精神，潜心观察她剑势的法度变化。

群雄见岳灵珊长剑飞舞，每一招都离对方身子尺许而止，似是故意容让，又似心存畏惧，左冷禅却呆呆不动，脸上神色忽喜忽忧，倒像是失魂落魄一般。如此比武，实是从所未见。群雄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都惊奇不已。

只嵩山派门下群弟子，个个目不转瞬地凝神观看，生怕漏过了一招半式。岳灵珊这几招嵩山剑法，正是从思过崖后洞石壁上学来。石壁上所刻招式共有六七十招，岳不群细心参研后，料想其中的四十余招左冷禅多半会使，另有数招虽然精彩，却尚不足以动其心目，只有这一十三招，倘若陡然使出，定要令他张口结舌，说什么也非瞧个究竟不可。石壁上所刻招式，毕竟是死的，未能极尽变化，岳灵珊只依样葫芦地使出，但左冷禅看后，所有前招后招，自行在脑中加以补足，越想越觉其内含蕴蓄，无穷无尽。

岳灵珊堪堪将这一十三招使完，第十四招又从头使起，左冷禅心念一动：“再看一下呢，还是将她长剑震飞？”这两件事在他均轻而易举，若要继续观看，岳灵珊剑招再高，毕竟也伤他不得；若要震飞她兵刃，那也只举手之劳。可是在这两件事中做一抉择，却大费周章。霎时之间，在他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这些嵩山剑法如此奇妙，过了此刻，日后只怕再也没机缘见到。要杀伤这小妮子容易，可是这些剑法，却再从何处得见？我又怎能去求岳先生试演？但我如容她继续使剑，显得左某人奈何不了华山门下一个年轻女子，于我脸面何存？啊哟，只怕已过了一十三招！”

一想到“一十三招”这四字，领袖武林的念头登时压倒了钻研武学的心意，左手三根手指一转，手中长剑翻了上来，当的一声响，与岳灵珊的长剑一撞，喀喀喀十余声轻响过去，岳灵珊手中只剩了一个剑柄，剑刃寸断，折成数十截掉在地下。

岳灵珊纵身反跃，倒退数丈，朗声道：“左师伯，侄女在你老人家跟前，已使了几招嵩山剑法？”左冷禅闭住双目，将岳灵珊所使的那些剑招，一招招在心中回想了一遍，睁开眼来，说道：“你使了一十三招！很好，不容易！”岳灵珊躬身行礼，道：“多承左师伯手下容情，得让侄女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使了一十三招嵩山剑法。”

左冷禅以绝世神功，震断了岳灵珊手中长剑，群雄无不叹服。只是岳灵珊先前有言，要在左冷禅面前施展一十三招嵩山剑招，大多数人想来，就算她能使三招，也已不易，决计没法使到一十三招，不料左冷禅忽似心智失常，竟容她使到第十四招上，方始出手。各人心下暗自骇异，有人还想到了歪路上去，只道左冷禅是个好色之徒，见到对手是个美貌少妇，竟给她的花容玉颜迷得失了魂，否则何以显得如此心不在焉。

嵩山派中一名瘦削老者走了出来，正是“仙鹤手”陆柏，朗声道：“左掌门神功盖世，众所共见，兼且雅量高致，博大能容。这位岳大小姐学得了我嵩山派剑法一些

皮毛，便在他老人家面前妄自卖弄。左掌门直等她技穷，这才一击而将之制服。足见武学之道，贵精不贵多，不论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只须练到登峰造极之境，皆能在武林中矫然自立……”

他说到这里，群雄都不禁点头。这一番话正打中了各人心坎。这些江湖汉子除了极少数高手之外，所学的均只一派武功，陆柏说武学贵精不贵多，众人自表赞同，这些人于这个“精”字是否能够做到，固然难说，至于“多”，那是决计多不了的。

陆柏续道：“这位岳大小姐仗着一点小聪明，当别派同道练剑之时，暗中窥看，偷学到了一些剑法，便自称是精通五岳剑派的各派剑法。其实各派武功均有秘传的师门心法，偷看到一些招式的外形，如何能说到‘精通’二字？”群雄又都点头，均想：“偷学别派武功，原是武林大忌。这笔账其实该当算在岳不群头上。”陆柏又道：“倘若一见到旁人使出几下精妙的招式，便学了过来，自称是精通了这一派的武功，武林中哪里还有什么独门秘技、还有什么精妙绝招？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岂不是一塌糊涂了？”

他说到这里，群雄中便有许多人轰笑起来。岳灵珊以衡山剑法打败莫大先生，以恒山剑法打败令狐冲，对方不免有容让之意，但她以泰山剑法力败玉罄子和玉音子，却是真真实实的功夫。她所使的石壁剑招比玉罄子、玉音子所学为精，又攻了他们个出其不意，虽仍不免有取巧之意，然剑法较精，便该得胜，所取巧者，只是假装会使“岱宗如何”这一招而已，这事除了泰山派中少数高手之外，谁也不知。可是群雄不愿见到旁人通晓各派武功，人同此心，陆柏这么一说，登时便有许多人随声附和，倒不仅以嵩山弟子为然。

陆柏见一番话博得众人赞赏，神情极是得意，提高了嗓子说道：“所以哪，这五岳派掌门一席，实非左掌门莫属。也由此可知，一家之学而练到炉火纯青的境地，那可比贪多嚼不烂的大杂烩高明得多了。”他这几句话，直是明指岳不群而言。嵩山派中便有数十名青年弟子跟着叫好起哄。陆柏道：“五岳剑派之中，若有谁自信武功胜得了左掌门的，便请出来，一显身手。”他接连说了两遍，没人接腔。

本来桃谷六仙必定会出来胡说八道一番，但此时盈盈正急于救治令狐冲，无暇指点桃谷六仙去跟嵩山派捣蛋。桃根仙等六人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才好。

“托塔手”丁勉大声道：“既然无人向左掌门挑战，左掌门众望所归，便请出任我五岳派的掌门人。”左冷禅假意谦逊，说道：“五岳派中人才济济，在下无德无能，可不敢当此重任。”嵩山派第六太保汤英鹞朗声道：“五岳派掌门一席，位高任重，务请左掌门勉为其难，为五岳派门下千余弟子造福，也为江湖同道尽力。请左掌门登坛！”

只听得锣鼓之声大作，爆竹又连串响起，都是嵩山弟子早就预备好了的。

爆竹劈啪声中，嵩山派众弟子以及左冷禅邀来助阵壮威的朋友齐声呐喊：“请左掌门登台，请左掌门登台！”

左冷禅纵起身子，轻飘飘落上封禅台。他身穿杏黄色布袍，其时夕阳即将下山，日光斜照，映射其身，显得金光灿烂，大增堂皇气象。他抱拳转身，向台下众人作了个四方揖，说道：“既承众位朋友推爱，在下倘若再不答允，出任艰巨，倒显得过于保身自爱，不肯为武林同道尽力了。”嵩山门下数百人欢声雷动，大力鼓掌。

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左师伯，你震断了我的长剑，就这样，便算是五岳派的掌门人吗？”说话的正是岳灵珊。

左冷禅道：“天下英雄在此，大家原说好比剑夺帅。岳小姐如能震断我手中长剑，则大伙儿奉岳小姐为五岳派掌门，亦无不可。”

岳灵珊道：“要胜过左师伯，侄女自然无此能耐，但咱们五岳派之中，武功胜过左师伯的，未必就没有了。”

左冷禅在五岳派诸人之中，真正忌惮的只有令狐冲一人，眼见他与岳灵珊比剑而身受重伤，心头早就放下一块大石，这时听岳灵珊如此说，便道：“以岳小姐之见，五岳派中武功剑法胜过在下的，是令尊呢、令堂呢，还是尊夫？”嵩山群弟子又都轰笑起来。

岳灵珊道：“我夫君是后辈，比之左师伯不免要逊一筹。我妈妈的剑法自可与左师伯旗鼓相当。至于我爹爹，想来比左师伯要稍为高明一点。”

嵩山群弟子怪声大作，有的猛吹口哨，有的顿足擂地。

左冷禅对着岳不群道：“岳先生，令爱对阁下的武功，倒推许得很呢。”

岳不群道：“小女儿儿口没遮拦，左兄不必当真。在下的武功剑法，比之少林派方证大师、武当派冲虚道长，以及丐帮解帮主诸位前辈英雄，那可望尘莫及。”左冷禅脸上登时变色。岳不群提到方证大师等三人，偏就不提左冷禅的名字，人人都听了出来，那显是自承比他高明。丁勉道：“比之左掌门却又如何？”岳不群道：“在下和左兄神交多年，相互推重。嵩山华山两派剑法，各擅胜场，数百年来从未分过高下。丁兄这一句话，在下可难答得很了。”丁勉道：“听岳先生的口气，倒似乎自以为比左掌门强着些儿？”

岳不群道：“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较量武功高低，自古贤者所难免，在下久盼向左师兄讨教。只是今日五岳派新建，掌门人尚未推出，在下倘若和左师兄比剑，倒似是来争做这五岳派掌门一般，那不免惹人闲话了。”左冷禅道：“岳兄只消胜得在下手中长剑，五岳派掌门一席，自当由岳兄承当。”岳不群摇手道：“武功高的，未必人品见识也高。在下就算胜得了左兄，也不见得能胜过五岳派中其余高手。”他口中说得谦逊，但每一句话扣得极紧，始终显得自己比左冷禅高上一筹。

左冷禅越听越怒，冷冷地道：“岳兄‘君子剑’三字，名震天下。‘君子’二字，人所共仰。这个‘剑’字到底如何，却是耳闻者多，目睹者少。今日天下英雄毕集，便请岳兄露一手高明剑法，也好让大伙儿开开眼界！”

许多人都大叫起来：“到台上去打，到台上去打。”“光说不练，算什么英雄好汉？”“上台比剑，分个强弱，自吹自擂有什么用？”

岳不群双手负在背后，默不作声，脸上神情肃穆，眉间微有忧意。

左冷禅在筹谋合并五岳剑派之时，于四派中高手的武功根底，早已了然于胸，自信四派中无一能胜得过自己，这才不遗余力地推动其事。否则若有人武功强过于他，那么五岳剑派合并之后，掌门人一席反为旁人夺去，岂不是徒然为人作嫁？岳不群剑法高明，修习“紫霞神功”造诣已颇不低，那是他所素知。他怂恿封不平、成不忧等剑宗好手上华山明争，又遣十余异派好手赴药王庙伏击，虽所谋不成，却已摸清了岳

不群武功的底细。待得在少林寺中亲眼见到他与令狐冲相斗，更大为放心，他剑法虽精，毕竟非自己敌手，岳不群脚踢令狐冲，反震断自己右腿，则内功修为亦不过尔尔。只是令狐冲一个后生小子突然剑法大进，却始料所不及，然总不能为了顾忌这无行浪子，就此放弃这筹划了十数年的大计，何况令狐冲所长者只是剑术，拳脚功夫平庸之极，当真比武动手，剑招倘若不胜，大可同时再出拳掌，便立时能取他性命，待见令狐冲甘愿伤在岳灵珊剑底，天下事便无足虑。

左冷禅这时听得岳不群父女俩口出大言，心想：“你不知如何学到了五岳剑派一些失传的绝招，便狂妄自大起来。你若在和我动手之际，突然之间使将出来，倒可吓人一跳，可是偏偏行错了一着棋，叫你女儿先使，我既已有备，复有何用？”又想：“此人极工心计，须得当着群豪之前打得他从此抬不起头来，否则此人留在我五岳派中，必有后患。”说道：“岳兄，天下英雄都请你上台，一显身手，怎地不给人家面子？”

岳不群道：“左兄既如此说，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当下一步一步地拾级上台。

群雄见有好戏可看，都鼓掌叫好。

岳不群拱手道：“左兄，你我今日已份属同门，咱们切磋武艺，点到为止，如何？”

左冷禅道：“兄弟自当小心，尽力不要伤到了岳兄。”

嵩山派众门人叫了起来：“还没打就先讨饶，不如不用打了。”“刀剑不生眼睛，一动上手，谁保得了你不死不伤？”“倘若害怕，趁早乖乖地服输下台，也还来得及。”

岳不群微微一笑，朗声道：“刀剑不生眼睛，一动上手，难免死伤，这话不错。”转头向华山派群弟子道：“华山门下众人听着：我和左师兄是切磋武艺，绝无仇怨，倘若左师兄失手杀了我，或者打得我身受重伤，乃激斗之际各尽全力，不易拿捏分寸，大伙儿不可对左师伯怀恨，更不可与嵩山门下寻仇生事，坏了我五岳派同门的义气。”岳灵珊等都高声答应。

左冷禅听他如此说，倒颇出于意料之外，说道：“岳兄深明大义，以本派义气为重，那好得很啊。”

岳不群微笑道：“我五派合并为一，那是十分艰难的大事。倘若因我二人论剑较技，伤了和气，五岳派同门大起纷争，那可和并派的原意背道而驰了。”

左冷禅道：“不错！”心想：“此人已生怯意，我正可乘势一举而将其制服。”

高手比武，内劲外招固然重要，而胜败之分，往往只在一时气势之盛衰，左冷禅见他示弱，心下暗暗欢喜，刷的一声响，抽出了长剑。这一下长剑出鞘，竟然声震山谷。原来他潜运内力，长剑出鞘之时，剑刃与剑鞘内壁不住相撞，震荡而发巨声。不明其理之人无不骇异。嵩山门人又大声喝彩。

岳不群将长剑连剑鞘从腰间解下，放在封禅台一角，这才慢慢将剑抽出。单从二人拔剑的声势姿态看来，这场比剑可说高下已分。

令狐冲给长剑插入肩胛，自背直透至前胸，受伤自是极重。盈盈看得分明，心急之下，顾不得掩饰自己身分，抢过去拔起长剑，将他抱起。恒山派众女弟子纷纷围了上来。仪和取出“白云熊胆丸”，手忙脚乱地倒出五六颗丸药，喂入令狐冲嘴里。盈盈早已伸指点了他前胸后背伤口四周的穴道，止住鲜血迸流。仪清和郑萼分别以“天香断续胶”搽在他伤口上。掌门人受伤，群弟子哪里会有丝毫吝惜？敷药唯恐不多，将

千金难买的灵药，当作石灰烂泥一般，厚厚地涂上他伤口。

令狐冲受伤虽重，神智仍然清醒，见盈盈和恒山弟子情急关切，登感歉仄：“为了哄小师妹一笑，却累得盈盈和恒山众师姊妹如此担惊受怕。”当下强露笑容，说道：“不知怎地，一个不小心，竟让……竟让这剑给伤了。不……不要紧的。不用……”

盈盈道：“别做声。”她虽尽量放粗了喉咙，毕竟女音难掩。恒山弟子听得这个虬髯汉子话声娇嫩，均感诧异。

令狐冲道：“我……我瞧瞧……”仪清应道：“是。”将挡在他身前的两名师妹拉开，让他观看岳灵珊与左冷禅比剑。此后岳灵珊施展嵩山剑法，左冷禅震断她剑刃，以及左冷禅与岳不群同上封禅台，他都模模糊糊地看在眼里。岳不群长剑指地，转过身来，脸露微笑，与左冷禅相距约有二丈。

其时群雄尽皆屏息凝气，一时嵩山绝顶之上，寂静无声。

令狐冲却隐隐听到一个极低的声音在诵念经文：“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去无边方。蟒蛇及蜈蚣，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遍身，观音妙智力，解救世间苦……”令狐冲听到念经声中所充满的虔诚和热切之情，便知是仪琳又在为自己向观世音祈祷，求恳这位救苦救难的菩萨解除自己的苦楚。许多日子以前，在衡山城郊，仪琳曾为他诵念这篇经文。这时他并未转头去看，但当时仪琳那含情脉脉的眼光，温雅秀美的容貌，此刻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他心中涌起一片柔情：“不但是盈盈，还有这仪琳小师妹，都将我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我纵然粉身碎骨，也难报答深恩。”

左冷禅见岳不群横剑当胸，左手捏了个剑诀，似是执笔写字一般，知道这招华山剑法“诗剑会友”，是华山派与同道友好过招时所使的起手式，意思说，文人交友，联句和诗，武人交友则是切磋武艺。使这一招，是表明和对手绝无怨仇敌意，不可性命相搏。左冷禅嘴角边也现出一丝微笑，说道：“不必客气。”心想：“岳不群号称君子，我看还是伪君子的成份较重。他对我丝毫不露敌意，未必真是好心，一来是心中害怕，二来是叫我去戒惧之意，他便可突下杀手，打我个措手不及。”他左手向外一分，右手长剑向右掠出，使的是嵩山派剑法“开门见山”。他使这一招，意思说要打便打，不用假惺惺地装腔作势，那也含有讽刺对方是伪君子之意。

岳不群吸一口气，长剑中宫直进，剑尖不住颤动，剑到中途，忽然转而向上，乃华山剑法的一招“青山隐隐”，端的是若有若无，变幻无方。

左冷禅一剑自上而下地直劈下去，真有石破天惊的气势。旁观群豪中不少人都“咦”的一声，叫了出来。本来嵩山剑法中并没这一招，左冷禅是借用了拳脚中的一个招式，以剑为拳，突然使出。这一招“独劈华山”甚是寻常，凡学过拳脚的无不通晓。五岳剑派数百年声气互通，嵩山剑法中别说并无此招，就算本来就有，碍在华山派的名字，也当舍弃不用，或是变换其形。此刻左冷禅却有意化成剑招，自是存心要激怒岳不群。嵩山剑法原以气势雄伟见长，这招“独劈华山”招式虽平平无奇，但呼的一声响，从空中疾劈而下，确有开山裂石之势，将嵩山剑法之所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岳不群侧身闪过，斜刺一剑，还的是一招“古柏森森”。左冷禅见他法度严谨，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正是久战长斗之策，对自己“开门见山”与“独劈华山”这两招中的含意，绝未显出愠怒，心想此人确是劲敌，我若再轻视于他，乱使新招，别让他占了先机，当下长剑自左而右急削过去，正是一招嵩山派正宗剑法“天外玉龙”。

嵩山群弟子都学过这一招，可是有谁能使得这等奔腾矫夭，气势雄浑？但见他长剑自半空中横过，剑身似曲似直，时弯时进，长剑便如一件活物一般，登时彩声大作。

别派群雄来到嵩山之后，见嵩山派门人又打锣鼓，又放爆竹，左冷禅不论说什么话，都鼓掌喝彩，群相附和，人人心中均不免有厌恶之情。但此刻听到嵩山弟子大声喝彩，却觉是理所当然，将自己心意也喝了出来。左冷禅这一招“天外玉龙”，将一柄死剑使得如灵蛇，如神龙，不论是使剑或使别种兵刃的，无不赞叹。泰山、衡山等派中的名宿高手一见此招，都不禁暗自庆幸：“幸亏此刻在封禅台上和他对敌的，是岳不群而不是我！”

只见左岳二人各使本派剑法，斗在一起。嵩山剑气象森严，便似千军万马奔驰而来，长枪大戟，黄沙千里；华山剑轻灵机巧，恰如春日双燕飞舞柳间，高低左右，回转如意。岳不群一时虽未露败象，但封禅台上剑气纵横，嵩山剑法占了八成攻势。岳不群的长剑尽量不与对方兵刃相交，只闪避游斗，眼见他剑法虽然精奇，但单仗一个“巧”字，终究非嵩山剑法堂堂之阵、正正之师的敌手。

似他二人这等武学宗师，比剑之时自无一定理路可循。左冷禅将一十七路嵩山剑法夹杂在一起使用。岳不群所用剑法较少，但华山剑法素以变化繁复见长，招数亦自层出不穷。再拆了二十余招，左冷禅忽地右手长剑一举，左掌猛击而出，这一掌笼罩了对方上盘三十六处要穴，岳不群倘若闪避，立时便受剑伤。只见他脸上紫气大盛，也伸出左掌，与左冷禅击来的一掌相对，砰的一声响，双掌相交。岳不群身子飘开，左冷禅却端立不动。岳不群叫道：“这掌法是嵩山派武功吗？”

令狐冲见他二人对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极是关切。他知左冷禅的阴寒内力厉害无比，以任我行内功之深厚，中了他内力之后，发作时情势仍极凶险，竟使得四人都变成了雪人。岳不群虽久练气功，终究不及任我行，只要再对数掌，就算不致当场冻僵，也定然抵受不住。

左冷禅笑道：“这是在下自创的掌法，将来要在五岳派中选择弟子，量才传授。”岳不群道：“原来如此，那可要向左兄多讨教几招。”左冷禅道：“甚好。”心想：“他华山派的‘紫霞神功’倒也了得，接了我的‘寒冰神掌’之后，居然说话声音并不颤抖。”当下舞动长剑，向岳不群刺去。

岳不群仗剑封住，数招之后，砰的一声，又双掌相交。岳不群长剑圈转，向左冷禅腰间削去。左冷禅竖剑挡开，左掌加运内劲，向他背心直击而下，这一掌居高临下，势道奇劲。岳不群反转左掌一托，啪的一声轻响，双掌第三次相交。岳不群矮着身子，向外飞跃出去。左冷禅左手掌心中但觉一阵疼痛，举手看时，只见掌心中已刺了个小孔，隐隐有黑血渗出。他又惊又怒，骂道：“好奸贼，不要脸！”心想岳不群在掌中暗藏毒针，冷不防在自己掌心中刺了一针，渗出的鲜血既现黑色，自是针上喂毒，想不到此人号称“君子剑”，行事却如此卑鄙。他吸一口气，右手伸指在自己左肩上点了三点，不让毒血上行，心道：“这区区毒针，岂能奈何得了我？只是此刻须当速战，可

不能让他拖延时刻了。”当下长剑如疾风骤雨般攻了过去。岳不群挥剑还击，剑招也变得极为狠辣猛恶。

这时候暮色苍茫，封禅台上二人斗剑不再是较量高下，竟是性命相搏，台下人人都瞧了出来。方证大师说道：“善哉，善哉！怎地突然之间戾气大作？”

数十招过去，左冷禅见对方封得严密，担心自己掌中毒质上行，剑力越运越劲。岳不群左支右绌，似是抵挡不住，突然间剑法一变，剑刃忽伸忽缩，招式诡奇绝伦。

台下群雄大感诧异，纷纷低声相询：“这是什么剑法？”问者尽管问，答者却无言可对，只是摇头。

令狐冲倚在盈盈身上，突然见到师父使出的剑法既快又奇，与华山剑法大相径庭，甚感诧异，一转眼间，却见左冷禅剑法一变，所使剑招的路子与师父竟极为相似。

二人攻守趋避，配合得天衣无缝，便如同门师兄弟数十年来同习一套剑法，这时相互在拆招一般。二十余招过去，左冷禅招招进逼，岳不群不住倒退。令狐冲最善于查察旁人武功中的破绽，见师父剑招中的漏洞越来越大，情势越来越险，不由得大为焦急。

眼见左冷禅胜势已定，嵩山派群弟子大声呐喊助威。左冷禅一剑快似一剑，见对方剑法散乱，十招之内便可将他手中兵刃击飞，不禁暗喜，手上更连连催劲。果然他一剑横削，岳不群举剑挡格，手上劲力颇为微弱，左冷禅回剑疾撩，岳不群把握不住，长剑直飞上天。嵩山派弟子欢声雷动。

蓦地里岳不群空手猿身而上，双手擒拿点拍，攻势凌厉之极。他身形飘忽，有如鬼魅，转了几转，移步向西，出手之奇之快，直是匪夷所思。左冷禅大骇，叫道：“这……这……这……”奋剑招架。岳不群的长剑落了下来，插在台上，谁都没加理会。

盈盈低声道：“东方不败！”令狐冲心中念头相同，此时师父所使的，正是当日东方不败持绣花针和他四人相斗的功夫。他惊奇之下，竟忘了伤处剧痛，站起身来。旁边一只纤纤小手伸了过来，托在他腋下，他全然不觉；一双妙目怔怔地瞧着他，他也茫无所知。

当时嵩山绝顶之上，数千对眼睛，只有一双眼睛才不瞧左岳二人相斗。自始至终，仪琳的眼光未有片刻离开过令狐冲身子。

猛听得左冷禅一声长叫，岳不群倒纵出去，站在封禅台的西南角，离台边不到一尺，身子摇晃，似乎便要摔下台去。左冷禅右手舞动长剑，越使越急，使的尽是嵩山剑法，一招接一招，护住了全身前后左右的要穴。但见他剑法精奇，劲力威猛，每一招都激得风声虎虎，许多人都喝起彩来。

过了片刻，见左冷禅始终只是自行舞剑，并不向岳不群进攻，情形似乎有些不对。

他的剑招只是守御，绝非向岳不群攻击半招，如此使剑，倒似是独自练功一般，又怎是应付劲敌的打法？突然之间，左冷禅一剑刺出，停在半空，不再收回，微微侧头，似在倾听什么奇怪的声音。只见他双眼中流下两道极细的血线，横过面颊，直挂到下颏。

人丛中有人说道：“他眼睛瞎了！”

这一声说得并不甚响，左冷禅却大怒起来，叫道：“我没瞎，我没瞎！哪一个狗贼

说我瞎了？岳不群你这奸贼，有种的，就过来和你爷爷再战三百回合。”他越叫越响，声音中充满了愤怒、痛楚和绝望，便似是一头猛兽受了致命重伤，临死时全力嗥叫。

岳不群站在台角，只是微笑。

人人都看了出来，左冷禅确是双眼给岳不群刺瞎了，自是尽皆惊异无比。

只令狐冲和盈盈，才对如此结局不感诧异。岳不群长剑脱手，此后所使的招术，便和东方不败的武功大同小异。那日在黑木崖上，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上官云四人联手和东方不败相斗，尚且不敌，尽皆中针受伤，直到盈盈转而攻击杨莲亭，这才侥幸得手，饶是如此，任我行终究还是给刺瞎了一只眼睛，当时生死所差，只在一线。岳不群身形之飘忽迅捷，比之东方不败虽颇不如，但料到单打独斗，左冷禅非输不可，果然过不多时，他双目便为细针刺瞎。

令狐冲见师父得胜，心下并不喜悦，反突然感到说不出的害怕。岳不群性子温和，待他向来亲切，他自小对师父挚爱实胜于敬畏。后来师父将他逐出门墙，他也深知自己行事乖张任性，浮滑胡闹，确属罪有应得，只盼能得师父师娘宽恕，从未生过半分怨怼之意。但这时见到师父大袖飘飘地站在封禅台边，神态儒雅潇洒，不知如何，心中竟生起了强烈的憎恨。或许由于岳不群所使的武功，令他想到了东方不败的怪模怪样，也或许他觉得师父胜得殊不光明正大，他呆了片刻，伤口一阵剧痛，便即颓然坐倒。盈盈和仪琳同时伸手扶住，齐问：“怎样？”

令狐冲摇了摇头，勉强露出微笑，道：“没……没什么。”

只听得左冷禅又在叫喊：“岳不群，你这奸贼，有种的便过来决一死战，躲躲闪闪的，真是无耻小人！你……你过来，过来再打！”

嵩山派中汤英鹗说道：“你们去扶师父下来。”

两名大弟子史登达和狄修应道：“是！”飞身上台，说道：“师父，咱们下去吧！”

左冷禅叫道：“岳不群，你不敢来吗？”

史登达伸手去扶，说道：“师……”

突然间寒光一闪，左冷禅长剑一剑从史登达左肩直劈到右腰，跟着剑光带过，狄修已齐胸而断。这两剑势道之凌厉，端的是匪夷所思，只如闪电般一亮，两名嵩山派大弟子已遭斩成四截。

台下群雄齐声惊呼，尽皆骇然。

岳不群缓步走到台中，说道：“左兄，你已成残废，我也不会来跟你一般见识。到了此刻，你还想跟我争这五岳派掌门吗？”

左冷禅慢慢提起长剑，剑尖对准了他胸口。岳不群手中并无兵器，他那柄长剑从空中落下后，兀自插在台上，在风中微微晃动。岳不群双手拢在大袖之中，目不转睛地盯住胸口三尺外的剑尖。剑尖上的鲜血一滴滴地掉在地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响。左冷禅右手衣袖鼓了起来，犹似吃饱了风的帆篷一般，左手衣袖平垂，与寻常无异，足见他全身劲力都集中到右臂之上，内力鼓荡，连衣袖都欲胀裂，直是非同小可。这一剑之出，自是雷霆万钧之势。

突然之间，白影急晃，岳不群向后滑出丈余，立时又回到了原地，一退一进，竟如常人一霎眼那么迅捷。他站立片刻，又向左后方滑出丈余，跟着快迅无伦地回到原

处，以胸口对着左冷禅的剑尖。人人都看得清楚，左冷禅这乾坤一掷的猛击，不论如何厉害，终究不能及于岳不群之身。

左冷禅心中无数念头纷去沓来，这一剑若不能直刺入岳不群胸口，只要给他闪避了过去，自己双眼已盲，便只有任其宰割的份儿，想到自己花了无数心血，筹划五派合并，料不到最后霸业为空，功败垂成，反中暗算，突然间心中一酸，热血上涌，哇的一声，一口鲜血直喷出来。

岳不群微一侧身，早避在一旁，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

左冷禅右手一抖，长剑自中而断，随即抛下断剑，仰天哈哈大笑，笑声远远传了出去，山谷为之鸣响。长笑声中，他转过身来，大踏步下台，走到台边时左脚踏空，但心中早就有备，右足踢出，飞身下台。

嵩山派几名弟子抢过去，齐叫：“师父，咱们一齐动手，将华山派上下斩为肉泥。”

左冷禅朗声道：“大丈夫言而有信！既说是比剑夺帅，各凭本身武功争胜，岳先生武功远胜左某，大伙儿自当奉他为掌门，岂可更有异言？”

他双目初盲之时，惊怒交集，不由得破口大骂，但略一宁定，便即恢复了武学大宗师的身分气派。群雄见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是一代英雄，无不佩服。否则以嵩山派人数之众，所约帮手之盛，又占了地利，若与华山派群殴乱斗，岳不群武功再高，也难抵敌。

五岳剑派和来到嵩山看热闹的人群之中，自有不少趋炎附势之徒，听左冷禅这么说，登时大声欢呼：“岳先生当五岳派掌门，岳先生当五岳派掌门！”华山门下弟子自是叫喊得更加起劲，只是这变故太过出于意料之外，华山门人实难相信眼前所见乃是事实。

岳不群走到台边，拱手说道：“在下与左师兄比武较艺，原盼点到为止。但左师兄武功太高，震去了在下手中长剑，危急之际，在下但求自保，下手失了分寸，以致左师兄双目受损，在下心中好生不安。咱们当寻访名医，为左师兄治疗复明。”

台下有人说道：“刀剑不生眼睛，哪能保得绝无损伤。”另一人道：“阁下没有赶尽杀绝，足见仁义。”岳不群道：“不敢！”他拱手不语，也无下台之意。台下有人叫道：“哪一个想做五岳派掌门，上台去较量啊。”另一人道：“哪一个招子太亮，上台去请岳先生剃了出来，也无不可。”数百人齐声叫道：“岳先生当五岳派掌门，岳先生当五岳派掌门！”

岳不群待人声稍静，朗声说道：“既是众位抬爱，在下也不敢推辞。五岳派今日新创，百废待举，在下只能总领其事。衡山的事务仍请莫大先生主持。恒山事务仍由令狐冲贤弟主持。泰山事务请玉磬、玉音两位道长，再会同天门师兄的门人建除道长，三人共同主持。嵩山派的事务嘛，左师兄眼睛不便，却须斟酌……”

岳不群顿了一顿，眼光向嵩山派人群中射去，缓缓说道：“依在下之见，暂时请丁勉丁师兄、陆柏陆师兄、汤英鹗汤师兄，会同左师兄，四位一同主理日常事务。”陆柏大出意料之外，说道：“这个……这个……”嵩山门人与别派人众也都甚为诧异。丁勉长期来做左冷禅的副手，汤英鹗近年来甚得左冷禅信任，那也罢了，陆柏适才一直出言与岳不群为难，冷嘲热讽，甚是无礼，不料岳不群居然不计前嫌，指定他会同主

领嵩山派的事务。嵩山派门人本来对左冷禅双目遭刺一事极为忿忿，许多人正欲俟机生事，但听岳不群派丁勉、陆柏、汤英鹗、左冷禅四人料理嵩山事务，然则嵩山派一如原状，岳不群不来强加干预，登时气愤稍平。

岳不群道：“咱们五岳剑派今日合派，若不和衷同济，那么五派合并云云，也只有虚名而已。大家今后都份属同门，再也休分彼此。在下无德无能，暂且执掌本门门户，种种兴革，还须和众位兄弟从长议计，在下不敢自专。现下天色已晚，各位都辛苦了，便请到嵩山本院休息，喝酒用饭！”群雄齐声欢呼，纷纷奔下峰去。

岳不群下得台来，方证大师、冲虚道人等都过来向他道贺。方证和冲虚本来担心左冷禅混一五岳派后，野心不息，更欲吞并少林、武当，为祸武林。各人素知岳不群乃谦谦君子，由他执掌五岳一派门户，自大为放心，因之各人的道贺之意均甚诚恳。

方证大师低声道：“岳先生，此刻嵩山门下，只怕颇有人心怀叵测，欲对施主不利。常言道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施主身在嵩山，可须小心在意。”岳不群道：“是，多谢方丈大师指点。”方证道：“少室山与此相距只咫尺之间，呼应极易。”岳不群深深一揖，道：“大师美意，岳某铭感五中。”

他又向冲虚道人、丐帮解帮主等说了几句话，快步走到令狐冲跟前，问道：“冲儿，你的伤不碍事么？”自从他将令狐冲逐出华山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和颜悦色叫他“冲儿”。令狐冲却心中一寒，颤声道：“不……不打紧。”岳不群道：“你便随我同去华山养伤，和你师娘聚聚如何？”岳不群如在几个时辰前提出此事，令狐冲自是大喜若狂，答应之不暇，但此刻竟大为踌躇，颇有些怕上华山。岳不群道：“怎么样？”令狐冲道：“恒山派的金创药好，弟子……弟子伤势痊愈后，再来拜见师父、师娘。”

岳不群侧头凝视他脸，似要查察他真正心意，过了好一会，才道：“那也好！你安心养伤，盼你早来华山。”令狐冲道：“是！”挣扎着想站起来行礼。岳不群伸手扶住他右臂，温言道：“不用啦！”令狐冲身子一缩，脸上不自禁地露出了惧意。岳不群哼的一声，眉间闪过一阵怒色，但随即微笑，叹道：“你小师妹还是跟从前一样，出手不知轻重，总算没伤到你要害！”跟着和仪和、仪清等恒山派二大弟子点头招呼，这才慢慢转过身去。

数丈外有数百人等着，待岳不群走近，纷纷围拢，大赞他武功高强，为人仁义，处事得体，一片谄谀奉承声中，簇拥着下峰。令狐冲目送着师父的背影在山峰边消失，各派人众也都走下峰去，忽听得背后一个女子声音恨恨地道：“伪君子！”

令狐冲身子一晃，伤处剧烈疼痛，这“伪君子”三字，便如是一个大铁椎般，在他当胸重重一击，霎时之间，他几乎气也喘不过来。

三十五 复仇

天色渐黑，嵩山封禅台旁除恒山派外已无旁人。仪和问道：“掌门师兄，咱们也下去吗？”她仍叫令狐冲“掌门师兄”，显是既不承认五派合并，更不承认岳不群是本派掌门。令狐冲道：“咱们便在这里过夜，好不好？”只觉和岳不群离开得越远越好，实不愿再到嵩山本院和他见面。

他此言一出，恒山派许多女弟子都欢呼起来，人同此心，谁都不愿下去。当日在福州城中，她们得悉师长有难，危急中求华山派援手，岳不群不顾“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之义，冷然拒绝，恒山弟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今日令狐冲又为岳灵珊所伤，自是人人气愤，待见岳不群夺得了五岳派掌门之位，各人均感不服，在这封禅台旁露宿一宵，倒也耳目清净。

仪清道：“掌门师兄不宜多动，在这里静养最好。只这位大哥……”说时眼望盈盈。

令狐冲笑道：“这位不是大哥，是任大小姐。”盈盈一直扶着令狐冲，听他突然泄露自己身分，不由得大羞，忙抽身站起，逃出数步。令狐冲不防，身子向后仰跌。仪琳站在他身旁，伸手托住他左肩，叫道：“小心了！”

仪和、仪清等早知盈盈和令狐冲恋情深挚，非比寻常。一个为情郎少林寺舍命，一个为她率领江湖豪士攻打少林寺。令狐冲就任恒山派掌门人，这位任大小姐又亲来道贺，击破了魔教的奸谋，可说大有惠于恒山派，听得眼前这个虬髯大汉竟便是任大小姐，都不禁惊喜交集。恒山众弟子心目中早就将这位任大小姐当做是未来的掌门夫人，相见之下，甚为亲热。当下仪和等取出干粮、清水，分别吃了，众人便在封禅台旁和衣而卧。

令狐冲重伤之余，神困力竭，不久便即沉沉睡去。睡到中夜，忽听得远处有女子声音喝问：“什么人？”令狐冲虽受重伤，内力深厚，一听之下，便即醒转，知是巡查守夜的恒山弟子盘问来人。听得有人答道：“五岳派同门，掌门人岳先生座下弟子林平之。”守夜的恒山弟子问道：“夤夜来此，为了何事？”林平之道：“在下约得有人在封禅台下相会，不知众位师姊在此休息，多有得罪。”言语甚为有礼。

便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西首传来：“姓林的小子，你在这里伏下五岳派同门，想倚多为胜，找老道的麻烦吗？”令狐冲认出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微微一惊：“林师弟与余沧海有杀父杀母的大仇，约他来此，当是索还这笔血债了。”

林平之道：“恒山众师姊在此歇宿，我事先并不知情。咱们另觅处所了断，免得骚扰了旁人清梦。”余沧海哈哈大笑，说道：“免得骚扰旁人清梦？嘿嘿，你扰都扰了，

却在这里装滥好人。有这样的岳父，便有这样的女婿。你有什么话，爽爽快快地说了，大家好安稳睡觉。”林平之冷冷地道：“要安稳睡觉，你这一生是别妄想了。你青城派来到嵩山的，连你共有三十四人。我约你一齐前来相会，干吗只来了三个？”

余沧海仰天大笑，说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叫我这样那样么？你岳父新任五岳派掌门，我是瞧在他脸上，才来听你有什么话说。你有什么屁，赶快就放。要动手打架，那便亮剑，让我瞧瞧你林家的辟邪剑法，到底有什么长进。”

令狐冲慢慢坐起，月光之下，只见林平之和余沧海相对而立，相距约有三丈。令狐冲心想：“那日我在衡山负伤，这余矮子想一掌将我击死，幸得林师弟仗义，挺身而出，这才救了我一命。倘若当日余矮子一掌打在我身上，令狐冲焉有今日？林师弟入我华山门下之后，武功大有进境，但与余矮子相比，毕竟尚有不逮。他约余矮子来此，想必师父、师娘定在后相援。但若师父师娘不来，我自也不能袖手不理。”

余沧海冷笑道：“你如有种，便该自行上我青城山来寻仇，却鬼鬼祟祟地约我到这里来，又在这里伏下一批尼姑，好一齐向老道下手，可笑啊可笑！”

仪和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朗声说道：“姓林的小子跟你有恩有仇，和我们恒山派有甚相干？你这矮子便会胡说八道。你们尽可拚个你死我活，咱们只瞧热闹。你心中害怕，可不用将恒山派拉扯在一起。”她对岳灵珊大大不满。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连带将岳灵珊的丈夫也憎厌上了。

余沧海与左冷禅一向交情不坏，此次左冷禅又先后亲自连写了两封信，邀他上山观礼，兼壮声势。余沧海来到嵩山之时，料定左冷禅定然会当五岳派掌门，因此虽与华山派门人有仇，却全不放在心上，哪知这五岳派掌门一席竟会给岳不群夺了去，大为始料所不及，觉得在嵩山殊无意味，即晚便欲下山。

青城派一行从嵩山绝顶下来之时，林平之走到他身旁，低声相约，要他今晚子时在封禅台畔相会。林平之说话虽轻，措词神情却无礼已极，令他难以推托。余沧海寻思：“你华山派新掌五岳派门户，气焰不可一世，但你羽翼未丰，五岳派内四分五裂，我也不来怕你。只须提防你邀约帮手，对我群起而攻。”他故意赴约稍迟，跟在林平之身后，看他是否有大批帮手，眼见林平之竟孤身上峰赴约，他暗暗心喜。本来带齐了青城派门人，当下只带了两名弟子上峰，其余门人则散布峰腰，一见到有人上峰应援，便即发声示警。

上得峰来，见封禅台旁有多人睡卧，余沧海暗暗叫苦，心想：“三十老娘，倒绷婴儿。我只去查他有没有带同大批帮手上峰，没想到他大批帮手早在峰顶相候。老道身入伏中，可得筹划脱身之计。”

他素知恒山派的武功剑术不在青城派之下，虽然三位前辈师太圆寂，令狐冲又身受重伤，此刻恒山派中人材凋零，并无高手，但毕竟人多势众，倘若数百名尼姑结成剑阵围攻，可棘手得紧。待听得仪和如此说，虽直呼自己为“矮子”，好生无礼，但言语中显然表明两不相助，不禁心中一宽，说道：“各位两不相助，就再好不过。大家不妨眼睛睁得大大的，且看我青城派与华山派，剑法相较却又如何。”顿了一顿，又道：“各位别以为岳不群侥幸胜得嵩山左师兄，他剑法便如何了不起。武林中各家各派，各有各的绝技，华山剑法未必就能独步天下。以贫道看来，恒山剑法就比华山高

明得多。”

他这几句话的弦外之意，恒山门人如何听不出来，仪和却不领他情，说道：“你们两个，要打便爽快动手，半夜三更在这里叽哩咕噜，扰人清梦，未免太不识相。”

余沧海心下暗怒，寻思：“今日老道要对付姓林的小子，又落了单，不能跟你们这些臭尼姑算账。日后你恒山门人在江湖上撞在老道手中，总叫你们有苦头吃的。”他为人小气，一向又自尊自大惯了的，武林后辈见到他若不恭恭敬敬地奉承，他已老大不高兴，仪和如此说话，倘在平时，他早就大发脾气了。

林平之走上两步，说道：“余沧海，你为了覬觐我家剑谱，害死我父母双亲，我福威镖局中数十口人丁，都死在你青城派手下，这笔血债，今日要鲜血来偿。”

余沧海气往上冲，大声道：“我亲生孩儿死在你这小畜生手下，你便不来找我，我也要你将你这小狗千刀万剐。你托庇华山门下，以岳不群为靠山，难道就躲得过了？”呛啷一声响，长剑出鞘。这日正是十五，皓月当空，他身子虽矮，剑刃却长。月光与剑光映成一片，溶溶如水，在他身前晃动，只这一拔剑，气势便大为不凡。

恒山弟子均想：“这矮子成名已久，果然非同小可。”

林平之仍不拔剑，又走上两步，与余沧海相距已只丈余，侧头瞪视着他，眼中如欲迸出火来。

余沧海见他并不拔剑，心想：“你这小子倒也托大，此刻我只须一招‘碧渊腾蛟’，长剑挑起，便将你自小腹而至咽喉，划一道两尺半的口子。只不过你是后辈，我可不便先动手。”喝道：“你还不拔剑？”他蓄势以待，只须林平之手按剑柄，长剑抽动，不等他长剑出鞘，这一招“碧渊腾蛟”便剖了他肚子。恒山弟子就只能赞他出手迅捷，不能说他突然偷袭。

令狐冲见余沧海手中长剑剑尖不住颤动，叫道：“林师弟，小心他刺你小腹。”

林平之一声冷笑，蓦地里疾冲上前，当真是动如脱兔，一瞬之间，与余沧海相距已不到一尺，两人的鼻子几乎要碰在一起。这一冲招式之怪，没人想像得到，而行动之快，更难以形容。他这么一冲，余沧海的双手，右手中的长剑，便都已到了对方背后。他长剑没法弯过来戳刺林平之背心，而林平之左手已拿住了他右肩，右手按上了他心房。

余沧海只觉“肩井穴”上一阵酸麻，右臂竟没半分力气，长剑便欲脱手。

眼见林平之一招制住强敌，手法之奇，恰似岳不群战胜左冷禅时所使的招式，路子也一模一样，令狐冲转过头来，和盈盈四目交视，不约而同地低呼：“东方不败！”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之中，看到了惊恐和惶惑之意。显然，林平之这一招，便是东方不败当日在黑木崖所使的功夫。

林平之右掌蓄劲不吐，月光之下，只见余沧海眼光中突然露出极大的恐惧。林平之快意殊甚，只觉若是一掌将这大仇人震死，未免太过便宜了他。便在此时，只听得远处岳灵珊的声音响了起来：“平弟，平弟！爹爹叫你今日暂且饶他。”

她一面呼唤，一面奔上峰来。见到林平之和余沧海面对面地站着，不由得一呆。她抢前几步，见林平之一手已拿住余沧海的要穴，一手按在他胸口，便嘘了口气，说道：“爹爹说道，余观主今日是客，咱们不可难为了他。”

林平之哼的一声，搭在余沧海“肩井穴”的左手加催内劲。余沧海穴道中酸麻加甚，但随即觉察到，对方内力其实平平无奇，苦在自己要穴受制，否则以内功修为而论，和自己可差得远了，一时之间悲怒交集，对方武功明明稀松平常，再练十年也不是自己对手，偏偏一时疏忽，竟为他怪招所乘。

岳灵珊道：“爹爹叫你今日饶他性命。你要报仇，还怕他逃到天边去吗？”

林平之提起左掌，啪啪两声，打了余沧海两个耳光。余沧海怒极，但对方右手仍然按在自己心房之上，这少年内力不济，但稍一用劲，便能震坏自己心脉，这一掌如将自己就此震死，倒也一了百了，最怕的是他以第四五流的内功，震得自己死不死，活不活，那就惨了。在一刹那间他权衡轻重利害，竟不敢稍有动弹。

林平之打了他两记耳光，一声长笑，身子倒纵出去，已离他有三丈远近，侧头向他瞪视，一言不发。余沧海挺剑欲上，但想自己以一代宗主，一招之间便落了下风，众目睽睽之下若再上前缠斗，那是痞棍无赖的打法，较之比武而输，更加羞耻十倍，虽跨出了一步，第二步却不再踏出。林平之一声冷笑，转身便走，竟也不去理睬妻子。

岳灵珊顿了顿足，瞥眼见到令狐冲坐在封禅台之侧，当即走到他身前，说道：“大师哥，你……你的伤不碍事吧？”令狐冲先前听到她呼声，心中便已怦怦乱跳，这时更加心神激荡，说道：“我……我……我……”仪和向岳灵珊冷冷地道：“死不了，没能如你的意！”岳灵珊听而不闻，眼光只望着令狐冲，低声道：“那剑脱手，我……我不是有心想伤你的。”令狐冲道：“是，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我……我当然知道。”他向来豁达洒脱，但在这小师妹面前，竟呆头呆脑，变得如木头人一样，连说了三句“我当然知道”，直是不知所云。岳灵珊道：“你受伤很重，我好生过意不去，盼你别见怪。”令狐冲道：“不，不会，我当然不怪你。”岳灵珊幽幽叹了口气，低下了头，轻声道：“我去啦！”令狐冲道：“你……你要去了吗？”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岳灵珊低头慢慢走开，快下峰时，站定脚步，转身说道：“大师哥，恒山派来到华山的两位师妹，爹爹说我们多有失礼，很对不起。我们一回华山，立即向两位师妹陪罪，恭送她们下山。”

令狐冲道：“是，很好，很……很好！”目送她走下山峰，背影在松树后消失，忽然想起，当时在思过崖上，初时她天天给自己送酒送饭，离去时也总是这么依依不舍，勉强想些话来说，多讲几句才罢，直到后来她移情于林平之，情景才变。

他回思往事，情难自己，忽听得仪和一声冷笑，说道：“这女子有什么好？三心二意，水性杨花，待人没半点真情，跟咱们任大小姐相比，给人家提鞋儿也不配。”

令狐冲一惊，这才想起盈盈便在身边，自己对小师妹如此失魂落魄的模样，当然都给她瞧在眼里了，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见盈盈倚在封禅台的一角，似在打盹，心想：“只盼她是睡着了才好。”但盈盈如此精细，怎会在这当儿睡着？

对付盈盈，他可立刻聪明起来，这时既无话可说，最好便是什么话都不说，但更好的法子，是将她心思引开，不去想刚才的事，当下慢慢躺倒，忽然轻轻哼了一声，显得触到背上的伤痛。盈盈果然十分关心，过来低声问道：“碰痛了吗？”令狐冲道：“还好。”伸过手去，握住了她手。盈盈想要甩脱，但令狐冲抓得很紧。她生怕使力之下，扭痛了他伤口，只得任由他握着。令狐冲失血极多，疲困殊甚，过了一会，迷迷糊糊

的也就睡着了。

次晨醒转，已红日满山。众人怕惊醒了他，都没敢说话。令狐冲觉得手中已空，不知什么时候，盈盈已将手抽回了，但她一双关切的目光却凝视着他脸。令狐冲向她微微一笑，坐起身来，说道：“咱们回恒山去吧！”

这时田伯光已砍下树木，做了个担架，当下与不戒和尚二人抬起令狐冲，走下峰来。众人行经嵩山本院时，见岳不群站在门口，满脸堆笑地相送，岳夫人和岳灵珊却不在其旁。令狐冲道：“师父，弟子不能向你老人家叩头告别了。”岳不群道：“不用，不用。等你养好伤后，咱们再详细商谈。我做这五岳派掌门，没什么得力之人匡扶，今后仗你相助的地方正多着呢。”令狐冲勉强一笑。不戒和田伯光抬着他行走如飞，顷刻间走得远了。

山道上尽是这次来嵩山聚会的群豪。到得山脚，众人雇了几辆骡车，让令狐冲、盈盈等人乘坐。

傍晚时分，来到一处小镇，见一家茶馆的木棚下坐满了人，都是青城派的，余沧海也在其内。他见到恒山弟子到来，脸上变色，转过身子。小镇上别无茶馆饭店，恒山众人便在对面屋檐下的石阶上坐下休息。郑萼和秦绢到茶馆中去张罗了热茶来给令狐冲喝。

忽听得马蹄声响，大道上尘土飞扬，两乘马急驰而来。到得镇前，双骑勒定，马上一男一女，正是林平之和岳灵珊夫妇。林平之叫道：“余沧海，你明知我不肯干休，干吗不赶快逃走？却在这里等死？”

令狐冲在骡车中听得林平之的声音，问道：“是林师弟他们追上来了？”秦绢坐在车中正服侍他喝茶，便卷起车帷，让他观看车外情景。

余沧海坐在板凳上，端起了一杯茶，一口口地呷着，并不理睬，将一杯茶喝干，才道：“我正要等你前来送死。”

林平之喝道：“好！”这“好”字刚出口，便即拔剑下马，反手挺剑刺出，跟着飞身上马，一声吆喝，和岳灵珊并骑而去。站在街边的一名青城弟子胸口鲜血狂涌，慢慢倒下。

林平之这一剑出手之奇，实令人难以想象。他拔剑下马，摆明了是要攻击余沧海。余沧海见他拔剑相攻，正求之不得，心下暗喜，料定一和他斗剑，便可取其性命，以报昨晚封禅台畔的奇耻大辱，日后岳不群便来找到自己晦气，理论此事，那也是将来的事了。哪料到对方这一剑竟会在中途转向，快如闪电般刺死一名青城弟子，便即策马驰去。余沧海惊怒之下，跃起追击，但对方二人坐骑奔跑迅速，已追赶不上。

林平之这一剑奇幻莫测，迅捷绝伦，令狐冲只看得桥舌不下，心想：“这一剑倘是向我刺来，如我手中没兵刃，决然没法抵挡，非给他刺死不可。”他自忖以剑术而论，林平之和自己相差极远，可是他适才这一招如此快法，自己却确无拆解之方。

余沧海指着林平之马后的飞尘，顿足大骂，但林平之和岳灵珊早去得远了，哪里还听得到他骂声？他满腔怒火，无处发泄，转身骂道：“你们这些臭尼姑，明知姓林的要来，便先来为他助威开路。好，姓林的小畜生逃走了，有胆子的，便过来决一死战。”恒山弟子比青城派人数多上数倍，兼之有不戒和尚、盈盈、桃谷六仙、田伯光

等好手在内，倘若动手，青城派决无胜望。双方强弱悬殊，余沧海不是不知，但他狂怒之下，虽向来老谋深算，这时竟也按捺不住。

仪和当即抽出长剑，怒道：“要打便打，谁还怕了你不成？”

令狐冲道：“仪和师姊，别去理他！”

盈盈向桃谷六仙低声说了几句话。桃根仙、桃干仙、桃枝仙、桃叶仙四人突然间飞身而起，扑向系在凉棚上的一匹马。

那马便是余沧海的坐骑。只听得一声嘶鸣，桃谷四仙已分别抓住那马的四条腿，四下里一拉，豁啦一声巨响，那马竟给撕成了四片，脏腑鲜血，到处飞溅。这马腿高身壮，竟为桃谷四仙以空手撕裂，四人膂力之强，出手之快，实所罕见。青城派弟子无不骇然变色，连恒山门人也都吓得心中怦怦乱跳。

盈盈说道：“余老道，姓林的跟你有仇。我们两不相帮，只袖手旁观，你可别牵扯上我们。当真要打，你们不是对手，大家省些力气吧！”

余沧海一惊之下，气势怯了，刷的一声，将长剑还入鞘中，说道：“大家既河水不犯井水，那就各走各路，你们先请吧。”盈盈道：“那可不行，我们得跟着你们。”余沧海眉头一皱，问道：“那为什么？”盈盈道：“实不相瞒，那姓林的剑法太怪，我们须得看个清楚。”令狐冲心头一凛，盈盈这句话正说中了他的心事，林平之剑术之奇，连“独孤九剑”也没法破解，确是非看个清楚不可。

余沧海道：“你要看那小子的剑法，跟我有甚相干？”这句话一出口，便知说错了，自己与林平之仇深似海，林平之决不会只杀一名青城弟子，就此罢手，定然又会再来寻仇。恒山派众人便是要看林平之如何使剑，如何来杀戮他青城派人众。

任何学武之人，一知有奇特的武功，定欲一睹为快，恒山派人人使剑，自不肯放过这大好机会。只是他们跟定了青城派，倒似青城派已成待宰羔羊，只看屠夫如何操刀一割。世上欺人之甚，岂有更逾于此？他心下大怒，便欲反唇相讥，话到口边，终于强行忍住，鼻孔中哼了一声，心道：“这姓林的小子只不过忽使怪招，卑鄙偷袭，两次都攻我一个措手不及，难道他还有什么真实本领？否则的话，他又怎么不敢跟我正大光明地动手较量？好，你们跟定了，叫你们看个清楚，瞧道爷怎地一剑一剑，将这小畜生斩成肉酱。”

他转过身来，回到凉棚中坐定，拿起茶壶来斟茶，只听得嗒嗒嗒之声不绝，却是右手发抖，茶壶盖震动做声。适才林平之在他跟前，他镇定如恒，慢慢将一杯茶呷干，浑没将大敌当前当一回事，可是此刻心中不住说：“为什么手发抖？为什么手发抖？”勉力运气宁定，茶壶盖总是不住地发响。他门下弟子只道是师父气得厉害，其实余沧海内心深处，却知自己实是害怕之极，林平之这一剑倘若刺向自己，决计抵挡不了。

余沧海喝了一杯茶后，心神始终不能宁定，吩咐众弟子将死去的弟子抬到镇外荒地掩埋，余人便在这凉棚中宿歇。镇上居民远远望见这一伙人斗殴杀人，早已吓得家家闭门，谁敢过来瞧上一眼？

恒山派一行散在店铺与人家的屋檐下。盈盈独自坐在一辆骡车之中，与令狐冲的骡车离得远远的。虽然她与令狐冲的恋情早已天下知闻，但她腼腆之情竟不稍减。恒山女弟子为令狐冲敷伤换药，她正眼也不去瞧。郑萼、秦绢等知她心意，不断将令狐

冲伤势情形说给她听，盈盈只微微点头，不置一辞。

令狐冲细思林平之这一招剑法，剑招本身全无特异，只出手实在太过突兀，事先绝无半分朕兆，这一招不论向谁攻出，就算是绝顶高手，只怕也难以招架。当日在黑木崖上围攻东方不败，他手中只持一枚绣花针，可是四大高手竟无法与之相抗，仔细想来，非因东方不败内功奇高，也非由于招数极巧，只是他行动如电，攻守进退全出于对手意料之外。林平之在封禅台旁制住余沧海，适才出剑刺死青城弟子，武功路子便与东方不败相同，而岳不群刺瞎左冷禅双目，显然也便是这一路功夫。辟邪剑法与东方不败所学的《葵花宝典》系出同源，料来岳不群与林平之所使的，自便是“辟邪剑法”了。

念及此处，不禁摇头，喃喃道：“辟邪，辟邪！辟什么邪？这功夫本身便邪得紧。”心想：“当今之世，能对付得这门剑法的，恐怕只有风太师叔。我伤愈之后，须得再上华山，去向风太师叔请教，求他老人家指点破解之法。风太师叔说过不见华山派的人，我此刻可已不是华山派了。”又想：“东方不败已死。岳不群是我师父，林平之是我师弟，他二人决不会用这剑法来对付我，然则又何必去钻研破解这路剑法的法门？”突然间想起一事，猛地坐起，一动之下，骡车忽震，伤口登时奇痛，忍不住哼了一声。

秦绢站在车旁，忙问：“要喝茶吗？”令狐冲道：“不用。小师妹，请你去请任姑娘过来。”秦绢答应了。

过了一会，盈盈随着秦绢过来，淡淡问道：“什么事？”

令狐冲道：“我忽然想起一事。你爹爹曾说，你教中那部《葵花宝典》，是他传给东方不败的。当时我总道《葵花宝典》上所载的功夫，一定不及你爹爹自己修习的神功，可是……”盈盈道：“可是我爹爹的武功，后来却显然不及东方不败，是不是？”令狐冲道：“正是。这其中的缘由，我可不明白了。”学武之人见到武学秘录，决无自己不学而传给旁人之理，就算是父子、夫妻、师徒、兄弟、至亲至爱之人，也不过是共同修习，又或是自己先习，再传亲人。舍己为人，那可大悖常情。

盈盈道：“这事我也问过爹爹。他说：第一，这部宝典上的武功是学不得的，学了大大有害。第二，他也不知宝典上的武功学成之后，竟有这般厉害。”令狐冲道：“学不得的？那为什么？”盈盈脸上一红，道：“为什么学不得，我怎知道？”顿了一顿，又道：“东方不败如此下场，有什么好？”

令狐冲“嗯”了一声，内心隐隐觉得，师父似乎正在走上东方不败的路子。他这次击败左冷禅，夺到五岳派掌门人之位，令狐冲殊无丝毫喜欢之情。“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黑木崖上所见情景、所闻谰辞，在他心中，似乎渐渐要与岳不群连在一起了。

盈盈低声道：“你静静地养伤，别胡思乱想，我去睡了。”令狐冲道：“是。”掀开车帷，只见月光如水，映在盈盈脸上，突然之间，心下只觉十分对她不起。盈盈慢慢转过身去，忽道：“你那林师弟，穿的衣衫好花！”说了这句话，走向自己骡车。

令狐冲微觉奇怪：“她说林师弟穿的衣衫好花，那是什么意思？林师弟刚做新郎，穿的是新婚时的衣饰，也没什么稀奇。这女孩子，不注意人家的剑法，却去留神人家的衣衫，真有趣。”他一闭眼，脑海中出现的只是林平之那一剑刺出时的闪光，到底林平之穿的是什么花式的衣衫，可半点也想不起来。

睡到中夜，远远听得马蹄声响，两乘马自西奔来，令狐冲坐起身来，掀开车帷，见恒山弟子和青城人众一个个都醒了转来。恒山众弟子立即七个一群，结成了剑阵，站定方位，凝立不动。青城人众有的冲向路口，有的背靠土墙，远不若恒山弟子镇定。

大路上两乘马急奔而至，月光下望得明白，正是林平之夫妇。林平之叫道：“余沧海，你为了想偷学我林家的辟邪剑法，害死了我父母。现下我一招一招地使给你看，可要瞧仔细了。”他将马一勒，跃下马鞍，长剑负在背上，快步向青城人众走来。

令狐冲一定神，见他穿的是一件翠绿衫子，袍角和衣袖上都绣了深黄色的花朵，金线滚边，腰中系一条绣金带，走动时闪闪生光，果然十分华丽灿烂，心想：“林师弟本来甚为朴素，做了新郎后，登时大不相同。那也难怪，少年得意，娶得这样的媳妇，自是兴高采烈，要尽情地打扮一番。”

昨晚在封禅台侧，林平之空手袭击余沧海，正是这么一副模样，此时青城派岂容他故技重施？余沧海一声呼喝，便有四名弟子挺剑直上，两把剑分刺他左胸右胸，两把剑分自左右横扫，斩其双腿。

林平之右手伸出，在两名青城弟子手腕上迅速无比地一按，跟着手臂回转，在斩他下盘的两名青城弟子手肘上一推，只听得四声惨呼，两人倒了下来。这两人本以长剑刺他胸膛，但给他在手腕上一按，长剑回转，竟插入了自己小腹。林平之叫道：“辟邪剑法，第二招和第三招！看清楚了吧？”转身上鞍，纵马而去。

青城人众惊得呆了，竟没上前追赶。看另外两名弟子时，只见一人的长剑自下而上地刺入了对方胸膛，另一人也是如此。这二人均已气绝，但右手仍紧握剑柄，是以二人相互连住，仍直立不倒。

林平之这么一按一推，令狐冲看得分明，又惊骇，又佩服，心道：“高明之极，这确是剑法，不是擒拿。只不过他手中没持剑而已。”

月光映照下，余沧海矮矮的人形站在四具尸体之旁，呆呆出神。青城群弟子围在他身周，离得远远的，谁都不敢说话。

隔了良久，令狐冲从车中望出去，见余沧海仍呆立不动，他的影子却渐渐拉得长了，这情景说不尽的诡异。有些青城弟子已走了开去，有些坐了下来，余沧海仍如僵了一般。令狐冲心中突然生起一阵怜悯之意，这青城派的一代宗师给人制得一筹莫展，束手待毙，不自禁地代他难过。

睡意渐浓，便合上了眼，睡梦中忽觉骡车驰动，跟着听得吆喝之声，原来已然天明，众人启行上道。他从车帷边望出去，笔直的大道上，青城派师徒有的乘马，有的步行，瞧着他们零零落落的背影，只觉说不出的凄凉，便如是一群待宰的牛羊，自行走入屠场一般。他想：“这群人都知林平之定会再来，也都知决计没法与之相抗，若分散逃去，青城一派就此毁了。难道林平之找上青城山去，松风观中竟没人出来迎接？”

中午时分，到了一处大镇甸上，青城人众在酒楼中吃喝，恒山派群徒便在对面的饭馆打尖。隔街望见青城师徒大块肉大碗酒地大吃大喝，群尼都默不作声。各人知道，这些人命在旦夕，多吃得一顿便是一顿。

行到未牌时分，来到一条江边，只听得马蹄声响，林平之夫妇又纵马驰来。仪和一声口哨，恒山人众都停了下来。

其时红日当空，两骑马沿江奔至。驰到近处，岳灵珊先勒定了马，林平之继续前行。余沧海一挥手，众弟子同时转身，沿江南奔。林平之哈哈大笑，叫道：“余矮子，你逃到哪里去？”纵马冲来。

余沧海猛地回身一剑，剑光如虹，向林平之脸上刺去。这一剑势道竟如此厉害，林平之似乎吃了一惊，忙拔剑挡架。青城群弟子纷纷围上。余沧海一剑紧似一剑，忽而蹿高，忽而伏低，这个六十左右的老者，此刻矫健犹胜少年，手上剑招全采攻势。八名青城弟子长剑挥舞，围绕在林平之马前马后，却不向马匹身上砍斩。

令狐冲看得几招，便明白了余沧海的用意。林平之剑法的长处，在于变化莫测，迅若雷电，他骑在马上，这长处便大大打了个折扣，如要骤然进攻，只能身子前探，胯下坐骑不能似他一般趋退若神，令人无所捉摸。八名青城弟子结成剑网，围在马匹周围，旨在迫得林平之不能下马。令狐冲心想：“青城掌门果非凡庸之辈，这法子倒很厉害。”

林平之剑法变幻，甚为奇妙，但既身在马上，余沧海便尽自抵敌得住，令狐冲又看了数招，目光便射向远处的岳灵珊，突然间全身一震，大吃一惊。

只见六名青城弟子已围住了她，将她慢慢挤向江边。跟着她所乘马匹肚腹中剑，长声悲嘶，跳将起来，将她从马背上摔落。岳灵珊侧身架开削来的两剑，站起身来。六名青城弟子奋力进攻，犹如拚命一般，令狐冲认得有侯人英和洪人雄两人在内。侯人英左手使剑，仍极悍勇。岳灵珊虽学过思过崖后洞石壁上所刻的五派剑法，青城派剑法却没学过。石壁上的剑招，对她而言都太过高明，她其实并未真正学会，只是经父亲指点后，略得形似而已。在封禅台侧以泰山剑法对付泰山派好手，以衡山剑法对付衡山派掌门，令对方大吃一惊，颇具先声夺人之势，但以之对付青城弟子，却无此效。

令狐冲只看得数招，便知岳灵珊没法抵挡，正焦急间，忽听得“啊”的一声长叫，一名青城弟子的左臂给岳灵珊以一招衡山剑法的巧招削断。令狐冲心中一喜，只盼这六名弟子就此吓退，岂知其余五人固没退开半步，连那断了左臂之人，也如发狂般扑上。岳灵珊见他全身浴血，神色可怖，吓得连退数步，一脚踏空，摔在江边的碎石滩上。

令狐冲惊呼一声，叫道：“不要脸，不要脸！”忽听盈盈说道：“那日咱们对付东方不败，也就是这个打法。”不知在什么时候，她已到了身边。令狐冲心想不错，那日黑木崖之战，己方四人已然败定，幸亏盈盈转而进攻杨莲亭，分散了东方不败的心神，才致他死命。此刻余沧海所使的正便是这个计策，他们如何击毙东方不败，余沧海自然不知，只是情急智生，想出来的法子竟不谋而合。料想林平之见到爱妻遇险，定然分心，自当回身去救，不料他全力和余沧海相斗，竟全不理睬妻子身处奇险。

岳灵珊摔倒后便即跃起，长剑急舞。六名青城弟子心知青城一派的存亡、自己的生死，决于是否能在这一役中杀了对手，都不顾性命地进逼。那断臂之人已抛去长剑，着地打滚，右臂向岳灵珊小腿揽去。岳灵珊大惊，叫道：“平弟，平弟，快来助我！”

林平之朗声道：“余矮子要瞧辟邪剑法，让他瞧个明白，死了也好闭眼！”奇招迭出，只压得余沧海透不过气来。他辟邪剑法的招式，余沧海早已详加钻研，尽数了然

于胸，可是这些并无多大奇处的招式之中，突然间会多了若干奇妙之极的变化，更以犹如雷轰电闪般的手法使出，只逼得余沧海怒吼连连，狼狈不堪。余沧海知对手内力远不如己，不住以剑刃击向林平之长剑，只盼将之震落脱手，但始终碰它不着。

令狐冲大怒，喝道：“你……你……你……”他本来还道林平之给余沧海缠住了，分不出手来相救妻子，听他这么说，竟是没将岳灵珊的安危放在心上，所重视的只是要将余沧海戏弄个够。这时阳光猛烈，远远望见林平之嘴角微斜，脸上神色又兴奋又痛恨，想见他心中充满了复仇快意。若说像猫儿捉到了老鼠，要先残酷折磨，再行咬死，但猫儿对老鼠却决无这般痛恨和恶毒。

岳灵珊又叫：“平弟，平弟，快来！”声嘶力竭，已然紧急万状。林平之道：“这就来啦，你再支持一会儿，我得把辟邪剑法使全了，好让他看个明白。余矮子跟我们原没怨仇，一切都是为了这‘辟邪剑法’，总得让他把这套剑法有头有尾地看个分明，你说是不是？”他慢条斯理地说话，显然不是说给妻子听，而是在对余沧海说，还怕对方不明白，又加一句：“余矮子，你说是不是？”他身法美妙，一剑一指，极尽优雅，神态中竟大有华山派女弟子所学“玉女剑十九式”的风姿，只是带着三分阴森森的邪气。

令狐冲原想观看他辟邪剑法的招式，此刻他向余沧海展示全貌，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但他挂念岳灵珊的安危，就算料定日后林平之定会以这路剑法来杀他，也决无余裕去细看一招，耳听得岳灵珊连声急叫，再也忍耐不住，叫道：“仪和师姊、仪清师姊，请你们快去救岳姑娘。她……她抵挡不住了。”

仪和道：“我们说过两不相助，只怕不便出手。”

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令狐冲听仪和这么说，知道确是实情，前晚在封禅台之侧，她们就已向余沧海说得明白，决不插手，倘若此刻有人上前相救岳灵珊，确是大损恒山一派的令誉，不由得心中大急，叫道：“不戒大师呢？不可不戒呢？”

秦绢道：“他二人昨天跟桃谷六仙一起走了，说道瞧着余矮子的模样太也气闷，要去喝酒。再说，他们八个也都是恒山派的……”

盈盈突然纵身而出，奔到江边，腰间一探，手中已多了两柄短剑，朗声道：“你们瞧清楚了，我是日月神教任教主之女任盈盈便是，可不是恒山派的。你们六个大男人，合手欺侮一个女流之辈，叫人看不过去。任姑娘路见不平，这桩事得管上一管。”

令狐冲见盈盈出手，不禁大喜，吁了一口长气，只觉伤口剧痛，坐倒车中。

青城六弟子对盈盈之来，竟全不理睬，仍拚命向岳灵珊进攻。岳灵珊退得几步，噗的一声，左足踩入了江水。她不识水性，一足入水，心中登时慌了，剑法更加散乱。便在此时，只觉左肩一痛，给敌人刺了一剑。那断臂人乘势扑上，伸右臂揽住了她右腿。岳灵珊长剑砍下，中其背心，那断臂人张嘴往她腿上狠命咬落。岳灵珊眼前一黑，心想：“我就这么死了？”遥见林平之斜斜刺出一剑，左手捏着剑诀，在半空中划个弧形，姿式俊雅，正自好整以暇地卖弄剑法。她心头一阵气苦，险些晕去，突然间眼前两把长剑飞起，跟着扑通、扑通声响，两名青城弟子摔入了江中。岳灵珊意乱神迷，摔倒在地。

盈盈舞动短剑，十余招间，余下五名青城弟子尽皆受伤，兵刃脱手，只得退开。盈盈将那垂死的独臂人踢开，拉起岳灵珊，只见她下半身浸入江中，裙子尽湿，衣裳上溅满了鲜血，扶着她走上江岸。

只听得林平之叫道：“我林家的辟邪剑法，你们都看清楚了吗？”剑光闪处，围在他马旁的一名青城弟子眉心中剑。他哈哈大笑，叫道：“方人智，你这恶贼，这般死法，可便宜了你！”他一提缰绳，坐骑跃过方人智尸身，驰了出来。

余沧海筋疲力竭，哪敢追赶？

林平之勒马四顾，突然叫道：“你是贾人达！”纵马向前。贾人达本就远远缩在一旁，见他追来，大叫一声，转身狂奔。林平之却也并不急赶，纵马缓缓追上，长剑挺出，刺中他右腿。贾人达扑地摔倒。林平之一提缰绳，马蹄便往他身上踏去。贾人达长声惨呼，一时却不得便死。林平之大笑声中，拉转马头，又纵马往他身上践踏，来回数次，贾人达惨呼声越叫越低，终于寂无声息。

林平之更不再向青城派众人多瞧一眼，纵马驰到岳灵珊和盈盈的身边，向妻子道：“上马！”

岳灵珊向他怒目而视，过了一会，咬牙说道：“你自己去好了。”林平之问道：“你呢？”岳灵珊道：“你管我干吗？”林平之向恒山派群弟子瞧了一眼，冷笑一声，双腿一夹，纵马绝尘而去。

盈盈料想不到林平之对他新婚妻子竟会如此绝情，不禁愕然，说道：“林夫人，你到我车中歇歇。”岳灵珊泪水盈眶，竭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呜咽道：“我……我不去。你……你为什么还要救我？”盈盈道：“不是我救你，是你大师哥要救你。”岳灵珊心中一酸，再也忍耐不住，眼泪涌出，说道：“你……请你借我一匹马。”盈盈道：“好。”转身去牵了一匹马过来。岳灵珊道：“多谢，你……你……”跃上马背，勒马转向东行，和林平之所去方向相反，似是回向嵩山。

余沧海见她驰过，颇觉诧异，但也没加理会，心想：“过了一夜，这姓林的小畜生又会来杀我们几人，要将我众弟子一个个都杀了，叫我孤零零的一人，然后再向我下手。”

令狐冲不忍看余沧海这等失魂落魄的模样，说道：“走吧！”赶车的应道：“是！”一声吆喝，鞭子在半空中虚击一记，啪的一响，骡子拖动车子，向前行去。令狐冲“咦”的一声。他见岳灵珊向东回转，心中自然而然地想随她而去，不料骡车却向西行。他心中一沉，却不能吩咐骡车折向东行，掀开车帷向后望去，早已瞧不见她背影，心头沉重：“她身上受伤，孤身独行，没人照料，那便如何是好？”忽听秦绢道：“她回去嵩山，到她父母身边就平安了，你不用担心！”

令狐冲心下一宽，道：“是。”心想：“秦师妹好细心，猜到了我的心思。”

次日中午，一行人在一家小饭店中打尖。这饭店其实算不上是什么店，只是大道旁的几间草棚，放上几张板桌，供过往行人喝茶买饭。

恒山派人众涌到，饭店中便没这许多米，好在众人带得有米，连锅子碗筷等等也一应俱全，当下便在草棚旁埋锅造饭。令狐冲在车中坐得久了，甚是气闷，在恒山派金创药内服外敷之下，伤势已好了许多，郑萼与秦绢二人携扶着他，下车来在草棚中

坐着休息。

他眼望东边，心想：“不知小师妹会不会来？”

只见大道上尘土飞扬，一群人从东而至，正是余沧海等一行。青城派人众来到草棚外，也即下马做饭打尖。余沧海独自坐在一张板桌之旁，一言不发，呆呆出神。显然他自知命运已然注定，对恒山派众人也不回避忌惮，当真是除死无大事，不论恒山派众人瞧见他如何死法，都没什么相干。

过不多久，西首马蹄声响，一骑马缓缓行来，马上乘客锦衣华服，正是林平之。他在草棚外勒定了马，见青城派众人对他不瞧一眼，各人自顾煮饭的煮饭，喝茶的喝茶。这情形倒大出他意料之外，哈哈一笑，说道：“不管你们逃不逃走，我一样要杀人！”跃下马来，在马臀上一拍，那马踱了开去，自去吃草。他见草棚中尚有两张空着的板桌，便去一张桌旁坐下。

他一进草棚，令狐冲便闻到一股浓烈的香气，但见林平之的服色考究之极，显是衣衫上都熏了香，帽子上缀着块翠玉，手上戴了红宝石戒指，每只鞋头上都缝着两枚珍珠，直是家财万贯的豪富公子打扮，哪里像是个武林人物？

令狐冲心想：“他家里本来开福威镖局，原是个极有钱的富家公子。在江湖上吃了几年苦，现下学成了本事，自是要好好享用一番了。”只见他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的绸帕，轻轻抹了抹脸。他相貌俊美，这几下取帕、抹脸、抖衣，直如是戏台上的花旦。林平之坐定后，淡淡地道：“令狐兄，你好！”令狐冲点了点头，道：“你好！”

林平之侧过头去，见一名青城弟子捧了一壶热茶上来，给余沧海斟茶，说道：“你叫于人豪，是不是？当年到我家来杀人，便有你的份儿。你便化成了灰，我也认得。”于人豪将茶壶往桌上重重一放，倏地回身，手按剑柄，退后两步，说道：“老子正是于人豪，你待怎地？”他说话声音虽粗，却语音发颤，脸色铁青。林平之微微一笑，道：“英雄豪杰，青城四秀！你排第三，可没半点豪杰的气概，可笑啊可笑！”

“英雄豪杰，青城四秀”，是青城派武功最强的四名弟子，侯人英、洪人雄、于人豪、罗人杰。其中罗人杰已在湘南回雁楼头为令狐冲所杀，其余三人都在眼前。林平之又冷笑一声，说道：“那位令狐兄曾道：‘狗熊野猪，青城四兽’，他将你们比作野兽，还是看得起你们了。依我看来，哼哼，只怕连禽兽也不如。”

于人豪又怕又气，脸色更加青了，手按剑柄，这把剑却始终没拔出来。

便在此时，东首传来马蹄声响，两骑马快奔而至，来到草棚前，前面一人勒住了马。众人回头看去，有的人“咦”的一声，叫了出来。前面马上坐的是个身材肥矮的驼子，正是外号“塞北明驼”的木高峰。后面一匹马上所乘的却是岳灵珊。

令狐冲一见到岳灵珊，胸口一热，心中大喜，却见岳灵珊双手反缚背后，坐骑的缰绳也牵在木高峰手中，显是为他擒住了，忍不住便要发作，转念又想：“她丈夫便在这里，何必要我外人强行出头？倘若她丈夫不理，那时再设法相救不迟。”

林平之见到木高峰到来，当真如同天上掉下无数宝贝来一般，喜悦不胜，寻思：“害我爹爹妈妈的，也有这驼子在内，不料阴差阳错，今日他竟会自己送将上来，真叫做老天爷有眼。”

木高峰却不识得林平之。那日在衡山刘正风家中，二人虽曾相见，但林平之扮作

了驼子，脸上帖满了膏药，与此刻这样一个玉树临风般的美少年浑不相同，后来虽知他是假装驼子，却也没见过他真面目。木高峰转头向岳灵珊道：“难得有许多朋友在此，咱们走吧。”他见到青城和恒山两派人众，心下颇为忌惮，料想有人会出手相救岳灵珊，不如及早远离的为是。他一声吆喝，纵马便行。

早一日岳灵珊受伤独行，想回去嵩山爹娘身畔，但行不多时，便遇上了木高峰。木高峰心眼儿极窄，那日与岳不群较量内功不胜，后来林震南夫妇又让他救了去，不免引为奇耻大辱，后来听得林震南的儿子林平之投入华山门下，又娶岳不群之女为妻，料想这部《辟邪剑谱》自然也带入了华山门下，更加气恼万分。五岳派开宗立派，他也得到了消息，只是五岳剑派中人素来瞧他不起，左冷禅也没给他请柬。他心中气不过，伏在嵩山左近，只待五岳派门人下山，若是成群结队，有长辈同行，他便不露面，只要有人落了单，他便要暗中料理几个，以泄心中之愤。但见群雄纷纷下山，都是数十人、数百人同行，欲待下手，不得其便，好容易见到岳灵珊单骑奔来，当即上前截住。

岳灵珊武功本就不及木高峰，加之身上受伤，木高峰又忽施偷袭，占了先机，终于遭他所擒。木高峰听她口出恫吓之言，说是岳不群的女儿，更加心花怒放，当下想定主意，要将她藏在一个隐秘之所，再要岳不群用《辟邪剑谱》来换人。一路上纵马急行，不料却撞见了青城、恒山两派人众。

岳灵珊心想：“此刻若叫他将我带走了，哪里还有人来救我？”顾不得肩头伤势，斜身从马背上摔落。木高峰喝道：“怎么啦？”跃下马来，俯身往岳灵珊背上抓去。

令狐冲心想林平之决不能眼睁睁地瞧着妻子为人所辱，定会出手相救，哪知林平之全不理会，从左手衣袖中取出一柄泥金柄折扇，轻轻挥动，一个翡翠扇坠不住晃动。其时三月天时，北方冰雪初销，又怎用得着扇子？他这么装模作样，显然只不过故示闲暇。

木高峰抓着岳灵珊背心，说道：“小心摔着了。”手臂一举，将她放上马鞍，自己跃上马背，又欲纵马而行。

林平之说道：“木驼子，这里有人说道，你的武功甚为稀松平常，你以为如何？”

木高峰一怔，见林平之独坐一桌，既不似青城派的，也不似是恒山派的，一时摸不清他来路，便问：“你是谁？”林平之微笑道：“你问我干什么？说你武功稀松平常的，又不是我。”木高峰道：“是谁说的？”林平之啪的一声，扇子合了拢来，向余沧海一指，道：“便是这位青城派的余观主。他最近看到了一路精妙剑术，乃天下剑法之最，好像叫做辟邪剑法。”

木高峰一听到“辟邪剑法”四字，精神登时大振，斜眼向余沧海瞧去，只见他手中捏着茶杯，呆呆出神，对林平之的话似乎听而不闻，便道：“余观主，恭喜你见到了辟邪剑法，这可不假吧？”

余沧海道：“不假！在下确是从头至尾、一招一式都见到了。”

木高峰又惊又喜，从马背上跃下，坐到余沧海桌畔，说道：“听说这剑谱给华山派的岳不群得了去，你又怎地见到了？”余沧海道：“我没见到剑谱，只见到有人使这路剑法。”木高峰道：“哦，原来如此。辟邪剑法有真有假，福州福威镖局的后人，就学

得了一套他妈的辟邪剑法，使出来可叫人笑掉了牙齿。你所见到的，想必是真的了？”余沧海道：“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使这路剑法之人，便是福州福威镖局的后人。”木高峰哈哈大笑，说道：“枉为你是一派宗主，连剑法的真假也分不出。福威镖局的那个林震南，不就是死在你手下的吗？”余沧海道：“辟邪剑法的真假，我确实分不出。你木大侠见识高明，定然分得出了。”

木高峰素知这矮道人武功见识，乃武林中第一流人物，忽然说这等话，定是别有深意，他嘿嘿地干笑数声，环顾四周，见每个人都在瞧着他，神色甚为古怪，倒似自己说错了极要紧的话一般，便道：“倘若给我见到，好歹总分辨得出。”

余沧海道：“木大侠要看，那也不难。眼前便有人会使这路剑法。”木高峰心中一凛，眼光又向众人一扫，见林平之神情最满不在乎，问道：“是这少年会使吗？”余沧海道：“佩服，佩服！木大侠果然眼光高明，一眼便瞧了出来。”

木高峰上上下下地打量林平之，见他服饰华丽，便如是个家财豪富的公子哥儿，心想：“余矮子这么说，定有阴谋诡计要对付我。对方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不用跟他们纠缠，及早动身的为是，只要岳不群的女儿在我手中，不怕他不拿剑谱来赎。”当即打个哈哈，说道：“余矮子，多日不见，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驼子今日有事，恕不奉陪了。辟邪剑法也好，降魔剑法也好，驼子从来就没放在心上，再见了。”这句话一说完，身子弹起，已落上马背，身法敏捷之极。

便在这时，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似乎见到林平之跃了出去，拦在木高峰的马前，但随即又见他折扇轻摇，坐在板桌之旁，却似从未离座。众人正诧异间，木高峰一声吆喝，催马便行。但令狐冲、盈盈、余沧海这等高手，却清清楚楚见到林平之曾伸手向木高峰的坐骑点了两下，定是做了手脚。

果然那马奔出几步，蓦地一头撞在草棚柱上。这一撞力道极大，半边草棚登时塌下。余沧海一跃而起，纵出棚外。令狐冲与林平之等人头上都落满了麦秆茅草。郑萼伸手为令狐冲拨开头上柴草。林平之却毫不理会，目不转睛地瞪视着木高峰。

木高峰微一迟疑，纵下马背，放开了缰绳。那马冲出几步，又一头撞在一株大树上，一声长嘶，倒在地下，头上满是鲜血。这马的行动如此怪异，显是双眼盲了，自是林平之适才以快速无伦的手法刺瞎了马眼。

林平之用折扇慢慢拨开自己左肩上的茅草，说道：“盲人骑瞎马，可危险得紧哪！”

木高峰哈哈一笑，说道：“小子嚣张狂妄，果然有两下子。余矮子说你会使辟邪剑法，不妨便使给老爷瞧瞧。”

林平之道：“不错，我确是要使给你看。你为了想看我家的辟邪剑法，害死了我爸爸妈妈，罪恶之深，与余沧海也不相上下。”木高峰大吃一惊，没想到眼前这公子哥儿便是林震南的儿子，暗自盘算：“他胆敢如此向我挑战，当然是有恃无恐。他五岳剑派已联成一派，这些恒山派的尼姑自然都是他帮手了。”心念一动，回手便向岳灵珊抓去，心想：“敌众我寡，这小娘儿原来是他老婆，挟制了她，这小子还不服服贴贴吗？”

突然背后风声微动，一剑劈到。木高峰斜身闪开，却见这一剑竟是岳灵珊所劈。原来盈盈已割断了缚在她手上的绳索，解开了她身上被封穴道，再将一柄长剑递在她

手中。岳灵珊挥剑将木高峰逼开，只觉伤口剧痛，穴道给封了这么久，四肢酸麻，心下虽怒，却也不再追击。

林平之冷笑道：“枉为你也是成名多年的武林人物，竟如此无耻。你若想活命，爬在地下向爷爷磕三个响头，叫三声‘爷爷’，我便让你多活一年。一年之后，再来找你如何？”木高峰仰天打个哈哈，说道：“你这小子，那日在衡山刘正风家中，扮成了驼子，向我磕头，大叫‘爷爷’，拚命要爷爷收你为徒。爷爷不肯，你才投入了岳老儿的门下，骗到了个老婆，是不是呢？”

林平之不答，目光中满是怒火，脸上却又大有兴奋之色，折扇一拢，交于左手，右手撩起袍角，跨出草棚，直向木高峰走去。熏风过处，人人闻到一阵香气。

忽听得啊啊两声响，青城派中于人豪、吉人通脸色大变，胸口鲜血狂涌，倒了下去。旁人都不禁惊叫出声，明明眼见他要出手对付木高峰，不知如何，竟会拔剑刺死了于吉二人。他拔剑杀人之后，立即还剑入鞘，除了令狐冲等几个高手之外，但觉寒光一闪，都没瞧清楚他如何拔剑，更不用说见他如何挥剑杀人了。

令狐冲心头闪过一个念头：“我初遇田伯光的快刀之时，也难以抵挡，待得学了独孤九剑，他的快刀在我眼中便已殊不足道。然而林平之这快剑，田伯光只消遇上了，只怕挡不了三剑。我呢？我能挡得了几剑？”霎时之间，手掌中全是汗水。

木高峰在腰间一掏，抽出一柄剑。他这把剑的模样可奇特得紧，弯成弧形，人驼剑亦驼，乃是一柄驼剑。林平之微微冷笑，一步步向他走去。突然间木高峰大吼一声，有如狼嚎，身子扑前，驼剑划了个弧形，向林平之肋下勾到。林平之长剑出鞘，反刺他前胸。这一剑后发先至，既狠且准，木高峰又一声大吼，身子弹了出去，只见他胸前棉袄破了一条大缝，露出胸膛上的一丛黑毛。林平之这一剑只须再递前两寸，木高峰便是破胸开膛之祸。众人“哦”的一声，无不骇然。

木高峰这一招死里逃生，可是这人凶悍之极，竟无丝毫畏惧之意，吼声连连，连人带剑地向林平之扑去。

林平之连刺两剑，当当两声，都给驼剑挡开。林平之一声冷笑，出招越来越快。木高峰蹿高伏低，一柄驼剑使得便如是一个剑光组成的钢罩，将身子罩在其内。林平之长剑刺入，和他驼剑相触，手臂便一阵酸麻，显然对方内力比自己强得太多，稍有不慎，长剑还会给他震飞。这么一来，出招时便不敢托大，看准了他空隙再以快剑进袭。木高峰只管自行使剑，一柄驼剑运转得风雨不透，竟不露丝毫空隙。林平之剑法虽高，一时却也奈何他不得。但如此打法，林平之毕竟是立于不败之地，纵然无法伤得对方，木高峰可并无还手的余地。各高手都看了出来，只须木高峰一加还击，剑网便会露出空隙，林平之快剑一击，他绝无抵挡之能。这般运剑如飞，最耗内力，每一招都须出尽全力，方能使后一招与前一招如水流不断，前力与后力相续。可是不论内力如何深厚，终不能永耗不竭。

在那驼剑所交织的剑网之中，木高峰吼声不绝，忽高忽低，吼声和剑招相互配合，神威凛凛。林平之几次想要破网直入，总是给驼剑挡了出来。

余沧海观看良久，忽见剑网的圈子缩小了半尺，显然木高峰的内力渐有不继。他一声清啸，提剑而上，刷刷刷急攻三剑，尽是指向林平之背心要害。林平之回剑挡架。

木高峰驼剑挥出，疾削林平之下盘。余沧海与木高峰两个成名前辈，合力夹击一个少年，按理说实在大失面子。但恒山派众人一路看到林平之戕杀青城弟子，下手狠辣，绝不容情，余沧海非他敌手，这时眼见二大高手合力夹攻，均不以为奇，反觉理所固然。木余二人若不联手，如何抵挡得了林平之势若闪电的快剑？

既得余沧海联手，木高峰剑招便变，有攻有守。三人堪堪又拆了二十余招，林平之左手一圈，倒转扇柄，蓦地刺出，扇子柄上突出一枝寸半长的尖针，刺在木高峰右腿“环跳穴”上。木高峰一惊，驼剑急掠，只觉左腿穴道上也是一麻。他不敢再动，狂舞驼剑护身，双腿渐渐无力，不由自主地跪下来。

林平之哈哈大笑，叫道：“你这时候跪下磕头，未免迟了！”说话之时，向余沧海急攻三招。

木高峰双腿跪地，手中驼剑丝毫不缓，急砍急刺。他知已然输定，每一招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拚命打法。初战时他只守不攻，此刻却豁出了性命，变成只攻不守。

余沧海也知时不我与，若不在数招之内胜得对手，木高峰一倒，自己孤掌难鸣，一柄剑使得有如狂风骤雨一般。突然间只听得林平之一声长笑，他双眼一黑，再也瞧不见什么了，跟着双肩一凉，两条手臂离身飞出。

只听得林平之狂笑叫道：“我不来杀你！让你既无手臂，又没眼睛，一个人独闯江湖。你的弟子、家人，我却要杀得一个不留，叫你在这世上只有仇家，并无亲人。”余沧海只觉断臂处剧痛难当，心中却甚明白：“他如此处置我，可比一剑杀了我残忍万倍。我这等活在世上，便是一个丝毫不会武功之人，也可任意凌辱折磨我。”他辨明声音，举头向林平之怀中撞去。

林平之纵声大笑，侧身退开。他大仇得报，狂喜之余，未免不够谨慎，两步退到了木高峰身边。木高峰驼剑狂挥而来，林平之竖剑挡开，突然间双腿一紧，已给木高峰牢牢抱住。

林平之吃了一惊，见四下里数十名青城弟子扑将上来，双腿力争，却挣不脱木高峰手臂犹似铁圈般的紧箍，当即挺剑向他背上驼峰直刺下去。波的一声响，驼峰中一股黑水激射而出，腥臭难当。

这一下变生不测，林平之双足急登，欲待跃开闪避，却忘了双腿已为木高峰抱住，登时满脸都让臭水喷中，剧痛入心，纵声大叫。原来木高峰驼背之中，暗藏毒水皮囊，这些臭水竟是剧毒之物。林平之左手挡住了脸，闭着双眼，挥剑在木高峰身上乱刺乱斩。

这几剑出手快极，木高峰绝无闪避余裕，只牢牢抱住林平之的双腿。便在这时，余沧海凭着二人叫喊之声，辨别方位，扑将上来，张嘴便咬，一口咬住林平之右颊，再也不放。三人缠成一团，都已神智迷糊。青城派弟子提剑纷向林平之身上斩去。

令狐冲在车中看得分明，初时大为惊骇，待见林平之受缠，青城群弟子提剑上前，急叫：“盈盈，盈盈，你快救他！”盈盈纵身上前，短剑出手，当当当响声不绝，将青城群弟子挡在数步之外。

木高峰狂吼之声渐歇，林平之兀自一剑一剑地往他背上插落。余沧海全身是血，始终牢牢咬住了林平之的面颊。过了好一会，林平之左手使力推出，将余沧海推得飞

了出去，他同时长声惨呼，但见他右颊上血淋淋的，竟给余沧海硬生生地咬下一块肉来。木高峰早已气绝，却仍紧紧抱住林平之的双腿。林平之左手摸准了他手臂的所在，提剑一划，割断了他两条手臂，这才得脱纠缠。盈盈见到他神色可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青城弟子纷纷拥到师父身旁施救，也不再理会林平之这强仇大敌了。

忽听得青城群弟子哭叫：“师父，师父！”“师父死了，师父死了！”众人抬了余沧海的尸身，远远逃开，唯恐林平之再来追杀。林平之哈哈大笑，叫道：“我报了仇啦，我报了仇啦！”

恒山派众弟子见到这惊心动魄的变故，无不骇然失色。

岳灵珊慢慢走到林平之身畔，说道：“平弟，恭喜你报了大仇。”林平之仍狂笑不已，大叫：“我报了仇啦，我报了仇啦！”岳灵珊见他双目紧闭，道：“你眼睛怎样了？那些毒水得洗一洗。”林平之一呆，身子一晃，险些摔倒。岳灵珊伸手托在他腋下，扶着他一步一拐地走入草棚，端了一盘清水，从他头上淋下去。林平之纵声大叫，声音惨厉，显然痛楚难当。

站在远处的青城群弟子都吓了一跳，又逃出了几步。

令狐冲道：“小师妹，你拿些伤药去，给林师弟敷上。扶他到我们的车中休息。”岳灵珊道：“多……多谢。”林平之大声道：“不要！要他卖什么好！姓林的是死是活，跟他有甚相干？”令狐冲一怔，心想：“我几时得罪你了？为什么你这么恨我？”岳灵珊柔声道：“恒山派的治伤灵药，天下有名，难得……”林平之怒道：“难得什么？”岳灵珊叹了口气，又将一盆清水轻轻从他头顶淋下。这一次林平之却只哼了一声，咬紧牙关，没再呼叫，说道：“他对你这般关心，你又一直说他好，为什么不跟了他去？你还理我干吗？”

恒山群弟子听了他这句话，尽皆相顾失色。仪和大声道：“你……你……竟敢说这等不要脸的话？”仪清忙拉了拉她袖子，劝道：“师妹，他伤得这么样子，心情不好，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仪和怒道：“呸！我就是气不过……”

这时岳灵珊拿了一块手帕，正在轻按林平之面颊上的伤口。林平之突然右手用力一推。岳灵珊全没防备，立时摔了出去，砰的一声，撞在草棚外的一堵土墙上。

令狐冲大怒，喝道：“你……”但随即想起，他二人乃是夫妻，夫妻间口角争执，甚至打架，旁人也不便干预，何况听林平之的言语，显是对自己颇有疑忌，话中大含醋意，自己一直苦恋小师妹，林平之当然知道，他重伤之际，自己更不能介入其间，当即强行忍住，但已气得全身发抖。

林平之冷笑道：“我说话不要脸？到底是谁不要脸了？”手指草棚之外，说道：“这姓余的矮子、姓木的驼子，他们想得我林家的辟邪剑法，便出手硬夺，害死我父亲母亲，虽然凶狠毒辣，也不失为江湖上恶汉光明磊落的行径，哪像……”回身指向岳灵珊，续道：“哪像你的父亲伪君子岳不群，却以卑鄙奸猾的手段，来谋取我家剑谱。”

岳灵珊正扶着土墙，慢慢站起，听他这么说，身子一颤，复又坐倒，颤声道：“哪……哪有此事？”

林平之冷笑道：“无耻贱人！你父女俩串谋好了，引我上钩。华山派掌门的岳大

小姐，下嫁我这穷途末路、无家可归的小子，那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林家的《辟邪剑谱》。剑谱既已骗到了手，还要我姓林的干什么？”

岳灵珊“啊”的一声，哭了出来，哭道：“你……冤枉好人，我若有此意，叫我……叫我天诛地灭。”

林平之道：“你们暗中设下奸计，我初时蒙在鼓里，毫不明白。此刻我双眼盲了，反而更加看得清清楚楚。你父女俩若非有此存心，为什么……为什么……”

岳灵珊慢慢走到他身畔，说道：“你别胡思乱想，我对你的心，跟从前没半点分别。”林平之哼了一声。岳灵珊道：“咱们回去华山好好养伤。你眼睛好得了也罢，好不了也罢。我岳灵珊如有三心两意，叫我……叫我死得比这余沧海还惨。”林平之冷笑道：“也不知你心中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来对我这等花言巧语。”

岳灵珊不再理他，向盈盈道：“姊姊，我想跟你借一辆大车。”盈盈道：“自然可以。请两位恒山派的师姊送你们一程，好不好？”岳灵珊不住呜咽，道：“不……不用了，多……多谢。”盈盈拉过一辆车来，将骡子的缰绳和鞭子交在她手里。

岳灵珊扶着林平之的手臂，道：“上车吧！”林平之显是极不愿意，但双目不能见物，实是寸步难行，迟疑了一会，终于跃入车中。岳灵珊咬牙跳上赶车的座位，向盈盈点了点头示谢，鞭子一挥，赶车向西北行去，向令狐冲却始终一眼不瞧。

令狐冲目送大车越走越远，心中一酸，眼泪便欲夺眶而出，心想：“林师弟双目已盲，小师妹又受了伤。他二人无依无靠，漫漫长路，如何是好？倘若青城派弟子追去寻仇，怎生抵敌？”眼见青城群弟子裹了余沧海的尸身，放上马背，向西南方行去，虽和林平之、岳灵珊所行方向相反，焉知他们行得十数里后，不会折而向北？又向林平之夫妇赶去？再琢磨林平之和岳灵珊二人适才那一番话，只觉中间实藏着无数隐情，夫妻间的恩怨爱憎，虽非外人所得与闻，但林岳二人婚后定非和谐，当可断言；想到小师妹青春年少，父母爱如掌珠，同门师兄弟对她无不敬重爱护，却受林平之这等折辱，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当日众人只行出十余里，便在一所破祠堂中歇宿。令狐冲睡到半夜，好几次均为噩梦所缠，昏昏沉沉中忽听得一缕微声钻入耳中，有人在叫：“冲哥，冲哥！”令狐冲嗯了一声，醒了过来，只听得盈盈的声音道：“你到外面来，我有话说。”

令狐冲忙即坐起，走到祠堂外，只见盈盈坐在石级上，双手支颐，望着白云中半现的明月。令狐冲走到她身边，和她并肩而坐。夜深人静，四下里半点声息也无。

过了好一会，盈盈道：“你在挂念小师妹？”令狐冲道：“是。许多情由，令人好生难以明白。”盈盈道：“你担心她受丈夫欺侮？”令狐冲叹了口气，道：“他夫妻俩的事，旁人又怎管得了？”盈盈道：“你怕青城弟子赶去向他们生事？”令狐冲道：“青城弟子痛于师仇，又见到他夫妻已然受伤，赶去意图加害，也是情理之常。”盈盈道：“你怎不设法前去相救？”令狐冲又叹了口气，道：“听林师弟的语气，对我颇有疑忌之心。我虽好意援手，只怕更伤了他夫妻间的和气。”

盈盈道：“这是其一。你心中另有顾虑，生怕令我不快，是不是？”令狐冲点了点头，伸出手去握住她左手，只觉她手掌甚凉，柔声道：“盈盈，在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倘若你我之间也生了什么嫌隙，做人还有什么意味？”

盈盈缓缓将头倚过去，靠在他肩上，说道：“你心中既这样想，你我之间又怎会生什么嫌隙？事不宜迟，咱们就追赶前去，别要为了避什么嫌疑，致貽终生之恨。”

令狐冲矍然而惊：“致貽终生之恨，致貽终生之恨！”似乎眼见数十名青城弟子正围在林平之、岳灵珊所乘大车之旁，数十柄长剑正在向车中乱刺狠戳，不由得身子一颤。

盈盈道：“我去叫醒仪和、仪清两位姊姊，你吩咐她们自行先回恒山，咱们暗中护送你小师妹一程，再回白云庵去。”

仪和与仪清见令狐冲伤势未愈，颇不放心，然见他心志已决，急于救人，也不便多劝，只得奉上一大包伤药，送着他二人上车驰去。

当令狐冲向仪和、仪清吩咐之时，盈盈站在一旁，转过了头，不敢向仪和、仪清瞧上一眼，心想自己和令狐冲孤男寡女，同车夜行，只怕为她二人所笑，直到骡车行出数里，这才吁了口气，颊上红潮渐退。

她辨明了道路，向西北而行，此去华山，只一条官道，料想不会岔失。拉车的是匹健骡，脚程甚快，静夜之中，只听得车声辘辘，蹄声得得，更无别般声息。

令狐冲心下好生感激，寻思：“她为了我，什么都肯做。她明知我牵记小师妹，便和我同去保护。这等红颜知己，令狐冲不知是前生几世修来？”

盈盈赶着骡子，疾行数里，又缓了下来，说道：“咱们暗中保护你师妹、师弟。他们倘若遇上危难，咱们被迫出手，最好不让他们知道。我看咱们还是易容改装的为是。”令狐冲道：“正是。你还是扮成那大胡子吧！”盈盈摇摇头道：“不行了。在封禅台侧我现身扶你，你小师妹已瞧在眼里了。”令狐冲道：“那改成什么才好？”

盈盈伸鞭指着前面一间农舍，说道：“我去偷几件衣服来，咱二人扮成一……一……两个乡下兄妹吧。”她本想说“一对”，话到口边，觉得不对，立即改为“两个”。令狐冲自己听了出来，知她最会害羞，不敢随便出言说笑，只微微一笑。盈盈正好转过头来，见到他的笑容，脸上一红，问道：“有什么好笑？”令狐冲微笑道：“没什么？我是在想，倘若这家乡下人没年轻女子，只是一位老太婆，一个小孩儿，那我又得叫你婆婆了。”

盈盈噗哧一笑，记起当日和令狐冲初识，他一直叫自己婆婆，心中感到无限温馨，跃下骡车，向那农舍奔去。

令狐冲见她轻轻跃入墙中，跟着有犬吠之声，但只叫得一声，便没了声息，想是给盈盈一脚踢晕了。过了好一会，见她捧着一包衣物奔了出来，回到骡车之畔，脸上似笑非笑，神气甚为古怪，突然将衣物往车中一抛，伏在车辕上吃吃而笑。

令狐冲提起几件衣服，月光下看得分明，竟然便是老农夫和老农妇的衣服，尤其那件农妇的衫子十分宽大，镶着白底青花的花边，式样古老，并非年轻农家姑娘或媳妇的衣衫。这些衣物中还有男人的帽子，女装的包头，又有一根旱烟筒。

盈盈笑道：“你是令狐半仙，猜到这乡下人家有个婆婆，只可惜没孩儿……”说到这里，便红着脸住了口。令狐冲微笑道：“原来他们是兄妹二人，这两兄妹当真要好，一个不娶，一个不嫁，活到七八十岁，还是住在一起。”盈盈笑着啐了一口，道：“你明知不是的。”令狐冲道：“不是兄妹么？那可奇了。”

盈盈忍不住好笑，当下在骡车之后，将老农妇的衫裙罩在衣衫之上，又将包头包在自己头顶，双手在道旁抓些泥尘，抹在自己脸上，这才帮着令狐冲换上老农的衣衫。令狐冲和她脸颊相距不过数寸，但觉她吹气如兰，不由得心中一荡，便想伸手搂住她亲上一亲，只是想到她为人端严，半点褻渎不得，要是冒犯了她，惹她生气，有何后果可难以料想，当即收摄心神，一动也不敢动。

他眼神突然显得轻狂异样、随又庄重克制之态，盈盈都瞧得分明，微笑道：“乖孙子，婆婆这才疼你。”伸出手掌，将满掌泥尘往他脸上抹去。令狐冲闭住眼，只感她掌心温软柔滑，在自己脸上轻轻地抹来抹去，说不出的舒服，只盼她永远地这么抚摸不休。过了一会，盈盈道：“好啦，黑夜之中，你小师妹一定认不出，只小心别开口。”令狐冲道：“我头颈中也得抹些尘土才是。”

盈盈笑道：“谁瞧你头颈了？”随即会意，令狐冲是要自己伸手去抚摸他头颈，弯起中指，在他额头轻轻打个爆栗，回身坐在车夫位上，一声唿哨，赶骡便行，突然间忍不住好笑，越笑越大声，竟弯住了腰，难以坐直。

令狐冲微笑道：“你在那乡下人家见到了什么？”

盈盈笑道：“还不是见到了好笑的事。那老公公和老婆婆是……是夫妻两个……”令狐冲笑道：“原来不是兄妹，是夫妻两个。”盈盈道：“你再跟我胡闹，不说了。”令狐冲道：“好，他们不是夫妻，是兄妹。”

盈盈道：“你别打岔，成不成？我跳进墙去，一只狗叫了起来，我便将狗子拍晕了。哪知这么一叫，便将那老公公和老婆婆吵醒了。老婆婆说：‘阿毛爹，别是黄鼠狼来偷鸡。’老公公说：‘老黑又不叫了，不会有黄鼠狼的。’老婆婆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只怕那黄鼠狼学你从前的死样，半夜三更摸到我家里来时，总是带一块牛肉、骡肉来喂狗。’”

令狐冲微笑道：“这老婆婆真坏，她绕着弯儿骂你是黄鼠狼。”他知盈盈最为腼腆，她说到那老农夫妇当年的私情，自己只有假装全然不懂，她或许还会说下去，否则自己言语中只须带上一点儿情意，她立时便住口了。

盈盈笑道：“那老婆婆是在说他们没成亲时的事……”说到这里，挺腰一提缰绳，骡子又快跑起来。令狐冲道：“没成亲时怎样啦？他们一定规矩得很，半夜三更就是一起坐在大车之中，也一定不敢抱一抱，亲一亲。”盈盈呸了一声，不再说了。令狐冲道：“好妹子，亲妹子，他们说些什么，你说给我听。”盈盈微笑不答。

黑夜之中，但听得骡子的四只蹄子打在官道之上，清脆悦耳。令狐冲向外望去，月色如水，泻在一条既宽且直的官道上，轻烟薄雾，笼罩在道旁树梢，骡车缓缓驶入雾中，远处景物便看不分明，盈盈的背脊也裹在一层薄雾之中。其时正当入春，野花香气忽浓忽淡，微风拂面，说不出的欢畅。令狐冲久未饮酒，此刻情怀，却正如微醺薄醉一般。

盈盈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她在回想那对老农夫妇的谈话：

老公公道：“那一晚屋里半两肉也没有，只好到隔壁人家偷一只鸡杀了，拿到你家来喂你的狗。那只狗叫什么名字啊？”老婆婆道：“叫大花。”老公公道：“对啦，叫大花。它吃了半只鸡，乖乖的一声不出，你爹爹、妈妈什么也不知道。咱们的阿毛，

就是这一晚有了的。”老婆婆道：“你就只管自己，也不理人家死活。后来我肚子大了，爹爹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老公公道：“幸亏你肚子大了，否则的话，你爹怎肯把你嫁给我这穷小子？那时候哪，我巴不得你肚子快大！”老婆婆忽然发怒，骂道：“你这死鬼，原来你是故意的，你一直瞒着我，我……我决不能饶你。”老公公道：“别吵，别吵！阿毛也生了孩子啦，你还吵什么？”

当下盈盈生怕令狐冲记挂，不敢多听，偷了衣服物品便走，在桌上放了一大锭银子。她轻手轻脚，这一对老夫妇一来年老迟钝，二来说得兴起，竟浑不觉。

盈盈想着他二人的说话，突然间面红过耳，幸好是在黑夜之中，否则叫令狐冲见到自己脸色，那真不用做人了。

她不再催赶骡子，大车行得渐渐慢了，行了一程，转了个弯，来到一座大湖之畔。湖旁都是垂柳，圆圆的月影倒映湖中，湖面水波微动，银光闪闪。

盈盈轻声问道：“冲哥，你睡着了吗？”令狐冲道：“我睡着了，我正在做梦。”盈盈道：“你在做什么梦？”令狐冲道：“我梦见带了一大块牛肉，摸到黑木崖上，去喂你家的狗。”盈盈笑道：“你为人不正经，做的梦也不正经。”

两人并肩坐在车中，望着湖水。令狐冲伸过右手，按在盈盈左手的手背上。盈盈的手微微一颤，却不缩回。令狐冲心想：“若得永远如此，不再见到武林中的腥风血雨，便是叫我做神仙，也没这般快活。”

盈盈道：“你在想什么？”令狐冲将适才心中所想说了出来。盈盈反转左手，握住了他右手，说道：“冲哥，我真快活。”令狐冲道：“我也一样。”盈盈道：“你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我虽感激，可也没此刻欢喜。倘若我是你的好朋友，陷身少林寺中，你为了江湖上的义气，也会奋不顾身前来救我。可是这时候你只想到我，没想到你小师妹……”

她提到“你小师妹”四字，令狐冲全身一震，脱口而出：“啊哟，咱们快些赶去！”

盈盈轻轻地道：“直到此刻我才相信，在你心中，你终于是念着我多些，念着你小师妹少些。”她轻拉缰绳，转过骡头，骡车从湖畔回上了大路，扬鞭一击，骡子快跑起来。

这一口气直赶出了二十余里，骡子脚力已疲，这才放缓脚步。转了两个弯，前面一望平阳，官道旁都种满了高粱，溶溶月色之下，便似是一块极大极大的绿绸，平铺于大地。极目远眺，忽见官道彼端有一辆大车似乎停着不动。令狐冲道：“这辆大车，好像就是林师弟他们的。”盈盈道：“咱们慢慢上去瞧瞧。”她轻勒缰绳，令骡子慢行，车声不响，以免林平之察觉。

行了一会，才发觉前车其实也在行进，只行得慢极，又见骡子旁有一人步行，竟是林平之，赶车之人看背影便是岳灵珊。

令狐冲好生诧异，伸出手去一勒缰绳，不令骡子向前，低声道：“那是干什么？”盈盈道：“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瞧瞧。”若是赶车上前，立时便给对方发觉，须得施展轻功，暗中偷窥。令狐冲很想同去，但伤处未愈，轻功提不起来，只得点头道：“好！”

盈盈轻跃下车，钻入了高粱丛中。高粱生得极密，一入其中，便在白天也看不到人影，只是其时高粱杆子尚矮，叶子也未茂密，不免露头于外。她弯腰而行，辨明蹄

声的所在，赶上前去，在高粱丛中与岳灵珊的大车并肩而行。

只听得林平之说道：“我的剑谱早已尽数交给你爹爹了，自己没私自留下一招半式，你又何必苦苦跟着我？”岳灵珊道：“你老是疑心我爹爹图谋你的剑谱，当真好没来由。你凭良心说，你初入华山门下，那时又没什么剑谱，可是我早就跟你……跟你很好了，难道也别有居心吗？”林平之道：“我林家的辟邪剑法天下知名，余沧海、木高峰他们在我爹爹身上搜查不得，便来找我。我怎知你不是受了爹爹、妈妈的嘱咐，故意来向我卖好？”岳灵珊呜咽道：“你真要这么想，我又有什么法子？”

林平之气忿忿地道：“难道是我错怪了你？这《辟邪剑谱》，你爹爹不是终于从我手中得去了吗？谁都知道，要得《辟邪剑谱》，总须向我这姓林的傻小子身上打主意。余沧海、木高峰，哼哼，岳不群，有什么分别了？只不过岳不群成则为王，余沧海、木高峰败则为寇而已。”

岳灵珊怒道：“你如此损我爹爹，当我是谁人了？若不是……若不是……哼哼……”

林平之站定了脚步，大声道：“你要怎样？若不是我瞎了眼，受了伤，你便要杀我，是不是？我一双眼睛，又不是今天才瞎的。”岳灵珊道：“原来你当初识得我，跟我要好，就是瞎了眼睛。”勒住缰绳，骡车停了下来。

林平之道：“正是！我怎知你如此深谋远虑，为了一部《辟邪剑谱》，竟会到福州来开小酒店？青城派那姓余的小子欺侮你，其实你武功比他高得多，可是你假装不会，引得我出手。哼，林平之，你这早瞎了眼睛的浑小子，凭这一手三脚猫的功夫，居然胆敢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你是爹娘的心肝肉儿，他们若不是有重大图谋，怎肯让你到外边抛头露面、干这当垆卖酒的低三下四勾当？”

岳灵珊道：“爹爹本是派二师哥去福州的。是我想下山来玩儿，定要跟着二师哥去。”

林平之道：“你爹爹管治门人弟子如此严厉，倘若他认为不妥，便任你跪着哀求三日三夜，也决不会准许。只因他信不过二师哥，这才派你在旁监视。”

岳灵珊默然，似乎觉得林平之的猜测也非全然没道理，隔了一会，说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总之我到福州之前，从未听说过‘辟邪剑谱’四字。爹爹只说，大师哥打了青城弟子，双方生了嫌隙，现下青城派人众大举东行，只怕于我派不利，因此派二师哥和我去暗中查察。”

林平之叹了口气，似乎心肠软了下来，说道：“好吧，我便再信你一次。可是我已变成这样子，你跟着我又有什么意思？你我仅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你还是处女之身，这就回头……回头到令狐冲那里去吧！”

盈盈一听到“你我仅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你还是处女之身”这句话，不由得吃了一惊，心道：“那是什么缘故？”随即羞得满面通红，连脖子中也热了，心想：“女孩儿家去偷听人家夫妻的私话，已大大不该，却又去想那是什么缘故，真是……真是……”转身便行，但只走得几步，好奇心大盛，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停步，侧耳又听，但心下害怕，不敢回到先前站立处，和林岳二人便相隔远了些，但二人的话声仍清晰入耳。

只听岳灵珊幽幽地道：“我只和你成亲三日，便知你心中恨我极深，虽和我同房，却不肯和我同床。你既这般恨我，又何必……何必……娶我？”林平之叹了口气，说道：“我没恨你。”岳灵珊道：“你不恨我？那为什么日间假情假意，对我亲热之极，一等晚上回到房中，连话也不跟我说一句？爸爸妈妈几次三番查问你待我怎样，我总是说你很好，很好，很好……哇……”说到这里，突然纵声大哭。

林平之一跃上车，双手握住她肩膀，厉声道：“你说你爹妈几次三番地查问，要知道我待你怎样，此话当真？”岳灵珊呜咽道：“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吗？”林平之问道：“明明我待你不好，从来没跟你同床。那你又为什么说很好？”岳灵珊泣道：“我既嫁了你，便是你林家的人了。只盼你不久便回心转意。我对你一片真心，我……我怎可编排自己夫君的不是？”

林平之半晌不语，只咬牙切齿，过了好一会，才慢慢地道：“哼，我只道你爹爹顾念着你，对我还算手下留情，岂知全仗你从中遮掩。你若不是这么说，姓林的早就死在华山之巅了。”

岳灵珊抽抽噎噎地道：“哪有此事？夫妻俩新婚，便有些小小不和，做岳父的岂能为此而将女婿杀了？”

盈盈听到这里，慢慢向前走了几步。

林平之恨恨地道：“他要杀我，不是为我待你不好，而是为我学了辟邪剑法。”

岳灵珊道：“这件事我可真不明白了。你和爹爹这几日来所使的剑法古怪之极，但威力却又强大无比。爹爹打败左冷禅，夺得五岳派掌门，你杀了余沧海、木高峰，难道……难道这当真便是辟邪剑法吗？”

林平之道：“正是！这便是我福州林家的辟邪剑法！当年我曾祖远图公以这七十二路剑法威慑群邪，创下‘福威镖局’的基业，天下英雄，无不敬仰，便是由此。”他说到这件事时，声音也响了起来，语音中充满了得意之情。

岳灵珊道：“可是，你一直没跟我说已学会了这套剑法。”林平之道：“我怎么敢说？令狐冲在福州抢到了那件袈裟，毕竟还是拿不去，只不过录着剑谱的这件袈裟，却落入了你爹爹手中……”岳灵珊尖声叫道：“不，不会的！爹爹说，剑谱给大师哥拿了去，我曾求大师哥还给你，他说什么也不肯。”林平之哼的一声冷笑。岳灵珊又道：“大师哥剑法厉害，连爹爹也敌他不过，难道他所使的不是辟邪剑法？不是从你家的《辟邪剑谱》学的？”

林平之又一声冷笑，说道：“令狐冲虽然奸猾，但比起你爹爹来，可又差得远了。再说，他的剑法乱七八糟，怎能跟我家的辟邪剑法相比？在封禅台侧比武，他连你也比不过，在你剑底受了重伤，哼哼，又怎能跟我家的辟邪剑法相比？”岳灵珊低声道：“他是故意让我的。”林平之冷笑道：“他对你的情义可深着哪！”

这句话盈盈倘若早一日听见，虽早知令狐冲比剑时故意容让，仍会恼怒之极，可是今宵二人良夜同车，湖畔清谈，已然心意相照，她心中反而感到一阵甜意：“他从前确是对你很好，可是现下却待我更加好得多了。这可怪不得他，不是他对你变心，实在是你欺侮得他太也狠了。”

岳灵珊道：“原来大师哥所使的不是辟邪剑法，那为什么爹爹一直怪他偷了你家

的《辟邪剑谱》? 那日爹爹将他逐出华山门墙, 宣布他罪名之时, 那也是一条大罪。这么说来, 我……我可错怪他了。”林平之冷笑道: “有什么错怪? 令狐冲又不是不想夺我的剑谱, 实则他确已夺去了。只不过强盗遇着贼爷爷, 他重伤之后, 晕了过去, 你爹爹从他身上搜了出来, 趁机赖他偷了去, 以便掩人耳目, 这叫做贼喊捉贼……”岳灵珊怒道: “什么贼不贼的, 说得这么难听!” 林平之道: “你爹爹做这种事, 就不难听? 他做得, 我便说不得?”

岳灵珊叹了口气, 说道: “那日在向阳巷中, 这件袈裟是给嵩山派的坏人夺了去。大师哥杀了这二人, 将袈裟夺回, 未必是想据为己有。大师哥气量大得很, 从小就不贪图旁人的物事。爹爹说他取了你的剑谱, 我一直有点怀疑, 只是爹爹既这么说, 又见大师哥剑法突然大进, 连爹爹也及不上, 这才不由得不信。”

盈盈心道: “你能说这几句话, 不枉了冲郎爱你一场。”

林平之冷笑道: “他这么好, 你为什么又不跟他去?” 岳灵珊道: “平弟, 你到此刻, 还是不明白我的心。大师哥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 在我心中, 他便是我的亲哥哥一般。我对他敬重亲爱, 只当他是兄长, 从来没当他是情郎。自从你来到华山之后, 我跟你说不出的投缘, 只觉一刻不见, 心中便抛不开, 放不下, 我对你的心意, 永永远远也不会变。”

林平之道: “你和你爹爹原有些不同, 你……你更像你妈妈。”语气转为柔和, 显然对岳灵珊的一片真情, 心中也颇感动。

两人半晌不语, 过了一会, 岳灵珊道: “平弟, 你对我爹爹成见很深, 你们二人今后在一起也不易和好的了。我是嫁鸡……我……我总之是跟定了你。咱们还是远走高飞, 找个偏僻的所在, 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林平之冷笑道: “你倒想得挺美。我这一杀余沧海、木高峰, 已闹得天下皆知, 你爹爹自然知道我已学了辟邪剑法, 他又怎能容得我活在世上?”

岳灵珊叹道: “你说我爹爹谋你的剑谱, 事实俱在, 我也不能为他辩白。但你口声声说, 为了你学过辟邪剑法, 他定要杀你, 天下焉有是理? 《辟邪剑谱》本是你家之物, 你学这剑法乃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我爹爹就算再不通情理, 也决不能为此杀你。”

林平之道: “你这么说, 只因为你既不明白你爹爹为人, 也不明白这《辟邪剑谱》到底是什么东西。”岳灵珊道: “我虽对你死心塌地, 可是对你的心, 我实在也不明白。”林平之道: “是了, 你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 你又何必要明白?” 说到这里, 语气又暴躁起来。

岳灵珊不敢再跟他多说, 道: “嗯, 咱们走吧!” 林平之道: “上哪里去?” 岳灵珊道: “你爱去哪里, 我也去哪里。天涯海角, 总是和你在一起。”林平之道: “你这话当真? 将来不论如何, 可都不要后悔。”岳灵珊道: “我决心和你好, 决意嫁你, 早就打定了一辈子的主意, 哪里还会后悔? 你的眼睛受伤, 又不是一定治不好, 就算真的难以复元, 我也永远陪着你, 服侍你, 直到我俩一起死了。”

这番话情意真挚, 盈盈在高粱丛中听着, 不禁心中感动。

林平之哼了一声, 似乎仍然不信。岳灵珊轻声说道: “平弟, 你心中仍然疑我。我

……我……今晚什么都交了给你，你……你总信得过我了吧。我俩今晚在这里洞房花烛，做真正的夫妻，从今而后，做……真正的夫妻……”她声音越说越低，到后来已几不可闻。

盈盈又一阵奇窘，不由得满脸通红，心想：“到了这时候，我再听下去，以后还能做人吗？”当即缓步移开，暗骂：“这岳姑娘真不要脸！在这阳关大道之上，怎能……怎能……呸！”

猛听得林平之一声大叫，声音凄厉，跟着喝道：“滚开！别过来！”盈盈大吃一惊，心道：“干什么了？为什么这姓林的这么凶？”跟着便听得岳灵珊哭了出来。林平之喝道：“走开，走开！快走得远远的，我宁可给你父亲杀了，不要你跟着我。”岳灵珊哭道：“你这样轻贱于我……到底……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林平之道：“我……我……”顿了一顿，又道：“你……你……”但又住口不说。

岳灵珊道：“你心中有什么话，尽管说个明白。倘若真是我错了，即或是你怪我爹爹，不肯原谅，你明白说一句，也不用你动手，我立即横剑自刎。”刷的一声响，拔剑出鞘。

盈盈心道：“她这可要给林平之逼死了，非救她不可！”快步走向，离大车甚近，以便抢救。

林平之又道：“我……我……”过了一会，长叹一声，说道：“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不好。”岳灵珊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又羞又急，又甚气苦。林平之道：“好，我跟你说了便是。”岳灵珊泣道：“你打我也好，杀我也好，就别这样叫人家不明不白。”林平之道：“你既对我并非假意，我也就明白跟你说了，好叫你从此死了这心。”岳灵珊道：“为什么？”

林平之道：“为什么？我林家的辟邪剑法，在武林中向来大大有名。余沧海和你爹爹都是一派掌门，自身原以剑法见长，却也要千方百计地来谋我家剑谱。可是我爹爹的武功却何以如此不济？他任人欺凌，全无反抗之能，那又为什么？”岳灵珊道：“或者因为公公他老人家天性不宜习武，又或者自幼体弱。武林世家的子弟，也未必个个武功高强的。”林平之道：“不对。我爹爹就算剑法不行，也不过是学得不到家，内功根底浅，剑法造诣差。可是他所教我的辟邪剑法，压根儿就是错的，从头至尾，就不是那一回事。”岳灵珊沉吟道：“这……这可就奇怪得很了。”

林平之道：“其实说穿了也不奇怪。你可知我曾祖远图公，本来是什么人？”岳灵珊道：“不知道。”林平之道：“他本来是个和尚。”岳灵珊道：“原来是出家人。有些武林英雄，在江湖上创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临到老来看破世情，出家为僧，那也是有的。”林平之道：“不是。我曾祖不是老了才出家，他是先做和尚，后来再还俗的。”岳灵珊道：“英雄豪杰，少年时做过和尚，也不是没有。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小时候便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

盈盈心想：“岳姑娘知丈夫心胸狭窄，不但没一句话敢得罪他，还不住口地宽慰。”

只听岳灵珊又道：“咱们曾祖远图公少年时曾出过家，想必是公公对你说的。”林平之道：“我爹爹从未说过，恐怕他也不知道。我家向阳巷老宅的那座佛堂，那一晚我和你一起去过。”岳灵珊道：“是。”林平之道：“这《辟邪剑谱》为什么抄录在一件

袈裟上？只因为他本来是和尚，见到剑谱之后，偷偷地抄在袈裟上，盗了出来。他还俗之后，在家中起了一座佛堂，没敢忘了礼敬菩萨。”岳灵珊道：“你的推想很有道理。可是，说不定是有一位高僧，将剑谱传给了远图公，这套剑谱本来就是写在袈裟上的。远图公得到这套剑谱，手段本就光明正大。”

林平之道：“不是的。”岳灵珊道：“你既这么推测，想必不错。”林平之道：“不是我推测，是远图公亲笔写在袈裟上的。”岳灵珊道：“啊，原来如此。”林平之道：“他在剑谱之末注明，他原在寺中为僧，以特殊机缘，从旁人人口中闻此剑谱，录于袈裟之上。他郑重告诫，这门剑法太过阴损毒辣，修习者必会断子绝孙。尼僧习之，已然甚不相宜，大伤佛家慈悲之意，俗家人更万万不可研习。”岳灵珊道：“可是他自己竟又学了。”林平之道：“当时我也如你这么想，这剑法就算太过毒辣，不宜修习，可是远图公习了之后，还不是一般地娶妻生子，传种接代？”岳灵珊道：“是啊。不过也可能是他先娶妻生子，后来再学剑法。”

林平之道：“决计不是。天下习武之人，任你如何英雄了得，定力如何高强，一见到这剑谱，决不可能不会依法试演一招。试了第一招之后，决不会不试第二招；试了第二招后，更不会不试第三招。不见剑谱则已，一见之下，定然着迷，再也难以自拔，非从头至尾修习不可。就算明知将有极大祸患，那也一切都置之脑后了。”

盈盈听到这里，心想：“爹爹曾道，这《辟邪剑谱》，其实和我教的《葵花宝典》同出一源，基本原理并无二致，无怪岳不群和这林平之的剑法，竟和东方不败如此近似。”又想：“爹爹说道，《葵花宝典》上的功夫习之有害无益。他知学武之人一见到内容精深的武学秘籍，纵然明知习之有害，却也会陷溺其中，难以自拔。他根本自始就不翻看宝典，那自是最明智的上上之策。”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那他为什么传给了东方不败？”

想到这一节，自然而然地就会推断：“原来当时爹爹已瞧出东方不败包藏祸心，传他宝典是有意害他。向叔叔却还道爹爹颠预懵懂，给东方不败蒙在鼓里，空自着急。其实以爹爹如此精明厉害之人，怎会长期的如此糊涂？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东方不败竟先下手为强，将爹爹捉了起来，囚入西湖湖底。总算他心地还不是坏到家，倘若那时竟将爹爹一刀杀了，或者吩咐不给饮食，爹爹哪里还有报仇雪恨的机会？其实我们能杀了东方不败，也是侥幸之极，若无冲郎在旁援手，爹爹、向叔叔、上官云和我四人，一上来就会给东方不败杀了。又若无杨莲亭在旁乱他心神，东方不败仍是不败。”

想到这里，不由得觉得东方不败有些可怜，又想：“他囚禁了我爹爹之后，待我着实不薄，礼数周到。我在日月神教中便和公主娘娘无异。今日我亲生爹爹身为教主，我反无昔时的权柄风光。唉，我今日已有了冲郎，还要那些劳什子的权柄风光干什么？”

回思往事，想到父亲的心计深沉，不由得暗暗心惊：“直到今天，爹爹还是没答应将融功的法门传授冲郎。冲郎体内积贮了别人的异种真气，不加融合，祸胎越结越巨，迟早必生大患。爹爹说道，只须他入了我教，不但立即传他此术，还宣示教众，立他为教主的承继之人，可是冲郎偏不肯低头屈从，当真为难得很。”一时喜，一时

忧，悄立于高粱丛中，虽说是思潮杂沓，但想来想去，总仍归结在令狐冲身上。

这时林平之和岳灵珊也默默无言。过了好一会，听得林平之说道：“远图公一见剑谱之后，当然立即就练。”岳灵珊道：“这套剑法就算真有祸患，也决不会立即发作，总是在练了十年八年之后，才有不良后果。远图公娶妻生子，自是在祸患发作之前的事了。”林平之道：“不……是……的。”这三个字拖得很长，可是语意中并无丝毫犹疑，顿了一顿，道：“我初时也如你这般想，只过得几天便知不然。我爷爷决不能是远图公的亲生儿子，多半是远图公领养的。远图公娶妻生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岳灵珊“啊”的一声，颤声道：“掩人耳目？那……那为了什么？”

林平之哼了一声不答，过了一会，说道：“我见到剑谱之时，和你好事已近。我几次三番想要等到和你成亲之后，真正做了夫妻，这才起始练剑。可是剑谱中所载的招式法门，非任何习武之人所能抗拒。我终于……我终于……自宫习剑……”

岳灵珊失声道：“你……你自……自宫练剑？”林平之阴森森地道：“正是。这《辟邪剑谱》的第一道法诀，便是：‘武林称雄，挥剑自宫’。”岳灵珊道：“那……那为什么？”林平之道：“练这辟邪剑法，自练内功入手，再要加炼内丹，服食燥药。若不自宫，练功服药之后，便即欲火如焚，不免走火入魔，僵瘫而死。”岳灵珊道：“原来如此。”语音如蚊，几不可闻。

盈盈心中也道：“原来如此！”这时她才明白，为什么东方不败一代枭雄，武功无敌于天下，却身穿妇人装束，拈针绣花，而对杨莲亭这样一个虬髯魁梧、俗不可耐的臭男人，却又如此着迷，原来为了练这邪门武功，他已成了不男不女之身。

只听得岳灵珊轻轻啜泣，说道：“当年远图公假装娶妻生子，是为了掩人耳目，你……你也是……”林平之道：“不错，我自宫之后，仍和你成亲，也是掩人耳目，不过只是要掩你爹爹一人的耳目。”

岳灵珊呜呜咽咽的只是低泣。林平之道：“我一切都跟你说了，你痛恨我入骨，这就走吧。”岳灵珊哽咽道：“我不恨你，你是为情势所逼，无可奈何。我只恨……只恨当年写下那《辟邪剑谱》之人，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害人。”林平之嘿嘿一笑，说道：“这位前辈英雄是个太监。”

岳灵珊“嗯”了一声，说道：“然则……然则我爹爹……也是……也是像你这样……”林平之道：“既练此剑法，又怎能例外？你爹爹身为一派掌门，倘若有人知道他挥剑自宫，传将出去，岂不貽笑江湖？因此他如知我习过这门剑法，非杀我不可。他几次三番查问我对你如何，便是要确知我有无自宫。假如当时你稍有怨怼之情，我这条命早已不保了。”岳灵珊道：“现下他是知道了。”林平之道：“我杀余沧海，杀木高峰，数日之内，便将传遍武林，天下皆知。”言下甚是得意。岳灵珊道：“照这么说，只怕……只怕我爹爹真的放你不过，咱们到哪里去躲避才好？”

林平之奇道：“咱们？你既已知道我这样了，还愿跟着我？”岳灵珊道：“这个自然。平弟，我对你一片心意，始终……始终如一。你的身世甚是可怜……”她一句话没说完，突然“啊”的一声叫，跃下车来，似是给林平之推了下来。

只听得林平之怒道：“我不要你可怜，谁要你可怜了？林平之的剑术已成，什么也不怕。等我眼睛好了以后，林平之雄霸天下，什么岳不群、令狐冲，什么方证和尚、

冲虚道士，都不是我对手。”

盈盈心下暗怒：“等你眼睛好了？哼，你的眼睛好得了吗？”对林平之遭际不幸，她本来颇有惻然之意，待听到他对妻子这等无情无义，又这等狂妄自大，不禁颇为不齿。

岳灵珊叹了口气，道：“咱们总得先找个地方，暂避一时，将你眼睛养好了再说。”林平之道：“我自有的对付你爹爹的法子。”岳灵珊道：“这件事既然说来难听，你自然不会说，爹爹也不用担心你。”林平之冷笑道：“哼，对你爹爹的为人，我可比你明白得多了。明天我一见到有人，立即便说及此事。”岳灵珊急道：“那又何必？你这不是……”林平之道：“何必？这是我保命全身的法门。我逢人便说，不久自然传入你爹爹耳中。岳不群既知我已说了出来，便不能再杀我灭口，他反要千方百计地保全我性命。”岳灵珊道：“你的想法真稀奇。”林平之道：“有什么稀奇？你爹爹是否自宫，一眼是瞧不出来的。他胡子落了，大可用漆黏上去，旁人不免将信将疑。但若我忽然不明不白地死了，人人都会说是岳不群所杀，这叫做欲盖弥彰。”岳灵珊叹了口气，默不作声。

盈盈寻思：“林平之这人心思机敏，这一着委实厉害。岳姑娘夹在中间，可为难得很了。这么一来，她父亲不免声名扫地，她如设法阻止，却又危及丈夫性命。”

林平之道：“我纵然双眼从此不能见物，但父母大仇得报，一生也决不后悔。当日令狐冲传我爹爹遗言，说向阳巷老宅中祖宗的遗物，千万不可翻看，这是曾祖传下来的遗训。现下我是细看过了，虽然没遵照祖训，却报了父母之仇。若非如此，旁人都道我林家的辟邪剑法浪得虚名，福威镖局历代总镖头都是欺世盗名之徒。”

岳灵珊道：“当时爹爹和你都疑心大师哥，说他取了你林家的《辟邪剑谱》，说他捏造公公的遗言……”林平之道：“就算是我错怪了他，却又怎地？当时连你自己也不是一样的疑心？”岳灵珊轻轻叹息一声，说道：“你和大师哥相识未久，如此疑心，也是人情之常。可是爹爹和我，却不该疑他。世上真正信得过他的，只妈妈一人。”

盈盈心道：“谁说只你妈妈一人？还有我呢！”

林平之冷笑道：“你娘也真喜欢令狐冲。为了这小子，你父母不知口角了多少次。”岳灵珊讶道：“我爹爹妈妈为了大师哥口角？我爹妈是从来不口角的。”林平之冷笑道：“从来不口角？那只是装给外人看看而已。连这种事，岳不群也戴起伪君子的假面具。我亲耳听得清清楚楚，难道会假？”岳灵珊道：“我不是说假，只是十分奇怪。怎么我没听到，你反而听到了？”林平之道：“现下说与你知，也不相干。那日在福州，嵩山派的两人抢了那袈裟去。那两人给令狐冲杀死，袈裟自然是令狐冲得去了。可是当他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之际，我搜他身上，袈裟却已不知去向。”岳灵珊道：“原来在福州城中，你已搜过大师哥身上。”林平之道：“正是，那又怎样？”岳灵珊道：“没什么？”

盈盈心想：“岳姑娘以后跟着这奸狡凶险、暴躁乖戾的小子，这一辈子，苦头可有得吃了。”忽然又想：“我在这里这么久了，冲郎一定挂念。”侧耳倾听，不闻有何声息，料想他定当平安无事。

只听林平之续道：“袈裟既不在令狐冲身上，定是给你爹娘取了去。从福州回到

华山，我潜心默察，你爹爹掩饰得也真好，竟半点端倪也瞧不出来。你爹爹那时得了病，当然，谁也不知道他是一见袈裟上的《辟邪剑谱》之后，立即便自宫练剑。旅途之中众人聚居，我不敢去窥探你父母的动静，一回华山，我每晚都躲在你爹娘卧室之侧的悬崖上，要从他们的谈话之中，查知剑谱的所在。”岳灵珊道：“你每天晚上都躲在那悬崖上？”

林平之道：“正是。”岳灵珊又重复问了一句：“每天晚上？”盈盈听不到林平之的回答，想来他是点了点头。只听得岳灵珊叹道：“你真有毅力。”林平之道：“为报大仇，不得不然。”岳灵珊低低应了声：“是。”

只听林平之道：“我接连听了十几晚，都没听到什么异状。有一天晚上，听得你妈妈说道：‘师哥，我觉得你近来神色不对，是不是练那紫霞神功有些儿麻烦？可别太求精进，惹出乱子来。’你爹笑了一声，说道：‘没有啊，练功顺利得很。’你妈道：‘你别瞒我，为什么你近来说话的嗓子变了，又尖又高，倒像女人似的。’你爹道：‘胡说八道！我说话向来就是这样的。’我听得他说这句话，嗓声就尖得很，确像是个女子在大发脾气。你妈道：‘还说没变？你一生之中，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说过话。我俩夫妇多年，你心中有什么解不开的事，何以瞒我？’你爹道：‘有什么解不开的事？嗯，嵩山之会不远，左冷禅意图吞并四派，其心昭然若揭。我为此烦心，那也是有的。’你妈道：‘我看还不止于此。’你爹又生气了，尖声道：‘你便是瞎疑心，此外更有什么？’你妈道：‘我说了出来，你可别发火。我知道你是冤枉了冲儿。’你爹道：‘冲儿？他和魔教中人来往，和魔教那个姓任的姑娘结下私情，天下皆知，有什么冤枉他的？’”

盈盈听他转述岳不群之言，提到自己，更有“结下私情，天下皆知”八字，脸上微微一热，但随即心中涌起一股柔情。

只听林平之续道：“你妈说道：‘他和魔教中人结交，自是没冤枉他。我说你冤枉他偷了平儿的《辟邪剑谱》。’你爹道：‘难道剑谱不是他偷的？他剑术突飞猛进，比你比我还要高明，你又不是没见过？’你妈道：‘那定是他另有际遇。我断定他决计没拿《辟邪剑谱》。冲儿任性胡闹，不听你我的教训，那是有的。但他自小光明磊落，决不做偷偷摸摸的事。自从珊儿跟平儿要好，将他撇下之后，他这等傲性之人，便是平儿双手将剑谱奉送给他，他也决计不收。’”

盈盈听到这里，心中说不出的欢喜，真盼立时便能搂住了岳夫人，好好感谢她一番，心想不枉你将冲郎从小抚养长大，华山全派，只有你一人，才真正明白他的为人；又想单凭她这几句话，他日若有机缘，便须好好报答她才是。

林平之续道：“你爹哼了一声，道：‘你这么说，咱们将令狐冲这小子逐出门墙，你倒似好生后悔。’你妈道：‘他犯了门规，你执行祖训，清理门户，无人可以非议。但你说他结交左道，罪名已经够了，何必再冤枉他偷盗剑谱？其实你比我还明白得多。你明知他没拿平儿的《辟邪剑谱》。’你爹叫了起来：‘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林平之的声音也是既高且锐，仿效岳不群尖声怒叫，静夜之中，有如厉泉夜啼，盈盈不由得毛骨悚然。

隔了一会，才听他续道：“你妈妈缓缓地道：‘你自然知道，只因为这部剑谱，是你取了去的。’你爹怒声吼叫：‘你……你说……是我……’但只说了几个字，突然住

口。你妈声音十分平静，说道：‘那日冲儿受伤昏迷，我为他止血治伤之时，见到他身上有件袈裟，写满了字，似乎是剑法之类。第二次给他换药，那件袈裟已经不见了，其时冲儿仍昏迷未醒。这段时间之中，除了你我二人，并无别人进房。这件袈裟可不是我拿的。’”

岳灵珊哽咽道：“我爹爹……我爹爹……”林平之道：“你爹几次插口说话，但均只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两个字，便没再说下去。你妈妈语声渐转柔和，说道：‘师哥，我华山一派的剑术，自有独到的造诣，紫霞神功的气功更加不凡，以此与人争雄，自亦足以树名声于江湖，原不必再去另学别派剑术。只是近来左冷禅野心大炽，图并四派。华山一派在你手中，说什么也不能沦亡于他手中。咱们联络泰山、恒山、衡山三派，到时以四派斗他一派，我看还是占了六成赢面。就算真的不胜，大伙儿轰轰烈烈地剧斗一场，将性命送在嵩山，也就是了，到了九泉之下，也不致愧对华山派的列祖列宗。他如将咱们四派杀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五岳剑派只剩下他嵩山一派，他要并五派为一，却也并不成了。’”

盈盈听到这里，心下暗赞：“岳夫人确是女中须眉，比她丈夫可有骨气得多了。”

只听岳灵珊道：“我妈这几句话，可挺有道理呀。”林平之冷笑道：“可是其时你爹爹已拿了我的剑谱，早已开始修习，哪里还肯听师娘的劝？”他突然称一句“师娘”，足见在他心中，对岳夫人仍不失敬意，继续道：“你爹爹那时说道：‘你这话当真是妇人之见。逞这等匹夫之勇，徒然送了性命，华山派还是给左冷禅吞了，死了之后，未必就有脸面去见华山派列祖列宗。左冷禅杀光了咱们之后，他找些虾兵蟹将来，分在泰衡华恒四岳，虚立四派的名衔，还不容易？’你妈半晌不语，叹道：‘你苦心焦虑，以求保全本派，有些事我也不能怪你。只是……只是那辟邪剑法练之有损无益，否则的话，为什么林家子孙都不学这剑法，以致给人家逼得走投无路？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及早别学了吧？’你爹爹大声道：‘你怎知我在学辟邪剑法？你……你……在偷看我吗？’你妈道：‘我又何必偷看这才知道？’你爹大声道：‘你说，你说！’他说得声嘶力竭，话音虽响，却显得颇为气馁。”

“你妈道：‘你说话的声音，就已全然变了，人人都听得出来，难道你自己反而不觉得？’你爹还在强辩：‘我向来便是如此。’你妈道：‘每天早晨，你被窝里总是落下了许多胡须……’你爹尖叫一声：‘你瞧见了？’语音甚是惊怖。你妈叹道：‘我早瞧见了，一直不说。你黏的假须，能瞒过旁人，却怎瞒得过和你做了几十年夫妻的枕边之人？’你爹见事已败露，无可再辩，隔了良久，问道：‘旁人还有谁知道了？’你妈道：‘没有。’你爹问：‘珊儿呢？’你妈道：‘她不会知道的。’你爹道：‘平之自然也不知了？’你妈道：‘不知。’你爹道：‘好，我听你的劝，这件袈裟，明儿咱们就设法交还给平之，再慢慢想法为令狐冲洗刷清白。这路剑法，我今后也不练了。’你妈十分欢喜，说道：‘那当真再好也没有了。不过这剑谱于人有损，岂可让平儿见到？还是毁去了的为是。’”

岳灵珊道：“爹爹当然不肯答允了。要是他肯毁去剑谱，一切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林平之道：“你猜错了。你爹爹当时说道：‘很好，我立即毁去剑谱！’我大吃一惊，便想出声阻止，剑谱是我林家之物，管他有益有害，你爹爹可没权毁去。便在此

时，只听得窗子呀的一声打开，我急忙缩头，眼前红光一闪，那件袈裟飘将下来，跟着窗子又即关上。眼看那袈裟从我身旁飘过，我伸手一抓，差了数尺，没能抓到。其时我只知父母之仇是否能报，系于是否能抓到袈裟，全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右手搭在崖上，左脚拚命向外一勾，只觉脚尖似乎碰到了袈裟，立即缩回，当真幸运得紧，竟将那袈裟勾到了，没落入天声峡下的万仞深渊之中。”

盈盈听他说得惊险，心想：“你若没能将袈裟勾到，那才真是幸运得紧呢。”

岳灵珊道：“妈妈只道爹爹将剑谱掷入了天声峡中，其实爹爹早将剑法记熟，袈裟于他已然无用，却让你因此而学得了剑法，是不是？”林平之道：“正是。”

岳灵珊道：“那是天意如此。冥冥之中，老天爷一切早有安排，要你由此而报公公、婆婆的大仇。那……那……那也很好。”

林平之道：“可是有一件事，我这几天来几乎想破了头，也难以明白。为什么左冷禅也会使辟邪剑法？”岳灵珊“嗯”了一声，语音冷漠，显然对左冷禅会不会使辟邪剑法，全没放在心上。林平之道：“你没学过这路剑法，不知其中的奥妙所在。那一日左冷禅与你爹爹在封禅台上大战，斗到最后，两人使的全是辟邪剑法。只不过左冷禅的剑法全然似是而非，每一招都似故意要输给你爹爹，总算他剑术根底奇高，每逢极险之处，急变剑招，才得避过，但后来终于给你爹爹刺瞎了双眼。倘若……嗯……倘若他使嵩山剑法，给你爹爹以辟邪剑法所败，那并不稀奇。辟邪剑法无敌于天下，原非嵩山剑法之所能匹敌。左冷禅并没自宫，练不成真正的辟邪剑法，那也不奇。我想不通的是，左冷禅这辟邪剑法却是从哪里学来的，为什么又学得似是而非？”他最后这几句话说得迟疑不定，显是在潜心思索。

盈盈心想：“没有什么可听的了。左冷禅的辟邪剑法，多半是从我教偷学去的。他只学了些招式，却不懂这无耻的法门。东方不败的辟邪剑法比岳不群还厉害得多。你若见了，管叫你就有三个脑袋，一起都想破了，也想不通其中道理。”

她正欲悄悄退开，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二十余骑在官道上急驰而来。

三十六 伤逝

盈盈生怕令狐冲有失，急展轻功，赶到大车旁，说道：“冲哥，有人来了！”

令狐冲笑道：“你又在偷听人家杀鸡喂狗了，是不是？怎地听了这么久？”盈盈吓了一跳，想到刚才岳灵珊确是便要在那大车之中，和林平之“做真正夫妻”，不由得满脸发烧，说道：“他们……他们在说修习……修习辟邪剑法的事。”令狐冲道：“你说话吞吞吐吐，一定另有古怪，快上车来，说给我听，不许隐瞒抵赖。”盈盈道：“不上来！好没正经。”令狐冲笑道：“怎么好没正经？”盈盈道：“不知道！”这时蹄声更加近了，盈盈道：“听人数是青城派没死完的弟子，果真是跟着报仇来啦！”

令狐冲坐起身来，说道：“咱们慢慢过去，时候也差不多了。”盈盈道：“是。”她知令狐冲对岳灵珊关心之极，既有敌人来袭，他受伤再重，也非过去援手不可，何况任由他一人留在车中，自己过去救人，也不放心，当下扶着他跨下车来。

令狐冲左足踏地，伤口微觉疼痛，身子一侧，碰了碰车辕。拉车的骡子一直悄无声息，大车一动，只道是赶它行走，头一昂，便欲嘶叫。盈盈短剑一挥，一剑将骡头切断，干净利落之极。令狐冲轻声赞道：“好！”他不是赞她剑法快捷，以她这等武功，快剑一挥，骡头便落，毫不稀奇，难得的是决断迅速明快，毫无思索，竟不让骡子发出半点声息。至于以后如何拉车，如何赶路，那是另一回事了。

令狐冲走了几步，听得来骑蹄声又近了些，当即加快步子。盈盈寻思：“他要抢在敌人头里，走得快了，不免牵动伤口。我如伸手抱他负他，岂不羞人？”轻轻一笑，说道：“冲哥，可要得罪了。”不等令狐冲回答，右手抓住他背后腰带，左手抓住他衣领，将他横着提起，展开轻功，从高粱丛中疾行而前。令狐冲又感激，又好笑，心想自己堂堂恒山派掌门，给她这等如提婴儿般抓在手里，如给人见了，当真颜面无存，但若非如此，只怕给青城派人众先到，小师妹立遭凶险，她此举显然是深体自己心意。

盈盈奔出数十步，来骑马蹄声又近了许多。她转头望去，只见黑暗中一列火把高举，沿着大道驰来，说道：“这些人胆子不小，竟点了火把追人。”令狐冲道：“他们拚死一击，什么都不顾了，啊哟，不好！”盈盈也即想起，说道：“青城派要放火烧车。”令狐冲道：“咱们上去截住了，不让他们过来。”盈盈道：“不用心急，要救两个人，总还办得到。”令狐冲知她武功了得，青城派中余沧海已死，余人殊不足道，当下也放宽了心。

盈盈抓着令狐冲，走到离岳灵珊大车的数丈处，扶他在高粱丛中坐好，低声道：“你安安稳稳地坐着别动。”

只听得岳灵珊在车中说道：“敌人快到了，果然是青城派的鼠辈。”林平之道：“你

怎知道？”岳灵珊道：“他们欺我夫妻受伤，竟执火把追来，哼，肆无忌惮！”林平之问道：“大家都手执火把？”岳灵珊道：“正是。”林平之多历患难，心思缜密，可比岳灵珊机灵得多，忙道：“快下车，鼠辈要放火烧车！”岳灵珊一想不错，道：“是！否则要这许多火把干什么？”一跃下车，伸手握住林平之的手。林平之跟着也跃了下来。两人走出数丈，伏在高粱丛中，与令狐冲、盈盈两人所伏处相距不远。

蹄声震耳，青城派众人驰近大车，先截住了去路，将大车团团围住。一人叫道：“林平之，你这狗贼，做乌龟么？怎地不伸出头来？”众人听得车中寂静无声，有人道：“只怕是下车逃走了。”只见一个火把划过黑暗，掷向大车。

忽然车中伸出一只手来，接住了火把，反掷出来。

青城众人大哗，叫道：“狗贼在车里！狗贼在车里！”令狐冲和盈盈见车中有人伸手，接火把反掷，自大出意料之外，万想不到大车之中另有强援。岳灵珊却更大吃一惊，她和林平之说了这许久话，全没想到车中竟有旁人，眼见这人掷出火把，手势极劲，武功显是不低。

青城弟子掷出八个火把，那人一一接住，一一还掷，虽没伤到人，余下青城弟子却也不再投掷火把，只远远围着大车，齐声呐喊。火光下人人瞧得明白，那手干枯焦黄，青筋突起，是老年人之手。有人叫道：“不是林平之！”另有人道：“也不是他老婆。”有人叫道：“龟儿子不敢下车，多半也受了伤。”

众人犹豫半晌，见车中并无动静，突然间发一声喊，二十余人一拥而上，各挺长剑，向大车中插去。

只听得波的一声响，一人从车顶跃出，手中长剑闪烁，蹿到青城派群弟子之后，长剑挥动，两名青城弟子登时倒地。

这人身披黄衫，似是嵩山派打扮，脸上蒙了青布，只露出精光闪闪的一双眼珠，出剑奇快，数招之下，又有两名青城弟子中剑倒地。令狐冲和盈盈双手一握，想的都是同一个念头：“这人使的又是辟邪剑法。”

但瞧他身形绝不是岳不群。两人又是同一念头：“世上除岳不群、林平之、左冷禅三人外，居然还有第四人会使用辟邪剑法。”岳灵珊低声道：“这人所使的，似乎跟你的剑法一样。”林平之“咦”的一声，奇道：“他……他也会使我的剑法？你可没看错？”

片刻之间，青城派又有三人中剑。但令狐冲和盈盈都已瞧了出来，这人所使剑招虽是辟邪剑法，但闪跃进退固与东方不败相去甚远，亦不及岳不群和林平之的神出鬼没，只是他本身武功甚高，远胜青城派诸弟子，加上辟邪剑法的奇妙，以一敌众，仍大占上风。

岳灵珊道：“他剑法好像和你相同，但出手没你快。”林平之吁了口气，道：“出手不快，便不合我家剑法的精义。可是……可是，他是谁？为什么会使这剑法？”

酣斗声中，青城弟子中又有一人为他长剑贯胸，那人大喝一声，抽剑出来，将另一人拦腰斩为两截。余人心胆俱寒，四下散开。那人一声呼喝，冲出两步。青城弟子中有人“啊”的一声叫，转头便奔，余人泄了气，一窝蜂地都走了。有的两人一骑，有的不及乘马，步行飞奔，刹那间走得不知去向。

那人显然也颇为疲累，长剑拄地，不住喘气。令狐冲和盈盈从他喘息之中，知道

此人适才一场剧斗，为时虽暂，却已大耗内力，多半还已受了颇重暗伤。

这时地下有七八个火把仍在燃烧，火光闪耀，明暗不定。

这黄衫老人喘息半晌，提起长剑，缓缓插入剑鞘，说道：“林少侠、林夫人，在下奉嵩山左掌门之命，前来援手。”他语音极低，嗓音嘶哑，每一个字都说得含糊不清，似乎口中含物，又似舌头少了一截，声音从喉中发出。

林平之道：“多谢阁下相助，请教高姓大名。”说着和岳灵珊从高粱丛中出来。那老人道：“左掌门得悉少侠与夫人为奸人所算，受了重伤，命在下护送两位前往稳妥之地，治伤疗养，管保令岳没法找到。”

盈盈、林平之、岳灵珊均想：“左冷禅怎会知道其中诸般关节？嗯，这人在车中，把话都听去了。”令狐冲却不明白“管保令岳没法找到”这话的用意。

林平之道：“左掌门和阁下的美意，在下甚为感激。养伤一节，在下自能料理，却不敢烦劳尊驾了。”那老人道：“少侠双目为塞北明驼毒液所伤，不但复明甚难，而且此人所使毒药阴狠厉害，若不由左掌门亲施刀圭药石，只怕……只怕……少侠的性命亦自难保。”

林平之自中了木高峰的毒水后，双目和脸上均麻痒难当，恨不得伸指将自己眼珠挖了出来，以偌大耐力，方始强行克制，知此人所言非虚，沉吟道：“在下和左掌门无亲无故，左掌门如何这等眷爱？阁下若不明言，在下难以奉命。”

那老人嘿嘿一笑，说道：“同仇敌忾，那便如同有亲有故了。左掌门的双目为岳不群所伤。阁下双目受伤，推寻源由，祸端也是从岳不群身上而起。岳不群既知少侠已修习辟邪剑法，少侠便避到天涯海角，他也非追杀你不可。他此时身为五岳派掌门，权势熏天，少侠一人又如何能与之相抗？何况……何况……嘿嘿，岳不群的亲生爱女，便朝夕陪在少侠身旁，少侠便有通天本领，也难防床头枕边的暗算……”

岳灵珊突然大声道：“二师哥，原来是你！”

她这一声叫了出来，令狐冲全身一震。他听那老者说话，声音虽然十分含糊，但语气听来甚熟，觉得是个相稔之人，听岳灵珊一叫，登时省悟，此人果然便是劳德诺。只是先前曾听岳灵珊说道，劳德诺已在福州为人所杀，以致万万想不到是他，然则岳灵珊先前所云的死讯并非事实。

只听那老者冷冷地道：“小丫头倒也机警，认出了我的声音。”他不再以喉音说话，语音清晰，确是劳德诺。

岳灵珊道：“二师哥，你在福州假装为人所杀，然则……然则八师哥是你杀的？”

劳德诺哼了一声，说道：“不是。英白罗是个小孩儿，无足轻重，我杀他干吗？”

岳灵珊大声道：“还说不是呢？他……小林子背上这一剑，也是你砍的。我一直还冤枉了大师哥。哼，原来是你做的好事，你又另外杀了个老人，将他面目剥得稀烂，把你衣服套在死人身上，人人都道你是给人害死了。”劳德诺道：“你所料不错，若非如此，岳不群岂能就此轻易放过了我？但林少侠背上这一剑，却不是我砍的。”岳灵珊道：“不是你？难道另有旁人？”

劳德诺冷冷地道：“那也不是旁人，便是你的令尊大人。”岳灵珊叫道：“胡说！自己干了坏事，却来含血喷人。我爹爹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剑砍平弟？”劳德诺道：“只因

为那时候，你爹爹已从令狐冲身上得到了《辟邪剑谱》。这剑谱是林家之物，岳不群第一个要杀的，便是你的平弟。林平之如活在世上，你爹爹怎能修习辟邪剑法？”

岳灵珊一时无语，在她内心，也知这几句话甚是有理，但想到父亲竟会对林平之忽施暗算，总是不愿相信。她连说几句“胡说八道”，说道：“就算我爹爹要害平弟，难道一剑会砍他不死？”

林平之忽道：“这一剑，确是岳不群砍的，二师哥没说错。”

岳灵珊道：“你……你……你也这么说？”

林平之道：“岳不群一剑砍在我背上，我受伤极重，情知无法还手，倒地之后，立即装死不动。那时我还不知暗算我的竟是岳不群，可是昏迷之中，听到八师哥的声音，他叫了句：‘师父！’八师哥一句‘师父’，救了我的性命，却送了他自己的命。”岳灵珊惊道：“你说八师哥也……也……也是我爹爹杀的？”林平之道：“当然是啦！我只听得八师哥叫了‘师父’之后，随即一声惨呼。我也就晕了过去，人事不知了。”

劳德诺道：“岳不群本来想在你身上再补一剑，可是我在暗中窥伺，便轻轻咳嗽了一声。岳不群不敢逗留，立即回屋。林兄弟，我这声咳嗽，也可说是救了你命。”

岳灵珊道：“如果我爹爹真要害你，以后……以后机会甚多，他怎地又不动手了？”林平之冷冷地道：“我此后步步提防，叫他再也没下手的机会。那倒也多亏了你，我成日和你在一起，他想杀我，就没这么方便。”岳灵珊哭道：“原来……原来……你所以娶我，既为了掩人耳目，又……又……不过将我当做一面挡箭牌。”

林平之不去理她，向劳德诺道：“劳兄，你几时和左掌门结交上了？”劳德诺道：“左掌门是我恩师，我是他老人家的第三弟子。”林平之道：“原来你改投了嵩山派门下。”劳德诺道：“不是改投嵩山门下。我一向便是嵩山门下，只不过奉了恩师之命，投入华山，用意是在查察岳不群的武功，以及华山派的诸般动静。”

令狐冲恍然大悟。劳德诺带艺投师，本门中人都知道，但他所演示的原来武功驳杂平庸，似是云贵一带旁门所传，万料不到竟是嵩山高弟。原来左冷禅意图吞并四派，蓄心已久，早就伏下了这着棋子；那么劳德诺杀陆大有、盗紫霞神功的秘谱，自也顺理成章，再没什么稀奇了。只是师父为人机警之极，居然也会给他瞒过。

林平之沉思片刻，说道：“原来如此，劳兄将紫霞神功秘笈和《辟邪剑谱》从华山门中带到嵩山，使左掌门习到这路剑法，功劳不小。”

令狐冲和盈盈都暗暗点头，心道：“左冷禅和劳德诺所以会使辟邪剑法，原来由此。林平之的脑筋倒也动得甚快。”

劳德诺恨恨地道：“不瞒林兄弟说，你我二人，连同我恩师，可都栽在岳不群这恶贼手下了。这人阴险无比，咱们都中了他毒计。”林平之道：“嘿，我明白了。劳兄盗去的《辟邪剑谱》，已给岳不群做了手脚，因此左掌门和劳兄所使的辟邪剑法，有些不大对头。”

劳德诺咬牙切齿地道：“当年我混入华山派门下，原来岳不群一起始便即发觉，只不动声色，暗中留意我的作为。那日在福州，我盗走紫霞秘笈一事败露，在华山派是待不下去了，但我仍暗中跟随，窥伺岳不群的一举一动。哪知他故意将假剑谱让我盗去，使我恩师所习剑法不全。岳不群所录的《辟邪剑谱》上，所记的剑法虽妙，却都

似是而非，更缺了修习内功的法门。临到生死决战之际，他引我恩师使此剑法，以真剑法对假剑法，自是手操胜券了。否则五岳派掌门之位，如何能落入他手？”

林平之叹了口气，道：“岳不群奸诈凶险，你我都堕入了他彀中。”

劳德诺道：“我恩师十分明白事理，虽给我坏了大事，却没一言一语责怪于我，可是我做弟子的却于心何安？我便拚着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杀了岳不群这奸贼，为恩师报仇雪恨。”这几句话语气激愤，显得心中怨毒奇深。

林平之嗯了一声。劳德诺又道：“我恩师坏了双眼，此时隐居嵩山西峰。西峰上另有十来位坏了双目之人，都是给岳不群与令狐冲害的。林兄弟随我去见我恩师，你是福州林家辟邪剑门的唯一传人，便是辟邪剑门的掌门，我恩师自当以礼相待，好生相敬。你双目如能治愈，自然最好，否则和我恩师一起隐居，共谋报此大仇，岂不甚妙？”

这番话只说得林平之怦然心动，心想自己双目为毒液所染，自知复明无望，所谓治愈云云，不过是自欺自慰，自己和左冷禅都是失明之人，同病相怜，敌忾同仇，原是再好不过，只是素知左冷禅手段厉害，突然对自己这样好，必然另有所图，便道：“左掌门一番好意，在下却不知何以报。劳兄是否可先加明示？”

劳德诺哈哈一笑，说道：“林兄弟是明白人，大家以后同心合力，自当坦诚相告。我在岳不群那里取了一本不尽不实的剑谱去，累我师徒大上其当，心中自然不甘。我一路上见到林兄弟大施神威，以奇妙无比的剑法杀木高峰、诛余沧海，青城小丑，望风披靡，显是已得辟邪剑法真传，愚兄好生佩服，抑且艳羡得紧……”林平之已明其意，说道：“劳兄之意，是要我将《辟邪剑谱》的真本取出来让贤师徒瞧瞧？”劳德诺道：“这是林兄弟家传秘本，外人原不该妄窥。但今后咱们歃血结盟，合力扑杀岳不群。林兄弟倘若双目完好，年轻力壮，自亦不惧于他。但以今日局面，却只有我恩师及愚兄都学到了辟邪剑法，三人合力，才有诛杀岳不群的指望，林兄弟莫怪。”

林平之心想：自己双目失明，实不知何以自存，何况若不答应，劳德诺便即用强，杀了自己和岳灵珊二人，劳德诺此议倘是出于真心，于己实利多于害，便道：“左掌门和劳兄愿与在下结盟，在下是高攀了。在下家破人亡，失明残废，虽是由余沧海而起，但岳不群的阴谋亦是主因，要诛杀岳不群之心，在下与贤师徒一般无异。你我既然结盟，这《辟邪剑谱》，在下何敢自秘，自当取出供贤师徒参阅。”

劳德诺大喜，道：“林兄弟慷慨大量，我师徒得窥《辟邪剑谱》真诀，自是感激不尽，今后林兄弟永远是我嵩山派上宾。你我情同手足，再也不分彼此。”林平之道：“多谢了。在下随劳兄到得嵩山之后，立即便将剑谱真诀，尽数背了出来。”劳德诺道：“背了出来？”

林平之道：“正是。劳兄有所不知，这剑谱真诀，本由我家曾祖远图公录于一件袈裟之上。这件袈裟给岳不群盗了去，他才得窥我家剑法。后来阴错阳差，这袈裟又落在我手中。小弟生怕岳不群发觉，将剑谱苦记背熟之后，立即毁去袈裟。若将袈裟藏在身上，有我这样一位贤妻相伴，姓林的焉能活到今日？”

岳灵珊在旁听着，一直不语，听到他讥讽，又哭了起来，泣道：“你……你……”

劳德诺在车中曾听到他夫妻对话，知林平之所言非虚，便道：“如此甚好，咱们

便同回嵩山如何？”林平之道：“很好。”劳德诺道：“须当弃车乘马，改行小道，否则途中撞上了岳不群，咱们可还不是他对手。”他侧头问岳灵珊道：“小师妹，你今后帮父亲呢？还是帮丈夫？”

岳灵珊收起哭声，说道：“我是两不相帮！我……我是个苦命人，明日去落发出家，爹爹也罢，丈夫也罢，从此不再见面了。”

林平之冷冷地道：“你到恒山去出家为尼，正是得其所哉。”岳灵珊怒道：“林平之，当日你走投无路之时，若非我爹爹救你，你早已死在木高峰手下，焉能得有今日？就算我爹爹对你不起，我岳灵珊可没对你不起。你说这话，那是什么意思？”

林平之道：“什么意思？我是要向左掌门表明心迹。”声音极为凶狠。

突然之间，岳灵珊“啊”的一声惨呼。

令狐冲和盈盈同时叫道：“不好！”从高粱丛中跃出。令狐冲大叫：“林平之，别害小师妹！”

劳德诺此刻最怕的，是岳不群和令狐冲二人，一听到令狐冲的声音，不由得魂飞天外，当即抓住林平之的左臂，跃上青城弟子骑来的一匹马，双腿力夹，纵马狂奔。

令狐冲挂念岳灵珊的安危，不暇追敌，见岳灵珊倒在大车的车夫座位上，胸口插了一柄长剑，探她鼻息，已然奄奄一息。

令狐冲大叫：“小师妹，小师妹！”岳灵珊道：“是……是大师哥么？”令狐冲喜道：“是……是我。”伸手想去拔剑，盈盈忙伸手一格，道：“拔不得。”

令狐冲见那剑深入半尺，已成致命之伤，这一拔出来，立即令她气绝而死，眼见无救，心中大恸，哭了出来，叫道：“小……小师妹！”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陪在我身边，那很好。平弟……平弟，他去了吗？”令狐冲咬牙切齿，哭道：“你放心，我一定杀了他给你报仇。”岳灵珊道：“不，不！他眼睛看不见，你要杀他，他不能抵挡。我……我要去妈妈那里。”令狐冲道：“好，我送你去看师娘。”盈盈听她话声越来越微，命在顷刻，不由得也流下泪来。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我对你不起。我……我就要死了。”令狐冲垂泪道：“你不会死的，咱们能想法子治好你。”岳灵珊道：“我……我这里痛……痛得很。大师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千万要答允我。”令狐冲握住她左手，道：“你说，你说，我一定答允。”岳灵珊叹了口气，道：“你……你……不肯答允的……而且……也太委屈了你……”声音越来越低，呼吸也越微弱。

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说好了。”岳灵珊道：“你说什么？”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要我办什么事，我一定给你办到。”岳灵珊道：“大师哥，我的丈夫……平弟……他……瞎了眼睛……很是可怜……你知道么？”令狐冲道：“是，我知道。”岳灵珊道：“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他……”

令狐冲一怔，万想不到林平之毒手杀妻，岳灵珊命在垂危，竟还不能忘情于他。令狐冲此时恨不得将林平之抓来，将他千刀万剐，日后要饶他性命，那也千难万难，如何肯去照顾这负心恶贼？

岳灵珊缓缓地道：“大师哥，平弟……平弟他不是真要杀我……他怕我爹爹……”

他要投靠左冷禅，只好……只好刺我一剑……”

令狐冲怒道：“这等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恶贼，你……你还念着他？”

岳灵珊道：“他……他不是存心杀我的，只不过……只不过一时失手罢了。大师哥……我求求你，求求你照顾他……”月光斜照，映在她脸上，只见她目光散乱无神，一对眸子浑不如平时的澄澈明亮，雪白的腮上溅着几滴鲜血，脸上全是求恳的神色。

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的神气，不论这些事多么艰难，多么违反自己心愿，可从来没拒却过她一次。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顷刻间便要死去，再也没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

霎时之间，令狐冲胸中热血上涌，明知只要一答允，今后不但受累无穷，而且要强迫自己做许多绝不愿做之事，但眼见岳灵珊这等哀恳的神色和语气，当即点头道：“是了，我答允便是，你放心好了。”

盈盈在旁听了，忍不住插嘴道：“你……你怎可答允？”

岳灵珊紧紧握着令狐冲的手，道：“大师哥，多……多谢你……我这可放心……放心了。”她眼中忽然发出光彩，嘴角边露出微笑，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令狐冲见到她这等神情，心想：“能见到她这般开心，不论多大的艰难困苦，也值得为她抵受。”

忽然之间，岳灵珊轻轻唱起歌来。令狐冲胸口如受重击，听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听到她口中吐出了“姊妹，上山采茶去”的曲调，那是林平之教她的福建山歌。当日在思过崖上心痛如绞，便是为了听到她唱这山歌。她这时又唱了起来，自是想着当日与林平之在华山两情相悦的甜蜜时光。

她歌声越来越低，渐渐松开了抓着令狐冲的手，终于手掌一张，慢慢闭上了眼睛，歌声止歇，也停住了呼吸。

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的身子抱起，轻轻叫道：“小师妹，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去你妈妈那里，没人再欺侮你了。”

盈盈见到他背上殷红一片，显是伤口破裂，鲜血不住渗出，衣衫上的血迹越来越大，但当此情景，又不知如何劝他才好。令狐冲抱着岳灵珊的尸身，昏昏沉沉地迈出了十余步，口中只说：“小师妹，你别怕，别怕！我抱你去见师娘。”突然间双膝一软，扑地摔倒，就此人事不知了。

迷糊之中，耳际听到几下叮咚、叮咚的清脆琴声，跟着琴声宛转往复，曲调熟悉，听着说不出的受用。他只觉全身没半点力气，连眼皮也不想睁开，只盼永远永远听着这琴声不断。琴声果然绝不停歇地响了下去，听得一会，令狐冲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待得二次醒转，耳中仍是清幽的琴声，鼻中更闻到芬芳花香。他慢慢睁开眼来，触眼尽是花朵，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堆满眼前，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听得琴声几个转折，正是盈盈常奏的《清心普善咒》，侧过头来，见到盈盈的背影，她坐在地下，正自抚琴。他渐渐看清楚了置身之所，似是在一个山洞之中，阳光从洞口射进来，自己躺在一堆柔软的草上。

令狐冲想要坐起，身下所垫的青草簌簌做声。琴声戛然而止，盈盈回过头来，满脸都是喜色。她慢慢走到令狐冲身畔坐下，凝望着他，脸上爱怜横溢。

刹那之间，令狐冲心中充满了幸福之感，知自己为岳灵珊惨死而晕了过去，盈盈将自己救到这山洞中，心中突然又是一阵难过，但逐渐逐渐，从盈盈的眼神中感到了无比温馨。两人脉脉相对，良久无语。

令狐冲伸出左手，轻轻抚摸盈盈的手背，忽然间从花香之中，透出一些烤肉的香气。盈盈拿起一根树枝，树枝上穿着一串烤熟了的青蛙，微笑道：“又是焦的！”令狐冲大笑。两人都想到了那日在溪边捉蛙烧烤的情景。

两次吃蛙，中间已经过了无数变故，但终究两人还是相聚在一起。

令狐冲笑了几声，心中一酸，又掉下泪来。盈盈扶着他坐起，指着洞外一个新坟，低声道：“岳姑娘便葬在那里。”令狐冲含泪道：“多……多谢你了。”盈盈缓缓摇了摇头，道：“不用多谢。各人有各人的缘法，也各有各的业报。”令狐冲心下暗感歉仄，说道：“盈盈，我对小师妹始终不能忘情，盼你不要见怪。”

盈盈道：“我自然不会怪你。如果你真是个浮滑男子，负心薄幸，我也不会这样看重你了。”低声道：“我开始……开始对你倾心，便因在洛阳绿竹巷中，隔着竹帘，你跟我说怎样恋慕你的小师妹。岳姑娘原是个好姑娘，她……她便是跟你无缘。如果你不是从小和她一块儿长大，多半她一见到你，便会喜欢你的。”

令狐冲沉思半晌，摇了摇头，道：“不会的。小师妹崇仰我师父，她喜欢的男子要像她爹爹那样端庄严肃，沉默寡言。我只是她的游伴，她从来……从来不尊重我。”盈盈道：“或许你说得对。正好林平之就像你师父一样，一本正经，却满肚子都是机心。”令狐冲叹了口气，道：“小师妹临死之前，还不信林平之是真的要杀她，还是对他全心相爱，那……那也很好。她并不是伤心而死。我想过去看看她的坟。”

盈盈扶着他手臂，走出山洞。令狐冲见那坟虽以乱石堆成，却大小石块错落有致，殊非草草，坟前坟后都种了鲜花，足见盈盈颇花了一番功夫，心下暗暗感激。坟前竖着一根削去了枝叶的树干，树皮上用剑尖刻着几个字：“华山女侠岳灵珊姑娘之墓”。

令狐冲又怔怔地掉下泪来，说道：“小师妹或许喜欢人家叫她林夫人。”盈盈道：“林平之如此无情无义，岳姑娘泉下有灵，明白了他的歹毒心肠，不会愿作林夫人了。”心道：“你不知她和林平之的夫妻有名无实，并不是什么夫妻。”

令狐冲道：“那也说得是。”只见四周山峰环抱，处身之所是在一个山谷之中，树林苍翠，遍地山花，枝头啼鸟唱和不绝，是个十分清幽的所在。盈盈道：“咱们便在这里住些时候，一面养伤，一面伴坟。”令狐冲道：“好极了。小师妹独自个在这荒野之地，她就算是鬼，也很胆小的。”盈盈听他这话甚痴，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

两人便在这翠谷之中住了下来，烤蛙摘果，倒也清静自在。令狐冲所受的只是外伤，既有恒山派的治伤灵药，兼之内功深厚，养了二十余日，伤势已痊愈了八九。盈盈每日教他奏琴，令狐冲本极聪明，潜心练习，进境也是甚速。

这日清晨起来，见岳灵珊的坟上茁发了几枚青草的嫩芽，令狐冲怔怔地瞧着这几枚草芽，心想：“小师妹坟上也生青草了。她在坟中，却又不知如何？”

忽听得背后传来几下清幽的箫声，他回过头来，只见盈盈坐在一块岩石之上，手

中持箫正自吹奏，所吹的便是《清心普善咒》。他走将过去，见那箫是根新竹，自是盈盈用剑削下竹枝，穿孔调律，制成了洞箫。他搬过瑶琴，盘膝坐下，跟着她的曲调奏了起来。渐渐地潜心曲中，更无杂念，一曲既罢，只觉精神大爽。两人相对一笑。

盈盈道：“这曲《清心普善咒》你已练得熟了，从今日起，咱们来练那《笑傲江湖曲》如何？”令狐冲道：“这曲子如此难奏，不知什么时候才跟得上你。”盈盈微笑道：“这曲子乐旨深奥，我也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但这曲子有个特异之处，似乎倘若二人同奏，互相启发，比之一人独自摸索，进步要快得多。大概曲子写聂政和他姊姊手足情深，两心相融之故。”令狐冲拍手道：“是了，当日我听衡山派刘师叔，与魔……与日月教的曲长老合奏此曲，琴箫之声共起和鸣，确是动听无比。这一首曲子，据刘师叔说，原是为琴箫合奏而作的。”盈盈道：“你抚琴，我吹箫，咱们慢慢一节一节地练下去。”令狐冲微笑道：“只可惜这是箫，不是瑟，琴瑟和谐，那就好了。”盈盈脸上一红，道：“这些日子没听你说风言风语，只道是转性了，却原来还是一般。”令狐冲做个鬼脸，知盈盈性子最是腼腆，虽然荒山空谷，孤男寡女相对，却从来不许自己言行稍有越礼，再说句笑话，只怕她要大半天不理自己，当下凑过去看她展开琴箫之谱，静心听她解释，学着奏了起来。

抚琴之道原非易事，《笑傲江湖曲》曲旨深奥，变化繁复，且琴韵为此曲主调，但令狐冲秉性聪明，既得名师指点，而当日在洛阳绿竹巷中就已起始学奏，兼之曾听过曲刘两大名家奏过，此后每逢闲日便即练习，时日既久，自有进境。此刻合奏，初时难以合拍，慢慢地终于也跟上去了，虽不能如曲刘二人之曲尽其妙，却也略有其意境韵味。此后十余日中，两人耳鬓厮磨，合奏琴箫，这青松环绕的翠谷，便是世间的洞天福地，将江湖上的刀光血影，渐渐都淡忘了。两人都觉得若能在这翠谷中偕老以终，再也不卷入武林的斗殴仇杀之中，那可比什么都快活了。

这日午后，令狐冲和盈盈合奏了大半个时辰，忽觉内息不顺，无法宁静，接连奏错了几处，心中着急，指法更加乱了。盈盈道：“你累吗？休息一会再说。”令狐冲道：“累倒不累，不知怎的，觉得有些烦躁。我去摘些桃子来，晚上再练琴。”盈盈道：“好，可别走远了。”

令狐冲知山谷东南有不少野桃树，其时桃实已熟，当下分草拂树，行出八九里，来到野桃树下，纵身摘了两枚桃子，二次纵起时又摘了三枚。眼见桃子已然熟透，树下已掉了不少，数日间便会尽数自落，在地下烂掉，便一口气摘了数十枚，心想：“我和盈盈吃了桃子后，将桃核种在山谷四周，数年后桃树成长，翠谷中桃花灿烂，那可多美？”

忽然间想起了桃谷六仙：“这山谷四周种满桃树，岂不成为桃谷？我和盈盈岂不变成了桃谷二仙？日后我和她生下六个儿子，那不是小桃谷六仙？那小桃谷六仙倘若便如那老桃谷六仙一般，说话缠夹不清，岂不糟糕？”

想到这里，正欲纵声大笑，忽听得远处树丛中簌的一声响。令狐冲立即伏低，藏身长草之中，心想：“老是吃烤蛙野果，嘴也腻了，听这声音多半是只野兽，若能捉到一只羚羊野鹿，也好叫盈盈惊喜一番。”思念未定，便听得脚步声响，竟是两个人行走之声。令狐冲吃了一惊：“这荒谷中如何有人？定是冲着盈盈和我来了。”

便在此时，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没弄错吗？岳不群那厮确会向这边来？”令狐冲惊讶更甚：“他们是追我师父来了，那是什么人？”另一个声音低沉之人道：“史香主四周都查察过了。岳不群的女儿女婿都受了伤，突然在这一带失踪，各处市镇码头、水陆两道，都不见这对小夫妇的踪迹，定是躲在这一带山谷中养伤。岳不群早晚便会寻来。”

令狐冲心中一酸，寻思：“原来他们已知小师妹受伤，却不知她已经死了，自是有不少人在寻觅她的下落，尤其是师父师娘。若不是这山谷偏僻，早就该寻到这里了。”

只听那声音苍老之人道：“若你所料不错，岳不群早晚会到此处，咱便在山谷入口处设伏。”那声音低沉之人道：“就算岳不群不来，咱们布置好了之后，也可设法引他过来。”那老者拍了两下手掌，道：“此计大妙，薛兄弟，瞧你不出，倒还是智多星呢。”那姓薛的笑道：“葛长老说得好。属下蒙你老人家提拔，你老人家有什么差遣，自当尽心竭力，报答你老的恩典。”

令狐冲心下恍然：“原来是日月教的，是盈盈的手下。最好他们走得远远的，别来骚扰我和盈盈。”又想：“此刻师父武功大进，他们人数再多，也决不是师父的敌手。师父精明机警，武林中无人能及，凭他们这点儿能耐，想要诱我师父上当，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

忽听得远处有人啪啪地击了三下手掌，那姓薛的道：“杜长老他们也到了。”葛长老也啪啪地击了三下。脚步声响，四人快步奔来，其中二人脚步沉滞，奔到近处，令狐冲听了出来，这二人抬着一件什么物事。

葛长老喜道：“杜老弟，抓到岳家小姐儿了？功劳不小哪。”一个声音洪亮之人笑道：“岳家倒是岳家的，是大小姐儿，可不是小姐儿。”葛长老“咦”了一声，显是惊喜交集，道：“怎……怎……拿到了岳不群的老婆？”

令狐冲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便欲扑出救人，但随即记起身上没带剑。他手无长剑，武功便不敌寻常高手，心下暗暗着急，只听那杜长老道：“可不是吗？”葛长老道：“岳夫人剑法了得，杜兄弟怎地将她拿到？啊，定是使了迷药。”杜长老笑道：“这婆娘失魂落魄，来到客店之中，想也不想，倒了一碗茶便喝。人家说岳不群的老婆宁中则如何了不起，却原来是草包一个。”

令狐冲心下恼怒，暗道：“我师娘听说爱女受伤失踪，数十天遍寻不获，自然心神不定，这是爱女心切，哪里是草包一个？你们辱我师娘，待会叫你们一个个都死于我剑下。”寻思：“怎能夺到一柄长剑就好了。没剑，刀也行。”

只听那葛长老道：“咱们既将岳不群的老婆拿到手，事情就十分好办了。杜兄弟，眼下之计，是如何将岳不群引来。”杜长老道：“引来之后，却又如何？”葛长老微一踌躇，道：“咱们以这婆娘作为人质，逼他弃剑投降。料那岳不群夫妻情深义重，决计不敢反抗。”杜长老道：“葛兄之言有理，就怕这岳不群心肠狠毒，夫妻间情不深，义不重，那就有点儿棘手。”葛长老道：“这个……这个……嗯，薛兄弟，你看如何？”那姓薛的道：“在两位长老之前，原挨不上属下说话……”

正说到这里，西首又有一人接连击掌三下。杜长老道：“包长老到了。”

片刻之间，两人自西如飞奔来，脚步极快。葛长老道：“莫长老也到了。”令狐冲

暗暗叫苦：“从脚步声听来，这二人似乎比这葛杜二人武功更高。我赤手空拳，如何才能救得师娘？”只听葛杜二长老齐声说道：“包莫二兄也到了，当真再好不过。”葛长老又道：“杜兄弟立了大功，拿到了岳不群的婆娘。”

一个老者喜道：“妙极，妙极！两位辛苦了。”葛长老道：“那是杜兄弟的功劳。”那老者道：“大家奉教主之命出来办事，不论是谁的功劳，都是托教主的洪福。”令狐冲听这老者的声音有些耳熟，心想：“莫非是当日在黑木崖上曾经见过的？”他运起内功，听得到各人说话，却不敢探头查看。魔教中的长老都是武功高手，自己稍一动弹，只怕便给他们查觉了。

葛长老道：“包莫二兄，我正和杜兄弟在商议，怎生才诱得岳不群到来，擒他到黑木崖去。”另一名长老道：“你们想到了什么计较？”

葛长老道：“我们一时还没想到什么良策，包莫二兄到来，定有妙计。”先一名老者说道：“五岳剑派在嵩山封禅台争夺掌门之位，岳不群刺瞎左冷禅双目，威震嵩山，五岳剑派之中，再也没人敢上台挑战。听说这人已得林家辟邪剑法的真传，非同小可，咱们须得想个万全之策，可不能小觑了他。”杜长老道：“正是。咱们四人合力齐上，虽然未必便输于他，却也没必胜把握。”莫长老道：“包兄，你胸中想已算定，便请说出来如何？”

那姓包的长老道：“我虽已想到一条计策，但平平无奇，只怕三位见笑了。”莫葛杜三长老齐道：“包兄是本教智囊，想的计策，定是好的。”包长老道：“这其实是个笨法子。咱们掘个极深的陷坑，上面铺上树枝青草，不露痕迹，然后点了这婆娘的穴道，将她放在坑边，再引岳不群到来。他见妻子倒地，自必上前相救，咕咚……扑通……啊哟，不好……”他一面说，一面打手势。三名长老和其余四人都哈哈大笑。

莫长老笑道：“包兄此计大妙。咱们自然都埋伏在旁，只等岳不群跌下陷坑，四件兵刃立即封住坑口，不让他上跃。否则这人武功高强，怕他没跌入坑底，便跃了上来。”包长老沉吟道：“但这中间尚有难处。”莫长老道：“什么难处？啊，是了，包兄怕岳不群剑法诡异，跌入陷阱之后，咱们仍封他不住？”包长老道：“莫兄料得甚是。这次教主派咱们办事，所要对付的，是个合并了五岳剑派的大高手。咱们若得为教主殉身，本来十分荣耀，只不过却损了神教与教主的威名。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既是对付伪君子，便当下些狠毒手段。看来咱们还须在陷阱之中，加上些物事。”杜长老道：“包长老之言，大合我心。这‘百花消魂散’，兄弟身边带得不少，大可尽数撒在陷阱上的树枝草叶之中。那岳不群一入陷阱，立时会深深吸一口气……”四人说到这里，又都齐声哄笑。

包长老道：“事不宜迟，便须动手。这陷阱却设在何处最好？”葛长老道：“自此向西三里，一边是参天峭壁，另一边下临深渊，唯有一条小道可行，岳不群不来则已，否则定要经过这条小道。”包长老道：“甚好，大家过去瞧瞧。”说着拔足便行，余人随后跟去。

令狐冲心道：“他们挖掘陷阱，非一时三刻之间所能办妥，我得赶快去通知盈盈，取了长剑，再来救师娘不迟。”待魔教众人走远，悄悄循原路回去。

行出数里，忽听得嗒嗒嗒的掘地之声，心想：“怎么他们是在此处掘地？”藏身树

后，探头一张，果见四名魔教的教众在弓身掘地，几个老者站在一旁。此刻相距近了，见到一个老者的侧面，心下一凛：“原来这人便是当年在杭州孤山梅庄中见过的鲍大楚。什么包长老，却是鲍长老。那日任我行在西湖脱困，第一个收服的魔教长老，便是这鲍大楚。”令狐冲曾见他出手制服黄钟公，知他武功甚高；心想师父出任五岳派掌门，摆明要跟魔教为难，魔教自不能坐视，任我行派出来对付他的，只怕尚不止这一路四个长老。只见四名教众用一对铁戟、一对钢斧，先斫松了土，再用手扒土，抄了出来，心想：“他们明明说要在那边峭壁去挖掘陷阱，却怎么改在此处？”微一凝思，已明其理：“峭壁旁都是岩石，要挖陷阱，谈何容易？”但这么一来，阻住了去路，使他没法回去取剑。眼见四人以临敌交锋用的兵刃来挖土掘地，甚是不便，陷阱非片刻间能掘成，他却又不敢离师娘太远，绕道回去取剑。

忽听葛长老笑道：“岳不群年纪已经不小，他老婆居然还这么年轻貌美。”杜长老笑道：“相貌自然不错，年轻却不见得了。我瞧早四十出头了。葛兄若有兴，待拿住了岳不群，禀明教主，便要了这婆娘如何？”葛长老笑道：“要了这婆娘，那可不敢，拿来玩玩，倒是不妨。”

令狐冲大怒，心道：“无耻狗贼，胆敢辱我师娘，待会一个个叫你们不得好死。”听葛长老笑得甚是猥亵，忍不住探头张望，只见这葛长老伸出手来，在岳夫人脸颊上拧了一把。岳夫人要穴遭点，没法反抗，一声也不能出。魔教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杜长老笑道：“葛兄这般猴急，你有没胆子就在这里玩了个婆娘？”令狐冲怒不可遏，这姓葛的倘真对师娘无礼，尽管自己手中无剑，也要跟这些魔教奸人拚个死活。

只听葛长老淫笑道：“玩这婆娘，有什么不敢？但若坏了教主大事，老葛便有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砍。”鲍大楚冷冷地道：“如此最好。葛兄弟、杜兄弟，你两位轻功好，便去引那岳不群到来，预计再过一个时辰，这里一切便可布置就绪。”葛杜二老齐声道：“是！”纵身向北而去。

二人去后，空谷之中便听得挖地之声，偶尔莫长老指挥几句。令狐冲躲在草丛之中，大气也不敢透，心想：“我这么久没回，盈盈定然挂念，必会出来寻我。她听到掘地声，过来察看，自会救我师娘。这些魔教中的长老见到任大小姐到来，怎敢违抗？冲着任教主、向大哥和盈盈的面子，我能不与魔教人众动手，自再好不过。”想到此处，反觉等得越久越好，那好色的葛长老既已离去，师娘已无受辱之虞。

耳听得众人终于掘好陷阱，放入柴草，撒了迷魂毒药，再在陷阱上盖以乱草，鲍大楚等六人分别躲入旁边的草丛，静候岳不群到来。令狐冲轻轻拾起一块大石头，拿在手里，心道：“等得师父过来，倘若走近陷阱，我便将石头投上陷阱口上柴草。石头落入陷阱，师父一见，自然警觉。”

其时已是初夏，幽谷中蝉声此起彼伏，偶有小鸟飞鸣而过，此外更无别般声音。令狐冲将呼吸压得极缓极轻，倾听岳不群和葛杜二长老的脚步声。

过了半个多时辰，忽听得远处一个女子声音“啊”的一声叫，正是盈盈，令狐冲心道：“盈盈已发现外人到来。不知她见到了我师父，还是葛杜二长老？”跟着听得脚步声响，两人一前一后，疾奔而来，听得盈盈不住叫唤：“冲哥，冲哥，你师父要杀你，千万不可出来。”令狐冲大吃一惊：“师父为什么要杀我？”

只听盈盈又叫：“冲哥快走，你师父要杀你。”她全力呼唤，显是要令狐冲闻声远走。叫唤声中，只见她头发散乱，手提长剑，快步奔来，岳不群空着双手，在后追赶。

眼见盈盈再奔得十余步，便会踏入陷阱，令狐冲和鲍大楚等均十分焦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岳不群电闪而出，左手拿住了盈盈后心，右手随即抓住她双手手腕，将她双臂反在背后。盈盈登时动弹不得，手一松，长剑落地。岳不群这一下出手快极，令狐冲和鲍大楚固不及救援，盈盈本来武功也是甚高，竟无闪避抗拒之能，一招间便给他擒住。

令狐冲大惊，险些叫出声来。盈盈仍在叫唤：“冲哥快走，你师父要杀你！”令狐冲热泪涌入眼眶，心想：“她只顾念我的危险，全不念及自己。”

岳不群左手一松，随即伸指在盈盈背上点了几下，封了她穴道，放开右手，让她委顿在地。便在此时，他一眼见到岳夫人躺在地下，全不动弹，岳不群吃了一惊，但立时料到左近定然隐伏重大危险，并不立即走到妻子身边，只不动声色地四下察看，一时不见异状，便淡淡地道：“任大小姐，令狐冲这恶贼杀我爱女，你也有一份吗？”

令狐冲又大吃一惊：“师父说我杀了小师妹，这话从哪里说起？”

盈盈道：“你女儿是林平之杀的，跟令狐冲有什么相干？你口口声声说令狐冲杀了你女儿，当真冤枉好人。”岳不群哈哈一笑，道：“林平之是我女婿，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新婚燕尔，何等恩爱，岂有杀妻之理？”盈盈道：“林平之投靠嵩山派，为了取信于左冷禅，表明与你势不两立，因此将你女儿杀了。”

岳不群又哈哈一笑，说道：“胡说八道。嵩山派？这世上还有什么嵩山派？嵩山一派早已并入了五岳派。武林之中，嵩山派已然除名，林平之又怎能去投靠嵩山派？再说，左冷禅是我属下，林平之又不是不知。他不追随身为五岳派掌门的岳父，却去投靠一个瞎了双眼、自身难保的左冷禅，天下再蠢的傻子，也不会干这等笨事。”

盈盈道：“你不信，那也由得你。你找到了林平之，自己问他好了。”

岳不群语音突转严峻，说道：“眼前我要找的不是林平之，而是令狐冲。江湖上人人都道，令狐冲对我女儿非礼，我女儿力拒淫贼，遭杀身亡。你编了一大篇谎话出来，为令狐冲隐瞒，显是与他狼狈为奸。”盈盈哼了一声，嘿嘿几下冷笑。岳不群道：“任大小姐，令尊是日月教教主，我对你本来不会为难，但为了逼迫令狐冲出来，说不得，只好在你身上加一点儿小小刑罚。我要先斩去你左手手掌，然后斩去你右手手掌，下一步是斩去你的左脚，再斩去你的右脚。令狐冲这恶贼若还有半点良心，便该现身。”盈盈大声道：“料你也不敢，你动了我身上一根头发，我爹爹将你五岳派杀得鸡犬不留。”

岳不群笑道：“我不敢吗？”说着从腰间剑鞘中慢慢抽出长剑。

令狐冲再也忍耐不住，从草丛中冲了出来，叫道：“师父，令狐冲在这里！”

盈盈“啊”的一声，忙道：“快走，快走！他不敢伤我的。”

令狐冲摇了摇头，走近几步，说道：“师父……”岳不群厉声道：“小贼，你还有脸叫我‘师父’？”令狐冲目中含泪，双膝跪地，颤声道：“皇天在上，令狐冲对岳姑娘向来敬重，决不敢对她有分毫无礼。令狐冲受你夫妇养育的大恩，你要杀我，动手好了！”

盈盈大急，叫道：“冲哥，这人半男半女，早已失了人性，你还不快走！”

岳不群脸上蓦地现出一股凌厉杀气，转向盈盈，厉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盈盈道：“你为了练辟邪剑法，自……自……自己搅得半死半活，早已如鬼怪一般。冲哥，你记得东方不败么？他们都是疯子，你别当他们是常人。”她只盼令狐冲赶快逃走，明知这么说，岳不群定然放不过自己，却也顾不得了。

岳不群冷冷地道：“你这些怪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盈盈道：“是林平之亲口说的。你偷了林平之的《辟邪剑谱》，你当他不知么？你将那件袈裟投入峡谷，那时候林平之躲在你窗外，伸手捡了去，因此他……他也练成了辟邪剑法，若非如此，他怎能杀得了木高峰和余沧海？他自己怎样练成辟邪剑法，自然知道你是怎样练成的。冲哥，你听这岳不群说话的声音，就像女子一般。他……他和东方不败一样，早已失却常性了。”她曾听到林平之和岳灵珊在大车中的说话，令狐冲却没听到。她知令狐冲始终敬爱师父，不愿更增他心中难过，这番话又十分不便出口，是以数月来一直不提。但此刻事机紧迫，只好抖露出来，要令狐冲知道，眼前的人并不是什么武林中的宗师掌门，不过是个失却常性的怪人，与疯子岂可讲什么恩义交情？

岳不群目光中杀气大盛，恶狠狠地道：“任大小姐，我本想留你一条性命，但你说话如此胡闹，却容你不得了。这是你自取其死，可别怪我。”

盈盈叫道：“冲哥，快走，快走！”

令狐冲知师父出手快极，长剑一颤之下，盈盈便没了性命，眼见岳不群长剑提起，作势便欲刺出，大叫：“你要杀人，便来杀我，休得伤她。”

岳不群转过头来，冷笑道：“你学得一点三脚猫的剑法，便以为能横行江湖么？拾起剑来，叫你死得心服。”令狐冲道：“万万不敢……不敢与师……与你动手。”岳不群大声道：“到得今日，你还装腔作势干什么？那日在黄河舟中、五霸冈上，你勾结一帮旁门左道，故意削我面子，其时我便已决意杀你，隐忍至今，已便宜了你。在福州你落入我手中，若不是碍着我夫人，早叫你这小贼见阎王去了。当日一念之差，反让我女儿命丧于你这淫贼之手。”令狐冲急得只叫：“我没有……我没有……”

岳不群怒喝：“拾起剑来！你只要能胜得我手中长剑，便可立时杀我，否则我也决不饶你。这魔教妖女口出胡言，我先废了她！”说着举剑便往盈盈颈中斩落。

令狐冲左手一直拿着一块石头，本意是要用来相救岳不群，免他落入陷阱，此时无暇多想，立时掷出石头，往岳不群胸口投去。岳不群侧身避开。令狐冲着地一滚，拾起盈盈掉在地下的长剑，挺剑刺向岳不群的左腋。倘若岳不群这一剑是刺向令狐冲，他便束手就戮，并不招架，但岳不群听得盈盈揭破自己秘密，惊怒之下，这剑竟向她斩落，令狐冲不能不救。岳不群挡了三剑，退开两步，心下暗惊，适才挡这三招，已震得他手臂隐隐发麻。当日师徒二人曾在少林寺中拆到千招以上，令狐冲剑上始终没催动内力，此刻事急，这三剑却没再容让。

令狐冲一逼开岳不群，反手便去解盈盈的穴道。盈盈叫道：“别管我，小心！”白光一闪，岳不群长剑刺到。令狐冲见过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三人的武功，知对方出手如鬼如魅，迅捷绝伦，待得看清楚来招破绽，自身早已中剑，当下长剑反挑，

疾刺岳不群小腹。

岳不群双足一弹，向后反跃，骂道：“好狠的小贼！”其实岳不群虽将令狐冲自幼抚养长大，竟不明白他的为人，倘若他不理令狐冲的反击，适才这一剑直刺到底，已取了令狐冲性命。令狐冲使的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打法，实则他决不会真的一剑刺入师父小腹。岳不群以己之心度人，立即跃开，失却了一个伤敌的良机。

岳不群数招不胜，出剑更快，令狐冲打起精神，与之周旋。初时他尚想倘若败在师父手下，自己死了固不足惜，但盈盈也必为他所杀，而且盈盈出言伤他，死前定遭惨酷折磨，是以奋力酣斗，一番心意，全是为了回护盈盈。拆到数十招后，岳不群变招繁复，令狐冲凝神接战，渐渐的心中一片空明，眼光所注，只是对方长剑的一点剑尖。独孤九剑，敌强愈强。那日在西湖湖底囚室与任我行比剑，任我行武功之高，世所罕有，但不论他剑招如何腾挪变化，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之中，定有相应的招式随机衍生，或守或攻，与之针锋相对。此时令狐冲已学得吸星大法，内力比之当日湖底比剑又已大进。岳不群所学的辟邪剑法剑招虽然怪异，毕竟修习的时日甚浅，远不及令狐冲研习独孤九剑之久，与东方不败之所学相比，更加不如了。

斗到一百五十六招后，令狐冲出剑已毫不思索，而以岳不群剑招之快，令狐冲亦全无思索余裕。林家辟邪剑法虽号称七十二招，但每一招各有数十着变化，一经推衍，变化繁复之极。换作旁人与之对剑，纵不头晕眼花，也必为这万花筒般的剑法所迷，无所措手。但令狐冲所学的独孤九剑全无招数可言，随敌招之来而自然应接。敌手若只一招，他也只一招，敌手有千招万招，他也有千招万招。

然在岳不群眼中看来，对方剑法之繁更远胜于己，只怕再斗三日三夜，也仍有新招出来，想到此处，不由得暗生怯意，又想：“任家这妖女揭破了我练剑的秘密，今日若不杀得此二人，此事传入江湖，我焉有脸面再做五岳派掌门？已往种种筹谋，尽数付于流水了。但林平之这小贼既对任家妖女说了，又怎不对别人说，这……这可……”心下焦急，剑招更加狠了。他焦虑之意既起，剑招便略有窒碍。辟邪剑法原是以快取胜，百余招急攻未能奏效，剑法上的锐气已不免顿挫，再加心神微分，剑上威力便即大减。

令狐冲心念一动，已瞧出了对方剑法中的破绽所在。

独孤九剑的要旨，在于看出敌手武功中的破绽，不论是拳脚刀剑，任何招式之中必有破绽，由此乘虚而入，一击取胜。那日在黑木崖上与东方不败相斗，东方不败只握一枚绣花针，可是身如电闪，快得无与伦比，虽身法与招数之中仍有破绽，但这破绽瞬息即逝，待得见到破绽，破绽已不知去向，决计无法批亢捣虚，攻敌之弱。是以合令狐冲、任我行、向问天、上官云四大高手之力，没法胜得了一枚绣花针。令狐冲此后见到岳不群与左冷禅在封禅台上相斗，林平之与木高峰、余沧海、青城群弟子相斗。他这些日子来苦思破解这剑招之法，总有一不可解的难题，那便是对方剑招太快，破绽一现即逝，难加攻击。

此刻堪堪与岳不群斗到将近二百招，见他一剑挥来，右腋下露出破绽。岳不群这一招先前已经使过，本来以他剑招变化之复杂，二百招内不该重复，但毕竟重复了一次，数招之后，岳不群长剑横削，左腰间露出破绽，这一招又是重复使出。

陡然之间，令狐冲心中灵光连闪：“他这辟邪剑法于极快之际，破绽便不成其为破绽。然而剑招中虽无破绽，剑法中的破绽却终于给我找到了。这破绽便是剑招不免重复。”

天下任何剑法，不论如何繁复多变，终有使完之时，倘若仍不能克敌制胜，那么先前使过的剑招自不免再使一次。不过一般名家高手，所精的剑法总有十路八路，每路数十招，招招有变，极少有使到千余招后仍未分胜败的。岳不群所会的剑法虽众，但师徒俩所学一脉相承，又知令狐冲的剑法实在太强，除了辟邪剑法，决无别的剑法能胜得了他。他数招重复，令狐冲便已想到了取胜之机，心下暗喜。

岳不群见到他嘴角边忽露微笑，暗暗吃惊：“这小贼为什么要笑？难道他已有胜我的法子？”当下潜运内力，忽进忽退，绕着令狐冲身子乱转，剑招如狂风骤雨一般，越来越快。

盈盈躺在地下，连岳不群的身影也瞧不清楚，只看得头晕眼花，胸口烦恶，只欲作呕。

又斗得三十余招后，岳不群左手前指，右手一缩，令狐冲知他那一招要第三次使出。其时久斗之下，令狐冲新伤初愈，已感神困力倦，情知局势凶险无比，在岳不群这如雷震、如电闪的快招急攻之下，只要稍有疏虞，自己固然送了性命，更让盈盈大受荼毒，是以一见他这一招又将使出，立即长剑一送，看准了对方右腋，斜斜刺去，剑尖所指，正是这一招破绽所在。那正是料敌机先、制敌之虚。

岳不群这一招虽快，但令狐冲一剑抢在头里，辟邪剑法尚未变招，对方剑招已刺到腋下，挡无可挡，避无可避，岳不群一声尖叫，声音中充满了又惊又怒、又无奈又绝望之意。

令狐冲剑尖刺到对方腋下，猛然听到他这一下尖锐的叫喊，立时惊觉：“我可斗得昏了，他是师父，如何可以伤他？”当即凝剑不发，说道：“胜败已分，咱们快救了师娘，这就……这就分手了吧！”

岳不群脸如死灰，缓缓点头，说道：“好！我认输了。”

令狐冲抛下长剑，回头去看盈盈。突然之间，岳不群一声大喝，长剑电闪而前，直刺令狐冲左腰。令狐冲大骇之下，忙伸手去拾长剑，哪里还来得及，噗的一声，剑尖已刺中他后腰。幸好令狐冲内力深厚，剑尖及体时肌肉自然而然地一弹，将剑尖滑得偏了，剑锋斜入，没伤到要害。

岳不群大喜，拔出剑来，跟着又一剑斩下，令狐冲忙滚开数尺。岳不群抢上来挥剑猛斫，令狐冲危急中一滚，当的一声，剑锋砍落在地，与他脑袋相去不过数寸。

岳不群提起长剑，一声狞笑，长剑高高举起，抢上一步，正待这一剑便将令狐冲脑袋砍落，陡然间足底空了，身子直向地底陷落。他大吃一惊，忙吸一口气，右足着地，待欲纵起，刹那间天旋地转，已人事不知，腾的一声，落入了陷阱。

令狐冲死里逃生，左手按着后腰伤口，挣扎着坐起。

只听得草丛中有数人同时叫道：“大小姐！圣姑！”几个人奔了出来，正是鲍大楚、莫长老等六人。鲍大楚先抢到陷阱之旁，屏住呼吸，倒转刀柄，在岳不群头顶重重一击，就算他内力了得，迷药迷他不久，这一击也当令他昏迷半天。

令狐冲忙抢到盈盈身边，问道：“他……他封了你哪几处穴道？”盈盈道：“你……你……不碍事么？”她惊骇之下，说话颤抖，难以自制，只听到牙关相击，格格做声。令狐冲道：“死不了，别……别怕。”盈盈大声道：“将这恶贼斩了！”鲍大楚应道：“是！”令狐冲忙道：“别伤他性命！”盈盈见他情急，便道：“好，那么快……快擒住他。”她不知陷阱中已布有迷药，只怕岳不群又再纵上，各人不是他对手。

鲍大楚道：“遵命！”他决不敢说这陷阱是自己所掘，自己六人早就躲在一旁，否则何以大小姐为岳不群所困之时，各人贪生怕死，竟不出来相救，此事追究起来，势将担当老大干系，只好假装是刚于此时恰好赶到。他伸手揪住岳不群的后领提起，出手如风，连点他身上十二处大穴，又取出绳索，将他手足紧紧绑缚。迷药、击头、点穴、捆绑，四道束缚之下，岳不群本领再大，也难逃脱了。

令狐冲和盈盈凝眸相对，如在梦寐。隔了好久，盈盈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令狐冲伸过手去，搂住了她，这番死里逃生，只觉人生从未如此之美，问明了她受封穴道的所在，为她解开，一眼瞥见师娘仍躺在地上，叫声：“啊哟！”忙抢过去扶起，解开她穴道，叫道：“师娘，多有得罪。”

适才一切情形，岳夫人都清清楚楚地瞧在眼里，她深知令狐冲的为人，对岳灵珊自来敬爱有加，当她犹似天上神仙一般，决不敢有丝毫得罪，连一句重话也不会对她说，若说为她舍命，倒毫不稀奇，至于什么逼奸不遂、将之杀害，简直荒谬绝伦。何况眼见他和盈盈如此情义深重，岂能更有异动？他出剑制住丈夫，忍手不杀，而丈夫却对他忽施毒手，如此卑鄙行径，纵是旁门左道之士亦不屑为，堂堂五岳派掌门竟出此手段，当真令人齿冷，刹那间万念俱灰，淡淡问道：“冲儿，珊儿真是给林平之害死的？”

令狐冲心中一酸，泪水滚滚而下，哽咽道：“弟子……我……我……”岳夫人道：“他不当你是弟子，我却仍当你是弟子。只要你喜欢，我仍是你师娘。”令狐冲心中感激，拜伏在地，叫道：“师娘！师娘！”岳夫人抚摸他头发，眼泪也流了下来，缓缓地道：“那么这位任大小姐所说不错，林平之也学了辟邪剑法，去投靠左冷禅，因此害死了珊儿？”令狐冲道：“正是。”

岳夫人哽咽道：“你转过身来，我看看你的伤口。”令狐冲应道：“是。”转过身来。岳夫人撕破他背上衣衫，点了他伤口四周的穴道，说道：“恒山派的伤药，你还有么？”令狐冲道：“有的。”盈盈到他怀中摸了出来，交给岳夫人。岳夫人揩拭了他伤口血迹，敷上伤药，从怀中取出一条洁白的手巾，按在他伤口上，又在自己裙子上撕下布条，给他包扎好了。令狐冲向来当岳夫人是母亲，见她如此对待自己，心下大慰，竟忘了创口疼痛。

岳夫人道：“将来杀林平之为珊儿报仇，这件事，自然是你去办了。”令狐冲垂泪道：“小师妹……小师妹……临终之时，求孩儿照料林平之。孩儿不忍伤她之心，已答允了她。这件事……这件事可真为难得紧。”岳夫人长长叹了口气，道：“冤孽！冤孽！”又道：“冲儿，你以后对人，不可心地太好了！”

令狐冲道：“是！”突觉后颈中有热热的液汁流下，回过头来，只见岳夫人脸色惨白，吃了一惊，叫道：“师娘，师娘！”忙站起身来扶住岳夫人时，只见她胸前插了一

柄匕首，对准心脏刺入，已然气绝毙命。令狐冲惊得呆了，张嘴大叫，却一点声音也叫不出来。

盈盈也惊骇无已，毕竟她对岳夫人并无情谊，只惊讶悼惜，并不伤心，当即扶住了令狐冲，过了好一会，令狐冲才哭出声来。

鲍大楚见他二人少年情侣，遭际大故，自有许多情话要说，不敢在旁打扰，又怕盈盈追问这陷阱的由来，六人须得商量好一番瞒骗她的言词，当下提起了岳不群，和莫长老等远远退开。

令狐冲道：“他……他们要拿我师父怎样？”盈盈道：“你还叫他师父？”令狐冲道：“唉，叫惯了。师娘为什么要自尽？她为……为什么要自杀？”盈盈恨恨地道：“自然是为了岳不群这奸人了。嫁了这样卑鄙无耻的丈夫，若不杀他，只好自杀。咱们快杀了岳不群，给你师娘报仇。”

令狐冲踌躇道：“你说要杀了他？他终究曾经是我师父，养育过我。”盈盈道：“他虽是你师父，曾对你有养育之恩，但他数度想害你，恩仇早已一笔勾销。你师娘对你的恩义，你却未报。你师娘难道不是死在他的手中吗？”令狐冲叹了口气，凄然道：“师娘的大恩，那是终身难报的了。就算岳不群和我之间恩仇已了，我总不能杀他。”

盈盈道：“没人要你动手。”提高嗓子，叫道：“鲍长老！”

鲍大楚大声答应：“是，大小姐。”和莫长老等过来。盈盈道：“是我爹爹差你们出来办事的吗？”鲍大楚垂手道：“是，教主令旨，命属下同葛、杜、莫三位长老，带领十名兄弟，设法捉拿岳不群回坛。”盈盈道：“葛杜二人呢？”鲍大楚道：“他们于两个多时辰之前，出去诱引岳不群到来，至今未见，只怕……只怕……”盈盈道：“你去搜一搜岳不群身上。”鲍大楚应道：“是！”过去搜检。

他从岳不群怀中取出一面锦旗，那是五岳剑派的盟旗，十几两金银，另有两块铜牌。鲍大楚声音愤激，大声道：“启禀大小姐：葛杜二长老果然已遭了这厮毒手，这是二位长老的教牌。”说着提起脚来，在岳不群腰间重重踢了一脚。

令狐冲大声道：“不可伤他。”鲍大楚恭恭敬敬地应道：“是。”

盈盈道：“拿些冷水来，浇醒了他。”莫长老取过腰间水壶，打开壶塞，将冷水淋在岳不群头上。过了一会，岳不群呻吟一声，睁开眼来，只觉头顶和腰间剧痛，又呻吟了一声。

盈盈问道：“姓岳的，本教葛杜二长老，是你杀的？”鲍大楚拿着那两块铜牌，在手中抛了几抛，铮铮有声。

岳不群料知不幸，骂道：“是我杀的。魔教邪徒，人人得而诛之。”鲍大楚本欲再踢，但想令狐冲跟教主交情极深，又是大小姐的未来夫婿，他说过“不可伤他”，便不敢违命。盈盈冷笑道：“你自负是正教掌门，可是干出来的事，比我们日月神教教下邪恶百倍，还有脸来骂我们是邪徒。连你夫人也对你痛心疾首，宁可自杀，也不愿再和你做夫妻，你还有脸活在世上吗？”岳不群骂道：“小妖女胡说八道！我夫人明明是给你们害死的，却来诬赖，说她是自杀。”

盈盈道：“冲哥，你听他的话，可有多无耻。”令狐冲嗫嚅道：“盈盈，我想求你一件事。”盈盈道：“你要我放他？只怕是缚虎容易纵虎难。此人心计险恶，武功高强，

日后再找上你，咱们未必再有今日这般幸运。”令狐冲道：“今日放他，我和他师徒之情已绝。他的剑法我已全盘了然于胸，他胆敢再找上来，我叫他决计讨不了好去。”

盈盈明知令狐冲决不容自己杀他，只要令狐冲此后不再顾念旧情，对岳不群也就无所畏惧，说道：“好，今日咱们就饶他一命。鲍长老、莫长老，你们到江湖之上，将咱们如何饶了岳不群之事四处传播。又说岳不群为了练那邪恶剑法，自残肢体，不男不女，好叫天下英雄众所周知。”鲍大楚和莫长老同声答应。

岳不群脸如死灰，双眼中闪动恶毒光芒，但想到终于留下了一条性命，眼神中也混和着几分喜色。

盈盈道：“你恨我，难道我就怕了？”长剑几挥，割断了绑缚住他的绳索，走近身去，解开了他背上一处穴道，右手手掌按在他嘴上，左手在他后脑一拍。岳不群口一张，只觉嘴里已多了一枚丸药，同时觉得盈盈右手两指已捏住了自己鼻孔，登时气为之窒。

盈盈为岳不群割断绑缚、解开他身上受封穴道之时，背向令狐冲，遮住了他眼光，以丸药塞入岳不群口中，令狐冲也就没瞧见，只道她看在自己份上放了师父，心下甚慰。

岳不群鼻孔阻塞，张嘴吸气，盈盈手上劲力一送，登时将那丸药顺着气流送入他腹中。

岳不群一吞入这枚丸药，只吓得魂不附体，料想这是魔教中最厉害的“三尸脑神丹”，早就听人说过，服了这丹药后，每年端午节必须服食解药，以制住丹中所裹尸虫，否则尸虫脱困而钻入脑中，嚼食脑髓，痛楚固不必言，且狂性大发，连疯狗也有所不如。饶是他足智多谋，临危不乱，此刻身当此境，却也汗出如浆，脸如土色。

盈盈站直身子，说道：“冲哥，他们下手太重，这穴道点得很劲，余下两处穴道，稍待片刻再解，免得他难以抵受。”令狐冲道：“多谢你了。”盈盈嫣然一笑，心道：“我暗中做了手脚，虽是骗你，却是为了你好。”过了一会，料知岳不群肠中丸药渐化，已没法运功吐出，这才再为他解开余下的两处穴道，俯身在他身边低声道：“每年端午节之前，你上黑木崖来，我有解药给你。”

岳不群听了这句话，确知适才所服当真是“三尸脑神丹”了，不由得全身发抖，颤声道：“这……这是三尸……三尸……”

盈盈格格一笑，大声道：“不错，恭喜阁下。这等灵丹妙药，制炼极为不易，我教下只有身居高位、武功超卓的头号人物，才有资格服食。鲍长老，是不是？”

鲍大楚躬身道：“谢教主的恩典，这神丹曾赐属下服过。属下忠心不贰，奉命唯谨，服了神丹后，教主信任有加，实有说不尽的好处。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令狐冲吃了一惊，问道：“你给我师……给他服了三尸脑神丹？”

盈盈笑道：“是他自己忙不迭地张口吞食的，多半他肚子饿得狠了，什么东西都吃。岳不群，以后你出力保护冲哥和我的性命，于你大为有益。”

岳不群心下恨极，但想：“倘若这妖女遭逢意外，给人害死，我……我可就惨了。甚至她性命还在，受了重伤，端午节之前不能回到黑木崖，我又到哪里去找她？又或者她根本就不想给我解药……”想到这里，忍不住全身发抖，虽一身神功，竟难以镇

定。

令狐冲叹了口气，心想盈盈出身魔教，行事果然带着三分邪气，但此举实是为自己着想，可也怪不得她。

盈盈向鲍大楚道：“鲍长老，你去回禀教主，说道五岳派掌门岳先生已诚心归服我教，服了教主的神丹，再也不会反叛。”鲍大楚先前见令狐冲定要释放岳不群，正自发愁，生怕回归总坛之后教主怪责，待见岳不群被逼服食“三尸脑神丹”，登时大喜，当下喜滋滋地应道：“全仗大小姐主持，方得大功告成，教主他老人家必定十分欢喜。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盈盈道：“岳先生既归我教，那么于他名誉有损之事，外边也不能提了。他服食神丹之事，更半句不可泄漏。此人在武林中位望极高，智计过人，武功了得，教主必有重用他之处。”鲍大楚应道：“是，谨遵大小姐吩咐。”

令狐冲见到岳不群这等狼狈的模样，不禁恻然，虽他此番意欲相害，下手狠辣，但过去二十年中，自己自幼至长，皆由他和师娘养育成人，自己一直当他是父亲一般，突然间反脸成仇，心中甚为难过，要想说几句话相慰，喉头便如哽住了一般，竟说不出来。

盈盈道：“鲍长老、莫长老，两位回到黑木崖上，请替我问爹爹安好，问问叔叔好，待得……待得他……他令狐公子伤愈，我们便回总坛来见爹爹。”

倘若换作了另一位姑娘，鲍大楚定要说：“盼公子早日康复，和大小姐回黑木崖来，大伙儿好尽早讨一杯喜酒喝。”对于年少情侣，此等言语极为讨好，但对盈盈，他却哪里敢说这种话？向二人正眼也不敢瞧上一眼，低头躬身，板起了脸，唯唯答应，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气，生怕盈盈疑心他腹中偷笑。这位姑娘为了怕人嘲笑她和令狐冲相爱，曾令不少江湖豪客受累无穷，那是武林中众所周知之事。他不敢多耽，当即向盈盈和令狐冲告辞，带同众人而去，告别之时，对令狐冲的礼貌比之对盈盈尤更敬重了三分。他老于江湖，历练人情，知道越对令狐冲礼敬有加，盈盈越欢喜。

盈盈见岳不群木然而立，说道：“岳先生，你也可以去了。尊夫人的遗体，你带去华山安葬吗？”岳不群摇了摇头，道：“相烦二位，便将她葬在小山之旁吧！”说着竟不向二人再看一眼，快步而去，顷刻间已在树丛之后隐没，身法之快，实所罕见。

黄昏时分，令狐冲和盈盈将岳夫人的遗体在岳灵珊墓旁葬了，令狐冲又大哭了一场。

次日清晨，盈盈问道：“冲哥，你伤口怎样？”令狐冲道：“这一次伤势不重，不用担心。”盈盈道：“那就好了。咱俩住在这里，已为人所知。我想等你休息几天，咱们换一个地方。”令狐冲道：“那也好。小师妹有妈妈相伴，也不怕了。”心下酸楚，叹道：“我师父一生正直，为了练这邪门剑法，竟致性情大变。”

盈盈摇头道：“那也未必。当日他派你小师妹和劳德诺到福州去开小酒店，想谋取《辟邪剑谱》，就不见得是君子之所为。”令狐冲默然，这件事他心中早就曾隐隐约约地想到过，却从来不敢好好地想一想。

盈盈又道：“这其实不是辟邪剑法，该叫做‘邪门剑法’才对。这剑谱流传江湖，遗害无穷。岳不群还活在世上，林平之心中也记着一部，不过我猜想，他不会全本背给左冷禅和劳德诺听。林平之这小子心计甚深，岂肯心甘情愿地将这剑谱给人？”令

狐冲道：“左冷禅和林平之的眼睛都盲了，劳德诺却眼睛不瞎，占了便宜。这三人都十分聪明深沉，聚在一起，勾心斗角，不知结果如何。以二对一，林平之怕要吃亏。”

盈盈道：“你真要想法子保护林平之吗？”令狐冲瞧着岳灵珊的墓，说道：“我实不该答允小师妹去保护林平之。这人猪狗不如，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如何又能去帮他？只是我答允了小师妹，倘若食言，她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盈盈道：“她活在世上之时，不知道谁真的对她好，死后有灵，应该懂了。她不会再要你去保护林平之的！”

令狐冲摇头道：“那也难说。小师妹对林平之一往情深，明知他对自己存心加害，却也不忍他身遭灾祸。”

盈盈心想：“这倒不错，换作了我，不管你待我如何，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待你好。”

令狐冲在山谷中又将养了十余日，新伤已大好了，说道须到恒山一行，将掌门之位传给仪清，此后心无挂碍，便可和盈盈浪迹天涯，择地隐居。

盈盈道：“那林平之的事，你又如何向你过世的小师妹交代？”令狐冲摇头道：“这是我最头痛的事，你最好别提，待我见机行事便是。”盈盈微微一笑，不再说了。

两人在两座墓前行了礼，相偕离去。

三十七 迫娶

令狐冲和盈盈出得山谷，行了半日，来到一处市镇，到一家面店吃面。

令狐冲筷子上挑起长长几根面条，笑吟吟地道：“我跟你还没拜堂成亲……”盈盈羞得满脸通红，嗔道：“谁跟你拜堂成亲了？”令狐冲微笑道：“将来总是要成亲的。你如不愿，我捉住了你拜堂。”盈盈似笑非笑地道：“在山谷中倒是乖乖的，一出来就来说这些不正经的疯话。”令狐冲笑道：“终身大事，最正经不过。盈盈，那日在山谷之中，我忽然想起，日后和你做了夫妻，不知生几个儿子好。”盈盈站起身来，秀眉微蹙，道：“你再说这些话，我不跟你一起去恒山啦。”令狐冲笑道：“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因为那山谷中有许多桃树，倒像是个桃谷，要是有六个小鬼在其间鬼混，岂不是变了小桃谷六仙？”

盈盈坐了下来，问道：“哪里来六个小鬼？”一语出口，便即省悟，白了令狐冲一眼，低头吃面，心中却甚甜蜜。

令狐冲道：“我和你同上恒山，有些心地龌龊之徒，还以为我和你已成夫妻，在他自己的脏肚子里胡说八道，只怕你不高兴。”这一言说中了盈盈的心事，道：“正是。好在我现下跟你都穿了乡下庄稼人的衣衫，旁人未必认得出。”令狐冲道：“你这般花容月貌，不论如何改扮，总是惊世骇俗。旁人一见，心下暗暗喝彩：‘嘿，好一个美貌乡下大姑娘，怎地跟着这一个傻不楞登的臭小子，岂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待得仔细多看上几眼，不免认出这朵鲜花原来是日月神教的任大小姐，这堆牛粪呢，自然是大蒙任小姐垂青的令狐冲了。”盈盈笑道：“阁下大可不用如此谦虚。”

令狐冲道：“我想，咱们这次去恒山，我先乔装成个毫不起眼之人，暗中察看。如果太平无事，我便独自现身，将掌门之位传了给人，然后和你在什么秘密地方相会，一同下山，神不知，鬼不觉，岂不是好？”

盈盈听他这么说，知他是体贴自己，甚是欢喜，笑道：“那好极了，不过你上恒山去，尤其是去见那些师太们，最好自己剃光了头，也扮成个师太，旁人才不起疑。冲哥，来，我就给你乔装改扮，你扮成个小尼姑，只怕倒也俊俏得紧。”令狐冲连连摆手，道：“不成，不成。一见尼姑，逢赌必输。令狐冲扮成尼姑，今后可倒足了大霉，那决计不成。”盈盈笑道：“你只要不照镜子，便自己瞧不见自己。大丈夫能屈能伸，既上恒山，尼姑总是要见的，却偏有这许多忌讳。我非剃光你的头不可。”

令狐冲笑道：“扮尼姑倒也不必了，但要上见性峰，扮女人却势在必行。只是我一开口说话，就给听出来是男人。我倒有个计较，你可记得恒山磁窑口翠屏山悬空寺中的一个人吗？”盈盈一沉吟，拍手道：“妙极，妙极！悬空寺中有个又聋又哑的仆妇，

咱们在悬空寺上打得天翻地覆，她半点也听不到。问她什么，她只呆呆的地瞧着你。你想扮成这人？”令狐冲道：“正是。”盈盈笑道：“好，咱们去买衣衫，就给你乔装改扮。”

盈盈解开了令狐冲的长发，细心梳了个髻，插上根荆钗，再让他换上农妇装束，宛然便是个女子，再在脸上涂上黄粉，画上七八粒黑痣，右腮边贴了块膏药。令狐冲对镜一看，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盈盈笑道：“外形是像了，神气却还不似，须得装作痴痴呆呆、笨头笨脑的模样。”令狐冲笑道：“痴痴呆呆的神气最容易不过，那压根儿不用装，笨头笨脑原是令狐冲的本色。”盈盈道：“最要紧的是，旁人倘若突然在你身后大声吓你，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一路之上，令狐冲便装作那个又聋又哑的仆妇，先行练习起来。二人不再投宿客店，只在破庙野祠中住宿。盈盈时时在他身后突发大声，令狐冲竟充耳不闻。不一日，到了恒山脚下，约定三日后在悬空寺畔聚头。令狐冲独自上见性峰去，盈盈便在附近游山玩水。

到得见性峰峰顶，已是黄昏时分，令狐冲寻思：“我若径行入庵，仪清、郑萼、仪琳师妹她们心细的人多，察看之下，不免犯疑。我还是暗中窥探的好。”当下找个荒僻的山洞睡了一觉，醒来时月已天中，这才奔往见性峰主庵无色庵。

刚走近主庵，便听得铮铮铮数下长剑互击之声，令狐冲心中一动：“怎么来了敌人？”一摸身边暗藏的短剑，纵身向剑声处奔去。兵刃撞击声从无色庵旁十余丈外的一间瓦屋中发出，瓦屋窗中透出灯光。令狐冲奔到屋旁，但听兵刃撞击声更加密了，凑眼从窗缝中一张，登时放心，原来是仪和与仪琳两师姊妹正在练剑，仪清和郑萼二人站着观看。

仪和与仪琳所使的，正是自己先前所授、学自华山思过崖后洞石壁上的恒山剑法。二人剑法已颇为纯熟。斗到酣处，仪和出剑渐快，仪琳略一疏神，仪和一剑刺出，直指前胸，仪琳回剑欲架，已然不及，“啊”的一声轻叫。仪和长剑的剑尖已指在她心口，微笑道：“师妹，你又输了。”

仪琳甚是惭愧，低头道：“小妹练来练去，总是没什么进步。”仪和道：“比之上次已有进步了，咱们再来过。”长剑在空中虚劈一招。仪清道：“小师妹累啦，就和郑师妹去睡吧，明日再练好了。”仪琳道：“是。”收剑入鞘，向仪和、仪清行礼作别，拉了郑萼的手，推门出外。她转过身时，令狐冲见她容色憔悴，心想：“这小师妹心中总是不快乐。”

仪和掩上了门，和仪清二人相对摇了摇头，待听得仪琳和郑萼脚步声已远，说道：“我看仪琳师妹总静不下心来。心猿意马，那是咱们修道人的大忌，不知怎生劝劝她才好。”仪清道：“劝是很难劝的，总须自悟。”仪和道：“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能心静，她心中老是想着……”仪清摇手道：“佛门清净之地，师姊别说这等话。若不是为了急于报师尊大仇，让她慢慢自悟，原亦不妨。”

仪和道：“师父常说：世上万事皆须随缘，半分勉强不得；尤其收束心神，更须循序渐进，倘若着意经营，反易堕入魔障。我看仪琳师妹外和内热，乃性情中人，身入空门，于她实不相宜。”仪清叹了口气，道：“这一节我也何尝没想到，只是……只

是一来我派终须有佛门中人接掌门户，令狐师兄曾一再声言，他代掌门户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要紧的是，岳不群这恶贼害死我们两位师叔……”

令狐冲听到这里，大吃一惊：“怎地是我师父害死她们两位师叔？”

只听仪清续道：“不报这深恨大仇，咱们做弟子的寝食难安。”仪和道：“我只有比你更心急，好，赶明儿我加紧督促她练剑便了。”仪清道：“常言道：欲速则不达，却别逼得她太过狠了。我看仪琳师妹近日精神越来越差。”仪和道：“是了。”两师姊妹收起兵刃，吹灭灯火，入房就寝。

令狐冲悄立窗外，心下疑思不解：“她们怎么说我师父害死了她们的师叔？又为什么为报师仇，为了有人接掌恒山门户，便须督促仪琳小师妹日夜勤练剑法？”凝思半晌，不明其理，慢慢走开，心想：“日后询问仪和、仪清两位师姊便是。”猛见地下自己的影子缓缓晃动，抬头望月，只见月亮斜挂树梢，心中陡然闪过一个念头，险些叫出声来，心道：“我早该想到了。为什么她们早就明白此事，我却一直没想到？”

闪到近旁小屋墙外，靠墙而立，以防恒山派中有人见到自己身影，这才潜心思索，回想当日在少林寺中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毙命的情状：其时定逸师太已死，定闲师太嘱咐我接掌恒山门户之后，便即逝去，言语中没显露害死她们的凶手是谁。检视之下，二位师太身上并无伤痕，并非受了内伤，更不是中毒，何以致死，甚是奇怪，只不便解开她们衣衫，详查伤处。

后来离少林寺出来，在雪野山洞之中，盈盈说在少林寺时曾解开二位师太的衣衫查伤，见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针孔大的红点，是为人用针刺死。当时我跳了起来，说道：“毒针？武林之中，有谁是使毒针的？”盈盈说道：“爹爹和向叔叔见闻极广，可是他们也不知道。爹爹说，这针并非毒针，乃是一件兵刃，刺入要害，致人死命。只是刺入定闲师太心口那一针，略略偏斜了些。”我说：“是了，我见到定闲师太之时，她还没断气。这针既是当胸刺入，那就并非暗算，而是正面交锋。那么害死两位师太的，定是武功绝顶的高手。”盈盈道：“我爹爹也这么说。既有了这条线索，要找到凶手，想亦不难。”

令狐冲双手反按墙壁，身子不禁发抖，心想：“能使一枚小针而杀害这两位高手师太，若不是练了葵花宝典，便是练了辟邪剑法。东方不败一直在黑木崖顶闺房中绣花，不会到少林寺来杀人，以他武功，也决不会针刺定闲师太而一时杀她不了。左冷禅所练的辟邪剑法是假的。那时候林师弟初得剑谱未久，未必已练成了剑法，甚至还没得到剑谱……”回想当日在雪地里遇到林平之与岳灵珊的情景，心想：“不错，那时候林平之说话未变雌声，不管他是否已得剑谱，辟邪剑法总是尚未练成。”

想到此处，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那时候能以一枚细针、正面交锋而害死恒山派两大高手，武功却又高不了定闲师太多少，一针不能立时致她死命，便只岳不群一人。又想起岳不群处心积虑，要做五岳派掌门，竟能让劳德诺在门下十余年之久，不揭穿他底细，末了让他盗了一本假剑谱去，由此轻而易举地刺瞎左冷禅双目。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极力反对五派合并，岳不群趁机下手将其除去，少了并派的一大阻力，自是在情理之中。定闲师太为什么不肯吐露害她的凶手是谁？自因岳不群是他师父之故。倘若凶手是左冷禅或东方不败，定闲师太又怎会不说？

令狐冲又想到当时在山洞中和盈盈的对话。他在少林寺给岳不群重重踢了一脚，他并未受伤，岳不群腿骨反断，盈盈大觉奇怪。她说她父亲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其中原因，令狐冲吸了不少外人的内功，固然足以护体，但必须自加运用方能伤人，不像自身所练成的内功，不须运使，自能将对方攻来的力道反弹出去。此刻想来，岳不群自是故意做作，存心做给左冷禅看的，那条腿若非假断，便是他自己以内力震断，好让左冷禅瞧在眼里，以为他武功不过尔尔，不足为患，便可放手进行并派。左冷禅花了无数心血力气，终于令五派合并，到得头来，却是为人作嫁，给岳不群一伸手，轻而易举地就将成果取了去。

这些道理本来也不难明，只是他说什么也不会疑心到师父身上，或许内心深处，早已隐隐想到，但一碰到这念头的边缘，心思立即避开，既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想，直至此刻听到了仪和、仪清的话，这才无可规避。

自己一生敬爱的师父，竟是这样的人物，只觉人生一切都殊无意味，一时打不起精神到恒山别院去查察，便在一处僻静的山坳里躺下睡了。

次日清晨，令狐冲到得通元谷时，天已大明。他走到小溪之旁，向溪水中照映自己改装后的容貌，又细看身上衣衫鞋袜，一无破绽，这才走向别院。他绕过正门，欲从边门入院，刚到门边，便听得一片喧哗之声。

只听得院子里许多人大声喧叫：“真是古怪！他妈的，是谁干的？”“什么时候干的？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手脚可真干净利落！”“这几人武功也不坏啊，怎地着了人家道儿，哼也不哼一声？”令狐冲情知发生了怪事，从边门中挨进去，只见院子中和走廊上都站满了人，眼望一株公孙树的树梢。

令狐冲抬头看去，大感奇怪，心中的念头也与众人所叫嚷的一般无异，只见树上高高挂着八人，乃仇松年、张夫人、西宝和尚、玉灵道人这一伙七人，另外一人是“滑不留手”游迅。八人显然都给点了穴道，四肢反缚，吊在树枝上荡来荡去，离地一丈有余，除了随风飘荡，当真半分动弹不得。八人神色之尴尬，实为世所罕见。两条黑蛇在八人身上蜿蜒游走，那自是“双蛇恶乞”严三星的随身法宝了。这两条蛇盘到严三星身上，倒也没什么，游到其他七人身上时，这些人气愤羞惭的神色之中，又加上几分惊惧厌憎。

人丛中跃起一人，正是夜猫子“无法可施”计无施。他手持匕首，纵上树干，割断了吊着“桐柏双奇”的绳索。这两人从空中摔下，那矮矮胖胖的老头子伸手接住，放在地上。片刻之间，计无施将八人都救了救下来，解开了各人受封的穴道。

仇松年等一得自由，立时污言秽语地破口大骂。只见众人都眼睁睁地瞧着自己，有的微笑，有的惊奇。有人说道：“已！”有人说道：“阴！”有人说道：“小！”有人说道：“命！”张夫人一侧头，见仇松年等七人的额头上都用硃笔写着一个字，有的是“已”，有的是“阴”字，料想自己额头也必有字，当即伸手去抹。

祖千秋已推知就里，将八人额头的八个字串起来，说道：“阴谋已败，小心狗命！”余人一听不错，纷纷说道：“阴谋已败，小心狗命！”西宝和尚大声骂道：“什么阴谋已败，你奶奶的，小心谁的狗命？”玉灵道人忙摇手阻止，在掌心中吐了一大口唾沫，伸手去擦额头的字。祖千秋道：“游兄，不知八位如何中了旁人的暗算，可能赐告吗？”

游迅微微一笑，说道：“说来惭愧，在下昨晚睡得甚甜，不知如何，竟给人点了穴道，吊在这高树之上。那下手的恶贼，多半使用‘五更鸡鸣还魂香’之类迷药，否则兄弟本领不济，遭人暗算，那也罢了，像玉灵道长、张夫人这等智勇兼备的人物，如何也着了道儿？”张夫人哼了一声，道：“正是如此。”不愿与旁人多说，忙入内照镜洗脸，玉灵道人等也跟了进去。

群豪议论不休，啧啧称奇，都道：“游迅之言不尽不实。”有人道：“大伙儿数十人在堂内睡觉，若放迷香，该当数十人一起迷倒才是，怎会只迷倒他们几个？”众人猜想那“阴谋已败”的阴谋，不知是何所指，种种揣测都有，莫衷一是。有人道：“不知将这八人倒吊高树的那位高手是谁？”

有人笑道：“幸亏桃谷六怪今番没到，否则又有得乐子了。”另一人道：“你怎知不是桃谷六仙干的？这六兄弟古里古怪，多半便是他们做的手脚。”计无施摇头道：“不是，不是，决计不是。”先一人道：“计兄如何得知？”计无施笑道：“桃谷六仙武功虽高，肚子里的墨水却有限得很，那‘阴谋’二字，担保他们就不会写。就算会写，笔划必错。”群豪哈哈大笑，均说言之有理。各人谈论的都是这件趣事，没人对令狐冲这呆头呆脑的仆妇多瞧上一眼。

令狐冲心中想：“这八人想搞什么阴谋？那多半是意欲不利于我恒山派。”

这日午后，忽听得有人在外大叫：“奇事，奇事，大家来瞧啊！”群豪拥了出去。令狐冲慢慢跟在后面，只见别院右首里许外有数十人围着，群豪急步奔去。令狐冲走到近处，听得众人正自七嘴八舌地议论。有十余人坐在山脚下，面向山峰，显是给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山壁上用黄泥写着八个大字，又是“阴谋已败，小心狗命”。

当下有人将那十余人转过身来，赫然有爱吃人肉的漠北双熊在内。

计无施走上前去，在漠北双熊背上推拿了几下，解开了他们哑穴，但余穴不解，仍让他们动弹不得，说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可要请教。请问二位到底参与了什么密谋，大伙儿都想知道。”群豪都道：“对，对！有什么阴谋，说出来大家听听。”

黑熊破口大骂：“操他奶奶的十八代祖宗，有什么阴谋，阴他妈龟儿子的谋。”祖千秋道：“那么众位是给谁点倒的，总可以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吧。”白熊道：“老子知道就好了。老子好端端在山边散步，背心一麻，就着了乌龟孙子王八蛋的道儿。是英雄好汉，就该真刀真枪地打上一架，在人家背后偷袭，算他妈的什么人物？”

祖千秋道：“两位既不肯说，也就罢了。这件事既已给人揭穿，我看是干不成了，只是大伙儿不免要多留心留心。”有人大声道：“祖兄，他们不肯吐露，就让他们在这山脚边饿上三天三夜。”另一人道：“不错，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如放了他们，那位高人不免将你怪上了，也将你点倒，吊将起来，可不是玩的。”计无施道：“此言不错。众位兄台，在下并非袖手旁观，实在有点胆小。”

黑熊、白熊对望了一眼，都大骂起来，只是骂得不着边际，可也不敢公然骂计无施这一干人的祖宗，否则自己动弹不得，对方若要动粗，可无还手之力。

计无施笑着拱拱手，说道：“众位请了。”转身便行。余人围着指指点点，说了一会子话，慢慢都散开了。

令狐冲慢慢踱回，刚到院子外，听得里面又有人叫嚷嬉笑。一抬头间，见公孙树

上又倒吊着二人，一个是不可不戒田伯光，另一个是不戒和尚。令狐冲心下大奇：“不戒大师是仪琳小师妹的父亲，田伯光是小师妹的弟子。他二人说什么也不会来跟恒山派为难。恒山派有难，他们定会奋力援手。怎地也给人吊在树上？”心中原来十分确定的设想，突然间给全部推翻，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不戒大师天真烂漫，与人无忤，怎会给人倒吊高树，定是有人跟他恶作剧了。要擒住不戒大师，非一人之力可办，多半便是桃谷六仙。”但想到计无施先前说桃谷六仙写不出“阴谋”二字，确也有理。

他满腹疑窦，慢慢走进院子，见不戒和尚与田伯光身上都垂着一条黄布带子，上面写得有字。不戒和尚身上那条带上写道：“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田伯光身上那条带上写道：“天下第一大胆妄为、办事不力之人。”令狐冲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两条带子挂错了。不戒和尚怎会是‘好色无厌之徒’？这‘好色无厌’四字，该当送给田伯光才是。至于‘大胆妄为’四字，送给不戒和尚倒还贴切，他不戒杀，不戒荤，做了和尚，敢娶尼姑，自是大胆妄为之至，不过‘办事不力’，又不知从何说起？”但见两根布带好好地系在二人颈中，打正了结，垂将下来，不像是匆忙中挂错了的。

群豪指指点点，笑语评论，大家也都说：“田伯光贪花好色，天下闻名，这位大和尚怎能盖得过他？”

计无施与祖千秋低声商议，均觉大是蹊跷，知道不戒和尚和令狐冲交情甚好，须得将二人救下来再说。当下计无施纵身上树，将二人手足上绑缚的绳索割断，解开了二人穴道。不戒与田伯光都垂头丧气，和仇松年、漠北双熊等人破口大骂的情状全然不同。计无施低声问道：“大师怎地也受这无妄之灾？”

不戒和尚摇了摇头，将布条缓缓解下，对着布条上的字看了半晌，突然间顿足大哭。

这一下变故，当真大出群豪意料之外，众人语声顿绝，都呆呆的瞧着他。只见他双拳捶胸，越哭越伤心。

田伯光劝道：“太师父，你也不用难过。咱们失手遭人暗算，定要找了这个人来，将他碎尸万段……”他一言未毕，不戒和尚反手一掌，将他打得直跌出丈许之外，几个踉跄，险些摔倒，半边脸颊登时高高肿起。不戒和尚骂道：“臭贼！咱们给吊在这里，当然是罪有应得，你……你……你好大的胆子，想杀死人家啊！”田伯光不明就里，听太师父如此说，擒住自己之人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竟连太师父也不敢得罪他半分，只得唯唯称是。

不戒和尚呆了一呆，又捶胸哭了起来，突然间反手一掌，又向田伯光打去。田伯光身法极快，身子一侧避开，叫道：“太师父！”

不戒和尚一掌没打中，也不再追击，顺手回过掌来，啪的一声，打在院中的一张石凳之上，只击得石屑纷飞。他左手一掌，右手一掌，又哭又叫，越击越用力，十余掌后，双掌上鲜血淋漓，石凳也给他击得碎石乱崩，忽然间喀喇一声，石凳裂为四块。

群豪无不骇然，谁也不敢哼上一声，倘若他盛怒之下，找上了自己，一击中头，谁的脑袋能如石凳般坚硬？祖千秋、老头子、计无施三人面面相觑，半点摸不着头脑。

田伯光眼见不对，说道：“众位请照看着太师父。我去相请师父。”

令狐冲寻思：“我虽已乔装改扮，但仪琳小师妹心细，别要给她瞧出了破绽。”他扮过军官，扮过乡农，但都是男人，这次扮成女人，实在说不出的别扭，心中绝无自信，生怕露出了马脚。当下去躲在后园的一间柴房之中，心想：“漠北双熊等人兀自给封住穴道，猜想计无施、祖千秋等人之意，当是晚间去窃听这些人的谈论。我且好好睡上一觉，半夜里也去听上一听。”耳听得不戒和尚号啕之声不绝，既感惊奇，又大为好笑，迷迷糊糊地便即入睡。

醒来时天已入黑，到厨房中去找些冷饭菜来吃了。又等良久，耳听得人声渐寂，于是绕到后山，慢慢踱到漠北双熊等人被困处，远远蹲在草丛之中，侧耳倾听。

不久便听得呼吸声此起彼伏，少说也有二十来人散在四周草木丛中，令狐冲暗暗好笑：“计无施他们想到要来偷听，旁人也想到了，聪明人还真不少。”又想，“计无施毕竟了得，他只解了漠北双熊这两个吃人肉粗胚的哑穴，却不解旁人哑穴，否则漠北双熊一开口说话，便会给同伙中精明能干之辈制止。”

只听得白熊不住口地在詈骂：“他奶奶的，这山边蚊子真多，真要把老子的血吸光了才高兴，我操你臭蚊虫的十八代祖宗。”黑熊笑道：“蚊子只叮你，却不来叮我，不知是什么缘故。”白熊骂道：“你的血臭的，连蚊子也不吃。”黑熊笑道：“我宁可血臭，好过给几百只蚊子在身上叮。蚊子的十八代祖宗也是蚊子，你怎有本事操它？”白熊又“直娘贼、龟儿子”地大骂起来。

白熊骂了一会，说道：“穴道解开之后，老子第一个便找夜猫子算账，把这龟蛋点了穴道，将他大腿上的肉一口口咬下来生吃。”黑熊笑道：“我却宁可吃那些小尼姑们，细皮白肉，嫩得多了。”白熊道：“岳先生吩咐了的，尼姑要捉上华山去，可不许吃。”黑熊笑道：“几百个尼姑，吃掉三四个，岳先生也不会知道。”

令狐冲大吃一惊：“怎么是师父吩咐了的？怎么要他们将恒山派弟子捉上华山去？这个‘大阴谋’，自然是这件事了。可是他们又怎会听我师父的号令？”

忽听得白熊高声大骂：“乌龟儿子王八蛋！”黑熊怒道：“你不吃尼姑便不吃，干吗骂人？”白熊道：“我骂蚊子，又不是骂你。”令狐冲满腹疑团，忽听得背后草丛中脚步声响，有人慢慢走近，心想：“这人别要踏到我身上来才好。”那人对准了他走来，走到他身后，蹲了下来，轻轻拉他衣袖。令狐冲微微一惊：“是谁？难道认了我出来？”回过头来，朦胧月光之下，见到一张清丽绝俗的脸庞，正是仪琳。他又惊又喜，心想：“原来我的行迹早给她识破了。要扮女人，毕竟不像。”仪琳头一侧，小嘴努了努，缓缓站起身来，仍拉着他衣袖，示意和他到远处说话。

令狐冲见她向西行去，便跟在她身后。两人一言不发，径向西行。仪琳沿着一条狭狭的山道，走出了通元谷，忽然说道：“你又听不见人家说话，挤在这是非之地，那可危险得紧。”她这几句话似乎并不是对他而说，只是自言自语。令狐冲一怔，心道：“她说我听不见人家说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是反话，还是真的认我不出？”又想仪琳从来不跟自己说笑，那么多半是认不出了，跟着她折而向北，渐渐向着磁窑口走去，转过了一个山坳，来到了一条小溪旁。

仪琳轻声道：“我们老是在这里说话，你可听厌了我的话吗？”跟着轻轻一笑，说道：“你从来就听不见我的话，哑婆婆，倘若你能听见我说话，我就不会跟你说了。”

令狐冲听仪琳说得诚挚，知她确是将自己认作了悬空寺中那个又聋又哑的仆妇。他童心大起，心道：“我且不揭破，听她跟我说些什么。”仪琳牵着他衣袖，走到一株大柳树下的一块长石之旁，坐了下来。令狐冲跟着坐下，侧着身子，背向月光，好叫仪琳瞧不见自己的脸，寻思：“难道我真的扮得很像，连仪琳也瞒过了？是了，黑夜之中，只须有三分相似，她便不易分辨。盈盈的易容之术，倒也了得。”

仪琳望着天上眉月，幽幽叹了口气。令狐冲忍不住想问：“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有这许多烦恼？”但终于没出声。仪琳轻声道：“哑婆婆，你真好，我常常拉着你来，向你诉说我的心事，你从来不觉厌烦，总是耐心地等着，让我爱说多少便说多少。我本来不该这样烦你，但你待我真好，便像我自己亲生的娘一般。我没娘，倘若我有个妈妈，我敢不敢向她这样说呢？”

令狐冲听到她说是倾诉自己心事，觉得不妥，当即站起。仪琳拉住了他袖子，说道：“哑婆婆，你……你要走了吗？”声音中充满失望之情。令狐冲向她望了一眼，只见她神色凄楚，眼光中流露出恳求之意，不由得心下软了，寻思：“小师妹形容憔悴，满腹心事，若没处倾诉，老是闷在心里，早晚要生重病。我且听她说说，只要她始终不知是我，也不会害羞。”当下又缓缓坐下。

仪琳伸手搂住他脖子，说道：“哑婆婆，你真好，就陪我多坐一会儿。你不知道我心中可有多闷。”令狐冲心想：“令狐冲这一生可交了婆婆运，先前将盈盈错认作是婆婆，现下又给仪琳错认是婆婆。我叫了人家几百声婆婆，现在她叫还我几声，算是好人有好报。”

仪琳道：“今儿我爹爹险些儿上吊死了，你知不知道？他给人吊在树上，又给人在身上挂了一根布条儿，说他是‘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我爹爹一生，心中就只我妈一人，什么好色无厌，那是从何说起？那人一定糊里糊涂，将本来要挂在田伯光身上的布条，挂错在爹身上了。其实挂错了，拿来掉过来就是，可用不着上吊自尽哪。”

令狐冲又吃惊，又好笑：“怎地不戒大师要自尽？她说他险些儿上吊死了，那么定是没死。两根布条上写的都不是好话，既然拿了下来，怎么又去掉转来挂在身上？这小师妹天真烂漫，当真不通世务之至。”

仪琳说道：“田伯光赶上见性峰来，要跟我说，偏偏给仪和师姊撞见了，说他擅闯见性峰，不问三七二十一，提剑就砍，差点没要了他命，可也真危险。”

令狐冲心想：“我曾说过，别院中的男子若不得我号令，任谁不许上见性峰。田兄名声素来不佳，仪和师姊又是个急性子人，一见之下，自然动剑。但田兄武功比她高得太多，仪和可杀不了他。”他正想点头同意，但立即警觉：“不论她说什么话，我赞同也好，反对也好，决不可点头或摇头。那哑婆婆决不会听到她说话。”

仪琳续道：“田伯光待得说清楚，仪和师姊已砍了十七八剑，幸好她手下留情，没真的杀了他。我一得到消息，忙赶到通元谷来，却已不见爹，一问旁人，都说他在院子中又哭又闹，生了好大的气，谁也不敢去跟他说话，后来就不见了。我在通元谷中四下寻找，终于在后山一个山坳里见到了他，只见他高高挂在树上。我着急得很，忙纵上树去，见他头颈中有一条绳，勒得快断气了，当真是菩萨保佑，幸好及时赶到。

我将他救醒了，他抱着我大哭。我见他头颈中仍挂着那根布条，上面写的仍是‘天下第一负心薄幸’什么的。我说：‘爹爹，这人真坏，吊了你一次，又吊你第二次。挂错了布条，他又不掉转来。’

“爹爹一面哭，一面说道：‘不是人家吊，是我自己上吊的。我……我不想活了。’我劝他说：‘爹，那人定是突然之间向你偷袭，你不小心着了其道儿，那也不用难过。咱们找到他，叫他讲个道理出来，他如说得不对，咱们也将他吊了起来，将这条布条挂在他头颈里。’爹爹道：‘这条布条是我的，怎可挂在旁人身上？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乃是我八戒和尚。哪里还有人胜得过我的？小孩儿家，就会瞎说。’哑婆婆，我听他这么说，心中可真奇了，问道：‘爹爹，这布条没挂错么？’爹爹说：‘自然没挂错。我……我对不起你娘，因此要悬树自尽，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想活了。’”

令狐冲记得八戒和尚曾对他说过，他爱上了仪琳的妈妈，只因她是个尼姑，于是为她而出家做了和尚。和尚娶尼姑，真稀奇古怪之至。他说他对不起仪琳的妈妈，想必是后来移情别恋，因此才自认是“负心薄幸、好色无厌”，想到此节，心下渐渐有些明白了。

仪琳道：“我见爹爹哭得伤心，也哭了起来。爹爹反而劝我，说道：‘乖孩子，别哭，别哭。爹倘若死了，你孤苦伶仃地在这世上，又有谁来照顾你？’他这样说，我哭得更加厉害了。”她说到这里，眼眶中泪珠莹然，神情极是凄楚，又道：“爹爹说道：‘好啦，好啦！我不死就是，只不过也太对不住你娘。’我问：‘到底你怎样对不住我娘？’爹爹叹了口气，说道：‘你娘本来是个尼姑，你是知道了的。我一见到你娘，就爱得她发狂，说什么也要娶她为妻。你娘说：“阿弥陀佛，起这种念头，也不怕菩萨嗔怪。”我说：“菩萨要怪，就只怪我一人。”你娘说：“你是俗家人，娶妻生子，理所当然。我身入空门，六根清净，再动凡心，菩萨自然要责怪了，可怎会怪到你？”我一想不错，是我决意要娶你娘，可不是你娘一心想嫁我。倘若让菩萨怪上了她，累她死后在地狱中受苦，我如何对得住她？因此我去做了和尚。菩萨自然先怪我，就算下地狱，咱们夫妻也是一块儿去。’”

令狐冲心想：“八戒大师确是个情种，为了要担负菩萨的责怪，这才去做和尚，既然如此，不知后来又怎会变心？”

仪琳续道：“我就问爹爹：‘后来你娶了妈妈没有？’爹爹说：‘自然娶成了，否则又怎会生下你来？千不该，万不该，那日你生下来才三个月，我抱了你在门口晒太阳。’我说：‘晒太阳又有什么不对了？’爹爹说：‘事情也真不巧，那时候有个美貌少妇，骑了马经过门口，见我大和尚抱了个女娃娃，觉得有些奇怪，向咱们连瞧了几眼，赞道：“好美的女娃娃！”我心中一乐，礼尚往来，回赞她一句：“你也美得很啊。”那少妇向我瞪了一眼，问道：“你这女娃娃是哪来的？”我说：“什么偷不偷的？是我和尚自己生的。”那少妇忽然大发脾气，骂道：“我好好问你，你几次三番向我取笑，可是活得不耐烦了？”我说：“取什么笑？难道和尚不是人，就不会生孩子？你不信，我就生给你看。”哪知道那女人凶得很，从背上拔出剑来，便向我刺来，那不是太不讲道理吗？”

令狐冲心想：“八戒大师直言无忌，说的都是真话，但听在对方耳里，却都成为

无聊调笑。他既娶妻生女，怎地又不还俗？大和尚抱了个女娃娃，原是不伦不类。”

仪琳续道：“我说：‘这位太太可也太凶了。我明明是你生的，又没骗她，干吗好端端地便拔剑刺人？’爹爹道：‘是啊，当时我一闪避开，说道：“你怎地不分青红皂白，便动刀剑？这女娃娃不是我生的，莫非是你生的？”那女人脾气更大了，向我连刺三剑。她几剑刺我不中，出剑更快了。我当然不来怕她，就怕她伤到了你，她刺到第八剑上，我飞起一脚，将她踢了个筋斗。她站起身来，大骂我：“不要脸的恶和尚，无耻下流，调戏妇女。”’

“就在这时候，你妈妈从河边洗了衣服回来，站在旁边听着。那女人骂了几句，气愤愤地骑马走了，掉在地上的剑也不要了。我转头跟你娘说话。她一句也不答，只是哭泣。我问她为什么事，她总不睬。第二天早晨，你娘就不见了。桌上有一张纸，写着八个字。你猜是什么字？那便是“负心薄幸，好色无厌”这八个字了。我抱了你到处去找她，可哪里找得到。’

“我说：‘妈妈听了那女人的话，以为你真的调戏了她。’爹爹说：‘是啊，那不是冤枉吗？可是后来我想想，那也不全是冤枉，因为当时我见到那个女人，心中便想：“这女子生得好俊。”’你想：我既然娶了你妈妈做老婆，心中却赞别个女人美貌，不但心中赞，口中也赞，那不是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么？’”

令狐冲道：“原来仪琳师妹的妈妈醋劲儿这般厉害。当然这中间大有误会，但问个明白，不就没事了？”仪琳道：“我说：‘后来找到了妈妈没有？’爹爹说：‘我到处寻找，可哪里找得到？我想你妈是尼姑，一定去了尼姑庵中，一处处庵堂都找遍了。这一日，我抱着你找到了恒山派的白云庵，你师父定逸师太见你生得可爱，心中欢喜，那时你又在生病，便叫我将你寄养在庵中，免得我带你在外奔波，送了你一条小命。’”

一提到定逸师太，仪琳又不禁泫然，说道：“我从小就没了妈妈，全仗师父抚养长大，可是师父给人害死了，害死她的，却是令狐师兄的师父，你瞧这可有多为难。令狐师兄跟我一样，也是自幼没了妈妈，由他师父抚养长大的。不过他比我还苦些，不但没妈，连爹也没有。他自然敬爱他的师父，我要是将他师父杀了，为我师父报仇，令狐师兄可不知有多伤心。我爹爹又说：他将我寄养在白云庵中之后，找遍了天下的尼姑庵，后来连蒙古、西藏、关外、西域，最偏僻的地方都找到了，始终没打听到半点我娘的音讯。想起来，我娘定是怪我爹调戏女人，第二天便自尽了。哑婆婆，我妈妈出家时，是在菩萨面前发过誓的，身入空门之后，决不再有情缘牵缠，可是终于拗不过爹，嫁了给他，刚生下我不久，便见他调戏女人，给人骂‘无耻下流’，当然生气。她是个性子刚烈的女子，自己以为一错再错，只好自尽了。”

仪琳长长叹了口气，续道：“我爹爹说明白这件事，我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这布条时，如此伤心。我说：‘妈写了这张纸条骂你，你时时拿给人家看么？否则别人怎会知道？’爹爹道：‘当然没有！我对谁也没说。这种事说了出来，好光彩吗？这中间有鬼，定是你妈的鬼魂找上了我，她要寻我报仇，恨我玷污了她清白，却又去调戏旁的女子。否则挂在我身上的布条，旁的字不写，怎么偏偏就写上这八个字？我知道她是在向我索命，很好，我跟她去就是了。’

“爹爹又说：‘反正我到处找你妈不到，到阴世去跟她相会，那正是求之不得。可惜我身子太重，上吊了片刻，绳子便断了，第二次再上吊，绳子又断了。我想拿刀抹脖子，那刀子明明在身边的，忽然又找不到了，真是想死也不容易。’我说：‘爹爹，你弄错啦，菩萨保佑，叫你不可自尽，因此绳子会断，刀子会不见。否则等我找到时，你早已死啦。’爹爹说：‘那也不错，多半菩萨罚我在世上还得多受些苦楚，不让我立时去阴世跟你妈妈相见。’我说：‘先前我还道是田伯光的布条跟你掉错了，因此你生这么大的气。’爹爹说：‘怎么会掉错？不可不戒以前对你无礼，岂不是“胆大妄为”？我叫他去做媒，要令狐冲这小子来娶你，他推三阻四，总是办不成，那还不是“办事不力”？这八字评语挂在他身上，真再合适也没有了。’我说：‘爹爹，你再叫田伯光去干这等无聊的事，我可要生气了。令狐师兄先前喜欢的是他小师妹，后来喜欢了魔教的任大小姐。他虽待我很好，但从来就没将我放在心上。’”

令狐冲听仪琳这么说，心下颇觉歉然。她对自己一片痴心，初时还不觉得，后来却渐渐明白了，但自己确然如她所说，先是喜欢岳家小师妹，后来将一腔情意转到了盈盈身上。这些时候来亡命江湖，少有想到仪琳的时刻。

仪琳道：“爹爹听我这么说，忽然生起气来，大骂令狐师兄，说道：‘令狐冲这小子，有眼无珠，连那不可不戒也不如。不可不戒还知我女儿美貌，令狐冲却是天下第一笨蛋。’他骂了许多粗话，难听得很，我也学不上来。他说：‘天下第一瞎子是谁？不是左冷禅，而是令狐冲。左冷禅的眼睛虽给人刺瞎了，令狐冲可比他瞎得更厉害。’哑婆婆，爹这样说是很不对的，他怎么可以这样骂令狐师兄？我说：‘爹爹，岳姑娘和任大小姐都比女儿美貌百倍，孩儿怎么及得上人家？再说，孩儿已身入空门，只是感激令狐师兄舍命相救的恩德，以及他对我师父的好处，孩儿才时时念着他。我妈说得对，皈依佛门之后，便当六根清净，再受情缘牵缠，菩萨是要责怪的。’

“爹爹说：‘身入空门，为什么就不可以嫁人？如果天下的女人都身入空门，都不嫁人生儿子，世上的人都没有了。你娘是尼姑，她可不是嫁了给我，又生下你来吗？’我说：‘爹爹，咱们别说这件事了，我……我宁可当年妈妈没生下我这个人来。’”

她说到这里，声音又有些哽咽，过了一会，才道：“爹爹说，他一定要去找令狐师兄，叫他娶我。我急了，对他说，要是他对令狐师兄提这等话，我永远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到见性峰来，我也决不见他。田伯光要是向令狐师兄提这等无聊言语，我要跟仪清、仪和师姊她们说，永远不许他踏上恒山半步。爹爹知我说得出做得到，呆了半晌，长长叹了一口气，自己抹抹眼泪，一个人走了。哑婆婆，爹爹这么一去，不知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又不知他会不会再自杀？真叫人挂念得紧。后来我找到田伯光，叫他跟着爹爹，好好照料他，说完之后，见到有许多人偷偷摸摸地走到通元谷外，躲在草丛之中，不知干什么。我悄悄跟着过去瞧瞧，却见到了你。哑婆婆，你不会武功，又听不见人家说话，躲在那里，倘若给人家见到了，那是很危险的，以后可千万别再跟着人家去躲在草丛里了。你道是捉迷藏吗？”

令狐冲险些笑了出来，心想：“小师妹孩子气得很，只当人家也是孩子。”

仪琳道：“这些日子中，仪和、仪清两位师姊总是督着我练剑。秦绢小师妹跟我说，她曾听到仪和、仪清她们好几位大师姊商议。大家说，令狐师兄将来一定不肯长

做恒山派掌门。岳不群是我们的杀师大仇，我们自然不能并入五岳派，奉他为我们掌门，因此大家叫我做掌门人。哑婆婆，我可半点也不相信。但秦师妹赌咒发誓，说一点也不假。她说，几位大师姊都说，恒山派仪字辈群尼之中，令狐师兄对我最好，如由我来做掌门，必定最合令狐师兄的心意。她们所以决定推举我，全是为了令狐师兄。她们盼我练好剑术，杀了岳不群，如我胜不了岳不群，大家结剑阵围住他，由我出手杀他，那时做恒山派掌门，谁也没异议了。她这样解释，我才信了。不过这恒山派的掌门，我怎么做得来？我的剑法再练十年，也及不上仪和、仪清师姊她们，要杀岳不群，那更加办不到了。我本来心中已乱，想到这件事，心下更加乱了。哑婆婆，你瞧我怎么办才是？”

令狐冲这才恍然：“她们如此日以继夜地督促仪琳练剑，原来是盼她日后继我之位，接任恒山派掌门，委实用心良苦，可也是对我的一番厚意。”

仪琳幽幽地道：“哑婆婆，我常跟你说，我日里想着令狐师兄，夜里想着令狐师兄，做梦也总是做着。我想到他为了救我，全不顾自己性命；想到他受伤之后，我抱了他奔逃；想到他跟我说笑，要我说故事给他听；想到在衡山县那个什么群玉院中，我……我……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盖了同一条被子。哑婆婆，我明知你听不见，因此跟你说这些话也不害臊。我要是不说，整天憋在心里，可真要发疯了。我跟你谈一会话，轻轻叫着令狐师兄的名字，心里就有几天舒服。”她顿了一顿，轻轻叫道：“令狐师兄，令狐师兄！”

这两声叫唤情致缠绵，当真是蕴藏刻骨相思之意，令狐冲不由得身子一震。他早知道这小师妹对自己极好，却想不到她小小心灵中包藏着的深情，竟如此惊心动魄，心道：“她待我这等情意，令狐冲今生如何报答得来？”

仪琳轻轻叹息，说道：“哑婆婆，爹爹不明白我，仪和、仪清师姊她们也不明白我。我想念令狐师兄，只是忘不了他，我明知是不应该的。我是身入空门的女尼，怎可对一个男人念念不忘地日思夜想，何况他还是本门的掌门人？我天天求观音菩萨救我，请菩萨保佑我忘了令狐师兄。今儿早晨念经，念着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我心中又在求菩萨，请菩萨保佑令狐师兄无灾无难，逢凶化吉，保佑他和任家大小姐结成美满良缘，白头偕老，一生一世都快快活活。我忽然想，为什么我求菩萨这样，求菩萨那样，菩萨听着也该烦了。从今而后，我只求菩萨保佑令狐师兄一世快乐逍遥。他最喜欢快乐逍遥，无拘无束，但盼任大小姐将来不要管着他才好。”

她出了一会神，轻声念道：“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她念了十几声，抬头望了望月亮，道：“我得回去了，你也回去吧。”从怀中取出两个馒头，塞在令狐冲手中，道：“哑婆婆，今天为什么你不瞧我，你不舒服么？”待了一会，见令狐冲不答，自言自语：“你又听不见，我却偏要问你，可真傻了。”

慢慢转身去了。令狐冲坐在石上，瞧着她的背影隐没在黑暗之中，她适才所说的那番话，一句句在心中流过，想到回肠荡气之处，当真难以自己，一时不由得痴了。

也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无意中向溪水望了一眼，不觉吃了一惊，只见水中两个倒影并肩坐在石上。他只见道眼花，又道是水波晃动之故，定睛一看，明明是两个倒影。

霎时间背上出了一阵冷汗，全身僵了，又怎敢回头？

从溪水中的影子看来，那人在身后不过二尺，只须一出手立时便致了自己死命，但他竟吓得呆了，不知向前纵出。这人无声无息来到身后，自己全无知觉，武功之高，难以想像，登时便起了个念头：“鬼！”想到是鬼，心头更涌起一股凉意，呆了半晌，才又向溪水中瞧去。溪水流动，那月下倒影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但见两个影子一模一样，都是穿着宽襟大袖的女子衣衫，头上梳髻，也殊无分别，竟然便是自己的化身。

令狐冲更加惊骇惶怖，似乎吓得连心也停止了跳动，突然之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猛地里转过头来，和那“鬼魅”面面对。

这一看清楚，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眼见这人是个中年女子，认得便是悬空寺中那个又聋又哑的仆妇，但她如何来到身后，自己浑不觉察，实在奇怪之极。他惧意大消，讶异之情却丝毫不减，说道：“哑婆婆，原来……原来是你，这可……这可吓了我一大跳。”但听得自己的声音发颤，又极嘶哑。只见那哑婆婆头髻上横插一根荆钗，穿一件淡蓝色布衫，竟和自己打扮全然相同。他定了定神，强笑道：“你别见怪。任大小姐记性真好，记得你穿戴的模样，给我这一乔装改扮，便跟你是双胞胎姊妹一般了。”

他见哑婆婆神色木然，既无怒意，亦无喜色，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寻思：“这人古怪得紧，我扮成她的模样给她看见了，这地方不宜多耽。”站起身来，向着哑婆婆一揖，说道：“夜深了，就此别过。”转身向来路走去。

只走出七八步，突见迎面站着一人，拦住了去路，便是那哑婆婆，却不知她使什么身法，这等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地闪来。东方不败在对敌时身形犹如电闪，快速绝伦，但总尚有形迹可寻，这个婆婆却便如是突然间从地下钻出来一般。她身法虽不及东方不败的迅捷，但如此无声无息，实不似活人。

令狐冲大骇，心知今晚遇上了高人，自己什么人都不扮，偏偏扮成了她的模样，的确不免惹她生气，当下又深深一揖，说道：“婆婆，在下多有冒犯，这就去改了装束，再来悬空寺谢罪。”那哑婆婆仍神色木然，不露丝毫喜怒之色。令狐冲道：“啊，是了！你听不到我说话。”俯身伸指，在地上写道：“对不起，以后不敢。”站起身来，见她仍呆呆站立，对地下的字半眼也不瞧。令狐冲指着地下大字，大声道：“对不起，以后不敢！”那婆婆一动也不动。令狐冲连连作揖，比划手势，作解衣除发之状，又抱拳示歉，那婆婆始终纹丝不动。令狐冲无计可施，侧过身子，从那婆婆身畔绕过。

他左足一动，那婆婆身子微晃，已挡在他身前。令狐冲暗吸一口气，说道：“得罪！”向右跨了一步，突然间飞身而起，向左侧蹿了出去。左足刚落地，那婆婆已挡在身前，拦住了去路。他连蹿数次，越来越快，那婆婆竟始终挡在他面前。令狐冲急了，伸出左手向她肩头推去，那婆婆右掌疾斩而落，切向他手腕。

令狐冲急忙缩手，他自知理亏，不敢和她相斗，只盼及早脱身，一低头，想从她身侧闪过，身形甫动，只觉掌风飒然，那婆婆已挥掌从头顶劈到。令狐冲斜身闪让，可是这一掌来得好快，啪的一声，肩头已然中掌。那婆婆身子一晃，原来令狐冲体内的“吸星大法”生出反应，竟将这一掌之力吸了过去。那婆婆倏然左手伸出，两根鸡爪般又瘦又尖的指尖向他眼中插来。

令狐冲大骇，忙低头避过，这一来，背心登时露出了老大破绽，幸好那婆婆也怕了他的“吸星大法”，竟不敢乘隙击下，右手勾起，仍来挖他眼珠。显然她打定主意，专门攻击他眼珠，不论他的“吸星大法”如何厉害，手指入眼，总是非瞎不可，柔软的眼珠也决不会吸取旁人功力。令狐冲伸臂挡格，那婆婆回转身掌，五指成爪，抓向他左眼。令狐冲忙伸左手去格，那婆婆右手出指，已抓向他右耳。这几下兔起鹘落，势道快极，每一招都古里古怪，似是乡下泼妇与人打架一般，可是既阴毒又快捷，数招之间，已逼得令狐冲连连倒退。那婆婆的武功其实也不甚高，所长者只是行走无声，偷袭快捷，真实功夫固远不及岳不群、左冷禅，连盈盈也比她高明得多。但令狐冲拳脚功夫甚差，若不是那婆婆防着他的“吸星大法”，不敢和他手脚相碰，令狐冲早已接连中掌了。

又拆数招，令狐冲知道若不出剑，今晚已难以脱身，当即伸手入怀去拔短剑。

他右手刚碰到剑柄，那婆婆出招快如闪电，连攻了七八招，令狐冲左挡右格，更没余暇拔剑。那婆婆出招越来越毒辣，明明无怨无仇，却显是硬要将他眼珠挖了出来。令狐冲大喝一声，左掌遮住了自己双眼，右手再度入怀拔剑，拚着给她打上一掌，踢上一脚，便可拔出短剑。便在此时，头上一紧，头发已给抓住，跟着双足离地，随即天旋地转，身子在半空中迅速转动，原来那婆婆抓着他头发，将他甩得身子平飞，急转圈子，越来越快。令狐冲大叫：“喂，喂，你干什么？”伸手乱抓乱打，想去拿她手臂，突然左右腋下一麻，已给她点中了穴道，跟着后心、后腰、前胸、头颈几处穴道中都给她点中了，全身麻软，再也动弹不得。那婆婆兀自不停手，将他身子不绝旋转，令狐冲只觉耳际呼呼风响，心想：“我一生遇到过无数奇事，但像此刻这般倒霉，变成了一个陀螺给人玩弄，却也从所未有。”

那婆婆直转得他满天星斗，几欲昏晕，这才停手，啪的一声，将他重重摔落。

令狐冲本来自知理亏，对那婆婆并无敌意，但这时给她弄得半死不活，自是大怒，骂道：“臭婆娘不知好歹，我若一上来就即拔剑，早在你身上戳了几个透明窟窿。”

那婆婆冷冷地瞧着他，脸上仍是木然，全无喜怒之色。

令狐冲心道：“打是打不来了，若不骂个爽快，未免太也吃亏。但此刻给她制住，如她知道我在骂人，自然有苦头给我吃。”当即想到了一个主意，笑嘻嘻地骂道：“贼婆娘，臭婆娘，老天爷知道你心地坏，因此将你造得天聋地哑，既不会笑，又不会哭，像白痴一样，便做猪做狗，也胜过如你这般。”他越骂越恶毒，脸上也就越加笑得欢畅。他本来不过是假笑，好让那婆婆不疑心自己是在骂她，但骂到后来，见那婆婆全无反应，此计已售，不由得大为得意，真的哈哈大笑起来。

那婆婆慢慢走到他身边，一把抓住他头发，着地拖去。她渐行渐快，令狐冲穴道遭点，知觉不失，身子在地下碰撞磨擦，好不疼痛，口中叫骂不停，要笑却笑不出来了。那婆婆拖着他直往山上行去，令狐冲侧头察看地形，见她转而向西，竟是往悬空寺而去。

令狐冲这时早已知道，不戒和尚、田伯光、漠北双熊、仇松年等人着了道儿，多半都是她做的手脚，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将人擒住，除了她如此古怪的身手，旁人也真难以做到。自己曾来过悬空寺，见了这聋哑婆婆竟一无所觉，可说极笨。连方

证大师、冲虚道长、盈盈、上官云这等大行家，见了她也不起疑，这哑婆婆的掩饰功夫实在做得极好。转念又想：“这婆婆如也将我高高挂在通元谷的公孙树上，又在我身上挂一块布条，说我是天下第一淫棍之类，我身为恒山派掌门，又穿着这样一身不伦不类的女人装束，这个脸可丢得大了。幸好她是拖我去悬空寺，让她在寺中吊打一顿，不致公然出丑，也就罢了。”想到今晚虽然倒霉，但不致在恒山别院中高挂示众，也算得不幸中的大幸，又想：“不知她是否知晓我身份，莫非瞧在我恒山掌门的份上，这才优待三分？”

一路之上，山石将他撞得全身皮肉之伤不计其数，好在脸孔向上，还没伤到五官。到得悬空寺，那婆婆将他直向飞阁拖去，直拖上左首灵龟阁的最高层。令狐冲叫声：“啊哟，不好！”灵龟阁外是座飞桥，下临万丈深渊，那婆婆只怕要将自己挂在飞桥之上。这悬空寺人迹罕至，十天半月难得有人到来，这婆婆若将自己挂在那里，不免活生生饿死，这滋味可大大不妙。但既无水米到口，又怎说得上“滋味”二字！

那婆婆将他在阁中一放，径自下阁去了。令狐冲躺在地下，推想这恶婆娘到底是什么来头，竟没半点头绪，料想必是恒山派的一位前辈名宿，便如是于嫂一般的人物，说不定当年是服侍定静、定闲等人之师父的。想到此处，心下略宽：“我既是恒山掌门，她总有些香火之情，不会对我太过为难。”但转念又想：“我扮成了这副模样，只怕她认我不出。倘若她以为我也是张夫人之类，故意扮成了她的样子，前来卧底，意图不利于恒山，不免对我‘另眼相看’，多给我些苦头吃，那可糟得很了。”

也不听见楼梯上脚步响声，那婆婆又已上来，手中拿了绳索，将令狐冲手脚反缚了，又从怀中取出一根黄布条子，挂在他颈中。令狐冲好奇心大起，要想看看布条上写些什么，可是便在此时，双眼一黑，已给她用黑布蒙住了双眼。令狐冲心想：“这婆婆好生机灵，明知我急欲看那布条，却不让看。”又想：“令狐冲是无行浪子，天下知名，这布条上自不会有什么好话，不用看也知道。”

只觉手腕脚踝上一紧，身子腾空而起，已给高高悬挂在横梁之上。令狐冲怒气冲天，又大骂起来，他虽爱胡闹，却也心细，寻思：“我一味乱骂，毕竟难以脱身，须当慢慢运气，打通穴道，待得一剑在手，便可将她制住了。我也将她高高挂起，再在她头颈中挂根黄布条子，那布条上写什么字好？天下第一恶婆！不好，称她天下第一，说不定她心中反而欢喜，我写‘天下第十八恶婆’，让她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排名在她之上的那十七个恶婆究竟是些什么人。”侧耳倾听，不闻呼吸之声，这婆婆已下阁去了。

挂了两个时辰，令狐冲已饿得肚中咕咕做声，但运气之下，穴道渐通，心下正自暗喜，忽然间身子一晃，砰的一声，重重摔在楼板上，竟是那婆婆放松了绳索。但她何时重来，自己浑没半点知觉。那婆婆扯开了蒙住他眼上的黑布，令狐冲颈中穴道未通，没法低头看那布条，只见到最底下一字是个“娘”字。

他暗叫“不好！”心想她写了这个“娘”字，定然当我是女人，她写我是淫徒、浪子，都没什么，将我当做女子，那可大大的糟糕。

只见那婆婆从桌上取过一只碗来，心想：“她给我喝水，还是喝汤？最好是喝酒！”突然间头上一阵滚热，大叫一声：“啊哟！”这碗中盛的竟是热水，照头淋在他头顶。

令狐冲大骂：“贼婆娘，你干什么？”只见她从怀中取出一柄剃刀，令狐冲吃了一惊，但听得嗤嗤声响，头皮微痛，那婆婆竟在给他剃头。令狐冲又惊又怒，不知这疯婆子是何用意，过不多时，一头头发已给剃得干干净净，心想：“好啊，令狐冲今日做了和尚。啊哟，不对，我身穿女装，那可是做了尼姑啦！”突然间心中一寒：“盈盈本来开玩笑，说叫我扮作尼姑，这一语成谶，只怕大事不妙。说不定这恶婆娘已知我是何人，认为大男人做恒山派掌门大大不妥，不但剃了我头，还要……还要将我阉了，便似不可不戒一般，叫我无法秽乱佛门清净之地。这贼婆忠于恒山派，发起疯来什么事都做得出。啊哟，令狐冲今日要遭大劫，‘武林称雄，挥剑自宫’，莫要被迫去修习辟邪剑法。”那婆婆剃完了头，将地下的头发扫得干干净净。令狐冲心想事势紧急，疾运内力，猛冲被封的穴道，正觉被封的几处穴道有些松动，忽然背心、后腰、肩头几处穴道一麻，又给她补了几指。令狐冲长叹一声，连“恶婆娘”三字也不想骂了。

那婆婆取下他颈中的布条，放在一旁，令狐冲这才看见，布条上写道：“天下第一瞎子，不男不女恶婆娘。”他登时暗暗叫苦：“原来这婆娘装聋作哑，她是听得见说话的，否则不戒大师说我是天下第一瞎子，她又怎会知道？若不是不戒大师跟女儿说话时她在旁偷听，便是仪琳跟我说话时她在旁偷听，说不定两次她都偷听了。”当即大声道：“不用假扮了，你不是聋子。”但那婆娘仍然不理，径自伸手来解他衣衫。

令狐冲大惊，叫道：“你干什么？”嗤的一声响，那婆婆将他身上女服撕成两半，扯了下来。

令狐冲惊叫：“你要是伤了我一根寒毛，我将你斩成肉酱。”转念一想：“她将我满头头发都剃了，岂只伤我寒毛而已？”

那婆婆取过一块小小磨刀石，蘸了些水，将那剃刀磨了又磨，伸指一试，觉得满意了，放在一旁，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瓶上写着“天香断续胶”五字。令狐冲数度受伤，都曾用过这恒山派治伤灵药，一见到这瓷瓶，不用看瓶上的字，也知是此伤药，另有一种“白云熊胆丸”，用以内服。果然那婆婆跟着又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赫然便是“白云熊胆丸”。那婆婆再从怀里取出了几根白布条子出来，乃是裹伤用的绷带。令狐冲旧伤已愈，别无新伤，那婆婆如此安排，摆明是要在他身上新开一两个伤口了，心下只暗暗叫苦。

那婆婆安排已毕，双目凝视令狐冲，隔了一会，将他身子提起，放在板桌之上，又神色木然地瞧着他。令狐冲身经百战，纵然身受重伤，为强敌所困，亦无所惧，此刻面对着这样一个老婆婆，却说不出的害怕。那婆婆慢慢拿起剃刀，烛火映上剃刀，光芒闪动，令狐冲额头的冷汗一滴滴地落在衣襟之上。

突然之间，他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更不细思，大声道：“你是不戒和尚的老婆！”

那婆婆身子一震，退了一步，说道：“你——怎——么——知——道？”声音干涩，一字一顿，便如是小儿初学说话一般。

令狐冲初说那句话时，脑中未曾细思，经她这么一问，才去想自己为什么知道，冷笑一声，道：“哼，我自然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心下却在迅速推想：“我为什么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是了，她挂在不戒大师颈中字条上写‘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这‘负心薄幸、好色无厌’八字评语，除了不戒大师自己之外，世上只有

他妻子方才知晓。”大喊道：“你心中还是念念不忘这个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否则他去上吊，为什么你要割断他上吊的绳子？他要自刎，为什么你要偷了他的刀子？这等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让他死了，岂不干净？”

那婆婆冷冷地道：“让他——死得这等——爽快，岂不——便宜了——他？”令狐冲道：“是啊，让他这十几年中心急如焚，从关外找到藏边，从漠北找到西域，到每一座尼姑庵去找你，你却躲在这里享清福，那才算没便宜了他！”那婆婆道：“他罪有——应得，他娶我为妻，为什么——调戏女子？”令狐冲道：“谁说他调戏了？人家瞧你的女儿，他也瞧了瞧人家，又有什么不可以？”那婆婆道：“娶了妻的，再瞧女人，不可以。”

令狐冲觉得这女人无理可喻，说道：“你是嫁过人的女人，为什么又瞧男人？”那婆婆怒道：“我几时瞧男人？胡说八道！”令狐冲道：“你现在不是正瞧着我吗？难道我不是男人？不戒和尚只不过瞧了女人几眼，你却拉过我头发，摸过我头皮。我跟你讲，男女授受不亲，你只要碰一碰我身上的肌肤，便是犯了清规戒律。幸好你只碰到我头皮，没摸到我脸，否则观音菩萨一定不饶你。”他想这女人少在外间走动，不通世务，须得吓她一吓，免得她用剃刀在自己身上乱割乱划，更免得她强迫自己练辟邪剑法。

那婆婆道：“我斩下你的手脚脑袋，也不用碰到你身子。”令狐冲道：“要斩脑袋，只管请便。”那婆婆冷笑道：“要我杀你，可也没这般容易。现下有两条路，任你自择。一条是你快快娶仪琳为妻，别害得她伤心而死。你如摆臭架子不答允，我就阉了你，叫你做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你不娶仪琳，也就娶不得第二个不要脸的坏女人。”她十多年来装聋作哑，久不说话，口舌已极不灵便，说了这会子话，言语才流畅了些。

令狐冲道：“仪琳固然是个好姑娘，难道世上除了她之外，别的姑娘都是不要脸的坏女人？”那婆婆道：“差不多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到底答不答允，快快说来。”

令狐冲道：“仪琳小师妹是我的好朋友，她如知道你这么逼我，她可要生气的。”那婆婆道：“你娶了她为妻，她欢喜得很，什么气都消了。”令狐冲道：“她是出家人，发过誓不能嫁人的。一动凡心，菩萨便要责怪。”那婆婆道：“倘若你做了和尚，菩萨便不只怪她一人了。我给你剃头，难道是白剃的么？”

令狐冲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原来你给我剃光了头，是要我做和尚，以便娶小尼姑为妻。你老公从前这样干，你就叫我学他的样。”那婆婆道：“正是。”令狐冲笑道：“天下光头秃子多得很，剃光了头，并不就是和尚。”那婆婆道：“那也容易，我在你脑门上烧几个香疤便是。秃头不一定是和尚，秃头而又烧香疤，那总是和尚了。”说着便要动手。令狐冲忙道：“慢来，慢来。做和尚要人家心甘情愿，哪有强迫之理？”那婆婆道：“你不做和尚，便做太监。”

令狐冲心想：这婆婆疯疯癫癫，只怕什么事都做得出，须得先施缓兵之计，说道：“你叫我做太监之后，忽然我回心转意了，想娶仪琳小师妹为妻，那怎么办？不是害了我二人一世吗？”那婆婆怒道：“咱们学武之人，做事爽爽快，一言而决，又有什么三心两意、回心转意的？和尚便和尚，太监便太监！男子汉大丈夫，怎可拖泥带水？”令狐冲笑道：“做了太监，便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那婆婆怒道：“咱们在谈论正事，谁跟你说笑？”

令狐冲心想：“仪琳小师妹温柔美貌，对我又是深情一片，但我心早已属于盈盈，岂可相负？这婆婆如此无理见逼，大丈夫宁死不屈。”说道：“婆婆，我问你，一个男子汉负心薄幸、好色无厌，好是不好？”那婆婆道：“那又何用多问？这种人比猪狗也不如，枉自为人。”令狐冲道：“是了。仪琳小师妹人既美貌，对我又好，为什么我不娶她为妻？只因我早已与另一位姑娘有了婚姻之约。这位姑娘待我恩重如山，令狐冲就算全身皮肉都给你割烂了，我也决不负她。倘若辜负了她，岂不是变成了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不戒大师这个‘天下第一’的称号，便让我令狐冲给抢过来了。”

那婆婆道：“这位姑娘，便是魔教的任大小姐，那日魔教教众在这里将你围住了，便是她出手相救的，是不是？”令狐冲道：“正是，这位任大小姐你是亲眼见过的。”那婆婆道：“那容易得很，我叫任大小姐抛弃了你，算是她对你负心薄幸，不是你对她负心薄幸，也就是了。”令狐冲道：“她决不会抛弃我的。她肯为我舍了性命，我也肯为她舍了性命。我不会对她负心，她也决不会对我负心。”

那婆婆道：“只怕事到临头，也由不得她。恒山别院中臭男人多得很，随便找一个来做她丈夫就是了。”令狐冲大声怒喝：“胡说八道！”

那婆婆道：“你说我办不到吗？”走出门去，只听得隔房开门之声，那婆婆重又回进房来，手中提着一个女子，手足被缚，正便是盈盈。

令狐冲大吃一惊，没料到盈盈竟也已落入这婆娘的手中，见她身上并没受伤的模样，略略宽心，叫道：“盈盈，你也来了。”盈盈微微一笑，说道：“你们的说话，我都听见啦。你说决不对我负心薄幸，我听着很欢喜。”那婆婆喝道：“在我面前，不许说这等不要脸的话。小姑娘，你要和尚呢，还是要太监？”盈盈脸上一红，道：“你的话才真难听。”

那婆婆道：“我仔细想想，要令狐冲这小子抛弃了你，另娶仪琳，他是决计不肯的。”令狐冲大声喝彩：“你开口说话以来，这句话最有道理。”那婆婆道：“那我老人家做做好事，就让一步，便宜了令狐冲这小子，让他娶了你们两个。他做和尚，两个都娶；做太监，一个也娶不成。只不过成亲之后，你可不许欺侮我的乖女儿，你们两头大，不分大小。你年纪大着几岁，就让仪琳叫你姊姊好了。”

令狐冲道：“我……”他只说了个“我”字，哑穴上一麻，已给她点得说不出话来。那婆婆跟着又点了盈盈的哑穴，说道：“我老人家决定了的事，不许你们啰里啰唆打岔。让你这小和尚娶两个如花如玉的老婆，还有什么话好说？哼，不戒这老贼秃，有什么用？见到女儿害相思病，空自干着急，我老人家一出手就马到成功。”说着飘身出房。

令狐冲和盈盈相对苦笑，话固不能说，连手势也不能打。令狐冲凝望着她，其时朝阳初升，日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桌上的红烛兀自未熄，不住晃动，轻烟的影子飘过盈盈晶莹如白玉的脸，更增丽色。

只见她眼光射向抛在地下的剃刀，转向板凳上放着的药瓶和绷带，脸上露出嘲弄之意，显然在取笑他：“好险，好险！”但立即眼光转开，低垂下来，脸上罩了一层红晕，知道这种事固然不能说，连想也不能想。

令狐冲见到她娇羞无邪，似乎是做了一件大害羞事而给自己捉到一般，不禁心中一荡，不自禁地想：“倘若我此刻身得自由，我要过去抱她一抱，亲她一亲。”

只见她眼光慢慢转将上来，与令狐冲的眼光一触，赶快避开，粉颊上红晕本已渐消，突然间又面红过耳。令狐冲心想：“我对盈盈当然坚贞不二。那恶婆娘逼我和仪琳小师妹成亲，为求脱身，只好暂且敷衍，待得她解了我穴道，我手中有剑，还怕她怎的？这恶婆娘拳脚功夫虽好，和左冷禅、任教主他们相比，那还差得很远。剑上功夫决不是我敌手。她胜在轻手轻脚，来去无声，实施偷袭，叫人猝不及防。若是真打，盈盈尚胜她三分，不戒大师也比她强些。”

他想得出神，眼光一转，只见盈盈又在瞧着自己，这一次她不再害羞，显是没再想到太监的事。见她眼光斜而向上，嘴角含笑，那是在笑自己的光头，不想太监而在笑和尚了。

令狐冲哈哈大笑，可是没能笑出声来，但见盈盈笑得更加欢喜了，忽见她眼珠转了几转，露出狡狴的神色，左眼眨了一下，又眨一下。令狐冲未明她的用意，只见她左眼又眨了两下，心想：“连眨两下，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了，她在笑我要娶两个老婆。”当即左眼眨了一下，收起笑容，脸上神色甚是严肃，意思说：“只娶你一个，决无二心。”盈盈微微摇头，左眼又眨了两下，意思似是说：“娶两个就两个好了！”

令狐冲又摇了摇头，左眼眨了一眨。他想将头摇得大力些，以示坚决，只是周身穴道给点得太多，难以出力，脸上神气却诚挚之极。盈盈微微点头，眼光又转到剃刀上去，再缓缓摇了摇头。令狐冲双目凝视着她。盈盈的眼光慢慢移动，和他相对。

两人相隔丈许，四目交视，忽然间心意相通，实已不必再说一句话，反正于对方的情意全然明白。娶不娶仪琳无关紧要，是和尚是太监无关紧要。两人死也好，活也好，既已有了两心如一的此刻，便已心满意足，眼前这一刻便是天长地久，纵然天崩地裂，这一刻也已拿不去、销不掉了。

两人脉脉相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有人走上阁来，两人这才从情意缠绵、销魂无限之境中醒了过来。

只听得一个少女清脆的声音道：“哑婆婆，你带我来干什么？”正是仪琳的声音。听得她走进隔房，坐了下来，那婆婆显然陪着她在一起，但听不到她丝毫行动之声。过了一会，听得那婆婆慢慢地道：“你别叫我哑婆婆，我不是哑的。”

仪琳一声尖叫，极是惊讶，颤声说道：“你……你不……不哑了？你好了？”那婆婆道：“我从来就不是哑巴。”仪琳道：“那……那么你从前也不聋，听……听得见我……我的话？”语声中显出极大的惊恐。那婆婆道：“好孩子，你怕什么？我听得见你的说话，那可不更好么？”令狐冲听到她语气慈和亲切，在跟亲生女儿说话时，终于露出了爱怜之意。

但仪琳仍惊惶之极，颤声道：“不，不！我要去了！”那婆婆道：“你再坐一会，我有件很要紧的事跟你说。”仪琳道：“不，我……我不要听。你骗我，我只当你都听不见，我……我才跟你说那些话，你骗我！”她语声哽咽，已急得哭了出来。

那婆婆轻拍她的肩膀，柔声道：“好孩子，别担心。我不是骗你，我怕你闷出病来，让你说了出来，心里好过些。我来到恒山，一直就扮作又聋又哑，谁也不知道，

并不是故意骗你。”仪琳抽抽噎噎地哭泣。那婆婆又柔声道：“我有一件最好的事跟你说，你听了一定很欢喜的。”仪琳道：“是我爹的事吗？”那婆婆道：“你爹，哼，我才不管他呢，是你令狐师兄的事。”仪琳颤声道：“你别提……别提他，我……我永远不跟你提他了。我要去念经啦！”那婆婆道：“不，你耽一会，听我说完。你令狐师兄跟我说，他心里其实爱你得紧，比爱那个魔教任大小姐，还胜过十倍。”

令狐冲向盈盈瞧了一眼，心下暗骂：“臭婆娘，撒这漫天大谎！”

仪琳叹了口气，轻声道：“你不用哄我。我初识得他时，令狐师兄只爱他小师妹一人，爱得要命，心里便只一个小师妹。后来他小师妹对他不起，嫁了别人，他就只爱任大小姐一人，也是爱得要命，心里便只一个任大小姐。”

令狐冲和盈盈目光相接，心头均感甜蜜无限。

那婆婆道：“其实他一直在偷偷喜欢你，只不过你是出家人，他又是恒山派掌门，不能露出这个意思来。现下他下了大决心，许下大愿心，决意要娶你，因此先落发做了和尚。”仪琳又一声惊呼，道：“不……不会的，不可以的，不能够！你……你叫他别做和尚。”那婆婆叹道：“来不及啦，他已经做了和尚。他说，不管怎么，一定要娶你为妻。倘若娶不成，他就自尽，要不然就去做太监。”

仪琳道：“做太监？我师父曾说，这是粗话，我们出家人不能说的。”那婆婆道：“太监也不是粗话，那是服侍皇帝、皇后的低三下四之人。”仪琳道：“令狐师兄最是心高气傲，不愿受人拘束，他怎肯去服侍皇帝、皇后？我看他连皇帝也不肯做，别说到去服侍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做太监。”那婆婆道：“做太监也不是真的去服侍皇帝、皇后，那只是个比喻。做太监之人，是不会生养儿女的。”仪琳道：“我可不信。令狐师兄日后和任大小姐成亲，自然会生好几个小宝宝。他二人都这么好看，生下来的儿女，一定可爱得很。”

令狐冲斜眼相视，但见盈盈双颊晕红，娇羞中喜悦不胜。那婆婆生气了，大声道：“我说他不会生儿子，就是不会生。别说生儿子，娶老婆也不能。他发了毒誓，非娶你不可。”仪琳道：“我知道他心中只任大小姐一个。”

那婆婆道：“他任大小姐也娶，你也娶。懂了吗？一共娶两个老婆。这世上的男人三妻四妾都有，别说娶两个了。”仪琳道：“不会的。一个人心中爱了什么人，他就只想到这个人，朝也想，晚也想，吃饭时候、睡觉时候也想，怎能又去想第二个人？好像我爹那样，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走遍天涯海角，到处去寻她。天下女子多得很，如果可以娶两个女人，我爹怎地又不另娶一个？”那婆婆默然良久，叹道：“他……他从前做错了事，后来心中懊悔，也是有的。”

仪琳道：“我要去啦。婆婆，你要是向旁人提到令狐师兄他……他要娶我什么的，我可不能活了。”那婆婆道：“那又为什么？他说非娶你不可，你难道不喜欢么？”仪琳道：“不，不！我时时想着他，时时向菩萨求告，要菩萨保佑他逍遥快活，只盼他无灾无难，得如心中所愿，和任大小姐成亲。婆婆，我只是盼他心中欢喜。我从来没盼望他来娶我。”那婆婆道：“他倘若娶不成你，他就决不会快活，连做人也没味道了。”仪琳道：“都是我不好，只道你听不见，向你说了这许多令狐师兄的话。他是当世的大英雄、大豪杰，我只是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的小尼姑。他说过的，‘一见尼

姑，逢赌必输’，见了我都会倒霉，怎会娶我？我皈依佛门，该当心如止水，再也不能想这种事。婆婆，你以后提也别提，我……我以后也决不见你了。”

那婆婆急了，道：“你这小丫头莫名其妙。令狐冲已为你做了和尚，他说非娶你不可，倘若菩萨责怪，那就只责怪他。”仪琳轻轻叹了口气，道：“他和我爹也一般想么？一定不会的。我妈聪明美丽，性子和顺，待人再好不过，是天下最好的女人。我爹为她做和尚，那是应该的，我……我可连妈妈的半分儿也及不上。”

令狐冲心下暗笑：“你这个妈妈，聪明美丽固然不见得，性子和顺更加不必谈起。和你自己相比，你妈妈才半分儿不及你呢。”

那婆婆道：“你怎知道？”仪琳道：“我爹每次见我，总是说妈妈的好处，说她温柔斯文，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一生之中，连蚂蚁也没踏死过一只。天下所有最好的女人加在一起，也及不上我妈妈。”那婆婆道：“他……他真的这样说？只怕是……是假心假意。”说这两句话时声音微颤，显是心中颇为激动。仪琳道：“当然是真心！再真也没有了。我是他女儿，爹怎么会骗我？”

霎时之间，灵龟阁中寂静无声，那婆婆似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仪琳道：“哑婆婆，我去了。我今后再也不见令狐师兄啦，我只是每天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只听得脚步声响，她轻轻地走下楼去。

过了良久良久，那婆婆似乎从睡梦中醒来，低低地自言自语：“他说我是天下最好的女人？他走遍天涯海角，到处在找我？那么，他其实并不是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突然间提高嗓子，叫道：“仪琳，仪琳，你在哪里？”但仪琳早已去得远了。

那婆婆又叫了两声，不闻应声，急速抢下楼去。她赶得十分急促，但脚步声仍细微如猫，几不可闻。

三十八 聚歼

令狐冲和盈盈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一时百感交集。阳光从窗中照射过来，剃刀上一闪一闪发光。令狐冲心想：“想不到这场厄难，竟会如此度过？”

忽然听得悬空寺下隐隐有说话之声，相隔远了，听不清楚。过得一会，听得有人走近寺来，令狐冲叫道：“有人！”这一声叫出，才知自己哑穴已解。人身上哑穴点得最浅，他内力较盈盈为厚，竟先自解了。盈盈点了点头。令狐冲想伸展手足，兀自动弹不得。但听得有七八人大声说话，走进悬空寺，跟着拾级走上灵龟阁来。

只听一人粗声粗气地道：“这悬空寺中鬼也没一个，还搜什么？可也忒煞小心了。”正是头陀仇松年。西宝和尚道：“上边有令，还是照办的好。”

令狐冲急速运气冲穴，可是他的内力主要得自旁人，虽然浑厚，却不能运用自如，越着急，穴道越难解开。听得严三星道：“岳先生说成功之后，将辟邪剑法传给咱们，我看这话有九分靠不住。这次来到恒山干事，虽说大功告成，但立功之人如此众多，咱们又没出什么大力，他凭什么要单单传给咱们？”

说话之间，几人已上得楼来，一推开阁门，突然见到令狐冲和盈盈二人手足绑缚，分别坐在桌上和地上，不禁齐声惊呼。

“滑不留手”游迅道：“任大小姐怎地在这里？唔，还有一个和尚。”张夫人道：“谁敢对任大小姐如此无礼？”走到盈盈身边，便去解她的绑缚。游迅道：“张夫人，且慢，且慢！”张夫人道：“什么且慢？”游迅道：“这可有点奇哉怪也！”玉灵道人突然叫道：“咦，这不是和尚，是……是令狐掌门令狐冲。”

几个人一齐转头，向令狐冲瞧去，登时认了出来。这八人素来对盈盈敬畏，对令狐冲也甚忌惮，当下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意。严三星和仇松年突然同时说道：“大功一件！”玉灵道人道：“正是。他们抓到些小尼姑，有什么稀罕？拿到恒山派掌门，那才是大大的功劳。这一下，岳先生非传我们辟邪剑法不可。”张夫人问道：“那怎么办？”八人心中转的都是一般念头：“若将任大小姐放了，别说拿不到令狐冲，咱们几人立时便性命不保，那怎么办？”但在盈盈积威之下，若说不去放她，却又万万不敢。

游迅笑嘻嘻地道：“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不做君子，那也罢了，不做大丈夫，未免可惜！可惜得很！”玉灵道人道：“你说是趁机下手，杀人灭口？”游迅道：“我没说过，是你说的。”张夫人厉声道：“圣姑待咱们恩重，谁敢对她不敬，我第一个就不答应。”仇松年道：“你到这时候再放她，难道她还会领咱们的情？她又怎肯让咱们擒拿令狐冲？”张夫人道：“咱们好歹也入过恒山派的门，欺师叛门，是谓不义。”说着伸手便去解盈盈的绑缚。

仇松年厉声喝道：“住手！”张夫人怒道：“你说话大声，吓唬人吗？”仇松年刷的一声，戒刀出鞘。张夫人动作也极迅捷，抽出短刀，将盈盈手足上的绳索两下割断。她想盈盈武功极高，只须解开她绑缚，七人便群起而攻，也无所惧。刀光闪处，仇松年的戒刀已砍了过来。张夫人短刀嗤嗤有声，连刺三刀，将仇松年逼退了两步。

余人见盈盈绑缚已解，心下均有惧意，退到门旁，便欲争先下楼，但见盈盈一动不动，竟不跃起，才知她穴道遭点，又都慢慢回来。

游迅笑嘻嘻地道：“我说呢，大家是好朋友，为什么要动刀子，那不是太伤和气吗？”仇松年叫道：“任大小姐穴道一解，咱们还有命吗？”持刀又向张夫人扑去，戒刀对短刀，登时打得十分激烈。仇松年身高力大，戒刀又极沉重，但在张夫人贴身肉搏之下，这头陀竟占不到丝毫便宜。游迅笑道：“别打，别打，有话慢慢商量。”拿着折扇，走近相劝。仇松年喝道：“滚开，别碍手碍脚！”游迅笑道：“是，是！”转过身来，突然间右手抖动，张夫人一声惨呼，游迅手中那柄钢骨折扇已从她喉头插入。游迅笑道：“大家自己人，我劝你别动刀子，你一定不听，那不是太不讲义气了吗？”折扇抽出，张夫人喉头鲜血疾喷出来。

这一着大出各人意料之外，仇松年一惊退开，骂道：“他妈的，龟儿子原来帮我。”

游迅笑道：“不帮你，又帮谁？”转过身来，向盈盈道：“任大小姐，你是任教主的千金，大家瞧在你爹爹份上，都让你三分，不过大家对你又敬又怕，还是为了你有‘三尸脑神丹’的解药。把这解药拿了过来，你圣姑也就不足道了。”六人都道：“对，对，拿了她的解药，杀了她灭口。”玉灵道人道：“大伙儿先得立一个誓，这件事倘若有人泄漏半句，身上的‘三尸脑神丹’立时便即发作。”这几人眼见已非杀盈盈不可，但一想到任我行，无不惊怖，这事如泄漏了出去，江湖虽大，可无容身之所。当下七人一齐起誓。

令狐冲知他们一起完誓，使会动刀杀了盈盈，急运内功在几处被封穴道上冲了几下，却全无动静。他心中一急，向盈盈瞧去，见她一双妙目凝望自己，眼神中全无惧色，当即宽心：“反正总是要死，我二人同时毙命，也好得很。”

仇松年向游迅道：“动手啊。”游迅道：“仇头陀向来行事爽快，最有英雄气概，还是请仇兄动手。”仇松年骂道：“你不动手，我先宰了你。”游迅笑道：“仇兄既然不敢，那么严兄出手如何？”仇松年骂道：“你奶奶的，我为什么不敢？今日老子就是不想杀人。”玉灵道人道：“不论是谁动手都是一样，反正没人会说出去。”西宝和尚道：“既然都一样，那么就请道兄出手好了。”严三星道：“有什么推三阻四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大伙儿谁也信不过谁，大家都拔出兵刃来，同时往任大小姐身上招呼。”这些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但临到决意要杀盈盈，仍不敢对她有何轻侮的言语。

游迅道：“且慢，让我先取了解药在手再说。”仇松年道：“为什么让你先取？你拿在手中，便来要挟旁人，让我来取。”游迅道：“给你拿了，谁敢说你不会要挟？”玉灵道人道：“别挨时候了！挨到她穴道解了，那可糟糕。先杀人，再分药！”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余人纷纷取出兵刃，围在盈盈身周。

盈盈眼见大限已到，目不转睛地瞧着令狐冲，想着这些日子来和他同过的甜蜜时光，嘴边现出了温柔微笑。

严三星叫道：“我叫一二三，大家同时下手，一、二、三！”他“三”字一出口，七件兵刃同时向盈盈身上递去。哪知七件兵刃递到她身边半尺之处，不约而同地都停住不前。

仇松年骂道：“胆小鬼，干吗不敢杀过去？就想旁人杀了她，自己不落罪名！”西宝和尚道：“你胆子倒大得很，你的戒刀可也没砍下！”七人心中各怀鬼胎，均盼旁人先将盈盈杀了，自己的兵刃上不用溅血，要杀这个向来敬畏的人，可着实不易。仇松年道：“咱们再来！这一次谁的兵刃再停着不动，那便是龟儿子王八蛋，婊子养的，猪狗不如！我来叫一二三。一——二——”

这“三”字尚未出口，令狐冲抢先叫道：“辟邪剑法！”

七人一听，立即回头，倒有四人齐声问道：“什么？”岳不群以辟邪剑法在封禅台上刺瞎左冷禅，轰传武林，这七人艳羡之极，这些时候来日思夜想，便是这《辟邪剑谱》。

令狐冲念道：“辟邪剑法，剑术至尊，先练剑气，再练剑神。气神基定，剑法自精。剑气如何养，剑神如何生？奇功兼妙诀，皆在此中寻。”他念一句，七人向他移近半步，念得六七句，七个人都已离开盈盈身畔，走到他身边。

仇松年听他住口不念，问道：“这……这便是《辟邪剑谱》吗？”令狐冲道：“不是《辟邪剑谱》，难道是《邪辟剑谱》？”仇松年道：“你念下去。”令狐冲念道：“练气之道，首在意诚，凝意集思，心田无尘……”念到这里便不念了。西宝和尚催道：“念下去，念下去。”玉灵道人却口舌微动，跟着念诵，用心记忆：“练气之道，首在意诚，凝意集思，心田无尘。”

其实令狐冲从未见过《辟邪剑谱》，他所念的，只是华山剑法的歌诀，将“华山之剑，至轻至灵”这八字改成了“辟邪剑法，剑术至尊”而已。这本是岳不群所传的“气宗”歌诀，因此有什么“先练剑气，再练剑神”的词句。否则令狐冲读书不多，识得的字便已有限，仓促之际，如何能出口成章，这等似模似样？但仇松年等人一来没听过华山剑法的歌诀，二来心中念念不忘于辟邪剑法，已如入魔一般，一听有人背诵辟邪剑法的歌诀，个个神魂颠倒，哪里还有余暇来细思剑谱的真假？

令狐冲继续念道：“绵绵泊泊，剑气充盈，辟邪剑出，杀个干净……”这“杀个干净”四字，是他信口胡诌的，华山剑诀中本是“华山剑出，气凝心定”。他念到此处，说道：“这个，这个……下面好像是‘杀不干净，剑法不灵’，又好像不是，有点记不清楚了。”

西宝和尚等齐问：“剑谱在哪里？”令狐冲道：“这剑谱……可决不是在我身上。”一面说，一面眼望自己腹部。这句话当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一言既出，两只手同时伸入他怀中摸去，一只是西宝和尚的，一只是仇松年的。突然间两人齐声惨叫，西宝和尚脑浆迸裂，仇松年背上一枝长剑贯胸而出，却是分别遭了严三星和玉灵道人的毒手。

严三星冷笑道：“大伙儿辛辛苦苦地找这《辟邪剑谱》，好容易剑谱出现，这两个龟蛋却想独占，天下有这等便宜事？”砰砰两声，飞腿将两人尸体踢了开去。

令狐冲初时假装念诵《辟邪剑谱》，只是眼见盈盈命在顷刻，情急智生，将众人

引开，只盼拖延时刻，自己或盈盈被点的穴道得能解开，没想到此计甚灵，不但引开了七个凶人，且逗得他们自相残杀，七人中只剩下了五人，不由得暗暗心喜。

游迅道：“这剑谱是否真在令狐冲身上，谁也没瞧见，咱们自己先砍杀起来，未免太心急了些……”他一言未毕，严三星已翻着怪眼，恶狠狠地瞪着他，说道：“你说我们心急，你心中不服，是不是？只怕你想独吞剑谱？”游迅道：“独吞是不敢，像这位大和尚这般脑袋瓜子开花，有什么好玩？不过这剑谱天下闻名，大伙儿一齐开开眼界，总是想的。”桐柏双奇齐声道：“不错，谁也不能独吞，要瞧便一起瞧。”

严三星向游迅道：“好，那么你去这小子怀中，将剑谱取出来。”游迅摇头微笑，说道：“在下决无独吞之意，也不敢先睹为快。严兄取了出来，让在下瞧上几眼，也就心满意足了。”严三星向玉灵道人道：“那么你去取！”玉灵道人道：“还是严兄去取的好。”严三星向桐柏双奇二人望去，二人也都摇了摇头。严三星怒道：“你们四个龟蛋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我不明白？你们想老子去取剑谱，趁机害了老子，姓严的可不上这个当。”五人面面相觑，登成僵持之局。

令狐冲生怕他们又去加害盈盈，说道：“你们且不用忙，让我再记一记看，嗯，辟邪剑出，杀个干净，杀不干净，剑法不灵……不对，不对，剑法不灵，何必独吞？糟糕，糟糕，这剑谱深奥得很，说什么也记不全。”

那五人一心一意志在得到剑谱，怎听得出这剑法的语句粗陋不文，只因易懂，听了更加心痒难搔。严三星单刀一扬，喝道：“要我去这小子怀中取剑谱，那也不难。你们四人都退到门外去，免得龟儿子不存好心，我一伸手，刀剑拐杖，便招呼到老子后心。”桐柏双奇一言不发，便退到了门外。游迅笑嘻嘻地也退了出去。玉灵道人略一迟疑，退了几步。严三星喝道：“你两只脚都站到门槛外面去！”玉灵道人道：“你吆喝什么？老子爱出便出去，不爱出去，你管得着吗？”话虽如此，终于还是走到了门槛之外。四人目不转睛地监视着他，料想这灵龟阁悬空而筑，若要脱身，楼梯是必经之途，不怕他取得剑谱之后飞上天去。

严三星转过身来，背向令狐冲，两眼凝视着门外的四人，唯恐他们暴起发难，向自己袭击，反转左手，到令狐冲怀中摸索，摸了一会，不觉有何书册，当下将单刀横咬在口，左手抓住令狐冲胸口，伸右手去摸。左手只这么一使劲，登时觉得内力突然外泄，他一惊之下，急忙缩手，岂知那只手却如黏在令狐冲肌肤上一般，竟缩不回来。他越加吃惊，忙运力外夺，越运劲，内力外泄越快。他拚命挣扎，内力便如河堤决口般奔泻出去。

令狐冲于危急之际，忽有敌人内力源自至，心中大喜，说道：“你何必制住我心脉？我将剑诀背给你听便是了。”嘴唇乱动，作说话之状。玉灵道人等在门外见了，还道他真在背诵剑谱，自己一句也没听到，岂不太也吃亏，当即一拥而入，抢到令狐冲身前。令狐冲道：“是了，这本便是剑谱，你取出来给大家瞧瞧吧！”可是严三星的左手黏在他身上，哪里伸得出来？玉灵道人只道严三星已抓住了剑谱，不即取出，自是意欲独吞，当即伸手也往令狐冲怀中抓去，一碰到令狐冲的肌肤，内力外泄，一只手也给黏住了。

令狐冲叫道：“你们两个别争，这般拉扯，撕烂了剑谱，大家都看不成！”

桐柏双奇互相使个眼色，黄光闪处，两根黄金拐杖当空击下，严三星和玉灵道人登时脑浆迸裂而死。两人一死，内力消散，两只手掌离开令狐冲身体，尸横就地。

令狐冲突然得到二人的内力，这是来自受封穴道之外的劲力，不因穴道被封而有窒滞，自外向内一加冲击，受封的穴道登时解了。他原来的内力何等深厚，微一使力，手上所绑绳索立即崩断，伸手入怀，握住了短剑剑柄，道：“剑谱在这里，哪一位来取吧。”

桐柏双奇脑筋迟钝，对他双手脱缚竟不以为异，听他说愿意交出剑谱，大喜之下，一齐伸手来接。突然间白光闪动，啪啪两声，两人的右手同时齐腕而断，手掌落地。两人齐声惨叫，向后跃开。令狐冲崩断脚上绳索，飞身跃在盈盈面前，向游迅道：“剑法一灵，杀个干净！游兄，你要不要瞧剑谱？”

饶是游迅老奸巨猾，这时也已吓得面如土色，颤声道：“谢谢，我……我不瞧了。”

令狐冲笑道：“不用客气，瞧上一瞧，那也不妨的。”伸左手在盈盈背心和腰间推拿数下，解开了她被封的穴道。

游迅全身簌簌地抖个不停，说道：“令狐公……公子……令狐大……大……大侠，你你……你……”双膝一屈，跪倒在地，说道：“小人罪该万死，多说……多说也无用了，圣姑和掌门人但有所命，小人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令狐冲笑道：“练那辟邪剑法，第一步功夫是很好玩的，你这就做起来吧！”游迅连连磕头，说道：“圣姑和掌门人宽宏大量，武林中众所周知，今日让小人将功赎罪，小人定当往江湖之上，大大宣扬两位圣德……不，不……”他一说到“圣德”二字，这才想起，自己在惊惶中又闯了大祸，盈盈最恼的就是旁人在背后说她和令狐冲的长短，待要收口，已然不及。

盈盈见桐柏双奇并肩而立，两人虽都断了一只手掌，血流不止，但脸上竟无惧色，问道：“你二人是夫妻么？”

桐柏双奇男的叫周孤桐，女的叫吴柏英。周孤桐道：“今日落在你手，要杀要剐，我二人不会皱一皱眉头，你多问什么？”盈盈倒喜欢他的傲气，冷冷地道：“我问你们二人是不是夫妻。”吴柏英道：“我和他不是正式夫妻，但二十年来，比人家正式夫妻还更加要好些。”盈盈道：“你二人之中，只有一人可活命。你二人都少了一手一足，又少了……”想到自己父亲和他二人一样，也是少了只眼睛，便不说下去了，顿一顿，道：“你二人这就动手，杀了对方，剩下的一人便自行去吧！”

桐柏双奇齐声道：“很好！”黄光闪动，二人翻起黄金拐杖，便往自己额头击落。

盈盈叫道：“且慢！”右手长剑、左手短剑同时齐出，往二人拐杖上格去，铮铮两声，只觉肩臂皆麻，双剑险些脱手，才将两根拐杖格开，但左手劲力较弱，吴柏英的拐杖还是擦到了额头，登时鲜血长流。

周孤桐大声叫：“我杀了自己，圣姑言出如山，即便放你，有什么不好？”吴柏英道：“当然是我死你活，那又有什么可争的？”

盈盈点头道：“很好，你二人夫妻情重，我好生相敬，两个都不杀。快将断手处伤口包了起来！”两人一听大喜，抛下拐杖，抢上去为对方包扎伤口。盈盈道：“但有一事，你两个须得遵命办理。”周吴二人齐声答应。盈盈道：“下山之后，即刻去拜堂

成亲。两人在一起，不做夫妻，成……成……”她本想说“成什么样子”，但立即想到自己和令狐冲在一起，也未拜堂成亲，不由得满脸飞红。周吴二人对望了一眼，同时躬身相谢。盈盈又命周孤桐除下身上长袍，好让令狐冲换下身上女服。

游迅道：“圣姑大恩大德，不但饶命不杀，还顾念到你们的终身大事。你小两口儿当真福命不小。我早知圣姑她老人家待属下最好。”盈盈道：“你们这次来到恒山，是奉了谁的号令？有什么图谋？”游迅道：“小人是受了华山岳不群那狗头的欺骗，他说是奉了神教任教主的黑木令旨，要将恒山群尼一齐擒拿到黑木崖去，听由任教主发落。”盈盈问道：“岳不群手中有黑木令？”游迅道：“是，是！属下仔细看过，他拿的确是日月神教的黑木令，否则属下对教主和圣姑忠心耿耿，又怎会听岳不群这狗头的话？”盈盈寻思：“岳不群怎会有我教的黑木令？啊，是了，他服了三尸脑神丹，自当奉我爹爹号令，这是爹爹给他的。”又问：“岳不群又说：成事之后，他传授你们辟邪剑法，是不是？”

游迅连连磕头，说道：“岳不群这狗头就会骗人，谁也不会当真信了他的。”盈盈道：“你们说这次来恒山干事，大功告成，到底怎样了？”游迅道：“有人在山上的几口井中都下了迷药，将恒山派的众位师父一起都迷倒了。别院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都给迷倒了。这当儿已首途往黑木崖去。”

令狐冲忙问：“可杀伤了人没有？”游迅答道：“杀死了八九个人，都是别院中的。他们没给迷倒，动手抵抗，便给杀了。”令狐冲问：“是哪几个人？”游迅道：“小人叫不出他们名字。令狐大侠你老……老人家的老朋友都不在其内。”令狐冲点点头，放下了心。

盈盈道：“咱们下去吧。”令狐冲道：“好。”拾起地下西宝和尚所遗下的长剑，笑道：“见到那恶婆娘，可得好好跟她较量一下。”

游迅道：“多谢圣姑和令狐掌门不杀之恩。”盈盈微笑道：“不用这么客气。”左手一挥，短剑脱手飞出，噗的一声，从游迅胸口插入，这一生奸猾的“滑不留手”游迅登时毙命。

两人并肩走下楼来，空山寂寂，唯闻鸟声。

盈盈向令狐冲瞧了一眼，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令狐冲叹道：“令狐冲削发为僧，从此身入空门。女施主，咱们就此别过。”盈盈明知他是说笑，但情之所钟，关心过切，不由得身子一颤，抓住他手臂，道：“冲哥，你别……别跟我说这等笑话，我……我……”适才她飞剑杀游迅，眼睛也不眨一下，这时语声中却大现惧意。令狐冲心下感动，左手在自己光头上打了个爆栗，叹道：“但世上既有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大和尚只好还俗。”

盈盈嫣然一笑，说道：“我只道杀了游迅之后，武林中便无油腔滑调之徒，从此耳根清静，不料……嘻嘻！”令狐冲笑道：“你摸一摸我这光头，那也是滑不留手。”盈盈脸上一红，啐了一口，道：“咱们说正经的。恒山群弟子给掳上了黑木崖后，再要相救，那就千难万难了，而且也大伤我父女之情……”

令狐冲道：“更加大伤我翁婿之情。”盈盈横了他一眼，心中却甜甜的甚为受用。令狐冲道：“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将上去，拦路救人。”盈盈道：“赶尽杀绝，别留下

活口，别让我爹爹知道，也就是了。”她走了几步，叹了口气。

令狐冲明白她心事，这等大事要瞒过任我行的耳目，那是谈何容易，但自己既是恒山派掌门，恒山门人被俘，如何不救？她是打定主意向着自己，纵违父命，也在所不惜了。他想事已至此，须当有个了断，伸出左手去抓住了她右手。盈盈微微一挣，但见四下里无一人，便让他握住了手。令狐冲道：“盈盈，你的心事，我很明白。此事势将累你父女失和，我很过意不去。”盈盈微微摇头，说道：“爹爹若顾念着我，便不该对恒山派下手。不过，我猜想他对你倒也不是心存恶意。”

令狐冲登时省悟，说道：“是了，你爹爹擒拿恒山弟子，用意在于胁迫我加盟日月神教。”盈盈道：“正是。爹爹心中其实很喜欢你，何况你又是他神功大法的唯一传人。”令狐冲道：“其实我对你爹爹也是既尊敬又投机，何况他又是我婆婆的爹爹，长了三辈。可是我决不愿加盟神教，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什么‘文成武德，泽被苍生’这些肉麻话，我听了就要作呕。”盈盈道：“我知道，因此从来没劝过你一句。倘若你入了神教，将来做了教主，一天到晚听这种恭维肉麻话，那就……那就不会是这样子了。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

令狐冲道：“可是咱们也不能得罪了你爹爹。”伸出右手，将她左手也握住了，说道：“盈盈，救出恒山门人之后，我和你立即拜堂成亲，也不必理会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和你退出武林，封剑隐居，从此不问外事，专生儿子。”

盈盈初时听他说得一本正经，脸上晕红，不住点头，直到最后一句话时，才吃了一惊，运力一挣，将他双手摔开。

令狐冲笑道：“做了夫妻，难道不生儿子？”盈盈嗔道：“你再胡说八道，我三天不跟你说话。”令狐冲知她说得到，做得到，伸了伸舌头，说道：“好，笑话少说，赶办正事要紧。咱们得上见性峰去瞧瞧。”

两人展开轻功，径上见性峰来，见无色庵中已无一人，众弟子所居之所也只余空房，衣物零乱，刀剑丢了一地。幸好地下并无血迹，似未伤人。两人又到通元谷别院中察看，也不见有人。桌上酒肴杂陈，令狐冲酒瘾大发，却哪敢喝上一口，说道：“肚子饿得狠了，快到山下去喝酒吃饭。”

盈盈撕下令狐冲长衣上的一块衣襟，给他包在头上。令狐冲笑道：“这才像样，否则大和尚拐带良家少女，到处乱闯，太也不成体统。”到得山下，已是未牌时分，好容易找到一家小饭店，这才吃了个饱。

两人辨明去黑木崖的路径，提气疾赶，奔出一个多时辰，忽听得山后隐隐传来一阵阵喝骂之声，停步听去，似是桃谷六仙。两人寻声赶去，渐渐听得清楚，果然便是桃谷六仙。盈盈悄声道：“不知这六个宝贝在跟谁争闹？”

两人转过山坳，隐身树后，只见桃谷六仙口中吆喝，围住了一人，斗得甚是激烈。那人倏来倏往，身形快极，唯见一条灰影在六兄弟间穿插来去，竟然便是仪琳之母、悬空寺中假装聋哑的那个婆婆。跟着啪啪声响，桃根仙和桃实仙哇哇大叫，都给她打中了一记耳光。令狐冲大喜，低声道：“六月债，还得快，我也来剃光她的头。”手按剑柄，只待桃谷六仙不敌，便跃出报仇。

但听得啪啪之声密如连珠，六兄弟人人给她打了好几下耳光。桃谷六仙怒不可

遏，只盼抓住她手足，将她撕成四块。但这婆婆行动快极，如鬼如魅，几次似乎一定抓住了，却总差着数寸，给她避开，顺手又是几记耳光。但那婆婆也瞧出六人厉害，只怕使劲稍过，打中一二人后，便给余人抓住。又斗一阵，那婆婆知难以取胜，展开双掌，噼噼啪啪打了四人四记耳光，突然向后跃出，转身便奔。她奔驰如电，一刹那间已在数丈之外，桃谷六仙齐声大呼，再也追赶不上。

令狐冲横剑而出，喝道：“往哪里逃？”白光闪动，挺剑指向她咽喉。这一剑直攻要害，那婆婆吃了一惊，忙缩头躲过，令狐冲斜剑刺她右肩，那婆婆无可闪避，只得向后急退两步。令狐冲挺剑逼得她又退了一步。他长剑在手，那婆婆如何是他之敌？刷刷刷三剑，迫得她连退五步，若要取她性命，这婆婆早一命呜呼了。

桃谷六仙欢呼声中，令狐冲长剑剑尖已指往她胸口。桃根仙等四人一扑而上，抓住了她四肢，提将起来。令狐冲喝道：“别伤她性命！”桃花仙提掌往她脸上打去。令狐冲喝道：“将她吊起来再说。”桃根仙道：“是，拿绳来，拿绳来。”

但六人身边均无绳索，荒野之间更无找绳索处，桃花仙和桃干仙四头寻觅。突然间手中一松，那婆婆一挣而脱，在地下一滚，冲了出去，正想奔跑，突觉背上微微刺痛，令狐冲笑道：“站着吧！”长剑剑尖轻戳她后心肌肤。那婆婆骇然变色，只得站着不动。

桃谷六仙奔将上来，六指齐出，分点了那婆婆肩肘手足的六处穴道。桃干仙摸着给那婆婆打得肿起了的面颊，伸手便欲打还她耳光。令狐冲心想看在仪琳的面上，不应让她受殴，说道：“且慢，咱们将她吊了起来再说。”桃谷六仙听得要将她高高吊起，大为欢喜，当下便去剥树皮搓绳。

令狐冲问起六人和她相斗的情由。桃枝仙道：“咱六兄弟正在这里大便，便得兴高采烈之际，忽然这婆娘狂奔而来，问道：‘喂，你们见到一个小尼姑没有？’她说话好生无礼，又打断了咱们大便的兴致……”盈盈听他说得肮脏，皱了眉头，走了开去。

令狐冲笑道：“是啊，这婆娘最不通人情世故。”桃叶仙道：“咱们自然不理她，叫她滚开。这婆娘出手便打人，大伙儿就这样打了起来。本来我们自然一打便赢，只不过屁股上大便还没抹干净，打起来臭哄哄的不大方便。令狐兄弟，若不是你及时赶到，差些儿还让她给逃了去。”桃花仙道：“那倒未必，咱们让她先逃几步，然后追上，叫她空欢喜一场。”桃实仙道：“桃谷六仙手下，不逃无名之将，那定是会捉回来的。”桃根仙道：“这是猫捉老鼠之法，放它逃几步，再扑上去捉回来。”令狐冲笑道：“一猫捉六鼠尚且捉到了，何况六猫捉一鼠，自是手到擒来。”桃谷六仙听得令狐冲附和其说，尽皆大喜。说话之间，已用树皮搓成了绳索，将那婆娘手足反缚了，吊上一株高树。

令狐冲提起长剑，在那树上一掠而下，削下七八尺长的一片，提剑在树干上划了七个大字：“天下第一醋坛子”。桃根仙问道：“令狐兄弟，这婆娘为什么是天下第一醋坛子，她喝醋的本领十分了得么？我偏不信，咱们放她下来，我就来跟她比划比划！”令狐冲笑道：“醋坛子是骂人的话。桃谷六仙英雄无敌，义薄云天，文才武略，众望所归，方证大师自愧不如，左冷禅甘拜下风，岂是这恶婆娘所能其项背？那也不用比划了。”桃谷六仙咧开了嘴合不拢来，都说：“对，对，对！”

令狐冲问道：“你们到底见到仪琳师妹没有？”桃枝仙道：“你问的是恒山派那个

美貌小尼姑吗？小尼姑没见到，大和尚倒见到两个。”桃干仙道：“一个是小尼姑的爸爸，一个是小尼姑的徒弟。”令狐冲问道：“在哪里？”桃叶仙道：“这二人过去了约莫一个时辰，本来约我们到前面镇上喝酒。我们说大便完了就去，哪知这恶婆娘前来缠夹不清。”

令狐冲心念一动，道：“好，你们慢慢来，我先去镇上。你们六位大英雄，不打破被缚之将，要是去打这恶婆娘的耳光，有损六位大英雄的名头。”桃谷六仙齐声称是。令狐冲当即和盈盈快步而行。

盈盈笑道：“你没剃光她头发，总算是瞧在仪琳小师妹的份上，报仇只报三分。”

行出十余里后，到了一处大镇甸上，寻到第二家酒楼，便见不戒和尚与田伯光二人据案而坐。二人一见令狐冲和盈盈，“啊”的一声，跳将起来，不胜之喜。不戒忙叫添酒添菜。

令狐冲问起见到有何异状。田伯光道：“我在恒山出了这么一个大丑，没脸再耽下去，求着太师父急急离开。那通元谷是再也不能去了。”

令狐冲心想，原来他们尚不知恒山派弟子被掳之事，向不戒和尚道：“大师，我拜托你办一件事，行不行？”不戒道：“行啊，有什么不行？”令狐冲道：“不过此事十分机密，你这位徒孙可不能参与其事。”不戒道：“那还不容易？我叫他走得远远的，别来碍老子的事就是了。”

令狐冲道：“此去向东南十余里处，一株高树之上，有人给绑了起来，高高吊起……”不戒“啊”的一声，神色古怪，身子微微发抖。令狐冲道：“那人是我朋友，请你劳驾去救他一救。”不戒道：“那还不容易？你自己却怎地不救？”令狐冲道：“不瞒你说，这是个女子。”他向盈盈努努嘴，道：“我和任大小姐在一起，多有不便。”不戒哈哈大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怕任大小姐吃醋。”盈盈向他二人瞪了一眼。

令狐冲一笑，说道：“那女人的醋劲儿才大着呢，当年她丈夫向一位夫人瞧了一眼，赞了一句，说那夫人美貌，那女人就此不告而别，累得她丈夫天涯海角，找了她十几年。”不戒越听眼睛睁得越大，连声道：“这……这……这……”喘息声越来越响。令狐冲道：“听说她丈夫找到这时候，还是没找到。”

正说到这里，桃谷六仙嘻嘻哈哈地走上楼来。不戒恍若不见，双手紧紧抓住令狐冲的手臂，道：“当……当真？”令狐冲道：“她跟我说，她丈夫倘若找到了她，便跪在面前，她也不肯回心转意。因此你一放下她，她立刻就跑。这女子身法快极，你一眨眼，她就溜得不见了。”不戒道：“我决不眨眼，决不眨眼。”令狐冲道：“我又问她，为什么不肯跟丈夫相会。她说她丈夫是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就再相见，也是枉然。”

不戒大叫一声，转身欲奔，令狐冲一把拉住，在他耳边低声道：“我教你个秘诀，她就逃不了啦。”不戒又惊又喜，呆了一呆，突然双膝跪地，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大声道：“令狐兄弟，不，令狐掌门，令狐爷爷，令狐祖宗，令狐师父，你快教我这秘诀，我拜你为师。”

令狐冲忍笑道：“不敢，不敢，快快请起。”拉了他起来，在他耳边低声道：“你从树上放她下来，可别松她绑缚，更不可解她穴道，抱她到客店之中，住一间店房。

你倒想想，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样才不会逃出店房？”不戒伸手搔头，踌躇道：“这个……这个可不大明白。”令狐冲低声道：“你先剥光她衣衫，把衣衫放得远远的，再解她穴道，她赤身露体，怎敢逃出店去？”不戒大喜，叫道：“好计，好计！令狐师父，你大恩大德……”不等话说完，呼的一声，从窗子中跳落街心，飞奔而去。

桃根仙道：“咦，这和尚好奇怪，他干什么去了？”桃枝仙道：“他定是尿急。”桃叶仙道：“那他为什么要向令狐兄弟磕头，大叫师父？难道年纪这么大了，拉尿也要人教？”桃花仙道：“拉尿跟年纪大小有甚干系？莫非三岁小儿拉尿，便要人教？”盈盈知道这六人再说下去多半没好话，向令狐冲一使眼色，走下楼去。

令狐冲道：“六位桃兄，素闻六位酒量如海，天下无敌，你们慢慢喝，兄弟量浅，少陪了。”桃谷六仙听他称赞自己酒量，大喜之下，均想若不喝上几坛，未免有负雅望，大叫：“先拿六坛酒来！”“你酒量跟我们自然差得远了。”“你们先走吧，等我们喝够，只怕要等到明天这个时候。”

令狐冲只一句话，便摆脱了六人的纠缠，走到酒楼下。盈盈抿嘴笑道：“你撮合人家夫妻，功德无量，只不过教他的法儿，未免……未免……”说着脸上一红，转过了头，令狐冲笑嘻嘻地瞧着她，只不做声。

两人步出镇外，走了一段路，令狐冲只是微笑，不住瞧她。盈盈嗔道：“瞧什么？没见过么？”令狐冲笑道：“我是在想，那恶婆娘将我吊在梁上，咱们一报还一报，将她吊在树上。她剃光我头发，我叫她丈夫剥光她衣衫，那也是一报还一报。”盈盈嗤的一笑，道：“你小心着，下次再给那恶婆娘见到，你可有得苦头吃了。”令狐冲笑道：“我助她夫妻团圆，她多谢我还来不及呢。”说着又向盈盈瞧了几眼，笑了一笑，神色古怪。盈盈道：“又笑什么了？”令狐冲道：“我在想不戒大师夫妻重逢，不知说什么话。”

盈盈道：“那你怎地老是瞧着我？”忽然之间，明白了令狐冲的用意，这浪子在想不戒大师在客店之中，脱光了他妻子衣衫，他心中想的是此事，却眼睁睁地瞧着自己，用心之不堪，可想而知，霎时间红晕满颊，挥手便打。

令狐冲侧身一避，笑道：“女人打老公，便是恶婆娘！”

正在此时，忽听得远处嘘溜溜的一声轻响，盈盈认得是本教教众传讯的哨声，左手食指竖起，按在唇上，右手做个手势，便向哨声来处奔去。

两人奔出数十丈，只见一名女子正自西向东快步而来。当地地势空旷，无处可避。那人见了盈盈，一怔之下，忙上前行礼，说道：“神教教下天风堂香主桑三娘，拜见圣姑。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盈盈点了点头，接着东首走出一个矮胖老者，快步走近，也向盈盈躬身行礼，说道：“王诚参见圣姑，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

盈盈道：“王长老，你也在这里。”王诚道：“是！小人奉教主之命，在这一带打探消息。桑香主，可探听到什么讯息？”桑三娘道：“启禀圣姑、王长老：今天一早，属下在临风驿见到嵩山派的六七十人，一齐前赴华山。”王诚道：“他们果然是去华山！”盈盈问道：“嵩山派人众，去华山干什么？”王诚道：“教主他老人家得到讯息，华山派岳不群做了五岳派掌门之后，便欲不利于我神教，日来召集五岳派各派门人弟子，前赴华山。看他的用意，似要向我黑木崖大举进袭。”

盈盈道：“有这等事？”心想：“这王诚老奸巨猾，擒拿恒山门人之事，多半便是他奉了爹爹之命，在此主持。他却推得干干净净。只是那桑三娘的话，似非捏造，看来中间另有别情。”说道：“令狐公子是恒山掌门，怎地他不知此事，那可有些奇了。”

王诚道：“属下查得泰山、衡山两派的门人，已陆续前往华山，只恒山派未有动静。向左使昨天传来号令，说道鲍大楚长老率同下属，已进恒山别院查察动静，命属下就近与之联络。属下正在等候鲍长老的讯息。”

盈盈和令狐冲对望一眼，均想：“鲍大楚混入恒山别院多半属实。这王诚却并未隐瞒，难道他向我们吐露的是实情？”

王诚向令狐冲躬身行礼，说道：“小人奉命行事，请令狐掌门恕罪则个。”令狐冲抱拳还礼，说道：“我和任大小姐，不日便要成婚……”盈盈满面通红，“啊”的一声，却也不否认。令狐冲续道：“王长老是奉我岳父之命，我们做小辈的自当担代。”王诚和桑三娘满面堆欢，笑道：“恭喜二位。”盈盈转身走开。王诚道：“向左使一再叮嘱鲍长老和在下，不可对恒山门人无礼，只能打探讯息，决计不得动粗，属下自当凛遵。”

突然他身后有个女子声音笑道：“令狐公子剑法天下无双，向左使叫你们不可动武，那是为你们好。”令狐冲一抬头，只见树丛中走出一个女子，正是五毒教教主蓝凤凰，笑道：“小妹子，你好。”蓝凤凰向令狐冲道：“大哥，你也好。”转头向王诚道：“你向我拱手便拱手，却为什么要皱起了眉头？”

王诚道：“不敢。”他知道这女子周身毒物，极不好惹，抢前几步向盈盈道：“此间如何行事，请圣姑示下。”盈盈道：“你们照着教主令旨办理便了。”王诚躬身道：“是。”与桑三娘二人向盈盈等三人行礼道别。

蓝凤凰待他二人去远，说道：“恒山派的尼姑们都给人拿去了，你们还不快去救？”令狐冲道：“我们正从恒山追赶来，一路上却没见到踪迹。”蓝凤凰道：“这不是去华山的路，你们走错了路啦。”令狐冲道：“去华山？她们是给擒去了华山？你瞧见了？”

蓝凤凰道：“昨儿早在恒山别院，我喝到茶水有些古怪，也不说破，见别人纷纷倒下，也就假装给迷药迷倒。”令狐冲笑道：“向五仙教蓝教主使迷药，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蓝凤凰嫣然一笑，道：“这些王八蛋当真不识好歹。”令狐冲道：“你不还敬他们几口毒药？”蓝凤凰道：“那还有客气的？有两个王八蛋还道我真的晕倒了，过来想动手动脚，当场便给我毒死了。余人吓得再也不敢过来，说道我就算死了，也是周身剧毒。”说着格格而笑。

令狐冲道：“后来怎样？”蓝凤凰道：“我想瞧他们捣什么鬼，就一直假装昏迷不醒。后来这批王八蛋从见性峰上掳了许多小尼姑下来，领头的却是你的师父岳先生。大哥，我瞧你这个师父很不成样子，你是恒山派的掌门，他却率领手下，将你的徒子徒孙、老尼姑小尼姑，一古脑儿都捉了去，岂不是存心拆你的台？”

令狐冲默然。蓝凤凰道：“我瞧着气不过，当场便想毒死了他。后来想想，不知你意下如何，真要毒死他，也不忙在一时。”令狐冲道：“你顾着我的情面，可多谢你啦。”蓝凤凰道：“那也没什么。我听他们说，乘着你不在恒山，快快动身，免得给你回山时撞到。又有人说，这次不巧得很，你不在山上，否则一起捉了去，岂少不了后患？哼哼！”令狐冲道：“有你小妹子在场，他们想要拿我，可没这么容易。”

蓝凤凰甚是得意，笑道：“那是他们运气好，倘若他们胆敢动你一根寒毛，我少说也毒死他们一百人。”转头向盈盈道：“任大小姐，你别吃醋。我只当他亲兄弟一般。”盈盈脸上一红，微笑道：“令狐公子也常向我提到你，说你待他真好。”蓝凤凰大喜，道：“那好极啦！我还怕他在你面前不敢提我的名字呢。”

盈盈问道：“你假装昏迷，怎地又走了出来？”蓝凤凰道：“他们怕我身上有毒，都不敢来碰我。有人说不如一刀将我杀了，又说放暗器射我几下，可是口中说得起劲，谁也不敢动手，一窝蜂地便走了。我跟了他们一程，见他们确是去华山，便出来到处找寻大哥，要告知你们这讯息。”令狐冲道：“这可真多谢你啦，否则我们赶去黑木崖，扑了个空，待得回头再找，那些老尼姑、小尼姑、不老不小的中尼姑，可都已经吃了大亏啦。事不宜迟，咱们便去华山。”

三人当下折而向西，兼程急赶，但一路之上竟没见到半点线索。令狐冲和盈盈都心下嘀咕，均想：“一行数百之众，一路行来，定然有人瞧见，饭铺客店之中，也必留下形迹，难道他们走的不是这条路？”

第三日上，在一家小饭铺中见到了四名衡山派门人。令狐冲这时已改了装扮，这四人并未认出。令狐冲等暗中跟着细听他们说话，果然是去华山的。瞧他们兴高采烈的模样，倒似山上有大批金银珍宝，等候他们去拾取一般。听其中一人道：“幸好黄师兄够交情，传来讯息，又亏得咱们在山西，就近赶去，只怕还来得及。衡山老家那些师兄弟们，这次可错过良机了。”另一人道：“咱们还是越早赶到越好。这种事情时时刻刻都有变化。”

令狐冲想要知道他们这么性急赶去华山，到底有何图谋，但这四人始终一句也不提及。蓝凤凰问道：“要不要将他们毒倒了，拷问一番？”令狐冲想起衡山掌门莫大先生待自己甚厚，不便欺侮他的门人，说道：“咱们尽快赶上华山，一看便知，却不须打草惊蛇。”

数日后三人到了华山脚下，已是黄昏。令狐冲自幼在华山长大，于周遭地势自是极熟，说道：“咱们从后山小径上山，不会遇到人。”华山之险，五岳中为最，后山小径更是陡极的峻壁，一大半竟无道路可行。好在三人都武功高强，险峰峭壁，一般地攀援而上，饶是如此，到得华山绝顶却也是四更时分了。

令狐冲带着二人径往正气堂，只见黑沉沉一片，并无灯火，伏在窗下倾听，亦无声息，再到群弟子居住之处查看，屋中竟似无人。令狐冲推窗进去，晃火折一看，房中空荡荡的，桌上地下都积了灰尘，连查数房都是如此，显然华山群弟子并未回山。

蓝凤凰大不是味儿，说道：“难道上了那些王八蛋的当？他们说是要来华山，却去了别处？”令狐冲惊疑不定，想起那日攻入少林寺，也扑了个空，其后却迭遇凶险，难道岳不群这番又施故伎？但此刻已方只有三人，纵然被围，脱身也是极易，就怕他们将恒山弟子囚在极隐僻之处，这几日一耽搁，再也找不到了。

三人凝神倾听，唯闻松涛之声，满山静得出奇。蓝凤凰道：“咱们分头找找，一个时辰之后，再在这里相会。”令狐冲道：“好！”他想蓝凤凰使毒本事高明之极，没人能伤害得了她，但还是叮嘱一句：“旁人你也不怕，但若遇到我师父，他出剑奇快，须得小心！”蓝凤凰见他说得恳切，昏黄灯火之下，情致殷殷，关心之意见于颜色，不

由得心中感动，道：“大哥，我理会得。”推门而出。

令狐冲带着盈盈，又到各处去查察一遍，连天琴峡岳不群夫妇的居室也查到了，始终不见一人。令狐冲道：“这事当真蹊跷，往日我们华山派师徒全体下山，这里也总留下看门扫地之人，怎地此刻山上一人也无？”

最后来到岳灵珊的居室。那屋子便在天琴峡之侧，和岳不群夫妇的住所相隔不远。令狐冲来到门前，想起昔时常到这里来接小师妹出外游玩，或同去打拳练剑，今日却再也无可得见了，不禁热泪盈眶。他伸手推了推门，板门闷着，一时犹豫不定。盈盈从窗子中跃进，拔下门闩，将门开了。

两人走进室内，点亮桌上蜡烛，只见床上、桌上都积满了灰尘，房中四壁萧然，连女儿家梳妆镜奁之物也无。令狐冲心想：“小师妹与林师弟成婚后，自是另有新房，不再在这里住，日常用物都带过去了。”随手拉开抽屉，见都是些小竹笼、石弹子、布玩偶、小木马等等玩物，每一样物事，不是令狐冲给她做的，便是当年两人一起玩过的，难为她尽数整整齐齐地收在这里。令狐冲心头一痛，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扑簌簌地直掉下来。

盈盈悄没声地走到室外，慢慢带上了房门。

令狐冲在岳灵珊室中留恋良久，终于狠起心肠，吹灭烛火，走出屋来。

盈盈道：“冲哥，这华山之上，有一处地方和你大有干系，你带我去瞧瞧。”令狐冲道：“嗯，你说的是思过崖。好，咱们去看看。”微微出神，说道：“却不知风太师叔是不是仍在那边？”当下在前带路，径赴思过崖。这地方令狐冲走得熟了，虽路程不近，但两人走得甚快，不多时便到了。

上得崖来，令狐冲道：“我在这山洞……”忽听得铮铮两响，洞中传出兵刃相交之声。两人都吃了一惊，快步奔近，跟着听得有人大叫一声，显是受了伤。令狐冲拔出长剑，当先抢过，只见原先封住的后洞洞口已然打开，透出火光。

令狐冲和盈盈纵身走进后洞，不由得心中打了个突，但见洞中点着数十根火把，少说也有二百来人，都在凝神观看石壁上所刻剑招和武功家数。人人专心致志，竟没半点声息。令狐冲和盈盈听得惨呼之时，料想进洞之后，眼前若非漆黑一团，那么定是血肉横飞的惨烈搏斗，岂知洞内火把照映如同白昼，竟站满了人。后洞地势颇宽，虽站着二百余人，仍不见挤迫，但这许多人鸦雀无声，有如僵毙了一般，陡然见到这等诡异情景，不免大吃一惊。

盈盈身子微向右靠，右肩和令狐冲左肩相并。令狐冲转过头来，见她脸色雪白，眼中略有惧意，便伸出左手，轻轻搂住她腰。只见这些人衣饰各别，一凝神间，便瞧出是嵩山、泰山、衡山三派的门人弟子。其中有些是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也有白须苍苍的老者，显然这三派中许多名宿前辈也已在场，华山和恒山两派的门人却不见在内。

三派人士分别聚观，各不混杂，嵩山派人士在观看壁上嵩山派的剑招，泰山与衡山两派均分别观看己派的剑招。令狐冲登时想起，道上遇到那四名衡山弟子，说道得到讯息赶来华山，当真运气极好，原来是得悉华山后洞石壁刻有衡山派精妙剑招，得有机会观看。一凝神间，只见衡山派人群中一人白发萧然，呆呆地望着石壁，正是莫大先生，令狐冲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上前拜见。

忽听得嵩山派人群中有人厉声喝道：“你不是嵩山弟子，干吗来瞧这图形？”说话的是个身穿土黄衫子的老者，他向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怒目而视，手中长剑斜指其胸。那中年人笑道：“我几时瞧这图形了？”嵩山派那老者道：“你还想赖？你是什么门派的？你要偷学嵩山剑法那也罢了，干吗细看那些破我嵩山剑法的招数？”他这么一呼喝，登时便有四五十名嵩山门人转过身来，围在那中年人四周，露刃相向。

那中年人道：“我于贵派剑法一窍不通，看了这些破法，又有何用？”嵩山派那老者道：“你细看对付嵩山派剑法的招数，便不怀好意。”那中年人手按剑柄，说道：“五岳派掌门岳先生盛情高谊，邀我们来观摩石壁剑法，可没限定哪些招数准看，哪些不准看。”嵩山派那老者道：“你想不利我嵩山派，便容你不得。”那中年人道：“五派归一，此刻只有五岳派，哪里更有嵩山派？若不是五派归一，岳先生也不会容许阁下在华山石洞之中观看剑法。”此言一出，那老者登时语塞。一名嵩山弟子伸手在那中年人肩后推去，喝道：“你倒嘴利得很。”那中年人反手勾住他手腕甩出，那嵩山弟子一个踉跄跌开。

便在此时，泰山派中忽然有人大声喝道：“你是谁？穿了我泰山派的服饰，混在这里偷看泰山剑法。”只见一名身穿泰山派服饰的少年急奔向外。洞门边闪出一人，喝道：“站住了，什么人在此捣乱？”那少年挺剑刺出，跟着疾冲而前。拦门者左手伸出，抓他眼珠。那少年急退一步。拦门者右手如风，又插向他眼珠，那少年长剑在外，难以招架，只得又退了一步。拦门者右腿横扫，那少年纵起闪避，砰的一声，胸口已然中掌，仰天摔倒，后面奔上两名泰山派弟子，将他擒住。

那时嵩山派中已有四名门人围住了那中年人，长剑霍霍急攻。那中年人出手凌厉，但剑法不属五岳剑派，几名旁观的嵩山弟子叫了起来：“这家伙不是五岳剑派的，是混进来的奸细。”两起打斗一生，寂静的山洞之中立时大乱。

令狐冲心想：“我师父招呼这些人来此，未必有什么善意。我去告知莫师伯，请他率领门人退出。那些衡山派剑招，出洞之后让我告知他便了。”轻声对盈盈说了，便挨着石壁，在阴影中向莫大先生走去。只走出数丈，忽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犹如山崩地裂一般。

众人惊呼声中，令狐冲急忙转身，只见洞口泥沙纷落，他顾不得去找莫大先生，急欲奔向盈盈，但众人乱走狂窜，刀剑急舞，洞中尘土飞扬，瞧不见盈盈身在何处。他从人丛中挤了过去，闪身避开几次横里砍来的刀剑，抢到洞口，不由得叫一声苦，只见一块数万斤重的大石掉在洞口，已将洞门牢牢堵死，仓皇一瞥之下，似无出入的孔隙。

他大叫：“盈盈，盈盈！”似乎听得盈盈在远处答应了一声，却好像是在山洞深处，但二百余人声大叫大嚷，没法听清，心想：“盈盈怎地反而到了里面？”一转念间，立时省悟：“是了，大石掉下之时，盈盈站在洞口，她不肯自己逃命，只挂念着我。我冲向山洞口去找她，她却冲进洞来找我。”转身又回进洞来。

洞中原有数十根火把，当大石掉下之时，众人一乱，有的随手将火把丢开，有的失手落地，已熄灭了大半，满洞尘土，望出去惟见黄濛濛一片。只听众人骇声惊叫：“洞口给堵死了！洞口给堵死了！”又有人怒叫：“是岳不群这奸贼的阴谋！”另有

人道：“正是，这奸贼骗咱们来看他妈的剑法……”

数十人同时伸手去推大石。这大石便如一座小山相似，虽数十人一齐使力，却哪里推得动分毫？又有人叫道：“快，快从地道中出去。”早有人想到此节，二十余人你推我拥，挤在地道口边。那地道是当年魔教的大力神魔以巨斧所开，只容一人进入，二十余人挤在一起，如何走得进去？这一乱，火把又熄灭了十余根。

人群中两名大汉用力挤开旁人，冲向地道口，并肩而前。地道口甚窄，两人砰的一撞，谁也没法进去。右首那人左手挥处，左首大汉一声惨呼，胸口已为一柄匕首插入，右首的大汉顺手将他推开，便钻入了地道。余人你推我挤，都想跟入。

令狐冲不见盈盈，心下惶急，又想：“魔教十长老个个武功奇高，却中了暗算，葬身于此。我和盈盈今日不知能否得脱此难？这件事倘若真是我师父安排的，他才智过人，那可凶险得紧。”

眼见众人在地道口推拥厮打，惊怖焦躁之下，突动杀机：“这些家伙碍手碍脚，须得将他们一个个都杀了，我和盈盈方得从容脱身。”挺起长剑，便欲挥剑杀人，只见一个少年蹲在地下，双手乱抓头发，全身发抖，脸如土色，显是害怕之极，令狐冲顿生怜悯，寻思：“我和他是同遭暗算的难友，该当同舟共济才是，怎可杀他泄愤？”长剑本已提起，当下又斜斜地横在胸前。

只听得地道口二十余人纵声大叫：“快进去！”“怎么不动了？”“爬不进去吗？”“拖他出来！”那爬进地道的大汉双足在外，似乎里面也是此路不通，可是却也不肯退出。两个人俯身分执那大汉双足，用力向外拉扯。突然间数十人齐声惊呼，拉出来的竟是一具无头尸体，颈口鲜血直冒，这大汉的首级竟在地道内给人割去了。

便在此时，令狐冲见到山洞角落中有一个人坐在地下，昏暗火光下依稀便是盈盈，他大喜之下，奔将过去，只跨出两步，七八人急冲过来，阻住了去路。这时洞中已然乱极，诸人都如失却了理性，没头苍蝇般瞎窜，有的挥剑狂砍，有的捶胸大叫，有的相互扭打，有的在地下爬来爬去。

令狐冲挤出了几步，双足突然给人牢牢抱住。他伸手在那人头上猛击一拳，那人大声惨叫，却死不放手。令狐冲喝道：“你再也不放手，我杀你了。”突然间小腿上一痛，竟给那人张口咬住。令狐冲又惊又怒，眼见众人皆如疯了一般，山洞中火把越来越少，只有两根尚自点燃，却已掉在地下，无人执拾。他大声叫道：“拾起火把，拾起火把。”一名胖大道人哈哈大笑，抬起脚来，踏熄了一根火把。令狐冲提起长剑，将咬住他小腿那人拦腰斩断，突然间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原来最后一枝火把也已熄灭。

火把一熄，洞中诸人霎时间鸦雀无声，均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手足无措，但只过得片刻，狂呼叫骂之声又即大作。

令狐冲心道：“今日局面已有死无生，天幸是和盈盈死在一起。”念及此节，心下不惧反喜，对准了盈盈的所在，摸将过去。走出数步，斜刺里忽然有人奔将过来，猛力和他一撞。

这人内力既高，这一撞之势又十分凌厉。令狐冲给他撞得跌出两步，转了半个圈子，急忙转身，又向盈盈所坐处慢慢走去，耳中所闻，尽是呼喝哭叫，数十柄刀剑挥舞碰撞。众人身处黑暗，心情惶急，大都已如半疯，人人危惧，便均舞动兵刃，以求

自保。有些老成持重或定力极高之人，原可镇静应变，但旁人兵刃乱挥，山洞中挤了这许多人，黑暗中又无可闪避，除了也舞动兵刃护身之外，更无他法。但听得兵刃碰撞、惨呼大叫之声不绝，跟着有人呻吟咒骂，自是发自伤者之口。

令狐冲耳听得周围都是兵刃劈风之声，他剑法再高，也无法可施，每一瞬间都会让不知从哪里砍来的刀剑所伤。他心念一动，立即挥动长剑，护住上盘，一步一步地挨向洞壁，只要碰到了石壁，靠壁而行，便可避去不少危险，适才见到似是盈盈的那人倚壁而坐，这般摸将过去，当可和她会合。从他站立处走向石壁相距虽只数丈，可是刀如林，剑如雨，当真是寸寸凶险，步步惊魂。

令狐冲心想：“要是死在一位武林高手手下，倒也心甘。现下情势，却是随时随刻都会莫名其妙地呜呼哀哉，杀死我的，说不定只是个会些粗浅武功的笨蛋。纵然独孤大侠复生，遇上这等情景，只怕也一筹莫展了。”一想到独孤求败，心中陡地一亮：“是了，今日的局面，不是我给人莫名其妙地杀死，便是我将人莫名其妙地杀死。多杀一人，我给人杀死的机会便少了一分。”长剑一抖，使出“独孤九剑”中的“破箭式”，向前后左右点出。剑式一使开，便听得周围几人惨叫倒地，跟着感到长剑又刺入一人身子，忽听得“啊”的一声轻呼，是个女子声音。令狐冲大吃一惊，手一软，长剑险些跌出，心中怦怦乱跳：“莫非是盈盈，难道我杀了盈盈！”纵声大叫：“盈盈，盈盈，是你吗？”

可是那女子再无半点声息。本来盈盈的声音他听得极熟，这声轻呼是不是她所发，本来极易分辨，但山洞中杂声齐作，这女子这一声呼叫又是甚轻，他关心过切，脑子乱了，只觉似乎是盈盈，又似乎不是她。他再叫了几声，仍不闻答应，俯身去摸地下，突然间飞来一脚，重重踢中了他臀部。令狐冲向前直飞，身在半空之时，左腿上一痛，给人打了一鞭。

他伸出左手，曲臂护头，砰的一声，手臂连头一齐撞上山壁，落了下来，只觉头上、臂上、腿上、臀上，无处不痛，全身骨节似欲散开一般。他定了定神，又叫了两声“盈盈”，自己听得声音嘶哑，好似哭泣一般。他心下气苦，大叫：“我杀了盈盈，我杀了盈盈！”挥动长剑，上前连杀数人。

喧闹声中，忽听得铮铮两声响，正是瑶琴之音。这两声琴音虽轻，但听在令狐冲耳里，直如霹雳一般惊心动魄。他狂喜之下，大叫：“盈盈，盈盈！”登时便欲向琴音奔去，但随即想到，琴音来处相距甚远，这十余丈路走将过去，比之在江湖上行走十万里还凶险百倍，要走完这十几丈路而居然能得不死，委实难上加难。这琴音当然发自盈盈，她既健在，自己可不能贸然送死，如两人不能手挽手地齐死，在九泉之下将饮恨无穷了。

他退回两步，背脊靠住石壁，心想：“这所在安全得多。”忽觉风声劲急，有人挥舞兵刃，疾冲过来。令狐冲挺剑刺出，但长剑甫动，立知不妥。

“独孤九剑”的要旨，在于一眼见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便即乘虚而入，后发先至，一招制胜，但在这漆黑一团的山洞之中，连敌人也见不到，何况他的招式，更何况他招式中的破绽？处此情景，“独孤九剑”便全无用处。令狐冲长剑只递出一尺，急忙向左闪避，只听得喀喇声响，跟着砰的一声，又是“啊”的一声惨叫，推想起来，

定是那人的兵刃先撞上了石壁，折断的兵刃却刺入了他身子。

令狐冲耳听得那人更无声息，料想已死，寻思：“在黑暗之中，我剑术虽高，亦与庸手无异，只好暂且忍耐，俟机再和盈盈相聚。”但听得兵刃舞动声和呼喊声已弱了不少，自是在这片刻间已有多人伤亡。他长剑急速在身前挥动，组成一道剑网，以防突然有人攻至。瑶琴声时断时续，然只是一个个单音，不成曲调，令狐冲又担心起来：“莫非盈盈受了伤？又不然弹琴的并不是她？但如不是她，别人又怎会有琴？”

过得良久，呼喝声渐止，地下有不少人在呻吟咒骂，偶尔有兵刃相交吆喝之声，均是发自山洞靠壁之处。令狐冲心道：“剩下来没死的，都已靠壁而立。这些人必是武功较高、心思较细的好手。”他忍不住叫道：“盈盈，你在哪里？”对面琴声铮铮数响，似是回答。

令狐冲飞身而前，左足落地时只觉足底一软，踏在一人身上，跟着风声劲急，地下一柄兵刃撩将上来，总算他内力奇厚，虽见不到对方兵刃来势，却也能及时察觉，左足使劲，倒跃退回石壁，寻思：“地下躺满了人，有的受伤未死，可走不过去。”

但听得风声呼呼，都是背靠石壁之人在舞动兵刃护身，这一刻时光中，又有几人或死或伤。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众位朋友，咱们中了岳不群的奸计，身陷绝地，该当同心协力，以求脱险，不可乱挥兵器，自相残杀。”许多人齐声应道：“正是，正是！”令狐冲听这声音，似有六七十人。这些人都已身靠石壁，站立不动，一来本就较为镇静，二来一时暂无性命之忧，便能冷静下来想上一想。

那老者道：“贫道是泰山派玉钟子，请各位收起刀剑。大伙儿便在黑暗之中撞到别人，也决不可出手伤人。众位朋友，能答应吗？”众人轰然说道：“正该如此。”便听得兵刃挥舞之声停了下来。有几人还在舞动刀剑的，隔了一会，也都先后住手。

玉钟子道：“再请大家发个毒誓。如在山洞中出手伤人，那便葬身于此，再也不能重见天日。贫道泰山玉钟子，先立此誓。”余人都立了誓，均想：“这位玉钟子道长极有见识。大伙同心协力，或者尚能脱险，否则像适才这般乱砍乱杀，非同归于尽不可。”玉钟子道：“很好！请各位自报姓名。”当下便有人道：“在下衡山派某某。”“在下泰山派某某。”“在下嵩山派某某。”却没听到莫大先生报名说话。

众人说了后，令狐冲道：“在下恒山派令狐冲。”群豪“哦”的一声，都道：“恒山掌门令狐大侠在此，那好极了。”言语中都大有欣慰之意。令狐冲心想：“我是糟极了，有什么好极了？”他自然明白，群豪知他武功高强，有他在一起，便多了几分脱险之望。

玉钟子道：“请问令狐掌门，贵派何以只掌门孤身一人来？”这人老谋深算，疑他暗中意欲不利于众人。令狐冲出身于华山，是岳不群的首徒，此事天下皆知，困身于这山洞绝地的，华山与恒山两派数百弟子中，只有他一人，未免惹人生疑。令狐冲道：“在下另有一个同伴……”忍不住又叫：“盈……”只叫得一个“盈”字，立即想起：“盈盈是日月教教主的独生爱女，正邪双方，自来势同水火，不可在这事上另生枝节。”当即住口。

玉钟子道：“哪几位身边有火折的，先将火把点燃起来。”众人大声欢呼：“是极，是极！”“大家都糊涂了，怎地不早想到？”“快点火把！”其实适才这一番大混乱中，人

人只求自保，哪有余暇去点火把？只须火光一现，立时便给旁人杀了。

但听得咣咣数响，有人取出火刀火石打火，数点火星爆了出来，黑暗中特别显得明亮，纸媒一点燃，山洞中又是一阵欢呼。令狐冲一瞥之间，只见山洞石壁周围都站满了人，身上脸上大都溅满鲜血，有的手中握着刀剑，兀自在身前缓缓挥动，这些人自是特别谨慎小心，虽听大家发了毒誓，却信不过旁人。令狐冲迈步向对面山壁走去，要去找寻盈盈。

突然之间，人丛中有人大喝一声：“动手！”七八人手挥长剑，从地道口杀了出来。群豪大叫：“什么人？”纷纷抽出兵刃抵御，几个回合之间，点燃了的火折又已熄灭。

令狐冲一个箭步，跃向对面石壁，只觉右首似有兵刃砍来，黑暗中不知如何抵挡，只得往地下一扑，当的一声响，一柄单刀砍上石壁。他想：“此人未必真要杀我，黑暗中但求自卫而已。”当下伏地不动，那人虚砍了几刀，也就住手。

只听有人叫道：“将一众狗崽子们尽数杀了，一个活口也别留下！”十余人齐声答应。跟着六七人叫了起来：“是左冷禅！左冷禅！”又有人叫道：“师父，弟子在这里！”

令狐冲听那发号施令的声音确是左冷禅，心想：“怎么他在这里？这陷阱原来是这老贼布置的，并不是我师父。”岳不群虽数次意欲杀他，但二十多年来师徒而兼父子的亲情，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无法泯灭，一想到这个大奸谋的主持人并非岳不群，便不自禁地感到欣慰，倘若死在左冷禅手下，比给师父害死是快活百倍了。

只听左冷禅阴森森地道：“亏你们还有脸叫我师父？没禀明我，便擅自到华山来，欺师叛门，我们下岂容得你们这些恶徒？”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师父，弟子得到讯息，华山思过崖石洞中刻有本派的精妙剑招，生怕回山禀明师父之后再来，往返费时，石壁上剑招已为旁人毁去，是以忙不迭地赶来，看了剑法之后，自然立即回山，将剑招禀告师父。”

左冷禅道：“你欺我双目失明，早已不将我瞧在眼内，学到精妙剑法之后，还会认我是师父吗？岳不群要你们立誓效忠于他，才让你们入洞来观看剑招，此事可是有的？”那嵩山弟子道：“是，弟……弟子该死，但也只一时的权宜之计。咱们五岳剑派合而为一，他是掌门人，听他号令，也……也是应当的。没料到这奸贼行此毒计，将我们都困在这里。”又一人道：“师父，请你老人家领我们脱困，大家去找岳不群这奸贼算账。”

左冷禅哼了一声，说道：“你打的好如意算盘。”他顿了一顿，又道：“令狐冲，你也到了这里，却是来干什么了？”令狐冲道：“这是我的故居，我要来便来！阁下却来干什么了？”左冷禅冷冷地道：“死到临头，对长辈还这般无礼。”令狐冲道：“你暗使阴谋，陷害天下英雄，人人得而诛之，还算是我长辈？”左冷禅道：“平之，你去将他宰了！”

黑暗中有人应道：“是！”正是林平之的声音。令狐冲心中暗惊：“原来林平之也在这里。他和左冷禅都是瞎了眼的，这些日子来，他们定已熟习盲目使剑，以耳代目，听风辨器之术自练得极精。在黑暗之中，形势倒转，变成了我是瞎子，他们反不是瞎子，却如何是他们之敌？”但觉背上冷汗直流下来。

只听林平之道：“令狐冲，你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出尽了风头，今日却要死在我

手里，哈哈，哈哈！”笑声中充满了阴森森的寒意，一步步走将过来。适才令狐冲和左冷禅对答，站立之处，已给林平之听得清清楚楚。山洞中一片寂静，唯闻林平之脚步声，他每跨出一步，令狐冲便知自己是向鬼门关走近了一步。

突然有人叫道：“且慢！这令狐冲刺瞎了我眼睛，叫老子从此不见天日，让我来杀这恶贼。”十余人随声附和，一齐快步走来。

令狐冲心头一震，知是那天夜间在破庙外为自己刺瞎的一十五人，那日前赴嵩山参与五派归一之时，在嵩山道上曾遇到过。这群人瞎眼已久，以耳代目的本事自必更为高明，一个林平之已抵御不了，再加上这一十五人，更加不是对手了。耳听得脚步声响，他悄悄向左首滑开几步，但听得嗒嗒嗒数响，几柄长剑刺在他先前站立处的石壁上。幸好这十余人同时进攻，步声杂沓，将他的脚步声掩盖了，谁也不知他已移向何处。

令狐冲俯下身来，在地下摸到一柄长剑，掷了出去，呛啷一声响，撞上石壁。十余名瞎子冲过去，兵刃声响起，和人斗了起来。只听得呼叫之声不绝，片刻间有六七人中刃毙命，这些人本来武功均甚不弱，但黑暗中目不见物，就绝非这群瞎子的手。对手。

令狐冲乘着呼声大作，更向左滑行数步，摸到石壁上无人，悄悄蹲下，寻思：“左冷禅带了林平之和这群瞎子到来，自是要仗着黑暗无光之便，将我等一批人尽数歼灭。只是他怎知此处有这样一个山洞？”一转念间，便已恍然：“是了！当日小师妹在封禅台侧，以此处石壁上所刻的绝招，打败泰山、衡山两派高手，在左冷禅面前施展嵩山剑法，以恒山剑法与我比剑。她既来过这里，林平之自然知道。”想到了小师妹，心头一阵酸痛。

只听得林平之叫道：“令狐冲，你不敢现身，缩头缩尾，算什么好汉？”令狐冲怒气上冲，忍不住便要挺身而出，和他决个死战，但立时按捺住了，心想：“大丈夫能屈能伸，岂可跟他逞这血气之勇？我没找到盈盈，决不能这般轻易就死。”又想：“我曾答应小师妹，要照料林平之，倘若冲出去和他搏斗，给他杀了固不值得，将他杀了也是不对。”

左冷禅喝道：“将山洞中所有的叛徒、奸细尽数杀了，谅那令狐冲也无处可躲！”

顷刻之间，兵刃相交声和呼喊之声大作。

令狐冲蹲在地下，一时倒无人向他攻击。他侧耳倾听盈盈的声音，寻思：“盈盈聪明心细，远胜于我，此刻危机四伏，自然不会再发琴音，只盼适才这一剑不是刺中她才好。”只听得群豪与众瞎子斗得甚烈，一面恶斗，一面喝骂，时闻“滚你奶奶的”之声。

这“滚你奶奶的”五字听来甚为刺耳，通常骂人，总是说“去你妈的”，或“操你奶奶的”，有时也有人骂“滚你妈的王八蛋”，却绝少有人骂“滚你奶奶的”，寻思：“难道这是哪一省特别的骂人土语？”再听片刻，发觉这“滚你奶奶的”五字往往是两人同骂，而这五字一出口，兵刃相交声便即止歇，若是一人喝骂，那便打不不休。他一想之下，便即明白：“原来那是众瞎子辨别同道的暗语。”黑暗中乱砍乱杀，难分友敌，众瞎子定是事先约好，出招时先骂一句“滚你奶奶的”。两人齐骂，便是同伴，否则便可杀戮。这五字向来没人使用，不知暗语的敌人决不会以此骂人。

他一想明此点，当即站起身来，持剑当胸，但听得“滚你奶奶的”之声越来越多，兵刃相交声和呼喝声渐渐止歇，显是泰山、衡山、嵩山三派已给杀戮殆尽。令狐冲一直没听到盈盈的声音，既担心她先前给自己杀了，又欣幸没遭到众瞎子的毒手，又想：“嵩山弟子得悉华山石洞中有本派精妙剑招，赶来瞧瞧，亦是人情之常，只不过来不及先行禀告，左冷禅便将他们赶尽杀绝，未免太过辣手。他用意自是要取我性命，既没法一一分辨，索性连他门下只犯了这一点儿小过的弟子也都杀了。”

又过片刻，打斗声已然止歇。左冷禅道：“大伙儿在洞中交叉来去，砍杀一阵。”

众瞎子答应了，但听得剑声呼呼，此来彼往。有两柄剑砍到令狐冲身前，令狐冲举剑架开，沙哑着嗓子骂了两声“滚你奶奶的”，居然没人察觉。约莫过了一盏茶时分，除了众瞎子的叫骂声与金刃劈空声外，更没别的声息。令狐冲却急得几乎哭了出来，只想大叫：“盈盈，盈盈，你在哪里？”

左冷禅喝道：“住手！”众瞎子收剑而立。左冷禅哈哈大笑，说道：“一众叛徒，都已清除，这些人好不要脸，为了想学剑招，居然向岳不群这恶贼立誓效忠。令狐冲这小贼，自然也命丧剑底了！哈哈！哈哈！令狐冲，令狐冲，你死了没有？”

令狐冲屏息不语。

左冷禅道：“平之，今日终于除了你平生最讨厌之人，那可志得意满了吧？”林平之道：“全仗左兄神机妙算，巧计安排。”令狐冲心道：“他和左冷禅兄弟相称。左冷禅为了要得他的《辟邪剑谱》，对他可客气得很啊。”左冷禅道：“若不是你知道另有秘道进这山洞，咱们难以手刃大仇。”

林平之道：“只可惜混乱之中，我没能亲手杀了令狐冲这小贼。”令狐冲心想：“我从来没得罪过你，何以你对我如此憎恨？”左冷禅低声道：“不论是谁杀他，都是一样。咱们快些出去。料想岳不群这当儿正守在山洞外，乘着天色未明，咱们一拥而上，黑夜中大占便宜。”林平之道：“正是！”

只听得脚步声响，一行人进了地道，脚步声渐渐远去，过得一会，便无声息了。

令狐冲低声道：“盈盈，你在哪里？”语音中带着哭泣。忽听得头顶有人低声道：“我在这里，别做声！”令狐冲喜极，双足一软，坐倒在地。

当众瞎子挥剑乱砍之时，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躲在高处，让兵刃砍刺不到，原是一个极浅显的道理，但众人面临生死关头，神智一乱，竟然计不及此。

盈盈纵身跃下，令狐冲抢将上去，掷下长剑，将她搂在怀里。两人都喜极而泣。令狐冲轻吻她嘴唇，低声道：“刚才可真吓死我了。”盈盈在黑暗中亦不闪避，轻轻地道：“你骂人‘滚你奶奶的’，我却听得出是你声音。”令狐冲忍不住笑了出来，问道：“你真一点也没受伤吗？”盈盈道：“没有。”令狐冲道：“先前我听着琴声，倒不怎么担心。但后来想到我曾刺中了一个女子，而琴声又断断续续，不成腔调，似乎你受了重伤，到后来更一点声息也没有了，那可真不知如何是好。”

盈盈微笑道：“我早跃到了上面，生怕给人察觉，又不能出声招呼你，只好投掷一枚枚铜钱，击打那留在地下的瑶琴，盼你省悟。”令狐冲吁了口气，说道：“原来如此。我竟始终想不到，该打，该打！”拿起她的手来，轻击自己面颊，笑道：“你嫁了这样一个蠢材，也算是任大小姐倒足了大霉。我一直奇怪，倘若是你拨弄瑶琴，怎么

会不弹一句《清心普善咒》，又或是《笑傲江湖之曲》？”

盈盈让他搂抱着，说道：“我若能在黑暗中用铜钱击打瑶琴，弹出曲调，那变成仙人了。”令狐冲笑道：“你本来就是仙人。”盈盈听他语含调笑，身子一挣，便欲脱离他怀抱，令狐冲紧紧抱住了她不放，问道：“后来怎地不发钱镖弹琴了？”盈盈笑道：“我穷得要命，身边没多少钱，投得几次，就没钱了。”令狐冲叹道：“可惜这山洞中既没钱庄，又没当铺，任大小姐没钱使，竟无处挪借。”盈盈又是一笑，道：“后来我连头上金钗、耳上珠环都发出了。待得那些瞎子动手杀人，他们耳音极灵，我就不敢再投掷什么了。”

突然之间，地道口有人阴森森地一声冷笑。

令狐冲和盈盈都是“啊”的一声惊呼，令狐冲左手环抱盈盈，右手抓起地下长剑，喝道：“什么人？”只听一人冷冷地道：“令狐大侠，是我！”正是林平之的声音。但听得地道中脚步声响，显是一群瞎子去而复回。

令狐冲暗骂自己太也粗心大意，左冷禅老奸巨滑，怎能说去便去？定是伏在地道之中，窃听山洞内动静。自己若是孤身一人，原可跟他耗上些时候再谋脱身，但和盈盈相互关怀太切，劫后重逢，喜极忘形，再也没想到强敌极可能并未远去，而是暗伺于外。

盈盈伸手在令狐冲腋下一提，低声道：“上去！”两人同时跃起。盈盈先前曾在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歇足，知道凸岩的所在，黑暗中候准了劲道，稳稳落上。令狐冲却踏了个空，又向下落。盈盈抓住他手臂，将他拉了上去。这凸岩只不过三四尺见方，两人挤在一起，不易站稳。令狐冲心想：“盈盈见机好快，咱二人居高临下，便不易为众瞎子所围攻。”

只听左冷禅道：“两个小鬼跃到了上面。”林平之道：“正是！”左冷禅道：“令狐冲，你在上面躲一辈子吗？”

令狐冲不答，心想我一出声，便让你们知道了我立足之处。他右手持剑，左手环抱着盈盈的纤腰。盈盈左手握着短剑，右手伸过来也抱住了他腰。两人心下大慰，均觉既能同在一起，就算立时死了，亦无所憾。

左冷禅喝道：“你们的眼珠是谁刺瞎的，难道忘了吗？”十余名瞎子齐声大吼，跃起来挥剑乱刺。令狐冲和盈盈一声不响，众瞎子都刺了个空，待得第二次跃起，一名瞎子已扑到凸岩数尺之外。令狐冲听得他跃起的风声，一剑刺出，正中其胸。那瞎子大叫一声，摔下地来。这么一来，众人已知他二人处身的所在，六七八人同时跃起，挥剑刺出。令狐冲和盈盈虽瞧不见众瞎子身形，但凸岩离地二丈有余，有人跃近时风声甚响，极易辨别，两人各出一剑，又刺死了二人。众瞎子仰头叫骂，一时不敢再上来攻击。僵持片刻，突然风声劲急，两人分从左右跃起，令狐冲和盈盈出剑挡刺，铮铮两声，四剑空中相交。令狐冲右臂一酸，长剑险些脱手，知道来袭的便是左冷禅本人。盈盈“啊”的一声，肩头中剑，身子一晃。令狐冲左臂忙运力拉住她。那两人二次跃起，又再攻来。

令狐冲长剑刺向攻击盈盈的那人，双剑一交，那人长剑变招快极，顺着剑锋直削下来。令狐冲知对手定是林平之，不及挡架，百忙中头一低，俯身让过，只觉冷风飒

然，林平之一剑削向盈盈。他身在半空，凭着一跃之势竟连变三招，这辟邪剑法实是凌厉绝伦。

令狐冲生怕他伤到盈盈，搂着她跃下，背靠石壁，挥剑乱舞。猛听得左冷禅一声长笑，挺剑而进，当的一声响，又是长剑相交。令狐冲身子一震，觉得有股内力从长剑中传来，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个冷战，蓦地想起，那日任我行在少林寺中以“吸星大法”吸了左冷禅的内力，岂知左冷禅的阴寒内力十分厉害，险些儿反将任我行冻死。此刻他故技重施，可不能上他的当，急忙运力外送，只觉对方一股大力回击，不由自主地手指一松，长剑脱手飞出。

令狐冲一身本领，全在一柄长剑，当即俯身，伸手往地下摸去，山洞中死了二百余人，满地都是兵器，随便拾起一柄刀剑，都可挡得一时，自己和盈盈在这山洞中变成了瞎子，受这十几名瞎而不瞎之人围攻，原无幸存之理，但无论如何，总是不甘任由宰割。他一摸之下，摸到的是个死人脸蛋，冷冰冰的又湿又粘，忙搂着盈盈退了两步，铮铮两声，盈盈挥短剑架开了刺来的两剑，跟着呼的一响，盈盈手中短剑又给击飞。

令狐冲大急，俯身又是一摸，入手似是根短棍，危急中哪容细思，只觉劲风扑面，有剑削来，当即举棍一挡，嗒的一声响，那短棍给敌剑削去了一截。

令狐冲低头让过长剑，突然之间，眼前出现了几星光芒。这几星光芒极是微弱，但在这黑漆一团的山洞之中，便如是天际现出一颗明星，敌人身形剑光隐约可辨。

令狐冲和盈盈同声欢呼，眼见左冷禅又挺剑刺到，令狐冲举短棍便往左冷禅咽喉挑去，那正是敌人剑招中的破绽所在。不料左冷禅眼睛虽瞎，应变仍是奇速，一个“鲤跃龙门”，向后倒纵出去，口中不绝连声地咒骂。

盈盈弯下腰去，拾起一柄长剑，从令狐冲手里接过短棍，将长剑交了给他，舞动短棍，洞中闪动点点青光。令狐冲精神大振，生死关头，出手岂能容情，骂一句“滚你奶奶的”，刺死一名瞎子。他手中出剑可比嘴里骂人迅速得多，只骂了六声“滚你奶奶的”，已将洞中十二名瞎子尽数刺死。有几个瞎子脑筋迟钝，听他大骂“滚你奶奶的”，心想既是自己人，何必再打？还没想明白一半，已然咽喉中剑，滚向鬼门关去见他奶奶去了。

左冷禅和林平之不明其中道理，齐问：“有火把？”声带惊惶。令狐冲喝道：“正是！”向左冷禅连攻三剑。

左冷禅听风辨器，三剑挡开，令狐冲但觉手臂酸麻，又是一阵寒气从长剑传将过来，一转念间，当即凝剑不动。左冷禅听不到他的剑声，心下大急，疾舞长剑，护住周身要穴。

令狐冲仗着盈盈手中短棍头上发出的微光，慢慢转过剑来，慢慢指向林平之的右臂，一寸寸地伸将过去。林平之侧耳倾听他剑势来路，可是令狐冲这剑是一寸寸地缓缓递去，哪里听得到半点声音？眼见剑尖和他右臂相差不过半尺，突然向前一送，嗤的一声，林平之上臂筋骨齐断。

林平之大叫一声，长剑脱手，和身扑上。令狐冲刷刷两声，分刺他左右两腿。林平之于大骂声中摔倒在地。

令狐冲回过身来，凝望左冷禅，极微弱的光芒之下，但见他咬牙切齿，神色狰狞可怖，手中长剑急舞。他剑上的绝招妙着虽层出不穷，但在“独孤九剑”之下，无处不是破绽。令狐冲心想：“此人是挑动武林风波的罪魁祸首，须容他不得！”一声清啸，长剑起处，左冷禅眉心、咽喉、胸口三处一一中剑。

令狐冲跃开两步，挽住了盈盈的手，只见左冷禅呆立半晌，扑地而倒，手中长剑倒转过来，刺入自己小腹，对穿而出。

两人定了定神，去看盈盈手中那短棍时，光芒太弱，却看不清楚。两人身上均无火折，令狐冲生怕林平之又再反扑，在他左臂补了一剑，削断他筋脉，这才去死人身上掏摸火刀火石，连摸两人，怀中都空空如也，登时想起，骂道：“滚你奶奶的，瞎子自然不会带火刀火石。”摸到第五个死人，才寻到了火刀火石，打着了火点燃纸媒。

两人同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只见盈盈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根白骨，一头已给削尖！

盈盈一呆之下，将白骨摔在地下，笑骂：“滚你……”只骂了两个字，觉得出口不雅，抿嘴住口。

令狐冲恍然大悟，说道：“盈盈，咱们两条性命，是神教这位前辈搭救的。”盈盈奇道：“神教的前辈？”令狐冲道：“当年神教十长老攻打华山，都给堵在这山洞之中，没法脱身，饮恨而终，遗下了十具骷髅。这根大腿骨，却不知是哪一位长老的。我无意中拾起来一挡，天幸又让左冷禅削去了一截，死人骨头中有鬼火磷光，才使咱二人瞎子开眼。”

盈盈吁了口长气，向那根白骨躬身道：“原来是本教前辈，可得罪了。”

令狐冲又取过几根纸媒，将火点旺，再点燃了两根火把，道：“不知莫师伯怎样了？”纵声叫道：“莫师伯，莫师伯！”却不闻丝毫声息。令狐冲心想莫师伯对自己爱护有加，今日惨死洞中，心下甚是难过，放眼洞中遍地尸骸，一时实难找到莫大先生的尸身，心想：“此刻未脱险地，不能多耽。我必当回来，找到莫师伯遗体，好好安葬。”回身拉住了林平之胸口，向地道中走去。

盈盈知他答应过岳灵珊，要照料林平之，当下也不说什么，拾起山洞角落里那具已打穿了几个洞的瑶琴，跟随其后。

二人从这条当年大力神魔以巨斧所开的窄道中一步步出去。令狐冲提剑戒备，心想左冷禅极工心计，既将山洞的出口堵死，必定派人守住这窄道，以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有人再将他堵在洞内。但走到窄道尽头，更不再见有人。

令狐冲轻轻推开遮住出口的石板，陡觉亮光耀眼，原来在山洞中出死入生地恶斗良久，不觉时刻之过，天早亮了。他见外洞中空荡荡的并无一人，当即拉了林平之纵身而出，盈盈跟着出来。

令狐冲手中有剑，眼中见光，身在空处，那才是真正地出了险境，一口新鲜空气吸入胸中，当真说不出的舒畅。

盈盈问道：“从前你师父罚你在这里思过，就住在这个石洞里么？”令狐冲笑道：“正是。你看怎么样？”盈盈微微一笑，道：“我看你在这里思的不是过，而是你那……”她本来想说“你那小师妹”，但想何必提到岳灵珊而惹他伤心，当即住口。

令狐冲道：“风太师叔便住在左近，不知他老人家身子是否安健。我一直好生想念。他本来说过，决计不见华山派之人，但我早就不是华山派的了。”盈盈道：“是。咱们快去参见。”令狐冲还剑入鞘，放下林平之，挽住了盈盈的手，并肩出洞。

三十九 拒盟

刚出洞口，突然间头顶黑影晃动，似有什么东西落下，令狐冲和盈盈同时纵起闪避，岂知一张极大的渔网竟兜头将两人罩住。两人大吃一惊，忙拔剑去割渔网，割了几下，竟纹丝不动。便在此时，又有一张渔网从高处撒下，罩在二人身上。

山洞顶上跃下一人，手握绳索，用力拉扯，收紧渔网。令狐冲脱口叫道：“师父！”原来那人却是岳不群。

岳不群将渔网越收越紧。令狐冲和盈盈便如两条大鱼一般给裹缠在网里，初时尚能挣扎，到后来已动弹不得。盈盈惊惶之下，不知如何是好，一瞥眼间，见令狐冲脸带微笑，神情甚是得意，心想：“莫非他有脱身之法？”

岳不群狞笑道：“小贼，你得意洋洋地从洞中出来，可没料到大祸临头吧？”令狐冲道：“也没什么大祸临头。人总要死的，和我爱妻死在一起，就开心得很了。”盈盈这才明白，原来他脸露喜容，是为了可和自己同死，惊惶之意顿消，感到了一阵甜蜜喜慰。令狐冲道：“你只能便这样杀死我二人，可不能将我夫妻分开，一一杀死。”岳不群怒道：“小贼，死在眼前，还在说嘴！”将绳索又在他二人身上绕了几转，捆得紧紧的。

令狐冲道：“你这张渔网，是从老头子那里拿来的吧。你待我当真不错，明知我二人不愿分开，便用绳索缚得我夫妻如此紧法。你从小将我养大，明白我心意，这世上的知己，也只你岳先生一人了。”他嘴里尽说俏皮话，只盼拖延时刻，看有什么方法能够脱险，又盼风清扬突然现身相救。

岳不群冷笑道：“小贼，从小便爱胡说八道，贼性儿不改。我先割了你舌头，免得你死后再进拔舌地狱。”左足飞起，在令狐冲腰中踢了一脚，登时点了他哑穴，令他做声不得，说道：“任大小姐，你要我先杀他呢，还是先杀你？”

盈盈道：“那又有什么分别？我身边三尸脑神丹的解药，可只有三颗。”

岳不群登时脸上变色。他自给盈盈逼着吞服“三尸脑神丹”后，日思夜想只是如何取得解药。他候准良机，在他二人甫脱险境、欣然出洞、最不提防之际突撒金丝渔网，将他们罩住。本来打的主意，是将令狐冲和盈盈先行杀死，再到她身上搜寻解药，此刻听她说身上只有三颗解药，那么将他二人杀死后，自己也只能再活三年，三年之后尸虫入脑，狂性大发，死得苦不堪言，此事倒煞费思量。

他虽养气功夫极好，却也忍不住双手微微颤动，说道：“好，那么咱们做一个交易。你将制炼解药之法跟我说了，我便饶你二人不死。”盈盈一笑，淡淡地道：“小女子虽年轻识浅，却也深知君子剑岳先生的为人。阁下如言而有信，也不会叫做君子剑

了。”岳不群道：“你跟着令狐冲没得到什么好处，就学会了贫嘴贫舌。那制炼解药之方，你决计不说？”盈盈道：“自然不说。三年之后，我和冲郎在鬼门关前恭候大驾，只是那时阁下五官不全，面目全非，也不知是否能认得你。”

岳不群背上登时感到一阵凉意，明白她所谓“五官不全，面目全非”，是指自己毒发之时，若非全身腐烂，便是自己将脸孔抓得稀烂，思之当真不寒而栗，怒道：“我就算面目全非，那也是你早我三年。我也不杀你，只是割去你的耳朵鼻子，在你雪白的脸蛋上划它十七八道剑痕，看你那多情多义的冲郎，是不是还爱你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丑八怪。”刷的一声，抽出了长剑。

盈盈“啊”的一声，惊叫了出来。她死倒不怕，但若给岳不群毁得面目犹似鬼怪一般，让令狐冲瞧在眼里，虽死犹有余恨。令狐冲给点了哑穴，手足尚能动弹，明白盈盈的心意，以手肘碰了碰她，随即伸起右手两根手指，往自己眼中插去。盈盈又“啊”的一声，急叫：“冲哥，不可！”

岳不群并非真的就此要毁盈盈的容貌，只不过以此相胁，逼她吐露解药的药方，令狐冲倘若自坏双目，这一步最厉害的棋子便无效了。他出手迅疾无比，左臂一探，隔着渔网便抓住了令狐冲的右腕，喝道：“住手！”

两人肌肤一触，岳不群便觉自己身上的内力向外直泻，叫声“啊哟！”忙欲挣脱，但自己手掌却似和令狐冲手腕黏住了一般。令狐冲一翻手，抓住了他手掌，岳不群的内力更源源不绝地汹涌而出。岳不群大惊，右手挥剑往他身上斩去。令狐冲手一抖，拖过他身子，这一剑便斩在地下。岳不群内力疾泻，第二剑待欲再砍，已疲软无力，几乎连手臂也抬不起来。他勉力举剑，将剑尖对准令狐冲眉心，手臂和长剑不断颤抖，慢慢插落。

盈盈大惊，想伸指去弹岳不群长剑，但双臂都压在令狐冲身下，渔网又缠得极紧，出力挣扎，始终抽不出手。令狐冲左手给盈盈压住了，也移动不得，见剑尖慢慢刺落，忽想：“我以慢剑之法杀左冷禅，伤林平之，此刻师父也以此法杀我，报应好快。”

岳不群只觉内力飞快消逝，而剑尖和令狐冲眉心相去也只数寸，又欢喜，又焦急。

忽然身后一个少女的声音尖声叫道：“你……你干什么？快撤剑！”脚步声起，一人奔近。岳不群眼见剑尖只须再沉数寸，便能杀了令狐冲，此时自己生死也系于一线，如何肯即罢手？拚着余力，使劲一挺，剑尖已触到令狐冲眉心，便在此时，突觉后心一凉，一柄长剑自他背后直刺至前胸。

那少女叫道：“令狐师兄，你没事吧？”正是仪琳。

令狐冲胸口气血翻涌，答不出话来。盈盈道：“小师妹，令狐师兄没事。”仪琳喜道：“那才好了！”怔了一怔，惊道：“是岳先生！我……我杀了他！”盈盈道：“不错。恭喜你报了杀师之仇。请你解开渔网，放我们出来。”

仪琳道：“是，是！”见岳不群俯伏在地，剑伤处鲜血渗出，吓得全身都软了，颤声道：“是……是我杀了他？”抓起绳索想解，双手只是发抖，使不出力，说什么也解不开。

忽听得左首有人叫道：“小尼姑，你杀害尊长，今日叫你难逃公道！”一名黄衫老者仗剑奔来，却是劳德诺。

盈盈叫道：“小师妹，快拔剑抵挡！”

仪琳一呆，从岳不群身上拔出长剑。劳德诺刷刷刷三剑快攻，仪琳挡了三剑，第三剑从她左肩掠过，划了一道口子。

劳德诺剑招越使越快，有几招依稀便是辟邪剑法，只是没学得到家，仅略具其形，出剑之迅疾和林平之也相差甚远。本来劳德诺经验老到，剑法兼具嵩山、华山两派之长，新近又学了些辟邪剑法，仪琳原不是他对手。好在仪和、仪清等盼她接任恒山掌门，这些日子来督导她勤练令狐冲所传的恒山派剑法绝招，武功颇有进境，而劳德诺的辟邪剑法乍学未精，偏生急欲试招，夹在嵩山、华山两派的剑法中使将出来，反而驳杂不纯，原来的剑法大大打了个折扣。

仪琳初上手时见敌人剑法极快，心下惊慌，第三剑上便伤了左肩，但想自己要是败了，令狐冲和盈盈未脱险境，势必立时遭难，心想他要杀令狐师兄，不如先将我杀了，既抱必死之念，出招时便奋不顾身。劳德诺遇上她这等拚命打法，一时倒也难以取胜，口中乱骂：“小尼姑，你他妈的好狠！”

盈盈见仪琳一鼓作气，勉力支持，斗得久了，势必落败，当下滚动身子，抽出左手，解开了令狐冲的穴道，伸手入怀，摸出短剑。令狐冲叫道：“劳德诺，你背后是什么东西？”

劳德诺经验老到，自不会凭令狐冲这么一喝便转头去看，致给敌人可趁之机。他对令狐冲的呼喝置之不理，加紧进击。盈盈握着短剑，想要从渔网孔中掷出，但仪琳和劳德诺近身而搏，倘若准头稍偏，说不定便掷中了她，一时踌躇不发。忽听得仪琳“啊”的一声叫，左肩又中一剑。第一次受伤甚轻，这一剑却深入数寸，青草地上登时溅上鲜血。

令狐冲叫道：“猴子，猴子，啊，这是六师弟的猴子。乖猴儿，快扑上去咬他，这是害死你主人的恶贼。”

劳德诺为盗取岳不群的《紫霞神功》秘笈，杀死华山派六弟子陆大有。陆大有平时常带着一只小猴儿，放在肩头，身死之后，这只猴儿也就不知去向。此刻他突然听到令狐冲呼喝，不由得心中发毛：“这畜生若扑上来咬我，倒也碍手碍脚。”侧身反手一剑，向身后砍去，却哪里有什么猴子了？便在这时，盈盈短剑脱手，呼的一声，射向他后颈。劳德诺一伏身，短剑从他头顶飞过，突觉左脚足踝上一紧，已给一根绳索缠住，绳索忽向后拉，登时身不由主地扑倒。原来令狐冲眼见劳德诺伏低避剑，正是良机，来不及解开渔网，便将渔网上的长绳甩了出去，缠住他左足，将他拉倒。令狐冲和盈盈齐叫：“快杀，快杀！”

仪琳挥剑往劳德诺头顶砍落。但她既慈心，又胆小，初时杀岳不群，只是为了要救令狐冲，情急之下，挥剑直刺，浑没想到要杀人，此刻长剑将要砍到劳德诺头上，心中一软，剑锋略偏，擦的一声响，砍上他右肩。劳德诺琵琶骨立断，长剑脱手，他怕仪琳第二剑又再砍落，忍痛跳起，挣脱渔网绳索，飞也似地向崖下逃去。

突然山崖边冲上二人，当先一个女子喝道：“喂，刚才是你骂我女儿吗？”正是仪琳之母、在悬空寺中假装聋哑的那个婆婆。劳德诺飞腿向她踢去。那婆婆侧身避过，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喝道：“你骂‘你他妈的好狠’，她的妈妈就是我，

你敢骂我?”

令狐冲叫道：“截住他！别让他走了！”那婆婆伸掌本欲往劳德诺头上击落，听得令狐冲这么呼喝，叫道：“天杀的小鬼，我偏要放他走！”侧身一让，在劳德诺屁股上踢了一脚。劳德诺如得大赦，直冲下山。

那婆婆身后跟着一人，正是不戒和尚，他笑嘻嘻地走近，说道：“什么地方不好玩，怎地钻进渔网里来玩啦？”仪琳道：“爹，快解开渔网，放了令狐师兄和任大小姐。”那婆婆沉着脸道：“这小贼的账还没跟他算，不许放！”

令狐冲哈哈大笑，叫道：“夫妻上了床，媒人丢过墙。你们两夫妻团圆，怎不谢我这个大媒？”那婆婆在他身上踢了一脚，骂道：“我谢你一脚！”令狐冲笑着叫道：“桃谷六仙，快来救我！”

那婆婆最忌惮桃谷六仙，一惊回头。令狐冲从渔网孔中伸出手来，解开了绳索的死结，让盈盈钻了出来，自己待要出来，那婆婆喝道：“不许出来！”

令狐冲笑道：“不出来就不出来。渔网之中，别有天地，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则进网，伸则出网，何足道哉，我令狐冲……”正想胡说八道下去，一瞥眼间，见岳不群伏尸于地，脸上笑容登时消失，突然间热泪盈眶，跟着泪水便直泻下来。

那婆婆兀自在发怒，骂道：“小贼！我不狠狠揍你一顿，难消心头之恨！”左掌一扬，便向令狐冲右颊击去。仪琳叫道：“妈，别……别……”令狐冲右手一抬，手中已多了一柄长剑，却是当他瞧着岳不群的尸身伤心出神之际，盈盈塞在他手中的。他长剑一指，刺向那婆婆的右肩要穴，逼得她退了一步。那婆婆更加生气，身形如风，掌劈拳击，肘撞腿扫，顷刻间连攻七八招。令狐冲身在渔网之中，长剑随意挥洒，每一剑都指向那婆婆的要害，只是每当剑尖将要碰到她身子时，立即缩转。这“独孤九剑”施展开来，天下无敌，令狐冲若不容让，那婆婆早已死了七八次。又拆数招，那婆婆自知自己武功和他差得太远，长叹一声，住手不攻，脸上神色极为难看。

不戒和尚劝道：“娘子，大家是好朋友，何必生气？”

那婆婆怒道：“要你多嘴干什么？”一口气无处可出，便欲发泄在他身上。

令狐冲抛下长剑，从渔网中钻了出来，笑道：“你要打我出气，我让你打便了！”那婆婆提起手掌，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个耳光，令狐冲“哎唷”一声叫，竟不闪避。那婆婆怒道：“你干吗不避？”令狐冲道：“我避不开，有什么法子？”那婆婆呸的一声，心知他是瞧在仪琳份上让了自己，左掌已然提起，却不再打了。盈盈拉着仪琳的手，说道：“小师妹，幸得你及时赶到相救。你怎么来的？”仪琳道：“我和众位师姊，都给他（说着向岳不群的尸身一指）……他的手下人捉了来，我和三位师姊给关在一个山洞中，刚才爹爹、妈妈和不可不戒救了我出来。爹爹、妈妈和我，还有不可不戒和那三位师姊，大家分头去救其余众位师姊。我走在崖下，听得上面有人说话，似是令狐师兄的声音，便赶上来瞧瞧。”盈盈道：“我和他各处找寻，一个也没见到，却原来你们是给关在山洞里。”

令狐冲道：“刚才那个黄袍老贼是个大坏人，给他逃走了，当真可惜！”拾起地下长剑，道：“咱们快追。”

一行五人走下思过崖，行不多久，便见田伯光和七名恒山派弟子从山谷中攀援而

上，其中有仪清在内。相会之下，各人均甚欣喜。令狐冲心想：“华山上的地形，天下只怕没几人能比我更熟的。我不知这山谷下另有山洞，田兄是外人，反而知道，这可奇了！”拉一拉田伯光的袖子，两人堕在众人之后。令狐冲道：“田兄，华山的幽谷之中另有秘洞，连我也不知，你却找得到，令人好生佩服。”

田伯光微微一笑，说道：“那也没什么稀奇。”令狐冲道：“啊，是了，原来你擒住了华山弟子，逼问而得。”田伯光道：“那倒不是。”令狐冲道：“然则你何以得知，倒要请教。”田伯光神色忸怩，微笑道：“这事说来不雅，不说也罢。”令狐冲更加好奇了，不闻不快，笑道：“你我都是江湖上的浮浪子弟，又有什么雅了？快说出来听听。”田伯光道：“在下说了出来，令狐掌门请勿见责。”令狐冲笑道：“你救了恒山派的众位师姊、师妹，立下大功，多谢你还来不及，岂有见怪之理？”田伯光低声道：“不瞒你说，在下一向有个坏脾气，你是知道了。自从太师父剃光了我头，给我取个法名叫做‘不可不戒’之后，那色戒自是不能再犯……”令狐冲想到不戒和尚惩戒他的古怪法子，不由脸露微笑。田伯光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脸上一红，续道：“但我从前学到的本事，却没忘记，不论相隔多远，只要有女子聚居之处，在下……在下便觉察得到。”令狐冲大奇，问道：“那是什么法子？”田伯光道：“我也不知是什么法子，好像能闻到女人身上的气息，与男人不同。”

令狐冲哈哈大笑，道：“据说有些高僧有天眼通、天耳通，田兄居然有‘天鼻通’。”田伯光道：“惭愧，惭愧！”令狐冲笑道：“田兄这本事，原是多做坏事，历练而得，想不到今日用来救我恒山派弟子。”

盈盈转过头来，想问什么事好笑，见田伯光神色鬼鬼祟祟，料想不是好事，便即住口。

田伯光突然停步，道：“这左近似乎又有恒山派弟子。”

他用力嗅了几嗅，向山坡下的草丛走去，低头寻找，过了一会，一声欢呼，手指地下，叫道：“在这里了！”他所指处堆着十余块大石，每一块都有二三百斤重，当即搬开了一块。不戒和令狐冲过去相助，片刻间将十几块大石都搬开了，底下是块青石板。三人合力将石板掀起，露出一个洞来，里面躺着几个尼姑，果然都是恒山派弟子。仪清和仪琳忙跳下洞去，将同门扶了出来，扶出几人后，里面还有，每一个都已奄奄一息。众人忙将被囚的恒山弟子拉出，只见仪和、郑萼、秦绢等均在其内，这地洞中竟藏了三十余人，再过得一两天，非尽数死在洞内不可。

令狐冲想起师父下手如此狠毒，不禁为之寒心，赞田伯光道：“田兄，你这项本事当真非同小可，这些师姊妹们深藏地底，你竟嗅得出来，实在令人佩服。”田伯光道：“那也没什么稀奇，幸好其中有许多俗家的师伯、师叔……”令狐冲道：“师伯、师叔？啊，是了，你是仪琳小师妹的弟子。”田伯光道：“倘若被囚的都是出家的师叔伯们，我便找不到了。”令狐冲道：“原来俗家人和出家人也有分别。”田伯光道：“这个自然。俗家女子身上有脂粉香气。”令狐冲这才恍然。

众人七手八脚的地施救，仪清、仪琳等用帽子舀来山水，一一灌饮。幸好那山洞有缝隙可通气，恒山众弟子又都练有内功，虽已委顿不堪，尚无性命之忧。仪和等修为较深的，饮了些水后，神智便先恢复。

令狐冲道：“咱们救出的还不到三股中的一股，田兄，请你大显神通，再去搜寻。”

那婆婆横眼瞪视田伯光，甚是怀疑，问道：“这些人给关在这里，你怎知道？多半囚禁她们之时，你便在一旁，是不是？”田伯光忙道：“不是，不是！我一直随着太师父，没离开他老人家身边。”那婆婆脸一沉，喝道：“你一直随着他？”田伯光暗叫不妙，心想他老夫妇破镜重圆，一路上又哭又笑，又打骂，又亲热，都给自己暗暗听在耳里，这位太师娘老羞成怒，那可十分糟糕，忙道：“这大半年来，弟子一直随着太师父，直到十天之前，这才分手，好容易今日又在华山相聚。”那婆婆将信将疑，问道：“然则这些尼姑们给关在这地洞里，你又怎知？”田伯光道：“这个……这个……”一时找不到饰辞，甚感窘迫。

便在这时，忽听得山腰间数十支号角同时呜呜响起，跟着鼓声蓬蓬，便如是到了千军万马一般。

众人尽皆愕然。盈盈在令狐冲耳边低声道：“是我爹爹到了！”令狐冲“啊”了一声，想说：“原来是我岳父大人驾光。”但内心隐隐觉得不妥，这句话却没出口。

皮鼓擂了一会，号角声又再响起。那婆婆道：“是官兵到来么？”

突然间鼓声和号角声同时止歇，十余人齐声喝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任教主驾到！”这十余人都是功力十分深厚的内家高手，齐声呼喝，山谷鸣响，群山之间，四周回声传至：“任教主驾到！任教主驾到！”威势慑人，不戒和尚等都为之变色。

回音未息，便听得无数声音齐声叫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教主中兴圣教，寿与天齐！”

听这声音少说也有二三千人。四下里又是一片回声：“中兴圣教，寿与天齐！中兴圣教，寿与天齐！”过了一会，叫声止歇，四下里一片寂静。有人朗声说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任教主有令。五岳剑派掌门人暨门下诸弟子听者：大伙齐赴朝阳峰石楼相会。”他朗声连说了三遍，稍停片刻，又道：“十二堂正副香主，率领座下教众，清查诸峰诸谷，把守要道，不许闲杂人等胡乱行走。不奉号令者格杀勿论！”登时便有二三十人齐声答应。

令狐冲和盈盈对望了一眼，心下明白，那人号令清查诸峰诸谷，把守要道，是逼令五岳剑派诸人非去朝阳峰拜见任教主不可。令狐冲心想：“他是盈盈之父，我不久便要 and 盈盈成婚，终须去见岳父一见。”向仪和等人道：“咱们同门师姊妹尚有多人未曾脱困，请这位田兄带路，尽快去救了出来。另请派几位师姊到思过崖洞口去擒住林平之。任教主是任小姐的父亲，想来也不致难为咱们。我和任小姐先去东峰，众位师姊会齐后，大伙儿到东峰相聚。”仪和、仪清、仪琳等答应了，随着田伯光去救人。

那婆婆怒道：“他凭什么在这里大呼小叫？我偏不去见他，瞧这姓任的如何将我格杀勿论。”令狐冲知她性子执拗，难以相劝，就算劝得她和任我行相会，言语中也多半会冲撞于他，反为不美，当下向不戒和尚夫妇行礼告别，与盈盈向东峰行去。

令狐冲道：“你爹爹叫五岳剑派众人齐赴朝阳峰，难道诸派人众这会儿都在华山吗？”

盈盈道：“五岳剑派之中，岳先生、左冷禅、莫大先生三位今天一日之中逝世，泰山

派没听说有谁当了掌门人，五大剑派中其实只剩下你一位掌门人了。”令狐冲道：“五派菁英除恒山派外，其余大都已死在思过崖后洞之内，而恒山派众弟子又都困顿不堪，我怕……”盈盈道：“你怕我爹爹趁此机会，要将五岳剑派一网打尽？”

令狐冲点点头，叹了口气，道：“其实不用他动手，五岳剑派也已只剩下多少人了。”

盈盈也叹了口气，道：“岳先生诱骗五岳剑派好手，齐到华山来看石壁剑招，企图清除各派中武功高强之士，以便他稳做五岳派掌门人。这一着棋本来甚是高明，不料左冷禅得到了讯息，趁机邀集一批瞎子，想在黑洞中杀他。”令狐冲道：“你说左冷禅想杀的是我师父，不是我？”盈盈道：“他料不到你会来的。你剑术高明之极，早已超越石壁上所刻招数，自不会到这洞里来观看剑招。咱们走进山洞，只是碰巧而已。”

令狐冲道：“你说得是。其实左冷禅和我也没什么仇怨。他双眼给我师父刺瞎，五岳派掌门之位又给他夺去，那才是切骨之恨。”

盈盈道：“想来左冷禅事先一定安排了计策，要诱岳先生进洞，然后乘黑杀他，又不知如何，这计策给岳先生识破了，他反而守在洞外，撒渔网罩人。当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眼下左冷禅和你师父都已去世，这中间的原因，只怕没人得知了。”

令狐冲凄然点了点头。盈盈道：“岳先生诱骗五岳剑派诸高手到来，此事早已下了伏笔。那日嵩山比武夺帅，你小师妹施展泰山、衡山、嵩山、恒山各派的精妙剑招，四派高手无不目睹，自是人人痒难搔。只恒山派的弟子们，你已将石壁上剑招相授，她们才不稀罕。泰山、衡山、嵩山三派的门人弟子，当然到处打听，岳小姐这些剑招从何得来。岳先生暗中稍漏口风，约定日子，开放后洞石壁，这三派好手还不争先恐后地拥来么？”令狐冲道：“咱们学武之人，一听到何处可以学到高妙武功，就算甘冒生死大险，也非来不可，尤其是本派的高招，那更加是不见不休。”

盈盈道：“岳先生料想你恒山派不会到来，是以另行安排，用迷药将众人蒙倒，一举擒上华山。”令狐冲道：“我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这般大费手脚，把恒山派这许多弟子擒上山来？路远迢迢，很容易出事。当时便将她们都在恒山上杀了，岂不干脆？”他顿了一顿，说道：“啊，我明白了，杀光了恒山派弟子，五岳派中便少了恒山一岳。师父要做五岳派掌门人，少了恒山派，他这五岳派掌门人非但美中不足，简直名不副实。”

盈盈道：“这自是一个原因，但我猜想，另有一个更大原因。”令狐冲道：“那是什么？”盈盈道：“最好当然是能擒到你，便可跟我换一样东西。否则的话，将你派中这些弟子们尽数擒来，向你索挟。我不能袖手旁观，那样东西也只好给他换人。”令狐冲恍然，一拍大腿，道：“是了。我师父是要三尸脑神丹的解药。”

盈盈道：“岳先生受逼吞食此药之后，自是日夜不安，急欲解毒。他知道只有从你身上打算，才能取得解药。”令狐冲道：“这个自然。我是你的心肝宝贝，也只有用我，才能向你换到解药。”盈盈啐了一口，道：“他用你来向我换药，我才不换呢。解药药材采集极难，制炼更加不易，那是无价之宝，岂能轻易给他。”令狐冲道：“古诗有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盈盈红晕满颊，低声道：“老鼠上天平，自称自赞，也不害羞。”说话之间，两人已走上一条极窄的山道。

这山道笔直向上，甚是陡峭，两人已不能并肩而行。盈盈道：“你先走。”令狐冲

道：“还是你先走，倘若摔下来，我便抱住你。”盈盈道：“不，你先走，还不许你回头瞧我一眼，婆婆说过的话，你非听不可。”说着笑了起来。令狐冲道：“好，我就先走。要是我摔下来，你可得抱住我。”盈盈忙道：“不行，不行！”生怕他假装失足，跟自己闹着玩，当下先上了山道。盈盈见他虽然说笑，却神情郁郁，一笑之后，又现凄然之色，知他对岳不群之死甚难释然，一路上顺着他说些笑话，以解愁闷。

转了几个弯，已到玉女峰上，令狐冲指给她看，哪一处是玉女的洗脸盆，哪一处是玉女的梳妆台。盈盈情知这玉女峰定是他和岳灵珊当年常游之所，生怕更增他伤心，匆匆一瞥便即快步走过，也不细问。

再下一个坡，便是上朝阳峰的小道。山岭上一处处都站满了哨岗，日月教的教众衣分七色，随着旗帜进退，秩序井然，较之昔日黑木崖上的布置，另有一番森严气象。令狐冲暗暗佩服：“任教主胸中果然大有学问。那日我率领数千人众攻打少林寺，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哪及日月教这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数千人犹如一人？东方不败自也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只后来神智错乱，将教中大事都交了给杨莲亭，黑木崖上便徒见肃杀，不见威势了。”

日月教的教众见到盈盈，都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对令狐冲也极尽礼敬。旗号一级级地自峰下打到峰腰，再打到峰顶，报与任我行得知。

令狐冲见那朝阳峰自山峰脚下起，直到峰顶，每一处险要之所都布满了教众，少说也有二千来人。这一次日月教倾巢而出，看来还招集了不少旁门左道之士，共襄大举。五岳剑派的众位掌门人就算一个不死，五派好手又都聚在华山，事先若未周密部署，仓促应战，只怕也败多胜少，此刻人才凋零，更加不能与之相抗了。眼见任我行这等声势，定是意欲不利于五岳剑派，反正事已至此，自己独木难支大厦，只好听天由命，行一步算一步。任我行真要杀尽五岳剑派，自己也不能苟安偷生，只好仗剑奋战，恒山派弟子一齐死在这朝阳峰上便了。

他虽聪明伶俐，却无甚智谋，更不工心计，并无处大事、应剧变之才，这时恒山全派尽已身入罗网，也想不出什么保派脱身之计，一切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又想盈盈和任教主是骨肉之亲，她最多两不相助，决不能帮着自己，出什么计较来对付自己父亲。当下对朝阳峰上诸教众弓上弦、刀出鞘的局面，只好视若无睹，和盈盈说些不相干笑话。

盈盈却早已愁肠百结，她可不似令狐冲那般拿得起、放得下，一路上思前想后，苦无良策，寻思：“冲郎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之人，我总得帮他想个法子才好。”料想父亲率众大举而来，决无好事，局面如此险恶，只怕难以两全其美。

两人缓缓上峰，一踏上峰顶，猛听得号角响起，砰砰砰放铙，跟着丝竹鼓乐之声大作，竟是盛大欢迎贵宾的安排。令狐冲低声道：“岳父大人迎接东床娇客回门来啦！”盈盈白了他一眼，心下愁苦：“这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当口还有心思说笑。”

只听得一人纵声长笑，朗声说道：“大小姐，令狐兄弟，教主等候你们多时了。”一个身穿紫袍的瘦长者迈步近前，满脸堆欢，握住了令狐冲的双手，正是向问天。

令狐冲和他相见，也十分欢喜，说道：“向大哥，你好，我常常念着你。”

向问天笑道：“我在黑木崖上，不断听到你威震武林的好消息，为你干杯遥祝，少

说也已喝了十大坛酒。快去参见教主。”携着他手，向石楼行去。

那石楼是在东峰之上，巨石高耸，天然生成一座高楼一般，石楼之东便是朝阳峰绝顶的仙人掌。那仙人掌是五根擎天而起的大石柱，中指最高。指顶放着一张太师椅，一人端坐椅中，正是任我行。

盈盈走到仙人掌前，仰头叫了声：“爹爹！”

令狐冲躬身下拜，说道：“晚辈令狐冲，参见教主。”

任我行呵呵大笑，说道：“小兄弟来得正好，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礼。今日本教会见天下英豪，先叙公谊，再谈家事。贤……贤弟一旁请坐。”

令狐冲听他说到这个“贤”字时顿了一顿，似是想叫出“贤婿”来，只是名分未定，改口叫了“贤弟”，瞧他心中于自己和盈盈的婚事甚为赞成，又说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先叙公谊，再谈家事”，显是将自己当做了家人。他心中欢喜，站起身来，突然间丹田中一股寒气直冲上来，全身便似陡然堕入了冰窖，忍不住发抖。盈盈一惊，抢上几步，问道：“怎样？”令狐冲道：“我……我……”竟说不出话来。

任我行虽高高在上，但目光锐利，问道：“你和左冷禅交过手了吗？”令狐冲点头。任我行笑道：“不碍事。你吸了他的寒冰真气，待会散了出来，便没事了。左冷禅怎地还不来？”盈盈道：“左冷禅暗设毒计，要加害令狐大哥和我，已给令狐大哥杀了。”

任我行“哦”了一声，他坐得甚高，见不到他脸色，但这一声之中，显是充满了失望之情。盈盈明白父亲心意，他今日大张旗鼓，威慑五岳剑派，要将五派人众尽数压服，左冷禅是他生平大敌，没法亲眼见到他屈膝低头，不免大是遗憾。

她伸左手握住令狐冲的右手，助他驱散寒气。令狐冲的左手却给向问天握住了。两人同时运功，令狐冲便觉身上寒冷渐渐消失。那日任我行和左冷禅在少林寺中相斗，吸了他不少寒冰真气，以致雪地之中，和令狐冲、向问天、盈盈三人同时成为雪人。但这次令狐冲只在长剑相交之际略中左冷禅的真气，为时甚暂，又非自己吸他，所受寒气也颇有限，过了片刻，便不再发抖，说道：“好了，多谢！”

任我行道：“小兄弟，你一听我召唤，便上峰来见我，很好，很好！”转头对向问天道：“怎地其余四派人众，到这时还不见到来？”

向问天道：“待属下再行催唤！”左手一挥，便有十八名黄衫老者一排排在峰前，齐声叫唤：“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任教主有令：泰山、衡山、华山、嵩山四派上下人等，尽速上朝阳峰来相会。各堂香主就近催请，不得有误。”这十八名老者都是内功深厚的高手，齐声呼喝，声音远远传了出去，诸峰尽闻。但听得东南西北各处，均有数十个声音答应：“遵命。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那自是日月教各堂的应声了。

任我行微笑道：“令狐掌门，且请一旁就座。”

令狐冲见仙人掌的西首排着五张椅子，每张椅子上都铺了锦缎，分为黑白青红黄五色，锦缎上各绣着一座山峰。北岳恒山尚黑，黑缎上用白色丝线绣的正是见性峰。眼见绣工精致，单是这张椅披，便显得日月教这一次布置周密之极。五岳剑派向以中岳嵩山居首，北岳恒山居末，但座位的排列却倒了转来，恒山派掌门人的座位放在首席，其次是西岳华山，嵩山派排在最后，自是任我行抬举自己、有意羞辱左冷禅。反正左

冷禅、岳不群、莫大先生、天门道人均已逝世，令狐冲也不谦让，躬身道：“告坐！”坐入那张黑缎为披的椅中。

朝阳峰上众人默然等候。过了良久，向问天又指挥十八名黄衫老者再唤了一遍，仍不见有人上来。向问天道：“这些人不识抬举，迟迟不来参见教主，先招呼自己人上来吧！”十八名黄衫老者齐声唤道：“五湖四海、各岛各洞、各帮各寨、各山各堂的诸位兄弟，都上朝阳峰来参见教主。”

他们这“主”字一出口，峰侧登时轰雷也似地叫了出来：“遵命！”呼声声震山谷，令狐冲不禁吓了一跳，听这声音，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这些人暗暗隐伏，不露半点声息，猜想任我行的原意，是要待五岳剑派人众到齐之后，出其不意地将这数万人唤了出来，以骇人声势，压得五岳剑派再也不敢兴反抗之意。霎时之间，朝阳峰四面八方涌上无数人来。人数虽多，却不发出半点喧哗。各人分立各处，看来事先早已操演纯熟。上峰来的约有二三千人，当是左道绿林中的首领人物，其余属下，自是在峰腰相候了。

令狐冲一瞥之下，见黄伯流、司马大、祖千秋、老头子、计无施等都在其内。这些人或受日月教管辖，或一向与之互通声气。当日令狐冲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这些人大都曾经参加。众人目光和令狐冲相接，都点头微笑示意，却谁也不出声招呼，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外，数千人来到峰上，更没别般声息。

向问天右手高举，画了个圆圈。数千人一齐跪倒，齐声说道：“江湖后进参见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些人都是武功高强之士，用力呼唤，一人足可抵得十个人的声音。最后说到“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时，日月教教众，以及聚在山腰里的群豪也都一齐叫唤，声音当真惊天动地。

任我行巍坐不动，待众人呼毕，举手示意，说道：“众位辛苦了，请起！”

数千人齐声说道：“谢圣教主！”一齐站起。

令狐冲心想：“当时我初上黑木崖，见到教众奉承东方不败那般无耻情状，忍不住肉麻作呕。不料任教主当了教主，竟然变本加厉，教主之上，还要加上一个‘圣’字，变成了圣教主。只怕文武百官见了当今皇上，高呼‘我皇万岁万万岁’，也不会如此卑躬屈膝。我辈学武之人，向以英雄豪杰自居，如此见辱于人，还算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大丈夫？”想到此处，不由得气往上冲，突然之间，丹田中一阵剧痛，眼前发黑，几乎晕去。

他双手抓住椅柄，咬得下唇出血，知道自从学了“吸星大法”后，虽立誓不用，但刚才在山洞口给岳不群以渔网罩住，生死系于一线，只好将这法门使了出来，吸了岳不群的内力，自己却已大受其害。这时强行克制，才使得口中不发出呻吟之声。

但他满头大汗，全身发颤，脸上肌肉扭曲、痛苦之极的神情，却谁都看得出来。祖千秋等都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甚是关怀。盈盈走到他身后，低声道：“冲哥，我在这里。”在群豪数千对眼睛注视之下，她只能说这么一声，却也已羞得满脸通红。令狐冲回过头来，向她瞧了一眼，心下稍觉好过了些。

他随即想起那日任我行在杭州说过的话，说道他学了这“吸星大法”后，得自旁人的异种真气聚在体内，总有一日要发作出来，发作时一次厉害过一次。任我行当年

所以给东方不败篡了教主之位，便因困于体内的异种真气，苦思化解之法，以致将余事尽数置之度外，才为东方不败所乘。任我行囚于西湖湖底十余年，潜心钻研，悟得了化解之法，却要令狐冲加盟日月教，方能授他此术。

其时令狐冲坚不肯允，乃自幼受师门教诲，深信正邪不两立，决计不肯与魔教同流合污。后来见到左冷禅等正教大宗师的所作所为，其奸诈凶险处，比之魔教不遑多让，这正邪之分便看得淡了。有时心想，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才肯将盈盈许配于我，那么马马虎虎入教，也就是了。他本性便随遇而安，什么事都不认真，入教也罢，不入教也罢，原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那日在黑木崖上，见到一众豪杰好汉对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两位教主如此卑屈，口中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不由得大起反感，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后，也须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当真枉自为人，大丈夫生死有命，偷生乞怜之事，令狐冲可决计不干。此刻更见到任我行作威作福，排场似乎比皇帝还要大着几分，心想当日你在湖底黑狱之中，是如何一番光景，今日却将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不像人，委实无礼已极。

正思念间，忽然听得有人朗声说道：“启禀圣教主，恒山派门下众弟子来到。”

令狐冲一凛，只见仪和、仪清、仪琳等一千恒山弟子，相互扶持，走上峰来。不戒和尚夫妇和田伯光也跟随在后。鲍大楚朗声道：“众位朋友请去参见圣教主。”

仪清等见令狐冲坐在一旁，知任我行是他的未来岳丈，心想虽正邪不同，但瞧在掌门人的面上，以后辈之礼相见便了，各人走到仙人掌前，躬身行礼，说道：“恒山派后学弟子，参见任教主！”鲍大楚喝道：“跪下磕头！”仪清朗声道：“我们是出家人，拜佛、拜菩萨、拜师父，不拜凡人！”鲍大楚大声道：“圣教主不是凡人，他老人家是神仙圣贤，便是佛，便是菩萨！”仪清转头向令狐冲瞧去。令狐冲摇了摇头。

仪清道：“要杀便杀，恒山弟子，不拜凡人！”

不戒和尚哈哈大笑，叫道：“说得好，说得好！”向问天怒道：“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眼见恒山派弟子不肯向任我行磕头，势成僵局，倘若去为难这干女弟子，于令狐冲脸上便不好看，当即去对付不戒和尚，以分任我行之心。不戒和尚笑道：“和尚是大庙不收、小庙不要的野和尚，无门无派，听见这里有人聚会，便过来瞧瞧热闹。”向问天道：“今日日月神教在此会见五岳剑派，闲杂人等不得在此啰唆，你下山去吧！”向问天这么说，那是冲着令狐冲的面子，可算已颇为客气，他见不戒和尚和恒山派女弟子同来，料想和恒山派有些瓜葛，不欲令他过份难堪。

不戒笑道：“这华山又不是你们魔教的，我要来便来，要去便去，除了华山派师徒，谁也管我不着。”这“魔教”二字，大犯日月教之忌，武林中人虽在背后常提“魔教”，但若非公然为敌，当着面决不以此相称。不戒和尚心直口快，说话肆无忌惮，听得向问天喝他下山，十分不快，哪管对方人多势众，竟毫无惧色。

向问天转向令狐冲道：“令狐兄弟，这颠和尚跟贵派有什么干系？”

令狐冲胸腹间正痛得死去活来，颤声答道：“这……这位不戒大师……”

任我行听不戒公然口称“魔教”，极是气恼，只怕令狐冲说出跟这和尚大有渊源，可就不便杀他，不等令狐冲说毕，便即喝道：“将这疯僧毙了！”八名黄衣长老齐声应道：“遵命！”八人拳掌齐施，便向不戒攻了过去。

不戒叫道：“你们恃人多吗？”只说得几个字，八名长老已然攻到。那婆婆骂道：“好不要脸！”蹿入人群，和不戒和尚靠着背，举掌迎敌。那八名长老都是日月教中第一等的人才，武功与不戒和那婆婆均在伯仲之间，以八对二，数招间便占上风。田伯光拔出单刀，仪琳提起长剑，加入战团。他二人武功显是远逊，八长老中二人分身迎敌，田伯光仗着刀快，尚能抵挡得一阵，仪琳却给对方逼得气都喘不过来，若不是那长老见她穿着恒山派服色，瞧在令狐冲脸上容让几分，早便将她杀了。

令狐冲左手按着肚子，右手抽出长剑，叫道：“且……且慢！”抢入战团，长剑颤动，连出八招，逼退了四名长老，转身过来，又是八剑。这一十六招“独孤剑法”，每一招都指向各长老的要害之处。八名长老给他逼得手忙脚乱，又不敢当真和他对敌，纷纷退开。令狐冲弯腰俯身，蹲在地下，说道：“任……任教主，请瞧在我面上，让……让他们……”下面两个“去吧”，再也说不出口。

任我行见了这等情景，料想他体内异种真气发作，心知女儿非此人不嫁，自己原也爱惜于他，自己既无儿子，便盼他将来接任神教教主之位，当下点了点头，说道：“既是令狐掌门求情，今日便网开一面。”

向问天身形一晃，双手连挥，已分别点了不戒夫妇、田伯光和仪琳四人的穴道。他出手之快，委实神乎其技，那婆婆虽身法如电，竟也逃不开他手脚。令狐冲惊道：“向……向……”向问天笑道：“你放心，圣教主已说过网开一面。”转头叫道：“来八个人！”便有八名青衫教徒越众而出，躬身道：“谨奉向左使吩咐！”向问天道：“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当下四名男教徒退下，四名女教徒走上前来。

向问天道：“这四人出言无状，本应杀却。圣教主宽大为怀，瞧着令狐掌门金面，不予处分。将他们背到峰下，解穴释放。”八人躬身答应。向问天低声吩咐：“是令狐掌门的朋友，不得无礼。”那八人应道：“是！”背负四人，下峰去了。

令狐冲和盈盈见不戒等四人逃过了杀身之厄，都舒了口长气。令狐冲颤声道：“多……多谢！”蹲在地下，再也站不起来。他适才连攻一十六招，虽将八名长老逼开，但这八名长老个个武功精湛，他这剑招又不能伤到他们，使这一十六招虽只瞬息间事，却已大耗精力，胸腹间疼痛更加厉害。

向问天暗暗担心，脸上却不动声息，笑问：“令狐兄弟，有点不舒服么？”他和令狐冲当年力斗群雄，义结金兰，虽相聚日少，但这份交情却生死不渝。他携住令狐冲的手，扶他到椅上坐下，暗输真气，助他抗御体内真气的剧变。

令狐冲心想自己身有“吸星大法”，向问天如此做法，无异让自己吸取他的功力，忙用力挣脱他手，说道：“向大哥，不可！我……我已经好了。”

任我行说道：“五岳剑派之中，只有恒山一派前来赴会。其余四派师徒，竟胆敢不上峰来，咱们可不能客气了。”

便在此时，上官云快步奔上峰来，走到仙人掌前，躬身说道：“启禀圣教主：思过崖山洞之中，发现数百具尸首。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便在其内，尚有嵩山、衡山、泰山诸派好手，不计其数，似是自相残杀而死。”任我行“哦”的一声，道：“衡山派掌门人莫大哪里去了？”上官云道：“属下仔细检视，尸首中并无莫大在内，华山各处也没发现他踪迹。”

令狐冲和盈盈既欣慰，又诧异，两人对望一眼，均想：“莫大先生行事神出鬼没，居然能够脱险，猜想他当时多半是躺在尸首堆中装假死，直到风平浪静，这才离去。”

只听上官云又道：“泰山派的玉磬子、玉音子等都死在一起。”任我行大是不快，说道：“这……这从何说起？”上官云又道：“在那山洞之外，又有一具尸首。”任我行忙问：“是谁？”上官云道：“属下检视之后，确知是华山派掌门，也就是新近夺得五岳派掌门之位的君子剑岳不群岳先生。”他知令狐冲将来在本教必将执掌重权，而岳不群是他授业师父，因此言语中就客气了些。

任我行听得岳不群也已死了，不由得茫然若失，问道：“是……是谁杀死他的？”上官云道：“属下在思过崖山洞中检视之时，听得后洞口有争斗之声，出去一看，见是一群华山派门人和泰山派的道人在剧烈格斗，都说对方害死了本派师父。双方打得很厉害，死伤不少。现下已均拿在峰下，听由圣教主发落。”

任我行沉吟道：“岳不群是给泰山派杀死的？泰山派中哪有如此好手？”

恒山派中仪清朗声道：“不！岳不群是我恒山派中一位师妹杀死的。”任我行道：“是谁？”仪清道：“便是刚才下峰去的仪琳师妹。岳不群害死我派掌门师叔和定逸师叔，本派上下无不恨之切骨。今日菩萨保佑，掌门师叔和定逸师叔有灵，借着本派一个武功低微的小师妹之手，诛此元凶巨恶。”

任我行道：“嗯，原来如此！那也算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语气之中，显得十分意兴萧索。

向问天和众长老等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感没趣。此番日月教大举前来华山，事先布置周详异常，不但全教好手尽出，更召集了属下各帮、各寨、各洞、各岛群豪，准拟一举而将五岳剑派尽数收服。五派如不肯降服，便即聚而歼之。从此任我行和日月神教威震天下。再挑了少林、武当两派，正教中更无一派能与抗手，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基业，便于今日在华山朝阳峰上轰轰烈烈地奠下了。不料左冷禅、岳不群以及泰山派中的几名前辈尽皆自相残杀而死，莫大先生不知去向，四派的后辈弟子也没剩下多少。任我行殚精竭虑的一番巧妙策划，竟然尽皆落空。

任我行越想越怒，大声道：“将五岳剑派还没死光的狗崽子，都给我押上来。”上官云应道：“是！”转身下去传令。

令狐冲体内的异种真气闹了一阵，渐渐平静，听得任我行说“五岳剑派还没死光的狗崽子”，知他用意并不是骂自己，但恒山派毕竟也在五岳剑派之列，心下老大没趣。

过了一会，只听得吆喝之声，日月教的两名长老率领教众，押着嵩山、泰山、衡山、华山四派的三十三名弟子，来到峰上。华山派弟子本来不多，嵩山、泰山、衡山三派这次来到华山的好手十九都已战死。这三十三名弟子不但都是无名之辈，而且个个身上带伤，若非日月教教众扶持，根本就没法上峰。

任我行一见大怒，不等各人走近，喝道：“要这些狗崽子干什么？带下去，都带了下去！”那两名长老应道：“谨遵圣教主令旨。”将三十三名受伤的四派弟子带下峰去。任我行空口咒骂了几句，突然哈哈长笑，说道：“这五岳剑派叫做天作孽，不可活，不劳咱们动手，他们窝里反自相残杀，从此江湖之上，再也没他们的字号了。”

向问天和十长老一齐躬身说道：“这是圣教主洪福齐天，跳梁小丑，自行殒灭。”

向问天又道：“五岳剑派之中，恒山派却一枝独秀，矫矫不群，那都是令狐掌门领导有方之功。今后恒山派和咱们神教同气连枝，共享荣华。恭喜圣教主得了一位少年英侠之中举世无双的人才，作为臂助。”

任我行道：“正是，向左使说得好。令狐贤侄，从今日起，你这恒山一派可以散了。门下的众位师太和女弟子们，愿意到我们黑木崖去固欢迎得紧，否则仍留恒山那也不妨。这恒山下院，算是你副教主的一支亲兵吧，哈哈，哈哈！”仰天长笑，声震山谷。

众人听到“副教主”三字，都是一呆，随即欢声雷动，四面八方都叫了起来：“令狐大侠出任我教副教主，当真好极了！”“恭喜圣教主得个好帮手！”“恭贺圣教主，恭贺副教主！”“圣教主万岁，副教主九千岁！”诸教众眼见令狐冲既将做教主的女婿，又当上了副教主，他日教主之位自然非他莫属，知他为人随和，日后各人多半不必再像目前这般日夕惴惴，唯恐大祸临头。其余江湖豪士有一大半曾随令狐冲攻打少林寺，和他同过患难，又或受过盈盈的赐药之恩，欢呼拥戴之意都发自衷诚。

向问天笑道：“恭贺副教主，咱们先喝一次欢迎你加盟的喜酒，跟着便喝你跟大小姐成亲的喜酒。这就叫好事成双，喜上加喜。”

令狐冲心中却一片迷惘，只知此事万万不可，却不知如何推辞才是；又想自己倘若力辞不就，与盈盈结缡之望便此绝了，任我行一怒之下，自己便有杀身之祸。自己死不足惜，但恒山全派弟子，只怕一个个都会丧身于此。该当立即推辞，还是暂且答应下来，让恒山众弟子脱了险再说？他缓缓转过头去，向恒山派众弟子瞧去，只见有的脸现怒色，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大是惶惑，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得上官云朗声道：“咱们以圣教主为首、副教主为副，挑少林，克武当，昆仑、峨嵋不攻自下，再要灭了丐帮，也不过举手之劳。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副教主寿比南山，福泽无穷！”

令狐冲心中本来好生委决不下，听上官云赠了自己八字颂词，什么“寿比南山、福泽无穷”，比之任我行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似是差了一级，但也不过是“九千岁”与“万岁”之别，倘若当了副教主，这八字颂词，只怕就此永远跟定在自己屁股后面，想到此处，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声笑显是大有讥刺之意，人人都听了出来，霎时间朝阳峰上一片寂静。

向问天道：“令狐掌门，圣教主以副教主之位相授，那是普天下武林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快去谢过了。”

令狐冲心中突然一片明亮，再无犹豫，站起身来，对着仙人掌朗声说道：“任教主，晚辈有两件大事，要向教主陈说。”

任我行微笑道：“但说不妨。”

令狐冲道：“第一件，晚辈受恒山派前掌门定闲师太的重托，出任恒山掌门，纵不能光大恒山派门户，也决不能将恒山一派带入日月神教，否则将来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定闲师太？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乃是私事，我求教主将令爱千金许配于我为妻。”

众人听他说到第一件事时，均觉事情要糟，但听他跟着说的第二件事，竟是公然求婚，无不相顾莞尔。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第一件事易办，你将恒山派掌门之位，传给一位师太接充便是。你自己加盟神教之后，恒山派是不是加盟，尽可从长计议。第二件呢，你和盈盈情投意合，天下皆知，我当然答允将她配你为妻，那又何必担心？哈哈，哈哈！”

众人随声附合，登时满山欢笑。

令狐冲转头向盈盈瞧了一眼，见她红晕双颊，脸露喜色，待众人笑了一会，朗声说道：“承岳父美意，邀小婿加盟贵教，且以高位相授，十分感激。但小婿是个素来不守规矩之人，若入了贵教，定要坏了岳父的大事。仔细思量，还望岳父收回成议。”

任我行心中大怒，冷冷地道：“如此说来，你是决计不入神教了？”

令狐冲道：“正是！”这两字说得斩钉截铁，绝无半分转圜余地。

一时朝阳峰上，群豪尽皆失色。

任我行道：“你体内积贮的异种真气，今日已发作过了。此后多则半年，少则三月，又将发作，从此一次比一次厉害，化解之法，天下只我一人知晓。”令狐冲道：“当日在杭州梅庄，以及在少室山脚下雪地之中，岳父曾言及此事。小婿适才尝过这异种真气发作为患的滋味，确是犹如身历万死。但大丈夫涉足江湖，生死苦乐，原也计较不了这许多。”

任我行哼了一声，道：“你倒说得嘴硬。今日你恒山派都在我掌握之中，我便一个也不放你们活着下山，那也易如反掌。”令狐冲道：“恒山派虽大都是女流之辈，却也无所畏惧。岳父要杀，我们誓死周旋便是。”

仪清伸手一挥，恒山派众弟子都站到了令狐冲身后。仪清朗声道：“我恒山派弟子唯掌门之命是从，死无所惧。”众弟子齐道：“死无所惧！”郑萼道：“敌众我寡，我们又入了圈套，日后江湖上好汉终究知道，我恒山派如何力战不屈。”

任我行怒极，仰天大笑，说道：“今日杀了你们，倒说是我暗设埋伏，以计相害。令狐冲，你带领门人弟子回去恒山，一个月内，我必亲上见性峰来。那时恒山之上若能留下一条狗、一只鸡，算是我姓任的无能。”

教众大声呐喊：“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杀得恒山之上，鸡犬不留！”以日月教的声势，要上见性峰去屠灭恒山派，较之此刻立即动手，相差者也不过多一番跋涉而已。不论恒山派回去之后如何布置防备，日月教定能将之杀得干干净净。以前五岳剑派和日月教为敌，五派互为支援，一派有难，四派齐至，饶是如此，百余年来也只能维持个不胜不败的局面。目下五岳剑派中只剩下一派，自必无力和日月教相抗。这一节恒山派众人无不了然。任我行说要将恒山派杀得鸡犬不留，并非大言。

其实在任我行心中，此刻却已另有一番计较，令狐冲剑术虽精，毕竟孤掌难鸣，恒山一派已不足为患。他挂在心上的，其实是少林与武当两派，心想令狐冲回去，必然向少林与武当求援，这两派也必尽遣高手，上见性峰去相助。他偏偏不攻恒山，却出其不意地突袭武当，再在少室山与武当山之间设下三道厉害的埋伏。武当山与少林寺相距不过数百里，武当有事，自然就近通知少林。这时少林寺的高手一大半已去了恒山，余下的定然倾巢而出，前赴武当赴援。那时日月神教反过来挑了少林派的根本

重地，先将少林寺烧了，然后埋伏尽起，前后夹击，将赴武当应援的少林僧众歼灭，再重重围困武当山，却不即进攻。等到恒山上的少林、武当两派好手得知讯息，千里奔命，赶来武当，日月神教以逸待劳，半路伏击，定可得手。此后攻武当、灭恒山，已易如反掌了。

他在这霎时之间，已定下除灭少林、武当两大劲敌的大计，在心中反复盘算，料想十九可成。令狐冲不肯入教，虽削了自己脸面，但正因此一事，反成就了日月神教一统江湖的大业，心中欢喜，实难形容。

令狐冲向盈盈道：“盈盈，你是不能随我去的了？”盈盈早已珠泪盈眶，这时再也不能忍耐，泪水从面颊上直流下来，说道：“我若随你而去恒山，乃是不孝；倘若负你，又是不义。孝义难以两全，冲哥，冲哥，自今而后，勿再以我为念。反正你……”令狐冲道：“怎样？”盈盈道：“反正你已命不久长，我也决不会比你多活一天。”

令狐冲笑道：“你爹爹已亲口将你许配于我。他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圣教主，岂能言而无信？我就和你在此拜堂成亲，结为夫妇如何？”

盈盈一怔，她虽早知令狐冲是个胆大妄为、落拓不羁之徒，却也料不到他竟会说这等话来，不由得满脸通红，说道：“这……这如何可以？”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那么咱们就此别过。”

他深知盈盈的心意，待任我行率众攻打恒山，将自己杀死之后，她必自杀殉情，此事势所必然，无法劝阻。倘若此刻她能破除世俗之见，肯与自己在这朝阳峰上结成夫妻，同归恒山，得享数日燕尔新婚之乐，然后携手同死，更无余恨。但此举太过惊世骇俗，我浪子令狐冲固可行之不疑，却决非这位拘谨腼腆的任大小姐所肯为，何况这么一来，更令她负了不孝之名。当下哈哈一笑，向任我行抱拳行礼，说道：“岳父大人，小婿今日对不住了！”又向向问天及诸长老作个四方揖，说道：“令狐冲在见性峰上，恭候诸位大驾！”说着转身便走。

向问天道：“且慢！取酒来！令狐兄弟，今日不大醉一场，更无后期。”令狐冲笑道：“妙极，妙极！向大哥确是我的知己。”日月教此番来到华山，事先详加筹划，百物具备，向问天一声“酒来”，便有属下教众捧过几坛酒来，打开坛盖，斟在碗中。向问天和令狐冲各干一碗。

人丛中走出一个矮胖子来，却是老头子，说道：“令狐公子，你大恩大德，小老儿永远不忘，今日来敬你一碗。”说着举起碗喝干。他只是日月教管辖的一名江湖散人，和向问天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令狐冲今日不肯入教，公然得罪任我行，老头子这样一个小角色居然敢来向他敬酒，只怕转眼间便有杀身之祸。他重义轻生，自己将生死置之度外。群豪见他如此大胆，无不暗暗佩服。

跟着祖千秋、计无施、蓝凤凰、黄伯流等人一个个过来敬酒。令狐冲酒到碗干，眼见来敬酒的好汉仍络绎不绝，心想：“这许多朋友如此瞧得起我，令狐冲这一生也不枉了，却又何必害了他们的性命？”举起大碗，说道：“众位朋友，令狐冲已不胜酒力，今日不能再喝了。众位前来攻打恒山之时，我在恒山脚下斟满美酒，大家喝醉了再打！”说着将手中一碗酒干了。群豪齐叫：“令狐掌门，快人快语！”有人叫道：“喝醉了酒，糊里糊涂乱打一场，倒也有趣。”

令狐冲将酒碗一掷，醉醺醺地往峰下走去。仪清、仪和等恒山群弟子跟随下峰。

当群豪和令狐冲饮酒之时，任我行只微笑不语，心中却在细细盘算，在少林与武当之间的三道埋伏该如何安排；如何佯攻恒山，方能引得少林、武当两派高手前去赴援；攻武当山如何网开一面，好让武当派中有人出外向少林寺求援；又须做得如何似模似样，方能令得对方最工心计之人也瞧不破其中机关。待得令狐冲大醉下山，他破武当、克少林的诸般细节，在心中已大致盘算就绪。又想：“这些家伙当着我面，竟敢向令狐冲小子敬酒，这笔账慢慢再算。眼前用人之际，暂且隐忍不发，待得少林、武当、恒山三派齐灭之后，今日向令狐冲敬酒之人，一个个都没好下场。令狐冲这小子深得人心，确是个人才。”

忽听得向问天道：“大家听了：圣教主明知令狐冲倔强顽固，不受抬举，却仍好言相劝，固是圣教主宽大为怀，爱惜人才，但另有一番深意，却非令狐冲这一介莽夫所能知。咱们今日不费吹灰之力，灭了嵩山、泰山、华山、衡山四派，日月神教，威名大振！”诸教众齐声呼叫：“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向问天待众人叫声一停，续道：“武林中尚有少林、武当两派，是本教的心腹之患；圣教主正是要着落在令狐冲身上，安排巧计，扫荡少林，诛灭武当。圣教主算无遗策，成竹在胸。他老人家算定令狐冲不肯入教，果然是不肯入教。大家向令狐冲敬酒，便是出于圣教主事先嘱咐！”

教众一听，心中均道：“原来如此！”又都大叫：“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向问天追随任我行多年，深知他的为人，自己一时激于义气，向令狐冲敬酒，此事定为他所不喜，自己倒还罢了，其余众人也跟着敬酒，势不免有杀身之祸，当即编了一番言语出来，以全他颜面，也盼凭着这几句话，能救得老头子、计无施等诸人的性命。这么一说，众人敬酒之事非但于任我行的威严一无所损，反而更显得他高瞻远瞩，料事如神。

任我行听向问天如此说法，心下甚喜，暗想：“毕竟向左使随我多年，明白我的心意。然而他虽知我要扫荡少林，诛灭武当，如何灭法，他终究猜想不到了。这个大方略此后一步步地行将出来，事先连他也不让知晓。”

上官云大声说道：“圣教主智珠在握，天下大事，都早在他老人家的算计之中。他老人家说什么，大伙儿就干什么，再也没错的。”鲍大楚道：“圣教主只要小指头儿抬一抬，咱们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万死不辞。”王诚道：“为圣教主办事，就算死十万次，也比糊里糊涂地活着快活得多。”又一人道：“众兄弟都说，一生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几天了，咱们每天都能见到圣教主。见圣教主一次，浑身有劲，心头火热，胜于苦练内功十年。”另一人道：“圣教主光照天下，犹似我日月神教泽被苍生，又如大旱天降下的甘霖，人人见了欢喜，心中感恩不尽。”又有一人道：“古往今来的大英雄、大豪杰、大圣贤中，没有一个能及得上圣教主的。孔夫子的武功哪有圣教主高强？关王爷是匹夫之勇，哪有圣教主的智谋？诸葛亮计策虽高，叫他提一把剑来，跟咱们圣教主比比剑法看？”

诸教众齐声喝彩，叫道：“孔夫子、关王爷、诸葛亮，谁都比不上我们圣教主！”

鲍大楚道：“咱们神教一统江湖之后，把天下文庙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来，又把

天下武庙中关王爷的神像请出来，请他们两位让让位，供上咱们圣教主的长生禄位！”

上官云道：“圣教主圣寿一千岁，一万岁！咱们的子子孙孙，十八代的灰孙子，都在圣教主麾下听由他老人家驱策。”

众人齐声高叫：“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听着属下教众谀词如潮，虽然有些言语未免荒诞不经，但听在耳中，着实受用，心想：“这些话其实也没错。诸葛亮武功固然非我敌手，他六出祁山，未建尺寸之功，说到智谋，难道又及得上我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固是神勇，可是若和我单打独斗，又怎能胜得我的‘吸星大法’？孔夫子弟子不过三千，我属下教众何止三万？他率领三千弟子，凄凄惶惶地东奔西走，绝粮在陈，束手无策。我率数万之众，横行天下，从心所欲，一无阻难。孔夫子的才智和我任我行相比，却又差得远了。”

但听得“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声震动天地，站在峰腰的江湖豪士跟着齐声呐喊，四周群山均有回声。任我行踌躇满志，站起身来。

教众见他站起，一齐拜伏在地。霎时之间，朝阳峰上一片寂静，更无半点声息。

阳光照射在任我行脸上、身上，这日月神教教主威风凛凛，宛若天神。

任我行哈哈大笑，说道：“但愿千秋万载，永如今……”说到那“今”字，突然声音哑了。他一运气，要将下面那个“日”字说了出来，只觉胸口抽搐，那“日”字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他右手按胸，要将一股涌上喉头的热血压将下去，只觉头脑晕眩，阳光耀眼。

四十 曲谐

令狐冲大醉下峰，直至午夜方醒。酒醒后始知身在旷野之中，恒山群弟子远远坐着守卫。令狐冲头痛欲裂，想起自今而后，只怕和盈盈再无相见之期，不由得心下大痛。

一行人来到恒山见性峰上，向定闲、定静、定逸三位师太的灵位祭告大仇已报。众人料想日月教旦夕间便来攻山，一战之后，恒山派必定覆灭，好在胜负之数早已预知，众人反放宽胸怀，无所挂心。不戒夫妇、仪琳、田伯光等四人在华山脚下便已和众人相会，一齐来到恒山。众人均想，就算勤练武功，也不过多杀得几名日月教的教众，于事毫无补益，大家索性连剑法也不练了。虔诚之人每日里勤念经文，余人满山游玩。恒山派本来戒律精严，朝课晚课，丝毫不怠，这些日子中却得轻松自在一番。

过得数日，见性峰上忽然来了十名僧人，为首的是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

令狐冲正在主庵中自斟自饮，击桌唱歌，自得其乐，忽听方证大师到来，不由得又惊又喜，忙抢出相迎。方证大师见他赤着双脚，鞋子也来不及穿，满脸酒气，微笑道：“古人倒履迎宾，总还记得穿鞋。令狐掌门不履相迎，待客之诚，更胜古人了。”

令狐冲躬身行礼，说道：“方丈大师光降，令狐冲不曾远迎，实深惶恐。方生大师也来了。”方生微微一笑。令狐冲见其余八名僧人都白须飘动，叩问法号，均是少林寺“方”字辈的高僧。令狐冲将众位高僧迎入庵中，在蒲团上就座。

令狐冲以前本在庵外客房住宿，自华山回归后，各人自忖在世为日无多，不必多加拘束，他便迁入主庵，以图处事近便。这主庵本是定闲师太清修之所，向来一尘不染，自从令狐冲入居后，满屋都是酒坛、酒碗，乱七八糟。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小子无状，众位大师勿怪。”

方证微笑道：“老僧今日拜山，乃为商量要事而来，令狐掌门不必客气。”顿了一顿，说道：“听说令狐掌门为了维护恒山一派，不受日月教副教主之位，固将性命置之度外，更甘愿割舍任大小姐这等生死同心的爱侣，武林同道，无不敬仰。”

令狐冲一怔，心想：“我不愿为了恒山一派而牵累武林同道，不许本派弟子泄漏此事，以免少林、武当诸派来援，大动干戈，多所杀伤。不料方证大师还是得到了讯息。”说道：“大师谬赞，令人好生惭愧。晚辈和日月教任教主之间，恩怨纠葛甚多，说之不尽。有负任大小姐恩义，事出无奈，大师不加责备，反加奖勉，晚辈万万不敢当了。”

方证大师道：“任教主要率众来和贵派为难。今日嵩山、泰山、衡山、华山四派俱已式微，恒山一派别无外援，令狐掌门却不遣人来敝寺传讯，莫非当我少林派僧众是

贪生怕死、不顾武林义气之辈？”

令狐冲站起说道：“决计不敢。当年晚辈不自检点，和日月教首脑人物结交，此后种种祸事，皆由此起。晚辈自思一人做事一人当，连累恒山全派，已然心中不安，如何再敢惊动大师和冲虚道长？倘若少林、武当两派仗义来援，损折人手，晚辈之罪，更加万死莫赎了。”

方证微笑道：“令狐掌门此言差矣。魔教要毁我少林、武当与五岳剑派，百余年前便已存此心，其时老衲都未出世，跟令狐掌门又有何干？”

令狐冲点头道：“先师昔日常加教诲，自来正邪不两立，魔教和我正教各派连年相斗，仇怨极重。晚辈识浅，只道双方各让一步，便可化解，殊不知任教主与晚辈渊源虽深，到头来终于仍须兵戎相见。”

方证道：“你说双方各让一步，便可化解，这句话本来不错。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连年相斗，其实也不是有什么非拚个你死我活的原因，只是双方首领都想独霸武林，意欲诛灭对方。那日老衲与冲虚道长、令狐掌门三人在悬空寺中晤谈，深以嵩山左掌门混一五岳剑派为忧，便是怕他这独霸武林的野心。”说着叹了口气，缓缓地道：“听说日月教中有句话，说道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既存此心，武林中如何更有宁日？江湖上各帮各派宗旨行事，大相径庭。一统江湖，既无可能，亦非众人之福。”

令狐冲深然其说，点头道：“方丈大师说得甚是。”

方证道：“任教主既说一个月之内，要将恒山之上杀得鸡犬不留。他言出如山，决无更改。现下少林、武当、昆仑、峨眉、崆峒各派好手，都已聚集在恒山脚下了。”

令狐冲吃了一惊，“啊”的一声，跳起身来，说道：“有这等事？诸派前辈来援，晚辈蒙然不知，当真该死之极。”恒山派既知魔教一旦来攻，人人均无幸理，什么放哨、守御等等尽属枉费力气，是以将山下的哨岗也早都撤了。令狐冲又道：“请诸位大师在山上休息，晚辈率领本门弟子，下山迎接。”方证摇头道：“此番各派同舟共济，携手抗敌，这等客套也都不必了，大伙儿一切都已有安排。”

令狐冲应道：“是。”又问：“不知方丈大师何以得知日月教要攻恒山？”方证道：“老衲接到一位前辈的传书，方才得悉。”令狐冲道：“前辈？”心想方证大师在武林中辈份极高，如何更有人是他的前辈。方证微微一笑，道：“这位前辈，是华山派的名宿，曾经教过令狐掌门剑法的。”

令狐冲大喜，叫道：“风太师叔！”方证道：“正是风前辈。这位风前辈派了六位朋友到少林寺来，示知令狐掌门当日在朝阳峰上的言行。这六位朋友说话有点缠夹不清，不免有些啰唆，又喜互相争辩，但说了几个时辰，老衲耐心听着，到后来终于也明白了。”说到这里，忍不住微笑。令狐冲笑道：“是桃谷六仙？”方证笑道：“正是桃谷六仙。”

令狐冲喜道：“晚辈到了华山后，便想去拜见风太师叔，但诸种事端，纷至沓来，直至下山，始终没能去向老人家磕头。想不到老人家暗中都知道了。”

方证道：“风前辈行事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他老人家既在华山隐居，日月教在华山肆无忌惮地横行，他老人家岂能置之不理？桃谷六仙在华山胡闹，便给风老前辈擒

住了，关了几天，后来就命他们到少林寺来传书。”

令狐冲心想：“桃谷六仙给风太师叔擒住，只怕他们反要说，是他们擒住了风太师叔，只因好心，这才来替风太师叔传言。”说道：“不知风太师叔要咱们怎么办？”

方证道：“风老前辈的话说得很是谦冲，只说听到有这么一回事，特地命人通知老衲，又说令狐掌门是他老人家心爱的弟子，这番在朝阳峰上力拒魔教之邀，他老人家瞧着很欢喜，要老衲推爱照顾。其实令狐掌门武功远胜老衲，‘照顾’二字，他老人家言重了。”

令狐冲心下感激，躬身道：“方丈大师照顾晚辈，早已非止一次。”

方证道：“不敢当。老衲既知此事，别说风老前辈有命，自当遵从，单凭着贵我两派的渊源，令狐掌门与老衲的交情，也不能袖手。何况此事关涉各派的生死存亡，魔教毁了恒山之后，难道能放过少林、武当各派？因此立即发出书信，通知各派集齐恒山，共与魔教决一死战。”

令狐冲那日自华山朝阳峰下来，便已心灰意懒，眼见日月教这等声势，恒山派决非其敌，只等任我行哪一日率众来攻，恒山派上下奋力抵抗，一齐战死便是。虽然也有人献议向少林、武当诸派求救，但令狐冲只问得一句：“就算少林、武当两派一齐来救，能挡得住魔教吗？”献议之人便即哑口无言。令狐冲又道：“既没法救得恒山，又何必累得少林、武当徒然损折不少高手？”在他内心，实不愿和任我行、向问天等人相斗，和盈盈共结连理之望既绝，不知不觉间便生自暴自弃之念，只觉活在世上索然无味，还不如早早死了的干净。此刻见方证等受了风清扬之托，大举来援，精神为之一振，但真要和日月教中这些人拚死相斗，却还是提不起兴致。

方证又道：“令狐掌门，出家人慈悲为怀，老衲决不是好勇斗狠之徒。此事如能善罢，自然再好也没有，但咱们让一步，任教主进一步。今日之事，并不是咱们不肯让，而是任教主非将我正教各派尽数诛灭不可。除非咱们人人向他磕头，高呼‘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阿弥陀佛！’”

他在“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十一字之下，加上一句“阿弥陀佛”，听来十分滑稽，令狐冲不禁笑了出来，说道：“正是。晚辈只要一听到什么‘圣教主’，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全身便起鸡皮疙瘩。晚辈喝酒三十碗不醉，多听得几句‘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忍不住头晕眼花，当场便会醉倒。”

方证微微一笑，道：“他们日月教这种咒语，当真厉害得紧。”顿了一顿，又道：“风前辈在朝阳峰上，见到令狐掌门头晕眼花的情景，特命桃谷六仙带来一篇内功口诀，要老衲代传令狐掌门。桃谷六仙说话缠夹不清，口授内功秘诀倒是条理分明，十分难得，想必是风前辈硬逼他们六兄弟背熟了的。便请令狐掌门带路，赴内堂传授口诀。”

令狐冲恭恭敬敬地领着方证大师来到一间静室之中。这是风清扬命方证代传口诀，犹如太师叔本人亲临一般，当即向方证跪了下去，说道：“风太师叔待弟子恩德如山。”

方证也不谦让，受了他跪拜，说道：“风前辈对令狐掌门期望极厚，盼你依照口诀，勤加修习。”令狐冲道：“是，弟子遵命。”

当下方证将口诀一句句地缓缓念了出来，令狐冲用心记诵。这口诀也不甚长，前

后只一千余字。方证一遍念毕，要令狐冲心中暗记，过了一会，又念了一遍。前后一共念了五次，令狐冲从头背诵，记忆无误。

方证道：“风前辈所传这内功心法，虽只寥寥千余字，却博大精深，非同小可。咱们叨在知交，恕老衲直言。令狐掌门剑术虽精，于内功一道，却似乎并不擅长。”令狐冲道：“晚辈于内功所知只是皮毛，大师不弃，还请多加指点。”方证点头道：“风前辈这内功心法，和少林派内功颇为不同，但天下武功殊途同归，其中根本要旨，亦无大别。令狐掌门若不嫌老衲多事，便由老衲试加解释。”

令狐冲知他是当今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人，得他指点，无异是风太师叔亲授，风太师叔所以托他传授，当然亦因他内功精深之故，忙躬身道：“晚辈恭聆大师教诲。”

方证道：“不敢当！”当下将那内功心法一句句地详加剖析，又指点种种呼吸、运气、吐纳、搬运之法。令狐冲背那口诀，本来只是强记，经方证大师这么一加剖析，这才知每一句口诀之中，都包含着无数精奥的道理。

令狐冲悟性原本甚高，但这些内功的精要每一句都足供他思索半天，好在方证大师不厌其详地细加说明，令他登时窥见了武学中另一个从未涉足的奇妙境界。他叹了口气，说道：“方丈大师，晚辈这些年来在江湖上大胆妄为，实因不知自己浅薄，思之殊为汗颜。虽晚辈命不久长，没法修习风太师叔所传的精妙内功。但古人好像有一句话，说什么只要早上听见大道理，就算晚上死了也不打紧，是不是这样说的？”方证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令狐冲道：“是了，便是这句话，我听师父说过的。今日得聆大师指点，真如瞎子开了眼一般，就算以后没日子修练，也一样的欢喜。”

方证道：“我正教各派俱已聚集在恒山左近，把守各处要道，待得魔教来攻，大伙儿和之周旋，也未必会输。令狐掌门何必如此气短？这内功心法自非数年之间所能练成，但练一日有一日的好处，练一时有一时的好处。这几日左右无事，令狐掌门不妨便练了起来。乘着老衲在贵山打扰，正好共同参研。”令狐冲道：“大师盛情，晚辈感激不尽。”

方证道：“这当儿只怕冲虚道兄也已到了，咱们出去瞧瞧如何？”令狐冲忙站起身来，说道：“原来冲虚道长大驾到来，当真怠慢。”当下和方证大师二人回到外堂，只见佛堂中已点了烛火。二人这番传功，足足花了三个多时辰，天早黑了。

只见三个老道坐在蒲团之上，正和方生大师等说话，其中一人便是冲虚道人。三道见方证和令狐冲出来，一齐起立。

令狐冲拜了下去，说道：“恒山有难，承诸位道长千里来援，敝派上下，实不知何以为报。”冲虚道人忙即扶起，笑道：“老道来了好一会啦，得知方丈大师正和小兄弟在内室参研内功精义，不敢打扰。小兄弟学得了精妙内功，现买现卖，待任我行上来，便在他身上使使，叫他大吃一惊。”

令狐冲道：“这内功心法博大精深，晚辈数日之间又怎学得会？听说峨嵋、昆仑、崆峒诸派前辈也都到了，该当请上山来，共议大计才是。不知众位前辈以为如何？”

冲虚道：“他们躲得甚为隐秘，以防任老魔头手下的探子查知，若请大伙儿上山，只怕泄漏了消息。我们上山来时，也都是化装的，否则贵派子弟怎地不先来通报？”

令狐冲想起和冲虚道人初遇之时，他化装成一个骑驴的老者，另有一名汉子相

随，其实也均是武当派中的高手。此时细看之下，认得另外两位老道，便是昔日在湖北道上曾和自己比过剑的那两个汉子，躬身笑道：“两位道长好精的易容之术，若非冲虚道长提及，晚辈竟想不起来。”那两个老道那时扮着乡农，一个挑柴，一个挑菜，气喘吁吁，似乎全身是病，此刻却精神奕奕，只不过眉目还依稀认得出来。

冲虚指着那扮过挑柴汉子的老道说：“这位是清虚师弟。”指着那扮过挑菜汉子的老道说：“这位是我师侄，道号玄高。”四人相对大笑。清虚和玄高都道：“令狐掌门好高明的剑术。”令狐冲谦谢，连称：“得罪！”

冲虚道：“我这位师弟和师侄，剑术算不得很精，但他们年轻之时，曾在西域住过十几年，却各学得一项特别本事，一个精擅机关削器之术，一个则善制炸药。”令狐冲道：“那是世上少有的本事了。”冲虚道：“令狐兄弟，我带他们二人来，另有一番用意。盼望他们二人能给咱们办一件大事。”

令狐冲不解，随口应道：“办一件大事？”冲虚道：“老道不揣冒昧，带了一件物事来到贵山，要请令狐兄弟瞧一瞧。”他为人洒脱，不如方证之拘谨，因此一个称他为“令狐兄弟”，另一个却叫他“令狐掌门”，令狐冲颇感奇怪，要看他从怀中取出什么物事来。冲虚笑道：“这东西着实不小，怀中可放不下。清虚师弟，你叫他们拿进来吧。”

清虚答应了出去，不久便引进四个乡农模样的汉子来，各人赤了脚，都挑着一担菜。清虚道：“见过令狐掌门和少林寺方丈。”那四名汉子一齐躬身行礼。

令狐冲知他们必是武当派中身份不低的人物，当即客客气气地还礼。清虚道：“取出来，装起来吧！”四名汉子将担子中的青菜萝卜取出，下面露出几个包袱，打开包袱，是许多木条、铁器、螺钉、机簧之属。四人行动甚为迅速，将这些家伙拼嵌斗合，片刻间装成了一张太师椅子。令狐冲更是奇怪，寻思：“这张太师椅中装了这许多机关弹簧。不知有何用处，难道是专供修炼内功之用？”椅子装成后，四人从另外两个包袱中取出椅垫、椅套，放在太师椅上。静室之中，霎时间光彩夺目，但见那椅套以淡黄锦缎制成，金黄色丝线绣了九条金龙，捧着中间一个刚从大海中升起的太阳，左边八个字是“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右边八个字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那九条金龙张牙舞爪，神采如生，这十六个字更是银钩铁划，令人瞧着说不出的舒服。在这十六个字的周围，缀了不少明珠、钻石和诸般翡翠宝石。简陋的小小庵堂之中，突然间满室珠光宝气。

令狐冲拍手喝彩，想起冲虚适才说过，清虚曾在西域学得一手制造机关削器的本事，便道：“任教主见到这张宝椅，非上去坐一下不可。椅中机簧发作，便可送了他性命，是不是？”

冲虚低声道：“任我行应变神速，行动如电，椅中虽有机簧，他只要一觉不妥，立即跃起，须伤他不到。这张椅子脚下装有药引，通到一堆火药之中。”

他此言一出，令狐冲和少林诸僧均脸上变色。方证口念佛号：“阿弥陀佛！”

冲虚又道：“这机簧的好处，在于有人随便一坐，并无事故，一定要坐到一炷香时分，药引这才引发。那任我行性格多疑，又极精细，突见恒山见性峰上有这样一张椅子，一定不会立即就坐，定是派手下人先坐上去试试。这椅套上既有金龙捧日，又有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字样，魔教的头目自然谁也不敢久坐，而任我行一

坐上去之后，又一定舍不得下来。”令狐冲道：“道长果然设想周到。”冲虚道：“清虚师弟又另有布置，倘若任我行竟然不坐，叫人拿下椅套、椅垫，甚或拆开椅子瞧瞧，只要一拆动，一样的引发机关。玄高师侄这次带到宝山来的，共有二万斤炸药。毁坏宝山灵景，恐怕是在所不免的了。”

令狐冲心中一寒，寻思：“二万斤炸药！这许多火药一引发，玉石俱焚，任教主固遭炸死，盈盈和向大哥也必不免。”

冲虚见他脸色有异，说道：“魔教扬言要将贵派尽数杀害，灭了恒山派之后，自即来攻我少林、武当，生灵涂炭，大祸难以收拾。咱们设此毒计对付任我行，用心虽然险恶，但除此魔头，用意在于救武林千千万万性命。”

方证大师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为救众生，却也须辟邪降魔。杀一独夫而救千人万人，正是大慈大悲的行径。”他说这几句话时神色庄严，一众老僧老道都站起身来，合十低眉，齐声道：“方丈大师说得甚是。”

令狐冲也知方证所言甚合正理，日月教要将恒山派杀得鸡犬不留，正教各派设计将任我行炸死，那是天经地义之事，无人能说一句不是。但要杀死任我行，他心中已颇为不愿，要杀向问天，更是宁可自己先死；至于盈盈的生死，反而不在顾虑之中，总之两人生死与共，倒不必多所操心。眼见众人的目光都射向自己，微一沉吟，说道：“事已至此，日月教逼得咱们无路可走，冲虚道长这条计策，恐怕是伤人最少的了。”

冲虚道：“令狐兄弟说得不错。‘伤人最少’四字，正是我辈所求。”

令狐冲道：“晚辈年轻识浅，今日恒山之事，便请方证大师、冲虚道长二位主持大局。晚辈率领本派弟子，同供驱策。”冲虚笑道：“这个可不敢当。你是恒山之主，我和方丈师兄岂可喧宾夺主？”令狐冲道：“此事绝非晚辈谦退，实在非请二位主持不可。”方证道：“令狐掌门之意甚诚，道兄也不必多所推让。眼前大事由我三人共同为首，但由道兄发号施令，以总其成。”

冲虚再谦虚几句，也就答应了，说道：“通上恒山的各处道路之上，咱们均已伏下人手，魔教何日前来攻山，事先必有音讯。那日令狐兄弟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咱们由左冷禅策划，摆下个空城计……”令狐冲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晚辈胡闹，惶恐之至。”冲虚笑道：“咱们再摆此计，那是不行的了，势必起任我行之疑，以老道浅见，恒山全派均在山上抵御，少林和武当两派，也各选派数十人出手。明知魔教来攻，少林和武当倘若竟无人来援，大违常情，任我行这老贼定会猜到其中有诈。”

方证和令狐冲都道：“正是。”

冲虚道：“其余昆仑、峨嵋、崆峒诸派却不必露面，大伙儿都隐伏在山洞之中。魔教来攻之时，恒山、少林、武当三派人手便竭力相抗，必须打得似模似样。咱三派出手的都须是第一流好手，将对方杀得越多越好，自己须得尽量避免损折。”

方证叹道：“魔教高手如云，此番有备而至，这一仗打下来，双方死伤必众。”

冲虚道：“咱们找几处悬崖峭壁，安排下长绳铁索，斗到分际，眼见不敌，一个个便从长绳坠入深谷，让敌人难以追击。任我行大获全胜之后，再见到这张宝椅，当然得意洋洋地坐了上去，炸药一引发，任老魔头便有天大本领，那也插翅难逃。跟着

恒山十三条上下山峰的通道之上，三十二处地雷同时爆炸，魔教教众，再也没法下山了。”

令狐冲奇道：“三十二处地雷？”

冲虚道：“正是。玄高师侄从明日一早起，便要在十三条上落山峰的要道之中，每一条路选择几个最险要的所在，埋藏强力地雷，地雷一炸，上山下山，道路全断。魔教教众有一万人上山，叫他们饿死一万；二万人上山，饿死二万。咱们学的是左冷禅之旧计，但这一次却不容他们从地道中脱身了。”

令狐冲道：“那次能从少林寺逃脱，也真侥幸之极。”突然想起一事，“哦”的一声。

冲虚问道：“令狐兄弟可觉安排之中，有何不妥？”令狐冲道：“晚辈心想，任教主来到恒山之上，见了这宝椅自然十分喜欢。但他必定生疑，何以恒山派做了这样一张椅子，绣了‘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八个字？此事若不弄明白，只怕他未必就会上当。”冲虚道：“这一节老道也想过了。其实任老魔头坐不坐这张椅子，也非关键之所在，咱们另外暗伏药引，一样的能引发炸药。只不过当他正在得意洋洋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际，突然间祸生足底，更足成为武林中谈助罢了。”令狐冲点头道：“是。”

玄高道人道：“师叔，弟子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冲虚笑道：“你便说出来，请方丈大师和令狐掌门指点。”玄高道：“听说令狐掌门和任教主的大小姐原有婚姻之约，只因正邪不同道，才生阻梗。倘若令狐掌门派两位恒山弟子去见任教主，说道瞧在任大小姐面上，特地觅得巧手匠人，制成一张宝椅，送给岳父大人乘坐，盼望两家休战言和。不管任教主是否答应，但当他上了恒山，见到这张椅子之时，也就不会起疑了。”冲虚拍手笑道：“此计大妙，一来……”

令狐冲摇头道：“不成！”冲虚一怔，知己讨了个没趣，问道：“令狐兄弟有何高见？”令狐冲道：“任教主要杀我恒山全派，我就尽力抵挡，智取力敌，皆无不可。他来杀人，咱们就炸他，可是我决不说假话骗他。”

冲虚道：“好！令狐兄弟光明磊落，令人钦佩。咱们就这么办！任老魔头生疑也好，不生疑也好，只要他上恒山来意图害人，便叫他大吃苦头。”

当下各人商量了御敌的细节，如何抗敌，如何掩护，如何退却，如何引发炸药地雷，一一都商量定当。冲虚极为心细，生怕临敌之际，负责引发炸药之人遇害，另行派定了几名副手。

次日清晨，令狐冲引导众人到各处细察地形地势，清虚和玄高二人选定了埋炸药、安药引、布地雷、伏暗哨的各处所在。冲虚和令狐冲选定了四处绝险之所，作为退路。方证、冲虚、令狐冲、方生四人各守一处，不让敌人迫近，以待御敌之人尽数随着长索退入深谷，这才最后入谷，然后挥剑斩断长索，令敌人没法追击。

当日下午，武当派中又有十人扮作乡农、樵子，络绎上山，在清虚和玄高指点之下，安放炸药。恒山派女弟子把守各处山口，不令闲人上山，以防日月教派出探子，得悉机密。如此忙碌了三日，均已就绪，静候日月教大举来攻。

屈指计算，离任我行朝阳峰之会已将近一月，此人言出必践，定不误期。这几日中，冲虚、玄高等人甚是忙碌，令狐冲反极清闲，每日里默念方证转授的内功口诀，

依法修习，遇有不明之处，便向方证请教。

这日下午，仪和、仪清、仪琳、郑萼、秦绢等女弟子在练剑厅练剑，令狐冲在旁指点，见秦绢年纪虽小，对剑术要旨却颇有悟心，赞道：“秦师妹聪明得紧，这一招已合诀窍，只不过……”一句话没说完，突然丹田中一阵剧痛，登时坐倒。众弟子大惊，抢上相扶，齐问：“怎么了？”令狐冲心知又是体内异种真气发作，苦于说不出话。

众弟子正乱间，忽听得扑簌簌几声响，两只白鸽直飞进厅来。众弟子齐叫：“啊哟！”

恒山派养得许多信鸽，当日定静师太在福建遇敌，定闲、定逸二师太受困龙泉铸剑谷，均曾遣信鸽求救。眼前飞进厅来这两只信鸽，是守在山下的本派弟子所发，鸽背涂有红色颜料，一见之下，便知是日月教大敌攻到了。自从方证大师、冲虚道长来到恒山，众弟子见有强援到来，一切布置就绪，原已宽心，不料正在这紧急关头，令狐冲却忽然病发，实是大大的意外。

仪清叫道：“仪质、仪文二位师妹，快去禀告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二人应命而去。仪清又道：“仪和师姊，请你撞钟。”仪和点了点头，飞身出厅，奔向钟楼。

只听得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三长两短的钟声从钟楼上响起，传遍全峰，跟着通元谷、悬空寺、黑龙口各处寺庵中的大钟也都响动。方证大师事先吩咐，一有敌警，便以三长两短的钟声示讯，但钟声必须舒缓，以示闲适，不可显得张惶。只是仪和十分性急，法名中虽有一个“和”字，行事却一点不和，钟声中还是流露了急躁之意。

恒山派、少林派、武当派三派人手，当即依照事先安排，分赴各处，以备迎敌。为了减少伤亡，从山脚下到见性峰峰顶的各处通道均无人把守，索性门户大开，让敌人来到峰上之后再行接战。钟声停歇后，峰上峰下便鸦雀无声。昆仑、峨眉、崆峒诸派来援的高手，都伏在峰下隐僻之处，只待魔教教众上峰之后，一得号令，便截住他们退路。冲虚为防泄漏机密，于山道上埋藏地雷之事并不告知诸派人士。魔教神通广大，在昆仑等派门人弟子之中暗伏内奸，刺探消息，绝不为奇。

令狐冲听得钟声，知道日月教大举来攻，小腹中却如千万把利刀乱攒乱刺，只痛得抱住肚皮，在地下打滚。仪琳和秦绢吓得脸上全无血色，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仪清道：“咱们扶着掌门人去无色庵，且看少林方丈和冲虚道长是何主意。”当下于嫂和另一名老尼姑伸手托在令狐冲腋下，半架半抬将他扶入无色庵中。

刚到庵门，只听得峰下砰砰砰号炮之声不绝，跟着号角呜呜，鼓声咚咚，日月教果然以堂堂之阵，大举前来攻山。

方证和冲虚已得知令狐冲病发，从庵中抢出。冲虚道：“令狐兄弟，你尽可放心。我已吩咐凌虚师弟代我掩护武当派退却，由老道负责掩护贵派。”令狐冲点头示谢。方证道：“令狐掌门还是先行退入深谷，免有疏虞。”令狐冲忙道：“万万……万万不可！拿……拿剑来！”冲虚也劝了几句，但令狐冲执意不允。

突然鼓角之声止歇，跟着叫声如雷：“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听这声音，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之众。方证、冲虚、令狐冲三人相顾一笑。秦绢捧着令狐冲的长剑递过去。令狐冲伸手欲接，右手不住发抖，竟拿不稳剑。秦绢便持剑站在他身旁，说

道：“待会你说个‘剑’字，我便递剑给你。”

忽听得唢呐之声响起，乐声悦耳，并无杀伐之音。数人朗声齐道：“日月神教圣教主欲上见性峰来，和恒山派令狐掌门相会。”正是日月教诸长老齐声呼叫。

方证道：“日月教先礼后兵，咱们也不可太小气了。令狐掌门，便让他们上峰如何？”

令狐冲点了点头，便在此时，腹中又一阵剧痛。方证见他满脸冷汗淋漓，说道：“令狐掌门，丹田内疼痛难当，不妨以风前辈所传的内功心法，试加导引盘旋。”令狐冲体内十数股异种真气正自纠缠冲突，搅扰不清，如加导引盘旋，那无异是引刀自戕，痛上加痛，但反正已痛到了极点，当下也不及细思后果，便依法盘旋。果然真气撞击之下，小腹中的疼痛比之先前更为难当，但盘旋得数下，十余股真气便如细流归支流，支流汇大川，隐隐似有轨道可循，虽剧痛如故，却已不是乱冲乱撞，冲击之处，心下已先有知觉。

只听得方证提气缓缓说道：“恒山派掌门令狐冲、武当派掌门冲虚道人、少林派掌门方证，恭候日月神教任教主大驾。”他声音并不甚响，缓缓说来，却送得极远。

令狐冲暗运内功心法有效，索性盘膝坐下，目观鼻，鼻观心，左手抚胸，右手按腹，依照方证转授的法门练了起来。他练这心法只不过数日，虽有方证每日详加解说，毕竟修为极浅，但这时依法引导，十余股异种真气竟能渐渐归聚。他不敢稍有怠忽，凝神致志地引气盘旋，心想：“恒山派今日遭逢大劫，恰于此时我内息作反，当是大数使然，我于今日毙命便了。”初时听得鼓乐丝竹之声，到后来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方证见令狐冲专心练功，脸露微笑，耳听得鼓乐之声大作，日月教教众叫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大驾上恒山来啦！”过了一会，鼓乐之声渐渐移近。

上见性峰的山道甚长，日月教教众脚步虽快，走了好一会，鼓乐声也还只到山腰。伏在恒山各处的正教门下之士心中都在暗骂：“臭教主好大架子，又不是死了人，吹吹打打的干什么了？”预备迎敌之人心下更怦怦乱跳，各人本来预计，魔教教众杀上山来，便即跃出恶斗一场，杀得一批教众后，待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便循长索而退入深谷。却不料任我行装模作样，好似皇帝御驾出巡一般，吹吹打打地来到峰上，众人倒不便先行动手，只心弦反扣得更加紧了。

过了良久，令狐冲觉得丹田中异种真气给慢慢压了下去，痛楚渐减，心中一分神，立时想起：“是任教主要上峰来？”“啊”的一声，跳起身来。方证微笑道：“好些了吗？”令狐冲道：“动上了手吗？”方证道：“还没到呢！”令狐冲道：“好极！秦师妹，剑！”秦绢将剑柄交在他手中。却见方证、冲虚等手上均无兵刃，仪和、仪清等女子在无色庵前的一片大空地上排成数行，隐伏恒山剑阵之法，长剑却兀自悬在腰间，这才想起任我行尚未上山，自己未免过于惶急，哈哈一笑，将剑交还给秦绢拿了。

只听得唢呐和钟鼓之声停歇，响起了箫笛、胡琴、月琴、琵琶的细乐，心想：“任教主花样也真多，细乐一作，他老人家是大驾上峰来啦。”越见他古怪多端，越觉肉麻。

细乐声中，两行日月教的教众一对对地并肩走上峰来。众人眼前一亮，但见一个

个教众均穿着崭新的墨绿锦袍，腰系白带，鲜艳夺目，前面一共四十人，每人手托盘子，盘上铺缎，不知放着些什么东西。这四十人腰间竟未悬挂刀剑。四十名锦衣教众上得峰来，便远远站定。跟着走上一队二百人的细乐队，也都是身锦衣，箫管丝弦，仍不停吹奏。其后上来的是号手、鼓手、大锣小锣、铙钹钟铃，一应俱全。

令狐冲看得有趣，心想：“待会打将起来，有锣鼓相和，岂不是如同在戏台上做戏？任教主如此排场，倒也好笑！”

鼓乐声中，日月教教众一队队地上来。这些人显是按着堂名分列，衣服颜色也各不同，黄衣、绿衣、蓝衣、黑衣、白衣，一队队的花团锦簇，比之做戏赛会，衣饰还更光鲜，只每人腰间各系白带。上峰来的却有三四千之众。

冲虚寻思：“乘他们立足未定，便一阵冲杀，我们较占便宜。但对方装神弄鬼，要来个先礼后兵。我们若即动手，倒未免小气了。”眼见令狐冲笑嘻嘻的不以为意，方证则视若无睹，不动声色，心想：“我如显得张惶，未免定力不够。”

各教众分批站定后，上来十名长老，五个一边，各站左右。音乐声突然止歇，十名长老齐声说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驾到。”

便见一顶蓝呢大轿抬上峰来。这轿子由十六名轿夫抬着，移动既快且稳。轿夫脚步整齐，一顶轿子便如是一位轻功高手，轻轻巧巧地便上到峰来，足见这一十六名轿夫个个身怀不弱的武功。令狐冲定眼看去，见轿夫之中竟有祖千秋、黄伯流、计无施等人在内。料想若不是老头子身子太矮，没法和祖千秋等一起抬轿，那么他也必被迫做一名轿夫了。令狐冲气往上冲，心想：“祖千秋他们均是当世豪杰，任教主却迫令他们做抬轿子的贱事。如此奴役天下英雄，当真令人气炸了胸膛。”

蓝呢大轿旁，左右各有一人，左首是向问天、右首是个老者。这老者甚是面熟，令狐冲一怔，认得是洛阳城中教他弹琴的绿竹翁。这人叫盈盈做“姑姑”，以致自己误以为盈盈是个年老婆婆，自从离了洛阳之后，便没再跟他相见，今日却跟了任我行上见性峰来。他一颗心怦怦乱跳，寻思：“何以不见盈盈？”突然间想起一事，眼见日月教教众人人腰系白带，似是服丧一般，难道盈盈眼见父亲率众攻打恒山，苦谏不听，竟尔自杀死了？

令狐冲胸口热血上涌，丹田中几下剧痛，当下便想冲上去问向问天，但想任我行便在轿中，终于忍住。

见性峰上虽聚着数千之众，却鸦雀无声。那顶大轿停了下来，众人目光都射向轿帷，只待任我行出来。

忽听得无色庵中传出一声喧笑之声。一人大声道：“快让开，该给我坐了！”另一人道：“大家别争，自大至小，轮着坐坐这张九龙宝椅！”正是桃花仙和桃枝仙的声音。

方证、冲虚、令狐冲等立时骇然变色。桃谷六仙不知何时闯进了无色庵中，正在争坐这张九龙宝椅，如坐得久了，提早引动药引，那便如何是好？冲虚忙抢进庵中。

只听他大声喝道：“快起来！这张椅子是日月教任教主的，你们坐不得！”桃谷六仙的声音从庵中传出来：“为什么坐不得？我偏要坐！”“快起来，该让我坐了！”“这椅子坐着真舒服，软软的，好像坐在大胖子的屁股上一般！”“你坐过大胖子的屁股么？”令狐冲心知桃谷六仙正在争坐九龙宝椅，你坐一会，他坐一会，终将压下机簧，

引发埋藏于无色庵下的数万斤炸药，见性峰上日月教和少林、武当、恒山派众人，势必玉石俱焚。他初时便欲冲进庵中制止，但不知怎的，内心深处却似乎盼望炸药炸将起来，反正盈盈已死，自己也不想活了，大家一瞬之间同时毕命，岂不干净？一瞥眼间，蓦地见到仪琳的一双俏目在凝望自己，但和自己眼光一接，立即避开，心想：“仪琳小师妹年纪还这样小，却也给炸得粉身碎骨，岂不可惜？但世上有谁不死？就算今日大家安然无恙，再过得一百年，此刻见性峰上的每一个人，还不都成为白骨一堆？”

只听得桃谷六仙仍争闹不休：“你已坐了第二次啦，我一次还没坐过。”“我第一次刚坐上去，便给拉了下来，那可不算。”“我有个主意，咱们六兄弟一起挤在这张椅子上，且看坐不坐得下？”“妙极，妙极！大家挤啊，哈哈！”“你先坐！”“你先坐，我坐在上面。”“大的坐上面，小的坐下面！”“不，大的先坐！年纪越小，坐得越高！”

方证大师眼见危机只在顷刻之间，又不能出声劝阻，泄漏了机关，当即快步入殿，大声说道：“贵客在外，不可争闹，别吵！”这“别吵”二字，是运起了少林派至高无上内功“金刚禅狮子吼”功夫，一股内家劲力，对准了桃谷六仙喷去。

冲虚道长只觉头脑一晕，险些摔倒。桃谷六仙已同时昏迷不醒。冲虚大喜，出手如风，先将坐在椅上的两人提开，随即点了六人穴道，都推到了观音菩萨的供桌底下，俯身在椅旁细听，幸喜并无异声，只觉手足发软，满头大汗，只要方证再迟得片刻进来，药引一发，那是人人同归于尽了。

冲虚和方证并肩出来，说道：“请任教主进庵奉茶！”可是轿帷纹风不动，轿中始终没动静。冲虚大怒，心想：“老魔头架子恁大！我和方证大师、令狐掌门三人，在当今天下武林之中，位望何等崇高，站在这里相候，你竟不理不睬！”若不是九龙椅中伏有机关，他便要长剑出手，挑开轿帷，立时和任我行动手了。他又说了一遍，轿中仍无人答应。

向问天弯下腰来，俯耳轿边，听取轿中人的指示，连连点头，站直身子后说道：“敝教任教主说道，少林寺方证大师，武当山冲虚道长两位武林前辈在此相候，极不敢当，日后自当亲赴少林、武当，致歉谢罪。”方证与冲虚谦称：“不敢当！”

向问天又道：“任教主说道，教主今日来到恒山，是专为和令狐掌门相会而来，单请令狐掌门一人，在庵中相见。”说着作个手势，十六名轿夫便将轿子抬入庵中观音堂上放下。向问天和绿竹翁陪着进去，却和众轿夫一起退了出来，庵中便只留下一顶轿子。

冲虚心想：“其中有诈，不知轿子之中，藏有什么机关。”向方证和令狐冲瞧去。方证不善应变，不知如何才是，脸现迷惘之色。令狐冲道：“任教主既欲与晚辈一人相见，便请两位在此稍候。”冲虚低声道：“小心在意。”令狐冲点了点头，从秦绢手中接过剑来，大踏步走进庵中。

那无色庵只是一座小小瓦屋，观音堂中有人大声说话，外面听得清清楚楚，只听得令狐冲道：“晚辈令狐冲拜见任教主。”却没听见任我行说什么话，跟着令狐冲突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冲虚吃了一惊，只怕令狐冲遭了任我行的毒手，一步跨出，便欲冲进相援，但随即心想：“令狐兄弟剑术之精，当世无双，他进庵时携有长剑，不致一招间便为任老

魔头所制。倘若真的不幸遭了毒手，我便奔进去动手，也已救不了他。任老魔头如没杀令狐兄弟，那是最好，倘若令狐兄弟已遭毒手，老魔头独自一人留在观音堂中，必去九龙椅上坐坐，我冲将进去，反而坏了大事。”一时心中忐忑不宁，寻思：“任老魔头这会儿只怕已坐到了椅上，再过片刻，触发药引，这见性峰的山头都会炸去半个。我如此刻便即趋避，未免显得懦弱，给向问天这些人瞧了出来，立即出声示警，不免功败垂成。但若炸药一发，身手再快，也来不及闪避，那可如何是好？”他本来计算周详，日月教一攻上峰来，便如何接战，如何退避，预计任我行坐上九龙椅之时，少林、武当、恒山三派人众均已退入了深谷。不料日月教一上来竟不动手，来个什么先礼后兵，任我行更要和令狐冲单独在庵中相会，全是事先算不到的变局。他虽饶有智计，一时却浑没了主意。

方证大师也知局面紧急，亦甚挂念令狐冲的安危，但他修为既深，胸怀亦极通达，只觉生死荣辱，祸福成败，其实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到头来结局如何，皆是各人善业、恶业所造，非能强求。因此他内心虽隐隐觉得不安，却淡然置之，当真炸药炸了起来，尸骨为灰，那也是舍却这皮囊之一法，又何惧之有？

九龙椅下埋藏炸药之事极为机密，除方证、冲虚、令狐冲之外，动手埋药的清虚、玄高等此刻都在峰腰相候，只待峰顶一炸，便即引发地雷。见性峰上余人便均不知情。少林、武当、恒山三派人众，只等任我行和令狐冲在无色庵中说僵了动手，便拔剑对付日月教教众。

冲虚守候良久，不见庵中有何动静，更无声息，当即运起内功，倾听声息，隐隐听到似乎令狐冲低声说了句什么话，他心中一喜：“原来令狐兄弟安然无恙。”心情一分，内功便不精纯，一时再也听不到什么，又担心适才只不过自己一厢情愿，心有所欲，便耳有所闻，未必真是令狐冲的声音，否则为什么再也听不到他的话声？

又过了好一会，却听得令狐冲叫道：“向大哥，请你来陪送任教主出庵。”

向问天道：“是！”和绿竹翁二人率领了一十六名轿夫，走进无色庵去，将那顶蓝呢大轿抬了出来。站在庵外的日月教教众一齐躬身，说道：“恭迎圣教主大驾。”那顶轿子抬到原先停驻之处，放了下来。

向问天道：“呈上圣教主赠给少林寺方丈的礼物。”

两名锦衣教众托了盘子，走到方证面前，躬身奉上盘子。

方证见一只盘子中放的是一串混以沉香木的菩提子念珠，另一只盘子中是一部手抄古经，封皮上写的是梵文，识得乃是《金刚经》，不由得一阵狂喜。他精研佛法，于《金刚经》更有心得，只是所读到的是东晋时高僧鸠摩罗什的中文译本，其中颇有难解之处，生平渴欲一见梵文原经，以作印证，但中原无处可觅，此刻一见，当真欢喜不尽，合十躬身，说道：“阿弥陀佛，老僧得此宝经，感激无量！”恭恭敬敬地伸出双手，将那部梵文《金刚经》捧起，然后取过念珠，念珠入手，便闻到一阵香气。方证说道：“敬谢任教主厚赐，实不知何以为报。”

向问天道：“这串念珠，乃敝教先辈得自天竺名山，谨奉方丈大师。敝教教主说道，敝教对天下英雄无礼，深以为愧，方丈大师不加怪责，敝教已感激不尽。”侧头说道：“呈上任教主赠给武当派掌门道长的礼物。”

两名锦衣教众应声而出，走到冲虚道人面前，躬身奉上盘子。

那二人还没走近，冲虚便见一只盘子中横放着一柄长剑，待二人走近时凝神看去，只见长剑剑鞘铜绿斑斓，以铜丝嵌着两个篆文：“真武”。冲虚忍不住“啊”的一声。武当派创派之祖张三丰先师所用佩剑名叫“真武剑”，向来是武当派镇山之宝，八十多年前，日月教几名高手长老夜袭武当山，将宝剑连同张三丰手书的一部《太极拳经》一并盗了去。当时一场恶斗，武当派死了三位一等一的好手，虽也杀了日月教四位长老，但一经一剑却未能夺回。这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八十多年来，每一代掌门临终时留下遗训，必定是夺还此经此剑。但黑木崖壁垒森严，武当派数度明夺暗盗，均无功而还，反而每次都送了几条性命在黑木崖上，想不到此剑竟会在见性峰上出现。他斜眼看另一只盘子时，盘中赫然是一部手书的册页，纸色早已转黄，封皮上写着“太极拳经”四字。冲虚道人在武当山见过不少张三丰的手书遗迹，一见便知这“太极拳经”四字确是祖师真迹。

他双手发颤，捧过长剑，右手握住剑柄，轻轻抽出半截，顿觉寒气扑面。他知三丰祖师到晚年时剑术如神，轻易已不使剑，即使迫不得已与人动手，也只用寻常铁剑、木剑，这柄“真武剑”是他中年时所用的兵刃，扫荡群邪，威震江湖，是一口极锋锐的利器。他兀自生怕给任我行骗了，再翻开那《太极拳经》一看，果然是三丰祖师所书。他将经书宝剑放还盘中，跪倒在地，向一经一剑磕了八个头，站起身来，说道：“任教主宽宏大量，使武当祖师爷的遗物重回真武观，冲虚粉身难报大德。”将一经一剑接过，心中激动，双手颤个不住。

向问天道：“敝教教主言道，敝教昔日得罪了武当派，好生惭愧，今日原壁归赵，还望武当派上下见谅。”冲虚道：“任教主可说得太客气了。”

向问天又道：“呈上圣教主赠给恒山派令狐掌门的礼物。”

方证和冲虚均想：“不知他送给令狐掌门的，又是什么宝贵之极的礼品。”

只见这次上来的共二十名锦衣教众，每人也都手托盘子，走到令狐冲身前。盘中所盛的却是袍子、帽子、鞋子、酒壶、酒杯、茶碗之类日常用具，虽均十分精致，却显然并非什么出奇物事。只有一只盘子中放着一根玉箫，一只盘子中放着一具古琴，较为珍贵，但和赠给方证、冲虚的礼物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令狐冲拱手道：“多谢。”命恒山派于嫂等收了过来。

向问天道：“敝教教主言道，此番来到恒山，诸多滋扰，甚是不当。恒山派每一位出家的师太，致送新衣一袭、长剑一口，每一位俗家的师姊师妹，致送饰物一件、长剑一口，还请笑纳。敝教又在恒山脚下购置良田五千亩，奉送无色庵，作为庵产。这就告辞。”说着向方证、冲虚、令狐冲三人深深一揖，转身便行。

冲虚叫道：“向先生！”向问天转过身来，笑问：“道长有何吩咐？”冲虚道：“承蒙贵教主厚赐，无功受禄，心下不安。不知……不知……”他连说了二个“不知”，再也接不下口去，他想问的是“不知是何用意”，但这句话毕竟问不出口。

向问天笑了笑，抱拳说道：“物归原主，理所当然。道长何必不安？”一转身，喝道：“教主起驾！”乐声奏起，十名长老开道，一十六名轿夫抬起蓝呢大轿，走下峰去。其后是号角队、金鼓队、细乐队，更后是各堂教众，鱼贯下峰。

冲虚和方证一齐望着令狐冲，均想：“任教主何以改变了主意，其中原由，只有你才知情。”但从令狐冲的脸色中却一点也看不来，但见他似乎有些欢喜，又有些哀伤。耳听得日月教教众走了一会，乐声便即止歇，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呼声也不再响起，竟是耀武扬威而来，偃旗息鼓而去。

冲虚忍不住问道：“令狐兄弟，任教主忽然示惠，自必是冲着你的天大面子。不知……不知……”他自是想问“不知跟你说了什么”，但随即心想，这其中原由，如果令狐冲愿说，自然会说，若不愿说，多问只有不妥，是以说了两个“不知”，便即住口。

令狐冲道：“请两位前辈见谅，适才晚辈已答允了任教主，其中原由，暂且不便见告。但其中亦无大不了的隐秘，两位日后自知。”

方证哈哈一笑，说道：“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实是武林之福。看任教主今日的举止，于我正教各派实无敌意，化解了无量杀劫，实乃可喜可贺。”冲虚没法探知其中原由，实是心痒难搔，听方证这么说，也觉甚有理由，说道：“不是老道过虑，只是日月教诡诈百出，咱们还是小心些为妙。说不定任教主得知咱们有备，生怕引发炸药，是以今日故意卖好，待得咱们不加防备之时，再加偷袭。以二位之见，是否会有此一着。”方证道：“这个……人心难测，原也不可不防。”令狐冲摇头道：“不会的，一定不会。”冲虚道：“令狐掌门认定不会，那再好也没有了。”心下却颇不以为然。

过了一会，山下报上讯来，日月教一行已退过山腰，守路人众没接到讯号，未加截杀，亦未引发地雷。冲虚命人通知清虚、玄高，将连接于九龙椅及各处地雷的药引都割断了。

令狐冲请方证、冲虚二人回入无色庵，在观音堂中休息。方证翻阅梵文《金刚经》。冲虚抚弄一会“真武剑”，读几行《太极拳经》，喜不自胜，心下的疑窦也渐渐忘了。

突然之间，供桌下有人说道：“啊，盈盈，是你！”另一人道：“冲哥，你……你……你……”正是桃谷六仙的声音。

令狐冲“啊”的一声惊叫，从椅中跳了起来。

只听得供桌下不断发出声音：“冲哥，我爹爹，他……他老人家已过世了。”“怎么会过世的？”“那日在华山朝阳峰上，你下峰不久，我爹爹忽然从仙人掌上摔了下来。向大哥和我接住了他身子，只过得片刻，便即断了气。”“那……那……有人暗算他老人家么？”“不是的。向大哥说，他老人家年纪大了，在西湖底下又受了这十几年苦，近年来以十分霸道的内功，强行化除体内的异种真气，实是大耗真元。这一次为了布置诛灭五岳剑派，又耗了不少心血。他老人家是天年已尽。”“当真想不到。”“当日在朝阳峰上，向大哥与十长老会商，一致举我接任日月神教教主。”“原来任教主是任大小姐，不是任老先生。”

适才桃谷六仙争坐九龙椅，方证以“狮子吼”佛门无上内功将之震倒。冲虚生怕泄漏机密，将六人点了穴道，塞入供桌之下。不料六人内功也颇深厚，不多时便即醒转，将令狐冲和“任教主”的对话都听在耳里，这时便一字不漏地照说出来。方证和冲虚听到任我行已死，盈盈接了教主之位，其余种种，无不恍然，心下又惊又喜。盈盈赠送二人重礼，送给令狐冲的却是衣履用品，那自是二人交换文定的礼物了。

只听得桃谷六仙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个不休：

“冲哥，今日我上恒山来看你，倘若让正教中人知道了，不免惹人笑话。”“那又有什么要紧？你就是会怕羞。”“不，我不要人家知道。”“好吧，我答应你不说便是。”“我吩咐他们仍大叫什么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是要使旁人不瞧出破绽。可不是对你恒山派与方证方丈、冲虚道长无礼狂妄。”“那不用担心，大师和道长不会知道的。”“再说，日月教和恒山派、少林派、武当派化敌为友，我也不要让人家说是我的主意。江湖上好汉一定会说，因为我……跟你……跟你的缘故，连一场大架也不打了，说来可多难为情。”“嘻嘻，我倒不怕。”“你脸皮厚，自然不怕。爹爹故世的信息，日月教瞒得很紧，外间只道是我爹爹来到恒山之后，跟你谈了一会，就此和好。这于我爹爹的声名也有好处。待我回到黑木崖后，再行发丧。”“是，我这女婿可得来磕头吊孝了。”“你能够来，当然最好。那日华山朝阳峰上，我爹爹本来已亲口许了我们的婚事，不过……不过那得我服满之后……”

令狐冲听他六人渐渐说到他和盈盈安排成亲之事，当即大喝：“桃谷六仙，你们再不出来，在桌底下胡说八道，我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却听得桃干仙幽幽叹了口气，学着盈盈的语气说道：“我却担心你的身子。爹爹没传你化解异种真气的法门，其实就是传了，也不管用。爹爹他自己，唉！”桃干仙逼紧着嗓子，说得极尽哀伤。

方证、冲虚、令狐冲三人听着，亦不禁都有凄恻之意。任我行一代怪杰，虽生平恶行不少，但如此下场，亦令人为之叹息。令狐冲对任我行的心情更为奇特，虽憎他威福自用，横行霸道，却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尤其他肆无忌惮、独行其是的性格，倒和自己颇为相投，只不过自己绝无“一统江湖”的野心而已。

一时三人心中，同时涌起了一个念头：“自古帝皇将相，圣贤豪杰，奸雄大盗，元凶巨恶，莫不有死！”

桃实仙逼紧了嗓子道：“冲哥，我……”冲虚心想再说下去，于令狐冲面上须不好看，笑道：“六位桃兄，适才多有得罪。不过你们的话也说得够了，倘若惹得令狐掌门恼了，点了你们的‘终身哑穴’，只怕犯不着。”桃谷六仙大惊，齐问：“什么‘终身哑穴’？”冲虚道：“那‘终身哑穴’一点，一辈子就成了哑巴，再也不会说话。至于吃饭喝酒，倒还可以。”桃谷六仙齐嚷：“说话第一，吃饭喝酒尚在其次。”冲虚道：“你们刚才的话，一句也说得不得的。令狐掌门，你就瞧在方丈大师和老道面上，别点他们的‘终身哑穴’。方丈大师和老道负责担保，他六位在供桌底下偷听到你和任大小姐的说话，决不泄漏片言只字。”桃花仙道：“冤枉，冤枉！我们又不是自己要偷听，声音钻进耳朵来，又有什么法子？”

冲虚道：“你们听便听了，谁也不来多管，听了之后乱说，那可不成。”桃谷六仙齐道：“好，好！我们不说，我们不说。”桃根仙道：“不过日月教圣教主那两句八字经改了，说不说得？”令狐冲大喝：“说不得，更加说不得！”桃枝仙叽里咕噜：“不说就不说。偏你和任大小姐说得，我们就说不得。”

冲虚心下纳闷：“日月教的那两句八字经改了？八字经自然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那八个字。任大小姐当了教主，不想一统江湖了，却不知改了什么？”

三年后某日，杭州西湖孤山梅庄挂灯结彩，陈设得花团锦簇，这天正是令狐冲和

盈盈成亲的好日子。

这时令狐冲已将恒山派掌门之位交给了仪清接掌。仪清极力想让给仪琳，说道仪琳手刃恒山大仇，为师尊雪恨，该当接任掌门之位。但仪琳说什么也不肯，急得当众大哭。毕竟还是依着令狐冲之议，由仪清掌理恒山门户。至于嵩山、华山、泰山、衡山等派，由各派自行推举掌门人，慢慢培养人才，恢复元气。盈盈也辞去日月教教主之位，交由向问天接任。向问天虽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却无吞并正教诸派的野心，数年来江湖上倒也太平无事。

这日前来贺喜的江湖豪士挤满了梅庄。行罢大礼，酒宴过后闹新房时，群豪要新郎、新娘演一演剑法。当世皆知令狐冲剑法精绝，贺客中却有许多人未曾见过。令狐冲笑道：“今日动刀使剑，未免太煞风景，在下和新娘合奏一曲如何？”群豪齐声喝彩。当下令狐冲取出瑶琴、玉箫，将玉箫递给盈盈。盈盈不揭霞帔，伸出纤纤素手，接过箫管，引宫按商，和令狐冲合奏起来。

两人所奏的正是那《笑傲江湖之曲》。这三年中，令狐冲得盈盈指点，精研琴理，已将这首曲子奏得颇具神韵。令狐冲想起当日在衡山城外荒山之中，初聆衡山派刘正风和日月教长老曲洋合奏此曲。二人相交莫逆，只因教派不同，虽以为友，终于双双毙命。今日自己得与盈盈成亲，教派之异不复能阻挡，比之撰曲之人，自幸运得多了。又想刘曲二人合撰此曲，原有弥教派之别、消积年之仇的深意，此刻夫妇合奏，终于完偿了刘曲两位前辈的心愿。想到此处，琴箫奏得更是和谐。群豪大都不懂音韵，却无不听得心旷神怡。

一曲既毕，群豪纷纷喝彩，道喜声中退出新房。喜娘请了安，反手掩上房门。

突然之间，墙外响起了悠悠的几下胡琴之声。令狐冲喜道：“莫大师伯……”盈盈低声道：“别做声。”

只听胡琴声缠绵宛转，却是一曲《凤求凰》，但凄清苍凉之意终究不改。这三年来，令狐冲一直挂念莫大先生，但派人前往衡山打听，始终不得确讯。衡山派也已推举了新掌门人，三年来倒也安然无事。此时令狐冲听到琴声，心下喜悦无限：“莫大师伯果然没死，他今日来奏此曲，是贺我和盈盈的新婚。”琴声渐渐远去，到后来曲未终而琴声已不可闻。

令狐冲转过身来，轻轻揭开罩在盈盈脸上的霞帔。盈盈嫣然一笑，红烛照映之下，当真是人美如玉，突然间喝道：“出来！”令狐冲一怔，心想：“什么出来？”

盈盈笑喝：“再不出来，我用滚水淋了！”

床底下钻出六个人来，正是桃谷六仙。六人躲在床底，只盼听到新郎、新娘的说话，好到大厅上去向群豪夸口。令狐冲心神俱醉之际，没再留神。盈盈心细，却听到了他六人压得极细的呼吸之声。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六位桃兄，险些儿又上了你们的当！”

桃谷六仙走出新房，张开喉咙，齐声大叫：“千秋万载，永为夫妇！千秋万载，永为夫妇！”冲虚正在花厅上和方证谈心，听得桃谷六仙的叫声，不禁莞尔一笑，三年来压在心中的哑谜，此时方始揭开：原来那日令狐冲和盈盈在观音堂中山盟海誓，桃谷六仙却道是改了日月教的八字的。

四个月后，正是草长花秨的暮春季节。令狐冲和盈盈新婚燕尔，携手共赴华山。令狐冲要带同妻子去拜见太师叔风清扬，叩谢他传剑授功之德。可是两人踏遍了华山五峰三岭，各处幽谷，始终没发现风清扬的踪迹。

令狐冲怏怏不乐。盈盈道：“太师叔是世外高人，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到哪里云游去了。”令狐冲叹道：“太师叔固然剑术通神，他老人家的内功修为也算得当世无双。这三年半来，我修习他老人家所传的内功，几乎已将体内的异种真气化除净尽。”盈盈道：“那可得多谢少林寺的方证大师了。咱们既见不到风太师叔，明日就动身去少林寺，向方证大师叩头道谢。”令狐冲道：“方证大师代传神功，多所解说引导，便好比是半个师父，原该去谢的。”盈盈抿嘴笑道：“冲哥，你到今日还是不明白，你所学的，便是少林派的《易筋经》内功。”

令狐冲“啊”的一声，跳起身来，说道：“这……这便是《易筋经》？你怎知道？”盈盈笑道：“当日听你说，这内功是风太师叔叫桃谷六仙带口讯，告知方证大师的。我心下生疑，寻思这内功精微奥妙，修习时若有厘毫之差，轻则走火入魔，重则送了性命，如何能叫桃谷六仙代带口讯？桃谷六仙缠夹不清，又怎说得明白？方证大师虽说，多半是风太师叔逼他们背熟了，但终究太过凶险。后来我去问这六位仁兄，他们一口咬定确有其事。但要他们背诵几句，一个说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个说只能告知方证老和尚，不能说给别人听。六个人再说得几句，更加前言不对后语，破绽百出。后来露出口风，抵赖不得，才说是方证大师为了救你性命，却不愿让你得知，才假托风太师叔传功，你若问起，叫他们代为隐瞒。”令狐冲张大了口，半晌做声不得。盈盈又道：“但风太师叔叫他们传讯，却是有的，只是叫他们告知方证大师，说日月教要攻打恒山，请少林、武当两派援手。”

令狐冲道：“你也坏得够了，早知此事，却直到今日才说出来。”盈盈笑道：“那日在少林寺中，你脾气倔强得很。方证大师要你拜师，改投少林，便传你《易筋经》神功，但你说什么也不肯，一拂袖子便出了山门。方证大师倘若再提传授《易筋经》之事，生怕你老脾气发作，宁可性命不要，也不肯学，那岂不糟了？因此他只好假托风太师叔之名，让你以为这是华山派本门内功，自是学之无碍。”

令狐冲道：“啊，是了，你一直不跟我说，也怕我牛脾气发作，突然不练了？现下得知我异种真气化解殆尽，这才吐露真相。”

盈盈又抿嘴笑了笑，道：“你这倔脾气，大家知道是惹不得的。”

令狐冲叹了口气，拉住她手，说道：“盈盈，当年你将性命舍在少林寺，为的是要方证大师传我《易筋经》，虽然你并没死，方证大师却认定是答允了你的事没有办到。他是武林前辈，最重然诺，终于还是将这门神功传了给我。这是你用性命换来的功夫，就算我不顾死活，难道……难道一点也不顾到你，竟会恃强不练吗？”

盈盈低声道：“我原也想到的，只是心中害怕。”

令狐冲道：“咱们明天便下山去少林寺，我既学了《易筋经》，也只好到少林寺出家做和尚去了。”盈盈知他说笑，说道：“你这野和尚大庙不收，小庙不要，少林寺的清规戒律严谨得很，没半天便将你这酒肉和尚乱棒打将出来。”

两人携手而行，一路闲谈。令狐冲见盈盈不住东张西望，似乎在找寻什么，问

道：“你在寻什么？”盈盈道：“且不跟你说，等找到了你自然知道。这次来到华山，没能拜见风太师叔，固是遗憾之极，但若见不到那人，却也可惜。”令狐冲奇道：“咱们还要见一个人，那是谁？”

盈盈微笑不答，说道：“你将林平之关在梅庄地底的黑牢之中，确是安排得十分聪明。你答应过你小师妹，要照顾林平之一生，他在黑牢之中，有饭吃，有衣穿，谁也不会去害他，确是照顾了他一生。我对你另一位朋友，也想出了一项特别的照顾法子。”

令狐冲更奇怪了，心想：“我另一位朋友？却又是谁？”心知妻子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她既不肯说，多问也是无用。

当晚二人在令狐冲的旧居之中，对月小酌。令狐冲虽面对娇妻，但想起种种往事，仍不禁伤感，饮了十几杯酒，已微有酒意。盈盈突然面露喜色，放下酒杯，低声道：“多半是他来了，咱们去瞧瞧。”令狐冲听得对面山上有几声猴啼，不知盈盈说的是谁来了，跟着她走出屋去。

盈盈循着猴啼之声，快步奔到对面山坡上。令狐冲随在她身后，月光下只见七八只猴子聚在一起。华山猴子甚多，令狐冲也不以为意，却见群猴之中赫然有一个人，凝目看去，竟是劳德诺。他喜怒交集，转身便欲往屋中取剑。盈盈拉住他手臂，低声道：“咱们走近些，再看看清楚。”二人再奔近十余丈，只见劳德诺夹在两只极大的马猴之间，给两只马猴拖来拖去，竟似身不由主。他一身武功，但对两只马猴，却全无反抗之力。

令狐冲骇然问道：“那是什么缘故？”盈盈笑道：“你只管瞧，慢慢再跟你说。”

猴子性躁，跳上纵下，没半刻安宁。劳德诺给左右两只马猴东拉西扯，偶然发出几声吼叫，两只马猴便伸爪往他脸上抓去。令狐冲这时已看得明白，原来劳德诺的右手和右边马猴的左腕相连，左手和左边的马猴的右腕相连，显然是以铁铐之类扣住了的。他明白了大半，问道：“这是你的杰作了？”盈盈道：“怎么样？”令狐冲道：“你废了劳德诺的武功？”盈盈道：“那倒不是，是他自己作孽。”

群猴听得人声，吱吱连声，带着劳德诺翻过山岭而去。

令狐冲本欲杀了劳德诺为陆大有报仇，但见他身受之苦，远过于一剑加颈，也就任其自然，心下颇感复仇快意，心想：“这人老奸巨猾，为恶远在林师弟之上，原该让他多吃些苦头。”说道：“原来这几日来，你一直要找他来给我瞧瞧。”

盈盈道：“那日我爹爹来到朝阳峰上，这厮便来奉承献媚，说道得了‘辟邪剑法’的剑谱，前来献给爹爹。爹爹问他有何用意，他说想当日月教的一名长老。爹爹没空跟他多说，叫人将他看管起来。后来爹爹逝世，大伙儿忙成一团，谁也没去理他，将他带到了黑木崖。过了十几天，我才想起这件事来，叫他来一加盘问，却原来他自练‘辟邪剑法’不得其法，竟自己将一身武功尽数废了。这人是害你六师弟的凶手，而你六师弟生平爱猴，因此我叫人觅了两只大马猴来，跟他锁在一起，放在华山之上。”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

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遥自在，笑傲江湖，自与盈盈结缡，虽偿了平生之愿，喜乐无

已，但不免受到娇妻温柔的管束，真要逍遥自在，无所拘束，却做不到了。突然之间，心中响起了《笑傲江湖之曲》的曲调，忽想：“我奏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个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纵，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这才说得上和谐合拍。佛家讲求‘涅槃’，首先得做到无欲无求，这才能无拘无束。但人生在世，要吃饭，要穿衣，要顾到别人，岂能当真无欲无求？涅槃是‘无为境界’，我们做人是‘有为境界’。在有为境界中，只要没有不当的欲求，就不会受不当的束缚，那便是逍遥自在了。”

（全书完）

后记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通常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包括国家、社会）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去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蓀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遭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暂时委屈一下）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服从长官意志）以及“直”或“枉”。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写《笑傲江湖》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

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相信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在各大小企业、学校，以及各种团体内部中也会存在。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有趣的是，当“四人帮”掌权而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改的歌词中，居然也有“千秋万载”的字眼。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唯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那是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涅槃”，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政治和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政治）不容许。政治，存在于任何团体组织之中。王蒙先生说，读到本书的“金盆洗手”时曾经流泪，相信便是为此。

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团体之中。

一九八〇·五月

内地有若干文学批评家评论：岳夫人宁中则得知丈夫卑鄙下流，心灰意懒而自杀，不合人情，她大可不必自杀。也有人认为萧峰自杀不合理，他掌击阿朱不合理。当然，俄国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大可不必自杀。对于人生的价值观，人人不同。有的是以现代人功利心代入武侠人物，有的是以“韦小宝价值观”去评论萧峰、宁中则，等于有人认为史可法、文天祥不投降，岳飞不抗命为十分“愚蠢”。香港有人评论北京余氏子孙十几代为袁崇焕守墓为“愚忠”，当然也有人以董存瑞、雷锋为“不近情理”。以“市侩动机”去看历史人物，只有昏君、奸臣、贪官污吏、卑鄙小人才是合理的。

有评论家查问：东方不败自宫后搞同性恋是否可能？自宫并非同性恋之必要条件或必然发展。男性同性恋是历史事实，希腊、罗马、印度军队中普遍存在，发掘之地下文物甚多，今日如去意大利彭贝城参观古迹即可见到，印度东部古塔中亦多。英国史家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罗马帝国最初十四个皇帝之中，除一人外，其余十三人皆好男色，或男女皆喜。中国更极普遍，龙阳、分桃、断袖之典故，董贤、邓通等皆史实也，汉文帝为贤君尚且不免。性习惯向来隐晦，同性恋合法与否，一般法律不作规定，今日若干欧美国家规定两个男性可正式结婚。同性恋自居女性者常喜作女妆，此为性癖好，与自宫与否无关，亦有先同性恋而再作变性手术者。埃及、中国数千年宫廷中皆有太监，无男性性征，但并非必转女性性格。

本书几次修改，情节改动甚少。

二〇〇三·五月

